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五一·史部·史評類

讀史糾謬十五卷

〔清〕牛運震撰

.....一

史林測義三十八卷

〔清〕計大受撰

.....二三七

味雋齋史義二卷

〔清〕周濟撰

.....四八一

讀宋鑑論三卷

〔清〕方宗誠撰

.....五〇九

志遠齋史話六卷

〔清〕楊以貞撰

.....五五三

諸史瑣言十六卷

沈家本撰

.....五九五

滋陽牛運震撰

史記

五帝本紀

炎帝者神農也黃帝與戰于阪泉者神農之孫也皇甫謐所云帝榆罔是也炎帝者神農之專稱子孫不得冒焉本紀云炎帝欲徵師諸侯又云以與炎帝戰於廣泉之野沿而混之非也 五帝同宗本無可疑楊慎以舜娶堯女嫌於瀆倫遂疑史記本舜出于黃帝為非而以羅泌所稱舜

史記糾謬

卷一

一

空山堂

祖虞幕為是押知上古荒樸宗法未立同姓不昏周道乃然何得執姬周之禮讓唐虞之事而疑舊史為不實邪即云舜祖虞幕虞幕先世何人又安知其不出自黃帝乎授舜則天下得其利一段此子長臆揣之見聖人心事光明祇知天命有在唯德是與未必如此斤斤計量然文辭曲折備美矣 舜曰天也聖人亦無如此自負語此襲孟子而誤者 瞽叟祇是頑味之號史記直以為盲恐無所據 孟子舜在牀琴史記象乃止舜宮居數其琴與孟子異得非襲孟子而誤邪 史記載堯妻舜之後瞽叟尚欲

殺舜本孟子也古史云瞽亦允若堯聞其賢然後妻之本尚書也竊意四岳薦舜稱其蒸又不姦若堯舉舜徵庸之後而瞽叟猶欲殺舜烏得謂之蒸又平當以古史為長昔高陽氏有才于八人索隱註左傳史克對季文子云云今按左傳乃季文子使史克對文公之言 三苗在洞庭彭蠡之間與淮不連史記云在江淮荆州恐謬也陳仁錫云淮當作滙謂江之巨浸穿鑿不成文理 北發當作北戶發息慎當是北發息慎也

夏本紀

史記糾謬

卷一

二

空山堂

放勳重華文命史記即以為堯舜禹名按尚書稱堯曰放勳雖非其名或是其號稱舜曰重華協于帝禹曰文命敷于四海重華文命連下為句則並非其號也況古風樸畧命名必從質古未必取放勳重華文命夸張之詞以為名也史記以放勳為堯名尚是以號為名至以重華文命為舜禹名則更創而無稽攷之他書孟子有放勳殂落之句又云放勳曰云云則放勳古猶有稱之者重華文命之號寂無聞焉足徵史記之誤 孟子稱禹八年於外當有所據史記云居外十三年恐是本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之

詞為言耳此誤也 陸行乘車以下數語凡兩見一是紀述之辭一是再教之辭未免複而無別此史記未及檢點翦裁處 夏本紀述禹錄皋陶謨益稷等篇而不及大禹謨按子長與孔安國同時儒林傳載孔氏家藏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以起其家則古文大禹謨子長自當見之夏本紀闕而不載得非以其晚出之書詞旨平易傳疑志慎而不以為據邪王子歌允征等篇著其事而不錄其詞想同此旨 與益子眾庶稻鮮食與稷子眾庶難得之食云云按此段一本紀中兩見應削其一處 辛壬塗

史記糾繆

卷一

三

空山堂

山癸甲生啓此史記因尚書脫文之誤前人已辨其非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按伯夷無陳謨帝前之事或以尚書有益稷篇而誤伯益為伯夷也 后羿篡弒少康與復左傳載之最詳他書亦間見之然則姒氏之祚殆絕而復續者也此為夏本紀一大關鍵史記闕而不錄直云帝相崩子少康立若並未后羿奸奪神器之事者宜司馬貞諸人之譏其疎畧也許乎遠以為史遷時左傳未出不知后羿之事故不著少康之功此語亦何所據試觀周秦本紀十二國世家中採用左傳者甚多何得以為史遷不

見左傳乎

殷本紀

吞卵事未必其無楊博等力辨其非固矣司馬索隱則謂契生側後必非譬于此乃以後代之常例上古之事者也烏得為尤乎 契長而治水有功按契無佐禹治水之事經傳亦不一載此殆太史公臆度之詞耳賜姓子氏按上古無賜姓事亦臆說也 阿衡官號非名前人已辨之於是湯曰吾甚武亦非聖人語武湯武王恐是後世子孫所加 錄湯誓有顛倒原文處然不如原經文之文從而

史記糾繆

卷一

四

空山堂

意古 東為江南為淮疑誤或是東為淮南為江 咸有一德伊尹作於太甲時編諸湯世頗失次序 祥桑枯死而去按而去二字可省 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云云此即約撮盤庚之義明盤庚所由作也又云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作盤庚三篇此無所據殆誤也 尚書無逸篇稱祖甲保惠庶民不侮寡蓋亦有商繼世之賢君史記云帝甲淫亂不知其何所據也或因無逸有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之語而誤以為道之君邪 竹書紀年武乙震死文訂立史記作太丁殷遂有兩太丁疑誤也 鄂侯爭之疾

辨之彊排語非紀事之文所尚況史記以疎落爲長者可剛其一 帝外丙卽位三年崩帝仲壬卽位四年崩按尚書伊尹奉鬻王祇見厥祖此爲卽位蓋殯之禮則太甲繼湯承祀明矣孟子云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祇著其享年不永而其立不立則未可知也史記直云外丙卽位三年崩仲壬卽位四年崩則與尚書明明乖異矣或襲用孟子之言而誤邪 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按甘誓稱啓湯誓稱湯皆曰王夏殷天子其稱王久矣不自武王始也帝孔甲帝陽甲等類緣未有謚法後世加帝以號之史記謂夏殷皆帝武王乃貶號爲王恐臆說不足憑 西北伐仇祖伊奔告飢卽黎也此其所記與尚書同亦有何誤而陳仁錫乃以爲誤邪 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按太師少師周紀以爲太師疵少師疆據尚書微子篇父師卽箕子少師卽比干也今殷本紀云微子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諫死箕子奴囚又云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則其所稱太師少師殆非箕子比干而別是二人也此與尚書微子篇不合似誤

周本紀

史記糾繆

卷一

五 空山堂

自后稷至文王計十五世虞及夏殷凡千有二百歲以十五世之王歷千二百之數昔人嘗疑其誤但太史公去古未遠帝系世本諸書蓋嘗親見疑必有所據而亦無庸深辨其非又楊慎云嘗見呂梁碑載后稷至不窋尚有數世其於世代年歲校合但不知呂梁碑又何所據也 尚書言文王誕受厥命乃指文王得專征伐而以爲默受天命非真有受命稱王之事也本紀云受命之年稱王必無此理 六十四卦殆夏商之易皆有之文王特演而繫之辭耳本紀云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亦誤周洪謨又云演易不在羨里此又辨之非所辨也 白魚躍舟赤鳥復屋此僞秦誓之訛似不足載 尚書秦誓十有三年伐紂史記云十一年東伐殆秦誓晚出太史公未及見是以互異也 射紂及二女俱三發及斬以黃鉞元鉞等事太史公本汲冢周書舊文或未必然 釋百姓之囚今無所考或太史公因尚書釋箕子囚附會及之 釋囚發粟等事次序應在置監治殷之前今敘在後似先後 蜚鴻滿野極言飛鳥成羣曠野無人也案隱正義俱非楊慎謂蜚鴻馬名更屬強解 魯天子之命魯當從書序作旅卽此益

史記糾繆

卷一

六 空山堂

知書序之爲古文也 三女奔密一段可以不錄蓋此事無關於王室興衰得失且女何必致王德大何可以受女此皆於道爲悖而於事情有不可信者柳子非國語早已譏之史記載之更屬無謂 宣王中興事業如敬天變安流亡任將帥簡車徒平淮夷攘夷狄諸大事載於二雅及他書者甚多史記一切畧之而摭採國語列敘其料民太原不藉千畝一切失德之事畧美詳惡亦似失宜 定王有二一名瑜一名介祖孫同謚或未必然竹書紀年載定王介爲貞定王恐是也 史記載王赧時東西周分治西周稱曰武公而東周不載其名號其言西周君者亦未知其是否武公其但言周君者亦無明文定其東西至於世系年代益屬茫如或書傳殘闕無可載錄邪抑太史公失於考據邪 王赧謂成君楚圍雍此有脫誤不可解

秦本紀

秦之先大業史推大業出自女修而不著其父此史家缺畧處或亦世遠難稽耶 秦諸君名不可知者闕之可考者應載其名本紀往往有闕漏亦一失也 僖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按左傳載此作秦伯語而史記以爲

史記糾繆

卷一

七

空山堂

百里奚語 周請晉君不見經傳未知太史公何據 襲鄭之謀發自杞子史記作鄭人賣鄭於秦似無所據 百里孟明視左傳本有明文則孟明百里奚子也西乞術無所見爲蹇叔子襲鄭之役左傳但言蹇叔之子與師亦未孰是西乞術史記直以西乞術爲蹇叔子未知何據 晉亂殺智伯分其國與韓趙魏按三家滅智伯而分其地則三家自分之耳更誰與之 弦高智士能洩敵謀以弭國患此非常賈人也史記以爲弦高見秦兵恐死虜豈不誤看弦高耶又左氏載弦高將市於周不言賣牛即使賣牛

史記糾繆

卷一

八

空山堂

亦非必止持十二牛今史記因左氏有先牛十二之語遂以爲弦高持十二牛賣之周更誤 擊秦之謀出自先軫史記但云太子襄公怒曰云云則爲襄公之謀矣 其事在商君語中此句可省史記中諸如此等極多非紀事法也後世史書沿而效之不亦甚乎竊意此等俱宜細文旁注不必入正文中似爲得之 孝公十年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或曰此誤也魏都安邑安得遂降按秦取安邑在梁惠王十九年攷汲冢紀年惠王九年四月己徙都大梁矣安邑外城下邑也何不可降邪 十九年天子致伯

二十年諸侯畢賀二語排列不類紀敘中語且已載孝公令中可不必複見 孟嘗君薛文來相秦按孟嘗君田文薛共封邑不得為薛文 昭襄王二十年徐廣云有父馬生駒二十一年有牡馬生牛而死按此俱可編入正文亦春秋紀災異之意也

始皇本紀

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按此數句不可強解或有脫誤徐廣索隱等注解皆誤 太后以嫪毐事遷雍此九年事也本紀並未載明而十年突載齊人茅焦說秦王

史記糾謬

卷一

九 空山堂

云云殊屬闕漏事跡遂少原委昔人嘗譏之 諸山石刻皆載銘詞獨嶧山銘詞闕如今世所傳嶧山刻文出古文苑格體字句與他石刻無異雖其碑本出自翻摹而文則不害其為真也不知太史公何故不載 始皇至陽武博浪沙中為盜所驚求弗得按此即張良擊秦事也似不應以盜書 請刻此石仍從碑文作刻此石 湘君湘夫人皆堯女舜之妻故離騷九歌茲載之索隱注乃以湘君為舜何其弗討論也 畧取陸梁地陸梁地名耳正義解以為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甚屬迂曲 明星出

西方皇甫謚云彗星見也以彗星為明星亦有可議蓋詩云明星有爛明星煌煌不必明星是彗星也 罷其作者復土鄒山言罷阿房作者而復為鄒山土功也故下接云鄒山事大畢正義解非 王整鄒誕生諸人皆以為太史公刪過秦論參以已見按過秦論即賈子過秦篇太史公全錄其文或字句間有裁潤實未嘗刪也但原文自秦孝公據轍函之固至攻守之勢異也為上篇秦并海內至是二世之過也為中篇秦并兼諸侯至而社稷安矣為下篇上篇論始皇中篇論二世下篇論子嬰次序釐然淺深相

史記糾謬

卷一

十 空山堂

承本末相貫太史公錄其文以下篇為前段以上篇為中段以中篇為後段不惟前後失序而氣脈篇法亦不相連貫不知其何解也 始皇紀後襄公立享國十二年一段殆秦舊紀也文法極簡古但宜移之秦本紀後似更有倫體 始皇紀後一段載秦諸君年壽世次葬地蓋說往往與秦本紀不同如靜公秦紀為母公憲公秦紀為寧公憲公非衛秦紀作葬西山武公葬宜陽聚東南秦紀作葬雍平陽畢公秦紀作哀公悼公享國十五年秦紀作十四年刺龔公秦紀作厲共公肅靈公秦紀無肅字肅靈公享國

十年秦紀作十三年簡公十五年秦紀作十六年獻公享國二十三年秦紀作二十四年惠文王秦紀作惠文君二篇之中異同互見妄嘗以秦本紀為是 索隱注按本紀簡公名悼子即刺龔公之子懷公弟也今按秦紀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並不言其為刺龔公之子而懷公弟不知索隱考據何書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云云按此一段乃漢明帝訪班固評賈馬贊中論秦亡之得失後人因取其說附此也中間議論政與史記抵牾應刪去以存史記之真

史記糾謬

卷一

十一

空山堂

項羽本紀

索隱曰項羽崛起爭雄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不可稱本紀宜降為世家劉知幾曰項羽事起秦餘身終漢始譬諸閭位容可列紀或曰太史公以項羽置本紀儼然列漢諸帝之前不以成敗論英雄所以掩其救李陵之失也說極有見政不必深論但既編列入本紀無稱字標題之理宜改稱為項王本紀 秦二世元年七月云云按本紀末有不編年者今項羽未嘗改年稱號自無年可編後篇漢之元年漢之二年漢之三年漢之四年此以漢年紀楚

一第... 升續修四庫全書第... 反文內

事也此處提秦二世元年以便書事似宜連編二世二年三年以紀楚漢分爭事跡庶幾前後皆成編年紀事之體其於本紀體制為合矣 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市求也趙不殺角間以市取於齊也文義本明張晏索隱二注俱非 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按此處應將沛公西入關攻秦畧一點明後文關沛公已破咸陽方有原本針線更密 有不信之心此句欠老 按高祖本紀初稱高祖為沛公封漢王則稱漢王即皇帝位乃稱高祖或稱皇帝或稱上後世作史者遇創業之帝漸次稱尊即真者稱謂多依此例今項王既用本紀體應於自立為西楚霸王後乃稱項王其敘鴻門事即稱項王者誤也 彭越游兵梁地絕楚糧食以苦項羽於漢有功而於楚未有罪也書之曰反似有可議 凡書淮陰侯皆當作韓信謂張子房亦當作張良 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漢王傷走入成臯則漢已復得成臯矣項王何緣囑大司馬咎謹守成臯也

高祖本紀

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此處闖入數語氣脈反鬆

史記糾謬

卷一

十三

空山堂

脫且使蕭何視英雄氣概為泛泛不如刪去直以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竟接上文為長 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當作皆以君 神母夜號一段所以章赤帝之符也但化為蛇當道此語有痕迹人乃以嫗為不誠等語語釋而意煩此中當有節刪祇應紀云有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已而嫗不見如此則渾老矣 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按此數語說得蕭曹沾沾自愛全以利害為心直成陳嬰之母事成得封侯事敗易以亡一等見解稍意蕭

史記糾謬 卷一 三 空山堂

如漢書詳載為是 漢書載蕭何蓋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此大事亦當書於紀也 漢書載二年二月立漢社稷以下有施恩澤賜民爵一段此正高祖入關以來施德行仁規模宏遠處史記畧之不如漢書得體 漢書於張良韓信陳平歸漢本末特載本紀中正見高祖之擢用人傑資成帝業處史記於此等亦嫌其畧 漢書載四年八月初為算賦下令軍士不幸死者更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亦要事史記不書 高祖即位以來詔書凡十八九道皆封侯王尊高爵復諸侯子赦天下求賢士等大事也當依

史記糾謬 卷一 四 空山堂

紀月故有月分可知者茲宜書之高祖紀五年以前有月分不具者尚有月表可參攷五年以後無月表矣自宜詳載月分以紀事迹乃著年而畧其月雖頗有然多闕便覽者茫然忘其先後漢書詳載之則次第如觀矣

呂后本紀

徐廣曰呂后父呂公高后元年追謚曰呂宣王按此應載本紀中 謂丞相曰云云按此時蕭曹已前卒此所稱丞相即王陵陳平等是也請拜產祿為將王陵必不為此或是平勃邪然太史公不言其何丞相亦一疎漏 呂祿以

史記糾謬

卷一

五 空山堂

為鄭兄不欺已兄字如字徐廣以為況字失之 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為孝文皇帝按此為呂后本紀一篇收結但著文帝崩年太早祇宜紀曰代王立為天子是為孝文皇帝是為得之

孝文本紀

太后薄氏子此句當在高祖中子也之下 孝文皇帝元年按此處紀元年不必再書孝文皇帝漢書削之為是即史記景帝紀亦無此例也 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長謂歷數綿長也言古之有天下者歷數綿長皆由於立子

索隱謂古之有天下者無長於立子大非 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按此當從楊慎注然諸侯皆同姓一語終覺語氣不完薄太后亦當依漢書作皇太后乃循從代來功臣循字當依漢書作脩 人或說右丞相曰云云按此人能說絳侯謝免相位亦異人也但宜詳載於絳侯世家中此於本紀載之非體祇應紀云右丞相勃謝病免罷可矣 緹縈上書訟父事宜詳載於倉公傳中本紀內主於除肉刑而緹縈事宜從畧此紀傳詳畧互見各有所宜而不可混者亦史例也 孝景皇帝元年以

史記糾謬

卷一

六 空山堂

下此載景帝追崇文帝詔令有司議定樂舞廟號等事以總結文帝功德故宜為文帝終篇也近史記俗本多將孝景皇帝以下跳行另提若與文帝紀不相蒙者大非史公之意雖陵以棟陳子龍本亦不免為此應連為一篇以存史記之舊 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故四時無事必書若隱六年秋七月之類是也月不可闕況於年乎太史公去文帝未遠而年缺不具何也豈舊史殘缺抑史公疎漏而不能舉其全邪漢書按年而一一編入之遂成全紀讀文紀者始無遺憾焉 文帝十二年出孝惠皇帝後

皆美人令得嫁此極盛德事 元年賑貸百姓詔賜三老
內用詔十二年賜農民租稅詔賜三老孝弟力田詔後
元年議佐百姓詔皆文帝布德行惠大事史記一切闕而
不載不如漢書詳載為是 十七年當依漢書為後元年

孝景本紀

孝景本紀事跡與漢書相出入而詔書則一概不載按景
帝在位十六年尚屬恭儉守文之主詔書如議徙民寬大
地詔讞獄詔定長吏車服詔命二千石脩職詔勸農桑詔
皆溫雅可思太史公不載於紀以有所不滿於景帝而故

史記糾謬

卷一

七

空山堂

畧之邪然亦疎矣不有漢書則景帝詔書烏能親於後世
乎 六年春封中尉趙主為建陵侯按趙主當作衛主此
因武帝時有趙主而誤者也 趙丞相嘉為江陵侯江陵
當作江陽 立膠東王太后為皇后此非書法也當作立
皇后王氏不得言立膠東王太后 立膠東王為太子名
徹按名徹二字可省蓋前已書膠東王名矣 以御史大
夫縮為丞相封為建陵侯此即衛主也六年已封為建陵
侯此處不應複敘當作以御史大夫建陵侯縮為丞相可
矣 孝景皇帝崩當依漢書作帝崩於未央宮 太子即

位是為孝武皇帝按孝武當作今上此皆後人改史記原
本而失之者 漢書載景帝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單于六
年皇后薄氏廢中二年改葬日棄市勿復葬六年減笞法
廷策令此皆大事不得不書者史記並畧之 三月封皇
太后弟蚡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按此係武帝時事不
應載於景帝紀中

孝武本紀

孝武本紀本作今上本紀觀太史公自序可見此篇有錄
無書蓋太史公仕於元封太初之間親事武帝而未親其

史記糾謬

卷一

六

空山堂

終故今上紀列其目歷未及成書褚少孫乃取封禪書補
之夫封禪書豈可為本紀乎且一篇之書寧可重出兩見
邪背謬疎陋莫此為甚宜一燬而去而止存其日以還太
史公之舊

三代世表

高辛生帝倍此文誤當是高辛為帝倍也 高辛生放助
此文當在堯崩第五行與放助為堯相連為文 餘生文
命當在夏屬第七行與文命是為禹相連為文 季歷生
文王昌益易卦按益易卦三字可削且文王原本未嘗益易

卦也 世表以帝王世為經以屬為緯立法是也然世屬
長短參差不一以殷屬十四君當夏之世十七王周屬十
六君當夏殷之世四十七王是以殷屬終於帝槐之世周
屬終於帝芒之世自帝泄至帝辛有世而無屬此中縱橫
連屬實無義例可通而徒以滋後人之惑竊謂世表當分
為三等自黃帝至帝舜為一等當以世為經以屬為緯而
三代之祖皆附見於下系屬之短者從短長者從長殷周
之屬不妨有緯而無經也夏殷二代為一等列敘其繼世
有天下之君以與五帝及三代之祖另行殊格其下則無

史記糾謬

卷一

九 空山堂

屬可附亦不妨有經而無緯也周自武王至共和為一等
以周之世次為經以諸侯世次為緯世屬經緯則昭然矣
如此則世屬長短雖有不一而經緯縱橫頗不相亂殷自
為殷而不必當夏之十七王周自為周而不必與夏殷之
四年七王長短相混致啓後人之惑也 桓譚謂太史公
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今本世表有旁行而無斜
上失太史公之舊竊以為斜上者以墨絲繫屬其世次也
表內某帝生某帝世次本自分明似無庸另為斜繫之體
也 伐有扈作甘誓依今考定此文當繫帝啓之下不當

注於其旁 高辛生商尚為殷祖此當相連為文 張夫
子問褚先生一段係褚少孫所增辨論辨後稷無父之說
甚鄙腐無謂其引蜀王霍光更蕪穢不堪且不解其欲證
何事宜刪去毋汙太史公之潔

十二諸侯年表

楚霄敖元年霄敖或作霄敖非 王伐隋夫人心動此誤
也按左傳王心動而夫人鄧曼占之也 宋大水公自罪
魯使臧文仲來弔按左傳公無自罪之實特公子御說為
之辭耳應刪公自罪三字且公自罪亦不應在臧文仲來

史記糾謬

卷一

十 空山堂

弔之前也 萬弑君仇牧有義按此書法不明當作宋萬
弑君仇牧死之 堵敖難元年堵敖或作杜敖非 有妾
夢天與之蘭生穆公蘭不必書 圍鄭有奇言有奇言指
燭之武說秦事然欠老 趙盾以車八百乘納捷簡下少
弗克納三字 齊懿公二年注不得民心四字無實指亦
失書法 華元以牛羹陷于鄭牛羹當作羊羹 魯公來
不敬未知是誰不敬書法不明 問公年十一可冠於衛
亦不成文理 伯宗隱其人而用其言此句無來歷遂不
知何解應刪去 子章曰善句無着落亦可刪 公室卑

矣矣字可省 子西爲民泣民亦泣此事不足爲典故似不必書 國人有夢衆君子立社官某亡曹云云亦不必書 表主著年以事附之自宜摘其會盟征伐興衰成敗大事列於篇要以簡要明晰爲貴一切閒文細事均宜從畧太史公十二國年表次第條理得其大綱矣或有失之於間粹不必書而書者蓋以史公有好奇之病而誤也

六國年表

魏獻子韓宣子趙簡子按三家初入戰國猶然大夫故皆以子稱然直列魏韓趙亦無不可 表列六國內有宋衛

史記糾謬

卷一

主

空山堂

中山魯蔡等國則分附於六國之中如宋附齊以齊滅宋也中山附趙以趙滅中山也鄭附韓以韓滅鄭也魯蔡附楚以楚滅魯蔡也獨衛附於魏則不知其義類蓋以秦人遷衛角而衛不便附秦或以地與魏連而附之魏邪 諸附小國紀元年皆宜細書以別於正 衛莊公飲大夫不解履公怒卽攻公公奔宋此衛事誤置第五格趙次 韓趙魏始列爲諸侯第六格楚次此以楚紀三國事也但在世家不妨彼此互紀以著時代若年表則義主編年第紀事於本國之次則各國年代一覽可得何必互紀且表主

簡明亦無暇爲此繁文凡如此類皆宜節之十二諸侯表有如此類者亦放此推之秦次二十八年已并天下之後似宜仍照前式用短格編年紀事不宜直用長行前後互異紊亂表體 韓姬弑其君悼公按韓無悼公政不知韓姬所弑何人也 高門成昭公卒不出此門按不出此門四字可削 君讓其臣子之國願爲臣按願爲臣二字可省 平原君書卒信陵君何以書死此誤也 荆軻刺王覺之按覺之二字不妥當改作弗中 燕士卒之下當注周亡二字

史記糾謬

卷一

主

空山堂

秦楚之際月表

韓成係項梁所立不與十七國封表云十八王並項羽所命似少區別 月表紀月之法自漢王改元之後漢始冬十月者建亥之月者漢朔也稱正月者建寅之月存夏正也諸侯王稱二月三月者自其分封都國之始而數之非排年輪歲之月也趙王歇齊王田市燕王韓廣魏王豹韓王成或稱二十九或稱二十二三十三三十一二十四者以其並先爲王多月故因其舊而數之也但其中亦有可疑者趙歇韓成等並舊封之王按其始封第數其月而不

紀其年吳芮共敖等十二國並新封之王亦按其始封以月數之滿十二月則別者其年而曰二年一月三年一月似與舊封者事同一例而編列殊未盡一竊意新封十二國俱應照舊封之王以月數之而不著其年獨以編年紀月之體予漢史為得體而讀月表者亦無參差不一之惑矣 十月王至陝按此上漏二年字觀三年十月可知 韓成攻韓王不當日攻韓將 八國受封之始十二國受封之始皆當依漢書例稱一月史記並有二月而無一月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史記糾謬

卷一

空山堂

總論云周封魯衛地各四百里又云地上不過百里蓋傳聞之異參互言之也然一篇之中所指異辭終屬乖舛

高祖功臣年表

侯第者因其功而序之所謂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也竊意侯第當在第三格侯功之下 曲逆侯陳平第在四十七可謂枉抑矣然則侯第亦未可憑也 陳平張良皆以帷幄籌策佐漢定天下而功第一在四十七一在六十二殆以其未有戰鬪功耳然則蕭何亦豈有戰鬪功邪 按呂后本紀鄼侯呂台嘗封為呂王呂后二年呂王台薨謚為

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六年以嘉居處驕恣廢之則呂台嘗封為王而呂嘉之有罪國除在高后六年矣依沛侯漢及魯侯澤例當書云鄼侯台封為呂王國除而別以封王以後事見諸諸侯年表可耳今表內不載呂台封王而又於孝惠七年之下繫之有罪實為舛誤 總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正義註謂平陽侯曹宗曲周侯鄼終根陽河侯齊仁戴侯秘蒙毅陵侯馮偃今按表內平陽侯宗征和二年坐太子死國除曲周侯終根後元二年坐咒詛誅國除陽河侯仁征和二年坐咒詛國除戴侯蒙後元元年

史記糾謬

卷一

空山堂

年坐咒詛國除唯毅陵侯侯太初以後猶在耳餘四侯皆俱命亡國然則所云百年之間見侯五者殆指太初以前言之若至征和後元之間並已耗廢豈得云見侯五乎 總論斷自太初年限甚明而年表乃及於征和後元之際然則自太初元年至後元二年其為後人增續無疑也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十八按此作兩層列次增續之迹顯然可見 凡改封者國名俱正行大書如曲成改垣宣曲改發婁等是也博陽改封塞廣平改封平棘鄼改封武陽終改封平曲汾陰改封安陽

成改封節氏赤泉改封臨泗長脩改封陽平汾陽改封江
鄒改封國名俱細書此殆刻本之訛非年表明白標識之
義也宣平改封南宮竝不正行書義更疎謬

惠景間侯者年表

隆應侯中元五年五月侯蟠元年徐廣曰按本紀乃前五
年非中元五年 太初已後凡言後二年征和三年皆後
人續補也 諸侯子弟若肺腑言同姓一體親若肺腑也
索隱注穿鑿可笑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史記糾謬

卷一

五

空山堂

太史公本表凡七十二國餘自孝昭以來四十五國皆褚
少孫所續傳體非表體也並宜刪去以存太史公之舊或
另行可也 褚少孫自稱好事儒者今觀其所續史記好
事殊甚 本表內有太初已後稱征和三年者亦後人所
續也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王子侯皆同姓也可無庸著其姓表內凡稱劉字者可省
涇城侯有二一名貞一名義皆中山靖王子不應重封
必有一誤 索隱云城陽頃王子二十二入表內止十一

九人疑有脫誤 王子侯以封國之先後爲序也竊意王
子侯原以諸侯推恩分子弟封邑也似宜分別房次以一
王之子連編成列爲序觀者更易了了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立太子入都關中皆當入第二格大事記今本多列之紀
年中誤當改正 興楚界洪渠洪渠當作鴻溝 張蒼爲
計相按許孚遠云計相司計之官不宜列之將相表中
高帝置酒未央殿上壽太上皇此家人鄙褻之事何足列
於大事記凡大事記必有與置相命將相關者也 誅淮

史記糾謬

卷一

五

空山堂

陰彭越按淮陰當作韓信 上崩置長陵置當作葬 諸
丞相中蕭何陳平書堯而曹參張蒼書卒豈以曹張之賢
不如蕭陳邪然陳平書丞相張蒼書丞相北平侯蕭何曹
參但書何堯參卒而已此又義例之不可解者豈其書堯
書卒書官不書官之間本無義例邪 高帝二年太尉長
安侯盧縮按高祖六年始命咸陽曰長安則二年之盧縮
不應稱長安侯索隱謂當時或別有長安號然亦無所考
也 太僕汝陰侯滕公卒按表列丞相太尉將軍而不及
太僕且前亦不紀滕公爲太僕之事此處何緣書太僕滕

公卒也滕公者夏侯嬰亦不宜稱滕公 罷免堯卒俱倒書蓋皆將相不利之事故倒書以殊之此太史公畫圖列表精神眼目處時本罷免堯卒或倒或順大失立表本旨此皆刊刻之訛也 置司徒官按漢官制丞相太尉大司徒皆三公也大司徒漢書百官公卿表哀帝時始立之此書置司徒官於景帝元年與漢書異或別有所據但表內未有書某人為司徒者則置司徒官可以不書也

禮書

禮書自洋洋美德乎至垂之於後云係太史公本文其禮

史記料選

卷一

毛

空山堂

由人起以下舊說以為褚少孫采荀子禮論補之應一切刪去祇存太史公本文之舊 禮論補禮書其失有三史以數典紀事禮論泛論禮意何與典制更何與漢事其失一也載籍以來言禮之書頗多偏舉禮論貽誤掛漏其失二也原文至以為典常垂之於後云敘事已畢文勢已完何庸添贅其末三也況楚人較革犀兕以下至由其道故也一段又係荀子議兵之文攪入禮論更覺不倫太史公曰至矣哉以下割截荀論隔斷章義殊乖體裁此又其自為舛裂之處殆不足與深論也

樂書

樂書自余每讀虞書至誹謗聖制富族皆太史公原文凡音之起以下褚少孫取樂記補之按太史公敘述作樂之旨以及歷代漢家音樂之補失而傷古樂之難復鄭聲之亂俗大意已盡特未詳言其樂章器數耳原無庸補即補之亦不可以樂記補也應將凡音之起以下悉刪去 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云云至故身死國亡按此一段不見於樂記正義以為文出褚意者也然如此說樂祇得其粗 衛靈公濮水聞琴及師涓師曠之事一段見韓子殆

史記料選

卷一

毛

空山堂

律書

褚少孫取韓子補之其摭採附綴之苦可謂徒勞矣篇末聽者或言或凶夫樂不可妄興也畧有風致而摹效之迹宛然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一段板重蹇滯之筆且皆沿襲舊說冗濫無精新之旨必非太史公所為也 律書釋十十二支及二十八宿八風十二律之名義雖多精闢之旨其中牽強附會亦復不少如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未者言萬物皆成

有滋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如此等類皆不可爲典
要亦與白虎通漢書律歷志注釋多不同不知其何所本
也 天官書奎爲滯瀆律書云奎主毒螫殺萬物與天官
書異及他注星名二書多有不同當是諸家之說兼探互
見耳 太史公曰故璇璣玉衡云云一段文亦質直但筆
拙而氣弛似非太史公手筆

歷書

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
而亦因秦滅六國云云此處文義不連屬後文又用而亦
史記糾謬 卷一 五 空山堂
云云亦嫌重複疑有斷誤或衍而亦因三字若刪去此三
字竟接秦滅六國云云可通 陳仁錫曰歷法七十六年
爲一節自焉逢攝提格至祝犁大荒落此太史公自太初
已後逆推一節七十六年之歷數也其天漢以後年號則
褚少孫所加應削去 右歷書大餘者日也以下蓋褚生
注釋之文宜以小字旁注之

天官書

天官書所載星宿與近代所測多不同或昔無而今有或
昔有而今無蓋近代銅儀管窺之法較古人爲精密余嘗

謂今人無勝古人處惟有天文一事耳 離宮下有東壁
二星主文章上帝圖書之府卽二十八宿之壁宿也天官
書不載二十八宿遂漏一宿 星動角益希余有丁云希
當作布以文義讀之良是 危東六星兩兩相比者司命
等星也史記止曰司空似有脫誤 生彗星長二丈類彗
星此有兩彗星文義不叶必有誤疑當作生彗星長二丈
末類彗也 以其舍命國榮或榮或二字衍文 未盡其
白難解依漢書作未盡期日爲是 外北三尺陰星北三
尺此處脫誤不可解依陳仁錫考正爲是 參爲白虎陳
史記糾謬 卷一 五 空山堂
仁錫注白虎騶虞也仁獸故西方七宿取象焉按青龍主
仁白虎主義西方刑殺之地白虎處西方而與青龍爲對
則白虎不可作騶虞仁獸解也 爲國者必貴三五三五
當依余有丁解謂三家五代也觀前後文義自明索隱以
三十歲一小變五百歲一大變解三五附會之甚獨不計
上文有百歲中變之文竟置而不論邪及注後文爲天數
者必通三五又以三辰五星爲說益以見其前後矛盾而
立說之疎謬也

封禪書

食巨賚大如瓜巨當作臣為是若作巨則與大字作覆文
矣 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此太史公蓋謂當時天
官掌故官屬非遷自謂也韋昭索隱注俱非 其贊饗曰
贊饗謂其祝贊之祠也索隱注引漢書儀贊饗秩六百石
竟以為官名失之矣 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八神即始
皇所祀也文穎以為開除八通鬼道失之

河渠書

時有難處此句氣立少弱 八書書也非志也故彼河渠
而不及郡國地理然亦見史記於紀載之功為劣

史記糾謬

卷一

三

空山堂

本準書

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此事不見於朝鮮列傳疑有
錯誤

吳世家

左傳云太伯虞仲太王之昭虞仲明是太王之子即仲雍
也今史記以為周章之弟似有錯誤 季札吳賢公子既
不得獨立一傳自應附記於世家中但敘季子歷聘列國
觀樂交友等事照依左傳全錄其文毫無剪裁亦似乖於
實主詳畧之法 或曰越世家何以詳陶朱不知陶朱自

附於越世家未與此不同也 自衛如晉將舍於宿按
衛無宿邑改宿為宿誤而又可以畔乎亦不成語照左傳
作樂字為是 王僚史記以為夷昧子公羊傳以為壽夢
庶子當從史記為是 左傳載專諸語母老子弱是無若
我何言條則可弑而已母老子弱須託於光故光直應之
曰我爾身也正相呼應今史記言王僚母老子弱又添出
兩公子將兵伐楚云云似失左傳之旨下文光曰我身子
之身也亦無着落 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按公羊傳此
處有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句似應添入以結季子始

史記糾謬

卷一

三

空山堂

末并以著季子之高潔也 鞭尸事不見於左傳別書所
載亦祇以鞭尸為子胥事史記乃並言子胥伯嚭似無考
據 敗之姑蘇報姑蘇也宜從左傳俱作檣李 季康子
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按康子使子貢乃因太
宰嚭召康子之事不因百年對微百年者子服景伯非子
實史記紀事往往以傳習而誤 齊鮑氏弑齊悼公亦屬
傳記失實按左傳鮑氏未嘗弑悼公也 左傳吳王聞越
警自到七人於幕下史記添入或泄其語吳王怒等句瑣
屑而失實

齊世家

漁釣自太公微時事何云奸西伯邪此等字甚礙於義理
蒼兕謂猛士猶言貔貅也馬融以為舟楫之官王充以
為水獸皆非 桓公下車則死矣此句釋筆可省 敘無
知連稱管至父等弑襄公一段較左傳詳晰而奇險弗及
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按左傳齊
侯朝于晉將授玉所謂欲尊王晉景公也但左傳無晉景
公不敢受之文殆太史公誤看邵克寡人未之敢任一語
而為此臆說耳 生子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董份以為
史記糾謬 卷一 垂 空山堂
此處必有脫誤良然 簡公悼公子年表作景公子誤

魯世家

許孚遠曰封周公乃成王時事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可證也史記以為武王事不知何據 周公入賀武王按
尚書周公無賀武王事史記以王其無害云云為周公賀
武王語若如此則不成周公且代王之說已自昭露不應
待風雷之變也 周公佐成王定官制制禮樂經國野撫
中外勲蹟甚多世家敘次甚簡畧亦一憾事 周公乃告
太公望召公奭語亦過繁不如尚書之簡淨 敘管蔡流

言事中間忽入周公誠伯禽語後敘管蔡已誅東土已集
又入周公為詩貽王事章次乖錯陵亂殊欠順序此太史
公未經修鍊之文也 初成王少時病一段事不載於經
傳惟蒙恬對使者辨罪文中及之殆即周公代武王之說
而秦漢間好事者傳沿之訛耳宜刪去之 人或謂周公
周公奔楚荒誕甚矣此豈傳信之史所宜有也 述無逸
祇宜總括其大旨昔在殷王中宗以下可節去之 文王
日中昃不暇食此無逸文也世家誤引入多士中 周公
遺命欲葬成周以明不敢離成王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
史記糾謬 卷一 垂 空山堂
以明不敢臣周公此事在經傳無所考意思亦殊瑣瑣
風雷之變不應在周公歿後果爾則惟朕小子其迎者將
誰迎也今云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云云是謂周公
歿後成王始因風雷之變開金縢書矣太史公作周公世
家何錯謬失次如此 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築謂培
禾本也徐廣馬融解築為拾誤 尚書載周公治洛誕保
文武受民凡七年未嘗言歸豐史記云在豐將歿亦與尚
書互異 惠公奪其子息妻而自妻此與衛宣楚平事相
類但事不見於經傳抑不知太史公何所據也 不言即

位此春秋釋文非紀事正體可刪去 乃使大夫奚斯行
哭而往按公羊傳慶父使奚斯請奔弗得奚斯哭而返慶
父聞之遂自縊如史記所云則奚斯之行哭而歸乃季友
使之也亦屬傳襲之誤 按左傳敬嬴私事襄仲故襄仲
欲立其子紀載甚明世家云敬嬴生子佞佞私事襄仲亦
誤 魯諱之此亦春秋書法橫插非體可刪 魯人敬焉
釋句此太史公以已意添設者

燕世家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按此既書與周同姓則姓姬氏

史記糾謬

卷一

五

空山堂

可省 召公奭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按此既稱召公
疑之則不說周公為複文矣應省其一 周公乃稱湯時
有伊尹假于皇天云云按此段所引非君奭篇要文不能
彙括其旨 按年表云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紀年云子
之殺公子平今世家云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與
年表紀年互異或年表紀年錯誤邪 齊城之不下者獨
唯聊莒即墨聊字衍燕攻齊齊城之不下者唯莒即墨二
城耳 子今王喜立今王不解其所謂索隱曰今王猶言
今上也燕王喜無謚故稱今王殆亦曲為之解矣應將今

字削去 趙世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相成安君公孫操
弑其王樂資樂資即惠王也燕世家不書惠王被弑之事
亦太史公疎畧處 燕僻處北陲春秋之時多不與於會
盟兼典籍佚畧事蹟散逸故燕世家多傳疑之文未可以
為據也

管蔡世家

按尚書周公以蔡仲為卿士當時周公為冢宰卿士當是
冢宰之屬左傳云舉以為已卿士此其證矣世家乃言周
公舉胡以為管卿士魯國治誠不知其何所據也 索隱
欲析曹叔世家另為一篇亦自有見

史記糾謬

卷一

五

空山堂

陳杞世家

陳佗與五父為一人世家以佗為厲公而以五父為別是
一人誤按厲公自名躍不名佗也 周易之魯鳳皇之繇
皆田齊興國之兆與陳之興衰無干田齊世家載之是矣
似不必複載於陳世家即載之亦不必詳也 哀公太子
偃師一人也世家云娶鄭長姬生太子師少姬生偃亦以
為兩人誤 時孔子在陳按孔子世家孔子凡再適陳則
孔子兩次在陳也索隱疑孔子在陳八年之久亦未深考

世本祀惠公之下有成公事跡見於左傳史記以惠公爲德公而脫去成公一代當誤也 管蔡世家稱末括敘周同姓陳祀世家稱末括敘周異姓蓋太史公作十二國世家之本末於此了了矣第厥篇次當在春秋諸世家之後

衛世家

成王長用事按成王當國之君也加以用事二字殊失其體 康叔以下六世稱伯當是伯仲之伯太史公因貞伯之子稱侯遂云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亦似康

史記糾謬

卷一

三

空山堂

叔以下降爵爲伯至頃侯始命爲侯者殆誤矣且不知頃侯厚賂夷王之事果何所據也 索隱又以衛六世稱伯者方伯之伯按衛建國不強屬又非尊未見其六世爲方伯也 武公衛賢侯也其德性學問之盛見於毛詩左傳弑兄自立必無之事史記據雜史而並載之在武公甚矣又不能詳著其德性學問之美此史遷之有愧於信史也 楊慎以爲太史公作史日毛詩左傳未出故附會若此殆亦曲爲之解夫太史公豈不見毛詩左傳者邪 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按完母卽戴媽也莊姜

送戴媽有燕燕于飛之詩則完母未死也 左傳載右宰醜蒞穀州吁于濮不言進食事史記云進食因殺州吁于濮亦不知其何所據也 左右公子未得其解姑闕之杜預以爲左右滕之子亦未確 於是遂入殺懿公於是上當有翟字觀下文初翟殺懿公也可見 惠公立三年而亡亡八年復入通前後乃十一年耳今云凡十三年亦不可解左傳云惠公立四年書亡與此互異 州吁出奔并友鄭段事不載於左傳史記不知何所據也 成公出亡復國一切維持調護皆賴甯武子之力史記曾不一表著之

史記糾謬

卷一

三

空山堂

亦一闕漏也 季札過宿聞孫林父擊磬云云此與吳世家互異亦與左傳所載不合當誤也且此事已載於吳世家不必重記 不及莫踐其難言不在內故謂之不及賈逵以爲家臣憂不及國誤解 莊公於戎州爲己氏所殺左傳載記甚明世家言莊公出奔亦不載己氏本末亦一疎也

宋世家

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按少師比干也此干無勸微子去之事 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按此

事見左傳恐得之傳沿不足為據 洪範一篇與宋世家本末無與也且前已載敘箕子事此處更提箕子似涉夾雜應省畧之為是 此言乃公子魚教滑公也按左傳乃公子御說為之辭也御說即桓公非子魚 楚成王已救鄭一段係楚鄭事不宜載於宋世家 兩盟晉楚向戌之事世家以為華元 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按公羊傳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係子反語世家以為莊王語 宋事本簡世家所載記更為疎畧

晉世家

史記糾謬

卷一

美

空山堂

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按晉無如之何句可省 畢萬事魏國蕃昌之兆也既已載之魏世家則晉世家中可畧 殺秦滅梁而及梁好土功亦屬過詳失帶敘之體 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按左傳乘軒上無美女字他書亦無載曹美女乘軒事當是太史公誤記也 文侯翼周并王受弓矢和鬯之命在平王之時文王獻楚俘于周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在襄王之時史記於文侯之事畧而不載而以平王之命義和者屬之文公重耳錯謬殊甚 王官在河西史記云渡河取

王官亦未深考 因執會以歸晉按魏壽餘歸士會以計得之也不得言執 按左傳晉趙盾以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又周公與王孫蘇爭訟宣子平而復之自是兩事世家云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恐誤也 為趙宣子殺葵鬪而死者車右提彌明也反戈擊宮甲而脫宣子於難者桑下餓人靈輒也世家直以餓人為彌明亦誤 左傳舟中之指可掬也形容爭舟相傷情景如畫 世家改作船中人指甚眾便失摹畫之神且於事情不得明透 梁山崩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按此與三傳所載不合年表云伯宗隱其人用其言亦與世家互異

楚世家

史記糾謬

卷一

罕

空山堂

寵姬江芊按江芊楚王之妹也言寵姬誤 王怒射殺子反按左傳子反兵敗自殺未見有楚王射殺子反事 屈完楚使及諸侯盟者也未見有將兵禦齊事世家云齊桓公以兵侵楚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似誤 乾谿之役風諫靈王者右尹子革也其陳述應答語語俱有隱刺左傳載之甚明世家以為析父誤矣且於應對機鋒處多從刪畧而贅以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真不知子革風諫之旨及

左氏紀載之意也 楚恐城郢楚乃恐而城郢按此一事

兩敘先點城次用初字追原乃解敘所以城郢之故也正

太史公敘事有法處索隱據左氏傳楚無重城郢之文而

摘史記為誤亦不自知其誤者也 楚世家後篇敘楚人

戰國時事多錄四策全文筆意跌宕極疏爽俊快然與前

篇贊古簡峭之意絕不類矣 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

按楚無勇士宋遺考之戰國策乃云遺勇士從宋遺齊王

書則宋遺非人名也太史公考據之學往往疎畧輕率如

此 豸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按有并諸侯之心句

史記糾謬 卷一 呈 空山堂

可刪 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此告秦也或

作告齊誤 楚人以贈弋說頃襄王一段亦縱橫家言也

文雖排宕恣肆而涉於諧謔實於正議格言無補焉不如

刪去以省繁冗

越世家

與逢同共謀讒之王按逢同越大夫不應在吳安得與伯

嚭同讒子胥那果有之則必逢同為越臣吳因以嚭子胥

者此處應有明文而未之一見此世家之疎也 使者去

不者且得罪言將致戮於使者也國語云無使執事之人

得罪於子文義甚明虞翻索隱二解俱非

鄭世家

三公子皆君也三公子謂子突子亶子儀也玩語氣不宜

有公子忽在內世家以為指子忽子突子亶似誤 突因

櫟人殺其大夫單伯依左傳作檀伯為是 無謚號三字

可省 公子嬰即左傳所謂子儀也改儀作嬰或別有所

見邪 左傳惠王不與鄭伯爵謂酒器也世家云惠王不

賜厲公爵祿誤甚 叔詹諫鄭伯不禮公子重耳已載晉

世家季札謂子產數語亦見吳世家今鄭世家俱載之可

史記糾謬 卷一 呈 空山堂

省其一 解揚誰楚一段無甚關鄭事可省敘不必全錄

子產公子發之子非成公少子也世家誤 子產春秋

時名人也依范蠡例應附傳於鄭世家中 子產者鄭成

公少子也云云亦附傳體也但於子產事祇紀大概其治

國家折強鄰繫鄭安危諸大事概未之及此亦太史公之

疎畧也

趙世家

夙生共孟按索隱引系夙與共孟兄弟也不應云夙生

共孟 按左傳趙衰取文公女而生同括嬰齊當在歸晉

之後今云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云云似誤 晏嬰叔向對蒞一段繫晉興衰載之晉世家是矣趙世家亦載複而且贅蓋叔向語指言六卿非專為趙也

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按范中行作亂即指荀寅士吉射圍晉陽事也此處預提一筆亦挈綱標目之法但既書晉定公之十四年下文紀明年春云云反似兩事殆於編年紀月之法有未精密也 而安于獨在較左傳添出此句似更明白然不如左傳之省此特存筆致 襄子未嘗為諸侯不應稱元年後文云襄子立四年則得之矣

史記糾謬

卷一

聖

空山堂

主父死惠文王立按主父已傳位於惠文王此又云惠文王立殆誤也 武靈王二十六年惠后卒惠后即孟姚也孝成王二年惠文后卒則惠文王之后左師觸龍所說之太后也按前後書法稱謂甚明索隱以惠后為武靈王之嫡后前太子章之母而以惠文后為吳娃孟姚惠文王之母殊為支謬 肥義謂信期日信期當是惠文王之佐與肥義為黨與者也索隱以為即下文高信按下文高信即與王戰則高信為公子章之黨明矣肥義何緣屬高信也故知信期必非高信也

魏世家

卜偃論畢萬一段已載晉世家又紀於魏世家中未免重出疊見按此論關魏興立應將晉世家中一段節去 武子名孺事文公重耳從亡定霸頗有事蹟可采世家一概不載未免疎畧 悼公之十一年日云云此處句法少安頓殊未順序

韓世家

韓本曲沃桓叔之後世本國語可考世家未敘明而但云與周同姓亦疎畧 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按昭侯首尾史記糾謬 卷一 聖 空山堂 二十六年中間忽云韓姬弒其君悼公不知悼公何君亦不知悼公與昭侯何屬又不知韓姬是韓何人也此太史公紀載省畧不明處 屈宜曰昭侯不出此門許慎曰屈宜曰楚大夫在魏也世家未點明楚大夫亦闕漏失書法 韓世家載韓戰國時事錄用國策之文往往事複而語倒前人論之已詳

田敬仲完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當作田齊世家 陳完陳厲公子厲公非陳佗也世家云厲公佗之子誤 其粟子民以大斗其粟

二字可省 子我即監止也世家以子我為監止宗人誤
又以子我為宰我更誤 子莊子曰立依韓世家例當作
子莊子曰代

孔子世家

孔子宋人也實祖孔父嘉為得姓之始防叔則其奔魯之
別子也世家當從孔父溯其莫系本末乃為得體今始防
叔似失之 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野合者即以爲
在野而苟合也故後文云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
也蓋因野合而諱之也史記欲以神奇孔子之生而不知

史記糾謬

卷一

吳 空山堂

其侮聖實甚索隱正義皆以男女婚姻過期為野合此欲
揜飾史記之非而曲為之解究之義不可通且後文所謂
母諱其父墓者政不知何故諱之也 已而去魯云云先
將孔子周歷列國總敘一段固有筆力但後文魯復善待
由是反魯似反魯適周在游歷列國之後先後次第反欠
清楚不如去此二語為是 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止
此一語切合事情已足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句可省 歸
賦一歎凡兩引亦病其複 敘孔子如葉適楚事往往重
出複見即紀孔子出處年歲世次亦欠考據 南宮敬叔

被火此句可省據左傳被火者亦不止一南宮敬叔也
檀弓史記記孔子知其將死而自為歌詩以哀之此固不
足以重聖人而致無害其為聖人也吳澄力攻其非而以
為聖人必不如是眞迂儒之見也

陳涉世家

陳涉世家自應以涉為主而吳廣則連及之篇首以陳勝
吳廣雙起乃似合傳起手法 周章軍已破矣按周章即
周文變文為章亦屬可議 陳涉雖已死其所置道侯王
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通篇主意具見於此更不必作

史記糾謬

卷一

吳 空山堂

贊語矣 褚先生曰地形險阻云云殊覺其贊摭引賈誼
過秦論上篇似取陳涉囊囊繩樞之子一段究屬通論秦
事不得專屬陳涉未免泛而無謂況過秦論已見於始皇
本紀乎 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云云按此數語即在德
不在險之意蓋沿襲賈誼過秦論而為言者也筆意拙滯
決非太史公手筆

外戚世家

此後紀也大旨主於紀后后之戚族乃帶敘及之標題云
外戚世家殆非也許乎遠以為皇后自作紀而外戚別為

傳乃為得之 總序非獨內德茂也內德指后妃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謂外戚之親也文義甚明索隱注非但下文夏之興也以塗山云云所舉皆三代內德未及外戚與開端意義頗不相合此太史公行文疎處不可為訓也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矣云云至非天命孰能當之當連為一段文字俗本或以漢興以下跳行另起割裂非體殆未知太史公文字之妙也 色衰愛弛亦非臣子目君后之體漢人文字不倫而無忌如此 天誘其統仍以作衷為是 蒼龍據腹之夢亦殊鄙褻記之失體 其奉薄太后

史記糾謬

卷一

史

空山堂

諸魏有力者橫插此句文義未叶似有誤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云云按此下紀修成君尹婕妤等事皆褚少孫所補應一切刪去以存太史公原本

楚元王世家

楚元王世家固簡淨然亦嫌其太畧如元王之賢而好學王戊之背祖棄賢皆闕而不載此亦太史公之疎也 或謂王戊刑申公事見贊中以為事無重出予謂不然夫所謂事無重出者蓋以贊中敘事可以補傳載所未及也今事未敘明而驟出斷語終苦無根據且楚王戊刑申公事

猶見於他紀至趙不用防與先生迄今不知其為何人何事不歸咎於史記之闕漏不可也 地節二年中云云按此係褚少孫所續宜刪去 防與先生註以為趙人防與公見趙堯傳按趙堯傳作方與公則未知方與公之即為防與先生也

荆燕世家

澤使人謂田生日弗與矣按弗與矣孟康解失本意太史公此語亦欠明透 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按肥如令郢人定國之臣緣定國以事欲誅殺之也如淳索隱皆以為定國欲有所誅殺餘臣俱誤

史記糾謬

卷一

史

空山堂

齊悼惠王世家

齊哀王遺諸侯王書原載呂后紀一書兩見可去一條 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至建始三年十一歲卒按此皆褚少孫續入可刪去

蕭相國世家

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竊意去此二語似更疎健 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史記此等處極有風致然太老 蕭何無字後人以為疎畧第

漢初將相史記多不載其字或本無字或一時紀載闕漏此不足爲史記之疵也

曹相國世家

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凌約言曰特著七十城以見所以酬參者不薄也按七十城自是悼惠王封邑著之以見齊大難治也凌氏以爲酬參者不薄豈以七十城爲參食邑邪以爲豈少朕與索隱注以爲少者不足之詞極是觀始皇本紀二世云丞相豈少我哉蘇秦列傳顯王左右皆少之可證陳仁錫謂少朕者以帝爲年少也反以索隱爲謬

史記糾謬

卷一

吳

空山堂

真曲爲之解而不知其非者也 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陳仁錫以爲稽少孫所續按征和二年太史公尚存報任安書云今少卿抱不測之罪云云正指戾太子事也此文以爲稽續尚未可定

留侯世家

良愕然欲殿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昔人多議此數語以爲不似留侯英雄氣量直如淮陰少年耳愚以爲此處揣擬正有神情祇欲殿之三字未免痕迹耳 不去見景駒此句可刪 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前箸謂沛公案前

之箸也舊註謂損前代已就之事卽下數事固謬殊甚

陳丞相平世家

戶牖富人有張負此處句法稍沓贅不如云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云云 武士反接之此句亦可省 其計秘世莫得聞按此二語已見下則此處可省

絳侯周勃世家

其推少文如此推謂樸鈍如推師古注甚則索隱乃謂質樸之性以斯推之訓推爲推失之 人或說勃曰云云許孚遠以爲與陳平傳互異殆勃自知其不如平而又有入

史記糾謬

卷一

平

空山堂

說之固自危而解相不妨爾存也 越人斬吳王頭以告越人卽東甌王正義注誤 此不足君斯乎言一著偶然不設汝卽以爲不足邪何必索之嫌而恨之之辭時本云此非不足君所文義便難解孟康如淳二解俱錯 吾不用也言不復用條侯也孟康索隱解誤 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此處辭句倒而且複當云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國除耳

梁孝王世家

漢書梁王名揖史記以 名勝失之蓋勝自王中山也

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緣車服僭擬事不因勝說
史記列傳與世家異殆世家誤也 牛足出背上祇是不
祥之兆不必深求張曼解穿鑿甚矣況孝王以六月中病
熱六日卒並非六月六日也

五宗世家

河間獻王修學好古表章經藝多所發明購求遺書有功
述作太史公不能一一道之祇於世家紀其大概此亦一
恨也 紀諸王事多從節畧較五宗世家於景十三王傳
斯馬之不如班者矣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按十

史記糾謬

卷一

至

空山堂

三王出於五母篇首已經敘明則傳後分紀所出似屬可
省且於編次體製為乖殆褚少孫所添贅宜一切刪去
中山靖王聞樂對文辭淺雅且有功於風諫亦不應畧去

三王世家

三王世家祇載當日請封奏議及對誓之辭連綴成篇故
曰三子之王文辭可觀此之謂也然終非世家體

伯夷列傳

太史公曰云云此太史公自稱蓋用特筆另提以別於上
文也索隱以為楊惲東方朔所加非是他處放此 糟糠

不厭極言貧耳索隱注固矣

管晏列傳

管晏名臣特為立傳是矣惜不為子產立一單傳 有封
邑者十餘世謂鮑叔也索隱注乃指管仲誤矣 正義注
引括地志紀桓公及晏子塚云云與晏子賈越石父事不
類不知其何故也

老莊申韓列傳

蓬累而行宜從余有丁解索隱正義俱誤 莊子不甚推
尊老子傳云以明老子之術此太史公僅得莊子粗迹處

史記糾謬

卷一

至

空山堂

司馬穰苴列傳

至常會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此文誤也和自立為齊太
公其孫乃稱威王耳 或云穰苴齊湣王時人此言非也
觀吳起傳李克謂司馬穰苴不能過也可見

孫吳列傳

起貪而好色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一傳之中稱起者互
異必有一誤

伍子胥列傳

不然且為楚患此句可省連用不然等字亦犯重沓之病

國廬立三年以下一段俱與吳世家同似宜有刪裁畧見變換

仲尼弟子列傳

蒯瞶劫孔悝而子路救之故曰若燔臺半必舍孔叔非孔悝作亂而子路燔臺欲殺之也列傳誤 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此句插入子路傳中不倫且年分亦誤宜刪去

幸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云云此烏有之事殆因闕

正字子我因誤指為宰予也史記傳謬之文如此者甚多

極有關係不可不知 子胥以諫死按吳伐齊時子胥尚

史記糾謬

卷一

五

空山堂

未死家語越絕書並無此五字此史記之誤也 曾子大

賢本傳殊恨其畧 孔門弟子皆受業身通之士弟子傳

祇畧紀其年歲言行至於傳經授道源流本末一切大關

目俱未紀及亦一恨也

商君列傳

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作為二字疑衍 天資刻薄人

也資與姿通索隱解誤

蘇秦列傳

出遊數成大因而歸按戰國策此段在說秦王之後與此

有異 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亦謬當從戰國策為是

張儀列傳

司馬錯與張儀論伐蜀一段此自以司馬錯論為是而儀言不謬無當於張儀事功也今載之儀傳中似失賓主之

法 陳軫不敘邑里而直曰游說之士亦一變例然終屬

闕畧 臣主與王何異也言已之為秦王計不後於楚王

也索隱解誤

穰侯列傳

須賈說穰侯一段詞亦嫌其過繁

史記糾謬

卷一

五

空山堂

白起王翦列傳

王翦長於用兵為秦并國拓地功亦至矣太史公責以不能建德固本此自王者宰相之事翦何與焉以此責翦亦殊太過

孟子荀卿列傳

淳子之事跡辭說頗多文亦未免太畧

孟嘗君列傳

靖郭君非齊宣王庶弟索隱辨之已明 馮驩附傳於末亦是一法但不如戰國策描畫之工

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君虞卿本非一類似不宜合傳且四君並稱彼二君皆單傳平原獨以類合亦有參差不一之嫌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竟不知其何國人且虞卿係屬封號真姓名究亦不傳亦一憾事 遂圍邯鄲為天下笑此敘中帶斷也然亦非體

樂毅列傳

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言已有過尚望樂間諱之也正義解誤

史記糾謬

卷一

五

空山堂

田單列傳

君王后及王蠋二段皆燕師入齊時事故附記於贊語之末此帶敘法也時本多將此二段跳行另起便失其旨

魯仲連鄒陽列傳

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秘謂國小財乏不能備生死之禮所云鄒魯之僕妾也索隱解誤

屈原賈生列傳

召置門下甚幸愛幸字非待賈生身分太史公語句不擇如此 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此句無關會可刪

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此太史公深惜賈生故詳記其後而云與余通書以致纏綿愛慕之意藉少孫續云至孝昭時列為九卿似以爵位通顯為耀便失太史公之意定宜刪去以存其真 世其家時本誤重一字

呂不韋列傳

莊襄王本名異人後更名子楚或子楚其字也太史公直言安國君中男名子楚似誤當以戰國策為是 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按子楚夫人即子韋所進之姬殆邯鄲倡也必非豪家女史記前云邯鄲諸姬後云豪家女此自相

史記糾謬

卷一

五

空山堂

矛盾也 河南郡漢初所置在秦本名三川郡列傳云食河南雒陽十萬戶殆據漢郡言之非是宜從秦稱 蓋為帝太后按帝太后非謚也且秦不用謚法此殆號耳 不韋及嫪毐封號文信侯按文信侯不韋封也不得及嫪毐索隱以為嫪毐封長信侯此殆長信侯之誤然上文以不韋嫪毐雙稱究不知誰氏之封此等句實不可解

刺客列傳

曹沫曹劌本屬二人索隱以沫為劌誤 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此等率合補綴似涉小巧殊不為

佳況刺客諸傳俱沿此法毫無變換乎 我必為報讐而死以報智伯此處不如國策渾妙 伏於所當過之橋下似較明細究不如原文之老 毒政殺俠果在烈侯三年傳云嚴仲子事韓哀侯誤 秦舞陽與荆軻同使荆軻刺秦不成而死舞陽不知如何下落此太史公疎畧處 論功行賞及所當坐者各有差則中庶子蒙嘉必不免矣但無明文亦疎

李斯列傳

二世燕居以下殺蒙毅及公子高二段乃趙高事與李斯

史記糾謬

卷一

毛

空山堂

似無干涉未免敘次太繁失貫主之法 二世責問李斯語本紀亦載其文而辭稍不同此太史公不及整頓處宜刪其一 乃召始皇弟授之璽按子嬰乃始皇孫也稱弟誤 宦者韓談史記談皆作同此仍談誤也

蒙恬列傳

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無過二字可省

張耳陳餘列傳

破人國家云云語句殊覺繁複 武臣說蒙策一段亦欠縝密 殺人之父云云連排四句亦可刪省 足下必將

戰勝然後畧地攻得然後下城二語俗滯未除 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此擬比亦太夫倫

韓王信盧縮列傳

自立為大王大當作代

田儻列傳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言雖有善畫者莫能圖其形容此太史公企慕田橫極至之辭也俗解以為計畫之畫誤

樊鄴滕灌列傳

漢王賜商爵信成君再言爵信成君疑衍 王自殺除國

史記糾謬

卷一

柔

空山堂

按趙王自殺除國與鄴寄無涉宜刪去 鄴商食其之弟因兄得用傳中亦宜點出 上降沛一日此句疑有脫誤不可強解 賜所奪邑殆嬰以他故奪邑至是復還之也音義解誤

張丞相列傳

此以張丞相為王而周昌申屠嘉等乃以類附之也故其目曰張丞相傳傳中如周昌者沛人也任教者故沛獄吏皆宜連敘合為一篇不宜跳行另起致乖體格俗本多譌 趙堯寃不知何處人亦宜補出 臣期期知其不可臣

期期不奉詔摹寫雖極有情狀然終近謔讖不如省卻期期而但用拙澁艱鈍之句點逗入神尤為老致 無所不不觀無所不通此處省一句老連排二語未免冗易 有怠慢之禮此句稚率之甚且怠慢又何足為禮 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彘等按呂后紀載平陽侯以呂產謀告丞相平則曹庸與誅諸呂明矣何云不與大臣共誅呂彘等邪漢書去一不字極是

鄭生陸賈列傳

田閻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城按此時不應有田閻據田

史記糾謬

卷一

堯

空山堂

傳傳乃是田解 病死國除也也字贅得無謂漢書刪之為是 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日云云此處先得一語截住句脈方妙 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為也言一歲中尚有他客可過過汝等諸子者率不過再三其人情人則生厭或不欲數過汝等恐恩擾之語意甚明索隱重份解俱誤 語在黠布語中此句宜刪去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此段雖意致駘宕而語氣殊欠老堅不類太史公筆且於正傳已完之後重記初得鄭生事體格亦不倫

傅靳成列傳

傅靳標姓創成標曾篇題頗屬可議

劉敬叔孫通列傳

贊中許叔孫通為漢家儒宗此言亦過當如此則漢代諸儒無色矣

季布樂布列傳

故特召君耳特字用來頗不甚順卻最有態味宋本特作時誤陳仁錫乃謂特字不如時字更誤

袁盎晁錯列傳

史記糾謬

卷一

李

空山堂

主亡與亡言盡節致命也如淳索隱俱失之 其語俱在吳事中此處括而不詳雖屬簡徑省力然敘述終不分明 其後語塞語句亦欠分曉 晁錯備邊塞言兵事諸疏最中機要即不全載亦宜彙括其概 吾去公歸矣按公者常人通稱錯公謂子為公正志恨錯之深也許孛遠以為錯為三公其父以官稱之誤

張釋之馮唐列傳

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此下宜敘入上功差級下吏等語文義方明順

萬石君張叔列傳

以為九卿迫近憚之言孝景時遷為九卿因憚其恭謹或
徙為諸侯相也許亨遠以為位次當為九卿解殊支曲不
通 太史公敘萬石君張叔等處處俱帶諷刺而於塞侯
周文等更有不滿之旨贊語甚明其云可謂篤行君子乃
筆端抑揚之妙正有深意陳仁錫曰為失評此後於讀史
記者也

田叔列傳

田叔竟失其名亦一缺漏也 臣等當盡出此句終嫌其
史記糾謬 卷一 空山堂

俚 張丞相傳田叔傳篇末續補處皆褚少孫惡筆也不
宜汗雜正史應一切刪去

扁鵲谷公列傳

勃海郡鄆人也鄆當作鄭今河間猶有廢鄆州 我之帝
所甚樂云云此段已見於趙世家此處似屬可省應以節
畧為妙 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按扁鵲在趙簡子時則虢
滅已久或云虢當作郭然郭公已紀亡於春秋此時亦不
應有郭竊意太史公傳扁鵲多係傳聞異辭或寓言也
此處中亦除肉刑法按太史公作倉公本傳止此意家居

以下以及齊侍御史成諸條乃倉公醫案褚少孫取以續
之決非太史公手筆蓋大史公作方伎等傳太抵傳其精
要必不為此瑣細也應一切刪去以存太史公之真

魏其武安侯列傳

相提而論言以情事比對似乎自明揚主之過也諸解俱
誤 除關謂除關門之禁也索隱解誤 天下士郡國諸
侯按天下士士人也郡國諸侯謂列侯也索隱注亦有小
誤

韓長孺列傳

史記糾謬 卷一 空山堂

王恢設謀馬邑無功自殺事與長孺無連紀之太詳使人
閱之不知為長孺傳此有客奪主之嫌且已載於匈奴列
傳則此處可畧 出於忠厚言長孺雖智而不失為忠厚
也玩贊語可見索隱解出為去誤

李將軍列傳

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或作大將軍誤 背欲上書報
天子軍曲折曲折謂軍情委曲也正義解謂委曲而行迴
折使軍後大將軍大誤

匈奴列傳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按周本紀云不窟失其官此云公劉似誤 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按物故者言化為異物就朽故也索隱引高堂崇注謂無復所能於事穿鑿可笑

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讐按齊襄公復九世之讐言百世者甚之之辭陳仁錫必欲改百為九固矣 貳師聞其家

至兩人耳有詔捕大醫至降匈奴按此二節皆太史公原文玩筆法可知陳仁錫以此為褚生所續不知其何所據

也玩傳末文義少此二節不得或謂史記止於天漢二年不應載征和年閒事然亦無確據 昔齊襄公復百世之

史記糾謬

卷一

奎

空山堂

晉春秋大之按此詔語氣未終豈史有脫漏邪

衛將軍驃騎列傳

按衛將軍之母為衛媼傳云侯妾衛媼又云青同母弟衛長子而姊衛子夫則媼先嫁衛姓生衛長子與子夫後為

侯妾與鄭季通生青明矣青所冒者衛長子之父姓也索隱以為為父與母皆未明似未深考 張騫從大將軍至

封騫博望侯按此段與前後文義不屬似失倫次況張騫已載於裨將中則此處不更重複乎 將軍霍去病為驃

騎將軍按驃騎者武帝所以專寵去病也此當為騎將軍

驃字誤 冢在大猶鄉冢在漢中二語皆緊接其卒而及

之其為冢字無疑或作家字誤 征和二年衛太子巫蠱

事太史公當及見之如任安本因太子事獲罪而太史公

報任安書云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則巫蠱與時太史公猶

存明矣或謂太史公不及巫蠱事凡裨將傳中引巫蠱事

者皆以為褚少孫續入似未深考也

平津侯主父列傳

臣聞天下之通道五至百世不易之道也此段寬泛不切

宜刪去 或說偃曰太橫矣此句率易未練 偃傳後篇

史記糾謬

卷一

宙

空山堂

多稱主父亦未叶宜悉更為偃 平津主父為人皆曲學

阿世小醇大疵故并為一傳陳仁錫以為行事終不相合

主父以下當別為一傳此未深考也 齊人嚴安嚴當作

莊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及班固稱曰二節俱宜刪去

南越列傳

畧定揚越按東越閩越屬揚此南越屬荆當云荆越

東越列傳

姓騶氏騶當作騶 不戰而耘耘除也不必作殞

朝鮮列傳

滿亡命謂棄家走險不顧性命也正義解命爲教令誤
朝鮮立國已久史記祇敘王滿以來而未推原本亦一缺
漏也

西南夷列傳

行誅頭蘭索隱以爲頭蘭卽且蘭以下文嘗隔滇道者觀
之似非且蘭也

司馬相如列傳

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有長卿二字文意始足楊慎
欲削此二字失之 楊雄以爲靡麗之賦云云此漢書贊

史記糾謬

卷一

奎

空山堂

語班氏添入者也宜削去以存太史公之舊

淮南衡山列傳

伍被諫淮南王及爲淮南書策數段辭甚冗濫更多重複
殆伍被自告反跡之文太史公備載之未及裁削者也

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遺云云於是二字宜在盡誅所與
謀之上文勢方協 往者秦爲無道按此段與前敘秦亂

跡大概相似故知其冗而且複也 恐爲所并此四字宜
在亦心結賓客以應之之上文勢方協 於是王氣怨結

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此二語及說公見扁鵲一段皆雅

練韻魁大似賦語固是史記佳處然史中帶賦終病其格
體之雜也

循吏列傳

自周以來治民之官可稱循吏者多有太史公祇取五人
漢代如文翁吳公實稱循良之職太史公亦概未之及周
知循吏傳殆非太史公用意文字未免疎漏也 子產相
業特著春秋祇載循吏傳中尚屬屈抑未足爲允也 石
奢李離二人行事未見爲循吏編之傳中亦屬不倫

儒林列傳

史記糾謬

卷一

奎

空山堂

儒林傳敘漢儒經術源流亦不如漢書之詳悉下筆亦有
疎率處 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此句可省

酷吏列傳

酷吏才人并爲一傳穿插貫串直是一篇文字俗本或將
諸人名字跳行另提似各爲一傳者此強作解事而不知
史家類傳之法亦并不知太史公紀載之妙者也

大宛列傳

既臣大夏而居謂月氏遷遁臣屬大夏而居其地也觀下
文可見索隱註誤且欲改居爲君更謬 大宛列傳連及

諸國亦類傳體也皆從張騫語中敝出真一篇文字俗本誤將諸國跳行各敝甚失太史公本意 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謂別穴低處引去城下下以空乏城中之水也徐廣註誤

游俠列傳

延陵楊慎以為即吳季札徐廣謂為趙之延陵生誤

佞幸列傳

鄧中令周文仁文字疑行 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不與否同言周仁寵幸最過庸否乃亦最甚也索隱句讀既誤

史記糾謬

卷一

空

空山堂

解更支離可笑

滑稽列傳

語在田完世家中此句可省

日者列傳

日者傳借卜筮之事以詼調世情其文闕肆曼衍時有奇氣殆司馬季主寓言自敘之文太史公錄述其舊耳然文涉排儷不類傳體

龜策列傳

傳以紀人不應及物龜策傳宜列載古來之善占者如後

世方伎等傳可也太史公畧而不詳亦一恨也 褚少孫序宋元王一段宜一切刪去

貨殖列傳

及秦文澤穆居雍按穆公以前無孝公此必有誤觀下文獻孝公徙櫟可見

自序

司馬黎之後太史公並稱重黎而云程伯休父其後似誤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殆為救李陵而下筆望也正義謂舉李陵而陵降按太史公實無舉李陵之事正義疎昧不

史記糾謬

卷一

空

空山堂

察至此

讀史糾謬卷一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

滋陽牛運震撰

前漢書

高帝紀

劉本堯裔篇首宜為點出亦叔皮王命論之旨也 史記縱觀觀秦皇帝疊二觀字上縱觀謂不禁民觀下觀字屬高祖漢書削一觀字失其旨矣 高祖即自吳亡匿云云即自疑三字必不可削高祖又喜又字亦不如史記心字項梁與兄子羽起吳此句詳於史記然不如史記項氏

漢書糾謬

卷二

空山堂

起吳一語之老 秦二世元年秦三年秦三年按此以秦年紀漢事祇可歷行連敘不宜跳行另起與漢元年並為一類也殊失編年書法 史記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云云徐廣註曰此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漢書信對曰項羽背約云云直以為淮陰侯語似未深考 史記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云云按此一段敘垓下之戰陣法戰法極奇漢書削去之大為減色矣 史記皇帝曰義帝無後此處特提義帝無後且令人發觀動聽以皇帝曰三字冠之政於即位之始正名稱號何

等肅重楊慎所云讀至此使人神觀頓改庶幾稿素之有

本末者也漢書改曰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只如平

常語敘去頓令神色減敗此漢書之遜於史記處不可以

道里計者也即位在先分封諸王在後乃有次第漢書削

置之亦非 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此句

右逸然較之史記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之語殆不如其

質且古矣 張良說高帝封雍齒一段亦大事所繫但此

事已紀於張良傳中似不必複見不如史記紀傳互記為

妙 高帝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云云此等

漢書糾謬

卷二

空山堂

語終屬俳戲載之本紀殊為不莊 史記不罵者原之添

此一句有趣致漢書削之減色 上名謂漢曰云云此段

語載之本紀殊覺其贅不如載之列傳為妙 上問醫曰

疾可治不此語亦繁可刪 贊中述高祖為陶唐之裔於

文亦協但不如敘之紀首更為得體

惠帝紀

贊語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偶語

板拙已開六朝論贊濫觴矣

高后紀

史記呂后本紀載呂氏陰謀擅王諸呂劫危劉氏本末曲折詳悉漢書大段削去祇為如常編年紀事雖亦紀體殊失史家株刺之旨

文帝紀

史記載除收孥相坐律令詔議甚詳極曲折入情漢書刪去祇以盡除收孥相坐律令一語了之亦病簡畧 語在郊祀志語在刑法志此等處似為互見實則贅出後漢書以來沿成常例矣 語在冠錯傳此語更屬不必本紀但載親策直言極諫者本無關涉錯事也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云云按此段載詔議孝文皇帝功德甚備政文帝紀一篇總收也史記綴之紀末體裁正合漢書削去而編於景紀元年失其旨矣 史記後六年載孝文帝從代來總述德化殆以深仰文帝亦本紀之變體也漢書刪之而載之贊語中遂使紀中無生動變化之致而贊語亦少肖歎深厚之神蓋兩失之

武帝紀

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此處紀次畧而不明當時應詔對策者百餘人董仲舒公孫宏獨擢用宜詳之 翰墨

漢書糾謬

卷二

三

空山堂

之詔宜載於紀中此武帝末年補過一大闕目也

昭帝紀

元年二月有赦不紀亦疎 奉使全節四字斷語亦屬贅入可刪

宣帝紀

語在賀及光傳語在太子傳宜刪去他做此 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此等語句穉弱不堪班史亦有敗筆如此 楊惲要斬實枉紀敘貴有隱約分寸班史於此等處尚未之見也 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按此段敘匈奴來朝景色甚佳但與匈奴傳兩處複見無甚變易似無詳畧之分 癸巳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按此已書於元紀之首應以彼處為允此處似毋庸重書也

元帝紀

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為太子按宣帝地節三年立太子維時宣帝即位七年若即位時元帝二歲則立太子時當九歲不當云八歲也外戚傳云許后生元帝數月宣帝立為帝是宣帝即位時太子未及二歲也當以傳為是 惟德淺薄不足以充人尊貴之居此亦

漢書糾謬

卷二

四

空山堂

漢詔中俚俗句也

成帝紀

王章有罪以刻鳳也亦宜明晰其故今第二云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獄死似嫌粗畧 九月奉使者不稱不載不稱何事亦畧

平帝紀

平帝時政由王莽一切舉黜微做敎令皆莽行事班書至不敢斥言書名動則曰安漢公大辱史職矣

王子侯表

漢書糾謬

卷二

五

空山堂

王子侯表分爲上下卷上卷自高廷武下卷自昭迄平每篇首各有冠語判然兩事也今卷分上下仍屬一類殊與義類不合恩意上卷宜題爲高祖高后文景武帝王子侯表下卷宜題爲昭宣元成哀平王子侯表似於例爲允此以功臣表推之則知之也

百官公卿表

王莽改太常曰秩宗王莽改曰作士王莽改大鴻臚曰典樂王莽改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爲納言按此等類王莽篡國之制所更名甚無謂不足錄也宜一切刪去以存漢制

古今人表

古今人表班氏支蔓之書也前昔論者病其疵累殆不一家今核而按之漢書本紀西京一代之事今日古今人表自憲皇以訖故秦悉編行次非漢事也失於限斷其不可一也表名古今義取古人今人統爲載彼今表中皆載古人而自炎漢以來帝王將相一切不錄有古無今名實乖謬其不可二也聖哲論人分上中下三等而止蓋概約爲評於義尚允今分爲九等愈繁愈碎差次終淆若按品類千變瑣細難一又不可以九等盡也其不可三也上上屬

漢書糾謬

卷二

六

空山堂

聖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下下愚人自中上以至下中五等定立等次虛無配屬於義乖忤其不可四也古來人類極繁書傳所載亦不可勝紀上智下愚判然不類中間數等大概品等相似難以齒亞強爲差之必多不合如張晏所議舛錯甚多揆之作者祇益爲累其不可五也書傳所紀古人姓氏多難核考或行誼甚高而亡姓逸名或紀名可稱而實屬寓託如王倪被衣載於莊子於稽其實皆烏有子虛也今不核其名之真偽而妄定其品之高卑勢必以亡爲有飾幻爲真其行可仰而名不可知者又難以收

錄差次掛萬漏一在所不免其不可者六也有此六不可則古今人表其可刪而不可存也明矣或曰古今人表固女弟班昭為之 五鳥五鳩皆官也究莫知其姓氏何以列在第二 帝擊昏亂亦列第二何解 夏有六卿亦不知其何人也而列在第三武羅以下四人皆非之賢臣也而列在第五中中亦誤 桀紂同惡而一在第八一在第九豈以紂罪浮桀一語為定論邪亦太作差別矣 師摯以下八人見論語皆周末魯伶也今以為紂時伶人載於商末亦誤 祿父管蔡雖屬叛周末便遂在第九竟列下

漢書糾謬 卷二 七 空山堂

下似亦未允昭王亦列第九更非 懿孝二王事蹟不可深考而按其謚以想其行尚屬中主乃俱繫第八殊為乖謬齊胡公魯魏公列於第九亦同此議 魯伯御衛共伯俱列第九更不知所謂 老子元默之祖要為大賢列在第四殊乖品衡 申侯平王桓叔孝侯魯隱衛桓俱列第九真屬失平如此等類殆亦不可勝摘矣 列女傳載春秋以來名媛甚多皆有徵實而古今人表錄紀寥寥豈詳於男而畧女邪抑所謂掛一而漏萬者邪 宋遺非人名也按戰國策乃楚遺勇士自宋遺齊王書耳史記誤撮為

人名漢書遂列其等於第五真以訛傳訛者也

律歷志

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云云按此段以易與春秋比配湊合似屬牽鑿非精旨也 世經載太昊以至成湯雖有在位年歲與五行帝德第與上元朔旦本無關涉且五德遞王亦屬鄒衍附會之說實於歷數為不切之談應從刪省祇存三統四分歷代上元為是 律要妻而呂生子此古文質老處陳仁錫以為句近俚此不知古文之言也 光武皇帝著紀云云按漢書祇紀西京不宜攙及世

漢書糾謬 卷二 八 空山堂

祖非史家限斷之旨上文云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已收結矣止此勿贅為是

禮樂志

世祖即位云云按此處紀世祖顯宗議禮之事亦殊失於限斷非專紀西京之旨

刑法志

善師者不陳云云按此徵引古事填實作證亦成贅文可刪

食貨志

史記平準書敘武帝殖財貨事微諷冷刺之旨居多漢書
削取其角遂少風致 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更按五
世貨幣寧無可紀者得無病畧邪王莽陋政虐民敘次又
苦過繁甚矣史家詳畧得宜之難也

郊祀志

史記封禪書原載歷代人君以及武帝黷祭淫祀紀功升
中夸大之迹并及好神仙信方術一切愚惑之狀故事不
嫌褻而詞每含諷此書體也今班氏更爲郊祀志夫祀典
攸關則宜有莊重正大之詞乃爲稱之顧仍錄史記微言

漢書糾謬

卷二

九

空山堂

冷諷詆若嘲笑之文不亦狎而不莊乎且封禪神仙與郊
祀之事全不相類今一概及之更雜而失體矣 封禪書
載桓公語內伐大夏涉流沙云云班志削去大夏涉流沙
五字文理殊爲不明 封禪書篇首云蓋有無其德而用
事者矣後又云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逼應極有
情致班志削去篇首一句後乃云此豈所謂云云殊失照
應徒徵其疎率而已 贊語連用不亦正乎不亦正乎復
而無謂宜去其一 陳寶郎時之類均屬淫祀載之徒爲
夫體且與郊祀何與也

天文志

敘五星較天官書多所刪改其體格嚴密不如天官遠矣
史記天官書載日暈雲氣及候歲美惡另行列表敘明白
可觀漢志並連敘之不另提非是 傳曰言之不從則有
大禍按此攬入五行傳語似自亂其例亦與天文無涉蓋
大禍者指凡犬之能妖者言非謂天狗也

五行志

梁災晉侯問士弱一段似於五行徵應無關可以不錄
伯姬守節積陰致災此於理道爲忤董氏說之不足據如

漢書糾謬

卷二

十

空山堂

此 仲舒火災對妄測天意亦屬可醜必存其說節錄可
也 征和二年鐵官鑄鐵銷皆飛此係金不從革列入
火條誤矣河平二年鐵官鑄鐵不下故此 宋公子地
有白馬駒一段按此因爭馬啓鬩耳何與馬妖編入馬禍
亦殊不倫

地理志

按職方氏揚州二男五女然則揚州多女少男自古然矣
志以爲淮南王所致誤

藝文志

房中鄙蕩書與術均屬可廢列之方伎似失正史之體
方伎畧中明明有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種而總序中祇
言醫術似掛一漏三不能括也

陳勝項籍傳

將諸侯滅秦與漢爭天下者項王也其氣概功伐與陳勝
大不相似二人同傳殊為不倫 或以為死或以為亡此
處刪史記一句已覺滅越至於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數
字則斷不可刪去矣 史記作陳涉世家不獨為涉也內
連敘吳廣武臣周市周文韓廣秦嘉董緹朱雞石鄒布丁

漢書糾謬

卷二

十一 空山堂

疾景駒等以徵豪傑響應而總收云其所置遣侯王將相
竟亡秦由涉首事也此作陳涉世家本意漢書以涉與籍
並傳而涉傳中仍以涉一人申敘眾人未免有喧客奪主
之病且不解史記為涉立單傳之意也 為秦將王翦所
戮此數字正見秦項世讎不可刪又不肯竟學刪去學字
亦不成句 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滅去數虛字遂少
神采 記項梁與會稽守通問答數語與史記異然不如
史記之簡約而明悉 鉅鹿之戰史記連用三無不句法
複疊正精神震動處漢書削其二遂減色如此處班氏不

知子長符甚 史記寫鴻門一會情狀如生劉項成敗實
係於此似亦不可削去 史記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
此抉寫項王心事如見削去減色而少味矣 疑沛公之
有天下削去沛公以下四字則英字無著矣 史記寫項
王分封諸侯王將相數用故字因字畫出無限委曲漢書
一概刪去但用直敘事雖具神理絕少矣 項王由此怨
布也此句亦不可削 項羽本紀詳核而生動奕奕如有
神氣項籍傳概從滅削固極簡直然事跡僅具而神味索
然矣此班馬之所以不能相並也 贊語撫過秦論并全

漢書糾謬

卷二

十一 空山堂

張耳陳餘傳

史記外黃富人美嫁庸奴亡其夫於理似順今改作庸奴
其夫恐誤 亦知陳餘非庸人也又必如公言此等處絕
有神味必不可刪 由此陳餘張耳遂有卻此一傳之關
鍵眼目處漢書削去陳餘張耳兩名字遂減色此不知史
記轉關之法也 乃吾等非也去一乃字遂不成口吻
相人者迫於人也去一也字亦索然無味 貫高喜曰吾

王審出乎當此之時名聞天下此等皆史記聲色動人處
班史一概刪去此知爲史而不知爲文者也

魏豹出僑韓王信傳

大者王小者乃侯耳謂大者以橫爲王小亦不失爲侯也
師古謂大者橫身小者其徒屬認甚 史記嗟乎有以也
夫此正獻噓得神裁去也夫二字亦不成語 於是通知
田橫兄弟能得士也此結在單傳中與篇首能得人相應
便搖曳有情綴於雜傳中即索然少味矣

韓彭英盧吳傳

漢書糾謬

卷二

三

空山堂

史記傳淮陰侯不沒其爵特標曰之殆有深意班史全未
理會此等 常從人寄食下接其母死無以葬一段隔閣
語脈失敘次之體 尊食即左傳所謂尊食申禱也聖賢
以牀尊中食解之固而不通矣 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此
語嫩而縹 史記復賀兩家羊酒削去兩家字即減趣
彭越英布本非淮陰匹也然以功臣謀反見誅其迹同編
列一傳猶可也盧籍何功臣與韓彭同傳非其倫矣長沙
漢著令忠臣功不如韓彭而始終亦無反狀乃附之諸人
傳末更何謂邪 長沙可不必立傳

荆燕吳傳

荆燕非叛藩也與吳殊不類三國同傳未安即體格亦不
相侔耳 史記以臨江爲南郡下有會陳滅楚一段敘事
方有原委如何可刪 弗與矣此仍史記本不成語 急
行毋留此田生勸澤也如何可刪天子爲骨肉故年二十
有氣力此等處皆不宜刪獨趙後下此結束中關鍵刪去
亦無力 贊語聯漆荆燕世家及吳王列傳贊割裂雜迫
真不成文史記豈不爲偉乎偉言盛也所以美其有成班
史改豈不危哉殊失其旨 蓋防此矣豈謂錯哉此等更
易史記處真變靈爲鈍者也

漢書糾謬

卷二

西

空山堂

楚元王傳

向歆父子漢世博學大儒應別爲一傳不宜附之元王傳
末也

季布梁布田叔傳

史記朱家與滕公同答一段最有情隱躍可味經班氏刪
削雖簡徑然率易少致 丁公爲項王臣不忠此下連用
四丁公精神警動此史記表技也班氏削其二神味減半
田叔雖好在依然特信厚與二布同列殊不類且史記

以二布並傳名實俱有意今益以田叔失其旨矣 史記
二布贊誠重其死不自重其死二語迴環照應堅致而古
趣蓋有感乎其言之也班氏沿襲其詞而益之以田叔又
削去不自重其死之句雜沓且無照應一經點竄遂失佳
文矣

張陳王周傳

史記為張良故也此句添出有聲勢不宜刪 留侯人品
絕高宜立一單傳陳平王周等終非其比陳平少近似王
周不類遠矣 史記陳平世家內載王陵中閒祇一段前

漢書糾謬

卷二

五

空山堂

後俱敘平事此附傳法也漢書分為二傳遂以王陵跳行
另起別作標曰究竟王陵事跡祇有數十句餘皆陳平事
也既不可為王陵單傳而附陳平事於王陵傳中亦不成
為平傳此不知史記附傳之法而徒為支離無當者也
若子可謂不肯本矣若即如字師古以為若此也誤 然
終不得史記住法冷峻可思班氏添一也字即板滯 史
記此不足君所乎言一著忘設即於君所有不足乎漢書
添一非字云此非不足君所乎文義反不明 贊語摭拾
於史記諸贊砌湊可醜始曰后問宰相數語稱淺殊甚

樊鄴廉灌傳斬周傳

史記獨騎一馬一馬最有眼目漢書削去一字非是 史
記天下稱鄴況實交也何等風韻漢書去一也字遂覺禿
而少神 徐行面雍樹乃馳寫來有次第神采漢書削數
字失之 新敘應另提跳行俗本有連敘者

張周趙任中屠傳

史記張丞相傳傳張蒼及御史大夫周昌等而總以丞相
御史大夫聯合之故曰張丞相傳此合傳之變體也漢書
事跡文法一仍史記之舊而更其標題曰張周趙任中屠

漢書糾謬

卷二

六

空山堂

傳則前後中閒照應穿插處都成虛設矣此非合傳之義
體與前不相符矣 君勿言吾私之言非專通罪乃吾私
之故然也師古解非 自中屠嘉死之後此段總結漢廷
丞相無人求如張蒼中屠嘉者亦不可得正有感乎其言
之也此所以為丞相傳漢書標題削去丞相字而傳末仍
載此段真索然少味矣

鄺陸朱劉叔孫傳

自謂之狂生語句不明且與下文自謂我非狂有礙不如
史記原句之明晰也 自謂我非狂亦不如史記原句漢

書往往剪裁史記如此等處皆不及原文之穩晰作史法固不徒以減字爲能也 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兩句抑揚極有頓挫漢書改史記亦非 鄭生臨烹數語頗愜慨有氣力刪之亦減色 史記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言一歲不過再三過數見則恐生厭惡不鮮美不必久恩汝等爲也索隱注釋既錯漢書改作數擊鮮毋久潤女爲也更失其旨 平原君朱建史記列於酈陸傳後此附傳也觀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平原君之力一語可見故列於酈陸傳後則得之而來於酈陸劉叔

漢書糾謬

卷二

七

空山堂

孫之中則失其旨 史記太后慙不可以言謂此事難以出口救辟陽也漢書作慙不可言失之 吾無意殺之較吾無殺建意也語殊老 史記婁敬叔孫通傳體與酈陸本不類漢書以其人近酈陸而合之其人相似而體則不倫矣

蒯伍江息夫傳

蒯伍江息夫皆傾危士而通被特有口辨江息夫闌列一傳究不倫

萬石衛直周張傳

死罪實病實字不可刪 子孫咸至大官矣此譏諷之辭也去一矣字遂失其神

賈誼傳

史記賈生傳多蒼涼淒婉之調其載賈生著作惟弔屈原文及鴈鳥賦二作緣與屈原合傳故體致與屈傳同爲悲婉之調印文字亦但載其騷體其陳政事諸疏概不暇及亦病其不類也漢書爲賈誼單傳具載其言事諸疏正大詳密之作是矣第前後敘次文義格調一仍史記又未免有失倫破類之譏也

漢書糾謬

卷二

六

空山堂

袁盎晁錯傳

主亡與亡言盡節致命也如淳說失之 史記封淮南三子一段亦不可刪

張馮汲鄒傳

史記久之文帝稱善釋之久之前曰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久之釋之卒此一傳之中有數久之字乃敘事停頓關目漢書概削之大失其旨 上曰長者也上復曰長者二語語勢一伸一縮正有情趣漢書削一也字遂減其神 史記一人犯蹕一人字最有眼目想漢時律令有此文也

漢書改作此人誤 顧謂張廷尉為我結轆漢書改作顧謂釋之殊失王生語脈矣 篇末一段多稱張廷尉語語有意味漢書削去數廷尉字又改作釋之亦失其神 張

馮謹重篤厚汲鄧隋直任俠四人行事大不類不宜並載

一傳況史記兩合傳文體本不相似乎 常慕傳柏哀益

之為人也用一也字翩翩有致刪去大非 史記守城深

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數句磊落刻深有氣力漢書削之

改作輔少主守城不惟神色大減亦覺理致不通矣 非

苦就行放析就功二句亦最生峭刻深漢書削之亦非

漢書糾謬

卷二

九

空山堂

何至今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長句健而暢漢書減更數字遂覺促而無力且語不明晰 臣常有狗馬病力此句最古峭有骨漢書改作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似稍明晰然句特靡軟矣

賈鄒枚路傳

所以廣諫爭之路也此句平沓欠鍊 初吳王濞與七國

謀反以下與鄒陽事全無干涉似贅即云附載亦宜附之

梁孝王傳中 枚乘復說吳王云云按此時乘已去吳安

得復說吳王即齊王殺身四國不得出兵事亦安得預知

之昔人以爲再諫吳王書乃後人以吳事寓言非乘作極有見漢書似誤載 枚乘詞賦最工西漢長於此體者獨乘與相如二人而已傳亦宜摘載之

竇田灌韓傳

按竇嬰田蚡灌夫三人恩怨相尋事終始相關互故史記以爲合傳糾結縈紉曲盡其致韓長孺何與三人事應另爲一傳而漢書乃與三人同傳殊失史記之旨 史記然君侯且疾惡此句轉關緊要不可刪 太后滋不說魏其等此小結束也刪去魏其等三字亦非 君何不遂取武

漢書糾謬

卷二

三

空山堂

庫此含怒語也刪去君何不三字而曰遂取武庫語未完全殊欠明 數稱武安斥其爵殆深疾之之辭漢書俱更之 而獨厚遇灌將軍句勁健而有神改作厚遇夫也靡軟而失其真矣 夫爲郎中將當從史記爲中郎將 夫家居鄉相待中賓客益衰此改史記似爲簡直然不如史記曲折有味矣 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史記此數句何等深雋纏綿漢書改之禿直少味矣 宜往改作不宜亦禪而難解 武安出此大怨灌夫魏其此亦結束也削去灌夫魏其亦非 夫愈怒不肯謝改謝作順亦非

為言之帝句何望老為帝言之句何輕易也 安國既疏
遠默然也意味澹遠漢書削去默然也三字

景十三王傳

王莽秉政與滅繼絕語病可議 強足以距諫知足以飾
非語亦太排不似紀敘句法 得二千石失言一段語多
類膠西王端傳複而少變 加親親之恩焉此句可省

李廣蘇建傳

按李陵蘇武俱名家子同在匈奴一降一著節應為合傳
李廣蘇建此二人何合也況蘇建事少亦不必立傳李廣

漢書糾謬

卷二

三

空山堂

奇才名將不封侯又應獨為一傳今以陵武之合而標題
之曰李廣蘇建傳似題與傳戾者也竊意李廣別為傳而
以李陵蘇武合傳建則附武傳中殆於體致為得 史記
題云李將軍傳言廣稱其為將軍者也重之亦惜之漢書
則一概稱名全無此等標題矣 史記廣從弟李蔡亦為
郎此處預伏李蔡最妙漢書削去失之 而文帝曰惜乎
子不遇時此數句歎歎最為淋漓漢書刪改數字遂
滅其神 取旗二字亦不可刪 廣令曰前前未到匈奴
陳二里所疊一前字最有聲勢筆致亦頓挫漢書刪去大

非 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此補法好漢書亦刪去

廣生平為人并善射本末統敘在一處重墨繚繞讀之可

思可涕此史記筆法之妙也漢書分敘遂減色 史記且

固命也四字歎歎搖曳漢書亦刪去 史記一軍皆哭又

云無老壯皆為垂涕此謂士大夫及百姓兩等極有次第

漢書削去軍士大夫一層便少味矣 太史公推言陵功

一段已載於史公傳中此處重出殊覺其支贅似於陵傳

無當也宜節刪之只以簡敘為妙

衛青霍去病傳

漢書糾謬

卷二

三

空山堂

史記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此處連用
大將軍乃極力張皇之筆漢書削去之減色 以千三百
戶封朔為涉軹侯云云此處史記連用三校尉三千三百
戶字鄭重得體不嫌重複漢書省之直曰校尉某某封朔
某某雖簡括氣味索然矣 史記衛霍合傳連敘互敘極
有法漢書敘次文字一仍其舊而於標目處分斷大失史
記筆法 史記附傳一十五人將軍公孫賀將軍李息將
軍公孫敖此等皆不足特傳而附於衛霍傳後故曰將軍
某某此標目之妙也漢書削去將軍字大失其旨

董仲舒傳

仲舒對江都王一段腐語可省

公孫宏卜式兒寬傳

宏對賢良策鄙淺之甚何以歎武帝邪史記省裁之為是辭職疏腐闕之極真不成文理 卜式鄙儂無文術與公孫宏兒寬不類似不宜合傳 卜式桑宏羊皆一時市井僧販以利益逢人主取功名贊語比之版築飯牛之用以為漢廷得人誠不知其何謂也

張湯傳

漢書糾謬

卷二

三

空山堂

張湯自是酷吏仍宜列之酷吏傳中安世中興名臣宜別為傳父子異行不妨各見也杜周杜延年傳放此 史記掘窟得盜鼠漢書刪一盜字偏見湯貴人漢書刪一湯字文義遂欠明晰 固為臣議如上責臣此史記句法之曲折明晰處漢書作固為臣議如此上責臣句反欠明 湯不謝湯又詳驚曰此處墨一湯字正史記設色摹神處漢書刪一湯字失神理 如何以小過成罪此句極可省 杜周傳 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此句直硬文理特拙 杜

欽對天地之道何貴等事文義粗鄙且多襲董生之舊其不必全載

張騫李廣利傳

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按此皆史記大宛列傳原文志武帝恢拓邊境開闢外國之本末也載之大宛傳則為相稱綴之於張騫傳則為非宜

司馬遷傳

司馬遷傳非傳體也全用太史公自敘之文而以遷之自敘云爾一語結之蓋班氏不能更為遷傳而即用遷自序以為因舊製故之文也此即班氏低首虛心處然終非體

漢書糾謬

卷二

三

空山堂

武五子傳

齊懷王閔等宜跳行另起三子同立賜策亦不必作總目蓋史記本以三子之王文詞可觀故作總目今作五子傳自應別於三王世家也 燕王上書誣霍光據本紀乃上官桀等詐為燕王上書也列傳以為燕王自上書疑列傳誤也 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此處宜先隱後點更妙

嚴朱吾王主父徐嚴終王賢傳

史記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何等風韻漢書刪去數字意境遂禿直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

公孫劉王等皆元成以來具臣備員丞相也車千秋以一

言寤主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似不可與前後數公等

倫 敬不舉君之觴此亦漢詔中稱語也 楊惲以廉能

於戾見罪被法亦與前後丞相數公不同宜別爲傳 陳

萬年父子皆庸臣然非丞相亦與數人不類 鄭宏事跡

絕少附他傳中可見亦不必特立一傳也 楊惲宜與韓

漢書糾謬

卷二

五

空山堂

孟等並傳 贊語頗冗漫傷於支矣末段稍稍切合惜無

節制之筆也

楊胡朱梅云傳

胡建朱雲抗節卓卓楊王孫僻行之士與諸人不類似不

宜同傳

趙充國辛慶忌傳

辛慶忌投劉輔及朱雲此其大節也本傳闕焉不錄亦屬

漏筆 有肯思不悅安漢公之謀此句欠鍊整

傳常鄭甘陳段傳

語在西域傳此語可刪語在匈奴傳同是

雋疏于薛平彭傳

加審慎之心此語欠鍊 雋疏于薛皆才氣奇偉士也彭

宣見險而止雖有恬退風究屬庸常人似不宜與諸人同

列

王貢兩龔鮑傳

甚得輔弼之義此句亦禪 吉意以爲夫婦人倫大綱此

下一段詞語爲繁不得簡明肅括之意 然嘉其質直之

意句亦欠修鍊 兩龔品格甚峻班氏爲兩人作一合

漢書糾謬

卷二

五

空山堂

傳纓緝良有情似應特別列之不宜雜之王貢諸人中

韋賢傳

韋孟元成祖孫皆以詩歌寓意前後纓帶極有情韻獨增

入段廟諸議是爲支贅且不倫耳 段廟議非韋元成一

人之事也事關歷代宗廟制度典禮廷臣諸儒引經聚訟

宜載之郊祀志庶於事有所屬而禮有所統今附之元成

傳中既於元成行迹不足爲專屬而國家典禮適見其隱

沒而不著矣

魏相丙吉傳

恩及四海矣此句迂而不類稱而無力可刪 上以吉言
皆是而許焉亦不成句 帶敘黃霸于定國陳萬年所以
彰吉之知人也語亦嫌繁

趙尹韓張兩王傳

五日京兆竟何如即此句意已盡便妙下句可省

匡張孔馬傳

使上不得直道而行此句可刪 馬官具庸之臣亦無多
行事可採似不足立傳

王商史丹傳喜傳

漢書糾謬

卷二

毛

空山堂

於是美壯商之固守固守二字未當事情 而鳳大慙文
義已足自恨夫言殊嫌其贅 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
此等語句亦未修飾

薛宣朱博傳

蔡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亦不成句 初宣有兩弟此下敘
宣得罪之由尚未簡摯

翟方進傳

翟義起兵討莽附之方進傳中以明翟氏家世也莽依周
書作大誥狐鳴蛙噪耳何足錄且載之翟義傳中更無當

也 莽大赦詔亦不足錄 於是吏士精銳亦不成語徒
為莽滋成長勢耳 初三輔聞翟義起至遂即真矣此自
敘莽時羣盜倡亂事與翟義何與宜刪 敘莽壞義第宅
及發冢墓極慘此等處似不必詳莽詔亦不必錄 翟氏
父子受漢恩遭莽篡國義起兵討賊事雖不成忠義可嘉
也班掾以為雖有資育奚益於敵此以成敗論耳殆非史
家尚德表忠之意也

谷永杜鄴傳

鄴言民訛言云云語在五行志此段可刪

漢書糾謬

卷二

天

空山堂

楊雄傳

雄傳純用雄自序然不似傳體 解謝解難可連敘似以
類從也 法言文多不載其目亦可不着也 子雲文士
傳中止載其文耳未著其行也初雄年四十餘云云乃載
其出處事迹本未顧附之贊語中而非本傳正文雖變體
究失其正不可以為典矣

儒林傳

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語句亦未明醒

循吏傳

王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其不得為循吏明矣班史何載焉

酷吏傳

瑜快愉愉也師古以為苟且非 史記操下如束溼薪去

一薪字文義即不明 甯成不必跳行另起王溫舒等放

此 史記敘王溫舒帶尹齊敘尹齊復帶溫舒而溫舒尹

齊行事多載之楊僕傳中如此穿插纓帶曲盡其妙漢書

乃以諸人行事分歸各傳文仍其舊而事易其統殊失類

傳之法亦大失史記用筆之妙也 上曰女欲不貴矣上

漢書糾謬 卷二 三 空山堂

日用遺女矣此等語句穉滯殊甚此段無關酷吏事亦屬

節外生枝可刪 太守謁見欲收取之此語亦不明 雖

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此等比擬亦太過 田

廣明以下四人皆班史續入酷吏也敘事板滯殊不似史

記鄧都以下數人傳體

貨殖傳

太史公作貨殖傳列敘古今富人非崇之也遭刑被罪家

貧貨賂不足以自贖憤嫉之極而斥指素封譏刺當世以

為貪夫狗財舉世皆然殆風俗人心之可悲也篇中多有

冷諷暗刺之文似為企羨實則痛詆安得謂之崇勢利而羞貧賤乎班氏不知此意而裁剪原文多所改易雖體近於莊然較之史記駘宕蕭散之致相去遠矣 秦漢之制

云云此段硬割史記原文橫插於中前後血脈頗不貫串

史記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販脂辱處也而雍伯

千金寶樂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伎也而邳氏鼎食

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鐘句法何等拘

峭錯落漢書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

邑云云拙澀板重幾如拖泥以此知班馬筆法類鈍之間

漢書糾謬 卷二 三 空山堂

相去遠矣

游俠傳

史記稱獨行君子義不苟合非退處士也予游俠者謂其

設取予然諾千里謂義死不顧世亦憤激之辭有謂之言

耳班氏竄改其論又譏其退處士而進姦雄此不知太史

公為游俠立傳之本意也 史記朱家劇孟合傳班氏分

之 此迺鄉者朱家所羞也按此以上仍史記之舊此乃

收結之語橫插於中亦殊非倫 萬章倚石顯樓護附五

侯此乃趨利附勢之徒去朱家郭解遠甚何得謂俠 陳

遵嗜酒好客亦與游俠不類 楊雄酒箴亦不必悉載頗嫌其繁而不約

匈奴傳

冒頓遺高后書汗嫚無禮高后使謁者張澤報書猥陋不成體度皆不足錄史記畧之是也漢書載之殊失體 季布諫擊匈奴一段已見季布傳宜從史記畧載為是 史記必我行也為漢患者漢書削一行字語義不明 新莽篡國以後敘匈奴事宜從簡約嚴尤疏可以不錄 有修文而和親之矣云云數語稱而少力

漢書糾謬

卷二

三

空山堂

西南夷兩粵朝鮮列傳

西南夷傳體格與兩粵朝鮮等傳不類不宜湊合一編

西域傳

難兜國南與婁羌接按難兜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婁羌在陽關外最近去長安殆六千里耳難兜安得與婁羌接似誤

外戚傳

常與死為伍猶言與死為鄰也師古注以為與死罪者為伍誤 臣為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言臣雖為太后子

不能治天下也師古解誤 於是賢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此處敘事大不如史記之寫生傳神也 豈不快哉此句稱甚 不在一見亦不成語 所以不欲見帝者云云此處語句頗嫌其繁 悼李夫人賦極佳然似可不錄 成帝報許后詔詞繁理疎似可不必全載 班婕妤好自悼賦亦可不錄蓋妃后原不以詞賦見長也 外戚傳實則后妃傳也紀后妃出身行事及得寵見廢之由特以外戚附於傳中耳如此則不得謂之外戚傳賢皇后弟

廣國標名其中獨為一傳此則安放失次而自亂其例者矣

漢書糾謬

卷二

三

空山堂

矣

元后傳

元城建公曰云云此段附會牽合絕無理致似可節刪翁孺生禁此處不必跳行另起 乃奏封事言日蝕之咎矣此句稱弱 莽下詔更命元后為新室文母此詔語可刪 楊雄作誅內徵沙麓之靈亦可不錄

王莽傳

王莽傳固極詳贍然亦多有意贅而詞費處 克己不倦等語亦屬不倫 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排語用之

傳板滯未化 陳崇等稱莽功德泰旨涉諛溢詞復繁雜
 讀之多不成句於文於義均可不錄 郡國縣城數十餘
 蕭殆從義者私耳謂之疑惑亦失詞矣 遂謀即其之事
 至此句弱即其二字用亦未的 以視即其之漸矣亦
 不成句 總而說之曰云云此段文義皆阻且於詞理為
 贅不如節之 初甄豐劉歆王舜為莽腹心云云按劉歆
 王舜其黨惡也彰矣禍移漢鼎漢下民所謂罪通於天
 不可容貸漢書所載多強為出脫之詞如云事復欲令莽
 居攝也又曰莽遂據以即其舜歆內懼而已此等語將欲
 漢書糾謬 卷二 空山堂
 誰欺邪者無以散名士而曲護之然不可為信直之史矣
 楊雄亦作符命何不載入莽傳 莽謂合郡俚之詞可
 刪者頗多 威斗者以五石劍為之謂劍重五石曰鈞
 石也李青解所以五色藥石及銅為之誤 六虎四虎三
 虎等字俱帶穢氣 王莽傳頗苦繁瑣幾如列算牒簿不
 能傳紀或以為班昭所續其殆是邪
 敘傳

醇之氣如太史公之高文絕詞殆靡然蕭索矣 太史公
 自序所載經手論著之文惟與壺遂校定春秋一段此作
 史記繼往聖俟來世之本旨也其他雖有著作一概不肯
 關人即如報任安書乃綜述被刑作史本末極奇最壯之
 文亦不編入誠以自序作史大旨不以雜入混列其間也
 班氏敘傳乃有幽通之賦其於作史本旨已無關際矣答
 賓戲不過寄懷遣興之作該送驗寤幾於俳且濫矣乃亦
 載入敘傳此何旨也不亦狎而不莊乎 史記紀傳諸小
 序或如贊或如銘或散行如箋記古雅絕倫班氏漢書敘
 漢書糾謬 卷二 空山堂
 目雖復整鍊有典則然不及史記諸序遠矣 諸敘目襲
 用經傳成語多有迂而不切支而無倫之弊

班錄其攻司馬氏而敘傳則極力摹倣自序於今讀之其
 風流雋秀致有餘妍然實不稱筆述不及莊末其樓古典

讀史糾謬卷二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

讀史糾謬卷第三

滋陽牛運震撰

後漢書

光武帝紀

光武帝紀仍依史記例作本紀為是 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劉攸以為文意不足訓生字當作子字按景帝下當疊景帝二字此自古文省耳不足為病 比之高祖兄仲此處橫用斷語非史家質直敘事之體且以伯升比高祖而以光武擬劉仲更非其倫似屬可省 光武初不敢

漢書糾謬

卷三

一 空山堂

當句殊稱但不如前史用通俗語卻自老致 更始元年按此以更始年敘光武事當同王莽天鳳地皇等年歷行敘次不應跳行正拱與史家編年正體一例 按漢書王莽傳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巨毋霸欲廢胡虜輔新室博意欲以風莽言巨君毋得篡盜而霸也如此則臣毋霸為烏有之人明矣後漢書帝紀乃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為壘尉竟似實有其人殆未深考前書邪疎謬殊甚 據前書莽留霸所在新豐即謂實有其人亦並無以為壘尉會戰昆陽之事也 如欲分散不如作今欲

分散壘三今字句法老 昆陽之戰極力摹寫與項羽犯鉅鹿之戰曲折淋漓亦畧相當然終有繁重費筆墨處

光武難交私語此句雖中情事而稱弱特甚 未嘗自伐

昆陽之功亦不敢為伯升服喪排語亦欠修鍊 遙語門

者閉之當作遙呼 素懾大威此裝飾語也極稱氣 天

下無主云云語疎弱無氣魄不稱勸進之體 言武力則

莫之敢抗二語稱鄙不堪 萬姓為心四字刪去老 光

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云云此處入赤伏符讖語甚

無謂且劉秀發兵捕不道已於即位告天祝文內述之矣

漢書糾謬

卷三

二 空山堂

此處可刪 進幸臨平進幸元氏進字可省他放此若幸臨淄進幸劇當別論之 是歲野穀漸少田畝益廣焉言旅生之穀少種植之穀多故曰田畝益廣也然語意不明實亦可省 前將軍李通為大司空當有一以字他拜官放此 隗囂攻來欽不能下此句可疑得非來欽攻隗囂不能下之誤邪 河西太守竇融率五郡太守與車駕會高平當改作迎車駕高平 進幸上邽不降當作進駐初致青中左校尉官當作初置 隗囂將高峻降隗囂當作隗純 處處竝起句亦嫌穢 宗室諸母因醜悅一段

摹寫喧染極有致帝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句殊庸弱 惟眇鑿者不察此句可省 帝自謙無德云云數語可省 退功臣而進文吏二語亦太板又過於文飾不類史記家語況光武並未退功臣邪 斯亦止戈之武焉語亦過於文飾不似史記中語 後漢書每紀傳篇末論贊兼著亦似太拘凡紀傳義有繁約文從省費或論而不贊或贊而不論無不可也

明帝紀

葬光烈皇后當作葬光烈皇太后脫一太字

漢書糾謬

卷三

三

空山堂

章帝紀

其以見數賑給貧人其字衍劉攽曰詔無他語不當有其字 甲辰詔書云詔下脫一日字 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按符瑞何足為祚范史以此稱章帝陋且誣矣

和帝紀

通譯四萬謂四萬里省曰四萬亦語病

殤帝紀

葬孝和皇帝於愷陵愷當作順 孝殤雖短祚亦當別為

一卷

安帝紀

葬孝殤皇帝於康陵康當作庚 其百僚及郡國吏人其下當有一令字 詔王圭官屬王圭當作王國 遣行車騎將軍何熙討之將軍下少一事字 詔敦煌隴西及度遼營詔當作詣

順帝紀

其令郡國守相視事其字衍 及拜除者布各有差及字劉攽以為衍按拜除者謂已遷其官復賜以布耳去及字

漢書糾謬

卷三

四

空山堂

質帝紀

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家法謂詩有齊魯毛韓書有歐陽大小夏侯易有施孟梁邱各令說其師法也註誤

桓帝紀

追廢愷陵為質人家似失書法當改為追廢愷獻皇后為質人 白馬令李雲坐直諫下獄又按坐者謂所坐之罪

也李雲乃因直諫獲罪不得謂之坐直諫也雖昏暴之朝未有以直諫明者律令為罪章者

靈帝紀

遣守官令之鹽監按地理志無鹽監有鹽城或作鹽池

熹平五年冬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中平五年

又書冬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月同日同必係

重出 中平五年冬十月書壬午又書甲子按壬午屆甲

子凡四十三日必非一月之事也則壬午所書御殿後槐

樹自拔倒豎為衍文矣 靈帝縱欲失德處總紀於紀末

漢書糾謬

卷三

五 空山堂

似勝於散敘也

獻帝紀

韓遂馬騰與郭汜樊稠戰於長平觀遂騰敗績此失書法

晉云韓遂馬騰起兵討郭汜樊稠戰於長平觀遂騰敗績

帝疑賊郵有虛亦不成句 呂布叛按呂布乃與曹操

相攻耳未見其叛之實也 弟權襲其餘業亦不似紀載

甲語 關西平此三字可省

皇后紀

皇后紀仍依前書降為列傳緣本紀必有編年皇后不得

有編年故也 皇后紀既已總列紀目於前則不逐后標目旁列曰某某后紀矣 數授賞賜劉攽以為授當作受按古文授受通況此處用授字亦無不可 蹊田之牛奪之已甚引喻不的句亦禿塞 夢殊明察亦不成語

律歷志

華元成字少翁按華字可省 諸志贊語可省蓋贊語宜施之於紀傳書志則無庸也

祭祀志

光武即位告天冊文已載光武紀中不必重出 初孝武

漢書糾謬

卷三

六 空山堂

帝欲求神仙至語在漢書郊祀志此段可省 桓帝好神

仙祠老子此不足為典祀正事似不必入祭祀志

天文志

天文志宜改為天象志 漢兵起南陽至昆陽云云此段

敘述頗繁且稱王尋王邑為二公亦失體 擊匈奴帝公

孫述公孫述遂得號為白帝邪書例未通 行四丈所消

行六丈所消消字不如減字 天下之亂皆自內發二語

可刪 天文志紀諸徵驗亦有率合附會者如任尚坐臈

豐足實與鬼之變邪

五行志

五行志所以記災異附記政事言動得失所以為災異之應也建武元年赤眉賊以下四條但記行事乖失而不及災異似非五行志微驗之意也 靈帝於宮中駕四白驢驅馳為樂此非服妖也與貌之不恭諸條無涉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為笑樂此近服妖下云有一狗突出夫入司徒府門此實犬禍列入服妖似錯 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云云此等解注似太支離 狼妖亦與言之不從無涉 中興以來脂夜之妖無錄者大槩傷稼語在魯

漢書糾謬

卷三

七

空山堂

恭傳而紀不錄也此等語俱可刪 其後曹公出庶士起稱謂亦不類 日蝕日抱日赤無光此等係日月災異宜在天文志中附入五行似非 然後深悔之亦不成語

呂太后崩時亦然句可省 曹操逆臣也書於史志宜有體今載於天文五行二志輒曰丞相曹公此何說也殆蔡邕應劭譙周載舊日稱謂沿襲而未之改耳

郡國志

本志惟郡縣名為大書山川地名皆細注今一概進為大書似失提綱斷目之義也今宜依本志為是劉昭新注不

妨隔位另見耳 河東郡汾陰注古之綸少康邑梁國又

有綸城少康邑必有一誤 長安高帝所都此不必紀蓋

長安之為帝都無待標紀也 邵陽永平二年復粟邑永

元九年復此等皆旁注體也今一概大書便非義例且或

闕者 固始侯國故寢也光武中興更名有寢邱按寢邱

在春秋已有此名光武乃復其舊耳不得為更名也 睢

陽有魚門注左傳僖二十二年邾人懸公胃於魚門按魚

門宋地邾魯公胃當懸邾城門必另是一魚門無緣懸於

宋地也 沛國郡紅縣注左傳昭八年大蒐於紅按紅亭

漢書糾謬

卷三

八

空山堂

在奉高縣西北近是此又屬之沛國殆非也 沛國鄆有

鄭聚注左傳襄為不啻伐鄭三門按虞流皆在河東伐鄭

三門必非沛國之鄉也 光武即位於此矣矣字可省

南有九江東合為大江此紀江派分合固好但郡國山川

多矣不暇一一悉記不如併省之為是 河東郡汾陰有

介山太原郡界休又有界山河東郡有猗氏上黨郡又有

猗氏均係重出未及刪去

百官志

本注仍宜細書不宜大書以亂志體劉昭小注另為附列

可也

劉元劉盆子傳

劉元劉盆子傳當在諸志之後今本有列於諸志之前者
誤 二傳共為一卷論贊當併於二傳之末今以論附劉
元傳以贊附盆子似失體裁 軍帥將軍帥當作師 次
卒吏當作史如百石卒史是也汎相稱曰巨人巨人當
作巨人 攻破城邑按文當從劉攽改為攻城破邑為順

王劉張李彭盧傳

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劉攽以為多一日字按此借偽之
漢書糾謬 卷三 九 空山堂

詔不足深論者也

王閔完全東郡以抗張步亦未有借

據之事不宜列之王昌張步傳中亦不必特立一傳但附

見可耳 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文義自順劉攽以

為國字上少一經字殊失之固 論中連用數哉字句調

格訥殊覺不叶

隗囂公孫述傳

雖坐論西伯豈多嗔乎按器羣雄中之無識者比之赤眉
王郎稍勝耳遠擬西伯殊太夸譽矣 述非待教者也此
辭殊釋弱 李熊說述稱帝一段詞語太繁似不必具載

於是西土感悅莫不歸心焉此等語句亦贅

宗室四王三侯傳

此亦天亡之時復高帝之業定萬世之秋也數語連下亦
欠明鍊 南渡黃淳水本或作潢據水經注當作黃 其
能屈申若此此處橫插斷語意思始顯明第禿直少神此
筆法之不精也

李王鄧來傳

光武初殊不意未敢當之語稚嫩少鍊 李通傳於諸傳

中頗為矯矯論中引論語富與貴并天道性命等語則迂

漢書糾謬 卷三

卷三

十

空山堂

鄙不稱矣 如事成豈敢獨獲之哉句亦拙硬 合心同

力銳氣益壯此不似史傳敘事語句

鄧寇傳

即如是何欲為此史家倒句法也劉攽以為多一為字又

欲改作欲何為此科史之誤而不自知其誤者也 禹道

使以聞帝劉攽以為多一帝字 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

者字疑衍 吏人羌胡愛惜且夕臨者日數千人愛惜字

用之不倫或省去亦可

馮岑賈傳

異獨叩頭覽警哀情長情二字可省後漢書文繁處多如此類 遣校尉護軍將軍將兵按將軍二字疑衍 引擊陽翟賊劉攸以爲少一軍字 漢中將軍王常按常傳中當作忠 彭所管地名彭亡按此段帶攸在後更有意致

吳蓋陳叔傳

陳平智有餘以見疑按平事高祖無以智見疑事注引高祖謂呂后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是見疑也似誤 轉攷酸棗封邱皆按劉攸以爲皆按下有以之字 延等遂遠退此處多一遂字 官因從擊從當作縱按下文從

漢書糾謬

卷二

十一

空山堂

縱通也

耿弇傳

常見郡尉試騎士劉攸以爲都試也漢謂郡試騎士講武爲都試 留署門下吏吏當作史 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按文多一北字 益發精兵以集其大計按文多一其字 遂詔封贛子劉攸據前後文作詔封按此處文義詔封爲順 弁決策河北劉攸以爲少一耿字竊謂此正不必拘之也 塞下無晏開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劉攸以爲多一有字按此乃對文也刪去有字便不成句

多前帝心此文語落套不似史記家語 轉車騎都尉按漢書無車騎都尉當作騎都尉 虜出不意以爲神明語繁而少錄當云虜以爲神可矣

姚期王霸祭遵傳

被創中額極廣復戰按饋爲馬弱汗期被創中額無與於饋劉攸以爲饋之龍是矣 以饋爲功曹令史當爲功曹史耳不宜有令字 死者脫衣以飲之傷者躬親以養之連用二以字句特弱甚躬親以養之更不成文理 初縣中以其柔也句特薄弱 先明漢道先明當作光明 功

漢書糾謬

卷三

十三

空山堂

賈州郡當作切實

任李萬郡劉耿傳

拜會東萊郡太守郡字可省 父爲高密都尉按高密非郡也不得有都尉

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傳

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按此誠旆謹密之意然句禿而少味 坐與東平王等謀反劉攸曰王平是與楚王同反者誤作東平王東平王未嘗反也

賈融傳

此道種處也語殊未屬雅 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亦不成句法 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此等句迂浮不切 合 詳味此子之風度語亦佻薄不倫 齊瑒王子都鄉 侯暢按瑒當作瑒既有子不得謚瑒

馬援傳

毒氣重蒸重字極有意劉攽欲作惠固甚 然其戒人之 禍則智矣而不能自免於穢隙按授之遺讓時命之故於 援何咎古來忠而被謗信而見疑者何限豈盡可以不能 自免尤之邪

漢書糾謬

卷三

三

空山堂

卓犖魏劄傳

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此等皆後漢書中弱 句也 惟陸下雷聖恩恩當作思 慙負長者隨所刑罪 句措無生動態 物有相類事容脫誤二語併而且腐 不似史體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傳

平原一境湛所全也此乃收法實則庸筆後漢書所以不 競者在此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鄧趙傳

帝傲惜之數字讀古文愨愨通用或是愨字之訛 何謂 輕哉此句可刪 如丹此兼出自機杆句亦未明醒 杜 林論增科禁水災等犯三疏並旨違詞茂湛深經術之文 也傳止載其增科禁水而都犯疏則括其大旨

桓譚馮衍傳

唾血昆陽唾血當作喋血

申屠剛鮑永郭曄傳

莽令元后下詔日按元后元帝后莽姑也令字似非禮

蘇竟楊厚傳

漢書糾謬

卷三

四

空山堂

齊代郡中尉按郡無中尉殆都尉耳

郎頭襄楷傳

願所條便宜七事及附奏四事各行條列因極明晰便覽 第以史記體法參之政宜連敘不必跳行 計歷收憲按 文計當作斗

郭杜孔嚴廉王蘇羊賈陸傳

于大夫多識其發掘家墓歸罪枯骨按此段應置之論語 中

樊宏陰識傳

如今陛下子今當作令

朱馮虞鄭周傳

子代嗣代俗本作世非 和帝時詔封楊邑侯詔封當作
紹封 質客放從從縱通下侈從同 陵樹株葉皆諸其
數俎豆犧牲頗曉其體排句失之大整 遷淮陰太守按
地里志無淮陰郡當是淮陽淮陽即陳國彼時尚未為陳
國也 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日而食數語亦病其
繁只家無餘財一句足矣

梁統傳

漢書糾謬

卷三

五

空山堂

悼駿賦亦清愴可錄今別見東觀漢記

鄭范陳賈張傳

乃西歸隗囂虛心禮請按虛心禮請上當疊一焉字 如
此則胡貊守關劉攸以為關當作關

桓榮丁鴻傳

帝曰俞往女諧襲用尚書成句可厭 典執政無所回避
政當作正

張法滕馮度楊傳

大事有虛實大字文義不順當是夫字之訛

光武十王傳

十王傳應次於齊武王傳之後

朱樂何傳

乃言於二公曰二公謂朱由袁安也未斥言之語不顯明
稱二公亦非體

班梁傳

何熙宜附傳不必另行提起 正營大澤中正當作止

楊李翟應霍姜徐傳

徒敦煌來鈔郡界從當作從 詔拜劭為袁紹軍謀校尉

漢書糾謬

卷三

夫

空山堂

俗本拜或作手誤也

王充王符仲長統傳

王符潛夫論仲長統昌言世多傳布其書似不必載之傳
中只可畧紀之曰文多不載而已如此必欲悉載東漢人
著述之書多矣豈能一一載之邪

孝明八王傳

孝明八王傳應次之於光武功臣諸傳之後 與王共祭
黃老君按黃老君不成文當作黃帝老君

崔駰傳

其專心好學雖顯沛必於是句最弱 崔賈政論故宜量
力度德多故宜二字

楊震傳

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濫云云按此注當在往見操日之
下今在劫以大逆之下誤又少融見操三字操刑之不濫
操字亦衍 孔融魯國男子言我丈夫也注解以為當還
為魯國男子誤 論曰孔子稱云云按此處宜跳行另起
本或歷行不提起誤

章帝八王傳

漢書糾謬

卷三

七

空山堂

章帝八王傳大當在明帝八王之後

張王种陳傳

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此二句似序表中語不類史
傳體 論曰張皓王龔云云按此論當在王暢傳之後
書自以職主刺舉志安姦違排語滯甚

杜樂劉李劉謝傳

以功自勅按功不可以自勅當是以無功自勅耳 所與
交友必也同志不成句法 論李雲草茅之生不識本身
之義按雲已為白馬令矣不得為草茅士也危切時事情

激忠諫亦一代直臣也范史乃以失身譏之乎

虞傳蓋城傳

初郡將范津明知人按明當作名 自以輔佐主人無以
為悔言自揣無過差也劉放以為字誤或欲改悔為益皆
不解文義者也

蔡邕傳

邕所陳七事亦不宜跳行條列 臨樂識長相聞瑟知殺
機此邕瑣事也宜附傳末 蔡邕遠僻寒者不族踵矣此
不成句 然卓多自假用此古句也劉放以為不成文理

漢書糾謬

卷三

六

空山堂

誤 篇中詔字多改作制字如符詔作待制是也緣避武
后諱今宜通改為詔

左周黃傳

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云云按以宜不成文理應作宜以
或竟去以字為是

荀韓鍾陳傳

當世者靡不榮之按文多一者字

李杜傳

先受封然後發喪按甄邵為郡守不得言受封

吳廷史盧趙傳

今先嘗按此句未遑不成文理 植議廢立抗董卓杖刃
嚴閉衛帝皆植大節所係今於本傳皆畧之而一載於董
卓傳一載於何進傳殊失實主輕重之法

皇甫張段傳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
心不怍哉按此徵引與論語解殊 所在能政劉歆以為
當有一有字按此句自古添一有字反不成句法 燒當
種九十餘口諸類降劉歆以為十當作千按此亦無明文
漢書糾謬 卷三 五 空山堂
可證 類乃冷軍中張鐵按鐵不可張當是錯字

陳王傳

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與馬之音云云按此孟子對齊
晉王語也今善疏以為晏子對景公誤 文武兼姿按姿
當作資 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按竟考當作考竟
震授拷掠授當作受 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
危按此文衍關東二字

黨錮傳

黨錮傳總論連用矣字訓法均軟 又以張牧為中賦曹

更按文多一中字更當作史

郭符許傳

按孫盛異同雜語劭謂曹操云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
雄操大悅而去今傳云目操為清平之姦賊亂世之奸雄
與孫盛所記殊異似不及前二語之確切

賈何傳

將軍宜受詔領禁兵按文多一宜字 至自發露然後得
免者二千餘人劉歆以為少一死字謂當時宦官死者二
千餘人耳三國志袁紹傳云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殆為得
之
漢書糾謬 卷三 三 空山堂

鄒孔荀傳

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按文少一天字 或明有意數按
文似有缺脫 或雖有諫加九錫一事然其始終為操畫
策何其工也殆操之謀士非操之忠臣說者謂其乃心漢
室未見其允似不應與鄒太孔融同傳也苟或傳宜入三
國志魏志為是

皇甫朱倚傳

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云云按此處引孫子語

失之太繁

董卓傳

三國志云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此句最峭勁有力後漢書刪去 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此語頗未盡情致

置丞令按令尊丞卑此語為倒 卓臨洮人也而今毀

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此語亦瑣瑣不如刪之 請

以不及為罪言智力不及非有他也猶滅孫訖云訖非能

害也知不足也劉攽欲改為請不以及罪文義為劣 悉

燒宮廟官府居家謂民居也劉攽以為少一人字亦

漢書糾謬

卷三

三

空山堂

誤 允窮蹙乃下按允傳呂布招允同去允對布數語慷慨

激烈臨難不避允非畏死士也今云允窮蹙乃下殊失

事實 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饑人作糜疑賦

郵有虛臨檢非實已載獻紀似不必複記 卓傳可謂詳

核矣然瑣細處誠不足悉紀固不如三國志卓傳之簡而

能括也 作汜之亂帝后播遷已載獻紀似不必複載於

卓傳中 馬騰韓遂宜別有傳今附卓傳亦非是 曹操

徵馬騰為衛尉封槐里侯騰乃應召而雷子超領其部曲

十六年起與韓遂舉關中昔操操擊破之騰坐夷三族按

騰被徵在京超安敢舉兵背操必是操先害騰而超乃舉兵報讎也此蓋魏史舊文為操諱惡而范史沿用之如此

劉虞公孫瓚陶謙傳

和後從袁紹報瓚云按和虞子也此句文義未備 今不

奔之則死盡矣三國志作衝之為是 虜亦飢困遠走柳

城劉攽以為遠當作還按文作遠走於義未害也 每聞

有驚驚當作警 瓚傳不如三國志文簡而事盡 下邳

閻宣自稱天子按閻宣當依帝紀為閻宣三國志謙傳亦

作閻宣

漢書糾謬

卷三

三

空山堂

袁紹劉表傳

叔父太傅隗囂而呼紹以忠言責之按此語於文為繁祇

可云叔父太傅隗囂而責紹足矣 為卓所信待瓊等陰

為紹說卓 此處語散脫而未盡情事三國志云卓信之而

陰為紹一語曲折如畫 忌方得眾語意似未完外託董

卓按文少一討字 帝立既非紹意此句橫插頗於文義

不屬觀三國志初天子之立非紹意一段則知此文之拙

矣 許拔則操為成禽按文多一為字 拔不降也為所

執耳按為所執耳四字似贅刪之更有氣勢 袁紹傳似

未剪裁之文其簡勁處不如三國志多矣 不獲辭命此
自古句劉放以爲當云辭不獲命太泥 徐陳臨行之言
不成句不如三國志暮之爲老 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
意此等語句甚庸軟 韓嵩及東曹掾傳異等說琮歸降
按是時嵩方見囚何得有說 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
語句亦軟三國志作又弗當也得之 乃釋嵩之囚按文
少一韓字

劉焉袁術呂布傳

江夏竟陵人也魯恭王後也上句也字可省 遂與別部

漢書糾謬

卷三

三

空山堂

司馬張脩按文多一遂字 三國志載侍中廣漢董扶私
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此語極有關會范
史刪之非是 三國志載劉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
疑聖人之論又云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此皆史家
紀事有風姿處范史皆刪之此其所以不及陳志也 三
國志載璋遷公安孫權取荊州以璋爲益州牧及璋二子
之後分在吳蜀云云范史並刪去 益州刺史郝儉按三
國志作郤儉注儉郤正祖也當作郤儉爲是 二袁傳宜
載於一卷 因堅討卓未反遠語殊不可解當作未反爲

是 三國志卓死後六旬布亦敗此等收束最古勁後漢
書刪去 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
以言之此等問答瑣而失神三國志所載殊不如是 乃
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此更瑣曲不合情事董大師稱謂
更不倫 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復曰奈卿妻子何兩層問
答瑣瑣可厭三國志所載官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
人之親數語何等慷慨 布傳殊繁曲不如三國志之簡
至

循吏傳

漢書糾謬

卷三

三

空山堂

總論多用也字調法弱軟 孟嘗監本誤作孟嘗君 以
禮讓化之之當作人 而准約省素准字不可解 仇覽
傳亭人有陳元者謝承書作羊元

酷吏傳

董宣執法奉職可謂直臣列入酷吏傳似有舛 吳光
武少游舊句難解得非少有舊邪

宦者傳

諸東觀各雜校漢家法按諸儒各謂其師說爲家法不宜
加一漢字儒林傳序各以家法教授可證

儒林傳

搜選高能以受其業劉攽以為當作授按文義授受可通
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劉攽以為謂當作亦泥 若
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按古語皆作畫虎 崔駰以
家林筮之注崔象所作易林也按以易林為家林亦詰屈
其所作詩題約義通按文當云文約義通 兼說嚴氏
宣氏按前後敘說春秋無宣氏學或別有所見不則衍誤
也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云云按此條當在
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之後

漢書糾謬

卷三

三

空山堂

文苑傳

王逸父子並東京有名文士傳苦太畧 乃設書過之吏
按吏當作史 邊韶傳載弟子謝韶語邊孝先腹便便云
云詞句鄙俚之甚似不宜漏入史冊 劉梁和同論文詞
甚庸鄙似不必載

獨行傳

獨行傳序最平庸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四
語大類近日訓誥講義真可一嘔 王忱飛被走馬事時
人為之語曰信哉少林世為週飛被走馬與恩語本傳不

載此語 矣瞻望弗及再長逝不顧對語太史不似史傳
中語 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此等語亦瑣瑣

方術傳

方術傳所載諸術不一有星卜有醫診有神仙總序祇言
風角占驗之事似乎膠而不括 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
畏此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語也總序以為子長語 郭憲
忠諫之士編入方術傳頗亦稱枉 故其所以然也殊不
成語 南昌有婦人生四子按此當云一產四子 華佗
三國時人已載陳志不應再入後漢左慈顯於魏亦三國

漢書糾謬

卷三

三

空山堂

時人 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葉按枯樹生葉不得謂之
禁也似誤

逸民傳

時人謂之論曰按文當作為之語

列女傳

班昭女誡七篇世多傳其書似可不載 卓為相國承其
名承字似誤

東夷傳

雖時有乖舛而使驛不絕按文當作使譯使謂使者譯則

譯人也若作驛則當云驛人矣且驛郵通於中國不能及四夷也

西羌傳

為其蔽火語難通或當作為之蔽火紆因自擊伏兵起按文當云自擊鼓起伏兵

西域傳

戊己校尉按文多己字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按此文于真國人已殺輸契矣後又云以宋亮代為敦煌太守亮到開募于真令自斬輸契前後義自相背似有脫誤

漢書糾謬

卷三

毛

空山堂

也國號貴霜王按文多一王字不復置正按正當作

王章帝元和三年按文少一也字

南匈奴傳

歲盡輒遣奉奏按文少一使字遣遣單于劉歆以為上文已有齋字此處多一遣字愚按文義重一遣字可通

行度遠將軍凡言行某官當有事字此傳凡十處言行某官者皆無事字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遠將軍按秉

本傳秉未為大將軍又真為度遠將軍與此互異必有一誤諸王大人或前至前當作隨取其匈奴皮而還按

文當作取其皮而還匈奴一種安能盡取其皮且匈奴皮

三字亦不經也事已具實德傳此等語句可刪夜圍

北單于大驚按文少單于二字故從事中郎將置從事

二人按文多一從字謂故從事中郎將得置從事二人也

賜玉劍四具羽蓋一駟按文當作賜玉具劍四羽蓋一

子某立法以為某印其名按凡言某者史失其名不得謂

某為單于名也南匈奴傳小注文義淺陋或注所不必

注且多錯誤想章懷注書分與諸臣此傳不知分給誰氏

乃如此草草也

漢書糾謬

卷三

天

空山堂

烏桓鮮傳

傳曰當作烏桓鮮卑傳明闕一卑字李鼎王無何九接三國志作無何無何允方今本朝為之耳食乎按方今

當作方今

讀史糾謬卷三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

讀史糾謬卷第四

滋陽牛運震撰

三國志

武帝紀

僅而被之此句欠老 祭而哭焉不成句法 關宣聚眾
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畧
任城按謙亦一州牧安有與賊黨舉兵畧城之理觀後漢
書本傳所載始與合從後遂殺之而并其眾乃知謙因賊
勢盛以計取之初與連和而後遂并之也今直云謙與共

三國志糾謬

卷四

空山堂

舉兵取泰山云云殆枉筆也 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避
難琅邪為陶謙所害按韋曜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
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衛送關後嵩取財物據此則嵩
非陶謙所害明矣今竟云為謙所害亦枉筆 備之未東
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董承等謀泄皆伏誅按先主與董承
等奉天子詔謀討魏武也安得謂之謀反伏誅邪此皆魏
史官舊文而陳壽沿用之耳壽屬晉臣秉筆為史即不能
正討賊之義亦當有隱詞焉乃公然用謀反伏誅等字適
見其悖而已 復進攻之羽降按關公為曹公所虜而自

歸先主關公實未嘗降曹也 一籍之中初稱太祖繼稱
公又稱王稱謂似失倫次 凡十五年而公破紹止此自
妙又云天下莫敵矣殊失之贅 公自江陵征備至巴邱
遣張熹救合肥權聞熹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乃
引軍還按吳志曹公自荊州還乃遣張熹將騎赴合肥與
此不同當以吳志為是赤壁之戰乃周瑜程普與備合力
破曹公軍亦非備獨與曹公戰也 馬超遂與韓遂等叛
遣曹仁討之按後漢書馬超舉兵背操操擊破之而誅夷
騰族今但紀討馬超而不及誅夷騰事亦一疎漏 漢皇

三國志糾謬

卷四

空山堂

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密帝以董承被誅怨
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此亦曲筆也
然如此等事雖魏史官極為魏諱亦難為辭矣 劉備襲
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按蜀志先主取益州在建安十九
年今云建安二十年彼此互異當以蜀志為是 大醫令
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
營此亦沿用魏史舊文也

文帝紀

敗延康為黃初大赦按此文簡則簡矣未免失之塞滯依

史例當云改延康元年爲黃初元年大赦天下 帝大怒
陵滅死罪一等按文既云大怒下乃云滅死罪一等書法
亦未允似有脫漏 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乙亥朝日於
東郊按祭祀例宜日月兼紀今郊祀有月無日朝日有日
無月明有脫誤也 栖栖焉惶惶焉云云庸稱之氣可厭
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按文當云授漢故太尉楊彪
光祿大夫 初帝好文學云云按文帝典論自敘甚詳藝
能錯見卽著述亦不止皇覽一則紀但稱其文學且於文
學之事獨稱其皇覽不亦褊乎

三國志糾謬

卷四

三

空山堂

明帝紀

以其母誅故未建爲嗣按明帝甄后子也篇首未爲敘明
便無根據 直臣楊阜高堂隆等云云按史例未聞以直
臣書者書其官足矣雖不能聽常優容之亦是史家周旋
語似屬無謂 命爲登女此句未明登疑是人名 時年
三十六裴松之謂文帝以建安九年八月納甄后明帝當
以十年生計至景初三年整三十四年可彊名三十五不
得爲三十六也

三少帝紀

何晏奏多廊廡之議須節省之 葬懷甄后於太清陵按
文當云葬懷皇后甄氏於太清陵文慎郭皇后亦當依此
書法 自帝卽位至於景歲云云此括畧之詞定無的實
終非紀載之體 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元爲大將軍
云云按李豐等本謀廢司馬氏承齊王芳之旨也今云謀
廢易大臣詞有隱諱爾 百僚陪位者欣欣焉此句稱歡
母邱儉等不得以反書諸葛誕事亦同此義 帝幸太
學與諸儒論辨易書禮記一段按與國事無關不必瑣悉
亦非紀體也 高貴鄉公遇弒之事人所共憤司馬氏又

三國志糾謬

卷四

四

空山堂

誣之以謀危太后之罪豈復有天道邪陳壽身爲晉臣書
其事而不盡其詞猶之可矣乃詳載其所假太后令毀其
矯誣之詞助之凶逆眞無人心者矣 以顯懷萬國致違
之勳賢語亦不成文理 天祿永終歷數在晉此等語繁
滯可刪或云帝以歷數在晉詔羣公卿士云云可矣

后妃傳

後隨太祖至洛此自成句後人誤加左右二字 袁術傳
太祖凶問此句未鍊

董二袁劉傳

董卓劉表二袁等筆法簡至自勝後漢書但卓劉二袁等

皆漢季羣雄應入後漢不得屬之三國 布曰有詔此句

禿塞後漢書云有詔討賊語意為備 後漢書云劉虞資

物謂之搜牢又云築塢曰萬歲塢此等句似不可少三國

志並不載 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此句可刪

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按後漢書卓誅

紹叔父隗及宗族在紹起兵山東時當依後漢書為是

劉表少知名號八俊按後漢書謂之八顧 表疑嵩反為

太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按

三國志糾謬

卷四

五

空山堂

後漢書表釋嵩弗誅但囚嵩而已今不載囚嵩亦漏

呂布張邈滅洪傳

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按後漢

書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之句今不載似少神致

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云云按汜催之亂因王允不赦

涼州人所致不緣呂布也 卓死後六句布亦敗按裴注

據英雄記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實不

及六句 陳登宜別有傳不宜附傳傳亦太畧祇是元龍

一生評語耳 滅洪豪氣壯節庶幾國士之風不宜與呂

布等同傳

二公孫陶四張傳

公孫瓚傳稱故太守器之又云劉太守坐事則太守劉姓

也劉矢其名紀敘亦不明 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文按

此處不宜稱字 謙初與合從按文當作初與連和 魯

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殊不成語 今之走避鋒銳非有惡

意又以魯本有善意此等句皆稱弱之極三國志語多老

致如此等者亦希見矣然正不可耐 呂布滅洪陶謙公

孫瓚張魯等俱宜入後漢書公孫度嘗臣附於魏最後滅

三國志糾謬

卷四

六

空山堂

或可入魏志張繡張揚張燕俱不足立傳或附於他傳可

矣

諸夏侯諸曹傳

淵遂戰死按淵為黃忠所殺戰死者亦諱詞也 太祖辭

讓按辭讓二字與此處事理不倫 卞太后謂郭后云云

按魏畧有梁沛之間非于廉無有今日二語語極切著不

可畧去 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云云按爽侈僭逾制事

之所有或未必如此之甚傳所載當是因司馬宣王取上

罪狀而附益之不無在詞 爽得宣王奏事不通句理不

順 桓範南奔爽宣王知日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此

二語甚庸弱按干寶晉書日宣王謂蔣濟日智囊往矣濟

日範則智矣驚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較此為佳 夏

侯令女事可別錄之作列女傳 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

也此語突入無因不解所謂 元以爽押紕內不得意云

云按夏侯元李豐張緝共謀誅司馬氏此忠於魏室為國

討賊之義陳志作於晉時不無祖枉之詞不得為信史也

評語焉能免之乎按文當作焉能免乎 夏侯惇淵曹

仁及休洪魏室宗族之英俊者也並有大功曹真夏侯尚

三國志糾謬 卷四 七 空山堂

魏氏宗族之庸弱者其子並以夷滅宜分別為二傳斯

位置得法 荀彧荀攸賈詡傳

二荀宜自為一傳賈詡宜與郭嘉程昱同列 後漢書載

或勸探日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按此語於納

獻帝事類為切三國志無此語 或言荀攸當依後漢書

作從子攸 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眾皆謂以失利

於張繡故也按此文迂曲不如後漢書之簡徑 南土知

困矣後漢書作荆漢知亡矣較勝 荀彧本以飲藥卒傳

云以憂薨亦曲詞 詡實非段甥按上文詡假以懼氏則

詡非段甥明矣此語似屬可省 執子孫禮自成語病

詡嘗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不為留傳畧此事 各

有黨與有奪宗之議句亦未鍊 二荀為人品高而慮深

賈詡一時智謀之士耳片言說催汜而厲階重結天下復

亂厥罪一何大哉殆愧二句多矣

袁張諸人並有行誼學術一時清峻之士不得以魏將相

諸臣等置之 然敬之不敢不禮也語頗嫌複 袁渙說

三國志糾謬 卷四 八 空山堂

魏武訓民以義一段不切當世時弊敘述亦失之繁衍

世子執子孫禮當云執弟子禮 公孫度謀襲鄴郡一段

又顧謂茂日二語語複出可省裴松之又以為魏武定鄴

之後惟有遠征柳城事此時度已卒矣乃云聞曹公遠征

恐語誤也 淵勅功曹云云按此段祇是欲得能讀二京

賦者比方其手書耳不必如此詳碎 涼茂國淵不稱與

袁渙田疇諸人同傳 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語未完暢

邴原傳太畧原別傳載原事矯矯俗表俱削之何也

魏畧有脂習郭憲傳亦王脩之亞也當附脩傳後 救恒

窮云云按文當有一範字。管寧傳載寧事行亦太畧。管寧妻不仕魏以知有漢也清節高風漢末三分一人耳。魏之徵書諸人薦書及寧辭官疏均不足為寧光異俱詳。載之殊不稱寧之高潔。管寧當別作傳此高士一號與田疇王脩節義之士不類張翥胡昭猶可以類從也。焦先漢末高士後漢書逸民傳及三國志並闕之。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

崔瑗傳窮已壞矣禰亦去焉二語陋甚。瑗本意議論者好譏訶而不尋情理也。瑗語本難解注釋究未了了。鍾

三國志糾謬

卷四

九 空山堂

孫詒玠一段語意鄙瑣冗腐極可厭宜節刪之。然於節儉之世最為豪汰按魏世何得為節儉此言亦乖。莫不為助歎恨此句與上句文帝亦崩不連意未完足。

鍾繇華歆王朗傳

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按歆之迎策乃名士無用處傳特為回護之詞。歆諫伐蜀疏亦是庸夫模稜之論所謂不切之陳言也。朗乃諸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按朗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則兵敗不當詣策朗之詣策其為計窮折節明矣乃云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亦是回護。

之筆。王朗言後官疏云少小常被得太溫一段鄙瑣可笑。王肅傳明帝不從使稱皇此句意未了了。王肅所上息民慎刑疏須從節刪微微之重耳亦不成語。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贖誠皆一時之俊偉也按三人皆漢舊臣事魏為三公臣節已不可問華歆黨惡協篡罪浮於王尋蘇獻且才質俱庸下錄錄從容坐鎮備員官而已烏得為一時之俊偉乎。

程郭董劉蔣劉傳

程曉大有文詞傳畧之。別傳載郭嘉少有遠量冠冠。三國志糾謬 卷四 十一 空山堂

名迹密交結英雋傳皆畧之。嘉策袁曹十勝十敗之說宜載入先主奔曹程昱請曹公殺之嘉獨以為不可此時嘉識計出程昱上此段論議不可不錄。巴邱疾疫燒船故是文飾之筆。董昭傳敘事處多用四字排疊句此漢以後史法之病也此篇尤見絕重不能運動。劉曄議追尊號謚一事可不必詳載蓋睦之用謀建策卓卓關大計正不以議追尊號謚為長義在當畧也。曄與明帝議伐蜀一事傳中闕之正不可畧。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按魏武之欲徙都因關公威震中原故欲徙以避之。

耳乃云以漢帝近賊直誣飾之說也 蔣濟所上察大臣
近習一疏詞極繁衍條理卻未洞達聞之不了人意 放
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云云按放資
既贊成任爽又何故怨召司馬當是放資依違其見邪不
然則陳氏飾護之詞陳仁錫以為放資本無請召司馬之
事特陳氏事晉而為二姓懼于禍譴故幹旋其說理或然
也

劉司馬梁張溫買傳

則雖稱弱無仰高之風詞句浮闊無當 卓謂朗曰卿與

三國志糾謬

卷四

十一

空山堂

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按此二語意思殊不了了 朗為

告者所執其說卓云流亡藏竄四關設禁正指其事卓所

謂卿言有意者此也裴松之以為客主之詞不相酬塞非

是 以期為伊顏之徒朗如何望伊顏此亦語病 此皆

其流稱譽云云此字空指無實亦筆墨之疵

任蘇杜鄭倉傳

中牟令楊原愁恐按文愁字可省 於是善人在外云云

數語廓泛絕不緊切 蓋與於為已也此句註釋無謂

傳末附載吳瑾任煥顏斐諸人舉其名姓而畧其行事

煥事無所見顏斐事載魏畧極可特為立傳

張樂于張徐傳

紹軍潰圖慙又更譜邵曰邵快軍敗出言不遜邵懼乃歸

太祖按武紀及袁紹傳並云邵等聞淳于瓊破遂來降紹

眾於是大潰是緣邵等降而後紹軍潰也此傳謂紹軍先

潰邵懼郭圖之譖乃歸太祖互錯不同必有一誤 太祖

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按漢中之役先主屢勝

魏武敗還乃云劉備保高山不敢戰亦祖曲之筆 莫不

望風語似未了 今假臣精兵按晃對曹公稱臣為是裴

三國志糾謬

卷四

十二

空山堂

松之以為于時未應稱臣不知何所見也 張達樂進傳

評語自謂有遺漏或亦有考據不詳處則舊志之過也

二奪城文呂許典二龐閻傳

備一旦燒屯去倬等果入賊伏裏云云按博望之役夏侯

惇以輕進致敗先主以燒屯取勝今云備一旦燒屯去又

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誠曲筆也 吾不可以私憾而忘

公義乎按文當省作吾可以私憾忘公義乎聞皆畏憚之

聞字可省 褚白太祖賊來多云云此等語猶嫌其繁

太祖以為皆壯士也後又云皆劍客也何法嫌複 皆謂

其姓名也此句贅可省 龐娥親殺李壽事宜特載之列
女傳 一李滅文許典等皆一時猛將也龐消閭溫雖皆
義烈之士其勇力材武本非諸人之比似不得同傳 龐
消閭溫當與孫賓碩楊阿若鮑出等三人別為一傳志關
三人不載而龐閭列許典後失之

任城陳蕭王傳

言出為論云云四字句堆排無氣 太祖狐疑語病未化
性簡易不治威儀任性而行不自彫飾前後詞意不免
重複 文帝御之以術語句不類正未知御何人以術耳

三國志糾謬

卷四

三

空山堂

任城陳王等傳應在後妃傳後 蕭懷王不足立傳祇
可於武文世王公傳載之

武文世王公傳

傳目未協當作武文諸子傳 有欲傳後意語殊樵甚
閨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可省之間二字 曹岡上
書不可不錄

王衛二劉傳傳

表以祭貌寢而體弱按貌寢謂陋也史記武安者貌寢註
謂貌寢負其實解殊迂曲 徐幹平生計載殊甚草草

載陳琳諫何進語亦苦其繁 陳琳對魏武云箭在弦
上不得不發耳此語殊有意致本傳不載 吳質處不植
兄弟之間頗有機權至論陳羣不及司馬懿亦魏氏有關
係人宜另為一傳不宜以附敘了之 應瑒劉楨紀載亦
苦太簡 王粲陳琳阮瑀劉劭等皆一時文學之儔故以
類傳即他史之文苑傳也傳假無他著述而識量清遠別
具一則人物似不宜與諸人同傳 王粲傳附徐幹陳琳
邯鄲淳繁欽諸人衛凱傳有潘昂王象等人劉劭傳有穆
襲仲長統蘇林諸人並以帶敘綴記掩映生情傳假獨作

三國志糾謬

卷四

十四

空山堂

單傳體亦不稱

桓二陳徐衛盧傳

桓階傳公規密諫前後懇至此二語可省 維始謂官救
兵當須眾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按此則姜
維不知魏軍之至也後又云維果三日施伏夫安有不知
兵至而設伏者乎殆自相悖異而不通矣裴松之說 高
貴卿公之就陳泰對司馬昭語侃侃持大義志削之為可
馬諱爾 大赦蕩然按蕩然二字可省 及東城辭孫策
裏術之命還此句湮晦不明 郝為孫權所圍於匡奇按

於匡奇三字似贅 武聲遠震云云數語嫌繁 與登並
心於太祖語雅氣

和常楊杜趙踐傳

和洽論毛玠被謗事語太繁衍便是漢以後史家文字
杜襲之父杜根事跡極有可錄且踪履奇異應為立傳
魏畧載裴潛為人材博有雅要容終無所推進故世歸其
潔而不宗其餘此數語括潛生平宜增入 評語板率絕
無意致

韓崔高孫王傳

三國志糾謬

卷四

五

空山堂

崔林傳載考課議過於繁衍詞亦疎濶可刪省 議孔子
祀禮極駁記載亦不明晰 高柔傳頗病其繁糺寶禮焦
子文事亦平靡無氣瑣瑣可厭 魏武徵行察吏嘗以裘
覆高柔此事於傳中點染亦自有色惜未之載 柔拜丞
相理曹掾勅令語極平蕪可刪 柔諫禁殺禁地鹿疏膚
濶不切 劉蠡於禁內射兎當時禁令殺禁地鹿者身死
一事正可連敘生情 若欲使必也無訟不成語 忍不
可忍此句可省 其公心如此句俚俗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

辛毗對魏武策二衷事固極明暢猶嫌繁衍諫伐吳亦然
軍還倉卒為備不周此為魏氏周旋文飾之詞非史家
信筆 討超妻子按文討當作殺 超又不死當作超又
未誅 姜敘之母勸敘早發按列女傳載敘母勸敘言詞
慷慨志未敘入 列女傳載趙昂妻王氏事亦可錄 怨
於不齒句未甚分明 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云云此等
語可削裴松之以為一表之病良是 高堂隆諸疏引據
典博居然儒者之言但於時事有不切透處中間極可刪
省

三國志糾謬

卷四

六

空山堂

滿田牽郭傳

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云云及因此得了更善寵按楊彪
三公也豈可妄加考掠寵以此為能酷吏之用心耳乃謂
楊公以此得出殊失事實楊公之出孔融直言之力也何
關寵事邪 冀其不久語不分明 必於其衆中有自大
之言拙滯不成語 田豫傳挈瓶之智云云引喻不倫
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二語排整此後代史書氣
習 以為豫克壯語未老 郭淮傳故計遠近為穢語
不明晰

徐胡二王傳

家家豐足此不成語 盧欽著書稱邈曰按著書二字可省 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按文省此二語爲老 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按通達名敏質之父也突見此語令人不解所謂紀敘頗失元本 罪人斯得不似史冊紀事語 每軍功賞賜散之於衆云云與後文家無餘財意複可酌省之 王昶戒兄子一書似無關於當世之務書詞亦沿常襲故無甚警卓之議可不必載即載亦宜節刪 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云云按此處三國志糾謬 卷四 七 空山堂 敘詔旨失之太繁 范句對秦客誤用按國語乃士燮事 凌流稱青士云云文筆弱甚 王毋邱諸葛鄧鍾傳 乃令誕儉對換按對換字僅 誕欽屠戮咨亦生禽三叛皆獲天下快焉按誕欽皆以舉兵討司馬氏計繼事敗身見屠滅不可謂非魏之忠臣也傳云三叛皆獲天下快焉此亦陳氏枉飾之詞 魏末傳載誕對賈充之言侃侃忠直陳氏皆削去豈得爲信史邪 鍾會少敏惠夙成夙戒字意複 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按此論本於

孟子不得爲蔣濟之言且此處言蔣濟之知人爲下識異鍾會地不必言觀其眸子云云也 稽康見誅以爲會謀功邪罪邪此語甚爲無謂 鍾會傳大概冗放非簡練用意之作 文王欲遣會伐蜀云云此段追敘文王與邴悌論議極有關係但詞句紆覆繁曲似未加琢鍊

方伎傳

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云云按此數語鄙蕪太不成文 有蹉跌云亦不成語記王肅等以證建平相法之不驗真無謂也 周宣以占夢類傳首當標明其術以爲一篇領要 三國志糾謬 卷四 六 空山堂 乃爲得之 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按此問宣及後文語宣云云皆目當時太史爾文意殊不了了不知所指何人 華佗傳中間醫案後漢書刪載數段頗較陳志爲簡至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云云按此當與後文太祖得病篤重連敘自見融貫便得佗被禍本末矣今隔作兩截失之 馬鈞亦可立傳卻儉甘始左慈等亦當附錄 管輅傳較華佗傳筆致不及 管輅傳次敘繁衍事極奇詭文少生動尚非盡變極致之作 老生者見不生云云二語不佳亦不可解 射覆事當以類從燕卵盜

策等移與後文十二種物連敘爲長

烏丸鮮卑東夷傳

傳日當作東北夷傳 絳地交龍鋪按絳地者以絳爲質如云丹地粉地之類斐註以地應爲緜失之 記述隨事宜常也哉此真無聊之詞可謂泊而無味

劉二牧傳

劉焉傳應在後漢書卽列蜀志亦宜次於先主之後不應公然在前也如以劉焉割據在先而列之卷首則袁紹陶謙等皆可列於魏武之前乎必不然矣焉璋父子也以焉

三國志糾謬

卷四

五

空山堂

統璋可矣今稱劉二牧亦不倫黃權諫璋迎先主數語宜載入璋斬張松勅諸關勿復通先主此先主所以還兵擊璋也此段不可少應照後漢書添入

先主傳

先主後主傳茲以編年紀事實紀體也降之爲傳屈於魏也史記於項羽公然以本紀列於諸帝之前壽在晉時已非魏臣卽不帝蜀其敘先主後主亦宜別有各目如晉載紀之例而乃以傳貶之邪況壽曾爲蜀臣者乎 先主世譜章章可考宜敘入 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按

上文受詔討曹公可謂正矣而猶在其辭曰伏誅甚矣壽

筆之不直也 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按此亦回

護曹公語 斬淵邵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顛等按張

郃死於木門之役在建興九年定軍之戰郃未被斬也若

以斬淵句斷則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顛等句不成

矣 先主飲衆拒險終不交鋒云云按此數語非當日事

實爲曹公諱敗爾 諸臣勸卽帝位二表徵引圖讖符祥

等事郃瑣之甚不及請進漢中王表多矣或非武侯所爲

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按蜀漢官制祭祀必

三國志糾謬

卷四

十

空山堂

有制度可觀而壽志並從闕畧且諉爲蜀不立史夫蜀卽不立史譙周秦宓之屬豈無紀載者况壽爲蜀臣會親見其朝野政俗者邪 先主遺詔宜備錄 評語非惟競利且以避害云爾殆以英雄謀畧而目爲猥瑣小丈夫之行應亦陋矣 先主雄畧過人而創業未半卒以帝室之胃終於偏安當於篇末總括平生併及其軼事乃爲詳備

後主傳

五年三月詔宜載入 四十餘年事蹟草草便了殆壽以蜀爲偏安之國不肯深討備採耳乃云國不置史行事多

道將誰欺邪 傳載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
 改年則蜀有史官明矣評語乃謂國不置史注記無官豈
 非自相矛盾邪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按年號屢易固非
 盛事即久而不改亦無關於政績如以年名不易為美則
 建武建安皆久於年名者豈前史以此夸勝邪況後主四
 十年中年號三易即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亦未足為久
 乎 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議爭權不和舉兵
 相攻按延之舉兵叛也當以叛書而云相攻則延罪未滅
 矣而可乎 三年秋九月追諡故將軍關羽等四年春三
 三國志糾謬 卷四 三 空山堂

月追諡故將軍趙雲按諸人之諡均未明載亦闕漏也
 贊嚴未發四字可省 譙周降書安樂策命極可不錄陳
 壽作志不為蜀漢惜其亡而為魏晉夸其勝衷私淺淺其
 可以無責耳矣
 二主妃子傳
 后妃諸子宜別為兩傳糜夫人孫夫人並當有傳壽為此
 傳殊草草史家義例亦未明 魯王永梁王理並不詳其
 何出闕畧特甚 北地王諱抗節殉國何其烈也君子謂
 先主有孫矣何不特為立傳 評語亦寥寥且云紀錄以

究一國之體其苟且草率之意殆情見乎辭矣 咸熙元
 年永東遷洛陽云云此蜀亡以後事也亦須點明 漢晉
 春秋載魏以蜀宮人賜諸將李昭儀不屈自殺亦卓卓義
 烈事當錄入妃子傳

諸葛亮傳

於是與亮情好日密此通泛語未盡當時君臣相得之情
 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按此數語殊冗俗且此
 事本無須詳悉如此 取漢中治蜀郡定南蠻皆武侯功
 績之大者傳悉畧之 後出師表何以不錄或云後出師

三國志糾謬

卷四

三

空山堂

表諸葛集不載後人得之別書爾 謾違節度舉動失宜
 按此亦約畧之詞非實錄也 戮謾以謝衆按武侯之戮
 謾所以申明軍法也傳云以謝衆似借戮謾以文過者此
 語病也 九年亮出祁山以木牛運按漢晉春秋此年武
 侯出祁山屢勝魏軍司馬為之不出傳悉畧而不載殆以
 蜀勝為魏諱也其如失事實何 諸葛氏集目錄按此段
 標諸葛集目而綴以表文大非史體 諸葛傳本佳橫插
 此段夫贊隔裂不成體製文格之害亦不悉矣 立法施
 度整理戎旅云云按此段頗悉武侯治蜀條規何不填入

本傳上諸葛集表可刪去或附載評語之後另作一則表稱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又云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皆信然矣至謂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當時武侯以弱蜀當強魏屢有戰勝攻取之功其爲奇謀何可少哉矧戎事以用謀爲上安有奇謀短而猶稱長於治戎者壽非惟不知武侯抑實不知兵者亦適見其見之乖而言之謬也 壽於武侯出奇制勝之畧皆闕而不記宜其謂應變將畧非其所長也 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此二語贅文可刪 自贖厥建統事云云按壽稱贖厥等將護黃皓無三國志糾謬 卷四 三 空山堂

關張馬黃趙傳

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按此句禪弱之甚 關公好左氏諷誦畧皆上口實古名將之解大義知文字者也本傳未之及別志記關公軼事頗多傳悉不載 張飛字益德或作翼德 張飛傳亦嫌其畧 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

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日憶飛死矣按此數句文義甚生動真不讓班史第飛營都督表報先主一句極可刪去豈不更爲簡妙 馬超名家子漢末驍將寫來亦少精神 馬岱宜爲立傳或附於超傳後 馬騰爲曹公所殺超乃起兵攻曹至潼關本傳未敘明殆有所諱邪 黃忠老將勇而能謀取西川定漢中多賴其力本傳殊爲草草寥落無色 趙雲別傳載雲從先主本末及辭賜田諫東征皆卓然識大體至據漢水拒曹軍其功大矣本傳悉未之載甚矣其畧也 關張智勇忠烈可以拔山岳光日星矣壽評三國志糾謬 卷四 四 空山堂

龐統法正傳

傳於統鑒別人物極詳稱之然統之所長正不在此取川之計由統定之傳未具載 璋果如正言云云按此段文義苦繁祇可云璋果不用度計足矣 又爲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按無行二字贅文可刪 後因璋幽曹公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句累重欠爽明 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此句亦可刪孫夫人卽剛而好兵

亦豈能生髮肘腋耶 如何禁止法正按文意法正當作
孝直 初孫權以妹妻先主云云按此段與法正事無關
涉不必錄於此正可別錄以為孫夫人傳 就復東行必
不傾危矣按文義須此二語事理方明盡然去此意趣更
含蓄

許糜孫簡伊秦傳

始靖兄事穎川陳紀云云按此段無關事體極可不載
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句極拙致應省與欲釀者句 勞
事無道之君乎此句意味了了 糜孫諸人傳並簡畧秦

三國志糾謬

卷四

蓋

空山堂

宓傳獨病其繁殆貪宓之文詞以為夸靡邪 宓答李權
貶戰國策極非篤論內有成湯大聖定公賢者云云皆淺
學詞病本不足錄答或疑密揚文藻一段猶無謂答夏侯
纂一段亦覺其繁但於傳末括舉其目足矣 先主將東
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此有關國事之言傳畧舉之其
餘文贅詞反極為幾陳何也 宓與張溫談天一段亦小
說家言

董劉馬陳董呂傳

零陵先賢傳載劉巴事極有可採者傳悉畧之 馬良馬

謾傳事多不載亦太草畧 武侯傳云戮謾以謝眾謾傳
云下獄物故二傳不同必謾傳誤也 論者皆言以為宜
令為先鋒而亮違眾拔謾則深求武侯之短而甚其詞也
其為街誣之文顯然 武侯之戮謾未為失也觀武侯曉
蔣琬語知之矣習鑿齒乃以為謾仍為未達 蜀人無不
追思允按文義止此自妙後敘黃皓事可省陳祗可另作
一傳 謂為自輕由句不可解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

劉封彭美等皆擱怨叛貳之臣宜列於諸傳後 善達之

三國志糾謬

卷四

美

空山堂

姿才容觀複字可省 孟達與封書事理本不足採詞亦
冗凡可刪去 封不從達言按封之拒達猶有人心尚可
節取壽意惜其失計悖矣 申耽降魏云云按二申之封
不必錄於封傳 先主責封之侵陵達云云按先主怒封
為其不救關公也壽以為責其侵陵達亦失之時達已叛
蜀降魏先主於達何愛哉 葛亮慮封剛猛按文漏一諸
字 劉彭諸人傳中應添入孟達 後又為眾人所誘毀
於州牧劉璋句極拙滯 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云云按
馬超歸蜀已久聞彭美之言特不平於心而表露之今云

騶旅危懼云云殊失情實 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
云云似爲延剖解殊屬不必平日諸將句意不分明 歎
之音發於五內云云數語省之更老

霍王向張揚費傳

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按此語慷慨勁激之詞卻自早稱
爲小人殊不相類 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按霍弋舉城
降魏無可稱者而壽以保全一方予之何也且別史載弋
聞成都守素服號哭及聞後主東遷然後上表歸魏此
又實詳著之卻畧而不敘何也 優游無事垂三十年裴
三國志糾謬 卷四 毛 空山堂
注以爲三十當作二十 有器齋之色不成句法 費詩
諫稱尊號及諫武侯與孟達遺書多侃侃正論評以爲率
意而言亦未允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卻傳

裕爲璋從事侍坐云云此段載先主與張裕相嘲仍是說
部俗俚之言 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云云此段取義
鄙淺無謂 周緣瓊言觸類而長之云云按此下俱可刪
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
當授與人此皆譙周穿鑿附會之說何足錄 光之指摘

痛癢痛癢字闕入不切 譙周傳載周勸降事特詳且云
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按周策蜀歸魏甘附與魏
之辱失君死社稷臣死封疆之義殆愧申包胥文種多矣
壽乃以此褒周不亦悖乎 子嘗爲本郡中正清定事訖
求休云云按此段夾敘已事以述周語似記序體他史傳
所無也太史公往往有之亦多在贊語中後人不可效如
此文當云周常語壽曰云云可矣 正不爲皓所愛亦不
爲皓所憎語殊板滯 杜周杜許等並當時博通經術之
士所謂一方文獻也譙周非不淹博該達獨至郤艾入蜀
三國志糾謬 卷四 天 空山堂
力主降議不知有名節廉恥事真小人之尤者其備國論
勸降疏多有背道逆理之言又雜以術數讖兆之事鄙俗
特甚以此列之諸人傳中實有愧色 壽評譙周淵通有
董楊之規蓋壽之所志可知矣 二子處晉事少在蜀事
多云云此以著二子之列於蜀志也然不必
黃李呂馬王張傳
有違犯之事句欠老致 疑識見多如是類語似未完備
是歲延熙十七年也按此句與上文不相連叶蓋爲李
簡請降事起端然句意亦不合

蔣琬費禕姜維傳

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云云此段夢兆事極鄙瑣可刪 鍾會蔣斌往來書牘亦可畧 尤有難載之逸句詰曲欠老 卻正論姜維一段不得姜維要領可以不載 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按蔣琬治蜀道守畫一 外抗強魏內輯民人可謂得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評以 爲未盡誠不知其何謂也 姜維承武侯之烈屢伐中原 以弱蜀而抗強魏志不可沒評語謂其旣眾驥旅眞庸夫 之見也

三國志糾謬

卷四

三 空山堂

鄧張宗楊傳

維大怒曰爲蛇畫足按維勝而不止正爲蛇畫足矣今乃云然似有誤者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云云按 戲諸贊自可錄然諸傳已畢載於篇末評語之後可矣今 並錄於戲傳而列鄧張宗楊之評於諸贊之後似失章次 古人作史傳抄錄他人論述或於篇末別作評括之體皆 有編次鎔化之法如太史公秦本紀末採賈生論管蔡世 家之末有諸世家總論本末次第何等分明尋採揚戲蜀 臣贊以補列傳之所不及立意其善然篇次紊矣 王嗣

常播衞繼三人宜附於鄧張宗楊傳但列於諸贊之後亦 失位置 費觀吳壹楊暉等注語載其行事頗有本末乃 云失其行事不爲立傳何也 傳形程畿所謂貞亮死節 之臣也何不爲立傳

孫堅傳

卓將疑人謂耳語恐卓見疑也然語未明曉 咨聞軍至 晏然自若謂咨不應調發也語亦未明 無求不獲四字 贊可省 吳錄載堅救陸康事亦須錄入 單馬行峴山 爲祖軍士所射殺按英雄記堅輕騎尋山討呂公公兵下

三國志糾謬

卷四

三 空山堂

石中堅頭堅死於呂公非死於黃祖也宜從英雄記 皆 傾心敬焉按文敬字可省 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云 云按權稱尊號追謚其兄爲王子封侯爵尊崇之典不可 謂不至壽以爲儉亦非達論策之基兆也意在歸功於策 而文義殊未明順 策初下江東兵威甚盛江表傳載其 事頗詳志則畧之

吳主傳

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語未明鍊 公燒其餘船引 退云云按赤壁之火吳人爲之也燒舟自衛此曹公勅吳



部曲書假爲此語以文其敗耳壽作吳志亦襲其說寧足爲信史邪 羽猶豫不能去按關公之圍襄陽乃以棄勝之師能進不能退耳其所以致敗以無後繼也壽以猶豫不能去爲關公咎過矣 羽僞降按關公之保麥城特以勢孤遁走非僞降也 改年爲延康此句可省改元爲黃初放此 黃龍六年詔議遭喪不候代者罪此自孫權戾令當時議者科以大辟乖悖已極此段詔奏似不必悉敘應從括省 史記十二國世家諸國參互相紀所以考年徵事此史例也三國志正宜用此法如以吳志參紀魏蜀

三國志糾謬

卷四

三

空山堂

事乃爲得之志於此處未免草畧 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云云冗文無謂可省 權責諸葛瑾等詔冗複繁瑣似不必悉載江表傳載權語粹白之狐云云何等明快勝此詔多矣 評語稱權付多嫌忌果於殺戮按之權平生行事亦未見其然

三嗣主傳

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按文於字衍他做此 昔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按有所陳述以下三句可刪 孫休欲與韋曜盛沖講論道藝一事紀載

冗繁述休答張布語往復纏綿究無關要傾徒失之而已可節省 何至叩頭乎此句俚穉之甚 自嫌短云云數語與前文布恐入侍發其陰失爲複 次子汝南王云云按休諸子皆有名今俱缺之 會稽太守車浚不出算緡就所在斬之按江表傳浚以民無資糧表求賤貨獲罪今但云不出算緡未悉其在也 孫秀一歎真有六國黍離之感宜載之篇末更有生情處 鐵鎖沈江事亦應敘入 評語重絕不能運至以舜禹責孫皓迂遠不切適見其蔽而已 豈非曠蕩之恩云云評語贊揚晉德諛美之詞無謂之甚

三國志糾謬

卷四

三

空山堂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

劉繇駐保豫章與吳抗敵士燮作守南越爲吳外藩皆不在孫氏將相之列同傳可也太史慈已効命爲吳將衝鋒破敵黃蓋甘寧之輩伍也似不宜與繇燮同傳 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按文稍繁宜省作由基諫爭得免可矣 敘太史慈截章事以先聞者爲善是爲吉凶禍福等耳等語說利害曲折處殊未痛快 吾不獨受此罪云云詞句過繁 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按此語無本據讀



之不知其所謂也

宗室傳

宗室傳次應連妃嬪傳在三嗣主傳後 壹入魏黃初三
年死按魏志甘露二年以孫壹為傳中車騎將軍云云本
傳壹黃初三年死誤也 按魏志甘露四年車騎將軍孫
壹為婢所殺本傳黃初三年當是甘露四年也 由亮養
子喬谷述故云此句可省 孫匡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
按江表傳匡為定武中郎將不得為未試用與本傳異

孫翊妻徐氏為夫報讎何其智且烈也却傳不載亦大恨

三國志糾謬

卷四

三

空山堂

事

張顧諸葛步傳

昭欲嘿而不宣云云數語拙滯 凡在庶幾之流云云按
庶幾摘用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之語庶幾言近也單用之
究成空文羨詞所謂不可為典要者也然殆庶幾庶幾晉
人每用之 瑾與備賤云云先主征吳之師本為報讎義
舉非瑾說辭所能迴駐而意思疎闊詞句拙澀裴松之所
謂載之於篇實為辭費也 又別谷瑾曰云云此書論曹
魏國事與瑾事無涉載之瑾傳亦屬不類 頴川周昭著

書云云昭書稱步騭兼及顧諸葛諸人附之評語之末乃
為位置得所史漢體例於此每每不苟

張嚴程闕薛傳

張紘操行持品在孫吳諸臣之上吳書載其行事本末頗
詳本傳畧而不著更須補入 西使張奉於權前云云按
此段拆字掉文諧謔之詞殊傷大雅祇可入小說家言非
正史體也 薛瑩詩是韋氏父子之體然不佳

周瑜魯肅呂蒙傳

周瑜說孫權拒曹送質一議載江表傳不可不錄 赤壁

三國志糾謬

卷四

三

空山堂

之役初建策拒曹公者魯肅也瑜傳謂瑜撥眾議建大計
不云肅先有謀似為沒肅之善 知之必顧此句可省
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按文定僑札之分五字可省且似
書牘中語施之史傳不類 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
方誠多務也此數語省之更為簡到 非肅謙下不足稱
軟不成句 得曹公欲東之問語亦欠老 武侯過江東
結孫權魯肅招之也武侯傳曰亮以縱橫之計說權權乃
大喜肅傳載肅勸先主與權併力此自二國史官各欲揚
其本國之美故載記不同耳陳壽因之未有更益也裴松

之以為非載述之體要在後人參互觀之耳 坐有一人

日云云此傳疑之詞閃灼未定究不知是人為何人非徵

實之體 江表傳載瑜臨終遺表吳書載魯肅與關公會

語俱勝本傳 周瑜魯肅皆江東人傑也呂蒙將士之雄

者較瑜肅又下一格似不可同傳 官鑑雖公此句可省

江表傳載權勸蒙勤學一段亦應補入 權評瑜肅蒙

三人優劣亦未允當 評語云云非是

程黃韓蔣陳董甘凌徐潘丁傳

赤壁之役蓋功最著宜節敘今以語在瑜傳一語畧之

三國志糾謬 卷四 空山堂

吳書載赤壁之役蓋為流矢所中寒墮水為吳軍所得事

最詳似宜敘入 江表傳載權謂周泰語極懇痛似不可

畧 畢使復服此句可省 信厚言薄直不成語 表欲

得戰士之力句亦可省 載陳表事頗傷於繁 於是莫

敢干干字亦未穩 孫權加異同於舊臣一句中同異二

字未叶殊為語病 祖今年老云云此段多用四字排語

失之板滯 涉水即是吾禽此句可省 甘寧百騎劫營

寫來猶未生動盡致尚不如江表傳 敘陳勸陵辱凌統

為統所殺一事亦傷繁碎 統於合肥津臨陣救權寫來

亦板拙 凡此諸將語輕率失體且廓泛無主名乍讀不

知其何諸將也不如他傳之簡勁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

時城中有伏計句意未完暢 得允下坎上節五爻變之

臨按文可省祇云得節之臨可耳 當今無輩亦蹇蹇不

完語 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此語亦不可解 懼無張老

延譽之功云云二語祇是浮靡之詞 溫上蜀主章稱頌

太過本屬非體詞亦庸庸可厭乃云對其貴其才何也

駱統理溫表繁複軟靡中多借屈塞晦詞不達意之文乃

三國志糾謬 卷四 空山堂

備錄之何也 人非溫阮殷勤臣是溫又契闊此等猶不

可解 權咨嗟將率發憤嘆息追思云云語意繁疊正不

耐讀 諧潤據潤字可省

陸遜傳

羽矜其驍氣云云四字排句殊不流亮 有謙下自託之

意語欠老致 空殺兵耳俚句 及太子有不安之議語

亦稱弱 先主傳載猊亭之役敗於陸議本傳作陸遜遜

本名議改名遜也宜作陸遜為是 拜鎮軍將軍都督西

當作益陽也 漢晉春秋載陸抗與羊祜敵國交好遺酒饋藥推心不疑有古人之義本傳闕之

吳主五子傳

權為之降損句亦未明 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句未完暢正不知留意何事 權沈吟者歷年沈吟二字不明 期當使勝他人語殊穉氣含糊難解 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句亦俚穉 疑其或然居心所存俱不成語 五子傳應次於宗室傳後

賀全呂周鍾離傳

三國志糾謬

卷四

毛

空山堂

周勛誘曹休所陳七事詞理詳雅託於拙懇易為聳動但中間亦有虛文蔓旨極可節刪處 豫章臨川並受其害 裴注按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是時未有臨川也

潘潛陸抗傳

至開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句拙滯 皓聽凱自視語句法亦拙 子連從荆揚來者得凱所諫皓二十事云云按凱後表曾否宣上固未可定當是凱已手著其稿不妨續列前表之後而仍用傳疑之筆以著虛實難明之故似為得之今硬入子連從荆揚來一段隔斷前後體例不

叶且既云不著於篇又云鈔列傳左自相舛背舊史中亦未見有此也

是儀胡綜傳

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云云此語悞諧不經且是儀改姓未必因此不得著之史傳 鄰家有起大宅者云云此段橫插中間意雖相屬而文勢中斷似宜另置之 綜乃偽為質作降文三條云云按此降文乃偽作也會質已入為侍中事未施行無關大體不足稱也錄其文者特愛其詞之宛雅爾 共和協彼此使之無隙按權與張昭為君

三國志糾謬

卷四

毛

空山堂

臣不得稱彼此使之無隙亦成弱句

吳範劉惔趙達傳

後羽在麥城使之請降按關公無請降之事 竟效如此省此句更有意致 吳有皇家嚴武宋壽曹不與鄭姬與吳範等三子並以方伎精妙號為八絕宜附載傳末以廣紀聞 君子算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按史家不遺方伎者以小道必有可觀也今謂君子務於遠大此語雖庸迂之儒皆能道之何必沾沾夸尚以若所云則方伎之士俱可畧而不載邪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

恪父瑾面長似驢按人面無似驢之理孫權特以其面長故以驢謂之耳今附會其說遂云似驢於義為乖矣 恪知遜以此嫌已云云語極庸軟且未完盡恪與遜書所陳忠厚平允之旨非其本心特飾為善言以要名欺世耳但以廣其理而贊其旨為言失之 欲必為之辭語欠明暢

恪題論後云云按題論後三字可省 允不知峻陰計

謂恪曰云云按吳歷云允勸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為邪

與本傳異當從吳歷 恪允峻琳並柄吳政共事爭權峻

三國志糾謬

卷四

堯

空山堂

殺恪琳殺允事相關連正可同傳濮陽雖以丞相被殺卻

與恪允二孫無交涉情事插入濮陽頗為不倫

王樓賀章華傳

皓疑而不悅按蕃沉醉頓伏皓不悅有之無可疑者疑字

可省 蕃有威嚴按蕃以醉頓伏悅易至矣何得言有威

嚴 其痛蕃如此按陸凱上疏訟蕃未言如何處結違云

其痛蕃如此殊非紀序之善 元一身隨奕討賊云云裴

松之以元之清高未必以安危易操何緣便拜張奕竊以

為過難虧節或亦有之但既改節苟活何緣於奕死之後

見勅書還便自殺邪江表傳云皓命奕鳩元奕不忍致藥

元日當早告元元何惜邪即服藥死所載似得其實 華

嚴為孫皓勅迫作草文事與文俱無謂不足錄

三國惟蜀無舊志魏有魏書吳有吳書皆官日本國史臣

所纂修也陳壽殆於舊本刪潤成書其於紀述大體稱本

國貶他國過情失實之處多有未暇改正者也

三國志糾謬

卷四

罕

空山堂

讀史糾謬卷四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刊

讀史糾謬卷第五

滋陽牛運震撰

晉書

宣帝紀

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祝融按司馬氏黎之後也前人辨之甚詳黎為火正乃號祝融而重為少昊之子黎乃顛頊之嗣更不可強合太史公自序謂司馬氏出自重黎重黎並稱其說已誤宣紀乃以重黎為帝高陽之子而為夏官祝融此誤之中又有誤者也 漢以其地為

晉書糾謬

卷五

空山堂

都此句可省 伏膺備教句稱陋可刪 見帝未弱冠以為非常之器語錯置無次便率曲不可通 帝懼而就職晉云帝不得已就職 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語繁而勝當作不可失也一語可了 人苦無足語不可通 晉曰云云按文漏一帝字亦不得云答 魏國既建不必另行提起若以節段另行便成故實散錄不得謂之帝紀矣 修方果降羽而仁圍甚急焉是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為近賊欲徙河北按此段文繁費而率曲不明當云修方果降羽而仁圍甚急魏武以許昌近賊欲徙都河北則

支省而事明矣 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此文亦乖舛當云會孫權帥兵西過時曹仁鎮襄陽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請召仁還如此則文意自順 凡稱天子云云宜改為魏某帝 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按三國志魏明帝紀注達自以騎旅久在疆場心不自安請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與晉書所載互異宜從三國志注 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關塞以救達按三國志所載

晉書糾謬

卷五

空山堂

無異蜀救達之事 策吳數語亦欠簡明 紀載魏人斥吳蜀曰二虜曰二賊曰入寇此皆舊史家黨魏之詞也唐於魏晉已隔代矣分據之事自應秉公直書何所嫌忌而必因仍之邪 亮望塵而遁亮不得進帝知其必敗遣奇兵掩亮之後斬五百餘級此皆舊史枉詞也仍而不改殊失事實 司馬周壘不書實畏蜀耳表請決戰乃其偽也 本紀竟以實事紀之 乃遺骨鯁臣衛尉辛毗按骨鯁臣三字橫入不倫應削去 帝以窮寇不之逼又云帝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又云迨至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

性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
便料死故也按此數節雜亂顛倒自相矛盾甚失紀載之
體史家法例於此掃地矣 加之以而旅此句可刪 公
孫淵稱公孫文懿者避高祖諱也 爽晏謂帝疾篤遂有
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圍危社稷按司馬與曹爽爭權而謀
殺爽爽未嘗圖危社稷也此皆司馬爲之辭以加其罪似
未可據而書之於冊以失事實 迹其猜忌蓋有符於狼
顧也似爲掩曳風致而語意不明 宣帝總論太宗御製
也其謂宣帝失良將之道非貞臣之體是矣第意寬而語
晉書糾謬 卷五 三 空山堂

繁且以排疊偶砌成文重疊雖選非論贊之體也 宣武
紀陸機王羲之傳總論悉太宗作故皆稱制殆房喬等加
之也竊以爲詔勅之文非可施於前代史家之體有論有
贊有評初未有制也喬等易贊爲尊崇國體可矣殊失史
家之法例也

景帝紀

豐知禍及因肆惡言此爲司馬諱也然不必 帝訓於天
子曰帝又上書訓於天子曰此等書法皆失倫司馬無君
晉史又崇之 宣景文三帝晉創業之祖也不容不紀第

本紀之體志其大端況三帝事蹟多載於三國志似不必
過爲繁細也宜從簡至併三帝爲一編可矣

武帝紀

泰始六年春正月丁亥明帝臨軒不設樂按臨軒不設樂
必有所爲或畏災或恤民也今但記其事而不言其故必
有脫文也 總結一段事繁而文亦冗緣抑揚幹轉未得
合宜故不能寫敘簡透 總論亦平冗頗嫌詞費

惠帝紀

永平五年冬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按武庫之火天災

晉書糾謬

卷五

四 空山堂

也當書曰武庫災焚累代之寶句可省 雍州有年按有
年爲常無年爲災春秋常事不書祇書大有年者一雍州
有年似不必記也 廢皇太子適爲庶人及其三子幽於
金墉城殺太子母謝氏按廢太子者賈后也宜據實直書
太子母不得云殺 永寧元年宜跳行另起太安元年做
此 高平王沈作釋時論云云一段可刪 其蒙蔽皆此
類也句未明暢 或云司馬越之鳩當作東海王越之鳩
也 總論支離詰曲多不可通中間如褒姒共叔帶並與
襄后與犬戎俱進方乎土梗以墜其情武皇不知其子等

語皆不成文理

懷帝紀

屬孝惠之時屬字可省 干寶晉論大致仿過秦論而筆力不及 贊曰宜另跳行不宜連干寶論

元帝紀

不顯灼然之迹此不成語 皆以為有中興之象焉按文未完似有脫文 大赦改元其殺祖父母父母及劉聰石勒不從此令按文義未叶當云改元大赦天下劉聰石勒及殺祖父母父母者不從此令 天命未改人謀叶贊云

晉書料謬

卷五

五

空山堂

云此段連用偶語詞繁而格滯 記東晉諸符應事亦苦煩碎 六讓不居七辭不免總不成語

明帝紀

居然可知也此句可刪

成帝紀

然少為舅氏所制云云此轉抑揚頗不合宜 留心尚機務在簡約二語連敘亦不叶 雄武之度云云語排而詞贅當云雖雄武不足而恭儉之德足追躡於前烈矣

康帝紀

制度年號再與中朝二語煩而無謂可刪 附載郭璞識絕少筆法 總論政出渭陽殊不成語

廢帝紀

憚帝守道初帝平生每以為慮此等皆不成語 有子不肖庶保天年云云語煩費而無當如以史家簡約之筆紀之只以免於難一語可了

簡文帝紀

因請服重言欲行三年也語未明 故雖封琅邪而不去會稽之號句亦未練殊牽滯 謝安稱為惠帝之流謝靈運以為赧獻之輩語嫌重沓評亦未允至載支道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尤為鄙俚

晉書料謬

卷五

六

空山堂

孝武帝紀

醒日既少而傍無正人竟不能改焉三句不成文義亦嫌其贅可刪 竟不推其罪人亦不成語 初簡文帝見識云云此段記識語微驗甚鄙瑣晉書多尚雜識小說殊失史家之體

安帝紀

冬十月甲申葬孝武帝于隆平陵大雪按大雪二字可刪

冬日降雪日遇雪皆不足為異也 擊光將寶荷千金
昌大破之按此處紀事有脫漏蓋禿髮自立曰光道寶荷
末討而禿髮擊破之也又載記破寶荷於街亭與此互異
附葬穆帝章皇后于永平陵按穆帝二字可省有此反
不明晰 劉裕及何無忌等抗表遜位按遜當作辭 劉
裕弑帝宜正書不宜附載似為傳疑之辭

恭帝紀

始元帝以丁丑云云按此段紀郭璞之筮驗晉年祚甚鄙
而無謂至以二百例為百二以實璞言尤支離不可通

晉書糾謬

卷五

七

空山堂

天文志

稚川可謂知言之選也吾將借子之矛以刺子之楯焉此
皆小說家瑣屑文字史家立言有體似不宜為此也 人
為靈蟲形最似天此最鄙俚不堪徵引 又出入水中與
龍相似故以龍比以此證天行水中穿鑿甚矣易理天文
都無是處引需晉明夷諸卦以為佐據更無義理 宜先
如豎破鏡不應如橫破鏡此更瑣瑣且不足以折主蓋天
者也 駁王仲任蓋天之說可謂詳且盡矣第筆致庸瑣
恨不簡快 葛稚川桓君山史家無此稱謂 宜蓋沸騰

更不成語 洪範傳曰清而明者天之體也云云按洪範
傳數語皆曰天體與經星無涉不知問去 歷代天文志
皆謂秦雍州并鬼分獨晉天文志引魏陳卓所定郡國躔
次以為雲中定襄代郡太原屬秦雍州并鬼分天水武威
金城隴西屬衛并州室壁分夫以室壁為并宿猶可也以
天水武威金城隴西為衛并州其可乎無論不知天也其
不知地理亦甚矣竊意此直卓等謬也參攷他書要以雲
中定襄等郡屬室壁天水武威等郡屬并鬼為是予別有
秦地星野辨論之蓋詳 論五星雜星雲氣多襲天官書

晉書糾謬

卷五

八

空山堂

之舊天官書紀雜星旁見錯出極有變態晉天文志彙為
一編頗苦板滯失其神矣 天變史傳事驗皆云天變
事驗 大恥不雪語繁可刪 憂莫大焉句可刪 魏明
帝太和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蝕之三國志不載別見吳
歷故志曰見吳歷 少帝正始元年七月戊申朔日有蝕
之三年四月戊戌朔日有蝕之三國志並不載晉志亦不
言其故所見也 六年四月壬子朔十月戊申朔日有
食之三國志亦未載 十月戊申朔又日有食之又字可
省 少帝正始九年正月乙未朔嘉平元年二月己未高

賁卿公甘露四年七月戊子朔陳留王咸熙三年十一月
 己亥朔竝日有蝕之皆三國志所未載者也 是時曹爽
 專政云云按此段文義重沓當改云二月庚午朔日有蝕
 之詔羣臣問得失是時曹爽專政丁謚鄧颺等轉改法度
 蔣濟上疏云云如此文義較順 元帝景元二年此誤也
 按元帝無景元二年亦不應列元帝於武帝之前殆陳留
 王咸熙二年也 魏室五世之際月犯五星及五星相犯
 月五星犯列宿多有三國志所未載者蓋三國志本畧於
 天文象占之事而晉志紀其詳耳今不悉摘 蜀記稱明
 晉書料謬 卷五 九 空山堂

帝問黃權曰天下鼎立何地為正對曰當驗天文往者災
 戒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徵也按此權說以正統
 推魏而因以天文附會其辭耳吳赤烏十二年夏五月災
 或入南斗而吳主孫權薨則吳蜀之君又未嘗不應天象
 也 此復是天下憤憤無皂白之徵也句鄙俚之甚

地理志

總敘篇首數語如對越在天以為元首畫野無聞其歸一
 揆莫匪王臣不踰茲域等句皆務為艱澀而字晦義乖幾
 不可通 以為冠帶之圖畫有殷周之士按此處敘次疆

理沿革已及晉代下忽轉云敦龐於天地之始昭晰於
 農之世又將歷代建都設邑重複提敘文體雜沓總不分
 明殆不解其何所謂也 禹貢周官王制所載齊州分疆
 封建井田之制以及漢興以來建置沿革之詳史記前後
 漢書紀之已悉似毋庸復為紀敘 獻帝建安元年拜曹
 操為鎮東將軍封費亭侯按此條紀封曹耳不識與地理
 何涉也

律歷志

周官六律六同之制以及十二律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
 晉書料謬 卷五 十 空山堂

說史記漢書載之已詳似不必重敘祇宜節其大概而斷
 自曹魏以來詳敘為是

禮志

禮志自魏以來國典朝儀始詳敘列是矣蓋證地理律歷
 二志連紀前代限斷不明之失 干寶著晉紀無關禮志
 其感侍婢死而復生之事而作搜神記荒僻怪誕更不可
 信亦更與禮志何涉也載之徒為正史之累 魏武以正
 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伎樂百戲是則魏不以喪廢樂
 也按此自魏文忘親廢哀耳不得執以為魏禮況伎樂百

戲亦不足為樂乎 驃騎將軍溫嶠前妻李氏云云按此
段夾於前後議禮典制之內似屬不倫 禮志宜照後漢
書禮儀志標題分類似為明晰 諸議禮疏奏均係全載
原文亦有過繁不節之病

樂志

五聲八音十二律諸說律歷志載之已詳樂志所以記樂
章及作樂之由也音律之制似不必重載

輿服志

影鵲冠於鄭伯之門躡珠履於春申之第詞采非不綽歷

晉書糾謬

卷五

十一

空山堂

然與輿服無涉 開典午之基以司馬為典午亦不成語

豈有司失其傳歟設疑無謂 鹵簿儀仗似宜連為一

編

食貨志

史臣曰班固為殖貨志云云按此處突插史臣曰云云與

上下文不連屬似非體製 得隴望蜀殊不成語 今始

得耳亦不成句

五行志

甘卓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此自照鏡者之妖非鏡妖也

不得謂之金失其性 賈誼與太子奕其爭道齊王問專

政驕恣司馬道子列肆自階此皆廢禮失道之事然與貌

之不恭究不甚合類以類推則晉室君臣廢禮失道之事

多矣豈能一一徵引以為貌之不恭邪 翁仲不得為服

妖 杯盤舞亦非服妖 先主諱備訓具後主諱禪初授

此樵周妾解耳乃以此為言之不從失之太支 姜維道

母音事小不足紀亦與言之不從無涉 烏程人有能以

響言者一段紀載太繁 趙王倫改號金墉城曰永安宮

此有何失而以爲言之不從邪立成都王爲皇太弟猶加

晉書糾謬

卷五

十二

空山堂

得中大都督以此爲言之不從更迂遠 吳郡臨平湖開

無草不得爲草妖 是亦與漢宣帝同象也句可刪 又

集雒陽芳林園池按文嘗有禿鷲鳥字 武帝泰始六年

冬大雪七年十二月又大雪按冬月大雪未足爲異以爲

不聽之罰恐未允然放此 鄧芝射猿事未足爲射妖

此亦皇之不逮句殊率易不切殆無徵之談

刑法志

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漢王以三章之法以

弔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明之此等句皆未修飾 刑法

志總序靡靡無骨板滯而弱言猶在耳身首已分亦不成語 三代刑典兩漢令章以及梁統陳寵議刑之奏前史已備載之似不必重錄

后妃傳

秦始皇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按文當稱武帝

小太子一歲大太子二歲此等語殊鄙俚 賈后使張淑

代惠帝作答事已載惠紀

王祥傳

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漢無諫議大夫漢書王吉傳吉徵

晉書糾謬

卷五

三

空山堂

為博士諫大夫無諫字諫議大夫殆東漢以後始有此名

而晉書誤用之耳 王覽有六子裁基會正彥琛祇宜照

舊史連敘摘出單列亦非體 覽子裁亦不必另提作一

傳 呂虔贈刀事當附祥傳

何曾傳

汝當深嚴劾不冠帶停帝良久此等語俱未明快 自少

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下文又云性奢豪務在華侈日會

奢儉前後迥相反此文之不檢也 載傳元論苟何語殊

嫌其繁 初曾傳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云云亦覺詞費

再為刪節則妙矣 何劭何遵附曾而傳也不必列目

右苞傳

後自能得此不成語 以為疾已之實聲色方爾此等語

太作態 崇為客作豆粥云云此等事亦過於瑣細矣

崇愷爭豪如此其立意類此此等收束無謂之極 崇

日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豈不計按文當曰崇不聽足矣

如此則嫌其繁

羊祜傳

粘在其間不得而親疎句含混不明 允今日若死此門

晉書糾謬

卷五

古

空山堂

乃開耳按文當云今日允死此門乃開耳似為簡明 杜

預因名為墮淚碑按杜預字可省

陳壽傳

侍中劉暉見幸於魏明帝按見幸於魏明帝數字可省

裴秀傳

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語句未明 微賤如此當應為

小兒故也語亦未明 而解秀禁止焉句未練 楷正容

儀和其聲氣此數字 安於毀譽四字可刪

衛瑾傳

漢末張芝亦善草書按文當云先是漢末張芝善草書

張華傳

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按文當省云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 華使雷煥為豐城令尋求寶劍此事紀載太繁有會多務細之病 先君化吉之言張公終合之論不成語 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焉按文當云華之博物多此類也不可詳載可省 劉下不必另立傳但附於張華傳可矣

宗室傳

晉書糾謬

卷五

五

空山堂

司馬孚魏明悼后銘旌議可節本不足詳錄 韓延之不屬於宗室中另立一傳或可附傳於司馬休之傳中然已載其報劉裕書即不必更為立傳

王沈傳

與荀勗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按陳壽撰魏事已非實錄何以此咎沈且本傳紀事似不必加論評也

馮統傳

統侍立因言曰齊王名過於實今得自終云云按此段已

載於齊王傳

賈充傳

謹曰武按下有禮官議謚一段則此處可省 初充伐吳時云云按此段荒誕不經似非正史所宜可刪 於是委任之情日衰而譏開之徒遂遊辨語亦傷史體 郭彰亦不必另立傳

楊駿傳

及駿居內府以威自衛焉此處語未完全

魏舒傳

晉書糾謬

卷五

六

空山堂

豈一事哉四字可省

劉寔傳

寔之先見皆此類也句可刪 崇讓論詞理鄙淺可以不錄

唐彬傳

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議莫不高彬此舉按此繁語俱可刪只識者高之一語足矣 自漢魏征鎮莫之北焉此語殊太過 孫氏負江山之阻隔特牛耳之妖氛云云按孫氏非晉逆也兼晉書者非晉臣也何故痛詆

孫氏以祖司馬况斗牛星野至目為妖氛尤蔑天誣野之極者也 二王同平吳者而以爭功隙末讒構相尋自應同傳唐彬寧行與二王渺不相涉祇有伐吳讓功一節畧有關照然終以二王同傳似為得體

王澄傳

因罵教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按此語不類罵時口吻山濤樂廣王戎等並有風流之目第濤廣人品高潔鑒別不爽本非王戎外放誕而內庸鄙者可比况衍澄輩更下乎史記老子韓非同傳昔人猶以為不類今以濤廣與三

晉書料謬

卷五

七

空山堂

王雜之同列其不類殆甚於老韓矣

樂廣傳

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云云疊兩矣字不成文法

阮籍傳

雖然不以事任處之按敘事用雖然字非體當截去雖字於是勝負始分此句甚鄙劣 敘阮修簡任不修人事一段語欠簡至而少次序 有以問王羲之按文有當作或

嵇康傳

蓋其胸懷所寄云云推原敷衍不似紀事之體

向秀傳

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排語可厭以莊子為道家更舛謬 謝靈運卓胡毋輔之光逸等在情越禮而中無一長清談放誕風斯衰矣列之稽阮同為一傳似屬不倫

曹志傳

孽子當作庶子

庾峻傳

晉書料謬 卷五 六 空山堂 元海因圖弒逆此句可省 庾數日和嶠森森如千丈松云云已載和嶠傳庾數本傳又載之而以爲日溫嶠兩見而互異必有一誤竊以為數傳之自溫者非也

庾純傳

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云云按此段敘次欠明爽 庾純傳敘純父老不歸養一事詔語委譎據引甚繁殆議論多於敘事也

秦秀傳

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云云數語殊未明練

愍懷太子傳

豕甚肥何以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按此文繁而傷於費當改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戰士足矣晉書若不簡當卽此可例其餘也 愍懷太子事迹最瑣細生僻敘次絕少簡至亦無慘動之神

陸機傳

初機有駿犬云云按此項事無關正義附傳末可耳 孫拯可附傳不必另為標目以成二陸傳之體 陸喜較論

品格篇可以不錄 二陸文字派是詞彩贈慶風骨理致

晉書糾謬

卷五

九

空山堂

絕未深道評語以為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此耳食太過之言也

夏侯湛傳

湛所作昆弟誥套襲尚書直如村中偶戲令人厭絕

潘岳傳

岳金谷詩云云此段敘次未工不得史家遺法也

周處傳

周處殺猛獸斬蛟改行一段敘次繁沓殊令人不可耐 豈有進無退也此句軟靡 潘岳閭閻等詩可以不錄

所在覆沒句未明晰 周札死後護謚之文反多於敘事

本文甚非史體晉書往往有此 毋狼狽述之此句可省

八王傳

鄭方祇有獻齊王一書卽附齊王傳可也傳以八王爲目何得雜鄭方其中邪

解系孫旂等傳

解系孫旂等雖皆託述藩府然解系穆播忠正不阿皇用重守城不屈孫旂張輔雅正可風李秀李含詔附傾危品

斯下矣張方侮君亂國真賊臣耳並列一傳之中殊爲不

晉書糾謬

卷五

十

空山堂

倫 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云云按爾爾字皆當改然字 特爲武夫之所矚仰願爲致命二語可刪

閻鼎索靖並有匡扶推戴之功與張方等並列一傳更屬

枉屈一傳之中兩用評語亦非體

周浚荀晞華軼等傳

荀晞貪暴不軌與周浚華軼等同列一傳亦非其倫

劉琨傳

禍必及我不從不從二字可刪 城中窘迫無計句亦可刪 琨與盧諶贈答一段應附於傳末

祖述傳

故劉瓛與親故書盛贊越威德可刪 逃見星而歌數語尚欠忱爽 王隱梅陶論月旦評一段迂瑣無實錄之亦過於詳神雖神槌語尤鄙俚 逃聞雞起舞蓋有先後之見也評以爲貪亂枉其實矣素絲改色用之亦不倫

邵續傳

冀獲如續之流此不成語或續對石勒語亦傷於繁 邵續失節之士何緣與李矩段匹羈等同傳邪

武十三王傳

晉書糾謬

卷五

三

空山堂

始平哀王薨年七歲無子按七歲而薨則無子明矣今云無子不亦贅乎 每樹輒中數百箭按文當云箭滿樹上足矣

王導傳

晉國既建按元帝中興非始建晉國也不得謂之晉國既建 哀册有周之喪二南按二南篇名耳不得以二南當周召且有周喪二南亦無典故 蔣侯事涉怪誕可以不錄 總評飛龍御天云云冗浮不切徒爲累語

陶侃傳

虛心敬悅曰按文繁沓遂不成語 陶侃如廁見朱衣人 事亦怪誕不經可刪謂侃潛有鏡箝之志每思折翼之辭 自抑而止更誣罔

戴若思傳

名犯高祖諱按文犯當作同 劉刁戴周並爲王敦所忌 戴若思周勳抗節不屈可謂貞亮死義之臣矣刁協懼禍 出奔劉隗受石勒傷官去周戴二子風節遠甚似不可同列也

甘卓卞壺等傳

晉書糾謬

卷五

三

空山堂

卞壺劉超鍾雅並忠義死事之臣甘卓雖與師勤王而疑 匪不斷自取滅亡何得與二子比鄧粲同列更非其倫 卞壺以忠孝著節其奏議似可從畧 此是冕錯勸漢景 帝早削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此等語句無剪裁 侃欲特不誅之不成句

郭璞傳

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云云按此段入得無謂或以附 傳末可矣 江賦以文繁不載客傲一篇似亦可畧蓋璞 文佳者頗有不勝載也 必客主有殃此句未完全或可

徑省去 天寶爲之將以誰咎二句可刪 璞終嬰王敦之禍亦死蘇峻之難二語板對無情致 王敦舉兵一段紀敘殊不簡爽 郭璞傳不及陳壽晉略傳

庾亮傳

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按風止可觀句可刪 亮嗽雞因雷白云云按此瑣事且無情致可刪 亮與郗鑒牋議黜王導可節錄不必全載 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指前之按文常人句可省

桓彝傳

晉書糾謬

卷五

三

空山堂

漢五更樂之九世孫也按五更非官名不得以此爲稱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二語未工老 徐寧事已載桓彝傳不必另提別作一傳且傳載諸桓另列徐寧亦屬失倫

王湛傳

王濟試馬事瑣悉不成事體記載亦佻嫩 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按此文重複宜有省易 述每受職不爲虛讓數語可省 及還家省文而述愛坦之坦之乃辭以他故云云此等處俱欠

明晰以紀載無筆法也 但性急爲累此轉頗不順叶以

展齒踏雞子亦屬細事不必記 天下儻來之運此句但

極 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亦不成語 初坦之與

沙門竺法師甚厚云云一段殊怪誕不經可刪 傳載諸

王袁松之祖台之苟崧等闖入不倫且於諸王無關涉處

范甯宜入儒林傳 張湛嘲甯目疾一段似可不錄

陸士光傳

顧悅之蔡裔無多事實但附於殷浩傳可矣 蔡謨公亮

之臣殷浩庸鄙之夫二人品地相去遠甚殆不可同列也

晉書糾謬

卷五

三

空山堂

孔愉傳

愉欲大論嘉廷得失此語尚未切當事情 其守正如此

此句橫入與上下舛逆可刪去 見者以爲真孝按於君

稱孝究未妥切

謝安傳

丈夫不如此也句未明爽 皆仰模元象合體辰極此等

句似宮殿賦矣豈史傳中語邪 帝三日臨於朝堂按文

當云臨於朝堂三日 卿居心不淨按此四字太顯刻可

刪

王羲之傳

右軍品地絕高惜不得一佳傳 其書為世所重皆此類也按文當云其書為世所重如此 行人失辭大為時賢所笑即事不佳紀述亦無法則 羲獻傳附許道可通但不必另題 蘭亭勝會同遊二十餘人亦當點敘 右軍不徒以書法顯太宗總論祇稱其書法殆舉其一而遺其餘此可為王羲之書法贊而不可為羲之傳贊也

王遜傳

桓伊為王徽之吹笛事極閒韻惜記敘筆法不簡妙 嶽

晉書糾謬

卷五

美

空山堂

既改名為信宜稱鄧倫 庠時在其軍後唱云堅敗按文當云秦軍敗矣較有氣勢

陳壽傳

或云丁儀丁廙云云按壽以索米不遂不為二丁立傳因先父之怨短武侯首實事不必託或云致壽傳疑之辭且壽書乖謬亦不止此一事也 由是授御史治書當作治書御史 陳壽與王隱于實等皆撰漢魏晉史書故得同傳王長文名在諸人之下所著通元經乃易象之書無關史事似不得與諸人同列列入文苑傳可矣 壽未嘗

萬自不成語 孫盛作晉陽秋桓溫怒其紀枋頭之敗孫盛諸子私改之敘次殊未簡明 然榮亦於此名譽減半矣亦不成語 習鑿齒傳載星士一段亦傷於繁 徐廣註史記本傳亦未之及

顧和傳

雖許裴氏招魂葬越之下 禁之此語未練但覺瘳戾之極

王恭傳

忱謂其有餘此句可省 飽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此

晉書糾謬

卷五

美

空山堂

等語嫌其文飾 徐伯元事亦近怪誕小說 桓元與仲堪問答論四皓事無關正事亦屬可刪 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亦不成語

劉毅傳

然素黑其面云云按此處文義頗欠明晰

張軌傳

臨松山石之文圖識之瑣瑣者似不足錄即錄之亦位置失其所 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念語句稱庸不成文理 至是謔言驗矣按文當云至是而驗 張祚

纂立又僭帝號淫暴無道誠張氏之姦賊也宜附敘耀靈傳中不必標題另立一傳

涼武昭王傳

張軌李暠皆以邊方割據乃心晉室是以載之列傳而不為載記也張李既同一例不應張軌稱名而李暠則稱涼武昭王又於傳中稱其字曰元盛也似宜改稱名為是李暠能文然不應以文詞見其大所著述志賦宜附之傳末可矣

孝友傳

晉書糾謬

卷五

君

空山堂

總序分渾元而立體道員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數語浮闊之極 感戀彌至蒸蒸之性遂以成疾按文當云感戀成疾足矣 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云云數語亦嫌其繁 君若當朝云云數語可刪 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此句更可省 庚衣事跡頗多而紀載甚苦詞費往往有可刪處 顏含傳存亡不分矣句可省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亦不成語 劉殷至孝真感泣重夢聖事跡亦近怪誕恐亦傳疑之詞也

忠義傳

王豹上齊王問一書止是為齊王書策耳其計欲問攝南土而以成都王統河北恐亦非良策且無益於晉也豹以為問書策而死可謂問之義士而未必為晉之忠臣 王育晉臣而拘於劉元海受其偽太傅愧蘇武之節矣何得為忠義邪 劉敏元告盜長數語浮廓而繁費無激烈生動之致不足感人

良吏傳

是臣不及遠也此句可省 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按文省作帝善其言足矣 王宏晚節不競置人深坑中餓

晉書糾謬

卷五

天

空山堂

不與食變婦人服至褻發於路謬妄極矣何以為良吏邪 喬智明仕晉為顯官矣永嘉之亂仕於劉曜雖有惠政在人亦豈足為良吏邪 攸失身石勒而卒能自歸江左其於智明殆有間矣 飲者變無厭之欲此句可刪

儒林傳

總序子貢以好禮居秩宗按子貢謂維憲也憲之為子貢乃時人妄加標目耳乃遂以為稱謂邪

文苑傳

恐以人廢言引用不切不如刪之文義自叶 左思晉文人

人之卓卓者傳止載其作三都賦事亦嫌其畧 年少何以問邪按文當作少年 趙至通嵇康改名沒傳當稱趙浚 郭湛遇一人稱甄舒仲事記敘殊未得法 袁宏名臣頌已載陳壽三國志世多傳之似不必具載 是其風情所寄句可刪 袁宏於桓溫坐續北征賦事記載殊未爽老內有皆其文之高者一語及其本至此便改韻云云 竝可刪去乃得簡至而文義自明也 亦猶人之登仙句可省 顧禮之名士寫來嫌其猥瑣寫顧處亦不韻

外戚傳

晉書糾謬

卷五

无

空山堂

楊文宗祥阮之庾琛王遐並無甚事實可附載於后妃傳中不必特為立傳也 忠義孝友儒林文苑類傳也外戚亦類傳也然忠義孝友儒林文苑等傳一類也后妃宗室等傳實不類也宜編之通傳中與后妃宗室傳等例而與忠義孝友等傳別也

隱逸傳

寒毛盡戴白汗四匝云云累詞複句殊為可厭 女巫章丹陳珠事紀寫亦覺太繁 夏統水戲而致風霧聲而

激雲雨似涉怪誕非情理所有若果如此則統乃方士可入藝術傳不得謂之隱逸矣 諸人顧相謂曰云云贊語濫詞可以不載 范粲仕魏為循良吏晉國既建不忘故主稱病隱居不出此忠義之士也宜入魏書列傳編之晉隱逸傳似屬稍拙 其通物善導皆此類也按邑人盜斫樹而不問此自坦懷雅量不得謂之通物善導也 錢神論鄙俚之極可以不錄即錄亦應有節刪 且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此句可省 郭翻墜刀於水以與路人一事記敘無法鄙陋殊甚 石垣似一方士不應入隱逸傳 陶

晉書糾謬

卷五

三

空山堂

潛傳時人謂之實錄此句可刪 不覺有羨於華軒也此句說低元亮身分矣 支道許詢道安慧遠並可入隱逸傳

藝術傳

記載洋占卜事頗病繁碎圖澄傳亦爾六朝諸史最好記神異荒誕小說聖道之都無體制殆不獨晉書藝術傳為然也

列女傳

愍懷太子妃王氏以第論當入后妃傳如其有令德而

入列女傳則左貴嬪亦才淑之女也不當編入列女邪

劉聰妻劉氏符登妻毛氏慕容垂妻段氏皆偽后也諸偽主已另有載記而其偽后乃與晉之列女同傳似失其倫極可於載記中附之

四夷傳

總序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云云措語庸廓之極
論省物寡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乃有羣分之異語亦可厭

王敦傳

晉書糾謬

卷五

三

空山堂

王愷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輒殺之敦傲然不視王導勉強盡觴按文以敦為主宜先導後敦方合次序 王導與王含書應載導傳 脫故着新亦不成語 敦之謀主錢鳳為首沈充其次也傳詳沈充而畧錢鳳亦一漏也

桓溫傳

庾翼薦溫數語已載庾翼傳似不必重出 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二語似顛倒若將下句倒在上則得之矣 其心迹若是此句殊贅 解郭璞識語一段殊繁碎 記溫謁高平陵一段亦欠明晰少筆法

王敦當自為一傳桓溫桓元父子叛惡當同為一傳今以

敦溫同傳而元獨另傳殆取卷帙相配耳然失其倫矣

孟嘉雖為桓溫參軍實未嘗黨惡助逆附於溫傳頗稱其

枉蓋王敦桓溫等以叛逆不得入正傳之列附其傳者皆

黨逆之人也孟嘉何至於此胡不易之以郝超邪

桓元傳

桓元篡位告天文極可不錄其偽詔亦可節省 其兆號不祥宜符僭逆如此積入不倫語亦支離不甚可解 元

好逞偽辭塵穢簡牘皆此類也尤大綱不理而糾纏纖微

晉書糾謬

卷五

三

空山堂

皆此類也按皆此類也云云緣事多而難悉紀故云此類以括之亦須下語穩切故善漢書王莽傳多有此法桓元傳沿學之而用之失當且不能穩切事情 元留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殆謂元母與妻耳如此稱謂順篡指失史體矣 其凶兆符會如此贅句可刪

王彌傳

張方之惡甚於蘇峻真晉室叛賊也且與王彌孫思等同列而儕於解系孫旂之中此編傳之謬也

劉元海載記

何難發之有乎此句羸弱之甚竟可刪去 得者增泉海
光三字按文當為淵海光避高祖諱改之耳 劉元海為
蒙珠離國王劉聰為逃須夷國王此自荒誕無稽之談或
其臣下繫空妄撰而託之劉約鑿語似不足錄 人曰君
殆聖乎句可省 劉曜嘗泮山得寶劍一事亦怪誕不經

石勒載記

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天子車旗禮樂備矣云云按此似
侈美石勒儀仗殊無謂可省 天下之惡一也將軍之惡
猶吾惡也按一語可省其一 勒令人讀漢書論廊食其

晉書糾謬

卷五

三

空山堂

勅立六國後事宜置之卷末更有神色 不用忠臣言語
之過也按文當日不用忠言之過也 於是朝臣謁見忠
言競進矣按此記屢用於是云云敘中夾斷自是史家之
一法而此處似屬可省 程遐等以為勒龍飛革命之祥
云云按文當改云程遐等以為免陰精之獸元為水色此
示殿下以水承金宜速副天下之望足矣 朕當在二劉
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按此二語可省緣上文意思已盡
平陵城北石獸一夜忽移城東南按石獸石虎也避唐
太祖諱故曰獸石虎改曰石獸猶可通下載季龍語曰獸

者朕也遂不成語

慕容廆載記

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容二儀
之德繼三光之容云云按步搖之為慕容或夷言也以為
音訛則容與搖殊不類今無確考應闕之至所云慕容二儀
之德繼三光之容則支離附會甚矣 凡諸載記均附列
傳如石勒載記之有張賓慕容廆載記之有裴嶷高瞻是
也第彼夷國亦有君臣之分而載記以世相承亦不應以
其將相中間隔斷似屬失體不如於其諸君載記之末而

晉書糾謬

卷五

三

空山堂

彙附其臣較為順協有序 初廆有駿馬云云按此段應
置慕容廆載記之末較有情致 慕容恪公亮才畧一時
人傑中原借國未見其匹本傳所載殊恨其畧

苻洪載記

秦參軍閻負梁殊與涼州牧張瓘論強弱順逆之勢反復
辨難近數千言然細閱實無關事迹成敗裁而節之可矣
不必全錄 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為尊也按
天子為尊句可省 蒼蠅傳赦此亦小說家言無關事迹
可以不載 諺曰欲人勿知云云按此數句可刪 行飲

至之禮歌勞止之詩二語太文飾此後世史家好文之過也 示無欲也其下以為威德之事云云按此數語俱屬贅文可刪 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云云按此段應置於載記之末 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云云此段似涉怪誕 何謂少乎此句可刪 人有進壺豨豚髀者堅食之大悅云云按此時堅兵敗勢蹙正宜寫其奔走窮迫之狀何暇記其對食大悅之辭即帶敘亦可然不必詳也 初諺言堅不出項云云按此項事亦不必記 先是又諺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又長安為之語曰云云

音書糾謬 卷五 空山堂

云又為諺曰云云按堅載記記童謠語過於繁瑣非正史之體 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云云又百夫之敵也 王景畧之流也按此處語句沓錯不中條理 記苻朗知味一節殊瑣瑣食鵝肉知黑白之處更不可信 苻堅事跡頗多載記亦有貪多務繁之病

姚弋仲載記

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云云按此文當云弋仲貫甲跨馬於庭中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不策馬南馳不詳而出如此則神色生動 此十莊得貳之義也語穉而

不明姚興載記尹昭有曰此十莊之舉也語卻簡明 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文義已足下又云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二語為贅矣

李特載記

潛有劉氏割據之志按劉氏二字可省割據西蜀者豈惟劉氏邪 可謂起予者商句亦可省 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亦不成語 安北李稚征東李壽按文當云安北將軍李稚征東將軍李壽今省去將軍二字遂不可通 雄之雅談多如此類句可刪 涼張淳假道於蜀對李雄數語已載張軌傳此處可從省畧

音書糾謬 卷五 空山堂

呂光載記

有雷焉之志此句穉瑣不成語

慕容垂載記

垂名凡三易記敘殊欠明白外以慕容婁為名內實惡而改之此語更屬不亮所稱識記之文亦不載其何文也 有不悅之色亦不成語 慕容盛論周公之詐一段荒謬甚無義理備載之亦不省其所謂論伊尹周公執賢一段亦同此

乞伏國仁載記

慕容氏之後有馮跋猶石趙氏之後有冉閔也冉閔附於石趙則馮跋亦應附於慕容不宜馮跋與乞伏同一載記雖有他人不如我弟兄豈得如所陳也雖由吾不明所致弗勤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云云語句俱乖劣少條理此後事入於宋云云按馮跋亡於宋元嘉七年係晉以後事自不便紀敘以致失於限斷亦不得不記馮氏之亡以竟其終但祇應記云跋至宋元嘉七年死弟宏殺跋子翼自立云云可矣不必瑣瑣分斷之此後事入於宋也

晉書糾謬

卷五

五

空山堂

禿髮烏孤載記

美哉使乎之義也此不成語 宗出而歎曰云云按此段語句排疊重複絕不成章

慕容德載記

言必切至此句可省 德聞而兩之此句更無謂可省 韓範與姚興問答一段語句俱欠爽練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更不可通

赫連勃勃載記

卿何以知其性氣此句設問無因與上下語致殊有不叶

赫連刻石頌功德其文多夸亦無關於赫連氏興衰之述可刪去

晉書本非一手所作故佳惡得失相參如諸志並詳贖可觀然無筆墨崩裁之妙列傳間有簡整合法者定是當時奉詔諸臣高手也至其蕪雜庸靡則往往令人不可耐亦有各傳中一事互載致有重複舛背之處此皆衆手攪造而不總於一之故也古人作史多以一人畢生為之或父子相繼成書故卓然成一家言至奉詔作史而雜諸衆手或奉於爵位之高下或搖於意見之異同殆未有擇而能

晉書糾謬

卷五

五

空山堂

精理而不亂者矣後世作史者盍以鑒諸

晉人尚莊老崇虛無故以元言清談為宗其間隱逸之士或以遺忘榮利高尚自全晉書於此等處紀敘描寫頗有清逸之致至於紀載國家成敗興衰之迹以及議政用兵之詳臣下僭專羣雄割據之實未見筆力章法實有愧於前史也

晉書有好奇之病卜筮小術仙釋怪述皆不憚瑣瑣言之務窮情盡致而後已雜伎叢談前史所不禁然以附會夸誕為長此與巫瞽何異不亦猥且鄙乎後世諸史多墮此

病皆晉書啓之也

晉書糾謬

卷五

完

李山堂

讀史糾謬卷五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

讀史糾謬 卷六

讀史糾謬卷第六

滋陽牛運震撰

宋書

武帝本紀

武帝漢楚元王之後世系似可毋敘以省繁贅但如南史繫明二十一世孫足矣 南史紀微異數條皆瑣說不足錄宋書省之良是 平孫恩一段南史敘次稍簡明宋書連沓拖累閱之不見有束截處至雖連戰尅勝及一處不過數人賊眾以為然等語竟不成文理 孫恩之死宜繫

宋書糾謬

卷六

李山堂

於奔臨海之末前段方有收束 桓謙及帝問答一段繁而無謂且有何不可便當是真可等語成何句脈南史削之良是 或說元日劉裕龍行虎步一段南史以為桓元之妻之語宜從南史 計桓元檄畧整勁可存 初高祖與何無忌一段高祖與無忌密相謂數語甚允滯南史去之為是 先是朝廷一段敘高祖物望歸附之由確不可少但語句稍冗宜裁之以趨簡勁 義熙元年三月詔發端甚闊泛宜刪去自朕以寡昧起首後段亦有可節省處且此詔亦宜載入晉書不應入宋武本紀 高祖固讓尚

書一段亦過於冗 乞正封賞一段亦可刪 葛籍策癡重不靈不足錄 葛籍授策以前俱稱高祖後又稱公甚無倫次誠不知其解 獲張綱一段依南史為補徑 答姚興使一段敘來甚冗碎劉穆之數語瑣瑣不成文理 公之北伐也公之克齊也初循之走也公之遺索邈也公之遺季高也屢見重出寧不可變換 請士斷表宜淮南史畧節為是 司馬休之自陳表宜刪去省繁 韓延之報宋武書依南史筆削甚佳 尚岱配極一詔可刪 加九錫策臚列功勳處必不可少敘事方有結束但繁衍處亦宜節省後面排列九錫可刪 修張良廟令及進王爵詔并可刪 元熙元年宋武尚未即位不宜即編年跳行另起應至永初元年編年為是 禪位詔策二篇并聖書一篇皆纂案繁文詞旨亦不足錄宜刪去酌存大要可也 告天策即位詔以事劇得錄尊立太后及封贈諸王詔但宜標題大旨不必全錄丁丑戊寅以下諸詔并宜裁刪 興立學校詔文詞稍典雅可錄 篇末總敘武帝簡素之德亦史家常法而筆力不稱 田舍公得此以為過矣 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上下文理不貫

宋書糾謬

卷六

二

空山堂

少帝本紀

少帝不標元年非編年之體宜依南史稱景平元年為是 廢立詔文義繁蕪而記事處絕少中間幸災肆於悖詞喜容表於在威等句直不成語

文帝本紀

請登尊位表可刪 敘文帝所歷官級一陳鋪列全無體裁 諸臣遷擢階級往往臚列竟幅都無綱前總以百官表不立不得不為此甚矣年表之不可廢於史也 詔令佳者絕少其有關事體者撮存其大旨文與事兩不足錄

宋書糾謬

卷六

三

空山堂

孝武本紀

者竟刪之可也南北朝詔令倣此 二十六年幸京口三詔惟丙寅一詔感念舊昔稍有情致

孝武詔語本不足錄擇其文詞稍簡直者存之以紀事如大明二年壬子詔丙申詔三年丁酉詔七年丙申詔等類皆可 六年七月甲申地震按南史載地震較詳

前廢帝本紀

元凶被囚四字不明南史云元凶囚帝於侍中則文義明甚 廢帝殘忍好殺未見提敘驟云凶悖日甚殊少本末

廢立詔與少帝同一體致可刪 太后語侍者數語質
勁史家本色帝夢太后謂之曰云云則散漫無氣矣 其
後湘東王紹位果文帝子也故帝聚諸叔京邑慮在外為
患按此文義似倒置當云故帝聚諸叔京邑云云其後湘
東王詔位果文帝子也於義為順

明帝本紀

廢帝謀害一段敘辭冗複少裁削 即位詔可刪 敘晉
安王等謀反及諸軍討逆其事跡機宜終未明晰但云某
軍南討某軍北討未指所討誰何尚屬含混 帝少而和

宋書糾謬

卷六

四

空山堂

令一段總結少有筆力末年多忌諱以下則散碎欠簡淨
後廢帝本紀

虞玩之陳時事表無甚建著載入本紀亦非體 前後廢
帝其昏虐失德大端宜於編年之下明白載著乃見書法
今於編年下但紀其詔令虛文進貶故事至總結始著其
虐使人不閱終篇幾不知其為無道主不亦悖乎南北朝
諸史多如此病

順帝本紀

順帝之殞弒也宋書為齊諱之曰殞何謂宜依南史為是

志序

志序序所以作志本末但非史文正體且文詞蕪弱可刪
史以編年為體紀事為用即志敘諸篇亦宜分代割年
以著一朝之典故縱追溯原本亦祇包舉大旨足矣若一
味摭拾舊迹究於本代何與不亦繁而無謂邪宋書以下
多此病

律志

律志天子常以冬夏至以下多用范史舊文宜刪裁 班
氏未能通律呂本原此語亦有見 晉協律中郎將列和

宋書糾謬

卷六

五

空山堂

以十二律定律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三尺二調聲
清者用二尺九笛則曰二尺九調中書監荀勗多與辨難
部郎劉秀等因以更造沈氏本此以作志但係敘晉事與
宋何與敘宋律事唯黃鐘箱笛一節耳唐人采宋律志升
之於晉以為晉書良有見

歷志

歷志光武建武八年一段裁損范史舊文亦無與宋事可
刪 景初歷楊偉所造此魏歷也當與吳之乾象歷並入
三國史晉書採用乾象景初以為晉歷原本據今追前尚

屬有見宋書直越晉代而溯三國之歷臂之舍祖禰而追
桃壇之廟不亦闕乎 度數列數簡頁過繁不如晉書連
敘為省 中節日所在度日行黃道去極度日中昏景晝
夜漏刻昏日中星按節氣列敘條理不清未能舉目了了
宜縱橫列之如圖表式乃為明劃 五德相勝鄒衍謬誣
亦何與歷法事沈氏附論於志中亦殊無謂 何承天元
嘉歷祖沖之大明歷皆宋歷也沈氏本此以作歷志載法
興祖沖之論歷法一段辨詰異同甚有理緒但填敘原議
未免過繁再為筆削更足觀覽

宋書料謬

卷六

六

空山堂

禮志

禮志總序一篇尚屬簡淨其敘事處繁冗不可耐似祇抄
舊日朝儀成編全未裁削 禮志既以吉凶賓嘉等項分
門列敘宜於各項標別題目令可瞭指如後漢禮儀志敘
法為善今連編統敘未免條理不清 白虎樽一段引檀
弓全文未免太繁且白虎樽細事何關大禮而必特敘不
如刪去於宴會中帶敘為妙 作史之法貴文省而事該
禮志中所載諸表既內有無闕與革或未見施行一概全
載其文未免過繁如作泮宮一節劉馥王導等七疏祇見

文繁於事宜有裁省之法 巡狩條內宋祖東巡太子監
國諸曹園殿令燦之體具載於史如此未免過碎且何與
巡狩事宜刪之 郊禘之禮宜以類從十六卷備述郊禮
而兆位夕牲之儀先載於十四卷殊失倫次宜裁併於一
以別其類 武帝告天策本紀已備載其辭禮志重錄殊
覺其複削共一可也 封禪本非正禮自魏明帝世中以
下數段皆臣下表請封禪頌功浮辭事未施行文亦不足
錄宜刪去 史臣曰聞樂不怡云云獨於吉事去樂一段
橫安斷語殊非體裁宜削去 魏武帝祭橋元宋孝武祭
袁湛等墓皆一時特舉不在禮典混列禮志殊為不倫河
陽彫諸葛城陽祀劉章亦同此論 禮志卷八宜仿後漢
書別為輿服志 輿服諸條多有與後漢書同者似毋庸
再述 漆牀朱屋一段帶論贊甚云尋其所以必朱必
漆者亦不成句

宋書料謬

卷六

七

空山堂

樂志

樂志總序尚屬衍博後漢正月旦以下三段所載皆角抵
百戲之末何與樂舞事備紀之不亦纖乎 敘哥詠之始
并及四方之音亦屬寬衍無當秦青韓娥等類纖巧靡曼

之事會何足錄於樂志 子夜督護懊儂前溪等哥皆里巷哥謔之細非郊廟正音安用溯其原本俱可刪公莫白符等舞自亦仿此 敘入音諸樂器形制止可節取作八音攷並非樂志正文 樂章係一代典制不容不載但分門別類須井井可觀宋志載樂章未免次序紊謬姪篇首引蔡邕論漢樂一曰郊廟神靈二曰天子享宴三曰大射辟雍四曰短簫鑿歌後卻以郊廟歌相和歌舞歌鑿歌連敘綱目全不照應令閱者難尋條理 漢書載樂章止有安世歌十七首郊祀歌十九章而已相和歌一切古辭不宋書糾謬 卷六 八 空山堂

得闢入蓋相和歌雖亦被之茲管原非郊廟正雅故不得附錄此史家之謹嚴也今宋志載一切相和歌古辭并載魏武文明所擬樂府遂至盈卷累帙未免過濫至如漢古辭武帝等樂府多見別書似無庸編緝以混史體且魏晉以來如陳思王傅元輩所擬樂章多矣安能一一悉載之邪

天文志

晉元帝大興元年太白犯南斗三年枉矢出虛危下條永昌元年王敦云云此星變之應也宜連書另行跳寫不合

符瑞志

符瑞志皆記帝王圖讖之事類初奇怪以為徵應殊非史體且鋪張歷代諛媚之文與宋氏何與而概繫之宋也此與漢書古今人表皆史家贊舉亟宜刪之可也 孔子夢三槐之間一段鄙怪不堪錄之真成穢簡 王命論與符瑞何與而備載全文邪如此猶輯篇帙安得不繁 諸徵瑞事錯列紛載不以類敘豈中有錯簡邪 漢章帝時麟五十一見鳳皇百三十九見黃龍四十四見白虎二十九見獻帝時具載各瑞亦復不少此殆一時諛臣附會耳乃宋書糾謬 卷六 九 空山堂

五行志

一一臚列之將以為信史邪 嘉禾白鳩等項俱平平無色僅稱具體而已烏足錄 白兔白燕白雀白鼠等事瑣細不堪亦烏足為瑞邪 龍見井中符瑞志以為祥五行志又以為妖究以何者為是

五行志依漢書條列敘次頗有章程但其中亦有瑣怪不經之事猥用編次徒煩筆墨此史家好奇貪多之病也 譙周謂先主諱備訓具後主諱禪胡授謂具以授人穿鑿甚矣五行志猶引之附於言之不從不亦誣乎 姜維報

母嘗猥瑣殊甚不足錄亦與言之不從何涉邪 順帝昇
明元年雍州大水贊云甚於關羽樊城時殊屬不倫 恒
寒條內隆冬大雪常事不足書 雷無所震亦常事五行
志本以紀異常事無庸瑣瑣 無雲而雷此雷異也不宜
附於鼓妖 京房易妖云人生子陰在首一段兩引之重
出可刪其一

州郡志

州郡志戶口沿革俱宜旁註如漢書地理志後漢郡國志
例庶幾明晰亦省簡牘 劉宋偏安半壁顧乃僑立河北
宋書糾謬 卷六 十 空山堂
州郡於南其屬無謂遂使作史者重列複敘條理不清此
中宜有刪更庶存史體

百官志

百官志獨無總序何也 百官志祇宜作表如漢書例
百官志直敘自古以來官制沿革或連及宋或不及宋反
令宋氏一代官制混雜無攷此何以貴有宋書邪 百官
志志官也祇紀官制至云某人曾充某官或遇冷曹以為
標幟耳若盡列數備員豈勝其繁 敘官制亦無條理次
序

后妃傳

后妃宜依後漢書作紀為是 周禮世婦九嬪并隸天官
后妃傳諸內職宜載之百官志中列之傳中不倫 趙皇
后傳中永初二年詔內有趙皇后父裔蕭皇后父卓竝贈
光祿此詔宜載之蕭皇后傳中方有次第令人一覽了了
今載之趙皇后傳中使人不閱蕭后傳幾不知蕭卓為誰
也 后妃傳少一總目如云某帝后幾人某帝如幾人則
清晰矣 至是故稱后遺旨施行南史云至是故稱后遺
令云較勝 袁皇后傳后亡後常有小小靈應此段怪誕
宋書糾謬 卷六 十一 空山堂
之辭宜刪 江敬讓婚表冗繁少清脫之神且於后妃事
何與宜刪去 路淑媛傳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人
皆陵我家等語酷學史記田蚡傳王太后語然痕迹未化
南史宋后妃傳有潘淑妃殷叔儀宋書竝畧之

劉穆之傳

穆之傳內如晉朝夫政一段議論太冗長似一則表疏無
指劃裁對之神史漢文中問答之際總以簡切明練為主
不肯沾沾鋪排 高祖受禪思佐命元勳詔內兼及王鎮
惡似可刪去或割置鎮惡傳中諸傳載彼功詔令多如此

類緣疎於賓主之法也 穆之孫邕附傳耳嗜酒及嗜瘡
痂等細事亦似可畧 王宏傳內同伍犯法士人不罪及
主守自偷等議列敘處頗病不簡

徐羨之傳

羨之傳內起自布衣至當世倍以此推之文氣已足頗疎
宕有致添傳亮蔡廓常言徐公云云便贅不如刪去 羨
之年少時一段引諸怪事為徵應可刪 檀道濟傳末敘
道濟就誅光景不如南史 謝晦傳悲人道一篇詞平義
悖可以不錄臨死連句亦可刪

宋書糾謬

卷六

三

空山堂

王鎮惡傳

鎮惡傳內騎乘非所長關公亦甚弱對語卑弱 劉亮傳
後人逢見乘白馬云云注疑可刪 劉道濟傳司馬飛龍
一段并道濟疾篤一段事極曲折文頗傷繁

趙倫之傳

王懿既以字行自當特標為王仲德傳而附著其名今仍
編其題曰王懿傳殊失眼目 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
並以字稱宜置於傳首 北土重同姓以下數語毫無關
照可刪 值元纂見輔國將軍張暢以下一段忽稱元德

忽敘仲德辭意雜沓殊不了了 奔敗而歸者咸稱其雄
此不成語 張邵傳穆之若邂逅不幸誰可代之數語無

根詞亦重沓 張暢傳暢與李孝伯城上對語極有情景
之事而敘法不佳語亦猥瑣可疵 張敷張暢傳昔人疑
非約書蓋約之史法諸帝稱廟號而謂魏為虜今帝稱帝
號魏稱魏主故知非約書也子攻敷暢傳筆法與約他傳
不類且敷暢已附於四十六卷之張邵傳而暢再見於五
十九卷敷再見於六十一卷一人兩傳休文必不複謬至
此觀五十九卷之張暢傳世祖仍稱廟號疏技仍稱索虜

宋書糾謬

卷六

三

空山堂

矣

劉懷肅傳

劉懷肅傳內附劉真道乃楊難當侵寇一段插敘甚方明
詔語兼及姜檀姜道盛未免顧實失主使閱者眩然幾不
知為誰氏之傳此昧於史家正敘帶敘之法也 劉敬宣
傳周祗諫伐劉書排列三疑詞筆意弱且何與敬宣事

朱齡石傳

朱齡石傳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云云文義牽囁

難讀 敘平蜀一段次第眉目頗不了了 毛修之傳末有朱修之時有兩修之閱者難辨宜著姓以別之 朱齡石等四人並以陷虜合傳毛修之踪跡大似李陵而敘次筆力不稱

孫處傳

贊語瑣瑣不成語引詩無言不酬更無謂

宗室傳

道憐傳載元嘉九年詔內止一語及於長沙而列敘多人既與道憐不屬亦與宗室不類似宜刪去 杜德蒙思連

宋書糾謬

卷六

古

空山堂

愛幸之為之賦詩乘流道歸清篇是也此非史傳體 道規傳無忌欲攻羽儀所在一段措句雜瑣不堪 太祖詔譬義慶云云至以此言之益無懼也語脈可止鄭僕射亡後以下可刪 道規傳頗傷於繁不如南史之簡老 鮑照劉宋名士當特為立傳不宜附於宗室傳末 河清頌仿佛封禪書典引之遺然非照文之至者且曰義慶好文學而載此頌亦殊不倫

庾悅傳

庾悅傳止載劉毅報怨一事中間載毅一表文勢寬衍照

應遂次警切

張茂慶傳

廣淵之傳何尚之功與劉之救疏條舉瑣細事祇見其繁以無益也

蔡廓傳

滅蔡徐廣傳陸竝以經術合傳 徐廣傳載廣答謝晦數語皆以文飾掩其體痛

謝瞻傳

孔琳之以奏議見長與謝瞻連傳頗不類 贊語亦苦其

宋書糾謬

卷六

五

空山堂

蔡

蔡廓傳

蔡廓傳事跡頗繁而敘次亦甚不明淨

王惠傳

謝宏微傳載謝混鑒賞宏微亦史家拓展之一法顧亦病其太繁其獎勵靈運等詩可以刪去 沙門慧琳謂宏微一段亦瑣事止證不取魚肉一語耳可刪

殷淳傳

殷淳傳淳無其事跡可紀本毋庸立傳傳中敘淳處甚少

兼敘淳祖父子弟亦失實主之法似不如以淳父殷穆爲傳主而以淳兄弟附之猶爲合體 張暢傳與四十六卷大同小異而措詞蕪瑣體致正白相懸如江夏王義恭議棄彭城一段內載世祖謂義恭曰云云祇覺句繁而意少四十六卷傳內只用一語了之云長史言不可違也口覺明捷 暢與李孝伯城上對語一段四十六卷中教法特少神致此篇述張李問答瑣瑣不堪直如鄉里小兒開口真不可寓口也

羊欣傳

宋書糾謬

卷六

六

空山堂

張敷傳與四十六卷中小有異同無甚高下祇於傳中增顏延之弔茂度一段耳然亦覺贅 王微以書牘見長六朝文詞高手羊欣張敷連傳未免不倫

王華傳

王華傳華隨釋曇承逃竄一段承呵罵云奴子息懈行不及我語繁而滯當云奴何息也一語可了 帶敘孔甯子一段亦史家附傳之一法然筆力不稱 王曇首傳太祖入奉大統一段龍見西方及黃龍負舟等語殊覺繁贅 沈非宋臣諸同高祖名者竝可不諱乃多諱而改之或仍

舊史邪殷景仁傳景仁父道裕復不諱何互自異也 劉湛謀殺景仁一段以爲太祖雖知當有以終不能傷等語可刪收湛之日此語亦殊率橫 敘景仁情理乖錯一段語亦稱率

鄭鮮之傳

鄭鮮之傳滕羨議引喻失倫理解亦劣且無關邦國大事可以不載 劉毅擄捕一段前後俱無關照 何承天傳承天以議論見長安邊四策詞理宏辨頗中窾竅宜標之以爲一傳要領而以他議附之

宋書糾謬

卷六

七

空山堂

吉翰傳

杜驥小人觀其譖殺姚聳大事殊可恨不宜列之吉翰諸人傳中

謝靈運傳

瑒何得生靈運晉書本作瑒何得不生靈運削去一不字便非語氣 靈運以山水文章爲業傳亦畧稱但靈運文字以撰征山居二賦生色傳於賦之前後少提挈貫綴之筆不如班馬之載楊馬賦敘述有法也 撰征賦勁練可敵北征賦山居賦清壯藻雅兼張左之長惜多缺文不全

沈於靈運時代為近而錄載其賦已多遺落可歎也 自以名輩應參時政文帝唯以文義見接此等語數見為複宜節刪之

武二王傳

義康傳義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倦語迂而複可厭 會稽長公主一段事極有情而敘法不善 義宣傳其不識大體如此語亦稱弱可笑 賊質不必別立傳附於義宣傳足矣 江夏王義恭與義宣書可以不載

劉湛傳

宋書糾謬

卷六

六

空山堂

劉湛傳為人剛嚴用法為人二字可削 湛負其志氣云云此段上下正敘湛之外出不平中間入此數語氣脈頓為隔斷 湛黨劉敬文一段無端插入甚無照會姦詔無愧亦不成語 無復人臣之體此語亦不明 范曄傳敘曄謀反情跡固極詳密亦傷煩碎 乃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南史添二句云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極有意致 孔熙先獄中書無關情事可以不錄 陸與謝綜赴市就刑一段載許多問答語彌繁而神愈少 撰和香方一段殊無意緒可刪 曄撰述後漢書實一

傳要事宜特敘於傳末而以獄中與甥姪書附之則得記述之體矣

袁淑傳

淑與徐湛之江湛月亮元凶之難傳宜並列一卷

文九王傳

文帝十九男無傳九男其餘或立為帝或別有傳最宜於傳首摘敘明晰

顏延之傳

妹適京兆劉憲之此句驟入甚失倫體 徐羨之等疑延

宋書糾謬

卷六

五

空山堂

之為同異此句亦不明 蔡屈原文賞載蘭蕙而權以下錄之 論者多不知云此句不可解宋書作多不與之謂之顏彪 五君詠賦以寫延之失職怨憤之意但載詠阮咸屢薦不入官一應乃出守二語更為簡當其餘可省 庭詰籍辨述之體頗非延之所長可以不載延之以文詞著宜載其典贖者耳

王僧達傳

王僧達傳性好鷹犬性好游獵二語複而可厭僧達曰近在後此語亦禿澀少神 啓求徐州及辭職表文繁義淺

但宜節錄可也 顏竣傳錄錢謙列載羣議宜有翦裁

朱修之傳

宗慤豪武之士與朱修之王元謨頗不類宜別著之 王

元謨傳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此段迂怪可刪

臂上金猪得非金印之徵邪稚弱不似史傳語 孝武狎

侮羣臣一段詞亦蕪穢不雅 元謨性嚴又云元謨性嚴

尅少恩語亦複

柳元景傳

柳元景宜立特傳 安都曰善此處徑接合戰方有勢卿

朱書糾謬

卷六

辛

空山堂

言是也二語可刪 沈慶之傳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

二語連出稚嫩不堪

孝武十四王傳

豫章王子尚傳上甚畱心有廢帝風等句俱不成語 宜

費妃卒上痛愛不已爲之擬李夫人賦此宜附入后妃傳

不宜特敘入諸子傳中東平王子嗣所生母謝上表亦仿

此旨彼宜各從其類也 十四子中祇豫章王子尚年及

十六其餘或十歲或七八歲或四五歲短祚凶折絕無行

事可紀似亦不必立傳祇宜附之后妃傳末畧紀生年封

爵而已

劉秀之傳

顧覲之傳覲之定命論詞意蕪拙可以不錄祇宜節錄其

大旨而已

宗越傳

宗越傳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云云此語兩見宜刪

其一專附之宗越傳 吳喜傳未借詔書履喜罪狀甚有

筆法但詔語亦太冗蕪少裁削耳

謝莊傳

朱書糾謬

卷六

壬

空山堂

謝莊傳太祖謂殷景仁劉湛曰藍田出玉豈虛也哉此不

類史傳中語祇是小說家言耳 莊上世祖啓文既平平

亦無關於典故可省 王景文傳邪邪平文哉草翁風必

儼等語併優之談不足溯史冊 南史載王景文少時風

望特詳宋書悉畧之 太祖甚相欽重改爲太宗娶景文

妹而以景文名與太宗同南史作以景文之名名明帝較

明白

殷孝祖傳

殷孝祖傳殷統軍可謂死矣此不成語 劉劭傳百姓感

悅城曰來蘇此文靡之詞不足為史 事在琰傳凡兩見亦不成體格 勳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棲息一段此何關勳平生行事徒費文墨自晉以下諸史傳凡遇山水遊玩等事不厭媿媿道之皆非史體此亦一時習尚也

蕭惠開傳

蕭惠開傳惠開為父起四寺史以為至孝不經可笑

薛安都傳

崔道因人微事少不足立傳附之薛安都傳足矣

袁粲傳

宋書糾謬

卷六

三

空山堂

袁粲傳不如南史之詳至激昂有情 時愍孫在坐流涕起出語意甚不明晰使人讀之不知其所謂 八關齋食魚肉免官此事依史法一語可括何記載之煩絮也 坐納山陰民丁彖支貨舉為會稽郡孝廉免官此句亦欠簡明緣不知練句法 石城謠云可憐石頭城寧作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詠粲死難事也宜採入本傳

孝義傳

潘綜傳內王韶之四言詩可以不錄

良吏傳

阮長之傳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錄皆入前人云云按此當作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錄皆入後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錄皆入前人代人未至以茲種後一日解印綬按此正言長之解綬之早俾秩錄歸於後人以見長之之廉也當依南史作前一日解印綬 南史阮長之傳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宋書畧之 徐裕傳南史附徐廣傳後

隱逸傳

戴顓傳內載鑄佛像事鄙俚可笑大減隱士風度 阮萬

宋書糾謬

卷六

三

空山堂

齡屢為顯官輒見黜免行事亦不足記編入隱逸傳大非其倫 陶淵明沖和高雅守道知命漢魏以來罕有其匹又以先世晉代宰輔恥屈劉宋抗節勵行更非尋常隱士可及宜特為立傳沈氏編之隱逸傳中實同泛置此史之無識者也 淵明桃花源記不可不載 沈道虔傳推宅立寺請像事佛事可刪 朱百年傳孔覲以卧具覆百年引其去體謂覲曰縣定奇溫因流涕悲痛此段事詞並俚大非隱士高尚之體宜刪之

恩倖傳

于大寶以下四人事迹甚少亦與恩倖不類宜以附傳之法載之不足為立特傳

索虜傳

索虜分寇司青二州毛德祖竺襲拒守甚力此處兩邊分敘須緒清而筆省俾見者瞭如指掌方妙沈傳未之見也
毛德祖於索虜傳附傳甚好但亦敘次太繁實侵正傳之位
赫連佛佛殺韋元事實與跣跋毫不相涉亦附于索虜傳無謂
宋太祖詩亦可畧詔語亦不必載之索虜傳中殊失賓主之法

宋書糾謬

卷六

書

空山堂

鮮卑吐谷渾傳

馮是畜生數語詞甚俚易

夷蠻傳

南夷林邑國所獲珍異皆是未名之寶此句鄙陋
夷蠻諸表並以崇奉三寶為言所引用皆佛家典要甚矣佛法之漸四夷也
凡此諸國皆事佛道以下並盛論佛道宗旨此佛法記耳殊非夷蠻諸傳正體俱可刪去
慧琳均善論創為黑白二先生問答文義甚平其於儒釋門戶理致亦粗

二凶傳

二凶傳次宜在索虜之前
自前代以來云云文義煩沓殊不可讀
體元居正此成何語乃率意竄入邪
王鵬鵠陳天與巫蠱等事敘次甚為煩亂

宋書糾謬

卷六

書

空山堂

讀史糾謬卷六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

讀史糾謬卷第七

滋陽牛運震撰

南齊書

高帝本紀

小諱當從南史作小字。世系不必逐代詳記但溯其本始所出及其近代高曾以下可矣後漢書記光武世系者以光武為漢中興之主故溯其為劉氏嫡派另當別論也何輕敵之甚真不成語 諱理民直按此處當稱名因諱其名遂稱諱乃不成文理矣禮臨文不諱正為此也當

南齊書糾謬

卷七

一 空山堂

稱某可耳他放此 南史宅南有一桑樹云云南齊書畧之非是少府蕭惠開雅有知人鑒云云南史詳載南齊亦畧之 蕭諱當為天子不如南史云帝當為天子 秦時有太后穰侯云云按此可省 南史載蒼梧王畫高帝腹為的而射之一段確不可省南齊不載豈以為高帝諱邪 高帝未受禪之前似不宜提行編年 王蘊袁粲劉來等事行應載入各人本傳不應附載本紀此非本紀體也 依南史削之為是 不得以金銀為飾馬乘具不得金銀度云云按此臚列禁物十七條瑣瑣似會典冊子非史體

南史云又上表藥人間華偽雜物凡十七條一語括之為是 封齊公策文辭冗繁其開端總冒一段尤可厭南史削去總冒自朕以不造開端極有見他處俱有裁節稍勝原文 禪位詔并策命及置誓為三南史止載伊太古初陳一詔且於中間有裁節字句 陳文建陳符命一段無謂可省 史臣案太一宮占推算漢高帝以來禪代事義既悠誕文亦鄙拙且於本紀中間硬列史臣論斷大非體制極可刪去 卽位告天策舊史未有不稱名者今仍用皇帝臣諱云云不合體制可笑 宋帝陟鑿乾序奎以

南齊書糾謬

卷七

二 空山堂

命於諱十四字南史削去甚是 高帝之據大位擁神器亦疑伺盜竊之為總論引孫卿言以為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而妄稱其至公無心應而不為真視顏無恥之言也子顯齊人安得不云爾乎 武帝本紀 小諱龍兒又云故字上焉不如南史總括一筆云故小字為龍兒為簡妙 南史載永明二年冬十二月魏人來聘又永明七年秋九月魏人來聘冬十一月平南參軍顏幼明聘于魏此南北交通大關目而南齊竝畧之何也 刺

史之職南齊多以内大臣領之雖亦外官要職尚非班爵
官人之大者南齊書詳載之而南史則畧而不載南史本
紀文省而事多南齊本紀文繁而事少大率類此 南史
載八年六月大雷雨黃光大風等災異秋七月詔以陰陽
舛和云云此爲有本矣南齊畧災異不載而止載其詔則
不知詔書何所指矣 蕭齊出自蕭何又以望之爲先祖
之次本無的據南史辨之已詳

鬱林王本紀

總敘鬱林王失德已嫌其冗然猶勝於南史

南齊書糾謬

卷七

三

空山堂

海陵王本紀

敘海陵王見廢被弒本末究竟不明 總論其卑鄙至以
一歲三號爲喪亂之軌迹更誕而不經漢唐中葉每以一
帝而年號屢易豈盡亡國者邪

明帝本紀

公事混撓取食人擔火誤燒牛鼻云云此事瑣瑣不足紀

東昏侯本紀

南史載永元元年秋七月淮水變赤如血此災異也南齊
畧之三年秋七月龍鬪於建康淮激水亦不書 紀東昏

失德處南史詳南齊稍畧然亦有不可畧者如臨明帝喪
當哭輒云喉痛大中大夫羊闓入臨而哭謂宦者曰此謂
禿秋啼來乎又鑿金爲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
步生蓮花也又行圓射殺老道人剖孕婦腹視男女此皆
其淫昏肆虐之大者悉不容不載 總論推闡豎之名亦
天意也文義甚鄙

和帝本紀

和帝之薨梁武之弒也子顯齊人而仕於梁不得不諱言
之

南齊書糾謬

卷七

四

空山堂

禮志

禮志敘次自成條理然猶嫌其不備括

天文志

總序引文孝建陳天文奏一段與上下文義不粘屬且所
敘皆宋代事何涉南齊也 流星自下而升名曰飛星此
句可省 史臣案春秋緯云云史臣二字可省 衆說不
同未詳孰是推亂亡之運此其必天狗乎此處文義未完
且未以人事占驗決之亦無緣知其爲天狗也 天文星
度分野之詳前史已備載之不必重述但記日月星氣之

變卽備一代象緯昔人讀其但紀災祥亦已甚之辭矣

州郡志

州郡志第存郡縣名目大概疆域沿革邑里物產均闕如也豈特戶口不詳而已 隋准以下十二郡郡無實土高平以下五郡並重書注云右荒南上洛以下二十一郡左義陽郡以下十二郡注云沒虜安農郡以下四十五郡並注云荒永昌郡益寧郡並有名無民注云空荒不立按州郡志所以履輿地之實也自東晉劉宋以來江左偏安州郡多僑置空立史官紀載自宜考其本真不得因仍假備

南齊書糾謬

卷七

五 空山堂

今載其郡而郡無實土考其地而民無實戶或云已沒虜虜或曰空荒不立何以爲完志信史也草率殘缺莫此爲甚讀史至此爲之廢卷而歎 按州郡志小注眞陽上蔡等縣皆云戶口簿無則知原志本有戶口可考而子顯特畧之耳

百官志

國相非官名也亦不列官不必著 紀官制條次款式不及前後兩漢書多矣

輿服志

史臣曰補敝之設經緯爲用云云按志中夾論斷本非史體而此段議論尤迂鄙

祥瑞志

祥瑞志猶宋書之符瑞志魏書之靈徵志也雜引圖讖歌謠以爲受命符應鄙誕極矣後世史志創立此等篇目以潤史體無稽不經真可笑也 天子何在草中宿此晉時語也解爲宿肅也草中肅以爲肅字之讖牽謬不通 意侃云蕭角姓也又解合音之子以爲八音之器有蕭管本屬無稽之談卽八音之器有蕭管與蕭姓何涉況何禎王

南齊書糾謬

卷七

六 空山堂

隱解合音之子皆以爲魏氏本與蕭齊無當也史臣既知其無據何不刪去而猶存之 崔靈運夢天帝謂已曰云云此段尤爲鄙俚 世祖宋元嘉十七年以下三段吹灰火然空中篋應船至水長大抵皆好事附會之辭不足以傳信史冊 青龍白象白虎等瑞果有眞跡顯驗止可載之本紀中不必彙列以爲祥瑞志也 史臣曰記云升中於天云云按此段可謂有識之言然既知其非又載而存之何也 白魚白雀白鳥白鼠白兔以及連理木紫芝等類其爲祥也幾何矣俱可刪去 銅鐘玉璽五尺刀大鏡

等類為祥為異皆不可知亦瑣瑣不足記也 齊興太守劉元寶於塹中獲錢南史以為三十七萬南齊以為百萬紀載互異 白雉白鹿亦白雀白鳥之類也白珠靈石刻作佛像更鄙瑣不足錄

皇后列傳

魏司徒陳矯後句禿濯不如南史魏司徒矯之後也 庶生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此可省 恨非是男句亦禿濯 吳郡韓蘭英婦人有文辭當作吳郡婦人韓蘭英

南齊書糾謬

卷七

七

空山堂

文惠太子列傳

心存嫡嗣語稚嫩之極 時襄陽有盜發古墓者云云按此段與上下無關涉可刪省 南史載文惠太子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盃從容有風議南齊皆畧之太子與王儉張緒竟陵王子良臨川王暕論曲禮孝經周易諸經義問答往復幾千餘言然究無甚精義似不必詳悉備載依南史括舉之為是 文惠太子爾雅好學而失德極多殆非賢儲令嗣也不必特為立傳依南史編入宗室諸王傳內可也

豫章文獻王列傳

豫章齊賢王自可特立傳但篇中表箋書奏之詞亦太冗繁如南史所裁削則庶幾得之矣 總論周公以來未知所匹也按豫章雖賢安得比於周公溢美之頌亦褒非所褒矣

褚淵王儉列傳

惟泣淚處乃見其本質焉句未明白 載高帝與淵及袁粲來往書答可刪 褚淵歸心於齊而不忠於宋其仕宋事跡可從省畧 袁粲懷貳云云按袁粲忠節褚淵委蛇

南齊書糾謬

卷七

八

空山堂

品地相去遠甚今云袁粲懷貳此在詞也 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人何得為輕薄子語殊乖謬 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此當時百姓語也傳亦不載 褚淵傳不如南史遠甚 事驗甚多過於澄矣按傳以褚澄善醫而附徐嗣乃以嗣術過於澄舉嗣而抑澄似失附傳之旨 王儉傳亦不如南史 南史記王儉薨年四十八南齊云三十八 總論論袁粲褚淵之事謂主位雖改臣任如初又云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真逆人倫悖大義之言有此等肺腸而猶敢操一代史柄邪

柳世隆張瓌列傳

三公一人是將來事也南史作此見將來復是三公一人語意較勝 南史載孔道存斬貌似世隆者送首示其母妻事南齊畧之按此段情節似不可少 攸之大怒云云按此段敘次繁衍不如南史簡明善卜別龜甲及題州齋壁一段又不如南史之詳至 柳世隆以孤軍抗沈攸之全師有功於齊張瓌拒王敬則而一聞鼓聲軍士散走瓌亦逃匿民間功業成敗正相反似不得同列一傳

垣崇祖張敬兒列傳

南齊書糾謬 卷七 九 空山堂 此真吾君也吾今逢主矣所謂千載一時按此數語頗失之繁不如南史此真吾君也一語為簡至 紀崇祖立堰墾肥水破魏軍事不如南史簡明上謂朝臣曰崇祖許為我制虜云云亦不如南史載二語已盡 沈攸之與齊高帝問答書不關敬兒事似不必載於本傳

王敬則陳顯達列傳

景和使敬則跳刀當依南史作宋前廢帝 紀敬則迎順帝出宮事不如南史詳至餘則不如南史簡也 南史有敬則與阮陽吏關一段極有神味不可畧 君行不淨心

那得惡人題此敬則子仲雄懊僂曲也南史載之南齊畧之非是 載少日而敗南史作凡十日而敗 當世快牛云云按此瑣細不足錄 似淳于伯之被刑也此句贅添無謂

劉懷珍李安民王元載列傳

元載有從兄子瞻及弟元邈並列一傳但傳以元載為標目乃畧元載而詳元邈似失賓主之法王氏兄弟等俱著於傳李安民有子元履見南史子顯顯畧而不載何也

崔祖思劉善明蘇侃垣榮祖列傳

南齊書糾謬 卷七 十 空山堂 祖思啟陳政事數條載之宜有省節 蘇峻今日可謂四凶之五也南史作使君若清盪此坐則是堯朝重去四凶較勝 南史載善明累為州郡頗贖財賄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及哭崔祖思得病皆大節目不可畧者南齊並不載 榮祖善彈云云按載榮祖技藝位置似非其所

呂安國周山圖周盤龍王廣之列傳

呂安國周山圖等皆勇力敢戰之士故同傳然敘載不如南史

薛淵載僧靜桓康焦度曹虎列傳

南史載度於大眾中欲自陳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此段紀載極有生趣南齊載欲就太祖求州比及見意色甚變竟不得一語太祖以其不閑民事竟不用云云紀敘少生動反覺含昧不明 度見朝廷貴戚說郢城事宣露如初句不如南史之明晰然此事極可不載 本名虎頭世祖以虎頭名鄙敕改之此宜連爲一段分載前後兩處便失其義 桓康傳一頭貶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語太粗鄙

南齊書糾謬

卷七

十一 空山堂

江謐荀伯玉列傳

褚炫傳名德不昌遂令有期頤之壽此二語可省

王僧虔張緒列傳

僧虔年數歲獨正坐採蠟燭珠爲鳳凰宏曰此兒終當爲長者按南史載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憎然則採蠟燭珠爲鳳凰乃僧綽非僧虔也故王宏謂僧綽當以名義見美而僧虔終當爲公如南齊所載則王宏之稱爲失所謂矣 高平檀珪與僧虔問答書可以不載 僧虔能辨

古冢中科斗書以爲周官考工記所闕文應載於本傳南史詳之南齊畧之 案建元初中詔序朝臣以下可刪省張緒風流跌宕之士本傳未盡其致 虞玩之劉休沈冲庾杲之王謐列傳

訛黑斜銳葵斷以芒接之按此特寫屐敝耳似不必爲此煩細 玩之告退表不必悉載 或戲之曰云云詼瑣語可刪 南史載杲之辨對二則頗有意致南齊畧之

高祖十二王列傳

工左右書左右射當撮云工左右書射 當時論者以世

南齊書糾謬

卷七

十二 空山堂

祖優於魏文滅於漢明一語可刪 武陵王暕名其山曰首陽蓋怨望也南史載暕稱其山於武帝前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較南齊爲勝 南史載始興王鑑江夏王鋒宜都王鐸並詳悉有事跡可觀南齊並從畧

謝超宗劉祥列傳

南史載超宗悖妄語殊多南齊畧之 劉祥連珠十五首可不必全載祥以此致罪錄其致罪之詞可矣 南史載超宗語云不能賣衰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南齊以爲劉祥語

蕭景先蕭赤斧列傳

景先遺言及蕭穎胃檄文並可從括省 蕭赤斧事跡少
蕭穎胃事跡頗著當以穎胃為主而赤斧附之

劉瓛陸澄列傳

南史載瓛讀管寧傳一段南齊畧之 年四十餘未有婚
對對字可省 瓛廬墓卻鴿鳥事似不可畧 所著各
文集皆是禮義按文皆是禮義四字為贅南史削之為是
澄自理不糾沈憲表本多乖謬宜依南史括載為是

澄與王儉論孝經不宜列在帝典往復數百言亦應有裁
南齊書糾謬 卷七 三 空山堂

省

武十七王列傳

竟陵王子良前後諸陳奏及諫射雉疏南史並撮其大旨
不全載 世祖不豫于良啓進沙門於殿戶誦經世祖為
感夢見優曇鉢華此段極鄙誕不足錄 雖無文采多是
勸戒直不成語 南史載監利侯同弟賁有文才能書畫
似不可畧 有司奏子響體自聖明云云可刪只如南史
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一語足矣 子響傳不如南史簡明
武十七王併魚復侯為十八當改為武諸子傳 竟陵

王雖不及豫章而愛才悅古陳忠納諫要是齊室賢王宜
特為立傳

張融周顒列傳

張融海賦自序以為木生之作君自君矣顧凱之以為實
超元虛以今觀之實不及也且未免有沿襲元虛處 顧
凱之當依南史為顧凱之蓋凱之晉人奕世隔懸必不相
及也 智林道人與顒書可以不載

江數何昌寓謝濬王思遠列傳

南史載紀僧真謂江數乞士大夫數命左右移床僧真喪
南齊書糾謬 卷七 四 空山堂
氣而退此數風格之大者不可省 何昌寓與司空褚淵
問答二書可省 乃與促膝雖然既去之後猶令二人交
帶云云雖然二字橫插不倫宜刪去 南史載都小使者
季珪之常曰云云極有晉書風致確不可少

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安陸昭王緬列傳

崔慶遠與魏主元宏問答往復數百言繁文冗辭粉飾支
蔓殊可厭且載中豐城公遙昌傳中亦與遙昌不相附涉
誠不知子顒何所取而備錄之也 南史載衡陽王子鈞
居喪盡禮清率好學常為巾箱好五經游孔珪家園林張

融謂其飄飄有 雲氣南齊茲畧之 南史載遙欣事亦
詳至明帝便殿密宴一段尤悽痛動人南齊亦畧而載
此卷載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及始安王遙光曲
江公遙欣豐城公遙昌併安陸昭王緬而標題祇以衡陽
始安安陸三王實與目似不相準宜照南史標題爲是
王秀之王慈蔡約陸慧曉蕭惠基列傳

南史載廬江河點常稱慧曉云云又慧曉與張融並宅其
閒有池云云二段並有風致南齊不載 當時能某人瑣
邪王抗第一品云云此段因蕭惠基掌品但其事而及之
南齊書糾謬 卷七 五 空山堂

須將惠基善奕某提撥此處則次序貫穿合紀載之體矣
王融謝朓列傳

僧達答宋孝武云亡父亡祖司徒司空此語橫入無謂可
刪 融少而神明警惠惠嘗作慧神明二字可省 融好
功名因此上疏因此二字可省 因問在朝聞主客作曲
水詩序景高又云在北云云按此處記序爲繁只可云因
問在北聞主客作曲水詩序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足矣
融問魏使獻馬一段詞過於文殊嫌冗腐所謂文勝則
史者邪竊恐文勝且不成史矣 且且信誓駟駟之牧等

句真不成語 直中書省夜歎曰鄧禹笑人南史云及爲
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似勝 南史載
融對沈昭畧數語亦可錄 朓之禍江祗構之也南史載
祗與朓結怨之由甚詳似不可畧 南史載朓臨終謂門
賓數語及朓好獎人才一段均不可少 徐孝嗣江祗等
請誅朓啓多誣構之詞似可不錄

王奐張冲列傳
奐讓南蠻校尉表可以不錄
裴叔業崔慧景張欣泰列傳

南齊書糾謬 卷七 六 空山堂

單馬至嶼浦爲漁父所斬按南史漁父太叔榮之也故爲
慧景門人此等處似不可畧 欣泰死時年四十六南史
以爲三十六

文學列傳
類傳皆有總序南齊文學諸傳皆無之似應將總論移前
爲是 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橫廣階閣霜深高殿寒
帝摘句嗟賞按此當云靈鞠獻挽歌詩三首帝摘誦其句
云雲橫廣階云云嗟賞久之 此言達儉此句可省 檀
超上表立史書條例詔左僕射王儉議按儉議可括省不

必全錄如南史所載多為左僕射王儉所不同一語足矣

南史檀超傳載吳邁遠好為篇章一段不可畧 十彬

傳四貴輔政四貴無指實徒成籠統語依南史指出名字

為是 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語未明晰欠生動 南

史載彬常於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為齊王彬詠詩曰誰謂

宋遠跛子望之遂大忤旨因此積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

趙臺窮鳥為枯魚賦以喻意南齊載彬咏詩誰謂宋遠云

云太祖聞之不加罪也與南史異竊意南史為實如彬非

以咏詩得罪而見廢則枯魚賦何為作乎 南史十彬傳

南齊書糾謬 卷七 七 空山堂

附高爽邱臣原傳附孔廣孔道虞通之虞和等南齊並不

載 崔慰祖傳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真不成語

是即同君欺人豈是我心乎語亦穉拙且賣宅瑣事不

二價末節亦非文學傳所重也 宜其書矣不成語南史

減二字作宜書

良政列傳

良政傳宜依前史改為循吏傳 傅琰父子並著奇績其

子事績不傳亦一闕漏 南史傅琰傳附邱寂之亦有循

績南齊不載 物議共欺為第二品此句不明晰 帝尤

好食逐夷一段與虞愿無涉可不載 虞愿之清一至於

此當依南史作虞君

高逸列傳

高逸傳應改為隱逸傳 顧歡夷夏論及與袁粲辨論往

復皆闕演釋老之理無關正道且文詞亦蕪漫著之高逸

傳中適見為醜耳 孟景翼正一論及與周顒辯難之文

更無涉歡事益不足存也 南史臧榮緒傳附趙僧巖蔡

蒼南齊不載 何求傳非吾所議句不明 沈麟士作巧

傷予及鄰人認辰事並見南史南齊並畧 沈麟士傳不

南齊書糾謬 卷七 六 空山堂

如南史紀載之詳 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云

云按釋老之優劣極可不辨顧歡之論史臣之斷皆不足

深論可也

孝義列傳

類傳之次孝義宜列其首南齊先文學而後孝義所謂重

文藝而輕至行矣此倒置之甚者也 晉陵吳康之妻趙

氏義與蔣儻之妻黃氏以下諸人皆列女之節義者也宜

附於傳末 普明不以露髮貝色句不明 鄉里呼為人

師亦不明 類載孝義無次序亦無懇切沈痛之致

幸臣列傳

茹法亮呂文顯傳南史較詳 茹法珍亦佞倖臣也宜依

南史入幸臣傳

魏虜列傳

南北之際北目南為島東南目北為索虜史臣各黨其國
交斥其讎詆訛紛起攻刺相尋誠不足深論均應刪去
俾南北史分峙而行不相屬犯可也

南齊書糾謬

卷七

十九

空山堂

讀史糾謬卷七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

讀史糾謬卷第八

滋陽牛運震撰

梁書

武帝本紀

齊梁同出漢鄧侯何自淮陰令整而分當依南史自淮陰
令以下敘其系別不必溯敘遠祖世代也況齊梁祖鄧侯
本無的據乎 王天獸本王天虎避唐諱也南史作天武
勝改獸字 乃斬天獸送首山陽按南史載勸斬天武柳
忱之謀也借天武首以誘劉山陽耳梁書不載忱謀本末

梁書糾謬

卷八

一 空山堂

但云穎胃大懼乃斬天獸送首山陽令人莫解其所謂紀
載殊為不善 獸牙即虎牙也諱虎為獸總不成文 武
帝朱雀捷後下令大赦又令除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又令
檢諸諍訟失理及臨陣致命收恤遺孤又令減損浮費梁
書竝載全文南史竝括舉之封梁公詔及加九錫策竝可
括省今臚敘累牘一則曰此又公之功也再則曰此又公
之功也真成晉宋以來策勳陋套況其為虛美濫譽乎
府僚勸進二節詞更繁冗南史止載其一禪位詔及重書
南史竝不錄止載其壬戌策 告天策皇帝臣諱當作皇

帝臣衍 立皇子諱為晉安郡王當作皇子綱 天監七年九月丁亥詔雉兔有刑姜宜致貶按孟子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非謂雉兔也宣王乃田齊非姜齊詔語謬誤不檢如此 詔語極有可削者但當撮其大旨耳 總序一段詞過冗繁亦多夸張失實武帝創業於篡而殲身於逆尚不足為中主乃推其恭儉莊敬藝能博學以為古昔帝王人君所罕有不亦過甚矣乎 武帝廣建佛寺推闡釋典同泰講經聽者萬眾此其失德之甚者而史官稱之以為盛事真不可解 生知淳孝文思欽明凡此皆溢美之稱徒見其虛而無當也

簡文帝本紀

大寶元年詔軒冕之華儻來之一物真鄙俚不成語而史氏猶錄之 侯景逼太宗幸西州按此文當作通帝廢太宗為晉安王當作廢帝 南史載百濟國遣使朝貢見城寺荒蕪哭於闕下梁書畧之 南史於南帝紀中帶紀北魏事極有見如大寶元年五月丙辰東魏靜帝遜位於齊二年三月庚戌魏文帝崩是也梁書畧之 南史載侯景矯為帝詔禪位於豫章王使帝寫之帝書至先帝念神

梁書糾謬

卷八

二

空山堂

器之重思社稷之固云云嗚咽不能自止此段情節似不可少

元帝本紀

王僧辯獲橋三十子共帝以獻按此細事不足錄 大寶元年二年三年世祖猶稱太清按此三年元帝尚未即位似不必跳行另提當依南史為是 王僧辯勸進諸表可省畧 下筆成章出言為論才辯敏速冠絕一時此數語病其太簡 高祖嘗問曰孫策昔在江東于時年幾答曰十七高祖曰正是汝年按此段語句欠老且不必載

梁書糾謬

卷八

三

空山堂

曰吾嘗夢主上云云革從之按革從之當作江革從之緣此處有賀革江革二革故也

敬皇帝本紀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云云按此當連史臣曰為一篇如史記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之例侍中鄭國公稱謂亦非史體

后妃列傳

太祖獻皇后高祖德皇后稱謂殊不協不如南史稱文獻張皇后武德都皇后為是儻可推 光彩非常非世中所

有按非世中所有句可省去 后驚視謂侍者曰汝見不
按此可省當云后驚問侍者皆曰不見可矣 對對又脫
略此句可刪省 嘗於供養經案之側髣髴若見神人此
事甚誕似不必記 有司議尊貴嬪一段記載過繁應從
南史節錄 奉佛教一段亦有記載太詳之病 丁貴嬪
阮脩容皆高祖妃也不應編於簡文王皇后之後宜照南
史列次為是

昭明太子哀太子愍懷太子列傳

昭明太子梁賢儲也又有文章之鑒宜自為一傳 太子

梁書糾謬

卷八

四

空山堂

亦崇信三寶云云按此正太子迎合武帝悖道失德之舉
可略 始興王憺薨太子命僕射劉孝綽議禮一段按孝
綽原議可省止載太子令則孝綽之議即在其中矣 王
筠哀冊文可不必載 陳尚書姚察曰孟軻有言云云按
此處引孟子迂遠而不切

王茂曹景宗柳慶遠列傳

茂年數歲為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之千里駒
成門戶者必此兒也按此處語句頗繁當云為大父深所
異常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傳稱茂潔白美容儀後段又

云姿表瓌麗須眉如畫二處可省其一 南史王茂字休

連一字茂先梁書作字休遠不載字茂先 茂私於張宏

策勸高祖迎和帝高祖以為不然按此處記載不明悉高

祖以為不然亦不成語 南史載人或謂茂反帝弗之信

云云梁書畧之按此段似不可少 入皆懼中馬足此句

拙澀欠明悉 景宗謂所親云云按此段述景宗語太繁

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更鄙俚不成語 弄人婦女奪人財

貨不類史家語 天降雨水豈城之所知語不可解南史

載慶遠曰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命築土而已較簡明

梁書糾謬

卷八

五

空山堂

卿衣錦還鄉句鄙俚之極 初慶遠從父兄衛將軍世隆
云云記夢鄙談甚不足載

蕭穎達夏侯詳等列傳

任昉劾穎達奏可節錄不必全載 穎胄穎達兄弟齊名

傳詳於穎胄而穎達獨畧以穎胄事跡功名為著也然則

何不以穎胄標目立傳而附穎達邪

張宏策庾域等列傳

宏策與高祖星下論時事一段國家故當無恙請言其兆
等語殊傷煩碎 南史載宏策遇害帝哭之慟曰痛哉衛

尉天下事當復與誰論此節不可少。南史稱庾域少沈靜有名鄉曲梁文帝為郢州辟為主簿歎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此段不可刪域孝養致雙鶴事亦可備傳中點綴梁書均不載。御史中丞宗史南史作宗夫。南史載呂僧珍拜南兗州刺史推客位謂人曰此兗州刺史坐非呂僧珍此語極有味不可刪。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督郵官廨也置立以來便在此地豈可徙之益吾私宅不如南史云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一語為老。

梁書糾謬

卷八

六 空山堂

柳惔席闡文章殿等列傳

柳惔傳較南史太畧。韋殿功業非柳惔席闡文所及宜自為一傳。

范雲沈約列傳

今日就戮甘心如薺此不成語。雲對白鳥一段感應之理一至此乎二句可省。沈約勸高祖稱尊號一段語繁而意支甚欠爽練。謝元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文章俱稱字亦非史體。郊居賦雖工雅非約傳所重可以不錄。苟是歷數所至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南史刪此二句。

極是

江淹任昉列傳

昉仕齊明帝具表章及奉高祖牋俱可不錄。劉孝標絕交論本為昉舊交作然止可附其事而不必載其文以任傳載劉文實非史體也。

謝朓列傳

高祖表請朓及何允表可不錄。高祖賜謝賢詩鄙庸不足錄。

王亮張稷王瑩列傳

梁書糾謬

卷八

七 空山堂

王亮傳載任昉劾范縝黨王亮奏章甚繁而無謂不如南史云任昉因奏縝妄陳褒貶請免縝官一語括之為是。謝超宗與瑩交惡超宗聞瑩於懋懋言之於朝廷以瑩供養不足云云按南史載超宗聞瑩父子事較此為詳。

王珍國馬仙琕等列傳

馬仙琕守豫州高祖遣其族叔懷遠往說之仙琕欲斬懷遠軍中為請乃免建康成陷仙琕舉哀告眾悉遣城中兵出獨與壯士數十守城此皆仙琕忠齊大節南史備載之。梁書不錄殊恨闕畧。帝使待袁昂至俱人曰使天下見

二義士此句有氣色梁書無之不如南史載此為備張齊手不知書目不識字按此只可以齊不知書一語了之

張惠紹馮道根等列傳

南史載馮道根郡召為主簿不就曰吾當使封侯廟食安能為儒吏邪梁書畧之

宗史劉坦樂藹列傳

宗史當依南史作宗夫觀夫字明敷可見蓋夫即扶敷之義也 贊語此三人者楚之鎮也此三人謂宗史劉坦樂藹也然文無所蒙指欠明顯

梁書糾謬

卷八

八

空山堂

王瞻王志王峻等列傳

明且果自詣獄辭以婦孕文義殊欠明晰此無筆也 自

王瞻至王份六人皆琅邪王氏也當截為諸王列傳又雜

張充以下數人何也 張充柳惲江倩三人可入文學傳

太祖五王列傳

南史載臨川王宏駭弱不武棄軍於魏舍淫無度恣意聚斂又與永興公主同謀弑逆種種不道梁書都不一載反稱其孝謹寬和難乎其為信史矣 方其逃也皆不出京師而罕有發覺三句可刪 鄱陽王恢請慧龍治眼一段

空中忽見聖僧一語荒誕可嘗

蕭景列傳

蕭監州符火燭汝手何敢留之不如南史云蕭監州符如火較明白 南史載蕭昂鞭武窟山中女子事似不可畧

周捨徐勉列傳

南史載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驎必能致千里梁書不載此語 勉該洽百氏皆為避諱謂勉知百氏之諱忌皆為避之也然文義不明 勉上修五禮表梁書全載其文南史稍有刪節 答客喻可以不錄

梁書糾謬

卷八

九

空山堂

范岫傅昭等列傳

虞通之貽傅昭詩可以不錄

陸倕到洽明山賓等列傳

倕與任昉友善為感知已賦以贈之昉亦作賦報之今倕賦不載而載昉賦似非傳體 昭明太子貽明山賓詩本不佳於史例亦不得錄 山賓賣牛而告買主以牛患漏蹄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按激薄停澆四字可省 南史載殷鈞形貌短小為始興公主所憎每召鈞先滿壁為殷獻字鈞輒流涕以出因

言武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鈞云云此段必不可畧梁書不載 陸襄與陸倕本兄弟行宜以次相連

陸襄本名袁字趙卿有奏事者誤字為襄武帝乃改為

襄見南史梁書畧之

裴遠夏侯暄韋放列傳

魚宏一貪悖奢靡之士本不足立傳附於夏侯暄傳後更無義理

高祖三王列傳

南史載邵陵王綸躁虐悖慢極逆人道梁書畧而不載豈

梁書糾謬

卷八

十一

空山堂

以綸之守城拒侯景抗節不屈而故為諱之邪 綸與元

帝書宜從南史節錄 南史載綸屍橫江岸飛雪不霑亦

一異也梁書畧

裴子野顧協等列傳

南史載子野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沾濡父夢

見其容云云梁書亦紀子野至孝而畧此一段 沈約撰

宋書稱裴松之以後無間子野更撰為宋畧二十卷稱准

南太守沈璞以不從義師受戮約徒跣謝之乃兩釋焉此

亦史家挾私互攻之一端可備考據南史載之梁書畧

徐摛傳載侯景之亂景舉兵上殿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

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按此段紀載頗有氣色

但凶威遂折四字省之更好 南史載鮑泉夢著朱衣行

水上及死舉身帶血而沈於江如其夢梁書載泉為南討

都督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祖後未旬而泉見囚執頃之

又夢泉著朱衣而行水上又告泉曰勿憂尋得免矣因說

其夢俄而復見任其記事不同如此按朱衣行水上未見

得免復任之占似宜以南史所載為是

袁昂列傳

梁書糾謬

卷八

十二

空山堂

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之駒在鄉

有之今改卿名為昂即千里為字按此段應在傳首 初

顛敗傳首京師藏於武庫至是始還昂號慟嘔血絕而復

蘇按南史亦載此事而有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等語

昂為從兄制期服答人書可以不錄 昂謝參軍啓亦可

不錄獨載其與武帝往還書喻可耳 武帝謂昂為白頭

尚書見南史語亦可錄

王僧孺張率劉孝綽王筠列傳

任昉贈僧孺詩可畧高祖賜張率詩亦可省 南史載武

帝詔王僧孺收定百家譜本末極詳悉梁書畧之按此僧

孺大著作也似不容畧 張率舞馬賦非賦之至者亦可

不錄 南史載張率有詩二千首虞詡見而誡之率悉焚

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誦便句句嗟稱云云梁書不載

劉孝綽傳二載任昉贈詩蓋昉爲當時名流故士人得

其一言相爲引重第史家自有定論何必沾沾於此錄之

徒足爲贅且古史體無此也 孝綽答世祖書可錄謝湘

東王啟及謝太子啟皆表箋之淺淺者極不必錄

張緬列傳

梁書糾謬

卷八

十三 空山堂

南史載張纘輕傲之行數節梁書並畧之

蕭子恪列傳

高祖在文德殿引見蕭子恪兄弟從容謂曰我欲與卿兄

弟有言云云按此段極論齊梁禪代本末以自白其心然

語氣瑣屑鄙俚不成文理似是當時率意失口之文未加

翦裁者世有通俗之語而可以入史傳者乎且此亦何關

子恪事蹟而載之子恪傳邪 高祖語趙叔祖一段更無

謂 蕭子範到府牋不足錄 蕭子雲建言改郊廟樂辭

其奉勅答勅皆通套常語可不錄 南史載百濟國求子

雲書事極可爲名士增重梁書畧之

孔休源江革列傳

江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乃賜筆覺意詩五百字云云

按此段文義鄙俚之極真不足以溷史傳 南史載上大

宴舉酒勸革曰卿那不畏延明害革對曰臣行年六十死

不爲天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梁書不載

謝舉何敬容列傳

王有養炬謝有覽舉此語已見王筠傳 任昉別舉詩可

不錄 謝郁戒何敬容書亦不必錄 俄而侯景難作其

梁書糾謬

卷八

十三 空山堂

言有徵也按其言有徵也不成語句或可竟刪去 敬容

捨宅東爲伽藍一段瑣事不足錄 南史載謝舉對邵陵

王裂冠事極有意致梁書不錄 南史載敬容署名大小

失體又問容吉姓與邵吉遠近故蕭巡作卦名離合詩以

嘲之梁書削其署名問姓二事而猶載蕭巡作卦名離合

詩本末遂不相應未免紀事無根

元法僧王神念等列傳

羊侃運薪觀者登樹高祖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因號之

爲折樹南史載此點梁亦有情梁書畧之 楊曰華亦魏

降將但列之王神念羊侃諸人中殊足為累

司馬娶到溉等列傳

記到溉從僧徒禮誦創立延賢寺事甚瑣瑣 世祖贈到溉詩及高祖賜溉連珠並可省 劉之遴為劉顯上皇太子求誌銘啓祇可節錄 許懋封禪議固極詳晰亦苦繁衍未經括節 南史載武帝出劉顯為尋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毋乃不可乎梁書不載此語

王規王承緒翔蕭介等列傳

梁書糾謬

卷八

十四 空山堂

王褒劉毅宗慄雖事梁任職後俱沒入於周別載周書似不得為梁人也 王褒著幼訓以誠諸子可以不載其詞 褚翔請沙門為母祈福一段誕怪不足信 皇太子與劉遵從兄孝儀令甚苦冗費可節刪

韋粲江子一等列傳

江子一字元貞南史作元亮 江子四極言得失武帝甚善之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令尚書詳擇施於時政 南史載此詔最有意致梁書削去

王僧辯列傳

南史稱僧辯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按此稱僧辯才學器幹必不可少梁書畧之 南史有僧辯討劉敬躬事梁書亦不載 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按南史不載此事或亦可畧 僧辯與鮑泉奉命討荆湘僧辯以部下未集須合乃發與鮑泉反復圖議敘次甚繁查不如南史紀載簡徑 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今惟有死耳此數語欠明晰 南史載僧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時有大星墜賊營又有龍自城出入鸚鵡洲

梁書糾謬

卷八

十五 空山堂

水中此與後漢書昆陽之戰載星光雲氣之變正同點綴極有光景梁書畧而不書殊減色 僧辯與陳高祖討侯景登壇盟誓係陳高祖為其父應載其父於陳高祖紀中 僧辯江中遇風浪其再拜告天數語亦慷慨有氣南史載之梁書畧 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矍然乃謬答曰云云按此段極可省 王褒祭僧辯母魏太夫人文不可必載 僧辯為齊所脅立貞陽侯淵明為梁嗣其擁立本末自應詳記第傳內載齊主與僧辯書及僧辯與貞陽侯往復問答表啟均係繁文冗章無關事情不如一切刪去

孝行列傳

膝曇恭傳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
 俄見佛像及夾持之儀云云按佛像之見雖異彼何與孝
 行況正史傳信不宜雜以荒誕小說南北朝以來士人佞
 佛往往以紀事之史而載引不經如此 庚黔妻嘗其一
 段易泄痢點妻輒取膏之按易泄痢一語宜敘在先 黔
 妻示不違之請書數篋按示不違之文義不明 吉希傳
 載蔡法度訊問粉乞代父死一段詞繁而意都直是一則
 識案不似史體 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乎云云按
 梁書糾謬 卷八 六 空山堂

此段語意甚雅俚真不可讀 江杯因父患眼侍疾夜夢
 一僧云患眼者飲慧水云云徵引佛經牽摭其事可謂荒
 誕之極史傳至此亦足駭怪矣 劉霽傳載霽誦觀世音
 經萬遍因感夢一僧相告真如佛氏語錄甚濶史體 南
 史孝義傳別載景仁陶子鏘成景儁李慶緒皆梁時人或
 居喪盡禮或為親報讎皆孝行之卓卓者梁書不載似亦
 闕漏 孝行傳當作孝義傳 烈女節婦梁時豈無一人
 乃不一錄何也

儒林列傳

伏曼容傳故知平叔有所疑此句可刪 南史載曼容與

袁粲善立理時論以為一臺二絕梁書畧之 范縝傳縝
 在劉瓛門下恒芒屨布衣瓛門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門聊
 無耻愧按此段語繁複聊無恥愧一語不當事情 縝神
 滅論義理鄙淺文詞亦復支離極不足載 賀革性至孝
 常恨貪祿代耕不及養按此句只可作祿不及養足矣
 革所得俸祿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按造寺奉佛何足
 為孝此世俗鄙末之見誠非正史所宜稱也 司馬筠議
 慈母喪服誠有關禮制第詞義太繁有可刪削處 崔靈
 梁書糾謬 卷八 七 空山堂

恩傳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靈恩立義以渾蓋為
 一按渾蓋二義並行已久言天者各守其是莫能相一靈
 恩比而同之恐非定論也 崔靈恩傳稱靈恩性拙樸無
 風采及解經析理甚有精致孔僉傳又云北來人儒學者
 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
 清雅不類北人按一崔靈恩也或曰解經精致或曰音辭
 鄙拙何自相乖背邪況音辭鄙拙亦何礙講說若云言論
 清雅不類北人揚南抑北又有私鄙之見存乎其間矣
 皇侃傳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按誦孝經

何足為孝擬觀世音經更鄙誕 贊語叔孫通講論馬上
桓榮精力凶荒真不成語

文學列傳

庾肩吾傳載太子與湘東王書論文章品目聲律變轉詞
理可存然亦何與庾肩吾事而列之肩吾傳中邢 劉孝
標辨命論援引雖盛而要領不清 紀劉杳博洽彊記處
亦失之瑣碎 張纘與雲公叔襄兄冥子書可以不錄
贊語劉氏之論命之徒也命也者聖人罕言歟就而必之
非經意也數句極香滯語意亦不明

梁書糾謬

卷八

六

空山堂

處士列傳

何點亦隱逸之流寫敘全無高致 點與張融戲詭之詩
可以不載 何點傳載詔書太繁按點隱士正不必以詔
書為榮 王果與何允問答語亦甚繁 初開善寺藏法
師與允遇於秦望後法師死允在般若寺見一僧授以大
莊嚴論世中未有此段荒怪真如小說家言不足載 阮
孝緒至道之本貴在無為論詞理平平無深至處不必錄
陶宏景傳云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為勝力菩薩此語
可刪 劉歊革終論取義不深文力亦寡乏不足錄 劉

歊與說傳並雜釋教佛經頗近小說恐非傳列高士之體
也庾銑傳載銑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呼銑為上行先生
臨終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更誕誕
不可信 處士傳贊語率易之極 傳隱逸而述其行事
踪跡如仙釋不如作仙釋傳矣晉宋以來史書隱逸處士
傳往往蹈此病

止足列傳

止足取老子知止知足之義二字湊捏不可標列題目
且止足恬退之士亦不必另立傳列傳而有止足此晉宋

梁書糾謬

卷八

九

空山堂

以來史書之濫造也 顧憲之事跡直似以循吏風疾解
職亦未見其恬退而列之止足何也 憲之遺令祇可節
錄多載徒為繁累

良吏列傳

良吏傳次宜在孝行之後儒林之前 沈瑀似是一強幹
吏惟教民種樹一事乃循良政績至為餘姚令因私怨使
富吏芒屨布衣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箠此豈循良
所為邪 邱仲孚少以家貧結羣盜劫掠自資為山陰令
齊末政亂頗有贖賄為有司所舉此豈堪循吏者傳止稱

其梁初復爲山陰長於播頰善適權變吏民敬服號爲神明欲以晚節蓋其夙愆列諸循良不亦過乎況撥頰適變祇是才幹缺缺者之所爲亦未必足以當循吏也 良史傳諸人當以孫謙爲第一謙有從子廉便辟巧宦結附朝貴此亦何足載附諸謙傳且爲失體此史家無識而法度不講之過也 高爽屐謎吏鄙俚不足載 伏暉爲吏廉白因遷擢滯遲意望不滿以爲時人所譏治書御史虞暉乃効爲貪位要君不忠不敬不亦已甚矣乎姚史既列暉於良吏而又全載虞暉章極口醜詆以爲良吏之玷誠不知其何說也

梁書糾謬

卷八

三

空山堂

諸夷列傳

佛法出自西域諸夷傳紀佛出處及外國人敬佛禮儀本末此敘異域風俗不得不然也至載高祖迎佛髮爪出舊塔下舍利得阿育王造像禮拜供養種種愚惑又言舍利造像有放光轉生之異荒誕不經殊難考信此以著高祖佞佛之失邪抑眞信其是而以彰佛法之異邪二者之說都不宜於諸夷傳中見之而必瑣瑣紀此適足以徵其識見之陋而史體之紊耳

侯景列傳

齊文襄與侯景往來書本無關事跡文亦不佳似不足錄卽錄之亦可從節畧 景上武帝表數帝十失極抗橫無狀亦可不錄只括敘足矣 景矯詔自立爲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詔書狂悖之甚此何暇備載之 簡文被幽及夢吞土遇弑并武帝夜夢中原牧守皆以地降用朱异言而納侯景已見諸紀傳不必重載 傳末載諸童諺及陶宏景釋寶誌詩識頗傷煩碎

梁書糾謬

卷八

三

空山堂

讀史糾謬卷八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

讀史料謬卷第九

滋陽牛運震撰

陳書

高祖本紀

陳氏本非陳寔後南史云其本甚微自云漢太邱長是之後最有分寸 高祖泣謂休悅曰僕本庸虛云云不如南史數語簡老 南史載高祖征交州討侯景俞王僧辯拒齊兵較陳書稍有簡節 封陳公詔南史削去 加陳公九錫策禪位詔及璽書不得不載但宜有節省 總論升

陳書糾謬

卷九

空山堂

大麓之日居阿衡之任此似領聖表箋中語不類史體

隆功茂德光有天下按高祖以一劍之雄成偏安之業隆

功茂德云云頌美毋乃太過 南史高祖紀總論一段稍

勝陳書 贊語駢偶之體過於文飾稱美亦屬過當失實

世祖本紀

始終梗概若此者多焉此率泛不成語南史其自強若此云便勝此 世祖贊語頌美亦太過見善如弗及用人如由已此古哲帝明王之事世祖果能如是邪姚察陳人安得不云爾乎 南史世祖紀記事稍簡括諸詔令俱刪去

似勝陳書南史於諸代帝紀多如此亦不止一世祖紀也後世纂六朝史者節取南史此法可也

廢帝本紀

陳書諸帝紀中載進用諸臣如將軍刺史之類失之太詳帝紀者所以標一代事蹟之綱領若敘紀詳繁似非括要之體 太后廢帝為臨海王詔南史載之較陳書有節省 宣帝本紀 宣帝紀較之南史所載其繁數倍 贊語雖得失由我無禦敵之畧焉文義不明

陳書糾謬

卷九

空山堂

後主本紀

後主詔益趨浮靡如大建十四年三月詔著寶戲以自憐草客嘲以慰志趨銅馳以觀國望金馬而來庭此等語殆駢偶之工麗者然於詔制之體益遠矣 後主窮極聲色淫樂無度可謂失德之主本紀並未著其一事徵南史所載則後主昏德幾不傳矣豈思廉因父察嘗北面事陳而故為諱之邪 鄭國公魏徵總論詞義頗傷繁費遐觀列辟纂武嗣興以下更冗漫迂廓不足為一代史論 史臣曰後主昔在儲宮早標令德云云按此思廉贊語也以後

主之淫昏而猶稱其早操令德能遵典故至於鼎玉遷變乃以為天意使然非惟人事亡國之君猶為含蓄掩諱如此可謂厚矣然未知其何以為信史也

后妃列傳

沈皇后傳云陳亡后入長安隋煬帝每有巡幸恒令從駕及煬帝為宇文化及所害后自廣陵過江還鄉里不知所終按南史載后自廣陵過江於毗陵天靜寺為尼名觀音貞觀初卒則非不知所終也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考覽記書參詳故老云云按此段皆記張貴妃事也當依南

陳書糾謬

卷九

三

空山堂

史綴輯入正傳不必別為一段 史臣口詩表關雎之德易著乾坤之基云云按此沿襲舊語庸腐殊甚

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列傳

周文育本姓項名猛奴初段周舊見文育文育對曰乃隨文育至家皆當作猛奴 世祖收侯安都詔書可削 敘安都戰功亦傷冗繁

侯瑱歐陽頎吳明徹列傳

吳明徹傳李陵矢竭一詔可省 裴子烈明徹從將也應在附傳之列不必另跳行

周鐵虎程靈洗列傳

周文季傳齊軍深憚之謂為程獸按唐人諱虎故云謂為程獸然於義不通矣南史稱程彪為是

黃法氈淳于量章昭達列傳

於是乃為拍車及步艦豎拍以逼歷陽按拍車當依南史作拋車 章昭達傳自餘無以奉償此句可省 贊語斯亦良臣良將一代之吳耿矣按良臣良將四字可省

衡陽獻王昌南康愍王曇朗列傳

巴陵王蕭沉等請封衡陽表可省贈侍中詔亦不必全錄

陳書糾謬

卷九

四

空山堂

景子濟江於中流船壞以溺薨按南史云丙子濟江於中流殞之使以溺告與梁書不同

陳擬陳詳陳慧紀列傳

高祖討侯景召詳令反初服此句文飾未明妥 贊語引詩宗子維城云云浮廓無謂真如無有

趙知禮蔡景歷劉師知謝岐列傳

蔡景歷答高祖書祇是駢偶之體詞旨浮靡可以不錄 南史載劉師知初侍梁敬帝與陳同謀牽衣推刃躬行弑逆陳書不載豈故為之諱邪 師知與博士沈文阿議俠

御人衣服吉凶之制極條悉微傷於繁不如南史記載之簡明 贊語謂劉師知博涉多通而闇於機變雖欲存乎節義終陷極刑以為不智按師知背梁賣主躬行弒逆及受陳祖顧命因矯詔出高宗東府事發賜死始終一姦先小人何與節義即陷極刑亦焉足惜乃以為闇於機變而責其不智恐不智之譏不足以蔽其咎也

王冲王通袁敬列傳

初高祖以冲前代舊臣特中長幼之敬按長幼之敬文理未明

陳書糾謬

卷九

五 空山堂

沈胤袁泌劉仲威陸山才等列傳

贊語引鄧禹杜預似謂沈袁諸人皆以文士而有武功者至梁室沸騰懦夫立志既身逢際會仗於時王等語與前文絕不相應亦未見懦夫立志者何指所謂見仗於時王者又何說邪文理舛謬真不可解

沈炯虞荔馬樞列傳

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率往他所或遽救之僅而獲免按此只可云炯解衣將就戮或遽救之獲免足矣礙於路間桑樹數語繁文累句反致不明 恐魏人受

其文才而留之句亦種陋殊甚 炯上漢武帝通天臺表詞句鄙弱義旨亦不深懇不足存錄 炯夢見宮禁云云此段荒誕似不足信 高祖文帝與虞荔二書可刪 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營按雖任遇隆重以下數句可省 故不列於後焉此句亦可刪 虞寄與陳寶應書極陳順逆之理氣勢跌宕可誦中間條陳十事及排列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等語尚有應裁削處 扞秦但泣而已此句可省

陳書糾謬

卷九

六 空山堂

謝哲蕭乾等列傳

王固傳載因於西魏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魏人大設罟網於昆明池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按此二事有無不可知即此足見史家好奇之病 諸人中孔奐才品最高傳極力鋪寫然用筆亦有過繁處允答曰夫性命之道自有常分云云按此段語意最膚泛不切

陸子隆錢道戢駱牙列傳

駱牙何人贊語以為張良之亞稱擬母乃太過

周宏正袁憲列傳

宏正奏記晉安王寬泛無實可摘錄不必全載請釋乾坤
一繫啓及詔書並可不錄 吾與汝不知何所逃之不成
語句 若束修以上諸士大夫微見古今者云云按此段
文義總未明豁 袁憲陳三公陳亡入隋又北面受爵可
謂事二主矣贊語乃以為終始弗渝何也

裴忌孫瑒列傳

述勲德之美展君臣之意排句不類史傳語

徐陵列傳

陳書糾謬

卷九

七

空山堂

徐陵與楊遵彥書列八未喻義旨曉暢詞采亦復雄邁中
間有云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曰如曰不然其不然乎此
等挑弄殊傷滑易此體裁之不莊也 陵嘗遇疾甚篤其
子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按燒香誦經以療父
疾此不可為訓史傳載之亦見其鄙 孝克蔬食長齋持
菩薩戒誦法華經此等皆不足記載 孝克臨終正坐念
佛室內有非常異香氣荒誕之談更濶史體 贊語徐孝
穆推五行之秀稟天地之靈聰明特達籠罩今古云云按
此等語直可移贊周孔孝穆為足當之

江總姚察列傳

劉之遴酬江總詩可以不錄 至德四年授總尚書令策
文可不載 總嘗自敘曰歷升清顯備位朝列不邀世利
不涉權幸按總為太子詹事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
陳氏為女後主之世日與後主遊宴後庭當時謂之狎客
此豈不邀世利不涉權幸人所為邪考其自敘寧為實錄
而史傳載之何哉 姚察傳敘察遭喪哀毀及奉詔書慰
解詞繁文贅祇益為病 澄鑿之職時人久以梓匠相許
此當時俗稱也極不雅 姚察不受布練一事寫來亦鄙

陳書糾謬

卷九

八

空山堂

項無氣 察幼年就禪師受菩薩戒祿俸皆捨之造寺并
為禪師樹碑此不足為盛德事而屑屑記之何也 察將
終西向正坐念云一切空寂其後身體柔軟顏色如恒此
更鄙誕不足載將以此為事佛之報邪 總敘察為人居
官幾於無美不備至載名流推獎人主賞重項項不休蓋
皆溢美過情之詞也傳信之史當不其然觀南史姚察傳
則知察之為人亦足稱賢然不如此傳之阿情推譽矣
古來父子為史者司馬氏談遷班氏彪固及姚氏察與思
廉是也然遷不為談立傳固不為彪立傳皆於自序中述

其官爵行事出處著作蓋不欲以其家世源流雜置他傳又以子傳父或有過情溢美之嫌或蹈有而弗稱之失形迹之間易滋物議故不為也思廉續其父為梁陳書而為父察立傳考察在江表才行品地固繫一時之望然思廉所為傳繁文贅詞逾三千言摭述連引幾於百美畢備贊語稱察稟令德而光百行至有風俗人倫之目恐察之行為未足勝此也傳曰善則歸親思廉以子稱父以為顯親成父之名則得矣然於史家記載褒述之公正何如也

思廉為察傳其失有三子諱父名禮也思廉於贊中稱其陳書糾謬 卷九 九 空山堂

父曰先臣然於傳中則不得不斥稱其名也此一失也江總固江表才人然在後主時狎客幸臣也頹亂紀綱以至亡國思廉以察與總同傳儕其父於嬖倖小人之流汗孰甚焉其失二也察自陳亡入隋授秘書丞散騎常侍清顯任職大業二年乃終於東都則察未嘗終於陳也謂為隋臣孰曰不然今編諸陳書列傳非所安也其失三也有此三失何以為史 贊語稱江總師長六官雅允朝望亦溢詞豈頌其父察而不得不及總邪

宗元饒司馬申毛喜蔡徵列傳

元饒劾陳哀奏章可不錄 司馬申傳及叔陵之肆逆也事既不捷云云按肆逆之事豈得云捷此語病也 後主自製誌銘辭情傷切云云銘詞可刪其見幸如此語更不倫 喜即馳入謂高宗曰陳有天下日淺海內未夷云云南史將此處繁語概行削去止存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加三思數句極為簡至 高宗欲進兵彭喜對曰臣實才非智者安敢預兆未然云云南史於此亦有節省只用數語括之最得事情 南史載後主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病但欲阻我驩宴非我所為耳語

陳書糾謬 卷九 十 空山堂

意自明陳書作但欲阻我歡宴非故所為故姦詐耳文義殆不可通

蕭濟陸瓊顧野王傳粹列傳

傳粹明道論闡明佛法僅得粗迹殆禪家機鋒文字不足錄也

蕭摩訶任忠等列傳

蕭摩訶有陳第一勇將傳亦極力摹寫究未出色盡致明徹乃奮誓曰奉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按此處敘寫殊未明豁 摩訶曰從來行

陣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此不成語恐摩訶當日未必卽爲此語也 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散駐之弗止摩訶無所用力焉按此段備解摩訶致敗之由以爲非戰之罪然敘寫戰陣情事頗未明盡無氣力神致南史敘此段極隋陳勝敗之形紀摩訶被執不撓之狀殆勝陳書遠矣 南史載後主逼於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因以致敗此言必有所據陳書畧之 南史載隋文帝聞摩訶抗答賀若弼曰壯士也此亦人之所難陳書亦畧之 贊語謂蕭摩訶雖無智畧亦一代匹夫之勇矣按摩訶進

陳書糾謬

卷九

十一

空山堂

孝行列傳

思蓼莪之慕切追顧復之恩深二語不成文理 景兵士皆羌胡雜種衝突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惟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云云按此及不害解簡文夢吞土事已載梁書簡文帝紀此傳以孝行爲重似不必重提二事詳悉記之 謝貞傳族兄爲往華嚴寺請長爪

禪師爲良說法一段似不足記 謝貞傳病於繁而且支司馬胥傳不必載北周詔書 高宗世有太原王知元者此段止可附他傳中不必另文跳行 贊語庸鄙浮泛之甚

儒林列傳

沈洙傳議久而不葬者除服之禮及測囚時刻極有識載敘更求綜括簡明爲長南史載測囚時刻議卽勝陳書鄭灼夢遇皇侃事極鄙俚不足記 沈生可謂意聖人乎此語文義究屬不明 姻不失親古人所重按論語因不

陳書糾謬

卷九

十三

空山堂

文學列傳

開端引易論語迂廓之極 杜之偉傳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此等句非史傳家語 褚玠傳故不列於後焉此句可刪 陸瑜傳太子與江總書亦宜括載 何之元

梁典序載記太繁只括省可矣 陰鏗工五言詩陳文士之著宜特為立傳不宜附之阮卓傳後 贊語草率充數極可無有

熊曇朗周迪等列傳

討周迪陳寶應二檄僅稱備體不足全載討雷異詔亦可節錄

陳書糾謬

卷九

十三 空山堂

讀史糾謬卷九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

讀史糾謬卷第十

滋陽牛運震撰

南史

宋本紀

武帝紀載帝微時諸徵異事如卧時見五色龍行止時見二小龍射大蛇見童子搗藥遇沙門雷黃藥傳手瘡種種怪誕似非正史之體昔人謂南史所載詭譎妖祥頗涉猥雜卽此足以見一端矣 帝嘗與經墓欺之曰此墓何如按欺之曰三字語穉而意晦 宋書載或曰劉裕等豈辨

南史糾謬

卷十

一 空山堂

之有成下桓元曰何謂無成語脈方有照應南史削去豈辦之一句下文何謂無成便無來歷矣 至是憑之戰死帝知其事必捷詞理短乏頗不成語 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一段宋書不載似可畧 宋書載武帝伐慕容超一段云公既入峴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畧有神色南史添衆問其故數語便鬆脫失神且師旣過險云云排偶可厭 太史公駱達陳天文符應曰按晉義熙元年云云按此段言符應瑣鄙近巫蠱不如宋書太史公駱達陳天文符瑞數十條一語爲簡老 總收紀武帝儉樸處亦殊瑣瑣

孝武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爲過矣下遠接故能光
有天下克成大業此處文理殊不可通 少帝紀武帝年
諭不感句太文腐殊不似史書中語 不卽受制亦不成
語 文帝紀宋書載閏月丙戌皇子劬生南史削之按此
句似不可少 宋書載八年正月復立珠崖郡三月車駕
於延賢堂聽訟按此皆事體之不可畧者南史並削之
孝武紀孝武亦縱欲失德之主總敘反稱其精明何也
前廢帝紀廢帝一年之中改元兩次宋書曰永光南史曰
景和按帝八月改元十一月遇弑景和之稱爲日甚淺旋
南史糾謬 卷十 二 空山堂
卽中殞宜從宋書稱永光爲是 大呼寂寂如此者三如
此二字可省 太皇太后今奉湘東王或纂承皇統按纂
承皇統四字亦涉文腐不似史家語 書述不謹上詰讓
之云云按宋書上詰讓之下有子業啓事陳謝上又答曰
云云宜從宋書 宋書那得生如此寧馨兒寧馨佳辭也
如此寧馨兒則恨語矣南史削如此二字便失語氣 山
陰公主淫恣過度一段可以不載 其餘事迹分見列傳
此句可削 贊語撮宋書三紀贊爲一篇文義不聯筆致
更復膠戾 明帝紀帝好讀書愛文義云云按總敘帝失

德亦傷煩雜甚少結構後廢帝紀總敘雖瑣悉體致頗佳
齊本紀
高帝紀敘次剪裁極勝南齊書惟總結一段歷敘徵應凡
十數條事多瑣屑更有荒誕無稽之談極可刪去 南齊
書云上姓名骨體及期運歷數並遠應圖識數十百條歷
代所未有只此數語括之可謂簡老矣 武帝紀敘武帝
徵應夢人以筆畫身及得行璽異錢并累石爲浮圖忽生
異樹等事皆瑣瑣似不足記錄 永明五年秋九月辛卯
車駕幸商飴館按南齊書云辛卯車駕幸商飴館上所
南史糾謬 卷十 三 空山堂
立在孫陵岡世呼爲九口臺者也紀事極有風神南史改
爲世呼爲九口臺便禿直無味 五年二月車駕幸芳林
園南史不載 先是魏地譁言赤火南流喪南國云云此
段可省 鬱林王紀總敘鬱林王失德處冗瑣無章法
文惠太子立樓館號曰東田武帝立宮號曰舊宮又武帝
時有小史名皇太子徵引撫拾以爲讖驗甚屬無謂服妖
一段亦可刪 海陵王紀先是武帝立禪靈寺於都下云
云雜記圖識注釋支離甚非史體 東昏侯紀總敘東昏
淫昏肆虐較南齊爲詳然亦有過於核碎欠剪裁處如檣

種騎馬等事不必如此瑣瑣也 欲速葬惡靈在太極殿
當云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為順和帝紀載服妖數事附
會牽合真小說家言並可刪去

梁本紀

武帝紀及齊高創造皇業推鋒決勝莫不垂拱仰成焉按
創造皇業垂拱仰成皆頌美溢語不可入史冊 帝生
而有異光云云此段紀武帝體貌奇異徵應多端亦過於
鋪張為兒時能蹈空而行更怪誕不可信 帝經牛渚遇
老人謂帝相貴不可言問其名氏忽然不見事涉荒誕似

南史糾謬

卷十

四 空山堂

非正史紀載之體熨斗洲長人緣江呼曰云云事亦不足
信 皆口擅王言權行國憲亦襲舊文對偶語不似史體

敘武帝出處事蹟較梁書為詳然沓拖行蔓無體裁

此豈歲寒之計語亦不質切 梁書載高帝移京邑檄詞

氣激昂風格高壯似不可刪 已未夜郢城有數百毛人

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此言怪誕之極真不

足信 雖公卿異議朝野喧譁竟不從語亦太堆排不似

敘事體裁 取反語以協同素此語可畧 六月壬午以

永興公主疾篤故大赦公主志也此於紀事亦嫌其繁止

可云以永興公主疾篤大赦可耳 紀武帝捨身同泰寺
事鋪陳過甚不如梁書之簡 中大同元年錢法詔文詞
甚鄙俚可刪 武帝捨身同泰寺者數矣南史紀載鋪張
亦傷繁複 爰自在田及登寶位此亦六朝駢體語可無

入史冊 初齊高帝夢辰而登殿云云按武紀末段廣引

圖讖占筮之事多鄙瑣不成體格 簡文帝紀梁書敘簡

文遇弒之後復及太宗幼而敏睿識悟過人云云正所以

深惜之體致意趣並佳南史先敘帝幼而聰睿云云後及

遇弒卒以自序文甚悽愴結之意致便覺減少 帝笑曰

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不如梁書云

壽酒不得盡此乎一語為妙 竟協於夢此語可省 初

卽位制年號將曰文明云云此段可不必載 元帝紀元

帝誕生頗異紀載殊瑣瑣 總敘元帝行事甚詳然亦有

不必詳載處

陳本紀

高祖紀一把子人何足可打此句過於鄙俚 如常山之

蛇使救首救尾困而無暇不如陳書止用首尾相應一語

為老 文帝紀武帝甚愛之常稱吾家英秀陳書作常稱

為老 文帝紀武帝甚愛之常稱吾家英秀陳書作常稱

為老 文帝紀武帝甚愛之常稱吾家英秀陳書作常稱

南史糾謬

卷十

五 空山堂

此見吾家之英秀也意致少勝 宣帝紀帝之在田本有
恢宏之度及居尊位實允天人之屬云云此表箋對偶語
大非史體志復舊境意反侵也犯斯不避適足爲 等語
更屬鄙瑣而乖悖 宣帝修飾都城獲銘云二百年後當
有癡人修破吾城者此皆瑣瑣不足記李史好怪故往往
及此在總收中更非體裁 後主紀書末云想彼統內如
宜此宇宙清泰云云此處紀載頗傷於繁 紀災異亦太
瑣瑣 隋文帝聞之大驚按後主投井本無可驚此云大
驚殊不可解 江東唱王獻之挑義辭以爲亡陳之兆亦

南史糾謬

卷十

六

空山堂

太附會 初武帝始卽位云云此載讖語徵兆亦涉荒誕
叔寶嗜鹽肉日飲酒一石此亦何足驚而隋文帝聞之
大驚邪 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時事此二語可刪 當
賀若弼度京口云云此事安頓篇末亦可但於上下承接
究無倫次 此亦是可笑真不成語 昔符氏所征云云
此處橫入議論甚失章法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
更屬悖理無稽之談

后妃傳

宋孝穆趙皇后傳宋書載趙皇后初時年二十一南史畧

又宋書載后父封臨賀侯紹封二世至齊受禪國除南史
竝畧 孝懿蕭皇后傳武帝爲宋公宋王又加大妃太后
之號按宋書云高祖爲宋王又加大妃之號與此小異或
南史紀其詳邪然宋公宋王太妃太后連書括敘雖省文
卻非史體且武帝爲宋王必無加其母太后禮蓋王不得
有太后也 武敬城皇后亦不載其卒時年壽宋書詳胡
太后司馬皇后卒年竝見宋書南史竝不載 文元袁皇
后傳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之上性儉所得不過五三萬
五三十四匹按五三萬五三十四匹不成句法宋書作三五萬

南史糾謬

卷十

七

空山堂

三五匹稍爲順協且三五萬謂錢三五匹謂帛乃不
分跡錢帛而總承云三五萬三五匹意可會而句不可
解 南史載諸后妃多不紀其卒時年壽亦一闕畧也
路太后傳宋書載太后弟子瓊之造王僧達僧達不爲之
禮瓊之以訴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人皆陵我
家死後乞食矣云云南史刪去而別載王僧達傳 後廢
帝陳太妃按婦人之義從夫爲稱不得從子當依宋書稱
明帝陳貴妃爲是 齊宣孝陳皇后傳覺而乳驚因此豐
足不如南齊書作覺而乳大出異而乳之較勝 永明九

年詔太廟四時祭宣皇帝薦起麩餅云云按此段紀宗廟
薦物茲從生平所嗜與后妃事何涉極可刪去 鬱林王
何妃傳初將納為南郡王妃云云至贊允外戚之義按此
段無關係要可省 澄者本刻縣寒人云云按此段附及
馬澄事亦史傳紀事之一法但橫插中間體裁欠整此則
手法不善耳 明帝為輔與王晏徐孝嗣王廣之並面請
不聽又令蕭詵坦之固請按請者請殺楊珉之耳今但云
請而不云所請何事不讀何妃楊郎好年少無罪過何可
枉殺之語幾不能了了此紀事措語不明之病也 何妃

南史糾謬

卷十

八 空山堂

傳不如南齊之簡整 梁鄒皇后傳載鄒后化龍事怪誕
不經梁書省之為是 丁貴嬪傳至是無何並失所在此
句形寫未工 廬陵威王之生武帝謂之曰云云此段詠
戲可省 徐妃傳載妃淫媒事亦太烈悉史體何得有此
陳張貴妃傳按陳書張貴妃傳正文甚簡而附載魏鄭
公別記極詳悉南史即用鄭公別記為傳然鋪張過甚非
紀敘簡質之體也 其畧云璧月夜夜清瑤樹朝朝新此
等麗語本不可入史傳他如此類失之綺靡者居多 南
史陳書云晉王廣命斬張貴妃於清溪中或云貴妃為

高頊所殺晉王恨之曰吾必有以報高公與本傳不同
殷淑妃傳默然不對奄然便歇二語苦其排疊何如去默
然二字

宋宗室諸王列傳

長沙景王道憐傳車士雖為刺史事無大小皆由寄奴按
車士廬陵王義真小字朱書云車士義真小字也此句不
可少 遂為盛藩強鎮不如變文作遂為強藩鎮 蔡興
宗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與韞曰政是我此紀韞庸
鄙政無意趣 返人才甚凡自諱名有同至諱按有同至

南史糾謬

卷十

九 空山堂

諱四字可省 其庸塞皆然當作其庸塞類若此 鮑照
文詞士宜別為一傳或列文學傳今附宗室傳中失之
咸謂照才盡是不然也此不成句 琨之曰前哲以善人
為寶不以珠玉為寶云云詞句過繁不如刪去中二句但
云前哲以善人為寶未聞以琴瑟為寶得之 明年十月
巴西人趙續伯反云云按此段旁引牽載殊屬支蔓應從
刪節但云明年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宏為
聖主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討平之可耳 自前代人
君即位云云此欲比劬於紂故云然然亦何必乃爾邪

劭濬二凶本可作一傳且劭濬與諸王不類宋書別作二
凶傳極有理 濬下馬曰南中卽今何在義恭曰已君臨
萬國云云此段問答不成文理 其悖逆如此此句可以
無有 景素泣然曰若斯鳥者游則參于風烟之上云云
此數句極有情亦苦其繁詞 初廢帝目禕以驢上以廢
帝之言類故改封廬陵王此等瑣瑣鄙俚殊甚作史傳紀
大體亦何暇及此 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云云此等
猥鄙之事紀敘摹寫亦傷瑣瑣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
休仁所生太妃云云此事更醜褻似不足紀

南史糾謬

卷十

十

空山堂

劉穆之等列傳

帝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語拙而不達 高祖有受禪
意羣臣唯盛稱功德而莫曉此意此等語俱未練適 徐
羨之傳載公主罵文帝一段極樸摯有聲色但不復施臣
妾之禮句可刪省

王鎮惡等列傳

敘王鎮惡襲劉毅一段視宋書有節省然有不如宋書詳
悉處 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當
云或是中表親 敘鎮惡取關中一段極有氣勢如能詳

參宋書更佳 宋書載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
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南史削去鎮惡何功之有焉鎮惡
澀少味 宋書朱超石傳虜以衆少兵弱四面俱至按衆
少兵弱四字必不可少 傳宏之傳苦其簡畧 朱齡石
毛修之並以敗將陷虜似不得與王鎮惡同傳 彼國敬
傳詔呼爲天子邊人見傳詔致敬云云此數語重沓久爽
淨 時今如此兒必沒矣語句不明不如宋書云斯不祥
矣吾兒其不利乎爲安 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云
云甚鄙誕不足信 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一段紀敘

南史糾謬

卷十

十

空山堂

繁瑣冗雜未免失之支蔓而忘其正旨又寵一崑崙奴子
名白主云云此一段祇紀孝武失德與玄謨何與 宋書
載玄謨性嚴尅少恩而將軍宗越御下更苛酷云云此段
附記有趣致似不可削 武帝銜之未嘗形色此不成語
玄謨從弟立象位下邳太守發東海王家女子棺得玉
釧金釵女子尚生能言此可入怪異小說不足溷正史

劉敬宣等列傳

劉懷肅破桓振一段宋書詳南史畧之

趙倫之等列傳

趙倫之父子何堪作傳何不附之皇后傳中 光祿大夫
范泰好戲謂曰司徒公勢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
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按此數句意思不明且欠
老致 宋書載趙伯符子倩尚海鹽公主因始興王濬與
公主私通倩入宮而怒肆詈搏擊引絕帳帶南史云倩嘗
因言戲以手擊主與宋書不同 當時能某人項邪王抗
第一品云云按此段瑣記奕其事似墮野史小說

謝晦等列傳

幸於不永此句穉氣之甚 後因夏集靈運問晦潘陸與

南史糾謬

卷十

十一 空山堂

賈充優劣云云此段閒情緒語係宋書所畧宜綴傳末為

佳 母為病畏驚微踐過甚此句不可解 謝朓辭子隆

屢可不必錄朓佳文多豈能一一錄之邪 中書疑朓官

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云云

按此段論議文義亦傷繁冗 謝靈運傳靈運父瑛生而

不慧早亡靈運幼便穎悟謝元謂親知曰我乃生瑛瑛那

得不生靈運宋書作瑛那得生靈運夫之南史作瑛兒何

為不及我更失語意 南史稱靈運文章縱橫後發過於

延之深密則不如也按六朝之文莫密於康樂矣顏謝並

稱當云延之俊發而靈運麗密或得其似今云謝俊發過
於延之而深密不如恐非確評 何長瑜自國侍郎至平
西記室參軍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
云云此係附載何長瑜事似不必瑣瑣如此 所稱襲勝
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此句可省 劉道隆侯超
宗索鳳毛事鄙瑣不足錄

謝宏微等列傳

宏微末年嘗與友人基云云記載不工善識者知其暮年
之事句更不明 時有一長思云云怪誕可刪 帝賜詩

南史糾謬

卷十

十三 空山堂

云雙文既後進云云按此詩可不錄

王宏等列傳

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此句語意不明 性好鷹犬

與間里少年相馳逐當在坐屬疾而於揚列橋觀鬪鴨之

上又躬自屠牛當連義慶聞之云云如此則安頓有情

經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云云此詩鄙俚不足錄採 王

籍可入文學傳

王曇首等列傳

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云云此下數語頗未爽練

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按所疾二字可省吐所難吐不成語 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至云此段情事寫敘殊不明晰 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云云此段甚鄙瑣南齊書無有 載僧虔書法一道頗傷於繁論書一段及誠子書亦當稍爲節約不必全載

王誕等列傳

朱世諸主莫不嚴茹云云此因臨川公主之妬而旁及諸主亦史家類敘之一法江敦讓婚表全篇載錄似與正傳事理無涉可刪 時有晉陵令沈嘖之性粗疎云云此段

南史糾謬

卷十

十四

空山堂

瑣瑣詼戲不足記 此殺君亭也不如從宋書作弒君亭 瑁聞國諱牛不在宅按牛不在宅突插不倫 父名懌母名恭心並不得犯焉時或謂矯枉過正此等語意亦不明晰 王郎有如萬頃陂焉句禿而未圓不以沾濡而改句亦未圓足宋書作妾制不異稍勝 時以廓不拜惠卽拜事異而意同也句稱弱特甚 王或字景文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按或既以字行當從宋書作王景文傳

王裕之等列傳

王鎮之宋書列之良吏傳 王裕之當作王敬宏傳 二

王居平南齊書作二王持平稍勝 又和徐詩云槐序候方調云云此段語意不明亦大瑣瑣當依南齊並行刪去及晏敗果如之亦不成句此段亦可刪 天下人遂勸人自殺語亦不明 王靖之就劉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應刪如此非一四字 王猛傳載隋文帝卽是我之誠臣又是我之功臣數語庸瑣可厭

王懿等列傳

王懿兄弟並以字行當作王仲德傳 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故皆以字行獻字元德云云按此處敘次頗失次

南史糾謬

卷十

十五

空山堂

第安頓不得其地 非常之事人所駭南齊書作常人所駭較勝 仲德少在河北遇白狼童子一段宜綴在傳末而以立白狼童子像應之乃自成一結構 王晏既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云云此段敘致殊未清豁令閱者不解所謂 陸倕贈任昉詩可以不錄 任昉以詩贈任漑求二衫段漑答詩卻之詩詞鄙穢無足錄採武帝嘲漑詩更鄙俚凡此等皆瑣瑣錄記真稗官小說不足爲史家正體 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一指卽佛道所云得果也事涉誕異可刪 得無貽厥之力乎可假之於少

蓋此等俱不成語。乃深自結由是祇事蓋恭二語可省其一。垣獲之傳南史較未書簡約然亦有不可畧者如率步騎襲徐道寶克兗州以精兵攻龐法起平梁山及定議移青州并鎮歷城皆其功績卓卓者此又不如宋書之詳悉也。閔辭以齊大非耦此不成語。吳興邱景實事極義讓何不附孝義傳。垣曩深妻鄭氏亦當附孝義傳後。要令罄盡乃止及明帝猶嫌其少此等語俱鄙俚之極。心不能歡語亦稱極。

袁湛等列傳

南史料謬

卷十

六

空山堂

袁豹大田議伐蜀檄朱書備載之南史全畧宜書其事而畧其文。淑乃賦詩云云此亦可畧。袁顛傳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語義重宜從爽節。時南郡江陵縣人苟蔣之弟胡之婦為會門寺沙門所淫云云此段敘載甚不簡淨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胡之列又如此此中枉費多少筆墨。昂答梁武帝書及謝參軍啓竝可不錄答武帝書或節錄可耳。馬仙埤附傳亦無不可但不必另行別提。

孔靖等列傳

孔靖以字行嘗作孔季恭傳。季恭正畫師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云云此事鄙誕可省。季恭係深之宋書本名淵之李史避唐高祖諱也。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云云按此條引律援教殊欠簡明。孔琇之本列南齊良政傳應編入循吏。孔琇之劾徐羨之奏質古有文理宋書備載之南史不錄。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對仗語殊非史體。

褚裕之等列傳

南史料謬

卷十

七

空山堂

亂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數語繁沓極欠修煉。不欲遣人入內此句亦欠了了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云云按此處藥弒恭帝極可不解敘蓋意在為褚氏兄弟作傳不專為恭帝遇弒敘本末也。回雖不敘何敢首為亂階此語鄙俚之極真不成句豈不全之哉亦不成語。

蔡廓等列傳

故以興宗為之名以興宗為之字當作以興宗為之名與字。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當作從禽請俟他日。臣自蔡周旋此不成語。不被侵嫌四字可省。蔡尚書今

日可謂能荷矣宋書作可謂能負荷矣較明白 吾慙蔡
僕射又云我愧卿二語殊犯複可減其一 蔡興宗傳可
謂詳贍矣第不能文省而事備

何尚之等列傳

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嗚焉
此段橫插不倫可節去 何求何黠並當入隱逸傳 哀
樂過人當是至性過人耳 何允亦逸民之流宜並入隱
逸傳以成何氏三高 允見名僧授香爐奩并函書大莊
嚴經又於開善寺立明珠柱放光七日此等事涉怪誕似

南史糾謬

卷十

六

空山堂

不足信 初允侈於味食云云此瑣事不足記鍾毓議亦
不足錄周顒勸允食菜議更不見佳 若爾便是拒詔拒
詔恐非佳事耳當作若爾便是拒詔恐非佳事 其署名
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云云此段詼諧鄙瑣不足紀

張裕等列傳

張充與王儉書深麗之體不足錄存 無字不詳四字可
省 武帝賜率詩可以不錄 東晉暴虐殺師亦來伐之
云云此數句削去更適爽 乃名其子伊字懷尹云云一
段可省

張邵等列傳

張暢於彭城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應答一段南史更詳
於宋書然瑣瑣無筆法結構其失一也宋魏二主迭送土
產雜物極可摘敘見意辨別諸鹽一段尤細碎可省 此
四句後所足也句可省 張融風逸詭越之士南史載融
行事瑣細不遺然亦有過繁貪多之病 張融傳末附徐
道度父伯嗣伯父子並善鍼醫有奇能竊謂此等皆當列
之方伎傳今無方伎傳勢不得不附之於此以此知方伎
傳之不可不作也 諸醫案鍾敘亦無筆法

南史糾謬

卷十

六

空山堂

范泰等列傳

王元一流人也宋書王元太一流人也當從宋書 范泰
有極諫少帝封事宜錄其文 范蔚宗在獄詩不必全錄
祇載雖無稽生琴尚有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
四語可矣 蔚宗乃稱徐湛之小名曰乃是徐儻也宋書
作蔚宗曰乃是徐童童徐湛之小名仙童也較勝 蔚宗
謂衛獄將曰云云此段語意不明可刪去 蔚宗最在前
於獄門顧謂綜曰云云此敘范謝出獄詣市臨刑情狀歷
歷然太瑣悉語句繁沓大欠疎爽 在道語笑初無慙恥

真不成語。蔚宗乾笑云罪至而已句不可解。蔚宗和香方序可不錄。蔚宗自序並實故存之此句自作解注可省。祖見釋慧琳謂曰昨萬秋對策云云此段瑣瑣全無意味竟不看焉陋極不成語。徐廣兄子豁宋書在良吏傳。徵罰可也按宋書作徵罰可也當從宋書。宋書載何承天答劉穆之語一段似不可畧。宋書載承天有尹嘉坐不孝議亦當節錄。承天與謝元互相糾奏構陷承天卒以此敗宋書載之特詳。裴松之孫昭明南齊書在良政傳。

南史糾謬 卷十 干 空山堂

顏延之等列傳

道經湘潭為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按祭屈原文既不錄則此事極可不載張邵宋書作張紀。惟袁淑年倍小延之不相推重此處多延之二字語意遂不明。顏峻為吏部而目之曰自強不息語何腐瑣乃爾。宋書載沈懷文固辭作檄劾大怒投筆於地曰當今艱難卿欲避事邪此語殊有氣力南史畧之。孝武有事闕邱雲色甚美懷文稱慶按懷文以直言面折屢經犯忤中間載圓邱作頌一段前後頗不稱應依宋書刪去。

劉湛等列傳

何尚之陳到仲文得失寡宜節錄不必載其全。顧琛至方山遇神元依介憤執鞭屏船後為吳郡為之立廟此事頗涉怪異非史正體。

羊欣等列傳

江秉之仍依宋書入循吏傳。江祚可入孝義傳。林夢慧眼水事怪異不經。

沈慶之等列傳

殿下是何疑之深當作殿下何疑之深也。君但當知筆

南史糾謬 卷十 三 空山堂

札之事此句未分明。慶之謂腹心曰當作慶之謂左右曰。慶之甚惡入廁之鄙當作慶之甚惡之。南齊固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二語理不可通殆亦曲為之解矣。末段敘慶之晚節軼事未免失之過繁兼少章法結構。比之臧洪及陳容此句贅反減意味。沈攸之從孫僧昭別名法朗記人吉凶及咒厭事最驗此可別入方伎傳不必附攸之傳末。皆是未名之實其餘雜物云云按此似不必瑣瑣祇可云名實雜物不可勝計可矣。唯有被梳梳刷此外蕭然此句亦未明晰。宗慤叔父少文宋

書作叔父炳炳唐諱也南史稱其字一宋書炳曰汝不富貴必破我門戶便有語病未除 慙致飽而退初無異辭此較宋書添贅一句而猶未得其情

柳景元等列傳

柳惲傳載惲詩太液滄瀛起云云此詩殊未工祇載其亭軍木葉下壠首秋雲飛可矣 子良贊惲彈琴為雅弄數語駢砌不似史傳中語 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談者以以為過於魏詠之累遷數語佻鄙殊甚

殷孝祖等列傳

南史糾謬

卷十

三

空山堂

宋書孝祖忽至眾力不少茲僉楚壯士南史削去茲僉楚壯士句似減色 咸曰來蘇此文語可刪 劉劭傳亦有太畧處宋書較詳 何其歡謝世事此不成語 帝取獮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云云此段諧戲之詞可畧 劉覽可入孝義傳 任昉贈劉孝綽詩可不錄

魯爽等列傳

有自疑之志此句稱極當作每不自安 莫不先加權機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數語意不可解何剛夫

齊宗室列傳

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有意二字可省 敕衡陽王鈞中箱五經一段失之冗繁中間字句極可節省 新吳侯景先聞空中小兒呼聲一段亦屬不經之談

齊高帝諸子傳

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數語三轉竟無手法當時論者云云此二語可省 武帝緣此意故謚曰威此句拙滯之極 時有廣漢什那人段祖以淳士獻鑑云云此段刻劃極工然紀事之文無暇及此 武帝答閻黎第一閻黎峰小名也

南史糾謬

卷十

三

空山堂

按上有云閻黎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則閻黎小名當於此處注之 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二字可刪 武帝諸子傳

王儉二議無關太子行事可節刪 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武帝為感夢見優鼻鉢花云云此事瑣屑而怪誕不足記 雖無文采多是勸戒此不成語 晉安王子懋為母患病請僧供佛蓮華不萎此亦怪誕不經齊梁人佞佛往往以此為孝行而史家又稱述之如此 子譽膺力之士王衡天南齊書作亡命王衡天等勝南史 乃著

懷舊傳以誘之極言祇毀四字可省

王敬則等列傳

母為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南齊作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南齊較勝 南齊故書都自効

下有至是如言四字此史傳收截法南史畧去非是 了無恨色四字可省 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銀此二語可省 敘敬則行事頗詳然無次第結構祇是逐節載

記而已 每運官常有愧懼之色此句稱弱惟少枕之死

南史糾謬

卷十

空山堂

句亦不明 以言所視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今舉體熱矣此數句覆述無謂 紀敬兒狗兒敬兒恭兒等名極鄙瑣不如刪去

李安人戴僧靜等列傳

安人尋卒世以神為祟按此自安人命盡而卒何與不與項羽神牛事南史載此而歸崇於神不惟意見鄙淺抑且有害世事人心不少 甚得荒唐此句作意而詞不明

少帝微行至領軍府一段紀敘殊未明晰

荀伯玉等列傳

齊高帝見平澤有羣鶴仍命筆詠之曰云云按此詩可不載 伯玉言不成行此語不明 卒為忠信士亦不成語

伯玉夢二青衣小兒又夢高帝兩腋下翅不舒此二夢殊荒誕不足載史冊 王敬則勸高帝幸東宮得以不易太子此自敬則事何不載之敬則傳中 又出失行女子此句可不載南齊書畧之良是 並見誣伏誅按此文

言見誣即不得言伏法 高帝既為齊王置酒為樂漢膾既至云云按此段諧語瑣談無關情事可刪 廟有蘇侯廟偶坐此蘇峻也宜點明 塞客吟高帝所作也高帝作

南史糾謬

卷十

空山堂

之與侃何涉乃錄之於侃傳而云侃達上此旨更自勤勵大非史體 胡諧之就范柏年求佳馬一段紀敘拙滯絕不明晰 貧士竟不辦易此句可省 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云云按此段紀唐寓之叛亂事何與虞玩之而載之玩之傳邪

陸澄等列傳

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按此只可云好學博覽手不釋卷足矣 未嘗卿士大夫此句突書殊不了了 陸厥與沈約論四聲問答凡千餘言理解無

多而繁言爲贅應有節省

庚杲之等列傳

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庚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此諸語

近小說不足錄 王摘何憲並可入文學傳 孔珪南齊

作孔稚珪珪父靈產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泣滂沱按

此載靈產涕泣滂沱究不解其所謂閱之令人悶悶 太

祖驗其言句亦不明晰 何必效蕃南齊作何必期效仲

舉較勝 豈計錢物多少句可省 劉靈哲可入孝義傳

劉孝標可入文學傳 劉霽亦可入孝義傳 霽以母

南史糾謬 卷十 空山堂

病誦觀音經夢一僧爲申延此不可訓 劉杳亦可入文

學傳 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曰按無因而至四字可刪

如此三說此亦不成語 先是有大中大夫琅邪王敬

允一段可刪 劉訐可入隱逸傳 每於可競之地輒以

不競勝之此庸弱語時下訓詁氣習三國志以後諸史往

往不免有此 劉懷慰仍依南齊書列入循吏傳

劉瓛等列傳

南齊書載世祖以揚烈橋改主第給瓛生徒皆賀瓛曰寶

美爲人災云云南史訛作寶美豈爲人哉殊不可解 明

僧紹論山崩淮竭一段多衍用國語成句似應節畧 僧

紹應照南齊書入隱逸傳 昭明太子貽明山賓詩可畧

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按此八字語沓字複

可省激薄停澆四字 庚易亦高遠一流人物 照妻示

不違之亦不成語 庚肩吾當入文學傳 武帝褒答劉

之選詔語甚板重可不錄或省錄之 劉之選好聚古器

一段似屬可省

梁宗室列傳

梁書齊書載臨川王宏孝謹喪其生母陳太妃至性最篤

南史糾謬 卷十 空山堂

南史畧之 武帝就宏歡宴履行後聞見賄貨滿庫乃知

非鏗仗此段紀敘殊覺繁冗 初去之始爲詩一絕內火

籠中云云此段可省 又世人相俱必稱正平耳此句可

刪 梁書載安成王秀至郢州主者或求召吏秀曰不識

救弊之術此州凋殘不可擾也南史畧之按此數語似不

可畧 蕭暎傳末附載老人顧恩遠事此亦史家紀奇徵

異之一法連及普通中穰城老人並荆州上津百歲人張

元始未免失之濫矣

梁武帝諸子列傳

時徐元瑜降而續人荆州使至云云此段極可節存之殊不雅淨 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云云按後文載太子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則此處紀其聽訟寬縱殊覺其複不如依梁書刪去為是 太子見提荆子者以手板代之又減私錢自戲科律此二段即應繫平斷法獄多所全宥之下則章法貫串了了可觀 初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云云此事極有關照原不可畧然紀敘遺繁瑣 傳末載 子諡注釋瑣瑣可省 豫章王綜或言非梁武子且反梁事魏性行乖謬自同叛逆梁書南史糾謬 卷十 天 空山堂

列之臨賀武陵之中極有見南史編之梁室諸子內且與昭明同列大非倫類 夢何所知夢既不一等語真不成文理 以屯躡投告以何風雲之會此等更不成語 綜恒怨不見知淑媛恒隨之淑媛恒節其宿止連用數恒字亦不成句法 故累致意句不可解 豫章王綜性行事迹乖忤百出傳亦舛謬異常 識者尤之以為於天文為二人正為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永豐侯擣歎曰今年日天正在文為一止其能久乎按此一義兩見文重詞複甚足為病 昭明太子傳不如梁書之雅練

元帝諸子列傳 左右竊問其故云云按此下二段皆補梁書所畧而語意雜沓稱累殊不成文 梁書載大連既迫寇手恒思逃竄乃與賊約曰云云南史畧之 世子方等本為元帝所忌既而歎其能觀其所修城柵甚說及征河東又戒以宜有水厄則方諸已為元帝愛子矣乃聞其溺死心喜而不以為戚何也此中記敘頗屬未明 王茂曹景宗等列傳 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畱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畱之恐滋外議帝乃書之按此事紀敘及此即可止餘文如田安啓求為婦及見縊黎美如生尉吏俱見非體祇益為贅且猥瑣不可耐 茂以不能式過寇盜自 此句文腐可厭 武帝宥而不責不如梁書武帝宥而不之責也 人皆懼中馬足應弦輒斃以此為樂此數語敘載不明應弦輒斃未知是鹿是馬 先是早甚詔祈蔣帝神求雨云云按此段以梁敗魏軍為蔣帝神力而附會其說以為廟中人馬泥溼真不足信且於曹景宗事何涉邪 梁書載夏侯詳說殷琰降宋以全豫州一段極有關係似不可畧

南史糾謬

卷十

天

空山堂

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當云時人稱其大度 美其口
不論勳省此句更妙 如秦士之貧賤者當作如貧賤士
昌義之據鍾離抗禦魏軍一段梁書載楊大眼攻戰及
義之多方守禦極詳悉有神色南史畧之非是

張宏策庾域等列傳

懿聞之變色心未之許不如梁書云王頌不憚而無以拒
也較勝 梁書載宏策說王周室既衰諸侯力爭一段似
不可少 孫文明作亂燒神獸門一段梁書先敘呂僧珍
以兵平賊而後及宏策之死極有手法南史敘宏策遇害

南史料謬

卷十

三

空山堂

復及帝戎服御殿僧珍捕賊平亂未免錯亂竇主 或云
續從兄聿及弼恩短云云按此段與上文時續從兄謚聿
並不學問一段無甚異同不必殊記以備參考 此書文
句不多何謂不多此等語句鄙俚之極 庾子與可入孝
義傳 欲爲父立佛寺一段可刪 一夜僧珍忽頭痛壯
熱此段可省

沈約范雲等列傳

沈約傳敘約先世全用約宋書自序而加刪裁然非傳體
也且沈田子林子皆以武功顯與約品地不類田子林子

仕宋而約爲梁人世代又相隔自不應同在一傳也宜本

梁書爲約傳而田子林子別載之 其制自序大畧如此

此學漢書司馬遷傳遷之自敘云爾筆法也然橫插不倫

文理殊礙 帝勳業既就天人允協二語醜甚 此時應

思何所復思亦無所思此等語句重雜輕弱真不可讀

言已老病百日數旬筆帶常應移孔云云按百日數旬以

下數語約表中語也表既不錄此數語亦可省當云言已

老病欲謝事求歸老之秩足矣 年七十三謚曰隱按謚

曰隱三字可省蓋下文有武帝改謚一段故此處可省

南史料謬

卷十

三

空山堂

文宣此惠宣亦難負此句未明亮 梁書載范雲諫武帝
納東昏余妃數語亢爽可誦南史畧之 王茂傳載茂諫
納潘妃武帝遂以余妃賜茂范雲傳載雲與王茂諫納余
妃雲疏令以余氏賁茂帝賢其意而許之二傳紀載不同
如此 帝嘗與雲言及舊事云云此下兩段瑣瑣無當典
要可刪 此嫗已卒語更不可解 范縝滅神論可刪省
諸譏難問答瑣瑣不可耐

韋叔琬等列傳

韋鼎傾心事隋爲隋儀同三司光州刺史終于開皇年中

自是隋人似不得列之南史以亂限斷

江淹任昉等列傳

簡始如新四字可省 江淹獄中書極有鄒陽比物連類

之旨筆法亦跌宕有致然有沿襲之迹 淹夢張景陽索

錦夢郭璞索筆富是一事而史傳兩載之 永元中紆意

於梅蟲兒此句殊未明顯 王僧孺傳載僧孺知謨講事

因改定百家譜一段可補梁書本傳之吳弟載沈約原奏

晉宋譜籍本末繁雜無序極欠簡整

范岫傳昭等列傳

南史糾謬

卷十

三

空山堂

可謂後生之準的也觀此足稱王佐之才二語可刪其一

人莫得預焉此句亦可省 江革節行甚高而傳苦冗

蕪極有可省削處徐勉傳亦然 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

貨取通云云按此語句排疊可厭且前後載勉公正無私

參掌衡石甚得士心此處何云貪冒苟進守道淪遐邪

上修五禮表較梁書所載已有刪節然猶嫌其繁 列敘

五禮儀卷帙條目似亦可省 戒子書亦可節蓋非文之

至者也

陳伯之陳慶之等列傳

陳伯之帶刀竊稻事此一少年無賴賊耳何足記 陳伯

之陳慶之並以南人陷北為魏所用復歸本國自應同列

一傳蘭欽雖有武功而終始南朝與二人同傳似覺不倫

賀瑒等列傳

賀瑒應入儒林傳 賀瑒駁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議

祇可節錄取其約而能該正不必以繁載為長 武帝責

瑒勅亦政瑣瑣殊不成文 卿年少何乃不廉卿一時將

去可謂不廉也二語戲諧之詞鄙俚殊甚 朱异勸武帝

納侯景一段紀載過繁 簡文四言詩及圍城賦可不錄

南史糾謬

卷十

三

空山堂

异居權要三十餘年云云按上文并异博解多藝園基

上品一段記异權貴奢侈已極情事此處紀敘政苦冗複

朱异人品最低下又勸納侯景致亂似不可與賀瑒顧

協等同傳 朱异傳不如梁書稍為簡整 徐陵宜別置

一傳不必附徐楠之後

王神念等列傳

王神念事跡無多附於其子僧辨傳中可矣神念傳中附

楊白花甚無義理 王僧辨傳載寶誌識此亦瑣瑣無意

味 初僧辨平建鄴一段敘次頗繁推以赤心結廉蘭之

分及雖然情好甚密此等尤不成語 時壽春竟無齊軍
又非陳武之誦殆天授也數句稱鄙亦不明晰 耶官謂
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按唐人諱虎此處乃有數虎字殊
不可解或因舊史而未及改易者 可謂鄒魯遺風英賢
不絕按英賢不絕四字可省 坐者非一此不成語

江子一胡僧祐等列傳

陰子春供事神蛇得一州刺史此事恐不足爲典訓 陰
鏗應入文苑傳 江子一兄弟可入節義傳 因人之欲

四字稱甚 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

南史糾謬

卷十

空山堂

以加焉按此處橫加贊語殊屬繁贅且史記李將軍傳祇
言李廣恂恂如鄙人何嘗云恂恂善誘邪 王琳武功忠
節極有可載然敘次亦苦繁費非史家簡至之筆 張彪
遇劫就死事極慘而敘次尚未見佳

陳宗室諸王傳

江左承西晉諸王開國並以尸數相差云云此段可統入
贊語內不必別作一段 叔堅求後主所在將受命此句
未明

杜僧明周文育等列傳

城破斬二侯按陳書斬二侯下有祭孫盧三字應從陳書
文帝與章昭達論夢一段鄙瑣可刪 裴大烈事少不
足立傳宜附之吳明徹傳中

胡穎徐度等列傳

駱文牙陳書作駱牙 地久靈多陳書作地久雲多似勝
魯悉達傳帝見之喜曰來何遲也陳書此文下載悉達
對曰臣鎮撫上流願爲蕃屏云云似不可少 願得識其
形狀陳書此文下有當爲公取之似不可少 蕭摩訶子
世廉不必別行另提宜附摩訶傳中緣摩訶傳後尚有駱

南史糾謬

卷十

空山堂

士陳智深陳禹等如世廉另提則二陳亦須別作一傳矣
南史此處不如陳書 喚蕭郎作一打此句鄙俚不成語
胡穎以下至荀朗周昞等並有武功忠節終始陳室並
列一傳可矣如蕭摩訶任蠻奴等雖有卓卓武功而背陳
事隋皆二心失節之士似不可與諸人同傳 陳書以蕭
摩訶任忠樊毅魯廣達同一傳極有見

趙知禮蔡景歷等列傳

文無所改不如文不加點 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圖之
一壯士之力耳宜作使不自疑然後圖之 時皇太子好

酒德按好酒德不成文義 但欲阻我歡宴非我所為耳

按非我所為四字可省 師知詐令帝出帝覺適林走曰

云云按此段當載敬帝紀不必紀於此處 卿乃忠於我

後莫復爾此不成語 靈坐俠御人吉凶服議事細儀未

議論頗傷冗贅陵重答云老病屬橫云云載之更無意味

劉師知姦邪小人似不得與趙知禮毛喜等同列一傳

沈炯虞荔等列傳

姚察傳較陳書刪改已簡淨然尚有一二處未極刷洗如

載察讀一藏經將終會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是也

南史糾謬

卷十

美

空山堂

循吏列傳

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晏所臨東西二堂云云按此段紀

歷代諸帝宮室服御奢儉之事雖屬政事之本實與吏治

無涉蓋沿襲宋書舊文而不知其非者 吉翰在宋書列

傳二十五卷中未嘗列之良吏也傳載翰因典籤欲活一

死罪囚收典籤付獄殺之而原此囚生命按此事甚屬乖

謬使囚之罪不當生邪則不當屈法原之使囚當生邪則

典籤之請是也又不應殺一無罪典籤如此行事豈循良

之吏所為邪然則南史之列之良吏非也 杜驥守洛陽

棄城南奔又以計誑殺姚登夫以掩已罪亦非循良人所

為宜仍依宋書編置別傳為是不得列之良吏也 阮長

之字景茂宋書作茂景 宋書良吏傳有陸微南史削之

宜補入 江秉之王歆之應照宋書悉補入 甄法崇傳

載繆士通卒後見形訴縣人負米事似涉怪誕 虞愿傳

諫明帝奕棋一段錄敘亦殊瑣瑣 劉懷慰裴昭明孔琇

之等均應照南齊書補入 王洪軌不足為循吏 何遠

峻急尚不失為廉平吏然敘載過於冗繁 庾華宜依梁

書編入良吏 郭祖深與觀言事可謂直臣正士稱為循

南史糾謬

卷十

美

空山堂

吏尚不足以盡之此似可另傳者

儒林列傳

宋齊二代寧無通儒今傳所編集乃梁陳二書之舊闕宋

齊而不錄亦一憾也 伏曼容子暉當依梁書在良吏傳

南史以曼容故而附其子於儒林甚非其倫蓋父子異道

殊業固不妨父儒林而子良吏也 伏挺雖有問學論述

亦不足為通儒可依梁書列文學傳中 儒者論天互執

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按此文如從省簡只

可云互執渾蓋二義多不相合可矣 鄭灼白馬寺遇婦

人贈白給中事極不足載 全緩無多事實祇可附載全
緩傳不如陳書之詳 沈不害傳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語
欠老

文學列傳

不持形儀惟取笑適此二語贅可刪 邱仲孚梁書列之
其更南史載之文學按仲孚文學吏治俱無足取宜別置
之 我與卿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
不如南齊書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誇 其羊淫假
謂呂文顯云云按此下竝可依南史削去祇可云皆指斥
南史糾謬 卷十 空山堂

孝義列傳

郭世通宋書作郭世道 郭原平傳極有繁冗處如以為
奉終之義情禮自畢又性無術學因心自然又由來不謁
長官自此乃始修敬凡此等類皆可刪削又如買墓前田
地一段不屬原平四字可省三農二月輒束帶垂泣二語

亦可省祇可云貴買此田躬自耕墾文義自明 妻亦同

遠此誠此不成語宋書脫去妻亦同遠四字直作此誠無

有懈倦更不可讀矣 潘綜傳中附陳遺一段耳無所聞

四字可省 邱傑師覺授宋書所不載係補入者 忽苦

頭創夜有女人至曰云云此事誕怪宋書不載極是 為

孝武所留心句俚極 卜天與忠義之士其弟天生特捷

勇耳又與殷琰同逆何足錄 蕭獻明傳較南齊書特詳

第三寸絹書療母病一段事涉誕怪可省秣陵朱緒一段

亦無謂 蕭矯妻羊字激釋一段列敘孝義婦人十餘人

南史糾謬 卷十 空山堂

極可另載作一列女傳 王虛之吳慶之宋齊書不載係

補入者 邱冠先亦係補入 解叔謙劉渢等俱宋齊書

所不載 樂頤之南齊書作樂頤 杜栢陸絳應照南齊

書添入 趙拔扈為兄報仇亡命聚黨轉攻旁邑勢窮乞

降此亂世叛民狡焉作逆者耳列之孝義殊不可訓 張

景仁成景備李慶緒竝以復讎報怨列於孝義皆梁書所

未載者 衛敬瑜妻極可載入列女 劉曇淨何炯江紉

劉霽竝可依梁書補入

隱逸列傳

陶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述其志行本以晉人自處李延壽繫之宋代而編入南史隱逸傳中此不知陶公之志者也 謂之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當從宋書作謂人曰 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此處作駢語可厭 顧歡傳載歡印樹治精魅及規地作獄拘殺狐狸龍鬣等物枕孝經穰病此等事涉荒誕且似方士伎術之事不類隱者風流 歡夷夏論及與袁粲問答論語并孟景翼正一論俱可不必全錄蓋繁言贅語殊足累高士風致一於是依然鼓棹而去此處冷然而住極有意致細字

南史糾謬 卷十 早 空山堂

伯緒云云可刪 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軀此語粗俚殊甚 劉蚪庚易應照南齊書增入 阮孝緒傳藏識緯書一段可省 南嶽鄧先生似是仙釋方士之流列之隱逸頗屬不倫 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云云此極誕怪不經 陶宏景開議禪代援引圖識皆成梁字以進武帝凡此等處殊不似高隱行事皆可畧去 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云此皆怪誕之談俱可畧 陶宏景傳雅練不如梁書應照梁書所載為是 釋室誌自是異僧不必附於隱逸傳中 劉曇淨孝行深篤

自當入孝義傳中不必以其父慧斐在隱逸傳而附其後固不妨父隱逸而子孝義也 惟恐損竹此語不明 夜中忽見一道人云云此段荒忽怪誕極非史體 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此更不成語 杜京產傳所附載杜栖及剡縣小兒皆係孝義一等人不類隱逸

恩倖列傳

願兒因此告帝曰云云按此段詞句過繁少翦裁 時人比之孫皓之殺岑昏此句可省 其見親如此句亦可省 劉係宗關於職事亦頗有功績可記置之諸嬖倖中稍

南史糾謬 卷十 早 空山堂

覺其枉 唐寓之因此聚黨為亂云云按此段祇可云唐寓之因此聚黨為亂其事成於文度足矣中間繁文可省 俗閒以細剉肉糝以薑桂云云此贅文可省

夷貊列傳

西域諸國以佛法為風俗故不妨盛推佛道然祇園舍利之蹟金像浮圖之事鋪張過多亦屬可厭此中須有多少翦裁未可任意敷揚祇成佛國記也

滅臣列傳

先是大同中董誥曰云云按此間文可省 先是簡文夢

有人云云此段亦可省 是時城中圍逼既久云云按此處紀載未免瑣瑣大抵侯景敘次過繁而此處尤甚初簡文寒夕詩云云此段亦可刪蓋無當於侯景事蹟也既唱警蹕識者以為名景云云此段極猥鄙凡侯景傳解識語多瑣瑣可笑 食以為王師之酷甚於侯景云云數語可刪 傳末凡解謠言讖語等類皆可刪去 王偉趙伯超可附侯景傳後 姓作去雷之雷名作同異之異此等鄙俚之極不成文理

南史糾謬

卷十

里

空山堂

讀史糾謬卷十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

讀史糾謬卷第十一

滋陽牛運震撰

魏書

序紀

序紀者道武以前諸帝紀也然序紀二字究竟不穩或作魏書世紀較通 魏諸遠祖自成皇帝以下至聖武皇帝並無生年事跡可紀似不必跳行另起祇可連敘以著世代可矣始祖神元皇帝以下始有事跡可紀但宜以世列敘亦不必編年另提也應悉照北史編次為是 蓋俗云

魏書糾謬

卷十一

一

空山堂

續研之義此句甚鄙俚且於正義極不可通 子即始祖也北史作即始祖神元皇帝也較明白 賓猶思報恩賓乃敬從二語極鄙之極 其子不從乃陰謀為逆始祖召殺之盡并其眾按此事當是神元乘寶寶之歿因殺其子而并其眾耳今云其子謀逆帝召殺之似曲筆非實事也 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觀風土按文帝即沙漠汗也未立而退害文帝乃其追謚耳凡本紀中無太子稱帝之禮今以太子稱帝又嫌於有二帝而於神元稱始祖可謂亂例之極矣 始祖與鄰國交接篤信推誠不為倚伏

以要一時之利寬恕任真而遐邇歸仰按此皆虛譽溢美之詞無富事實均屬可刪 敘太子留洛陽一段文極繁冗不如北史之簡括 且離間素行此句橫插不倫不如刪去 年踰期頤更不成語 晉帝從之遂留帝按此與上衛瓘請留帝晉帝難於失信不許等語顯相刺背文理亦屬有礙北史刪此二句為是 不可容者便當除之當依北史刪省不可容者四字 帝身長八尺英姿瓌偉云云按此數語當畧於文帝在晉之日今另述於遇害之後於義為贅後乃追謚焉此句更與上文不屬 諸大人魏書糾謬 卷十一 空山堂

問欲何為此句應依北史削去 威德復舉至是述成前意焉俱不成語 分國為三部帝自以一部居東云云按此敘三部不如北史明劃 財畜富實一本作財畜富貴誤 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云云此段紀於桓帝崩後甚無意味桓帝非魏正帝也不必總紀其行事於崩後北史載此於桓帝西畧諸國之後得體得法 帝胃中蠱厥吐之地仍生榆木云云紀敘語意殊欠明晰 至今傳記句亦可刪 以為一統四字可省 其威嚴伏物皆此類也按史家紀述各有體製前史中如其云云皆此類也多於

列傳用之此用之本紀中殆非體矣北史作其威嚴如此李雄遣使朝貢恐是李雄來通問耳此云朝貢或是曲筆 元年歲在丁丑按史例雖無事而必著年其年無事則直書曰無事而已今因平文皇帝元年無事而繫曰歲在丁丑是以無事可繫而始及其干支也則有事之年豈無干支抑又揜而不著何也此則例之不可通者矣 是年司馬叡僭稱大位於江南僭晉司馬叡遣使韓暢加崇爵服司馬叡死子紹僭立按司馬氏奄有中土歷世養國世所謂正統也渡江以後雖一隅偏安猶能保有緒業不魏書糾謬 卷十一 空山堂

夫舊物比之借國竊號非其倫矣魏收北人右趾跋而左司馬於晉元中與而書曰僭稱大位崩則書死立曰僭立殆以北而卑南實以資而斥華也不謂之倒置可乎凡此皆後世讀史者所不忍平而視而必加糾正者也 書帝遂崩不成句法 以五年為元年此句不明當云以平文皇帝五年為元年後做此 事在孤傳語在皇后傳此皆仍前史舊法而誤者 是年張駿私署假涼張氏之立晉遷授之不得為私署也且私署假涼亦不成語 若或置連經歷歲稔此等語不甚明晰 衆軍利涉此不類紀敘

語且上云水草相結如橋何得言涉 是歲苻堅滅張天錫按此爲昭成帝二十九年事也上文帝雅性寬厚云云已將昭成生平括敘作結此又帶紀苻堅滅張氏殊屬不倫 昭成之崩也北史云皇子寔君作亂帝暴崩其爲遇弒明矣魏書掄而不載恐非信史

太祖紀

道武於登國元年始卽代王位郊天建元本紀應於此年編年紀事其未卽王位不必編年也今列敘元年二年八年九年似非史例 慕容垂遣使朝貢奉帝西單于印綬

魏書糾謬

卷十一

四

空山堂

封上谷王封者以上臨下之辭既云建使朝貢奉西單于印綬又云封上谷王稱謂自相乖錯亦殊可訾 生擒其陳雷王紹魯陽王倭奴云云按此似不必列敘細記祇可書云生擒其陳雷王紹以下文武將吏數十人而已 子寶遣喪而還按此文意義不明當作子寶秘不發喪乃還司馬昌明死子德宗僭立遣使朝貢晉室亦書朝貢可謂曲筆 錄羣臣議國號及定國號詔不如北史之有聖裁 天興三年十二月乙未丙申二詔詞旨繁冗且多襲用王命論舊語亦似詔書體制但不必全載應照北史括

敘大意爲是 時太史公屢奏天文錯亂云云按此段當在乙未詔之前 獲興征虜將軍尚書右僕射云云按此不必詳列北史記云獲興尚書右僕射狄伯支以下四品將軍以上四十餘人得之 烏夷桓元烏夷劉裕云云雖南北分域亦何苦乃爾北史作晉桓元廢其主晉劉裕起兵誅桓元乃爲公允書法 若旁有鬼物對揚者對揚字不妥 或以顏色變動或以喘息不調云云連用排語大非體制慮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亦不成語 北史天賜五年十月戊辰清河王紹作亂帝崩于天安殿則帝崩于弒逆明矣魏書不書清河作亂則帝遇弒而崩之文不明也

太宗紀

太祖晚有子按太宗生於登國七年時太祖二十二歲不可言晚 故吾遠同漢武爲長久之計此殊板硬不成句 陷帝於不義此句可省 大赦改年爲永興元年按此當依北史另提元年爲是 蔡倫攸敘用經語板滯 北史永興三年二月辛丑簡宮人工伎之不急者出賜人不能自存者夏五月景寅復出宮人賜鮮人而魏書皆畧之

魏書糾謬

卷十一

五

空山堂

務在平當句可省 常山民霍季白言名載圖識云云
 按此紀敘太繁不合本紀簡括體只可云常山民霍季聚
 黨入山為盜州郡捕斬之足矣 戰於岬城更有負捷帝
 詔止諸軍不克按諸軍不克而諉之於帝詔此亦曲筆也
 司馬順之入常山流言惑眾云云按此紀敘亦太繁應
 括敘 九月癸酉司馬德宗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司馬休
 之云云按此不必列敘多人祇書晉平西將軍荊州刺史
 司馬休之等數百人來降可矣 封皇子壽為秦平王壽
 字佛釐按太子似不必稱字壽既立為皇帝何不於本紀
 魏書糾謬 卷十一 六 空山堂
 中稱載其名與字邪 兼資文武焉此句涉贅北史易置
 於前云帝兼資文武禮愛儒生頗為得之 紀中諸他國
 君如司馬德宗姚興李嵩劉裕皆書曰卒與魏書他紀他
 國君書死者異此昔人所以謂帝紀第二卷乃魏澹史非
 收書也書卒固勝於書死然何如北史之書涼武昭王薨
 晉安帝殂之為更得邪 七年夏四月甲戌封皇子壽為
 秦平王五月詔皇太子臨朝聽政是月秦平王攝政秋九
 月己酉詔秦平王率百國以法駕田于東苑十有一月秦
 平王親統六軍出鎮塞上八年五月皇太子率百國王公

迎于句注之北秋七月詔皇太子率百官以從按皇子壽
 並無立為皇太子之文乃遽云詔皇太子臨朝聽政此一
 誤也既云詔皇太子臨朝聽政又云是月秦平王攝政重
 複疊累不成文理此二誤也既稱皇太子攝政即不應直
 稱秦平王乃於皇太子攝政之後又云秦平王率百國以
 法駕田東苑秦平王親統六軍出鎮塞上此三誤也忽稱
 皇太子忽稱秦平王雜亂無義例此四誤也有此四誤何
 以為史
 世祖紀
 魏書糾謬 卷十一 七 空山堂
 餘眾不安詔淮南公王倍斤鎮慮慮撫慰之按此只可云
 詔淮南公王倍斤鎮慮慮撫其餘眾足矣 神鼎二年五
 月戊戌詔可從節省 四年九月壬申詔雖殷宗之夢板
 築無以加也援古自誇不類詔書謙質體北史引此詔削
 去此二語良是 延和元年正月己巳詔及十有二月詔
 俱可不錄其文 三年二月戊寅詔應照北史槩括載之
 馮大通遣大將渴燭通朝辭以子疾按辭以子疾可
 畧 有鄙婦人持方寸玉印一段事誕而文都大乖詔書
 之體 高麗不送文通遣使奉表稱當與文通俱奉王化

按此不似本紀簡括紀事體。大延三年五月己丑詔天下吏人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此非治令也詔語亦可從畧。馮文通北史作馮宏。帝至道壇親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盡青按太武好道此自失德事只可紀云帝至道壇親受符籙足矣何至誇其旗幟以爲盛事美談邪。北史太平真君三年八月甲戌晦日有食之魏書不載。四年六月庚寅詔北史刪去不錄。五年兩詔亦可不錄祇如北史約括其旨可耳。宗愛弒逆擅立依北史載於高宗本紀爲是。不好珍麗食不二味二語可省蓋上文述世魏書糾謬。卷十一。八。空山堂。祖儉素意已明盡無庸複稱也。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二語排儷直不成文。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此句亦可刪。括敘太武生平意冗而詞費真庸筆也。褒貶雅意皆此類也語亦不的切。景穆太子薨於東宮雖由高宗追尊爲帝究未生前即位改元何得列於本紀以溯史例宜列之諸帝子孫傳中。監國一令引據周官亦苦冗繁。

高宗紀

太平真君世祖年號也截去太平爲真君元年不可訓。

逢虜帥極一奴欲加其罰按欲加其罰四字可刪。大赦改年當作大赦改元。二年八月戊戌詔內載苑內獲玉印一事甚鄙俚可刪去祇書其詔旨令民大誦赦殊死以下各降一等足矣。四年五月詔依北史節錄爲是五年二詔放此。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朔大赦改元按魏書於改元皆書曰改年似乎別有義例今此年改元又書改元是自相舛亂無定義也。三年十月詔豈所謂幾倫攸敘者也語庸闕之極此詔極可不錄。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此二語亦可省。四年五詔北史祇節錄魏書糾謬。卷十一。九。空山堂。其二。顯祖本紀。幼而有濟民神武之規仁孝純至禮敬師友此史臣諛詞也可刪。凡大臣封公公進爲王皆宜書但無庸詳記爵階如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關右等官制也。皇興元二兩年事跡稍多紀載不如北史之工簡。禪太子冊命極可不錄。北史載永明元年文明太后有憾帝崩於永安殿故知顯祖遇弒也魏書不載其事而贊語乃云終致官闈之變紀事遂少本末。

高祖本紀

天地氛氳和氣充塞二句可刪 以彰盛德之不朽句亦
 可刪 二年六月丙申詔排句可厭 相州民餓死者二
 千八百四十五人按餓死民豈可記數亦必不止二千八
 百四十五人也祇可記云餓死者甚眾而已 四年六月
 詔內有德被殊方文軌將一等語北史悉刪去 九月癸
 卯洛州人賈伯奴云云按此紀載冗繁當云洛州人賈伯
 奴稱恒農王豫州人田智度稱上洛王聚黨千餘人攻洛
 州州郡討平之可矣 九月丁亥高麗庫莫奚契丹諸國
 魏書糾謬 卷十一 十 空山堂
 並遣使朝獻癸丑宕昌悉葛斤國並遣使朝貢按春秋朝
 聘例止書時月日本可不紀北史於每歲之末書曰是歲
 某國某國並遣使朝貢極為得法 戊子以太尉安樂王
 長樂為定州刺史京兆王子推為青州刺史司空李訢為
 徐州刺史按本紀書大事命刺史極可不書 太和元年
 正月詔云天貺具臻地瑞並應三月詔曰政治多闕災皆
 屢興何一年之內詔書自相矛盾也 親自禮焉此不成
 語 二年十一月詔排僣極不成體北史刪之為是 蕭
 道成使僧朗云云此條極可不錄 七年正月詔章句散

亂亦不成體 定州上言為粥給饑人所活九十四萬七
 千餘口此條可不錄冀州上言一條放此 八年八月詔
 冗繁排查可括錄依北史所載為是 帝始服袞冕朝饗
 萬國按朝饗萬國句可省 詔在禮志此句非禮可省
 十六年八月詔此句太冗 喻以遷都之意論在代臣以
 遷移之畧此等語句欠老 癸丑幸懷朔鎮云云按車駕
 所幸之地似不必詳記止紀其最遠之地可耳 傷其忠
 而獲戾此句可刪 十八年十有二月丁卯詔郢豫二州
 之民百齡以上假縣令云云按此與十一月辛未詔冀定
 魏書糾謬 卷十一 十一 空山堂
 二州同極可省繁何必復敘十九年四月詔六月詔並同
 此旨 檄喻蕭鸞可省 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亦不必
 錄 遣使臨江數蕭鸞殺主自立之罪惡句欠老致亦非
 本紀體 辛丑帝為太師馮熙舉哀於行在所亦不必載
 於本紀 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為河南洛陽人此句可省
 甲辰幸西宮路見壞冢露棺駐輦殮之此事亦瑣瑣可
 畧 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蹋踐蹋二字可省 遣兼
 侍中張彥崔光兼散騎常侍劉藻巡方省察問民疾苦黜
 陟守宰宣揚風化北史省去宣揚風化四字 遣使者以

太牢祭唐堯遣使者以太牢祭夏禹虞舜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於鄆祭武王於鎬按此等但可括敘以省筆墨之繁 司空穆亮遜位遜位二字書法不倫 戊子鸞湖陽戍主蔡道福棄城遁走云云至鸞冠軍將軍南陽太守房伯玉面縛出降按此皆魏人誇其戰勝攻取以張國威其實事跡瑣瑣不足記也北史一切刪之甚是

世宗紀

黜陟幽明四字可省 文武應求道著邱園者皆加褒禮按此只褒禮名賢一語可了 癸丑宮臣增位一級此不

魏書糾謬

卷十一

十一

空山堂

必紀 告以覽政之意句欠老 宿衛之臣進位一級事亦可畧 年號中興東赴建業二語可刪 詔加文官從征顯達宿衛者二階閑散者一階按加階進級無關國事得失以此編記本紀恐不勝其繁 帝視射遠一條更不必記魏書北史並載之可謂無識矣 三年十一月詔可不錄 十二月詔應依北史不錄 正始元年未跳行另提此刻本之訛也 擒其冠軍將軍邵陽縣開國侯張惠紹云云按此紀擒齊將不必詳列其官 六月詔可括敘大旨 水陸兼用必使地無遺利云云此數語可刪 南

北分爭攻戰相尋魏書於北朝戰伐之事勝則書敗則諱真不足為信史也 永平二年四月詔繁燕牽曲不成文理 詔禁屠殺合孕講維摩經俱可不錄 三年十月詔祇是設館療病刪檢醫方兩事而語冗詞費殊不精簡北史括取其旨不過數語可了矣 自二月不雨至於是晦按北史作至於是月為是

肅宗紀

蕭衍緣淮城戍部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於海按蕭梁戶口部落漂沒此自南史應載之事與魏事何與而載之魏紀

魏書糾謬

卷十一

十一

空山堂

得非幸鄰之災以為快邪 諸國朝貢極可不日日之非例也 正光元年七月皇太后歸政詔乃元又劉騰所矯稱者也魏書乃錄其詔於本紀殊失倫體 三年十一月詔所謂魏雖舊邦其歷維新者也套襲周詩庸陋可厭 丁亥以牧守妄立碑頌輒興寺塔云云按此條可不必載 四年七月詔五年八月詔並支蔓繁衍有乖體制凡北魏詔書惟孝文詔多係手製尚有可採餘多以駢偶之體逞曼行之詞並當依北史刪去不足錄存亦不能遍摘其失也 徐州刺史元法僧反按此條紀載最為冗繁絕非

本紀簡括之體 凡州郡民聚叛反者其盜稱國號年號俱可畧

孝莊紀

以總有魯陽翼衛之勳此句填塞故實不似史冊中語

又害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公元欽云云按此不必列敘諸

人當依北史作又害丞相高陽王雍已下王公卿士二千

餘人可矣蓋本紀只紀其綱而諸人與難之實自當於列

傳中見之也 敢決狗義之夫陳國家利害之謀赴君親

危難之節者此數句俱可刪 六月己酉詔諸有私馬仗

魏書糾謬 卷十一 古 空山堂

從戎者云云此詔亦可不載即載之亦不必全錄也七月

丁巳詔亦同此 齊獻武王於鄴西北慰喻葛榮別帥稱

王者七人按齊獻武王高歡也魏收齊臣自應推崇齊祖

後有修史者應改正 凡加級赦罪之事均可不載

廢出三帝紀

前廢帝謚節閔帝宜稱其謚 前廢帝紀將謀廢立恐實

不語不成句法 羣臣勸進表可以不錄 有倡優為恩

癡者文義不明 蘭根忌帝雅德遺致毀謗竟從崔陵議

廢帝於崇訓佛寺按此以帝之見廢歸罪於魏蘭根崔陵

所以掩齊獻武之惡也收為齊臣安得不云爾邪然筆亦

曲甚矣 帝殂於門下外省廢帝之終遇弒也而收書諱

之曰殂 帝既失位乃賦詩曰云云按此詩可不錄 廢

帝有二元恭之為帝也爾朱世隆及羣臣之所立也此繼

魏正統者也元朗之為帝也高歡起兵時擁立於信都者

也立不以正也元朗以廢帝元恭普泰元年立維時廢帝

元恭正在稱制履位及元朗入京師乃逐帝恭而高歡即

降元朗為安定王擁立孝武帝恭之普泰二年即與孝武

之太昌元年序次相承皆不害其為傳位繼序者也元朗

魏書糾謬 卷十一 五 空山堂

之暫立旋廢正與元暉之暫稱建明者同元暉不列於帝

紀是矣而元朗儼然特立一紀稱其中興年號者何哉此

止可附之廢帝元恭紀中不必特立一紀以為後廢帝紀

也 出帝紀出帝即北史所稱孝武也既謚孝武何稱出

帝邪 安定王自以疎遠未允四海之心請遜大位按安

定之廢齊獻武為之也而託言安定遜位此亦曲筆 太

昌元年四月詔多歸功渤海之詞何足錄 廢帝為斜斯

椿元毗王思政魏光等間阻貳於獻武王託計蕭衍盛暑

徵發河南諸州之兵天下怪惡之按高歡實有不臣之心

故孝武蓄意圖之收史乃為幹旋之詞以為皆斛斯椿等
讒貳所構用筆亦曲甚矣天下怪惡之殆亦左袒高氏之
言當時情事恐未必然也 按北史孝武帝在田舍道士
潘彌望見洛陽城西有天子氣候之乃帝也既而高歡使
斛斯椿求帝遂遣騎奉迎帝入檀帳讓以寡德至於泣下
文武執鞭奉勸進表帝辭表不視假安定王詔策而禪位
焉此段紀敘詳晰有體魏書竟畧之而不肯書然則此亦
高齊所忌邪 帝為椿等迫脅遂出於長安此亦曲筆

八月戊辰制日晦為明始云云按此為高歡推立清河王
魏書糾謬 卷十一 六 空山堂

曹所出制也蓋以著斛斯宇文擁迫之罪以自揜其逼逐
其主之失耳何足錄 孝武西奔長安齊獻武入洛之後
敘述特畧蓋此時君臣操戈尊卑易序車駕流移乾坤搶
攘有難於實敘者豈所謂定哀之間多微辭邪後世欲知
魏齊之事者攷之北史特詳 帝為宇文黑獺所害黑獺
者宇文泰也亦不載其緣起所以使人閱之茫然

孝靜紀

孝靜紀或以為魏收書亡後人補以北史又取高氏小史
附益之今觀其篇體與神武以下諸紀同而較北史孝靜

紀反為詳悉且稱高齊諸帝仍曰獻武曰文襄曰今上而
於西魏主直斥曰寶炬至於東西戰爭之際魏齊禪代之
間往往多枉辭焉其為魏收之為無疑也所謂後人以北
史補亡又取高氏小史附益之者或其中間有斷簡缺文
而後人增益之耳 其子南海王復僭帝號獻武王進擊
破擒之及其弟西海王皇后夫人已下四百人按南海王
西海王皆平山胡僭稱之號今失其名而遂稱其僭號并
有皇后夫人之稱所謂書法者安在邪 天平三年十一
月詔勿使靈臺枯骨有感於通夢廣漢露骸時聞於夜哭

魏書糾謬 卷十一 七 空山堂

此四語應刪去 侯景克建業還以蕭衍為主按蕭衍本
梁主也何言侯景克建業始以蕭衍為主邪 九月圍玉
壁以挑之寶炬黑獺不敢應按此特張大東魏之勢耳殆
曲筆非事實也 總敘云帝有孝文風齊文襄王嗣事甚
忌焉又載齊文襄與季舒書曰帝為廢人又稱文襄嘗侍
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酒直書文襄諱又載文襄使崔
季舒毆帝及幽帝合章堂帝后遇醜而崩一一直書不諱
此俱非魏收所敢紀者且敘帝卜御座步東廊辭六宮出
雲龍門一段大類李延壽手筆亦與北史一字不異故知

是北史本文後人取此以補魏書耳。魏自永熙三年以後分爲東西二國東魏高齊所奉西魏宇文氏所擁立也。魏收齊臣主東魏而斥西魏魏澹別成魏史以西魏三帝繼道武以來之緒而鄙東魏爲僭竊二者各執一其實則均失當依北史分著東西二魏如史記周本紀稱東西周以存其實云。

皇后列傳

皇后傳說者以爲魏收書亡後人取北史及高氏小史補之。又世祖高宗緣保母劬勞之恩並極尊崇之義雖事

魏書科謬

卷十一

六 空山堂

乖典禮而觀過知仁按世祖高宗尊崇保母曰保太后或竟尊爲皇太后此夷狄之俗有乖典禮也大矣書於本紀所以著其非禮而列傳何載焉今儼然編列於皇后傳內且曰觀過知仁抑何其悖謬之甚也。桓帝皇后祁氏北史作惟氏。后隨帝於袴中懼人知咒曰按懼人知三字可省北史無之。北史載寶保母常乳母用附傳法稍爲近理魏書於寶保母猶用附載至常乳母則標目提行直與他皇太后一例矣。高祖詔曰朕以虛寡云云按此詔可刪。宗曰夫日者君人之德帝王之象也云云按此解

夢詞意過繁。北史有文皇后悼皇后宇文皇后恭皇后皆西魏皇后也魏書皆無之應補入。

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

北史魏諸宗室傳每一帝子孫分爲一類編次得體魏書每宗室一人自占一行遂至一帝子孫分列數行極煩碎不成體製應悉照北史編列。武陵侯因長樂王壽樂並章帝後北史並敘一傳極有行款魏書分敘之遂失其旨。曲陽侯素延順陽公郁宜都王目辰亦然。不見天子羣臣憂懼求見主上按此語句過繁亦可省括。東陽王不

魏書科謬

卷十一

九 空山堂

昭成子孫列傳

北史於昭成子孫傳首總提昭成皇帝九子云云極分明今魏書少此一段。垂問儀太祖不自來之意此句欠老先人以來世據北土云云至儀之奉命理謂非失按此答垂太祖所以不自來而遣儀之故語致疎味甚不了了。臣推誠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輒自安忽奉夜詔怪有

之懼實無也北史載去數句止作怪則有之懼實無也亦
自簡明 詐以婚進城人告云云此處紀載不明 以刀
子其頸使身首異處按此只可云以刀子斷其頸足矣
史法貴質老安用此裝飾語 以其言正遂不罪焉上脫
一帝字 諸帝子孫及昭成子孫傳竝無贊語或以其書
後人補綴而未及為贊也

道武七王傳

北史清河王紹傳有紹剖孕婦觀其胎事魏書畧之 北
史載元慶智性貪鄙為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
魏書糾謬 卷十一 三 空山堂
府中號為十錢主簿魏書慶智傳稱其美容貌有几案才
而不及其他 北史載元法壽有殺張文伯事魏書亦畧
之 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二語不似紀載之體可刪
北史先是郡人孫天思家豪富管與和爭地云云魏書
亦不載

明元六王傳

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云云按
董道秀為樂平王不筮夢不驗而不筮道秀亦坐棄市此
事可錄而高允筮論不必錄也不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

死也此句突入亦無倫次 明元六王事畧文少不足獨
為一傳宜與太武五王同編為一

太武五王列傳

莊帝既逼諸妹之請此辭意黃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
子才所贊成也此數句注敘既不清晰亦不成句法 境
內稱為慈父鄰州號曰神君板對可厭或六朝史體反以
此為工整邪 遊道大致紛紜將致公文久乃停息此等
語意不明切殊費思解

景穆十二王列傳

魏書糾謬 卷十一 三 空山堂
詔遣侍臣以金革教喻此句未明似藏頭歇後之文六朝
史書多有如此 及晚年貴重貴重二字不合 後生領
袖必此人也此下不見有收煞處 太興戲之曰云云此
於敘事之法實屬可省直可云太興出酒肉與食可矣
元仲景娶也列氏而謀殺前妻叔袁紇氏奉詔答一百以
王歸弟後以多內亂就州賜死北史載之甚詳魏書畧之
止云齊獻武王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而遁後遂不錄
豈以仲景娶也列而謀殺前妻事在西魏及宇文周時而
故刪之邪 元脩養有子則字孝規則子文都則弟矩雅

褒北史竝有傳事跡在隋開皇大業中故魏書不載 任

城王澄傳載澄與高祖論鑄刑書論占革卦詞意冗繁漫

無體裁北史稍裁削之 北史任城王傳載澄美鬚髮善

舉止言辭清辨響若懸鐘魏書畧而不載 夢稿紹一段

載敘亦繁應從北史刪滅 齊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

內附車駕將自赴之高祖引澄及咸陽王禧等議其行止

往復辨難數百言詞意冗鄙真令閱者不可耐 高祖引

見王公侍臣於清微堂一段瑣屑已甚無關國事更無關

澄事可刪去 昔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云云此段引用

魏書糾謬 卷十一 三 空山堂

亦嫌冗長北史作必也無訟今日見之矣文意已足 餘

不得例北史作餘不得為例較明白 元順蠅賦文可不

載 南安王熙臨刑詩可毋庸錄 高祖引見鸞等責之

曰云云按此段責讓之詞頗屬冗繁可從簡省 北史載

城陽王徽自并州還都吏人涕泣攀車不能自己徽車馬

羸敝皆京來舊物見者莫不歎其清儉魏書畧之

文成五王列傳

高祖與羣臣議期親三臨大功再臨之禮事不專為廣川

王諧似不必全載於諧傳

獻文六王列傳

咸陽王禧傳載文明太后及高祖訓誡禧詔語殊嫌繁多

禧取任城王隸戶為高祖所責詔語亦病其繁 高祖

議斷北語一段可從簡省幸禧弟祀方澤二段竟可刪

禧憂迫不知所為謂龍虎曰吾憤憤不能堪試作一謎云

云此事鄙瑣之極真小說家所不肯載者而儼然紀之正

史潤雜蕪陋甚可歎也 北史載符承祖薛魏孫與禧欲

於芒山浮圖陰卜害帝已而不果魏書畧之 北史載元

諧諫遷都一段魏書亦不載 故賜如意以表心此句可

魏書糾謬 卷十一 三 空山堂

省南北諸史多於瑣悉事不肯從簡畧此大病也 廣陵

王羽傳載高祖臨朝堂考羣臣一段詞句冗溢殊甚只可

抄錄胡故非紀事之體也 唯詳簡不及高祖簡所十餘

步按北史載此云諸人皆去一二十少唯詳簡及之與此

小異 天威如此此句橫插不成文理 詳哭數聲而暴

死按北史詳之死宣武密令人害之與此不同 北史北

齊王詳傳較魏書稍簡約 彭城王勰傳萬機之事無不

預焉句可省 彭城王勰傳載事多有鄙瑣設詞更滋排

儷冗繁浮濫莫此為甚史傳之體於斯掃地矣 升金璫

城宴清微堂咏松詩講喪禮此等事何足錄亦何勝錄

宋齊諸書凡宗室之賢能卓卓者如竟陵王子良豫章文

獻王疑皆特為一傳其有弑君叛國之賊如元凶初始與

王濬亦各自為傳以示殊異此史法也北魏宗室極繁亦

當依此例如任城王澄中山王英彭城王勰等皆有德能

學行拔出倫羣且有事蹟可紀宜別為一傳於宗室傳之

前以志旌賢之義其清河王紹咸陽王禧元顥元叉等或

躬行弑逆或倡為叛亂宜另為一傳於諸列傳之後以

示貶惡之旨元叉或以同謀共亂當與劉騰同傳不可以

魏書糾謬

卷十一

西

空山堂

一格論也 漢書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

六王等傳皆以世次編列於諸列傳之中所以著世代也

宋齊諸書皆遵此法而魏書乃以宗室諸王編為一處

孝文五王列傳

寶月弟寶矩即西魏文帝也不應附之諸王列傳

衛探莫舍劉庫仁列傳

衛探傳載探所刊桓帝功德頌文既不佳更多脫誤乃以

為其事宜載故錄於傳試思頌內所紀之事有何可載而

必錄之且亦非史傳體也 莫舍傳劉琨遺令歸魏論勸

之詞極為敦至魏書載之北史畧 劉庫仁傳知人不樂

語欠明晰

燕鳳許謙等列傳

魏書於列傳中諸人兄弟子孫紀載特詳竊意史傳之體

須忠奸善惡表表著見者始為立傳其子孫必有功能可

紀顯官可錄始附記傳末不然不暇紀敘以省繁冗蓋國

史之體本紀大事非如為人作家傳行狀須悉載其後人

子孫也 崔元伯傳於是四方賓王之貢咸稱大魏矣此

二語贅文甚無謂可省

魏書糾謬

卷十一

五

空山堂

長孫嵩長孫道生傳

長孫嵩等傳無贊語大約魏書乃未成之書其闕畧者甚

多也 長孫彥北史載其舉體生瘡人謂惡疾彥尋蝮蛇

螫而試之痛號腫死亦異事也魏書不載

長孫肥尉古真列傳

率部落棄父西走棄父二字可省 豹弟鑿武定中東平

太守按瑾事跡詳見北史魏書以其為齊臣未之及也

穆崇傳

顯若知之問汝者按問汝者三字可省 馳馬隨狼而走

適去賊黨追者已至按適去賊黨二句可省 終日怡怡
無愠喜之色怡怡得非喜邪何其言之自相背也北史作
無愠色 世祖征涼州已命穆壽輔恭宗總錄要穢矣行
次雲中又引壽於靜室而囑之壽未嘗從行何得有囑此
必壽送車駕至雲中而世祖卻囑之也然紀次須明 其
自矜無禮如此句亦可省 穆容武定中汲郡太守按北
史載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遂得錄所得萬餘
卷魏書畧之 穆亮諫高祖營殿宇汎舟石濟數事北史
載之茲有裁削

魏書糾謬

卷十一

美

空山堂

和跋奚牧莫題庾業延賀狄干李栗等列傳

和跋臨刑謂其諸弟毗等曰溷北地瘠云云語極有意而
敘載板滯奄奄無生氣務自纂修句可刪今之背已直不
成句 毗等解其微意詐稱長者云奔長安此等紀敘總
不明晰 李栗傳咳唾任情北史作笑唾任情較勝 盡
卑謙之禮自粟始也按自粟始也句尚未明 古弼直言
敢諫補益宏多所謂公亮之臣北魏臣輔中如弼者幾人
邪今屈與劉潔等同傳未免褻置之

奚斤叔孫建列傳

叔孫建傳公孫表與司馬竺和之互相詰語一段載敘頗
詳然亦繁矣 受事者皆飽之而退事密者倍至蒸仍二
語可刪

王建安同樓伏連邱堆等列傳

建貪而無謀此四字敘中硬加斷語似屬不倫可刪 安
同父名屈同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豈夷族不以爲嫌邪抑
史氏譌記邪 安原謀逆伏誅臨刑之疏又何足錄 樓
毅傳劉秀將濟劉秀當作光武 太極殿成將考室而雪
高祖曰朕經始正殿云云按此段事既猥瑣語復庸濫不
足錄也 樓伏連孫寶在明帝時爲朔州刺史頗能安集
流亡及爲葛榮所囚變姓名以免害又能密啓賊形現爲
內應抗辭責喘喘俾外夷更稱藩臣亦卓幹之士也北史
載之魏書闕此人不見何也

魏書糾謬

卷十一

美

空山堂

于栗磾列傳

天地之性人爲貴此語腐廓可除 栗磾以壯表聞云云
至故有是語按栗磾好持黑稍以自標裕望而異之故有
是語此數語皆在前乃有次序 栗磾孫烈傳述金策之
意是逆也等句俱不成語 向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兒叔

兒與叔一經撮捏便不成文 若是詔應遺官人所由遺
私奴索官家羽林此處文義不叶似有闕誤北史作若遺
私奴索官家羽林稍明白

高湖崔暹封懿等列傳

北史載崔頤及滎陽太守模與崔浩年皆相次浩常侮模
譏模禮拜佛像遂皆有隙浩誅模頤以此得免魏書答之

宋隱王憲張蒲等列傳

宋瓊以孝行稱當入孝行傳 李先與太祖問答一段紀
載繁冗此無關事理者正不必瑣瑣載之 李預服玉一

魏書糾謬

卷十一

空山堂

事記敘亦過繁 賈秀辭子爲郡守一段北史不載祇云
秀固讓不受而已當依北史爲是

王洛兒車路頭等列傳

北史萬安國傳附嵇根事魏書無之 贊內至如安國貴

寵異於數子哉極不成語

崔浩列傳

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句極鄙拙不成文理 其祇直任
時不爲窮通改節皆此類也按此係過譽溢美之詞且開
端敘事亦不合用此筆法 善應也二字可刪 議劉裕

假道及論劉裕慕容垂執勝早建東宮請伐蠕蠕勸征姑

臧數段理極明徹而語致冗繁此敘述之無筆也 貞君

十一年六月誅浩此處矣點誅浩其被誅之原委本末都

未敘明下文祇言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亦是籠統含蓋

之詞究於浩致罪之由未經實指也如此敘述豈不乖舛

徒令閱者爲之茫然 浩非毀佛法云云按浩非毀佛法

固屬非理而魏收遂以浩之兩執戮辱爲非毀佛法之報

甚矣收之酷信佛法也 馮景仁占夢語較北史所載亦

病其繁一始浩與冀州刺史頤滎陽太守模等按此段當

魏書糾謬

卷十一

空山堂

在崔頤傳中 魏收之於崔浩可謂極推尊惋惜矣本傳

記載詳悉不遺餘力然語冗而不精格板而少味殆徒載

浩之言語事跡而於浩之神情意致蔑如也

李順列傳

然性果於去就此處文義不順 李順傳字句牽曲多不

可讀如太常曰爾拜爾跪如聞敦煌太守牧健器性粗立

又言牧健立何其妙或臣疇日所啟私謂如然臣之所言

虛實皆如此類反言臣讒之於陛下云云等類真不成語

昔太祖廓定洪基造有區夏云云此段語脈稍順而過

傷於繁 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懺此於李順語中已點
曇無懺事矣後文又云初蒙遜有西域沙門曇無懺云云
重提另敘似為補述實則復見此序次之無法也 贊語
李雖舊族其世唯新套用大雅語醜極

司馬休之司馬楚之等列傳

其推誠信物得士之心皆此類也數句可省 司馬景之
司馬叔璠司馬天助皆不足特立傳或用附傳可矣

刁雍王慧熊等列傳

違時不還執而徵焉句牽曲不成文理 卿家縛劉裕於

魏書糾謬

卷十一

辛 空山堂

卿親疎北史作縛劉裕者於卿親疎較簡明 刁雍清修

禮正樂表常語無所發明可以不載 刁肅篤疾幾死見

神明救免此係不經之談不足傳信 王慧熊傳行意恩

息務得非王氏諸子乎句稱鄙之極 僧彬曰貧道從

師有年云云更鄙俚如此等語亦淵史冊殆可駭也 敘

僧彬攜王慧龍過江事不如北史之簡要 其自言也如

此此句亦可省 王氏世號鼻江東謂之醜王慧龍鼻大

浩曰真貴種矣此段極可畧正不必為此瑣瑣 以其歎

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句亦稱弱不堪 彥之與友

人蕭斌書曰云云按此書本屬括述猶病其不簡如魯軌
頑鈍馬楚羸狂二語可削也 韓延之報劉裕書詞氣慷慨

慨頓挫紆屬自是六朝佳文原載於宋書武帝紀中南史
北史魏書竝於帝紀本傳中錄之而筆削各有不同北史

甚畧以其書已載於南史故也南史照原書裁削數句更
覺頓宕激切魏書則削其領要存其緒末刪潤之功斯為

下矣

李寶列傳

時論謂神僑鳳德之衰此亦表箋文飾之語 李氏自初

魏書糾謬

卷十一

壬 空山堂

入魏人位兼舉云云至識者以此貶之此總論李氏情禮

之淺音恩愛之衰薄也收於北魏門戶世族多以恩怨私

意予奪此段所稱恐未足為允論也

陸侯列傳

陸侯獲蓋吳二叔已復放還果斬吳以至此段敘述頗過

於繁北史削去諸將曰公言是也并侯曰此罪我與諸君

當之數語最簡當 超等問之大欣何不作大喜 麗之

謀矣矣當作也 陸昕之傳北史載之本屬一段魏書自

昕之容貌柔謹以下另提遂別為一段殊不可解 高祖

謂僕射李冲領軍于烈曰陸祖元不云云及冲烈等表茲
可省或敘其事而畧其詞

源賀列傳

於是遣使者詔賀曰云云北史畧之祇作乃遣使慰勉之

源子恭數表北史茲從節錄

薛辯寇讚等列傳

延尉寺鄰接北城會夏曰於寺旁執得一狐薛慶之與崔
纂或云連殺或云以待秋分互有同異此事瑣瑣復何足
記乃云雖曰戲謔詞義可觀乃適足以益其鄙野矣 北

魏書糾謬

卷十一

三

空山堂

史載薛辯父強見桓溫事魏書無之似不可畧 北史載

薛強事蹟本末特詳 薛辯事北史載之亦詳於魏書

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此語籠統說事情竟未分明

寇讚從唐文相一段記載亦傷瑣屑 鄺範占夢一段

瑣瑣不足錄 暄猶可追斬禿濕不成語

嚴陵毛脩之唐和等列傳

崔浩與毛脩之共論陳壽三國志一段此自崔浩論三國
志耳與毛脩之何涉而必載之毛脩之傳且即崔浩所論
諸葛武侯亦貶議太過恐亦未可為篤論也 朱修之當

作附傳乃另提作傳亦非附傳之體 休實縱合不畏攻

圍豈不憐其妻子也語意拙澀之至 善共量議自求多

福亦不成語 年常抄掠豈有多軍也語更茫混 敘劉

休賓歸降慕容白曜一段繁冗之至真無筆力 文雖引

見高祖自陳久屈一段亦冗極 樂羊食子有願以不真

不成語 房伯玉歸降高祖一段語句繁冗可刪 房景

光五經疑問亦不必錄 北史嚴稜朱修之並附毛脩之

傳中良是

羅結伊穉乙瓊和其奴等列傳

魏書糾謬

卷十一

三

空山堂

伊穉傳此深自可奇句可省北史刪之極是 苟頰本姓

若干見北史 薛野賭無甚事實北史不為立傳而附於

其子彪子傳內極有見 薛虎子請滅貢絹帛表可從簡

括不必全載 費于事蹟少不足立傳宜歸費穆傳中

穆傳亦多繁冗處

韋閻杜銓裴駿辛紹先等列傳

裴安祖放雉夢一丈夫來謝事怪誕不可信即使有之亦
殊瑣瑣不足錄 入無比焉句殊俚鄙北史作人無閒焉
寶瑾許彥李斯列傳

南人頗稱譏辯滑稽焉滑稽二字可削 李訢傳可以女
 妻之勿許他貴也北史刪去下句 訢為世祖所識如此
 此句應刪去有此斷語反隔上下文義 自是後遂有騎
 矜自得之志諷訢以中旨嫌數兄弟之意語竝冗弱殊不
 成句法 訢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此下語亦過繁 道
 路羣議云云句亦可刪 延興末一詔可不錄 李訢刺
 相州受納民財及商胡珍寶每為李敷所左右乃列敷事
 狀陷敷得罪真貪目傾險小人其被罪以死不可謂不幸
 也贊語謂其器識既美時曰良幹悲其以夙故猜嫌而嬰

魏書糾謬

卷十一

書

空山堂

合門之戮不亦悖乎

盧元列傳

樂為此者詎幾人也語未引透 浩當時雖無異言竟不
 納浩敗頗亦由此當作浩竟不納頗以此致敗 中郎卿
 會祖也語義未完 高祖報盧淵詔可以不錄 扶風人
 王伯達相盧淵一段亦不必載即載之亦應在篇末 公
 主驕淫聲穢遐邇先無疹患倉卒暴蹙數語板拙蹇滯全
 無筆法意致 盧和傳錄詔語亦過多 北史盧和傳頗
 稱簡要魏書則冗且濫矣

高允列傳

允與崔浩論五星聚東井記載之謬亦測天考象之一端
 固宜載敘但不必如此之繁曲須有條理裁削為妙 竟
 為世祖所疎此句應從北史刪去 此亦人情所難不亦
 難乎語意重沓失次絕不類史傳體 恭宗後讓允曰人
 當知機云云語亦繁沓絕不爽期 允對恭宗語風池麟
 閣等句亦浮靡特甚 允後與人言我不奉東宮導旨者
 恐負翟黑子祇此二語老致而安置不善 左右曰臣等
 見允無言而泣云云此數語依北史節去為是 或有上

魏書糾謬

卷十一

書

空山堂

李登崔鑒列傳

書陳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羣臣云云此處語句俱可節省
 以歸簡明 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
 允云云此段應附之傳末或載之贊語中方合體式 令
 公之號播於四遠交向浮鄙之極真不似史體 允作徵
 士頌止是稱揚人物與朝廷政事何與亦不關允行事乃
 連篇累幅載之惟恐其不詳何也盧立以下三十四人列
 行表敘亂實奪主古史列傳中從未見此體 酒訓繁蕪
 不修亦不必錄 敘允臨終事跡亦過於繁

瑾恐動人情忍哀輟哭按忍哀即輟哭也詞重語複可議

少相倫輩晚不逮之亦不成語 自耶署至此所謂不

次語句亦殊稀弱 兄弟並容貌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

卒按此則李秀之兄弟輩特容貌風度可觀耳此亦何足

稱而必拉雜載之邪 李敬遠弟幼遠性粗暴每為劫盜

刺史錄殺之此何足列於史傳史家豈當為劫盜立傳邪

因公事言競之間當作因爭公事

尉元慕容白曜列傳

元知非誠款此等語極費力只可作元知其詐文義自明

魏書糾謬

卷十一

三

空山堂

生擒劉彧使持節都督云云按此只可紀云生擒宋將

某人耳何必全錄其官邪 好申下人之善亦不成語

八月詔曰云云此下二詔極可不錄 既而元言曰云云

亦多無關緊要之言 社城之日以沈文秀抗倭不為之

拜云云此處記載費力頗不簡爽 成淹理白曜表即應

載曰曜傳中所謂時論寃之也今已列白曜子弟而復載

此表似為不倫

韓茂皮豹子等列傳

皮豹子表及高宗與皮喜二詔載錄俱傷於繁 呂羅漢

傳多缺文斷句 贊語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億倖暫勝之

名豈同年而語也筆意拙殊甚

趙逸胡方回胡叟朱繇等列傳

世祖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豈無道安得為此言乎按世

祖所云必有所指今不能舉逸所作何篇終屬空泛無着

趙超宗惑妾棄妻夫妻迭發陰私事猥瑣不足記 趙

叔隆貪詐無行何足為立傳 同心聚斂是其族人前軍

將軍趙文相之力後無報德之意皆不成語 胡叟自是

高士不應與趙逸諸人同傳 既善為典雅之詞又工為

魏書糾謬

卷十一

三

空山堂

鄙俗之句二語對偶不似史體亦欠簡勁 其述前載無

違舊美數句可畧 叟亦本無附之之誠此可作叟本無

意附之 譏其惟假盛服句拙極不成語 再三之惠以

為過厚云云亦苦詞費 胡始昌收恤胡叟至厚議者以

為非必敦哀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恐亦過刻之論 宗

欽與高允詩可不必載錄錄高允詩更贅 欽在河西撰

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按欽所撰既不足稱又何必著之

段暉遇太山府君子一段荒怪不可信 段承根贈李

寶詩可不必錄 劉昫傳妙選良偶有心於昫等句真不

成語 與人交易一言便定句亦鄙俚之甚 陰仲達絕無事實行誼可稱真不足立傳

李孝伯李冲列傳

李孝伯在彭城與張暢問答一段較宋書張暢傳所載更詳悉而詞句更鄙瑣白賦及九種鹽數語俚極無味可刪 李安世與劉纘問答語亦傷於繁 李瑒傳然不免暹等之意竟不成句 乃拊膺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故其下三字承接不順 暮年之中形骸毀悴之中二字可刪 李冲傳清簡皎然無所求取皎然二

魏書糾謬

卷十一

亥

空山堂

字可省 時人美焉流輩重之時以此稱之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奇之語意太複並無變換應節去一二處為是 無不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長句沓拖無力 因其納馬於冲其字不明舊史必無此等字 高祖營改正殿詔不必全錄與冲問答語亦傷於繁 年纔四十而鬢髮斑白姿貌豐美未有衰狀數句橫插無謂可刪 去 無復宗敬之意也可刪 醫藥所不能療此句於上下不叶應少變 高氏小史魏書列傳第四十五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今魏書諸本並以安世附第四十一孝

伯傳而第四十五則有高祐崔挺二人而無李安世

游雅高閻列傳

高閻至德頌亦冗縛之作可不載 忠佞對瑣屑沓碎不堪錄 閻承詔為與蠅螻書而不敘其凶事事自宜錄然序次亦繁 刑法政事事對尤瑣瑣不成事理

游明根劉芳列傳

劉芳傳芳至京師詣數數謂李敷也下乃云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崔謂崔浩矣何芳詣李敷而崔浩恥邪崔字必誤 芳因緣問知句未明晰 太后微愧於心亦不成句

魏書糾謬

卷十一

亥

空山堂

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云云此處註劉石經三字極是但文傷於繁亦無意致 酒闌芳與肅俱出云云此下省去卻老致

鄭義崔辯列傳

鄭義傳雖出其非意要以全制為勝虛字極不穩 諸將心樂早還語殊稚氣 成掄物也亦不成語 民有禮餉者皆不與杯酒爵肉句澀拙無法 鄭道昭子嚴祖敬祖述祖遵祖等性行麤鄙無足稱者魏書皆掛其名於列傳中便似名門氏族志不成史傳體矣 鄭義族人貪穢無

行者頗多均不足編列傳內 崔辯傳竟無事實辯子楷
剛梗有幹具守城死節極可稱述何不以楷標題而為崔
楷傳 崔景儁既以高祖賜名為逸何開端猶稱景儁邪
當云崔逸本名景儁耳

高祐崔挺列傳

崔孝直傳顧命諸子曰當作遺命

楊播列傳

云無修白捺意句意不明 太后聞聲閱而不見不成語

但無酒以示其恥多一其字 廢帝惋悵久之不言而

魏書糾謬

卷十一

罕

空山堂

已當作不言久之惋悵而已

劉昶蕭寶夤蕭正表列傳

劉昶傳載昶奏對之詞多尚駢偶甚不質切正坐文飾太

過耳 高祖因以所製文筆示之此句可省時契勝殘事

鍾文業此等語甚陋 不能緩邊懷物撫接義故云云按

此與上文承接甚不倫協 高祖曰國家本來有一事可

慨云云此等語亦嫌其支繁 奏其不和之狀無可為夫

婦之理句亦拙俚不稱 此所以痛之此句省去更有意

味 蕭寶夤傳敘劉靈運謀奉寶夤事全不明晰 未至

嚴急詞意不達 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一同極哀之節

俱不成語 明當拜命其夜慟哭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

之優隆也此等語句俱支離不叶 梁武帝有與寶夤手

書寶夤表送之朝廷為之報答傳於武帝書全載其文而

不錄其報書殊失賓主輕重之法 寶夤請定考課表文

多浮濫事未施行似可不必全錄 贊語中俱稱曉了俚

俗不成語 此亦戎夷影倣輕薄之常事也收北人反目

南人為戎夷真喪心語

韓麒麟程駿列傳

魏書糾謬

卷十一

罕

空山堂

蕭顯宗傳載顯宗與高祖論著作門地二段問答詞句甚

鄙 程駿傳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此語稚而欠老

顯宗許之顯宗當作顯祖 責璉以義方義方字用來不

倫

薛安都畢眾敬等列傳

薛安都傳甚畧宋書別有傳自詳悉應從宋書所載 申

纂者本魏郡人中鍾曾孫也按申纂事既載畢眾敬傳中

其出身籍貫即宜附眾敬傳不必另敘似別為一傳者

常珍奇雖奉表稱款身未歸魏究不得為魏人何可儕之

薛安都畢眾敬之列甚失倫次且珍奇已附見鄭義傳而此處更為跳行標目亦非體制 言非而辨句亦不倫 沈文秀為宋守節未嘗歸誠于魏雖身死北地究不得為魏人也宋書自有傳

李彪高道悅列傳

李彪傳載彪與劉繪問答語亦傷於繁 彪請修史表內有先皇之陶鈞先皇之洞照云云允濫可厭應從節錄 李彪七疏多採賈誼疏

王肅宋弁列傳

魏書糾謬 卷十一 聖 空山堂

王肅傳高祖詔有司論肅為裁練禪之制按肅哀毀過禮處未經敘明則此詔突入無根 高祖因久旱不雨輒膳三旦肅引羣臣固請進膳此殆表高祖之德與肅爭無與似不必詳載肅傳 宋弁傳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語意殊禪鄙且以卜和為弁和亦不可通 自許膏腴亦不成語

郭祚張彝列傳

張彝傳不能窮誅羣豎即為大赦云云按此亦敘事中加斷語而詞傷支蔓

邢巒李平列傳

邢巒傳河間鄭人也鄭嘗作鄭 敘邢巒祖父世系頗不清晰 巒之此言其意不小語意淺穉 伯玉天迷其心鬼域其慮此處驟入伯玉云云語無根次魏書往往如此 李諧與范胥問答語亦殊鄙瑣可刪

李崇崔亮列傳

紀李崇斷獄精審苟秦趙奉伯爭子解慶賓訟蘇顯甫殺弟二段苟趙爭子紀敘尚明晰解氏訟殺弟節次原委本屬繁曲寫來益復雜亂甚矣紀事之難也 是時非崇則

魏書糾謬 卷十一 聖 空山堂

淮南不守矣此句位置不妥接上無力 敘蕭衍構崇不遂歎服世宗之能任崇最有神色事寫來亦無精神 崔亮傳亮從兄光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 彼家饒書因可得學數語文意上下相悖 恃親使忿亦不成語 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此處轉接頗屬費力 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句亦難解

崔光列傳

崔光諫竊太后登九層浮圖詞旨繁費理致反不爽朗

甄琛高聰列傳

甄琛傳如此非一句可刪 豈是向京之意句穉弱之極
及監決脩鞭猶相隱意思不明 琛曾拜官諸資悉集
二云云此段用追敘法而鈎割不清難以戲言橫插不合倫
次 母鉅鹿曹氏有孝性云云按於琛傳帶敘其母亦無
不可但事極猥瑣不足記 琛深所好悅世宗時調戲之
亦不成語 以琛肇之黨也猶以琛高氏之昵也語亦無
根次政不知是誰以之舊史文從字順必不爲此語 衣
錦書遊句文而鄙不似史冊中語 袁翻議謚一奏亦可
省 高聰傳頗有文才然皆有文情句法重複殊不成體

魏書糾謬

卷十一

罌

空山堂

侍中高顯射矢一奏可不必錄

劉藻傳永等列傳

永曰弱卒不滿三千云云數語甚無次序句法不練 意
謂不可句亦不明 永妻賈氏與妾子叔偉爭葬一事附
錄極有情而敘法未明淨 感其所慕事經朝堂都不成
語

裴叔業夏侯道遷李元護等列傳

裴植傳率多侵侮與上文不叶 裴叔業傳後有楊令寶
韋伯昕魏承祖皇甫光梁祐崔高閻慶允柳僧習等諸人

皆因叔業而類及之亦附傳體也但編列敘次無法牽拉
沓雜不成體裁 夏侯夫夢房世寶杖之二百及其死也
尸體大有杖處二百下許此亦過爲附會 紀夏侯夫死
後見形諸靈怪事亦太涉誕 有受納之響句生捏不可
通 江悅之傳後有龐樹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興等諸
人亦附傳體也但龐樹等諸人惟姜永尚有可紀餘並無
事實及他功績應將姓名官爵點次江悅之傳中即不必
更爲附傳

陽尼賈思伯李叔虎等列傳

魏書糾謬

卷十一

罌

空山堂

陽尼傳中附陽固固事跡頗多又有文詞可錄當以陽固
爲傳主而陽尼陽伯慶等皆用追敘法 僕射游雅肇聞
而歎曰雖樂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按君子句可
省 路恃慶傳內當以路思令爲傳主 贊語陽尼學義
之迹云云遂名評陽真如列算布等方板可厭

奚康生楊大眼崔延伯列傳

矢異常箭文義重複殊不成語 得暢名績文義亦劣
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腐鄙可嗤 彼民見箭皆云狂弩句
亦當收削 時蕭衍聞康生能引強弓力至十餘石云云

按有此一段則傳首弓力十石矢異常箭二語可省第此
 段摹寫亦無氣勢 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鄙語
 可刪 未發之間語亦穉甚 鞭石虎畫像取西門豹舌
 一段可刪巫以為虎豹之祟語似巧實陋 彼康生奪刀
 入內為元又所執一段其被禍之由極不明晰閱之令人
 悶悶 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數語鄙拙殊甚 大眼以
 繩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技則絕技而寫手殊拙
 時人思其雄勇喜其夏用板語可厭 總敘大眼武勇
 處語繁而少氣色 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云云
 魏書糾謬 卷十一 吳 空山堂

尒朱榮列傳

尒朱新興每入朝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玩遺之新興亦報
 以名馬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閭畜牧於川澤射獵
 自娛此等事皆不必紀可刪 尒朱榮討徐鄭表可不必
 全錄 敘榮遷莊帝一段極繁冗不成條理 榮亦精神
 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遂便愧悔按此數句只可以榮
 亦尋悔一語了之 陳不可之理語殊穉甚 自茲已後

贈終叨濫云云數語闕入可刪 議者謂無制賊之理亦
 不成句 榮攘肘謂天穆語傷於繁冗甚欠剪削 於是
 內外喜叫聲滿京城實不成語 傳中褒賞尒朱諸語語
 有可省畧處 贊語亦繁冗板滯 彭韓伊霍夫何足數
 按彭韓與伊霍並稱亦是語病 彭韓本不令終與尒朱
 亦無大別 斯則刪通致說於韓王也語亦不明且與前
 文彭韓相犯

尒朱兆尒朱彥伯等列傳

尒朱家欲渡河云云此等語句不明殊不可解 前廢帝
 魏書糾謬 卷十一 吳 空山堂
 潛默龍花佛寺潛默二字亦不穩 仲遠世隆並尒朱泉
 雄宜標名傳目不應附載 隨情補授肆意聚歛極裝飾
 卻不成語 其肆情如此似與上文作應卻殊瑣瑣 如
 此者不可勝數橫插此句語脈雜隔不貫 敘仲遠貪暴
 強橫處本數語可了文極冗繁亦雜而不倫 憂在不測
 此句可省 遂有解了之名俚極不成語 自此五等大
 夫遂致猥濫此處敘述亦覺太繁 世隆傳載河內太守
 田估家奴告省門亭長一事敘次極猥瑣可厭如此等俱
 應刪去 尒朱弼傳闕誤甚多

盧同張烈列傳

以邀奉公之譽句可刪 兼褒同在公之績在公之績亦贅 同表吏部勳簿及軍功給券二條語句頗嫌繁碎

論者非之論者稱之似對非對似應非應不成章法 盧同張烈並以元又黨人同傳然俱有幹畧烈弟僧皓庸安人耳何足附傳

宋蘇辛雄羊深楊機高崇等列傳

宋蘇弟道瓊與蘇同難道瓊為人極可附載蘇傳中不必另作一傳 辛雄傳更授李玟等此句可省 辛琛傳所

魏書糾謬

卷十一

兗

空山堂

在有稱誤作在所有稱 琛為揚州長史李崇為刺史琛每諍折崇琛子悠亦剛直李崇嘗曰我昔值其父今復逢其子按此二事若連載父子相映便有致今分敘意味索然 楊機傳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臥而已此等語似雅實俚 謙之與袁翻常景鄴道元溫子昇之徒云云此下敘次謙之贈恤僅僕撰述書籍雜亂甚不成章 高道穆傳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等四十人皆當世名輩五字當在四十八下

孫紹張普惠列傳

時人輕之世以此尚之句法重沓義相乖背魏書中往往如此 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所以二字可刪 張普惠

奏記任城王諫馬射宜節畧 普惠議胡司徒加太上號

一段詞意繁蕪無條理中間多可刪除 親故賀其幸

甚真不成語 中山莊弼遺普惠書可省 普惠美其此

書每為口實句醜甚 議復徵綿麻疏徵引既泛條目亦

雜中間語句不明多有不可解處 論冤屈疏詰屈繁沓

真有不可句讀處如此奏疏而猶載之於史冊豈不可醜

成淹范紹劉桃符劉道斌等列傳

魏書糾謬

卷十一

兗

空山堂

執志不移四字可省 成淹與裴昭明辨難朝服帛裘一事主客反復累數百言陳腐瑣屑體製全無那得苦見要通來責雖高未敢聞命等句尤不成語 淹與王肅行到朝歌問答往復義既鄙瑣語涉諧戲列之史冊宜為遺醜贅疣可厭殊甚 成淹子香第紀其文詞鄙俗一事果如所載亦何足記邪 范紹師事崔光又為黃門崔光所知此係一崔光邪兩崔光邪紀載不明 董紹傳敘梁武帝欲因紹通好息兵一事苦於繁絮中有可省處 馮元興傳附載曹道曹昇曹昂按三曹事與馮元興不類又非元

與黨屬不知何以附傳 和程者靡不潤屋此等語句似
文實俚 鹿念驗豫章王綜虛實一段敘事庸鄙猥瑣不
堪覽閱 竊勳者放言嚼啗欲加私害真不成語 贊語
苟曰非才亦何可以致句禿而少味 鹿念身為降虜卒
於關西與諸人頗不類似不應同傳

朱瑞叱列延慶斛斯椿賈顯度等列傳

瑞善處朝廷之間此不成語 斛斯椿傳止有半篇非全
文 賈顯度傳亦多闕漏 賀拔勝魏人而終于梁置之
諸人傳中亦不倫 出帝既納斛斯椿等譏間之說句俚

魏書糾謬

卷十一

辛

空山堂

弱之甚 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強盛菩薩乃自驕省事
恃水應答不遜並猥闌不成文理 侯莫陳悅傳敘悅喪
敗事狀語極繁多而事不明晰

綦儁山偉劉仁之宇文忠之列傳

申令頻煩不似傳記中語 深思儁白亦不成語 儁佞
巧性多詐此敘儁為人只是一事不必分為兩層 後魏
史書遺闕以為山偉之由恐亦未的收以魏人紀魏事正
不得辭搜探之責也 劉仁之傳或曰少有操尚或曰外
示長者內懷矯詐或曰能為詭激性又酷虐或曰愛好文

史敬重人流抑揚不中褒貶失實疑是仁之當時人望而
與收嫌隙故以私意毀之邪 劉仁之宇文忠之二傳並
簡畧不切實不稱傳體

李瑒之祖瑩常景列傳

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當時物議咸共宗之論者物議字
意重複此中殊未分明 此乃天性非為力強二語可刪
安豐王延明博聞多識每有疑滯云云按此段又與前
文精博之說相犯分裂重沓殊非體製 紀祖瑩藏火讀
書事繁冗無序 常景象讚一篇可以不載

魏書糾謬

卷十一

至

空山堂

外戚列傳

馮熙傳魏母見其如此此不成語 其北山寺碑文中書
侍郎賈元壽之詞高祖頻登北山親讀碑文稱為佳作
按此瑣細事又何關馮熙為人政績而乃屑屑述之邪
太師萬一亦不成語 李惠傳並辭曰此乃上智所測云
云語殊穉嫩 敘李惠斷燕巢拷羊皮二事事既瑣細語
亦拙澀 外戚傳當依歷朝皇后親屬為次序

儒林列傳

儒林以經術得入列傳不緣門第世階其子孫某某何煩

載記邪 平恒三子任意官娶故仕聘濁碎不得及其門
流官娶何足爲人品累而以爲濁碎邪北魏風尚以門戶
相高仕娶少涉卑賤深用爲恥故不覺言之畔道如此

陳奇傳載奇與游雅問對往復百數十言瑣瑣殊共一雅
製昭皇太后碑文一段語句多未分明 有人爲謗昔多
怨時之言亦不成語 劉獻之謂屈原離騷之作爲狂人

真病狂語列傳載之竟不知其非邪 張吾貴聰慧矜辨
之士非淳樸淹貫之儒似不足列儒林傳 生徒怪之而
已便爲講之此等皆不成語 董徵傳亦由汝南王悅以

魏書糾謬 卷十一 垂 空山堂

其師資之義爲之啓請焉此句弱甚 刁冲傳確而爲論
並非折衷既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句蕪雜無法 盧景

裕傳情均郊野真俗史陋語 景裕繫晉陽獄至心誦經
枷鎖自脫此怪誕事本不足信卽有之亦不宜載入蓋儒

林傳所載皆窮經稽古正大之事豈可及於不經之談至
其附載有人負罪當死誦經千遍臨刑刀折此事更不足

錄 李同軌傳但載其通釋氏說佛經此豈信道學古者
所爲邪 刁冲盧景裕李同軌三傳昔人以爲非魏收書

乃全錄北史者今按盧景裕傳載記誦佛經獲感應諸怪

異事李同軌傳亦多記其說經講法等事世稱北史好爲
鬼怪小說二傳所載真小說家言信乎其爲北史之文也
李業興與梁武帝辨問經義往復數百言詞義離瑣甚
不足錄可刪去 史臣論全用隋書儒林傳論然則儒林

傳非魏收之全書也

文苑列傳

袁躍字華脩本非文學中人置之文苑傳中甚爲不倫

裴伯茂傳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按作史

傳自稱其詩似非體 贊語板滯殊少神采 文苑傳不

魏書糾謬 卷十一 垂 空山堂

載一佳文亦一闕事

孝感列傳

孝感傳當依前史爲孝行傳今以孝感爲目而總論序之

云誠達泉魚感通鳥獸則是尚感應而不重實行也假令

有曾閔之行而無馴鳥躍鯉之徵將畧而不載乎 孝感

傳中如趙瑗之買相還刃閔元明之昆弟雍和楊風董吐

渾等之列戶同居皆以孝行而兼友讓之事此卽節義傳

中人也安得以孝感二字括之 今孤仕楊風皇甫奴董

吐渾崔承宗等並以至行附傳但編載無法附從不類祇

求堆列不遺而已 總論藉禮教以資非獎勵所解何禿
澀不成語 魏收書孝感傳亡後人取北史及高氏小史
補之

節義列傳

千簡傳隨身衣服敗壞畧盡句鄙俗不堪 姪拔寅兄弟
爭死事近於義與婁提忠節不類不宜附見婁提傳中
胡小虎傳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按哀其死亡句
可刪 魏收書節義傳亡亦後人取北史補之

良吏列傳

魏書糾謬 卷十一 善 空山堂
明亮辭武勇將軍與世宗問答往復刺刺不休語甚繁瑣
且何關亮治績真可刪去 杜纂好行小惠疏食敝衣多
涉誣矯且嘗以郡降葛榮如此何足為良吏邪 寶璽傳
載瑗論制律毋殺其父子不得告一條與尚書三公郎辨
難判斷凡數百言頗嫌冗瑣不得倫要且此事與循良政
跡無涉本可從畧 良吏傳闕總論

酷吏列傳

酷吏必有才者胡泥無他長按本傳止稱暴虐酷濫受納
貨賄而已何足為酷吏 高遵弟次文貨產巨萬與遵結

憾不相往來此事瑣瑣本不足載亦何必附載於酷吏傳
中邪他多如此類 羊祉傳太常議禮一段取難甚繁宜
從簡節 祉自當官不憚強禦云云此段應在議禮之前
鄭道元居官清勤撰述精博其水經注一書言地理者多
宗之此北魏人物也即其收邱念一事志勤發倖不避強
藩可謂能於其職矣今列之酷吏與高遵羊祉輩食汗餐
忍者可謂似屬枉抑

逸士列傳

馮亮傳記亮死後露尸盤石蟲鳥初無侵毀又為南方法
魏書糾謬 卷十一 善 空山堂
師以大栗十枚置亮把中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焚燬之
日有素霧蒼蒼自地屬天如此似一仙佛傳怪誕不經何
以為逸士邪 晉書夏統傳極似仙佛方伎等傳較之後
漢逸民獨行等傳體格已不相類然文理筆法甚高雅今
如魏書馮亮傳體格既雜而筆法亦全無足取斯為史傳
之下者 李謚明堂論考據雖博而筆法甚蹇滯 鄭脩
傳並非完傳 逸士傳總論亡後人取隋書隱逸總論補
之

術藝列傳

張淵觀象賦極詳博工雅如此人列之術藝傳稍枉 信
都方北魏異人也不為特傳而附之僧化傳中亦非所以
標奇能也 王早傳諸子並為其族所宗敬故和斛二家
云云此處文義不甚明晰 代京法禁嚴切此句可省
江式表論古今文字頗能貫串可附之文苑傳今列之術
藝乃以六書正業下與占筮醫方同傳似非其倫 周澹
傳論不可之意稚嫩不成語 王顯傳每殷勤避之殷勤
二字不倫遂覺文義不明 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
行事矣似為弄筆作冷神實稱弱不成語

魏書糾謬

卷十一

妾

空山堂

列女列傳

對氏傳似是不完之傳 封卓妻劉氏高允為之作詩當
紀云高允為之詩以歌美之可矣詩可不錄 魏溥妻房
氏極激烈紀載殊未生色允尚有異議房哀歎而不反
其執意如此似此語意皆欠明晰疏爽 溥未仕而卒故
云處士焉此語殊贅可刪 崔氏傳竟以壽終此襲用史
記盜跖竟以壽終語畢竟用來不妥 兇先氏傳女尚能
言臨死云云尚能言三字可省 楊氏傳其識機雖呂類
亦不過也擬比殊非其倫 史臣論闕 列女傳雖差多

於北史及高氏小史然亦不完

恩倖列傳

總論體格重繼詞氣沈晦讀之不知意指何向殊不成章
王獻當高祖時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獻諫高
祖赦有罪毋殺不辜及疾篤上疏陳列五事惓惓以慎刑
罰任賢能親忠信遠讒佞行黜陟為請大臣讜言不過如
是緣獻恩寵過隆竟列之恩倖傳中似乎稍枉 王襲以
父寵襲爵未見有殊恩特寵似可不為立傳 襲弟椿雅
有聲望元叉徵椿為將作大匠椿以疾辭風雹求言椿上

魏書糾謬

卷十一

妾

空山堂

疏直諫時事亦庸中之佼佼者也以王獻之子遂列之恩
倖傳真非其倫 由是正光中元叉將營明堂辟雍云云
由是二字可省 至於齊獻武王之居晉陽至於二字不
成文法 初椿於宅構起廳事云云此事本不足記即記
載亦是史氏涉筆成趣處乃拙滯不堪遂無足取 王獻
傳附載叔姪子孫極多中有全無事實者悉可刪省如王
椿則可列之別傳不必與獻連附也 王仲興傳高祖於
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云云按此紀事之詞亦苦冗繁
如改云自不豫迄崩何不可邪 不若恪之倨傲無禮語

亦殊拙當云脩倨傲無禮而仲與獨為退慎則得之 彭城諸沙門共相和解未幾復有所競此處極可刪省 寇猛傳微榮弟姪此不成語 趙脩傳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因亂按此措語甚不工穩 脩素肥壯事了不轉動數語可刪 示已之疎遠焉按此結用法釋反不明白 史臣論闕

闕官傳

宗愛傳為懼道盛等案其事為字係愛字之訛 愛知其謀此處橫插此四字上下意思斷續不如去之 仇洛齊

魏書科謬

卷十一

弄

空山堂

傳而不言其養子此句橫插無謂可刪 宦官未嘗有子孫乃臆次其養子家世相承潤之傳中此豈可謂闕官傳邪甚矣魏收之不知史體也 然後食甘寢安志在於職事二語迴應似乎周密卻自沓拖可厭不如刪去 賈公營私本非情願亦不成語 張祐傳太和十年薨按祐宦官雖封王爵不宜書薨 抱嶷傳老壽凡薄酒色肆情語不共了了 王顯奏老壽疏不必全載 為老壽祖父云云贊事贊語可刪 王遇傳遇自以常更奉接云云語嫌繁冗 其善奉諸貴致相悲憫如此稱弱真不成語不如

刪之 秦松白整苦無事跡可紀何必立傳邪 劉騰亦不得書薨 史臣論闕

匈奴劉聰羯胡石勒等列傳

總論帝王統業以占據中原混一宇內者為正統以割據偏安跋扈一方者為僭竊其說似是乃過崇曹魏痛抑孫劉至破三分鼎足之說斥為溺人謬妄之談何其悖也推其意本欲比拓跋於當塗而以為正統所歸天命斯在然元魏究未混一終以分裂其視劉石慕容諸國祇有久近之分實無正閏之殊雖以偷名竊位歷貶諸國而以皇符

魏書科謬

卷十一

弄

空山堂

帝籍推尊魏氏所謂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也竊謂諸國固失魏亦未得地醜德齊難以相尚也而顧云眾星環於斗極百川赴於溟海不亦固且誣邪 僭劉盜名於岷蜀此真無人心語 劉石慕容諸國其立國俱在拓跋魏氏之前即有分爭戰伐與魏相關者已於序紀中載之此傳不作可也 劉曜傳又更增九十尺冢前石人有聲音此句不可解中間定有錯誤 慎封其子允為南陽王慎字是曜字之訛 石勒傳前後顛倒事之次第頗不分明 鐵弗傳卿何以知其氣性此句突入無根 世祖討赫連

昌一段自當於本紀詳之何必複見 慕容傳太畧審不
必詳何不並此傳省之 一時放仗欲手就羈矣此文省
作斂手就縛便老 莫不載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亦不
成語 劉石慕容等列傳視晉書諸載記簡約而事跡往
往不甚明白論說亦有不暢處 劉曜傳太畧較晉書所
載十無一二也 石勒傳亦簡畧疎率如此又何貴立傳
邪他傳倣此

僭晉司馬胤賢李確列傳

魏書於西晉諸君皆稱之爲帝蓋未嘗不以正統歸之也
魏書科謬 卷十一 卒 空山堂

東晉偏安江左簡文以後常與元魏分爭抗衡魏收作史
遂以僭國目之所謂漢以賊爲賊賊亦以漢爲賊此亦勢
無兩立而要不可爲定論者也乃竟夷於列傳而與寶夷
李雄一視可謂顛悖哉 按晉書恭王妃通小吏牛氏而
生元帝此亦有微詞焉卽實有其事然非牛金子也牛金
自爲宣帝鳩死而小吏牛氏則別是一人魏收以牛繼馬
後之語顧不深考其事而直以元帝爲晉將牛金子誣矣
由是自言河內溫人此句插入不倫夫元帝旣冒姓司
馬矣寧有自言爲河內溫人者邪 元帝起義江左人心

咸歸中興之業自不可捨收之言乃曰改易郡縣假置名
號又曰胤以晉室將滅潛有異志收雖仇國亦安得此無
人心之言哉 晉書稱元帝寶禮名賢存問風俗江左之
業彬彬稱盛收乃謂其政刑淫虐號令不行且舉殺淳于
伯血流上柱之事爲淫刑之應何其妄也 禹貢揚州之
地以下盛毀江揚以南土地之僻遠人民之龐雜氣候之
卑溼物產之珍戾風俗之衰薄直以爲夷獠之地非人所
居以見東晉之不得居中國斥之爲非正統耳然究之與
江東何損也收可謂理曲而詞費矣 按晉書載王敦將

魏書科謬

卷十一

卒

空山堂

謀篡逆諷朝廷徵己帝乃手詔徵之然不載其詔詞魏書
備載之其詞曰孤子紹頓首天下事大云云其言極卑恭
不振竊意明帝於王敦之亂六軍旣敗猶欲升車出戰又
單騎微行以察敦營壘似亦英武有爲之主也徵敦詔不
應卑折至是卽有之亦何至自稱孤子紹頓首云云夫安
知此詔爲魏收所潤飾而孤子紹云云爲收所加邪收於
晉帝他詔皆不載之而獨載此詔且目之曰詔恭憚於敦
若此無非以著晉之不競耳其用意亦良苦哉 使術士
郭璞筮之卦成對曰不能佳按此與晉書所載郭璞對敦

語不同亦殊弱甚 名犯恭宗廟諱按史書遇廟諱別取一字代之未嘗著其為犯某帝諱也後人讀史者自知之此自注亦非體 其不臣之心形于音氣極不成句法 張氏潛怒昌明不覺而戲愈甚此等語羸弱之極 西府千兩輻湊東第門設雀羅矣亦不似史家語 會稽內史王暎之事五斗米道云云按此事極瑣細收載晉事多從畧何暇及此邪 所謂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也此語鄙南朝極矣第收魏臣而斥魏為夷狄恐亦非體所謂目不見睫者也

魏書糾謬

卷十一

空

空山堂

烏夷桓元等列傳

本譙國龍亢楚也龍亢楚之意殊不可解 於是德宗以桓脩為荊州仲堪為廣州元為江州佗期為雍州刺史按荆廣江三州皆省刺史字而以一刺史總之此非古法也 凡如此皆不可省 復同王莽始貴之年此句不成文理 頗類輻車王莽仙蓋此句硬插入亦自不倫不如晉書元曰是何人也晉書云元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較勝 桓元傳較晉書簡約數倍然敘次格格不暢且詳畧失宜閱之令人氣悶 馮跋本慕容叛臣誅慕容

熙而自立為燕與桓元劉裕等不類似不宜同傳 劉宋受禪稱制自成一代亦與桓元之矯逆倡亂借藉一時者不同亦當另立一傳 故其與叢亭安上諸劉了無宗次此句可刪 嘗負驃騎諮議社錢云云此宋主微時細事何足為累而瑣瑣記之邪 事乃得了語亦俚極 燔桓溫神主於宣陽門外按桓溫不當云神主 司徒王謚代宋主償錢桓元之敗謚得免焉宋書具載此事於宋主請免王謚之時本末自了了魏書分作前後紀之不如宋書遠甚 盧循破廣州裕仍以循為廣州刺史按宋書盧循魏書糾謬 卷十一 空 空山堂 浮海破廣州獲刺史吳隱之即以盧循為廣州刺史魏書改一仍字文義事跡便不明白 參軍段橫名犯高祖廟諱按舊史人名同廟諱者皆改稱之如史記以蒯徹為蒯通是也今云名犯高祖廟諱舊無此體 敘魏宋攻伐戰爭之事往往揚北而抑南勝敗之際多有枉詞收為魏臣安得不云爾邪此殆不勝指糾者也 宋孝武猶少失政尚稱中主收何詆誣之甚邪 駁於新亭造中興佛寺設齋云云按此事甚無足錄而瑣瑣及之亦苦費筆墨矣 竟陵王誕上駁表可以不錄 駁淫亂無度蒸其母路氏

云云按孝武蒸母不見他史即李延壽南史係異代之史亦未之及況古來以子而妻其生母者自夷狄之外無有也收之所紀不知何據母乃誣讎邪 遂列剔支體抽裂心藏語殊繁砌 紀子業凶悖淫佚處亦殊雜沓無章民罹顛隕咸願來奔矣此特以形魏之威德耳語醜甚贊語馮劉乃厥句不可解疑有闕誤

烏夷蕭道成等列傳

晉陵武進楚也楚字不解所謂 卿言何我今當依事相啓語蹇拙之極不成句法 言辭雖厲而意色甚悅亦庸

魏書糾謬 卷十一 空山堂

極不成句 封其主劉準為汝陰王未幾而死按南史汝陰王為監人所殺何不直書而故諱之邪 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云云此段語句太繁意思卻不明白 與何氏書於紙中作一大喜字云云此等瑣瑣殊不足紀 此等每有吉凶此等二字可省 東行驅西而人南出驅北面人云云彼東昏微行驅人一段過於繁瑣殊費筆墨 或有云國家強盛者即便忿怒云云國家朝廷目魏為言語意卻自雜沓不明 其不識事宜如此此句插入亦無謂 敘梁武侯景君臣相拒紀載亦太繁梁事頗多何獨

於此致詳也

私署涼州牧張實等列傳

涼州人士咸賦牆茨此等閑文可刪 弟名犯世宗諱與段橫名犯高祖廟諱同均不成體例 宋元安登山馬倒傷足屋柱自燃及乘馬尾禿此等災識之事殊瑣瑣況宋元安涼之輔臣所關成敗甚細似不足記

高句麗百濟等列傳

殷鑒不遠此句不倫 人不得山上洩汗行逕山者皆以物盛去按行逕山者句可削 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賞

魏書糾謬 卷十一 空山堂

其誠款之心此等句俱稱弱可刪

氏吐谷渾等列傳

故元奉焉語未完足 樓力屈乃跪曰可汗此非復人事句拙甚絕不成語 敘諸國風俗多不明淨 乙弗勿敵國及女王國當附吐谷渾之末不必特行另敘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按漢書西域傳車師前國王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道理遠近不應懸絕至此必有一誤 贊語氏羌蠻獠風俗各異等語義既浮淺詞復軟靡真可以無有

西域列傳

魏收書西域傳亡後人以北史西域傳補之非收書也

漢書敘西域疆地山川道里何等明晰真如聚米指掌魏

書西域傳亦仿漢書志其道路山川便不如漢書遠甚甚

矣筆力之相懸不可強也 車師國即高昌國也乙百一

卷既載高昌不應乙百二卷又列車師雖事跡有前後不

同實一國也收書不宜至如此外復固知西域傳之為北

史也 康國太延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太延隋書

作大業當以隋書為是 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此西

魏書糾謬 卷十一 空山堂

域國之最遠者疆域風俗中國何以得悉恐傳聞之疑不

足徵信也

蠕蠕等列傳

蠕蠕北部大國醜奴以來日益強盛常與魏勝負相抗收

所載魏與蠕蠕攻伐用兵強弱得失之事未免揚內抑外

多有枉詞甚矣信史之難也 阿那瓌朝魏詣殿陳情似

不必作數番問答刺刺煩絮應刪從簡便為是

自序

自序每作夸語不似前史自序之體篇法散漫亦不成結

自序位置應在十志之後

天象志

天文志改天象志極有見但徵應之事昭昭可據者則書

之其無所顯驗介在疑似者例不得書志亦有傳會依託

之事揆之總序所云應徵符合隨而條載無所顯驗則闕

之者殊不然也 月犯牽牛占曰大臣有憂十七年蕭贖

死此必有訛蕭贖非魏大臣也按牽牛為吳越之分或當

作吳越有憂 月犯太微或曰人君憂或曰貴人憂月入

太微或曰大臣死或曰有反臣或有入與犯而並無占應

魏書糾謬 卷十一 空山堂

者其說不同他災變亦有似此者求之正不得其解 既

而赫連氏并并遂竊尊號云此處似有關誤 天象志凡

稱南朝之君或曰晉帝或曰宋主似為得體然則紀傳於

晉宋齊梁之君悉稱名亦殊乖錯 宗廟並起司人更謀

有易政之象此處亦有闕誤或曰諱加大微翼軫之餘禍

也按彗星入太微滅于翼軫在真君十年是時南北朝俱

有弒逆之禍已應其占矣宋南都王義宣構逆之事在興

安二年未有一星見災而流禍如是之久者此亦附會之

說也 嗣子淫昏政刑紊焉此二語可省 且仍有肆責

之令焉句亦可省 由是言之皇天有以視履斯之漸云
云按此繁文浮詞極無謂 蓋近乎素餐焉此句稱極
蓋天謫存焉亦不成語 天象又曰人主將以喪事而出
其宮云云按魏孝文以太皇太后之喪徒行至陵哭泣極
哀此自盛德事第亦何關天象乃以流星出紫微爲人主
因喪出宮之兆毋乃附會所與城等按此句上下有闕文
以勢相乘至感此下有闕文 魏天象志當日魏之休
咎得失爲言今占象往往及於南朝晉宋齊梁之事豈非
自亂其體例邪 天象志凡四卷第一第二卷之文簡要
魏書糾謬 卷十一 空山堂

地形志
收改天文志爲天象志者緣所載皆日月五星災異之事
故曰象地形志猶前史之地理志也體例與地理志無異
而必更易其名曰地形誠不知所謂也 地形志戶口准
武定之世爲據往時編戶無由考其盈虛蓋永安末年洛
邑兵燹官司文簿散棄者多矣 地形志立格亦在繁簡
之中其新置州郡往往有闕而不注者 西河郡屬晉州
領永安隰城介休三縣此孝昌年置也又一西河郡屬汾
州亦領隰城介休永安三縣此太和年置也又有五城郡
魏書糾謬 卷十一 空山堂

第三第四卷之文繁簡體例不同手筆亦異且第一卷紀
日異第二卷載月異第三卷即應專載星變乃第三卷仍
及月異與星變同載如太祖皇始二年六月庚戌月掩金
于端門外天興元年二月月再掩東上相五年月掩辰星
月犯歲星天賜二年月犯鎮星類皆重出複見蓋二卷獨
載月異而三卷四卷則月與五星雜載其非一人之所紀
纂明矣至其占驗之詞往往牽強附會不可盡信昔人以
爲非魏收原本也蓋收天象志三卷四卷已亡後人取唐
張太素所撰天文志二卷補之今世所行太素本也

屬義州領隰城介休五城三縣此永安中置也按此介休
隰城凡三見者緣建置興復不一故復舉之而格例則錯
亂甚矣閱者何從考定此何難本其初改之年附見於此
注而必著之正文編次之無法一至於此他亦有似此者
州郡不以遠近爲次亦不以壤界相連爲序忽東忽西
乍齊乍晉正未有條理 常山郡注云後漢建初中爲淮
陽王此徙常山王昞爲淮陽王非改常山爲淮陽也蓋
魏收之誤 陳留郡屬梁州領小黃等三縣又陳留郡屬

南充州領小黃等五縣又陳留郡屬北揚州領小黃等四縣此以陳留郡小黃縣凡三見與西河郡介休隰城複舉之病同 總序吳蜀二國遺之度外魏固未嘗得吳蜀凡益州漢廣廣州郢州江夏永安諸郡皆有名無實均宜刪去 州郡有已陷而寄治者亦宜刪去以省繁亂

律歷志

史記律歷分爲兩書漢書律歷合爲一志蓋漢以律推歷實一事也收所撰律歷志實分律歷爲二事而總序於古今律呂之理亦無發明魏自太和迄於定武並未有諸律魏書糾謬 卷十一 辛 空山堂 者名爲律歷志實則言律甚畧不如刪去說律一節直稱歷法志爲是或似考律作緣引亦可也 律當附樂志

禮志

斯亡云及不成句法 甲申長至祀昊天於委粟云云此條闕斷甚多不成文理 理儉於責下有闕文 敘高祖行三年之喪與羣臣爭議一段臚次引據亦苦其繁瑣禮志祇是抄錄魏人一代典故未經裁削者 輿服附於禮志之後究屬雜亂且中間又作一總序亦非體

樂志

樂志總序雜抄周禮樂記之文全無裁潤亦於聲樂之道一無發明真可以無有也 雜伎百戲後世帝王戲玩之具於樂舞之作無當也以此附入樂志陋甚 樂志本一篇文字後人分段另提殊非其旨 先王所以教化黎元湯武所以云云此下有闕文 仲儒言前被符問云云此段論律呂甚詳觀此蓋知律之當附於樂志矣

食貨志

高祖詔鄒人獻蓋徹之規按蓋徹之言發於有若鄒人當指孟子孟子諷滕行助法未見有蓋徹之規也 食貨志魏書糾謬 卷十一 辛 空山堂 應分自太祖定中原以後至民以安業爲一條又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難以下至相付賣者坐如律爲一條又自魏初不立三長以下至天下利溥爲一條自河東郡有鹽池以下至得以周贖矣爲一條又自魏初至於太和以下至上從之而止爲一條凡六條而食貨備俗本分設太多往往一事而跳行另敘殊非體格

刑罰志

刑罰志總序開端廓落之極 刑罰志亦宜連敘不宜條列

靈徵志

靈徵志舊史未見此名曰宜改災祥志 附載徵應往往失之附會似可省祇記災異為是 岱齊地也天意若曰云云此義極附會無理 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此語更乖舛可笑 靈徵志次序宜先禱祥後災異今倒置何也 白鼠為災白狼白鵠白雀白燕恐亦非祥 記災異分門別類每條總括數語尚有條理記禱祥則不及為此未免雜亂矣 甘露嘉禾應在諸物類之前 真君五年張掖郡石文乃圖讖迂怪之事恐是偽造假託可刪

魏書糾謬

卷十一

志

空山堂

太和元年太原民王顯等所見南山青碧石柱自是山闕奇石所在多有亦不足為禎異也 尉元表奏彭城南白頭翁助戰事李憲表奏肥水草堂寺七人朱衣乘馬事皆怪誕不經此等事抑與靈徵何涉也 潞縣婦人買玉印事亦涉詭怪可省之 溫泉與甘露相類亦當在諸物類之前

官氏志

官制氏族本屬二事不得合為一志 但不治故為重於刺史語未分曉或有闕漏

釋老志

釋老志舊史未之有也北魏崇信釋道二氏之說盛行於世故收作釋老志然非史家崇正闢邪之意也或不欲闕於載記當入方伎傳或別作仙釋傳亦足以備一偏之學飾詭異之路云爾

魏書糾謬

卷十一

志

空山堂

讀史糾謬卷十一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

讀史糾謬卷第十二

滋陽牛運震撰

北齊書

神武本紀

屢言神武祥異之徵似涉附會其抵揚州止圍焦中青衣守門赤蛇蟠床事尤誕 以樵悴故未之奇也語欠明終當為其穿鼻鄙俚不成語 敘神武往山東爾朱兆自追之結盟襄垣本末總不明晰 爾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云云以下敘爾朱兆一邊事與神武紀無涉不如省

北齊書糾謬

卷十二

一

空山堂

去 叩心當作拊心 初普泰元年十月云云此段硬插入無謂真可以無有 初未戰之前月云云此段詭託神助殊屬誕妄不經 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圖災云云此段係詭怪附會之談小說好事者為之不足以潤正史 魏帝既有異圖高歡魏臣也魏帝欲害之耳何得云有異圖 語爾高王元象兒拳正如語殊不明 神武如天池獲瑞石云云此瑞應瑣事可省

文襄本紀

執射字未穩 文襄紀篇首並與北史同至魏帝詔曰云

云可復前大將軍以下突入文景招降侯景事載文襄與景書及景答書甚詳此抄梁書侯景傳為之卻自冗雜不成體裁 北史載武定五年六年七年文襄朝鄴還晉陽事跡極詳齊書並削去不載止載其南臨黎陽反晉陽遣書百寮令朝臣舉賢良數事而已 壬申東魏主與王獫於鄴東云云載文襄侮辱魏主事本末不明語無倫次閱之真不可解 朕朕狗腳等語真不成句 東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云云此段載入無謂 先是訛言曰軟脫帽床底喘此亦不成識語乃以為文襄被弑之應邪

北齊書糾謬

卷十二

二

空山堂

敘文襄被弑本末亦蕪雜不倫 文襄紀篇首全錄北史後多出於東魏孝靜紀其間與侯景往復書見梁書景傳其所序列尤無倫次蓋後人雜取之以成此篇必非李百藥原文也

文宣本紀

總紀文宣事北史太詳齊書過畧均非適中之體 文宣殺典御承李集事當載之 其憂寒餒此處當有后憂饑寒不得活之言故下帝歎然應曰得活方有情致本末不然正不免疎漏 後從世宗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開云

云按此亦迂怪之談不足憑信 沈璧屬于不成句必有訛文 魏帝禪位一詔一冊詞意大概相同錄其一可也

天保元年宜另行特書 詔封崇聖侯以奉孔子之祀

又云下及孔父老君等既稱孔子又稱孔父稱謂互異殊不可解老君之稱尤不經 帝以內為斷慈句不穩確

文宣殘虐荒淫無道已極當於編年中載其不道之實事乃詳晰可徵今敘次中竟未一及而於總收處見之究竟籠統空廓絕少事蹟似非紀實之體 論後附贊此本後漢書體製然贊語可省 天保七年發山東寡婦二千六

北齊書糾謬

卷十一

三

空山堂

百人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五分之一北史作十二三約數為是 併省州郡詔北史不載 九年誤連行寫 乾

明元年此係廢帝年號在文宣紀中不宜跳行另寫 魏

莫成災因而致斃不似收斂語當用北史武成議廟號事作結

廢帝本紀

跡字足旁亦為跡豈非自反邪語意不明 大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此本葬廢帝御連孝昭薨直下似葬孝昭矣此敘次不明處 天文告變不載何變亦一漏闕 廢

帝紀全抄北史不易一字

孝昭本紀

孝昭紀亦北史舊文論亦不易一字 雖盟津之師左駮

震而不劬語殊不可解本不令人了了 讀漢書至李陵

傳恒壯其所為語亦未分曉李陵所為有何可壯邪 承

旨有納真不成語 敘孝昭納諫文宣逢怒觸日被窘暴

事查拖堆撫不成文法敘次之陋至此已極 禁友王晞

語亦不明 唯云去逼而已語本不明監本北史漏一去

字更難解 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此後世文書用仰字

北齊書糾謬

卷十一

四

空山堂

之始 甲辰詔曰云云此處未點明不豫驟入詔書殊覺

突如其來 初帝於濟南約云云敘帝害濟南王及臨終

事亦嫌其繁瑣 彌所克勵亦不成語 其樂聞過也如

此也字可省此句亦當在答如顯安之下

武成本紀

詔斷屠殺以順春令北史作普斷屠殺 歸宇文媼于周

歸媼媼于陳此等事似不必載之帝紀 帝又夢之此句

可省 始將傳政云云事絕怪卻無關大體不足紀 武

成紀篇末少總收亦闕論語甚見草率 武成紀亦與北

史同

後主幼主本紀

於周為天和元年當作是歲為周天保元年 周人來通和當作周人來聘 上太上皇后尊號為皇太后當作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 誅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誅當作殺 壇壇苑之內忽有車軌之轍云云此等怪異事本瑣瑣不足紀且紀載亦傷繁冗 敘後主欲奔突厥事語極冗少裁省 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語亦稱俚之甚 以為帝王當然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語俱穢氣 初河清北齊書糾謬 卷十一 五 空山堂

末武成夢大蛇云云此下紀亂亡之徵數條事極鄙細不堪 鄭文貞公魏徵總而論之曰此等稱謂標目史家無此體裁看史記始皇本紀贊引過秦論只一筆拖起云善乎哉賈生推言之也何等風致 然其大行長城之固自若也云云全學過秦論筆調

皇后列傳

彼將有覺願絕勿顧句意不明 帝所以中止當作帝以中止 及后崩武成不改服云云此段可截去帝女進白袍及和士開請止樂二事以就簡徑 帝又自呈露以示

羣下此句可省 僧徒遙指太后以弄墨戲弄字字意不明 陸媼既非勸立語拙滯之甚 於太后前作色而言

日措語亦不倫 然而竟造焉亦不成句 更不採輕香

不採字鄙俚之極 陸大姬即陸媼也忽稱大姬忽稱媼

亦不可訓 北史有蠕蠕公主傳及彭城太妃上黨馮翊

高陽諸妃北齊並無之 北史馮淑妃傳亦齊書所無

北齊皇后傳並與北史同惟少諸妃傳

高祖十一王傳

疑非已類句不明似當作疑非已子 又見銜不成句法

北齊書糾謬 卷十一 六 空山堂

勅與離絕句亦不明政不知勅誰與離絕 其愚如此

句贅可刪 馮翊王潤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聲此

言疑似曖昧彰之史冊不可為訓古來書紀所傳苟非蠻

夷未有妻母者也况馮翊王頗廉慎有賢聲邪 十一王

傳竝與北史同傳末少論贊

文襄六王傳

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此條當用順敘自然明

白如此倒敘便自費力 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

州云云此處正敘延宗與周師對敵事忽入此數語承接

不叶 時四更也不成語 使者收亡爲上至是應焉此語不解 及至長安語亦含混突接令後主起舞不順

文宣四王孝昭六王傳

武成因怒李后云云此事敘來並無根據令人不解原委 紹德何時封太原王邪亦未敘入 綽兄弟皆呼父爲 兄兄云云此段與此處事無關涉當在琅邪王傳中 諸王傳與北史同

趙郡王琛清河王岳傳

趙郡王獻事跡頗詳當作趙郡王獻傳其父琛事但附入

北齊書糾謬

卷十二

七

空山堂

之耳此立傳賓主之法自漢以來史家不講久矣 尋亂高祖後庭此句渾敘終屬含混 遂精神不怡句輕泛不切 欲命醫看之俚句 但聞有所生云云亦不懇痛 甚以悲傷不成句 休務一日不如言罷政 而精神不樂精神二字可省 敘叙暑熱不飲冰事語極繁贅 遐邇稱歎句可省 高祖深以憂之亦不成句 故時論紛然云云此傳疑之筆可省 欲行大戮當作欲斬之 總論發端甚泛不切事情

廣平公盛陽州公木樂等傳

小小義取莫復畏真不成語 不爲可使亦不成句 行

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此句可省 告示何物事句亦不明

廣平公盛襄樂王顯國武興王普並無事實可紀不足

立傳且此篇所載上洛王子元海平秦王歸彥南安王思

好皆以叛逆舉事不成伏誅廣平等與此不類更不宜同

列 此卷與北史並同

寶泰尉景等列傳

尉景傳而不能忘懷賦稱庸句可厭 庫狄干傳稱干清

約自居又云事多煩擾按清約煩擾事不相貫豈以一人

北齊書糾謬

卷十二

八

空山堂

之身而自處與行事迥殊邪 言戲過度言戲二字生想

釋甚 任取多少人皆極重都不成語 韓軌傳廢人飲

美酒對名勝勝字疑訛或是姝字 寶泰等六人並以高

齊勳戚同傳 此卷與北史同並少總論

段榮列傳

榮語人曰易云觀於天文云云引易數語可省北史去之

招私親之譏語欠明 段榮子韶謀畧功烈甚著當作

段韶傳而榮事帶敘可也 所謂衆者云云數句亦嫌其

繁 世祖見如此亦欲避之而東當作世祖欲避之可矣

總收段榮為人摘其好色恡財一事亦殊瑣瑣 敘段
孝言為人淫惡貪黷無良已極卻稱其舉止風流招致名
士世論以此多之褒貶之間自相矛盾殊不可訓 語曰
率性之謂道引喻固可斷章然此處引用此句亦太不倫

斛律金列傳

沙苑之役高祖以地阨少卻為西師所乘金以鞭拂馬請
高祖還北史敘之最詳且云漸金先請幾至於危齊書畧
之 金本名敦改名為金苦其難署也齊書亦不載北史
又有文宣持稍走馬以擬金胸事 天子嫌人當作天子

北齊書糾謬

卷十二

九 空山堂

嫌之 北史稱斛律金馬面彪身神爽雄傑齊書無之

齊書載光射雕事北史乃更有射雁之事 北史文宣時

周人常椎冰於河懼齊師之逼及武成時齊人椎冰以防

周師光常以為憂齊書缺載其事 帝賜穆提婆晉陽之

田光以為有開軍務北史又有賜提婆清風園事 啓云

軍逼帝京會帝前所疑意此數語省之反覺明晰 北史

光臨絕云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此語不可省

北史載邢祖信藉斛律家一事亦不可少 北史總收斛

律光為人頗詳 光與弟羨較獵所獲光必麗龜達腋羨

所中非要害之所先敘明其故後文分解反覺減色且嫌
煩複不如省之為妙 總論全同北史

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列傳

願免下人此句可省 仍云渤海舊人此句欠明晰 責
隆之不能協和句亦冗贅 今日何在句意殊不可解
論者謂有報應焉句極鄙俚 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並
以高齊故舊倚任親重而行檢不修賄跡彰聞故得並傳
賀拔允蔡儁等列傳

北齊書糾謬

卷十二

十 空山堂

本紀某列傳中後世猶譏之然史漢尚是本史中互見也

魏武帝之猜忌高祖也不成句法 當時咸慮允為變

允誤作尤 終不徒然也亦不成語 庫狄迴洛庫狄盛

並無事實功勳絕少俱不足立傳 又有魏珍段琛陳舍

樂尉標云云此附傳體也當在篇末侯莫陳相之後庫狄

迴洛等當以此法載之 賀拔允等十四人以勇力戰功

同傳

張瓊斛律羨舉等列傳

尋為武帝所害嘗作殺 除清州刺史清字訛 差居

雅道頗不成語 謚曰以下脫文 宋頭弟繪勤學博覽
撰述甚富當附之文苑傳 王則毀舊京諸像以鑄錢此
事未爲非法在隋唐時則以爲逆跡矣 便禁止紹宗數
口當作禁拘 大丈夫有復先業理否此句未明快 紹
宗率兵討擊之大破僧作大破之 劉世清范舍樂庫狄
伏連並附傳劉世清附之斛律羌舉傳中甚無關合不如
總附之通傳之末 張瓊斛律羌舉等傳首或云壯健有
武用或云驍果有膽力此一傳之骨也

高乾封隆之列傳

北齊書糾謬

卷十二

十一

空山堂

相與雖則君臣實亦義同兄弟句未爽適 乾雖有此對
然非其本心云云語極冗費情跡卻不爽明高乾傳極有
軒昂條達之致而此處事情畧有曲折便敘述不得條理
此作史之難也 魏武齊高身屬君臣乃云武帝將貳於
高祖不謂武帝便有異圖立言殊不得體 曾與乾豈私
有盟約云云乾傳並未及豈此處突以乾豈並稱未免突
如其來 山道峻隘已爲寇所守險句意重複 未備之
閒穉俗不成語 謂世事艱難此句插入不倫可刪 今
若又留我狂飲云云數句冗贅應有裁省 呼延族劉貴

珍劉長狄等並附傳 言戲微有褻慢真不成語事亦不
足記 亦哭在限別行戲話並不成語

李元忠盧文偉李義深列傳

元忠戲謂高祖云云此等恢調語本無意味不如節之
義旗多見猜阻義旗謂建義旗之人也語殊不明 不以
世事經懷初不以物務干懷語涉重複 常布言於執事
布字不穩 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云云此條亦小說家
言卻無意味 惜曰故舊皆所廢云云此條問答無意味
可刪 詢祖鄭妃挽歌詞亦可不錄 言辭之間微有疎
北齊書糾謬 卷十二 三 空山堂
失語殊稚軟 近於白笨於字可省 若得終介肩詩語
殊腐陋之極

魏蘭根崔陵列傳

明日將過我自共語語不了了 是時顯祖已失德語亦
不能達意 若其明聖自可待我高王云云意可暗會而
語句究不爽器 皆是衣冠之美句亦穉鄙 裴云我初
不喚君食云云語固豪爽猶嫌其繁

孫奉陳元康杜弼列傳

崔祖螭反奉預焉逃於王元景家按此當補祖螭敗一筆

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語殊鄙甚可刪 言辭懇懇至

于流涕語俚釋可省 死不瞑目句亦可省 世宗家蒼

頭奴蘭固成云云元康死於世宗之難然世宗被禍之由

已見於本紀此處正不必詳敘 卽以加刃於顯祖此句

有訛義字 杜弼傳大抵探弼自序爲之故其文特繁

孫奉陳元康皆以文吏心計薄行貪賄同事相類並載一

傳是也杜弼與孫陳頗不相似不得同傳 大不可同之

循常例也不成句 魏帝與杜弼論佛法一段無關史傳

緊要且論佛亦非精理 弼進老子道德經注表及答詔

北齊書糾謬 卷十一 三 空山堂

可以不錄 弼與世宗論王思政一段嫌其太繁 與刑

部論人死還生一段糾纏恍惚真可不載 以爲此言譏

我高德政真不成語 總論直言多矣能無及是者乎似

有嗔咎直言之意不可爲訓

張纂張亮等列傳

斬已首以降當作殺已以降 伯德伏屍而哭伯德當作

亮 敘張耀拒關駐蹕事亦涉冗繁 趙起與二張相亞

然無事實祇可附傳耳徐遠亦然 爾與紇奚舍樂同事

我兄云云此段敘次問答總不道爽衆皆同焉亦不成語

薛琬敬顯儁平鑒列傳

元天穆討邢杲也穆下富脫之字 宜先經畧此句未明

敬顯儁事跡甚簡不足立傳 薛琬等傳無論贊傳亦

甚畧當是不完之篇

万俟普可朱渾元等列傳

万俟普于洛當與普連傳時本跳行另起非 甚優其禮

句拙滯 元戰必摧之亦不成句 不時至三字可省

自然不能更有行送語欠爽豁 金祚事簡亦可附傳羣

子粲亦然 万俟普等並以他國部將慕義歸齊同傳

北齊書糾謬 卷十一 古 空山堂

万俟普等傳亦缺論贊

元坦元斌等列傳

初禧死後云云至故有此言倒補筆卻板拙之甚 受其

爵命非由義至腰背雖偉善無可稱語並拙滯板枯 雖

祿厚位尊句拙而意雅 然後爲受亦不成句 不能清

白而無所侵犯既不清白安能不侵犯邪 陛下許賜臣

能句不可解議奏不同語亦不完 山有林木之上鸞鳳

斯存意似形容昏禮陳設之盛究不甚了了 元弼魏景

穆皇帝之後元暉業弼之子其爲景穆後不足言矣傳暉

業推爲景穆元孫而弼不言其爲景穆後此敘述之序也

元弼父子並節義氣俠之士不應與諸元同傳 路中

賊逼客恐不免此客不知何人後按客乃退似客即賊敘

述總不明晰 臨人有惠政人當作民避太宗諱耳 譏

元氏微弱云云可省 諸元傳有贊無論大抵牽於北史

而成

李渾李璵鄭述祖列傳

黑獺若爲形容此必隋唐人方言卻不了 高相東巡

當是高祖緣前有高相字故訛 感謝由此書句去純

北齊書糾謬

卷十二

五 空山堂

李公緒雅好著書似訂入儒林文苑等傳 李渾等傳無

論贊亦非完史或抄雜史爲之

崔暹高德政等列傳

言論之際句俚 極筆二字可省 每催文帳句亦難解

或當時常語邪 教其說周易兩字似多兩字二字 此

皆暹之短也句可省 縱欲屈強止當逐我稱帝云云語

俱不明晰 敘魏禪齊本末最詳筆下總嫌鈍且載於

高德政傳更不類 沈深有志畧足矣堅實難傾句可

省 未幾之閒之閒二字可省 欲明年真之不成句

崔暹等傳缺論贊然篇幅尚詳整

王昕列傳

王昕王晞兄弟並傳當作二王傳 卽正冠而斂容焉可

作卽爲斂容 疑其所傷非狗句拙甚 唯常山郎多無

適而去句不明白 王昕傳亦少論贊

陸法和王琳列傳

時人以爲預見萌兆不如作時人以爲先見 江陵多神

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意以爲法和役

使鬼神邪恐不可憑太史公固好奇音宋以來諸史乃好

北齊書糾謬

卷十二

六 空山堂

誕耳 聊觀彼龍睡不動聊觀二字可省 吾自見之四

字可省 殺蛇斫牛豈作功德可懺悔者紀事太誣 法

和傳不及晉書夏統傳但見其荒忽未見其修潔 請死

相報當作以死相報 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誅琳

誅當作討 朱瑒琳首書不必錄 李將軍之恂恂善

誘按史記李將軍恂恂如鄙人未聞其善誘也此以論語

夫子循循善誘而誤用耳 琳忠節才幹之士與陸法和

不類似不得同傳 陸王傳少論贊

蕭明蕭祗等列傳

在其本朝不如作在梁為是。文常云奉為魏主語不明見知遂被著待見知二字可省。諸蕭並梁宗室同傳可也徐之才方伎候諸之士正與諸蕭不類。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語冗拙可省。之才解同謠石婆之名而知武明太后崩及劇談謔語數則皆浮誕小說家言都可刪去不宜潤入正史。蕭明等傳抄北史成編亦少論贊。

楊愔列傳

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語不可通。會有雉集其舍事不足記。愔聞不屑焉語不明。又調之曰漫漢云云又令北齊書糾謬 卷十二 七 空山堂 吏唱人名云云諧劇之談瑣瑣不足記。解童謠亦自穿鑿。燕子獻宋欽道鄭子默並與楊愔同日被難自宜附傳但應改作一篇傳不必另列。楊愔傳少論贊。楊愔傳全與北史同。

裴讓之皇甫和等列傳

由是自勉語不明。讓之次弟販之此已見前不必重出。裴讓之等傳多以漫受母訓為映帶。此傳與北史同。邢邵列傳

諸人有不認詩者語不明晰省之卻自簡明。雕蟲之美

雕蟲二字用來不當。前云爾朱兆入洛後云靈太后令曰此大舛錯當非靈太后也。年事在二人之後年事二字捏湊不明。言畢便撫手大笑句可省。邢邵傳少論贊。邢邵當與魏收同傳。

魏收列傳

帝手詔報焉報當作褒可省甚見褒美四字。不遜例多如此不成句。自為魏梁和好書云云此事殊不足記。

文襄曾遊東山云云此段諧戲之詞無關事體何足錄邪。

顧諸人曰云云此段語亦繁冗。敘收作魏史事固甚。

北齊書糾謬

卷十一

六

空山堂

詳悉亦自冗雜無倫次。難於率爾不成句。收又回換云云此下紀敘亦不明白。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云云此戲謔之詞不可以潤正史。魏收傳全與北史同瑣碎夾雜並無條理詎謂鄙誕尤乖正道作史至此真成穢派。收傳亦無論贊。

辛術元文遙趙彥深列傳

敘傳國體本末欠簡明。以縣令為字人之切此避民字遂致語句牽晦。彼人愧而不受忽稱此人忽稱彼人語殊雜亂。彼此俱讓亦不成語。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

歸語甚拙滯 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句意不明 若與當家中卑幼云云此數語可省 辛術等傳少論贊

崔李舒祖瑛列傳

靜帝報答霸朝又雖迹在魏朝而心歸霸府忽稱霸朝忽稱霸府稱謂殊不合 欲恣其行樂可省 時議翕然遠近稱美遠近二字可省 季舒以諫車駕適晉陽被誅記敘殊不明爽 恐不益亡者語意不明 遂志於宰相不成句 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突入語無倫次 臣何止方於范增縱張良亦不能及云云語意雜亂無序 崔祖

北齊書糾謬

卷十二

十九

空山堂

傳少論贊

尉瑾馮子琮等列傳

其見重如此其見賞過多此類句調重複可省其一 尉瑾等傳少論贊

暴顯皮景和等列傳

出千秋門自號令白號令三字未得明透 見信於魏衛之間見信二字不穩此句併可省去 二口致死當作二日而卒 爾莫懼服事人法須如此當作事人當如此止於軍士之中止字疑訛 其殺身成仁者此四字不易

言未免輕用 傳伏降周卻以死事之臣附其傳末亦曰不倫 高寶寧守節不臣周所謂疾風勁草也總論乃謂傳伏之徒俱表忠節夫傳伏以亡國之臣受爵於周可謂之忠節乎 暴顯等八人或降周或不降周並列一傳未免難而不倫

陽斐盧潛等列傳

卿何致難不成句法 柳下惠則可吾不可語蹇滯不明

盧潛傳末附士遠懷仁莊之昌衡思道正達等十餘人

盧因名閔不應父子叔姪兄弟臚載若此此南北朝諸史

北齊書糾謬

卷十二

二十

空山堂

之謬也 有人士戲嘲休之云云此無關事跡緊要可刪

又魏收監史之日立高祖本紀云云此段敘魏收作史

事卻不明晰 凡此諸事深為時論所鄙按此忽作總收

亦非史體 是其誣罔焉不成句法 陽休之頗有事迹

通篇敘述無次第 又是國之司憲句拙 雖人才無愧

亦不成句 時論以為地勢然也此句可刪 袁聿修自

居選曹不免攝選婚嫁又云在官廉謹當時少匹夫違公

狗情其謹安在幾於自相矛盾後云雖以清白自守猶不

免請謁之累則更牽曲難通矣 袁那問答書可畧

李稚廉封述等列傳

封述議斷平允又云不免請謁迴避語亦自相舛悖 猶
競懸還句不明 封公何處常得云云句亦詰曲不可解
又經府評云云此段真鄉小兒談戲語可刪 惇並
御之以道上下無怨便用成語亦自靡而不切 烈天統
中與尚書畢義雲云云按此段羊畢互誇門閥瑣鄙不堪
可刪 源文宗子弟從兄附載亦苦其多 齊朝貴入周
者數人亦不必載

儒林列傳

北齊書糾謬

卷十二

三

空山堂

志存偏黨句意不順 劉晝好矜無實作六合賦自謂絕
倫而實不稱不足列於儒林也或可入文苑傳 張景仁
本無他長止傳其學書工草隸而已性行卑庸本無特識
又通婚胡人何洪珍結交中人鄧長暉表裏朋比爾縫無
闕得保恩遇此北齊人士之最下者列之儒林深足為玷
其妻姓奇莫知氏族所出云云此段載景仁之妻事極
鄙瑣殊非正史之體 權會乘驢過二人前牽後隨因而
迷悶至明始知是鬼物此怪誕之事本非儒者所宜言列
之儒林傳更為非體 張雕自託於何洪珍為之謀主又

性行矜誕卒以致禍不得為中正之士亦不應編入儒林
孫靈暉為南陽王綽請僧設齋亦非儒者所為不必載
馬子結亦非通經之士石暉雖以儒學進而所著石子
十卷言甚淺俗俱不宜列入儒林

文苑列傳

總論發端過於廓落隋末唐初人文字往往如此 從而
謝之語殊稚氣 而訥於言敏於行此句不倫可省 袁
爽韋道遜江旰陸豫朱才蕭愨並未見有文學之目列入
文苑碌碌充數甚屬無謂

北齊書糾謬

卷十二

三

空山堂

循吏列傳

世良從子孝王云云按孝王優陋謬妄無足錄何必附載
後尋業斷決之處句稱弱 後為大理卿而齊亡而字
可省 遂強為留不成句

酷吏列傳

凡吏公廉而苛刻者謂之酷吏即珍求取無厭直是汙吏
而已不得列之酷吏 客因戲之曰云云此談戲之事瑣
瑣不足紀 敘宋遊道事極雜少條理

外戚列傳

趙猛元蠻無事迹可載不必錄

方伎列傳

唯道榮見其如是云云敘事用筆可謂拙極 解法選無

事迹可附諸人後耳

恩倖列傳

其宦者之徒云云此下可刪 雖以左道事之者云云此

段詞意庸雜不成文理 愚僧阿禿師於路中大叫云云

事鄙誕不足錄 君臣應和若此不成句 經古冢謂舍

人元行恭云云事瑣瑣亦可省 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

北齊書糾謬 卷十一 空山堂

不成句法 贊語亦自率易似以不經意為之

讀史糾謬卷第十三

滋陽牛運震撰

後周書

文帝本紀

太祖嘗從數騎於野云云此段載事怪誕又與上下事跡

不連不如刪之 宇文諱尚存按令狐以唐臣而紀周祖

不必稱諱凡此等皆當改正稱名 太祖至安定遇侯景

北史有吐哺上馬四字較有氣色 太祖志在討悅而未

測朝旨云云此段詞意繁曲可刪 初賀拔岳營於河曲

後周書糾謬 卷十三 空山堂

云云此段亦恍惚之詞可省 悅果疑其左右云云數語

與上不連亦可節省 敘齊神武欲留太祖一段不及北

史之詳悉有情致 太祖乃令太常盧辨作告云云按此

段做摹訓誥之體極陳腐不堪與王莽摹尚書之文一樣

可厭不如省之 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為心語勢未完不

似將煞之體 文帝紀簡勁處不及北史

明帝本紀

明帝幸同州過故宅賦詩云云詩平平可以不錄 帝因

食遇毒明帝以弑崩何不直書何人之毒而云遇毒邪

讀史糾謬卷十二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

武帝本紀

夏四月甲辰禁屠宰按禁屠宰似不必書齊主自將輕騎走鄴是日詔以下有闕文北營州刺史高寶寧據州反按此紀寶寧之反不言如何討平必有闕漏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按此收結不住

靜帝本紀

帝崩時年九歲隋志也按此則靜帝為隋所弒明矣似不必作微詞隋志也句意亦未明

皇后列傳

後周書糾謬

卷十二

空山堂

諸冊皇太后尊號及封皇后後書並可省於今尚存北史作貞觀初猶存似勝斯魏文所以發一概之詔也已按一概之詔語意不明

邵惠公類等列傳

幽國公廣其故吏李充信等上表可省詔語並依北史節錄為是亮翼椿眾並無甚行績可紀祇從附錄可也不必作傳菩提至寶等亦然

晉蕩公護列傳

初襄陽蠻帥向天保等云云北史作師還護又討平襄陽

蠻帥向天保等萬餘落一筆已足何等簡徑至是以護字當之此句穉氣護母閻氏報護書乃北齊人所為詞極愷痛入情北史刪首數處更勝原本當依北史本以鼎俎得寵於護鼎俎字用來無當叱羅協附傳也失之太冗應從節省論中有反經行權等語迂泛不切

齊場王憲列傳

甘受面欺謂甘受面欺之罪也截二字便不成語晉公護謂憲曰寇賊充斥戎馬交馳云云語繁而無謂北史省之但云晉公護問計於憲較為簡徑方欲道之以政齊

後周書糾謬

卷十三

空山堂

之以刑云云語句殊泛亦不叶順憲既為護所委任以下轉折眉目竟不甚清說來總難通曉手筆之拙亦已極矣憲令永昌公椿伐柏為菴一段紀載亦甚拙滯不疑軍退四字尤拙

文閔明武宣諸子列傳

齊淑妃馮氏尤為齊後注所幸此句插入不叶尤為齊後主所幸句亦可省明帝子有宋主實注實傳闕北史云實出後宋獻公震

賀拔勝念賢列傳

勝委質事榮北史作勝兄弟三人遂委質事榮較明晰
欲屈君鎮之未知君意如何北史作欲屈君鎮之如何較
簡徑以報已知當作以報知已北史此處少數語祇用
是所願也一句極直截 朝廷嘉其還云云北史魏帝握
勝手歎歎久之曰初平西徙云云添數語較有精彩 因
告之曰賀六渾云云北史作連叱而字之曰較勝 追神
武數里刃數垂及之北史此處有神武汗流氣殆盡數字
周書無之減色 賀拔岳傳北史有岳乘城射衛可瓌事
周書亦無之 爾朱榮與元天穆謀入匡朝廷謂岳曰云
後周書糾謬 卷十三 四 空山堂
云北史削去祇作問計於岳較省簡 悅乃誘岳入營共
論兵事云云北史於共論兵事下有詐云腹痛起而徐行
八字 贊語不有所廢君何以興引喻不倫
寇洛李弼等列傳
人情驚擾不可復定此數字繁而無謂可刪 弼呼其麾
下六十騎北史作九十騎 賊遂為三北史作賊分為二
守者稍懈此四字插入可議北史刪之為是 不知樹之
形貌正自如是句拙鈍特甚 賊望見雖疑有伏兵云云
句意括屈轉折費力 其見待如此語穉 公豈得便爾

獨善語腐甚 敘三老入門儀禮及皇帝與三老問答一
段冗繁無當按此只應總紀一 如云以于謹為三老皇
帝幸太學以食之乞食成禮可矣至皇帝與三老問答等
語亦瑣瑣何足錄邪

趙貴獨孤信等列傳

傳後附列入柱國十二將軍銜名史家無此體例惟漢書
列麒麟閣十一人於蘇武傳末創有此體然漢書仍於一
篇之中聯絡有法此於傳贊之後另列一格又與漢書不
可一律論也

後周書糾謬

卷十三

五

空山堂

梁禦若干惠等列傳

恨其垂成之功覆於一贊此二語便落文家套數氣 股
肱喪矣腹心何寄按腹心何寄四字可省 雖不經師訓
雖不知書二語複見無謂當削其一 遂名曰慶此句作
結殊無意味事極可稱而文不稱也

王羅王思政列傳

王羅勁急剛直之士事跡犖犖可傳而寫來全不見出色
北史載熊為雍州別駕清廉疾惡勵精公事云云周書
削之 乃遺熊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按熊已授荆

州刺史矣不應俟城全乃授之也此文必有誤 北史載
羅行南秦州事擊捕反者復斬其魁帥周書無之 羅語

使人曰老羅當道卧貍子安得過按北史羅鎮華州亦兵
入城羅袒身徒跣持一白棒大呼曰老羅云云與周書異

此城是王黶冢冢北史作家 羅曰耕種收穫云云數

語意思殊佳而四字排句板滯可厭 北史載羅安於貧

素不營生業云云此段甚不可少周書削之 王思政擲

擣蒲得金帶一段事自瑣瑣寫來毫無意味 神靈亦當

明之使不作也真不成語 比太祖止之此句插入亦不

後周書糾謬 卷十三 六 空山堂

明 太祖期寄更深語殊不了了北史作自此朝寄更深

北史初思政在荊州云云周書無此一段

達奚武侯莫陳順等列傳

言者慙而退此句可省 武登華微禱雨事紀載太詳未

免過於鋪張 時論深鄙焉句亦可省 貴曰兵機倚伏

云云此段議論太繁未能簡要 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

云云語殊欠壯索然少氣色

王盟賀蘭祥等列傳

禮冠羣后四字可省 北史載王誼見一朝士於帝前不

恭欲擊之自是朝臣無敢不肅周書削去此事緣誼卒於

隋文帝時當是隋臣故事皆從畧 賀蘭祥討吐谷渾檄

可以不錄 當賞汝佳口此不成語 叱列伏龜畧無事

實可紀似不必立傳 及護誅高祖以此重之上下文意

不叶 乃詔靜帝至第二云云靜帝當作皇太子

尉遲迴王謙等列傳

迴以爲紀既盡銳云云按此處語繁可刪必有征無戰亦

不成語 北史時夏中連兩山路險峻云云周書並刪去

北史初紀至巴郡道前南梁州刺史云云紀迴攻蜀戰

後周書糾謬 卷十三 七 空山堂

主客戰守之事甚了了周書並畧之北史又有迴與齊戰

於匡山反行卻敵事周書亦削此條 載隋文帝分兵討

迴較北史亦畧 惇率衆十萬云云此句突如其來不甚

倫次不細檢閱幾不知惇爲何人矣

周惠達王寬等列傳

人生富貴云云此數語可從節省 岳曰人生於天受命

於君云云此段繁而無謂甚可省 馮景旣從附傳之例

不宜另行標目 僕兄旣力屈王威云云此數語楊寬意

極伉慨而史家載之詞頗瑣碎 太宰見愛云云數語詞

亦不振 柳宏傳楊素誅詞可以不錄 柳慶諫太祖殺王茂事周書所載不如北史之簡淨

盧辯列傳

蘇綽制六條詔書作大誥盧辯依周禮作六官並北周制作儒術大臣當同傳 庶纂前修矣語陳腐可厭官制應別有志周書諸志並闕不得不載盧辯傳中然非體矣 北史載齊神武起兵信都孝閔遣辯勞之於鄴辯抗節不屈此自辯大節所係周書削之何也 北史載辯諷孝武拜石佛事亦不可畧 北史載周所作官制尚是連篇敘後周書糾謬 卷十三 八 空山堂 末又有收結周書直另行列敘使人閱之不知其爲盧辯傳矣

李賢列傳

李賢李遠智畧忠勇伯仲相當聲望政可並駕當標題爲二李傳不宜以遠附賢 復爲向勢當作復爲前勢 以遠字可嘉云云謂以遠字萬歲也語殊稚氣不如直點萬歲字老 以爲伏兎射之而中不言虎而云伏兎者避唐諱也然云伏兎便索然少氣力 李遠之子植爲孝閔謀誅宇文護事洩被殺雖非知幾之士其於人臣之節未有

虧也總論乃盛貶之以爲兆隙生釁啓冢宰無君之心此之厲階貝錦此亦已甚之論矣而猶譏及李遠以爲闕義方之訓無先見之明不亦誣乎 以是誅夷非爲不幸句禿硬無致 總論摘抄北史不增易一字

長孫儉等列傳

北史載儉嘗得一竊盜原情得實誨而放之周書無此事遂白稚曰伏承世子聰慧之姿云云此處語繁不如北史之簡 樂用七音古今不易之理書傳所載天子用六天子縣二入別有所謂非樂以八數之謂也長孫紹遠於後周書糾謬 卷十三 九 空山堂 改八用七之議辨考反復雖非樂律之正義然徵引可謂典博矣北史載之極詳周書刪減過畧 紹遠有與樂部齊樹書周書缺而不載 每勅中厨別進異饌畱之止此傳亦非完作 長孫紹遠斛斯徵於音律之事皆有所長其況作平句意不順 譯因此銜之當作因此銜徵 赫連達韓果蔡祐等列傳

達曰不戰而獲城云云此段詞意雜沓重複甚少條理梁宜豐侯蕭循拒守北史作蕭脩 從儀同李虎按虎係唐祖他處皆作李諱此處偶未及改故也 所疑處往必

有獲句意未明爽 似有不目者目字難解疑訛 願有簡擇真不成語 此是鐵猛獸也當是鐵猛虎避唐諱耳 乃不認焉句亦俚極

史寧陸騰等列傳

申以投分之言徵託思歸之意排語文飾可厭 蓋欲發其怒也此句可省 乃進策曰大人往事葛榮云云語繁雜不得條理 猶謂敦之設詐句塞滯殊帶穉氣

王傑王勇宇文虬等列傳

慎莫皺眉畏死當時咸為豪歿此等語插入殊為減色

後周書糾謬

卷十三

十

空山堂

太祖嘗謂諸將曰云云按太祖以李和每稱其意因賜名意事本瑣瑣和亦不用此名此段語遂屬無謂不如刪之 但用末後一段為是 紹率眾偽退城降此處點敘太畧 上下似不接屬 以常理論之此句可省

寶熾于翼列傳

敵以殺傷既多北史省此句為佳 狄固貪惓用左傳成句殊不的切 寶毅第二女即唐太穆皇后誤作有二女便不可通 與卑鄙之徒按卑鄙之徒竟無所指不如省去 狄人雖踴踞無節此句闕入不倫 皆民譽也與當

作望 及翼還朝元顯便叙此二句接下文不順不如刪

去 總論自典午擅朝以下不切寶熾于翼行事并於當時形勢亦未深考至云顯慶起晉陽之甲文若發幽薊之兵成敗之數未可量者此真無識之言矣 穆乃以策扶

太祖因大罵曰云云北史作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因大罵曰籠陳軍士云云較周書詳切更覺生色 北史穆知植非保家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此將奈何穆以此獲免此段極有關係周書削去非是 北史載尉遲迴舉兵遣使招穆穆

後周書糾謬

卷十三

十一

空山堂

鎖其使上其書云云較周書所載較詳 穆有密表勸進及請移都事北史載之周書無此

韋孝寬韋復等列傳

韋孝寬即韋叔裕以字行也既以韋孝寬標題則傳首當云韋孝寬不當云韋叔裕也 或復可爾真不成語 便行大戮句亦腐滯可厭 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此數句敘種樹之令不明殊不可解 一日忽來求交易疑別有故因其請和之際或可致之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意此等句稱俚不堪 頗知卜靈靈當作筮

每以年迫懸車此六朝併飾習氣 惟有誠心而已亦不成語 韋復孝寬之兄也傳中並未點明 韋復高情雅致以處士終與孝寬迥不相同不應同傳 明帝贈韋復詩可不必錄節錄亦足矣 第二子剛垂泣苦諫云云此並薛摩兒供出者然句意卻不了了 梁士彥俠勇之士以謀反誅綜其本末與二韋更不類矣其同傳何也 韋孝寬等傳少史臣總論 梁士彥北史編入隋傳

申徵陸通等列傳

申徵陸通柳敏唐瑾傳與北史並同傳末少史臣總論似

後周書糾謬

卷十三

三

空山堂

後人以北史補周書者 徵又使贊成其住計住計俚極

其子等並涕泣奉行此句可省 稍被宣帝疎亦不成

句 瑾乃深相結納云云數句敘瑾納交燕公子謹反覺

可鄙之甚不如節去直接其為朝望所宗如此為是 乃

歎曰孤知此人云云語太繁冗應從節省

庫狄峙楊薦等列傳

楊薦王慶傳全與北史同傳末亦少總論

趙善元定等列傳

楊壽軍敗降齊終於東國自應入北齊書不得為周人矣

裴寬城陷力屈被執於陳數年以憂憤卒與楊擗固自少異

鄒孝穆崔謙等列傳

崔謙字士遜北史名士謙 崔說本名士約賜名說北史

作崔說 北史裴俠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羣鳥

蔽天以手指之而能言周書不載 北史載俠與王思政

問答一段似不可少周書削之北史又有俠鑿目孫尚張

建一事又稱俠遇疾沈頓忽聞鼓聲驚起而愈俱極有情

景周書並無此豈刪所不當刪邪 欲令名實相副此句

後周書糾謬

卷十三

三

空山堂

賢 裕謂其親友曰云云此段當附韋復傳末 北史薛

端傳有端擲擣蒲得瑪瑙鍾事又諫止文帝踐極文帝解

冠帶袍袴賜之周書並缺載

鄭偉楊纂等列傳

偉性吃按口吃不可言性 其忍暴如此此句可省 人

所貴者忠義也所懼者危亡也二語冗繁無謂 于時朝

貴多其部人謁永之日冠蓋盈路按此事本不足紀乃瑣

瑣及之以此為榮鄙甚 士良去鄉既久忽臨本州云云

按此與段永事相類殊無關行實乃云遠近咸以為榮更

陋 時人號為黃鵬年少似宜作少年 總論王士良之
仕于齊班職上卿出為牧伯而臨危苟免失忠與義按此
評士良允當但士良既為背義不忠自與鄭偉崔彥穆等
知幾識時擇主而事者不同何必同傳

寇偽韓褒等列傳

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五匹此語猶未了了不足見
其得財失行也 張軌傳與北史同 莫不歎其公勤服

其明察二語只約為一句可矣 朝廷嘉焉此句接上李

彥道誠極不叶屬 李彥傳與北史同 高賓附傳傳首

後周書糾謬 卷十三 空山堂

資渤海修人也沒其姓不合 總論高賓贊缺

蘇亮柳蚪等列傳

呂思禮行實無多似不足立傳或附於他傳可也 北史

載薛愷常歎曰豈能五十年戴幘死一校尉云云語極愴

慨有氣概周書削之 愷以恬然自處不改其舊此等語

繁而欠老 聞者以愷言為然北史作長高以愷言為然

咸曰有家風矣真不成語 初自鄴還也庾信贈其詩

曰云云按六朝尚文詞人一詩便足為史傳增重特載於

冊然非史體矣 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並

保全之云云按元偉傳後條列元魏戚屬甚非史家體例

蘇柳二薛等並以文學同傳

韋瑱梁昕等列傳

有夙成之量句空泛無着正不知何者為夙成邪 辛慶

之傳大概載其官階履歷慶之族子昂化洽夷華功績不

著事跡正多然則當是辛昂傳附慶之耳不則辛慶之辛

昂並標其目可也 父歡魏隴州刺史宋陽公北史作朱

陽公 韋瑱傳世為三輔著姓梁昕傳世為關中著姓皇

甫瑒傳世為西州著姓辛慶之傳世為隴右著姓此諸傳

後周書糾謬 卷十三 空山堂

線索聯合處 杲答曰安成之在關中云云此段語繁意

沓絕不爽勁 杜杲有出使之勞別無他績頗與韋瑱諸

人不類不應同傳 北史載杜杲再使於陳與徐陵問答

辨難甚詳又有對陳宣帝之詞皆極敏辨周書皆無之

尉遲運王軌等列傳

王軌與陳將吳明徹相拒淮上軌以鐵鎖貫車輪橫截船

路作用甚奇敘次尚不明晰出色 平生言論無所不道

云云語繁而無力 但漢王次長云云此等語勢殊瑣瑣

不似記敘之體 尉遲運王軌宇文孝伯等並以正直輔

導東宮宣帝連及於禍顏之儀亦直言敢諫之士故應同傳樂運雖亦以直言見稱但後仕於隋以隋臣終不得爲周人也附傳固屬得體但猶過於詳悉尚不似附傳故自可議 總論平庸之極

王褒庾信列傳

王褒庾信本在北史文苑傳中特摘出別作一傳極是北史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云云周書少此一段至此方驗焉句意拙甚 褒等亦竝荷恩眄忘其羈旅焉文飾之詞非史家質直之體 總論駢偶肥麗乃四六之雄施後周書糾謬 卷十三 六 空山堂之論序徒形其拙

蕭撝蕭怡等列傳

撝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云云表奏詔語悉載北史前之但稱撝以母老表請歸養帝弗許而已 蕭世怡本名泰緣與周太祖諱同故以字行異代修史自當稱名爲是深爲吏民所安變用舊史吏人安之句卻未妥 昔河間好學云云語殊繁費當云河間好學臨淄好文爾其兼之可矣 梁武帝集四十卷云云此處敘次無法 太圓深信因果觀大圖所論述未見有信因果處此句應削去

拂衣褻裳云云此論大意似仲長統樂志論而體格不如記則攘羊真不成語對語亦嫌太繁 宗懷劉璠柳霞

與諸蕭等行事頗不類 北史載宗懷以父高之爲侍御史犯罪理雪願終身菜食及在元帝府中大進魚肉劉穀讓其忠孝竝無然則懷亦矯情飾行之士耳周書不載其事而盛稱其孝行何也 劉璠雪賦淺率不雅結語徒云雪之可賦竟何賦之能雪尤不成語甚不足載 其德化爲他界所歸仰如此當作爲人所歸仰 柳霞北史作柳遐

後周書糾謬

卷十三

七

空山堂

李延孫韋祐等列傳

李延孫韋祐諸人皆以勇力戰績同傳 帝若影響語頗不工雅

泉企李遷哲等列傳

李遷哲楊乾運扶猛席固任果並出自降將歸周著功故應同傳泉企陽雄頗與諸人不類

儒林傳

儒之時義大矣哉此句直陳腐不成語 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云云按信奉佛教正與儒道相悖乃以此爲儒林

行實真誣妄之至者且見一沙門而立浮圖事本恍惚兼亦瑣瑣沈重傳亦述其道經釋典靡不畢綜夫二氏之典綜涉亦不為過獨於儒林名義實不相當蓋當時正教不明士君子為異端所惑如此熊安生與周主同坐問答一段推尊周主比於黃帝版泉而以為過於武王真阿欲獻諛之尤者此何足為儒林增重邪北史載安生在山東時曾以訟熊光塚不得理率其族向塚而號又見徐之才和士開稱觸觸生然則安生之為儒可知矣樂遜所上封事其明選舉一條內有闕文樂遜封事五條切合

後周書糾謬

卷十三

六

空山堂

時宜歷官州郡著有政績似不徒以儒術稱者編之類傳實為少屈北史儒林傳別有黎景熙冀傳趙文深周書載之藝術傳

孝義列傳

總論陳腐廓落真可以無有後於墓南作一碑窟北史作禪窟似以禪窟為是祖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云云此段語句稱俚不堪元請曾然燈轉藥師經以祈其祖目見明事極鄙褻何必詳記隋唐人崇信釋典故於孝義之士或弱佛教者不諱言之而不知其風俗學術

之不正也 總論誠感天地孝通神明此言亦太過

藝術列傳

茂雅元華許顛並北周方伎奇士史失其傳今時上策莫若近關語句不明望與之借老此不成語殷勤拜請云云此等語繁瑣都可省諸醫案敘次蕪雜不成條理併不敢望華佗傳黎景熙讀書強記著述不忘又嘗上書亟言得失請革浮華抑流競可謂有名儒諫臣之風矣編之藝術傳實為貶屈冀傳沈謹善書歷任刺史著有聲績趙文深考定六體書萬餘言皆不當以藝術稱者

後周書糾謬

卷十三

九

空山堂

蕭登列傳

恐依北史編入儒林為是 好言未然之事稱句 此亦無餘亦不成句 啓熙時賦可不載登傳不以文事為重也 啓諸子不必另作附傳

異域列傳

總論廓泛之極後論與總論議論大畧相似真可以無有陸騰攻水邏城本末當於陸騰傳詳載為是史寧攻吐谷渾事亦當詳於史寧傳蓋風俗物產宜詳於諸國武功

戰績應詳於諸人列傳此史體也

後周書糾謬

卷十三

干

空山堂

讀史糾謬卷十三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

讀史糾謬 卷一四

讀史糾謬卷第十四

滋陽牛運震撰

隋書

高祖紀

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云云此段事涉荒誕小說家裝演之談不足以溷正史脫如所云尼既撫養於別館矣皇妣何緣得自抱之紀敘亦殊乖舛以太祖勳太祖當指高祖之皇考以門蔭授官也前無所承陟云以太祖勳止不知是何太祖此止可為將耳句意與齊王語不叶讀

隋書糾謬

卷十四

一

空山堂

之不甚了晰王謙尉遲迥以楊氏專國與兵匡復皆周之忠臣義士也書之不應有貶詞五王陰謀滋甚五王謂趙陳越代勝也突稱五王正不知是何五王高祖齋酒肴以造趙王第按通鑑據別史趙王謀殺楊堅邀堅過其第伏壯士欲刺之非堅齋酒肴赴趙王第也若堅自往當嚴兵自備趙王何得伏士幾欲殺之邪策命九錫文及禪位詔此隋氏之篡案也沿用宋齊以來舊套雕飾夸溢讀之令人欲嘔作史者括節其詞不必全錄可也庚寅上疾愈按前未書上有疾亦一疎漏辛未介國公薨

一一一三

按周靜帝之薨弒也本紀為隋諱之 篇中風骨不似代
間人代稱純孝代當作世避太宗諱也陳主知上之貌異
世人世字偶未及改正者 壬午有事于太廟至太祖神
主前上流涕嗚咽悲不自勝按高祖紀載有事於太廟者
多矣豈獨此次流涕悲不自勝邪事不關要本自可省

晉王諱獻毛龜按晉王廣書於紀者屢矣不應此處忽以
諱舉 羣鹿入殿門馴擾侍衛之內按鹿入殿門怪異之
事不得為祥乃云馴擾侍衛之內此隋舊史粉飾之文何
得沿用之 開皇十七年九月庚寅一論庚午一詔俱以

隋書糾謬

卷十四

二 空山堂

祭日在路奏樂為非禮議改往式詔諭一事不必復見也
宜刪其一但存庚午一詔可也 詔購求遺書於天下按
文於天下三字可省 陳主知上之貌異世人使彥畫像
持去此條可省 開皇三年六月突厥寇幽州隋總管李
崇戰死開皇八年吐谷裨王木彌降隋此邊警夷情大事
本紀中不可不錄 開皇九年隋以陳江總袁憲等為開
府儀同三司此事亦應載於本紀 丁亥幸壽宮按十三
年詔營仁壽宮此處當書仁壽宮成 制工商不得進仕
當作仕進 開皇八年十月太白出西方按太白逆行順

行或東或西本有常軌非災異也此不足書 二十年二
月詔禁毀佛及天尊像此詔不必全錄 仁壽三年六月
詔父存喪母不宜有練詞意冗衍重沓須節刪之 丁未

崩於太寶殿按高祖之崩煬帝弒之也宣華夫人傳載太
子令張衡侍疾遺諸近侍出別宮俄而上崩又張衡傳載
衡臨命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此互參之則
煬帝弒逆之跡彰彰矣朱氏綱目直書太子廣弒帝于太
寶殿明白嚴正不為疑似之詞其義甚卓唐人修隋史見
聞更確乃如常以崩書何也 開皇八年吐谷渾裨王木

隋書糾謬

卷十四

三 空山堂

彌降隋九年四月復故陳境十年餘境一年十二年詔免
河北河東功調減田租十七年以安義公主妻突厥突利
可汗仁壽二年突厥入寇楊素擊破走之按以上數事皆
關國計邊防大端雖已載於傳志本紀中亦宜標明其目
蓋本紀者傳志之提綱不可不挈其要也

煬帝紀

大業元年拜丹寇營州謁者韋雲起以兵討平之此事本
紀畧之亦宜增入 大業二年始建進士科後世進士之
科始於此選舉國之大事亦應編入本紀 朱氏綱目大

業三年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來朝據本紀啓民可汗來朝在四月綱目言正月者非也 大業三年殺長寧王儼及其弟七人此事本紀畧之 大業五年二月上御崇德殿之西院愀然不樂顧謂左右曰云云按煬帝躬行弑逆忍心絕理安能哀思先帝撫時增感此自煬帝飾託之詞不足錄也 高士達竇建德等起兵於大業七年此羣雄割據之始不可不增入紀中 上謂侍臣曰朕昔從先朝云云此段只是開作感慨無關情事緊重處亦可省 二年三月當書義寧二年 宇文化及以驍果兵弑帝當書隋書糾謬

卷十四

四 空山堂

日史失之 性忌妾媵一太子勇內多嬖幸此處詞句頗不丁了 皆不育之亦不成語 富彊坐是凍餒者句中必有脫誤 張衡李金才藩御惟舊續著經綸按張衡輩謂之續著經綸可乎 求其無形之罪加以刎頸之誅冗鄙不成語 事君盡禮譽譽匪躬語極陳腐未見當切至於就擒按以下弑上不可言就擒此敵國之詞耳 總論冗複言無條次此庸拙之筆也 盧芳小盜漢祖尚且親征按漢 帝無征盧芳之事或是盧縮也 天方肇亂遂登儲兩按儲兩當作儲貳以儲貳爲儲兩亦是詞病

恭帝紀

宇文化及殺太上皇於江都宮按文殺當作弑 予本代王及予而代語穉鄙不堪可刪 上遜位於大唐以爲鄗國公中間當有脫文

禮儀志

十年冬至祀圓邱帝云云此段紀隋之失禮也不必入禮儀志可省 敘梁明堂當列規制於先後及祭服樽彝牲俎乃有次第 事在宏傳按此處正不宜用括筆須以詳敘爲是 圓邱明堂等祀等禮應分門類另行列之梁除隋書糾謬

卷十四

五 空山堂

以來歷代儀制應各依門類連敘不必跳行另起如此行款自然清晰 封禪本非古禮隋氏亦未行封禪之禮止是柴望祭告之事此項條目可以不立志創爲封禪之說且云封高報天禪厚報地似乎經常定禮必不可缺者此啓後世人主夸張之習立言不可不甚也 因名山以升中於天此卽柴望之禮以此解爲封禪之事謬矣 後周秋分夕月不言圭幣冕輅之色亦一缺漏 自後齊後周及隋其典大抵多依晉儀按志稱晉親蠶禮甚畧乃云後齊後周多依晉儀則不知晉儀何等也 漢武年二十九

乃得太子甚喜甚喜二字稱甚可省 後齊正月晦日云云此條可省北齊後主淫祀事不必錄於禮儀志 喪禮一條祇載皇帝大行儀注稱謚不稱大行一事餘俱言服制耳且喪禮言隋以前而不及隋亦嫌其畧 隋制諸岳崩瀆竭云云此條與喪服儀注不倫宜別置之 梁天監元年以下又二年四年凡數條不必跳行另起 自秦兼天下朝覲之禮遂廢此條敘朝禮須另提

已下

隋書糾謬

卷十四

六

空山堂

讀史糾謬卷之十四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

讀史糾謬卷第十五

滋陽牛運震撰

五代史

梁本紀

梁太祖名當正書之如云姓朱氏名溫述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亦當殊列之曰全昱存及溫今竝點無殊別似欠手法 徐州時溥注凡稱某州某人者皆其節度使按此處蒙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故徐州下節度使字可省若云凡稱某州某人者皆其節度使則安知其不為某州刺史也 德誼叛于宗權以來附按德誼背宗權附朱全忠不得為叛 五月行營討蔡州按行營二字可議行營非官亦非軍也但云行營討蔡州不知是何人討之 龍紀元年正月按龍紀昭宗年號也但不標著昭宗而祇云龍紀則須考別史而始知其為昭宗元年也後文所云天子封王為東平王者亦政不知是何天子 宦者屬耳頗聞之按屬耳字頗覺作意不如作頗聞之未察 天子復使來賜王迎鑿紀功碑按上紀昭宗崩則此天子使來賜碑者哀帝也然標著不明閱之不能

五代史糾謬

卷十五

一

空山堂

了了。封唐王爲濟陰王注謂天子爲唐王錄其本語如此按此處依例當書云廢唐帝爲濟陰王今如其本語而曰封唐王爲濟陰王所謂成其意者也又何以見書法乎六月疾革郢王友珪反注反非一朝一夕不能得其日故反者皆不日按以日月爲義例者此後世俗儒求春秋之陋也此友珪之反不日偶失其日耳而解者遂著一反皆不日之例可乎 戊寅皇帝崩注不書崩處以異於得其終者以不得其死故不書葬按春秋公薨不地以其有故而不得正其終也不書葬不忍言葬也春秋內大惡諱五代史糾謬 卷十五 二 空山堂 惡莫大於弑君故諱之而不書地與葬以見意今歐陽氏以宋臣而紀五代之事其於君之遇弑者有何可諱而何不忍言乃不直書其事而必隱約迂曲不書崩處不書葬以附諸春秋之法邪夫史例與經體本有不同而歐陽氏與孔子所處之地亦異必欲比而合之吾見其有述經之固而不見其有作史之精也 歐陽氏帝梁而列之於本紀又自以爲獨不僞梁有合於春秋之旨竊謂歐陽氏不沒梁之爲君而列之本紀是也其自以爲不僞梁有合於春秋之旨者非也唐室既亡天下無君梁割據之確又有

弑逆篡奪之惡固不得目爲正統者然彼改號稱制父子代立者十餘年則又不得沒其爲君也沒其爲君則彼一國之事蹟戰伐勝敗之故將相進退之由無所繫以傳於後故列之於本紀所以補闕位之缺而俾一國之故有所繫以傳此於義例無所取而實史體之不得不然者正與南北史之不沒劉宋蕭齊之爲君者同乃其自論謂有合於春秋之法而自附於魯桓宣鄭厲衛剽聖人不絕其爲君之義夫魯桓鄭厲諸君或兄弟相殺或臣下作逆其與梁之弑逆篡奪以朱易李者本不侔也聖人作春秋其於五代史糾謬 卷十五 三 空山堂 弑君之惡內則諱之外則直書其事皆無緣絕其爲君亦未嘗改爲曲文書其君號而借以著其罪也歐陽氏以其不僞梁比之春秋之書四君不惟援引失倫抑亦誣罔春秋之旨矣至謂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不知桀紂雖惡而未嘗有弑君僭號之事如其惡可惡而遂疑其王之可貶則三代以來其不成君道者多矣又烏能一貶之援此以例四君與朱梁適見其義類不合而紕謬益甚也 總論自作自辨甚非史體筆力亦庸弱之極 是月皇帝卽位于東都注卽位大事失其日而書是月見

亂之甚按此處月而不日偶失其日耳注以爲不日見亂之甚恐非義例五代之世繼亂卽位者頗多何以皆書日

德音降死罪已下四注德音赦之小者從其本名以著

其實按梁唐晉紀所稱德音或降流罪已下囚或降死罪

囚而大赦不言德音似是赦之小者然晉天福五年春正

月丁卯朔德音除民公私債則又非赦也梁唐晉三代篡

伐相繼其制度號令未必沿襲不改今三代皆稱德音或

非其本名如是也卽係本名而標稱之際文義不協亦不

得因仍其舊也 冬十月辛亥康王友孜反伏誅注反者

五代史糾謬 卷十五 四 空山堂

不日誅反者有口故書按注於郢王友珪之反旣者反者

不日之例矣今見康王友珪之反有日又以爲誅反有日

故日之唐本紀鄴都軍將趙在禮之反有日又以爲原其

本心而異於他反者故日之夫誅反者有日而唐同光四

年三月趙太伏誅又何以不日也原其本心而異於他反

者則有日五代以來藩臣將相反者踵起豈於趙在禮之

外別無一心跡可原者而祇於在禮日之邪凡此皆其說

之不可通而例之不可立者矣 梁亡注書曰梁亡見唐

莊宗之立速也四月莊宗立稱唐十月梁始亡見唐不待

滅梁而立 按書梁亡所以紀梁之終也與唐莊宗之立速何涉且莊宗立速何關梁貶唐又何必待滅梁而後立

邪

唐本紀

且以先王之喪叔父之難告周德威按此係敘事者之詞

則叔父當作克寧 用其父仁恭于雁門注剖心以祭墓

也按此非有注語不明凡紀事之待注而後明者非良史

也當作用其父仁恭于克用之墓則詞顯而意完矣 殺

太子少保致仕任圜按此文當作殺致仕太子少保任圜

五代史糾謬 卷十五 五 空山堂

殺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可類推 莊宗舉鍾以飲嗣源

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按此當作莊宗舉

鍾謂嗣源曰卿見梁家赤白馬懼乎語意已足 郭從謙

爲景州刺史按此文漏一以字他可推 三辰失行不足

懼天象變見不足懼云云按世主居人上惟天變足以

警之今謂三辰失行災異水旱皆不足懼則無一可懼者

矣雖所謂六可畏者深中時病而五不足懼之說實激切

過當者也以此爲後世有國之戒恐不道之君適滋口實

而肆然無忌也 趙敬怡薨崔協薨按崔趙書薨可議恐

祇應書卒 冊皇太后注不書姓氏母尊不可斥按前史冊尊皇太后未有不書姓氏者今以母尊而畧其姓氏竟不知其何太后恐非體例 如衛州注不書帝崩者當於廢帝紀書弒鄂王也按一帝之紀必書其終不得以其別見於他紀畧之此處不書帝崩恐亦義例之疎也 以令昭為右千牛衛將權知天雄軍府事注他命官不書以此書以者明令昭猶可以按命官書以者君命之也如不言以則未知其官由君命歟抑自為邪固知五代本紀之命官不書以者之疎也今以命官不書以者為常例而書以

五代史糾謬 卷十五 六 空山堂

者為變文則未見令昭之猶可以而他命官之概不可以也按此處書以令昭為右千牛云云下於書張令昭伏誅安見令昭猶可以邪 廢帝之崩自焚也亦宜直書

晉本紀

廢帝即位疑敬塘必反天福元年五月徙鎮天平敬塘果不受命按疑敬塘必反繫於清泰元年之末而以天福元年云云跳行另起意屬而章斷雖亦可通究不便閱者之目此在舊史亦未見其有是也 三月除民二年至四年以前稅注見時欵重而民不堪按五代之賦欵固重但除

民舊通亦係美政而以為見時欵之重於義亦曲 出帝父敬備高祖兄也按此依例當云出帝名重貴高祖兄子也下乃敘其生父事迹及出繼本末為是 嗚呼余書封子重貴為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備為宋王者豈無意哉按此亦自作自注似非論贊之體如使孔子作春秋必自注其書法之意旨殆亦不勝其煩矣

漢本紀

總論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為利者其素志也可勝歎哉按此意義已盡如此便住極有感慨含蓄

五代史糾謬 卷十五 七 空山堂

夫所謂有諸中必形於外者其見於是乎此數句可省

周本紀

世宗皇帝依例當作本姓柴氏名榮邢州龍岡人也后兄守禮子榮當作榮后兄守禮子 馮道為大行皇帝山陵使太常卿田敏為禮儀使云云按山陵禮儀鹵簿等使此皆喪禮所用而前史所無者要非國家典禮所關畧而不書不足為漏也五代史於唐晉漢周喪葬之事並一一錄其使臣似屬煩細

梁家人傳

五代之君歐陽氏既列之本紀矣本紀者天子之所得稱也五代內宮當從天子例而曰后妃傳其諸子兄弟當曰宗室傳此皆前史所通行者今廢不用乃總括后妃宗室於一而名之為家人傳則未聞以天子之尊而從諸侯大夫之稱者也況后妃宗室總為一傳亦屬不倫不如分為二傳仍從前史后妃宗室等稱為是 太祖少以婦聘之當作太祖少聘為婦餘可推 友珪以子弒父與梁太祖以臣弒君政同與弒卽位踰年改元春秋皆以君出友珪自立半年改元鳳歷友珪之君例之所不得奪也今乃黜之不得列於本紀如其為弒父之賊則梁太祖亦弒君者也胡不見黜如以為仲末帝討賊之志則莊宗之滅梁亦為唐討賊者也胡不併黜梁而伸莊宗之志總論一偏之見紕繆百出義實未安而理有難通也

唐家人傳

太祖正室劉氏按正室當作正妃 居諸兄弟中最賢居當作在 未通庶政此句未老 以兒屬我此四字可刪 待之甚薄待之頗厚二語相近似有意作對照欠老 論李從璟一段極得君臣父子之義第不相為用而又相

五代史糾謬

卷十五

八 空山堂

害及以私則兩害以義則兩得等語筆力極卑靡真宋體也且紀敘中橫安一論古史記中未有行之者以為體例澗也如以此論為必不可已蓋綴之唐家人傳末可乎凡五代史傳中夾論者俱同此論 陰有避禍意句欠老或作陰為避禍計似勝 明宗四子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厚事無所見從益事附王淑妃傳今列點四子而止敘從璟從榮二傳從益從厚都未一為照顧亦一疎畧 但佗日重勞民力云云當作使佗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文義較順 敘唐家人傳同其號而別其家此亦無深微

五代史糾謬

卷十五

九 空山堂

晉家人傳

范質為出帝草降表及為太后表事既可醜文詞亦無足取載之不惟增石晉之羞實傷中國之體不如刪觀史記匈奴傳不載冒頓嫚罵高后及高后報書極有見也 管取一弊飯處此句俚後代史書相沿用世俗俚語殊不為怪 杜郎一何相負杜郎謂杜重威也前後文義未見明白班馬等史必不如此 帝亦自絕倒此亦後世通俗語不足入史冊此如選人於吏部堂上誦履歷須用官話也

總論繼嗣之道反復明晰然詞語過繁未見簡至之體

漢家人傳

總論鞏庭美楊温死狀不明以爲史文當慎極有見然詞意亦繁瑣殊費筆墨夫庭美温固不得其所以死然其因湘陰不得立拒周而見殺則固章章者雖史失其狀而不得爲立傳亦無害其爲死節也又烏庸瑣瑣辨之

周家人傳

臣父老矣願以授之按此語簡則簡矣而意義不完當云臣父老矣願以臣官授之 總論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及以見周之有愧於心者矣等句皆宋文時派也竊以爲直不成語

五代史糾謬

卷十五

十

空山堂

梁臣傳

總序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此真宋文訓詁體 論兵之勝敗一段豈非適與其機會邪止此最妙故曰兵者凶器云云爲贅 牛存節傳載晉人穴地攻澤州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應之晉人解去徐懷玉傳云懷玉屯于澤州晉人攻之爲隧以入懷玉擊之隧中晉人乃卻雖一事兩傳可互見但存節傳不及懷玉懷玉傳亦不及存節

矣不知誰爲主將亦一疎畧

唐臣傳

郭崇韜傳可以圖也以字可省 故人子弟或以爲言按故人子弟四字可省 安重誨傳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云云按此傳提綱分柱逐段照應亦是史家變格第紀載之文本以直敘事實爲體不以聯合鈎帶爲工卽或有敘事中夾用斷語參以議論必別有意義如史記之伯夷屈原孟荀等傳皆以事實少見難於鋪敘成篇故用議論感慨以閒之非好爲變格以示奇

五代史糾謬

卷十五

十一

空山堂

也安重誨係沙陀唐重臣極有事跡可載何乃不爲直敘正體而必效史家變格乎 周德威傳無徒望而愛之此句可省 符存審傳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按存審臨終數語乃有氣者之言履鋒冒刃云云語繁而未見道壯 何無生客之禮也此句亦可省 元行欽從莊宗出奔及莊宗崩不能自決而逃死求生終於被執見殺其失易見不必屑屑立論也 孔謙張延朗皆以長於錢穀爲租庸三司等使極可併爲一傳 任圜傳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云云按此段語意板

重似六朝史書冗體應有剪裁 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
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按此數語稱陋異常當思易之
蕭希甫傳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云云按此段可省無
關事情且答蘇武書本非李陵作

晉臣傳

桑維翰傳常臨鑑以自奇按以自奇三字可省 桑維翰
景延廣一人關晉事成敗本可作合傳今維翰傳帶敘延
廣處極多儼然合傳之體延廣傳止一見維翰名字而維
翰與延廣交涉事跡全未一及

五代史糾謬 卷十五

漢臣傳

十一 空山堂

劉洙傳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按歸字不如作收字為穩
周臣傳

總論傷於繁盡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
也句亦稚薄不堪 敗者臨基注目終日而勞心云云此
數句可省

死節傳

非守般敵也當作守般非其敵也 彥章武人不知書云
云按此段當在彥章見殺之後橫插於此殊不倫

死事傳

非景敵此三字當更易

唐六臣傳

六臣傳當作唐故臣傳本諸唐而繫以故則諸臣之失節
自見且傳末附杜曉言故臣不言六臣則曉可括也 括
論甚乎作偏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此等直不成語
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云云按此
立三柱分應之文體甚陋且朋黨之論與六臣何涉而痛
詆議朋黨者於六臣傳後邪

五代史糾謬 卷十五

義兒傳

十二 空山堂

及其亡也亦由焉句短禿不成文理 周德威戰死後又
云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按此將周德威死後提兩見
殊嫌重沓如云代周德威權分幽州則可省一周德威死
而文理亦順 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為多楊氏之積蓋
有助焉此等句頗嫌其妨

伶官傳

先追縣令擒至馬前當作追擒縣令至馬前

宦者傳

莊宗已諾諸將按諾字頗作意卻涉穢氣 篇首總序極簡嚴深切傳後總論痛言宦者之禍意思總不出此而序後加論論後又加論反復申明立傳之義固為彰顯而文亦不勝繁冗矣 宦者傳開端以女禍深作傳垂戒為辭而標名立傳者乃張承業張居翰二人按承業佐晉圖王而又義不忘唐可謂晉之功臣唐之忠臣矣居翰事晉亦醇謹無過又更詔書一字而活蜀千人事極可傳述以此二人列之馬紹宏孟漢瓊之倫雖稍殊列筮同一傳二人未免屈辱亦豈作傳垂戒之意邪 張承業非宦者之流

五代史糾謬

卷十五

十四

空山堂

也觀其事迹本末及諫莊宗數語真忠義大臣之言尚非一行死事諸傳人物可比此五代第一流人品也歐陽氏不特為立傳而儕之宦者傳中屈抑已甚乃又曰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又曰憎而知其善抑何其立論之悖也

李茂貞等傳

茂貞李惟亡唐亦自困矣按此當作而茂貞亦以大困較勝原文 建與諸王皆屬和之按韓建初昭宗昭宗登齊望樓望京師作菩薩蠻詞從臣悲歌泣下此正為建而發而建所不欲聞者建豈肯屬和之邪 總論於厚葬之弊

痛言之第史論所以紀一代之成敗得失此詆厚葬因溫韜掘唐諸陵而發之試問於五代之君成敗得失何涉也周太祖遺令儉葬當載於周太祖本紀末亦不應紀於此

盧光稠等傳

城中夜光起當作火起

劉知俊等傳

今捍已死未能舉責此二句語意不明似口吻猶未了者而蜀人亦共嫉之按此處文義當作蜀人亦共嫉知俊

趙在禮等傳

五代史糾謬

卷十五

十五

空山堂

趙在禮傳中夜惶惑按惶惑二字可省 王建立傳陛下始睡覺矣此句亦太鄙俚

翟光鄴等傳

論王進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此意不過數行可了今敷衍太多殊有意少詞繁之病

朱守殷等傳

論李彥珣彎弓射母以為由於不慎於習而責高祖之安焉不怪按惡莫大於殺母則縱殺母者其失亦自可見此豈待論斷而後可知邪五代史論如此等處皆贅文也

鐵胡重榮小字按鐵胡小字此處既有點逗則傳首小字鐵胡可以不必點出 德光問曰懼否皆曰甚懼曰何懼此等語殊嫌穉氣 高祖疑其有所不足按上文常如有所恨者此復云疑其有所不足似複不如作高祖疑之較勝 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按張生鐵謂張敬達也未經點明亦疎漏

王景崇等傳

王景崇傳吾欲為萬有一得之計可乎此句涉穉氣不如作吾欲為萬一計可乎較勝

五代史糾謬

卷十五

十六

空山堂

馮道等傳

總序善乎管子之能言也能字可省 無所不取無所不為等語冗滯而穉靡特甚真宋人語也 因謂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宜載其詞 李珣事跡可自成一傳胡不列之 梁臣傳而附之其弟李珣傳邪 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以下因李珣請罷五日起居復朔望入闈而詳及唐制也記唐儀制雖極詳核但以珣傳而及唐制似非得體所宜况上文自唐未張亂朝廷之禮壞一段已將唐制提撮於前而此段又鋪敘于後豈不疊複而於文體

有害乎且即以記事而帶及唐制亦無不可然自有簡約縷帶之法也 盧導不草勸進牋以迎潞王與馮道異趣似不應與馮道等同列一傳 司空頴亦與馮道等行事不類

劉煦等傳

劉岳傳後論岳制定禮儀一段極可裁省蓋岳所定書儀之鄙俚不經及世俗傳習之失傳中已及之不必複見也

李崧等傳

馬重績趙延義頗明於星歷卜筮之學與李崧等諸人不

五代史糾謬

卷十五

七

空山堂

類

吳世家

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以敵之按此數語句繁可省如作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敵之固已意盡而語明 徐知誥即李昇也封齊王吳世家未注明所以但云奉冊禪位於齊王下云李昇遷其子孫於海陵使人不讀南唐世家則無以知齊王徐知誥即為李昇矣

南唐世家

李昇徐溫養子也本名徐知誥僭號後乃復姓改名其所

以篡吳而建南唐者因席溫之基業權勢而大之也昇亦不敢忘徐氏恩而奉溫爲義祖竊意徐溫事蹟當附見於南唐世家之中而不必別綴於吳世家之後也 予世家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時事云此段應跳行另提起如總論一則爲是

前蜀世家

聞行已銜璧當作聞符已降 總論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逐端辨之最晰然亦何必瑣瑣置辨

南漢世家

五代史糾謬

卷十五

六

空山堂

不覺染頤垂涎呀呷按此極意用字刻劃而形容猶未盡工 凡例傳無可置論斷處則不必更加贊語蜀漢楚等世家地據一方世歷數代其事跡始終謀計得失寧無可論次者似每世家後加一論贊亦不可少也

閩世家

緒後自殺緒已見廢按此重提緒廢爲下文推潮爲主地也然緒次祇覺牽強不順 吾今不王何待之有可削之有二字

南平世家

歸以爲榮耀耀字可省 卽復還之而無媿從誨所向稱臣蓋利其賜予按此數語俱帶稚氣而意義不完 俚俗語謂奪擄苟得云云按此當作故諸國皆目爲高賴子賴子俚俗語謂無賴也文義已足不必瑣瑣 不知其得立之因當作不知其所以立

東漢世家

遣嬖者薄超圖殺郭氏圖字可省 諸國享國年數似應於篇末載之

五代史糾謬

卷十五

六

空山堂

有列傳在前而世家在後者十國割據一方父子相繼以爲世家則可矣然以次列之則不得不序於列傳之後遂便世家列傳先後倒置矣固知不如晉書編十六國爲載紀者義當而序順也 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有受中國封爵而來朝貢者則何妨書於本紀也乃以爲書之則夷狄視之而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也試觀晉帝紀之於張軌李嵩等一切封爵朝賀何嘗不書亦何得謂爲夷狄視之邪況十國中如錢越始終尊事中國又豈其自絕於中國邪

四夷附錄

虜法令嚴蓋如此也此句欠老 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
此等語以文弱失神 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此以儼偶
語為史傳凡此皆後世史體也 其愛之如此句弱 井
邑荒殘四字亦欠老

司天考職方考依史例首在諸本紀之後家人傳之前

五代史糾謬

卷十五

宇 空山堂

續史糾謬卷十五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

潘芝軒先生鑒定諭鐫

史林測義

楓溪別墅藏板

史林測義 表

江西饒州府鄱陽縣歲貢生 臣計大受猥以礫頑

樗散之姿仰荷

國家優養錄錄年逾服官莫及致身宜力效報涓埃而

終慚自棄負作人於

盛世鍵戶讀書遂已老耄閒摠愚管著史林測義一編

起五帝以迄有元凡五百餘則方隅之見有諸武陽

乾坤之施不遺芻狗

天臨

海鏡希竊

寵光謹奉

表恭

進者

伏以

聖代敷文裨瀛麗再中之日

皇心稽古苞籥開首出之天

炳周監於有夏有殷與治同道而建極

典孔學於識大識小主善為師以用中賴史氏之三長

綜愚者之一得葵傾自切芹獻爰申 臣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上言竊惟獻維浮河文明斯兆樞龍規鳳書

契率與經籍作而道闡謂性謂教之全史成修而稽

參若天若君之大雖循蜚疏乞靡述都俞成謨迺伊
唐姚虞迭稽勳華作典夫尚書紀傳之祖以史為經
而春秋編年之宗即經是史統百王以立度名分肅
而政刑平暨萬世以為功物則昭而性命定置筆雖
重孤史善志必尊麟經秦漢以還幾閱二千餘載馬
班而下無慮數十百家彙紀列朝通鑑之創於溫國
者其體大集成諸史綱目之承以考亭者其義精法
大書特書之法以勸懲心知我罪我之心而予奪發
凡起例固各示有定衡分纂合編尚自言未細閱此
當日有須釐訂宛以俟君子之懷彼諸家不免滋謫

二

直弗檢己亥之類為尊諱為親諱為賢諱轉因忌諱
成私見異辭聞異辭傳異辭偏泥文辭為害好惡不
啻以索米納金而蔽信疑亦每於臆決影附而乖良
史才猶或有謬于聖名儒論豈悉克衷諸天則惟操
斷制之權者用其極而効校讎之役者致其精也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

天竄聰明

日躋聖敬

誠無息則不息德至配天

治無為而何為化神恭己
彤廷畫永咨兪臯夔
衢室宵激悅研墳典
聖不自聖凜言動於左右史欽哉累代之編
竟以繼堯煥經緯於天地文皇矣

列祖之緒

聖祖仁皇帝定準繩於

虞武批史揭治平之原

高宗純皇帝立典則以

鴻裁評鑑闡天人之要

三

率

兩大聖之著述參贊高深

奉三無私以討論範圍今古

徹為本為末於軒鏡廿二部曠若發矇

符是彝是訓於禹疇億萬年歸其有極臣志儕多吉運

際

重熙履厚戴高追就

日瞻

雲之盛飲和食德獲窮經考典之安自蠲述於髫年亦

蟬棲以戢尚惜薄桑榆之影希收朱墨之功豈誌世

述作之名惟報

國文章之願從天理人心而樹議本誠正之學未能為

三綱五常以徵辭規謹嚴之風有待遜稽正史旁訊

羣編敢有意以矯雷同慚無識而譏耳食用好用惡

竊訂自用之誣傳信傳疑漫校或傳之誤帝王有難

憑之舊案何以質判若霧披游夏莫能贊之微辭何

以研通如冰釋參羣言而發所未發何以蠶叢之與

獨開企曩哲而更所欲更何以廬嶽之真始見原夫

天不變道亦不變要諸此心同此理亦同惟循十二

時其難其慎以相裁儻駭四千載公是公非而並證

四

託茲毫素効彼芻蕘殊愧東方自薦三冬用足遙瞻

北極普被

乙夜光餘櫪馬老而才謝超攄空懷閩臯鶴鳴而聲

聞穹昇端附雲霞玉署闕而攀芳乃叶風人下體之

咏

丹墀趨而捧牘亦登稗官小說之書伏惟

皇極中和

聖嚴筆削

濬哲而邇察

欽明而舉稽

羅奎堂以優游旁及陸賈之新語

御丹鉛於清燕下逮王隱之鄙辭斷自

宸衷若二曜之經天難於光者燭火充諸柱下如百川之

滙海成其大者細流愚賤微忱輸之旨昧

天淵大度賜以優容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將史林測義三十八卷劄刷裝潢隨

表恭

進以

聞

五

臣惟史一書以備列朝之紀載而千萬世天網人理其要典也世之君子博文約禮亦可弗畔之功莫切乎是而其間事義之蕭礫蒙雜要以闢之廓如而收其益因自戒末路之荒晨兢夕厲垂泐一紀以就

此編幸際

熙朝右文之日綜括古今雖以鯁生一知半解謬冀上稟睿裁

宣付史館備未議而蓬衡朽邁其道何由嘗即讀史見夫

或始布衣之時或終被褐之士代有名公鉅卿采異

甄善取其著書啟獻諸朝臣是以思聲聞於

六

天亦傳青雲也垂挹不遺夫野語奏

御如貢以風謠不禁引領當今一遇之盛廼悉九臯微志

恭擬進

呈表草以俟

昔

嘉慶十有九年甲戌歲長至日臣計大受謹識

史林測義凡例

一史義居要春秋為宗明天理以正人心嚴名分以扶綱常茲蓋不揣淺闇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惟兢兢毋

倍厥旨庶有小補

一呂易羸牛繼馬漢二少帝非孝惠子以及諡號如漢

孝獻纂襲如隋帝侑嬪代如五季漢周欲自取如

唐元宗疑遇弒如宋太祖書變統如元世祖皆帝王

中莫大公案謹加考覈悉與辨正

一是編効愚者一得發前人所未發若己見確論而語

有異同加以參訂意有未盡與為引伸非此不復贅

史林測義 凡例

一諸史書法記事贊論或謬又儒先評斷失衷者多竊

正之此千萬世公是公非當與考辨於末學非敢矜

異見肆意翻駁但史類無慮數十百家或未見其書

或未讀其全本不獲悉取而校尙有憾云

一通鑑綱目正編繼麟經為史中圭臬曷敢置一辭顧

文公自謂未及細看與欲更定未暇之處可審得之

而書法發明大率徇文曲說其他又時有舛午不能

盡合筆削指意乃僭於事義大關繫者辨誤數十條

亦假以仰求文公述作之志未敢輒云有當也前編

續編視此

第五卷	共十則
周	
共十六則	
第六卷	
素	
共七則	
附 燕一則 齊一則 故韓一則 楚一則	
趙一則	
第七卷	
史林測義	目錄
漢	二
共十則	
附 西楚一則	
第八卷	
漢	
共十三則	
第九卷	
漢	
共十三則	
附 匈奴一則	

第十卷	
東漢	
共十一則	
第十一卷	
東漢	
共十三則	
第十二卷	
東漢	
共十一則	
附 吳一則	
史林測義	目錄
第十三卷	三
後漢	
共六則	
附 魏三則 吳二則 晉三則	
第十四卷	
晉	
共十二則	
附 漢一則	
第十五卷	
東晉	

共十五則

附 成一則 後趙一則 秦二則 北魏一則
西燕後秦一則

第十六卷

南北朝

共十四則

附 北燕一則

第十七卷

南北朝

共十七則

史林測義

目錄

四

第十八卷

南北朝

共十六則

第十九卷

隋

共十一則

第二十卷

唐

共十五則

附 夏一則 梁一則

第二十一卷

唐

共十六則

附 回紇一則

第二十二卷

唐

共十六則

第二十三卷

唐

共十六則

史林測義

目錄

五

第二十四卷

五代

共十一則

附 吳一則 趙一則 閩一則

第二十五卷

五代

共七則

附 吳一則 遼一則 南唐一則 南漢一則

吳越一則

第二十六卷

五代

共七則

附遼一則 楚四則 南唐一則

第二十七卷

宋

共九則

附西蜀一則 北漢一則 江南一則

契丹一則

第二十八卷

宋

史林測義

目錄

六

共十一則

附高麗一則 契丹二則

第二十九卷

宋

共十二則

附契丹一則 西夏一則

第三十卷

宋

共十一則

第三十一卷

宋

共十二則

附遼三則

第三十二卷

宋

共八則

附遼一則 金三則 高麗一則

第三十三卷

南宋

共十二則

史林測義

目錄

七

附金二則

第三十四卷

南宋

共九則

附金六則

第三十五卷

南宋

共九則

附金五則 蒙古二則

第三十六卷

南宋

共十則

附金二則 蒙古三則

第三十七卷

元

共十五則

第三十八卷

元

共十六則

稿成屬同邑 臣周本校 臣吳祖札 臣胡述銓 閣中孫 臣元麟編

史林測義

目錄

八

史林測義卷一

臣鄱陽計大受論

五帝

五帝

臣謹按三皇五帝之名見於周官秦漢以來競爲之說夫惟五帝於傳有之而辨所據以正厥實似尙有待家語五帝篇季康子問五帝於孔子孔子語以所聞曰天有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亦云帝從其號從其號者號稱五帝云宰予以

史林測義

卷一

一

黃帝三百年問故未上溯羲炎而由黃帝遂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孔子與之言德也五帝用說一語於問顓頊發之顓頊則終五帝之運者也家語雖概所問自嚳以下以五帝德名篇同大戴禮而即次以五帝篇者明乎其實在彼不在此司馬遷五帝本紀乃據五帝德第以世本帝繫皆叙自黃帝因采爲本紀書首而弗審初非以傳五帝也且夫上古之帝多神靈即此八君者皆功德在萬世非以配五行之義而五之名惡乎定五之實惡乎其不可易哉惟論者不顧名以思義本義以徵實以故說且紛出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則以少皞顓頊帝嚳堯舜

為五帝梁武帝以燧人伏羲神農為三皇則以黃帝少皞
 帝學帝摯帝堯為五帝誣蔓不根不待辨已自元迄今大
 氏以包犧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言此南宋胡宏據孔子
 易繫辭蓋不信傳而信經者顧經如尙書呂刑稱兼皇帝
 者舜則難為諸僅以備五帝之說解且據易繫不自宏始
 東都劉氏恕前已闢之謂孔子未嘗道學者不可傳會臆
 說也由是言之雖經而數適與合而豈若答康子之有明
 文乎雖各表以制作前民之神功駿業而豈若配五行之
 為確義乎又以知其實之在彼不在此也或以五德轉移
 論著於戰國騶衍而流為讖緯疑配五行之說亦託之孔

史林測義

卷一

二

子所述然如劉氏謂古亦無五帝其人則已苟求其人則
 必是據而諸家可廢至若三皇經傳既闕然無考自秦博
 士創天地與秦之號後或臆附三才更秦曰人且如安國
 梁武之持異亦眾矣羣言淆亂莫之折諸前人謂存以荒
 逸而不論者得之

帝太皞

太皞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雖禮
 緯合文嘉語彼顧以洛書亦言出伏羲之世為誤者非也
 世傳伏羲氏王天下出龍馬於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禹
 治洪水錫龜書於洛遂法而陳之以為九疇說昉于漢孔

安國劉向父子班固宋劉牧獨引易大傳以為二者皆
 伏羲時出乃以易置圖書矯九數叙疇之說而則之以作
 易未明書與圖不容闕一之的指故其說或從之臣竊
 為先天之學蓋有見於氣數之隨處形見聖人之觸處洞
 然自有各得之妙而犁然其則河圖者決奇陽耦陰以立
 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理而次序之圖作焉舊
 則洛書者布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
 八卦相錯之方而方位之圖作焉先儒皆主作範即謂此
 書與圖交贊開天之聖而互發其智不容闕一之的指也
 豈不皆出伏羲之世乎建陽蔡氏謂天地之理一而已伏

史林測義

卷一

三

義但據河圖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然曰則之是
 即觀象觀法近取遠取之義於河圖然於洛書寧獨不然
 又謂大傳亦泛言作易作範其原皆出於天雖理自可通
 終是為不主伏羲兼取圖書者曲為之解而傳固無泛及
 之意也若洪範之作長洲陳氏謂禹因洛書之傳而行其
 義似矣其實非同卦畫由於數起漢儒以為錫書而法之
 者蓋傳會於箕子之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然箕子亦猶
 仲虺之言天乃錫王勇智耳為範以叙彝倫是則陰陽相
 協之天以命禹而祗承之也故以天錫為辭何從見其時
 洛有負書而出之神龜乎通鑑綱目前編帝堯七十有八

載書神龜負文出於洛亦未辨漢儒之謬而於治水告成之前強繫以年云

附臣大易圖
詳補索略

伏羲先天圖按其橫而次序者河圖準焉

圖之一三七九奇數者陽二四六八耦數者陰兩儀也

四九合為老陽三八合為少陰二七合為少陽一六合

為老陰四象也老陽分乾兌少陰分離震少陽分巽坎

老陰分艮坤而卦成列矣

卦即於各有合處見分如
併求通圖乃乖本文按

其圖而方位者洛書準焉書之九正南四東南老陽而

乾兌之位也三正東八東北少陰而離震之位也二西

南七正西少陽而巽坎之位也六西北一正北老陰而

史林測義

卷一

四

艮坤之位也

圖五與十書五則太極以中樞乎儀象卦
所謂費而隱者繫原其有而圖妙于無是

周元公

如是則圖以推次序則書以定方位蓋瞭然之

故從前講家皆未之及惟泥以分屬作易作範耳

女媧

紀女媧戮共工事者攬摭列子尹子及淮南諸書閒嘗讀

而釋之知非樂其誕而失之誣也太皞以木德王宜火德

以代治而共工爭帝自謂水德是欲以水勝火故曰與祝

融氏戰祝融司火者也怒而頭觸不周山者言其首亂為

世缺憾也任智自神傲亂天常常者天之所以柱宇宙也

天常亂則天柱折矣師虞湛樂淫泆其身則無禮義廉恥

而地維絕矣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者使既折之天柱

復凝定之也五常之精彰為五色如木仁色青之類故言色也

鰲足以立四極者所謂建其有極而四方以正四維以張

也聚蘆灰以止滔水者制其湛樂淫佚之餘流也如此庶

乎史家所由攬摭以為紀載之義而可以考上古氣化盛

衰人事得失之故趙氏弼斤較度於山之高身之長力

之大頭之不能觸蔣氏庚先以為道不毀則乾坤亦不毀

天柱地維共工何能觸而裂之女媧又曷以鍊而補之之

二說一蘆一膚乃皆固矣之為病耳

史林測義

卷一

五

帝堯

左氏春秋傳魯史克對宣公八元八愷堯不能舉四凶堯

不能去司馬遷則不明為以飾不能去莒僕而須行父去

之之權辭遂謬叙入五帝本紀先儒亦不辨其非乃以聖

人不能用賢誅惡而多曲為之說程純公謂堯之時四凶

不敢露不善之心及舉舜匹夫而授之位始懷憤惋顯行

其惡故舜得誅竄之平陽孫氏南豐曾氏大約以堯盡舉

盡去則舜有何功天下以服眾未可遽相授受故特假之

舜以彰功德夫獨不曰舜皆稟堯之命者而臆論之如此

乎觀堯典咨若采而薦共工則吁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二字蔡傳未詳後世謙恭如王莽足證此義 咨又水而薦鯨則咈曰方命圮族如已逆定流若極之制辭矣。堯豈不能去者。迨其惡衆著而罪之。則舜稟堯之命也。是故孔子言流四凶而天下服。言流放殺極以變四裔屬之堯不屬之舜。見諸家語大戴禮記而蒙莊在宥亦云。卽左傳有鄭子產堯舜于羽山語以證史克之爲權辭。又其明甚。漢世鮑宣引放四罪以爲堯事。何至宋而反不辨乎。然則堯不能舉亦可無惑矣。夫舜處側陋。堯猶曰予聞而舉以敷治。彼十六族世濟其美。天下謂元謂愷。亦奚啻其聞之也。舉蓋自堯舜則敷治而命以使之耳。史記循左之謬竊是正之。

史林測義

卷一

六

虞

帝舜

堯授舜曰。允執其中。舜授禹則闡以危微精一之三言。夫中者天之命。事物之極。而常變經權不易之理也。治天下不外一中。執中不外一心。蓋受天地之中以爲吾心之體。所謂生而靜者性也。使惟循是以發。斯至一之道。心形之爲喜怒哀樂施之爲禮樂政刑而無適非中。則天地所以位萬物所以育。然其發也。每緣於所感。所謂性之欲也。是曰人心。猶是心耳。有欲則危而至一者。有維則微。此乃以有過不及之差而失其中也。夫是人心者。雖上智亦同於

庸。苟非戒懼慎獨。從人心精察出道心而守其至一。未免惟聖罔念作狂。其何以立執中之本。以故堯舜禹皆上智而必遜相。諄切如此也。中庸首章卽十六字傳心真筌 渭南南軒綱目前編論曰。天之生人。上智者。妙中人之資。多上智安行動合中道。下此則高明者。每恃才撻切而失之。過沈潛者。每三思蓄縮而失之。不及是。從生稟之異而爲過不及之分。雖恃才撻切。三思蓄縮。亦是人心爲累。然如此言過不及。何其蘧甚也。若未實從精一。過來則不能隨時處中。至推而差之。毫芒豈截然高明者。過沈潛者。不及乎。又上智但任安行。孔子何以必七十始信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從心不踰安行也。而亦覺有次第功驗。而至如南氏說。豈堯舜禹自家不消用得精一工夫。而只爲後來以中人治天下者。訓乎殊乖當日之旨。

史林測義

卷一

七

夏

帝禹

堯舜之執中。只大段行去。而自無罅隙。可議禹則入聖未優。所以紹精一執中之傳者。其心較密。乃亦極之纖悉之處。固有不協於中。故夫子之稱禹。卽豐儉各適其宜。而深以無間美之也。然則此固以明禹能允執厥中而已。胡氏妄說是禹傷父以治水。殛死不忍。安於天子之常奉。夫子

因又指其孝心之純至者言之用意深而失之鑿南軒引人綱目前編故及之

有扈

有扈氏無道帝啟召六卿以征之誓師於甘而聲其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夫五行者財用之所出威侮之則爲殘暴而殄天物也解三正者歲功之所成怠棄之則爲荒亡而奪民時也觀禹征有苗戮防風天下之懷其威德固已久矣雖有扈罔敢不謹侯度者逮啟嗣位歸其賢而未知畏其威至大肆爾方命虐民之行是不臣也啟乃振舉乾綱而勤伐罪弔民之師史記曰啟立有扈不服唐孔氏

史林測義

卷一

八

謂堯舜受禪啟獨繼父以是不服夫使果因不服而叛啟既卽位羣后四朝大會同於鈞臺何不聞有扈之獨不來享不來而六師移之何不聞正其罪而以爲討乎遷蓋未據經而爲想當然之說後儒顧卽怠棄三正見如後世叛臣不奉正朔之意亦因而傳會之耳

伯靡

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舉兵誅浞而立少康距浞弑相滅夏之日已四十年矣此四十年間志豈嘗須臾忘討賊哉惟以忍圖其有濟耳視夫激烈於一時卒至捐軀殞族而無所成者不亦遠甚然爲人臣之節君弑國亡必致死

焉不自度其才果能辨賊如靡否不內審其志果能經萬變不渝如靡否而或託於從容就義之說或託於遷延俟時之道非銷磨於利害而中改卽竄伏於深山而無聞則又靡之罪人矣可不慎哉

帝少康

帝相二十有八歲遇弑其年壬寅以後三十九年皆賊浞干統皇王大紀乃以明年癸卯爲夏少康元歲謂少康以是年生則夏統不絕固得存正黜篡之義然或少康生於相未遇弑之前而以是年爲元元者始也未始卽位又非始生將何取乎且卽以爲少康元歲不但失賊浞篡據之

史林測義

卷一

九

實如會編所云而少康在位二十二歲而崩之年書六十有一歲又失踐祚紀年之實矣此亦不必如皇極經世缺四十年不書宜遵紫陽綱目歲年例篡賊干統而正統已絕無年可繫則朱注其國名墨注年號於行下癸卯注寒浞元年如漢新莽之類而大書夏王相后緡生少康於有仍後某年又大書夏少康爲有仍牧正某年又大書夏少康自有仍奔虞爲虞庖正直至壬午大書夏后少康元歲夏遺臣靡討浞伏誅奉王踐天子位如此則四十年間事變瞭然正統絕而未絕亦因以見庶幾名實兩得之也南綱目沿蘭谿金氏前編依大紀書元竊欲是正至於浞

弒作殺或刊本之誤不然弒君始見不加震懼以嚴名義則已謬春秋討亂賊之大法綱目何以修為

終古

桀為不道太史令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遂出犇商事載竹書及淮南子三代以上為人臣而背君出犇者於此一見是時商已駸駸乎有革夏之勢矣終古誠賢者而有見幾之智則如商末之耄遜于荒可也顧先出而犇商其於忠貞之義何有哉綱目前編書其出犇因以明夏之將亡而商之將代耳亦因以謹千古臣節之變而志其始耳非於終古有取也後世事暗君懷二心者可得而藉口乎

史林測義

卷一

十

商

帝成湯

禱者祈神之佑也亦悔過以祈神之佑也湯旱七年禱雨疑亦數矣或未有悔罪之辭而只祈天之佑故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意謂不雨而至斯極由人獲罪於天故降之罰當以人自列其罪呼籲以請而未敢指斥湯則引而歸之已而六事自責也丁氏奉曰天之愛人也而謂其當以人禱是誣天也渭南南氏曰人禱之占理所不通趙田袁氏曰此亡國之妖言也一鄴吏辨之而湯信之耶皆因以身為禱丁作用人以祭解誤矣夫記此者病在好奇故人

翦髮斷爪身嬰白茅以為犧牲三語如節去之云遂齋戒素車白馬禱於桑林之野而及祝與自責之辭則以人禱之義坦然明白矣

傳說

說之形見於夢由王恭默思道專精之至神與天通其在周官六夢所謂思夢也此理所必有無可議者楊氏慎謂武丁嘗居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是則權詐之術即恭默思道之言皆用以欺羣臣矣曾武丁之賢而有是哉抑亦非為良弼者所肯就也始進之際挾術任詐奚問政

史林測義

卷一

十一

帝祖甲

殷有三宗見史記本紀帝太甲稱太宗尚書無逸篇所引祖甲漢孔氏乃校為太甲蓋欲與所引中宗高宗附為三宗也如此不知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於太甲何據耶夫周公性舉知稼穡艱難而以無逸享年永者言之何拘於三宗耶鄭氏元謂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

於民間蔡沈取其說而以孔子爲非金氏前編亦本此以叙祖甲之賢謂南南氏乃援國語祖甲亂之七代而隕史記帝甲淫亂殷復衰謂不得與二宗並稱而斥鄭氏爲謾語且謂享國三十有三年正與太甲合以此知祖字似誤其後於中高者當是錯簡噫何不信經至此耶夫國語史記說多近誣如使書本言其在太甲則必稱太宗如中宗高宗之例不應稱太甲而致誤爲祖字也卽誤爲祖字又何至更有後於中高之錯況是篇末簡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倫次昭然豈得疑有錯耶至祖甲享國其歷年與太甲同豈得偏據爲太甲非祖甲耶若按竹書紀年太

史林測義

卷一

十二

甲則唯得十有二祀矣蔡氏集傳旣明祖甲非太甲而又言舉三宗亦何失於考辨

史林測義卷二

臣鄱陽計大受論

周

成王

唐侯叔虞之生也武王夢天謂曰命爾生子名虞余與之唐成王旣滅唐因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左傳衛祝鮀曰昔武王滅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屏藩周魯公康叔唐叔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以分物是則叔虞當年固有令德而啟宇史記載成王削桐爲珪以戲而史佚成之者謬也金氏前編亦按書文侯之命先正昭事厥辟昭乃顯

史林測義

卷二

一

祖以辨叔虞之賢而削桐之封非實錄然此或要終而言之何如卽其選建之初之更爲明據乎且觀賈傳新書明堂位傳職等篇成王中立四聖維之慮無失計舉無過事雖咳唾顧趨執取無微可忽謂猶爲此戲動戲言亦何可得如信斯戲也則柳宗元之辨誠有其不得已者所謂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是尤推類之精如漢哀有酒所視董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王闔進曰天子無戲言無者禁止之詞而史佚顧以無戲言而成之使人君無所戒懼將不知於胡底矣丁氏奉謂宗元何必刻論殊非有識之語

杜伯

夫事君者一委質矣生死以之不幸君有不明或諫而逢怒或忠而見疑或正而遭譏乃無辜以為戮生不敢仇亦死不敢怨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昌黎拘幽操其善言文王也固善言人臣之義也宣王殺大夫杜伯而非其罪杜伯誠賢者雖含冤於地下亦以為無罪而死得吾所敢或有怨於君哉周春秋曰杜伯既亡三年宣王會諸侯田於圃日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冠操朱弓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墨子略同國語亦云杜伯射王於鄙為是說者或欲示人君妄殺之戒未免啟仇君而報以謀逆之心

史林測義

卷二

二

不經之談往往流為世道人心之患君子懼焉

魯侯弗漙

竹書平王四十二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劉恕外紀本此以為使魯郊廟必周而必非成王蓋平王以下羅泌路史則以為止之而魯自用之後之論者亦因以辨成王賜伯禽受之為誣此事家語禮運篇禮記明堂位祭統史記魯世家歷有明文而竹書獨異竹書出於晉世先儒以所記多不經疑為後人偽託開諸書而偏取之此不可若謂賜由平王以下桓王不以楚強而許辭襄王不以晉功而許隨何於魯而反有崇其王

章者若謂止之而魯自用之則未有代德而有二王晉文且不敢干命況魯而敢同楚之竟自尊乎諸侯即不聞是問而靡弗於是觀禮有同殷後之宋乎楊氏慎以春秋於桓五年秋書大雩為僭雩之始閔二年書吉禘於莊公為僭禘之始僖三十一年夏書四卜郊為僭郊之始又皆率附而非其義也陳氏援左傳祝鮀叙成王分予魯公未及得用郊禘以為郊禘之說宜從劉氏按鮀言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是知但舉就封時之分物也而大禮以報勤勞則周公既沒後事故未之及耳豈得據此以證非成王之賜楊又引魯頌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

史林測義

卷二

三

附庸明無異典其不足據亦同孔子云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已衰者蓋指子孫不能行其禮義如東海王氏註故與幽厲傷周道同一悲嘆而論語亦有既灌不欲觀之言渭南南軒乃謂嘆魯僭用非周公志而神必不歆因嘗有宋大儒如程子亦信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臣進讀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禮記無此三句是脫簡則固明言自天子出使之得並杞宋無議魯僭之意斷可知矣軒何不顧上下文義徑作如此解乎長洲陳氏稱其定釋千古之惑晦翁康侯俱誤不獨程子殊非定評合觀

諸家之辨此者以不王不郊禘不欲以累成王伯禽但所
援據而為之說則皆未允耳夫不王不郊禘程正公謂周
公之功固大亦是人臣所當為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
其論至正然以記云非禮為孔子之議成王賜伯禽受者
則不類答司敗語臣注取東海而附辨之於此渭南綱目
前編書請郊廟事於平王四十八年蓋未詳外紀路史語
本竹書而不得其年姑繫之惠之薨年也紀事無識亦考
年無學云

夫人文姜魯

魯桓之薨於齊也雖齊殺之實文姜弑之也姜通乎齊襄

史林測義

卷二

四

公謫之以告而致拉幹之禍則首惡者文姜而齊其從也
春秋書曰薨於齊而不書弑者諱國惡也諱國惡則書夫
人孫於齊不稱姜氏左傳以為絕不為親也蓋賊之以存
其實也賊未討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以賊為嗣君母而臣
子有難於致討者故書葬以恕之也公穀于莊公即位不
書明以君弑繼弑君不言即位也文姜例弑齊例殺而其
書葬傳曰讎在外也曰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說者乃以
謂齊殺之齊強大非魯所得討也異矣且夫為人臣子有
不共戴天之仇謂可畏夫強大而釋其復仇之志迨其復
仇之責於經意果有當乎邵康節經世史疑亦本此而書

齊襄公殺魯桓于濼渭南綱目前編書齊侯殺魯桓公陽

綱日本春秋弑書君名則均為失賊矣元魏太后馮氏顯

祖獻文之母獻文誅其內寵李奕太后不得意獻文暴崩

人以為太后為之獻文子也而紫陽綱目必大書曰魏太

后馮氏弑其主顯祖太上皇帝名此所以正弑君之賊雖

未見仇於孝文而終嚴缺鉞之誅示無逃于天下後世況

文姜以妾而弑其夫倫理滅絕罪逆暴著殺梁於春秋書

葬猶係傳於肆大旨以見天子失討大罪惡而後得葬也

後之為史者當無庸諱之曰顧僅歸獄於齊而不明正其

罪哉臣謂宜大書曰魯夫人姜氏弑其君允于齊此春秋

史林測義

卷二

五

誅首惡之義而曰于齊則為從之罪亦得矣其斯輕重之
權衡也夫

管夷吾齊

管夷吾不死子糾之難而相桓公論語但稱其功不言其
罪程正公本漢薄昭桓兄糾弟之說而斷夷吾輔糾爭國
為非義故可自勉以圖其後功而聖人不責以必死朱文
公又因荀卿桓公殺兄爭國之說前於薄昭未可以昭說
證其必然而謂但以公穀春秋所書參以此章之言則可
見不死之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明按左氏春
秋書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於齊公穀春秋則書納糾

不稱子先儒乃主不稱子以明糾不當立然公羊固曰君前臣名也。注以為見臣於魯。故去公子而稱名。則未見有不當立之意。況于齊人取糾殺之稱子。明以宜為君而貴之乎。小白繫之齊先儒以明小白宜有齊然公羊固曰當國也。注以為已入為君當國。則亦未見宜有齊之意。況於言入而正其為篡辭乎。穀梁傳以惡曰入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使小白宜有齊何惡其不讓而重之以又殺乎。何於其日卒也。猶發傳以明不正之前見乎。然則公穀春秋皆未嘗黜糾予小白。何從見桓公長而子糾少。且味穀梁不讓之言。

史林測義

卷二

六

子糾之為兄斷如矣。金氏前編謂其是非不待兄弟而後可斷。子糾名義已先不得為正。蓋據左傳鮑叔牙知亂將作奉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糾來奔。斷襄公之然。子糾在內無正君討賊之義。及無知己誅桓公已立而有抗君爭國之非。是夷吾之輔糾為不義。然穀梁傳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史記襄公殺誅數不當。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列子力命篇亦云。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三書叙其出奔。或亂既作。或亂未作。又皆先糾後小白。則偏據左以斷。

亦未確也。夫子糾為桓之兄。夷吾所輔者正聖人不責其死。而與其相桓伯諸侯則害義之正。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又何以為正公之說解也。則惟上蔡謝氏夷吾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故可以不死。顧文公嘗以其說為非。以為糾誠兄而當立。則齊國之士君臣之義無所逃矣。況管氏親北面而君之。安得託於君臣之義未正而不死。其難哉。臣竊謂夷吾初未嘗北面而君子糾也。家語致思篇孔子曰。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史記鮑叔傳。小白管仲召忽。傅子糾。夫曰傅之。或僖公命之。或襄公命之。則固公家之臣矣。得主齊之宗廟社稷者夷吾。斯得而君之。而為之臣。

史林測義

卷三

七

矣。此管仲於子糾未成臣也。抑子糾小白皆庶兄弟也。庶則孰若嫡子。必為重器之所歸。糾雖庶兄。又未嘗立為世子。而舉國臣民所繫屬。此子糾之未成君也。以兄言之。則夷吾所輔固無所謂不義者。但以庶兄言之。而且第為之傅。則夷吾之不死而相桓亦未為害義也。聖人稱其功不言其罪。意在斯乎。意在斯乎。當日者仲氏端木氏其知之矣。又管仲器小之譏。太史公曰。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夫曰勉之。至王復周道耳。司馬溫公以為周天子存而管氏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氏所恥而不為孔子顧欲其為之。耶。泥看王字殊。

失說者之意如所論大人者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及引揚子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說夫使夷吾而能勉君以此是即勉之以王也王者之道雖在儒生可勉王者之政雖在下位可行豈曰改物而居天子之尊哉

鬻拳 楚

鬻拳天下之至忍人也豈嘗有愛君之心哉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是惟狼以求勝舉人臣之所不敢不忍加於其君者悍然行之而不顧且使懼而從我而罔念君道之因以陵夷則其於君也愛乎否耶抑其所諫者亦未

史林測義

卷二

八

必納君於善也觀楚子禦巴之師大敗于津還拳弗納遂伐黃不告君以退而修德息民而故激之遷怒於黃重疲民力微倖立功以掩其敗是知非能納君于善者矣其弗納者猶然懼君以兵之故智耳合而言之無非忍心害理之事左傳稱其愛君不亦舛乎此駢陵范氏指謂不可得彊通者也或問知兵諫之罪則自別矣知弗納而使君卒於湫之罪則自殺矣其心宜若可諒曰忍也夫愛君者必能自愛自愛其身祇兢兢惟懼獲罪以干國憲不幸逢君之怒刑之殺之而非其罪則所以自愛其身者固不誣也若知爲罪悍然行之而不顧亦悍然死之而不恤則全

無愛之理者存也故曰天下之至忍人也以至忍之人不自恤其身家而周旋君父之側鬻拳之所爲將不止爲拳之所爲其流害可勝誅哉後世如淮南張顛徐溫之於楊渥事固不爽呂成公博議惟以拳之諫未盡其道至與聖人舉事較夫煩逸而用力之危爲不可學斯猶不切之論矣

世子伋 衛 世子申生 晉

臣讀左氏傳至衛太子伋及晉太子申生竊爲之太息痛恨于其所自出也伋子不敢棄父命而求生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而就死可不謂仁孝哉一則曰宣公烝於夷姜

史林測義

卷二

九

生伋子一則曰獻公烝於齊姜生申生嗚呼以二子之賢而皆悖亂污穢之所遺育亦獨何與及讀衛世家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夫曰愛夫人以別於正夫人也寵愛禮秩如夫人故亦以夫人稱此其既死而伋乃爲正夫人與朔所譏惡也旣爲宣公愛夫人則夷姜固非莊公妾矣晉世家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卒言齊桓公女者著適也適出爲適獻公欲廢申生故驪姬亦曰廢適也則齊姜固非武公妾矣史遷雖後於左氏觀其衛世家論曰余讀世家言亦豈無本而云然哉然則欲爲仁孝之子正其所自出即援史記以證左氏之誣

可也如洪氏邁鄒氏肇敏說邨二子乘舟詩據為其事有無之辨情皆膠於讀左耳

衛侯赤

懿公之亡國也其貽天下後世笑者皆直以為好鶴耳申氏論衛君徇於一禽之好而縱以失民衛人驟於一肯之微而懟以忘君李氏論是即率獸殺人之道但其臣止當請懿公先斬鶴而後出師罪君罪臣各有歸重然皆直以為好鶴而未之深考耳按史記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然則懿公之亡國見殺衛人特假

史林測義

卷三

十

手於翟而受甲者姑借鶴實有祿位為不往戰之說耳雖使懿公自斬其鶴而彼肯為之出師乎衛人之驟懿公豈在此好鶴一肯之微乎二者之論要皆無當於當日之事實也

荀息晉

獻公病甚屬奚齊于荀息而立之固曰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也荀息如知義宜因機有可乘極言諫正請立長君以靖國難庶可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為之忠矣顧不出此而對以能立奚齊則於所言忠者無乃缺甚遂君之過而許以死卒之守死不貳以復其言雖曰耦俱無猜亦匹

夫匹婦之為諒耳不又病乎其所言貞哉自主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左氏所為引詩以深致惜於荀息也豈美其有詩人重言之義如杜當陽之說乎史記晉世家亦襲用此詩以牽合於公羊許息之辭而曰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司馬溫公固嘗訂杜注左之失亦未明杜實踵腐史之誤也公羊傳及胡文定傳皆有褒而無貶者惟從矯厲末俗斥遠欺謾起見耳如以聖賢之事論之則必求其信近於義云

鬪殺於菟楚

史林測義

卷二

十一

爵以馭貴祿以馭富富貴之以任德報功古之制也人盛德而有大功躋諸顯位假其重權雖云報功實以任德以德行政則國之所恃為安靖已然有功者不必有德若倖立大功于一旦乃遽授之權位之尊則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鮮或不敗豈國之幸哉異乎子文之使得臣為令尹也而曰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是明知其無善居功之德而但以令尹為賞功之具以弭其矜伐觖望而止不靖之謀此靖諸內而敗諸外卒如蔣賈之料也然則有大功而可以不賞乎不如多與之邑其權位之授則必視夫德之優劣為稱耳陳氏乃稱子文深得用人之道非矣

秦伯任好

穆公初以貪而有殺之役。繼以忿而有彭衙之師。猶未已也。而有濟河焚舟之舉。是尙未動思善悔過之心矣。先儒皆以秦誓爲敗殺還歸之作。惟金氏前編王史記繫于取王官封殺尸之後。以爲此篇乃穆公更經懲創之言。於事情獨見明核。且惟晉人不出。則忿心以平而悔心以生。夫然後渡河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也。穆公卒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中。左氏論

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子王子以爲穆公賢君。以無罪之三良而命之從死。必不然也。惟平陽孫氏止責康公爲得其情。夫殉死者必其私暱也。如秦始皇葬令從死者皆其後宮三良。誠賢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康公亦何至奪此三良。迫而納之于墳乎。據應氏劄記。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是特穆公一時歡洽。比昵之言。彼三子者。不能引義進規。乃許以從死。卒之臨穴。慄慄而不自免。君子轉可不爲穆公康公罪。而深罪此三子之以苟從君而死。君之好。曾楚越姬之不若矣。王氏繫云。結髮

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歿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氏潛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如李德裕爲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蘇軾和陶詩。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其論爲較精也。春秋之世。以人殉葬。其初自秦武公後。乃習以爲常。而浸淫及於列國。如齊桓公冢。晉永嘉末人發之。其中骸骨狼藉。亦其徵也。又宋文卒厚葬。用殉。邾莊卒。先葬以殉五人。見於左傳。先儒謂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以至如此。獨以齊桓秦穆號稱賢伯。不聞厲其禁。而且踵其弊。可勝嘆哉。

華耦 宋

左傳文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魯人以爲敏。杜當陽注。明爲君子之所不與也。呂成公議。概稱魯人。是以魯空國無君子也。臣謂左氏誠有深慨焉。夫其立言。往往有事見於後。而預揭其意於此者。以耦爲敏。是不以無故揚先人之逆。爲非而忍於言之。胥忍於聽之。無或爲之駭異。而皇恐也。越三年。文公卒。子赤立。公子遂弑嫡立庶。舉國恬不以爲討。且時魯之人。宏達博雅。宜無出季孫行父右者。抑臧文鷹鷓之訓。其奉以罔從之謂何。乃亦與爲相忍於其間。而卒如齊納賂。諸會

以定公位卽無駭於耦之言而轉誇其辭令以致嘒於空國無君子豈刻論哉呂乃以魯爲左氏父母之邦一言出而盡置於庸鄙之域律以不遜不弟而且斥其妄雖曰以訓謙厚然非左盡而不汗之義矣

趙盾 晉

趙盾之立靈公以患穆嬴且畏逼故靈既長而不君以迎立公子雍之嫌則懼終以爲戮知族子穿之可爲爪牙而行其志也故討河曲之不用命者獨放胥甲父而不及穿聽其設謀侵崇以求成於秦而因授以兵柄不然穿之好勇而狂盾顧不知黜而重用之也哉正謂其好勇而狂之

史林測義

卷三

三

得任我指縱耳桃園之攻尤非賈充成濟僅希意旨之比亦共仲之使鄧扈樂卜齮朱全忠之遣蔣元暉朱友恭氏叔琮惟因伏甲將攻以遂其事也顧共仲司馬昭朱全忠猶誅鄧扈樂夷成濟殺朱友恭氏叔琮以謝國人謝天下孰若盾之覲然罔顧而復使穿迎公子黑臀于周乎自殺梁氏不言罪而言過而謂於盾也見忠臣之至左氏引夫子稱盾以爲法受惡而有越竟乃免之惜于是出亡不遠反不討賊董狐以定逆臣爰書之指明而春秋因其史筆之義亦不著後世說者鮮不謂非盾實有其罪也抑謂其有今將之心而非盾實聞乎故也噫不皆受欺古人之

見乎惟金氏前編斷以盾非果奔也故未出山實使穿也故不討賊既成弑君之故縱使越竟又何免於罪左氏所引決非夫子之言乃可以明書法而定斯讞矣

公子歸生 鄭

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蓋誠能以仁言其於君父之故決無求生惟有殺身必有勇也亦可見矣歸生於公子宋之謀弑靈公也不卽責以大義先事而誅而譬以畜老憚殺之語卒復懼譖而從之左氏以爲權不足也權不足而遂蒙首惡之誅乎且述君子之言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嗚呼其竟以畜老憚殺之爲仁也

史林測義

卷三

四

哉以是比方君父胡文定曰歸生之心悖矣長洲陳氏曰去弑幾何忍心害理形爲無所忌憚之言而反以仁與之不大謬乎且仁其源也勇於赴義雖知見殺而不可奪者其流也歸生之不武卽其不仁曰仁而不武亦晰理之未明矣至文定論歸生執國政得兵權力可誅宋易如反手顧曰可以不從一也可以不從二也則大有語病以不從逆而較量於勢之不可其心已不可問其事亦不可訓是將使天下後世之畏凶縉而附賊者之得以自解曰吾無如之何也其何以立凡爲臣子之防哉春秋捨公子宋而歸獄于歸生者必非勢可不從而從之之謂其謂告宋

以諸老憚殺如不憚殺斯可得而殺之雖若止之適以嫉之且與合勢復誰禁乎宋之弑固成于歸生者也其得不以為首惡耶

趙武晉

史記趙世家載晉景公之三年屠岸賈治靈公之賊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客程嬰公孫杵臼謀匿朔妻莊姬遺腹子武居十五年景公因疾見龜策聽韓厥之言乃立趙孤兒而左傳不記此事同括之死則由莊姬之譖而晉侯殺之論者因疑史記非傳信且春秋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在成公八年為晉景公

史林測義

卷三

五

之十七年晉世家亦云景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請立武為趙後復與之邑此與經及左傳合而趙世家記朔同括嬰之死在景之三年者不自相矛盾乎如以景之三年論至十七年立武適十五年而林雲銘以為景十七年同括死越三載而景公卒安得有十五年後卜疾之事是據春秋以辨趙世家之誤而不明趙世家之誤固不立武而在同括之死也竊意此載同括嬰齊與朔並誅而不同於晉世家者必遷未及刪定之文班彪所謂其書刊落不盡之一也蓋是時賈以治賊為名請誅盾子孫乃不及同括嬰齊如刪去趙同趙括趙嬰齊及皆字則兩世

家不妨別見而與左可互為詳略矣至嬰齊通於莊姬當是景三年朔見殺武獲匿後事左載之景十三年以起十四年原屏放諸齊景十七年莊姬譖原屏將為亂晉討趙同趙括而武因得為趙後此則十五年間武之事蹟原委瞭然豈得因誤記同括之死訾下宮之難非實錄而程嬰杵臼之皆無其人乎夫二信友厚士聲被百代感及婦孺足為世道人心之勸宜宋神宗追封為侯立廟絳州近或不即左史細加參合過信林氏之說指屬子虛而議立廟為非殊非敦尚風教之意也

卻克晉

史林測義

卷三

六

左傳宣公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歸謀伐齊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僕同時而聘於齊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乃繫於成公元年冬十月與左迥異按春秋宣十七年六月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是則春使徵會于齊有據而頃公致怒卻克必此時也若魯自盟斷道公不復事齊而欲援晉強盛以去三桓使公孫歸父如晉至成公即位三桓深街歸父奔齊而齊納之行父亦必無與諸國同時聘齊之事如新君立而尊好何不聞報聘而明年

春且即來齊之伐此又以知其必不然也故不見於經鄆陵范氏以經無文而穀梁橫發傳者疑冬十月下脫季孫行父如齊六字非矣或謂穀梁傳繫成公元年為錯簡是又不然蓋宣公十七年春經亦未有行父如齊之文也此宜以左為斷穀梁則置而不論可乎成二年鞏之役魯四卿以歸父之故也諱言於晉而以北鄙之伐告也衛孫良夫以新築之敗也曹公子手以盟主之令也而卻克則因魯乞師以逞其怒也胡傳謂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四國大夫欲雪一笑之恥亦略於經而信穀梁而誤耳然穀梁傳戰于鞏盟于麥妻而言齊有以取之者則固不以

史林測義

卷三

七

魯衛同於卻克矣

賈人

左傳晉荀營之在楚也鄭賈人有欲寘諸褚中以出者意其陽翟居奇之所祖乎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胡為乎意以為既謀之也荀子其識之矣其善視我操成算矣營善視之如實出已而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抑何巨測乎推其不欲冒利無恥使果出營不至晉矣敢貪以為己力乎夫子楚有國天實建之而文信何功于秦封河南十萬戶此不亦遠乎杜當陽謂左言知營之賢則謂左明賈人之高

夫人齊姜

齊姜魯成公夫人襄公嫡母也公羊氏於經書葬而發傳云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是何也按左傳繆姜擇美櫬以自為櫬與頌琴齊姜薨季文子取以葬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夫虧姑以成婦則婦疑于姑而姑疑于婦此公羊之亦故依違以致譏者乎然而姑繆姜則宣夫人明矣婦齊姜則成夫人明矣何休集註乃以為齊姜者宣公夫人繆姜者成公夫人襄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故傳從內義不正言也則不顧傳以葬齊姜而發而於喪

史林測義

卷三

八

繆姜以求其解途至謬誤如是

季子札

伯夷之讓也以叔齊之賢且中子憑亦克靖國故得行其志耳季札固守子臧之節棄室而耕三以吳讓不亦首陽之高風乎然逃次及之位遂使當代不當代交系於彼父之後立先立以生僚光之心墨胎帖然而句吳鼎沸矣夫以札之賢繼諸樊餘祭夷昧而君之臣民愛戴自有以塞二子之覬覦且將次傳及光宜咸安于先人之道即不然睦鄰息民亦復何間可乘雖伍員之謀專諸之勇無所用之若預見夫僚之貪躁光之凶狡而但不居其位以避其

禍其如父兄之欲傳賢以安國家利社稷之意何哉邵康節嘗有言曰季札之材近伯夷近者不近也曷言乎不近其材近其讓不近也材可以爲伯夷而不明勢之未可以爲伯夷而徑以其材行也則材累其讓讓負其材矣此其微指也太倉王氏乃曰余每讀宋人此語未嘗不爲之失笑也季札而似伯夷誰不知者噫亦淺之乎讀書者矣至其論札欲以禮息鬪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且知夫差之將亡吳而不欲以身殉鴟夷而不救夫使札果不能以禮以義而安忍宗社之墟惡在其能賢哉又何取乎智人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而爲是津津也

史林測義

卷三

九

仲孫蔑魯

左傳宋向戌聘於魯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噫獻子乃不能爲兄受過乎借曰相知不敢匿情而敢暴兄之過以逃己責冀無限厥令聞獨不虞反見鄙于賢友乎父有爭子亦兄有爭弟抑何不敢間也竊謂其處兄弟友朋胥失之矣杜注以爲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疑非傳意不可以訓

蘧瑗衛

孫林父欲逐衛獻公以告伯玉伯玉遂行從近關出甯喜

將弑殤公納獻公以告伯玉伯玉遂行從近關出出不聞奔他國殤立則返而事獻入則返而事惟放弑之際全身遠害也安享榮祿危不與知事君之義顧如是乎但以孫甯實執國柄而伯玉非卿雖以死爭無可濟之權得無深罪耳論語稱其君子有道則仕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臨川陳氏謂伯玉之道無可拘方而彼獨以推移行之卽伯玉之事無可形據而聖人能以情意況之爲得其旨如必指實以不對孫林父甯殖之謀如集注所云是則後世之惟力飲醇酒勿與世事之果得爲高而喪君亡國不以屑意未必不善學古人者之不多以長樂老爲歸也

史林測義

卷三

十

公子鱒衛

按左傳獻公使子鮮爲復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是雖公命子鮮知義必易其辭矣夫君以制國而政由甯氏此必不可踐之信卒致甯喜專而見殺君臣胥陷於惡者子鮮實職其咎何取乎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哉春秋書衛侯之弟無貶辭者意者如公羊言與之約而不言所約直以爲保獻公耳如穀梁言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則亦約與之賂耳故予其恥失信而罪衛侯也若如左氏言豈君果可置虛位而臣果可奸國政聖人亦沾沾小信之是重也乎臣知其必不然

也史記載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喜攻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晉為伐衛誘與盟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獻公與左傳異此蓋未考之春秋而誤者

公子展與莒

春秋書莒人弑其君密州左傳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之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胡傅斥左為乖謬豈子弑其父而春秋有不書乎趙氏辨以字為之字傳寫之誤而南軒綱目前編亦取其說按傳例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今者且申明其例曰言罪之在也使莒子非以虐為國人所欲弑展與即欲

史林測義

卷三

十一

行大事而無所因抑憚國人致討而不敢發何遂致子禍之酷也然則君可肆然人上乎用是以為大戒至展與雖不書而於去疾入莒則予其討展與而以國氏于展與奔吳則不予其君國而削其爵其為弑父之賊亦明矣且即未實與乎弑而立乎其位不能討賊亦必歸以與夫弑者之罪展與立乎位而不討賊乃稱人以弑而不書展與者誠如傳例言罪之在而非展與之不實與乎弑也以傳例考之則傳與經本無所拂而何疑以字為之字傳寫之誤耶莒僕傳僕因國人以弑紀公卓氏亦因經稱國以弑而不書僕將以寧作之字謂見國人弑君恐已得禍竊瑤以

奔然記史克之對宣公曰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若將以字作之字前後文不可通是皆不循傳例而曲為之說以附于經使亂臣賊子反得逃其罪于天地之間則乖謬滋甚矣

楚子虔

楚靈弑邲敖自立伍舉更其赴辭使從禮比告終稱嗣春秋書楚子麇卒從赴也及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般乃弑其君父之賊而虔與般交書名者蓋以楚靈篡弑之罪因類致誅耳說者謂深惡其誘之夫既書誘此固不待貶而見矣故誘戎蠻子不名謂彼外國相誘而此則外國之君誘

史林測義

卷三

十二

殺中國之君名之以謹中外之辨假如靈非亦嘗篡弑何惡乎外國之討中國之所不能討而誘殺之哉謂彼誘殺之而復立其子此則誘殺而卒滅其國名之以甚貪詐之惡假如靈非亦嘗篡弑則入春秋以來如晉獻於虞用說執滅其事略同且蔡侯之罪浮於虞公乃責虞黷貨亡國而未滅晉而靈獨與弑君父者同痛絕焉不亦失輕重之權衡哉臣以為誘殺弑君之賊者是即弑君之賊交名之而不得比于以賢治不肖即以見偽赴諸侯固未能掩其惡而逃天下後世之誅似得春秋之旨云

臣鄱陽計大受論

孔子

竊惟萬世天下廟祀孔子所謂報德報功之無盡焉若迺欲大之而適小之欲尊之而適卑之則後之規規尊名壹惠之典也夫時則魯哀雖誅之而諡蓋闕如者擬議之絕也至新莽始建國乃追諡為褒成宣尼公諡法安民立政曰成聖善周聞曰宜以仰名孔子不亦約蒼顯以昭昭夷峻極於培塿乎。況僭篡妄作在天之靈必不之受而晉齊魏隋或稱先師或稱先聖宜尼宜父文聖尼父唐加文宣

史林測義

卷四

一

王宋加至聖號元復加號大成黜弗因襲莽所諡者抑其封爵舉無可為重輕蓋亦後世人臣追贈爵庸之異數耳明嘉靖九年以張璁言更定孔子廟制則惟削其宜與王號為合於義然考之當日反議稱王以僭故徐階黎貫王汝梅諸臣皆力爭之而宜今亦未詳議削之指因追論夫爵諡其倍於生民未有至聖無名而謬者如此庶以無疑削之為非如康熙中朱璘明紀輯略之說也至易塑像為木至而題神位以至聖先師則固未允禮凡學釋奠於其先師凡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其以孔子為先師者周公為先聖隋大業以前皆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越唐

貞觀先師則眾儒通稱迺併以屬之聖有乖禮文且聖人

百世之師至聖而先師之稱亦贅若可謂至聖前見遷史

宋循以為號而其想見者盛德之形容耳臣按中庸祖述

三章以明與天地同其德即德之時出而小者言則曰天

下至聖即德之立本而大者言則曰天下至誠夫孔子之

尊為至聖至誠也久矣伏惟題以至聖至誠孔子斯乃準

的經誥而備肖乎聖德神功亦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廟中

邊豆樂舞亦所謂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明以全

用祀天儀非正禮謂聖人尊天與尊親同宜有別於郊祀

豈嘗聞帝王廟饗其嗣聖之不得並先帝禮樂乎黎氏言

史林測義

卷四

二

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雖擬諸天不為過也蓋終不易之論矣金氏前編周景王二十有三年春書孔子至京師既而反乎魯當春秋昭公二十一年也謂史記孔子世家載自周反魯與晉平楚靈同時當在孔子二十歲餘又史記結語乃曰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則又似在昭公二十年故附之二十年之下按世家孟僖子病且死誠其嗣師孔子懿子與敬叔往學禮誤在孔子十七歲時云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此下乃於孔子一生去魯反魯作一總挈而帶叙適周反魯弟子益進固非謂在是歲也其云是時也晉平東伐諸侯楚靈陵轅

中國至齊師侵魯一段是遙接平子代立為文見幸免外
侵頃生內亂以起魯昭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嬰來魯問孔
子以秦穆之霸及孔子後以魯亂適齊事並非為上適周
反魯之時作證而魯昭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是皆起
下而非結上之辭觀齊魯二世家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
魯問禮即在昭二十年可見金氏不諳史遷文法之斷續
出入驚矯離奇而謂自周反魯與晉平楚靈同時及以孔
子蓋年三十為結語者皆非也然則孔子至周不得繫於
景王二十有三年而鑿鑿指為春月矣孔子欲問禮於老
聃南宮敬叔與俱至周要其年必有可考莊子天道篇孔

史林測義

卷四

三

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年五十有
一為敬王十九年然南之沛與適周異近日新安江永以
昭公二十四年二月孟僖子卒五月乙未朔日食孔子適
周在敬叔學禮之後而曾子問篇有吾從老聃助葬遇日
食之事謂適周宜在此年三四月間但敬叔有父喪家語
謂與俱往疑未必然然江氏亦奚用此為疑其謂適周在
敬叔學禮後而此年三四月間是以僖子二月卒而敬叔
即往學於孔子不已舛乎大夫三月而葬自大敘就次朝
夕哭奠雖有君命去父之殯而往猶不敢況往學禮乎世
家云及僖子卒者亦概言其卒之後耳然則懿子與敬叔

學禮未知在是年與否而適周必非是年三四月間也獨
據曾子問確不可易此後如昭公三十一年雖遇日食而
公在乾侯不應有以乘資之之請惟定公五年三月辛卯
朔日食時孔子四十八歲在魯未仕若其正二月公而資
以車馬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則更無可疑者定公五年為
敬王十五年當於敬王紀書曰十有五年春孔子至京師
又世家楚昭王卒於城父孔子聞楚狂歌於是自楚反乎
衛在魯哀公六年而周敬王三十有一年至三十有六年
孔子自衛歸於魯中間無復適陳之文前編因陳世家楚
昭卒之年孔子在陳而衛世家及年表出公甌之八年孔

史林測義

卷四

四

子自陳入衛則魯哀之十年而敬王三十有五年也乃於
敬王三十有五年書孔子自陳復至衛何於敬王三十有
一年亦只書反乎衛耶疑反衛未幾而適陳世家或有脫
簡不然陳衛二世家與年表何皆可互證乎其專主世家
而不書自陳復至衛者非書自陳復至衛而仍世家自楚
反乎衛者亦略也此必於反乎衛下書曰尋適陳則周流
之迹井然而無掛漏矣

公子光 吳

左傳昭公二十有三年楚太子建之母在鄭名吳人而啟
之吳太子諸樊入鄭取楚夫人與其瑤器以歸杜注諸樊

者吳王僚之太子按吳子壽夢之冢嗣過號諸樊僚則諸樊弟夷昧之子而以其子上襲先君伯祖之號必無是理近日襄平李氏尚史謂周俗嘗取祖號以爲氏此以爲名或循故事夫氏以辨族故取王父字以相比例殊非林氏疑傳寫之誤而未詳顧氏謂僚之子幼此必爲公子光而亦屬臆斷何俱不以史記正之也吳世家僚八年書吳使公子光伐楚迎楚故太子母于居巢以歸楚世家平十年亦云然雖居巢與鄭各見而皆魯昭二十三年之一事傳乃云太子諸樊者以稱諸樊太子而誤也其稱諸樊太子者爲後告縛設諸曰我王嗣也作伏筆耳

史林測義

卷四

五

伍員吳

吳之入楚也昭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離平王之殺其父蔓成然將殺王辛止之曰自敵以下則有離非是不離君討臣誰敢離之離之則何上下之有乎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離按辛之論臣無離君之義明矣臣有罪君以其不忠而殺之固不得離也臣無罪君出於不仁而殺之亦不得離也未可以公羊父不受誅子復離之說爲正平王殺伍奢及其子尚員得以及父兄之離哉乃教吳人鄖鞭屍逐昭以班處宮則悖甚矣何蘇氏反深是之而駁揚子罪員之論爲陋耶程敏政亦嘗謂其逆天傷義者不知處

變之道夫處變要不失其正如楊循吉云以君殺之非罪於父兄也有痛而已矣於君也有懼而已矣終身不敢有怨言焉斯則處變而不失其正也若論員父兄之死爲楚之社稷重而員欲亡之非其父兄之志夫不能繼志者非孝子之行也顧又以孝稱之則猶徇報仇雪恥之說而不自顧其言之左矣然則員果何如人哉其父所謂剛戾忍詢能成大事者也如商臣之對潘崇以能行大事固亦有剛戾之資耳使員入鄖而平王猶在則必弑之雖以父兄之冤死而至弑其故君猶以爲得處變之宜復離之道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乎臣知其必不然也何鞭屍尤甚於

史林測義

卷四

六

見弑而後之論者顧津津然烈丈夫奇男子哉袁氏煒謂員於亡吳之初宜卽藉力問罪於楚乃不知出此退耕於野五年本圖欲報者已無可報則亦委之於天可也是猶以爲離之可報之可而但怪其不獲已於平王旣死無極旣族之後耳其論固無當君臣之大義而於員至吳說王僚伐楚公子光沮之之事亦未覈也

申包胥楚

陳氏論伍子胥復楚申包胥與楚之事以爲兩人蓋遞成其志者按左傳胥之亡也謂申包胥我必復楚而包胥有勉之之語謂與聞其謀不出一言以啟其君大夫所以成

子胥之志似也彼亦如公羊復讎則朋友相衛之道而不知進規以臣無讎君之義耳迨包胥以秦師與吳人戰敗之于沂敗之于軍祥又大敗之于公墳之谿蓋壞宗廟徙陳器捷平王之墓舍君大夫之室舉國之所切齒而秦有同仇之義赫然興師莫可敵矣且鬪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此其果有夫槩之亂雖子胥之勇孫子之善兵其能以不和之師克而卒滅楚國乎又吳越春秋伍胥孫武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戎事不遜女器自犯兵忌其又能軍乎謂秦師至聽其所為而去之不

史林測義

卷四

七

與深抗以成包胥之志者則未切當日之事勢而曲為之說矣方包胥之立哭於秦庭以乞師也秦伯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孔氏春官九拜疏頓首平敵自相拜之拜江氏承據見於左傳者二晉穆嬴抱太子頓首于趙宣子及此事謂此拜不常用惟有急求人乃用之而不然孔疏之說臣按穆嬴以肅拜為常則重在頓首包胥不以頓首為重則重在九頓首九頓首者蓋不勝感激無已之情亦不遑為稽首致敬之拜也如以為有所急求則頓首是常用之來秦乞師之始而不在聞賦無衣之後矣江近推訓詰精詳者固附辨之於此

趙鞅晉

趙鞅以邯鄲午不歸衛貢五百家于晉陽遂殺午荀寅范吉射與午善因作亂伐趙鞅鞅奔晉陽趙世家云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然以視范中行始禍於晉且伐公敗奔而書叛者固有閒矣夫鞅初則畏載書而不敢始禍繼惟拒范中行而未嘗操兵向國終以韓魏請赦而即以地反此春秋前以無君命而以叛罪之後以奉君命而以歸宥之書曰歸於晉者以見非如始禍伐公而尚可予以改過之路者也穀梁許悔過之說近之乃亦同公羊以地正國之說何

史林測義

卷四

八

公羊謂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君側之惡人也考之左傳史記伐范中行者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與兵甲也無鞅取晉陽甲以逐之之事且又范中行攻趙鞅而初非鞅欲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君也胡文定辨其說之誤懼貽後世賊臣稱兵向國者借靖君側以為名茲復辨其事之誣則後世賊臣尚何以為口實哉

戲陽遠衛

衛太子蒯聵過宋聞蜚語艾假之歌羞之謂戲陽遠曰從我而朝少君我願乃殺之速曰諾及夫人見太子太子三

頽速不進速告人曰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紂余死諺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夫速太子之家臣也太子而欲殺其母則當極諫以為無母是無父也其何以承宗廟社稷之所付託不聽繼之以死可也乃恐不許見戕而機巧變詐陷君於惡以自脫豈義也哉豈信義也哉左氏若有取於其言不可不辨

齊侯陽生

魯哀公八年春秋書齊人取譚及闔左傳謂齊悼公怒魯弗與季姬使鮑牧伐取之公羊傳則云賂齊也為以邾婁

史林測義

卷四

九

子益來也按二傳事雖不同正可參觀而得其同夫取易辭也來伐而二邑不為域守有似於與而取之者然故言賂也言為以邾子益來者徇用師之名也言怒魯弗與季姬者核加兵之實也以弗與季姬而命將動眾未可告於諸侯故必借邾為名且使如吳請師亦必以未歸邾子為辭矣如果因邾子齊出而伐之使歸于邾何吳距二千里亦既用師於魯而齊為接壤因諸負瑕者時且一葦而後動恤昏姻之義哉然則魯歸益於邾者成其名以辭吳師也俾逆季姬以歸者途其實以解齊怒也左氏紀其實而公羊因其名後之論者至公羊不如據左氏

端木賜

史記家語越絕書皆記齊田常欲為亂而憚鮑晏乃移兵伐魯孔子使子貢如齊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竊意孔子以魯為父母之邦不忍視其受敵而使子貢亦惟善為說辭能據理動聽以還其師如展喜之於齊孝公也若亂人之國以為已利此君子所恥而不為家語乃記孔子有亂齊存魯吾之初願之言不亦異乎夫田常之欲為亂於齊孔子固聞之矣卒致吳發九郡之兵以破齊齊之民人外死大臣內空常因得以孤主制國行其弒逆而無所憚則是孔子之使子貢成之也孔子方為天下

史林測義

卷四

十

亂臣賊子懼以欲存魯而不顧成齊之亂至於此極不亦異乎且言吳伐齊救魯為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戰不知自哀九年吳恨齊辭乞伐魯之師乃反使來傲師伐齊十年十一年吳皆與魯會謀則戰於艾陵固無待子貢之說以顯名大利因為之出師也以左傳證其事之誣以聖人證其理之謬斥為戰國時游說之士託於聖門以誇耀其縱橫之學庶足以塞後世稱述之口若徒以其辭之便利長於權變有類蘇張而疑之彼且曰亦安知非蘇張所因以出揣摩者與

吳子夫差

黃池之爭長也時吳強陵中國而晉復不競趙鞅即欲建
鼓整列以死爭之吳豈遂聽命乎若聞越亂非惟德輕而
不忍久勢固不能久也然無會而倉皇急退則師潰矣齊
宋徐夷且夾溝而履必無生命會而先晉晉乃執柄以臨
去不能由自決越聞章而民心恐畔此王孫雄策其必會
而先之無有二命而董禍以將壽不可與戰告趙簡子也
按吳語論列理勢較內傳為長則內傳乃先晉人者未可
信而吳語吳公先歆晉侯亞之者為足據矣況公羊亦云
吳主會穀梁以會諸侯尊天王進吳子而史記惟吳世家
云乃長晉定公同內傳若秦趙晉三世家云卒長吳又吳

中林測義

卷四

十一

越春秋云吳王稱公前晉侯次之不皆與吳語合乎南軒
綱目前編取內傳非是而又續錄吳越春秋吳既長晉而
還告勞於周之事夫內傳主先晉故記吳人將以魯公見
晉侯而景伯乃有晉誠為伯之說吳語及吳越春秋主先
吳故記其告勞於周而天子乃有秉德侈大之褒此併叙
於內傳乃先晉人之後亦似不知其事固兩不相侔矣

計硯

硯姓辛字文子時天下以計然號焉仕越為大夫范蠡師
事之其書為蠡問計然答故傳范子計然十三卷蔡謨以
為蠡所著書篇名顏師古嘗闢其謬而曰計然者蔡邱濮

上人博學無所不通也今考其言之載於周漢諸書及所
自作萬物錄著蓋精於陰陽五行之理損益盈虛之數而
五方產殖萬貨積著不啻燭照數計而龜卜用之上則富
國下則富家故班固賓戲亦但以心計無垠硯桑並稱耳
至其學之實有得於興王致治之本者多軼不見惟吳越
春秋記其告越子句踐有曰夫君入尊其仁義者治之門
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
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此如當日洩庸種蠶輩以
及戰國諸權謀之士其孰能知之其孰能言之范子亦有
曰德取象於春夏刑取象於秋冬繁露易通二語注則硯以明帝

史林測義

卷四

十二

王法天之要而言足為經者矣自司馬氏史惟取其知國
則修備時用則知物諸語列之貨殖非甯財之家無述焉
故表出之

姓原辨附錄以質海內同姓

計之為姓自計然計然名硯字文子姓辛氏相傳初為
辛然以十言策于越子句踐用之而霸因賜姓曰計為
計然此大謬也范子曰硯為人內無外形狀似不及
人而明學陰陽不肯自顯諸侯陰取所利者七國天下
莫知故曰計然此魏李暹文子注謂計然其號史記貨
殖傳漢書古今人表以計然顯稱於世則直以號舉計

本不為姓也。視仕越為大夫後世以號為計氏義同。以字以說越絕書吳越春秋不曰辛視而曰計視。越絕書視誤作倪蓋因氏由茲始冠號於名亦左傳孔父嘉華父督冠字於名之類而此乃從省文曰計視也。宋謝宗有功譜序循賜姓之說所引范子不詳故曰計然語明昌江世春譜序乃以賜姓之說為出范子蓋未嘗讀范子而臆其本於是耳。計然之策多見於史記越絕書吳越春秋無所謂十言者其言以十言策干越亦附會漢書范蠡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然史記固云計然之策七班氏乃本之馬遷而誤者又未可藉漢書謂計有十

史林測義

卷四

十三

言之文為賜姓也。然則計然只姓辛若姓計例從以王父字為氏則自彥福公始矣。辛為本姓前譜皆沿夏啟封支於莘為辛氏羅泌路史次計氏於禹封支於辛為辛氏者范子則曰視辛氏其先晉國公子也。按莘為周號國地自晉獻滅虢乃屬晉或晉之公子亦因食采於莘為辛氏則與夏支為辛氏者各別。范師事視而傳視之先較晚出志氏姓諸書宜獨確而可據而譜為失考。至略視之名為季默之字其荒蔑又無問矣。在昔不乏淹通博雅之士踵訛千數百年而未有能訂正之者何哉。竊於論史之餘懼同敬典而忘其祖因詳辨之如此。

史林測義卷五

臣鄱陽計大受論

豫讓

趙襄子殺智伯智伯之臣豫讓為之報仇五起不中卒之斬衣三躍伏劍而死忠義節烈見稱于當時垂譽于後世然謂可為委質事人之法則必有辨夫委質事人者乃必感激私恩而效忠也哉。襄子面數讓曰子嘗事范中行智伯滅之子不為報仇反臣事智伯今智伯死獨何為報之深也。對曰范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讓之不足以當國士方文正蓋嘗論之

史林測義

卷五

一

且以智伯之貪而復智國締疵輩尙不見聽其不知任國士亦明矣。則其謂智伯國士遇者特能逢迎之以見寵耳。寵則殺身以報王否則反君而事仇是豈委質事人之義乎。賈長沙謂一豫讓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亦借示人主待臣之戒而非以為人臣者可視君之遇我何如而不必一出於忠也。古之忠臣雖值暴君虐使猶思效死以報義固然耳。矧眾人畜我乎如必承君之寵而後思有以報之則是君臣相市豈以為義而可法乎。其友謂事趙得幸欲報易成而讓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之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

臣而懷二心者也臣則曰委質為臣則思報之是公義也
吾之辨此者將以醒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昧公義者也
魏侯斯

文侯有禮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有悅言之貌而無聽言
之心觀其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
而未聞嘗受教於子夏子方以見諸行事者何如即請相
段干木而不肯受蓋知其必未能用其言也怒任座不以
中山封弟而以封子何謂仁君之言乃悅翟璜君仁則臣
直之對轉禮座為上客卒之倉唐詩諷復太子擊於中山
而仍出其子擊封之不聞以及其弟則其禮座者非真悟

史林測義

卷五

二

其言之直而欲行之第以璜君仁之說而悅之亦始終好
諛之心耳長洲陳氏評其勇於從善誤矣真文忠謂當時
魯有曾子衛有子思在國有子夏聖門第一流人物文侯
與李克謀相問不及此而克復不急推轂豈天真未欲平
治天下耶意亦以為信能用賢聽言之主而惜之也不然
雖段干木且不肯為之相而況聖門第一流人可得而相
之哉何煩致惜之深也

聶政

衛卿齊豹殺公孟縶春秋以盜書杜解所謂求名而亡以
懲惡也史記刺客傳叙聶政為嚴仲子報仇母在則狗屠

養親未敢以身許併入政姊榮不畏歿身之誅以揚其名
而又推之鄉誠知其姊與俱僇於市亦未必敢以身許以
見政不薄於天性此其所以能為知己用而嘆嚴仲子亦
可謂知人能得士矣然竟如其姊之所求使之名垂後世
也哉誠懼氣矜之隆將奔走之而亂國之政刑也故於年
表書盜殺韓相俠累事即與春秋例書名而曰盜者不倫
而求名而亡懲夫聞風思效頗近其意尹起莘若以此為
紫陽綱目之筆而不知本馬遷作史之遺何與

嚴遂

周烈王五年綱目因通鑑書韓嚴遂弒其君分注哀侯以

史林測義

卷五

三

韓庶為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庶于朝而併中哀侯
按此即安王五年書盜殺韓相俠累事蓋聶政為嚴仲子
報仇仲子名遂俠累者戰國策作韓傀東孟之會政刺韓
傀兼中列侯至釐侯策引此乃誤為哀侯故史記刺客傳
亦云嚴仲子事韓哀侯與俠累有隙而世家年表則皆記
殺俠累在列侯之三年列侯前哀侯已二代矣是時但中
傷列侯故不書此云哀侯者亦踵釐侯策之誤何又與盜
殺俠累分為兩事而重出之觀韓世家哀侯六年當烈王
之五年書韓嚴弒其君哀侯年表同韓嚴乃韓大夫姓名
即如呂氏大事記以韓為國嚴為氏則世家與年表既俱

失其名矣後人亦何從據以爲遂耶又竹書紀年書韓山
堅弑其君哀侯山堅或卽韓嚴其非嚴遂更無可疑者此
本韓世家乃牽合於釐侯策之誤云刺相兼君哀侯者而
添入遂字疑因司馬貞有戰國策嚴仲子名遂恐是韓嚴
之說而然既不合春秋闕文之義况韓姓而嚴名本未有
闕乎前書盜殺俠累注係節刺客傳而此乃節戰國策雖
俠累韓傀名各不同而爲嚴仲子遂之仇見刺於聶政則
一也謂遂刺廐于朝固無所本卽曰歸獄於遂亦豈兩事
乎竊意此必文公未經訂正之筆

齊侯因齊

史林測義

卷五

四

通鑑綱目烈王六年書齊侯來朝此名予而實不予之筆
其名予也奈何周室微弱諸侯莫朝威獨入覲於京師所
謂空谷足音聞之而喜也而實不予者考之其事而義自
見矣如果明君臣之大義而行尊王之禮微論一朝之後
繼是無聞何是時秦韓魏趙燕俱未始僭號而自稱爲王
以令天下咸反爲之作俑哉然則其朝周何按自卽位九
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則且假此名義以折服乎天
下卒獲天下之賢聲而諸侯莫致兵於齊特一牢籠之術
耳故既強盛遂肆行決裂罔有顧忌也抑朝周之事史記
周本紀六國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俱不見惟魯仲連傳稱

威王嘗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居歲餘王崩齊後往乃不忍
其求婢叱王后爲天下笑云

孟軻

孟子之轍環列國年無可考惟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五
年當周顯王三十三年書孟軻至梁三十四年惠王卒子
襄王立據孟子有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語應於此時去梁
則在梁僅年餘耳通鑑綱目皆從竹書紀年以顯王三十
四年爲惠後元之一年又十六年卒當周慎靚王二年書
孟軻去魏適齊則仍顯王三十三年至魏於時十七年矣
竊意孟子誦法孔子仕止久速必視其可梁惠王不果所

史林測義

卷五

五

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孟子猶望能用於梁乎何
濡忍至十七年也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嘆
以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雖母老爲憂而不貪榮祿入
於齊非其志且如此何濡忍於梁至十七年也然是傳且
云孟子僅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旣而去梁
則明非久於梁之辭矣近日江氏永謂孟子至梁當在惠
王後元十六年及襄王立一見卽去而卽惠王告孟子西
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二事皆在史記襄王年內以
證竹書惠王改元爲實錄則於孟子至梁亦移其年以就
竹書固非臆決臣更取其有得必不久留於梁之意謂在

可從又游事齊宣王史記列傳在適梁之先而通鑑書去魏適齊者固不僅以孟子章次爲然蓋有對伐燕取燕之事而戰國策燕世家亦有孟軻謂齊王伐燕語伐燕臨子之殺故燕君噲在周赧王元年後於慎靚王二年去魏五年也按史記赧王元年乃齊湣王十年荀子亦云湣王敗燕皆與孟子不合而戰國策則同孟子濫公作通鑑取孟子與國策文公怪其改史記而信孟子然謂想是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改爲宣王之說恐亦不然元東陽吳氏國策正注以爲伐燕之事莫詳於孟子莫著於國策史記年表無明文齊世家不書特燕世家剽取戰國

史林測義

卷五

六

策而易宣以湣耳安得據史記之畧而廢孟子國策之詳且明哉且伐燕孟子所見也史記所傳聞者也安得據所傳聞而廢所見者哉論甚明晰但稱或謂荀卿嘗事宣王爲諱伐燕之說亦謬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荀子議兵篇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考齊宣王前趙孝成王六十餘年荀卿卽以宣王之末來齊至趙孝成王初年亦百有餘歲矣未嘗聞其長壽如此謂事宣王而爲之諱豈不謬乎亦指爲傳聞異辭可耳論者從孟子與國策如以伐燕上移十年爲宣王十九年而當周顯王四十五年則燕王噲後四年始立且前孟子來齊亦遠故通

鑑不得不移宣之年以就事而轉卽事以證其年然惟改湣之元於其十一年而以其十年爲宣之二十九年使事年相接可不復顧年表宣在位十九年之數乃亦改宣之元在周顯王二十七年者於三十七年裁前十年入威王年內反使威之無關伐燕者與年表交差不識濫公何用爲是紛更也若戰國策燕世家俱載孟軻謂齊王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之語觀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王因而赴之必破燕是伐燕既有成算必乘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百姓恫怨離志之日而加兵矣故曰今伐燕慮如卒之殺戮係累也因告以文武救民水

史林測義

卷五

七

火取其殘而已者此時爲然而不可失此不爲文武之事則正可與孟子諸章互相發明先儒皆以是爲勸齊伐燕不同孟子殊誤下文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此卽前所謂因而赴之者非因孟子之言也

公孫龍

趙

史記荀卿列傳云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司馬貞索隱龍卽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不能知其真按此非弟子傳中之公孫龍彼自衛人而此自趙人耳趙平原君傳末記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及騶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平原君去孔子時二百有餘歲龍又

嘗與孔子六世孫穿論白馬非馬臧三耳卽此證之可見索隱之誤不然豈親受業聖人之門顧爲詭辨以欺世哉

馮驩齊

馮驩爲孟嘗君收債於薛因焚其券以市義東陽吳氏以孟嘗卒蒙其力就國之日民扶老攜幼以迎百里而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豈迂也哉大學傳之言不畜聚斂者不忍傷民耳此謂以義爲利民無失所而心卽安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也初非計有利於己而出於是也取蒙市義之力以訓戾其旨矣括蒼鮑氏謂驩之市義賢矣而營窟亦聲利之客不知上不賤下下不離上各定其分則

史林測義

卷五

八

各循焉耳已何以市爲雖曰市其所寡有無愛養之誠而存炫鬻之意便聲利而非義顧得別之曰賢乎史記孟嘗君列傳不入戰國策狡兔三窟之說併市義語俱從則乃詳其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以捐之不使有急卽逃亡之患異乎國策徧合其券而燒之而畧不爲民起見者則驩於是爲近義云

郭隗燕

郭隗於燕昭王得賢身事之間請從已始以致士有買千里馬骨之喻丁氏奉曰戰國之君待人豕交獸畜及其變也求進之士以禽獸自比而郭隗死馬之說作矣又其變

也孟嘗之客鷄鳴狗盜而躬爲禽獸矣利祿何物而令人喪心至此隗未必非心利祿之人然譏以喪心而自比禽獸則持論刻而不近理古人長于諷諭附理爲比起情爲興或方其德或象其義故雖禽獸有可寄託無擇於言人已貴賤之間而聖賢所不廢至若紀官有五鳩五雉九扈之號命將有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之目不寧惟是商人之祖有頌以降元鳥而生者豈附於禽之種乎原發祥也聖門之賢有表以伯牛子牛之字者豈安於獸之類乎儼致用也不必祥麟威鳳而皆無儕於禽獸之嫌若隗以千金駿骨自比詞雖謙而位置非不高至與鷄鳴狗盜之徒以

史林測義

卷五

九

喪心並譏豈理也哉小辯害義小言破道胡弗聞而慎諸

楚子橫

楚頃襄之爲太子也懷王使質於秦以救韓魏之伐乃殺秦大夫亡歸秦因伐楚誘懷王於武關劫之與西雖秦之暴而實頃襄之禍及君父也時質於齊楚請歸而立之宜泣告諸大夫以權爲監國而亟謀所以還王者遣使入秦卑辭謝罪或可動聽不然卽要以劊巫黔中郡而不敢恤顧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雖若示以抱空質而行不義之計而已爲抗強秦而塞歸王之路乃得以偃然處位至王之走於越死於秦皆置之不見不聞之地爲頃

襄者罪不亦大乎。心不亦忍乎。其去篡逆一間耳。迨後迎婦于秦。數與秦昭王好會。以結和親。固不足責矣。先儒惟以安於不競。甘為仇役。為楚病。尚無誅心之論也。若其一且激於好射。騏馮者之言。則必上告天子。下告諸侯。以復先王之仇。何以伐秦之師未舉。而圖周之謀已聞。思殘天下之共主。與安忍君父之大辱。不同一用心之梓哉。

王蠋齊

太史公田單傳贊結以王蠋死義。齊亡大夫聞之曰。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於莒。求諸子立為襄王。觀此則知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即墨堅

史林測義

卷五

十

守數年而不能拔者。有由然也。微忠臣不事二君之義。風勵人心而固結之。則法章不得立於莒。亦安知莒誰為保乎。即墨大夫既死。亦誰復相與推田單以距燕軍乎。殺令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亦何不見德。而終效死弗二乎。有莒以繫宗社之望。有即墨以成田單之功。齊之亡而復存。固存於蠋之一死耳。綱目只於分注叙蠋之事。而大夫激於所聞之語。亦未錄。似無以見千古節義有關於人國者如此。其重至以齊亡。臣求晉王子立之屬於王孫賈。誅淖齒。賈誅淖齒事。見國策。於是求立王子。則未有明文。臣謂當於大書殺下齊七十餘城。燕封毅為昌國君。下書

齊畫邑布衣王蠋死之。齊人立其君之子法章。保莒城。亦全錄史記文於分注。而別書齊人討淖齒誅之可也。後人論毅不拔莒。即墨如夏侯太初以為庶幾乎湯武。眉山蘇氏以為行王道之過。既有辨其言之非者。武夷胡氏以為燕昭累歲爵賞不行。而毅故老師。養寇趙田。袁氏以為滅齊之後。昭行驕行迂怪之說。心意極極。使毅不得安其位。之所致。又皆求其故而不得。而漫為是說。袁則尤覺支離也。嘗觀文公論田單盡死節守三城。樂毅後不奈何嗟乎。田單尚亦聞蠋之風而興起也與。

藺相如趙

史林測義

卷五

十一

史記藺相如傳。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遣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求可使報秦者。宦者令繆賢舉相如。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而篇中叙其奉璧入秦。且及渾池之會。皆極力摹此一語。觀其持璧睨柱。欲擊而秦王恐其破壁。在其算中矣。使從者懷璧歸趙。而秦王謂殺相如。終不能得璧。而絕秦趙之驩。又在其算中矣。趙王與秦王會。鼓瑟擊缶。以城為壽。終不使秦加勝於趙。而盛兵以待秦。秦不敢動。亦豈不計萬全。而徒以頸血濺之者哉。然則相如之氣凌強秦。無非以智謀為之用也。故朱文公謂他須是料度得秦過。豈是孟浪而不循楊文靖微幸

不死死而不悔之說又若楊論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
不合與秦爭夫相如特不欲受其欺如楚懷王故事以振
我國勢耳豈與爭此玩好之物哉文公則以和氏璧是趙
國相傳以此爲寶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爲重若子孫
不能謹守便是不孝而說不合與爭不得信斯言也雖秦
果以十五城易亦不得矣而何奉璧往乎按史記此璧適
惠文王所得非相傳自先君爲其宗器而當惟恐失墜者
不知文公何所據云

魯仲連齊

魯仲連執不帝秦設云周天子天下之共主若尊秦使得

史林測義

卷五

十二

稱帝而爲政於天下天下將盡去周而入秦則連有蹈東
海而死耳吾不忍以周之民爲秦之民也斯則大義凜然
首陽比烈矣乃不忍爲之民者不過曰彼棄禮義而上首
功之國權使其士虜使其民此其列傳贊所以有指意不
合大義之貶而括蒼鮑氏東陽吳氏華亭徐氏皆不以史
遷之說爲然蓋亦無見於所云大義者也至若丁氏奉謂
不肯帝秦而君臣之分以立不肯受爵而道義之志以伸
是誠聖賢之徒則更太過其實夫不以周秦爲言固未明
君臣之分而逃避爵賞庶幾天下之高士亦豈能比於非
道非義致嚴其顧視取與之伊尹哉陳氏壇謂仲連亦職

國策士耳而奇氣疎節有非策士所能及者獨不有富貴
之心以受當世之羈縻乃適如其人云

赧王

或問魯仲連事在赧王五十七年越二年而周亡孔子修
春秋尊周室若孟子則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
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其數則過以其時則可
考此發嘆蓋在赧王初年至是尙以尊周責仲連恐未足
服其心臣謂必若所云是至戰國時便當有湯武革命之
主不知周但微弱赧無桀紂之惡董子有周未大爲無道
考孟子意不在王者崛起只是自任名世思行其道於齊

史林測義

卷五

十三

梁諸君亦惟以平治天下者緩靖王家而周道復興則卽
王者興矣如以數過時可欲得所輔以爲代周之事而尊
周爲心敢有戾於聖人何以爲孟子讀孟子此等處須善
會夫正統一日未亡則一日之尊未敢蔑然於天下之人
心此天理民彝無時或息而扶世翼教諸君子必使萬古
維昭以尊周責仲連無可疑也又問綱目卷數之下於始
皇二十六年之後則書秦始皇幾年一統之辭也二十五
年之前則書秦王政幾年未一統之辭也乃於赧王亦直
書赧王名曰赧王延幾年猶天下共主而與未一統者同
例或不無可議乎抑文公有微意乎按綱目歲年例朱書

君名如周威烈王書午以前無所承故書是書名不存於
未一統之義其書秦王政元年以政為天子乃更號始皇
帝不得與昭襄莊襄等同故以名書而大書赧王下並未
嘗名其名於卷數下者初非文公之筆何關義例或據失
地則名而因以紀年然文公於王獻地不名卒不名則猶
不以夷於列國之君也延字疑衍綱目本春秋六國若降
名卒名其卒不名者闕
文

白起秦

白起之死於杜郵也其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
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

史林測義 卷五 十四

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
皆祭祀焉嘗讀其列傳而知太史遷所以示殺降之戒者
切矣雖無罪於國亦終即天刑而不可追綱目以無罪書
殺一國之辭也以殺降罪大而盡削其官天下之辭也

公子無忌魏

秦圍趙邯鄲魏使晉鄙救之乃次于鄴者君命也趙平原
君夫人魏公子無忌之姊無忌以急婚姻之義用侯嬴之
計盜兵符襲殺晉鄙而破秦軍於趙則有功於魏則未為
忠臣客兩言允矣侯生亦豈不謂陷無忌於罪過以負於
魏雖功成且無可贖故數公子至軍矯殺晉鄙之日而北

鄉自刎哉蔡文莊論信陵之功足以補過非矣其後秦蒙
驚攻魏無忌動於毛公薛公之說趨駕歸魏率五國之師
敗蒙驚於河外大梁無恙宗廟復安乃庶乎有以蓋前愆
不然其專輒無君之罪可少恕乎

史林測義 卷五 十五

臣鄱陽計大受論

秦

始皇帝

孝文王立三日而薨莊襄王立三年而薨胡氏管見以為呂不韋能以其子為秦王子豈不能疾去二君以其子為秦國之王孝文莊襄蓋死於弑浦城真氏論亦畧同劉友益因以綱目書薨而不名柱與楚異乎書秦王稷者為疑其弑故也而趙王丹楚王惲不稱名則謂六國之事故多畧之夫一不稱名乃或以為疑或以為畧使天下後世

史林測義

卷六

一

求之而莫定其趣且楚王完趙王偃獨不畧者又何謂耶按之紫陽崩葬例絕無所準固不若新安汪氏考異以闕柱楚丹惲字皆刊本之誤為較允也至以二君享國不永皆不韋之所為此何等事而可以從莫傳其燭影斧聲者憑臆為說耶其謂不韋以其子為秦王子抑必有辨史記不韋列傳知邯鄲姬有身獻之子楚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既自匿有娠不識不韋與姬何術可過二月而產也竊意此必坑長平圍邯鄲趙怨秦次骨子楚亡赴秦軍妻子亦匿而不得殺乃流為訐其陰私之語史遷采入之而云至大期生則實錄矣則明

非不韋之子而子楚之子矣況考政之性情行事殘刻侈

秦亦何酷似秦諸先君也秦祖伯翳與禹稷契均佐唐虞能議百物功在萬世禹及身而王稷契翳子孫並君有天下秦以累世無道之積故獨不如夏商周之祚長然必使之有天下者天之所以報翳也乃疾其滅六國而一天下曲信曖昧之事以為嬴已易而呂竟宜別之以後秦此趨欲亡秦之心不持其平揆之天意豈有當乎天必欲報翳以天下則必不使呂氏子得而移其器可想矣政非呂氏子孝文莊襄之死亦無庸疑也亦或天故促之以啟政使就帝業也

史林測義

卷六

二

茅焦

秦嫪毐作亂王遷太后於雍諫而死者二十七人後乃以齊人茅焦諫迎太后復居甘泉宮按史記始皇本紀焦之言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呂氏大事記論焦所以能復太后者特以倍秦恐之非能以母子天性感悟之郭氏謂當是時只宜以母子天性感動始皇噫始皇而可以天性感動彼二十七人中豈無持此以進諫者惟焦揣知秦之急於求諸侯而中以心之所懼故其說行使亦猶是母子之常談幾何不趨饒而烹之哉商文毅律以春秋仇文姜謂始皇惡

得母太后而焦之諫不知義然太后宜淫無文姜弑桓之罪如漢呂后唐武后未聞以不得而母責孝惠中宗也武革命乃則焦之使為母子如初似亦有見於義之所未絕當別論矣

李斯

說者皆以秦并天下為李斯之力非也當始皇之世秦極強大六國皆極削弱雖復合從以謀秦如楚黃歇輩又不逮齊田文魏無忌遠甚其必不能支而盡折而入於蠶食鯨吞之中可計日待即不有斯謀陰遣辨士齎持金玉游說諸侯厚遺結其名士而利劍刺其不可下者離其君臣

史林測義

卷六

三

而良將隨之豈不終成帝業而天下一統哉若其諫止逐客所謂客者亦第能辦此耳不聞別有嘉謀嘉猷為秦立可大之基者況斯之本謀何淺鄙如之史記傳贊謂斯從荀卿學成帝王之術又謂斯之功且與周邵列不亦謬乎夫秦之并天下此必至之勢而斯無其力至速秦於亡天下如燒詩書事不師古聽趙高邪說殺扶蘇而立胡亥則斯之為力烈矣斯雖明於物禁太甚之理而終以重爵祿不得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遂狡兔乃具五刑夷三族所謂自作孽不可追趙高烏能為

世子丹

燕

司馬溫公之論燕丹也不勝一朝之忿逞盜賊之謀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遂使名公之廟不祀罪孰大焉而趙氏庸見顧不以其說為然謂丹為此特為宗社計耳秦吞滅韓趙勢必及燕當時丹即不舉此謀秦王寧肯存燕乎按史記丹質于秦秦王遇之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問其傅鞠武武以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為諫則丹以有私怨急欲報秦不獨為宗社計可知也如為宗社計則有武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媾單于之說在何昏然不能須臾待不顧國家之大害而竟以彼鴻毛燎燼炭之上哉夫小弱之見侵於強大苟其

史林測義

卷六

四

無計圖存惟有效死勿去之義而兵將至境則猶竭力以事慎固封守冀少延宗廟之血食亦可告無罪於先君奈何前則亡歸以怨秦既且遣刺而重怒王翦疾捲於薊城李信急擊於遼東雖後五年滅而君父奔亡宗社邱墟矣不歸罪於丹之挑怨速禍而可乎且使刺而幸中則必欲亡燕以報不共戴天之仇者自在扶蘇之賢趙謂使或扶蘇嗣位改父之政而不窮兵黷武則六國不致相繼而滅亦未可知夫不窮兵黷武而且忘父仇之國乎又何其論之舛也丹之得交於荆軻由於田光丹之得交於田光由於鞠武武薦光智深而慮沉可與圖國事乃其圖國事僅

付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之一荆軻而行劫刺所謂智深而慮沉者安在也。鞠武於是為不知人矣。武諫無嬰秦之鋒，諫無納樊於期名不振之禍，卒惑於光而聽太子與軻之所為，以致債事而亡國，其知不足稱也。

王翦 李信

秦攻楚，李信用二十萬人而敗，王翦用六十萬人而勝。臣謂信之敗不在於用二十萬之兵，而在於用二十萬之心也。其對始皇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則已有輕楚之心矣。及其攻平與鄢郢而破之，引兵西會蒙恬，蕩蕩無慮，此其所以見襲于荆人而敗也。」使仍存克如不戰之戒，寧必不以

史林測義

卷六

五

二十萬而成功乎？翦之勝亦不在於用六十萬之兵，而在於用六十萬之心也。其對始皇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則固不敢輕楚之心矣。及其至楚，堅壁而守之，楚兵數出挑戰，終不出，必俟其既倦而東，然後舉兵追之，無時不見持重之心。此其所以一戰而勝也。如恃其眾而輕撓楚，則疾之鋒，寧必不以六十萬復辱秦軍乎？信不善於用少而翦善於用多，勝負實不存於多寡之數，後之用兵者可以監矣。至翦請美田宅甚眾，或者非之，翦曰：「王懼中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願令王坐而疑我，即說者謂翦所以杜後日之禍。」謂翦乃

所以成今日之功，如使王疑而讒聞入之，或忽而止軍，不遣或忽而班師，有詔翦能不受命乎？而何以遂滅楚，畧定城邑也。翦蓋有謀國之忠而濟之以智者也，亦無惡於用術矣。

君王后太史 齊

齊王建降秦，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歌之曰：「松柏即柏即任建共者，客即史以為疾，建用客之不詳，蓋不詳賓客皆因相后勝為秦反，問聽之朝，秦不修戰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以及於齊。」然臣以為任建共者非客也，毋君王后也。按齊策及田齊世家，君王后事

史林測義

卷六

六

秦謹與諸侯信，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云與諸侯信不侵鄰國也，而事秦謹則不助五國攻秦，非君王后已死而建乃聽客計之為矣。括蒼鮑氏齊策注：君王后賢智婦人也，噫彼亦智於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恆人，賢於不以父不睹故失人子之禮耳。王建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君王后以苟安為計，無遠慮。秦攻趙，趙無食，請粟於齊，周子論趙之于齊扞蔽也。今日亡趙，明日患且及齊，救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亦至深切著明矣。卒弗之聽而務深結于秦，智安在哉。建習於苟安，嘻嘻如燕雀處堂而不知延燼，忽及大厦必焚，故賓客得

以行其間后勝得以售其奸言毋助五國而從朝秦建則曰是猶行君王后之道愈謹事秦則愈無患耳言戰備可不修是則曰君王后以謹事秦使我生不見兵革之事是誠無所用之耳是知齊之亡亡於君王后事秦謹貽謀之不臧而建不克自振為可哀也史記叙齊亡事畢又原其所以然而始之於此非無見也然曰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賢字疑衍宜綱目分注仍國策而節去之劉友益於綱目書建立國事皆決於其母太史氏本史記文以為賢非是

博浪沙力士 故韓

張良求刺客始皇為韓報仇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

史林測義

卷六

七

始皇東游良與客狙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既而大索天下弗獲或疑此良固謀之密而匿之深也然力士操百二十斤大椎入千乘萬騎中而無覺者又復脫然逸去絕不見格是遯何術與魯句踐聞荆軻刺秦王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由此推之是必有術或如後世劍俠傳之說顧用術於一擊而誤何不用於再擊其擊而誤或知天尚不假手以死祖龍未敢遽越神明但以一擊少伸報韓之志亦神於術之心乎 臣曰否否不然是時始皇以為畢六王一四海威振殊方天下和平巡行郡縣封禪刻石雖千乘萬騎不道誇尚薄之盛壯遊觀之色浩浩

蕩蕩無警無虞項羽固嘗觀之曰彼可取而代也良與客狙伺其間卒起不意羣皆錯愕惶急不知所為而力士奮其辟易萬夫之氣倏而入倏而出驚閃若電趨捷如飛豈有他術哉嗟乎人君不度德不備戒而慢遊是好豈惟白龍魚服乃憂豫且之困如帝蘭池之見窘乎

二世皇帝

始皇帝崩於沙邱綱目書李斯趙高矯遺詔立少子胡亥為太子殺扶蘇還至咸陽胡亥襲位劉氏書法尹氏發明以謂既為太子止曰胡亥不予胡亥之為太子也不書即位而曰襲位不予其矯詔自立若襲而取之云耳按紫陽

史林測義

卷六

八

即位例注古者嗣君定位初喪踰年而後即位戰國末年此禮猶在如秦昭王薨次年十月孝文王乃即位是也以見周王繼世皆從舊史書立而不書即位者此禮之未行也漢以後繼世皆從本文書即位者此禮之已廢也然則胡亥初喪未行即位之禮故不以即位書而曰襲位者注云從本文蓋史記本紀書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也凡嗣爵曰襲爵秦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嗣位號為皇帝故以襲言如二世巡行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皇帝曰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云云又太子襲號為皇帝亦多見於漢本紀指為變例以示貶鑿矣至書胡

亥而削太子此誠文公法春秋之特筆所謂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者也上書矯立書少子書殺扶蘇此不書太子處非其據之惡彰彰矣亦豈必更爲貶辭而後見哉

公子扶蘇

論者皆以扶蘇之死似晉太子申生臣觀二子之設心皆有于孝矣然申生不逃而俟命但得諡爲恭扶蘇殺身於受詐能毋議其愚乎方趙高李斯矯詔立胡亥更爲始皇書賜扶蘇與蒙恬死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

史林測義

卷六

九

未晚也夫監軍任至重遠賜之死而無持節來以代監其軍者此可逆其詐一也恬威振匈奴屯邊十有餘年始皇方恃以爲天下安危一旦但以不矯正扶蘇賜與俱死此可逆其詐二也主帥監軍俱賜之死而輕屬一偏裨三十萬之衆皆蒙氏部曲或以不服激而生變始皇之智寧不慮此此可逆其詐三也恬之勢足以倍畔如弗守義劫扶蘇而不奉詔受代始皇之智又寧不慮此此可逆其詐四也乃不顧詐之宜防而監之必代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何哉遠棄天下之重任而受命自裁嗚呼其志可哀其愚不足尚也以視申生至死猶卹國家多難而惓惓於伯氏

之圖君又何如也

趙高

范史宦者列傳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禪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信矣然以言乎嬴秦則致災固由於奢虐而傾國亦緣於閹尹春秋齊桓公卒豎貂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國以大亂自是歷戰國以至秦而趙高之爲禍烈矣高彊力通獄法始皇寵任高以爲中車府令兼行符璽令事因得易所賜公子扶蘇璽書而謀立少子胡亥初胡亥拒以廢兄立弟不奉父詔天下不

史林測義

卷六

十

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而丞相李斯亦云安得此亡國之言微高邪說浸潤胡亥與斯方當各守臣子之職而扶蘇繼立率德改行可以安宗廟樂黔首何致阿房復作法益刻深以奢虐餘孽動天下之兵哉乃胡亥卒惑高謀而因以立竟被高弑于望夷宮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李斯卒徇高請而與之合竟被高斬於咸陽市所謂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夫高一宦者耳無黨援斯爲丞相大權在握當時胡亥尚可諫止如暴其罪而誅之易耳及其擅利擅害列勢次主然後上書欲除君側之惡而胡亥以爲非趙君當誰任拜爲中丞相寄以重權及其積威所劫指鹿爲

馬而羣下不敢言然後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彼君若臣即欲不身死高手不可得已嗚呼自始皇之任高也非復車鄰之詩所云寺人之令之舊乃漸積以成履霜而至堅冰之勢因之寵樂自肆陳涉起而嬴氏之天地忽如瓦崩矣因之骨肉自殘項籍至而嬴氏之子孫且無噍類矣由豎貂而來奄人與廢立執國柄之禍其出彌酷可不為寒心哉此千古之炯鑒也漢唐有明之君又復相尋覆轍亦獨何與亦獨何與

崇義 楚

戰勝而將驕卒惰者必敗然獨不聞徒讀書傳不知合變

史林測義

卷六

十一

且致士卒離心者之必敗乎宋義以項梁破秦軍有驕色而進諫是已弗聽而與齊使高陵君論其必敗信已然彼亦據古成說而偶見及之也可遽謂之知兵哉楚懷王心因用為上將軍以救趙如項羽所謂軍無見糧宜渡河以因趙食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無敵可乘皆宜決計於當幾者而乃留安陽不進欲襲戰國乘敵之策是亦徒讀書傳耳送其子相齊飲酒高會士卒凍飢是亦非能受命不顧家而與士卒同甘苦者矣為上將者顧如是乎不戰則趙破而楚亦危戰則必致喪師而辱國項羽即其帳中而斬之似也然義之見殺於羽抑別有故因決項

梁之敗得為上將軍與卿子冠軍之號而以羽力拔山氣蓋世不能為人下者反屈於其次能母生其忌乎及羽請兵渡河乃日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夫羽固不屑一人敵而學萬人敵者能母生其忌乎齊田榮故與項氏相怨義時又與項羽不平遣子相齊似欲圖項如華亭徐氏之說能母生其疑乎義即渡河戰秦亦終不免身死羽手是則羽之斬義固假以泄其私者即非挾私而專輒無君之罪亦不容恕矣趙氏庸見乃以破秦全趙之功斥先儒言矯殺咎羽者為謬則亦何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杜篡弒之萌哉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

史林測義

卷六

十二

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江中之弒此日之矯殺宋義蓋其漸也

陳餘 張耳 趙

史記張耳陳餘傳贊云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後相倍之鑿也豈非以利哉 臣按餘徃於利害相質之言棄之如遺隙之開獨任其咎章邯王離圍趙王與耳于鉅鹿城餘兵數萬人軍鉅鹿北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皆壁餘旁使餘上急君父之難下踐死生之盟奮不顧身激厲諸侯交擊其外而耳應其內未必不可破秦軍全鉅鹿頓按兵數月

不動耳使張騫陳澤往讓要以俱死而曰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仇俱死何益嗟乎豈有王與耳死在旦暮竟藉口無益以需報仇者哉此騫澤所為責其必死立信安知後慮也奈何即以騫澤嘗秦軍又不設謀接應至使皆沒謂非餘怒兩人故陷之死乎不然何至圍解耳問騫澤所在不涕泣告之而反不勝其悻悻也餘既與耳異心漸積不平必有不待項王王張耳而悉兵以襲之漢王使告與俱擊楚而脅以斬張耳頭者耳因其忿解印綬聽客之言佩其印收其兵豈為過哉卒相滅亡之釁皆自餘開之史贊未著兩人之曲直故論之如此

史林測義

卷六

十三

史林測義卷七

漢

高帝

臣鄱陽計大受論

仁義者三代之所以得天下也惟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斯民心歸焉天命屬焉王業成焉高帝作用無非權術然其取天下所謂仁義者亦必有出之至誠以為感格天人之本也在矣夫所謂仁義其大端有二曰除秦苛法曰為義帝發喪帝初以寬大長者為楚懷王諸老將所服遣西畧地蓋知其不嗜殺人有素矣及入咸陽名諸縣父老豪傑

史林測義

卷七

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父老約法三章耳餘悉除去秦法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視周武克殷反商政綏士女何以異乎至今讀其辭猶覺咨嗟憐恤之意惻惻動人惟其誠也於是而仁聲義問暨天下天下莫不延頸企踵欲以為君得民心以得天命卒滅強項而成漢業豈不基於此哉若其他作用無非權術而不害於王業者誠於救民也夫能誠者根於天竄之聰而權術者染於戰國之習其為義帝發喪一節則亦權術耳蓋原用節之意因項羽背約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說方假此名合諸侯以傾羽豈誠於聽君之仁討賊之義乎然人之

誠意亦有激發於崇朝者袒而大哭三軍縞素宜若罪人斯得而後已乃始入彭城遠收瑤貨美人日置酒高會則曰願從諸侯王擊是之弑義帝者皆窺其詐而非誠矣不誠則不足以固士氣故當其聲罪致討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會而竟致靈壁之敗諸侯亦皆去漢復為楚也是知惟恃其權術盜一時之名義以牢籠天下之心然且不可是日微大風晝晦楚軍壞亂高帝亦幾殆天意乃繼繼維持而不去者救民之誠而羣生之所以託命也論者謂漢之得天下本此二大端庶幾仁義之師臣則曰惟其誠者而已矣

史林測義 卷七

西楚霸王籍

劉項之興亡豈非天意哉天意之所興亡豈非仁暴哉斯時也以苦暴秦之餘黎日夕呼籲而請命焉天乃眷寬仁大度之君使之為天下蕩毒螫而流愷悌若夫亡秦必楚而續秦亦楚也攻一城據一邑而屠之而坑之而焚之而掠之欲不使與秦皆亡也得乎籍之敗垓下也謂其騎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史遷斥其謬者以不覺悟自責而天歸咎耳豈謂非天之為而不諒其言哉揚子重黎篇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慈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言天豈故為之亦人事也夫惟籍凶忍

為資剛愎自用故世之以救民為心之士不至於前而收人心以繫天命之說不聞於耳徒有一數欲害沛公之范增而於其蹈秦車之覆轍反不知諫力征天下殘民以逞勢窮力屈國滅身死天何容心哉天亦因人事之自速其亡而趣之也此揚之微旨乎又籍之罪莫重於弑義帝丁氏奉以漢王與臨廣武間數其十罪不以殺義帝為罪一而曰負約王我於漢先一己之私忿非天下之公論不知稱俱受命懷王而負之是開口便責以不奉主命非先己私也由是次第事之先後皆無非聲其漸積無君故陰弑列之第九乃總結以罪十而天下不容大逆無道則首揭

史林測義 卷七

張良

先儒論張良終始為韓無事漢之心說漢燒絕棧道然後歸韓是欲輔韓王成并天下以可與爭天下者獨高祖因設計錮之使之阻蜀不出又既佐高祖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亦見良終不為高祖之臣臣按良初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之不去則既於沛公有傾心而戴之誠矣雖不忘韓請項梁立韓成為王而嘗引兵從沛公及沛公為漢王之國漢中而良乃歸韓者亦欲佐韓

王俟漢東向之日。助之以定天下耳。豈爲韓并天下計。恐漢與爭。而勸以燒絕棧道哉。夫項王之王沛公於漢中。而以章邯司馬欣董翳分王三秦。所以障漢使不得東也。燒絕棧道。示項王無東意。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三秦之警備亦日弛。乃得以出其不意。而遂併關中。良之本謀。蓋如此。故楚以鄭昌距漢。良復遺項王書。以如約。卽止不敢東。誤之也。如謂意自在韓。良於高祖既識其聰明天授矣。而知人善任。約法安民。亦應嘆帝王自有真也。又與蕭何曹參樊噲諸人周旋。久知皆相國之器。將帥之材。相與輔翼之。則雲龍風虎之勢。旣成。有天下者。非漢而誰。顧恃一

史林測義

卷七

四

已之運籌決勝。佐中主弱國。以與天下爭衡。而欲以非一人。卽不可出之計。錮漢巴蜀。良之智必不出此。然則韓王而在。良終使韓稱藩於漢。而良爲天子之守臣。及成見殺於項王。亦知天之所廢不可與已。所以報韓之心亦已畢已。故當其籌不可立六國後。而且首舉韓爲言也。于是遂事漢。破項籍。平定天下。謂有爲韓報項如報仇。強秦之意。則可謂終無事漢之心。而不爲之臣。則非也。如果不爲之臣。則必於籍死東城之日。遂爾飄然遠引。從赤松遊。何復從都關中。而受畱侯萬戶之爵邑哉。若其謝病辟穀。託於神仙。司馬溫公曰。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淮陰誅夷。蕭何

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良乃等功名於物外。置榮利而不顧。明哲保身。惟良有焉。斯言得之矣。

蒯徹

蒯徹爲韓信客。高帝旣厚遇信。宜勉以立功。成名於漢。毋見利而背義。毋矜伐以震主。斯其有補於信也。大矣。顧信初無背漢之心。高帝遣酈食其於齊。說下之。徹乃說信襲破齊。烹酈。生是徹首謀。致信得罪於漢。雲夢長樂之釁。徹實啟之。繼以相人之術。教之謀反。信猶豫不忍。因去。佯狂爲巫。皆所謂爲奇策而感動之也。徹真信之賊哉。楊維禎謂徹言多補於信。乃不能挽信於走狗之烹。佯狂爲巫。

史林測義

卷七

五

憫知己也。至比箕子之憫宗國。而佯狂爲奴。何其謬也。信以客故。不能以臣節。終至宗族夷滅。如此及閔蕭相國。世家勸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則有鮑生勸護。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有召平勸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則亦有客何以客故。釋君心之疑。忌消禍患於方萌。而勳業爛焉。聲施後世。慶流苗裔。乃又如此。夫自戰國四君爭以好客爲盛節。至於漢世。猶然嗟乎。觀於鄼侯。淮陰之所由成敗。存亡。客其可不慎與。若何之客。其計雖皆出於挾術相欺。非純臣事君之道。而以視徹轉不欲刻繩之也。

季布 田叔

季布事項羽以勇顯數窘漢王羽滅高帝購布千金布匿
濮陽周氏用其計乃髡鉗賣之魯朱家朱家為說汝陰侯
言於上赦之拜為郎中觀布所為豈非隱忍苟活忘君事
仇哉何多其能摧剛為柔也馬班皆贊以自負其材受辱
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
噫其論不亦慎乎夫賢者之處死也殺身以成仁舍生以
取義又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此死之所為重輕也
豈度其材之為重輕哉彼其說蓋襲論語之論管夷吾不
知夷吾于子糾未有君臣之分可以不死而自勉以圖功
於布而亦不責以必死且若好之不啻口焉則將天下後

史林測義

卷七

六

世之負材者皆可奴顏婢膝為反覆不忠之臣而不恥噫
其論已慎甚矣班史以田叔合傳謂隨張敖赴死如歸彼
誠知所處臣按田叔之欲死趙王蓋可以死可以無死者
耳且景帝時叔按梁殺袁盎事悉燒梁獄辭全帝子母兄
弟之恩為魯相善感悟魯王而明主之美以救過此皆過
人之材顧不欲用其所未足而不重其死宜以婢妾賤人
感慨自殺譏之者安在知所處而曰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夫田叔之賢不在於能死而季布之罪則在於求生馬班
皆未達於處死之道而妄為是論也

叔孫通

叔孫通起朝儀論者皆罪其多襲亡秦尊君抑臣之舊遂
使三代典制淪沒不復觀周官司士司儀及曲禮當依當
寧之文天子所以待諸侯孤卿大夫士者何有禮也蓋古
者上下同體君不驕而臣不亢亦由倫紀修明人心畏敬
相與揖讓而天下治也逮周之衰天子下堂而見諸侯則
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朝覲之禮廢而奢僭之患生
天尊地卑之分漸即於亡降及戰國猶復有凜咫尺不違
之威者誰哉秦起而矯之而尊君抑臣之禮作矣則亦其
勢使之然也及其行之而安焉而不如是或反以為損威
重而臨下之體統不肅無以作三代以下畏敬於人心則

史林測義

卷七

七

玩易之敝必且上替而下陵故其後雖聖君誼辟莫不由
此而古禮之終不可復也況乎漢高起草莽為天子其列
朝廷者皆故等夷也又多曠悍武夫非可示之謙讓以降
其氣當其飲酒醉呼拔劍擊柱幾目不有君上之尊則亂
之所由生惟急與之震恐肅敬庶有豸乎通起朝儀雖多
襲秦尊君抑臣之舊亦所謂順時施宜也記曰禮時為大
通自謂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而鄙魯兩生不知時
變似未可厚非也

少帝 後少帝

綱目少帝立但於分注紀呂后之年以少帝乃呂后所取

他人子名爲惠帝子而立之非漢正統不得從唐中宗大書之例又呂后廢帝幽殺之亦以其爲他人子不得從元魏馮后於顯祖書弒之例文帝卽位於後少帝則直書誅呂后所名孝惠子按史記呂后本紀及外戚世家呂后長女爲宜平侯張敖妻敖女爲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無子詳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爲帝少帝既後宮美人所生則固孝惠子但非眞皇后子耳所謂立所名子言名爲皇后子非言名爲孝惠子也又謂繼嗣不明亦指詐爲皇后子而嫡庶之不明也此與明英宗其母孫貴妃以

史林測義

卷七

八

謀奪嫡陰取宮人子爲己子立爲皇太子以至爲帝終莫明何宮人所出同後少帝本名山云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山爲襄成王其爲孝惠子更無疑矣亦豈名爲孝惠子哉惠景問侯表則又鑿然可據若指爲他人子而漢書以襄成及三弟皆入外戚恩澤侯表者蓋旣誅諸呂諸大臣以少帝爲呂氏所立卽長用事有吾屬無類之權故相與陰謀以呂后詐名後宮子爲皇后子此乃駕作詐名他人子爲孝惠子便於別立諸王而廢之殺之以斷其禍孝文卽位因以爲辭播告中外班氏則又附會之以成其誣也如果非孝惠子齊哀王襄欲發兵西誅諸呂因

立爲帝其遺諸侯書何不舉諸呂奉僞嗣以冒竊神器正名討罪且爲己高帝嫡長孫繼統之地而顧以高后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統承高帝一語錢案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諸呂又擅權矯制爲辭耶則言他人子名爲孝惠子其誣益見矣文公固誤循班氏據諸大臣陰謀之說以爲斷也以愚管宜大書二少帝呂氏制天下之事仍分注以紀年少帝之死書廢書弒後少帝書大臣遷帝于少府弒之非敢倍先賢亦以此史統史綱當有公考論於後學者

王陵

漢軍制京師南北二軍南軍衛宮北軍護京將南北軍者

史林測義

卷七

九

權至重也呂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則傾劉之勢成矣如產遵太后遺戒常據兵而居宮中呂祿不爲郵寄給歸將印其能制哉若立諸呂爲王徒擁虛器而軍國之大權不屬猶非漢室安危所繫也孝惠崩太后哭泣不下張辟疆謂丞相曰帝母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產呂台呂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諸呂皆入宮用事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丞相乃如辟疆計時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後人疑平希太后風旨而非陵素戇直者所爲然陵爲首輔可無以過辟疆之謀而折曲逆之誦卽所謂戇直安在乎竊意彼亦動於脫禍之說交爲之請故史概言丞

相而不專指平也及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而陵獨執白馬之盟以非約對程正公張宣公因平勃順承不諫稱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是固然已但由附和辟疆計以觀此亦非能不顧利害而直遂其徇義之心者也陵既恃有高帝盟言亦以王猶虛名非若南北軍之實關重寄雖不阿太后意亦不致逢大怒故不聞其不可於彼而此乃侃侃而論之也即不然陵亦為不知務矣

朱建

史稱朱建為人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審食其行不正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

史林測義

卷七

十

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令奉百金稅建由是不終其節亦以喪身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其賈之謂乎至建雖以母喪故然服具固可假貸而得也乃取資於不正人之贈以辱其親何不孝如之且其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豈嘗學問明理義而中有主性悻悻自好故一中以可欲而遂喪其所守也夫焉得剛乎以剛直稱者亦或曰申根之見耳

文帝

按封禪書郊祀志高帝以天有五帝秦立時郊上帝三白青黃赤帝之祠以謂待我而具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

司進祠上不親往則是未嘗親郊也孝文帝十五年始郊見雍五時祠則是曠典初舉也故綱目以始郊見五帝書劉友益謂天一而已而曰有五帝非古也尹起莘謂帝謙恭之君初無所溺而乃為五帝之祀異時紛紛祠祀實助於此書始以見開端之失噫異矣古者園丘以祀天四郊以祀五帝周官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是也豈得謂有五帝非古乎五帝不得謂之天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孔子嘗稱之其以天一為疑亦何不聞此義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子必躬親以盡饗帝之誠而答化育成物之功高帝

史林測義

卷七

十一

未能行而文帝行之則一代之大禮乃克追虞夏商周之盛願不墮與議以溺於鬼神而啟後世瀆祀之漸豈王者躬郊之典可仍其闕與尹氏亦以為原其本心蓋出於事神敬天之意夫曰敬天而何開端之失與竊意綱目書始之意必不存乎此而為病帝之詞也若既郊祀矣又以新垣平之言作渭陽五帝廟而親祀之帝於是乎少惑矣謂武帝祠竈祠神君立越祠昭帝祠鳳凰宣帝祠金馬碧雞皆有自來以是為譏可也

鼂錯

其王濼之必至於畔高祖於其受封之日名相之戒以漢

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之語則凶德固所素稟矣逮景帝爲太子時以博局提殺其世子由是反謀以生惟文帝寬仁雖詐稱疾不朝不執古法貶爵削地而且賜之几杖故未有以發也然益養其亂矣景帝卽位謂彼或釋然而不修前怨則積金穀繕兵革招納亡命禁弗與捕如此四十餘年者將安用哉抑亦非素稟凶德之人之終能忍也其舉事也天下皆識其精黷錯削地之謀煽亂諸國以爲兵端景帝寧不知之楊文靖及趙氏膚見皆議帝輕信袁盎之讒而斬錯及如盎策復七國故地而兵不罷帝不問盎劉友益亦因以議帝失天討有罪之柄而不知帝之斬

史林測義

卷七

十二

錯不自盎也令盎使告吳亦姑以嘗之云耳故卽鄧先已發盎奸第曰吾亦恨之而不以罪盎也夫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錯已明畫於帝前矣何至聞變而一入盎言卽斬錯乎觀漢書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夫漚欲甘心於帝久矣使帝自將履危不深中帝之忌乎且不思手足之捍頭目以吳討已爲名轉欲君父攫其鋒而我避其患不尤悖乎帝欲斬錯之意已決於此而盎之說適逢其會也當日大臣奏錯無臣子禮必亦密受帝旨蘇氏賦謂奸臣得以乘其隙亦豈因乘其隙也哉由是論之先事則爲君謀天下所

以哀其忠事至則爲己謀景帝所以正其罪

史林測義

卷七

十三

史林測義卷八

臣都陽計大受論

臨江王榮

景帝初立榮為太子未聞有失德其母栗姬見讒於長公主嫖而因以廢之為榮者所當操心危慮患深之日矣乃侵太宗廟垣為宮則幾於安肆而不知惟懼不死者也下吏自殺不誠千古孤臣孽子之炯鑑哉然其罪無大逆時鄧都為中尉徵詣對簿顧不可與寬宥以求全其父子之恩乎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都禁吏不與而簿責訊王是直欲殺之耳趙田袁氏以都嘗犯顏敢諫公廉砥節奉

史林測義

卷八

一

職行法於禁網闊漏弛奸宿慝之時橫被酷聲而非其實即此一事推之非酷而何

周亞夫

絳侯周勃於議王諸呂懼激太后之怒順承不諫君子譏之亞夫乃有確乎其不可拔之節景帝之廢栗太子也則嘗固爭而見疎欲王皇后兄信也則申高帝非有功不得侯之約而見忤欲封匈奴降王徐盧等也則執何以責人臣不守節之義而見斥屢經挫折不顧利害絳侯可謂有子矣觀其進諫一皆明於國家之大體非素有秉禮度義之學其能然哉史遷乃詆以足己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

困窮方文正固已辨守節不遜之語為謬若其所謂不學司馬貞訓以不體權變而動有違忤然則人臣立朝顧可不以身殉義而隨事俯仰全身遠害以為智乎絳侯之依阿如賢於亞夫之伉直臣節不立而國家無所賴矣亞夫不得其死此自景帝之失亞夫夫何憾

董仲舒

劉向稱仲舒為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于歆謂其論失之過或問觀仲舒對武帝策及答江都易王之問自孔孟而後逮於秦漢明聖人之道者惟仲舒使舉而措之天下以為事業純王之治可復觀

史林測義

卷八

二

矣惜武帝無好儒之實不獲立朝廷膺端揆之任然兩相驕王皆敬重焉正身率下所居而治不幾於古大人格心之道物正之本者耶仲舒不能為伊呂遇之不幸也若以管晏視之非其所謂武夫之於美玉乎班史傳贊則有取於歆言何哉雖然治國以春秋而為災變陰陽之術此其事業可見也此歆謂其淵源所漸尚未及聖門之游夏而向之稱不無異議也與況其後向與谷永輩踵之以啟眚翼圖讖符命之說君子且追論為仲舒之深累矣

寶嬰

景帝未立太子時因燕昆弟歆許傳梁孝王嬰不願忤太

后旨執漢約以正視田蚡之規利賣國賢不肖爲何如哉
惜嬰能薄其官尙節義不以毀譽易操乃因失勢與灌夫
爲名高相引重夫特嘗馳入吳軍欲報父仇耳若其交通
大猾陂池田園爲權利橫潁川時有潁水濁灌氏族之謠
不惟剛而狂直而絞有死之道嬰顧蔽於意氣相得驩甚
無厭難矣哉及蚡以私怨陷夫至族嬰銳于爲救卒與俱
滅史遷以陷彼兩賢哀之灌夫惡能賢而楊文靖以不知
量譏嬰夫人平居相結臨禍懼累坐視不救藉口無益此
薄俗也嬰雖其夫人諫以必無可救之勢而甘捐俸爵誓
不獨生似未可譏其終之不知量而當責以始之不擇交

史林測義

卷八

三

也淮南王安反覺武帝聞蚡姦利事曰使武安侯在者族
矣史載嬰夫已棄市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謗服謝罪
巫視鬼者瞻之云魏其侯灌夫共守管欲殺之竟死以嬰
之賢乃求報私仇于地下不及明正蚡罪使之伏誅亦一
憾事云

石建

建老白首萬石君尙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
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帟廁牒身自浣滌以爲常蓋
朝夕不得侍聊藉以供爲子職雖貴且老而孝謹不衰也
漢書傳贊石建之滌衣周仁爲垢汚君子議之仁爲郎中

令常衣弊衣溺袴期爲不潔清以是得入帝臥內與後宮
秘戲同宦寺此至醜賤比於佞幸奈何以建之愛親不遺
小節而與之同譏哉

李廣

李廣屏居藍田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
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
夜行何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天子召拜爲右北平太
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按尉主盜賊呵止夜
行固其職也雖醉不顧其故將軍然文帝於亞夫尙以天
子信軍法而謝之廣乃以將軍撓尉職而銜之可乎且以

史林測義

卷八

四

與俱奏請天子乃用快私忿而後陳謝武帝方倚爲國爪
牙不加誅譴幸耳梁中大夫韓安國嘗坐法抵罪蒙獄吏
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溺之未
幾起爲中二千石田甲亡安國使就官卒善遇之其度量
相越豈不遠哉臣觀廣雖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而中
實險賊卽其報霸陵尉之深而生平睚眦之必復者疑亦
多矣况嘗誘西羌降者八百餘人而同日詐殺之乎身不
得俟至孫陵遂亡其宗有以夫有以夫

淮南王安

崑山歸氏曰淮南王安不軌之謀實田蚡有以啟之蓋以

王入朝盼迎王霸上與王語曰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官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然按史記列傳開端已云王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父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其拊循百姓以流譽者即所以為不軌之謀盼嘗陰伺而得之乃長其惡以為規利之計於聞盼言又復著其拊循百姓為畔逆事蓋因盼而其謀益滋耳非王本無是謀而盼啟之也漢書於拊循百姓流名譽下接以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內書外書而節去時時怨望數語聞盼言後拊循百姓為畔逆事

史林測義

卷八

五

亦俱從刪而益以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似王逆節之萌由盼及羣臣賓客所致其拊循百姓以流譽亦不見欲謀不軌而然則於當日事情未核其實此亦可見馬班優劣處

衛青

於戲古之將帥若衛青者可不謂賢哉史稱其以和柔自媚於上而呂成公因武帝踞廁見青不冠見公孫宏不冠不敢見汲黯謂其胸中涇渭亦明斥青與宏皆小人譎諛為容悅臣竊怪呂氏胸中反涇渭之莫辨矣宏位在三公為丞相懷詐飾智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之以順上

旨則誠小人也自元光中王恢開邊釁是後匈奴仍侵犯塞青七出師擊之身為大將軍諸侯咸屬而上奉雄才大略嚴峻之主非和柔則或生猜阻而隳功業夫所謂和柔者如不聽周霸擅誅以明威不聽蘇建招士以起譽奉法遵職無有作福作威者是也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衛青有焉而豈諂諛為容悅之謂哉與宏同類而並譏不亦涇渭莫辨乎至武帝踞廁見者亦以青由姊子夫得幸嘗侍中故雖貴而不加敬禮之耳其狎則有之其賢固不損也

張騫

史林測義

卷八

六

武帝初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使大月氏還言西域諸國地形所有且言在大夏時見叩竹杖蜀布知市之身毒國此其去蜀不遠今使大夏從蜀宜徑無寇天子乃復事西南夷丁氏奉斥其逢君之欲內則疲弊中國外則騷擾諸夷武帝羣臣此其罪魁而謂班史奉使則張騫蘇武之贊為謬以騫不得與武之忠節並按騫使月氏徑匈奴匈奴得之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持漢節不失卒亡卿月氏又嘗使烏孫責昆莫不拜漢賜昆莫起拜騫可謂不辱君命以奉使與蘇武並稱斯亦君子節取之義華陽國志張騫窮河源蜀記張騫尋河源得高節竹植於邛山堪

爲杖夫叩竹杖既騫在大夏時所見知是蜀物豈出於騫之手植者若窮河源亦非騫事史記大宛列傳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東則扞罽于寘于寘之南河源出焉多玉石是騫固未嘗至于寘而聞河源出其南耳騫既卒乃記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傳贊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蓋以騫始言之而其後漢使窮之故原所自如此也卽指爲騫者誤矣

卜式

班史以下式質直與汲黯並稱誠哉質直人也觀式數分

史林測義

卷八

七

田宅財物與弟邑人之貧者無弗貸尙義輕財其素如此至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固由生平尙義輕財之心充之而爲是舉且願父子俱死南越亦皆義氣所激而然武帝召爲中郎賜爵左庶長又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此自上欲尊顯以風百姓而強拜之耳式初不願也故復終無固寵之思既居御史大夫之位有言之責卽言郡國諸不便事可罷言桑宏羊宜烹當封禪之先不習文章以爲佞諛皆忤上貶秩而不悔夫見爲能爲則爲之見爲當言則言之不回於利不怵於害謂之質直誠哉其質直也後之論者如陳氏墟宋氏濂大都與管見之斥以買國邀名商賈之

道相近而目質直者以大奸蓋祖當日公孫宏非人情不軌之說也嗟乎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工役陳藏耗賦稅竭歲水旱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用度大空黎民重困是時富豪如不爭匿財以上佐公家之急則錢幣可不更鹽鐵可不幹船車可不算緡錢可不告東郭咸陽孔僅桑宏羊之徒可不用何至破商賈中家以上而民且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哉卜式乃獨能之蓋以好大之釁力無可弭而時政之敝力有可救故身爲天下倡率而陳氏謂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則無所據若列侯百數莫求從軍亦坐耐金不如法奪爵耳於式之激於義氣何尤

史林測義

卷八

八

哉以質直如式而必刻論深詆將使後世不顧身家而受不次用之賞疑成買國既立朝廷而陳不當爲之諫蓋出邀名其何以伸天下士庶而懷忠義之心者夫義者懿好財者同欲義士不後君而聖主不嘑民如宏謂不可以爲化而亂法斯則得之矣

鄭當時

史稱鄭當時爲大農令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嘗引以爲賢於己聞人之善言進之上惟恐後可不謂盛節與顧其所稱長者不及聞所進善言不之紀而平準書則載其

進言東郭威陽孔僅以為大農丞領鹽鐵事二人與桑宏羊言利事析秋毫由是山海之貨皆在官府而天下無以安其生夫大司農職雖在於理財必使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誠得長者以為之丞史則上絕侵漁之患而下不受培克之害出入有經而用益饒當時之言天下之長者未必不有見於此而使之在位乃聚斂之臣設法以奪民利豈武帝財匱以致利為急故長者不見用而當時亦即求中上之欲耶此所謂在朝嘗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者也以當時之虛懷善下有汲引如不及之誠又未嘗不知長者之能不病民以利國而欲進之卒之所薦如此則其

史林測義

卷八

九

守不足耳惜哉

司馬遷

與之事君者誠見其忠而遭讒直而逢怒為之鳴冤辨枉申救甚力以偕及於禍此同官為寮之義而拳拳為國之忠也豈得議之以智不自衛而難語明哲於大雅哉班固乃執以論司馬遷之言李陵而下蠶室夫李陵之敗不與韓延年俱戰死而背漢降虜其罪之上通於天更無可言者羣臣皆罪陵而遷顧以為媒孽其短雖有摧敗不足以贖罪而遷顧以為亦足暴於天下其是非倍謬如此而且曰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觀陵在匈奴歲餘不聞有

如所云庶幾乎曹柯之盟於未族誅之先則遷又為過信其平日之心所蔽而不知一為失節降敵偷生苟祿之人雖隕其家聲禍及其親不顧尚何望以不忍終負漢恩也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班而重訾遷無明理察事之智固宜以言獲罪而不得附于為忠直之臣鳴冤辨枉之士詎非篤論乃以報任安書為信而曰迹其所自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則是於遷無譏而惜其不知趨利避害以至其身也斯見之左矣且大雅之詩引喻失義貽人心之害甚大如揚雄法言問明自序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文公嘗論其一生被此幾句誤

史林測義

卷八

十

臣謂固卒不免瘐死獄中亦由此誤也然則為人臣友者

明哲保身之說可無辨與

戾太子據 田千秋

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巫蠱事多不信武帝知太子惶恐無他意田千秋乃上急變訟太子寃以武帝信惑神怪則託之白頭翁教臣言此其所以一言寤主也然乘間抵讖之小智耳烏足道哉夫太子初心雖可自明乃以充持之急卒從少傅石德計捕斬天子之使尚不奔謝甘泉擅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部賓客為將帥入丞相府遂及父軍交戰幸其敗而亡耳如戰勝而丞相劉屈氂等見殺

則石德及諸賓客更懼併誅益進奸謀太子而復不勝羣
小煽亂當日之事必尤有不可言者宣帝卽位詔有司議
諡諡之曰戾所謂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論者或
卽其始之不肯矯捕終之自經於泉鳩里以爲無愧申生
乃申生得諡爲恭何茲乃得諡爲戾以旣嘗逆天稱兵之
子欲附之於無所逃而待烹之義豈非瞽說壺關三老謂
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與千秋子弄父兵罪當笞之說皆
一時權辭以曲全父子之恩豈君父欲加誅而臣子顧可
盜兵自救乎抑何笞之足蔽其辜也若千秋由是取宰相
封侯史稱其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按千秋當武帝之

史林測義

卷八

十一

世碌碌無所建白及同霍博陸受遺詔輔導少主亦終以
謹厚見重每有吉祥嘉應受褒賞而已時雖大將軍枋政
宰相具員然以是足以稱統百官均四海之職則非也使
非傳贊引汝南相寬彼哉彼哉之議不幾爲後之庸謹伴
食有似粥飯僧者籍口耶然其所譏評亦自相戾矣

史林測義卷九

霍光

臣鄱陽計大受論

霍氏之敗論者如司馬溫公胡氏寅趙氏弼方氏孝孺大
抵皆責光以昧於進退之理宣帝旣以長君在位民情國
體又所素諳不卽力請歸政而諸事且使先關白已然後
奏御人主蓄怒朝臣積忿其取赤族之誅不徒禹雲山之
謀逆是固然矣然猶言其末節如此而非推見本原之論
也惟張宣公有言曰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而詩
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遜碩膚赤舄几几夫何其溫恭謙

史林測義

卷九

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
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
見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勢之可憚哉光之所建立想
負于其身橫于其心而不能以弭忘故其氣焰不可掩威
勢日以盛亦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家
之原也臣由宣公之言參之蓋自上官桀等旣誅光威震
海內矣以刑法痛繩羣下矣仇諸儒生以塞直言矣議廢
昌邑王羣臣皆叩頭唯大將軍令矣逮乎宣帝始立謁見
高廟光驟乘則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每朝見上虛已
敘容禮下之已甚誠哉其氣酸薰灼而權勢可憚且及君

上也夫惟周公無一毫權勢之居故成王長能聽政即反政成王而無所繫戀乃欲以望於光之方當憑籍權勢以作威福者其焉能哉然為國大臣寄天下秉樞機誠惕然負震主之嫌而權勢無一毫之有于己則固不難於退而亦不必於退忠順之心上下交孚而家人子弟相觀而化驕縱不生自足保身名於永久慶流於後世何至如霍氏自取顛覆之禍乎又昌邑王賀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光迎而立之尹起莘謂此則不學無術不能知人之過夫王之罪惡暴著有年而昌邑去京師亦不甚遠平日豈不聞且何待學而知其不可君者既立而行淫

史林測義

卷九

二

亂復不一進諫爭而遠議易位何哉母亦有故欲以廢置明威者乎然卒能立宜以正國家安社稷忠於漢室固亦莫之掩也

疏廣 受

宣帝以疏廣為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傳太子太子柔仁好儒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卒乃習聲曲而窮極夫幼眇邇宵小而搖眩於顯恭誠於幼冲之日教之以禮樂審喻之以德行前後左右罔非正人詎不足與日新而有通達強立之効即不然以為無益而辭委任之重而太子將不克嗣漢業心之憂矣不可弭忘二疏乃居位五年不求所以

養成儲德遽引老氏功遂身退之義自謂宦成名立而去試思其功未遂則實於何居名於何立雖去位之日皆抱愧之年而顧偃然以賜金為娛樂乎抑於國家繼世之表不介于慮也噫特一巧於居宦之人而已矣未可以有見幾之智相恕也至不為子孫買田宅謂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此則足為千古積宦囊貽孫子者下鍼砭矣

趙廣漢 韓延壽

宣帝本紀元康二年書京兆尹趙廣漢有罪要斬五鳳元年書左馮翊韓延壽有罪棄市綱目則俱從無罪例書殺

史林測義

卷九

三

夫廣漢以私怨賊殺不幸延壽放散官錢為奢僭且皆訐上不信惡得無罪而書法如此說者以為甚帝之不議賢議能而濫刑耳按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禮賢士表孝弟有行其守潁川東郡百姓遵教奉令斷獄大減入為左馮翊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詞訟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信乎善政善教古稱賢能不是過也豈廣漢可同日語乎廣漢特善為鉤距以得事情其發奸摘伏如神無他謬巧不過多布腹心以為耳目如兵家之偵諜耳即嘗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皆此類也至於潁川為飾筭散落奸黨而民習相

告許多讎怨使非延壽繼與銷除教以禮讓則此邦人心風俗之壞尙堪問哉臣以爲廣漢之能不足贖而延壽之賢所宜宥也況廣漢因人上書事下丞相按驗乃欲以夫人殺婢劫持丞相而延壽之劾奏蕭望之則由望之先忌害延壽傾以更大赦不須考之事激之然也亦君子之當平其權衡矣

張敞

張敞爲京兆尹坐與楊惲善惲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按驗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收舜繫獄卒棄市夫敞一日未免可

史林測義

卷九

四

一日不爲國盡職乎則舜可一日不爲尹盡力乎王捕盜賊受記而不攷事寢以解弛必致枹鼓數起但罪未遽至死耳予之重辟且使主簿持教告舜以報五日京兆之憾不無挾私枉法然以視趙廣漢之曲庇已容私酷誣蘇賢而殺榮畜之不辜者則殊科矣此宣帝所以薄其罪不與廣漢同誅及冀州有大賊復徵用之也丁氏乃謂史稱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卽此二人之名實夫豈綜核之當而不自知於此二事之名實已失綜覈之精矣

宣帝

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王霸之辨孟子兩言盡之

矣夫以德行仁其體立而用有以行以力假仁無其體而襲而取其用也行仁則行出皆仁之德是謂純王假仁則仁其名而利其實是謂雜霸雜故非王道也何至與霸有可錯雜而出之理乎宣帝謂漢家制度霸王道雜蓋不識王霸體用誠僞之別而但於政刑寬厚刻深處誤認耳夫原其體之所自立而推其用之所出行則如胡氏寅之論王道霸術猶美玉砥礪之不可同年而語而訾司馬溫公王霸無異道之說是已然溫公言王霸之誤尙不在此如略其體而但言其用固亦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至以名位尊卑功業巨細爲王霸之分蓋執合天下而君之之爲

史林測義

卷九

五

王分天下而治之之謂伯伯之語轉而爲霸也故嘗力詆史遷之論管氏不勉齊桓公以王以爲周天子存勉之以王是教之篡也此則由其平日不喜孟子乃矯之而爲是說耳卽謂溫公不識王霸亦可

京房

班史於京房悲其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疆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胡氏管見乃有交淺言深難乎其免之說尹起莘亦有盡言以殺其身之論也臣則謂房之見殺固由見上道幽厲事爲石顯所銜此言語爲之階有違大易不出戶庭无咎之義然事元帝雖僅爲郎而以

得幸數召見言事君側之奸願一聽其蒙惑而莫諭非忠君愛國之臣矣房亦易之所云過涉滅頂无咎者乎若房學易而無得於易如比之匪人不亦傷乎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則尤所深蔽也其妻父張博為淮陽憲王舅傾巧無行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且聽博計欲令王入朝勸上行其考功課吏法為王作求朝奏草博并記房所說密語持東與王此顯得微司以中之而坐與張博窺道王以邪意漏泄禁中語元帝即莫原其忠言而殺之不可謂不以罪矣夫使房能貞固自守不黨張博不附藩王顯雖側目亦未有以害之或為所讒譖而死固非其罪而

史林測義

卷九

六

房乃終於比匪而非所據何足惜哉

王檣 匈奴閼氏

高帝用婁敬策奉宗室女翁主為匈奴冒頓閼氏以結和親文帝亦嘗遣宗室女翁主為老上單于閼氏是時匈奴強數為邊害恃約為兄弟與為婚姻弭其生心以不侵盜於中國誠計之失者也逮宣帝五鳳元年匈奴內亂帝乃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呼韓邪單于慕義稽首稱臣自是終西漢之世北邊寧息不見烟火之警及王莽篡立撓亂匈奴乃復持難然猶思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若孝元以後官家人子王檣賜單于亦因其來朝願增漢氏以

自親而不距之以消往日之恩耳至上書願保塞而請罷邊備則不許雖詔以長無兵革改元竟寧固不待嫁王檣以安邊境而匈奴則戴漢威德深幸親漢能安其國故號王檣為寧胡閼氏也豈得與高帝文帝和親並皆乎唐宋以來為明妃曲者百餘家其託以抒遭讒被廢去國懷君之感每足上薄風騷而或獨取此計若能弭邊塞昭君應合畫麒麟誰為作俑是婁敬婁敬不受推魏絳等句則作者讀者尚皆狃於和親之說而非有按時切理之識也至謂呼韓邪不請臣而請婿夫其臣服已久矣尚待請耶又襲一婦人不能保之說以譏孝元夫王檣尚屬良家子待

史林測義

卷九

七

詔掖庭未御見者且何所迫而不能保乎以此哆口談史事何哉或從漢宮秋弔青冢諸劇錯認真耳可發一噱

王商

堅強不屈之謂剛堅忍有執之謂毅班史稱樂昌侯王商有剛毅節謬矣觀其不附王鳳及訛言大水之議似亦特立不懼而固守可美壯者然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商意難之以病對不入及以閨門事見考知為鳳所中惶怖更欲納女為援乃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噫嘻以商之惶怖委頓可憐生若此尚謂之堅強不屈乎堅忍有執乎蓋其為人素無理義以養其心則中無立一旦

臨利害其婞直之氣不足以勝之而節操嶮矣史言其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單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此真漢相矣考成帝之世猶蒙孝宣威德號為承平而君德日荒外家擅朝商之相業曾無足紀形狀末也威重漢廷僅如是哉

王章

夫即為人臣之義以衡輕重則莫重於君國而輕於身家莫重於憂君國之禍而輕於畏權勢王章事成帝名敢直言亦得言者時帝舅王鳳擅政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因留侍不遣歸國鳳心不便會日蝕歸咎於王

史林測義

卷九

八

建遣之國章以為非是迺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卒為鳳所陷罪至大逆方其欲上封事也其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嗚呼章非果於蹇蹇匪躬之義而有確乎其不可拔之操鮮不為所動一轉念而為保富貴妻子之臣矣乃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蓋惟知有君國而身家在所不恤也惟憂王氏之專君妨國而權勢在所不畏也其於人臣之義輕重之衡亦至審矣班史稱其剛直守節而譏以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不亦謬乎

哀帝

帝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偕盛常內邑邑即位多

欲有所更正豈非銷新室之萌而延漢室之一大機哉乃不能自強於德進賢才以自輔惟以封拜丁傅奪王氏權憎忠直比頑童動愆禮義失天下之人心而匿情求名之王莽則避丁傅也莫不稱其賢罷遣就國也莫不訟其冤日蝕而賢良對策也莫不深頌其功德天下固惟恐不及莽之立朝廷而操國柄矣故一日晏駕而用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自何武公孫祿而外舉朝無異辭則漢之移而新也禍雖成之基於始而實哀之趣於終可勝嘆哉豈誠炎運中衰當更受命而光武得因莽之篡而起而欲貶損王氏者適以資之也與

史林測義

卷九

九

孔光

史稱光上有所問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夫不敢強諫爭者利害得失之心為之則不希旨苟合豈能經挫折而不喪厥所守乎觀其為丞相議定陶太后宜改築宮請歸傅遷故郡以銷姦黨持不可稱策免而後即無非希旨苟合之行如問正月朔日蝕之事時帝方封拜傅晏丁明寵任倖臣董賢則不敢指斥以明異變之應矣由是上說拜為光祿大夫而王嘉以忠逢怒

則不敢不効其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矣及再入相而上故令董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寵賢則下車拜謁不敢以賓王鈞敵之禮矣至於孝平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委政王莽莽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旨風光則不敢不上之矣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則常稱疾不敢與莽並矣越嵩上黃龍游江中則不敢不羣臣同聲稱莽功德比周公矣蓋既懾於利害得失乃由平日不敢強諫爭之心推之以至決裂名義喪失其本心而不愧也夫豈少而自力老而變節如胡氏管見之論耶王嘉入獄將死嘆不能進賢退不肖而賢主名孔光何武蓋但見光嘗有不希旨苟

史林測義

卷九

十

合數事而不測其不敢強諫爭之心終何如耳嘉之節無愧史魚而識則疎矣

孫瑤

君子處亂朝而正其志其迹可汚其身不可辱有乘時之機權莫測之妙用孫瑤事平帝為大司農司直陳崇以瑤誚讓孔光馬宮等稱莽功德比周公奏瑤有母不迎養營妻子瑤實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耳而事下三公即訊瑤對曰年七十詩匪恩衰供養如章坐免終於家臣觀瑤之意蓋見賊莽竊柄舉朝獻諛慕逆之勢已成從之則有失節之羞不從則有戮身之禍因乘陳崇劾奏

託於不能養母以自汚而避其難不亦機權之妙哉班史惟即為京兆時不敢取杜穉季惜瑤撓於定陵而於其見幾之哲去亂之勇尤先於龔勝那漢梅福逢萌諸人者則莫之稱似不得其嘉趣之志云

龔勝 梅福 逢萌

光祿大夫龔勝以王莽顛政乞骸骨罷歸莽始建國之三年遣使者奉璽書徵拜太子師友祭酒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而卒丁氏奉謂勝之節義配夷齊諒矣然以梅福逢萌之客死非正寢福棄妻子為倫理盡滅而嘆勝之賢高於二子則

史林測義

卷九

十一

何也彼豈聞夷齊偕妻子隱首陽而歸死於孤竹之正寢哉福萌鴻飛冥冥弋人何慕不致如龔生薰燒以香膏銷以明竟天天年來老父之哭似更有難焉者司馬溫公謂譏以不能黜芳棄明然則虎豹之鞞何以異於犬羊之鞞庸人之行孰不如此此其說亦異乎易之否君子以儉德避難矣要之守死善道勝實蹈焉班史蓋深取于不殞其節而傳末所記老父語或亦以見先幾遠引匿跡銷聲如為吳市門卒遼東客者非臭腐之爵祿所得而及淫威重勢所得而逼迫徜徉于汚濁之世以全其身之別足尚未必寓排毀之意如司馬公所云云也

翟義

為人臣而值權姦篡盜慷慨討賊致死報國義當然耳豈計力能克敵否乎如望威荷息而門戶榮祿之是保此乃臣子之恥也翟義為宰相方進子守東郡時王莽居攝義心惡其漸必代漢移檄舉兵西誅不當攝者而曰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慚於先帝可不謂志士仁人也哉不克而死至夷三族臣乃讀史至此殊有異乎班彪之論矣彪謂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賁育奚益於敵而悲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不知宗雖隕而大義暴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則方進為儒宗位宰相以世其家

史林測義

卷九

十二

不啻也抑如彪說是將使漢室不復見天日而忠臣短氣義士灰心其傾首服從者得以量力解而無所用恥不亦千古世道人心之害乎於是乃嘆其子固議論常排死節而詆忤權威以殺其身者之不量輕重蓋誤由家庭之訓受而於竇憲之幾莽乘天威者趨承幕府然亦終陷大戮斯其身名俱隕為可悲耳

史林測義卷十

臣 鄱陽計大受論

東漢

光武帝

初光武兄伯升起兵於宛還舂陵諸家子弟恐懼皆逃匿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迺稍自安蓋光武嘗勤稼穡不如伯升之不事家人居業好俠養士因目之以謹厚耳然觀光武之所以得天下率多謹厚作略自王莽篡漢夫豈無復社稷之慮乃不敢為伯升之所為於莽方盛之世更始殺伯升夫豈不銜脊令之痛乃深

史林測義

卷十

一

為引過而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未嘗自伐昆陽之功皆其德器深厚根於敬慎故不蹈危機而履險如夷卒能倡義興師克殄元惡行大司馬鎮慰河北以就帝業也至若除莽苛政燒棄交關王郎文書命將不必屠城略地要在平定安集之封更始為淮陽王詔敢賊害者罪同大逆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銅馬赤眉之屬皆待之以不死且或封為列侯或賜之田宅此其所以安天下之民及反側子與降帥莫非藹然忠厚之至也然則所稱謹厚者母謂出於一時鄉曲之見不必有關帝王之大德惟去一切拘攣軀乳者萬萬而帝乃復才明勇略非人敵恢廓大度同高祖

乎更始雖立於新市平林諸將而光武兄弟亦既北面事之無如庸才亂政立見敗亡乃不得不與之貳以任宗廟之憂而伯升以無罪見殺則不與為仇而終欲保全之此故君臣之義也若赤眉賊帥樊崇等大為無道至發掘諸陵汚辱呂后屍淮陽卒為所賊殺顧以不改易人妻婦立君用宗室急迫不持其首降為三善而天誅不加斯則過厚之累矣又不用功臣為宰相蓋恐督責以吏事或不克福祿終其身亦云厚也論者但當訾其所以任三公者非制而不當議其所以保功臣者有未善也況高密固始數公未嘗不以其公輔之才與參國議而但不任以職優游

史林測義

卷十

二

局外耳如宋藝祖釋去石守信等兵權則猜忌之故視光武之用心厚薄奚啻天淵

隗囂

范史之論隗囂也以為其道有足懷所以棲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若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按囂舉事之初以應漢為名從方望之說立高祖太宗世宗廟與三十一將割牲而盟興輔劉宗雖不知更始之不足奉而應其徵亦以為漢也逮後亡歸天水更始敗而光武帝手書往來恩禮甚篤正宜效文王守服事之節顧負其險阨專制方面至乃稱臣於公孫述背盟

反漢義士竊笑之若四方之桀如馬援班彪鄭興杜林之倫皆值倉卒避亂隴西但囂謙恭愛士傾身引接故暫相依耳亦終恥為之屈至有不食其粟者孰為聞文王作而生盍歸乎來之感也既知其終不為漢稍稍去之而當日與歃血盟者亦多歸命洛陽矣雖有一能明必死無二之王捷豈誠囂之平昔所以感服士心而固結之者有不愧古人之道乎每自比西伯多見其不知量以取嗤於天下後世終歸破滅不能以西伯而受命豈非人事哉謂不遇光武為敵則不謝西伯抑何論之舛也

王常

史林測義

卷十

三

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始從光武以助成大業如李通則以父守說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如鄧晨則以蔡少公說讖云劉秀當為天子其事雖信而億測微隱要未為知命也惟王常曉說其將帥以為莽政苛酷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而又知伯升光武皆有深計大慮與之合并必成大功謂此乃天之所以佑吾屬也即人道之適以明天道之遠更始封為知命侯光武稱以明於知天命亦嘉其能識所歸耳然天命不僭不啻卜陳其若茲而非有假於神怪虛誕之說視李通鄧晨輩不亦卓乎

寇恂 賈復

寇恂傳恂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此誠長者之行無私寵利之心而其休休有容則亦見於屈賈復恂守潁川復部將殺人於其境不執以歸復而戮之於市此其致復蓄憤欲手劍之然恂明法戢暴固非以侵辱復也復稱有將帥節者天下未定方恃其奮折衝千里之威恂則欲與其佐中興以立功名故引蒞相如為一屈廉頗之義迎以禮而避其鋒以俟其自釋恂之意量蓋已宏深若復不自反訓勅不嚴之過而更忿忿若此

史林測義

卷十

四

且其平素以好陵折等輩聞雖舞陰李生常奇以宰相之器朱祐等亦薦以宜為宰相竊謂卜相者誠宜恂不宜復也

耿弇

弇凡所平郡四十六而屠城三百論者謂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矧弇若是其酷而累葉以功名自終此理之不可究者也亦不以范氏推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之說為然臣按光武自徇河北破王郎初未與更始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如誠罷兵而還長安也保無復伯升之虞乎

弇請開於溫明殿說以更始失政其敗不久公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雖光武英明未必即墮更始君臣之計而辭不就徵始貳於更始則以弇一言而決此弇之大有造於漢也固宜慶流苗裔與漢室終始豈可執為將之恆理論哉

實融

融為孝文皇后末屬家世二千石初臣王莽封建武男拜波水將軍及莽敗乃思真舊之主歸命漢室在張掖決策東向事光武忠孝懇誠始終不替可謂善補過矣觀其不

史林測義

卷十

五

入尉陀制七郡之說及責讓隗囂書誠哉明於利害之際順逆之分故獨能遺種河西不同隴蜀之破滅范史但即爵位崇滿乃放遠權寵恂恂似不能已者而議其智不亦未乎至謂其經國之術無足多談然懷輯羌虜甚得其歡心治民政尚寬和上下親愛晏然富殖皆非苟而已也獨怪其嘗上疏謂臣有子年十五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詎非居權勢者訓家之善則乎何厥子縱誕多不法交通輕薄干亂政事也豈其所性然與抑所謂教導之者有未盡與雖然恂恂安豐求之有餘師矣

王良

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范史之論云爾臣觀資性清約之士固不同公孫宏身服布被致譏評如僅足矯厲豪侈而國家大計無所建立邦有道殺邦無道殺此聖人之並詔原憲以恥也即大畜之君子不家食吉而處位優重尚仍寒賤之素僭上免矣如逼下何利利涉大川之莫賴而嘖嘖其清操乎宣秉於時無譏良以復徵至榮陽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拒之而良用是

史林測義

卷十

六

慙自後連徵不應則尚能納規而不終蔽其本心者斯亦寡慾之驗但惜其非詐而失之小廉曲謹也若其友人論之者不過曰宜諒而已然出則必稱其位有補於國而隱居求志靜己鎮蹙風節穆然可思

韓歆

觀名旻之詩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瘕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困卒荒嗚呼饑饉之患莫烈焉韓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所為指天畫地言甚剛切也以光武之仁明不知聳然敬聽以增恐懼修省之意而反使歆以不得其死何哉時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

有才帝大怒以為激發而歆又指天畫地言之如此遂坐

免歸帝猶不釋遣使詔責所謂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不然敬天勸民之急宜思患豫防者帝顧不容其切直乎甚矣人君聽言之際不可不自省察其心而持其平致以英君誼辟惡聞桀紂卒不免殺諫臣同覆轍也丁氏奉言歆不善諫不過民財國用之一慮光武愛民節用足以備之何必過於剛切則不思歆之當日必有見時政之失足致饑凶而光武曾不省悟者不得不痛切指陳以證之亦豈不過一慮非國大患而好行其悻直哉此說出是與於玩天災忽民瘼之甚者也又云遣使詔責猶父母撻之不

史林測義

卷十

七

敢疾怨況帝寬仁必無重法乃與其子皆自殺是不善死按帝詔責歆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則欲迫之死與封劍賜酖何異若以歆出怨懟而然皆未詳審而妄加譏議之辭

張純

甚矣張純廟制之議之謬也時議有異惜不著王莽篡立漢祚已亡逮夫海內潰亂人懷漢德兵起皆以輔劉為名宗室如元如承如盆子並稱尊號而帝王有真光復舊物卒惟光武推其受命有由亦豈不自南頓君以上代有積德哉宜立親廟四世恭承祭祀但不與禘祫序昭穆於高

廟別以卑則尊之嫌可耳奈何純據禮為人後則為之子
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謂宜除今親廟四以先帝四人代
之乎光武自以昭穆當後元帝遂祠元帝以上於太廟而
徙四親廟於章陵使太守令長侍祠夫光武既非後元帝
以有天下元帝有成帝為之後又非待嗣於光武不得執
禮為人後之義而後元帝且後元帝於成帝則兄終弟及
而哀平何序設能行大祫禮皆登合食乎高廟必躋光武
於哀平臣先君食不蒙春秋逆祀之譏乎要之名為中興
實由崛起統雖繼漢宗豈承元以純議之謬而光武決然
從之者豈嘗據識記足嫌疑乃亦以河圖赤九會昌之文

史林測義 卷十

八

而欲上接火德王數不顧忘其親後他人哉此事前之不
得謂能矯正哀帝尊崇定陶之失後之不得援為典制以
議宋英宗崇奉濮王之非不謂司馬溫公亦不明純君臣
之謬而稱為萬世法也

馬援

明帝圖畫建武中功臣于南宮雲臺馬援獨不與自宋迄
今說者以因椒房之戚而是非紛出轉致支離臣按東平
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圖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
史臣以笑而不言臆為椒房故耳然如後儒所論武王曰
予有亂臣十人而其後邑姜亦與太公又即后之父皆不

避嫌而並入其數帝寧不知之而不序援之績俾厠二十
八將之列哉蓋凡所圖者必標官爵於姓名見國家之允
答元功而若臣之克完封祿以厲方來如首以太傅高密
侯鄧禹之例若援則光武已追收新息侯印綬雖朱勃上
書訟冤未蒙續其爵邑今既不可以失爵者參錯其間又
不敢違復而改先帝此其所以不圖也為直斥之辭則不
明援之無罪為太息之語則懼彰先帝之非此其所以不
言也而應之以笑者正形其難於顯告之情史臣乃誤會
在椒房也如以椒房故則既不緣寵暱而私戚屬尚何難
於顯告哉茲特刊正之帝之此舉庶無復是非之紛紛矣

史林測義 卷十

九

楚王英

或謂楚王英最先學為浮屠未幾廢徙自殺非徒無益而
且速禍惜其時曾莫之懲而塞波盪千古之害於濫觴之
日臣曰英固於佛未有學也誠學其道則必求息貪嗔痴
愛憎諸欲之念而見自本性明自真心英方希冀非望則
所學何事無論禍不旋踵而此方寸已如火宅舉苦充滿
矣且夫佛言生死輪迴者蓋以五蘊弗空妄心意識輾轉
消長豈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之謂哉空五蘊而離生
死便是無量福德不空五蘊而累生死便是一切苦厄又
豈生時所行善惡之應報而待修齋供演梵唄與為滅度

與為利益哉。惟諸系門思以神明其術，勸誘愚俗而反譏。嗚呼！其宗旨此與吾儒流為章句文辭，弋取科名之弊同一遺恨。夫佛氏之學固不逮我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然亦才識殊絕，開發高妙，故自漢以來賢知之士類多傾倒。其書浸淫其教，入而能出者蓋亦鮮矣。英則微意未譯而徒潔齋祈福，適以起惑造業。首為佛罪惡在其嘗學乎。斯蓋不足引為鑑戒，而當時賢達君子既多溺於虛無之說，以為色身非有，又豈動以禍福可得而挽哉。況彼以禍福為心者，尚不能即禍福祛其惑，是其餘裔支流亦溺人如此其深，而不以禍福為心者，至若吾儒之求道而過亦

史林測義

卷十

十一

或悅其術之閎通簡淨，以相尋於徑約頓悟，則夫日用事物之理，聖賢教學之方，幾沉淪於毘盧性海中矣。嗟乎！明帝感金人之夢，以問羣臣，曾無執為精神荒散恍惚有象，終歸虛偽以進諫者，而竟使妖夢是踐，以崇尚儒學之主。開陷溺異教之端，良可慨矣。按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天竺問佛法，范史帝紀未載其事，西域傳及袁宏漢記雖載其事而未詳其年。綱目永平八年冬十月書詔聽有罪亡命者贖分注，因詳楚王英奉送繒帛以贖罪而報還其贖，助伊蒲塞桑門之饌，遂及佛法之所以至中國實以無年可考而附見於此也。汪氏考異謂此詔

聽向上當書道使之天竺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攝摩騰。至京師置於鴻臚寺，則鑿然係之。是年不得闕疑之旨，而以原本為遺漏非矣。

史林測義

卷十

十一

章帝

竇憲奪沁水公主田園章帝切責偏情孤離腐鼠之棄適長貫天達地之奸此與成帝怒王氏五侯奢僭不軌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之者如出一轍臣謂西漢之篡固禍基於成而東漢之亡亦釀於章雖憲見誅於孝和而帝與鈞盾令鄣眾定謀開閣宦用權之漸為當塗遷鼎之階向使章帝申乾斷於一朝制下流于方濫何至眾以除彊慝之功張中官之勢乎趙氏弼謂當時袁安任隗居三公之位

史林測義

卷十一

一

和帝不與之謀而乃與眾議此為憾事不知安時已卒朝臣上下莫不附憲隗孤立無助必力難辦賊又帝以幼冲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中常侍小黃門而已不與眾議誰與議乎如通謀於外必至不密害成趙尙未按時切勢而為之說者夫和帝初固不得已而任眾繼乃常與論事列爵分茅斯其咎矣然君子推見未然不能不追恨章帝見惡而不能遠以生意外之變馴致不可支也

毛義

范史之論孝養也干祿以求養是以恥祿親也盡行而祿

厚此能以養養也乃深有嘉於廬江毛義義以母在奉府

守安陽令檄喜動顏色彼誠非苟祿以致養者而何母死微辟皆不至也夫生可以養則死可以祭無田不祭不敢以宴親沒之後亦無取乎爵祿之辭也況忠可移於君今以身許國尤義所安乎誠高尚有素志斯親樂與偕隱何庸以甘旨易菽水往日必為親屈哉初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見義奉檄甚喜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義豈覺其情故以辭于後者示之不測耶則亦徇名之心耳蔡文莊謂其辭也非矯恐非定論聞之曾子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以不逮親而心悲於此

史林測義

卷十一

二

見孝思之篤而無廢義之偏若曾子者可也

江革

江革負母逃難哀感盜賊不忍犯之行備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赴縣案比母老不忍搖動自在轅中挽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然臣謂革之至行詎僅此與觀其為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及為五官中郎將貴戚馬廄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無所報受夫英與憲之禍坐捕繫死徙者甚眾廖亦以子弟驕奢不能教勒致罪革固有知幾之哲要即一舉足而不敢忘親之心決然去之及不

與通者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其華益信後世尚爭言江巨孝陶靖節述之孝傳庶入章亦但據當日所稱之迹耳其誰為闡微之論及此哉

班固

華嶠論班固漢書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而賤守節愈矣夫固之所尚能智免刑辟耳觀其生平誠無所立節巧令以逢世趨附以求容漢興以來權戚禍敗之釁瞭然在目而心迷世紛熟視之若無覩也方其居實憲幕府典文章不嘗有所諷諭而銘燕然助後汰洛陽令种兢怒其奴恣橫畏憲不敢發宜

史林測義

卷十一

三

可恃而免矣豈知卒以憲敗賓客皆逮考兢乃捕繫固遂死獄中乎噫嘻固也而亦無免於殺身也哉以視憂君國忤權勢所嘗詆以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者其貴賤美惡誠何如也夫所貴乎智者能辨義也能知幾也義當不顧身慷慨以赴之幾存於兆禍勇決以違之固小智自私而適以成其大惑雖百計彌縫獲全要領君子恥之矧無可倖乎

丁鴻 鄧彪 劉愷

丁鴻鄧彪劉愷皆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論者譏其徒讓以自高於世俗蘇氏輩謂此三人中猶有優劣則以丁聽

友人鮑駿之言卒就其國優於劉鄧之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也臣按獨愷之讓也稱父遺意其父般雖未上請天子下詔家人而愷固視無形聽無聲知有必欲其致國於弟憲者逃避七年所守彌篤泰伯伯夷此其繼軌豈丁鄧之徒讓為名高者可同日語乎轍是非優劣之論權衡爽矣又袁氏謂鴻始逃爵以求仁終逃名而服義夫鴻無父命當遵則其逃爵豈得言有合於天理之正而即人心之安如理之正心之安其還就國不轉徙於不正不安乎蓋以求名而謬附之求仁也求仁得仁到今猶稱名其所忘亦無可逃如袁之說則逃名而去仁去仁以就義不通可笑

史林測義

卷十一

四

嗚呼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矣雖使數人皆不免於好名之心而可以表克讓之節此風行家國之間尚何爭奪篡竊之是患哉觀袁世之君子不施刻論可也

鄧騭

世稱鄧騭之賢以能辭讓爵士推進賢士夫此二者豈皆誠然使誠凜外戚盈盛之誠則凡權寵之私退然不與夫何將擊涼部畔羌大敗不自貶責請罪乃受徵拜大將軍寵靈顯赫光震都鄙也使誠慕庶明勵翼之効則必登選之公和而不同夫何議棄涼州併力北邊虞詡不可其策乃惡有異議欲以法中之以為朝歌長使治羣盜也且當

焉帝崩焉豈不知羣歸心於平原王勝乃與太后定策禁
中迎立安帝帝已年長太后久不還政未嘗一言進勸而
其從弟康以宗門盛滿爲憂數諫切至太后大怒免康官
絕屬籍至若直生懷德懸書象魏杜根則幾死矣成翊世
則抵罪矣任尚與鄧遵爭功遵封而尚棄市矣隲皆不一
引手救其不欲崇公室損私權而因弗保全善類又如此
雖有辭讓而實無謙讓自牧之心雖有推進而實無休休
有容之度以是爲賢其信然乎況復不知太后一日棄朝
慶謝勢移事必有不可言者乎卒之頭顱墮地願爲孤豚
而不可得夫何足惜又安帝少聰明長多不德論者謂鄧

史林測義

卷十一

五

后不即歸政端在於此范史亦云建光之後王柄有歸途
乃名賢戮辱便孽黨進故知持權引誘所幸者非己焦心
鄧患自強者唯國然而誠非戀權何不試使臨政如其日
就垢稅則聚公卿百官廷議廢立前霍光可行於昌邑今
太后獨不可行於長安乎顧使擁虛器而側目胎不君於
遲志卽世之後公私交壞哲婦傾城亦不能不太息痛恨
於世之所稱賢后也

楊震

安帝之世羣小煽亂政化陵遲楊震時位上相而清白忠
正擢居鄧領亦一人而已觀其以諫諍忤嬖倖遭讒語詔

歸太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疾奸臣
彼猶而不能誅惡嬖女傾城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
因歎說而卒知震之心必欲誅鋤周廣謝暉樊豐等而出
阿母王聖斷絕聖女伯榮固惟力是視死而後已豈復計
極言之取禍哉此范史所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而
胡氏管見乃論其處義不精尹起莘亦譏以不能見幾而
作嗚呼身爲輔弼之臣負持危扶顛之責又復舉朝波靡
治亂存亡一身所繫顧可以主旣昏庸懼將及禍而卷舌
不言掉臂遠去自文明哲哉夫所謂以道事君合則留違
則去必其權非秉國義可奉身以是繩震固自晰義之未

史林測義

卷十一

六

精矣又震以四知却王密暮夜之金胡氏闢之謂天地不
可以知論知者有血氣心思之性也其說亦泥豈書云惟
天聰明詩云鑒觀有赫之爲耳目乎張明公有曰天之知
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足證不可
以知論之謬或因誤以天地爲無知且生人無忌憚之心
貽害最大所謂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至議震不宜應
鄧隲之聘女主擅朝而就居貴戚幕府誠震之失按震前
後上疏切至帝旣不平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
儒未敢加害後乃得行恚恨之譖策收太尉印綬無少顧
恤者非以鄧氏故吏哉甚矣去就之分不明而禍機之伏

可畏也

梁商

梁商為相每有饑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餒此惠而不知為政與鄒子產同譏固非寒浞齊田之施賂出貸為奪國計者雖然子路宰蒲以簞食壺漿私民孔子止以必見罪謂是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也矧居權勢之盛其開讒間招誅譴不尤劇與如告君發粟而慮廩藏耗竭則上私財於國以佐賑給可也敢自載穀不以君命乎

李固

順帝襲孝安僻政閣幸弄權后家用事李固初應敦樸舉

史林測義

卷十一

七

災異一策帝雖多所納用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非黃尚黃瓊救明幾不得釋則既驚弓之鳥不惟色斯舉矣出為廣漢雒令解印綬還漢中杜門不交人事而何歲中即應梁商辟召為其從事中郎也夫權在梁氏策對嘗以為言今反伺候權門不顧辱身謂可因以行其正救扶持王家亦莫蓋始進之失況有不龍乎梁冀以凶橫柄國固與參錄尚書事甘為所制質帝被鴆促召固固親聞帝言食餅腹悶得水可活而冀謂恐吐不可飲水則弑逆之跡已顯乃僅推舉食醫冀大惡之即不復致窮詰是豈有討賊之心者張宣公謂固忠事不

成故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尚非其情何也彼臨命勅

子孫及與胡廣趙戒書並無一言追恨及此也身為太尉而帝特促名討賊雖舉朝公義而固不尤無可謝之責乎乃竟付之不問何以報孝質而對天地祖宗至以爭立清河王燕而死然不死於策免下獄之時而受誅於既救出獄之後視楊震之慷慨飲鴆於夕陽亭者又異矣張氏但以往就梁商及不即自發冀罪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而嘆其精忠勁節不憚殺身以臣按之不知忠之精節之勁固何以無愧也

姜歧

史林測義

卷十一

八

橋元為漢陽太守上邽姜歧守道隱居名聞西州元召以為吏稱疾不就元怒勅督郵尹益逼致曰歧若不至趣嫁其母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歧歧堅臥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元乃止歧聞益曉譬則瞿然以應可也其忍堅臥不起乎使復不聽士大夫諫若之何道為母屈匪喪厥守以固而不知變害義大矣至元傳詳其厲威脅士如此而又稱以謙儉下士恐非信史

馬融 盧植

馬融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授生徒多列女娼歌舞於前盧植事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觀此而

知二子一為正且所羞一以貞良著節固即其所分途融
惜不賞之軀恣為奢樂以厚奉其生則慮安存保富貴者
將無不至始趨鄧鵠之名終黨梁冀之惡為冀草奏誣李
固吳祐雖有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人語如不能醒
絳帳之迷何夫心昏於嗜慾故廉恥之道喪而情絕乎紛
華斯嚴凝之氣充按楯執戈閑道追帝河津沮議廢立眉
蹙九死而不懼呼吸百變而不回豈一時之憤激哉臣讀
范史植傳嘗有句云耳駭雷霆肝膽定從來不受女媚牽
似可補蔚宗論所未及也嗟乎融當飢困隴漢間嘆息於
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豈知
史林測義

卷十一

九

岑暉

昔趙王張敖以相貫高趙午謀逆事發詔捕田叔孟舒隨
王赴死貫高對獄責塞絕吭蓋臣主之義不違難以求生
況勢由之起如貫高者乎岑暉為南陽太守成瑨功曹時
宛有富賈張汎恃後宮中官用勢縱橫暉勸瑨收捕既而
遇赦竟誅之并殺其宗族賓客二百餘人瑨但坐嘯矣擅
肆誅殺皆暉之為何瑨為汎妻所訟宦官所譖逮死獄中

而暉顧適逃亡匿齊楚之間乎陷君大戮虧義苟生以田
孟貫高等視之不翅如糞土也若遇周燕陸績戴就諸人
有不欲唾其面乎使非賈彪有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
之語當世幾無所裁正矣然觀其引傳言相時而動無累
後人而謂暉以要君致覺自遺其咎是但責以連染無辜
尚於大義未有見也

陳寔

范史之論陳寔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臣按其本傳所載
不盡謂然寔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
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楊吏雖非故陷人罪則幾

史林測義

卷十一

十

以失察而禍無辜此宜黜逐使不復債事矣寔為督郵乃
密託許令禮召何哉以致遠近嘆服似未免有意也寔為
太守高倫功曹倫受中常侍侯覽託用吏且非其人此宜
持教還力為正救矣乃云侯常侍不可違而但乞從外署
雖不以塵其主之德顧可與為阿附而不惜貽蠹斯民之
患乎至辟為大將軍竇武椽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
讓父死歸葬天下名士無往者寔乃獨弔焉論者因傳有
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語以為能殺權奄之
威使不盡害善類即然而於己亦太覺掃地況其事無可
證據觀靈帝建寧二年復治鈞黨殺李膺等百餘人天下

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其死徙廢禁
又六七百人善類幾一網盡矣不聞讓於其間有與調護
開釋則所謂多所全宥第為寔以屈辱保身作解嘲耳豈
信史哉士君子立身行己宜守正直光明之節毋慕詭隨
圓融之道若此三者以訓天下如之何其可乎揚賜陳耽
每拜公卿常嘆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如使人踐常伯趙
補三事不知視胡廣之遜言恭己取容於時者何如幸乎
累見徵命不起閉門懸車悽送養老也

史林測義

卷十二

十一

史林測義卷十二

臣鄱陽許大受論

揚喬

揚喬容儀偉麗數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
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方文正謂喬恐為所污餓死而不
辭因壯其志比之徐孺子嘆求友於古人舍之誰取夫死
生大節也妻帝女其污安在雖志不可奪而守死不能善
其道亦漢季矯激之習而甚之者豈孺子儔乎乃遠深慕
倣如此而恨世不知重臣不敢阿方論至謂其賢不可以
女子誘帝特擇婿非以為誘此言母亦不倫然以喬視黃

史林測義

卷十二

十一

允之欲壻袁氏而黜遣其妻者直狗彘耳

竇武

先儒論竇武誅宦官事皆惜其忠有餘而才不足以致敗
是固然已然觀武馳入步兵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
屯都亭如非素不黨中人之張奐率五營士圍武雖營府
素畏服宦官何至武軍遂皆信為武反而奔降略盡乎然
則武之勢猶可為而不可為者以奐之為曹節等使也夫
與北州人豪不事閹宦則曹節王甫輩之竊弄神器豈非
其所素疾乃忽受其矯制逼武自殺而略不加審者此曷
以故則在胡氏管見首論武之一失而張宣公之說為曲

暢也其言曰爲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乎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或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絀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爲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按武以定策受封盧植說以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而武不能用然則身名由是以隕途至倉卒之間不能以忠謀見諒於衆人之心而身死功頽爲世所悲大臣觀此貪天功爲己力盍亦深戒哉

史林測義

卷十二

二

趙苞 斬允

趙苞棄母於鮮卑斬允棄母於呂布苞有可傷之節而允有必誅之罪也苞爲天子守土至不能全其母而終以死報是可傷已但其死不當在母爲賊害之後而當在劫質其母之時程正公曰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如言降卽晉周虓拒卽任之命於苻秦而守失梓潼不免負國矧至終以叛逆如金之張柔乎臣謂身往降之不可身往死之可也於時苞擇其屬之賢才寄以固守需救之任表聞於朝而身往鮮卑亦若後世明之衛景瑗不罵賊以全母必投繯以報國卽母不可至死忠死孝兩得之矣乃不爲此

而遠戰亦激於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也若允納程昱之說布執其母不救而爲曹操勒兵固范按輿平中州郡交爭而名非叛漢人惟所附可不以保疆竟責王室之守臣況操尙未挾天子以令諸侯與布同割據雄耳以允視苞所處易矣從布以全母可也卽不欲從布以計全母棄范而逃亦可也不顧其母而又非爲天子守土徒以動於附勢要功喪心害理徐衆謂劉備以徐庶母爲操得遣庶歸此欲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操亦宜遣允嗟乎庶失母而心亂皇然請辭允棄母而涕流假以塞責臣謂欲爲天下者宜罪其忍薄以戮厲忠孝之性也

史林測義

卷十二

三

靈帝

聞之左右者人君之所以盛衰殷之高宗立傳說作相置諸其左右命之朝夕納誨啟乃心沃朕心夫以高宗之賢猶時賴有輔德之臣庶幾以其聰明憲天聰明而政治休美況其他乎然則雖有聰明之主而左右無正人其嬖倖者則朝夕煽惑之以致昏亂必矣靈帝於蔡邕猶思其章而有詔滅死於傅燮猶識其言而不以譖加罪及語蓋動以講武平樂觀聞動對則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由是觀之勳謂劉虞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帝誠非不聰明者使由此念之明進傅燮蓋勳請賢於

側朝夕資其政沃而以漸去閹宦拔英俊猶足以興漢室無如其皆不得留以解張父趙母之惑亦終必亡而已矣夫自人主以便嬖任使令者為左右親信之臣而不求古左輔右弼之義以養君德之清明是故宵小黨列於宮闈忠賢迹疎於朝右或有一日之暴亦如有萌焉何馴至蠱惑日深惛然不知異變之可懼社稷之將覆如蠱之為蠱也吁哉

蔡邕

范史以蔡邕自亡命之後就董卓因與馬融自禁錮之餘附梁冀者合傳焉裴松之以謝承漢書蔡邕在王允坐聞史林測義 卷十二 四

董卓死有嘆惜之音謂邕雖為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為天下所毒聞其死亡理無嘆惜縱復令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也臣按邕雖嘗沮稱尚父正車駕踰制且恨正導少從而欲東奔然董公可相國一表能免黨附之玷乎或論卓假登壇受終安知不出懷中之詔是亦深文蓋邕猶識大義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則或如荀彧之死九錫耳至經徙竄而懷恩遇范史稱卓被誅邕在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嘆有動於色殊不意三字寫照傳神備極情態以此不得疑承之為妄記允即收邕治罪既悔欲止而邕已死當亦原邕未嘗共卓為逆

而屢有過狂僭之言可從寬典也然則以邕視馬融之黨梁冀君子猶不一律科斷而融弗及誅則反視邕為幸耳

荀爽

臣於荀爽怪其以黃髮墜名節而從董卓或謂畏卓之威何同時鄭元申屠蟠終不為卓起乎夫爽始之棄官隱海上遁漢濱辟舉不應徒養名高耳九十五日驟登台司自其意中事乃欲收之桑榆故違貞吉而履虎尾不惜焉觀其女采夫陰瑜早卒誓志不嫁爽詐病名歸逼令適郭氏采乃自縊死然則爽之素不謂清操重可知矣但咎以一日怵威而變其節尚非爽之真也由女采視之不啻犂牛史林測義 卷十二 五

劉虞

東京失御炎火無光關東諸侯以誅卓為名而人懷異志惟劉虞拒稱尊號誓雪國恥不失忠節其見殺於公孫瓚也通鑑以公孫瓚攻劉虞殺之為文而綱目則書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名義正矣劉友益尹起莘皆以瓚本受虞節度而乃暴橫無上故以討書臣觀之義更有進愍帝思東歸時虞子和為侍中遣和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袁術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雖術之詐亦瓚陰

勸衛執和使奪其兵也既違朝廷詔令不受虞節度而又奪迎天子之兵詎非逆臣虞自是密謀討之則誠爲國討而不徒正一己之名分也汪氏考異謂瓚非叛賊之比難以討書謬矣觀尾敦之劫首歸葬田疇之哭墓陳章鮮于輔烏桓峭王之報仇鮑邱虞忠節感人至此值上下昏亂之世而獨可日月齊光云

袁紹

或云沮授說袁紹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與荀彧之勸曹操所見略同乃操能用彧策而紹惑於郭圖淳于瓊以失事幾此雖盛哉乎其所資卒爲操敗身以

史林測義

卷十二

六

憂死臣則謂紹與操之勝負興亡猶不存乎此也操誠揚阜所稱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成大事者如紹布衣之雄不足數矣紹矜復自高短於從善卽始之能用授計跡其爲心亦惟脅制天子斲喪王室能爲操之所爲謂能統御海內殲除羣醜豈所敢望哉必終見圖於操非僅假借名義之所得支也違授說失事幾何足惜哉紹勸何進召董卓以亂國偏愛少子尙而出長子譚以亂家君子觀於炎漢四百年之墓所囚以亡而袁氏四世五公之廟不祀忽諸夫乃嘆紹之始禍凶於爾國亦害於爾家信有天焉及操入郭臨

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廩食其家人孫氏盛以謂盡哀逆臣之家加恩養發之室爲政之道於斯蹟矣按紹納圖瓊邪說冀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而耿包代赤之譏則以示軍府袁術帝號之歸則陰然其計用古薦社污宅之制治之豈曰非宜然亦思操果有以異於紹乎操而無異於紹亦奚責夫賊之治賊哉此綱目於操之加兵術紹皆書擊不書討也盛雖爲無以懲惡勸善而發而治人當先自治蔑有見矣

孫堅

孫堅舉兵討董卓大破卓軍於陽人卓憚其猛壯求和親

史林測義

卷十二

七

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爾三族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耶臣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而嘆以爲忠義憤發惟冀行天之罰卓雖走入長安必復振旅西向期於罪人斯得而後已夫何頓兵不進還住魯陽以勤王討賊之師爲袁術內攻之助而見殺於劉表也及觀韋曜吳書堅入洛陽得漢傳國璽於甄官井中乃知堅於是乎不得爲漢之忠臣矣潛匿神器陰希非望其爲術擊劉表欲因以據江南立基業亦如其子策爲術擊劉繇而因據有江東耳始以義起終以利喪射而殺之之日問猶以卓未誅不瞑目否乎竊愧其心已不存夫此也夫自秦有斯

聖傳二世即入於漢元后投地授王莽莽隨以誅至是術復拘堅妻而奪之僭號未幾敗死璽之文曰受命於天惟大德者能受命堅胡不知量以生妄心而隕千古忠烈之休稱哉

孔融

自古為國誅鋤大慙豈非所謂英偉豪傑事哉然惟慮密勇沉乃克不動聲色而有成功若山蘇氏謂孔融與曹操勢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以臣言之融固英偉為時所宗而剛直亦脂習致戒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發辭偏宕多致乖忤

史林測義

卷十二

八

無王允折節以圖董卓之智如使有謀則淺中躁氣不免不密害成即天尚延漢祚而誅操者必非融所克勝也但融之嚴正比烈秋霜而論者以見殺於操與邊讓禰衡同為恃才之鑒悲夫

荀彧

董卓之亂漢也關東諸侯並起義兵而持疑莫進惟曹操責諸將戰榮陽拒帝劉虞之議自欲西向其雄才遠略亦獨出冠時荀彧見漢室崩頽每懷正佐之義開關河冀擇而從操固曰奉天子以夷大難舍斯人誰與歸也而為操設深根固本遠拓疆境之謀即為漢建亨屯濟險復彌分

裂之策豈計反以封殖曹氏傾我漢祚哉逮夫霸圖既盛逆節漸萌或誠無可用其救過之力而當董昭等議公爵之進九錫之加則必侃然申其正論而因以憂死其始終為漢之心皎如青天白日若胡氏謂或為操謀臣而劫遷九錫皆為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俟他日徐自發之以不遂而自殺蓋欲故入其罪而憑臆巧構豈誠推見至隱之論又論者多罪或嘗舉高光楚漢比操此以辭害意之見觀孟子告齊梁諸君每及湯武果亦欲使為代周之事乎又獻帝春秋記或發伏后事按伏后與伏完書令密圖操其事世被弑在或死後二年或時事固未泄也泄

史林測義

卷十二

九

則機警剛決如操能少需耶虛罔明矣又或乃權閹唐衡之婿按衡死於桓帝延熹七年或生始二歲慕勢連姻亦或父緝之為或固以親故受汚辱之名耳朱文公據此斷其本心之失已久似亦不足以相服也自綱目於帝以或為侍中尚書令書操以為貶若私人於其死也亦無予辭而涑水眉山及裴范諸家之論皆廢或於是乎竟無解於楊文靖亂臣之譏免哉

魯肅

魯肅初進說孫權固志不存於興漢而鼎足江東謀據荆楚結劉備以治曹操與諸葛亮隆中之對略同亦所謂識

時勢俊傑也夫荆州爲東西門戶吳蜀之所必爭而操威
力實重非權可獨支必樹備爲黨以多操敵故始既共破
操於赤壁肅則勸權以荆州業備操方作書聞之筆落於
地豈不謂備則借蛟龍以雲雨權則傳虎豹以羽翼自此
未易圖荆州窺江東而復不得安枕於許洛哉及備既定
益州權亦但求三郡而割湘水爲界非不欲舉六郡而并
兼之肅固謂曹公尙存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誠
卒如肅之策權亦何至入貢稱臣於操父子獻稱說天命
之媚忍卑求改厲之辱乎後與陸遜論肅之功顧以勸借
元德地是其一短答關羽不足忌是內不能辦外爲大言
史林測義

卷十二

十

曾不思肅始語及大略帝王之業固不欲其屈身於操而
不屈身於操以迎東下之師固首在於與備併力終於與
備併力固殲曹氏定天下之上計因不惜借荆州而常歎
好撫羽所謂決計策意出張蘇者豈不存於是哉詆之曰
短其偵甚矣何陳志猶以論爲允當而載錄之

史林測義卷十三

臣鄱陽計大受論

後漢

昭烈帝

昭烈之取益州千古聚訟臣按范史劉焉傳而知此自天
之默相其間也武侯隆中之對雖預建取益州之策而甫
收江南一二年間方當安集畜養卽欲聲焉僭據之罪以
致討其孽息之且敬奉曹操之劉璋尙未遑也會操遣兵
向漢中討張魯有虞虢兼舉之勢璋納張松之說不從黃
權王累之諫迎昭烈以拒操不然幾何不爲劉琮而以益

史林測義

卷十三

一

州入魏也昭烈乃起而爭之有難言者則鼎峙之業不立
抑松勸於會襲璋而昭烈不忍猶夫不忍攻琮而去荆州
使非松兄肅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勅諸關戍勿復通而
後大怒還擊則以逮操克漢中進兵臨之或復內生疑隙
外逼強敵事多有敗而無成乃先後兩啟幾會因之驅除
有罪以延正統此蓋有莫之爲而爲者故曰天也天未欲
遂斬漢祚而昭烈乃有巴蜀先儒論者多訾以愆信義但
璋前已附操及與昭烈中變則復與操通而終以地降可
知昭烈乘機而決進取之計以退歸賊之路亦舉大義者
不顧小諒似未可厚非也丁氏奉謂益漢郡也備與焉璋

皆漢商也備可以取益而焉獨不可以據益乎噫夫獨不知昭烈之興漢室哉

諸葛亮

胡氏管見以曹操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王粲之徒而諸葛亮天下第一流乃為元德所得此所謂備敏於操是謂操之智不能得亮而亮似操可禮為羅者其不明亮之心矣亮志存王室以昭烈帝室之胄又英才蓋世可輔以繇漢祚故為之起耳若操為漢賊孫權竊據無論薦之不就招之不至即三顧如昭烈必更遠引深藏襄陽隆中亦杳然無迹矣且如操之智亮亦有使之不得而深知者世

史林測義

卷十三

二

無昭烈為之君亮自分槁死巖穴雖抱可伊呂之才亦用韜晦而但清高著節故即自比管樂時人莫之許而徐庶崔州平司馬徽皆心亮之心非遇昭烈亦不以臥龍為言亦不以不可屈致為言操何從得亮之真哉操嘗招之而不必致之者不深知之者也故亮陳不願仕操亦謝以義不使高士辱於汚朝云夫亮之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只為興漢討賊而討賊以孫權為援此明見必不可易之定勢若乘共破赤壁之餘威而及既得川漢與吳併力合謀東西犄角以圖中原則元凶可使授首漢帝不廢山陽奈何荊州敗好昭烈等仇遂使魏得從容以移漢鼎後雖盡瘁

五伐而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亦惟資志以歿矣其欲恨無窮者寧不在以吞吳而縱賊也哉杜陵杜氏八陣圖詩云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意謂功可蓋乎三分名僅成於八陣而不獲輔昭烈求定王家混一函夏蓋中梗於吞吳之失是則不銷之恨與不轉之石同千古耳然自宋迄今言人人殊舊說以不能滅吳為恨而恨晉能取蜀因蜀欲吞吳則蘇軾志林說也恨欲吞吳而不能陣法則劉連杜詩類選說也恨不能制主東行以致秭歸挫辱則丁奉史論朱鶴齡杜注說也志林既迂遠餘亦於亮未見其大似皆無當詩旨因附論於

史林測義

卷十三

三

此

趙雲

陳志之評黃忠趙雲強摯壯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臣恨其徒以勇毅盡雲而傳之多略也雲心漢賊不兩立之心方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屋舍及城外園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又帝恥關荊州之沒將擊孫權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不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以討凶逆不應置魏先吳其必欲為漢討賊揭日月而挾風霆志謀睿義形於主時則不愧

諸葛忠武之大節而有古大臣之風烈已何傳皆略而不叙乎則夫評之鮮當亦識之不能舉其大也若儼之灌滕豈曰不倫卽雲抱後主於當陽長坂保護甘夫人皆得免難濟夫夏侯嬰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灌亦忠於漢室有與絳侯謀誅諸呂事顧陳之意曾未及此綱目於章武元年書帝自將伐孫權分注備載雲語則見昭烈置國賊於不討而急與臣下報仇然猶書伐何朱文公云先主欲與漢室纔整頓得起時却被孫權壞倒便難向前如襲取荊州之類則國賊雖曹氏父子而因權失同仇之義使欲遷都以避討賊之鋒者竟得從容以成其篡逆是有助賊

史林測義

卷十三

四

之惡以討罪之辭書者意在斯乎雖然昭烈之舉一時之私憤順平之言千古之公義

蘇則

武帝之受魏公魏王之號皆董昭所創惟荀彧於議進爵之始斥之曰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而此外無復聞以爲非嘗恨漢廷諸臣大都負恩輸國贊逆傾君以至文帝受禪山陽就却曾不若蕭齊代宋尚有攀轅號痛百官兩泣之事蓋由桓靈之世舉天下之慷慨節義維持世道諸君子芟夷蕪崇不遺餘力而後人皆漸爲期全苟就之計人心天理淪胥以亡耳及閻蘇則傳則拜侍中與董昭同

察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其初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及誤爲文帝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於此又以見天理不忌於人心而則猶發見於勢位榮祿汨沒之餘誠使國家平日不挫折夫正直剛方之氣而有與培養激勸之何至或獨以憂死而毅然犯威以遏奸謀成仁取義以全臣分者寂無聞也哉然如則者雖尙能伸舊君之義亦無解失身事魏之譏旣策名新朝而懷二心孫氏且議以非君子去就之分夫以一綫未絕之天良終於二三而無所據後世且或以詭行爽言陷于大戮而又不足以成名節悲夫

史林測義

卷十三

五

孟達

綱目凡書死之皆予全節也若孟達者反覆不忠之臣旣叛漢降魏又爲書與劉封誘之使反封不從又言申儀叛封在魏爲文帝所寵時衆臣多以爲待之大根又不宜委以方任文帝崩所親善桓階夏侯尙亦皆卒心不自安乃更連吳固蜀諸葛忠武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故泄其謀於申儀儀密表告之懼欲叛司馬懿以書慰解潛師進討而斬之綱目則於其降魏也不書叛於其欲叛歸蜀也卽書以新城來歸於其城陷見殺也特書曰死之尹氏發明謂達迷而能反按達固因失所寵恃於魏爲變遷脫禍之

計且得懿書大喜猶豫不決豈有悔罪反正之誠而為漢
國守之節哉使復在漢猶莫保終無二三於吳況其反覆
既忠武所惡而因假手以除其患者乃以死節予使得與
傅食諸葛瞻父子北地王湛同列於冊豈不謬哉疑此亦
文公未暇更定之處夫畔亂之臣人得誅之但因達有歸
漢之名不使魏託討賊之義則從非臣子例以殺孟達書
可也亦宜前書孟達以上庸叛降魏繼書魏孟達謀以新
城來歸也

故漢愍帝

帝遜國於魏魏奉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

史林測義

卷十三

六

祭上書不稱臣葬以漢禮與帝禪吳主皓之出降稱臣而
受安樂公歸命侯爵者異矣綱目乃卒以魏山陽公與晉
安樂公歸命侯等既非殊其事者殊其文且帝雖捐祖宗
之業實由逼奪而非有失天下之罪未忍貶從篡逆之爵
況以昭烈承帝後紹漢正統而尚沿舊史以僭國臨之義
亦未安臣謂宜書曰故漢帝卒於魏山陽若曹奐僭國之
主帝號固所盜竊不在此例又昭烈初聞帝遇害發喪制
服諡曰孝愍皇帝帝雖未遇害而在國逢難於法宜愍及
卒魏追諡曰獻通鑑稱獻帝紀年者以天子之制予魏耳
綱目且仍而莫之正何臣謂當於即位改元大書孝愍皇

帝初平元年似此或皆有當文公秉筆之志云

費禕 董允

費禕董允並在四英之列代為尚書令時國務繁猥而飲
博歡宴事亦無廢禕才之優允何敢望乃禕以選曹郎陳
祇為賢越次用代允為侍中祇與官人黃皓相表裏皓始
與政終以覆國禕所謂為厲之階乎胡氏管見謂允規益
漢主抑制黃皓諸葛既殂漢之未亡實允是賴費禕有慙
德矣信哉然則國家需才而自嘆為才之遠不及者轉足
思也夫允有深識遠慮存於嚴別朱紫處事制防之中若
禕之進用陳祇由識之疎禕之見刺郭循由慮之疎合觀
史林測義

卷十三

七

吳之諸葛恪而嘆此固千古才人之通病則夫負才者必
求治心養氣之功而務居敬窮理之學

孫權 吳主

吳大帝初襲父兄之資得諸豪俊之輔曹責任子而不受
命且破之於赤壁禦之於濡須亦可見其雄略而江東之
力足抗天下之全師矣卒乃稱臣入貢於魏廷卑己受盟
於國內夫何所逼迫徒因併吞江陵敗好於漢耳如既分
據荊州仍相輔協進可共圖漢賊退可互為唇齒乃掩襲
以成仇懼交攻而從逆屈辱自取名義皆墜豈智者之事
哉陳志評其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推之於任才尚計

可也。顧併以屈身忍辱附句踐之奇英，則非確論。且句踐終滅強吳，尊周室號霸王，有禹遺烈。若臣魏之恥，豈區區竊帝江東之所能雪乎？

諸葛誕 魏

方母邱儉文欽之起兵，移檄以討司馬師，遣使詣諸葛誕，誕斬其使，且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其為司馬氏黨。若此，寧復存忠魏之心乎？雖賈充語及禪代，有不忍聞而當死難之答，載之魏末傳，而記其表殺樂綝，則云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即吳臣，此又何說而可信為有志殉國者耶？誕故與夏侯元等親善，懼同王凌、母邱儉等見滅

史林測義

卷十三

八

欲圖保有淮南，謀自固也。及既被徵，使付綝兵，疑綝所為而攻殺之，報私怨也。斂兵聚穀，閉城自守，曾未一出聲罪，致討之師，綱目乃以起兵討司馬昭書何哉？蓋是時征伐皆自昭出，昭既制其君而終為弒逆之臣，不得以討罪之名予昭，則寧以討罪之義予誕，且見朝廷四方皆黨附，昭不顧逆順而有一不終黨附之人，是即君子之所予而不恤過其實，以伸無或致討之恨，以激勵夫天下萬世至苦誕之本末，固不存乎此。長洲陳氏許其不愧魏臣，斯失誕之真矣。

姜維

史林測義 卷一三

忠武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二語真可動皇天泣鬼神矣。大動未集，姜維繼之，屢舉伐魏，綱目大書初無貶辭。宋文憲例以乾時之戰，雖敗猶榮，而但惜其才智不如前人，此為確論。何或責以用事覆國，偷生苟免，並同黃皓乎？夫以帝禪昏庸而老臣凋謝，奸宦弄權，朝皆容容，國無政令，有日趨於亡之勢，以生敵心，則所由致魏師以覆國者，固不得分咎於維之數動眾以挑釁也。與其竟奄奄以待斃，何如尙克振討賊之聲，以無忘先帝忠武之志哉？若維之得勅亦降而不死者，誠有所為也。誠料鍾會為人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向使分護陰平之計得行，則蜀可圖全。

史林測義

卷十三

九

而茲盡坑魏兵之謀能遂，則帝可反正，乃天不祚漢，亦無如之何耳。至丁氏襲孫盛害加舊邦，不可謂義之說，以維為魏人，賜官中郎，為維計之必若關、荊州之報曹而歸漢，必若王猛之事秦而保晉，汲汲伐魏，非仁人義士之用心。嗚呼！彼不明正偽順逆之理，討賊恢復之義，亦烏識所謂仁人義士哉！盛嘗從鄧艾平蜀，故意右魏，其晉陽秋極口詆維、裴松之謂惟可責其背母，臣按魚豢魏略，魏軍攻冀，得維母妻子，以維本無去意，乃不沒其家，然則維雖與母相失而未重累其母，故可有遠志而心存漢室，不在當歸以孝稱州閭也。

三三二

司馬孚

有是哉司馬孚之妄也其臨終遺令自稱有魏貞士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按孚處廢立禪代之際誠有貞固不渝之節正宜效夷之叩馬而諫兵之不懼恥食周粟餓死不悔而顧云不夷乎既以晉室屬尊受安平王爵進拜太常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則又非不周矣且其宜為周者破鋒缺斧大義滅親也而顧可不周謝乎魏主髦以威權日去不能坐受廢辱用劍南關其被弑也固為社稷而死晏嬰處此必以死殉乃徒效其枕股之哭及至至廢國亡亦總欠一死耳而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

史林測義

卷十三

十

純臣不知死復何侯不急管蔡之誅以致死於討賊而乃享年眉壽尊寵新朝純臣之謂何孚其誰欺哉史臣亦第即其流慟於高貴覺祖隕涕於陳留就國而引語曰疾風彰勁草以證其忠貞豈所謂妄言之姑妄聽之者耶而史識慙矣

王祥 何曾 荀頴

臣讀王祥何曾荀頴諸傳竊嘆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何斯語之多爽乎抑傳之非其真耶夫忠孝天性也一愛之理而已為孝子必為忠臣豈有忍心負恩背主輸國而出於所謂至孝之人者祥之事其繼母以篤孝純至稱乃為純

太尉復臣晉武則何也疑祥固矯情飾行干竊時譽躍冰之魚入幕之雀皆偽為之而偽傳之者耳不然雖古大孝所感未聞動人驚嘆至此史臣曰孝為德本王祥所以當仁其於求生害仁殺身成仁之義不亦乖乎忠無可移於君亦知本之未嘗立矣至若傅元著論稱曾及頴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類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子於頴昌侯見之矣夫文王以服事殷曾閔不臣私室誠孝子之行也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又孰如以事親者事其君乎荀何荀恩舊主佐命新朝謂非文王曾閔之罪人哉傅氏

史林測義

卷十三

十一

誇誕失實至儼之文王曾閔則亦罪人矣且頴為荀或子直不肯耳何以能孝又賈充弑君之賊史亦記其少孤居喪以孝聞大抵世所謂孝者就養喪葬之末故晉武可終蔬素之節於三年莫追篡逆之誅於千古豈忠孝道岐亦心迹理判也或曰由子之論之數人者詎獨無天性與曰非實有愛親之心者溺於名而絕無愛君之心者賊於富貴也

羊祜 陸抗

羊祜出鎮南夏與吳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嘗遣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以成藥抗亦推心服之時談以為

華元子反復見於今臣按華元子反之相告以情量力而反義也如祐之於抗豈誠反義而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乎史稱其與吳人開布大信而竟以詭計令吳罷石城守則大信安在卽稱其增修德信者正用以餌吳人以濟其慨然吞併之心尅日交兵不爲掩襲將帥欲進謫詐之策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此不詐之詐其詐彌甚也祐懷詐以御抗而姑市以推誠之迹視華元子反寧有似乎使非抗之伴以信義鎮定民心吳人既皆翕然悅服於羊公而孫皓且爲之敵則倒戈之勢必成平吳之略尙待祐卒而杜預爲之傾蕩哉歐陽文忠評襄陽去思之美曰叔子以其

史林測義

卷十三

十二

仁是尙未明祐固純以權詐爲用而非實有一視同仁之念何怪當日吳人之爲所愚也若抗見國小主暴深憂危弱無以自立彼市其義我結以誠保竟息民紓國之難情如告也則獨庶幾古之風烈

張悌吳

張悌以吳天紀三年八月爲丞相四年春而吳亡孫皓窮凶極惡至是貫盈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况希合時趨將護左右如悌則將焉用彼相哉悌早爲諸葛瑾所識按乃冒昧以當國卽歷時未久所以持危扶顛之政略無聞焉不深忝各賢之知顧乎及夫敗喪死難亦聊塞責耳陳

志以王渾斬丞相張悌書視江陵督伍延丹陽太守沈莹無異文而不同於漢傅僉格鬪而死諸葛瞻臨陣而死者意或有在綱目乃據襄陽記書迎戰死之重予其全節此春秋善善從長之旨見夫雖處大任無益於國而苟審於處死身殉社稷君子卽以爲無負於國不復苛求而使光垂史乘所以作千古忠義之氣意深切矣

史林測義

卷十三

十三

史林測義卷十四

臣鄱陽計大受論

晉

武帝

有天下者上宇之御愈廣輯寧之責愈重而隕墜之憂愈深此古哲王之以無從匪彝無卽愆淫誥凡造邦者也武帝之伐吳也幾同與衆請命之舉可無泥釋敵爲憂之說然而平江南成混一無慄慄危懼之思以承天休而驕泰之心遂因以起怠於政術耽於遊宴久安難拔之基不建而海內板蕩可立而待則亦所謂天命弗僭賁若草木乎

史林測義

卷十四

一

愼厥終惟其始繁曷弗省哉史稱帝明達善謀能斷大事亦僅決策伐吳一節耳若既知賈女五不可卒惑於荀勗納爲太子妃而八王之亂基之既聞孔恂齊王攸之深慮劉淵卒迷於王渾用爲左部帥而五胡之禍兆矣其善謀能斷安在又稱厲恭儉敦寡慾乃賣官錢入私門掖庭伎妾盈萬貪淫則已甚矣若易御牛青絲紉以青麻焚程據雉頭裘於殿前勅母得獻奇技異服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以太康紀元止十年其明年爲太熙元年四月而帝崩惠帝卽位改爲永熙綱目卽於歲首大書永熙元年有乖凡例而害父子之教新安汪氏考異上虞徐氏考

證謂此但當分注而仍書武帝之年以正其終是已然以爲太康十一年則誤於未考春正月朔已改太熙矣

山濤

臣讀晉書王濤傳至桓溫表請加恩濤孫有曰濤建元勳於當年著洪慶於身後靈基託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以是嘆山濤釋吳以爲外憂之說此僅得中主守國之常理而無當有晉延祚之大義也孫皓淫虐罪浮於桀晉越長江而滅之除其苛政雖當時未明弔伐之義而此數十州郡實受取殘以救水火之仁觀晉之所以得天下者何可長也

史林測義

卷十四

二

奄踰三紀中原大亂宗社爲墟而江左差安瑯邪紹祀則固民懷其德天報其功使武帝無此一舉關河嵩浩豈尙尺地爲晉有而又無由渡江化龍有驗何以再延百餘年之祚哉蘇氏韜亦祖濤說謂羊祜之策滅吳爲拙於謀晉此亦但卽滅吳而晉亂言之而未卽晉亂而不終至於亡思之也且晉之亂始於納賈氏爲太子妃用劉淵爲左部帥其事皆在未滅吳之先固無繫於吳平而武肆荒淫雖然荒淫必底於亂亡王者大一統釋敵爲懼之謀何取濤之固君子所無逸外寧內憂之戒惟曰予其懲

唐彬

晉書稱唐彬補郡令道德齊禮朞月化成其然豈其然乎夫德禮之化成於朞月可以一邑卽可以一國可以天下維聖其難之是故孔子曰朞月已可三年有成且古盛王檢身若不及彬不拘行檢而端本善則整躬率物其道何由又文立嘗言彬多財欲多財欲者方懼其下從好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可言詎諄蔑聞攘爭屏息哉異哉史臣之好諛也或曰諸將滅吳之日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而彬當孫皓將降獨稱疾遲留不競多財欲者如是乎然亦故聞立言於帝而此乃矯爲退讓以觀衆人之耳目耳

齊王攸

史林測義

卷十四

三

齊王攸誠賢王而所以處變者未聞道也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則以釋君臣之嫌隙絕人心之疑懼於義有所不盡也攸特爲文帝所寵愛幾爲太子者數矣及武帝之世其德望亦日隆荀勗馮統因以不利嗣君行其讒構而出爲都督青州諸軍事如爲攸者達周公辟居之義從王簿丁願之言心雖戀乎絳闕而穆然東軫以塞殘邪之口則帝素篤愛夫攸詎不生其感悖而賜環有日禮迎之襲休也哉何聞詔而不悅卒以憤怒發疾死之日猶使統得以今自薨隕爲社稷福以收帝淚而蔓草邪謀終莫明其冤乎論者皆傷荀馮肆

青蠅之營營而臣獨惜攸違赤烏之几几

衛瓘

衛瓘之殺鄧艾及其子忠杜當陽謂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料其不免初艾入江由以田續不進將斬而舍瓘至是遺續襲艾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則夫操軍律國憲以從事者下敢挾爲私怨而圖報復瓘實誨之非盜之招而大亂之道乎及瓘被謗見收則其爲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被黜難作隨兵入討手取瓘章綬貂蟬催出第按次錄瓘家口及其子孫皆斫斬亦云報也誠爲不御下以正者之大戒矣且天道好還瓘可畏哉

史林測義

卷十四

四

汝南王亮

先儒以公羊春秋稱趙鞅取甲以逐君側之惡爲誤懼貽後世賊臣之稱兵者借靖君側以爲名也然則君側雖有惡苟無君命敢不投鼠忌器而人討乎武帝疾篤欲以亮與楊駿同輔政駿匿詔帝崩駿密遣兵圍之亮問計於何最勗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討或說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用馳鎮許昌得免此其不與駿爭權而又以非君命不敢借靖君側始禍於晉及楚王璋承賈后旨矯詔攻亮帳下督李龍長史劉準請盡力距戰皆弗聽被執遇害蓋雖不見詔書而惟恐屬詔討寧死而

不敢距況帝有使璉令諸王屯宮門而廢亮官之青紙詔乎事固出於姦謀而亮之死謂死於奉詔可也合前後觀之不亦純臣之節與何晉史若以勗等之計爲善而嘆其不能用嘆其不聽又弗聽而遂爲所執因咎以失於無斷則於亮之義所不敢獨斷明決以成其忠心之可破示天下者不諒甚矣

張華

太子適之廢也張華不抗節廷爭趙王倫借爲太子報仇以成篡奪併收華故張林稱詔詰以太子之廢不能死節時議者亦皆以此責之然賈后以母廢子尙可言也以婦

史林測義

卷十四

五

廢姑不可言也太后楊氏雖嘗以權勢私其所親而實未敢駿以大逆討駿之日射書召救亦知爲賈后所陷迫於父子之情及宣言太后與駿同反而議廢黜華乃不直證其誣不極陳子母婦姑之義而妄斥以不母引漢王莽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罔顧莽假太皇太后之詔猶是以姑貶婦而月餘廢爲庶人就園自殺則教之姑徐徐云耳此廢徙太后於金墉戮及太后之母絕太后膳而卒不聞華更有一正救之辭謂視羣公有司獨可逃黨賊后之譏乎既黨於賊后猶望死爭太子之廢乎史稱華盡忠正輔彌縫補闕而三綱壞絕他何足問尹起莘惜其昧於危邦

不入亂邦不居之意不知屈志服養幽繫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爲庸久自同其初之鷓鴣賦蒼鷹受繼鷄鴝入籠云云矣華惟籠繼於利祿榮寵故雖星拆中台子避猶勸以當退遜劍繫墓樹雷煥亦明其受禍殃甘待刃之加頸而不去也

陸機

永興初左衛將軍陳軫等奉大駕討成都王穎穎問計於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罷甲出迎請罪繇豈第因震懼欲走爲此策乎誠以天子有征無戰敢與拒戰逆莫大焉穎何足言名士若陸機已罪不容誅矣太安二年穎憚長

史林測義

卷十四

六

沙王又在內與河間將張方犯京都以機爲前鋒都督帝詔曰穎等敢舉兵向闕吾將親帥六軍以討之而機乃不爲首鼠儼然接戰建春門且當趙王倫遷帝篡位機北面事之無所救正蓋屢從逆之臣耳雖死不以罪罪固宜赤族也晉書以機爲宦人孟玖所譖見殺於穎稱其百代文宗一人而已乃智不逮言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而見疑覆宗絕祀因追嘆西陵結其凶端何橋收其禍末以爲天意非由人事嗟乎以機人事之悖如此昏亂之世無與正名定罪天則不能不假手以行誅討何乃同秦將王離論哉

東海王越

時諸王惟長沙王又克守臣禮河間將張方與成都王穎
進逼京師又前後破穎軍雖久戰糧乏而將士同心皆願
効死又常山人王輿合眾萬餘欲襲穎票騎主簿祖逖進
致方救河間以解京師之策又功垂成矣越乃潛與殿中
將收又送金墉城密告方使彘殺之輿亦因為其黨所害
逖之計雖效而穎已入京師自是皇后太子之廢乘輿蕩
陰之敗洛陽之奔長安之劫五胡乘虛而起皆越枉害忠
概邁俗之義之所致也無論永嘉之末率兵自衛城陷主
辱而越之罪已不勝誅雖保首領以沒於項石勒追及其
史林測義 卷十四 七

嵇紹

嵇紹父康以魏巨見殺於文帝而非其罪司馬溫公論紹
不當仕晉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於君子之譏而臣且惜
其死蕩陰亦已晚矣當趙王倫篡位遷帝金墉之日紹為
散騎常侍即乏討賊之謀宜厲死難之勇何乃受署侍中
醜然貂蟬盈坐之列哉如使不及身捍皇與血濺御服則
一失節附賊有玷青史之人耳而能効忠末路轉遺臭為

流芳母亦惠帝復阼百官染倫偽命者皆斥免之而紹遂
居其職因感激以成晚蓋之美乎要之莫掩事仇之過文
論終慚王葛不惜殺身以報僅同豫讓

成公簡

史稱簡不求榮利潛心道味罔有干其志者誠如是則名
位之崇替才器之抑伸寧復於人已相形之際或生忿戾
之情乎周馥少與簡齊名及簡為中書郎而馥已為司隸
校尉遷鎮東將軍簡乃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揚
雄為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是
蓋嗜榮利而羨之羨之因轉而妒之者臣不知其潛心道

史林測義

卷十四

八

味安在而史所稱固自為舛悖矣

華軼

華軼為江州刺史不祇承瑯邪王睿敕命自以受洛京所
遣洛京尚存不見詔書令受節制似也若洛既不守矣懷
帝蒙塵於平陽矣司空荀藩移檄推王至盟王承制改易
長吏軼又不從命則何耶值此國家無主必宗藩有可統
御諸鎮乃克圖返乘輿而蕩仇恥羣王亦略盡矣惟睿親
賢斯任所歸軼果係心宸極者寧不誓泄幽劫之辱而翼
戴盟主同心戮力何乃不欲受其控御耶雖嘗貢獻明為
司馬氏而謂不乘國危亂以生述囂縱橫之心吾不信也

史臣顧哀其係心宸極獲罪於瑯邪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奚稱確論

劉娥 漢后

綱目書漢立其貴嬪劉娥為后劉友益謂立后書氏未有書字者書字譏屬少者也賀善因之言書曰劉娥而後江沱之分明蓋以漢主聰初納娥為右貴嬪其姊英為左貴嬪至是以娥為后故云然而究未之考也按晉書聰傳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列女傳英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於娥初與娥同名拜左貴嬪尋卒偽追諡武德皇后則是以漢嘉平二年正月拜左貴嬪未幾而卒三年三月

史林測義

卷十四

九

乃立娥為后非聰不欲后英亦非娥以寵越次而立也屬少之說殊誤聰為后起鸚儀殿大怒陳元達切諫命併其妻子梟首東市后密勅停刑上疏極自引罪綱目分注詳錄其詞且及聰語元達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之褒然則書立為后亦因以著其賢而書其字者以前未卒英別之為娥耳

史林測義卷十五

臣鄱陽計大受論

東晉

元帝

古先帝王之興皆有大功德於天下之後其源深而流長者亦源正而流清至經顛覆之餘而上承祖宗之業下繫遺臣遺民之望尤必辨其胄之所自以明其統之所歸故雖劉淵之為漢李存勗李昇之為唐綱目皆以冒襲損之而不予紹漢唐之正統也況出於淫亂污穢而非其種者無論當日之天命不假人心不屬而亦宗祀不歆何取於

史林測義

卷十五

一

繼絕之義而不顧國祚之已暗移哉晉書稱瑯邪恭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氏北魏書作牛金尤非而生元帝以為元石圖牛繼馬後之符按孫盛魏氏春秋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刪丹縣元川溢湧瑤石負圖有石馬七玉字玉珎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是其圖位本非牛繼馬後至以石馬七胡氏管見因有自司馬啟封至愍適及七代之說然張掖太守焦勝所校乃五馬習鑿齒漢晉春秋所記乃十三馬其作七馬者豈遂足據而亦皆不云牛繼況犧牛即有徵麟鳳虎則何應乎意者馬居中而此皆象拱衛輔翼又字成大討曹以著魏

晉代興符固不存於以牛繼馬也史臣蓋因宣帝忌鸚其將牛金附會而爲是誣耳唐元行沖謂北魏昭成名健繼晉受命此當石符似明以言元帝之非然亦未考圖位而遷就之者夫元帝之爲晉室裔卽太安之際童謠亦明矣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此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司馬氏獲濟而帝獨登大位之兆胡氏乃以爲冒姓之譏異哉且又有讖云銅馬入海建鄴期銅應夏侯太妃小字銅環馬應元帝中興江左其更何說如帝果以牛冒姓當時臣民必知之者何反舍南陽王保而稱宣帝之允以勸進者羣臣及四方人無間言雖王敦憚帝賢明欲更

史林測義

卷十五

二

議所立亦蔑聞舉以爲名乎如帝果以冒姓襲位則晉之宗社已名存而實亡晉之臣子雖不忍國旣卒斬亦何甘僞姓之奉而虛號之建乎且夫天心眷顧垂祚百年以答武帝之越長江取殘賊救水火之功惟帝天潢衍派源正流清是以使之續主晉祀而彌獲靈長之慶如此也其誣又不待核圖識而自白矣綱目於其卽王位卽大書元皇帝大書卽皇帝位固已同漢之光武昭烈堂堂帝室之胃者予以上紹正統後世論者仍執晉書及胡氏之說或至爲馬晉牛晉之名臣故取而詳辨之以甲文公秉筆之意焉

段疾陸眷

綱目卒遼西公段疾陸眷劉氏書法以爲予義者非也永嘉初疾陸眷受王浚命討石勒浚雖非誠心晉而勒固會劉曜陷洛陽執天子凡夫析珪擔爵於典午之朝皆當翦此以稍雪讎恥乃以勒質其從弟末波不納弟文鳩之諫以鎧馬金銀贖末波而與石季龍盟約引騎而還致縱成擒之寇又建武初其弟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結盟討勒并檄疾陸眷末波及叔父涉復辰等俱集襄國乃聽末波以父兄而從子弟之間引軍而還致琨匹磾以勢弱弗卒所事然則彼屢敗乃勤王討賊之舉者許之以義豈不謬

史林測義

卷十五

三

哉紫陽凡例衆人因事而見曰某官姓名卒無官則爵官爵已見者亦不復書按分注疾陸眷子幼涉復辰自立末波乘虛襲殺之自稱單于則卒疾陸眷者以著段氏之亂此所謂衆人因事而見又以爵不見前而書遼西公也何劉氏之弗致詳乎

溫嶠

溫嶠奉劉琨表行建康勸進母崔固止之絕裾而去張宣公繩以徐庶之事謂嶠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若旣以委質爲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不得辭不過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而其天性所傷已甚夫嶠之

以身許現也豈自今日哉現遷大將軍嶠為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則嶠已久委質於現而為晉陪貳臣矣故即死綏之義莫之敢逃夫何出使江左可自執不違將母之情而辭其命乎且屬二都傾覆社稷乏祀何危難如之繼絕存亡憤激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此日將命惡得不任嶠則忍於去母以成大不忍於國卒使其母無愧王孫賈母豈猶是州閭稱孝之可同哉况琨妻為嶠之從母琨深禮嶠嶠必可無失養之慮非如徐母之見質曹操而亂其方寸者其母亦但倚門倚閭之私情而嶠斷以大義不之顧耳然嶠非遂欲留仕

史林測義

卷十五

四

江左既至即屢求返命不許乃不得以終養其心固未嘗須臾忘其母而孳孳功名富貴之為也若張氏之論為世熱中仕途背親滅性嚴其防可焉

祖逖

人臣義無私交雖有私恩不廢公義羊陸交歡邊境庾斯抽矢去金君子猶非之况祖逖於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之巨猾石勒乎方逖之據譙也勒憚之不敢為寇乃下書幽州修逖母墓置守塚二家冀逖如趙他感恩輟其寇暴耳逖乃聞之甚悅遣使修結和好又逖牙門童建降於勒勒斬之送首於逖逖遣使報謝自是充

豫壘壁叛者逃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嗟乎梟擒君父之讎未忍需之日月而乃與之結和好乎尺地一民莫非晉有其叛勒而歸義者可不納而聽二州兩屬乎昔義誤國實甚君子於以知其擊楫誓江之志荒矣如尙欲推鋒越河掃清冀朔而充豫之賊未靖必為所襲則勢有不能其圖進取不輟但虛聲耳雖妖星未遠告燬而大功不遂固不由於敦隗之內難也

范長生 成

綱目卒成之臣楊褒及范長生褒諫李雄以官買金酒醉杖令無事小出賢可錄也若長生以晉青城處士而成成

史林測義

卷十五

五

之僭者耳方李特李蕩並死李流之眾饑困從徐舉之說資給流軍糧使流軍復振雄深自挹損不從諸將請稱尊號乃自西山詣成都勸進雄始僭即帝位為五胡倡雖嘗固辭雄之迎立為君殆亦知雄英武有非己所得而駕馭者卒使執版延坐拜為丞相尊曰范賢加為天地太師封西山侯蓋亦工於擇富貴也其餘別無可紀况蜀人奉之若神者則以左道惑百姓耳惡得賢而錄之同楊褒乎

王導

王導非社稷之臣豈惟成帝即位羣臣進璽辭疾不至為卞壺之所論哉王敦之反也元帝詔以大義滅親以為安

東時節假之而乃心思外濟滋敦凶悖太寧初且甘受敦加拜爲司徒幸而適及敦之病篤而死始爲明目張膽之言如使豺豸未寂邇鼎竟移則導亦拱手事賊爲晉初之宗室安平已矣至蘇峻逼遷幼主於石頭劉超鍾雅竭力擁衛繼之以死導乃委棄乘輿攜其二子鼠竄白石苟免身家之弗遑尙念及六尺之託事有不測義無容生否耶史臣稱以乃誠貫日貞志凌霜然則董狐執簡而至夫復何懼如雅之所云哉

陶侃

臣觀陶侃其在大易之復乎侃嘗與祖約以不與明帝顧

史林測義

卷十五

六

命並流怨言約則迷復而侃則獨復蘇峻之犯闕也溫嶠固請赴難星言兼適子喪不臨所謂休復之吉以下仁也義軍屢戰失利侃怒欲還聞嶠及毛珪之說卽留不去以集大勳所謂頌復之厲義無咎也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每思折翼之祥以消窺窬之志且懷止足之分不與朝廷之權臣節純全季年彌顯所謂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侃克復如此卒同不遠之復臻於元吉於戲賢哉先儒多於晉書之弗爲侃諱者疑以史臣加誣而論辨之亦不必矣

石勒 後趙主

石勒之答徐光邁高皇亞軒轅之諛謂遇漢高當北面事之而自負與光武並驅噫嘻彼乃以封豕長蛇足抗衡乎白水飛龍參墟翔鳳也哉光武除莽苛政命將不必屠城略地要在平定安集之固與高帝同一拯溺救焚之師此爲天命人心之所繫屬而不道以捕羣雄靡餘也勒雖有奇謀英斷惟以騁暴窮凶以視光武之世銅馬赤眉等耳惟不遇光武故得跨燕趙吞韓魏竊徽號如或遇之而口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豈不謬哉

郭璞 卜珙

郭璞精易卜筮之學見卜珙嘆爲弗如而知其不免兵厄

史林測義

卷十五

七

珙自謂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亦知璞不令終告以勿爲公吏可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卒之璞嬰王敦之禍珙受漢帥之誅夫著龜者所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璞珙惟以占驗自神不復恐懼修省疊疊於趨吉避凶之道學易而不得易之用此但能以術數顯而君子之所不齒矣至若璞裸廁上被髮銜刀則又於不能免者詭以求免恃禳災轉禍之小智恃顯道神德之大經危言犯怒竟斃山宗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殷浩

或問殷浩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

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財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而臣謂一清談之蔽以臭腐視官不就則已就可無妨於尸乎以糞土視錢不取則已取可無妨於穢乎浩初匿情養望屏居十餘年辟除皆不就既而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惟聞感國喪師至被黜放而又一旦震動於桓溫腐鼠之嚇致竟達空函之謬豈非無能以發馨香之治而同逐臭之夫而不知作哉史稱以夷神委命無流放之威言過其實且何以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也若夫夢者神所交量而後入不思官義然後取不思財思而夢夢而爲棺爲糞其感變之所起官而尸財

史林測義

卷十五

八

而穢者乎孰是說也則亦足作世警醒而戒苟冒

沈勁

勁父充與王敦構逆眾敗而逃其部曲將吳儒以貪封侯之賞誘殺之爲人子而遭變孰大於是痛父之死不可不報恥父之惡不可不雪勁竟殺其讎人而助陳祐守洛陽致命遂志斯亦盡處變之道矣然不忍變生於惡稔釁積所謂親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號泣隨之者不知勁嘗無憾否也

桓溫

尹起莘謂桓溫有經濟之才惟晉無英主以駕馭之故溫

有跋扈之志臣且謂桓溫無剛忍之性惟晉無直臣以抗抑之故溫有昌披之行觀其移軍武昌也高崧爲會稽王昱草書諭之溫卽惶恐謝罪回軍還鎮其廢帝奔也集百官於朝堂莫不震懼溫亦色動不知所爲其欲陳廢立本意於簡文也帝泣下數十行溫竟兢懼不能一言其請誅武陵王晞也帝不允手詔以不奉行則請避言路溫遂覽之汗流視漢之莽卓操丕魏之司馬懿父子不猶非其剛矣忍詢比而大義可動者乎如使忠直同朝時聞糾正自可消其逆萌若虛名之殷浩雅度之謝安彼固不之憚而入幕之賓爲之謀主以成其震主之威陵上之迹乃遂安

史林測義

卷十五

九

於不能流芳後世而遺臭萬載也夫天生其奇骨英聲而具有雄略足託以宏濟艱難恢復中原之勳者卒之企景文而太息可處仲而思齊由神器之是窺終王靈之弗暢雖溫自棄於下流而晉之君臣亦不得不交任其責矣吁

苻堅秦主

秦之見滅於遺燕也智者慮於未然天戒示以災起初慕容垂避難來奔王猛逆料其難制勸堅早除之堅曰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猛復設計給垂子全奔燕以陷垂堅仍待之如舊及燕之亡也赦慕容暉及其王公以下皆徙於長安而列官滿朝執權履勢

太史令張益以彗星出尾箕而掃東井爲燕滅秦之象勸
堅誅暉及其子弟苻融亦上疏言之堅皆不聽告以天道
助順修德則曠災苟求諸己何懼外患夫如是不亦君人
之大度而言之皆幾於道哉乃卒不能格天感人者蓋無
徵其修省之實履信思順之誠徒致飾其辭而心固爲諸
慕容氏所盡惑耳慕容冲姊清河公主有殊色堅納之寵
冠後宮冲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而垂夫人亦幸於堅
堅嘗與同輦遊於後庭此所由庇其族類之情牢不可破
而天變人言無如白日之多蔽何矣不然當年之天不悔
禍而人思乘釁豈理也哉豈理也哉

史林測義

卷十五

十

謝安

陳氏墟謂東晉諸賢大抵務養名節不務實用幸而成功
則爲謝安如其無成則爲殷浩噫安之成功豈幸也哉當
強敵寇境梁益不守樊鄧陷沒之時安每鎮以和靖御以
長算而知人善用鎮禦北方則遠舉親肥水之戰又指
授將帥各當其任此皆其實用之見稱史冊者夫惟務之
有素故能出以從容暇豫不動聲色而却苻秦安晉室也
若殷浩之遇事固章誠由無素定之略欲幸而爲謝安之
事業奚可得哉臣恐陳氏之說出如生人傲幸之心使國
家不收亨屯濟險之効而且救敗之不遑則貽誤大矣

王猛秦

說者以王猛臨終告秦主以晉正朔相承願勿以爲圖是
身雖仕秦志在尊晉而安之其無愧管夷吾不但以治功
如魏崔浩之論也臣曰不然其告以勿圖晉固知身沒之
後克晉以成混一必非秦所能任而顧忌晉爲正統則人
窮反本發見此良見耳如素明順逆之分何妨軍國之日
寇荊州寇梁益其取洛陽而辭司徒尙書之命且以燕吳
未平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爲言乎蓋滅燕及晉者乃其
兼併立勳之志猛如不死晉未必不爲所蠶食據臨終一
言謂能爲夷吾佐齊以安周室之事無識甚矣

史林測義

卷十五

十一

謝元

淮肥之捷尹起莘丁奉王文成類以爲天幸非人力蓋因
晉書載記有草木人形風鶴王師語而爲是論也臣按苻
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而望晉兵見部陣齊整將士精
銳又北望八公山草木皆爲旗幟狀顧謂融曰此亦勦敵
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此由謝元遣劉牢之直渡洛澗
斬梁成等十將秦士卒死者萬五千堅聞之已禡其魄故
於元軍水陸繼進之時爲是驚疑及大敗奔又何怪風聲
鶴唳之皆得而怖乎若所記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
以威儀鼓吹求助於中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

草木狀人若有力者則事可鄙笑而近誣何後人據為顯赫之應反於部陣齊整將士精銳處不注意即是役也謝安指授將帥各得其任元復臨事而懼能嚴整其部陣以制恃眾而驕數戰而憚之秦師雖曰天意佑順固非倣幸於一勝矣不然廬陵當年豈逆料草木之見怪風鶴之助威哉而圍棋賭墅暇豫優游亦決之小兒輩之必能破賊也

慕容泓 西燕王 姚萇 後秦王

綱目凡例起兵以義者曰起兵於慕容泓及沖以起兵書明其燕之餘孽雖嘗為秦臣由秦王堅滅其國遷其君逼

史林測義 卷十五 十二

徙於長安而封授之則伺釁而動有復讎之義故大書繫以燕而絕之於秦即其叔父垂去國仕堅於未滅之先者不得附此例而以叛書也若姚萇兄襄為堅所殺而萇降於堅忘兄事仇君臣定分幾三十年矣以為苻叡司馬擊淝叡敗死以堅怒而叛乃亦書起兵也何哉凡已降而復反者皆書叛劉氏書法尹氏發明以此為諒其本無叛意顧懼罪而從尹緯等所推攻城略地於義何居况欲傳國璽為禪代事尋至弑君鞭尸而苻萇焉猶得曲原之乎夫綱目之修君臣之分而已矣茲若有予於萇之叛而重責其君以不宜怒然者大謬文公秉筆之意惜當日未經更

定之也

羅企生

桓元仕不得志說殷仲堪以除君側之惡為名而作亂仲堪從之與王恭及元數與晉陽之甲恭誅且推元王盟以拒王命羅企生為仲堪功曹自謂見遇以國士使企生而誠國士欲報知遇之恩必嘗深明順逆之理禍福之幾擅兵以脅制朝廷其事大悖其禍滅門痛哭前陳繼之以死可也乃當日不聞諍言則亦從亂之人矣及仲堪為元所攻從奔鄆城其弟遵生力制不使去誓與同死見害於元雖曰忠於仲堪而不知諫譬以大義遏其亂萌消其禍釁

史林測義 卷十五 十三

於仲堪何有哉所謂婢妾賤人感慨自殺同譏者如國士而思倖古烈豈不審其死所何至黨叛逆之臣而身以殉之晉史附企生於忠義非稱有識之筆

殷仲文

仲文以晉臣而助桓元篡位元敗乃奉二后投義軍義熙元年大赦詔元一祖及同黨不在原例而仲文不加戮用為尚書遷為東陽太守三年劉裕來朝夷其族綱目書殺書官分注何無忌怒仲文言於裕曰桓允仲文乃心腹之疾會裕府將駱冰作亂裕因言與仲文桓允有謀則是以譖見殺非其罪矣故以無罪之辭書劉友益謂貴徒義者

非也夫仲文豈從義之人哉聞元得志則附以邀寵隨元西走則叛以脫罪所謂小人之魁傑也晉書桓允傳及宋書帝紀皆稱仲文與永嘉太守駱球之子冰潛謀立允為元嗣發覺伏誅按仲文顧大司馬府中老槐與無復生意之嗟看富陽山川形勢有當出伯符之嘆其謀反情事甚明無忌雖有言謂裕從而誣之綱目似非實錄

拓跋珪 北魏主

昔晉羊舌氏母叔虎未生懼兆龍蛇之孽伯石始產識為豺狼之聲皆預決之其母謂有甚美者必有甚惡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誠千古之至言炯鑒奈何

史林測義

卷十五

十四

戀彼元妻而種以凶德且如拓跋珪者哉珪見賀太后之妹美而麗請納之太后曰不可是過美不善且已有夫珪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終至弑逆焉嗟乎深山大澤何所不有龍蛇豺狼復為梟鏡美惡之倚伏不可玩也善惡之昭報尤可畏也夫亦愈知君子所以重室欲

王鎮惡

長安之復輸寇手以沈田子為亂而殺鎮惡之所致也方劉裕東遷留子義真鎮長安以鎮惡為其司馬知田子素與鎮惡不協私謂之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為有衛瓘等也語云猛獸不如羣狐說者皆歸咎於裕謂既任之而復

生情忌闕之使亂信已顯臣按鎮惡祖猛闕中人素重之是役之功又鎮惡為最時論者既深憚之矣鎮惡於此惟功利一毫不有庶可以杜疑間入秦之日極意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裕雖以其功大不問意必曰充若垂涎之狀將何所不至思籍其祖之遺澤以據有關中寧未可測其不與俱東者欲暫假以繫屬民心而恃有羣狐制彼猛獸然則鎮惡之死鎮惡之自死之也雖謂青泥之敗人頭為臺赫連之觴天賜有驗亦鎮惡之貪之遺戚也可

史林測義

卷十五

十五

史林測義卷十六

南北朝

臣都陽計大受論

宋武帝

丁氏奉以武帝為漢室之胄司馬氏輔魏篡漢滅蜀則晉
實漢讎其滅晉也殆若齊襄復九世之讎雖為晉臣未可
概以弭泥莽操篡弑之律按帝即不以北魏書或云項氏
改姓為疑而宋書帝系亦楚元王二十一世孫漢之遙遠
旁裔耳豈光武昭烈比而可例復九世之讎予其滅晉乎
帝當日之失在借復晉為名夫以一世之雄奮起寒微如

史林測義

卷十六

十一

乘桓元盜國之際憑破強寇孫恩之威亦足鎮服羣豪加
誅篡竊而後黃屋左纛南面君臨則得國之正亞於漢高
乃輾轉於奉晉二帝受其加命進爵而縊之東堂籍以法
堯禪舜而酖之秣陵何其心勞而日拙哉即強附於紹漢
復仇之義以少貸其篡位弑君之辜不可得也惟帝素無
學術不知出於堂堂正正而圖取高昔人之功威朝廷收
時望以成篡事故既克關中不久南歸夏王勃勃魏崔浩
俱早察見其心也史臣稱舉咸陽而棄之非其失算即當
日之歸據根本亟希革命為言可耳奈何以晉室播遷來
宅揚越關朔遙阻隴汧遐荒羌戎雜合久絕聲教謂宜待

以荒服羈縻而已乎夫自古帝王之都首善之地懷愍失
馭劉石苻姚疊據而江左君臣自安削弱無志中原遂使
神京板蕩百年邱墟桓溫進軍灞上耆老觀而泣曰不圖
今日復見官軍帝之是役三秦父老亦詣門流涕曰殘民
不沾王化於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賀則克復舊都而
弔遺黎王業所以不偏安顧襲不宜遠事四夷之意而為
待以羈縻荒服之說豈通論哉

崔浩 北魏

崔浩不信釋典亦不好老莊書以孔子嘗學禮於老聃知
聃固未嘗遺棄禮法而斥其書之為矯誣也乃獨師受嵩

史林測義

卷十六

二

山道士寇謙之圖籙真經其經即矯誣而為老氏之書者
亦所不屑而謂果出老氏之所傳授乎抑何不正以孔子
之學也信道不篤其浩之謂與然觀浩之本心因左右毀
之魏主而罷歸第乃求有可以逢帝意者而自古之惑英
主每在神仙一道故修服食而即謙之所稱使佐北方太
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為之上書神其事如帝果欣然
崇奉顯揚新法則我之權勢且因以一新矣噫又何鄙也
魏書稱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而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
謂己稽古過之夫所貴乎稽古者固該洽夫帝王政治變
弊之迹以有達於補救之用而亦前人言動出處得喪之

尚靡弗深考以盡其理法戒而得所師良以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謝病避殺託於神仙而浩反假是以圖復用能伸而不能屈能往而不能返履盛滿而不止卒致夷族之禍而不知良庶幾古聖人進退盈縮與時變化之道則所謂過之者乃其所不及也

徐羨之 傅亮 謝晦 宋

宋少帝以失諭教之早媿狎羣小遊戲無度不克負荷雖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以承顧託而竭股肱亦知罔有攸濟因共廢為營陽不可謂非憂在社稷之危擇立宜都不可謂無援登賢明之效庶幾博陸比烈而不同董卓司馬師

史林測義

卷十六

三

桓溫之挾權專國廢置立威者矣何乃遷於吳而弑之相尋郢塢之賊此王華所謂慮其將來受禍也故以廬陵王義真有怨亦加殺害而且綱繆三窟羨之與亮居中晦居外據上游為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由斯以觀一旦寵替數彰又將何所不至況既負弑其廢主之大逆乎綱目顧於文帝加誅以討殺書尹氏發明因分注有下詔暴殺二王之罪語謂不正其大逆之謀是謂君臣同辭故書殺以譏失職不知詔原首揭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因致罪其逆巨元凶亦未以營陽為稱使同廬陵分注固約言之失旨耳然則書殺何按孔甯子王華並有富貴之願思奪徐傅

所處日夜構之於帝帝信之乃誅羨之亮勢不得不及於謝晦初非帝必欲正是數人廢弑之罪此綱目書討以予其名不書誅以奪其實也汪氏考異以殺當作誅亦未得筆削之意 臣觀三子惟亮自知傾覆求退無由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夫弑主之名愚夫所忌謀逆之身竄伏不免雖悔懼有辭情與事左即嘗演慎著論感物為賦固其每生念迫防患思豫徒沾沾然辭邑殷鑒夫崔慶挹滿灼戒乎桑霍而不思崔之亡也莊公拊楹而甲與霍之滅也許后病娠而毒進由是迷謬反成於怵害悖亂乃逞於杜機嗟乎不慎於善惡從違之介而過慎於生

史林測義

卷十六

四

死利害之交易言括囊藉茅詩言文王小心理異於斯用慎之道辨之不可以不早辨也若夫為人臣子全生之慮過深而不卒陷大惡者幾希矣

馮宏 北燕王

綱目書燕王馮跋弑弟宏殺其太子翼自立按跋疾病命翼攝國事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紿翼還東宮矯詔絕內外翼及大臣並不得見跋弟中山公宏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踰東閣射殺女御跋驚怖而卒宏遂即天王位殺翼及跋諸子百餘人則宏實懷篡逆而乘釁為亂其未手弑跋以跋驚怖而卒耳跋之卒因驚怖射殺其女御去

射殺幾何君親無將則必誅矧此可無誅乃不歸獄於作亂以斃其君而書弑失春秋之義

檀道濟 宋

宋書本紀元嘉十三年三月書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濟有罪伏誅按之本書道濟傳及南史蓋朝廷疑畏其威名而領軍劉湛貪執朝權慮道濟為異說說司徒彭城王義康以帝久疾不愈一旦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義康乃稱詔召道濟入朝因而殺之下詔暴道濟罪惡皆非其實且觀其妻向氏語以高世之勳道家所忌無事相名禍其至矣而道濟奉命不形猜阻愈見恪守臣節雖嘗從徐羨之

史林測義

卷十六

五

等廢少帝而昌門之弑則所不關荆州之討率眾助順道濟何罪乃以有罪伏誅書此史臣自為刺謬微綱目以書殺是正褒貶予奪奚足憑哉又本紀中有乖義法不可枚舉讀者詳之

楊保宗 北魏

楊保宗為氏主武都王元子元死弟難當立保宗事之旋廢保宗而自立保宗奔魏魏以為武都王尚公主鎮駱谷其弟文德及妻公主勸令閉險叛魏有期日矣河間公齊聞其謀誘執保宗送京師詔楊難當殺之夫保宗難當之廢主也豈得而加之戮哉不自正叛臣之誅而使難當因

以戕其廢主魏於是乎失政刑矣綱目書殺其武都王楊保宗若無罪然者以譏魏也分注但云齊誘保宗殺之於事實欠詳明而書法隱矣

彭城王義康 宋

義康之獲罪也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湛惟勸吾進今湛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雖然物必自腐而後蠹生人必自邪而後奸入義康以帝弟擅勢專權不存君臣形迹故湛得愈益推崇驅煽文帝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以告湛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誠盡忠奉國必正色裁之而乃以不答答之湛黨輒就尚書議曹

史林測義

卷十六

六

索晉咸康末康帝舊事雖義康不知不可謂非其志也於湛乎何尤且夫為人臣子以懿親柄大權此最傾諂奔轅之門志慮忠貞操履恭順嚴別朱紫處事制防羣小則何自而効其技致為所誤乎義康反是所以盛滿之際暱於劉湛而黜削之餘復惑於孔熙先也熙先與范蔚宗謀逆使其黨法靜尼來豫章以牒書陳說圖議云宋主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義康不執錄以問法靜還乃厚餉熙先非既納其邪說以俟作亂事成而迎立乎尹起莘謂未嘗與聞反計而議文帝之放廢為甚謬矣義康有可誅之罪但既議親免其大辟不容轉以疑似見

殺也

范蔚宗 宋

春秋之義誅死者於前懼生者於後聖人正王法之功用而亦因乎人心之未死不然誅討雖假之記載亂臣賊子何遑禁其欲而不敢肆乎如范蔚宗在獄謂衛將曰惜哉蕪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范曰是也初無慚愧至市母泣擊其頸及頰顏色不怍妻罵之但為乾笑此之謂喪其本心故其獄中詩云好醜共一邱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視夫蹈道而死恃德而死則已矣了不顧罹罔赦之國憲負餘

史林測義

卷十六

七

辜於重泉貽身後以惡名玷千秋之汗簡或乃以為達者論不大謬哉夫一邱雖共即而過首陽之墟者流連慨慕必無假於東陵以為好醜可齊恬然人禽無別先聖撥亂反正之道窮矣天理民彝之害亟矣噫

袁淑

徐湛之

江湛 宋

春秋弑君書及者三孔父仇牧荀息傳曰此何以書賢也孔父義形於色仇牧不畏強禦荀息不食其言元凶劬弑文帝綱目書及其左衛率袁淑僕射徐湛之尚書江湛此何以書豈亦皆曰賢乎按淑於劬之告以逆謀也力叱蕭斌之奉命正言折劬明為天地所不容取義舍生蹈刃車

下雖古烈士何以加哉若江徐二子非所論矣湛之初則

附協劉湛以母會稽公主未致大辟繼又黨於范蔚宗懼事不濟乃白其謀此素包藏逆心之人死忠必無所冀且帝欲廢太子劬與湛之及湛更議所立南平王鐔妃湛之妹湛勸立鐔隨王誣妃湛之之女湛之勸立誕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故及於禍觀其各為身計則皆不能投軀殉國又可知矣劬入弑之且湛之驚趨合殿北戶以未及開而遇害湛匿上省小屋以兵索得而見殺不聞有格鬪之事不聞有罵賊之言蓋欲偷生苟免而勢迫不獲耳孝武即位與淑同諡曰忠議固未允綱目重予人以死節

史林測義

卷十六

八

書淑可也乃亦連而及之 臣竊疑焉

賀弼 宋

竟陵王誕之叛也左長史王璜之嘗乘城沈慶之縛其五子示而招之璜之曰三十之年未獲死所耳安可以私親誘之夫死非難處死為難璜之盡力叛逆之主而以死殉不大謬所處乎時則誕記室參軍賀弼可為天下後世不幸而遇所事如誕者之訓也誕初閉城拒使弼固諫再三誕怒抽刃向之或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苟公厚恩又義無違背惟當死明心耳乃服藥自殺庶幾審其死所豈璜之不二心以助逆者可同日語乎

南史誕傳不錄弼事而詳瑛之守死善道何以稱焉

沈慶之 宋

柳元景顏師伯之謀廢子業立義恭特作自安之計而為逆耳慶之之發其謀所以忠於其主也而宋書謂因與義恭素不厚恨師伯專斷朝事不與己參懷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如慶之祇欲相陷以泄私憤何子業狂悖日甚憂危不復自保蔡興宗沈文秀皆力勸圖之而堅謝以事至固當抱忠以沒乎即其不以身禍不測而行廢置則元景等連謀自不忍於不發其事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洵可諒也慶之武人目不知書自漢魏以來以臣廢君動授

史林測義

卷十六

九

古義商書太甲漢書霍光傳為逆臣之口實亦屢矣而慶之率忠貞之性雖興宗引伊霍之成大事以相慫恿而終執為非所能行嗚呼慶之其魯男子之善學柳下者與至子業及山陰公主同輦而慶之與焉然數盡言規諫尹起莘詆其既昵之又諫之而不知惟欲盡規諫之言於昏狂而故與之昵蓋亦苦矣

宋明帝

史臣謂秦始交爭逆順未辨太宗徒以據有神甸擅資天府宗稷之重威臨四方以中制外故能式廓區宇然臣按當日剿成敗緣於所任殃慶餘於所積也方晉安王子勛

之即位尋陽四方皆附帝得賢如蔡興宗以叛者親戚布在宮省首建宜明罪不相及以定物情之策山陽巴陵建安又皆兄弟急難同心戮力以督劉劭吳喜諸智勇之士而始謀奉子勛者鄧琬則鄙闇貪吝大自矜遇委任羣小競為威福士民忿怨中外離心袁顛則素無將略性又怯懦在軍中惟賦詩談義不能撫接諸將大失人情宿將如劉胡亦致其切齒悲恨以故立至土崩強不如弱至若子勛體自孝武為淫亂縱欲無復人理之餘殃所會而丁靡有子遺之數欲輔以主社稷祿祚運得乎此垣榮祖所謂今雖天下雷同正速死耳惟元嘉愛養斯民之德澤不容

史林測義

卷十六

十

遽斬而湘東克殄狂昏重安朝野實命之集舍此而誰信斯二者居中制外之論末矣奈何帝亦自昧其繼統之原得國之本甫定洪業輒相尋於大明景和之轍猜殺勳誠忌勳同氣內肆淫污外窮奢泰嬖倖縱橫民不堪命宋德告終神甸易主尚何問蒼梧之作孽哉

蕭惠開 宋

惠開與諸弟並不睦雖同產亦著嫌隙其丁父艱為父起四寺謂國僚曰封秩蓋鮮而兄弟甚多人人等分事可悲恥寺立自當悉供僧眾蓋不欲國秩下均而故耗之此耳且以多營梵宇為父功德非或則陋孝子之禮寧有是耶

書曰兄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又曰惟孝友于兄弟孝友之情一而已矣史論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是之謂析理不通

建平王景素

綱目書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不克而死附以義興師之例易曰田有禽利執言廢帝豈自加元服以來狂悖日甚雖訛言為李道兒子出於道路而豈每出遊行常自稱李統或自稱李郎李將軍是既自絕明帝之允不得復承劉宋之統宗室之宜聲罪致討者矣景素則徒以收譽朝野希當神器而為楊暹長阮佃夫等所深猜忌因結才力之

史林測義

卷十六

十一

士為自防之計及誤聞京邑潰亂即便舉兵以求遂其異志執之有辭之利無聞焉君子之稱斯師也謂之何哉

褚淵

褚淵祖秀之妹為晉恭帝后而與弟淡之並盡心於宋武帝恭帝每生男輒方便殺之及遇弒秀之兄弟亦有力焉淵以宋公王子歸心齊高帝引豫明帝顧命及廢蒼梧倡言非蕭公無以了此繼復手持璽綬詣門勸進此何點戲為之贊不賴舅氏違恤國家也夫以晉姻宋出利祿榮寵亦厭所望存亡休戚宜與一體乃主弱國危權奸窺竊不思為捍衛繼之以死而黨於逆亂成其篡弒是誠何心哉

讀史至淵祖孫之世濟其惡為之三嘆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淵父湛之為丹陽尹使其子弟竝著芒屨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淵方年十餘甚有慚色而何卒於大無恥也蓋高帝才貌非常彼自謂早識龍顏而不顧黃羅襪之著以就翼贊佐命之勳雖其時嘆為門戶不幸名德不昌者有其從弟焯譏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者有劉祥斥以不知死日何面目見宋明帝者有沈文季百姓亦交為謠云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而淵方得意無恤人言則羞惡之本心括於一念之惑而漸滅盡矣可哀也哉

史林測義

卷十六

十二

史林測義卷十七

臣 鄧陽計大受論

高允 北魏

書曰象刑言象天震曜殺戮而作刑也禮曰凡制五刑必
即天論言體天至公無私以用刑也夫法天之君子畏天
之君子也明刑之君子懷刑之君子也高允領中書監據
律評刑嘗以獄者民之命也嘆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
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覺况
凡人能無咎乎語雖附會倍切糾虔刑雖制中仍增兢業
豫以淡泊臨以靜正一念之擾必嚴悉其聰明致其忠愛

史林測義

卷十七

一

一問之疎必戒如知報以庶尤永畏惟罰而曰我不敢斷
斬以明威我不敢殺人以媚人我不敢嚮獄以敏貨我不
敢留滯以死囚君子之心則固不僅於此矣或問允以刑
之餘覺推極於臯陶見執法克允猶不免宜一以輕刑為
事不幾同俗吏惑於報應之說以長奸惠惡者耶臣曰否
不然胡以知其不然曰允蓋據律評刑者也

符承祖從母楊 北魏

晉王湛及其孫述初皆得癡名湛既深通周易而述怒其
子坦之將與桓溫連姻曰爾竟癡耶人蓋以其守靜守約
不交當世而求聞達故謂之癡不知不以盛滿為憂趨附

賈禍者之為真癡也官者符承祖以太后寵任用事親姻
爭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之母
曰姊雖有一日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奴婢
皆不受常著弊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強使
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為癡
姨抑嘗時聞之而不曰癡者或寡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三
姨至殿廷其二姨伏法魏主見姚氏姨貧弊特赦之臣知
人至此乃亦如王濟謂湛曰阿叔不癡如王導謂述曰王
椽不癡矣噫何見之晚也惟知榮華在目不覺罟獲當前
奔走權門卒與俱滅自古鬚眉男子鮮不讓此姨以先幾

史林測義

卷十七

二

之哲可慨也夫晉史王湛傳贊曰處沖絕懿是稱奇器臣
亦謂此姨為巾幗中絕懿奇器云

齊武帝

武帝有齊之良主也嘗明大義以處勝國君臣如沈約撰
宋書疑立袁粲傳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
太宗諸鄙瀆事帝曰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
戲不悖於天地不謬於聖人此物此志也夫但高帝既篡
宋乃復聚族而殲使積不善之殃至宣城亦翦除其子孫
遂無噍類帝時為太子不聞一言啟諫何不忍播穢惡於
所經事而忍長凶慝於所承祚者耶良足惜矣

陸超之南齊

陸超之爲晉安王子懋防閭宣城公鸞造裴叔業襲尋陽子懋見殺欲囚超之還都或勸之逃超之義不孤晉安之眷端坐俟命其門生周姓者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落而身不僵王元邁厚加殯斂周亦助舉棺棺墜歷其首折頸而死夫誼屬門生相從患難身爲捍衛繼之以死固其分也彼反希賞行逆方自謂真可以得賞矣乃賞未及而頸已折固超之之忠魂毅魄使然其實理必不爽可爲炯鑒

謝朓南齊

史林測義

卷十七

三

春秋於子臣之間恆無恕辭所以勵風節而絕兩可依託之見也蕭鸞弑其君昭業謝朓弟吏部尚書濬方與客共聞變竟局還臥鸞復謀篡朓遺濬酒數斛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司馬溫公以二謝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與知不可謂忠而長洲陳氏謂責以大義誠是然不失爲高此說出而事人者慕其高致臣節安可問乎夫當君國變故不能隔膜視以全身遠害者雖根於天性亦畏夫清議使有高之名可託則鮮或樂於舍其生而皇皇爲國蹈湯赴火反卑之如不屑矣是真賊害名教之論爲春秋之罪人按朓爲宋侍中齊受禪日引枕臥不解璽惜乎高帝容之

度外不及與裴頴同見殺也後復事齊爲侍中又事梁爲司徒決裂名義爲世鄙笑而不獲掩以一節之美朓之不幸也而豈朓之不幸哉不可謂忠之心有不容其矯誣以沒世者耳

魏孝文帝

孝文尙慕二帝三王之治崇儒重道養老乞言禁同姓婚終親喪禮其高迹善政史不勝書論者以躋漢文景之上周成康之中惟聽李彪而殺故太子恂寵昭儀而廢其后馮氏哀毀盡禮於文明太后之喪乃爲盛德累臣按文明自以過失懼人議己小有疑忌便加誅戮帝時年十餘雅

史林測義

卷十七

四

性孝謹醜穢醜毒無敢以聞況以文明多智略而忌帝英察其於獻文晏駕又必有密致彌縫以絕推究之端者故帝迄於成人但知有撫養誥戒之恩而殂落之日過於哀痛力復古制終喪期年則固非忘父仇也方文正有不得以父故仇祖母之說蓋亦未明以私人而戕宗社主義與廟絕子孫不得屬而但執母不慈而子不可不孝之恆理論耳文明有宜仇之罪而帝終莫聞知哀毀盡禮帝自不失爲孝而可無深譏矣至於父子夫婦之間誠有慚德要

蕭懿南齊

梁蕭子顯南齊書不立蕭懿傳豈以其武帝兄梁宗室自有傳而略之耶夫一代之忠臣義士必入一代之史亦殷有三仁之意至其人之存亡即君國之所由以存亡又必著其本末於此使後人得以考焉如懿事昏狂之主恪守臣節方其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武帝以六貴盈朝禍亂將作使張宏策陳說於懿以守外藩而圖身計懿聞之邑變心弗之許崔慧景之逼建康也齊主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武帝遣虞安福馳說若賊滅之後勒兵入宮行伊霍事不然而放兵受其厚爵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不從及為茹法珍等所譖誓死不叛走仰藥

史林測義

卷十七

五

之際猶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懿誠齊之純臣哉懿名望功業素重武帝本所崇敬苟位安朝右而不以譖見殺即檀溪竹木久備舟裝而襄陽之兵必不起何至東昏授首齊祚旋移然則懿之存亡非即齊之君國所由存亡者哉其盡忠節於齊其為存亡於齊以言齊之臣子則無愧以言梁之宗室則其所遺恨也乃不立專傳於齊書而但於慧景傳附論其功盛於桓文於懿寧有愜乎於史寧有當乎

梁武帝 元帝

修齊治平之理備在六經是故明君以務學為急學之以

求義理之當反之身以踐其實措諸家國天下裕如矣若徒從事於章句文義有同經生而不得格致誠正之益無以嚴公私邪正之介雖於義理或見形似一有旁亂者以搖其意則即併其形似而俱通用人行政鮮有不失而因以底於亂亡如梁武者洵可鑒也帝初篤於儒學雖萬幾多務猶卷不釋手撰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毛詩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凡數百卷其於簡策所載示以體之身心措之事業者亦既博考而詳說矣然而政刑弛紊釁釀家邦偏聽佞倖乖錯事宜遂以招納叛臣傷缺金甌自得自失為後世笑論者皆咎以晚溺佛道所

史林測義

卷十七

六

致而其溺於佛道則正由講述六經之日未能信其理之在我故異教得而誘之亦佞口得而奪之也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永懷於茲道積于厥躬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至若孝元讀書萬卷圖贊宣尼而乃安忍無親幸變攘國騁智飾非沈妬害物視古聖賢之所由垂訓其身大悖雖擁圖書之富為聽讀之勤而已懷蔑棄之心同燔燒之罪弗獲以肆窮六經補救滅亡固其宜也為人主而觀此夫亦愈知學矣

袁昂 馬僊瑋 梁

烈女不醮二夫忠臣不事二姓梁與齊雖宗屬而事同輩

命為齊之臣誠可松筠等質無易歲寒之心尚至豐沐承恩忝廁射鉤之士袁昂於東昏時守吳興梁武師至京師州牧郡守皆望風降欵昂獨拒境不受命庶幾君有不道臣不可以不忠之義而建康城平東身詣闕猶以武挾和帝以喻齊之社稷有奉耳奈何遂委質於篡奪之朝哉且其啟謝有云仰屬龔行頓昏大義殉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是用悔於厥心生平名節掃地盡矣史稱其抗疏高祖無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然如終似馬僊理自託狗彘之行何僊理為豫州刺史武帝之東下也擁兵不附及陷建康乃解兵歸罪帝之勞之亦如所以告昂者朕遺射鉤

史林測義

卷十七

七

卿無自外而僊理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為用史臣乃即其能後服信夫蹈仁義則為君子嗟乎君子而豢養變節者哉仁義幾何不為天下裂也

康絢

梁書史臣之論康絢也附於張惠紹力戰焚門之盜馮道根昌義之顯功魏軍之逼謂絢初從上起其功則輕及浮山之役興而絢典其事寵進宜矣按武帝為王足所愚以壽陽一城大興工役堰塞淮水南起浮山北抵巉石築而復潰潰而復築力役死者無數蠅蟲晝夜聲合及堰壞之日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帝固不恤糜爛

其民而絢為督作亦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是而膺寵進蓋當日之僭賞耳後之說者猶以厥勞宜錄而稱之則夫君不向道不志於仁而為之殘民殄物以輔成其惡者可自負與遇寇虐敵王愾同功而上亦因任以勦絕民命而不疑吁斯論之流毒酷哉

吉盼

吉盼父原鄉令為奸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大辟盼時年十五搗登聞鼓乞代父命蓋由渾然一團至性不忍見父極刑急於求代而聲枉於先與獲赦於後絕非所嘗籌及其斯以為孝乎尹起莘乃責以合先辨明其父之罪苟不

史林測義

卷十七

八

能伸則死未為晚是於其純任以天而不參以人處尙未之原也至盼謂因父取名何辱如之而固拒丹陽尹王志之舉充純孝天下後世聞其風者慨然於我之所謂榮而彼之所謂辱亦何樂為偽孝子以欺世哉劉友益以綱目書梁主赦之為予其仁之辭臣則謂武帝之用其仁者未盡道也當日既勅廷尉卿嚴加脅誘於盼以取欵實則當更令窮鞠其獄得其果被誣陷之情乃坐奸吏而赦盼父如使盼父必正刑書則即以盼代死下不傷孝子之心上不撓國家之法置此不問而徒過矜請代之誠而行赦宥必致君臣父子之間相市為心幸免之術日工作偽之風

曰長其道不足者其仁亦窮君子烏得而予之

彭城王勰 任城王澄 北魏

需者事之賊也而處功高震主讒構易生之際尤宜勵勇退之節戒滯滯之譏若夫受寵繼於榮利臨陷阱以遲回則亦無惑其然耳而何稱為清規懋德與白雲俱潔厥榮捨紱以松竹為心者未嘗不仰希日鏡之明下念忘退之禍而終不如姬且遁逃周成之朝哉臣於是嘆彭城王勰牽於宣武之詔旨殷勤僥倖應命而需之為賊大也夫道元詳于忠之譖既作蠅賦以喻懷矣詔幽守諸王於第亦惟對妻子而鬱鬱矣乃復遠引之意不能確爾卒致高聲

史林測義

卷十七

九

曹景宗 梁

兵法禁令刑罰所以威心三軍心有所威乃無不用命而決勝千里司馬穰苴之為齊將行軍勒兵申明約束誅莊賈之後至斬馳使之左驂而後士卒爭出赴戰燕晉開風而靡曹景宗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嘆息曰丈夫當如是也奈何慕古名將之顯功而不知能行法者其先務耶史稱景宗取建康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

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蓋由平日未嘗嚴申號令而部曲自縱其殘橫也則去穰苴之所由制勝者遠甚乃屢以戰克聞亦其幸耳後世之為大將欲比烈於穰苴樂毅之徒其先用威後用恩使法行而樂為致死況所以為仁義之師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必有賴於約束嚴整乎

沈約 梁

異哉蔡興宗善沈約而稱之以人倫師表也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節目之大曰忠與孝約但博通羣籍能屬文耳宗族鄉黨夙譽著更仕三朝喪心無恥梁武之受齊禪觀約之所嘗扣其端者一覆人邦家之利口而進生金

史林測義

卷十七

十

於姑熟且復出之其舌端何與宗識鑿乖爽乃若此耶約之病也夢齊和帝劍斷其舌臣謂其舌宜劍斷豈惟實進篡弒之謀亦以喜造謬悠之說如所撰宋書符瑞志上卷欺天誣聖此蓋千古屬文之士所必重戒陰譏者矣況史以傳信而流為荒唐惑世之書乎

苟金龍妻劉 北魏

綱目分注梓潼太守苟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劉氏帥屬城民乘城拒戰并在城外為梁兵所據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衣服懸之絞取水而儲之夫既大雨矣而必待懸布絹衣服乃可以得水

乎此蓋觀稱方略而不計其言之近誣耳考之魏書及北史皆作澍雨而不言大庶或可通

豫章王綜 梁

綱目於綜之降魏書叛於其卒書死蓋以為梁主之子耳而實則東昏侯之子其形貌與風尚之輕薄倣儻皆近似也梁主亡齊而納其母吳淑媛淑媛於東昏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梁主七月而生綜綜長告之以實綜且據以生者血滲死者骨滲即父子之語試之而驗梁主不為綜也父者是為綜也仇綜去梁入魏為東昏舉哀服斬衰三年天理人情斯其庶乎梁書南史傳其在魏不得志嘗作

史林測義

卷十七

十一

聽鐘鳴悲落葉辭及託陳慶之送啟求還不免怨悔然正以魏書事或非信君子亦原其實哀其志而錄之可也

江子一 梁

南津校尉江子一欲邀截侯景於橫江以其副董桃生走而退還京師賊亦尋至夫子一為軍主爭扼要險雖云其徒皆潰不能以一夫擊賊然必力戰而死乃告無罪及城圍之日而後開門出戰與弟子四子五並死於敵則僅足贖前罪而謝梁主之責不然其誓志以碎身殉國豈不與韋榮張暉沈浚並稱忠烈綱目乃錄之分注而不同彼三臣大書死之者以死義為已晚矣惜哉

史林測義卷十八

臣鄱陽計大受論

房景伯 北魏

教化之原在於躬率夫豈勉為之於一時一事遂足以收愚民革心之效哉亦惟其誠能動物耳房景伯為清河太守貝邱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母名與共食使其子觀景伯供食凡二十餘日其子悔過叩頭流血乞還卒以孝聞按景伯少喪父家貧備書自給養母甚謹則固非為此日之欲觀感其民乃致謹於供食之間旨甘柔滑第率就養之常愉色婉容自有深愛之發夫孰無良心怛怛然動於

史林測義

卷十八

一

其深愛者惡可已也此所以變頑悖為孝子而聞風之下皆自見其天尚復有梗化而不愧登長吏之庭乎苟為文貌以率其下而非有自然之感觸斯徒見其傲且勞矣胡氏管見以為為人上而觀此亦可省已而修德 臣請申其意曰修德莫要於積誠

靈后胡 北魏

或謂北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為儲貳其母皆賜死靈后胡氏誕肅宗而宣武一不循國舊制卒亡天下則襲漢武之預殺鈞弋似非過舉 臣曰是乃天之巧於報魏也其在漢武猶有懲於呂后而因噎廢食耳若魏更不然平文獻明

既崩祚尤殆危而獲安且克光復大業者則皇后王氏賀氏之力也顧不念與國嘗於斯而以爲亡國恆於斯立此子貴母死之法乎豈產太子者無復如王如賀出其間而皆爲梟爲鴟之哲婦乎數傳以來滅倫積惡實干上天之怒天意若曰不使其國亡於一孽后之手不足伸屢朝逆戒傾城而因以加戮之冤且不使其子死於一孽后之手不足泄屢朝誣育家嫡而反以見殺之憤胡后臨朝稱制與鄭儼李神軌徐紇等恣爲淫亂計醜肅宗天下由是土崩魚爛逆臣接踵傾其社稷乃卽始不賜死之一人革其失偏以促其亡夫誠有莫之爲而爲者矣

史林測義

卷十八

二

高乾 北魏

敬宗既誅余朱榮患其徒黨擁兵於外以高乾冀部豪傑使歸集鄉曲爲形援乾垂涕奉詔俄而余朱兆入洛遷帝晉陽而弑之此誠乾宜效節之日其舉哀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豈非聲罪致討之師哉綱目書起兵信州而不書討何則以有惡於乾也惡乾迎高歡卒使歡得志天下而爲逆於魏期月之間三易其主據有晉陽舉兵犯關謂是援余朱以去余朱何取乎討余朱也故遂書以冀州迎高歡劉氏書法謂討余朱者高歡也乾之功止於迎歡而已安得以討予之亦未明迎歡者斯正乾之罪而何功之

有況復勸歡受禪者之卽其人乎夫自奉迎以來卽已傾心於歡雖于武帝要盟爲以身許國何敢有貳之對而非其本意則其起兵之日有爲國討賊之名而已有挈國與賊之責此綱目惡其實因以奪其名也若於歡而書討甚余朱也甚余朱之罪故雖歡而姑正其名曰討非予歡也歡以帝詔乾反覆兩端便取乾前後密啟送帝而加天誅所謂天下之惡一也史臣評以枉濫之極莫過於此不亦慎乎

陶宏景 梁

梁之亡也禍階於納侯景景之亂也志逞於人不習戰亦

史林測義

卷十八

三

子臣無忌憚而離心則以梁不明其政刑也政刑不明者批棟神器土苴法物治清淨習慈悲談苦空捨身同泰大會無遮比於般樂怠敖也陶宏景曾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雖其妙解術數逆知侯景之篡在昭陽同於讖記而獨推見梁祚覆沒之由於釋旒纒而證虛無太息當時之失昭垂千古之戒非如方士之預言未兆神其占驗而已綱目以處士卒宏景而錄其詩於分注者意或在此不然南史以瑤誌附其傳末豈不謂宏景亦一好爲讖記之流哉況嘗命弟子獻圖讖飛丹於梁武夫固君子之所不齒也何乃與布衣卒黃憲

徵士卒陶潛同為特筆之褒乎

高歡 宇文泰 北魏

天平大統之世已非元氏之魏而高氏之魏宇文氏之魏矣所謂改由甯氏祭則寡人者也蓋自孝武出奔而靜帝寄命於歡孝武遇醜而文帝寄命於泰東西交兵皆歡與泰擅相攻擊而此數逐君之罪彼問弑君之惡亦何從辨歡泰之邪正而判其師之曲直哉閣內都督趙剛以東荆州兵赴長安於孝武入關之時是已何乃泰已行其弑逆而仍自蠻中歸於其朝且往諭賀拔勝獨孤信之嘗奔梁者皆使北還也蒲坂民敬珍謂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

史林測義

卷十八

四

士皆欲割刃於其腹而乘歡沙苑之敗起兵斷其歸路是已何乃帥六縣十餘萬戶歸之泰也蒲坂別駕薛善謂其守族兄崇禮為歡守城將陷逆賊之誅死有餘愧是已何乃以開門納泰為臣子歸順之節也豈見泰嘗孝武所依因以歸魏為正劉友益書法亦坐此誤而不知泰且罪浮於歡尤人臣所不與共戴天乎臣謂諸臣力如不能辦賊東西皆無可立之朝非竄伏於深山則南入於蕭梁而去歡就泰欲自附於忠義不可得矣按凡與師有名曰伐無名曰侵綱目恆於泰書伐而歡書侵其義何居疑亦文公未經更定之筆

南康王會理 梁

南史會理傳侯景往晉熙都下虛弱會理謀以兵誅賊臣王偉事泄偉收會理時錢唐褚冕會理之舊亦囚於省考掠千計終無所言會理隔壁聞之遙曰褚郎卿豈不為吾致此耶然勿言梁書未記此事而綱目分注則曰卿忍死明我我心實欲殺賊豈所傳聞異辭耶按會理聞侯景圍京邑治嚴入援以城陷歸鎮及景以高祖手敕召乃不忍違背棄鎮赴之亦以天子制於賊手欲身至京師圖之肘腋而潛布腹心要結壯士雖陷賊二年此志未嘗稍懈故范陽祖皓起義會理期為內應皓敗復與柳敬禮成欽謀

史林測義

卷十八

五

誅王偉也實欲殺賊而患有所不辟之心誠可剖示天下後世轉應以此為實錄云

李遠 周

李遠之子植在周文時已為相府司錄參軍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密謀殺護時護過惡未彰植恐威權之去已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耳史故責遠以素闕義方之訓至并見害於護則護以植付遠遠又過聽植辨不為之所而干護怒也閔帝以入植及乙弗鳳等之譖使潛謀之事泄因被廢為略陽公此君辱臣死之日即信植無此謀而不能全君安望全子護且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遠尚忍坐

聽乎及植辭窮乃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春秋傳所謂義形於色與不畏強禦者遠絕無似綱目乃以護弑其君覺而書及意者遠於鎮所聞召有寧為忠鬼不作叛臣語不以疑有變而不就徵且為柱國大臣而護專殺之故雖處君廢弑無可與之節則亦從左氏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之義例也

北齊文宣帝

遞觀無道之朝羣小縱橫恣弄威福忠良戮逐孤立無輔政亂國危而廢弑隨之文宣受禪六七年後沈湎狂惑淫亂殘虐無復人理南朝之蒼梧東昏未有以過而得戴其

史林測義

卷十八

六

元以歸地下論者竊嘆以為幸矣然觀其時恩倖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褒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乃獨委政楊愔使得總攝機衡修赦百度而愔又復以矣拔人才為己任是故朝有善政人無逆謀文宣之考終晉陽以尚能任宰相一節有足彌縫而救挽也夫以無道之極罪浮獨夫後世且欲其首懸太白以為快而猶以無用人之失得全要領如此然則惟賢與才政柄斯託遂可肆然於人上哉亦思不善之積必有餘殃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以故濟南嗣業情雖竭誠股肱而偏以猜忌親懿成其廢辱之毀致文宣之所愛深抵憤曾囑常山以慎勿殺者不免以天

文告變當咎晉陽也

王晞 北齊

王晞苦辭侍中不受以為吾閱要人多矣充拙少時鮮不敗績此與顏延之之不幸見要人同意然苟處以延之清儉之德官雖熱而心常冷則豈不克以自全是知非要官之能累人固憑權枯寵騎淫矜侈以為之累耳晞當日雖曰思之爛熟而所以處要官之道尚未之思也不思所以處要官之道而但以易顛覆為戒將朝廷之要職惟心富貴之人則居之寧有幸乎若晞自謂性實疎緩不堪時務而懼萬一披猖求退無所則誠可與千古叨濫恩私以為

史林測義

卷十八

七

快意恣睢之地者震聳發聵

于謹 周

或謂宇文護各位素下在朝莫相率服其統理軍國以于謹對眾決策而定護得以擅威福行廢弑謹不職其咎與按安定公昶嗣子冲弱羣公懷等夷之心各圖執政微謹立定大計幾於肇亂護親則猶子兼承顧託卒能綱紀內外撫循文武又其才地皆宜政柄所歸無如趙貴獨孤信李楨孫恆之徒終怏怏於大權之統攝而生奸謀護乃亦惛惛於羣邪之交煽而成逆節遂以一變終於大惡固非謹之所及知也謹于時位望隆重護所素敬乃如所謂加

之以禮讓繼之以忠貞者不聞有一言啟譬於護而廢執之際漢不與知殊乏矯矯風節耳武帝行養老禮以謹爲三老北面訪道謹對以納諫守信明賞罰慎言行而尹起莘謂君人大節皆不之及但以振舉乾綱權無旁落當日固有諱於逆護而未嘗以此告其君也長洲陳氏乃謂言雖善而無益於時猶之延醫視疾按古方而不對其症試思武方寄命於道護之手如以羸疋之體患險惡之癰不培養元氣而遠攻其毒有不致潰決以隕厥命者乎謹固深諳治法而非同不對症之藥且其言曰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武韜藏晦匿十有餘年無一毫輕

史林測義

卷十八

八

躁之態形之辭色一旦誅鋤大慙不貽禍敗如魯昭曹髦則可謂善於用其言者胡氏管見概之以未真得進言之益亦非確論

陳文帝

剝卦六二爻詞曰剝牀以辨辨者辨也辨上下也剝牀而及於辨則漸進以害其上之勢成矣侯安都自決奉文帝迎懿衡陽威名甚重漸用矜肆招集文武賓客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朝廷檢攝則爲其淵藪而日益驕橫至借衆遊園供帳水飾載妻妾於御堂歡會安都坐御坐賓客居羣臣位志惟快己氣在陵上此剝牀以辨之象思圖

篡竊其已兆乎然誘凶黨而締奸謀尙須異日亦象之所謂未有與而君子不可不早計矣非文帝乘其時之尙得悉收將帥馬仗而下詔賜死必將有不可制之患而幾剝牀以膚之災尹起莘於綱目之書殺不書誅謂帝私其扶立之功以成其驕恣則是至歸咎於不能戒諭以理乃掩而殺之斯迂儒之論矣安都而可以理論何於高祖之嘗規其傲誕無厭輕佻肆志者褒如充耳也如理論而不悛然後散其賓客罷其將帥而加貶責安都其受詔乎雖欲殺之卽得而殺之乎文帝早計不使長亂如觀剝象以有得於順時而止之道非古英辟其孰能之然觀帝之爲君

史林測義

卷十八

九

類多挾術任智不能誠以御物如聞衡陽王昌之將歸自周也召安都從容而言曰須別求一蕃吾其老焉此以餌安都也安都請自迎昌而因濟漢殞之則以功進爵又以太子伯宗之仁弱也而忌安成王頊顧謂孔奐等曰吾欲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此以餌孔奐諸臣也奐對以安成足爲周且不敢奉詔則稱古之遺直卒之啟頊覬覦而行篡竊使伯宗不終其位猶衡陽不得其死孰謂作僞之不日拙哉夫天下者武帝之天下也以子昌沒於長安遺詔帝以猶子入繼大統乃因以斬其血允帝之不延厥祚蓋亦天道云

鮮于世榮 北齊

齊亡之際鮮于世榮稱全節焉北齊書但云戰敗被擒爲周武所殺史臣以爲傳伏之徒俱表忠節似概伏傳末所載叱于苟生田敬宣雷顯和紇奚永安及高保寧諸人而世榮不與然傳伏終於降周爲其宿衛儀同顯和同鄴城敗乃亦降焉於世榮之信能殺身成仁尙視之多愧世榮之節詳於北史周武帝入代送瑪瑙酒鐘與之得便撞破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三臺前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其有死無二非可以利誘威休如此乃與獨孤永業之始雖慨憤而終遣子告降者同稱以國危見忠節

史林測義

卷十八

十

爲丹青簡冊之所貴則亦繆矣綱目錄世榮於分注 臣謂

當於周主入鄴下大書執齊將鮮于世榮不屈死之以見

雖世濟凶德如齊而死節之臣猶彪炳於天地之間爲後

世勸也

周宣帝

宣帝傳位於童齒太子闡而出諸王就國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誠如其后父楊堅所言堅乃因以執威柄而謀篡竊此史臣諸王傳論以謂向使分命賢戚布於內外首尾相持遠近爲用雖臥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何后族之地能窺神器也雖然周之亡也忽焉固

由宇文氏非能代有積德以長子孫而蔑德至帝而極無畏天之心而僭天之號狂悖淫凶靡惡不作所謂罄南山之簡未足書其過盡東觀之筆不能紀其罪者也其芟刈本枝疎遠公族遠歸一抔之土莫託六尺之孤皆天以致其罰而傾其器豈必執選建親賢內外夾輔以杜權奸之常理論哉不然何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而皆弗就武帝時齊王憲王軌等以堅相貌非常請早除之帝不從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是誠天命有在藉手以報也

蕭摩訶 陳

蕭摩訶驍勇絕倫嘗單騎出戰莫有當者觀鐘山之救侯

史林測義

卷十八

十一

安都秦郡之殪西域敵時有關張之名良不虛也然而長

算遠略惜其有言未見用耳如從吳明徹兵薄呂梁聞周

王軌結長圍連鑊於下流以遏其歸路請乘其城尙未立

水路未斷而擊之使非明徹剛愎不從何至腹背受困束

手就縛哉又隋賀若弼懸軍深入至於鐘山摩訶請乘其

聲援猶遠壘壘未堅人情惶懼出兵掩襲使非後主玩寇

不從何至隋軍大至而陳之將卒支離潰散無所用力哉

摩訶言雖不用則非勇而無謀亦可見矣史臣評其氣冠

三軍雖無智略亦一代匹夫之勇按之列傳似爲矛盾

章華 陳

後主與宰輔江總尙書孔範散騎王瑳等縱酒賦詩嬉嬉如燕雀處堂而不知大厦之將焚也章華上書極諫胡氏管見皆其位非公卿官非諫爭夫使爲公卿者盡輔弼之道居諫爭者勵蹇諤之節則誠不可越職以沽直聲不然知國將亡而不冀一言以悟主豈凡爲人臣之義乎華嘗除大市令而辭以疾則既奉身何妨卷舌乃復危言弗顧者亦激於忠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己耳若謂以無聞聞見擯鬱鬱不得志而發夫鬱鬱不得志之人而爲誹謗怨懟之辭則可罪如華之切直以繩其君之過以申生平立朝自效之志亦可以無惡矣史雖以附傳緯傳未然視緯嘗

史林測義

卷十八

十二

負才使氣陵侮人物因繫獄憤恚上書而見殺者未可同日語也

江總陳

宰相之職毗輔一人進退百官惟能格君心之非放鄭聲遠佞人庶允朝望也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安視其君有內寵外嬖之惑而不能救彼雖以布強國庇民之治爲功論者猶以釀豎貂胥童之亂爲罪況若江總至德之世當權任宰乃不持政務日導後主爲淫麗之文酒色之樂而同陳瑱孔範王瑳等十餘人號爲狎客由是國政日頽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及隋軍壓境又爲施文慶貨

動游說後主阻其出兵遂至於滅總蓋罪魁瑄輩何誅乎隋文之滅陳也五佞戮四罪投而拜總爲上開府失利甚矣至稱其清標簡貴加潤以辭采及師長六官惟允朝望則又史臣之謬也夫豈惟諧媚殊乏清規沈湎荒廢豈持大體習尙浮艷有乖風雅何取厭人心於忘忠縱欲之朝而不明小雅師尹具瞻之刺哉

史林測義

卷十八

十三

史林測義卷十九

臣鄱陽計大受論

隋

文帝

隋煬之身弒國滅由其奢侈無度夷戮非辜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然衰怠之源亂亡之兆史稱起自高祖成於煬帝信乎可得而言也文居處服翫名存節儉而楊素之營仁壽宮役死萬數制度壯麗則聽獨孤后嘉其忠孝不復顧結怨於天下此煬因亦盛治宮苑窮極侈靡矣文五子秦王俊以過免而致死太子勇以讒廢而被囚蜀

史林測義

卷十九

王秀以誣陷而殺斬不已同整手於天親乎功臣如虞慶則王世積史萬歲又皆以猜忌見殺此煬因亦誅鋤骨肉屠勦忠良矣文好大不止平陳未十年復伐高麗此煬因亦擊林邑流求吐谷渾且三駕遼左而兵不戢矣文勞民設險再有事於長城此煬因亦發丁男百餘萬增築於榆林紫河而開渠鑿山百役繁興矣不寧惟是文無功德盜有天下思假符瑞以厭眾心志頌靈感郊謝瑞應躬稔欺人欺天之術而煬之潛謀奪宗矯情飾節釣虛名以欺君父亦豈非師其故智哉夫創業之主雖端本善則詒謀久大猶懼其子孫多朱均而少成康況乃動作辟違導之以

底亂亡之漸則負恃其成資波盪於下流不為隋煬也者幾希又廢太子勇無大失德使文不易之以及煬或富強之後未易以傾豈再傳而遂授首於人墟其宗社假之以報盡滅宇文氏之惡不可測也觀於南北禪代之際皆弒其廢君殺其宗室甚至聚族而殲勦絕之禍展轉相尋而莫不與亡轉眄祚運短促至唐而始傳世二十紀年三百蓋保全鄱公錄隋子孫獨存忠厚也天道不誣信哉

達奚長儒

開皇二年突厥眾十餘萬寇掠而南達奚長儒率眾二千擊之勢之不敵遠甚然用兵有方各將恆以少取勝若稱

史林測義

卷十九

二

轉關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奪而解去則未必有其事宋蕭承之以斧椎斷稍貫氏魏介朱榮令軍士用棒破賊論者猶疑近誣況此則五兵俱盡彼尙鋒刃如林如多殺傷必其五兵未盡之先及是徒張空拳虜則復何畏沮不乘而殲之反自解去乎蓋記載者壯長儒之不顧眾寡慷慨赴戰意在誇張其辭乃不復計事理史之不可盡信多此類也

楊尙希

憂勤者聖王之盛節安樂者人君之大戒其享國有永有不永無逸之書所為作者也文帝之宵旰不倦乃留神細

瑣固未達國治之要其時之進諫者柳或告以唐虞之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可謂善矣即曰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大旨亦不出此而何援漢鄭氏文以憂勤損壽武以安樂延年之說如楊尚希乎帝當日歡為愛我而未辨其非雖尚希為人非同佞倖而千古宵小有所藉口以行蠱媚之術則斯言之流害哉固宜長洲陳氏斥之為邪說以正救之也

許善心

許善心為陳聘於隋隋人畱之陳滅以告使誠傷國之亡而懷其舊君豈盡衰服號泣藉草東向之儀節已哉如明

史林測義

卷十九

三

江南左懋第使於我

大清聞故都陷七日不食名見

麻衣孝巾草履惟請一死卒死之得矣善心則詔拜散騎

常侍不知義不受命誓死賓館而改服拜受入朝之弗違

亦奚取於悲不能興也唐滅涼涼使鄧曉在長安舞蹈稱

慶高祖責其聞國亡而不戚非能竭節者遂廢不齒善心

乃較譎耳及宇文化及弑煬帝而入朝堂百官畢賀善心

獨不往若化及以禮遇而不之殺臣又有以疑其後矣

漢王諒

隋煬弑父之賊而天下皆其父之臣凡起兵者君子不以叛逆律之況義兼臣子之漢王諒乎然而煬固弑父之賊

諒亦叛父之臣諒為并州總管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聽信王頹蕭摩訶陰蓄異圖會英威守東并幸天變以生亂聞傳非常理之對而不悅如值文帝有詔徵還其不為秀之猶豫而決然拒命可知矣以故文帝崩煬以文璽書徵之不赴而遽發兵反也雖有被書不如文帝前與密約之說然其處心積慮伺釁稱兵非一朝一夕之故則叛兄者其事而叛父者其志也志則春秋所必誅綱目不書反書起兵何蓋以煬負天下之大逆罪浮於諒寧於諒從末減而不與煬以治叛之名此中之權衡審矣

史林測義

卷十九

四

高頴 蘇威

史稱高頴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任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治致升平頴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相丁氏奉則以隋朝輔相信惟蘇威既又以為溺情勢利依阿取容而嘔隋之輔相終無一人抑何似未曾讀頴傳者按威無頴之宰相識度不僅如丁氏所論而唐太宗亦盛稱隋之興亡繫頴存沒威誠不足以當輔相至謂隋無其人蓋亦論之疎矣若頴之進揚素而不辨其奸是其一短屢遭讒黜于文帝之朝不能引去卒以諫揚不聽退有後言見殺或嘗非智然以視

威之年及八十有八獲全要領以死者則尚有餘榮也使威於有人誣奏其與突厥陰謀不軌之日而不蒙釋其罪何至寵爵於字文化及之手舞蹈於王世充李密之庭而文帝之過信其逃婚權室不預禪代稱以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之語大謬不然哉見讓秦王貽玷史冊不幸有期願之壽威之謂也

裴矩

楊帝之殫財以餌西域窮兵於征高麗皆裴矩首倡而成其謀帝謂宇文述牛宏曰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然則矩蓋逢君之惡而因以亡

史林測義

卷十九

五

隋亦惟力是視矣此史臣所當深惡而痛絕之者顧美以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似徇帝當日至誠奉國之稱而不辨為昏主是非乖謬之見豈趙梁費仲之徒朝夕輔其君以為無道可進與思日贊襄之帝臣較其勞勩乎魏徵常與矩周旋唐亦復加寵任故曲筆示褒如此而致關右騷然亦不為深罪之辭

堯君素

據慨捐生易從容就義難堯君素從屈突通禦唐於河東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勢益促或勸通降則泣拒之每自摩其頸曰當為國家受一刀及引兵東出唐將追及於稠

桑遺通子壽往諭通罵為賊命左右射之似能守死不易者何至歟皆釋仗而降通亦不求刀加其頸下馬就執甘心事仇且為之往招諭君素也君素則通嬰之取富貴而不動。龐玉皇甫無逸為之陳利害而不動。唐賜金券待之以不死而不動。其妻至城下勸之無自苦取禍敗而不動。且引弓射之而倒矣。雖知事必不濟。斷以大義。不得不死。堅守至歲餘。為左右所殺。君素之就義。不既能為其難乎。夫通之堅守。初無以異。力屈之日。遂巡不死而變其操。而君素獨確乎。其不可奪者。則心如鐵石。久而彌篤。非夫通之色襲貞松。終難自固。此誠不誠之別也。隋書序列諸忠

史林測義

卷十九

六

即誠節名傳。良有以云。但傳中所載。劉宏游元。馮慈明。元女都。劉子翊。皆遜位齊周。雖能盡節於隋。已無不事二姓之義。廁於君素。張季珣。諸人間。亦有愧也。若君素嘗謂將士曰。必若隋祚告終。天命有屬。吾當斷頭以付諸君。及聞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君素亦復何恨。綱目不書為其下所殺。而以唐殺為文。殺君素。唐志也。乃因以著君素之節。且不欲以凡書為其下所殺者。累君素也。尹氏發明謂見唐人非禮強殺之。則非其旨矣。

劉炫

史臣稱立學實通儒才。堪成務時。不我與。餒棄溝壑。惜哉。

其如命何臣曰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其初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醜由是官塗不遂以致窮乏然當羣盜蜂起教授不行饑困郡城之日簞食豆羹得則生失則死守正而斃不為苟活雖未敢曰積仁潔行髣髴夷齊斯亦擇地而蹈而遇災禍僅所謂天命者是耶非耶乃因其門人多隨盜賊途甘為賊所將不知食之從來恥甚噉蹠及賊敗復投郡城長吏意其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閉門不納以致凍餓而死則其死也固辱身賤行於法宜爾何命之可言以時不我與而惜之不亦惑乎

王通

史林測義

卷十九

七

王通為有隋一代大儒程正公稱其書之粹處非荀揚所及朱文公謂其說治體高似董子可實見諸事業過於韓愈隋書儒林逸其傳隋唐通錄云其有穢行為史臣所削此豈足據耶觀載之儒林者如辛彥之崇信佛道建十五層浮圖二所於洛州何妥附會譽四妃舜二妃以逢周宣之立五后此並儒中蠹賊劉炫從盜以苟延食息其行鄙穢五經掃地皆不擯棄何也若通之學庶幾得其正者初有心用世以言不行於隋文弊廬餐粥教授河汾屢徵不起信乎隱德君子以斯人而反謂有穢行而削之豈足據耶意其門人薛收姚弋所擬中說弟子問答姓名多託之

唐初輔相而通又與長孫無忌不足魏徵等撰隋史或無忌不欲序列而諸人亦惡其書誇張故遺之與以是嘆史之有失公道蓋非尠矣穢行之說必由通之弟績自託無心子以見趣有以穢行聞越王黜之之語而誤明邵經邦之宏簡錄乃補其傳以冠有唐儒學之首按通卒於大業末年蓋隋人非唐人故唐書附見績傳稱為隋末大儒以入於唐義殊未允通之言行大略已具通鑑綱目則其人非途湮沒不彰不補傳可也

皇泰帝 帝侑

皇泰帝侑雖元德太子庶孽不如侑為煬帝嫡孫然以煬

史林測義

卷十九

八

遇弒立於東都時侑亦禪唐而失其業篡襲之正非侑可同李淵挾侑為名而立侑如侑明傳受之義必守死不從乃忍聽其所為而遙尊煬以太上皇則能逃於篡哉三綱未絕於天地之間煬即身負大逆亦不與侑之得叛其祖此春秋所以撥亂世而反之正也隋書及北史皆唐臣所撰因尊煬立侑自唐故帝紀書侑以煬大業十四年為侑義寧二年以著禪代之交而擯侑仍從越王之爵也通鑑且於大業十三年即書義寧元年雖云疾煬之惡不願獎侑之亂綱目循史舊文而以侑皇泰年號繼義寧於分注則皆夷之列國亦未有予奪其間臣謂煬遇弒於十四年

歲次寅三月侗於是年五月立宜仍以大業紀年而正其
即位改元己卯則大書皇泰二年蓋侗屬最近宜立異於
漢之更始而元文都等奉侗繼絕事又與淵殊不可以不
成之為帝也恭乃逆臣王世充所偽諡刪之而即年號為
帝稱可耳若侑義寧則注於行下獨同僭篡以示貶庶有
當於筆削云

史林測義

卷十九

九

史林測義卷二十

臣鄧陽計大受論

唐

高祖

超長安據函嶺以制諸夏之策李密嘗言於楊元感而
元感不從柴孝和復言於李密而李密亦不從豈非天奪
其魄以待高祖之擅有勝勢夫救民水火約法除害此商
周及漢以基王業之大本高祖之非李密輩所可爭衡者
固不徒存於形勝然非入關中莫由蕩毒螫而流愷悌使
苦隋之黔首仰唐公如沛公范陽張氏謂關中既定遂尊

史林測義

卷二十

一

立代王以號令天下除隋苛禁以陰結民心則天下之柄
在唐掌握抑二者如弈然一要著一閒著也尊立代王亦
徐鴻客勸密趨江都挾帝令天下之計願在羣盜則誠有
異而在高祖亦復何奇蓋是時民心去隋義問偕仁聲俱
暢號令自足風行於海內何待樹隋子孫以為民望而作
此掩耳盜鈴之事乎卒之不能為湯武之革命而下同魏
晉篡奪之迹者亦始謀之失也若除隋苛禁得人心以得
天命其關係有唐三百年之天下至大綱目但見於分注
而未同漢高光晉武大書除某苛法者豈別有說與何至
如汪氏考異之謂其遺漸也

竇建德夏王

臣按竇建德亦多賢行矣而卒至於亡者義失所守也其於宇文化及之弑逆自謂隋為吾君吾為隋民不可不討生擒化及召隋官共臨而斬之甚得名義之正若王世充亦負弑君篡國之罪建德且既受隋帝侗夏王之封顧不能聲以致討而僅與之絕及唐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即親帥師以赴視誅宇文氏之舉不大悖乎蓋聽劉斌鄭亡則夏不能獨立之說是彼以義起而此以利亂也如斷以義拒充之請而養精畜銳慎固封守唐未必遂有虞號兼舉之勢即天命有屬終不能不折而入于唐較之與篡弑

史林測義

卷二十

二

之賊同獻俘於太廟為何如哉罔顧生平之義聲而遠來以助逆人殺之長安市中不足惜也

蕭銑梁主

蕭銑之降唐也謂待窮而下必害百姓帥官屬詣軍門謝以當死者銑百姓非罪請無殺掠庶幾不忍以所養人者害人史臣乃比於盜仁義詭世亂俗聖人所必誅蓋爵吏深文之論也至稱高祖讓之對以隋失其鹿英雄競逐銑猶田橫南面非有負於漢帝怒其不屈詔斬都市按帝必斬銑此非其實銑為故梁裔其厭人望在割據諸雄之上即告其下以將降而守陴者皆哭未數日救兵至且十餘

萬聞銑降乃送款人心固未離也銑而不誅必有後變雖不抗辭其蒙宥乎范氏胡氏皆甚高祖之淫刑不仁但執殺降之常談未達杜亂之英斷其時如李密李子通劉季真輩未遠同薛仁果竇建德之不貸其死而皆復謀叛況冠帶起梁尚訛言為銑兆若胙以江南百里之地使奉梁祀如胡氏之說雖或挾之以作亂而終能守節獨完也抑亦非銑之所可自問矣

王珪魏徵

程正公有言天下寧無王魏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蓋建成者國之儲貳而臣民

史林測義

卷二十

三

所繫屬況受命為宮僚非師保之任猶得託於管氏之傅公子糾而以為君臣之分未定不死建成之難且事其仇哉此為天下者重在綱常雖蹇諤之美不足貸耳綱目書以魏徵王珪為諫議大夫論者以為予太宗之舉不棄讎而王魏之善於其職非也臣按徵傳其名為諫議在太宗既即位之日而乃繫之六月殺太子建成立為皇太子決軍國事下分注記其常勸太子早除秦王亦以見骨肉之繫微不能無其責何至太子甫就夷戮而即歸心太宗拜官不違若此此春秋誅意之法不然則與下遣魏徵宣慰山東皆為錯簡矣

太宗

天下至大也治天下至難也而萬化萬事繁惟人主之一心是故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夫正心之效先見於正身正其身則表端而影直矣太宗造唐三綱不正其不正者心為之也使非納諫一節將不勝妄念之發亦何以成貞觀之治然即善政纍纍先儒且訾其鮮關雖麟趾之意是知不出之正心以修身則亦張皇補苴而已耳化行家國其道何由一日弓工辯論弓材以為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使太宗聞其言憬然於心有不好

史林測義

卷二十

四

惡偏而舉措失當兢兢業業求正其心以自克其邪曲之念以端天下萬事之本雖慚德之行悔不可追而晚蓋之美非禮不動由是家人就其閑左右恭其職百官得其序萬事得其理化之隆可庶幾於三代之盛奈何第因識弓未精患天下之務已不能盡而不知自反而為治心之學雖數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不亦未乎胡氏管見謂弓工之意借弓為喻以規之固未必然獨惜太宗以語蕭瑀而瑀亦不能援此以盡納誨之義也後世人習觀於太宗之朝雖得王魏隨事糾繩之益而不引以閉塞私邪之路故合於義理者常少不合者常多卒至釀身後之

亂則思以究治政之樞而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宜何如戒懼也哉

李百藥

封建井田學校皆古聖帝明王經世之大法學校萬世不易雖廢而旋復者也自秦開阡陌井田廢而不能復自秦置郡縣封建廢而不必復太宗詔議封建魏徵李百藥則主封建不便百藥之議史稱理據詳切而自唐以迄宋備論封建者尚是非紛出臣竊觀其變敝之故而為之說曰緊古言封建莫詳於大雅之詩曰价人維藩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

史林測義

卷二十

五

畏蓋德者本也封建以輔德也有德而安勸小大庶邦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侯職可無弗舉如其德不足以懷而威不足以制驕僭併吞侵敗王略自炎帝榆罔之世歷乎三代之亂罔不在於諸侯亦據有土地民人專有兵刑稅斂勢積久而為力易也由是觀之封建可恃而不可恃一以主德隆替為之利病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之德故皆可因而修之其德又足以及其後世而道可久安患不遠作若以秦而亦修其制徵論親戚所叛適以資其樹兵而稱亂雖勤夾輔之勤無救積衰之禍而議以孤立速亡未哉且即暴非秦而無

甚盛德以孚化家邦漢之英彭吳楚晉之河間成都梁之
河東武陵事亦可鑒至若矯爲分王之謀立監之策既失
屏翰維城之義卒使新莽得以拱手移炎祚蕭明得以殺
帥殺諸王良法之垂又何必左支而右詘降及有明大
封親子弟亦先成靖難之師後致慶寧之亂逮帝德愆而
流寇熾則杆禦無聞夷難以蓋總之治亂安危之原所謂
在彼不在此也論者懲叔季之弊則以爲必可廢其失也
疎慕古始之美則以爲必不可廢其失也固夫德爲封建
之大本勉於其本而何二帝三王之法之不可用於今言
封建而不言德則亦徒法耳沾沾而欲行之亦難矣粵若

史林測義

卷二十

六

有夏塗山之會萬國商之初則三千周之初則千有八百
至於春秋存者百二十四極之兼爲十二併爲六七而畢
一於秦遂以郡縣此窮變通久損益盈虛天地自然之運
聖人復起亦與天地同其運則已矣亦惟德足以持天地
之運則已矣

傅弈

送死之禮古聖王重之六經名教言加詳焉自世之衰越
而厚葬漢楊王孫乃矯以贏葬令其子而爲不以高真之
說認於不欲速朽之義孝子之不忍土侵膚者亦因以奪
其後有朱雲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

周於禘不蹈末俗之靡財不失聖人之遺制班史稱王孫
之志賢於秦皇遠而次以雲傳錄其遺言是非自較如也
傅弈病未嘗問醫有雲之達而何死當贏葬則同王孫乎
方遺誠其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而頃卽令以離經畔
道傷教敗禮之事蓋其本意不過生平與佛法爲拒不欲
其子之涉於彼而姑納之於此非實有見於古聖王準乎
天理之正人情之安制爲禮法垂爲名教所以使人養生
送死而無憾不可偶與之立異也夫不爲之棺槨衣衾則
喪紀一切皆廢是有敢於非聖之心而不以孝教弄嘗詆
浮圖與蕭瑀互相誚讓此曰非孝者無親彼曰非聖人者

史林測義

卷二十

七

無法今並舉以責弈弈何辭於地下

褚遂良

太宗之殺劉洎唐書稱上還自伐遼不豫洎泣語遂良遂
良誣奏洎言國家不足慮但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
異者誅之孫氏甫辨之曰伐遼之行洎有誅大臣之語及
太宗不豫則洎初無是語遂良不應以此譖之胡氏管見
亦以遂良王魏之亞豈肯譖人而洎又直臣遂良以何事
言臣謂遂良而誠不譖人則已譖者請張爲幻之二說無
乃近迂按遂良與洎不相中太宗將東行屬洎輔太子監
國爲社稷安危所在而洎對以願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

卽行誅時遂良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聞洎言蓋以意在已而生畏惡因欲以事中之乃髣髴其向語之謬妄以投太宗之所怪而使之不暇深察也豈顧初無是語而其人亦無可言者乎若胡氏謂遂良非肯譖人者顧以史稱江夏王道宗素與長孫無忌及遂良不協故亦坐房遺愛事得罪而咎遂良既不救正無忌之因遺愛濫殺吳王恪而復以不協斥道宗宜其不能保終而來譏口則又與不信譖洎之意左矣夫遂良有忠諍之名而無自克之學故往往行求世其私憤而隨事進規義亦未盡如立晉王爲太子時雖雉集太極殿前雄雉集東宮顯德殿前此視不明而

史林測義

卷二十

八

有羽蟲之孽太宗以問遂良乃不效祖己之格王正事而曲附秦時瑤鷄之應以說帝意也至諫高宗之廢王后立武氏有似臨大節而不可奪之風及貶愛州上表自陳定策受遺乞憐以全餘命則死義之心不勝懼禍之念比而觀之而知遂良之不得爲君子矣

李淳風

武氏之王天下有數存其間故見於秘識李淳風亦稽象推算知其人已在宮中不越三十年當據尊位夷唐子孫殆盡太宗乃欲求疑似者而盡殺之究之武氏不可得而殺而被戮如李君羨者將不知幾何淳風力沮其事則保

全無事之惠大矣丁氏奉謂欲求殺武氏此除亂保邦之策使遇王魏必能贊成之試思當日之求殺者其疑似耳果真知爲武氏而殺之乎除亂保邦惟在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否則卽得武氏而殺之天或更生其人又必有如淳風之說者豈卽爲善策而王魏必贊成之乎至謂淳風欲自神其術養虎遺患武氏之立其禍根在此術士之一舌而深嘆術士爲可誅夫術士創爲妖言煽亂天下罪莫大焉若淳風者誠知天之所命人不可去而不重太宗濫殺之惡以延其祚於一綫視言李氏當爲天子勸隋煬盡殺李姓者爲何如哉且殺李渾而夷其族果能斷其禍根不

史林測義

卷二十

九

致養虎遺患否也以此罪淳風而是太宗之求殺甚矣丁氏之慎也

高宗廢后王

武氏弑王后綱目不書劉友益謂武氏至於滅唐則弑后不足言故略之然魏終滅漢而弑后何以不略后雖廢爲庶人於武氏猶故君也豈嘗有篡其國弑其故君略而不書者尹起莘謂高宗昏於衽席動不由己雖故后爲所殺亦不得知不書以著其愚闇之失義乖輕重未允按唐書后與蕭淑妃皆囚宮中帝哀念后間行至囚所許有處置武氏聞之促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詔旨至淑妃罵曰武

氏狐媚醜覆至此蓋既許以生復詔以死但逼促於武氏帝不得知之說亦謬然則其不書何不以誅武氏也武氏弑故后何以不誅罪王后也何罪乎王后非王后欲因以撓淑妃之寵則武氏無從入宮又數譽於帝故大被顧幸武得肆其攘竊神器屠戮親賢之禍雖由李世勣許敬宗李義府之從而王后其罪魁矣被弑固自貽伊戚亦僅以償其辜故君子不書以誅武氏也曷不從唐書書殺以罪王后嫌何嫌爾嫌以弑正所弑也不書弑而誅之義存書殺而誅之義亡也雖然例因事見書則書王庶人暴卒云

張公藝

史林測義

卷二十

十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所以能之故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夫家國一理魯以相忍爲國此公室四分陪臣執命陵夷不振衰世之風治家而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不求有孚威如之吉一以含忍爲事則失家人嚴君之義必無以成家道之正雖同居之久亦無足取況有不能也然則公藝姑託之此耳帝方受制武后昏懦不可與言自上官儀死舉朝結舌郝處俊敢諍卒選仇皆使草莽之臣不知忌諱對以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如胡氏管見之說卽萬一有警亦不能收濫權保母聞之武后銜其故爲激發以來因事減門之禍哉此公藝不敢以

正對而託以凡百惟忍暗投帝意蒙稱善斯可矣胡氏嘗以智術之短乃深於智術者與至今士人家往往大書忍字揭諸櫺閭又柱聯爲百忍堂中有太和之句千餘年無識殊可怪笑

劉仁軌

劉仁軌之爲將也善謀能斷其始任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耶蓋自度智略足以就之然惟心存富貴平日所言苟利國家知無不爲皆緣以投富貴之機而非純於爲臣之節不然何李敬元與所建請持異挾爲私憾知敬元非將帥才故薦守西邊陷以喪師辱國而不恤也若與

史林測義

卷二十

十一

戴至德同爲僕射獨甘言接人以收物譽論者譏其有乖忠款則猶小焉者耳

中宗

武曩廢中宗僞立睿宗而纂唐室唐書通鑑皆列武氏於本紀舉其號以紀年綱目則用沈既濟本春秋之法每歲之首書帝所在用范祖禹唐鑑義例每歲甲子下大書嗣聖之年分注武氏之號前史得失於是有所折衷顧魯昭見逐虛位尙存春秋猶得編次其年以紀事而中宗非比瓊山邱氏謂嗣聖僅有再閱月之稱若仍以其年次第書之則是假辭以立義非紀實也信矣然其世史必於綱目

曰書唐字亦其贊筆按既大書中宗皇帝嗣聖元年黜武氏之號於分注纂賊干統之例已明後雖不繫年於嗣聖而仍分注武氏之號每歲書曰帝在某亦可見唐之正統雖絕而猶未絕也又謂每年帝在之書必著其名使人不疑於睿宗夫猶書曰帝既不予武氏之廢若書曰帝顯又疑於名號例之不成君而於睿無疑則有尹起莘下書歸政豫王旦之說在

韋思謙

以譽諤之士居能言之地際得言之會尤國家之大得失賴以正救而安宗社韋思謙為監察御史高宗賢之疑獄

史林測義

卷二十

十二

劇事多與參裁語或甚倦徙倚軒檻猶數刻罷誠宜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無負自稱不能錄錄保妻子之言而何溺於所愛權移中宮不聞上封事議抑損及進御史大夫當嗣聖元年裴炎妄執拒諫之辭激成易位之禍亦不見其引義力爭弗暇恤身乎雖嘗劾褚遂良市地不如直申張仁禕受誣不得對姑以盜猖直之小名不足稱也

駱賓王

武后廢中宗專帝制為千古共憤之事駱賓王代徐敬業討武一激為千古共快之文然其先嘗效上疏言事非不欲蒙寵祿就功名於女主之朝及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

乃與敬業等以反正廬陵為名而作亂則其辭雖足以視妖狐之魄蓋亦出於流落憤恚之私而非仗義執言之公也向使宰相薦之武后召用之有不蹈舞謝賦歡喜詩如杜審言哉快其文有疑於其人君子惜之

李昭德

諸武薰炙酷吏縱橫而朝多依阿取容之際卓哉李昭德能諫於太后奪武承嗣之文昌左相且笞殺王慶之以寢其覬覦皇太子之謀因進姪為天子不為姑立廟之說中宗之得入為太子而唐不終為周功出狄仁傑先惡來俊臣侯思止之舞文法數誅陷大臣每奏其誣罔不道狀卒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一

十三

榜殺思止力沮羅織之獄視朱敬則亦烈矣夫以位宰相建言而制罷機衡遣按而拷斃凶慝但不如裴炎之諫不行于立武氏廟而宋憬之恨未腦裂張昌宗也非擅威柄也史稱頗怙權為眾所指目蓋弗詳邱愔之疏其矯虔鄧汪之論其專恣固黨於羣小中武后以所猜阻而甘心耳豈誠如所言哉至來俊臣誣以謀反與俊臣同日棄市時人無不冤昭德而快俊臣唐書帝紀書殺李昭德來俊臣失誅殺之義邵經邦之宏簡錄以李昭德來俊臣有罪伏誅書亦何蒙謬之甚乎

太子重俊

綱目書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而死臣於
此竊有惑焉按重俊以後宮子為韋后所惡三思所忌安
樂公主所嘗辱乃不忍恚忿率李多祚等矯發羽林兵殺
三思崇訓於其第雖三思崇訓濁亂宮闈將危社稷重俊
人子安得以私憤擅誅且不釋兵奔謝而趨章肅門斬關
入索韋后安樂及昭容上官綱目分注但云索上官失實夫傷驪之讒
也非姬氏則不安申生寧弗辭而就死羞南之淫也朝少
君而三顧蒯贖乃負罪於出奔以律重俊宜在叛父弑母
之條而乃例之舉兵以義者何哉即曰正三思崇訓之辜
已失明天理扶人倫之旨然於分注外附胡氏之論多祚

史林測義

卷二十

十四

不拒重俊之請而舉禁兵以子脅父蓋不知春秋之義陷
於誅死則又於其綱自相抵牾矣睿宗命諡重俊為節愍
時太府少卿韋湊已辨其非懼使後之亂臣賊子資以為
辭而開悖逆之原豈繼春秋有作垂戒萬世之書弗嚴諸
此據漢太子據書反此則偶沿唐書而誤而劉氏書法尹
氏發明皆曲為之說也唐書帝紀書皇太子以羽林千騎
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汪氏綱目考異故有未得其罪人
但當書討誤作誅之說而重俊及三思傳則稱殺三思崇
訓併其黨十餘人無論書法不合大義即記載亦殊失檢

史林測義卷二十一

臣鄱陽計大受論

元宗

元宗之為臨淄王也韋氏進毒弑中宗起兵誅之先儒以
未敢相王及不早請即位謂本意蓋欲自取千載竟無與
白其心者臣按史載其不啟之意實慮不成則以身死不
以累王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也況有事成則歸福於王
一語其不利自取之心已較然明白至不徇眾約即立相
王者以倉皇之際內外未悉定而且疑少帝在故也觀其
比曉出謝不先白之罪遂迎相王入輔少帝亦可見矣其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一

一

為平王也相王輔少帝而封之者也綱目不書封何時相
王未即位而又不欲成少帝之為君也亦如以少帝制傳
位相王而直書相王且即位云爾抑不欲以誅韋氏者使
韋氏所立之君乃得而封之也如以著其自取之心何不
徑以自為為文而下書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又何獨
予其正而非太宗肅宗之所得與乎若夫宋王成器之讓
太子於臨淄固不失為唐之泰伯而臨淄之因心則友亦
可無愧於王季其專以聲色飲博遊獵畜養娛樂之不及
以政者亦僭任夫逃荆蠻而采藥之意耳上虞徐氏顧謂
長枕大被非素友愛特宋王避位有以啟之而斥其於父

兄之間實多慚德固皆由欲自取之說以誣之也劉幽求於誅幸庶人預參大計臨淄之為太子亦以其一言而決議功議能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乃以太子少保罷其左丞相而聽姚崇之奏其鬱鬱散職有怨言輒加貶削史贊恨其待之太薄為允後之論者多以為銜幽求之嘗力請相王正位故略不加恤如此不思太子當傳位之時流涕固辭者屢矣其先何汲汲於欲得之而終不能釋憾於幽求哉夫臨淄志殉社稷不委親以難貽親以危必使神器重安而君父拱手居尊當日之謀慮深遠實根忠孝之誠自讀史者不即疑似加以詳審且於綱目曲為附會以從本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一

二

欲自取之說乃反無解千古不忠不孝之譏茲故悉而論之以表其心於青天白日云

褚無量

古帝王崇儒重道憲老乞言豈必如武臣之視其矍鑠否乎如漢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而授尚書申公年八十餘安車蒲輪而議明堂今元宗讀書有疑無從質問選儒士入內侍讀而年七十之褚無量與焉為設腰輦使內侍舁人親送迎之惟素欽其耆年宿望而學足以待問耳觀無量之言太廟四室壞言父在母喪厭降禮決疑解惑於此可徵元宗而能虛心延訪為益不淺尹起莘於綱目書

置侍讀官謂以羸老充選雖曰幸之蓋亦惜之此吳兢號稱良史而李林甫嫌其年老衰僕甚而不任以史職之見殊謬

姚崇

史贊有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夫崇雖責難於君豈不揣知元宗之英銳必不甘謂有不可行但因從獵逢歡之餘咨以天下事而有卿宜遂相之語懼或中沮乃設為此而曰度有不可臣敢辭史謂以堅帝意堅帝聽言之意正以堅帝命相之意也豈誠以為辭就之節而見可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一

三

而進為君子之所深予乎且開元初亦未見施行者如不倖邊功如閣豎不與政事乃十事中之兩大端為唐治亂存亡所繫而薛訥則命以同三品擊契丹郭虔瓘則聽其募關中兵詣安西王駿則弗罪其誘殺突厥降戶此非倖邊功乎至宦者增多員數除官三品而高力士且以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自先天中時亦未聞寵任少替此非閣豎與政事乎既不如所要說崇宜強諫諫不從則去位乃弗聞有然者則其初之始以堅帝命相之意益可見矣史稱其權譎而未明此亦諱以用其固寵之思而後之數於獻媚皆始進之一念

推之因以嘆史識之難而贊未免於失實也南宋李綱辭相以十事進高宗自比姚崇綱亦據其迹耳而用心忠誠固於崇有判若天淵者以故十事中僭逆偽命二議爲當日政刑之大而獨留中不出則直氣抗辭泣拜求罷必行其言而後已論崇者又借觀而明矣

僧一行

太宗於長樂公主出降敕有司資送倍永嘉長公主以魏徵諫而止元宗於永穆公主出降亦有司資送如太平公主以僧一行諫而止二君皆能抑情以從諫美矣獨開元時輔佐號多賢才而克秉正直文德皇后嘆爲真社稷臣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一

四

潘好禮

自世有矯飾之行乃有沽名之議微論其沽也即稍有近名之念已非敦行之士矣此鑒別人物者不可不嚴然嚴何刻之失乎潘好禮史著其居官廉勤無私彊直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勳居室服用籬苟至終身而斷之以世謂近名蓋以好禮有似故取高於俗流者然而準之中道儻所謂又其次者是耶非耶本其性分清堅以制行刻苦故

能自奉籬苟之安如此且不自列階勳名心蓋已淡忘也

近名之說而亦藉爲吹索哉乃使古者敦行之士幾若以一念之累而無以見諒於尙論之心傷於刻也臣且因史所引以有深慨焉世之衰也後汰者之於節齋貪黷者之於廉介唯諾者之於謬諛佞者之於峭鯁放誕者之於循謹矜倚者之於謙抑躁競者之於貞靜附離者之於才特權譎者之於樸誠類以爲沽沽自好而卽不恤名譽之情反以相稽吠所怪也雖孤行一意不惑浮言苦迺主持世道筆之於書亦不復推諸嚴氣正性與有自克之學而撫拾其說似屬公評則夫制頽波而中砥柱鼓芳風以肩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一

五

游塵尙安賴哉噫

韓休

史稱韓休爲人直方不務進趨臣竊疑焉如誠澹懷榮利宰相亦任以時來豈尙重念吹噓薦剡轉藉爲德報按之李林甫傳元宗以蕭嵩言將相韓休林甫因爲休請休既相深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林甫由是遂進無論樹大姦以成唐室之亂而本於感佩之私比周阿黨則平日艷心當軸思得有力者之推輓可知而峭鯁異於蕭嵩亦以嵩寬博多可乃矯情爲訐直以傾嵩也其初因柔易爲嵩所舉也史臣詎非舛辭又帝貌瘦於舊

左言欲因以逐休而帝有吾雖瘠天下肥之語然謂蕭嵩嘗順言吾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嘗力爭吾退而思天下寢必安乃爲之瘠者不在嵩而在休則乖四體順正膚革充盈之義此亦紀載者侈陳茂美不顧事理之不侔也

王忠嗣

古之君子以身許國國其身也國之安危卽身之安危國之存亡卽身之存亡是故思安其國則不計其身之危思存其國則不計其身之亡豈謀國之工而謀身之拙乎王忠嗣之爲將也持重安邊嘗謂不欲竭中國力以倖功名其策攻石堡城恐所得不繼所失雖因以拂主意啟讒口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一

六

遭廢黜而終不欲以數萬人命易一官此李臨淮所謂能行古人事也乃其傳贊以不能自免於讒卒死放地而嘆曰自古忠賢工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矣可勝吒哉史臣何其失辭夫謀身者必非能謀國阿諛逢迎以求君之厚己要結傾附以求己之固君好官自我爲何恤國家之債事而能謀國者必不復知有其身顧以謀國謀身較量工拙而吒之不亦謬乎

李林甫

嗚呼自古奸邪專國釀成禍亂而主聰爲其蔽欺莫之覺恆得終榮寵以沒厲下則天討所不加亦神理之謂何矣

李林甫爲唐大奸非誅死不足蔽其辜尹起莘謂綱目特書其卒者著明皇護養姦回使之獲保首領之失信已然於書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則曰楊國忠誣以謀反非其實故不書其罪以譏之而劉友益亦有以甚國忠之論似皆未允夫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雖暫免刑戮而剖棺抉含珠襖金紫卒莫逃於數月之後卽未如肅宗之欲焚其骨而揚灰亦少伸天下之憤以見神理之不誣故書之爲後世戒也按林甫欲固己權利任蕃將領節度無入相之資故安祿山得專三道勁兵以蕩覆天下乘輿播越宗社塗炭則謀反雖非其實而反由林甫罪以反而剖其棺何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一

七

甚之有不然楊國忠亦激祿山之反而未實謀反者陳元禮以禍由國忠誣其謀反而殺於馬嵬驛何綱目不以殺非其實而甚元禮之擅誅乃以伏誅書哉

陳元禮

元宗奔蜀次於馬嵬右龍武大將軍陳元禮因將士之饑疲憤怒誣楊國忠與吐蕃謀反而殺之且不收除元宗以不得已賜貴妃死雖國忠貴妃有不可不誅之罪而無敢擅誅此王思禮請哥舒翰劫國忠至潼關殺之翰謂此乃吾反何與祿山事也元禮則乘危以作亂至使至尊不得庇一供奉倘不速決事且如何唐人詠其事者劉禹錫云

官軍誅佞倖天子舍妖姬白居易云六軍不發無奈何宛
轉娥眉馬前死此詩史也若杜甫之北征篇曰不聞夏殷
衰中自誅褒姒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亦謂歸美其君
臣子之義而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
今國猶活母乃使劫君者資以爲辭而長後世之亂乎且
唐之再興由發揚鬼之日父老率數千人遮道請留太子
東討賊此時卽國忠貴妃而在亦不能以中沮及卽位靈
武而諸道殉國之志益堅固非以誅國忠貴妃有以振起
人心而克施光復舊物之謀於成都也以活國許元禮則
亦未切當時之事勢此少陵集中一大紕繆有害名義者
不可不辨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一

八

雷海清

安祿山將孫孝哲之陷長安也在廷諸臣無一以死節聞
而受賊官爵於洛陽者且三百餘人矣雷海清乃以一樂
工悲憤盡節於凝碧池以視陳希烈輩不啻銜杯上壽之
舞馬耳或拜或舞之犀象耳覩然人面不知愧恥雖使脫
巾徒跣列拜甄濟亦未必有以啟其羞惡之良也然若之
何而至於斯極乎蓋自有唐以來亂三綱絕天理父子兄
弟夫婦之義不著而君臣之間自非忠義篤於性生雖擯
之亦任沈於下僚而不以少懈其志如李虛顏袁張許數

公其不胥人於禽獸也幾希嗚呼趙宋失國之際節烈之
士史不勝書孝宗自謂家法遠過於唐豈偶然哉豈偶然
哉

張巡

臣讀張巡傳至云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
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叛者城破遺民只四百而
已不禁撫卷而嘆巡之爲此儻亦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
者耶夫立國以爲民也而兵所以捍國之難以全其民者
也至不得已而去兵而去食亦與民效死弗去耳何至食
人以求不失所守尺寸之地乎巡之爲此以謂睢陽江淮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一

九

保障睢陽不守江淮必亡天下事不可爲矣豈顧與夫食
人寧若全人啟天下後世之口哉又豈顧損數萬人卒全
天下塞天下後世之口哉直行其蔽遮江淮沮遏賊勢以
報天子之心而已直行其心而無所顧是之謂精誠彼三
萬口皆甘爲所食而不叛非其精誠相感不至此也雖然
當夫援絕圍急糧盡之際不棄城以圖存而與民俱餓死
君子以爲義至正巡之爲此千萬古其可再之事乎

葉護 回紇

春秋之世外國而能憂中國之憂如楚子之入陳圍鄭吳
子之伐楚救蔡皆聖人之所許而不沒其功回紇葉護於

收復二京。澧水新店之功居多。綱目只書廣平王儼。郭子儀而不及葉護者。蓋儼為天下兵馬元帥。子儀副之。此歸功主將之義。回紇時與朔方安西南蠻大食。皆為所統。例宜如安西節度李嗣業之戰。叙之分注。尹氏發明謂不予回紇有其功。按之春秋。非其旨矣。如不予其功。前曷不於將兵入援而削之哉。或曰葉護既有功而垂涎於子女玉帛。縱兵大掠。非廣平馬前之拜。則西京已空。非羅錦萬匹之賂。則東京未厭。其去賊為民害幾何。終於自隳其義。故不錄。是又不然。克城之約。肅宗實職其咎。於葉護乎。何誅。

楊綰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一 十一

古者取士以德行道藝之書道藝則後世文藝所昉。鄉舉里選廢而設科目。尚兼考其文行。然文本通經實可措之事業。行由立德實有裨於治化者。已漸失其故矣。至於隋唐進士明經則專論文藝。而不論德行。楊綰於代宗廣德元年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問經義十條。對策三道。中第者賜官出身。有差其進士明經並停議。取文行兼優。頗可救偏補弊。為時所沮不行。然雖行之而不求三代所以造士之方。遠示之孝友信義廉恥。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必不免矯情飾節。邀聲譽。而且有費力者。營求保舉保

舉。或以貴戚背命不能相違考之。漢世已往往類是。顧安所得真孝廉哉。況綰亦嘗以舉孝悌力田無實狀而請罷之。若孝廉而獨無其弊。必不然矣。至若問經對策。胡氏實以綰所條其詳。不可見。謂問經宜令隨所占經引先儒之說。兩家至三家。而主其善者。或有己見。則附於後對策。宜問以前代故事。有疑難無折衷者。勿問時事。杜其諂諛。其法至今行之。而士子類皆預揣有司之所發問。抄記舊聞。巧求倖中。與唐世帖誦亦何以異。欲因以見習經之通塞。習史之深淺。弗可得矣。惟後世制藝之興。以代聖人賢人之言。從滙萃經史。浸灌義理。而出用。是以覘其心術。品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一 十一

概。乃即文觀行之法。無何循習之士。其志全是科舉。雖於為孝為廉。題之所有之義。未嘗不言之。深深疊疊。而求其居家居官之際。則反非爾。又能無患為紙上之空談乎。若此者。良由師道不立。所以勸勉而程督之者。但求可為決科之利。使之苟且趨時。以沒溺其反之身心之意也。夫懲監舉之弊。不得不從考試一途。以取士誠當。逐逐科名之口。不以得失為心。而以討論義理為功。本其躬行心得者。以條達於舉業。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皆可用之寶。斯文為國華行為席珍。以應朝廷設科求賢之典。其遇也無負於神顧。其不遇也不生其怨。尤則豪傑之士乎。

柳伉

代宗初立宦豎程元振用事忌害功臣方帥攜解吐蕃入寇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虜至便橋帝出居陝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元振馳告天下丁氏奉謂伉可謂忠言矣然稱魚朝恩戮力陝郡而有獨留朝恩等語則是朝恩之黨其為人不無可疑噫何讀史之鹵莽而輕議若是耶按伉請斬元振併請悉出內使隸諸州而朝恩當衛兵離散之日以神策奉迎華陰帝深德之知獨有不得而逐之勢然曰內外離叛雖一朝恩戮力陛下獨能以此守社稷乎曰獨留朝恩備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則固明言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一

十二

僕固懷恩母

僕固懷恩激於辛雲京駱奉先而反及聞其子瑒為下所殺人告其母母曰吾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淺今歟心既變禍必及我因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

謝軍中此史所稱烈婦人也其曰戒曰訓汝不淺必屢為

開陳君臣之分而示以順逆利害之機所以遏其異圖者至切乃一作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則辭緩而病矣夫事君有大義豈視君恩厚薄以為向背之心乎必非賢明婦人之見而提刀逐賊亦規為一己脫禍之計耳按雲京厚結奉先使言懷恩反狀奉先過懷恩升堂拜母母如得其情宜涕泣告以臣節之訓而託喻雲京誓同戮力王家以消嫌隙顧讓以若與吾兒約兄弟今何自親雲京致奉先疑將圖己而遁即具奏以反狀乎似此愚而且私知固非能明大義以切戒者也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一

十三

渾瑊

郭子儀遣渾瑊拒吐蕃於宜祿瑊引眾据險設捨壘遏賊奔突宿將史抗等輕瑊去捨為虜所乘遂大敗雖瑊為主將而敗由抗不用命專行不獲此必之敗宜林父請死而戮先穀街亭之敗宜武侯請貶而戮馬謖也抗其可不誅乎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書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不用命而不戮斯律失矣失律凶也瑊以為己罪置抗不問子儀自任其失復用瑊以取勝胡氏管見謂瑊如欲斷抗則偏裨心怒卒伍意離馴致大敗亦未可知似此不失律而反凶而軍政且有尚於姑息也不亦謬乎其稱美

責躬得已不誅抗之非自當別論

劉晏

晏之理財也。常以養民為先。使國用充足。而民不困。敝戶口蕃息。雖任機權。可謂賢矣。自古計利之臣。剝下益上。斂怨基亡。國危而族誅。即唐之宇文融。楊矜。慎。韋。堅。王。鉉。之徒。歷歷不爽。若晏則誠史臣所稱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與人不乏者。卒以楊炎證成。庾準之誣。不得其死。君子亦哀以同於古之忠賢。遭讒而受戮可矣。尚何所歸咎哉。胡氏管見。乃執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起怨。怨積則禍生之論。固深為利國利家者示其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一

十四

戒而以言晏則未為切當。且謂史亦言。慮煩疾之是必有。說不知權貴屬以親故而無得親職事。屬吏惟書符牒而。不出納錢穀。久典利權。侵漁路絕。此所以有疾之者耳。若其所居粗樸庫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及簿錄其家。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終服其潔已。初無疾以自肥。又何至鬼瞰其室而生禍哉。長洲陳氏則謂放利多怨。不必不利於下。不利於私。而後致禍。夫利雖聖人所罕言。然亦惡其專耳。如使上下公私均蒙其利。此亦自古治國平天下而。愁怨之聲不作。咏歌之盛以臻者也。然則晏之不免於見殺者。此晏之不幸也。非晏之言利之有以賈禍也。不然。軍

國之用。未可或缺。財賄之斂。聖王不廢。而計司片地。幾為。仁人君子所不敢涉。足朝廷將安所倚辦哉。後之居是職者。亦惟法晏之先於養民。無得罪天下百姓而已矣。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一

十五

郭子儀

易曰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郭子儀有焉史臣裴垕稱以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胡氏管見嘆為漢唐以來將相所難子儀以何道而能若是惟積忠信安義命也乃于垕又言其後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則駁以小人處富貴之所為子儀之賢必不至此而方文正以謂此子儀之所以為智也蓋威聲震乎外國功德加乎羣臣此中主之所不能無疑者況肅代之陋狹德宗之猜史林測義 卷二十二 一

忌乎不若少徇眾人之跡以自污使巧佞之徒知己不足疑而其君釋然不復知其為可忌也臣謂之二說者皆非所以論子儀也夫子儀位極人臣寵冠百僚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勝紀乃不矯為廉讓處之若所固有而驕縱之念無一毫之生於其心自人見之則以為後窮人欲耳如謂託以自污此漢蕭鄼侯之客勸以消沮疑忌之謫智非純臣事君之道子儀而若此則無得於中孚應天之義而所以致不忌不疑者舉無足深取矣嗟乎上信君心亦感乎奸闖強虜再造唐室且烈於齊桓晉文而有不本於

忠精誠確一無人偽之貞豈易理也哉豈子儀也哉

段秀實

精忠勁節嚴霜烈日之士如段秀實頗真卿者胡氏管見必欲為其吹毛索瘢之論何哉抑亦言之不果當也其論秀實涇原亂兵入城天子出避奉天不知執羈勒以從而猶為司農卿見幾不敏惜哉抱忠負材草草而死也按秀實以朱泚召議稱帝憤奪源休象笏擊泚中其額流血鏃面匍匐走賊眾不敢動使非所約劉海賓不為繼則逆泚已伏誅矣不克死之豈草草者若其不隨出奔志掃宮室以返鑾輿雖竟無成而計過奸圖之警行在固重有賴休史林測義 卷二十二 二

教泚偽迎天子以襲奉天時奉天守衛單弱且帝入盧杞言日望泚奉迎賊將韓旻領銳師馳往至必見襲此誠宗社危不容喘如秀實亦出誰為謀救其急抑不猶為司農卿雖使歧靈岳詐姚令言符而竊印未至何從倒用司農印追其兵還哉觀秀實所為亦非不敏於赴幾者固不在能釋位以就從扈牧禦之義也胡氏則亦見之迂而未審矣秀實傳云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共圖泚令言自軍亂迎泚蓋一意從逆晝夜為賊謀者而秀實陰相與結乎如果與結則欲追還旻兵不必有偽符竊印之事矣此殆史臣之誤入其名也

顏真卿

真卿仕歷元肅代德四朝雖至影迫桑榆不少懈其報國之心故嘗以正色公言見惡於元載楊炎盧杞諸奸誣劾貶斥至於七八義不顧身所志必達而終為杞陷李希烈反詔遣宜慰公卿失色拜命即行在希烈所叱朱滔等使之誘以宰相責李元平之不能致命掘坎欲坑積薪欲焚多端迫脅而毫無所怵於心凡二十閱月卒縊殺之於蔡州嗚呼自平原倡義至此而乃有以畢公之志矣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南豐曾氏謂此足以觀公之大亦大其無所憾於重且遠者也管見稱其清忠

史林測義

卷二十二

三

直道顧以為君非知己年逾七十而不致仕於盧杞有不相容之詰而觸其所惡聞難以言智夫人臣固有欲立忠直之節而為智所累者多矣智之一言無乃不足以訓況真卿之誓志報國庶乎百年如一息者尚用此為誦讓哉夫如真卿者所謂從容就義難也其在蔡州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則未死有必死之心綱目書為李希烈所殺劉氏書法以為為真卿惜真卿之死當於希烈僭號時尹氏發明以為朝有老臣使為賊所殺書法如此所以歸罪姦臣陷害之意臣按尹說為正

李璡 史孝章

左氏叙楚之討子南其子弃疾以嘗聞王泣告不敢洩命及父戮而死之乃以申叔豫之生死肉骨乎遠子馮者合傳焉所以著弃疾平日不能熟諫之罪也後人亦遂援此以責李璡請坐視其父懷光之成異謀而輸情於君雖俱死不食言亦何所救按璡於德宗之告以嘗委曲彌縫而有臣力竭不能迴之對夫豈未嘗以大義熟諫者固不得以責弃疾者責璡也但熟諫而不聽則宜繼以死抑不忍其父之足以危其君而密言於上之後則又可以死雖懷光剛愎忿戾不自還冀因以動哀思悔罪之萬一亦孝子之心也而必待父敗乃與之俱死乎其處死猶未盡耳至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一

四

於其父既敗璡誠義無容生胡氏管見謂德宗而欲全之宜預詔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勸王特宥其子則懷光必使璡勿死而璡亦可以不死蓋晰義未精之論雖君父皆見宥而身負責父之名何以立於天地之間又文宗時史孝章者見父憲誠奸命泣諫以非痛洗漑竭節事上恐禍不旋踵父彊武不盡聽欲助李同捷孝章切爭乃稍憚其義卒為所悟發出師討同捷而上書求觀焉噫君臣之義至而父子之恩亦無傷以視璡之力竭不能迴蓋有幸不幸也處人倫之變可以觀矣

李泌

李泌傳贊論肅代之不相泌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耶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爲之助也臣謂肅宗固素重陰陽巫祝者王璵致位將相以言鬼神泌則何獨不爲之助因以進用哉夫泌誠賢者其相不相固存乎去讒遠色與否耳肅宗愛張良娣寵李輔國嘗與良娣博賜七珪鞍欲遠使正位中宮泌皆諫止良娣由是惡泌而輔國又以泌親信疾之代宗時元載用事惡不附己載誅復爲常袞所忌二主雖欲相之有不爲讒妾中沮者耶若德宗之相泌則以楊炎盧杞諸奸既去內外無忌而譖之者帝亦服其言雖有時逆耳而無陵傲好勝之志夫豈常史林測義

卷二十一

五

持鬼神說爲之投合哉帝曾語以建中之亂術士桑道茂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泌乃折以君相造命不可言命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論對精實不崇虛誕是知以怪自置而爲之助其說近誣蓋泌嘗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無妻不食肉其子繁家傳又語多不經故言之者遂謬如此然當日之建白近正及善處父子兄弟間要自不掩也

韓愈

韓愈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綱目不書其監察御史之官者蒙上杖監察御史崔遠流崖州爲文耳尹氏

發明謂遠既以察官杖流君子可以見幾而作惜愈不能乞身而退遂以言事坐貶此爲不書官之意非也又謂不得其言則去陽山之行不必往可也夫不得其言必未得罪而可去則去耳若既逢上怒而坐貶豈亦有可飄然歸隱不之貶所之義乎唐書愈傳贊稱其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媿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臣顧以爲是誠篤道者而何以諫憲宗迎佛骨貶潮州乃因所處遠惡戚戚嗟嗟悸與死迫乞憐於朝而云臣當論述功德作爲歌詩薦之郊廟東巡泰山紀封鏤牒奏功皇天獻諛媚以求回帝意視前此之辭嚴義正凜乎千古有生氣者一變

卷二十二

六

而奄奄如泉下人語乎陳氏淳曰韓公學無源頭如原道一篇亦可謂能見道之大用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而未密反身內省之功故自無所執守致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遂不覺爲大顛所動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論與牛文公略同然則哀謝一表亦見其無執守處也夫惟反身內省之功有所未密則浩然而塞天地之養有所未充雖一旦激烈於名義人主之怒可犯三軍之帥可奪而放逐不得志之日遂至憂傷病沮不能自振茅氏坤謂眉山潮州廟碑議論多漫然而史臣所稱臣亦不無間然也

德宗

華陽范氏曰德宗稅政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宦者三曰聚斂貨財是固然已然推所以致弊則由於倒置賢奸其於君子不知其賢即或見之而終不信其於小人不知其奸即有告者而終不悟是故賢臣以猜忌不獲強國庇民以盡其用奸臣以親寵不顧名叛培怨以行其私乃弊竇大啟而莫之塞也如使信李泌陸贄蕭復柳渾之賢諫行言聽悟楊炎盧杞張延賞裴延齡之奸深惡痛絕豈不克終初政之清明而何乾綱不振邦本實撥之患哉後世人主有鑒乎此亦思德宗惟以強明自任故正直不及察而邪諛為所蔽用是絕獨智之私祛偏聽

史林測義

卷二十二

七

之惑而清心以澁之虛己以待之用人行政粲焉幾矣

段平仲

人臣之登對也忠君憂國至誠惻怛之心積之有素而朝廷之得失四海之利病斯民之休戚籌之已熟值虛懷盡下之主固可隨事敷陳不同言有囁嚅亦豈蒼惶自失於厲威以臨弗賜溫顏之延乎段平仲常謂帝聰明神武臣下畏怯自為循默使我一旦得名見宜大有開納及以監察御史入對德宗正色問之錯愕不得言乃謬稱名帝怒叱去之由是遂廢然史謂各由此顯以欲自通於上為知所職而君不降而逮下喪夫所以為上究其入告之本不

裕而客氣虛憍志無以帥溺職甚矣然則人君其尊如天固必屈己以來獻替而瞻仰屏營亦在道有前定以為明目張膽之地也

柳宗元

文人無行自古所嘆柳宗元工文章而希速進諧附王叔文與韋執誼劉禹錫等定為死友互相推獎儼然自得以為伊周管葛復出也疾武元衡有守藉勢中傷及在禁近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莫測所為大抵計助叔文迷奪朝權耳其行若狂君子恥之叔文敗遂坐廢退死於窮裔韓昌黎誌其墓謂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

史林測義

卷二十二

八

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亦隱然見其黨同羣小規權遂私不知失於何底反不若斥久窮極能自力於文學辭章以顯耳然慨其道不行於時不知所謂道者伊周與管葛與甚矣其誣也至願以柳易播一事視嘗定為死友如執誼之負約為異同致成仇怨乃獨於既窮時不以利害而義形於內斯亦足節取而昌黎之宜志感以風云

杜黃裳 裴度

元和元年劉闢之誅固宰相杜黃裳奏罷中人監軍專委高崇文以及指授機宜之力也憲宗褒其功乃不明善則歸君之義處之不讓其不生中主之忌心乎此所以不久

卽罷爲河中節度使也或據本傳通餽謝帝以其小節不修出之竊不謂然黃裳旣卒御史追劾納崇文錢四萬五千緡帝且念功不問如尙欲資以裁制藩鎮而苛其潔白之小節忘其經濟之大略乎四年討王承宗任吐突承瓚爲制將時譚忠謂在年取蜀取吳皆相臣之謀今不任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此乃天子自爲之謀將欲夸服於臣下洵推見至隱之論蓋自黃裳之不讓有以啟之則黃裳之不使久在相位豈非嫌有不讓而不復待以建事之權乎逮於蔡鄆旣平裴度纂述上之憂勤機略請付史官或其取鑑於黃裳以善處功名之際然而不允所請信乎帝

史林測義

卷二十二

九

之不矜不伐乎比而觀之而丁氏之論以矯情者乃不誣矣若度旣歸美於上而旋罷爲河東節度使者則憲宗晚節任用非人聽皇甫鏘之黨陰擠之耳

梁悅

唐書孝友傳著張琇報父仇附載徐元慶以逮梁悅時議者矜烈謂宜貸死正國典謂宜伏辜陳子昂劄爲誅與旌善行之論而柳宗元駁之若韓愈則亦仍存疑案臣按柳氏據公羊春秋傳受誅不受誅未論專殺而終疑必死之律雖云顛說不聞而非謂已言執事蓋與昌黎引經以議者皆未於禮經法令觀其會通之義也周官調人之職

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此公羊所本而朝士之職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明殺人非義得讎然非先書於士亦有罪此公羊所略論君殺臣故略書於士則士以聽于朝以議刑殺其殺之者有迫而非顧故無罪也禮檀弓記子夏問居父母之仇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夫市朝肆刑人之地而仇猶與遇則迫矣亦以知旣書於士故可鬪而求殺焉不然豈周官之說子夏未前聞而夫子不以爲訓哉如書于士而執誅之有同手刃則報之事成如書于士而或事洩反受其害則報之志亦成矣雖孤稚羸弱何不能自言而

史林測義

卷二十二

十

惟伺敵人之便如昌黎所論乎然則書於士報仇之定制而殺人者死不得讎而殺得讎而顧殺非是則赦法與經爲表裏者也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人道立王政肅矣

許季同

去亂歸國何有於妻子一戀妻子則卽不能自拔汗濁之中以全名節許季同爲西川節度韋臯府判官遇劉闢反棄妻子而歸雖他行事不概見而去亂之勇亦足與其兄孟容之方勁稱二難矣王氏蓋則以譏其爲人非厚德君子蓋執居常之義而無見處亂之權非確論也

徐晦

京兆尹楊憑以李夷簡劾奏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樸陽尉徐晦獨至藍田慰餞權德輿謂將為累對以布衣時蒙其知獎今豈得不與之別有如公異日為奸邪譖斥又何敢爾德輿嘆稱之夷簡遽奏為監察御史語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論者莫不多晦之直而夷簡之公也竊謂正人君子遭讒遠謫而知遇之士不忍背由是及禍弗顧斯古人之節若夷簡之按憑雖緣私怨而憑實貪汙僭侈不法晦嘗為所善義當規止不聽則與絕可矣及其得罪亦但以意氣不為盛衰利害所移耳坐視其敗規止不聞負憑實甚夷簡之所見亦失雖然不以累而棄舊不

史林測義

卷二十二

十一

以忤而棄才如晦如夷簡亦可厲末俗感福衷云

錢徽

錢徽典貢舉段文昌李紳屬所善不預而李宗閔壻蘇巢楊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因奏徽取士以私穆宗問紳及李德裕元稹皆以為然詔王起白居易覆試黜巢等過半乃貶徽及宗閔汝士汝士等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教子弟焚之按巢及殷士皆與徽厚宗閔又託巢於徽徽謂無愧恃強顏自文耳且初得段李私書即應白發至是始奏則前固納其請託而覆黜既多又何能假以自直乃詭附士君子之行

前唐書有時人多之之語而後書削之固當長洲陳氏以為心事度量不愧聖賢趙田袁氏以為泯得喪志順逆進乎道而難能又皆無解於癡人說夢之嘲矣若微獨不如二人請者時德裕宗閔其隙已成文昌為德裕父所擢士德裕積紳又三俊相結而微善宗閔不欲引德裕黨故抑之然則後之各為朋比更相傾軋固由微徇門戶之私不顧國家之公啟下流於方濫致狂瀾之莫挽也得為罪之魁乎

崔發母韋

郭令崔發聞五坊卒毆百姓赦吏捕梓其一中人也釋之

史林測義

卷二十二

十二

敬宗怒收發繫臺獄會大赦與諸囚立金鷄下而中人數十持梃擊發幾死詔復繫之發初不知其中人非有不敬之罪況為令惜天子百姓安可罪此裴晉公為言於憲宗以釋下邳令裴寰不禮五坊使搆出醜言之獄也奈何當日無或援裴之說以進諫者然李逢吉謂誠不敬亦權辭以解帝怒耳帝因逢吉言并及其母故宰相韋貫之姊憂發成疾乃命中人送歸且慰勞其母焉韋泣謝天子赦宥之恩可矣而何對中使杖發四十也是則示以儆發不敢為百姓忤中人隱巧復命勿奪其官豈所以教忠哉陳氏謂崔母亦賢殊失之也

李德裕 牛僧孺

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挈城以降劍南節度使李德裕見為西川要扞受之具奏其狀文宗以宰相牛僧孺議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詔還悉怛謀歸其城司馬溫公謂德裕所言者利僧孺所言者義以定其是非胡氏管見則以維故唐地義所當取其約我以盟此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信僧孺以小信妨大計而司馬之言為過按維州自武德七年置以處白狗羌羌亦尋叛而降為羈縻州者屢矣羈縻則貢賦版籍不上於戶部初雖屬唐臣叛不一廣德元年遂沒吐蕃至是垂七十年未可

史林測義

卷二十二

十三

執祖宗土宇以論即不然未盟之先應與約還侵地如夾谷之會孔子必返邛謹龜陰之田苟不獲約不當與盟既盟而定疆場則維固吐蕃之維州矣自長慶初交盟至是十餘年修好使無虛歲烟火之警不聞則亦非同永泰大歷間之果要盟無質者可以為小信而弗顧乎使如德裕請而不歸其城時贊普雖病不事不能抗中國僧孺所謂以萬騎至咸陽或非其實而怒氣直辭邊候不復晏然以獲據一方之險挑釁連兵國家之大計亦安在也牛李是非之辨宜仍從司馬或曰德裕告武宗以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則是吐蕃已先敗盟臣謂此史臣曲為

德裕翻案之辭以壯騎屯魯在將盟時此前一年固未有其事德裕敢以欺上吾不信也瓊山邱氏以為德裕處置失宜如歸其地而不予其人則悉怛謀可不遭慘毒以沮歸附之心豈當日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之語未之見乎抑可終違詔令而不執送之乎又其論僧孺之失在報私怨蓋本舊史然僧孺心即不直而事非債公論者要當平情以為折衷焉

史林測義

卷二十二

十四

史林測義卷二十三

臣鄱陽計大受論

李訓

甘露之變史言李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
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返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
搏精兵其死宜哉夫自置中尉護軍提禁兵以寵宦官軍
將皆懼威倖恩為其心腹爪牙謂易說以共誅殆未必然
訓以檢人出詭計除強惡固無不敗一自擢仇士良為神
策中尉倒其刃而授之鎗以故倉卒之間副使劉泰倫陳
君奔等率衛士而惟所指縱殲金吾捕訓黨掩宰相如微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三

一

狐兔也如當陳洪志既已杖殺王守澄亦配死元和逆黨
略盡之日贊帝下詔暴其罪惡以正天討因收神策付之
大臣而去其有罪者餘悉使復掃除則誰不脅息而闔豎
之患弭矣文宗乃不克勇以赴幾而訓復躁而寡謀藉兵
士良以及斯禍也吁哉

鄒覃

文宗與宰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
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
意蓋以為之而無益政治不欲上之求工於此然三百篇
固無王者自作而謂不聞王者為詩何耶遠古軼不可考

帝舜南風有歌喜起有歌大唐有歌卿雲有歌成王來游
來歌皆嘗為詩而顧曰不聞乎夫詩言志帝王之志修齊
治平憂勤惕厲其所為詩莊敬雅正若夫陳後主隋煬帝
之肆志荒淫乃播為纖麗之辭靡曼之音矣誠因論詩而
述古先聖哲勅命於時幾基命於夙夜發諸吟咏無非持
盈保泰之旨用啟沃其敬天勤政之心庶其萬幾餘暇摠
寫宸襟倡庭堅之賡歌聲君與之矢音炳焉與虞周同風
豈研聲律務翰墨亦玩物喪志以為譏哉乃曰陳隋之君
工於詩而不免亡國陛下何取則因噎廢食之論耳

仇士良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三

二

漢唐及有明王室潰喪之禍皆由宦者蓋宦者之於人主
以近習易親以柔情易昵以善養欲而易為之愚人主知
悅我之視聽而不知卽蔽我之聰明知娛我之燕閒而不
知卽荒我之風夜知狎我之左右而不知卽掣我之肘腋
知典兵以扞衛我之宮闈而不知卽擅勢以傾蕩我之家
國天下不獨昏弱為然卽英主恆多牽於小忠小信而不
覺墮其術中也時雖直言敢諫之士陳說其以利己之姦
為愚君之計而推夫害之所終極則反斥以疎遠言嘒近
而莫之省況為權閹之威怒所持鮮獲上聞乎然而仇士
良已不啻自與千古主人喚醒癡迷矣當其老也中人舉

送歸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極侈靡使悅不知息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衆再拜嗟乎其言真載史冊可覆視也宦者之枕秘非卽人主之座箴乎誠哉若覺悟於其言使不得以貨利鷹馬宮室聲色之事進而以暇日讀書接見賢士大夫鑒興亡考政治息澤權力不稍假而陰邪之路塞尙何刑臣兆亂之患也如唐自元肅以後褻近是倚凶醜朋挺初以回惑竊柄終以猥險肆姦禍變叵測憂憤無何至昭而宗社以亡其已事已奈何有明之世武復戒於八黨之惟我所欲人不敢言熹且疾夫欲去魏璫者是將使我孤立而煬蔽之害彼昏不知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三

三

於東漢與唐之覆轍相尋豈誠不使有暇讀書而士良之言亦固聞知乎然而宦者之枕秘人主之座箴後世其可不省哉

李景讓母鄭

無故之利無實之名君子謂之盜舊唐書李景讓傳記景讓母鄭氏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僮婢奔告母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遠命掩而築之可謂賢智婦人矣景讓既宦達其弟景莊老於塲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觀景讓終不肯屬主司以通關節似是母欲其然故撻之則何明於彼而暗於此乎母於景讓小有

過卽斑白不免捶楚景莊被黜亦必捶楚以愧厲之可知疑因誤爲輒撻景讓也新書則但載閉坎錢事且以士不勤而祿猶蓄其身明此不敢取謂轉欲其子微幸盜名而苟祿必無是理其不復記以累賢母較有識云

鄭光

大中六年綱目書詔大將軍鄭光賜莊免稅役尋罷之鄭光何帝母舅也分注載中書門下奏稅役之法天下皆同獨免似乖法意帝卽自悔初不細思且獎勵以親戚之間人所難議苟非愛我豈進嘉言有始有卒當共守之則以尋罷書者蓋予帝能割恩以從諫也改過不吝也祈獲忠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三

四

益之心有加無已也劉氏書法尹氏發明皆以爲譏崇奉妾母如嫡母何故雖罷猶書以譏之按宣宗甫卽位卽書尊帝母鄭氏爲皇太后其不顧嫡母而妾母是崇豈待免光賜莊稅役而用以爲譏哉且於七年書以光爲統軍終不徇太后請復任以民官其又何說也漢明帝冊書大起北宮旣而罷之太宗冊書聘鄭氏爲充華旣而罷之此書尋罷之亦同例爲美辭

魏暮

魏暮爲相議事天子前謹切無所回畏宣宗每嘆曰暮綽有祖風暮爲魏徵五世孫我心重之按重一作憚重者主於敬主

於教則無敦佞邪不得而問也憚者非所樂非所樂則易
疎猜詰之所以行也觀竟為令狐綯忌讒而罷作憚之較
是夫近臣之盡規也必有至誠惻怛之意藹然於容貌辭
氣之間以感君心而為其所重無陵傲好勝之情囂然於
犯顏逆耳之際以迫君心而為其所憚斯其說多行位無
不安者矣否則雖彰懇直之節未善彌違之道求夫鬻顏
虛受恐難得之中主以下也且或強為聽納而終不奈其
激訐亦無益惟值其君多昏其亂孔棘義難奉身以忠憤
為剛切而不顧是可哀耳

懿宗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三

五

懿宗遣使迎佛骨其拒臣下之諫以憲宗尋晏駕者曰生
得見之死亦無恨曾未三月而遂有其應論者謂凶穢之
禍無不立見以為後世戒夫死生命之自天厥初為其修
短君子亦修身以俟之也迎佛骨以祈佞媚之福誠惑之
甚然使不見佛骨之二君者則可得壽考乎必以禍福言
奉佛乃更得禍以破愚鄙之利心滅佛而隨及禍適成彼
此之聚訟如會昌五年七月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
俗則武宗以六年三月崩亦得指為果報況前此魏王燾
之不得其終後此周王榮之不久於位或嘗坐以誅沙門
毀佛像且以其銅鑄錢之效矣吾儒論事與臣下進言惟

當據義理明可否執禍福恐動之視彼其徒借禍福誑
之亦未有以相勝抑或時有不驗便覺辭窮且因以果於
途非而無所忌張權輿諫敬宗幸驪山逸引周幽見殺秦
始亡國元宗遭亂穆宗短祚而敬謂宜一往以驗其凶則
繫死亦無恨之語同一悞諫雖其明年遇弑慢遊無度理
自不爽而未諭君於理輒懼以禍故禍方未及遂斥以為
不足信而無能改於其德矣然則昌黎諫佛骨一表其短
亦在此耳

鄭畋 盧攜 王鐸

觀鄭畋於兩京陷沒乘輿播越首唱討賊可謂有勤王之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三

六

志者若黃巢據安南時騰書求天平節度使畋議以為巢
之亂本於饑眾以利合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眾離巢即
机上肉耳則其庸謬之見也夫巢性喜亂初其兵為高駢
崔安潛裴瓌等所破畏沮乞降詔授右衛將軍而旋即叛
去況至此勢方張甚觀觀豈一節度而騰書以求者特欲
不煩攻擊坐收南海瑤產之富而給朝廷其復寇盜又將
不待轉瞬謂可扞難以及歲豐豈非譬說且畋嘗與盧攜
爭以公主下嫁南詔損國威靈如假節餞以俯聽逆賊尤
國大恥何獨弗恤攜當日固不可巢請亦誠倚高駢破賊
立功駢乃卒無牽制邀擊之謀使巢得北渡而亂中原蓋

其始欲誘致專功表散諸道兵繼入邪說於嬖將呂用之而嚴兵自守以負攜所倚任也史咎攜素厚駢寄以戎政如論駢之才略實當時諸帥之冠都統初非妄授而以私駢議乎巢之肆其凶橫豈真由於怒不與節度而除率府率謂攜不悅王鐸鎮荆南欲因以激巢使戰而敗鐸是亦巧構之辭鐸於巢將尙讓逼江陵望風先走蓋其自敗非由攜致史臣左袒改議故於攜之主欲爲國勦賊而不料卒有誤用之過者深入其罪至斥以爲唐賜梟宜天假手於賊而磔其枯骨夫不知其人視其所與攜誠匪正何志凜凜與秋霜爭嚴如司空圖者嘗與遊於洛執政日且應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三

七

其名而不絕之若泥也若夫改志勤王必以聚人爲先其當重鎮也倉庫竭犒賞薄而見逐於李昌言鐸誠憂國必以忘身爲義其在行營也鮮裘馬擁姬侍而名禍於樂從訓所以遞膺誅討大任改惟龍尾坡一戰此外與鐸功無尺寸可錄而鐸且生劉漢宏一寇而莫制史贊乃並稱有社稷才扶支王室幾致中興臣讀三人傳竊怪褒貶之皆爽其實焉

劉巨容

富貴者人君之所以報士非人臣之所以報國夫忠於所事其分義也不明乎分義惟富貴是視則有挾以市其君

臣道不可問矣劉巨容之大破黃巢於荆門也悉銳窮追勢足殄滅乃以國家事寧惜官賞而留爲富貴作地使巢復熾不忠之罪曷勝誅哉且充其利富貴之心可以縱賊則可以降賊可以爲賊而巨容尙終於唐臣亦唐富貴之猶未有替也嗟乎以富貴責報於其上而害於兩國者亦因於爾家其匿申屠生化黃金之術無非利富貴也乃出金以夸田令孜之弟卒爲令孜所殺而夷其宗蒞利生孽此之謂也至此而富貴亦安在哉懷富貴而不以乖分義陷大戮者幾希矣巨容遭世昏亂非以罪誅幸耳

蕭邁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三

八

今夫爲忠臣者辨義必精取義必勇而不勇者其不精也不精以辨之勇以取之而卒不免於受惡者蕭邁是已邁爲宰相於僖宗之朝當田令孜劫上如珣雞名朱玫亟迎車駕而不聽孔緯宣詔奔扈行在此其辨義未精也其拒攻喪君有君之言非無聞於大義而攻令以擇一王爲帝敢違者斬則邁宜死於有異議矣逼百官奉襄王熈還京師則邁宜死於不俱東矣名作冊文雖苦辭而何不死於僭立之日乎以爲官保雖移疾而何不死於僞命之時乎既不聞其慷慨復不就以從容此又辨義未精遷延苟免而無取義之勇也及帝還宮竟以身汙賊署爲緯劾奏賜

死綱目則例之鄭昌圖裴澈以誅偽宰相書而首叙之唐書裴澈相昌圖宜書曰誅偽太子太保某為宰相某某哀哉君子謂於進也見義之盡而忠之至云

楊行密

孟子曰五霸假之也即所謂以善服人也荀子曰霸者存亡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井之心然則有兼井之心假之不可言詐而已矣楊行密初以淮南節度使高駢表為廬州刺史及畢師鐸秦彥攻駢呂用之以駢命督其軍進援客袁襲說以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行密乃亟應則此舉蓋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三

九

兼併計耳即聞駢為彥殺率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亦因襲勸以動淮南舊將啟外兵而進據之皆其詐謀胡氏管見以為起兵赴難於義已得其說既誤至謂縞素大臨雖非其誠亦假仁之事又似於假之之旨未諳而不知回假之者之罪人何待不以姦邪誅用之而因給金不效施刑乃責其非仗義圖霸之道乎昭宗在鳳翔方倚行密可亢朱溫再遣使督兵雖淮楚士氣剝而不剛夫獨不可以大義鼓行而前哉乃兵至宿州給言糧盡而返行密固無勤王之謀亦初無勤王之意熟視朱溫劫天子而東有同秦越耳其傳謂恥憤被病謂因聞帝被弑病篤皆史臣附

會之辭而贊稱謀窮意沮致其長太息者之謬也

孫揆

綱目凡將帥死節書曰死之所以深褒亟予為萬世臣子之勸雖以戰死亦原其志況被執而誘以官爵脅以白刃堅守忠義至死不撓者乎昭宗以孫揆為招討副使討李克用揆將兵趨潞州李存孝伏於長子西谷執獻於克用克用欲以揆為河東副使揆大罵不屈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曰死狗奴解人當用板夾行刑者如其言罵至死不絕聲揆真烈丈夫哉求之顏常山張睢陽諸公不愧已綱目書執以歸殺之而不書死之以著其節何耶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三

十

劉友益謂所以罪克用也然安祿山叛逆之罪大矣執殺王臣亦多矣豈獨於潁川太守薛愿長史龐堅乃見其罪而以執殺書也或以二子致命未聞壯烈耳尹起莘謂朝廷是舉出于無名其曲在我故不書其死節又大謬不然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聖人稱其仁況以君討臣揆奉君命顧不許其大節而論事之曲直不亦悖乎且以事之曲守節不蒙褒予則屈節亦可未減臣道幾何而不亡也臣謂此當存為疑誤曲說解之懼反害理

杜讓能

昭宗忿李茂貞專兵抗命表語悖慢決策討之弗忍坐視

陵蔑而暗於時有未可勢有不能則貽禍益烈杜讓能察見終始極諫不從詔以位居元輔與同休戚事宜專掌無避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恐他日徒受雷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嗚呼是爲大易明夷之象乎雖值垂翼之時而無于行之義惟委曲奉詔正其報國不計身之志耳及事之敗也茂貞入崔昭緯之讒必殺讓能而後罷兵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乃再貶賜死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讓能之見傷非蒙難而已而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昭宗則以不明晦而終趣於亡者也

鄭縈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三

十一

昭宗之世亟須亨屯濟否之才乃夢想賢豪而以鄭縈歆後詩爲有所蘊爰立作相何卜相之輕若是亦采虛談任張潛朱朴類耳然縈懼貽人笑屢讓不獲僅及三月致仕去位可謂自知明而有恥不爲利疚者矣使當其時而有一不自克之念勢必至於浸淫沒溺而不容已而何固辭必去始終不易其心哉甚矣縈之能知恥也人莫患於無恥其附權宦以倖進居寵利而不疑以致傾敗人家國者皆由於此而縈乃侷乎遠矣若胡氏管見之評雖嚴義利之介不免吹索之刻趙田袁氏則按搔首對客之言非曰自量蓋有知時之哲而見後遺害之早不然白馬驛之禍

且旦暮及之亦善論縈云

李克用

李茂貞王行瑜韓建之犯闕也李克用起兵入討克邠州誅行瑜請乘勝勢遂取鳳翔或言茂貞復滅則沙陀太盛朝廷必危帝乃詔釋茂貞且免克用入朝與德宗聽盧杞不許李懷光入覲略同杞畏懷光請誅而排擠之此則史雖未著其人意必孔緯張潛等所爲時上欲復相潛克用銜其曾謀見伐表示言潛朝相臣暮至闕懼其入朝復有如行瑜等殺韋昭度李谿之事故沮之也不然豈仗義赴難有討逆之績而帝顧不予其入見親加勞勉乎然讒言之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三

十二

得人者亦克用之遠不逮郭汾陽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也克用以叛臣反正兩首勤王之勳尙存跋扈之迹此其押牙蓋寓以引兵渡渭恐復驚駭都邑爲言觀其不敢徑入表至上下始安則汾陽之屢嘗入朝見臣節之純而克用之奉詔還鎮乃見臣節之守也胡氏管見論以寓有失策當此時正當勸克用入覲力陳茂貞不誅必爲後患之意不然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蕩掃岐華駐師郊畿釋戎服以見天子身輔朝政修明紀律噫人臣而處疑忌之際亦惟忠順不失而已矣使不奉詔天下其謂克用何哉至若後之人朝輔政必以上下交孚尤非

如克用者可輕言也以疑忌克用縱茂貞貽後患此昭宗君臣為謀不臧以責克用則似是而非

崔允

文宗時崔慎由為翰林學士中尉仇士良魚洪志欲廢帝夜召作皇太后詔慎由驚謂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引至小殿數帝過失帝俛首及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將沒以授其子允故允相昭宗大加討除所以消十餘世之患申五六君之憤而終先臣之志也然惡其以北司與李茂貞相結因益厚朱全忠彼固以非全忠不足制茂貞誅闖豎且援以自固而不知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三

十三

傾覆社稷自殞其軀之卒存乎此也雖其初非有挈國與賊之意而何全忠忌德王之軒秀欲殺之利輝王之幼冲欲帥之則皆曲徇而為之請以成其逆志後即私心漸異何嗟及矣始欲為國除害而比之匪人反致破國亡家莫可救藥慎由有知九原痛恨當復何如

史林測義卷二十四

臣鄱陽計大受論

五代

從舊文周無代漢之義語在北漢世祖論

楊涉

處危亂之朝義當殉國何憂及禍如存及禍之憂亦削迹去之可耳不然溺志於利祿寵榮而復求苟免禍累則必甘於蒙恥忍辱無所不至楊涉遭梁弑唐昭宗之際殉國之忠固無所望然何網羅不能自脫而就中書門下之拜乎雖有人心亦無如貪富貴保妻子而迫以惟或不免之懼何矣此所以趨利賣國罔顧千載之清議於昭宣下詔

史林測義

卷二十四

一

禪位為押傳國實使而不辭聞其子凝式之諫遽大駭曰汝滅吾族也唐書志其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蓋極形其庸鄙懼禍之態至稱以謙靖終免於禍謙靖美德則非所以論涉而可訓五代史但云唐亡相梁在位俯首無所施為較是凝式遞事梁唐晉漢周或動於乃父之言以沮沒其羞惡之良亦不足道者也

杜曉

嗚呼甚哉士人之出處不可不慎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夫際無道之世三綱墮五倫斃不櫻心榮祿而委身州莽以遠禍也亦以明恥也後世之亂迺至唐末而梁亦已極

矣士君子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非甚不肖而甘心觀顏食祿於其庭哉如杜曉者初以其父讓能無罪見殺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屢辟不起誠使克終其守豈非修節義謹廉恥而徜徉於汙濁之世乎夫何惑於祭先人同匹庶之說而乃為之出仕也自此而決裂名義所不顧矣於唐累官至翰林學士朱梁弑君篡國則且有中書門下之拜友珪弑父偽立則且有集賢大學士之遷雖當禪代之際未與冊寶之奉而安祿昏亂之朝俯首北面於躬負大逆之主則一也五代史附之唐六臣傳非皆以其廉恥道喪哉夫苟祿以奉其先不孝反顏以事其仇不

史林測義

卷二十四

二

廣王全昱

忠由於守節不卒以榮祿汨沒本心至此然則人惟知恥乃能揆禮度義不疚於利出處斯可以無恨矣
自古未有起羣盜得天下者惟朱晃為然其時唐人賣國求利相與盛稱功德宜應天順人而不謂天良之克自見者猶在其兄全昱也全昱謂曰汝本礪山一民從黃巢為賊遭逢於唐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母赤吾族乎朝盡鴟梟家存獬豸理同燭照語挾霜威亦一時稍快人心之事雖歸里而唐王爵三子亦受淫封不免舉家為賊之讖胥及參夷之罪而觀其人恬澹遠禍

固多愧於周之武攸緒勁正任天尚有加於晉之司馬孚轉不欲為深責也

李克寧

晉王克用之弟克寧受遺輔姪存勗嗣立存勗以讓克寧首帥諸將北面再拜奉即晉王位君臣之分定矣既而其黨謀奉克寧為節度使舉河東附梁執存勗及太夫人曹氏送之雖幸臣史敬鎔所告按之歐史唐家人傳稱迫於悍妻惑於羣言不可謂莫須有而克寧之未與聞乎反計也然則克寧可無誅哉且梁晉仇也晉王將終以三矢賜莊宗而囑以無忘吾遺恨者首在於梁今將背先王以事

史林測義

卷二十四

三

仇且忍使之甘心其妻子是不得為克用弟猶可曰存勗叔乎大義滅親如周之致辟管叔鮮不為過也劉友益以綱目書謀作亂晉王殺之不書討謂克寧叔也宜誅其黨而待以不死殺之為過殊非據逸周書管叔經雖經僉致辟以正王法又漢吳王濞景帝從父綱目以越人誅書以知此書殺為誤而歐陽文忠以謂戕克寧則骨肉之恩絕蓋亦於大義無當也

賀德倫

梁以魏兵強橫乘節度使楊師厚卒分天雄為兩鎮置昭德軍於相州以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徙魏州將士之半

於昭德魏兵亂其封逼德倫以書求晉為援者效節軍校張彥也五代史書天雄軍亂賀德倫叛附於晉若不知彥為首惡而書之者蓋魏兵父子相承族姻磐結不願分徙連營聚哭以為骨肉流離生不如死實梁激之使變而魏人之皆欲為亂也故概以天雄而略彥不書永康徐氏謂彥微者德倫可誅而不誅故以德倫獨任其責而不書彥夫變起倉卒德倫腹心見殺殆盡豈力可誅彥而不誅哉若德倫見逼而不能死晉王入魏上印節拜賀叛附之罪誠不可道謂不誅彥而書以蔽其辜則非也

張源德

史林測義

卷二十四

四

五代史梁本紀書晉人克貝州守將張源德死之死事傳云晉圍貝踰年源德堅守不可下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通鑑綱目書晉拔貝州分注源德欲降其眾不從共殺源德時丁喪亂傳記多差失此必各有所本而為千古疑案臣竊謂既眾不從其中必有忠義之士約與同心戮力以守雖糧盡城陷死而無悔然未幾三千人出降晉則是固無一人激於忠義效死不二者中無忠義一人其共殺源德以不聽出降斷可知矣噫記載家惟習傳聞不準情酌理以定是否使忠義之臣或反為不忠不義含冤地下而不能白

可勝嘆哉

楊隆演 吳王

吳自楊渥不道軍政悉歸張顥徐溫二人既弑渥而立隆演溫復殺顥遂專大權隆演則備位而寄命其手耳溫出鎮潤州留子知訓輔政知訓無禮於君與東魏高澄之狂悖一轍魏孝靜勇毅之主猶以一不勝忿為所幽辱何也兵柄不在也況選儒若隆演能無惟懼而泣乎宿衛將馬謙李球發庫兵討知訓以朱瑾黨知訓故敗死及後瑾斬知訓首蓋以雪私其愛妾之恨非嘗密受命而為之除害也馳入府以示隆演而隆演曰我不敢知亦謂此以亂治

史林測義

卷二十四

五

亂而溫又非瑾能力制故不與為主持否則何只孝靜含章之囚而有兄渥遇盜於寢之禍矣溫之浸以成其篡竊自渥失政至此無可救挽隆演以忍自全不致傾蕩於溫之世亦其智耳若以權在徐氏建國稱制非其意常怏怏酣飲稀復進食遂至疾卒又何知義而可哀也

烏震 趙

歐陽文忠論烏震從符習討張文禮不顧其母致母為文禮斷手鼻以為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有任專其責雖為之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矧其事任不專己又其為不為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

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况因利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臣按此論近泛而不切乎震之所處其責震者未足以服也。文禮弑趙王王鎔凡食祿於趙者皆當致討。豈問任有專責否乎。且討弑君之賊何啻國之利害可言乎。使震於文禮執其母妻及子以招而欲顧其親。即可釋賊不討亦可反顏以事乎。不孝者固無有於忠而不忠者。又焉得爲孝。歐陽王於忠孝以義則兩得。乃於震嘗同習投地慟哭告晉王以搏取凶豎報王氏之寃者。繩以因而利之之說而斷之。謂大不孝則刻而非情。而於論震其義反悔。然則震如史林測義 卷二十四 六

之何身往賊。所以全其親得間則竊負而逃。不爲賊用以全其節。弗獲則伏劍而死。以是責震庶其於震之所處者切也。以告天下後世。不幸而處震之地者。亦可以知所處之義矣。

梁末帝

末帝仗義起兵。誅友珪。卽位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可謂守文之令主矣。然其父兇悖淫汙。無復人理。雖老賊萬段身及子禍之酷。而尙得賢子孫以綿其祚。運亦疑餘殃之報。或爽乃偏信夫趙巖張漢傑之徒。使擅威福而疏棄敬。諸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蓋亦天亂其衷也。惡人不

使有後如是。夫其可鑑哉。至當亡國之日。自殺以殉社稷。視其時之銜璧牽羊與荷校露布下者。獨無貽羞史冊。又以嘆末帝始終明大義而所自出之不幸也。

溫韜

溫韜於梁末帝時爲靜勝軍節度使。唐諸山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玉。唐滅梁。韜自許來朝。莊宗遽赦其罪。遣還鎮。蓋自令有司市玉造法物。得傳國璫。後惟利而自取。非復必欲爲唐討賊報仇之初心矣。故欲發朱見墓。斲棺焚屍。聽張全義之言。而輒已。未幾獵伊闕。且有從官往拜之命。韜之罪不下於見。雖郭崇韜力請加誅。而史林測義 卷二十四 七

亦曲爲庇之。豈第如尹起莘之嘗以失刑也哉。自古厚葬多惑於以金玉之氣可養不壞之身。韜發昭陵得石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此何爲者。耶亦歐陽氏所謂溺其所自私者篤也。豈知古人精英不容終秘。而復出以傳人間。非盜莫由。雖其爲陵最固。而不得如乾陵風雨之不可發乎。又王涯私鑿宮垣。納前世名書畫。重複秘固。若不可窺。後以附李訓誅宦官及禍爲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收得之者甚衆。是固皆以金玉爲厄。而圖書之不安於自私之理。亦可想矣。臣乃嘆古有借書四絕之說。而誤紙爲癡書。勿借人者。則亦藏之鐵匣。

納於重垣之大惑耳爰附及以醒之

郭崇韜 唐

劉后以郭崇韜慮為奸人所議而請立之以彼嬖於莊宗足為已援耳卒乃下教于蜀令魏王繼岌殺崇韜者謂聽向延嗣之讒恐有異志而危繼岌則莊宗尚以傳言未審不可遽爾而何獨專決如是乎按破蜀日蜀之貴臣大將爭以瑤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而府庫所籍不多莊宗固聞之而怒度猶未若劉后之甚也蓋劉后專務蓄財薪蔬果茹皆販鬻之四方貢獻必分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雖至山積無厭聞蜀瑤貨皆入崇韜因觸其貪吝之

史林測義

卷二十四

八

心而生忿然必殺以籍沒之之意豈惟危繼岌之動於讒言哉夫功高權重宵小側目必勢利一毫不有於己乃為杜讒問泯禍釁之至計要道奈何昧亢盈不久與攸往見凶之理而崇嬖妾於內恣為專權總貨於外豈知狡以自固者即所以自禍也與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崇韜之死雖以惡宦官而遭讒實非讒人之足致其死也史稱盡忠國家有大略亦不足惜矣

唐明宗

莊宗之人梁也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得毋啟以覬國之心

爭帝之意乎明宗之篡竊未必不萌於此同光四年命討鄴都趙在禮之亂以軍變入與在禮合五代史書李嗣源反綱目雖未以反書亦據事直書而義自見耳或以嗣源偶為亂兵所劫欲束身詣闕復為李紹榮所間絕迫於逃死進退維谷蓋有不得已焉者推原本心初無他意尹起莘辨其不得已之言非是而史委曲為明宗開說非信可稱有識然謂初被劫得間出宿魏縣奔相州時而書其反為誣則仍推原本心之論而不知其幸禍以為利芽蘖固已久矣若出魏縣收散兵誠以舉大事必藉兵力謂為詭說在禮此即史之委曲開說也觀即位後以方鎮報在禮

史林測義

卷二十四

九

之功而始終寵榮焉則當日其誰欺即以安重誨詣闕自明之說奔相州蓋預陰圖以其兵南而假是星行之亟彼石敬瑭康義誠之計適與機會遠爾直趨汴州耳必待移檄會兵向大梁而後議其反也殊不知其情矣至云五代史於入大梁始以反書按之今本不知何據又云嗣源立不書其立而以稱帝書亦非其文綱目書唐主嗣源立蓋當時用嗣君即位柩前之禮故從僭國書立之例以著明宗實非朱邪之裔以反叛自立而冒竊之更為可醜也尹氏謂以其為五代主中之彼善于此故恕之不免支離魏王繼岌自殺在丙午即位之後六日壬子五代史本紀

鑿可據又繼岌傳明宗已即位任園至京師明宗問園繼岌何在則非繼岌死而即位亦明張筠傳論乃云魏王繼岌薨然後終其事是又自爲矛盾然宜從其日者綱目書於嗣源立之前而分注不日說者宜加考正何遂據以爲順辭而亮無利之心也況前此書其監國元子猶在遼朝羣臣於興慶官猶得曰順而非逆乎獨是明宗之得國亦天命有在也與共天下之言莊宗忽不禁於入梁之日正所謂兆之先見耳

張憲 唐

張憲尹太原而家在魏趙在禮作亂善待其家以書招憲

史林測義

卷二十四

十

憲斬其使明宗入京師永王存霸來奔左右欲拘之憲不可而告以當與存霸俱死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凡若是者蓋曰先帝恩不可負而不顧家不偷生以自媿也若其棄太原而出奔忻州一以爲存霸爲巡檢符彥超所殺而憲出奔一以爲莊宗近屬李存沼謀殺憲及彥超軍士共殺存沼而憲出奔以臣按之二說蓋互有詳略耳夫存沼欲爲存霸殺彥超是已而憲則義不負莊宗者何亦欲謀殺之乎意必見存霸死而憲猶生疑其有渝初志而黨彥超故也甚矣人之徇義不可不勇既自許以死而不決於死固宜無以白於衆人之心然

不與亂以委城見殺其死雖不足貴而其志則尙可諒非夫始末判若兩人者矣綱目書唐殺其太原尹張憲文之所著非可罪以失官守也義之所起終不忍於負先帝也春秋微而顯之例也

王延稟 閩

閩王鏐爲其父審知養子延稟所推立君臣之分固定延稟之擊鏐也綱目書舉兵襲福州而不書反者蓋延稟之弑其君延翰鏐初與謀而並以兵入則皆弑君之賊尙何君臣之問至是以賊攻賊故不書反其爲鏐斬亦但以敗死爲文如劉友益以不書反爲延稟兄故是兄弟之倫可

史林測義

卷二十四

十一

奪君臣之分殊乖大義況非其親兄乎

史林測義卷二十五

臣鄱陽計大受論

王思同 唐

潞王從珂之反也以西都留守王思同嘗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使說以利害餌以美妓是時諸鎮皆懷嚮背得潞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不忍負先帝通鳳翔執所使送京師及會諸鎮討從珂官軍降潰而思同東走欲自歸於天子至昭應被執從珂責之對曰非不知從大王立得富貴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

嗚呼思同明大義忠於所奉以苟生為媿從珂即能宥之

史林測義

卷二十五

一

彼豈終附從珂而不死者乎綱目以從珂執殺書劉友益謂從珂欲宥之未發劉延朗不待命殺之則權不足故以是罪從珂夫從珂反叛之罪大矣而尚以此為從珂罪哉思同得其死所矣而尚惜從珂之不果宥之哉五代史以思同嘗事劉仁恭仁恭為其子所囚而奔晉所謂其初無卓然之節者故但列死事傳而唐本紀書思同奔歸於京師不克死之不與藥彥稠直被執見殺餘無可稱者等較綱目為得

柴再用 吳

嗚呼功名之際不可不善處也禍衷者爭而流為忿憤驕

志者恃而積成怨望自古君臣猜忌而敗家殞身鮮不由之其始則皆一念不自克以至此也若吳中書令柴再用可謂能自克矣史官王振嘗詢再用戰功對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求其居心雖垂竹帛銘鐘鼎藏府庫且舉而空之而安於分之所當為力之所得不得為不亦自克之甚乎天下後世有功之士誠以再用之心為心亦何見其有可爭而且有可恃也此正本清源之學固宜綱目卒再用以錄其賢而示之勸云

呂琦

胡氏管見論呂琦以與契丹和親為制石敬瑭之策謂當勸其君內修政事明義而惇信使朝廷無失可指則天下皆服豈惟敬瑭和親下計非上策也而不知當年之時勢事機固宜卑之無甚高論夫修己服物端在積之有素弭

史林測義

卷二十五

二

繫消禍非可取於臨時敬瑭之反且暮間事而以感化之道望之廢帝非惟不能亦有不及且敬瑭與廢帝初事明宗素不相悅而惇亂之資又非信義可移觀其遇閔帝於衛州也奔洪進責以明宗愛婿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此大義也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此大信也猶且盡殺左右從騎幽帝而去況欲動以素不相悅之人乎即廢帝不改河東之命豈敬瑭能終北面之節琦逆

情勢而出和親一策昔日之漢誠爲失計而辱國此日之唐能勿權謀以圖存廢帝而不惑於薛文遇則強虜不爲引援所謂雖欲陸梁而無能爲有實效矣何至遂以亡唐之禍哉胡氏之論猶夫兵臨城下誦孝經以禦賊焉耳

龍敏

廢帝之朝皆疲庸誤國之臣呂琦李崧輩雖有制河東之謀一經詰責輒懼拜謝不敢復言石敬瑭會契丹德光圍張敬達於晉安晉安不救天下事不可爲矣而舉朝束手無策其時智勇之士龍敏一人而已如其送東丹入西樓之計得行則必可以牽德光將精騎入官砦之事能遂

史林測義

卷二十五

三

則必可以援敬達策奇而非倖用之亦未晚而何廢帝莫能決人亦無贊成之者而徒壯其大言乎胡氏謂天固亡之先禡其魄信夫

適主德光 太宗

聖人以天自處而修春秋雖自禹貢五服周官九畿之制區分中外而皆治以覆載照臨之理而無所私中夏之所以貴者蓋自古漸染於聖帝明王之化而爲禮教信義之邦迨後世衰道微綱常壞而禍亂亟外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夫子嘗傷之矣是故有能進於禮教信義者卽爲春秋所予而不問非我中國也尹起莘謂春秋之所嘗進者

吳楚徐越之君他則初未嘗進之是何說哉夫當其時既同以東西南北環中國而處偏隅亦何所別其間其未嘗進之者以無可進之者也若僖十八年伐衛盟邢之書穀梁氏以爲功近而德遠者繫何國與而謂初未嘗進之與契丹阿保機慕中國之教命建孔子廟親謁之已卓越於梁唐晉漢諸君矣德光嗣位撫定多方爲時盛主其南下也葬張敬達於北市而出帝之后其叔母亦首暴其惡於天誅張彥澤於北市而出帝之后其叔母亦首暴其惡於天下皆所以爲中國獎人倫申天討當亟見許於聖人者固非僅行朝賀禮行入閣禮公卿庶官皆倣中國也若夫劉

史林測義

卷二十五

四

石苻姚割據土宇晉室君民之禍亦已極矣尹氏乃謂非若德光憑陵荼毒之比似亦不得其辭之平也而綱目於其改號大遼仍書契丹不如劉石苻姚書漢書趙書秦以爲擯辭亦非其旨夫中外何常之有哉臣聞諸公羊子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言自近者始也言以漸治之非終殊之也至於幅員旣長聲教旣浹則無外之非內以秦漢之後視春秋其時之所謂外今可不謂之中國耶綱目繼春秋有作宜亦上體天地覆載之量惟問孰仁孰暴可爲斯民之主與否而進退之焉耳且無論聖

帝明王闡生夷羌如舜如禹如文即五代之世唐出於西突厥晉出於西夷漢出於沙陀部以視德光無以異也而其書德光若此者蓋以三失之悔雖聞蘇息之政未布乃不能建國中原遠爾北歸而死於僭國無統例均無可附因仍從本例而書之初無別義也據遼史改號在漢高祖仍稱晉天福十二年之二月丁巳朔為遼之大同元年而變禮樂衣冠之際五代史及綱目分注以為其會同元年而書於晉天福二年者或誤

李昇 南唐主

周官奠繫世掌之小史蓋人之所由生者不可遺也所自

史林測義

卷二十五

五

始者不可紊也遺則不仁君子不為而紊則蔑禮君子所恥也如或世遠無據寧闕所疑而不可昧然扳附以失其實扳附既以自欺而無恥况敢使人揀擇意撰乎南唐烈祖昇五代史稱其世本微賤明非唐後也年八歲為楊行密所得以乞徐溫其所由為李氏固宜所不知及受吳禪則祖唐而立四親廟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志生其父榮乃自以為恪四世孫史云自言自以為明無可徵據而妄自扳附也然欲舉追尊之典於所不知之高曾祖雖自欺以欺臣民而不顧此事之可信者也若通鑑綱目稱其欲祖吳王恪或云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乃

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遂祖吳王而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此事之不可信者也方將自實其扳附而暴諸廷臣之耳目乎其祖建王而弗知其薨而無嗣正坐不欲命有司詳考耳況史云少孤必非甫生而不識其父者何至父名亦由偽撰也二說不同宜以五代史為正嗟乎自小史之職廢而譜牒興然世系既遠又復游經亂離相傳失實考求無據者豈尠也哉夫家譜與國史通闕文之義不可不明如周十五世而歷千二百餘年知所闕多矣趙宋以太祖之高祖僖祖為始祖明太祖斷自五世祖仲八為始祖其前皆闕

史林測義

卷二十五

六

安重榮

如蓋不可得而考也至若扳附門閥有恥者其尤慎旃識時勢者謂之俊傑晉藉契丹以得天下論者但當咎其始之不順而不得議其後之謹事之非策也觀桑維翰沮重榮表伐一疏按時切勢確無可易且言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使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又非徒弭目前之禍而無遠圖者矣彼不量力而恥臣契丹如景延廣輩胡氏管見所謂不能小忍蓋匹夫之勇淺中之見而以論重榮則猶有間夫重榮非真為晉萬世恥計也嘗謂天子寧有種兵強馬壯者為之因懷異志而亦

欲乘危亂以攘神器執契丹之使則挑釁以絕國家之好
而上表請伐言多指斥則嘗試晉之其如我何而反意乃
決故雖以契丹爲言反陰與幽州節度劉晞相結豈因恥
其兵而不能忍也哉胡氏謂其心似忠心固毫無似處
而其起華竟謂其志則是抑何大謬也又重榮節度成德
有夫趙訟其子不孝者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告
不忍其母從旁奪劍逐之問之則繼母也叱其母出從後
射殺之夫是母之劍逐其子亦舜母并廩之使耳孝子號
泣而不致怨於其親乃因以殺其親乎因以殺其親可不
以死殉其親乎不以死殉其親者不孝其親者也使不孝

史林測義

卷二十五

七

者可安於不幸而不可安於親之不慈是與於賊害其親
之甚者也五季之際天理人倫之泯滅而大壞鮮不自上
啟之此亦其一端矣歐陽文忠於李彥珣之彎弓殺其母
著論高祖赦之之非而於重榮則以曉吏事錄之異哉

劉龔

南漢主

或問通鑑綱目稱劉龔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專任宦官
及讀五代史十國世家則其孫鏐謂羣臣皆有室顧子
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至羣臣有欲用者皆閣然
後進而請餞爲至愚此誠愚甚疑非龔天性聰悟者事
彼之爲人但多權數之私而無明理燭幾之智不然何

其窮奢極麗慘刑嗜殺以小國之君而踵積衰之轍儼然
自肆而莫之省也則亦孰有愚於彼龔者哉謂宦者無子
孫而遂能盡忠於國不必非其昏亂之見五代史蓋傳聞
異辭耳抑龔詒謀不臧至鏐遂至闔及羣臣而進士狀頭
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卒以亡國也

楊承勳

於先儒之論楊承勳竊以此天理民彝之所爲存亡必
有以糾當日刑賞之失而惜其辨之不精律之不嚴也承
勳父平盧節度使光遠叛晉見討圍久食盡援絕承勳乃
劫光遠幽之開城納官軍自胡氏管見有以義迫其父變

史林測義

卷二十五

八

而不失正之說劉友益因以爲猶知有君臣如猶知有君
臣也即未能於將叛之時諫父以義不聽則號泣而隨而
良心不終泯滅亦何至囚父以降夫君父一也忍於其父
尙何有於君哉無論彼之但爲龔全其族計耳其囚父與
其父之叛君同一罪逆者顧尙以義許之以猶知有君臣
貸之則無怪乎晉不知責且賞之以鄭州防禦使也當日
旣不明其罪而後世又以訓人臣之反正君子懼焉然則
爲承勳者宜如何勸其父降而必不許旣殺勸反者判官
邱濤等乃亦自殺以冀感其父於萬一可耳

晉出帝

出帝重貴立其叔母馮氏為后史云高祖崩帝喪中納之
 羣臣皆賀蓋五季之世人道晦茫禮之達於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之間者鮮克由之途以至於倫理滅盡而不知以
 為非此其不聞有諫而皆賀也又奚議夫鼓吹歌舞於在
 殯且殿且笑以過梓宮乎出帝之少也博士王震教以禮
 記謂震曰此非我家事雖意在相傳為騎射而無事通經
 而習於家之不以禮教亦可知矣馮氏故重允婦重允乃
 高祖少弟而養以為子者也高祖子皆以重冠其名弟而
 於名加重下齒諸子則父子兄弟叔姪之倫亂矣出帝之
 妻叔母即謂高祖作之偏可也何論者知罪出帝而於高
 祖無譏乎高祖兄敬儒實生出帝出帝立追封皇伯敬儒
 為宋王歐陽文忠以謂絕其所生臣其父而爵之也嗚呼
 子其弟臣其父妻其叔母三綱不綱於石晉為極壞國喪
 家亡人必先去其禮上無禮而能立國以延世未之有也
 況復括民穀籍民兵率民財以覆其邦本哉天假手於契
 丹而議其不量力以速禍者末也

漢高祖

論者皆以高祖得天下於契丹之手五代取國彼為善焉
 而不知契丹之得以亡晉者雖由李崧當國無謀景延廣
 賈禍杜重威先叛而畢竟高祖之坐視不救也史稱晉王

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誠有幸禍之心
 矣惟有幸禍之心故契丹屢深入知遠絕無邀遮入援之
 事夫以河東富強步騎至五萬人如能釋位勤王必足以
 遏契丹之鋒何至長驅入大梁執晉君而墟其宗社其坐
 視不救者固欲乘天下無主為盜神器計耳如以朝廷見
 疎而不赴國難臣道亦安在哉況嘗奉表稱臣於契丹猶
 曰未忍改晉國而稱晉號其又誰欺也然則晉之天下即
 謂高祖傾之而自取之可矣視朱梁石晉郭周將母同

何承訓 吳越

吳越王宏侖惡統軍使胡進思恃功干政與指揮使何承
 訓謀逐之承訓反以謀告進思進思囚宏侖而立其弟

史林測義

卷二十五

九

史林測義

十

宏侖則廢君者雖進思而實由承訓賣君黨友以導之作
 亂也後復請誅進思宏侖執斬之綱目以伏誅書乃春秋
 歸獄首惡之義劉友益謂惡其反覆故夫惡反覆且懼名
 禍此誠宏侖當日之意而於書法殊非其旨汪克寬謂承
 訓請誅廢君之賊則承訓無罪當書殺而作伏誅為誤夫
 豈不知進思之得以廢其君者實由承訓哉且據不去官
 為無罪以證之然綱目誅殺例固曰叛逆或大罪曰某官
 某伏誅彼為考異考有異於凡例耳又何弗考而說之左
 乎

史林測義卷二十六

臣鄱陽計大受論

杜重威

杜重威以國戚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及契丹大舉至於鎮定遂有因以覆晉求帝中國之志而劫諸將以降於是大梁莫守晉社遂墟此其罪通於天不容誅矣漢高祖亦幸禍以為利者豈能治人之罪既定京師則拜重威大尉歸德軍節度使不受命攻之出降赦之俎之日大臣以善防重威顧命誣稱謗議搖眾殺之則固非以其罪也綱目於攻書討於殺書伏誅分注磔尸於市市人爭啖

史林測義

卷二十六

一

其肉以是為必及誅始足以泄神人之憤雖攻非其罪殺非其罪亦謂無所逃於天討天誅云爾此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五代史漢本紀書殺杜重威其義少遜

馮道

歐史於馮道先傳以發論以謂廉恥立人之大節見道長樂老叙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傳中且曰道事四姓十君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又曰道卒年七十三時人皆共稱嘆以為與孔子同壽其喜為之稱譽蓋如此嗟乎舉天下不復知廉恥為何事故於道喜為稱譽至妄比之孔子則亦樂其所為榮其

所得心嚮往之惟恐不及也豈不重可哀哉文忠蓋與左氏魯人以為敏語同意而再三以寄其慨其於世道人心之感不亦深乎且如道者頑鄙無恥亦謂喪君有君舍舊迎新事須務實耳以視古諸姦猾伺權勢之所歸輸謀賣國以附佐命之勳者則亦不類郭威之攻李守貞於河中守貞以宿將好施為士卒所附威用道語不愛官物以賜士卒由是威與歸心而忘守貞之舊恩矣道亦第為威策奪守貞所持以成漢室討叛之功而論者訾其勸威用賂結士為取國之謀事周之地此則之其所賤惡而未免深文以入其罪若其於威之犯京師而率百官謁見則既

史林測義

卷二十六

二

已奉迎矣然猶受威拜如平時者不過更事多君益以舊德自居假威敬禮以厭人望而威亦因以慰眾志謂能以此沮威而緩篡奪之謀者固誤然謂其嘗為威畫策至是事成而內有收恩之心外為不屈之貌亦非也然則言道之為人臣如乍失主犬便已仰飼後主如迭隨人妓尚何回戀前人宛然千古之所共醜平情自可得其真刻求反以失其實

楊邠 蘇逢吉 史宏肇 王章

禮樂治天下之大器而主治輔治必先於交修誠使交修禮樂則宮廟雍肅朝廷尊安治財而財源阜治兵而兵氣

固治獄而刑罰中也自夫禮壞樂崩一切暴悖君臣之間
寮案之際分義乖嫌隙開讒邪入禍亂敗亡無所不至矣
漢世之所倚以定國家者蘇逢吉則文法刻深史宏肇則
槍劍矜誇王章則聚斂苛急而其害皆如楊邠所謂禮樂
何足介意也以故將相交惡勢如水火而隱帝驕侈忿為
所制左右乘而問構未幾皆及於禍而國因以亡禮安樂
和之朝而有是乎哉此誠千古視為迂遠為虛文者之殷
鑑也

耶律海里

察割之亂也耶律海里之母的魯與焉遣人召海里海里

史林測義 卷二十六 三

拒之不以母故從亂人謂其忠臣 且謂其孝子何也親
無不以孝望其子即無不以忠望其子蓋理無岐出自情
有兼至耳一旦而率其子以背君則不敢為苟從以有拂
乎天理人情之正而能忠於其君者乃所以孝於親也的
魯與察割謀海里而知之宜熟諫以不陷親於惡而為君
捍賊抑變起倉卒事有不及乎亂平之日以海里故而免
其母旌為人臣之節而不傷為人子之心然亦的魯非首
惡故猶可與由全之也否則海里必以身代以死殉矣

北漢世祖

北漢世祖昞為高祖母弟隱帝遇害郭威率百官奏請太

后立嗣太后下詔令擇所立而首及昞蓋高祖子承勳僅
存而久病不任為嗣雖威與王峻議立昞之子贊為高祖
所養視如子者然昞固宜承漢之統矣威既篡漢贊未及
立見殺昞乃正位晉陽繼絕之義不亦昭烈之於西蜀晉
元之於江左宋高之於臨安乎後世史臣所必黜周而崇
漢五代之名可不復顧也五代史作於宋人以宋得國自
周故尊周於本紀抑漢於世家然吳蜀諸國自立皆絕而
不書獨於周本紀書昞之立而十國世家年譜論曰周漢
之事可謂難矣此其微辭也至若綱目無統例大國紀年
小國紀元其紀年雖以周然於漢用兵於周一再正其名

史林測義 卷二十六 四

曰代如蜀漢之用兵於魏亦以示崇漢黜周之意則皆有
望於後君子之論定云若夫漢祚至世祖子承勳而斬鈞
殂於宋開寶元年鈞無子弟鎬錡錫皆有賢行乃不擇立
以養子繼恩嗣位釀成禍釁隕墜厥宗而見滅於宋之興
國四年然不為劉氏國已十二歲矣雖謂漢亡於鈞可也

彭師曷

彭師曷初事楚王馬希廣感為希廣所知嘗欲以死報希
廣陷長沙弒希廣而自立則希曷其讎也師曷而真鐵石
人如希曷所曠殺賊雪憤必此志之不回北面何顏豈一
朝而有甌其明年徐威陸孟俊廢希曷立希崇希崇以師

曷嘗爲希萼所杖黜因使囚於衡山卽不欲迫人於險以報宿怨何乃謂是使爲弑君之人奉事逾謹且與廖偃等謀更立爲衡山王則忘故主而大悖名義前之被執於希萼投樂大呼請死尙安問哉此爲人臣而欲盡節於所事者深懼久而遂渝其志也雖然師曷之奉希萼亦因而利之耳故復賣希萼於唐遷之金陵已獲寵賜甚厚嗚呼利欲燦其心而鐵石以銷可哀也已

周行逢楚

岳州團練使潘叔嗣以武平軍節度使王逵信讒疑怒襲殺之使將吏迎武清軍節度使周行逢權留後叔嗣賊殺

史林測義

卷二十六

五

主帥罪當誅行逢以迎己不忍乃因怒拒行軍司馬之命懼其更欲相圖誘斬叔嗣非其義矣綱目以討書惡叔嗣也以斬書不予行逢也汪氏考異謂斬當作誅亦泥於討某誅之之例而未深考耳

周行逢妻潘楚

周行逢性猜忍誅殺將吏太過民過無大小皆死自古淫刑以逞天殃人禍之所必至潘氏諫之怒囚之村墅遂不復歸行逢屢遣迎之辭以一旦有變村墅易爲逃匿而行逢卒保首領以沒非其聞言亦少悛乎則潘又以不諫爲諫之力也長洲陳氏謂識過行逢而稱爲智人然所以用

其智者似未之及也宋史但云妻貌醜而剛狠行逢爲帥妻不爲屈不入府署雖詳先輸公稅一節而無故不屈祗一悍婦耳觀釁而慮及禍用智以全其夫亦可謂巾幗中之奇器者不獲考見如前史豈非恨事史作潘氏五代史作嚴氏通鑑綱目及東都事略作鄧氏又不知何相乖異若此也

郭廷謂

歐史周世宗本紀書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其州來降不降耳臣按請命之意以家在江南遽降則懼爲唐所種族

史林測義

卷二十六

六

而因以愚其君此叛臣之謫奸人之尤夫爲君守土卽至圍久食盡援絕惟有效死不二之義若以降稟命則何義也況先已決降而輸情於敵非叛而何命參軍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文忠乃不卽延鄒所責而罪其叛不知亦何以處延鄒之忠義也文忠曲恕廷謂於延鄒之忠義而深沒其文不知法春秋稱良史者亦何以出此也噫

柴克宏南唐

語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千古第一論將之要然而智

不深者鮮謀勇不沈者鮮懼如趙括少學兵法自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而易之奢知趙若將括則必破趙軍非以兵者危地括不能懼而謀乎尚何論及善斷否也柴克宏者再用之子雖典宿衛未嘗言兵人以為非將帥才及請效死行陣救常州計日破賊樞密李徵古沮之不聽卒以數千羸老幕船匿襲大敗吳越蓋不輕言兵而深於兵其深於兵之即本於不輕言也平日存不敢輕之心智以深而勇以沈乃與聖言自一一有昭合耳趙將括母上言括父子異心不可使克宏請效死克宏母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君子觀此二子雖淺深異器成敗

史林測義

卷二十六

七

異論而命將為將之一法一戒燎然在目矣

徐仲雅楚

楚天策府學士徐仲雅通鑑綱目云自希廣廢杜門不仕周行逢署節度判官仲雅辭疾行逢固名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竟不能屈且附胡氏管見論以謂求之當時鮮有其比馮道歷事五代之君朝同夕異其有愧於仲雅豈可數量蓋皆本舊史而深著仲雅高尚之節如是及閱宋史湖南世家則嘗受行逢署以倨傲滑稽擯斥者此一人耳而何傳其賢不肖相去遠甚乎夫以元臣修宋史乃不循通鑑綱目及胡氏之說豈故為是非異

與抑所云爾者亦別有據與豈當其時記載家各徇其好惡而不顧人事之失實與然而有宋諸儒去仲雅之世未遠寧無所考信與尚論之士何去何從繫可不慎與

周世宗

古者繼絕以同宗而異姓不為後後異姓以奉其先則氣脈不相為感通而神弗歆同於絕祀以故春秋鄆子取莒公子為後聖人以莒人滅鄆書周世宗固以太祖養子而繼立者歐史於周一號二姓與唐一號三姓例別其家胡氏管見以謂世宗宜立郭氏後封以大國如周之杞宋得用天子禮樂而復姓曰柴尊其父守禮為太上皇立柴氏

史林測義

卷二十六

八

宗廟其論豈不似正然而禮以義起宗以德從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說者謂禹身亦宗舜子孫乃宗禹也堯舜禹雖皆出於黃帝而伊祁姚姁而前別生分類久矣故堯得以二女妻舜而不為瀆也然則舜宗堯禹宗舜而立為廟制舜且郊堯之祖帝嚳以配天者蓋身承其統不忘所受終書受終文而堯於舜舜於禹為有德此宗以尚德為義不以所親為義也禹之父鯀在以死勤事之列故猶得配天於郊而瞽叟無聞焉且夫堯有丹朱舜有商均非無以奉其祀者而舜與禹乃宗而廟饗之德之浹洽乎幽明何間於相親以氣類雖曰非族

神其吐之乎世宗幼從姑長太祖家太祖愛之遂以爲子當其舉兵於魏漢遣劉銖誅其家族於京師諸子若姪則皆已盡及有天下之三年封世宗爲晉王固將使之承大業而爲郭氏之郊廟主矣是太祖於世宗非僅撫愛富貴之私恩而有得人薦天之大德則世宗宜宗太祖如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何取求其疏屬之同姓而封之如杞宋乎禮得以宗太祖卽不復姓可無深議如曰復姓而尊其父爲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何舜未聞尊瞽叟得同禹之郊懸乎雖禮有宗廟饗之之文然不可考以宗堯推之疑卽黃帝顓頊帝嚳以及堯必非專以饗其所親也蓋舜受堯之

東林測義

卷二十六

九

天下報本之道莫隆於此此其所以爲大孝而謂世宗亦可不計功德之有無尊其父立其私廟乎獨是太祖世宗有近於傳賢故援舜禹而論之如此若春秋所譏則萬世之通義

韓通 李筠 李重進

周之陳橋兵變內而在廷外而藩鎮罔不稽首聽命於宋君子有慨于仗義死節以立臣道者寥寥無聞乃不得不於韓通李筠李重進有所取焉雖然之三人者皆不以忠見錄於歐陽五代史豈無故哉陳氏通鑑於重進以嘗受宋中書令之命旣而起兵因移鎮青州自疑故書以謀反

續綱目雖以其非偷生賣國者比而書曰拒宋曰自焚不同於李筠韓通者亦不盡予之意也若筠則旣予其全節書曰伐宋曰死之蓋懸周祖畫像對使痛哭有慷慨報仇之志然雖不臣於宋而奉表稱臣於與周世仇之北漢卽曰不忍背周乞兵爲援則已非周之純臣矣固宜歐陽氏皆不列之死事傳非直事在周遜宋興後也乃亦不錄通者何耶謂通嘗臣於晉漢而死事傳之所錄則皆初無卓然之節成其美不責其備者乃亦不錄通者何耶豈以其宋臣於筠書叛命見北漢世家於通有難於立傳乎顧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武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太祖已

東林測義

卷二十六

十

旌通之忠贈爲中書令詔以禮葬何難於立傳乃亦不錄通者何耶按通與太祖定交久情好甚篤其子見太祖有人望勸通早爲之所不聽及是聞變自禁中遶遶歸軍校王彥昇逐至其第未及闔門見殺終以必死無二未可知也死者大節不輕以予人此歐史所謂褒貶謹嚴者與嗚呼盡忠死國誠難言之而當公行篡竊之時范質王溥諸臣全軀忍恥相率降拜乃如通者不從長以標其節亦無以爲獎明臣道興起人心之術矣續綱目於太祖稱皇帝廢周主下大書曰韓通死之且以全節予筠者可無議其有六之易云卽經邦之宏簡錄不傳通於五代載記忠節

似循歐史乃以列有宋旌德之首褒贈雖宋而不繫之周乖其義矣

史林測義

卷二十六

十一

史林測義卷二十七

宋

臣鄱陽計大受論

太祖

甚矣哉史臣多緣飾之辭臣竊疑所記太祖之語羣臣者有二焉如謂宰相薛居正等曰古之為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為之而使下無閒言哉夫慎位之君予違汝弼自聖之主恥過作非唐太宗盛節在於納諫太祖敢大言以相輕乎且慾之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七

十一

熾者無如誕神器非之大者無如逼孤兒陳橋驛之變與唐元武門之變皆不正心而然雖有慙德期于晚蓋亦密致自克之功而已回思違負天地之日太祖敢大言以相夸乎況欲正其心以德化人則必天懷曠蕩猜阻不生中孚利貞豚魚可格無論其他何乃於石守信等一入趙晉言輒惴惴焉恐復有以黃袍加者而杯酒詭辭釋其兵柄是亦心未正而德有未迪之驗太祖敢大言以相欺乎又或以防不虞諫其微行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由釋兵權一事以觀疑亦史臣以代飾其輕出之非

不然何所稱質任自然者乃言不由衷若是也臣無取於太祖之不任功臣以典禁兵而守信等於嫌疑既啟之際毫無繫戀卽畏威奉命而亦善處功名者矣若以語薛居正者或史臣藉以表其度越前王豈誠當日如此衙襟然夙夜畏懼防非窒慾以正其心而修其德則千古帝王之學不是過也

昭憲太后杜

昭憲太后疾革命太祖傳位太宗顧趙普爲誓約書藏之金匱史家以有鑿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宋乃因以得國稱爲宗社遠慮臣竊謂其遠慮固有當時及後世未或知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七

二

者太祖兄弟五人兄光濟弟太宗次廷美光贊濟贊皆早亡而廷美母則陳國夫人耿氏詳廷美傳后妃傳作昭憲生諱昭憲實生太祖太宗太祖既應夾馬營赤光異香之瑞而太宗亦有夢神授日以娠之祥龍行虎步之表知非終於爲人臣者且隱窺其天姿伎刻不如太祖之豁達而陳橋擁戴實尸其謀有可共天下之功疑亦橫於其心如循父子傳位之常必生叔姪爭國之變則惟太祖可使遠隆殷法以遏亂萌而安宗社但難於言乃假宜立長君爲說耳又何以知其然耶燕王德昭時雖冲幼而太祖年尙三十餘無論享國又久卽十七載升遐之日德昭亦旣長君矣乃遽以周

恭帝視德昭而逆太祖同於世宗之短祚必非其情也元明諸儒未論及此鮮不訾以佛常經悖正義廷美德昭不得其死此爲厲階而當日只宜屬以太宗爲周公輔成王之事不知太宗之不安爲周公正昭憲所早計雖其後保全之恩薄於骨肉與以篡竊之故易而君臣其爲家國禍亂之重輕可無辨乎若由太宗傳之廷美以及德昭初無是命蓋廷美非昭憲所出無次傳之義而史稱或謂昭憲及太祖意欲如此此所以生太宗之疑惡趙普乃逢帝意卽私怨之虛多遜坐以交通構成冤獄也其責太宗與普負金匱之誓者亦欠詳考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七

三

范質

孟子有言無恥之恥無恥矣人生大不幸無恥至於將死然後恥其無恥如范質歷晉漢周不能死君而忍事四姓乃遺命其子勿請諡立碑何嗟及矣雖然質則猶見不死之心以沒世者也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自沒溺於富貴而心死久矣馮道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而當時之士無賢愚皆喜爲稱道質亦其一也則靡弗樂其所爲榮其所得求尙知夫偷生失節之無恥而可恥寧有冀哉嗚呼道旣終其身甘於無幾希之異于狗彘而人心亦竟如死灰之不復然乎質乃於此心之旣死猶見其不

死之心以沒世焉。君子且樂得以告天下後世，使見夫此心不終死而悔恨於重泉者，甚可哀也。使信夫此心不終死而激發於一旦者，真足賴也。不及追於無恥之地，此質之不幸。因是惕然而早計，則人之大幸矣。王偁東都事略論質與王溥、魏仁浦之歸宋，謂觀於伊尹之聖、太公之賢，皆以夏商之舊而歸湯文，所以歸有德為無嫌也。與夫賣國而趨利蒙恥而立朝者，有間矣。夫伊呂豈嘗委質夏商者？太公既辟紂矣，史記或曰嘗事紂傳疑，即尹之就桀，亦如竹書所云商使尹來朝耳。偁宋人以歸有德曲為質，諸臣解而為說，亦陳賈之援周公順非而澤以為此心之害，偁無乃代史林測義

卷二十七

四

受其惡與

高彥儔 西蜀

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君而忘身，國而忘家，臣之心也。如其以身殉國，即因而覆家族，我不敢知。即獲以全家族，我不敢知。義之所存，則利害之所去也。臣讀宋史西蜀高彥儔傳，竊有感焉。彥儔為夔州寧江制置使，宋師至，監軍武守謙違其謀而敗。彥儔以所部出拒戰，而宋師已乘城而入。判官羅濟勸其降，曰：老幼百口在城，都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吾今日只有死耳。是則彥儔之死懼為其主所種，族故也。擇利害而為之，雖死而非其義矣。況

家族如不在成都，彥儔其竟降而不死乎？乃以能死難稱之深懼死難之義不確而純忠之心鮮得而言也。然觀彥儔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蓋亦明于君臣之道而從容以就義者。宋史所記豈為其辭者之過與？

郭無為 北漢

北漢主繼恩之見弑於侯霸，榮也。史稱并人疑司空郭無為授意於霸，榮而又亟殺之以滅口。蓋因繼恩於無為有夙怨，欲逐之不決，而及禍，故疑為其奸謀也。然按宋史霸榮初為漢戍平樂，降於宋，補內殿直。未幾復奔太原，署供奉官。至是謀持繼恩首獻太祖，則似其棄殿直復奔時有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七

五

任指縱于宋，如使謀者惠璘偽為殿前指揮使負罪來奔之計。一聞宋伐喪而加兵於外，遂乘繼恩居喪而作亂於內也。可竟歸獄無為乎？太祖本紀以侯霸榮弑其主繼恩書而續綱目，則變文書郭無為弑其主，以為春秋討首惡之義而不近闕疑之旨。夫無為於繼元之世，心動於宋邢州節度之餽，其為不忠之謀甚矣。不待坐以弑君而罪無可追，以疑為罪，何以服人？疑者傳疑，則信者信矣。可不慎哉。

劉溫叟

史稱劉溫叟清介執禮，此信以小廉曲謹而未聞大道之

論也夫古之言清者恥食周粟言介者不易三公溫叟歷唐晉漢周以迄於宋貪位慕祿反顏事仇蒙昧苟且清乎介乎論張鑄寶儀同禮莫大於君臣莫重於朝廷乃朝此暮彼視猶過客傳舍則亦敗壞極矣自大道不明於世而相詛以盛節者往往爲賊綱常名教而不之顧此孟子不能不於陵仲子有深辨也

林仁肇 江南

唐主李煜畏宋強大雖竭力事之猶或不免侵陵嘗貶國號損制度以明臣服之禮其時爲之臣者亦惟告以修明政刑慎固封守毋啟釁以各敵可耳夫何林仁肇歟宋滅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七

六

蜀取嶺南道遠師疲而密陳取江北舊境之策乎雖云兵起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以明不二無論宋不爲欺而事必不成也卽成第可微幸于一時以宋方有駸駸混一函夏之勢其未加兵江南亦將伺釁而動臣知盡銳來攻必不待數年後使諭入朝不至之日矣則仁肇是策適促其亡何利之有周禮續綱目發明稱以深謀遠慮迴出人表苟或用之則土地開拓而國未遽滅蓋暗於理勢而論之舛者

樊知古

嘗觀小說有羣盜者推甲某爲之魁甲曰諸君如吾約則

可不然請從此辭眾曰諾于是椎牛釀酒而與之約曰昔跡之道五意藏人先出後分均無多談若知可否一節今試申之夫寧非時勢入出之謂吾且謂入族黨之家不可入故舊之家不可入患難之家不可入孤兒寡婦之家不可諺云盜無親竊其鄰盜無義竊其易吾欲與諸君一雪此言諸君幸無違臣因慨樊知古而聞斯盜之風亦少知愧哉其父潛事江南家池州知古舉進士不第欲爲輸國之謀階用於宋以大江南北天塹非由采石以浮梁濟師未易越而取也迺師莒婦故智密度廣狹詣汴上書言其策及宋師渡江若履平地而亡江南知古之力也時江南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七

七

以強大之逼難於立國而知古乘其危忍於計傾桑梓之域滅其先人祿仕之邦以規己利嗚呼此盜所動容相戒而不爲者知古出斯盜下不亦遠乎史但以知古責豫章洪氏連銖錢償銅錢一事論其攬轡舊都猶尋宿怨異乎昔人所謂不以私怨惡廢鄉黨之好者而於忿恚不第導宋南征故君宗社快意傾覆無所譏議則夫輕重之權衡何有哉

李雄 陳喬 鍾倩 江南

江南死難之臣李雄陳喬鍾倩續綱目大書喬而雄與倩僅見之分注於深褒樂予之義蓋尙有未審也戰將沒於

陣君子不書死以遠爾被殺志未可知耳雄固沒於陣者然聞宋田欽祚攻溧水預戒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沒於陣誓志如此死節甚明況一門忠孝千古罕觀乎曹彬之克金陵也倩朝服坐於家北向痛哭兵至門舉族死之亦可謂從容就義矣若喬之死張時泰續綱目廣義以謂平日不能喻君於道徒死無益以論之如僅無益可無多求以沮忠義之氣然而不明理義不識時勢不曉軍機以致亡國之罪喬實有不容以一死謝者江南于宋小大不敵昭然可見者勢也且已稱臣納貢享王必來者義也太祖遣使諭李煜入朝煜欲從之喬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七

八

如五代史之於梁敬翔分注其自縊可耳不得書死予以大節而於曹彬大敗江南兵於秦淮前宜書曹彬將田欽祚克溧水江南統軍使李雄死之子曹彬克金陵江南主李煜降下宜易其書喬者以學士鍾倩死之云

太宗

太祖之晏駕也自吳僧文瑩湘山野錄有與太宗對飲戮雪之事丹稜李氏以實錄正史皆不能記其願命乃加刪潤入於長編及四明陳氏作通鑑因而附會之商文毅作綱目亦於分注外述長編之說而太祖不得其死太宗賊害其兄遂為千載不決之疑臣嘗學斷斯獄矣不斷之以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七

九

力沮其行曰往必見留若社稷何煜乃稱疾固辭以是見伐而喬但請所在堅壁可老宋師卒為左右所蔽兵臨城下君臣弗知途以坐亡夫以太祖聲靈必將天下一家而又曲致招徠之意嘗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賜名禮賢宅以待煜及吳越錢俶如其震疊而修肆覲之儀豈途繫維而利提封之獻其後俶既效順來庭不久即獲宴餞歸國曷云往必見留乎雖俶終于納土太宗之朝而得春秋紀季以鄒入齊之義遇待冠時保其宗祀煜則俘於汴京以違命侯爵矣其存亡榮辱為何如也君辱國亡維喬之謀此史記南越傳贊所謂呂嘉小忠令佗無後者也則

人事而斷之以天理不必遠徵諸古觀于三代而下正統開創之君皆有符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之咏令終屬福通得死言惟隋文不可言也其所由來不可誣也五季亂極皇天眷求民主以一海宇致太平太祖應運而興雖始之不異隋文之奪孤弱以得國兼南北而為家而其治天下仁義浹於臣民典則貽於子孫以視啟衰怠之源伏亂亡之兆者不甚相絕哉又況周陵廟不替其祀鄭王克厚其終非夫識宇文氏而弑廢君之忍薄也遵母后之教公天下於弟非夫聽獨孤氏而易太子以凶悖也文致繼體之逆而太祖亦來同氣之戕豈福善禍淫有可信不可信之天也哉

且夫天命不僭太祖之功德越五六世以後尚延百餘年之祚運於南宋而謂及身不福以令終焉此理之必無者也寧為事之所或有夫何疑彼其為是說者亦自有故蓋太宗卽位改元之遠有迫欲死其君據其神器之心此所以來天下後世之口以為傳聞其影響如此則誅其心之欲如此耳然懼以累太祖故辨之

姚坦

府僚有翊善之官近於周官師氏之教國子以德行及中失之事保氏之養國子以道教之養之義取諸豫也平日不聞薰陶其德性輔導於言動者何如不幸有失而肆其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七

十

詆訐雖若敢為正救之力難免翹過賣直之譏如益王府翊善姚坦是已雖然坦於王落成假山僚屬皆褒美而獨斥其血山王驚問故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嚴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斯言也千古有國有天下者聞之毋亦曰使我心惻乎由是以推之一切快意適觀窮民力傷民財之事皆宜深自貶損而寬恤民隱之政行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臣於坦亦云其時太宗亦為假山未成聞坦言亟毀焉奈何復作開寶寺塔費億萬計非田錫上書則但見為金碧燦燿而不知其塗膏費血也是亦不善隅反爾已

室昉契丹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君子務實勝未逮游揚之口恥竊一時莫蓋鋪張之筆尤恥貽後世則雖老且死而不敢以安也實哉其室昉乎古顯者之葬有豐碑以下棺秦漢以後乃命文士述德紀功鐫之貞石立於隧道亦謂之碑然而文辭所被夸飾恆存此蔡氏豈惟於郭泰碑云無愧色也至墓志之作起自六朝以防陵谷變遷不為人所誤動耳乃因而論議其美亦恆多溢辭是皆君子之所抱慚泉下矣昉立朝輔政為遠名臣疾革恐人譽過情自志其墓名勝之恥沒死不忘則所以務實勝於事君行政之間豈一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七

十一

息尚存而有懈乎臣安得起昉九原而質之

田仁朗

西夏跋扈大為邊患迄於宋亡或謂曹光實破李繼遷於地斤澤不能計勦復以輕往受降見殺遂使滋蔓難圖而不知其失在太宗聽信王侁媒孽田仁朗致不果用綏州之策也其策以敵人散保巖險烏合為寇不可窮其巢穴今嘯聚以攻撫寧其城小而固兵少而精未可決旬破大軍以乘其弊強弩以邀其歸舉而殲之不待再計豈非西夏所以存亡邊陲所以安危之一大機哉奈何部署已定欲示開眼日縱榜博為譏邪所構而墮可必之功縱成擒

之寇也甚矣事會之不可失也臣不為仁朗惜惜夫太宗
明不足爛奸信不足以任人失此不克除亂以務盡終
於養癰遺害世世以為子孫憂

楊業

楊業者驍將亦智將敗死陳家谷非其策之有失也時業
副潘美連拔雲應寰朔四州會曹彬戰敗詔護州民內徙
業以契丹兵勢甚盛請無當其鋒以保萬全乃迫于護軍
王侁得非有他志之語雖明知必不利不敢以不赴敵而
死矣且其臨行泣請於谷口張兵為援而羣帥又敗約却
走謀之其臧則具是也於業乎何尤史臣曰常勝之家千

史林測義

卷二十七

十二

慮一失徒襲陳言而非確論

史林測義卷二十八

臣鄱陽計大受論

曹彬

孫卿子之議兵也以為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
晉之節制不可當湯武之仁義臣謂湯武之仁義未嘗不
濟以齊晉之節制苟無節制以肅其下或不恭命亦何以
行弔伐之意史稱曹彬平居於百蟲之蟄猶不忍傷蓋仁
厚根於所性太祖每恨王全斌平蜀多殺人而江南之役
專以委彬則知其仁厚可奉行無暴生民之戒也且授以
劍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母亦謂仁厚之過未必能

史林測義

卷二十八

一

節制之嚴乃假之以威御眾整齊紀律約束殘橫乎觀彬
于太宗雍熙三年敗績岐溝關因部下諸將貪功謀議蜂
起不得已進攻涿州糧盡退軍無復行伍為敵所躡則知
節制洵彬未素講惟太祖為能成其秋毫無犯不妄戮一
人而集大勳也至應變將略亦非所優云

金行成 高麗

異哉宋史高麗傳之錄金行成也太平興國初高麗王佺
遣行成入就學於國子監擢進士第累官至殿中丞與妻
有子其父母垂老矣有人子之心者寧不興陟岵之恩悽
奇門之望陳情求返以親色笑而奉旨甘國王治且嘗表

乞放還而行成自不願歸則是樂中土戀美官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可謂大不孝矣而史錄其且暮思念恨祿不及令工圖其像置正寢與妻晨夕定省上食未嘗少懈嗟乎行成豈不得歸者而為是海外之思乎歸亦豈不僕雷君祿而為是不及親之恨乎昔人所悲椎牛而祭不如鷄豚之逮親存幸速其親存而無不得歸之勢而無不可及之祿忍然數千里外以為如生如存而事之而曰吾欲養吾親無如吾之不克養吾親而乃迫而一出於是也其誰欺欺天乎君子於此惡其性之薄而行之詭史臣若有取而錄之故曰異哉

史林測義

卷二十八

二

胡且

丁氏奉以胡且教好人翟穎論罷賢相李昉黨中官王繼恩謀廢太子恆晚尤黷貨干擾州縣訾史氏列之儒林為謬謂且之不得濫廁儒林即其著漢春秋斲大方硯五六尺刻而瘞之曰胡且修漢春秋硯一事亦吾儒之所宜鳴鼓而逐之者也夫修史者必深自克之學以正其心以為衡鑒事物之本而後是非褒貶予奪庶無大謬於聖人觀且素行其心存不正實甚而敢妄以所著上擬春秋至欲假五六尺之硯附名山不朽之藏以欺世而盜名焉是謂狂怪君子惡之史或以此收諸儒林傳中謬復何如

薛居正

古之大夫元士有家承家之子世守宗廟有與國咸休之義如有待於繼嗣則取同宗而無得養異姓非我族類神必不歆以奉宗廟同於絕祀不孝莫大焉薛居正位至公相得立三廟史稱居正妻妬悍無子婢妾皆不得侍側乃養假子惟吉而未詳其姓之同異蓋當日匿其姓而潛養之必非同宗之子可知其何以為薛氏之宗廟主乎夫居正在位雖寬簡不苛察見多於士君子乃觀其門內有慚善則離起於婦人而愛溺于假子惟吉與京師少年追逐角抵蹴鞠縱酒不謹雅好音樂嘗與伶人遊而居正不能

史林測義

卷二十八

三

知況復因以蹈夫春秋莒人滅郕之轍乎史言其性孝行純而不明於行不能以和親孝有虧於奉先亦何所見之小也惟吉之素無行太宗聞之惟吉之為假子太宗亦豈不知之及居正卒帝存問其家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恐不克負荷先業惟吉自是知非改過修飭為善業雖不墜而祀則已斬帝不與之正繼絕之典以從紀度則所以厚世臣使之不替其廟享者尙未盡心矣

耶律休哥 契丹

宋太宗既下太原欲乘勝取幽薊以敗於高粱而還又賀德浦上言契丹主少請乘釁取幽薊以敗於岐溝而輟論

者以幽薊中國之險因惜其不勝而遽止或乃歸於天意之適然而不揆于人謀之未可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不如敵人避之勿疑其時契丹之耶律休哥耶律斜軫耶律學古皆名將而休哥為最宋曹彬米信潘美田重進劉廷翰等固未若也太宗初固有昧於占將而懲是二敗但為守禦之計不復作進取之事則亦知難而退矣史稱休哥智畧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又以燕民疲弊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於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鄙

史林測義

卷二十八

四

呂蒙正

不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此蒙正所自許其時同列亦莫不以是賢蒙正者也臣謂其於太宗觀燈乾元樓選人使胡方二事詎不信然而行不掩言亦多矣端拱二年自秋徂冬不雨下詔罪己省去尊號令四方上表稱皇帝蒙正奏陛下神功聖德輝映古今尊號可增而不可省固請復之夫上尊號非古也自唐高宗武后時諸臣為之越五季以迄於宋陋習相踵弗革太宗方欲省去以

答天譴而蒙正猶為是奏非媚道而何又淳化五年冬十二月朔日食是日陰雪羣臣以不食稱賀時蒙正為首輔欺君獻媚亦不能辭其責矣又是年以宦官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討李順有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帝以宣徽使執政之漸不許宰相方言繼恩功大非此不足以賞帝怒深責之春秋齊平陰之役刑臣夙沙衛殿廛綽郭最以為齊辱乃代之殿太宗命繼恩領兵蒙正不聞以辱國進諫聽以仍唐弊政開後世內豎擅權之端如李意童貫詎非瞰其寵任而妄隨人主意不顧有害國事乎況復力請賞以宣徽也蒙正不能以伉直終始或有少貶以固其位之思不然

史林測義

卷二十八

五

樂史

罷相後太宗望復目穿之譏何自而來哉臣以蒙正號稱賢宰乃本春秋之法而責備之如此

古今人之著書也非以明天理正人心達於倫常日用禮樂制度有裨政教舉可付之祖龍一炬自六經語孟而外如老氏莊列諸書至今不廢而吾儒亦不害於讀之者其論固虛無放曠而其於道也亦有窺測形容若老氏之旨漢曹參之為相文景之為君本之以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雖不足比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善用之亦可以為治矣逮於魏晉何晏王弼王衍樂廣輩不

善用之而專事清談蔑棄法度波盪風靡因以亡國先儒
推其弊曾以爲老莊虛無放曠之罪至於神仙之說始則
秦皇漢武好遊仙之事而阮蒼撰圖劉向作傳東漢張陵
北魏寇謙之之徒又以依託老子惑世誣民則又老莊之
罪人矣夫以老莊且不屑言者而吾儒有所著述不切而
關夫人道之所當然願以擣拾神怪踵阮劉之迹宜其識
者所嗤而世主所禁以無長詭誕之風樂史於太宗朝獻
所著書四百餘卷而總仙記幾半至以五帝三王皆云仙
去其言無稽概可知矣帝乃不加擯斥而詔秘閣寫本進
內雖尚不爲所惑他日真宗與王欽若之肆志矯誣未必

史林測義 卷二十八 六

非此有以作其備也按史勤於著述其書餘千卷總仙記
外有諸仙傳神仙宮殿寫宅記又編己所著爲仙洞集幸
而不及秦灰亦久矣大雅君子之所深戒臣以論史而預
及老莊者蓋世言神仙莫不以老子爲宗而不知老莊固
達乎死生之理而冥乎死生之跡非有所謂駐顏久視沖
舉蛻解之術也治其學而用之固有善有不善若依託以
言神仙斯僞矣

寇準

大臣謀國扶危幾傾明決以赴幾堅定以鎮物寇準其庶
乎契丹大舉澶州告急舉朝倉皇束手惟聞陳堯叟王欽

昔西幸成都南幸金陵之異議而不顧棄其廟社耳準則
獨揆勝算力贊親征帝駕發在道命王旦還京留守而且
請宣準至啟以十日不捷何以處之雖云備豫不虞亦隱
動以喪君可危也而準惟親扶日轂屹然如山及澶之南
城臨河欲渡衆議皆懼契丹勢盛準則策以勁兵之足扼
其吭及其左右肘無所疑而駐蹕令高瓊直麾衛士進輦
是誠有闕闕而不可消之識洵洵而不可奪之力羣心以
安敵氣以懾了此不過五日豈初焉無主之大言哉然而
其識其力不從學問涵養中出故終以不自克生脅亂而
喪操守澶淵何足伐來閒構於欽若使相何可求受箠弄

史林測義 卷二十八 七

于王旦始不信天書出判永興軍乃好勝而喜巡檢朱能
內侍周懷政之附已不發乾佑天書之詐而且爲之上聞
及復進用卒以濡跡取禍竅死南裔所謂驅而納諸罟獲
陷阱而莫之知避者也雖嘗有其明決堅定者以成扶危
奠傾之功於一旦而格致誠正未聞大學之道則亦幸而
已矣惜乎曾悟張詠之所以進規而究不獲其益也乾佑
天書真宗本紀未載準傳則在天僖元年而準遂以復入
中書本紀乃載復相在三年續通鑑綱目因亦于三年書
得天書于乾佑山此頗據懷政傳然且有命準上之之請且則以
元年卒所記差互若此準以上書復相似屬牽合而非信

史按且疾甚帝固問所可付天下者且舉笏曰莫如寇準
帝以久欲相欽若故遲至三年欽若罷而後及準也則非
以上書復相亦明矣又準傳時真宗得風疾時字亦四年
字之誤

真宗

澶州之役也力贊親征固惟寇準然或真宗志懷怯即
準勸駕之言何以得進而自將禦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
其旅以遏徂莒維帝其近之若夫契丹議和帝則違準決
戰以保百年無事之策實有不忍暴骨以逞重困生靈之
心且以契丹之強必欲擊之成敗尚未可知即使大創于

史林測義

卷二十八

八

一朝謂遂畏服不復窺邊以報是役亦未可保信但當士
卒懼呼驚聞不能成列而撻覽又復戰沒之際乃克終以
定盟也或謂求成在彼則伸縮由我胡與議及歲幣而多
歸其銀絹不知講解之意先是發于帝諭故將王繼忠據
史及遣曹利用已許以漢厚遺匈奴故事今雖少挫其鋒
而惟欲以弭兵與民休息故仍前言示信以久和事耳決
聽寇準以威之姑饜契丹以平之河朔不罹兵革之害內
部亦釋調發之苦逮於數世即歸美帝以仁勇可也張氏
意主於戰皆為畏懼而見小利則非確論雖然帝不
增修內治以無怠荒而慎德者致來王來賓之盛而僅恃

貨賂固其盟好以免侵暴于中國其後世蹈常襲故慚慚
不振枝梧失措至有議獻議納議增之事而靖康時蔡京
厭遠幣加金幣造釁取禍不可救藥吁哉

楊礪

或問王欽若丁謂既導真宗以封祀而建明道教蒐講墜
典帝意若符契大修宮觀享玉皇謁老子史不勝書然則
楊礪之夢帝為來和天尊而降生者信乎曰否不然欽若
等為之也彼蓋欲以妖妄惑帝即首為襄邸記室之楊礪
傳其於周廣順中所夢之天尊即帝之儀貌以神之以堅
其嚮信道教之心帝亦因以自誣于王中正所稱司命真

史林測義

卷二十八

九

君之為聖祖者加號以天尊而數言夢神人傳天書之降
傳玉皇之命傳聖祖九天司命天尊之言而獲瞻於延恩
道場命以始為人皇再降乃軒轅後唐時復降生趙氏之
族皆所謂尤而效之也史稱天書乃帝與欽若偽作則所
夢所見皆其誑語可不待辨而明而礪夢之烏有亦若是
也其後有道人言仁宗為赤脚大仙降世林靈素言徽宗
為長生大帝降世又皆祖礪而為之而更不假于夢者以
彼之幻證此之誣尤其較著矣夫從古帝王始生之靈異
固宜領其元致歸之冥會此則徒為道家夸誕之資非惟
不經實可鄙笑或曰欽若等為之事無所據曰天書可詐

7 史部

此不可詐乎卽不然當時君臣惑世誣民礪其罪魁矣史論礪遭遇龍飛致位崇顯自以夢協其兆而不著其託爲神怪以結王知則所記載但類齊諧子以嘆史筆難史識尤難也

王旦

王旦不諫天書人謂受美珠之賜而不知王欽若先嘗乘閒爲且言且已從之矣帝蓋喜能不爲異議而陰獎之非尙憚爲異議而故箝之也且誠平世良相何至傳會誕妄黨于五鬼臣觀其論王曾而知其受病之由然也曾辭會靈觀使且嘆其偉度雖拂上旨而辭直氣和了無所懼而

史林測義

卷二十八

十

謂己進對稍忤卽蹶躅不能自容夫充其蹶躅不能自容之情必多爲將順而少正救況於欽若論以帝意之欲得天瑞封禪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而滌澶淵之恥者尙敢不匍匐而與爲忤耶此其所由病也據嘗密疏諫營玉清昭應宮帝用丁謂語告以奉上帝祈皇嗣而卽不復敢言亦可見矣謂中於美珠之餌固非其實至其臨終遺令削髮披緇以斂李氏長編以爲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亦諛苟有悔心如范質之命其子母得請諡立碑可矣何旣以不正諫負君而復爲是不以正斃辱親也且嘗謂人曰至上崇真奉道爲億兆祈福蓋屢爲宮觀禮使久於其事而漸

忘其非其命斂之意安知非以祈福之惑如丁謂始則依託老君後乃專事浮屠因果之說而且亦欲終以桑門之徒予其時謝泌好方外之學疾革服道士服以待死先是唐杜鴻漸病甚召僧削髮遺令爲塔以葬皆此類也又且於帝欲相欽若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蓋以欽若南人姑借祖宗未嘗使南人當國爲說而委折於賢士乃可明欽若之非賢而不可而非執爲南人而不可也劉定之乃因而爲風氣之論致生後人之噉噉然皆未明南人不可爲相且初無此僻見由劉氏附會而支離其辭耳拘風氣之謬辨者旣

史林測義

卷二十八

十一

多不復贅

張儉 契丹

續綱目天僖二年特書契丹以張儉爲政事令嘉進賢也分注儉爲雲州幕官契丹主獵雲中故事長吏當有所獻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瑤願以爲獻因召見占奏時務三十餘事由此顧遇特異臣觀節度使知人之明而無蔽賢之私引君子于道而不從君於欲一舉而三善備有古人之風惜史失其名君子亟取其事而表之亦庶乎魯論誌僕同升之義先是聖宗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聞儉名始悟雖未可以夢賚良弼同日而

語而君臣遭際之隆豈偶然哉豈偶然哉史稱儉在相位二十餘年裨益宏多則信有功著兩朝者不僅弊袍不易志敦薄俗之斤斤矣然聖宗崩興宗立受遺輔政而興宗不先尊母后而尊其母大行在殯飲酒博鞠于時左右大臣不聞以禮進諫儉可道其責與

陳世卿

陳世卿為東州節度推官會李順寇兩川圍州城賊勢寔盛同幕皆謀圖全計世卿正色曰食君祿當委身報國奈何欲避難為他圖乎亟出白知州張雍請悉遣出求援毋使惑眾君子謂世卿于是乎為知義矣至為荆湖北路轉

史林測義

卷二十八

十二

運使還澧慈四州蠻人侵地置武口等砦以控制之雖平定有幹略然其生平大節可觀在彼不在此史論宜亟表之以臨難無苟免為人臣勸而何僅安遠之是許乎則亦謬於輕重之權衡矣

馮拯

史臣論馮拯議論多迎合主意為君子所不與而稱其從容一言免丁謂于誅死按作永定陵以謂為山陵使內侍雷允恭為都監雖判司天監邢中和有上百步法宜子孫之說然云但恐下有石與水耳有石與水則絕地矣允恭與謂而欲先帝宜子孫能無慎重慮或及此敢遽改穿上

穴乎謂賦性姦回乘垂簾之日潛結允恭專權壞國違恤趙氏之宗廟血食否也以山陵大事太后命允恭與議可否而謂但唯唯不請遣使按視律以春秋許世子不嘗藥書曰弑君王曾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也固當置之極典庶蔽其辜且謂之罪惡暴著天下皆欲因事加誅睹初政之清明而拯乃以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之耳目曲為營救亦錢惟演任中正與之黨庇之流耳史顧以是稱之不亦謬乎有宋三百餘年大臣無以誅死者程正公會稱為睿聖開基超越古今五事之一夫以正人為讒邪所陷遵祖宗遺制不與殺戮如哲宗不聽章惇盡殺嶺南流

史林測義

卷二十八

十三

人豈非國家之幸然而鉅奸竊柄窮凶稔禍尚以明正典刑為失待大臣之禮此亦得志而無忌憚之人所由接踵於末世也惟為大臣者繹思忠厚之所以養吾廉恥而慎於任天下之重以盡報君愛民之事無致負罪宗社有當大辟忽申一朝之乾斷不循先世之寬典直用是為廢廢可也

臣鄱陽計大愛論

仁宗廢后郭

記云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曾父之與母也然則后而不修女順何以母儀天下若后之於天子妻道也臣道也宮寢之間進御以禮敢或悍恣侮及至尊郭后與尙楊二美人忿爭后於帝前批尙氏頰誤中帝頸帝大怒以痕示宰相呂夷簡夷簡主廢黜之議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史稱夷簡以前罷相怨后而然然不可謂后無可廢

史林測義 卷二十九

之罪也是而可忍馴致其道尙可言哉如曰誤而已試思后有臣道臣之於君可誤如此乎非誤其容誅乎如曰皇后天下母不當輕廢試思婦順不修無與君相須而成之盛德母道安在乎廢后雖漢唐失德事而此於大義非可優容固無妨於佛常經矣當日乃飾爲自願入道不明以播告中外此孔道輔范仲淹段少連等之必伏閣請對扣頭大呼詔令夷簡諭狀則尙詆以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至受請貶直道之名重於天下而夷簡不免成君過舉之議千古是非必有能辨之者續綱目以與哲宗之廢賢后孟氏例書亦謂以正夫婦之大防而不知既

乖於母道妻道臣道則自潰其防而廢之者之即所以正之也法春秋以明天理正人倫此之可不別疑發微義之精而辭之嚴乎臣謂宜從紫陽綱目廢黜例注漢陳后之類書曰皇后郭氏廢而不加以罪字庶於郭后之當廢而仁宗之不明正之失皆著其義云

周起

滕元發之論朋黨也以謂君子無黨明乎黨則非君子而君子類族辨物親賢友善自不得與小人之以比周立門戶者有並譏耳周起立朝雖少所建明而知河中府徙承興天雄軍所至有風烈其爲樞密副使素善寇準準貶而

史林測義 卷二十九

起亦罷夫準忠義聞天下所謂社稷臣也雖其末節有喜朱能附己一失然于羣小自判冰炭起與之善蓋亦君子之與君子同類相親事國則可和衷共濟而非不以名節自惜希利苟合者之可以黨言矣史論君子惟能立身而後可以佐國乃以起與任中正之附丁謂大奸者同斥自陷于朋黨此蓋卽當日謂之誣準而起連坐以爲言抑何君子小人尙莫之有分辨也自朋黨之說起呂夷簡以誣范仲淹貶知饒州尹洙上疏謂與仲淹義兼師友不可苟免因以羣職豈亦可以自陷朋黨致其譏議乎

吳育

史臣論曰吳育剛毅不撓而設施無聞其才不逮志者與
臣觀育傳凡所建白悉合機宜無論其他嘗上言天下久
安務因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修一有
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為迨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
令修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銳
則四外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修則乘閒而起矣不亦切
中宋之膏肓哉以有經國之志見諸言豈無救時之才措
諸事乃不能有所設施者以嘗為諫官劉元瑜等誣沮而
不及大用之耳若其禁上冢呼索以省居民供費沮升附
優賜以遏軍士僥倖止中使招捕以免無罪驚疑亦可見
史林測義 卷二十九 三

計用章

范雍知延州辟秘書丞計用章為通判宋史宦者盧守勲
傳守勲時為鈐轄夏元昊圍城劉平石元孫被執守勲撫
膺涕泣不敢出用章勸雍棄城將保鄜州賊去守勲用章
更相論奏知制誥葉清臣以守勲擁兵觀望請正其罪并
按用章此以謀欲退保直坐用章而不明守勲之為誣也

葉清臣傳清臣則疏劾守勲謀見元昊為偷生之計懼為
人所發遂移過用章先為奏陳正如黃德和誣奏劉平欲
免退走之罪設用章有退保之言止坐畏懦而守勲謀見
賊之行乃是歸欵自蔽其過矯誣上奏其云設固非信辭
而守勲傳之直坐用章者第以當日議者結中人竟未鞠
正而流用章史臣亦是徇之云爾及閩東都事略而知用
章之被誣無疑雖由守勲之移過而實為雍所銜以陷之
也元昊初叛用章嘗請修城壘備器械乞朝廷加兵選將
以圖討賊而弭關輔之禍雍不以為然圍城日雍令元孫
與平出戰用章固執眾寡不敵無輕舉雍不從二將戰沒

史林測義

卷二十九

四

都監德和奔還雍召用章問以策曰用章屢獻言矣而公
不用今惟一死以報國耳然城中老幼無辜如陷令同為
血肉是公上負天子下負百姓雍怒拂衣起至晚又召用
章問計曰惟有死耳尚何言會大雪賊退雍拔用章陷百
姓之言而誣以罪竄之雷州言誣以罪而不言所誣蓋即
宋史棄城之勸也宋史言守勲而此言雍守勲固計免已
罪實則雍之指也何以知其然耶雍為主帥庇守勲而不
為用章奏辨其情見矣故以雍獨任其責而略守勲不書
非必其所聞異辭也觀叙用章一再勉雍惟有一死報國
之語及錄其後范仲淹田況知用章以忠獲罪奏雪於朝

復故官之事足正宋史守勲傳之譌而傳用章之本末矣夫春秋貴慎自史臣不慎於疑信古之人乃有或失其實於正史而存於雜史者則亦尙論之士所當博考以盡知人之道也豈獨此也哉豈獨此也哉

耶律義先 契丹

重熙之世蕭革以姦佞怙寵專權夷裔畢耶律義先疾之以大用必誤國家言甚激切而帝不納他日侍宴上令義先對革巡擲義先憮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安能與國賊博乎帝止之義先厲聲詬不已帝怒欲黜之革言義先天下皆知忠直今以酒過爲罪恐拂人望帝以革犯而

史林測義

卷二十九

五

不校眷遇益厚史稱革矯情媚上多此類雖然豈獨革之誦哉亦義先生平風節所以奪其邪志有過人遠者矣否則革實銜義先何終不敢以計中傷也史以義先與蕭阿刺蕭陶隗蕭塔刺葛同傳論以忠臣惟知有國而不知有身故惡惡不避其患稱阿刺等其心可謂忠矣言出而禍隨而於義先之惡惡而患不及者獨遺乃補論之義先兄仁先以勳德爲各臣弟信先有孝思妻晉國長公主女禮化及內外君子以爲遠臣家法求夫備美如此不多見也於戲賢哉

馬遜

貝州王則之據城反也三班奉職馬遂聞叛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昌朝因命持榜入城招降遂諭則以禍福不答將殺則而無兵仗乃憤起扼其喉毆之流血鱗面非州守張得一不爲助逆則已伏誅矣賊黨攢刃斷遂一臂猶詈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縛遂廳事前支解之嗚呼遂激烈赴義捐軀殉節視唐段秀實之憤擊朱泚如出一轍雖反者小卒死者微秩急表之愈有以作千古之士氣續綱目宜法紫陽之書秀實曰三班奉職馬遂謀誅則不克死之乃不見於大書亦失叙之分注此爲一大闕憾

李元昊 西夏主

史林測義

卷二十九

六

續綱目仁宗景祐元年書元昊進毒弑其母衛慕氏慶歷八年書元昊卒分注附李氏長編之說云元昊初娶野利氏生甯令哥特愛之以爲太子既而欲爲甯令哥納沒喉氏爲妻見其美自取之甯令哥憤殺元昊不死剝其鼻而去匿訛龐家爲所殺元昊因鼻剝死而宋史皆不記其事甯令哥則以爲諒祚小字元昊卒時方期歲而嗣位者名必一有誤且疑從夏僞赴如春秋之於楚子麇故衛慕氏僅書死元昊則善殂其被弑皆不見于史也豈事之有未實乎按東都事略與長編之說合但甯令哥作甯寧哥而委哥甯令乃元昊從弟遺言使之繼立或因而譌卽諒祚

耳夫元昊於國為逆子於宋為叛臣雖嘗納款而倔強自若侮慢不恭宋既不能正其弑逆之誅又不能討其僭倭之罪而天道不容以有子禍之報此亂臣賊子萬世之昭鑒也何續綱目前以弑母書而見弑於其子乃僅附之分注而不為大書使若得以考終者然則書法宜如何或曰紫陽綱目書安慶緒殺祿山史朝義殺思明不書子書弑說者以謂臣不臣故子不子元昊叛臣且逆子據書安史例則以夏李甯令哥殺元昊書曰不然綱目之書安史竊嘗有疑焉春秋齊商人楚虔皆弑立書齊人弑其君商人楚公子比弑其君虔義不以亂治亂也三綱人道之大倫史林測義 卷二十九 七

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不可廢也無君絕於臣無父絕於子亂靡止矣惡乎撥而正諸

李及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又曰妻者親之主也子者親之後也是故室家之道為無後也無後不孝之大也妻而無子與嫉妒亦可以去之以禮矣至以嫉忌而夫之子為所殺非殺子也殺親之後也殺親之後則親之仇罪莫大焉不為親之仇而求罪之不孝莫大焉李及妻張氏性嫉悍及嘗生子鞠之外舍張固請歸保養之乃舍親屬以子擊堂柱碎其首按宋刑法志太祖嘗決

繫囚多得寬貸而開封婦人殺其夫前室子當徒三年帝以其凶虐殘忍特處死夫殺前室子已或有子猶以凶虐殘忍處死若張所殺雖妾子已則無子不惟凶虐殘忍如是而使及遂無子以為親後及於此即宜證佐親屬以告於朝以議刑殺何輒不以聞也而尚容處於其室而不去例以忘親之仇可矣及可謂大不孝矣史稱及清修自守蓋侍從之選而附悍妻事於傳末臣取而論之昏禮之所以敬慎重正庶其不悖與

祖士衡

史以祖士衡與狄斐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並稱始史林測義 卷二十九 八

為名臣終鮮大過以為考其行事可見也按之士衡傳累侍從歷方州於諸子中事獨無可考見而天聖初則以附丁謂落職廁官華近而植黨權奸非其大過而何出知吉州又以不修飭聞亦何所稱大相牴牾也史臣失檢往往類是

胡順之

人臣立朝不為循默所以忠君憂國而不謀一己之利害也然有不言而利之之心亦有言而利之之心則臣節之皆不可問矣章獻皇太后垂簾稱制逮於仁宗春秋鼎盛久假不歸胡順之于天聖明道間再上宰相書乞太后還

政宰相匿不以聞其鯁亮之氣不下于時范仲淹滕宗諒劉越諸人而何太后崩帝已親政之日順之必附疾置自言乎蓋以書匿宰相家帝不及知患不獲與嘗言還政者同遷擢是以如是其急耳則始之敢言不必其果出忠誠而非以市將來之寵利也君子鄙之

周渭妻莫

周渭家恭城爲賊所襲脫身北走不暇與妻莫莖訣二子孩幼莖親蠶績碓舂以給凡二十六年渭爲廣南諸州轉運副使訪求得之史稱渭北走時莖尙少父母欲嫁之莖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違難遠適必能自奮夫婦人之道

史林測義

卷二十九

九

從一而終不以盛衰易節莖惟守其志而已違問夫他若逆料非久困而誓不更嫁非其義矣漢朱買臣妻以爲買臣終餓死溝中無能富貴故求去莖特反是耳以是稱之則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謂何與莖誠節婦紀其事者以渭非久困語兼著其智可也不然家喪國亡卒無與復之望變節之婦與變節之臣其又何誅

李迪 王曾

古大臣處心公恕好惡惟其人而無一毫有于己一有於己不得其平雖勁正自任不附權倖而挾私傾物反有等語李迪王曾並以賢相稱章獻臨朝之日正色危言社稷

夜賴而迪於罷相後以素惡呂夷簡奏夷簡私交荆王元儼嘗爲補門下僧惠清爲守闕鑿義及詔訊之乃迪在中書所行事夷簡以齋祠不預曾初以夷簡事已謹甚力薦爲相及夷簡位其上事多專決不能堪時外傳知秦州王繼明納賂夷簡會乘閒以聞乃與交論帝前曾言亦有過者非皆以私好惡爲訐直以相傾耶雖曾嘗折曹利用之恃功驕蹇及利用坐事則又以加大惡而爲之解可謂平情以處矣無如權位崇替之際固不能不爲私意之所蔽也夫迪曾賢相而自克之學有所未充其任天下而進退百寮一以公恕行之似未敢過信臣讀二公傳各摘此

史林測義

卷二十九

十

事爲言非刻于索其疵也亦欲後之君子常以自省而力致于淡然無欲粹然至善之地而已矣

陳執中

史稱陳執中在中書八年人不敢干以私夫執中之責在于以禮正君不徇君之欲君正莫不正尙何人不敢干以私足言也方其位上相也張貴妃卒追冊爲溫成皇后治喪皇儀殿立溫成園耐主太廟違法悖禮以崇嬪御帝之私孰大于是執中而能總率羣司考正典儀以明嫡妾之分以杜溺愛之非庶乎私不敢干之大節矣然而奉行維無所可否且于以非禮導帝意者王洙則引爲員外翰

林學士石全斌則使領觀察使給留後奉執中之阿私亦孰大於是所謂人不敢干者吾不信也其不受私謁但矯之以盜狷介之小名耳史以為足稱長洲陳氏以為亦難得雖節取而少覈實之識

狄青

狄青起行伍有將帥材范仲淹授以左氏春秋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臣謂破儂智高而不敢以智高死欺朝廷出常有功而喜以推與將佐威名震于遐邇而畏謹以全終始此其能明臣節去矜伐戒盛滿皆由讀書有得之力也夫惟讀書明臣節其不敢欺者根於

史林測義

卷二十九

十一

敬慎袁氏以為知有孫歆李順復生得之事則猶淺之乎論青者矣至于去矜伐則無可忌戒盛滿則無可疑方其位樞府也續綱目分注歐陽修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之利雖由士卒每於青出入輒指目以相夸又其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怪避水胡國寺而行止殿上此民之訛言雖賢者而亦為所惑動耶然修宜非不知青者修而知青何忌何疑且如人心不服士卒解體則將焉用彼帥以得軍情為不利國似從來傾險沈妬之詞按宋史修傳則請出之于外以保其終與劉敞之因青不自安為帝言使之去位同意而知分注必非修言也然則仲淹成青之美

於始修與敞愛青以德於終青之克全功名為宋名將有以哉有以哉

史林測義

卷二十九

十二

臣鄱陽計大受論

李叅

王安石之新法殃民青苗為甚其法雖假周禮泉府國服為息之說而實李叅之青苗錢以為之端叅為陝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乃不及年穀豐登之日平價以糴而令民自隱度粟麥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如唐之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神宗嘗以陝西民不以為病語司馬光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則其刻剝困民固不待嘉祐開召以三司使而為孫抃所論也叅

史林測義

卷三十

一

創為此於宋而安石因之強散重斂天下因弊論者以安石決意行青苗罪王廣淵之啟禍然廣淵亦祖其意而請行之京東者也君子推尋禍始乃不得不太息痛恨於叅宋史叅論雖即擊貪除害乃心邊事稱以政蹟可紀而傳中熙寧青苗法蓋萌于此一語所以罪其作俑嗚呼嚴矣

富弼 文彥博

仁宗問置相于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耳按弼各聞中外何至宦官宮妾獨不及知即知之亦豈遂不可用乎竊以素亦左右皆曰賢未可之意非必不知其姓名也以弼負赫赫稱而獨

此納賄為與撥輩之警言不聞斯其公忠體國正己物正信乎宰相之器而有以厭天下之心不知字固不可泥若易為不齒尤於義圓而亮其時以文彥博與弼同相彥博前在中書嘗以除擬張堯佐宣徽使御史唐介劾奏其知益州日造閒金奇錦緣闈侍通宮掖以得執政史言事之有無卒莫能辨帝今用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乃復起彥博於許州宣制日士大夫相慶無閒言有同于弼則知介固一時激許之辭而君臣上下閒舉信其非前由妃嬪致宰相故無或追論以沮之者此可無存疑案而介亦使得風聞言事之失也

史林測義

卷三十

二

仁宗光獻皇后曹

光獻宋之賢后檢柅曹氏分毫不以假借其不私所親概可知矣英宗四歲育於宮中已有儲嗣之義風秉明哲之資仁宗以嘗養二子舍其少且不慧者而建立之雖后之贊策居多亦謂以長以賢而與其時諸臣深惟國本力請豫定同意豈因姊女為之配以植其私乎抑或引嫌則內侍都知任守中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之計行矣永新劉氏乃以漢成后趙飛燕惟欲其姊弟有子卒以無子而贊成定陶王欣為嗣同譏謂仁宗不審英宗之不足為嗣而但決諸宮闈曹后則但知由我之親為我之子以誤仁宗

其不蒙孝養于英宗承祧之日與趙氏不得令終于哀平
繼統之後無甚相遠蓋天使趙氏伏其辜而曹后良宜鮮
後福也噫亦何其說之謬乎英宗疾甚兩宮構隙未幾感
悟韓琦歐陽修言光獻以慈稱而英宗以孝聞矣逮神宗
立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後福鮮有及者彼
胡弗考而漫為是論也又光獻以英宗疾權同聽政續綱
目于治平元年夏書太后還政于帝加韓琦尚書右僕射
分注帝疾大瘳琦欲太后徹簾還政因以帝善裁決白后
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遂起此以見還政
之決而絕無留難不少需矣琦即命徹簾簾落猶於御屏

史林測義

卷三十

三

後見后衣云者亦以見琦之力贊其決也故大書交美之
張氏廣義則曰異哉曹后之貪權位也簾既徹而猶栖栖
焉不忍去長洲陳氏則曰失此機會雖力諍而不可復得
此但歸功於琦而視光獻與章獻始終專政者幾無以異
蓋於遂起二字未之深味而不得其由衷之信故誤且按
之宋史后傳稱帝疾益愈即命徹簾還政琦傳亦直云太
后還政則還政之美自在光獻而琦若無所與云

英宗

所生父母之名天制其常所後父母之名人通其變則固
不可執天以窮人而亦豈可執人以奪天英宗以濮安懿

王子後仁宗而承大統司馬光意帝必將追隆所生而懼
蹈漢哀崇奉定陶之非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
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
頓君光武之謬論已見前而宣帝之終不追尊亦權辭耳
及詔議尊崇安懿典禮光以為宜準先朝封贈期親故事
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蓋既以小宗
後太宗不得復顧私親而推尊為帝后也不顧私親義止
於此非必併棄父母之名而不顧也王珪等因準封贈期
親之說乃有宜稱皇伯之議而歐陽修引喪服記以為為
人後者為其父母降而不沒父母之名若本生之親改稱

史林測義

卷三十

四

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
蓋亦未嘗謂可推尊為帝后也不推尊為帝后而何妨太
宗之有顧當時以為邪說後世以為非禮而必欲改稱皇
伯如石晉出帝之於其父敬儒則是執人以奪天而揆之
天性則戕人紀亦亂且其弊也又不免於執天以窮人夫
與為人後者既不得與於鬻相之射矣雖義可為後而不
安以改稱之比于背親而貪利其弗避而就者幾何人與
況乎英宗篤孝無心不貲之富若預知議必及此則當日
章十餘上而固辭必終有不起者是知禮不本於人情者
有所不行也然直稱安懿為親於仁宗誠有嫌貳之失必

如南宋孝宗入爲高宗皇太子。汪應辰定稱秀王爲本生親之議。以別所後。而曰皇本聖考。皇本聖母。從其故。爵不帝。不后。名不夷。而親之恩。明分不陵。而尊之統正。此君子知天知人。考不謬而俟不惑之道也。惜乎斯禮未著而濮議尋寢。逮于孝宗受禪。秀王亦竟以皇伯稱矣。有明世宗入繼於父。興獻克定本生名號。旋復惑於繼統。非繼嗣之說。稱考稱帝。甚而稱宗。耐廟而不明。非漢光武之崛起者。比繼大統後。太宗乃無二義也。一則同晉出帝爲遺親。一則同漢哀帝爲漬尊。有元一代此義不講。漬尊類然。均之有乖萬世之典。制記爲其父母云者。卽所生對所後之辭。程正公以爲今

史林測義

卷三十

五

爲伯叔父母以別於諸伯叔父母。按之記時。未有易爲伯叔之稱。而恐于諸伯叔混。而無別乎。是亦曲解許氏浩以爲其之者外之也。外之則不稱之爲親明矣。又按之記中。凡言其者。文不可通。嗚呼。先王孝治天下。而以繼絕之典。使人忍於棄父母之名。而不顧。烏有此禮意。以待後人發之哉。

邵雍

善乎宋史之言雍也。以爲當時學者因雍之前。知謂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薛氏通鑑書杜鵑鳴

於洛陽。注雍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因言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不數年必有南人爲相。以亂天下。及王安石得政。其言果驗。蓋本春秋之書。鸚鵡來巢。而先以雍言。亦如左氏所引師己童謠之說也。聞之鸚鵡不踰濟。貉不踰汶。地氣然也。鸚鵡踰濟自南而北。貉踰汶自北而南。春秋記爲異者耳。卽鸚鵡以推貉。則皆反常爲異。君不修德。正事則皆有其應。而何北南移而治亂分也。設有貉踰汶。可言休徵乎。杜鵑亦反常爲異者。如注所云。鑿矣。誣矣。王鑿嘗辨之。而據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幽陰之地。南何以爲亂乎。雍而可信。然則孔子非與。臣顧

史林測義

卷三十

六

謂雍初非有謬於聖人。觀物外篇云。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蓋亦以南言治。徵意與家語辨樂解合也。彼欲成南人不可爲相之說者。因杜鵑以附會之。乃戾其旨。而且有乖春秋著異之理。卽謂逆知有安石亂政之事。而寓占于杜鵑。尤不欲以同讖記之。淺陋累雍也。史臣之言。雍蓋未必然者。洵善於言雍矣。

神宗

或問王安石行新法。言其弊者深切。著明神宗皆不聽。嘗一動於韓琦之說。而欲罷之。再動於鄭俠之圖。而詔罷之。而旋復如故。至太后流淚。而始有疑天降災異。而始有懼

而終莫能悟。朱熹所稱極聰明不世出之主，乃為所蔽欺。若是何與？曰：此正聰明之為害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憲天至公，從理而不從欲。雖弗慮胡獲，弗為胡成。而罔以辨言亂舊政。若神宗者，銳意為治，有菲薄祖宗之思，求變數世之不振，以逞志於幽薊。靈武即位之初，即以養兵備邊，急于理財，豐府庫，語文彥博，且謂天下做事至多，不可不革。則其好大喜功，紛紛改作，久矣。根于予聖自賢之心，而弗念威敵在強，德足用有大道。革敝必率自中也。以故安石之術得而乘之，而堯舜其君，臯夔其臣，倚以立法更制。上掩前王，卒非公議之所可聞，天譴之所可回。故曰：此正

史林測義

卷三十

七

聰明之為害也。且夫君德在于聰明，聖學主于憲天，不以偏聽獨斷炫聰明之迹，而以虛中守正養聰明之神。端拱穆清，知周道濟，此程顥常勸帝防未萌之欲，而窒其方萌。惜乎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而卒無內省之功也。

葛宮

史臣葛宮論以為葛氏自宮以下簪纓相繼盛哉。蓋以宮弟密至邲，五世登科第，而三世為侍從，邲且居台輔也。雖然，簪纓之盛如葛氏者，豈尠也哉？獨竊竊然稱之，何居按之列傳而知宮與密密之子書思孫勝仲以及邲行已事君世濟其美，則夫長子孫而滋大者，非其幸也。有所以不

愧而令人動色以為榮者，也不然。雖其奕葉通顯，亦烏足誇諸史冊以啟天下後世，崇名利而保勢利之心哉。此讀者不可不深考也。

張存

史稱張存性孝友，嘗為蜀郡，得奇繪文錦，以歸悉布于堂。上恣兄弟擇取之，噫異矣。昔人以清白名，遺子孫存顧以苞直物，逮兄弟乎，史雖不著其貪墨，而奇繪文錦何自而得，必非餽遺謝絕一線無餘可知也。且有可恣之擇，取其為贖貨亦可知也。存誠友愛，即所俸入而均及之，可矣。何乃酌盜泉而分飲之乎？夫論孝養者，于祿以求養，猶為恥。

史林測義

卷三十

八

祿親而言友于者，苟得而能共顧，謂義篤同氣，哉此而不辨無以風廉，即非所以教讓。

唐炯

春秋大改過，周禮丁奉執此義，以論唐炯則誤矣。炯初附王安石，以規進，至上書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此與安石子秀大言臯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同一熒悍，戾忍無所顧忌，而秀猶私言之，炯乃公言之也。所謂惡著於心，本尚得以為過，而冀其能改哉。非安石疑其輕脫，不與重任，其為諸君子禍，何可言也。後因安石授官，不協，怒為易己，而遂背之，乃于御座前悻悻然極論安

石而遞詆其黨此亦率夫燥悍戾忍之性以快私憤耳。謂能自新以愛君為念豈不大謬。續綱目書貶而削去其官。惡其私也不書有罪者貶不以罪也。發明以為嘉炯悔悟非其義矣。

鄭俠 常秩

初鄭俠閉戶苦學王安石知其名獎拔之。安石居政府凡所施行民間不以為便俠感為知己思欲盡忠以光州司法叅軍秩滿乃徑入都安石問所聞告以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與邊鄙用兵心不能無區區安石不答遂不復見而數以書極言其害至繪所見流民為圖上於帝雖羣奸切

史林測義

卷三十

九

齒陷以罪而不悔此以盡忠君國者盡忠安石也。夫所謂知己非才智相矜意氣相得之謂。謂知其嘗存心于愛國積學以正時入官之日必有矯矯風節不愧古人也。俠之自命以此而謂為安石所知故舉以為安石報。冀以片言感悟罷殃民之政則安石猶得為宋名臣而不終於宋之罪臣也。其盡忠於安石誠何如哉。若常秩者亦以安石所知名重一時然藉以盜虛聲獵顯位耳。史因秩嘗隱居不出稱其為學求自得者謬也。立身無本末則所學何事天下皆不便安石更法秩在閩獨以為是而一名即起任。諫爭低首抑氣素長于春秋及安石廢春秋遂盡講其學。

安石終於宋之罪臣而不得為宋名臣者皆此不恤其臧否榮辱偷合苟容輩誤之也。秩誠安石之賊哉。意安石當日以為己所知士而盡忠者則不在俠而在秩。惡在其能知士乎。千古之士一遇知顧而圖報效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然非行己有恥多見其為秩而不為俠矣。

李憲

熙寧二年吐蕃鬼章聚兵洮岷新附羌多畔歸之帝乃詔宦者李憲節制秦鳳熙河諸軍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可謂至深切矣。夫宦者薰腐之餘氣少平端德多

史林測義

卷三十

十

凶醜一假事權遂成驕橫況復典兵太阿倒持所傷必多及既得志其任益專其勢益張其為國家之患不益大乎。漢唐禍亂其已事已以太宗之明不為覆轍之戒而用王繼恩於前神宗繼以用李憲至於微欽遂用童貫墟其宗社嗚呼汝礪諸賢之言空作決敗之著龜而不果為救亡之藥石其亦不幸矣。夫丁氏奉襲宋史憲以中人為將雖能拓地降敵而罔上害民貽患中國等語以證其說乃易為將云非將才殊謬。憲之不可將以其中人非才也。憲稍習兵拓地降敵非其才與他日朱熹論內押班甘昇以謂姦人無才何以動人主且其為患正以有才此龍

任闇豎者辨之不可以不早辨也

史林測義卷三十一

臣 鄒陽計大受論

遼主洪基 道宗

嗚呼甚哉自古聽讒之禍雖父子之親而亦有難言者矣所以然者大抵權位之私雖父子之親而亦有莫釋者矣觀于唐睿宗立太子聞朝廷皆傾心有密使察之之惑使非韋安石以安得此亡國之言救正之安必讒人之不因以高張也宋太宗立太子聞京師民喜躍有欲置我何地之恚使非寇準再拜賀以社稷之福啟悟之安保護言之不乘而浸潤也然則千古奸邪得以欺罔開構陷害君儲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一

十一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一

十一

可勝嘆哉道宗太子潛兼領北南樞密院事法度修明臣民心屬耶律乙辛擅柄而不得逞陰令其黨誣首耶律撒刺等謀立皇太子道宗誅撒刺等囚太子於上京為乙辛盜殺夫道宗非不知濬之賢也雖有廢立之譖何竟無以得其枉狀而全骨肉則固讒之為禍烈也而亦私之為蔽深也太子之職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朝夕視君膳問安者也道宗使預朝政此亦以寵私而昧于禮制之過彼其譏譖之來亦豈不以預朝政得人心有可動以篡奪之疑乎則竟得以行其譖者又道宗之以權位之私自蔽有如廢宗太宗之初心不及計夫安太子固宗社之大義以燭奸

而辨枉也又若天祚既知其父之冤而其子赦盧幹有人
望當播遷之際乃不能為唐明皇之傳位肅宗而聽蕭奉
先之譖即日賜死非皆其私之為蔽深雖至權位幾非己
有而猶疾忌其子乎臣觀濬之被廢而自求以何罪赦盧
幹之就死而不失其大節如聽或言而逃將致劫立如斯
亦可以處變矣然責千古為臣子者有幾于仁孝尚幸千
古為君父者無惑于奸邪如求去讒曷先去私云

沈括

沈括以議疆事使遼執嚮所議疆地書去今所爭三十里
之遠遼不能屈而以輕絕和好謾之括曰師直為壯曲為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一

二

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
與富弼議增幣而拒稱獻納同一理正辭嚴足以折虛憍
之氣而有必不可奪之節不辱君命前後輝映矣及夫還
而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上之以
周知其故亦得古行人之職奈何不遺餘力以爭而竟敗
於王安石欲取姑與之言割以畀遼東西失地七百里視
彌之爭而晏殊敗之者皆陳氏所謂千古之大恨然彼則
損威重而此且破兵端以為宋人之禍其無窮乎哉截善
諷言使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古之所為戒也

高永能

永樂之役也由徐禧始則主沈括而違種諤繼復復高永
能而輕大敵李稷積金寶新城蓋亦以苛暴濟禧過以致
王師挫衄肝腦塗地者六十餘萬人史臣論以兵者凶器
輕敵寡謀鮮不自焚而罪是數人者不自量度以開邊費
禧稷永能之死宜矣臣按永能自當別論其家世州將而
開讞之責不在永能且智勇素著非寡謀者即當夏兵傾
國而至禧如從其未陳擊之之請不待鼓而成列何遂進
薄城下眾心搖而戰必敗乎及城既陷其孫昌裔欲掖之
從間道出永能嘆謂年已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此吾
死所雖沒于陣亦有可予之節以同禧稷一律科斷焉得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一

三

蘇軾 轍

史二蘇傳論有曰仁宗神宗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
用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
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
非幸與竊聞之朱文公蘇氏學本縱橫而不知道其心固
無所取則以為正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其不為王氏特
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又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
檢如秦觀則其最也使盡聚朝廷之上豈不害事信斯言
也思安石之文章節行亦不幸而以柄用引召惠卿之

徒播惡於眾負敗壞國家之罪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與史臣之嘆嘆其不可掩抑者臣則以其有得而掩抑之者也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杞之安石逾月不復言非王廣淵附會則此論息矣史臣論以轍寡言鮮欲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爾夫敬則必信何終不克信于其言而且怒之將加以罪乎轍比軾稍簡靜以寡言稱之可也若謂其鮮欲鮮欲者天懷坦蕩行事光明轍於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純仁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于坐以動純仁此文公之謂其實陰險者也嗜利陰險若此謂之鮮欲豈其然乎按之長傳雖少異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一

四

而文公謂前輩固已筆之于書必史家刪潤之以曲成二蘇之美故於孫升楊康國以比安石之為人而亦附斷以世譏其失言也然而蘇氏兄弟力屏程頤心術不正概可知矣文公之論亦豈非公而確者述之以俟讀者考焉

章燾

佳兵不祥天道好還此自然之理前史往往因事以著垂世大戒焉然惟其義切其辭嚴乃使人讀而求之知無可或解免之路而兢兢慄慄不復敢蹈其危機史臣之論王昭章燾也以爲佳兵好還道家所戒卒之宋以左道殺繼只歸錢昭此非其驗與按燾因夏人以宋界地益肆猖獗

以爲不有懲艾邊無休息之日乃一再舉以蹙其勢夏自平夏之敗不能復軍謝罪乞和西方以寧視詔之鑿空開邊兵連禍結而熙河之戰骨不勝瘞未可同日語矣詔子十人厚案最著案乃忽感心疾而言神怪因以棄市以爲多殺之報可也若案七子俱列仕顯繼以兄綜贊復元祐之政爲蔡京所傾被誣刺配則以無罪而遇災禍雖古聖賢猶或不免況其獄亦終解案之子若孫其降罷除名者十餘人皆復見錄而繼授內殿崇班乃舉以類案示佳兵之戒不反啟人幸免之心乎此其義弗切而辭弗嚴尙宜刪定處也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一

五

呂大臨

富鄭公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呂大臨與之書以謂古者三公無職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當是任者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人倫不明萬物憔悴公宜惻隱存心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望於公者哉臣按大臨之言獨善殊謬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夫所謂善道一而已如有莘之野而樂堯舜非道非義以自律若將終身此獨善也視其覺世澤民特以分量

其非操尚異也以好為異端崎行歸之獨善之士其于可
窮可達之理不已蔽乎大臨之規鄭公可謂得體竊懼獨
善之說乖錯籍是名者將益長詭誕之風則又與于壞俗
之甚矣

英宗宣仁皇后高

臣讀后妃傳至宣仁惜元祐孟后之福薄論元祐大臣以
早退竊疑二者均非實錄孟后以賢淑極一時之選而不
受天祐者則氣數之非可測識冊立之日宣仁何術預已
知之且當宋室全盛而二十年後汴京傾陷流離播越亦
豈逆計所及而曰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宣仁何術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一

六

又預已知之至若宣仁不豫語呂大防范純仁等曰老身
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誠知其如此則必顧諸臣以勉
留輔政無替今日勅哲宗以圖任舊人無惑邪言雖他日
事未可知所以為天下國家計深遠也乃曰公等亦宜早
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則何也蓋一旦老成去國即君子
小人之所為進退消長別用一番人必別行一番事因以
售其調戲之術欲不復盡改元祐之政盡逐元祐之臣不
可得矣以女中堯舜而煦煦然為大防等保全之策顧反
不為身後宗社安危生民休戚之慮乎臣謂必非宣仁之
言也此皆史家過瑣宜仁以有先見之智作後事之張本

夫豈實錄哉

呂大防

元祐之變而為紹聖其禍在小人其責在君子何也以君
子自啟其隙而小人得以乘之耳自司馬光沒洛黨蜀黨
朔黨既分而同室操戈不遑一意屏絕熙豐舊臣至於爭
起邪說以搖在位呂大防范純仁尤畏之乃欲為調停以
平夙怨則又自徹其樊籬而揖盜以入者也殊非忠智之
計雖其說見撓於蘇轍而已陰用之未幾而出入王呂黨
中之鄧潤甫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大防且力引心在熙寧
之場畏以為己助而攻劉摯排蘇頌則又援盜賊之戈矛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一

七

以自翦羽翼者也欲不為所反噬得乎宣仁太后崩哲宗
親政畏即首叛大防乞講求繼述之道列上章惇呂惠卿
等行義由是羣小彙升新法盡復元祐諸臣之禍不可言
矣天下事不可為矣諸君子不能不任其咎而大防之責
尤甚史稱大防不植黨朋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奈何亦
衆畏之附己可任以報己之私憾而進之儻所謂君子而
不仁者非耶

蘇頌

夫惟大德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然一有保身之念存即已
藏于利害之私而難語明哲矣明哲者明於天理之正察

於人事之宜而動罔不臧身名俱泰人則見謂于時保之耳何容心哉史論蘇頌歸然高年未嘗為奸邪所汙世稱其明哲保身誠哉其明哲保身也方頌執政時哲宗年幼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夫二聖臨朝上不御殿程頤猶以為太皇不可獨坐而當權同聽政為大臣者委君上若虛位此豈理之所可事之所安其後哲宗務反宣仁之政貶斥元祐故臣未必不因以積忿故獨於周秩劾頌則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而為頌者亦惟明理察事不敢以專政之累貽太皇不敢不以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一 八

臨政之道奉少主以自盡其事君之禮初非為後日邀寵弭謗地而為之也大雅君子頌庶乎其無愧矣至以免張仲宣於黥自是宋世命官犯賊抵死者例不加刑謂其所為多雅德之事造物者自有以相之則近於報應之說以長俗吏翫法弛奸之弊臣無取焉

鄒浩

語曰以友輔仁臣讀鄒浩傳輒為之撫卷而慘然子與氏之言若是乎不可易也浩所與游田畫王回曾誕皆良士哲宗擢浩右正言方婕妤劉氏構廢孟后也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而浩不報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

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於是疏乞追停冊禮極人所難言嗟乎浩之初何其不勇於從誕說耶豈其未動於勉之切義之當奮耶抑其所謂欲待上之深相信而後發者耶然而志完浩不言可以絕交畫之平生相許者至是而無復之矣而浩亦即因回之力為懲患而決浩之此舉差可無負良友乃差可無負己所居官羈管新州宜其怡然就道若之何畫迎諸塗而對之潛焉出涕哉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吾不能為浩信而君之贈我厚則遂嘆謝於畫之正色以責也於戲若三友者輔仁其無愧矣而惟浩能以之皆百世所矜式云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一 九

朱服

紹聖初政章惇主之朱服因表賀力詆元祐變亂法度召為中書舍人蓋附惇以干進者雖嘗於元豐中舉劾惇造所善道薦引為御史意而今則以望元祐時未嘗在朝而變其操視孫蓉吳時李昭玘張舜民盛陶之終不附王蔡而詆新法者有愧多矣去林希之以久不得志不惜名節而詩甘心於元祐諸臣者亦不遠矣史尚即其發惇薦引與蓉等並論以大節可取而不究其末路之敗不亦疎乎

蕭蒲离不 耶律官奴遼

遼史傳卓行三人以其貴族而獨為退然自足可以振頹

風激薄俗是固然已然臣所深嘉而亟欲表於其中者則以重上下之責明出處之分不敢冒昧以任官政非僅能遺榮利甘肥遜也蕭蒲离不以魏國王惠之後累徵不應或勸以嗣先世功名答曰自度不足繼先業以益主庇民耶律官奴與蕭哇友善哇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爲也官奴然之逸主以其屬尊加歸義節度使輒請致政之二人者其自審以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責至重也能則出不能則處分至明也豈第同蕭札刺愈於求富貴利達爲妻妾羞如史臣之論哉臣謂以爲古今入官者法尙何忝竊之是患而優游林下觴咏自樂亦非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一

十一

風

章惇

續綱目張氏廣義於書哲宗崩端王佶卽位云帝無疾而崩其可駭也惇賊當國其能免於後世之疑乎觀分注曰惇抗聲惇默然其情蓋可見矣意以惇有弑立之謀也嗟乎此天地閒何等事而可爲是鑿空之說乎按宋史帝紀元符三年正月辛未帝有疾不視朝己卯帝崩帝非無疾而崩明甚綱目不以有疾書然太宗真宗皆非暴崩而未嘗其書者以疾中有事也雖欽聖太后傳有帝倉卒晏駕

語亦以見寢疾未幾立嗣事未遽定耳既非無疾而節何所駭而何所疑太后哭謂宰臣大行皇帝無嗣天下事須早定惇乃上不俟太后命下不及同寮議輒抗聲當立母弟簡王似蓋以置君之權自予而作威福太后獨決策迎端王而于是默然者亦以異議不能搖而氣燄沮喪也又何有可深疑之情哉惇窮奸極惡至於媒孽宣仁嘗欲危帝以孟后逮事宣仁遂與內侍郝隨構廢孟后而請追廢宣仁爲庶人其罪不容于誅廣義斷以不在莽卓曹瞞之下允矣尙復用是以爲之疑獄乎且其爲疑與所謂媒孽者何以異則亦君子之所深惡也論史者慎無然臣見後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一

十一

不可不辨

劉輝 蕭韓家奴 遼

太子洗馬劉輝上書言宋與我朝通好盡兄弟之禮而其臣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訾恬不經意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蹟詳附國史夫史筆秉天下之大公存天下之大信示天下之大勸戒輝而挾私有作今雖其書不傳知不但如劉宋書目北朝以索虜而北魏書亦曰南朝以烏夷而已其言趙氏事尙足以徵信而不同所謂謗史穢史乎且按五代史之傳契丹于唐晉之際著其盛

強陵轡中土至書阿保機之論唐莊宗則以見中國之所
以亂而契丹常勝之勢亦契丹所由開國而立長久之基
其後世所當奉為祖訓以作治亂興亡之龜鑑者也善乎
韓家奴欲聖宗知古今成敗而以五代史與貞觀政要同
譯以進惟以其編有足以備人主勸戒而不復計不以通
好之故存忌諱之私蓋亦謂修雖宋臣史則五代而天下
萬世之書也以律夫輝識斯下矣

孟翊

續綱目徽宗大觀三年書流孟翊于遠方分注翊獻所畫
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一

十二

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之按翊嘗挾術干蔡京毛注極論
京亦以受翊妖姦之書為言宋運中微蓋由京與童貫交
通欺罔而眾正不容於朝以釀禍敗翊如決其兆亦可決
其致兆之由而欲啟帝以思患預防之意胡不云亟還竄
逐之諸賢力絕左右之奸黨嚴別國政之臧否以求革故
鼎新重膺天命而乃以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為禳厭之
術乎察翊之獻卦象則亦附京以為妖姦者也故翊雖已
竄而京復用遂託以繼元豐更官名而元豐之制至此大
壞倘非帝不樂而不用其言其所謂變庶事亦非必去紹
述之垢概時使祖宗之良法美意猶有存者不至于掃地

以盡未已也綱目以無罪例書誤矣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一

十三

史林測義卷三十二

臣鄱陽計大受論

劉達

劉達始雖由蔡京進然視趨附諸人獨不聞有黨同為惡之事及京以星變去相而達貳中書首勸徽宗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于京悖理虐民諸行稍稍澄正之凡所啟用多取為元祐學術者及京所定邪籍中子弟其時趙挺之同在政府使達亦猶挺之之慮後患而依違取容安望輔導正救之益如此夫何史於每有建白挺之但開其端而達遂畢其說尚議其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乎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二

十一

情未滿歲帝復感於京黨一切更張有失紹述之譖而疑達擅政羣小乃得以事中傷而罷之然達之晚節亦可謂恤國之臧否而不計一己之利害矣若議以才智非京敵卒為京黨所擊則如挺之之多智避患以充位者固在所取與甚矣史臣之慎也

蕭奉先

遼
遼史蕭奉先傳論遼之亡也雖孽降自天亦柄國之臣有以誤之乃指實以奉先阻天祚防微之計陷晉王非罪之謀按天祚以女直完顏阿骨打金太祖改名是來朝再三不從頭魚宴款舞之諭密詔奉先託以邊事誅之而奉先以謂無

大過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國亦何能為其時

非有意以庇阿骨打而據理列勢論之如此耳且阿骨打雄豪非常天之生是以啟金源成帝業亦豈遼之所得而殺奉先之誤國固不存乎此至阿骨打起兵犯寧江天祚命奉先弟嗣先往討敗績奉先懼弟被誅乃奏肆赦東征潰兵劫掠以免嘯集為患上從之而嗣先罪止罷官由是士無鬪志望風奔潰此與其因叛將耶律余覲引女直兵奄至尚借以實其前誣而殺晉王致中外人心益以解體者則皆以成天祚夾山之禍者也史如以脫嗣先饋軍之戰陷晉王非罪之誅並論其誤國庶無弗允矣余覲妻天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二

二

祚文妃之妹文妃生晉王最賢國人心屬奉先之妹為天祚元妃生秦王奉先恐秦王不得立乃誣余覲結駙馬譖呈謀立晉王天祚殺是賜文妃死余覲懼不能自明被誅奔女直奉先余覲傳天祚本紀刑法志皆言其誣而晉王敖盧幹傳云余覲與其母文妃密謀立之事覺文妃伏誅何復為矛盾若是蓋當日作者非出一手而異其辭則亦何由以考信乎然眾同而一異臣從同又后妃傳論文妃歌詩諷諫而謂謀私其子非矣其說近理亦可以正晉王傳之誤也

趙達

晏州夷僭卜瀾之反也朝廷以趙通為瀘南招討使瀘帥康延魯等皆聽節制則專討其職矣史稱通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何哉按瀾據輪縛大岡之險道出奇計用柔以焚其巢穴追瀾獲之晏州平而兵遂以戢雖其初或張皇其事詔大發陝西軍義軍土軍保甲三萬人亦可無深議也又諸夷落皆降拓地環二千里通為建城皆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疑亦非當時妄言諸夷效順納欵得地者比蓋未有如言黎人欵化而渠帥不勝忿蜂起侵剽殺官吏言安化納土而往築州城遂為蠻所擄沒之事也況他日諸蕃聞通赴鎮熙州乃相賀曰吾父來朝廷真欲無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二

三

事矣爭出鉏耨牛價為頓置不益以見撫綏瀘南之功非虛而有以服諸蕃之心乎言其欺罔則張莊之規模王祖道吾不信也至若聞朝廷有納董才圖燕之議懼開邊隙極論其害則視祖道等啟蒙邀功之心亦大不侔

金王曼 太祖

金自定部族立邦國齊其詐力為用而非有積功累仁之事也然考之家庭授受之間公而不私類難求諸三代以下此其所由興乎夫惟太祖始就帝業而為之先為之後者可得而詳矣景祖九子元配唐括氏生劬者次世祖次劬孫次肅宗次穆宗景祖以劬者劬孫皆和柔而穆世祖

器量智識何事不成景祖卒劬者讓國世祖世祖越劬孫而傳肅宗穆宗以定離析皆景祖志也世祖子長康宗次太祖又次太宗而遼政日衰世祖陰懷翦商意則屬太祖於穆宗以謂能辦集契丹事者穆宗因復傳康宗以致國於太祖太祖克成父兄之志建號居尊而以太宗紹位滅遼舉宋太宗又使太祖世嗣不失正緒凡若此者有似於周之權焉有似於殷之經焉有似於夏之家天下而官天下之心焉夫非所由興乎惜不聞有積功累仁之事以庶幾於三代垂祚之長也阿疎者穆宗時之畔部也穆宗破其城殺其弟狄故保阿疎訖於遼因畱焉及太祖伐遼底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二

四

遼之績告於天地而以阿疎亡命遼人不與為言凡與遼往復書命必及之然亦借主逋逃以為之名耳世祖以屬穆宗之謂何雖無不與阿疎事太祖圖遼窺燕之謀其終寢乎金史阿疎傳載天輔六年閻母婁室獲阿疎軍士問之曰爾為誰曰我破遼鬼也似以破遼覺由阿疎此亦史臣附會之說

完顏阿离合懣 金

成周以農事開基成王幼冲周公作詩使瞽矇歌之庶幾王知稼穡之艱難洎王初政又作為書訓以小人之後夫真知小人之佞憫小人之勞乃不敢淫於觀逸盤於遊田

而使無非時取無橫斂民生之所以遂禮義之所以起孝
悌之所以生風俗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國家之所以
長久大哉其斯周公輔導之道乎阿离合懣於太祖之卽
位也以耕具九爲獻曰願陛下無忘稼穡之艱難太祖敬
而受之當兵戎倥偬之際建立草創之初而卽欲使其君
與古哲后之圖幽風無逸於殿廷者同屬永鑒于茲之思
爲不敢荒寧之治其謀國忠慮上法周公殊非當日諸臣
所可幾其深遠豈不偉哉而何史贊僅等之宗雄之強識
希尹之敏學而偉其益之以征伐之功也

楊時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二

五

楊時以蔡京薦召爲秘書郎人多議之臣按時之出也固
爲京所引京蓋以其容張翥言今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
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問其人以時對京因薦
之則京於是亦爲國救時謀非爲己植黨謀也以敗壞國
家之人而忽有亟于用賢轉敗爲成之意所謂齋戒沐浴
則可以事上帝時亦與其潔不保其往應召而出何所損
乎時知時勢將變陳論政事胡文定以謂若能聽用須救
一半豈不信然然不見聽行道濟時尚復何望時友尹焯
亦嘗應詔至京師見不可爲遂不欲留而時乃自宣和越
靖康以闢王氏學爲邪說爲陳過庭馮澥等疏詆然後求

去或者疑其去之晚以道事君而未合不可則止之義也
然王氏妄作三經新義竇惑當世之士已數十年天下無
復知其非以安石配享孔子廟庭天下亦莫議其失時獨
上章極論不啻大聲疾呼雖僅克降安石於從祀新義板
未遽毀而震聾發聵已有賴於天下後世時而不出出而
遽返釐邪衛道之功其誰屬哉如時固未可輕議張宣公
謂其自處太高磨不磷涅不淄須是孔子吾人只當學子
路要爲千古言出處者之正軌也召爲秘書郎按其年譜
在宣和六年十月除通英殿說書則七年七月也續綱目
繫於元年五年者誤如五年五月除通英以入對帝首肯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二

六

而有是命觀分注蓋首言祖宗之法舉行損益宜一趨於
中元祐熙豐姑置勿問意主於寬元祐學術政事之禁以
少替薦紳之禍也甫越月乃更嚴禁元祐學術毀福建印
造司馬光等文集板夫元祐人文集卽元祐政事之尙有
流傳此於時言紹聖崇寧凡元祐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
以滅其迹者不從而矯之反踵而厲之矣則非直其言不
行與爲擯斥何以異介如石不終日尤其時也而尙立于
其朝乎故當據年譜訂正之無使後人亦誤以此置喙

王楷高麗王

立國之道其大端有二舉賢才也謹邦交也舉賢才而內

治修謹邦交而外患弭宗社之所以靈長而智者之所先務也高麗國王王楷可謂智者之君矣當日之於宋於遼也此三甲子而一朝彼一周天而六貢率祖攸行於金也始通問為鄰國既奉表為藩封惟天所與得以小事大之禮如此且聞宋將用兵於遼以為遼於宋兄弟之國存之足為邊扞女直虎狼不可交宜早為備因醫歸白于天子而已無及則識時勢明利害益信至若見賢而能用雖無可徵而詢宋使路允迪以龜山先生安在其心之足以別直枉而公舉錯不概可想乎終楷之世上下又安兵戎不作亦畏天保國之明效大驗矣其時宋徽宗昧於求賢溺史林測義

卷三十二

七

於羣小貪利樂禍約金圖燕唇亡齒寒為所反噬而帝座以傾楷則豫憂中國之所不憂有見與於春秋之意不寧惟是嘗謂高宗使臣二聖今在燕雲即盡納土未必可得何不練兵與戰蓋又明於春秋雪讎恥之大義宋人聞之能無深恚耶

張覺

宣和五年宋既與金盟遼張覺以平州附金旋叛歸宋宋納之而金藉以為兵端不待智者而知之矣故雖趙良嗣小人亦嘗以失信啟侮諫徽宗又非不知信誓甚重不當首違無如卒以詹度之貪人而敗謀也雖然金人之欲背

約反噬豈自今日哉既入左企弓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之諷其以燕歸宋者亦姑以塞初約而終必取之矣且為無厭之求宋雖曲意從之有竭中國之力不能償者稍不如意則必敗盟即無納覺之事亦終不免南侵史徽宗本紀贊以謂良嗣之計得行金雖強何費以伐宋而不計金來索糧不與而大怒亦由良嗣之輕許以起其釁也謂不納覺其釁遂弭非通論矣謀之不臧以速金禍固不僅此一節而金人以郭藥師叛降藥師本遼將以失國歸宋軍深入汴宋以亡則不得謂非釁之始于納覺也何也不納覺則不致殺覺以畀金而藥師有金若求我亦將與之

卷三十二

八

史林測義

之懼而生異志也君子所為觀事變而慮患深不惟顯而易知極之於隱而難測出入以度以筮凶咎悔吝之幾茲則其度何日不登叛人

蕭仲恭 金

為人臣者不幸而國亡君辱有死無二富貴福澤不易其心斯則忠信之大而古之所稱烈丈夫也臣讀蕭仲恭傳贊竊有感焉仲恭家世事遼從天祚西奔金軍奄至仲恭母馬乏不能進謂仲恭曰汝盡節國家無以我為也仲恭而孝於親忠於君尚以身為乎雖值大雪寒甚遼主乏食困憊仲恭有進衣并乾糲伏冰雪中藉至使慰之事夫何

與主俱獲而竟委質於金也君卽不能死社稷臣亦何忍事仇雖仲恭非有動于太宗之加禮遂以醜顏偷生喪節而不恤乎贊曰忠信行己豈不大哉仲恭盡心故主而富貴福澤嚮之與宗室舊臣等矣嗚呼大節已墮小忠小信何足侈言卽有懷忠信而往往富貴福澤之所害實甚乃以應仕新朝爲盡心故主之報謂是可以勵忠信不亦舛乎且仲恭旣不能比烈妾婦之不事二夫而但以于熙宗朝叱宗磐之持刀向宗幹稱以有古烈丈夫之風則皆史臣不知務之論也

孫傳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二

九

金師渡河圍城之際孫傳信用郭京選六甲兵冀擒粘沒喝幹離不二將而掃盪之而城因以陷妖妄誤國傳實尸之於京何誅然傳雖聞於禦敵之方而尙明於守死之義欽宗復如金帥營以傳輔太子畱守仍兼少傅金人來索上皇及后妃太子傳謀匿太子民間而別有以給金人迄不能就史臣有口孫傳太子之謀甚疎聶昌河東之行尤謬效死弗當徒傷勇耳弗當傷勇似兼論語如兼論傳豈以其委畱守事而從太子行爲不可乎抑自謂我爲太子傳當同生死可無然乎初聞廢立檄至傳大慟曰苟立異姓吾必死之至是欲見二酋面責以不立太子庶或萬一

可濟較之假畱守於國滅君虜之日終附異姓以偷生者孰爲當否乎觀於其子來省曰吾已分死國叱使速去范瓊力止不聽金守門者謂畱守何與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當死從遂從太子北去死於朔廷其處死之明就死之決如此而以弗當傷勇議之舛矣且不責以誤國之罪死不足償同於何槩而與昌並譏則非其比考之昌傳昌固非甘於效死者也

何灌

何灌於金師南下朝廷悉出禁旅付中人梁方平守黎陽懼以精銳盡行萬不枝梧無可善後請畱以衛根本不從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二

十

然值邊不得守守河則京畿自固亦譚世勣所謂中策也馮河守險又金人所謂若有一二千人我豈得渡者也灌爲河東河北制置副使旣知京師單弱宜急力控河津之謀以遇敵騎長驅卽使軍不堪戰亦誓以死拒斯死得其所奈何師次滑州望風奔潰亦同彼闖無知不能效死而金師以無一人守禦從容渡河直叩汴城也若是乎灌之爲罪大矣雖其後背城拒戰被創而沒於陣亦烏足贖史臣以與劉廷慶敗奔之將並錄以死國難二人皆非能死者也可與梅執禮程振忤強虜而逢凶李熙靖譚世勣拒命以取義者一視之乎

欽宗

續綱目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書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分注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閉言路閉之諺嗚呼聽言之道所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誹木諫鼓傳於帝世懸鞞設鐸繼以哲王若夫及危亂而求言則已晚矣矧危亂未已而稍有可緩之隙復沮抑之乎長洲陳氏評為宋亡之本信矣且當京師被圍計之得者莫如不與金議和而勤王之師四至以計取其深入而不能久之孤軍殲諸河上庶可異日不為國患而其失莫如輸金幣割三鎮質親王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二

十一

稱伯姪使之得志而旋有傾國復來之禍乃當日不用李綱種師道之策如彼而聽李邦彥吳敏等之勸如此則奮亂於得失而乖刺於從違亦何取其有詔中外直言也按叙之分注者以見欽宗固非樂聞直言之主欲假暫爾虛文以救目前之急亦無聊賴甚矣及罷李綱謝金人太學生陳東等千餘人乞復用綱時雖勉從而禁伏閣上書且不待城門開也周氏發明乃謂書以予之殊非綱目之旨

馬伸 呂好問

張邦昌挾金人之勢僭竊位號吳玠莫倚王時雍等甘心擁戴惟馬伸呂好問勸以奉迎大元帥康王反楚為宋之

功俱有可錄然而千古臣處亂賊篡盜之際則必效伸之勇於為義而無如好問之託於屈己就事不能始終一節為世詬厲也當金人議立邦昌聚百官環以兵脅之伸獨奮請存趙氏且論邦昌蠹國害政傾危社稷吳革起義亦預其謀而好問略不聞爭執既且受其偽署攝門下省而不辭若康王正位之議又伸之不受一死極陳逆順利害邦昌得書氣沮謀喪因遣馮澥李回等往濟州迎立則固不必屈己乃可以就事矣史論好問屈己就事以規興復亦若朱勝非處苗劉之變心有足亮而不明好問初無徇義之心惟見人情尚未去宋故進轉禍為福之說亦藉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二

十二

以自全耳且苗傅劉正彥作亂劫高宗禪位太子非邦昌異姓改號之比故勝非可異用其智如漢王允之圖董卓豈好問之汗偽命者可同日語也此史臣晰義未精謬以千里之見以好問視拜倚時雍之迷復輩鐵中錚錚耳伸則精金百鍊終古不渝臣意稍明臣子之義者宜知所取而深懼以屈己就事論同勝非貽誤不少故必舉而正之

臣鄱陽計大受論

南宋

高宗

臣讀欽宗本紀靖康元年十一月金人攻城急命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速領兵入衛十二月王開府相州如北京如東平二年二月如濟州而金人勅二帝北行未嘗不掩卷而嘆始之不急君父之難故終之不必君父之還高宗豈不仁而遺其親者耶仁者必有勇而何汪伯彥黃潛善之得以畏懦惑也方金師之圍汴也宗社危不容喘君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三

父憂若倒懸既受速入衛之詔誠有為人子為人弟之心者則必投袂而起星言兼邁蹈湯赴火以捐其軀所不忍辭雖尋詔以方議和好屯兵毋動而宗澤以為金人狡譎欲欺我師君父之望入援不啻飢渴宜急引軍直進以解京師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誠有為人子為人弟之心者尚忍違澤議而聽伯彥竟以十萬軍遷延不赴乎逮於徽欽北轅澤在衛即提軍趨滑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還還二帝誠有為人子為人弟之心者痛哭憤激更當何如何復忍於坐視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致勤王之師不至而澤謀不克果乎曹勛至自金出上皇牛背

領中手書告以便可即真來救父母誠有為人子為人弟之心者猶弗惻然動赫然奮誓雪不共戴天之恥從澤疏勸尅日還京整師北向而忍為南幸避敵但飾遣使通問帥官遙拜之虛禮乎嗟乎伯彥潛善即能凡事為之蒙蔽而沮抑而至性至情必無可終蒙蔽沮抑之理建炎二年五月下詔還京師許氏以為聞澤肆討以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之說良知良能於此發見而不知適因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而然耳非有動於澤言尋復蒙蔽沮抑而不果也於兄弟則攘臂往爭於仇讎則甘心退避高宗非不仁而遺其親者耶論者罪以戒汪黃而成畏懦猶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三

為怨辭且夫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厥後寧覆國不用張浚惡梗和則殺岳飛割地稱臣受金冊命備極屈辱曾無愧恥亦有不得盡歸罪於賊臣秦檜者

元懿太子專

建炎元年六月續綱目書子專生大赦周氏發明書大赦者議宋人數赦之弊蓋以是年五月高宗登極及此兩赦則法度縱弛故耳然按之分注殊非其義靖康初割兩河以界金兩河忠義不奉詔而為宋守高宗即位黃潛善等復王和議下令不得下赦文於河東北宗澤嘗上疏謂禡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臣祖司業計衡時遊太學上

書言天下大計者四其一極陳兩河者於國勢則根本保
兩河者於民情則綱維如竟議棄天下事不可為矣必騰
赦詔以感兩河之士侃侃千數百言史借未載高宗避之歎以
有士如此不負教養為潛善等沮不行今注詳以李綱言
播赦於兩河及勤王之師於是人情翕然聞有以捷書至
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則于粵生而書大赦見
因以安根本可徐圖其進取而綱維民情無患解體為宋
幸也周氏說雖近理而不據分注為言未免儒生拘迂之
見

章誼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三 三

章誼傳云故事臺官言事非挾怨以快己私即用仇家言
為人報復誼獨存大體士論歸之夫臺官為天子耳目職
在繩愆糾謬自宰相至百官三省至百司不循法守有罪
當劾皆得糾正乃因以張吻厲牙為報怨復仇之計是先
自邪也而任以擊官邪乎必至小人反為之徇庇而君子
不免於糾彈罔上行私黨同伐異是非脊亂黜陟僭差其
為國家害可勝言哉而史臣以為故事如此君子於是乎
知宋室之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也噫

李綱

宋文公嘗言李綱入來方成朝廷又史稱自綱罷去而國

不可為以其一身用舍為宋室治亂安危如此所謂以道
事君合則留違則去臣嘗駁胡氏管見以論漢楊震而亦
慨綱之所處有未盡也當其為黃潛善汪伯彥所嫉累疏
求去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
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嗟乎胡獨
不以不恤禍患之心堅其扶顛持危死而後已之任乎蓋
聖人之言不可則止者必其權非秉國義可奉身耳若夫
朝廷之成不成係於一己之相不相而以小人間搆力為
引退雖忠誠不少貶不愧諸葛忠武之用心而其所以遜
於諸葛者尚欲諉其必不可諉之責也聞之瓊山邱氏曰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三 四

翟進

當是時也宗社之危僅如一髮之引千鈞茲正大臣捐軀
報國之秋去之之意固不可萌諸心況敢出諸口耶而綱
忍言去耶去又將何之耶斯蓋仁至義盡之論臣故表之
以為千古王臣識所任之體訓

紫陽綱目凡例將帥死節曰死之戰死曰死雖以敵愾之
勇死於戰陣不予其全節者以倉卒被殺志未可知也所
以重予全節也翟進屢立戰功為西京北路安撫使降盜
楊進復懷遺騎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
里破賊四砦馬驚墜塹為賊所害續綱目以戰死書本紫

陽書死例也非得書死之而變其例也非變其例曷貶乎而周氏發明乃以何不以全節之例子之發難而謂進侍勝不虞與邀功生事者無異故特貶而書曰戰死所以深著不滿之意雖引孫子警為將者以知兵家之勝然與此非變例不符而重予全節之義亦失且執是說如非乘勝窮追而書戰死又不可通臣懼夫讀綱目而不明義例褒貶予奪臆為之說彼此出入無可依據而謬其旨故辨之

洪皓

洪皓使金留十五年其閒遣至雲中見迫於黏罕流遞冷山逢怒於悟室屢濱九死全節而歸洵哉亡愧蘇武然臣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三

五

讀皓傳未嘗不慨慕其出使之後而致惜於其先也當時使臣而不思所以刷國恥銜命往焉已耳以皓性急義乃不能抗曾聞胡銓之節乎建炎三年選為大金通問使令與執政呂頤浩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頤浩不樂遂不聞皓固爭書蓋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也紹興閒聞當草國書辨視體製非是執義極論銓疏言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臣有赴東海而死不能處小朝廷求活卽此為之端矣皓如爭之不得死不奉命罷貶如聞如銓可也雖不以武之節見而為國忠誠亦彼非所難而此非所易也乃夫此於始竊引春秋責備之義而重為之惜云

張浚

論張浚者皆深訾其詆李綱殺曲端二事按綱疏請買馬招軍勸民出財以助兵費宋齊愈論以民財不可盡括西北之馬不可得而東南之馬不可用至於兵數若邵增二千則歲用千萬緡費將安出說亦未為大非也綱因齊愈嘗於金人議立張邦昌書其姓名以示眾於是屬吏戮之東市視其時罪彼僭逆附偽者獨酷不可謂非有挾而殺矣浚之舉論所謂君子不黨但當是時捨綱無以佐中興方為汪伯彥黃潛善所聞而又從而詆之使之求去愈決為可惜耳然厥後綱之起亦浚之薦其忠也或議浚附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三

六

潛善以傾綱豈知浚者哉若曲端者則負必誅之罪非一非僅如史剛復取禍之說也如不受王庶節制康定之役無故斬庶所遣扼敵之劉延亮不從救延安又欲乘危擅誅雖見阻於謝亮而卒奪其節印拘其官屬至謀併兵於王瓊幾為其追斬圖叛賊之張宗諤反為所襲殺不皆其跋扈不法若罔知有朝廷乎又浚欲仗以敵愾而金婁室孤軍深入可合兵以攻之則為俟一二年之議烏珠窺江淮宜出師以撓之且為十年乃可之說此猶藉口無輕舉吳玠之戰於彭原也則擁兵退屯而不為救李彥仙之死於陝州也則浚檄往援而不奉命比而觀之意誠叵測而

將有不可制之患浚承制罷其兵柄而尋斃之於獄所以
 遏亂萌也謂聽王庶吳玠之讒以非信史雖未於不奉命
 援彥仙之時即正軍法而費之所積豈不受誅者宋史及
 續綱目皆以殺無罪例書非是富平之戰由趙哲擅離所
 部而敗浚之斬哲視晉林父之戮先穀漢諸葛之戮馬謖
 何異當日言者以與殺曲端並論為無辜後人而不徒然
 耳食焉愈可明此之謬以證彼之非矣浚忠貞之心朱文
 公謂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然臣此論非直為賢者辨亦
 因以明人臣無將之義為後世戒也紹興十六年浚因星
 變將極論時事恐貽老母憂母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三 七

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
 決君子曰浚之母古之賢母也捐私愛明大義以成其子
 之忠為克肖於父之孝宋史失其姓及讀續通鑑綱目則
 知為計氏云

翟興

紫陽綱目凡書為其下所殺劉友益書法以謂皆議不在
 人也如書漢車騎將軍張飛為其下所殺分注飛不恤軍
 人帝嘗戒之不悛之類而隋堯君素堅守河東唐屢要之
 不動見殺於其左右則變文以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
 書禍不自君素而殺君素唐志也乃因以著君素之節且

不以凡書為其下所殺者累君素也續綱目紹興二年書
 河南鎮撫使翟興為其下所殺分注興在河南累年軍少
 食乏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則非飛之不恤軍人者
 比諸豫將遷汴憚興屯伊陽山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
 與斬頤而焚其書其節不愧君素豫復陷興裨將楊偉以
 利偉遂殺興雖偉殺之實豫殺之也又不僅所謂志而已
 臣謂宜從君素例書曰偽齊殺河南鎮撫使翟興庶不累
 以譏詞而興之節亦著此蓋法紫陽之筆而未精其義必
 當刊定處也先是建炎三年書知中山府陳遵為其下所
 殺金人遂陷中山按遵盡力死守督步將沙振出戰振懼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三 八

殺遵無可譏者亦宜易以中山將沙振殺其知府陳遵云

沂王樛

三綱五常之理彌綸於天地間即亂臣賊子之誅無得而
 逃於天地之間也紫陽綱目之所以法春秋率是道也漢
 景帝三年帝從父吳王濞反敗走越為越所殺以越人誅
 濞書時越非中國而予以討中國之賊明無得而逃於天
 地之間之義也晉祖約叛敗奔趙趙書趙沂王樛徽宗子
 欽宗弟也從二帝居五國城與駙馬劉彥文告二帝謀變
 此大逆也此人人得而誅者也此無得而逃於天地之間
 者也樛見誅於金續綱目以金人殺之書非誤則謬周氏

禮曲說解之謂沂王雖惡中國之胄不予金人之誅中國也綱目王道之權衡是非之明鑑此類是也嗟乎樛不得為徽也子欽也弟猶得曰中國胄乎以中國之賊而中國不及誅又不予金人誅之則是其罪得以逃於天地之間矣何以治亂賊而使之懼也書法有戾於紫陽卽有戾於春秋而云王道之權衡是非之明鑑徒竊陳言而無當耳夫金為宋讐而越故與溷附君子且亟予之亦示以有得乎天理民彝之正而無人不可有扶植綱常之責尙何或自棄也斯其垂世教也大矣哉

完顏宗磐 金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三

九

金史宗磐傳贊稱宗磐嘗從斜也取中京不可謂無勞伐者世祿鮮禮自古有之在國家善為保全之道耳熙宗殺宗磐而存恤其母后雖云矯情猶畏物論是皆熙宗不議功以保全宗磐但不如海陵造謀盡殺太宗子孫罔畏物論也按照宗非不優禮宗室勳舊者而宗磐跋扈嘗與宗幹不協熙宗為兩解乃益驕恣於上前持刀向宗幹以為鮮禮猶可說也既而倡宗倚撻懶等叛逆罪在不赦不念功而致辟何物論之有而尙為鮮禮之議保全之說不亦頗乎且與熙宗本紀以謀反伏誅書者戾其義矣至論海陵殺太宗子孫宗本等不遺餘力而引春秋之世宋公舍

與夷而立其弟禍延數世害及五國誠足為後世鑒是又答太祖以兄弟相授而太宗復傳國於太祖嫡孫乃生海陵勦絕其後之禍也無論於宋宣事頗不侔而海陵之忌殺亦豈由傳國而致如斜也太祖母弟未嘗授國者海陵亦惡其子孫盛強殺百餘人其他宗室且多赤族之慘焉夫海陵酷為殘忍屠滅宗族至使太宗之篤金室之慶錫太祖之光者再傳而無噍類如天道何哉於太祖之克讓乎何尤

孔璠 金

孔子之道與天地參君國天地之間者無敢不祇肅上帝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三

十

神祇卽無敢不尊嚴孔子至若封孔子後為衍聖公主祭祀事亦所以表崇儒重道之意而惟行之偽朝者不在所與也何也亂臣賊子僭竊位號聖道之所深絕耳金啟國海裔專制域中逮於天眷之世天下三分有二宋亦稱臣納貢而熙宗承太宗議禮制度之後有慕善嚮道之誠讀尙書論語春秋左氏傳夜以繼日親祭孔子廟北面再拜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璠封為衍聖公蓋道參乎天地化洽於中外而金能行其典禮陳氏以謂璠受金封大辱先聖識亦福矣然璠嘗事偽齊為迪功郎襲封衍聖斯其辱先之罪論者之所當進劾也

岳飛

岳飛之奉詔班師中忌被害二者宋室之不幸而飛之心無遺議也論者頌紛紛然以奉詔為不知權中忌為不知後嗚呼是豈可以言飛哉飛忠孝人也違君棄命肯為之乎此則李氏縈說也飛誓復中原雪仇恥惡得以不見殺誠之此則陳仁錫說也乃皆於飛之至性大節犁然有當至王世貞以謂如不奉詔秦檜以尺一削其官使一部將代將之而歸何以自處且飛雖強勢亦不能獨舉諸帥一時奉詔歸而飛以孤軍深入金悉其全師以挫我勝負之機固未有所分也極得當日情勢足破苟利社稷專之可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三

十一

也一舉而克還報待罪之說然於論飛猶第二義耳

韓世忠

位極者勢危功高者不賞此古明哲之士如范蠡輔越平吳而鴟夷自放張良相漢滅楚而赤松與遊則善處功名之際以保其身以快其志焉若夫國步艱難讒邪害正心之憂矣不可弭忘即欲捐軀而靡濟聊從儉德以避難然而此衷亦太苦矣為其逍遙遊宴則吾不知也韓世忠勇略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屢詆和議忤秦檜檜諷言官論之罷其樞密為醴泉觀使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史謂其懲岳飛之事是也

然佯狂佯疾託避禍之迹以抒忠憤之心者往往有之而

世忠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縱遊西湖以自樂如是者十餘年此十餘年間大讎不復而臣事土宇不闕而日蹙奈何舉愛君憂國之念一旦釋然不復介于其懷乎於一身禍福之計則得矣於一心憂樂之義則未也論者同嘆羨於功成身退肆志徜徉之陶公嗚呼亦殊礙不於倫矣不然楚懷客死頃襄迎婦悲風哀郢終以懷沙又何以稱焉韓誼當同國休戚可提宗臣並論

王倫

史稱王倫家貧無行為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然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三

十二

則倫亦古者朱家郭解之流亞耳其行不軌於正義雖謂之無行可也而豈同暴豪與苟賤之徒乎哉且觀倫之行其終身所就為何如也倫奉詔使金往反虎口數四及偕金使張通古來以詔諭江南為名此胡銓疏言可斬倫頭懸之棗街者也然其先受使指於趙鼎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噫宋臣矣得不江南之乎金君矣得不詔諭之乎似未可深為倫罪而抑金使之驕倨又倫以一策恐之也復往被執遷之河間居六載金欲以為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以非降拒之金益脅以威倫拒益力金乃俾其使縊殺之倫遂冠帶南向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

公倫為王且以直道輔相兩朝臣今受命被雷欲汗以爲
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死不忘其先可謂孝矣不背
其君可謂忠矣聞之太史遷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
稱賢以倫言之不亦偉哉若所謂拘學平時子子抱咫尺
之義一涉艱危途至蹉跎何可勝道而舍生殉國富貴威
武不變其操乃得諸嘗以俠聞者蓋設取予然諾千里誦
義為死不顧世亦素所樹立然矣發憤而傳游俠未可輕
議古人也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三

十三

史林測義卷三十四

臣鄱陽計大受論

秦檜

君子於小人豈嘗絕望哉小人至秦檜亦已極矣然未嘗
不自知其惡而畏為公議所不容則人心之尚未死也使
以畏公議之心而用之為深悔用之為痛改晚蓋之力亦
可轉遺臭為流芳若之何大謬不然而怙終迷復徒事掩
覆之術以子熺領國史修建炎以來日歷又以孫塤修撰
實錄又復禁野史俾不得紀朝廷事極文飾彌縫之巧以
求逃於公議卒之公議不得而逃而野史國史臭厥載於
史林測義

卷三十四

一

祁宰金

海陵之將大舉南侵也太醫使祁宰以人事不修天時不
順地利不便極諫而死其後皆如所言雖其盡言昏亂之
朝未達無自立辟之義而舉朝大臣自禱盪溫敦思忠而
外無敢正救獨以一醫流犯顏陷諫義膽忠肝亦足千古
泰和初詔定功臣諡尚書省椽李秉鈞以宰職非三品諡
例不及請特賜諡旌忠為助名教誠哉名教之助也綱目

之修亦所以獎立名死節之士而殺諫臣者必有弑君亡國之禍尤謹書之以為後戒續綱目失此不書豈以諫伐未且弑其母他無違問與雖然求之一時卓乎莫及風諸百世聞者以興何并沒之分注也

金廢主亮

春秋君臣之分尤嚴於昏亂之朝君無道為下所殺必書曰弑其君左氏傳例稱人以弑君無道也稱國以弑君惡甚也誅亂賊而罪無道主並行不悖之義也海陵世宗降封亮為海陵人南侵至瓜洲約諸將三日渡江敢後者死眾危懼都統制完顏元宜因謀作亂薄海陵營刃之金史以元宜等

史林測義

卷三十四

二

軍反帝遇弑書列元宜逆臣傳宋史及續通鑑亦書以金人弑其主亮續綱目乃變文書曰金主亮為其下所殺而不書弑所以罪海陵弑君弑母淫亂殘虐無復人理而廢其君臣之分也嗚呼廢君臣之分以治亂君君無道臣得而殺之父無道子得而殺之兄無道弟得而殺之夫無道妻得而殺之則大亂之道也何與治亂其為不君其君安能復臣其臣之論者邪說也此必正以春秋之法改從金史宋史續通鑑之舊海陵罪大惡極則據稱國以弑例書曰金弑其主亮云邵氏宏簡錄書金主亮卒於宋紀又何祖略若是

白彥敬金

御史大夫之官主明法繩治肅清朝政所賴重已而行不避權幸即不免為當路所嫉羣小所銜以事中傷而非所顧惟以糾正死職上報天子而已此豈為身謀不克執義者所可任乎白彥敬於正隆末為北面行營都統世宗即位使石抹移迭等九人往招彥敬皆殺之雖海陵無道而不受世宗之詔可謂知人臣之義矣奈何世宗購以官賞恐為人圖已而遂降乎其懾於禍而為義不卒如此明目張膽不違恤身無其本矣世宗召為御史大夫求如嘗任張景仁而勉以古御史之行斯為稱者竊意彥敬必不能

史林測義

卷三十四

三

李顯忠

邵經邦宏簡錄論孝宗甫及正展遽爾倖功張浚區區欲藉歸正賊徒逃亡孽息冀以成功難已注指李顯忠本歸正人所領劉光世兵初皆羣盜按顯忠父永奇以宋臣陷金誓不為用密戒顯忠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顯忠嘗欲執烏珠歸國不就及計執撒里喝又以臨河不得渡追騎奄至縱之而永奇與家屬二百口皆遇害顯忠奔夏國借兵以報卒獲害其父母弟姪者斬之間

闕歸朝成其父志由是觀之雖出逃亡豈非烈丈夫而忠孝之士哉賢於伍員遠矣夫顯忠既厲忠孝之節而其敢勇又敵所畏避且素請西邊山川險易經略中原實堪倚任無如以策恢復忤秦檜不獲立功於高宗之世也隆興元年浚使顯忠與邵宏淵分道伐金顯忠復靈壁遂會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浚渡江顯忠又大敗金人復宿州諸將若與同心戮力則敵騎可盡中原可平乃致符離之潰者以宏淵小人恥功不已出乘顯忠不聽發倉庫而止以見錢槁士以烈日被甲苦戰搖人心而瓦解也邵氏不責以藺廉寇賈之義而詆以歸正賊徒逃亡孽息之難藉

史林測義

卷三十四

四

以成功不亦刻而非情乎又按光世麾下固多降盜而無紀律然於紹興七年罷軍政以兵歸都督督府命呂祉節制其軍廓瓊殺祉驅諸軍降劉豫矣卽十年金人圍順昌命光世援劉錡光世請顯忠爲前軍都統已非復向多降盜之兵況越二十餘年而猶然其故卒哉賊徒之說又何謬甚至謂孝宗承紹興轉徙之餘宜如句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育然後振揚威武聲罪致討當時諸臣無一解此史浩之流夫何足語而辛次膺周必大王十朋洪邁之徒議亦不及臣謂內修外攘諸臣當以周宜望孝宗而此卽左祖和議姑爲屈身忍辱之說固宜次膺等不之及耳如史

浩湯思退雖未明援句踐爲言其云儻聽淺謀興不教之師其云保境息民爲自治之計何嘗不竊生聚教訓之意以飾偷懦苟安之情以奪梗和攻戰之策乎則豈當時無解此者金自采石之敗主弑國亂其勢寢弱徒張虛聲而宋人稍振非沮異議可復中原而雪讎恥故雖有符離之潰而浚復視師金乃亟撤兵歸魏杞使金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金君臣乃環聽拱悚卒正敵國之禮不然和議必不可成卽成亦不可固而欲徐徐焉爲越沼吳之謀何可得也則夫引句踐而譏孝宗以違爾倖功亦其徒讀書傳不知合變之見

史林測義

卷三十四

五

金主雍世宗

西夏高麗皆臣屬於金而金得奉命討之義以正其國者也夏相任得敬裔其主李仁孝分國與之仁孝且上表於金爲得敬求封世宗不許謂此必權臣逼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得敬始懼雖見誅於仁孝而世宗慎封建之命嚴僭亂之討正一國以及天下之規模立矣夫何義行於西夏而不復力於高麗也高麗主王暉弟皓因暉海島而自立皓以讓國告世宗詔有司詳問乃以暉表來言父遺訓傳位於弟又言其子有罪不可立之意丞相紇石烈良弼辭不可信有因是皓篡兒誣情於天子夫安可

忍遣侍郎請往問覲竟不得見以詔授昭轉取覲表與前略同靖還其不得見覲必無敢匿奏則誣情愈得然卒賜之刑命二事在大定十年十一月而正以命討之義頓墮若此曷以故張氏綱目廣義以謂觀世宗於得敬之事剛正之氣宛然如在抑知只是客氣不久則消蓋發強剛毅足以有執無其德也雖其為治於國晚節不衰自謂敬慎之心無時或怠或亦不誣惜乎法古聖哲之學不足以成之故惟斤斤自守無大有為之志以帥其運量萬事萬物之氣而僅能為金諸帝中之賢主耳

羅願

史林測義

卷三十四

六

秦檜之殺岳飛也羅汝楫始論罷其樞筦既言飛獄具獄論死有餘辜附會之罪幾與張俊万俟卨等夫以盡忠報國之臣死奸讒之口債國家之事豈非千古遺恨然而死忠死孝得其所哉抑所謂天命者非耶檜黨焉能為臣知明大義如飛其於諸奸自無介介九原也宋史汝楫傳末記其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卒於像前人疑飛之憾不釋云雖欲示冥報之警而以疑飛則妄矣願蓋賢者時則瞻公之像憤公之冤而痛父之惡以喪其精魄此理之所有也或除像之會其過也飛無與焉

虞允文

臣讀虞允文傳至督戰采石竊嘆允文以危及社稷激於忠義遠權應變運籌決勝為千古儒生吐氣生色再三循誦不能已已或謂乾道間大用略無過舉則豈其然且夫宰相之道必有以正君之心而凡祛其蒙惑杜其驕泰者不敢不盡也允文難言之張說以佞倖有寵於孝宗擢樞府時允文為左相張栻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質責允文允文慙憤不堪說亦未拜而罷然實陰附說竟為說出栻而申前命此見之張栻傳者也又其為相時盡取版曹歲入窳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而輸之內帑以為備

史林測義

卷三十四

七

將來用兵進取不時之需然自是認為私貯典以私人而以奉燕私之費版曹則闕乏日甚督促甘峻中外承風競為苛急以重困民力此見之朱熹傳其封事中也嗚呼人君之心莫患於蔽以佞倖侈以羨餘允文不峻佞倖之防而抑之不究羨餘之弊而革之而所為若是幸而孝宗終能廉知張說之罔亦無遂致殉於貨利之愆不然其為君心之累不亦大乎况乎忍恥遂非黨嬖臣排直臣又因括取版曹貽苛督困民之害何啻過舉可言而謂略無過舉者泥於其傳而失耳斯其為國大得失所存論者不可不詳也

孝宗

孝宗本紀贊以謂卽位之初銳志恢復夫志之銳者必有定識定力不容惑奪以失事機乃首納張浚之勸旋受史浩之沮而吳璘新復陝西州郡為進取之先路中與之大機者且棄不保則無志恢復自其卽位已然固無怪於符離師潰遂議講和金帥貽書以要而盧仲賢之報使出湯思退之邪議入也史臣謂之銳志者亦以帝有英武氣象而曾聽浚出師不由三省耳雖然豈嘗猝聞下詔幸建康以繫中原之民望哉卽曰倚魏公如長城而其心之視為迂闊已久矣又光宗立為太子帝謂輔臣當博選忠良使

史林測義

卷三十四

八

左右前後罔非正人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焯兼太子侍讀張氏綱目廣義論曰孝宗教子得道若此厥後光宗事父逆道若彼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臣按孝宗教子之道亦正有未盡者焉朱熹嘗進封事以謂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雖號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鮮又時使邪佞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閒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燕游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如此則當日之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非正人固非能慎終如始者矣光宗之不能可善諫之天哉蓋末之悉耳然則所謂早諭教與

選左右道貴有恆久而化成欲正天下之所繫命者所宜深講也

汪應辰

史稱汪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宮方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於上孝宗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甚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耶續綱目分注雖云水銀實非買應辰家而當日未聞辨白則尚屬疑案臣玩中貴人皆側目語其出中貴之誣以聞於上皇及孝宗使應辰不安其位情事顯然且應辰勇於造道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深

史林測義

卷三十四

九

自省察而沽直牟利無復是理則分注為可據也方孝宗之立為皇太子也集議秀王封爵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此與英宗朝濮議歐陽修援引大記合尋以唐文若言乃詔改稱宗室又詔稱皇兄孝宗受禪遂稱皇伯夫何應辰乃不復聞執奏也濮議時禮官御史臺皆詆修首建邪議韓琦曾公亮趙鼎附會不正其後程正公亦有當稱皇伯父之說以此遺誤應辰故亦無能力持其說與而理宗因亦皇叔其生父榮王矣至於有明興獻之議大為聚訟數百年無與折衷邪正以定一是可慨也夫又應辰曾為秦檜大不悅

者求其祭趙鼎貶死文欲以為阿附罪而不得及將誣張
浚以不軌應辰亦連逮其列傳云獄既具槍死應辰幸而
免夫以君子不死小人之手豈幸也哉史臣於是乎失辭
矣

石琚金

臣事君以忠者分也君臣之相知不相知者遇也遇有不
同而分惟自盡不顧忠之獲竭不獲竭必竭而靡歛其分
所謂無適而非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此也石琚相世
宗世宗嘗召與內燕語諸王曰使我父子家人得安然無
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其傳贊云君臣相知如此

史林測義

卷三十四

十

有不竭忠者乎大定末諫立元妃為后悟世宗以安東宮
許敬宗一言幾亡唐祚而琚為金謀者至竊案史臣之言
竭忠則大有語病一似忠之竭不竭視乎君之知不知與
必被以恩寵而乃感激致忠者何異斯其分義乖矣讀者
不可不辨或曰語有之信而後諫何與曰竭忠所以信也
文公之所謂至誠惻怛也試思周公深愛王室綢繆盡瘁
豈有待雷風之感而金滕之啟也與然而竭忠者幸則為
周公不幸則龍比已矣

陳俊卿

嗚呼生人廉恥之性亦與國運終始之理也廉恥喪而國

之所存者幸也如憑怙權勢者既不恤怨惡於天下而奔
走權勢者復罔顧笑罵於當年伺候意指助為威福黨邪
害正蠹國殃民亡無日矣故相陳俊卿起判建康府朝辭
奏以去國十年都城風俗大變自曾覲王抃招權納賄向
士大夫奔其門十纜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
八不復顧忌臣讀史至此為之掩卷三嘆寡廉鮮恥漸積
而然積重難返尚安可問寧宗度宗之世其附韓侂胄賈
似道者大都頑頓箕垢無所不為乃知其來也遠既極而
至於此也如使孝宗以俊卿言渙發宸斷貶逐覲抃察其
趨附者悉加擯斥而登剛正不阿之士於朝則大為懲勸

史林測義

卷三十四

十一

之餘何至人心之廉恥日喪逮於附韓附賈不知其事之
醜不覺其顏之厚而韓賈卒因以賈亂亡之禍哉惜乎孝
宗不足以語此乃貽病風喪心不可救藥之患於數世以
終宋運也然則俊卿之識慮遠矣為國家者欲銷亂萌必
抑權勢杜奔競而所以厲廉恥之道可不急講哉

趙傑之

昔馬伏波嘗以聞人之過口不可得而言為忠厚之訓雖
然處朋友則規過為義不尙包荒而戒許訕亦忠厚不失
至於朝廷議功議罪以為刑賞黜陟而罰當其罪即為忠
厚蓋用罰之始慎之又慎而不忍遽棄於小人用罰之際

則明正之以開其愧且悔之心而不忍終棄於小人亦不使天下之人疑而皆知聞罰以相戒斯即為忠厚之至也異哉宏簡錄之本前史書孝宗稱帝立心忠厚太湖知縣趙傑之不丁繼母憂令宰相降一官不必明言其罪降官而不言其罪不幾疑無罪而獲譴乎既失明罰大體且不孝之罰教之大者即謂養傑之之廉恥反無以開傑之之愧悔不聞其引罪丁憂去職而以孝治天下之意亦微矣孝宗博士夫之美名而昧帝王之大道書之以表帝之立心忠厚亦烏足與言史識哉

王淮

史林測義 卷三十四 十二

朱文公熹提舉浙東力按知台州已除江西提刑唐仲友罪時王淮為右相仲友其同里且姻家以故怨熹乃擢陳賈鄭丙俾與協力攻道學以沮之論者以熹故淮所薦不以戚里而廢公法而不知自賀得人反以為怨嘆以不如趙宣子之於韓厥姚崇之於魏知古臣按淮之薦熹也以楊萬里言人才為宰相先務而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由是薦熹非真欽熹素抱而急與推轂使直己以行其道者觀其奪仲友新命以授熹以陰險傾取之事為嘗試亦可見矣故一有忤即去之惟恐不速且併其志同道合者去之惟恐不盡尙可與語趙宣子姚崇之風哉夫淮嘗稱有

公輔器者乃蔽以一己之私情不復顧天下之公議而道學厲禁為之罪首道學之名由其創立遂以彪炳史冊頌慕無窮如淮者乃為熹之叔孫武叔詬厲無窮焉豈不哀哉臣論及此慨夫人之居家立朝言論風采頗有可觀而由一念之差與君子為難而小人為歸往往類是甚矣學者不可以不謹獨也

徒單克寧金

徒單克寧之為相也世宗嘗語以宰相之職進賢為上克寧謝曰臣愚幸得備位宰輔但不能明于知人以此為恨耳臣觀克寧非不知人者嘗器張萬公謂後必代之為相

史林測義 卷三十四 十三

然亦未聞遂列薦劾而每愧己不勝重任懇乞致仕若世宗謂宰相不汲引人才為惡其才勝己與恐奪己祿位者又似非其情則或不敢以招權市寵開奔競輻輳之門乎然而登進君子斥遠小人為國之公而無植黨之私何患乎此克寧蓋亦不能將順其君急於舉賢之美如世宗本紀贊之所致惜者也聞之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况不逮堯舜遠其猶敢弗皇皇然勤求廣攬以為天下得人而猥曰自恨不明乎雖則慎重勞諒得大臣體而古稱冢臣之忠曷其奈何弗幾

史林測義卷三十五

臣鄒陽計大受論

光宗慈懿皇后李

光宗之不朝重華宮也始以有疾壽皇傳旨而免既乃託疾不往羣臣屢諫至於引裾叩頭號泣而三年之間僅一再過宮雖帝天性之薄亦因皇后李氏聽宦者離閒心銜壽皇而力制之也帝嘗趣命駕百官班俟出至御屏而終為后挽留不得往焉及壽皇遘疾數月以至大漸請帝省視者眾方有動於羅點黃裳彭龜年之言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而后挾之同遊玉津園不予往問疾壽皇崩又不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五

一

予詣重華宮成禮以視唐武后之於高宗殆有甚焉至后之妬悍驕縱如帝悅宮人幸白則斫之帝寵黃貴妃則殺之擅封其李氏三代為王家廟逾制衛兵多於太廟歸謁家廟推恩親屬使臣凡二百餘人下至門客亦令補官由此觀之但無武后運動山河呼吸霜露駕馭英賢之雄才權術耳不然以乘光宗之闇懦不夫易唐為周之禍有不復見哉竊慨值此三綱解紐之日而宋室之不亂者幸也周禮續綱目紹熙三年書后歸謁家廟發明襲胡文定春秋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傳長洲陳氏以其全抄可笑顧周之全抄胡傳亦多矣而此之可笑者尤在於全

抄而不通也胡傳論莊公不能防閑其母疑母不可制故設為問以明當制其車馬僕從婦人既嫁制於夫光宗者以夫而制其妻何疑乎爾而亦設為問曰夫可以制妻乎不通如此奚堪一噓且直以禮制其行耳而尚待委婉於車馬僕從之俟命哉勦說害義又何啻張冠李戴之病

馬琪金

章宗明昌初戶部闕官上命宰臣選可任者曰安得如唐之劉晏官用足而民不困或舉琪帝然之遂擢為戶部尚書四年拜參知政事詔諭之曰戶部遠難得人以代卿者故用卿晚耳豈誠以琪果無愧于為晏乎夫晏惟能潔已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五

二

奉公以率屬吏故侵漁路絕無事剝下益上而國計自充琪則性吝好利至於私鬻省醜帝且請以非僅胥持國貨酒樂平樓比則始之稱為不肯欺官不肯害民而用之者夫豈其然史雖不著其措克而好利者則必專利琪自不能為晏帝初不察其潔已與否而遽任之若晏抑亦不知晏之所以為晏矣則求如晏之足國而不困民又何待彌文蠅與邊費亦廣之日急於議錢穀而迄於誅求無藝民力浸竭然後知不免刺謬也乎若夫千古之任計臣而誠欲使上下公私均蒙其休亦於晏之潔已琪之好利辨之不可以不早辨也

陳亮

史稱陳亮才氣超邁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
退居婺州益力學著書淳熙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
錢塘非駐蹕之所孝宗赫然震動倖臣曾覲聞而欲見焉
亮恥之踰垣而逃而帝欲官亮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
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而歸厲志讀書似此
卓然有守不屑輕就而論者議以喜於躁進何哉觀其紹
熙四年對策有謂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
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
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觀時光宗以受制李后不朝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五

三

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冀以感發其天良惟恐不及而亮
獨以為不在問安儀節之末然則世子之一日三至寢門
曲禮之溫清定省無關豈皆文貌弗躬亦何論之符而與
於不仁之甚也謂非曲逢帝意以希拔擢不可蓋經屢遭
大獄躁進之情途難掩於末路帝果大喜以為善處父子
之間因以安於人子之所不忍安不敢安則亮實售欺君
父開罪名教雖其博學鴻才何足稱乎

留正 趙汝愚

聞之瞻欬大而心欲小瞻大則有謀必成心小則有慮必
周二者交相為用以勝大任者也觀於留正趙汝愚乃思

各有偏至焉壽皇崩光宗疾不執喪正率宰執請建嘉王

為太子監國代主喪事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此
雖光宗勉從尋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詔請對復不報
然正於此時宜奮不顧身即奉前批付學士院降旨以行
夫何得詔而懼伴仆於庭密為去計及汝愚遽議內禪慮
有後艱而遂肩輿以逃不免棄國之議乎此正不能大其
膽以成厥謀而小心之過利害以亂其衷也夫立儲監國
主喪於義為至正於禮為至順於安社稷定國家為至計
汝愚誠憂危而必不循正之論繼正之請潛謀於韓侂胄
結內侍以白太皇遽禪位於未及建立之皇子乎按之唐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五

四

肅宗為太子以元宗失國即位靈武且元宗既有傳位之
命論者猶以為命未及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致肅宗
負叛父之罪雖冊寶至日肅宗尚謂權總百官不敢乘危
遽為傳襲而後世曾莫或恕今雖內外洶洶如一聞監國
人心自安何汝愚之遽議內禪即藉有御筆欲自退閑取
太皇指揮亦不顧本以甚其辭籍建儲之口而非實意則
寧宗不受命於光宗而汝愚陷君於惡視唐君臣殆有甚
焉且他日必難處亦誠如正慮但以光宗之疾未瘳太皇
亦曲致彌縫不使聞太上之稱內禪之說故寧宗得安然
以據其位假如光宗知其事而不勝忿怒之情寧宗亦不

免猜懼之意其進復辟之議乎其執位定之說乎左右邪
倭乘之以構禍於君臣父子之間必將有不可言者又何
啻以與定策不擇人樹仇胄蠹國之大奸而且自貽伊戚
乎此汝愚不能小其心以周於慮而膽決之過逆順以乖
其節也故曰患各有偏至也論汝愚者莫不賢其以貴戚
之卿定大計立大勳而臣獨本先儒之論靈武力為矯正
如此亦庶幾帝王傳襲之義不因以晦云

陸游

禮法所以檢身而立名節自古文人無行特反是耳陸游
為蜀帥范成大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類放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五

五

因自號放翁朱文公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
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惟不以類放畏譏反自鳴其得意
弛而不張隨眾鵠突此其為迹太近而易動於牽挽也雖
卜其晚節如是而平昔定難言以守正不阿即無再出為
韓侂胄撰南園閣石泉記一事文公之言豈不驗與史臣
以其才氣超逸長於詩乃有春秋責賢者備之論夫游惡
得賢至今放翁之號猶津津文人之口而鄙循禮法者為
拘學此亦士習之深憂也

蘇嗣之母白金

蘇嗣之宋蘇轍六世孫也其母白年二十餘即寡居服除

外家迎歸兄嫂竊議改醮白氏微聞之牽車徑歸曰我為
蘇學士家婦又有子乃欲使我失身乎史錄其勵節之說
如此嗚呼夫獨不懼此說開天下以可寬假之路而因恬
然於失身者之眾乎夫者天也婦無二適猶無二天古志
之矣自師氏之教不設貞靜之性日漓猶賴列女傳有所
傳以明從一而終之義未亡人尙有聞以堅之死靡他之
節如白之說其不為名家婦而且無子與守者倘援以自
恕而亂其志斯貽誤甚矣白氏誠節烈年七十猶以被兵
而嗣之官汴京拜辭兩學士像自益於室臣之辨此亦為
不善學者說法耳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五

六

楊輔

夫所稱有用之才者必可以備國家之緩急而奮勉忠義
宏濟艱難史臣之於楊輔也以蔚乎有用之才論同劉甲
而輔殊多愧按之本傳輔知成都察吳曦有異志密告於
朝寧宗意輔能誅曦詔授四川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時
人望輔倡義劉光祖李道傳游仲鴻皆勉之而青城山道
人安世通言尤切至雖云不習兵事內郡亦無兵可用誠
能奮不顧身奉詔以倡必有響應雲集之勢如安丙楊巨
源李好義尙以輔有人望託密詔自輔所來結諸忠義之
士以成平賊之功而輔顧遷延兩月但為去計及曦移使

知遂寧遂以印授遂判棄成都而去續綱目以吳曦逐之書固罪曦之辭而補爲所逐亦孔之醜卽曾以吳氏世帥武興爲曲突徙薪之謀而至此坐視僭據一籌莫展惟懼失守奉頭鼠竄有用之才而如是乎況亦別無表見也不知論贊與傳何至相戾若此

何異

何異知夔州兼本路安撫使七月西北有星白芒墜地其聲如雷異曰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西北化爲天狗獨其將有兵乎後四年吳曦果叛宋史稱異篤實君子意其憂國憂民必有積之惴忱效於居官不辭難不避事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五

七

以成匪懈之節者今知星變爲兵釁宜卽以聞於朝俾求可以消弭全蜀禍亂之道無所不用而在夔路則預爲備禦盜賊之方保全生靈之策以日以年弗遑身謀夫何本傳但書以句祠而去乎或以嘗言太廟芝草色白慮生兵妖忤時相韓侂胄知言亦不見聽乃不復言而但爲去計然如國家之害斯民之禍當官之責何與亦異乎所望於篤實君子矣

蒙古主特穆津 太祖

自古開創之君其神武而不殺者夫抑亦毒天下而民從之也非必不殺也不嗜殺者也彼其力征天下殘民以逞

而欲以一四海以克永世非 臣攸聞却特穆津爲元大

祖史稱帝深沈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此豈能不殺者耶如其克者撫之俘者歸之則不嗜殺之仁存焉乃當圍金燕城許和引歸而取所虜山東兩河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且屠密州絳州西域之蔑里城皆詳見史冊者或出其時帥所爲而鮮不謂由於帝之嗜殺矣雖然帝果嗜殺者哉嘗聞塔本戒軍士以毋妄殺則喜之聞岳璘帖穆爾訓諸王以仁厚不殺爲先則深嘉之若夫兵至東印度國耶律楚材因匈端見諫以上天惡殺之象則卽日班師其攻擊靈夏以五星聚於西南則誓不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五

八

殺掠 告中外又帝之克謹天戒以全活萬民如此此其天命人心之所繫屬握符膺圖立混一之基垂百有餘年之統豈倖也哉論者不可以不詳考而疑必不嗜殺之理爲無驗也元史稽帝大貴之兆於其所自出則十世祖孛端叉兒以母阿蘭果火生二子而身夢白光化爲金色神人趨臥榻而娠而續通鑑綱目云屢有光明照腹又生子子而孛端叉兒其季此蓋有誤夫自古帝王之先靈異發祥固將生是使獨也豈有三子同出之理且考宗室世系孛端叉兒二兄曰博寒葛曰博合覲撒里吉不聞有四則史云產一子卽孛端叉兒者較是

李好義

史臣曰李好義失於周防竟為王喜所圖臣謂喜之能圖好義安丙不得道其罪矣是何也吳曦之畔好義兄弟誓死報國聞楊巨源亦陰結忠義謀討賊因密約與共舉而丙有威望巨源所謂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者及曦既伏誅好義乃迎丙宣詔以曦首徇三軍而推丙權宜撫使平賊之功實好義與巨源之力而喜故曦大將丙不併誅於不肯拜詔之日失治叛黨之義其後喜欲戕好義為曦復仇乃當並集丙家刃向好義丙以此時執之於坐數其罪而戮之易易耳何但為救解而不與斷其禍乎史言喜之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五

九

徒單鎰

紇石烈執中作亂逼其主永濟出居故衛邸欲僭位僞豫不決乃詣訪於丞相鎰從人望也鎰勸以迎立宣宗執中然之史稱至寧貞祐亡國轉政為功惟鎰是賴嗚呼鎰豈

功臣哉鎰蓋罪臣也第知其拱挹一言而宣立而不知其拱手以聽賊之所為而君弑也既為丞相又屬人望初不聞慷慨赴難倡眾討賊執中詣訪時猶冀開陳君臣之大義斥為天地所不容立當復辟無得怙惡或可以沮兇悖乃遠與之定計策立幽錮其君蔑如不問於是執中益無所憚遣其黨奉迎於彰德而行逆于衛邸矣謂非鎰之有以成執中之弑哉且當新君既立請討弗聞而與之並受王封其為附賊何辭律以春秋之法必蒙首惡之誅史臣以立宣而盛稱之紕繆甚矣此義不明而世乃有與賊共功之臣君子懼焉至若續綱目以賢卒鎰亦錄其小而失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五

十

張柔

金行元帥張柔為蒙古所獲初不屈因質其二親遂降焉此見之續綱目分注而元史不書其事意者尋即破金之將略金之地攻金之城終於傾金之社稷逼金主以死其叛逆之罪莫大矣尙以方之徐庶而原其為親屈之心哉故不書周氏發明於此引趙苞之事程正公之說以示輕重之權衡其云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其輕重為可見既乖

事之如一之義又據禮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則其輕重為可知夫不許友以死如聶政之於嚴仲子而以例委質事人者不尤舛乎若正公所謂必不得已身往降之臣嘗有身往降之不可身往死之可也之論夫以忠孝之大節所存其義不可不精後世為人臣不幸而處此倘其無為不兩全之說誤

奧屯忠孝金

臣讀金史奧屯忠孝傳乃掩卷而嘆忠孝者仁之德人之所以為人而名之至美也今則忠孝以命名而字曰全道若器然有其實斯附其名有其名必責其實以德命矣苟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五

十一

無其德義安取哉矧此所以為人者而君子之尤廩廩夫空名也傳稱其幼孤事母孝夫孝中於事君顧無論句當河防搜括民積慘刻害物以為國家之蠹而紇石烈執中囚其主衛紹王而弑之反自謂嘗力薦復用為有功又附之請降故君爵位籍沒其子孫夫何不忠之甚一至於此求忠臣必於孝子而其始之稱孝者倘亦張行信疏論其平生矯飾要譽云耳況事君不忠之即為非孝乎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先儒乃推之人不仁則非人忠孝亦各存實亡者其不齒於人類矣悲夫

濟王竑

竑初以宗室為沂靖惠王嗣及太子詢薨廼立為皇子寧宗崩史彌遠與楊后矯詔廢之而立理宗先是彌遠以皇子不堪負荷語鄒清之雖本猜忌之私非為國之公然其說亦未為不當也按竑憤楊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權勢熏灼嘗書其事於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與地圖瓊岷曰吾他日得志置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曰皇太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以竑之褊隘輕躁愚闇而復諫如此豈尙有君人之度哉且他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五

十二

日得志語亦殊非子臣所敢出即使一旦踐阼其得罪母后貽憂宗社必有不勝言者至若雪川之變魏了翁洪咨夔真德秀等皆明非竑本意然竑於潘壬起事始雖逃匿水竇黃袍加身號泣不從而竑之義宜乎效死不立何竟不以死拒誠以死拒而何有不獲已如宋史竑傳所云得已一語貽至發軍資庫以賞軍受守臣謝同卿等人賀則委為不與亂而不得也即與約以無傷太后官家亦謂其事可成而襲陳橋兵變太祖以太后主上不得驚犯令諸將故事耳及見壬黨皆太湖漁人與巡尉兵卒不滿百知事不成乃率州兵以討不然壬約李全接應而全舉以兵

至謂不藉以作亂而爭國夫豈可信況值理宗卽位宜制
畢百官拜賀竝不肯拜而有待殿帥夏震捧其首果何心
哉律以春秋之法竝豈不受誅者但彌遠當日擅作威福
挾私任詐非可廢竝非可殺竝之人耳若以論理宗亦漢
文帝殺淮南王長不免尺布斗粟之譏蓋長台之尙至而
竝亦率兵討可議以親云

李全

宋史理宗本紀紹定四年春正月書趙范趙葵等誅李全
於新塘續綱目則變文以大敗李全於揚州城下全走死
新塘書書走死多矣無論其他寶慶元年書李全作亂焚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五

十三

楚州許國走死國以制置使不誓死禦賊棄職而遁故書
走死以貶絕之周氏發明亦以全書走死爲貶之之詞夫
全者叛賊以走死爲貶豈以力抗王師爲褒乎殊不通可
笑是役也下詔暴全罪惡赦江淮制臣率兵進討二趙乃
出死力搏戰全敗趨新塘陷淖中葵率制勇軍追及支解
之奉詔以成討賊之功不得僅以走死爲文而失天誅之
義綱目凡變文書者必有以正前史之非而此轉宜正以
前史但誅者快辭伏誅者重詞則予以重詞而書全走新
塘伏誅三年十二月書李全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擊敗
之亦必易以討敗之云

內族板訛可金

將帥者國之司命始必慎於推轂一任以專閫之寄雖君
命有弗受如必事從中覆往往貽誤軍機況立之監以掣
之肘乎李唐肅代德憲之朝寵信閹豎任爲制將卽命帥
出征亦以中使監軍兵雖盛而權不一鮮或不敗以故用
高宗文不置監乃可以五千入劍門用李愬不置監乃可
以三千襲蔡州也且戰守有忤所議禮餽弗厭其意則猜
隙漸生或矯殺而誣以罪或間搆而奪之兵至恣橫激變
戕監軍以叛者有之監軍之設其害實甚金史以河中總
帥板訛可苦戰力盡雖城陷猶可自贖乃以前在邠涇監

史林測義

卷三十五

十四

戰奉御六兒與之有隙有先入之讒竟死于刑因于其傳
末附以奉御在軍號曰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爲所牽制遇
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而哀金蹈唐之覆轍亦終亡國則
所以示後世長子之任不專而以小人爲監致與尸之戒
至深切矣夫何有明成祖不復懲前代之失用內豎監軍
如唐制迄於莊烈時監軍監視總監薨然朋興而諸內監
多侵尅軍資臨敵則擁精兵先遁諸將因皆無功古今之
害若一又況賊至而不開營獻城降者之寥寥也明亦坐
是亡可不鑒哉可不鑒哉

臣 鄱陽計大受論

理宗

論宋與元會兵伐金者。豈不咎理宗以不鑿宣和海上之盟。如當時趙范所云。且昧于唇亡齒寒先號後虞之勢。致汴宋為亡遼之續而南宋亦迄為亡金之續也。曰否否不然。金者宋之君臣萬世所不共戴之讎也。非可與遼同論。遼為兄弟之邦有救災卹鄰之義。徽宗之世金則虎狼。遼則扞蔽與之併力以抗亦所以固吾圉乃通金而共圖之。誠為非義而失策。若元之攻金理無救卹金之必亡其勢已見。理宗乃能使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函金主守緒之燼骨以歸而獻俘太廟。復仇雪恥可以告無憾於天地。祖宗假或取鑿宣和不與共功。元尋滅金而宋室之仇終無以報。雖出爾反爾之足快。要不若同謀成事之差強也。若龔虞號之說者。此狃於曩日滅遼利害之見而無當今日滅金大義之論。況不與之會伐而遂唇有不亡齒有不寒者乎。惟滅金之後不為長慮。却顧而貪地。敗盟啟釁。強鄰將將來以續亡金之禍。夫豈前與共功之過哉。下詔罪己。亦有合謀破蔡假道及虞之悔。則反昧於所由致寇而亂必雪。仇恥之初衷矣。帝廟號曰理諡議固以表章濂洛關

一

闕上繼洙泗之學。然製道統之贊。崇先哲之祀。求之議道自己。尚屬虛文。臣竊惟綱常之道。未湮君父之仇。必報此亦天理之在人心。而不容以泯沒者。聖人所以大復仇之義。昭垂千古而徵國諸君子。嘗不啻大聲疾呼於志親釋怨之朝。以維持斯理於不敝。帝獨毅然有以酌五國城之事。焉得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理之為理。庶既其實而罔愧夫。

趙蕃

臣 齒幾耄矣。杜門楓溪別墅。顧影桑榆。而身心之警。皆彌迫。蓋嘗受書家庭。世父先臣廷式。勉以持敬思誠切要之學。中更科舉作館。不及如昔賢所謂立定志向。無妨為己。如是者三十餘年。乃克謝遣一切專力。先訓忽忽於今。瞿然衰耄。惜耄之至而未敢以安耳。觀史至趙蕃傳。蕃年五十。猶問學於朱子。既耄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不亦先得此心乎。於是愈覺一息尚存。而勝怠之難去。妄之難就。業曾何容釋也。蕃恬于仕進。惟學是務。而敦氣誼。始師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人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即丐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又劉宰之言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彥。歸然獨存。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

二

人而已然則蕃為宋醇儒非但詩賦翰墨聞于當世者史不以列儒林傳而附之文苑誤矣

金主守緒 哀宗

宋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金主守緒自經死史臣本紀贊曰在禮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按自宣宗徙都汴京社稷宗廟斯在哀宗自審不克擬太王創業垂統之仁而去邠則必從古人効死勿去之義而守汴乃當事勢危急效匹夫輕身之事出奔河北走歸德走蔡州狼狽蒼黃苟延殘喘及無可逃而後就死較諸晉懷愍宋徽欽顏忍辱服為臣虜則可矣以言無愧於死社稷則未也明崇正末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六

三

闖逆犯京師諸臣請駕南遷莊烈帝諭以國君死社稷將安往耶及內城陷登萬歲山壽皇亭自縊嗚呼斯乃謂之死社稷矣自古亡國之君至於莊烈其義始盡而哀宗烏足以語此

完顏仲德 張天綱 金

史稱尚書右丞完顏仲德文武忠亮始終無瑕南渡以後將相一人而已諒哉觀其於蔡州既破聞哀宗自縊乃罷巷戰謂諸將士曰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遂赴水死又終於殺身以成大節如此而參政李本魯妻室兀林答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王山

兒紇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豈金之累世有德澤以浸灌其心禮義以固結其志而獲此效于國亡之際哉惟感孚於仲德之忠亮而且聞其名分之教有素故皆曰相公能死而我輩寧獨不能也若參政張天綱為宋將孟珙所得械至臨安對宋主真不畏死之詰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焉祈死不已雖宋不之殺而後莫知所終亦必得其死所者史贊以謂仲德天綱諸臣不變所守豈愧古之義士而所稱古真義士則能死無後習伯之豫讓焉如言無所為而為之似矣而其實讓固不足以為斯人之髣髴讓臣范中行則反顏事仇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六

四

行若狗彘臣習伯則報之深而為之死効私恩昧公義史臣乃循當日趙氏語以真義當之以無愧求之此臣嚮者讀史記至讓傳不得不著論以正之也仲德輩相率以殉君國之難則明於萬古君臣之義不敢不致死焉庶幾聞古義人若夷齊者之風而興起百世下者矣豫讓云乎哉

王鶚 蒙古

王鶚嘗曰學者當以窮理為先分章析句乃經生舉子之業非為己之學也嗚呼為己莫如忠孝窮理莫如仁義鶚蓋言之則可聽而行之則弗顧者也鶚為金正大初進士第一人累官尚書省左右司郎中金亡不死乃就世祖潛

邸之聘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
葬汝水之旁禮為舊君有服願往葬祭世祖義而許之至
則為河水所沒設具牲酒為位而哭夫鶚之義宜以死殉
豈僅爾耶時以聘往或為欲請葬祭而屈而尚未委質受
官使於祭哭之餘自投於河則死未為晚而全乎金之臣
矣夫何稍有見於其義而終不能舍生以取則所謂窮理
以推致於義盡仁至者無其學矣況卒蒙羞惡於新朝喪
幾希之故我而猶哆口談為已之學其誰欺欺天乎續通
鑑稱鶚以儒道自任儒者之道三綱五常所任安在此又
論者之謬也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六

五

毛惜惜 宋 張鳳奴 金

嗚呼甚哉畔亂之世以士大夫而賣國偷生醜類事賊者
之真無似也人類之賤至於倡女則已極矣宋金二史刻
女傳末皆附以倡女事宋之高郵倡毛惜惜于榮全之據
城以畔恥供給其宴飲曰妾雖賤妓不能事畔逆為全所
殺金之許州倡張鳳奴被俘至汴京城下時北兵攻城急
大呼于矢石之際曰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為國堅守
無為所欺言竟投濠而死史臣以為錄之者蓋有所激易
激乎亦激于士大夫之行反有弗似耳弗似而窮諸至賤
其尚矣以不亦大可醜乎不亦大可哀乎然而人臣之義

下而愈況

汪世顯 蒙古

金亡郡縣皆降蒙古獨鞏昌總帥汪世顯堅守不下一日
謂其眾曰吾平居享國高爵厚祿死其分也但千萬人之
命懸于吾手與其自經於溝瀆姑徇一時之節孰若屈已
紓斯人之禍乃迎謁闕端以降自經溝瀆之說聖人為可
以無死者言耳豈分所當死而與之藉口乎如欲救千萬
人命則斷頭以付將士使持告闕端以丐保全闔城軍民
之意豈必屈已而乃可紓禍乎世顯蓋不能終始一節而
轉以富貴功名垂涎於蒙古乃不顧國亡與亡之義不恤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六

六

反顏事仇之恥而竊聖言以自文君子有深惡焉

耶律楚材 蒙古

元宋子貞之論耶律楚材也以謂時承大亂之後天綱人
理幾乎泯絕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按之本傳
其說豈不誠然此續綱目蒙古之臣書死而楚材獨書卒
蒙古之臣卒未嘗具官而楚材獨具官以錄其賢也若書
憂卒者亦表夫為國忠憤之心 時瑪津后稱制與 而豈於
此乎有示貶之意哉張氏廣義謂所以誌其不克令終則
非其旨然以楚材為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其祖父志雖
而降金楚材既事金又背君而降蒙古失節之臣雖有周

公之才美何足觀嗚呼頂門一鍼通身是爽夫以一時之入類言不可無楚材以萬世之人心言不可有楚材君子有見於天網之重人理之精較宋氏之為泯絕憂益深遠矣

謝方叔

宋自金人入據中原而尚可圖存者藉川蜀之形勢也蜀失則東南不可保國無以為國矣故論者稱張魏公有社稷大功者五其一用吳玠以保全蜀而誅秦檜直欲亡宋之心以忌鄭剛中治蜀有方略而罷之也臣於謝方叔為相而譏余玠亦有深憾焉玠帥蜀募諸葛忠武集眾思廣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六

七

忠益徙合州於釣魚而蜀始可保開屯田於成都而蜀以富實任使因才事皆就緒輕徭薄征邊民悅服所謂自寶慶以來蜀闔未有能及之者即嘗慷慨自許挈故地還天子未免率爾大言而當其時追繼吳氏兄弟為國保障以紓西顧之憂舍玠則奚賴哉至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亦尊朝廷杜禍亂之遠謀而戎州帥欲舉姚世安為代世安以厚結方叔子姪求為之援方叔因倡言玠失戎利心且父有變又陰嗾世安求玠之短陳于帝前玠聞有召命不自安一夕暴卒而對於是乎殆哉岌岌矣則方叔之黨私害公墮國家之長城恣蒙古之侵軼其罪不在檮下人謂宋

之亡亡於真似道以江南江北之險拱手與敵而不知兩川陷沒雖在景炎祥興之年自方叔之譏玠川蜀遂不足以扞蔽東南而亡國之勢已成於此也史臣論其相業無過人者嗚呼是尚可與論相業哉

吳潛

吳潛為相於理宗之欲立忠王禛為太子密奏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史臣曰潛忠亮剛直論事雖近于許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為子孫地者能為斯言哉臣顧謂潛以較史彌遠之立理宗事既不倫而理宗無子禛其母弟之子屬意託神器立為皇子已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六

八

八年於茲矣建儲之議舍禛其誰與歸潛嘗請養宗子以係國本以鎮人心又復乞遴選近族而俟太子之生至是忽為異說所謂近族宗子果安屬耶謂無彌遠之才意不轉近彌遠之私耶沈炎劾潛姦謀叵測雖承賈似道風旨亦潛之對不以正使乘其隙也或曰潛蓋見禛不克負荷而為此座可惜之憂所對顧不正與臣按度宗為皇子未有失德及為太子孝謹彌篤即位之初重道崇儒父作子述其所名用亦多正人使非以潛對而理宗積怒似道因陳策建儲則度宗亦何由深德似道遂委萬幾以聽師臣而致宋事之不可為也謂預見禛之不克負荷而以正對

夫豈篤論正者順理無私許則反是其竟以爲許而可乎

李壇

李壇父全以宋臣畔降蒙古續綱目理宗景定三年春正月書李壇以京東來歸秋八月書蒙古陷濟南李壇死之分注壇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蓋據元史而以全節予之也按續通鑑壇以被圍久城中食盡軍士潰亂乃復出降於蒙古哈必赤史天澤斬壇於軍門此或本舊史壇則反復不忠之臣無爲宋死守之節者雖綱目凡例事迹悉據正史然元史明臣所修通鑑則續於史林測義 卷三十六 九

米立

米立爲江西制置使黃萬石帳前都統制元兵略江西立戰敗被執繫獄萬石舉軍降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衙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爲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臣讀史至此不禁抵几而嘆自來反君賣國奉仇稱

臣大多官衙一牙牌書不盡而不但一牙牌書不盡之人以視此小卒且有氣節而曾無愧恥獨萬石也與哉獨萬石也與哉

江萬里

理宗時賈似道宣撫兩浙以江萬里爲參謀官最久宋史萬里列傳謂其始俯仰容默爲似道用蓋指參謀時也又謂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則指似道入相後萬里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隨以論罷及度宗朝召拜參知政事亦不久予祠而去也許氏浩論言與默猶冰之與炭若俯仰容默而又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六

十

遇事敢言則倏爲冰倏爲炭有是理與既以峭直狀其實又妄意在幕之久謂之容默豈知其辭之悖哉適同客飲容問如許氏說則萬里之峭直終始一節而其初何能久處幕中不見逐於似道曰似道爲宣撫尙非成福自作之目而萬里又嘗帝所眷注尤厚者故能容其直言以爲己重及正鼎軸之位顯行忌疾之私好諛惡直崇佞黜賢而手萬里亦遂以言積怒擯斥不恤前後違合判若天淵其故在似道不在萬里許氏力排史臣之非使爲賢相爲大忠臣者不以曾受權姦籠絡留遺議於後世爲一引繭舉

張世傑

帝昺之遷厓山也張世傑結大舶千餘碇海中起樓柵如城堞奉帝居其間元張宏範來攻軍大潰世傑乃斷維以舟奪港而去張氏廣義以謂此乃益見其忠之至也觀其舟艤海陵山颶風大作露香告天有庶幾別立趙氏以存祀之語而溺死焉於以見其欲存趙氏之心斃而後已嗚呼忠哉臣顧謂世傑之心雖可諒其事則未為合義夫去之為計而欲以不死存趙斷維時帝昺猶在何忍委之而不迫與圖存乎若以諸舟環結不及衛帝以脫於難而為將更求君之地自古喪君有君君子猶非之容遽以是設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六

十一

心乎世傑之義宜於以死衛帝勢有弗支則如陸秀夫負之同溺以殉可也即不然秀夫而有其事乃求潰圍以行其志可也世傑蓋武人惟憑一腔之血性未知裁酌至當於義理則亦愚忠耳猥曰忠之至乎

文天祥 家鉉翁 謝枋得

聞之大夫國體也國存與存國亡與亡斯一體之義而千古之臣孰乎丞相文天祥為元張宏範襲執於五坡嶺吞腦子不死宋亡宏範遣使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乃復食然已自分一死矣而不死者豈不果於為夷齊哉臣知其必有為也臣知其不忍以宋之亡而遽

畢吾事也世祖欲官之遣王積翁諭旨天祥不屈乃有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之說積翁欲合故宋官請釋為道士而留夢炎不可謂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等於何地則亦有以窺其志矣不然既不臣元而尚欲生存以備顧問此何義也趙田袁氏謂雖一時之權辭然箕子亦授洪範於武王不知授洪範者為千萬世叙彝倫必非千萬世臣子所敢援以自託也其後臨刑謂吏卒曰吾事畢矣信乎其志其事至此而畢否則天祥之以死殉久矣家鉉翁以執政介吳堅奉表祈請于元聞宋亡且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而何不盡節於賓館雖義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六

十二

不二君而終於教授河間賜號處士歸故鄉則無天祥之志而徒欲蒙寬假於新朝者與國存亡之義不已替乎宋史以足為臣軌稱之竊謂有未足也謝枋得為監司為帥臣其知信州也與降將呂師夔戰於安仁而敗信州不守可以死矣乃變姓名竄伏建寧山中至宋室已亡又可以死矣奈何尚欠一死若其答魏天祐之讓以不死引程嬰公孫杵臼一存孤一死節以明終於必死不在遲速存孤則實非枋得可託而與程文海書謂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二歲之母在堂耳然則不聞其復出從二王以圖興復如天祥前自元軍逃歸之事蓋嘗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

而安仁之役妻子弟姪俘戮殆盡老母無所依母寧竄伏以養而固守臣節此其志也如非以母故則當日不能殉國之罪可少恕哉惜宋史列傳失記逮其母既歿又可以死矣然即所與文海書而知其心死形存以俟克葬而終喪耳乃其服甫闋而殯猶淺土天祐執之北去在道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者何耶欲一至燕拜哭謝太后攢所及故君瀛國公所在然後絕粒而死也天祥之死後於宋亡四年枋得之死後於宋亡十年然皆無害于與國存亡若鉉翁者讓於二公多矣臣因史臣軌之說而思不二君者事人之常軌勢有弗獲死之可也若與國為體之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六 十三

臣喪其元首而心脅股肱猶存者乎則軌有獨至非可不責以必死惟曰不貳而已也故即不遽死與不終死者以明之如此此信國所謂義盡仁至也夫又附論枋得一事呂文煥降元其從子師夔尋亦不受參贊督府之命而叛文煥與叛將劉整導元南侵爭以傾宋為功枋得故與師夔善乃以一族保師夔可信請以為沿江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見文煥與議雖以文煥北還不果而不知其父子之必欲傾宋則愚矣無計以紓國難而為俯首叛臣之謀又可恥孰甚焉其後師夔略地問謝提刑來而馳射之亦思保其可信者且何如也臣觀之此殊有不慊於心

史林測義卷三十七

臣鄱陽計大受論

元

世祖

朱文公綱目統系例以周秦漢晉隋唐為正統以周秦之閒秦漢之閒漢晉之間晉隋之間隋唐之間五代之世為無統然則綱目之修在正統即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統也乃又有為閏統變統之議以黜夫暴君如秦篡君如晉如隋得國不以正者然執是說唐宋亦不免於篡而得以為正統何哉要之天下混一政教號令禮樂制度萬方於是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七

稟正焉握正天下之權朔曰正朔斯統曰正統閏變之名可不設而文公之例其不易者也方孝孺邱濬則主春秋之中外天之嫡庶為論而不予元以正統謂當以變統書中外之說臣於遼太宗論辨之詳矣至言庶不可以干嫡然如自古帝王太宗既絕支庶入繼得不謂之承大統乎有宋之末主擁虛器權奸盡國人不聊生是用自絕以訖其命世祖平江南捐苛征弛厲禁亟救災傷蘇息黎庶制禮作樂民物阜康傳世六七君類遵守其成憲以故明太祖嘗諭徐達等曰元之祖宗有德格天撫馭華夏又嘗語省臣曰元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

由是言之亦豈非天命以繼宋為生靈主而大統既集正統攸歸夫復何議且太祖制定金陵帝王廟位次始自伏羲終以世祖則明以繼歷代正統其後嘉靖間以陳棻言罷乃徇私見而謬公論續通鑑書元制江南人有十等而八娼九儒十丐以儒為無益而賤之邱氏謂其說本謝枋得而元史不載蓋為世祖諱寧獻王通鑑博論又記貶孔子為中賢事說者以為此其所以主中國而無百年之運而不知是皆無稽之言也其謂本謝氏者疑因遺留夢炎書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斷養卒亦不可得之語而附會之耳無論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七

二

世祖用賢輔政如姚樞許衡竇默王磐張德輝廉希憲之屬皆重以深通儒術即于江南嘗遣程文海訪求人才密諭必致趙孟適葉李亦豈不以其名儒與且設國子監設江南各路儒學及經史科又皆崇儒育賢之政以儒為無益而賤之夫豈可信况巉巉會述世祖以儒足致治而篤好之乎至元間建廟以祀宣聖之詔屢下以孔洙遜宗子於居曲阜者則嘆其真聖人後貶為中賢之誣又不待辨而明者或以成宗即位首詔中外崇奉孔子為疑按之祭祀志則亦率由世祖崇奉舊章而使天下廟學自是無不完茸耳夫何疑惟帝嘗從僧格及江南總攝嘉木楊喇勒

智請發宋諸陵暴其骸毀宋郊廟為佛寺視於先朝陵廟不替其祀者天淵其不克傳如漢唐宋明之祚長者抑豈不以是也哉

劉秉忠

或問以釋子為國勳臣元則劉秉忠明則姚廣孝而二子孰優曰秉忠優矣秉忠與廣孝其精陰陽術數之學以結主知者雖一而秉忠上書世祖於藩邸首及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之教孔子為百王師立萬世法修復其廟堂禮器實太平之基王道之本而無一依傍佛氏語其引君當道不已卓哉世祖即位以後其所區畫又皆治天下之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七

三

大經養民之良法朝儀官制一代成憲悉所裁定以廣孝於成祖僅僅發窺覲之陰謀決戰守之機事者視之彼則造亂以傲倖於有成此則制治而綱維於可久優劣誠何如也又問廣孝嘗遊嵩山寺相者袁珙曰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之流也然則秉忠亦嗜殺者與是又不然秉忠雖當殺運而每贊以天地好生之德王者之神武不殺故世祖征伐不妄戮一人其全活大理雲南江南者不可勝計珙知廣孝將亞秉忠以佐命立功業而連嗜殺為言者辭之率也且夫佛氏之法根塵不偶諸相皆離而不為恩愛牽纏則棄而君臣父子不以色身執著何恤

於喂虎命焉其流之弊必忍于殺人有同刑名原於道德之意廣孝雖其性然乎抑亦弊使然耳而若秉忠所謂不與法縛不求法脫得其超證者與

許衡

許衡之事世祖也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自任奏對之下嘗引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由是以反諸其心所謂堯舜知天道而順承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者必罔弗踐其實而不為虛名乃覺無憾耳世祖于衡言雖剴切曾無見忤顧始則聞以利臣之王文統不獲時備顧問繼乃論列阿哈瑪特之權姦亦留中不報及為國子祭酒又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七

四

以短毀漢法者使諸生稟食不給引去終于領太史院修授時歷一事告成而已則欲藉以行道之名徒虛以故疾乞致仕太子乃遣使諭之無以道不行為憂可善藥自愛以需有時也其君不為堯舜不亦恥乎而猶立乎人之本朝不亦恥乎嘗語其子以竟為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立碑意蓋如此抑欲然典謨外之功業了無足述也後之論者以有同於范質臨終之戒謂自知仕元之非舛矣夫衡非宋臣無質失節之羞元主中國率土皆臣仕焉何病況其從來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豈於出處大節尚有未審以貽後悔自夫印板論事者遂若衡以教語

大謬生平而數百年後得一知心可以不恨乎

王著

生殺者天子之大權雖有大罪焉孰敢擅誅以亂政刑王著因人心憤怨左相阿哈瑪特乃與妖人高和尚謀弔皇太子從帝如上都偽為太子還立馬呼至擊殺之于時宿衛高儻張九思大呼曰此賊也一語鐵案續綱目書益州千戶王著殺阿哈瑪特于闕下分注因著臨刑有我為天下除害而死後世必有為我書其事之呼附以朝臣王惲論斷之辭曰著激於義殺身成名別本作成仁尤非死而不悔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予之可乎之說也以矯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七

五

殺為誅亂是政權可得而竊也以犯分為成名是氣矜可得而隆也以邪謀偽令為激義是妖姦可得而黨君儲可得而詐也害義傷教莫此為甚而妄援春秋以律不有以正之聖言淆而王法斃以為天下後世憂者深矣周氏發明頗能辨予以討賊之謬但謂考元正史皆以誅為文今綱目變文而書殺亦誤世祖本紀書王著與高和尚合謀殺之誅王著于市餘黨皆伏誅太子珍戩傳則並以盜書綱目如本之以合於左氏春秋求名而亡之例乃較得云

趙孟頫

嘗讀書自灌園之松雪堂友人吳文學畫鳴繪圖以贈勝

於室之東偏臣之有松雪銘也蓋引以為省臣克己之功
 然每玩其圖際阿森竦仰拂素雪蒼然之色不與眾物俱
 萎又未嘗不嘆古人忠貞節烈其所以歷利害死生如斯
 夫貧固時而不改柯而易葉若迺飛集凝曜絕塵氛而不
 滓抑亦有合而見美之象也因為之詩有嗟哉趙承旨齋
 頭署松雪之句則以孟頫生平有深愧焉孟頫者宋之宗
 室官參軍國亡家居以程文海薦忘不共戴之仇苟且祿
 仕變節而起尚欲竊松雪之義以自欺而欺世亦彌覺喪
 心焉耳獨是忠孝之全虧一本理欲之消長吾學而爭名
 節之先不受物欲之撓涅于身心亦松之勁亦雪之潔則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七 六

凜然不敢徇外為人而實力於省察克治閒者當何如也
 劉因
 至元十九年徵拜劉因為右贊善大夫未幾因以母疾請
 歸二十八年復召為集賢學士固辭不起觀其上宰相書
 亦似病實不能應詔故所著易繫辭說乃其病中筆越歲
 餘而遂卒也即不然或如陶宗儀輟耕錄所記自謂不如
 此則道不尊耳夫何邱氏丁氏必議以因知元不可事故
 不仕而不顧書中所引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之
 說也昔楚處南服使人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非以子西
 之沮當亦受書社之封以元主中國而事之不可然則孔

子非與為是議者蓋皆明人意主於擯元既乖因之本心
 而因謂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抑亦在此

伊實特穆爾

綱目卒諸臣例賢則書官爵以示予不書官爵者貶辭也
 續綱目於太師知樞密院事伊實特穆爾卒不書官爵非
 允按伊實特穆爾史稱器量宏達莫測其際世祖躬討叛
 王納顏至半道伊實特穆爾已獲賊帝加勞之謝曰天威
 所臨猶風偃草臣何力之有有功不居以歸其君可謂達
 於禮矣皇孫特穆爾之獲至神器也始受皇太子寶撫軍
 北邊及世祖崩晉王噶瑪拉率宗親大臣合辭勸進事皆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七 七

決於伊實特穆爾絕窺覲奪違言以安宗社又其殊勳如
 此若為御史大夫時務振宏綱弗親細故遇事廷辯吐辭
 鯁直皆無可議者例宜錄其賢而不書官爵失褒貶之實
 讀者不得以疑伊實特穆爾之尚有遺行也

安圖

春秋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左傳仍叔之子弱也胡文定
 以為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
 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國王穆呼哩四世孫安圖其母又
 昭睿皇后姊年十三世祖以追錄元勳命位在百寮上及
 拜中書右丞相尚弱年也且自幼未更事然其重權能近

者德而以老成語契上心爰立之初亦因崔斌采與言之薦率之爲相二十年海內稱極治此可無議以徇私矣雖然以弱而從未更事之子遽任以國之柱石而不反致傾覆之貽患者亦千古一人而已後世如藉口安圖徇勳戚違公選官及幼弱列於權要鮮有不敗聖人之所以垂戒也可或忽乎哉可或忽乎哉

崔或

崔或立朝以伉直名惜其獻傳國璽一事則詭道耳先儒遞考秦璽相傳得失始末皆云後唐主從珂失國携以自焚而亡其獻宋哲宗朝者已僞然則或何所得於太師國史林測義

卷三十七

八

王札刺兒氏之家且太師國王家而果曾獲是璽豈不見如所云背紐盤螭而面有象文八皆若蟲鳥魚龍之狀者則必且驚且疑辨識進獻以逃非望之罪而敢久匿不出至是乃以爲常玉求鬻乎意者世祖晏駕皇太孫嗣立諸王多違言或得是玉乃與闕闕木楊桓等詐爲秦璽之文稱神物適出天意屬於皇太孫稜請皇太如親爲付授以定其位然以視伊實特穆爾巴一等之宣揚顧命決計勸進不其詭乎又其牋引唐代宗先封楚王及位正儲副而楚州獻定國寶十有三爲太子瑞應以證皇太孫乃燕王之子而神寶出於燕亦瑞應之兆嗚呼唐事乃妖尼真如

所爲而或甘附之其情矯妄斷可識矣豈不爲伉直者之深累哉

奕赫抵雅爾丁

史亦赫抵雅爾丁傳記其嘗與同列議獄謂但藉讀律苟不能變通以適事宜譬之醫者雖熟於方論而不能切脈用藥則於疾痛奚益哉稱以識者服爲名言又記大德間肆赦廷議惟官吏因事受賕者不預奕赫抵雅爾丁曰不可賊吏固可嫉比之盜賊則有閒矣宥盜而不宥吏何耶亦似以其說爲允然者夫盜賊以饑寒困苦而起其情猶可矜賊吏則桀黠貪婪庇奸回害良善欺上罔下爲政大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七

九

鄂勒哲

鄂勒哲世稱賢相論者以嘗受朱清張瑄之賕因劉深言劾成宗征八百媳婦聞遠夷之費而重訾之臣按博果密傳世祖欲用博果密爲丞相博果密辭帝問孰可對以鄂

勒哲可嚮者籍沒阿哈瑪特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惟無鄂勒哲名然則以廉正自持服廷臣而膺主眷即此可證必無人相後賊汚之事況值江南僧石守道撫清瑣不法事上聞時鄂勒哲在中書亦言二人屢致人言宜罷其官未嘗其為曲庇乎如大德四年監察御史杜肯構言其與巴延等受清瑣賄賂事乃詔巴延等分別戍邊罷職而釋鄂勒哲不問則當日必有獨辨其誣者肯構殆如宋王會以外傳知秦州王繼明納賂呂夷簡而言之乃有過耳哈喇哈斯傳大德五年同列有以劉深計倡議征征八百媳婦國哈喇哈斯諫不聽董士選傳亦記諫此事其云同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七

十

成宗皇后巴約特

成宗末年多疾皇后巴約特氏居中用事帝崩而無嗣懷寧王哈尙即武宗其同母兄子而裕宗之孫世祖之嫡允鎮北立功禮宜入繼大統后以戀大權且嘗謀貶懷寧母與

其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即仁宗往懷州恐報前怨乃與丞相阿固岱等謀立安西王阿南達輔政而已垂簾以聽阿南達雖同為世祖孫而支子不嗣世祖之與訓是則權亂而制挾之以造禍而斬裕祚危宗社其罪幾與漢呂唐武等矣續綱目於懷寧至上都書廢皇后巴約特氏居東安故之與正編書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為庶人殺之同而義小異彼罪浮於殺然不予倫討此殺當其辜而專以罪巴約特氏也故阿南達及同謀以誅書乃有異於書殺張華裴頠之文也周氏發明謂罪懷寧以臣廢君以姪殺嫡若然曷不書弑而曰殺者罪之在也按當日不聞聲大義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七

十一

哈喇哈斯

哈喇哈斯為左丞相值成宗崩武宗撫軍北邊仁宗侍母居懷慶丞相阿固岱等構亂此易之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故往利建侯時也戒以勿用者動乎險中不可不慮密勇沉而輕躁則取困耳觀於哈喇哈斯悉收百司符印封府庫解疾臥闕下遣使北迎武宗南迎仁宗及仁宗次近郊即武宗未以奉成后御殿列牘請署乃陽許之眾亦莫知即武宗仁宗至則敬以先事而發誅阿固岱等武宗遂人承

大統平內難以定君位於不動聲色之中非深有得易道者與然則千古大臣不幸而丁雷雨滿盈天造草昧之運亦可卽此知所占驗以善用其濟屯之才智矣英宗朝修仁宗實錄惟叙禿剌手搏阿固岱勇決狀而哈喇哈斯定策功下書非拜珠聽讀命補人之則深謀懋績不詳於後世矣記載家類此筆削失當者豈尠也哉曷勝慨然

王約

自來毓德青宮朝政非所干預此禮制也此乾初九潛龍勿用之義也反之而羣小窺伺譏構以生禍釁之作千古寒心卽世祖之太子珍戩亦豈不由是致南臺有內禪之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七

十二

奏動帝以篡奪之疑不勝震怒乃爲之危懼而卒乎善乎副詹事王約之明大義以安儲位也時仁宗爲皇太子約持不可署左衛率府軍官持不可增立右衛率府持不可移文數千里取安西兵器給宿衛持不可命薛居任理陝西分地五事一則曰皇太子事不敢不爲天子事不敢爲再則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張氏廣義以謂若王約者貽仁宗之哲命者也不誠然哉雖然武宗命太子領中書令樞密使繼命尙書令此珍戩兼省院事之遺轍約何無一言啟辭爲慎終圖始之謀也至爲君父者誠不以寵私之過昧禮制不以飛龍之事假潛

龍斯其造福於宗社也大矣

武宗 仁宗

綜理財賦亦有國之政而亡國恆於斯則言利之臣藉以多方掎克致民不聊生而社稷隨之北宋之事亦可鑒已然而爲人主者鮮不爲所惑而任之專至於斂怨基亡而不悟謂足以濟所欲故耳惟世祖尙能以一人養天下而不竭天下奉一人故一聞盧世榮僧格之與利害民卽行誅戮而改紀其弊竊意難以望之武宗也自僧格敗罷尙書省而武宗從托克托嘉璿帕哈哩鼎言復立以分理財用於是羣小擅權以割剝生民爲務卽帝久在位將母終

史林測義

卷三十七

十三

此覆轍而不能回蓋以其中多欲蠶葉是耽妃嬪是好呼鷹是娛珍異是貴而寵賜太濫營繕太廣費出不經封殖是亟彼托克托等有不安然據公位以肆其虐者乎幸乎仁宗卽位首罷尙書省按誅托克托等而後武宗之崇任聚斂不免其亡其亡之憂乃獲繫於苞桑也夫惟帝德恭儉澹然無欲故能繼世祖以除此毒民誤國之賊而宋程純公於神宗任王安石理財之際必以防欲入告于此益信爲切中病源之藥後世人主其可不深自省以祛所惑乎哉

史林測義卷三十八

臣 鄱陽計大受論

馬祖常

儒生學在六經以明三綱五常之理修齊治平之道故凡肆其業者朝廷所宜優禮以培養士氣使成其才需國家用馬祖常曾祖月乃合事憲宗料民丁於中原凡業儒者試通一經即不同編戶著為令史稱儒人免丁者實月乃合始之也是蓋予以徭役之寬俾致其攻苦之專抑亦示以負異凡民必責成其遠者大者則所以為國家造士意量深矣且夫儒者可貴不可賤亦可殺不可辱若不加愛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八

一

惜保全而非理挫折之則士氣消沮人才無由長養在人主非為社稷計在人臣豈為邦國計乎其不為邦其昌計者亦未有昌於汝家者也 臣因月乃合傳末著其子孫登仕籍者甚眾至仁宗朝詔行科舉其曾孫祖常鄉會試皆舉首云云而祖常遂以碩儒為名臣乃憶宋忠賢江相萬里傳首叙其大父璘聞鄰史知縣者以杖士人自憊語萬里父某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萬里母夢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嗚呼觀此二傳天之報楚豈爽也哉爰彙舉之以為為國優禮士類者勸然而儒為人所詬病亦多矣厲其廉恥以自為不可賤不

可辱焉敢少恕乎

李邦寧

或謂宦者李邦寧嘗黨三寶努乘閒以去聞有子而立弟言於武宗及仁宗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神器攸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可不謂帝王之大度與曰否否易言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其釋而不問者豈誠自然無私之心亦有意以矯之耳何以知其然耶觀於旋加邦寧以開府崇階且遣釋奠文廟皆故示優異使人莫測其包荒而不顧衰名器贖大禮其外不方者由中不直不直以方其道不光大惡得言乎此以含宏為度者敬義之功其先務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八

二

也至若邦寧方行釋奠有大風滅燭之異因慚悔累日亦可知前此以武宗不悅其傳弟之沮慚懼而退者雖小人而天良未泯警戒猶存者也故懼而不同魯羽父之反譖史宦者傳論以邦寧嘗辭平章政事之命陳世祖華侈之戒勸親致太廟之饗謂其言亦有可稱 臣且表其心尚無可誅焉

特們德爾

仁宗以特們德爾作相暱於皇太后恃勢貪虐兇穢日甚四海震憤中丞楊多爾濟及內外御史四十餘人共糾正其罪乞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位

似有得幹母之盤不可貞之義矣未逾年復夤緣起爲太子太師中丞趙世延并內外臺又四十餘人共劾之然以太后故皆不聽則但知不可貞而比於裕盤往見咨矣帝崩方四日太后遂命特們德爾復入中書因以專權擅政戕戮忠賢卽他日特克實之弑英宗亦于是基其禍本也史稱仁宗天性慈孝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嗚呼從親之令又焉得爲孝乎親有不義子不可以不爭親之過大子不可以不怨以太后所寵而故縱使爲惡之臣雖至臣民交嫉其亂政誤國而尙曲殉之卽彰母太后以有爽德於天下而弗顧弗恤也則不愛敬實甚乃以不違顏色言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八

三

孝此非其大端耶亦不知德教加百姓而刑四海之要道已失之遠矣

李孟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以爲天下容能得其容無爲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此老氏之言善爲天下者無爲而無不爲之道也若李孟之力請仁宗入定內難武宗未至則逃執政之命不知所之英宗之朝降授集賢學士欣然俯就如此之類其利害長短分數皆從不躁不矜沈幾觀變而得而用以折奸則莫禦用以杜譏則莫問不亦智人而得老氏之情者耶雖然孟於此非僅于任術蓋

亦有治心之學焉仁宗嘗令將作爲治第孟辭曰臣布衣際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夫爲人臣而一有富貴中於其心趨功利怙權勢見得而不見失知進而不知退能伸而不能屈敗國亡家往往坐此而孟乃侔乎遠矣且非富貴之謂者其謂學聖人道而欲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雖所學不必果克如是而所志則已不愧名臣在政府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及見不足故能賢則亦老氏所謂廣兮其若谷也與

英宗

史稱英宗性剛明人君以天德之剛行無蔽欺之心庶乎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八

四

予奪進退生殺賞罰衷諸理而克斷而無爲亢爲虐之失若英宗者但強明自任發之或暴而實不免於闇懦如以亟建佛寺殺諫臣觀音保等旣爲剛明之深累矣至特們德爾挾私構殺蕭拜珠楊多爾濟賀勝譖令李孟左遷謫下趙世延詔獄或不能爲之辨枉或察其非罪不能卽使免於縲紲而巨慝乃獲以全要領逮其旣死罪惡暴著而後籍其家削其爵然猶任奸黨特克實領左右阿速衛使得因以行南坡之逆豈非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乎卽嘗自詡英察而優柔養奸亦其闇於理之弊也惟知拜珠之賢專任作相頗見剛明之性云

拜珠

惜哉拜珠之作相也史稱以進賢退不肖為急務而何奸黨若特克實等反不急求遠之而以速禍不亦識慮疎甚乎克實助特們德爾以稔其惡特們德爾既死拜珠舉事分受劉夔賊及蔡道泰納金變獄二事劉蔡皆坐死而特赦特克實不恤失刑則無以懲奸何也赦之而仍以為御史大夫命之振舉臺綱以糾臣下奸貪不顧其素行奸貪之尤者何也赦之而仍以領左右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不慮倒其刃而授奸人以柄何也觀朝廷處特克實之啓亂若此餘黨亦尚多布列於位拜珠不能辭其責而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八

五

天順帝

泰定帝崩於上都太子喇實晉巴斯在丞相都爾蘇踰月不立君朝野疑懼大都留守雅克特穆爾乃乘閒迎立懷王圖卜特穆爾是為文宗雖諸王羣臣卒奉太子正位

天而都爾蘇專權自利心實叵測及齊王伊噶特穆爾等以兵應懷王圍上都都爾蘇奉皇帝璽出降帝則不知所終瓊山邱氏以由懷王遣兵攻之致死地遂於世史書圖卜特穆爾弑之以謂誅首惡政不問其用挺與刃也雖然懷王於太子固君臣分定然視都爾蘇躬親北面職在毗輔者尚有間矣都爾蘇之義宜以死捍衛乎帝而何致有不知所終之理觀其奉皇帝璽出降不由帝遣則知帝已不在也帝何以不在即初以自利不即立君之心推之且即嘗與特克實構逆南坡之事例之則知為所弑也明矣此春秋所必誅乃以不知所終存為疑案而歸獄懷王不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八

六

亦失賊乎續綱目前書皇太子喇實晉巴即位於上都及後勢感但以帝不知所終見之分注而都爾蘇出降亦未大書以著丞相叛國之罪毋乃疎甚臣謂必於圖卜特穆爾兵陷上都下書丞相都爾蘇弑帝出降庶亂臣賊子無逃萬世之鈇鉞至都爾蘇見殺于圖卜特穆爾而非其罪亦不予賊誅賊則仍舊文書殺云元史天順帝不立本紀蓋以雅克特穆爾為舉義明宗文宗為當立雖天順正位已逾數月而不成之為君梁王旺心右丞相達實特穆爾等之用兵諸王滿都平章瑪魯等之謀叛諸事皆附見于明宗文宗之本紀也逮綱目修而順逆以正何邵遠平作

元史類編其叙天順更失之略乎

圖卜台

忠義之士惟明於君臣之分順逆之節至或成敗利害非所問矣雅克特穆爾遣使迎懷王於江陵密以意諭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巴延巴延遂簡兵以備扈從獨參知政事圖卜台從苟以為君崩而太子現在神器有主安有舍其儲嗣別求武宗之子而君之者臣事先帝而托受武宗恩寵以逞異圖逆莫大焉如助逆以犯順罪不容于誅以此責巴延乃足折其大義所臨曷敢顧望之說即不能回而大義辨矣史顧記其言曰今蒙古軍與宿衛之士在上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八

七

都而令特默齊軍守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則是以成敗論不以順逆論豈事可成不妨從逆乎然而圖卜台於此蓋明於君臣之分順逆之節故巴延不從乃手刃欲殺之即殞身於巴延而弗恤也則所以告巴延殆亦為其辭者之過乎抑史臣左祖巴延應懷王固又於圖卜台為我等圖保性命他何所計之醜語以誣之也吁哉

遼王托克托

宗陽綱目例將帥死節曰死之必其忠義暴著所以重予全節也凡死於兵曰戰死敗死而已按遼王托克托嘗乘國難擅殺宗親多行不義泰定初歸藩御史劾以譬之縱

虎出柙以是人而謂大義克明効忠於國誓死不二無其本矣致和元年與諸王共立泰定太子於上都其心未必純乎義及城陷兵敗倉卒見殺續綱目以死之書非重予全節之旨無論倉卒未可信其人固無可信也書以敗死可耳

雅克特穆爾

雅克特穆爾者元之逆臣也泰定帝崩太子立乃迎武宗二子舉兵犯上都而奪其位及奉上璽綬於明宗又以從官不為禮怒且懼構成翁果察圖之變然則文宗篡弒雅克特穆爾實為罪首史不以列逆臣傳者蓋以迎立為舉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八

八

義而明宗暴崩猶有文宗入哭盡哀雅克特穆爾以皇后命奉皇帝璽綬復授文宗之說也夫以義予雅克特穆爾既認其本傳云明宗之崩實與逆謀則又未嘗存為疑案茲姑勿論泰定帝后其故君也而取為夫人泰定后自正衆者九傳不指何宮外守幹耳悖亂至此以視順帝之世博囉特穆爾舉兵犯闕幽置皇后有過之無不及同列逆臣庶正其辜史則失之續綱目前書遷后於東安州以罪文宗后雖遷名號猶存而此不復大書以討雅克特穆爾亘古未有之罪何哉其因史舊文叙之分注僅僅與一宴或宰十三馬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以見肆行荒淫無忌亦殊乖輕重

之權衡矣。至迎立事，不過欲假以作亂而逞其志，乃托愛武宗恩寵，故人多惑之。續綱目則以謀逆書張氏，廣義以謂豫讓有言：「既以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今雅克特穆爾既臣事，泰定而有異圖，此所以為逆耳。斷案明矣。但以分注有雅克特穆爾，直宿禁中，達且不寐，一夕再徙人，莫知其處者，將一月，又恐人心疑懼，矯為南使云：「懷王且夕且至等語，因謂逆事成於一月，然後矯使以迎懷王。其初意將欲自移元鼎，及知人心不服，不得已而為之。此殊附會牽強。按以八月甲午起事，即命明里董阿乘驛迎文宗於中興，丁酉再遣撒里不花在中興，越大駕丁巳文宗至京師，距甲午僅二十四日，所謂將一月也。顧弗詳考而漫為誅心之論乎？即逆臣爰書亦何須此深文也。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八

九

明宗

嗚呼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以觀明宗其及也。宜矣。昔仁宗之平內難也，諸王庫庫伊克圖等勸進力辭弗從，詔為監國以俟武宗之至，以故克守皇太子之命而兄立善始善終。若文宗之事則大謬不然，方雅克特穆爾迎則已備乘輿儀仗至京師，而處大內不聞如漢文皇帝至渭橋馳入代邸，尚不敢天子自處也。及諸王大臣請正大位，雖有兄在朔方不敢紊天序之辭，豈本心哉？不然

何不為仁宗之權為監國而遽即位，改元開明宗即位和寧之物，而為自冊立皇后，假而不歸之情，亦彰彰矣。若其遣使往迎與奉皇帝璽者，亦姑以塞人議且試明宗雅讓之意與否而生異謀，除將來之逼耳。夫天位已定，斷難更改者，理也。此在父子之際，如唐肅宗既立，元宗自蜀還京，表請避位，還東宮，不許論者以為儀文不可少而事勢必不可行，矧兄弟而得迭為進退乎？即或出於本心，猶莫保中外之猜左右之構，非此所畏同春秋歃犬之前驅時以明宗從官不為禮致懼構變以之則彼所防類有明南宮之復辟，變故仰至夫亦其為可先見者矣。使明宗而審慎乎此，安遺踪于漢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八

十

北繼高讓乎？荆蠻於以遠禍患而宜福祿，不亦習首之事哉？奈何利天下之富，貪神器之重，遠稱帝于中道而詔既御宸極者，一旦退居太子之位，以聽改其紀號，停其冊立，且率其嘗受朝之諸王百官同北面以事之，禮此豈事勢之所可行乎？事勢不可行而得以安然無故，未之有也。況思除其逼而挾偽相誘如文宗者，乃不能及其至京師而圖之於行帳矣。然則明宗之及於禍，蓋以趨利不疑之心蔽其明，理察幾之智，故曰宜哉。

趙世延

史於趙世延以忠義清介拳拳於名教，概其生平自臣按

之則前後判然若兩人焉方其爲御史大夫於仁宗之時也劾奏權相特們德爾罪惡十有三事厥後特們德爾報怨誣搆下獄再歲迫之死而不爲動其風節卓有可觀丞相拜珠言之英宗得釋泰定帝用爲中書右丞詔大爲昭雪於天下無何泰定帝崩途附樞密雅克特穆爾逆謀叛嗣君迎立武宗二子至雅克特穆爾挾威震主肆行無忌極之取泰定后爲夫人其罪惡尤浮於特們德爾者乃不惟與爲徇默且嘗迎雅克特穆爾宴於其家男女列坐名駕鴛會以達荒淫之惡又何行之醜賤至是也據此以觀尚可言忠義乎言清介乎不亦名教之罪人乎臣非不樂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八

十一

成其美而責其備故異乎史臣之論無如前後之邪正判然不能相掩抑懼天下後世其始有君子之行者因之不力檢于末路之敗也

台哈布哈此史作泰不華

至正間盜賊蠭起猖獗無忌者自招安方國珍始國珍兄弟以讎逼入海爲亂烏合之衆勦捕非難而官軍討之數致敗績者徒以命將非人如多爾濟巴勒如博囉特穆爾皆以不嚴整部陣自相驚潰被執也初多爾濟巴勒冊國珍澤而焚舟將遁矣繼而台哈布哈攻之於溫州亦一父遁去矣使朝廷必痛加誅勦以遏亂萌選將厲士功可

計日待何反利于養癰不顧損國威靈累下招安授官之詔雖台哈布哈稔知賊情狀請加勦史作捕而不聽乎台哈布哈瞰國珍兄弟以受招登岸止民間謀率壯士襲殺之誠計萬全以除此旋降旋叛之寇雖專之可也顧以達實特穆爾擅命之說而止亦可惜耳卒墮其計以往受降戰於澄江死之盡忠報國素志遂矣然以當日紀綱不振招安失策空爲痛憤賊乃接踵遍於天下而國因以亡忠魂飲恨長此終古耳

托克托此史作脫脫

開誠心布公道者諸葛武鄉侯也平生無私喜怨於一人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八

十二

者范汝南公也兩人之相業所由光明俊偉無開於後世托克托嘗求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何獨不聞此義乎當日亦號稱賢相然不能開誠布公而私喜怨之心且爲害烈矣嘗以其弟額森特穆爾喪師辱國怒西臺御史大夫多爾濟巴勒等劾其罪則左遷之而且欲置之死由是人莫敢言事而天下之人心解體矣又以不知其歸自徙所左相太平有德於己則雖正人而欲中傷之而深德哈瑪爾營護功則不問其奸邪而引爲右丞哈瑪爾卒導帝於荒淫無度不恤政務以至亡國而托克托之以謫置被鴆亦卽其人爲之也夫以私而比之匪人蓄及其身

不足惜。以私而遠忠。暱邪佞。階國家覆敗之禍。可勝嘆哉。雖不伐不驕。始終不失臣節。似得力古有道大臣之學。要無解為諸葛二公之罪人耳。或謂托克托初以大義滅親。謀黜巴延。公忠殉國之心。暴於天下。雖然非以其師與直方言。則亦懼赤其族。起見。猶未免於私意也。抑巴延其世父。而且為所養者。於其弑皇后。殺諸王。專權自恣。虐害天下。宜劾三諫。不聽。號泣而隨之。義何絕。不聞切爭。即使入宿衛。偵帝起居。亦不聞乘機進諫。以遏異謀。而竟藉以圖之乎。巴延道出。真定父老。因問。而有不曾見子殺父。惟見臣弑君之嘲。陳氏以為千古大快。臣謂托克托賣父之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八

十三

罪亦正未可以克忠王室而未滅焉

台哈布哈

順帝本紀書監察御史七十等糾劾太保中書右丞相台哈布哈。詔削台哈布哈官爵。安置蓋州。又書台哈布哈伏誅。續綱目變文。以削右丞相台哈布哈官爵。尋殺之。書則從無罪例。蓋以與丞相太平有隙。劾之。殺之。皆由太平修私怨也。雖然台哈布哈豈不受誅者哉。其初代托克托總軍。驕傲不遵朝廷命令。已有不臣之迹矣。及是奉詔討賊。諸將皆欲進兵。乃以養銳為名。反勒兵而退。汴梁請援。至十。往反。按甲不動。而出軍。縱掠百里。蕩然。是亦賊耳。自

是意日變。延而不可制。朝廷兩遣重臣。諭旨皆不聽。乃請令太平至軍中。供給欲因以甘心。亦如銜參政卜顏特穆爾。張晉密院完者特穆爾等。擅改官。斷遣加害。不忌廷議也。則不臣之迹愈著。而春秋之將則必誅。雖太平知其害己。諷御史劾以緩師。拒命之罪。不可謂非其罪也。雖太平囑其故部將劉哈喇布哈。縛送京師。而殺之於路。然引哈喇布哈入見帝。必被密旨。非矯殺。帝蓋以其子奏事驕慢而惡之久矣。台哈布哈有必誅之罪。則遂舉勅罰之權歸之天子。以儆不臣。可也。續綱目乃不怨太平之修怨。而怨台哈布哈之不臣。失輕重之衡。如五代蜀王宗弼。王承休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八

十四

誤國蜀亡。唐郭崇韜挾私殺之。紫陽綱目尚以伏誅書。審輕重也。臣謂宜仍從本紀書。曰右丞相台哈布哈有罪。削官爵。尋誅之。至台哈布哈傳云。太平諷御史劾奏。而於帝前力譖之。譖近誣。非是。周氏發明云。正人蒙難。可勝惜哉。尤屬警說。

察罕特穆爾

元德而既衰矣。天使不挾四方紛紛。逐鹿割據。稱雄其時。朝臣邊將。賊亂無策。敵愾無聞。察罕特穆爾慨然起。草澤而奮。揮日之戈。定河北。定關中。定河東。定河南。定山東。厥功偉矣。說者以謂非其過於推誠。疎於防患。見刺降賊田

豐則備偽削平疆宇恢復且與古中興名將比烈而察罕特穆爾之不幸實元之社稷之不幸也然自臣論之亦未必克竟其功察罕嘗平定晉冀而博囉特穆爾欲併據之遂至兵爭博囉夫何誅以察罕忠勤乃不思趙藺廉漢寇賈爲國而屈之義卽朝廷遣使以地畀博囉而不奉詔何哉至其子庫庫特穆爾且日與博囉李思齊張良弼等尋仇構兵罔恤國家之患明王禕論順帝兼有強藩以亡其國者此也蓋亦由詒謀之不臧則望終能釋怨以靖內訌戮力以禦外侮而使金甌復全寶鼎重安殆非察罕特穆爾事卽不然明祖膺圖元室訖命設無白氣之祥應以良

史林測義

卷三十八

十五

將之殞原其初之摠忠効義亦或臣力旣竭臣節不渝耿耿丹心畱照汗青耳中興云乎哉



自序

昔人傳史記爲太史公書以人名其書者明此人欲自發舒知空言不如實事故取舊文自證明古立則今悟著見則微表文成則指達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之謂也故論春秋之未作也有事然後有文有文然後有義而論孔子之作春秋也則欲申其義始寓之文欲成其文始寓之事自黃帝至于麟止皆太史所寓焉爾莊周所申汪洋自恣之意故寓諸虛太史欲申禮節名教之防故寓諸實惟其實而寓也故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故反覆而非煩也陵亂而非禱也刊削而非漏

自序

也補綴而非博也質野而非俚也荒忽而非怪也此寓也則有所寓者求其所寓者而彼固一以貫之矣今人四肢百骸顧不有支離鄙蕘可笑者乎又不有若贅焉者乎若缺焉者乎非是則不可以爲人者其生然也形其寓也資所寓以全其生全而形立矣若欲因形以求生則雖以造化之神運懼不能肖一肢凡吾所以讀太史公書者如此此猶夫人之所知非別有知也吾知之以吾人何必不各知之以其吾也然夫人應知之而或不盡知之者則惑于史家之說也吾豈不知夫論史者之何所見于太史公書也而曰遷固皆良史才也固之爲漢書也所以舉漢事也有其事而後有其文以

其文舉其事固之意盡乎文固之文盡乎事事舉而文美謂之良史可也并太史公書而史之無他焉殆以其官史官也其書名史記也夫以其官與其書名而欲因以讀其書究其義無怪乎趨趨然遠也太史公知之矣其言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誠自惜其義也吾嘗伏而研其義其得則釋然也如見其人焉其不得則矐然也想見其人焉其有得而無以自信也則博求其效而不敢遽決也蓋必吾所云云者皆出于其人之所自云然而後吾之云云者乃非吾之意而其人之意也則庶乎可謂讀太史公書者歟篇與篇之次也人與人之次也事與事之次也莫不有義焉

自序

三千年而一朝也聖賢庸愚亂賊而一堂也禮樂刑政妖祥夢卜而一轍也褒揚嗟惜嬉笑怒罵而一情也凡以暢其義也鳧鶴之脛不可得而續斷也棟梁桀桷瓴壁塗墍髹彩以爲室一材缺則不成也凡以輔其義也自是而外蓋積卷盈百皆可斷章而賦之矣則史而已矣

道光十有二年壬辰二月荆谿周濟序

味雋齋史義

荆溪周濟止庵著

目錄

卷之一

五帝本紀 附後說

殷本紀

始皇本紀

禮書

律書

平準書

齊太公世家

目錄

管蔡世家

晉世家

鄭世家

韓世家

孔子世家

外戚世家

蕭相國世家

張良世家

卷之二

伯夷列傳 附後說

商君列傳

夏本紀

周本紀

孝文本紀 附後說

樂書

河渠書

吳太伯世家

魯周公世家

衛康叔世家

楚世家

魏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陳涉世家

齊悼惠王世家

曹參世家

司馬穰苴列傳

蘇秦列傳 附後說

白起王翦列傳

孟嘗君列傳

魯仲連鄒陽列傳

李斯列傳

張丞相列傳

袁盎晁錯列傳 附後說

萬石張叔列傳

吳王濞列傳 附後說

匈奴列傳

汲鄭列傳

酷吏列傳 附後說

目錄

游俠列傳 附後說

太史公自序

孟子荀卿列傳

范雎蔡澤列傳

屈原賈生列傳 附後說

韓王信盧綰列傳

劉敬叔孫通列傳 附後說

張釋之馮唐列傳

扁鵲倉公列傳

魏其武安侯傳

司馬相如列傳 附後說

儒林列傳

大宛列傳

貨殖列傳

二

男佐臣曾孫振庸校刊

味雋齋史義卷之一

荆溪周濟止庵著

五帝本紀

託始于黃帝何也曰父尚黃老故也其曰山川鬼神封禪與為多焉何也曰君所有事也曰尚書獨載堯以來何也曰尊經也夫立言者必審于君父之際太史深于六經誦法孔子而父崇黃老之學時君方興用鬼神禱祠念不尊經非所以明教而君父之過又不可質言然則所冀于好學深思之士豈有極哉

賈逵服虔以四凶為四辜非也賓門流四凶後三載巡守歸言于帝乃以四辜變四夷夫辜由見用者也四人

味雋齋史義卷一

一

故使變革夷俗悔過展力以圖晚蓋其地皆在五服之內與四凶之投荒裔禦魍魎固殊科矣三危既度苗績敘焉餘人之勤度亦差次是以大禹感奮過門不入配天四百卒成大孝不然石紐鄙人非有官守之責也分當銜恤靡至以終其身而乃汲汲功名之會不已甚乎孝子錫類大舜斯舉亦為不足勸矣

後說 史記雖始於黃帝實始於堯堯讓天下於舜者也世家始於吳泰伯列傳始於伯夷皆讓也讓者禮之寶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太史公扶名教以抑利權故託始於讓而以貨殖終篇其敘貨殖也曰最下與之爭

夏本紀

先生於史記各篇多有後說擇其最精者錄之錄數條並存於卷末以見一斑心嚮往之不能自已也門人馮元耀誌 茲更附於各篇之末

丹朱既弗嗣舜禹君臣相飭猶兢兢于邊舟何也非邊舟也界欲力取天下故邊舟賈勇以懼眾朱好慢游朋淫于家盪舟非所有事也其曰罔水行舟者譏不事也不憂堯之憂乘四載以荒度土功也是以先之罔晝夜領領以戒怠繼之呱呱弗子以著勤怠則失之如彼勤則得之如此是所以垂誠于無窮也古之君人者皆計功而後為之功弗被天下父不敢以私其子鴻荒既平艱鮮既奏貢賦既定五服既成天下無事然後有德者

味雋齋史義卷一

一

殷本紀

一君得一臣則立與君臣沒會無餘澤少被其後吾于殷之盛衰不能無疑焉意其時諸侯多地小力弱罕有能為變者徒以職貢謹怠為盛衰而非必更治迭亂至于如是之數且驟也武丁委政不言以觀國風既得良弼乃始發憤益深藏其幾潛察其變類陰謀矣楚莊齊威始伏終奮及其奮也皆進賢退不肖所黜陟或多或少少皆宜其時而當于人心操術不同其志同也且夫新天下之耳目而作其氣使能者爭濯磨自効喁喁如恐不及不肖者警動而易慮中興之烈其必以此夫

周本紀

尚書所載三代皆稱王殷紀曰周武王為天子其後貶帝號為王何也曰紀異聞以起西伯受命稱王之疑也夫紂救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是西伯所受之命也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此之謂也推本于天上帝何也曰紂之命文王也出于文王求免羗里之時是無望之福也是以詩人本之天上帝以神之且紂固天子天子之命則固天上帝之命也虞芮質成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又曰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蓋者或然之詞也詩人者說詩之人非斥

味雋齋史義

卷一

主

作詩之人也太史於是固深疑之矣周公追王禮實記之三分服事孔子亦云而漢興經生異說蓋有堅持文王受命稱王者是以述貶號以發其端若曰紂固襲夏商號為帝文即稱王尚不借於天子以姑調經生之說而不敢遽援禮孔子以破之是史闕文之慎也書稱武王既克殷徵九牧之君登幽阜望商邑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是克殷時武王未六十也而禮言九齡夢錫然則必執一以徵信文獻不足末如之何已故表三代以世而曰考之古文咸不同乖異

始皇本紀

賈生之言曰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兼殷周之蹟以制

御其政後雖有驕淫之主未有傾危之患二世有庸主之行正先帝之過以威德與天下海內各安其處暴亂之奸止矣嗚呼何其言之深也由前之言所以制治也治定故驕淫可保由後之言所以救敗也民安則庸主僅存夫天下者家之積也大君以至與僮父子兄弟之積也有子曰其為人孝弟尠好犯上矣不好犯上未有好作亂者也人君莫不懼其下之作亂而恆禁之于犯上之後是以雖不敢犯亂而其好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是以君之與民親親乎其相倚而未有足恃也進乎此者知安之矣使之室家相保內有所係而弗動于危矣雖然此計利避害者也非有所愛于其君也可與暫

味雋齋史義

卷一

四

息而不可與持久何也言利則爭之漸也爭則犯之漸也爭始于等夷而寢及乎上寢及乎上則亂之漸也上挾常勝之勢以御其下下蓄常不勝之憤以狙伺其上始乎迫脅以立威威窮乎姑息以弭變變弭故君驕于上姑息故民玩于下以驕君臨玩民而庸臣處其間始恤恤乎不可以終日矣庸臣之變計必且規所重而比之重始乎上恆卒乎下始乎內恆卒乎外于是有下比焉下比則篡趨高是也有外比焉外比則叛章邯是也一旦并發遂成土崩是故以安民為事而不深識于民之所以安雖可苟救一時之敗而不足以制治

孝文本紀

漢法口率出錢爲賦山澤關市佐之除田租不除賦也除租不除賦民爭趨田務本抑末之道也口賦以給國用則上莫不欲民之多所以安集之者恐不至期于庶矣務本而抑末期于富矣民以口供賦于上則名者著籍不得輒轉徙若媮游自便教可施矣是故民數者制治之本也王者受其籍而藏之天府聖人見負版者式之宣王料民于太原周自是衰民而至于料則其平日于生耗殆未之講也隆周比閭族黨之法蓋已廢矣國語語焉而不詳爾記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三代而下欲求墾田歲增藏富于下以漸復古之治莫近于賦口而免租反是則耕者困游媮末業益興夫歐力耕味雋齋史義卷一五

之良民代游媮末業出賦耕者且益寡田且益荒民游田荒其究稅且卒一不可得飛灑詭寄以重其困困自下始其流及上勢使然也且戶口之計不關賦役有司者皆泄泄視之雖有編審具文爾已水旱之菑振貸之發緝捕之政守望之助皆無託焉宰一邑者且不知幾何民又安知所業與其莠良教安從施民非獄訟則與官不相見也安得其情卒有所欲爲皆假手于胥吏是以蠹民者爲腹心待命者爲讎敵絕上下之通拔天下之本由此始矣是故爲上者不知民數不可以施治

後說 張晏註不言孝文紀闕愚疑所傳文紀亦非史公原本何以言之孝惠呂后紀其敘時事正落分

明孝文可紀甚多而第載詔書未足以發暢昭示即如賈子陳政事疏不見本傳法當見文紀今亦闕如是可疑也

禮書

張晏注班史司馬遷傳十篇缺有錄無書云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三王世家傳新列傳日者列傳龜策列傳凡十篇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四篇稽少孫補按自序曰至于麟止則史例當止于元狩元狩以後或因嵩竟委或屬辭此事固皆不爲特紀也封禪書贊曰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是知八書用意專在推明本始著隆替之效以垂

味雋齋史義

卷一

六

法後王此篇但推制禮之本不著太初所定禮文視後世史官專纂輯錄文末節者異矣叔孫制儀但襲秦故孝文罷定禮之議晁錯欲正名竟以誅死孝武定儀十餘年不就蓋漢以泰簡爲治能矯秦之苛暴而不能革其君驕臣諂之習此賈生所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賈生之學深達禮治之本漢但採用其抑彊藩禦外侮及錢穀細故于大端壹未舉也仲舒賈生之亞漢庭既不能用學者又專習其陰陽菑異術數之末曲守章句甚至破壞聖經萬口一聲堅樹城府先王遺制于是漸滅殆盡太史知漢所以不能復遵先王之法者其原在急功利而尤惜孝文不能專用賈生至比之楚放屈平

然則詳舉漢禮以貽後王其毋乃去古愈遠而與太史之意相左乎

樂書

公孫弘以元狩二年三月薨伐大宛得千里馬在太初四年弘薨已二十年汲黯以元朔五年罷主爵中尉元狩五年召拜淮陽太守十歲卒得馬時黯亦死三年昔人據此斷樂書之偽然其論幾安相救至于流涕而歸于樂以節樂意義闕矣引趙高一世之化度時之樂正與禮書漢亦一家之制相發明蓋咎漢不能復古專襲秦故乃至廷議廟謨亦與二世趙高如出一轍持論與太史最近史記之成也藏之名山副在京師意副本遺

味雋齋史義

卷一

七

缺而名山之本猶或口授人聞是以後學述而錄之者乎

律書

張晏注直曰兵書兵法決勝在明分數分數者主德孰優民情孰附將孰賢煥糧孰便地勢孰得士卒孰習城郭孰完器械孰利而衡之以曲直直則一當三曲則三當一此與截竹作管度長絜廣三分損益以為進退劑析微眇殆無以異易曰師出以律此之謂也吹律聽聲其一尚爾古者大刑為兵故兵刑法皆曰律言兵則該刑言律則該兵刑

河渠書

禹以為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泮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水水性就下而載之高地何也曰水性者所以為治也善以其性為治者當謹節而慎用之若高而驟下後將無可復下驟下為妄用其力于無用之地無可復下勢必浸淫渙散歸墟不暢下壅上潰矣河至大邳南岸山勢盡地平衍土疏易流所以數敗也厥渠載之高地西迫大山山根土堅實無敗而其要尤在節就下之性不使徑盡蓄全力以歸墟疏為九河所以澄之也同為逆河所以激之也此禹功所以永久也近世言治河者皆主以水攻沙是但知逆河之說者也

味雋齋史義

卷一

六

夫水之性固必就下而下有辨載水者地也而行地者水也是故非徒辨地與地之高下也又必辨水與水之高下海之處地下于河不問可知也而海之水則往往與河之水相平海水清而滄河水濁而駛清則輕而揚濁則重而墜河入海輒伏行伏行則四面皆為海水所距迅下之力什不存三是以入海數十里後無不中起尖淤兩旁分洩者其勢固然也若能使河水常高于海水則鋪行海面其去勢當益遠矣即不能當使其漸下而不驟即不能當使其落前勢長落後路短勢長則水力全路短則人力省此載之高地同為逆河之指也近海地既平河不窄則入海無力所以必為逆河而逆河

之上與其益深毋甯益廣度全河之水計其所容廣必
淺狹必深深則損地之高以就海而海之處下分數益
減淺則其高全入海猶建瓴也狹則深深則怒怒則狹
沙多是歐中國之土入海爲尖淤也廣則淺淺則澄澄
則挾沙少是留入海之尖淤以培中國之下地也此疏
爲九河之指也善哉乎賈讓通其詞曰毋與水爭地又
恐人不明于水容之說而引齊魏各去河二十五里之
隄以證之夫去河二十五里之隄視今日所謂遙隄相
去遠矣而在春秋猶謂之曲防葵丘之盟特申其禁然
則金隄盡而九河接其游波寬衍固可知矣大陸以上
河水不能不濁與使入海孰若留培兗州于是因勢疏

味雋齋史義

卷一

九

之其數適九占地既廣淤益澄流益清歷年益久下地
益高逆河入海將益暢九河溼爲平陸後人歎不壞不
可復觀而不知此固禹所禱祀而求計日而待者也然
後知讓之所謂不與水爭地者乃不駁土以入水也此
意不明後之言治水者遂不師禹師鯀師鯀故背禹背
禹故且讓禹不敢讓禹乃讓讓其害可勝言哉
引渠溉田大利也因以便漕則更利因以代漕利且無
算然必謹察土性非但察所渠也又必察水源及所過
辨其清濁淤沙而謹用之水清爲上濁挾淤次之挾沙
爲下欲用沙水先察所瀦瀦而澄之乃引而渠之渠所
在必依埴土埴乃保澤此其大較也鄭渠利番渠勞無

功竟廢蓋以此歟

平準書

孝文之治抑末重農毆民而田之是以富樂富樂而無
教則生侈景不善繼不興禮讓徒以富貽武上下胥侈
下并兼武斷以虐熒獨上開邊封禪務爲名高本富繼
民爭趨末末富桑孔之徒迹其富之所在壟斷取之至
使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產業畜聚衰世益貧而俗益侈
此無他民偷不復爲人計也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又曰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其究至于樂莫楚無室家豈
一朝一夕之故哉

吳太伯世家

味雋齋史義

卷一

十

太伯以讓立國讓且立國何也所以安太王王季也且
夫父子兄弟之愛至無已也太伯長而又賢立少之意
特太伯微窺之耳太王固未始明言也託采藥而去去
而別立國以示不返則太王授季歷季歷受周俱無憾
焉仲雍繼之兄終弟及此亦吳家法也壽夢欲立季札
札讓不立可也三兄因欲以次必致國于札可謂能繩
祖武者已札卒讓不立非也僚立而光弑札啟之也札
之讓固矣夫先王之所欲立者札也札不立非僚則光
僚曰吾嗣吾父也光曰吾世嫡也皆不爲無說是故札
立而傳之光則仁至義盡而國安矣札不立非光弑僚
則僚弑光觀僚之就享于光門堂尸席環刃以待則其

軌範不可終日之勢固已久矣札之固讓以為己名也以為己名則名讓而實爭札爭名僚與光爭國又奚責焉故札不立于前為讓于後為爭孔子曰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

齊太公世家

自太公以陰謀開業其子孫大臣遂多權詐用事然而得民者得失民者失蓋取或可逆守必用順自古疆霸之君未之有易也太史本齊變至魯魯變至道以明齊不能守周禮徒尚權詐是以苟收人心于一時雖或得之而無以固結其親上死長之意景公踊貴陳氏厚施味雋齊史義卷一 十一

魯周公世家

魯所稱秉禮之國也其卒禮儀之辨莫之講也昭公習儀而以知禮聞是以季札觀樂景公問禮而太史斷之曰魯道之衰揖讓從而行事倍夫禮始于夫婦房闈之間而成于君臣上下相維繫之際惠公奪子婦登為夫人以子允為太子是為桓公桓公于是弑隱自立身死文姜之亂其後三桓奪政逐君幾與魯相終始桓公黨宋逆納賂鼎太廟厥後季氏逐君賂齊晉以自固孔子用事大功未竟齊歸賂女樂文馬以閒孔子夫微者眾

所易忽遠者人所難見然其積穢微應杪椹銖黍之間往往而驗也聖人知其驗之可危而必驗之不足恃也是故不以禍福懾其流而以禮教防其原禮之施于人事也不為之節文則其意不達既以節文達其意矣節文存而意或亡于是乎有儀而無禮禮既不存則其于防禍亂也固已遠矣然其積之也深則寢以成俗是非好惡之正固未嘗一日而不張也是以昭哀播越疑若亡不旋踵而自哀至頃九世傳子晉分齊纂魯猶僅存三桓子孫微矣

管蔡世家

自古宗族與外戚不兩大漢其最先著者也太史見孝味雋齊史義卷一 十一

惠呂后之事逆觀漢業所以隆替特于管蔡世家發其微曰天下既疑賴同母弟十人為輔拂管蔡身作亂而并舉以為輔弼者恕其心也管蔡所畔者周公耳非畔周也其事則亂其心則疑以疑致亂使其亂成亦不過取周公而代之位未至于更姓改物也漢當少帝時齊王舉兵而西灌嬰與連和卒禽諸呂孝文入繼始罷兵天下莫之非也是故以管蔡而當諸呂則至忠歸之矣以齊王而當周公則大逆坐之矣疑似之蹟難明流傳之辭易惑一旦發憤百慮俱廢且以太公召公之聖朝夕左右于周公之負辰朝諸侯猶不能無疑焉又況二叔身遠闕門采風逃聽者乎世固有誠效信著卒成大

功若乃時數不偶橫被惡名陷大戮者亦已多矣其所與爲難非甚仁聖鮮能畧其蹟而原其心則且因噎廢食矯枉過正以傷一代之治假使周公成王因管蔡之畔疑及天下諸侯改計別圖以思制馭文武之業蓋曰殆哉武庚僂而微子續管叔誅而蔡仲興親賢之寄愈隆猜防之嫌不起此周祚所以永久也呂氏之變七國之憂較其安危輕重易知也漢氏弗深察卒奪同姓之權以成外戚之禍可勝言哉

衛康叔世家

諸侯之亂未有如衛者也武公號賢聖以賂賂士弑兄而篡之位州吁效尤宣貽世殃外殄于狄文起顛踣失

味雋齋史義

卷一

七

驪盟主自後更出迭入置君如奕棋以迄慎公固未嘗三世安枕也而貶號之後獨最後亡幸已季札觀樂歎康叔武公之德其故不可知乃謂衛多君子豈非君卿混濁于上而大夫士維持正誼激揚風節于下實有列邦所不能及者邪孔子三至衛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夫魯一變至道賢于彊伯之齊而衛政得差次爲兄弟魯衛之國削君危而見許于聖賢如此此足以見士風民氣之可以立國有非荒君驕臣所能遽敗者而周先王崇禮設教之澤至深遠矣

晉世家

曲沃奪宗王再伐之而卒命爲晉君周之失政刑于是

爲甚矣夫以曲沃之彊不能得晉人之心四欲滅晉而不克也王一命遂列爲諸侯羣公子且盡獻挾號憤再舉而併之恃王命也周之加禮于晉至矣卒之六卿平王室操內王之權而王遂不得不命三晉爲諸侯且因魏之請并立田和以成戰國其所由來者漸矣史于曲沃大書王伐者二而以王命成之所以戒周其亦所以戒晉也夫

伯主未有不以賞罰用其下者也史譏晉文失賞成厲過罰而深戒御臣之難蓋君之所以賞罰者爲民則公爲已則私伯者賞罰大抵爲已而非爲民是以寬則濫吝則遺嚴則刻不遜與怨環伺而起其君特鼓之以權

味雋齋史義

卷一

十四

御之以詐是以上下相遁而其隙愈深舅犯要君以沈璧介推懟主而絕蹟皆權詐之所召也後壺叔先狐偃徒以仁信之名文其功利之實孔子斷之曰譎而不正其以此哉夫伐曹衛以免宋偃本謀也執曹伯分地于宋軫特申其餘意爾夫不直救宋而伐曹衛以致楚所謂多方以誤之也退三舍所以怠楚而怒晉皆兵謀也烏覩所謂全信者乎晉興于文而其政體如是是以其臣爭鶩于權詐迎雍于秦而背信擊秦以搆數世之禍穿最有功則弑君者穿書實破楚則弑君者書是亦所謂上行下效捷于枹鼓者也成厲何賈焉悼逐不臣者七人書偃親弑其君而宴然執政悼之賞罰亦可知矣

雖聽祁奚任魏絳何足以收主權而愜民心哉叔向告晏嬰曰公厚賦為池臺而不恤政政在私門此齊晉所以卒亡于其臣也

楚世家

六國皆滅于秦非不幸也莫强大于楚合齊則秦懼合秦則齊懼而其君臣謀略皆不外于齊秦是徒知倚重于人而不知自重者也又不明于形勢誠以楚之富強閉境息爭務附其民輔韓尊周西足以捍秦東足以制齊魏重媾趙以聯南北之衝彼齊秦者烏敢為東西帝哉三問周鼎卒亡其國畏吳則徙畏秦則徙君無立志民無定嚮懷至庸劣襄忘警而昵焉至負芻猶行弑奪味雋齋史義 卷一 未

鄭世家

始鄭桓公問周太史伯以逃死之地太史伯令居號郟之閒其用意可謂深哉當是時周末棄豐鎬也史伯逆知必將委重于成周號郟密邇王畿誠得民易以輔翼天子觀桓公既得請寄帑建國矣身卒殉幽王驪山下此豈忘其君而苟欲以身免者邪武公輔平王東遷周依以立國此史伯之善為王室謀而即所以為鄭謀也莊龔餘業號稱小霸不孝不友因以不忠侵地取禾實致誣辱猶不自責親抗六師集矢王臂于是桓武之烈替矣上猶下抗勢相踵蹟祭仲專國莊實啟之昭失齊援

曷足咎哉厲入惠王文不善繼始囚伯服汜作行在晉文定伯于焉取資自是而後鄭事遂無可為者矣閒居兩大疲于奔命雖以子產之賢周旋晉楚僅免于亡非始謀不臧莊失之于前文失之于後也

魏世家

春秋尚文告以會盟為大事會盟不同征伐乃起是以君臣皆務邦交不治田賦孔子當其時告子貢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告冉有曰既庶富之既富教之蓋自治則立強自強則立伯尊主芘民莫此為近齊晉皆其已事也成于民信乃進而王矣至于戰國阡陌開地力盡車騎襍糅戰陣之法靡不備所少獨仁義耳是以荀卿味雋齋史義 卷一 未

曰秦不能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不能當湯武之仁義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如水益深如火益熱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苟行仁義民歸之由水之就下不嗜殺人立致一統豈待漢高始驗哉舍是弗圖則所爭者縱橫而已秦能脩耕戰地利人力常處勝縱約即不解六國亦且漸折而入于秦地利人力使然也夫地利人力皆不足以逐天心惟仁義能之于斯時也仁義滅絕久矣天命秦平海內豈愛秦哉

韓世家

韓于六國最弱西逼秦南邊楚中包二周脩魚之收公仲欲賂秦攻楚陳軫為楚計陽救韓秦韓兵合楚救不

至韓大敗岸門楚自以爲免于難矣未幾而丹陽之役韓卒與秦攻楚斬屈匄亡卒八萬韓誠病矣楚何利焉公仲審爲韓與其賂秦毋甯賂楚陳軫爲楚與其名救毋如實救而卒至于是皆傾危之習苟安目前固未有深識遠慮無足責也嘗竊獨怪韓有周而不能用以汲汲于秦楚也誠日夜以尊周爲事則名正秦楚雖強其始未嘗不畏其主也正名奉順以結楚抗秦秦不得韓不能爲暴于山東是韓以周自衛而衛山東也齊魏燕趙其孰不賴之卽不幸列國皆無遠圖味大義連雞自門極之剖分韓韓與周俱亡亦不失忠義之名也況未必亡釋此不圖而務媚秦卒先天下亡因以亡天下

味雋齋史義

卷一

七

何其愚也韓故鄭也論韓事與鄭相發鄭失于前以啟晉韓失于後以興秦固天運使然哉人謀實不臧惡得毋憾

田敬仲完世家

爲國莫難于持盈而定傾次之傾已見者也傾之伏必于盈盈傾之未見者也未見而持之其識益早其力益鉅故曰莫難于持盈當潛王釋東帝舉桀宋此齊萬世一時也遂乃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并周爲天子以致諸侯恐懼合謀攻齊燕昭藉以報怨王死國幾亡持盈非也假使齊既舉宋戡兵養民睦鄰敦好以尊其主而損秦堅冰勢固然後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安見一

天下必在秦哉長平之禍趙君信讒易將括輕敵喪師非食乏也齊卽予趙粟秦兵亦決不罷去括亦決敗無全理然而爲齊楚計則決宜急救趙且非獨救趙急也決宜先結趙以救韓之上黨亡疑也上黨三晉之脊也三晉天下之樞也南不保宜陽北不保上黨山東于是爲無國矣自此至齊亡二十八年五國破滅齊兵未嘗一出竟以不戰降然則謂五國皆亡于齊非過論也

孔子世家

定公十年春會夾谷孔子大司寇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則曰小司寇者非也十四年以大司寇行攝相事與聞國政是時非會同則以相爲相禮者非也後人

味雋齋史義

卷一

六

拘牽周禮以說春秋時事誤矣十三年十二月圍成弗克十四年乃攝相與政豈魯君以前者權輕特加任焉將以竟墮都出甲之功歟夫費邱皆墮不狃之亂三子從公則成人抗命獨一公斂處父爾孟孫固無辜也少正既誅處父亦且膽落矣非受齊饋魯君豈不能終收陪臣之柄三卿豈不能終自保其家哉且惟君之任之重也卿之嚮之專也是以孔子能行其志君卿意移非獨無功且獲戾故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明者燭幾先是以去之決也膳肉不至而後行何也曰怠可振也迷可覺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魯之郊魯之大祀也此而怠焉誠深矣迷不可悟矣是以決去也膳肉至猶可諫

也是以侯郊也孟子曰欲以微罪行節取焉以對滔于非事情也受女樂則去視蜚鴻則去聞賢大夫見殺則不度河明哲之至也是以涅而不緇磨而不磷匡人拘焉桓魋拔樹而不懼也

列孔子世家將以尊孔子比諸侯王乎曰非也有大係天下則名世家非以為諸侯王著尊也諸侯王有不世家者矣田儂類陳涉張蒼類蕭相國張耳類外戚吳王類楚皆不列世家太史法春秋述史記諱晉文召天子貶吳楚僭王皆反覆申之于列國無不嘉其尊周文王之稱王有疑詞焉乃以虛文尊至聖自亂其例乎必不然矣陳涉何以名世家曰次三代之事終于七國次七

味雋齋史義 卷一 十九

國之事終于田齊列孔子世家于田齊後者所以終三代也列陳涉世家于孔子後者所以開楚漢也是古今之大變也孔子存三代以前之禮樂陳涉開楚漢以後之征伐古無先者是以貴之也貴陳涉而次之至聖之下不已慎乎曰此太史之微言大義也秦滅六國并海內廢三代之法以一尊制天下臣民自以為無患矣君自此益尊臣自此益卑禮之等級于是大泯亂孔子以一布衣而能尊既卑之共主陳涉以一布衣而能亡怙盈之驕主于以見禮廢則爭爭之變為兵其極為篡逆雖以積威極尊之秦而有所不足恃于以明禮之可恃而兵之不可恃也禮之可恃曰卑而不可踰也兵之不可

可恃曰亢而有悔也在易乾卦之次曰屯屯之義宜建侯而不甯比物此志也涉一耕備烏知之天啟之也天啟之以戒萬世之驕主而弭其召亂之萌後王鑒諸則知非禮無以守國也是以大書之曰陳勝雖已死其所置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申之曰高祖時為置守冢至今血食貴之也是古今之大防也

孔子志在用世者也道不行而論六經六經者莫之能錯綜也太史以書傳禮記為一事樂詩為一事書禮者是所以用世也樂與詩是所以淑性情通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也一用一舍之道也舍之極義在學易用之極義在作春秋是故六經者書禮樂詩為其體易春秋

味雋齋史義 卷一 二十

為其用禮不可以苟制也必稽古稱先王則非書不足以制禮樂不可以苟作也必通人情達天性則非詩不足以作樂四經者禮樂為其體詩書為其用繼孔之學莫大乎孟荀荀子長于禮樂是優于體者也孟子長于詩書是優于用者也惟荀之優于體也是以絀于孟子惟孟子之優于用深于春秋而未能沈潛于易也是以絀于孔子

陳涉世家

陳涉斬妄言愚客察諸將細過以無親速亡宜矣武臣自立弗能禁也田臧殺吳廣即用為上將與懷王將項羽何異臧適敗耳臧勝亦且廢涉夫草澤相聚非有深

仁厚德以相飶也又非有素定之分足以相臨也力能制之則失親力不能制則失威均無以善其後者名爲之也夫名者咎之招也敵循名而嚮之是矢之叢的也威福不得所處天下循名而責之是蕩流之赴壑也是以智謀之士謹察其時與其所以御時者而謹避無實之名

外戚世家

尊無上則積驕王崩稱天而諫明有筦也外戚因緣肺附名逼君寵擅國至于母后用事雖至尊亦絀焉不召亂者豈矣自秦壞封建天下歸一一尊則無不厭故三代以前有妃匹之榮或無母后之驕恣有之自漢始矣

味雋齋史義

卷一

三

太史深觀劉呂之際逆料後變切戒之以天命可不謂遠計長慮者乎夫有徵者易驗無徵者難識有土士女可配人主是也政君名族卒成新篡則門第之不足恃一矣退讓君子不敢驕人是也陰鄧循禮鮮克保家則祖訓之不足恃二矣內朱虛東牟外吳楚淮揚齊代現邪懿親相持卒固磐石是也八王沸渭典午蕩析五胡雲擾中原陸沈則維城之不足恃三矣少文作尉智計是佐將相和調遂奠社稷貽謀之永日惟枚卜是也鸞臺鳳閣蔚焉羣升披枝傷心仙李幾悴則輔弼之不足恃四矣變故百出莫之勝防調護萬方彼固此缺然後知危莫危于高削垣之址以益其顛固未有萬全無弊

之術也

齊悼惠王世家

朱虛少年負氣力行酒以軍法欲勅非種至追斬亡酒者諸呂太后弗臯也太后誅殺功臣幽滅三趙若草芥何以獨容章曰太后婦人也偏愛而嫉妬濟以殘忍但欲富貴外家耳未嘗欲滅劉氏也是以高帝崩欲誅大臣酈商休之得毋變惠帝之崩也太后雖憂懼視高惠之際宜已略安微王陵陳平委兵權諸呂禍不若是烈也夫以章之負氣太后且能容之而陵乃坐沮封奪相則陳平逢惡之臯也一則委以權再則成其封終則請立爲王于是內外衡決釁隙已構太后雖快一時顧念

味雋齋史義

卷一

三

萬歲後諸大臣與呂氏且不兩立孰計無可復施是以戒備至再曰毋釋軍毋送葬以徵倖于一切其惴惴之意何嘗不恐劉呂并滅哉所忌高帝遺功臣未死者非劉氏也夫龍有逆鱗勿撓之則可擾太后之逆鱗不可撓者妬爾自此以外苟有爲劉呂計久安者其計誠是其指陳利害誠確必且轉圜而從之豈有忤哉故曰呂氏之禍王陵陳平爲之也

蕭相國世家

以刀筆吏當主重明法之世乃能辭徵罷進取此其識略豈不偉哉然而太史論之曰錄錄未有奇節何也曰疾秦之深也何起家刀筆用圖書就功業皆秦故也夫

史所望隆漢之佐必且兼綜三代通明六籍一革亡秦之陋開萬世不拔之基而何所衰乃止于是漢所以不復三代何任其咎矣三見疑三自脫皆揣摩意指齷齪細人之言襲秦將王翦故智耳王衛尉者其人不少槩見獨能昌言偉論以折雄猜之主其言每進而益上有旨哉有旨哉

曹參世家

先王之澤成之難敗之亦不易自衰周凌遲至于漢興傾側擾攘以權詐相矜尚百數十年之間先王之澤固宜泯焉盡矣而項羽之亡魯雖被圍絃誦不輟而曹參相齊亦得召長老諸生問以安集百姓者當是時齊魯

味雋齋史義

卷一

三

彬彬尚多士也始皇既自除犯禁諸生四百餘人未嘗及郡國且所阮不必儒假令孝惠文景之時得者儒尊師之如參所以奉蓋公者其復古何遠哉然儒道禱而多端往往繇稱博引不能直舉仁義之要以此不合當世權變不若黃老之易操而參出身豪吏用攻戰取爵位而能雅意尊賢不可謂無識而惜乎僅得蓋公也

張良世家

留侯嘗學禮淮揚而陳平亦少好讀書游學然後知秦法雖嚴固未能盡施之天下也為韓報讎敬老父取履固無媿禮教之儒矣是以雖為畫策臣所畫關天下存亡奇而不詭于正辟疆見其父既定孝惠為太后所倚

重遂從而黨之釀祿產之禍非留侯意也陳平才不後留侯而學不足以自勝于是委心以役才夫翼者必飛蹏者必走鱗者必泳牙必噬角必觸蠶蠶之尾必菴雖罍羅罔陷阱獲必不冝自絀其所長是之謂蠢動委心以役才是亦蠢動之類也聖人閱其如是是以立仁義之防曰禮禮之大用在于知恥恥立則節立節立則行方而廉隅厲廉隅厲則內之詭隨不敢出而外之搖眩不得入持之久而相安則合天節之自然而禮復禮復則才受範以濟經權之用是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今夫死者貧賤之極也生者富貴之本也威武起于倉卒可以立死富貴之人使之雖欲求貧

味雋齋史義

卷一

三

賤不可得非脫然于生死勉不屈矣然則脫然于生死而不屈遂可以不淫不移已乎曰否威武之事暫而富貴貧賤之事久暫則勃然激發其本心疆者固將求遂焉雖懦夫可以忽奮久則與為漸靡其境足使人顛倒而其時足供人反覆三思以還初念必奪是以三者備具始稱丈夫而非可冀倖于一節也留侯其庶幾矣是學禮之效也陳平專計自全移之則移護將受金非有破產之度也淫之則淫飲酒戲婦女非有辟穀之高也侯諸呂則侯王諸呂則王非有諫而不聽稱疾不起之守也選才濟欲幾傾漢祚蹟其對高祖論項王短長蓋以頑鈍嗜利無恥自命矣烏得與留侯並侑哉

味雋齋史義卷之二

荆溪周濟止庵著

伯夷列傳

王者膺天下以爵祿聖人以名名者所以濟爵祿之不及也天道遠矣報施既不可必王政世興世衰舉錯又不能恆當于人心聖人懼焉乃立名教尊天爵使天下人心媿媿然皆有所勸不幸顛沛困厄無以自振于庸俗毀譽猶得用身後之名自慰焉以平其不平且夫士之能立名者其才皆足以爲不善者也斂其桀驁不可一世之槩而趨于身後之名雖無彰彰之益于天下天下之變蓋有陰消而不覺者矣泰伯之讓非好名也伯夷好名矣求仁得仁既得所求之名因出其餘以誦武

味雋齋史義

卷二

十一

王而叔齊季札之倫亦莫不以名顯夫人情未有不欲自遂者也各欲自遂則必爭爭則彊者勝彊者知得其利矣而不知已失其名是此贏而彼絀也盜跖壽終而不能諱其非盜爭之極也反是則爲讓絀于利然後贏于名亦一彼而一此是亦爭也人心好勝者也所爭者常于舉世所不爭則不爲人害不爲人害則不名之曰爭而名之曰發憤孔子曰發憤忘食是也以爭爭者爭而不勝則怨天尤人以讓爭者爭而不勝則自責于是不名之曰怨尤而名之曰自訟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夫如是是亦足以爲君子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孟子曰仁者如射發而不中不

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贏于此必絀于彼是以孔

孟周流不遇夷齊餓顏淵夭伯牛惡疾原憲季次糞貧皆其絀也皆其所以求贏必得之而後快者也故曰君子固窮若小人者知富貴壽考而已矣窮非其素也拂其素則心不安而求脫故曰小人窮斯濫矣窮者君子之常也時適而處其變其處之也亦異堯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湯武引舉過自餘聖君賢相莫不焦心勞思以畏天閔人富而不驕貴而能貧以自刻礪固未有一時而改其窮者達則任大責亦益重憂方始爾矣其樂君子所樂舍窮無以也然則以伯夷爲怨是怨樂也君子而怨窮小人者殆亦將怨富貴壽考乎哉

味雋齋史義

卷二

十二

後說 自來讀史記者無不以爲怨毒之書而以此傳爲證據是因誤讀史記遂誤認伯夷不知孔子明言求仁得仁又何怨何必空生枝節愚故爲推爭議之極發明讓者自有所爭以待有志之士折衷焉諒弗徒視爲奇論初獲也

司馬穰苴列傳

夫政寬猛而已寬而不知恩者威不立也猛而不畏威者恩絕將叛也承寬易承寬難承寬勿過寬過寬長好大威所以悔荏苒也承寬用猛宜精擇而簡發之否則瀆瀆則召變任尙所以失西域也謹視前政審量吾素前政不失恩威可因也失則審吾素以革之素著恩然

後可用威也素著威然後可用恩也素不著則權而用
之用恩以漸漸自賤者始逮賤則及眾用威以驟驟自
貴者始抑貴則不府怨穰苴所以斬莊賈也當是時齊
景之政踊貴履賤是恩失也恩失宜用恩而先威者吾
素非有著也威不素著而用恩恐威之遂不立也下素
劫于威威下逮則弗堪也是以託之莊賈也雖然穰苴
為其易者也莫難于前政積寬而吾威不素著前政積
寬下則玩吾威不素著則僂慢我而犯者且眾而又適
當倉卒之會非可以從容而圖之也于斯時也齊之以
法則怨矣劫之以敵則北矣此韓信所為置之死地也
是一機也古之人機應而立效隅舉焉而不能反則無

味雋齋史義

卷二

三

為貴學也雖然信已定三秦滅魏矣不正無威是猶為
其易者也世固有玩卒庸將渙然以離疆敵聞然而至
恩威不素著之身率然逢其會忠義激發遂成大功者
虞允文之于采石是也是難之難者也

商君列傳

有為之君莫病乎見小利見小利必欲速欲速則苟且
乘之惟其無以遂之也有以遂之則先王委曲繅重之
法固將棄若敝屣矣周衰至于春秋人事之變可謂至
矣而先王之意猶有未盡亡者蓋其法制猶有所不盡
變也夫意固必恃法以傳者也秦自襄公可用周禮詩
人勵之繆公悔過屈志老成列于書傳崎嶇戎狄之間

東境至河開業光美非幸也數也孝公內脩耕戰外審
地利全據雍土窺兵三川天下震動莫不儀慕周之法
制于是埽地無復存者并兼未久隨以覆亡由鞅之才
足以遂其苟且也太史哀春秋人物為列傳終于仲尼
弟子而繼以商君明周秦之變也自三代以來至于春
秋賢士大夫多矣不盡傳傳伯夷何也立名教也次管
晏何也著事功也次老子韓非何也名教之變備原委
也次司馬孫吳何也事功之變變本加厲也次子胥白
公何也名教日替事功日隆其流極也隳大節而逞私
忿佐篡逆以就功名亂臣賊子非孔子孰正之是以系
之仲尼弟子也夫背名教向事功至于子胥白公可謂

味雋齋史義

卷二

四

甚矣然而其禍止及于一國當世有君子猶得起而正
之殆猶未若商鞅之酷也何也鞅之才非猶夫人之才
也然則才之為害于斯世可勝道哉

蘇秦列傳

商鞅以至白起皆秦臣也蘇秦非秦臣何以次焉曰鞅
變周法秦益疆天下駸駸西馳矣又八十餘年周乃亡
又三十餘年秦乃一統誰延之蘇秦延之也自蘇氏倡
從橫之說于天下天下然後知六國與秦不並立雖數
敗約輒復相聚救危存亡者數矣首率天下與秦為難
自蘇氏合張儀樗里疾甘茂穰侯白起王翦數世之力
僅乃勝之蘇氏之功殆與管仲爭烈矣雖其心逐富貴

用術傾危不足自振于後世然救時之功惡可沒哉諸
秦臣皆爲秦秦不遽并天下由蘇氏是以不系之六國
而系之秦

後說 太史非有愛於蘇秦也惡秦之極故能爲秦
難者必表出之

白起王翦列傳

兵法之異于古自司馬孫吳然其書猶以禁暴禦亂爲
本未嘗專事殺人也白起王翦出而兵之號爲凶器者
乃大肆其毒而無可救其原皆本于首功夫天之立君
以爲民也不得已而至于爭以救民也奈何其殘之殘
之而天下猶歸之屈于威也威足以屈天下而天下無

味雋齋史義

卷二

五

有能屈之者太史懼焉是以傳孟荀以次之兵者爭之
極也爭始于言利義利之辨亡而兵勝兵勝而彊者侮
弱弱者求自立莫若以仁義收民心而遯天休孟子曰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荀子曰桓文之節制不能勝湯武
之仁義自孟子以前未有能直揭而約指之者也雖然
白起王翦之兵弓矢矛戟而止矣金元以來濟以火器
其毒乃甚于弓矢矛戟而未知其所終苟吳之崇卒也
趙武靈王之胡服騎射也智伯瑤之決水灌人之國也
皆甚不仁宜服上刑而猶未若火器之甚也後之仁人
有能言禦火器者使不得逞其毒而自廢其亦勝殘去
殺之一端也

孟子荀卿列傳

騶衍見孔孟不遇乃爲怪迂以動當世然亦卒不能行
也徒取郊迎擁彗奚益哉夫柄鑿之合睽于方圓尋尺
之計辨于枉直汲汲于一遇而欲試其道而卒不得而
徒榮其身適足以自黜爾奚榮之與有苟以爲榮而安
之則所謂欲一試其道者殆自欺之飾說也飾說之人
道之所棄也自稷下之風熾深中于學士大夫之心往
往鱗集蠅附蟻伸蠖屈甘以其身爲公卿大夫取譽之
資而不悔彼以取譽此以取適皆利之爲害也是人心
之兵革也以利相取而何道之行

孟嘗君列傳

味雋齋史義

卷二

六

魏國盛衰未有不以得士爲樞者也四君皆號得士孟
嘗始于奪宗卒于讎國春申始于嫁禍卒于圖篡平原
徒豪舉耳信陵最優以一身系國存亡而未聞卓犖內
治苞桑固圉之政得士者固如是邪夫士非蒯緱珠履
所得而輕重也苟役志于是則富貴利達之徒爾國奚
賴焉趙有一虞卿不能保苟卿仕楚困于蘭陵然且相
矜得士所得何等士也四君不足責也太史懼天下後
世且有聞而慕之者士慕之則士習敗君相慕之則妨
政教而敗國是以詳次禍變之效而系之孟荀之後使
天下後世知士自有真雖騶衍諸生不能當也而況傾
危反覆之輩乎又以見君不好上則臣盜其權稷下既

衰乃委重于辟私黨益崇公誼益替可謂深切著明已
范睢蔡澤列傳

范睢奪穰侯蔡澤奪范睢皆秦臣其傳當次穰侯而附
四君後何也曰功不足紀也睢之策曰遠交近攻此張
儀故智也辭練于儀而實不逮儀儀為其難睢為其易
也至譏武安而任鄭安平則與趙括代廉頗何異焉既
以外弱敵而還自蹈之是非真能為秦開業者也蔡澤
廖廖意盡富貴功皆不足紀是以不次穰侯雖然二人
者皆能止足引退自全游士至此志願極矣是以次之
四君好士之後也四君好士而齊楚趙魏之君不好士
究削以亡穰侯不好士而秦君好士究以彊取天下夫
味雋齋史義 卷二 七
以所好皆非士也而收效且若此假令得真士而好之
豈可量哉是又足以厲後世為人主而委士于私門者
也

魯仲連鄒陽列傳

禮者上所制也名者下所操也聖人本禮以立名教若
奇偉倣儻之士則往往不能合禮而自立其節以鳴高
雖乖聖人之道然非遺榮利輕生死則不足以自樹連
屈辛垣衍類于恫疑虛喝矣故曰不合大義陽恐死而
負累敗名至欲伏死窟穴以追鮑焦故曰不遜然皆
能誓死不誦燒是足以砥范蔡而申伯夷矣烈士殉名
其魯鄒之謂乎

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放三代遂為秦賈生謫漢遂不復為三代秦不併
天下不能壞三代之法從約不解秦不能併天下楚不
受欺于張儀而絕齊從約不能解天下之勢秦西齊東
楚南趙北相持也齊楚合則趙有以自彊而韓魏得借
以自固是以張儀欲破從約雖回翔于韓魏得其要領
矣而不閒楚于齊則齊不合于秦而遠交近攻之術不
可得而逞也屈原以宗臣當重任內脩政令外接賓客
齊楚之驩原實締之矣斯豈反覆之陳軫所可同日語
哉不幸被讒見疏無及于事而齊遂離楚合秦矣是故
為屈原言之則宗國淪胥之痛也為六國言之則從橫
味雋齋史義 卷二 八

易道之樞也為天下萬世言之則德禮政刑升降之會
也夫陂可平也往可復也明主或不值其時值其時主
或不明明主值其時或無輔弼之臣足以當復古之重
任者則無以為也漢興高祖削平反側日不暇給孝惠
遭母后之難舉朝遑遑皆非其時也文繼大統與民休
息庶乎有其時矣賈生負王佐之才膺吳公推轂之薦
受朝廷特達之知草具事儀法盡變秦故天子以為任
公卿豈非復古之會哉夫去古未遠則民之耳目易習
也亡秦酷暴之禍猶蠶蠶之乍去于膚創未合而痛未
忘則民之心志易孚也失此不圖乃以黃老苟簡之治
曲徇斯民畏死樂生之情遠其後亦既富且安矣雖有

聖君賢相出其時欲舉先王發重之法而施之禁網疏闊之世蓋已難矣民之從其上也其于平世也不勝習必亂世乃始託命焉以其得生之難也苟有能生之者則惟所使之而莫知其它民可使安也而不可使逸也可使富也而不可使奢也逸則泄泄然忘其所以安奢則釀亂亂且成矣上之人從而整齊之雖遵三代之教以教之躬仁義以帥之猶事倍而功半也好逸故憚勞好奢故惡節大欲既流賢否同貫雖天地有無如之何者天地知盈溢之後非懲艾不足以發明主之治是以稔其禍而弗悔也非弗愛也乃所大愛之而不得不出于此也然則聖君賢相當草昧俶擾甫獲甯息兆人變

味雋齋史義

卷二

九

然靡有定向其亦念此大有爲之時蓋天地艱難而造之而毋若孝文之苟安而可哉

後說 太史盛推賈生而傳中不載陳政事疏者此文關係甚大當見於帝紀不當見本傳也文紀亦無蓋文紀非定本矣

李斯列傳

趙高廢適立庶李斯成之非獨成之也實先啟之始皇賜長子扶蘇璽書曰與喪會咸陽而葬其文甚明立長子無可疑者而斯乃以爲上崩在外無真太子因祕不發喪何也斯之智足以知扶蘇扶蘇仁樂誦法孔子自斯爲相時所建畫不能當扶蘇意而蒙氏三世著忠信

恬將重兵扶蘇監其軍扶蘇入蒙氏功名固必出其上不易扶蘇不能誅蒙氏不細蒙氏無以自全是以祕不發喪微高言斯固且陰謀所以誅蒙氏而自全亦必出于廢立矣故其言曰無真太子然則聞高言而反復拒之何也曰斯之智又足以知高之扶立胡亥後將奪其寵也故不欲其功出于高然不自勝其患失之心遂委曲遷就以至族滅蓋有求爲倉鼠而不得者矣夫使鄙夫患失而果可以不失則是非之權將不足以勝利害而小人之道益長君子之道益消矣功莫大于斯求自全莫過于斯然其求全乃適以得族滅也然則爲人臣者亦何所利而爲鄙夫也哉

味雋齋史義

卷二

十

韓王信盧縮列傳

高帝六年以韓王材武所王天下勤兵處自穎川徙太原卒反降匈奴與其攻漢遂望誤陳豨十年稀反十一年春殺淮陰夏殺彭越秋反英布十二年冬反盧縮功臣王者畢夷兵連禍結竟帝之世說者曰帝雖猜忌苟非實有反者未至舉天下而疑之也且帝所畏惡莫如淮陰既就執猶赦以爲列侯不忍誅誠知其不反也自韓王反豨又反于是始疑諸王無不欲反者矣豈得專責呂后哉予謂不然傳曰疑人勿用疑之矣而又不能不用于是機械變詐千態萬狀上以此御下下以罔上幸而無事眈眈盼盼以相伺有鬣若毛髮立潰矣蓋君

臣之道之窮也不窮于龍比之剖戮而窮于韓彭之裂地昔者吳起之于楚商鞅李斯蒙恬之于秦皆易主然後被誅句踐之于文種昭王之于白起皆自用而自殺之矣然猶殺之成功之後未嘗蓄疑于向用之時也夫功成之後臣或驕矜而犯禁或怙權勢而逼上皆足以獲辜皆不得以咎其君自信越被夷而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者始于委任之隆即莫敢自必其一旦之命于是材有所不敢施智有所不敢盡功有所不敢成患有所不敢不貽恆自處于有餘而予其君以所不足以庶幾稍脫于禍敗而人君習見讎敵其臣者乃亦可以開業數百年稱不祧祖也漫然曰御臣之術在是則何以得

味雋齋史義

卷二

七

人之死力哉是又桀紂所不出也

張丞相列傳

申徒嘉可謂有大臣風節矣而太史責以無術學蓋僅賢于媼媼廉謹之輩而不足以稱位也然則孰稱之曰必賈生也賈生奚而不相蒼絀之也公孫臣以孝文十年始上書言土德事而誼之欲改正朔當孝文初立已言之蒼未相也乃曰見絀于蒼何也蒼為計相佐蕭何已主水德之說誼建言時蒼為御史大夫誼之絀出絀灌大臣御史大夫可以當大臣矣絳灌武人不足責蒼于書無所不讀無所不通而不能進賢悟時相乃隨而掛之使漢治不復于三代不蒼之責而誰責哉黃龍見

臣招為博士蒼由是絀而誼已前死是亦古今升降之數也夫蒼由御史大夫陟相位似非御史大夫不宜相也然而蒼之免孝文顧不直相御史大夫嘉而欲相寶廣國念外戚不可又高帝時大臣多死餘見無可者乃始相嘉然則命相固不必由御史大夫矣誼不死未必不相誼不絀未必夭死蒼不抑誼誼不絀也大史之為此傳也旨深而文微又以見置相之不可以序遷也蒼以序遷為相自後序遷所得皆媼媼廉謹之輩功名無可稱道史譏嘉無術學與蕭曹陳平異非謂蕭曹陳平有術學也三人皆不由御史大夫為丞相曰嘉與三人異則與蒼無異因以譏蒼雖于書無所不讀無所不通

味雋齋史義

卷二

七

而不得謂之有學術也然則人主之用人其可循資格乎哉夫資格所以限中材也內而將相外而封圻則人主當精擇而特簡焉內外大臣不過十數于此而猶委之資格則致治之術亦太疏而人主之權亦太輕矣太史于漢初定天下而預憂後世必將以外戚敗也必將以資格困也莫不謹而著之以垂世立教識論皆絕偉是其所以能繼春秋也歟

劉敬叔孫通列傳

自秦漢以還禮皆詳于上而畧于下其謬自禮不下庶人之說始夫契為司徒敬敷五教此豈舍庶人而但教士大夫哉禮者為治之總名也自上所制言之謂之禮

伯夷典三禮是也自下所奉言之謂之教契敷五教是也不帥則加之刑皋陶明刑以弼五教是也或職之秩宗或職之司徒或職之士而皆所以爲教皆禮也教者導性以節情必由和以導其性而情乃可節也致和莫先于孝弟天子無父致其孝于天地鬼神致其弟于臣鄰是秩宗之司也五刑之屬三千莫大于不孝是士之司也而皆以成司徒之五教故禮者所以教民也今日禮不下庶人是教格于下而惟齊以刑也爲是說者蓋以儀當禮而說之不審夫儀詳于上而畧于下故起于天子止于士所謂議道自己也禮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莫有易焉者故曰是庶人之孝也父母之喪無貴賤

味雋齋史義

卷二

三

一也庶人祭于寢庶人無故不食珍制恆產謹庠序禮之下庶人可紀者多矣高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辜殺人仁不仁者不孝之積也傷盜不讓不讓者不弟之積也誠因民之樂生而曰如是則生因君之欲安而曰如是則安因是以開高帝高帝之聰明未有不悟者孝弟力田之舉得大意矣惜乎不務其所以致此而徒欲激厲以爵祿以冀天下之爭趨是

也惜乎務儀而廢禮

後說 此篇說禮絕有見地刑禮相通之故最爲穿透而兵亦該焉

袁盎晁錯列傳

因時之與傳會也初制之與變更也蓋甚似而不同以順其民則謂之因時謂之初制以順其君則謂之傳會謂之變更夫君與民宜一體者也其或相左惟大臣爲能屈君以順民小人則苟順其君矣是使吾君不與民爲體者也是外其君者也袁盎始攻絳侯淮南卒救之辱趙談卻慎夫人所以立名信善矣于民何事焉錯之言兵邊事卓卓有可稱者史皆畧不具豈非以其阿世

味雋齋史義

卷二

古

主刻削惡之邪夫君與民本親也後勢日以疏絕者臣爲之也臣處君民之間上比則困民下比則拂君不肖之臣輕困民而憚拂君規保其身柔者傳會強者變更尊爵厚祿居其中獨忌死耳實反趣死而不悟以季布樂布之讒直宜若不免于世卒用自全袁盎巧捷皆喪軀命後之達者益審所擇哉

後說 晁錯既主削七國又知其必反而不豫籌所以待之直至反書聞始倉皇命將措兵食最不可解張釋之馮唐列傳

任吏以爲治始于煩苛終于繳繞煩苛則人材廢繳繞則主術荒夫治者人君所自爲而與賢材共爲之者也

法者章違禮之罰以示不踰者也禮管乎人情故至纖至悉而不可厭也法則舉其大而不苛其細細微違禮謂之過失是教之所及非刑之所及也上以名治天下則禮必謹以密法必約以疏以利治者反是人心趨于名則其去刑也固遠矣人心趨于利則其去刑也固不遠矣近之故巧避之上不聽其巧避也故曲防之此煩苛所由來也既煩苛矣則不能畫一于是奉法者不以爲治而以爲利上下出入以長其奸小臣受其顛倒而不敢爭也則毀廉隅而附之矣寢假而大臣弗能詰也則委紀綱以隨之寢假而人主弗能革也則黜陟之柄潛移焉故曰終于繳繞而皆自利治天下始主利者好

味雋齋史義

卷二

五

察察莫著乎簿書口對禽獸數響應無窮察之本也上首功差六級削爵罰作之察之效也

萬石張叔列傳

萬石君質有餘者也孔子曰質勝文則野其傲蓋與史相埒矣彬彬君子則非獨謹持其身而已又將有所推以澤天下是故以禮導其君謂之忠以禮導其民謂之教夫射者主于中則必材其榦角筋調其弣附正其筈平其鏃羽然後可以中徒曰吾志正體直持弓矢審固矣中未可必也御者主于馳驅則必方其輿圓其輪棘軸而矜奮之物馬而齊其足然後可以馳驅徒曰吾轡柔和而策善繁馳驅而不敗績者鮮矣孟子曰今有仁

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萬石君無文學有禮之體而亡其用亡其用者于體亦不全建號爲能盡言未知其所言居何等觀孝景之隋刻無恩厚與石氏所以自治者絕異則建之納忠亦未足稱也慶以世德作輔相不能量而後入既知不任職慙遜位懼責復視事則謹之過也孔子曰慎而無禮則蕙蕙必畏死畏死必避禍重爵祿謹身以媚上而無所建白幸未有意外之變爾不幸而有變吾不知其所終也野之言鄙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傳釋之馮唐以著史之失傳石奮張叔以著野之失是二失者又常相因也大臣不足任事而後簿書稽覈之權重重積于下而後妮妮之

味雋齋史義

卷二

六

徒得入于其位夫事變之來恆不可知恃大臣以維持之大臣不支則其變未可量也漢以無大臣遂成外戚之禍可不戒哉

扁鵲倉公列傳

善治病者于未形謀國何異焉當孝文時漢治極隆葆大資貧積厚反薄必至之勢也故曰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惜盛時易失也曰人病疾多醫病道少歎良相之難得也曰病有六不治首驕恣箴主德也次重財戒趨利也次衣食不能適言上下交征國用將乏也次陰陽并藏氣不定言苟取逆效政且益紛也次形羸不能服藥言元氣一耗不能

驟復也終信巫不信醫言所用非其人也此六患者綜
文景武三世而通論之如示諸掌矣扁離于人無所不
欲治也身被刺死倉公或不爲人治遵守師說誓死不
敢妄傳書乃瀕于僂而獲免故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
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豈不痛哉倉公既家居詔問再
四上窮本師中證診籍下逮後學詞繇而不殺又以見
孝文之時吏安其職民安其業一藝成名其慎如此與
苟且藉手捷巧以規速售者異矣

吳王濞列傳

漢初封異姓功臣既夷滅乃建同姓吳楚反遂并同姓
廢之專向郡縣矣禍始基吳覺兆爭博夫以青宮毓德

味雋齋史義

卷二

七

燕私展親小忿弗懲殘殞罪局此何等事哉張相如石
奮號稱長者輔導無狀乃若此帝不誅以謝吳大臣拱
嘿卒無一言可歎也昔者商鞅變法刑虔黥賈禍結于
身令行于國所由與鼂錯異矣張釋之爲公車令劾太
子梁王不下公門文帝奇之至明也誠引賈虔爲比法
在必行持以謝吳吳亦心服矣舉朝宴然若無其事至
于春秋述職金輅齊驅赤社蘋焉不供菹草乃始繫使
譴責以益其釁卒賜几杖以養其驕出爾返爾其誰服
焉漢之制御友邦于是爲無術矣原始要終咎集二傳
是以賈誼發憤反覆國本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景
帝姿性雖薄寬聰特殊張石碌碌無它學問奚足以啟

洪福忠動其尊慕哉假令孝文懲爭博之失道悟少成
之若性退不學之質行進宏方之雅士使賈生傳太子
儲妙才貽嗣君則賦鵬之齡永錫墜馬之哀不傷雖失
東隅猶收桑榆矣而乃厝火遺憂腫蓋弗戒儒宗廢絕
于侯國智囊親幸于肘腋以刻濟刻卒成博禍天子蒼
黃捐心呂謀臣眩亂斷要領尙賴新鄴之屬河用成昌
邑之絕饒田桓之說狐疑而不用周邨之疽苑篤而速
發吳錢斯竭越戟遂縱非然漢之爲漢殆未可知也

後說

此篇忽作禮至之文當時輿之所至不復自
禁古人亦多有之故雖與通卷不類亦竟不改

魏其武安侯列傳

味雋齋史義

卷二

末

賓客趨勢利其于天下盛衰若無係者然而盛衰必由
之何也賓客之相傾也意主所附恆至于無度主勢尊
則禍及家主勢降則禍及國莽移漢祚頌德者至四十
餘萬人此其極也漢興呂后首稱制外戚之端見矣景
武明主田寶用微太史以爲其漸不可長也是以次列
而詳著之于賓客去就三致意焉何以靖之莫亟于禮
讓矣始武安聽籍福讓丞相取時譽及廷爭不讓見請
安國讓乃所以固寵乎曰此不得爲讓也惟當世不明
于讓之實故平居則莫能隆禮由禮臨事乃飾讓以釣
名名爲讓其實爭也聖人之言讓必依于禮且夫言禮
而不言讓者春秋之世也會同約誓以爲大政一時名

臣如叔向子產莫不斷斷然爭禮于天下夫禮本以為讓而卒于爭則務禮之名而失其實也孔子曰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言讓而不言禮者黃老之術也以退為進以弱為彊後其身而身先漢用為治而萬石張叔之徒出焉始于自保祿位無以在天子理萬民其流至于墮廢廉恥偷合取容無所不至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是二術者皆賢智之失猶尚若此又况蔑禮而干譽者哉

匈奴列傳

匈奴之俗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而欲以禮義化之其說為和親匈奴之性寬則隨畜急則侵伐而欲以侵伐折

味雋齋史義

卷二

五

之其說為出塞二說常相質也太史曰是皆偏指不參彼己者也何謂參彼己己盛彼衰則絕不為患己衰彼盛則大入彼己俱盛則為患不深俱衰則不暇為患此其大較也參彼己而得其當則指不偏苟己衰矣何外事之有己盛彼亦盛和之可也己盛彼衰伐之可也武承文景寬仁之後匈奴方親漢彼己俱盛之勢也乃欲詐而覆之馬邑之下以是非決之則我曲雖倖勝無以善其後以成敗決之則彼無覺無覺而勝之勝不可狃算固失矣且夫和者所以待彼之衰也伐者所以制彼之盛也而內治為亟擇任將相所以治內也韓安國功名無可稱者尤短于兵又賄田蚡以求進非相才也然

能屈大畧以處忠厚推舉廉士賢于己者豈不賢于公孫弘黃李廣李陵健門非大將才然愛士卒與其甘苦則衛霍廣利所不及安國不相李氏不將是之謂不能擇任也是以數勝而敵不服威殫而功不成不然則東拔朝鮮葳貉西置酒泉通月氏大夏烏孫北益廣田至抵靄為塞漢之經營殆未有遺策矣沒使降將反覆相繼亦獨何哉然後知徒恃廣大奮氣直前以中國倍徒民命易匈奴首虜三不當一不仁之甚者也元成拱手適會彼衰非中國之能制勝也

司馬相如列傳

聖人之立名教至博也自中行狂簡之倫咸得各就其

味雋齋史義

卷二

五

長矣下至瑯飾藻繪若雲霞之無質禽蟲音聲之悅耳草木不實之英華至無益于大造苟有託焉皆弗之絕也皆因而予之名以收其聰明材力之用無他使不為匪僻而已矣長卿竊嘗與穿窬何異然其文章宏麗有非一世所能磨滅者是故詳次其醜以垂誠節取其文以廣意而又引易春秋大小雅折衷于諷諫以正詞蓋不得已之苦心持名教之極軌也昔者倉頡作文字天雨粟鬼夜哭若曰文字之興後將有不耕而食者兩粟以示勑也將有雖死而不死者故鬼傷已前死不得與于斯文遂終以泯沒則哭也文學之士操觚槩以當素紙託篇章以樹勳績為幸多矣豐此者嗇彼竊嘗其可

慕哉雖然相如稱病閒居不慕官爵未嘗有與公卿國家之事此其自知之明亦有足多者若乃綴緝浮詞以爲學術在是是真足以治天下而冒焉以從政爲戲所債必多矣是又相如所不爲也

後說 今史記本全錄子虛上林恐非史公定本此詖諸語耳亦奇特

汲鄭列傳

汲黯質直無容鄭當時好善而儒不學故也其時所謂學者申轅篤老仲舒見絀獨公孫弘張湯兒寬皆至三公不學如彼學者如此天子奚擇焉是以拔將廝鹵之中求才賈豎之列甚至椎蕪羣盜因緣阿傅委以干城

味雋齋史義

卷二

三

寄以民命漢治于是大壞由儒術之不明也夫文帝好刑名休養生息非刑名也景帝好黃老刻削泰甚非黃老也武帝好儒術黷武淫祀罔利酷法非儒術也三主所行皆反其所好當是時九流之教蓋潰亂眩瞶無適是矣且以通達治體究明王道如賈生者而當世乃謂之申商然則其所稱儒固宜不出于文詞多誦之倫而士之卓犖魁傑者且詢病而有所不屑爲矣治之隆污由于人人之賢否係于學上苟求賢務在明學哉務在明學哉

儒林列傳

通天地人謂之儒于文王之訓以一貫三三者天地人

也儒術明則王道備矣天者立教之所宗主仁義而已地者典章制度先聖王所擬可法而守舉之必詳人者世有升降俗有質文前政有寬猛時而出之毋底滯本之于天以求其耑殺之于地以備其則度之于人以決其施之之先後輕重苟以其質之所近習之所貫而有所軒輊于其間則必有偏而不舉者已求儒于漢惟賈生足以當之董生缺于人自餘老師保殘守匱蓋其爲一地而已矣其于天也時窺焉而弗哲人直瞽焉而公孫弘以曲學阿世乘人主好文詞乃假倡勵學官爲名卒以誦多爲最而特抑揚于禮義掌故之微自是以後風移俗成故儒之亡不亡于暴秦而亡于隆漢

味雋齋史義

卷二

三

酷吏列傳

郵都者景帝所謂忠臣公廉無私不顧妻子可謂難矣而以冠酷吏且曰是時民朴畏罪都獨先嚴酷以甚其辭俾爲禍首既怨侯臯于前而于甯成之治則曰放都餘諸變本加厲者反若得從末減焉何哉酷吏之才與其氣節方畧往往過于循吏惟其媚上不恤下是以其治相反夫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皆以愛民爲治者也石奢縱父李離失入內疚不安皆以自殺君令赦之弗從也然則民命之重于君令審矣郵都雖公廉探上意族嗣氏凌遲至杜周公持三尺安山之論豈非媚上之爲禍哉天生民而立之君君撫民而牧之臣臣媚君以

其民如是而自謂忠則詐君謂之忠則悖已媚上者其術至博上自用則嚴急應之上務名則粉飾應之上憂貧則聚斂應之上患弱則武賦應之而一皆主于不恤其民是以從其君之好而益其君之疾嚴急令益格粉飾敗益大聚斂益貧武暴益弱人主苟從事于愛民而勿忠其媚我者則庶幾矣

法令者所以導民也吏者所以行法令也大臣者所以察吏也君者所以用大臣也吏奉法民戴吏吏不奉法民不戴大臣舉之大臣失職君易置之自古之為政未有不由此者也故人主之求治亦慎選其大臣而已矣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而

味雋齋史義 卷二

善

不仁者遠此言用大臣之效也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言察吏之效也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始于孝弟而終于仁民愛物是故君人者務知人欲知人者務與民為一體能使吾民者其人必可用也然必本其端于天博其則于地審其施于人斯足以為大臣一人弗能備也則取有其二與其一者相輔而行之此約而易舉矣以大臣察吏而吏之奉法與否又視吾民之安吏與否也民安吏戶口必息田野必治市肆必盈以靜反是者流亡耗滅荒蕪藉以爭故曰為治者治民如畜牧牛馬然舉而稽其數量其肥瘠而牧人之職無所逃是之謂察吏之法此亦約而易舉矣趙禹

張湯作見知不足糾也作沈命上下益用相匿是以法困吏也夫吏已不能自脫于法矣又能奉法以導吾民乎甚者民挾法以中吏甯成之家居持短長威乃重于郡守是其驗也夫吏之心使一于民而後可責以治也今使以其半自脫于法而以其半導民且不得況乎其得陟以去也特未舉法耳苟舉法則百無一脫者至百無一脫此必不舉矣而具文故存制行直背之有位者同患相恤則容之刀筆吏無位無位則無恤反持之而取盈焉主者雖聞之弗能禁也何則其所持者故法也夫為法至于使大小之臣不以檢其身以導民而徒為

味雋齋史義 卷二

善

刀筆吏舞文取賄之資而其所取纖悉展轉皆出之吾民是設法本以導民而反用以困養民之官設官本以養民而卒毆之執法以虐民也其于本治也遠矣小臣之黜陟既已一決于法大臣無為遂拱手仰成于刀筆之吏人主習見大臣之仰成而無為也因以序而遷之不復措意焉弊始于下其流及上始作俑者自趙禹張湯可勝歎哉

後說 與晉世家言賞罰處相對看

大宛列傳

天地設險以限中外王公因之役智鑿空苟就一時際萬世防亦甚矣西道通羌以困隴西南道通吐蕃南詔

以擾蜀惟五嶺道通享其利未被其害賴大海爲之重阻也海道日益習矣是以先王謹固中土敦信義之教寬荒服之政嚴邊關之守不慕重譯之名賤簡異物之貢所操者約故易周而可久秦漢務博不思其反適足張拓弛之士取封侯爾此人臣不肖者之利非人主之利也明主賢臣與民同利害者也

游俠列傳

名託于文字儒得之易俠得之難近則蒙怨遠則被刻論黨同之私不足怪也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聖人之教廣得其一體皆進之于道子路公良孺之勇子貢之智類游俠貨殖所有事也游聖人之門卒爲大賢夫

味雋齋史義

卷二

義

命者天之所以別君子小人而著其辨也游俠不甘賤故以立權傾王公貨殖不甘貧故以居積比素封皆自奮其智勇而不受命不受命者由不知命也知命則受命受命則不立權而不賤不居積而不貧是之謂居易易者所以樂坦蕩也不受命則幾于行險矣然而聖門不絕之者夫亦有辨焉爾已何辨焉爭與讓而已傳游俠以退讓廉節爲本而深絕暴豪之徒別嫌明微慎之至也然游俠趨于名故人多便之而君相必禁之貨殖趨于利故君相弗之禁也而每買怨于下此其所以異也趨于名則去道近故俠獨得與儒並稱魯以儒教而朱家田俠聞所以終儒林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

以游俠顯所以開貨殖也蓋貨殖之與儒至遠而其驅役一世轉運萬有之權常相敵而相勝也俠居其閒自爲風氣猶有先王之遺訓焉周禮六行終于任卹然則游俠豈非司徒所當賓而興之者哉上不絕于王下不絕于聖其亦足以傳矣儒偏于柔俠偏于剛然惟秉正氣能脩其達德者始足以自樹若儒苟弋祿位俠至暴豪驕矜則藉名以射利失其本矣朱家能羞姚仇之徒而公孫弘兒寬乃得竊附于儒術莫之羞也是名教之變也不可以無懼

後說 讀此文當知孟堅之妄議子長適以見其不肯好學深思而已

味雋齋史義

卷二

義

貨殖列傳

易傳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財之爲用大矣莫理之則爭爭者亂之所從生也是故先王之理財也非直爲國用也息爭止亂以輔名教也既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矣乃辨九職之任各有所統以行寬大之意于繼悉之中因之者下自趨而不覺也利導則示以所嚮矣教誨則有所事整齊則有所禁矣然此皆以爲民也雖其治有差次而皆不悖于先王之道是故辟土任地而非勞也官山府海而非私也權算徵斂而非貪也絀辱浮淫而非苛摧抑并兼而非暴也夫地力與作業相轉移者也因地力以飾作業

作業定則地力隨之教化與風俗相維繫者也因風俗以施教化教化成則風俗隨之天時與人事相推嬗者也因天時以制人事人事脩則天時隨之王道約而易操行而必效此其塾也是故名之不可不被于下也利之不可不筦于上也以為治也其變也名被于下而下弗趨利筦于上而上弗收下弗趨者所趨歧也上弗收者所收細也是故莫貧于言利之君莫耗蠹于聚斂之臣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為其委利權而弗知收也盜者盜利于有形病其末聚斂者耗利于無形病其本其本病而天下貧矣天下之貧也貨非棄于地而有所棄力非私于己而有所私何也不以之輔名而

味雋齋史義 卷二

七

以之敗名名敗則先王之治廢矣于是上下渙然以離是之謂民散民散則非獨名教弗能攝也利權亦分于是民之才力秀異者不用之于彼而用之于此太公管仲之勢屈而程卓曹孔之勢成此有天下者所大懼也故曰最下與之爭夫以上與下爭此恆勝之數也恆勝故恆不勝不勝則姤姤則侵害之而已矣夫民自有其利者也使不能自有其利乃始激而與上爭非得已也又從而侵害之則不危其上固必無以自安矣太史述貨殖以終篇為世至誠或乃從而訾訾之何其弗思之甚也

太史公自序

董子之論春秋曰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太史更之曰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是以其序畧百三十篇多述所嘉尚雖吳淮南衡山之畔逆至如酷吏佞倖亦各推其長而名之類俾美不傳惡往往不盡其義此太史之逸言也夫世變之嬗治日少而亂日多著書以示後世亦垂法少而垂戒多非有所偏勢使然也董子之論正已孔子道不行乃作春秋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乃以屬其子太史身廢不用乃卒述史記凡以明道也太史公論六家先道而後儒然獨尊孔子蓋是時以記誦為儒非真能明孔子之道者故譏之曰博而寡要若孔孟之言仁義而已矣操

味雋齋史義 卷二

七

之至約豈有譏哉春秋禮之大宗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此太史所得于春秋之精者其序列成敗之徵世變升降之故恆斤斤焉所謂義也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後世史家多主記事逐事以為文故汗漫而不收太史之書首尾洞達有確乎不可拔之義是以上下數千年反覆交亂而舉之如貫珠纍纍也擲為五例則築室之棟柱樞榘大小相維長短相錯而不可或缺也蓋史之難讀之尤者是以備論次之

史義卷二終

受業馮元耀孫 士奇 姪孫 恭壽曾孫 振庸 校字

讀宋鑑論



光緒三十一年閏

相堂讀書筆記

桐城方宗誠述

讀宋鑑論上

左氏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凡開國之規模即為一代盛衰之本故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宋太祖始即位即贈周死節之韓通為中書以旌其忠怒王彥昇擅殺韓通終身不得節鉞後又嘉北漢衛融忠以為大府卿尊崇節義如此所以宋室多節義之士也宋之君德多昏庸又代有權姦誤國而常轉危為安歷久而後亡者非賴義節之士維持之力與是皆太祖崇獎節義之報也

讀宋鑑論上

杜太后警太祖曰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此古聖帝明王賢相警戒之言不意得於母后之口宋之所以興乎其後高曹向孟之賢實始於此

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以賢儀清介重厚為翰林學士儀嘗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卻立不進太祖冠帶而後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否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太祖斂容謝之二語實可為萬世法

太祖杯酒釋石守信等兵權既建國家久長之計亦所以安全功臣也書云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庶幾近

之然所以能使功 釋兵者只是一味開心見誠不用
猜疑詐術其待李漢超郭進亦然漢高對之有愧色矣
當五代之亂儒學既屏焉周世宗有意營國子監置學
舍未成而殂太祖即位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師之
像曰為贊書於孔顏之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
焉後又封孔子後主祀嘗謂侍臣曰朕欲令武臣盡讀
書以知為治之道此即武王歸馬放牛之意而尊崇大
聖大賢規模宏遠矣漢高承秦焚書坑儒之後而以太
牢祀孔子宋祖當五代干戈之後而崇儒重學所以兩
朝儒林道學之盛獨有千古而享國亦賴此得久長也
可不為萬世法與南宋慶元黨禁日程朱之學為偽學
而禁之元起北方於其時反崇尚周

讀宋鑑論上

二

程五子興亡
之象昭矣

太祖幸武成王廟歷觀圖壁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
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大哉王言愚案名臣功臣循吏
之祀其功及於一時則一時祀之其功及於萬世則萬
世祀之功雖不及於萬世而其所行可為法於後世亦
萬世祀之如白起之類固不足道即凡歷代名臣功臣
第於當時有功而德澤並不流於後世者皆可廢其祀
此可為攷正祀典者告也

宋將伐蜀太祖以地圖示劉光義曰夔州有樂江我軍
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
之俟其勢卻即以戰權夾攻取之必矣光義用其計遂

克夔州宋師次於益光蜀人退保劍門劍門天險也王
全斌聞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
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關南二十
里至清強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
斌乃令史進德趨來蘇而自帥大兵前進進德至來蘇
次清強蜀將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重兵
屯漢源以待全斌未至漢源進德已克劍門遂下蜀此
皆用兵法也凡守險者必須防閒道不可但守險凡攻
險者必須襲閒道不可但攻險自古行兵未有不用閒
出奇而徒以擁眾直進者今人用兵但知擁眾硬抵而
已愚民笑為門板陣豈不可歎

讀宋鑑論上

三

太祖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初為
世宗平淮甸載書數千卷以歸世宗曰卿為朕作將帥
關封疆當務堅甲利兵何以書為太祖曰臣無奇謀上
贊聖德所以聚書欲廣見聞增智慮也又嘗曰宰相須
用讀書人每勸趙普讀書此皆可為用將相之法後世
宰相雖是讀書人只是讀科舉浮華博雜之書而不讀
明體達用之書將帥則讀書者鮮矣愚謂凡天下武官
必定制令其延一師儒每日操兵之外即為講解四書
以及歷代名臣傳與武備兵書即用兵之時凡大帥必
開幕府招賢能智力之士朝廷必命一知古今達事變
之儒官為參謀日為談論古今地勢軍情用兵之方練

士之法與古功名節義之士以感其心開其智廣其謀如此則才將必多矣范文正公勸狄武襄讀春秋左氏傳武襄卒爲名將可法哉

呂氏中曰創業之初人言貪可使也詐可使也苟可以辦吾事而已是不知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道也太祖平蜀之功賞曹彬而責王全斌任沈義倫而責王仁贍蓋以曹彬用兵秋毫無犯義倫東歸圖書數卷而全斌仁贍之功不足以贖其貪酷之罪愛民之仁御將之術兩得之矣愚案後世用兵所以不能成功者只是賞罰不明又或賞重罰輕賞重則不知感罰輕則不知懼若太祖可爲萬世法矣

讀宋鑑論上

四

凡圍城之法必遏其援師之路太祖伐太原築長城圍之時北漢王恃遼爲援太祖命何繼筠逆遼師於陽曲敗之斬首數千以所獲遼俘示於城下城中由是喪氣近世攻城者但聚於一二門其他聽其出入自便援師運道往來不絕此所以常擁數萬之眾數年之久而不能破一賊也

太祖徵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召見便殿令講乾卦問以治世養身之術此可爲萬世法夫德行才學之士科舉一途必不能盡之而學校之官侍講之職尤宜極天下賢才之選下以興學養士上以輔導主德而第於科舉進身之中求之其畜德恬退負士林之望者無由

上用此大弊也太祖徵昭素其後如程子尹和靖之輩皆得上聞宋世之士多廉退而講學之風不絕者太祖倡之也

太祖用人之道蓋其始也擇之精其終也任之久擇之精則小人不得以濫其選任之久則君子舉得以盡其職劉温叟重厚方正清介名節任中丞十二年趙中令相十一年郭進守西山二十年李漢超守關南十七年皆久任而成功也愚案此可爲萬世法然其要尤在先擇之精既久任而又時考察其績則無弊

讀宋鑑論上

五

生浸廣汝生長富貴當思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誠仁人之言也可爲萬世天下法矣又嘗曰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則天下之人何仰哉噫使人主世守此言雖萬世無改革之事可已

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鎮之權以安天下而其心術則邪貪官貪利不知君臣之大義太祖惡其專罷相節度河陽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閒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封其表藏諸宮中此即普之機警姦邪也彼因太祖不用故先

上此表以自結於太宗而以願命之言要太祖太祖全不疑手封此表藏於宮中仁孝之至誠實無欺洵三代下不可多得者也

呂氏中曰漢高帝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也然當天
下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因會不至則不免
裂數千里以封之此高帝有殺諸將之心矣曹彬平江
南功至大然寧賜以數十萬錢而斬一使相蓋品位已
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所以終太祖之世無叛將也
愚謂不但此也賞太重則人欲念已足遂不復求成功
矣近日之弊是也

太祖之仁軼於三代以後諸開國之君削平諸國必先

讀宋鑑論上

六

以書招之不聽而後用兵唯恐妄殺一士卒民庶凡降
王皆保其終未嘗妄戮一人令州縣長吏勸課農桑諸
州決大辟必令錄案奏聞付刑部覆視之又命諸州獄
吏恤繫囚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桎械貧者給食
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歲以為常此其所為享國久
長可為萬世法也

太祖雖慎刑然賊吏棄市未嘗容貸又曰朕撫養士卒
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後世以姑息為寬者
又當以此為法

太祖仁孝豁達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嘗言帝王之興自
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見道之言也御

座殿上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曰此如我
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又嘗謂宰相薛居正曰古之
為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
慾庶幾以德化人之意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非
曾不愧恥豈若不為之而使下無閒哉斯言尤得人君
之本故不但推赤心以馭羣下成底定之功而宋世儒
者心性理義之學已於此開其漸矣豈非賢哉

太祖崩時燭影斧聲之疑雖難定太宗之罪然太祖崩
後不踰年而改元廷美德昭不得其死宋后不成喪則
燭影之事未見非真也不然何後來天性之薄如此以

讀宋鑑論上

七

使於四方能專對才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節也國家
與鄰國往來擇使最要非有才有節者當其任剛則必
至啓兵爭柔則必至招恥辱太宗時辛仲甫如遼遼主
曰聞中朝有黨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
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才何可勝數遼主欲畱之仲
甫曰信以成義義不可畱有死而已遼主厚禮遣還太
宗稱其不辱君命厥後孔道輔富鄭公洪忠宣朱弁之
類皆能亢節不屈仲甫倡之也究竟有不辱君命之節
而後能有專對之才有專對之才而後有不辱君命之
節後世使臣才節雙乏所以取辱於外夷也

太宗伐北漢漢恃遼師太宗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

部署以斷燕薊援師郭進敗遼師於石馬嶺太原遂下此要著也攻城圍賊者不可不知

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生宋至太宗朝既定北漢李繼捧又歸銀夏綏宥之地疆土幾復漢唐之舊又以疑致德昭死貶秦王廷美於房州內安外寧太平極矣而遼人絕好李繼遷入于地斥澤以畔西北邊患即生於此時以至於二三十年坐此失國盛之極即衰之始所以易道傾否之初必先以保泰之道於大有之後而繼以謙君子觀盈虛消長天理之循環而善持之所以無大過也

國家與敵國只宜以信義相處以兵士自防不可貪土

讀宋鑑論上

八

地以開邊釁遼與宋世好無事兵爭太宗伐北漢之後土宇既一只當選精兵良將固守邊地勿棄土勿生事而帝與宰相一意以安天下為務勤思息民教士之方遠圖制治保邦之策與遼仍通使如故雖燕雲之地未復究竟棄之已久本非我物惟一味脩德懷遠勤政愛民民氣既完或遼人有釁可乘再取之可也太宗不能持盈保泰乘勝欲取遼地喪師開釁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以至遼日強而宋反弱非道也

太宗勤于讀書自已至申然後釋卷常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每暇日則問呂文仲以經義王著以筆法葛湍以字學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又賞語

王顯曰卿典機務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于面牆竊謂太宗可謂好學矣惜當時羣臣不能以聖王治世之大經聖賢大學之道為之講明也竊謂後世君上所日不能去之書孝經四書尚書大學衍義通鑑綱目而宰相以下所日不能去者此五書而外加以歷代名臣循吏傳文獻通考其他明體達用之書亦宜研窮而究以此六書為主若太宗之所好者仍是泛濫無本之學也其命王顯所讀者非為政之大本大用也

陳希夷先生見周世宗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後見太宗宋琪等問玄默

讀宋鑑論上

九

脩養之道對曰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勤行修煉無出于此此誠知道之言也故凡以方術進者皆邪說左道為君國之害者也不可不慎希夷此言若早知有王欽若等之禍矣

李昉為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才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嘗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布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此可為法後世認保舉者為師所保舉之人為門生感私恩而忘公義失臣道也

太宗每命相必諭其舉賢能明賞罰弭愛憎無面從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雖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

俾協於道斷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此可為萬世法

太祖時詔察民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文武可用者以聞所以宋代多經濟之士太宗賜終南隱士陳搏號希夷先生徵終南隱士种放不至真宗又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所以宋代多廉退之士一代之士風全在上之人樹之風聲也

王繼恩討蜀寇有功中書欲除為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此言可為萬世法寇萊公謂太宗曰陛下為天下立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

讀宋鑑論上

十

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此言亦可為萬世法太宗謂參知政事李昌齡曰中書政本當進用善良博詢眾議以正道公議臨之此言亦可為萬世法

凡朝廷命將必假以重權不必事事請命將帥之至必有先聲奪人乃可成功太宗以張詠知益州得便宜行事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剽掠恣橫餘寇勢復張大詠至以言激正等仍盛具餞之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當直抵賊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此可法也契丹薄代州城張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

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得密旨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州齊賢曰敵知美之來不知美之退也乃閉美使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而北走齊賢先伏兵二千於土鐙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宮使二人斬首萬數此所謂因計就計也張疑設伏轉敗以為功近世大將常擁眾以待援師援師不至頓兵不戰以致為賊看破或敗或潰是全不知用少用虛之法蓋兵法有時兵少即當善用其少有時勢虛即當善用其虛若一味要多要實焉得有如許之兵也

讀宋鑑論上

七

為相受命選才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耶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呂端當太宗宴駕真宗未即位時王繼恩欲別立君端給繼恩使入書閣遂鎖之而使人守之亟入宮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此皆何等從容厚重所以能當大事也太宗呂氏中曰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甯以後之小人易知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

國者嚴刑也聚斂也用兵也而欽若始則請蠲逋負釋
係囚丁謂始則請罷兵撫蠻寇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
其入政府以後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
時知二子之姦者王旦李沆而已愚案小人之心大抵
揣時度勢真宗初眾正盈朝故二人亦習爲正論以迎
合時局故使朝廷君德眞明君子多在位則小人亦
可化而爲君子非眞化也趨時局也然其才亦自有補
於天下若君德稍有昏蔽君子之勢不能敵則小人始
以迎合時局進用者終必至惑君蔽賢大反時局而爲
害矣故朝廷以輔養君德爲主君德眞明小人焉能蔽
哉二人爲姦亦由呂蒙正李沆田錫畢士安等俱死君

子漸少故也

讀宋鑑論上

三

李沆爲相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守成之主之大
法也蓋小人好生事貪功逐利卽才士亦然守成之時
以奉祖宗成法安民不擾爲上不可無故生事以開擾
民之端至於開創中興之時則又不然當旁求奇才異
能興事立功之人始足以當其任若一味用老成之人
恐多庸碌敷衍又不足以開治而立功也
眞宗時樞副楊礪卒帝謂侍臣曰礪介直清苦何遽亡
也卽冒雨臨其喪礪居委巷車駕不能入帝爲步進敬
禮大臣如此萬世之法也
宋自太祖太宗俱重學校尊崇孔子推恩孔子之後至

眞宗又詔賜九經於州縣學及聚徒講誦之所追封孔
子及弟子王公侯伯詔州城作孔子廟此宋世所以多
醇儒也可爲萬世法

曹彬臨卒對眞宗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經營和好
陳恕爲三司使不肯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曰陛下富於
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李沆爲
相嘗以西北用兵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甯謐
朝廷未必無事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以爲細
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
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
作矣此皆得持盈保泰之道爲憂深遠慮之謀相守成

之主當以此爲法

讀宋鑑論上

三

宋之邊事太宗時不宜開釁以竭中國之力至眞宗時
契丹大舉入寇此其屈在契丹澶淵之役敵氣已懾宜
用寇準之策不欲賂之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
薊之地曰如此可保百年無事向使太宗時專以安邊
息民通好爲主元氣旣足而此時契丹之內侵以中國
之全力用寇準之奇謀則後來焉有靖康之禍哉西夏
之事李繼遷兵眾日盛有圖朔方之志楊億李沆以爲
繼遷不死靈州必非朝廷所有不若遣使密召州將使
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然後以
計困之當時輔臣與帝不從城果陷此識時務之言也

蓋用兵有時當挫賊鋒若度不能挫則當避其鋒畜吾之力以俟其鋒稍頓一朝大挫之其後數年李繼遷死于德明嗣曹瑋上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及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不意擒之此亦識時之言也帝不從而撫之西北邊患自此少息真宗培養國脈之功誠大矣然於深謀遠慮之道未盡所以開後來懦弱之患亦自真宗始雖然此猶非本計也宋之亂開於神宗哲宗徽宗雖真宗平遼夏而三君所為用人行政天下亦烏有不亂之理故欲守天下者總以正君心去小人用賢才為本務也

讀宋鑑論上

十四

宋之相如呂蒙正李沆俱有大度輔養君德整肅朝廷而才皆不及寇準澶淵之役非準莫由濟也然其度與德又不及呂李諸公自澶淵還頗自矜其功已自矜則不能杜君之侈心矣使寇公同時以和戎為不足而並以外甯必有內憂之言時為帝陳之且以講和納幣究非善策當務養民練兵以防不測脩德立政以懷遠人則真宗之心可不侈而小人之讒亦無由而入乃不能然此所謂不學無術也至于屢薦丁謂亦由以才為重而不知尚德之故然取才為國究為君子之過也陳恕為三司使不以錢穀上聞丁謂上景德會計錄即此可見君子小人之分矣

王旦之不諫天書祥瑞氣不足也亦患得患失之心不能盡去耳使李沆等任必不若此孫奭雖能言惜其官小不足以制權姦耳

寇公言辭敏妙動中機宜如太宗立太子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不懌謂準曰人心遽歸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王欽若相忌準以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何等敏妙得體

讀宋鑑論上

十五

王旦不可謂非社稷臣如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王旦曰此探朝廷意耳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大慚夏州饑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王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曰朝廷有人遂止此皆可謂制勝於廟堂也

寇公數短王旦於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旦令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慚謝準罷託人語且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

情也準憾之已而除使相準見上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如此帝具道且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爲不可及此其德量深宏寬厚真可爲法準亦能如此必可與之同在相位而小人之勢亦孤矣惜乎褊量悻直不得安於朝廷之上也如呂蒙正王旦氣量學者不可不常記于心人主先入之言不可不慎如孫奭之諫天書諫西祀諫祥瑞帝非不嘉其忠張詠之遺表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乞斬丁謂以謝天下帝非不歎其忠而終不能從者以王欽若先入之言爲之主也所以以大臣格君心爲急

李迪因旱蝗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寬賦斂又言土木

讀宋鑑論上

七

之役過甚故降災以警陛下帝遂停工役罷營造禁貢瑞物督諸路捕蝗果得雨蝗死一言回天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矣而天人相應之理又可於此見之

寇公始稱譽丁謂才得致通顯及準再相謂爲寇拂髮則謂之爲人耶媚可知矣公於此時宜悔從前之不知而徐以圖之不當譏笑之以啓釁也蓋待小人之道先宜深思遠慮防其得進及既得進則不可遽啓釁使之有以防我而我乃可乘閒而除之從來君子防小人甚疏小人防君子甚密寇公德量不及李沆王旦遠矣寇公始終是沒涵養如詆王旦笑丁謂後勸帝勿用了謂輔少主而又以被酒漏言皆是沒涵養求爲使相進

天書以圖召用皆是沒涵養故人不可不知學也凡剛直坦白氣質多犯此

真宗得風疾事多決於皇后寇準李迪以爲憂一日準請開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幼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此社稷大計也其後準迪雖相繼罷而太子得詔親政雖皇后裁決於內丁謂用事於外而根本既立終不得搖王會又因錢惟演勸后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后深納之根本益固三人可謂社稷臣矣畢士安王旦之薦寇準以爲方正慷慨有大節知人

讀宋鑑論上

七

哉

太宗之立真宗真宗之立仁宗準皆有保護之功二君待準恩禮之薄而準未嘗以事自明可謂君子人也小人既得權勢當優容包涵勿急與力使之不疑一旦乘閒抵隙制其死命若悻悻自好急欲一試而先爲小人所逐矣如丁謂之逐寇公是時事勢已成斷難挽回王會一言救之而謂願之曰居停主人勿復言會遂止以言之無益徒見逐耳及山陵之事會遂乘閒爲太后言謂包藏禍心故令雷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而貶之此易道所謂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又此時太后疑之故乘此除之所謂納約自牖遇

主于巷也與小人處一朝不可不知此且是時主少國疑上有太后之專權下有姦臣之擅國而正人君子多去矣所藉以為重者曾一人耳則亦安可不自重而輕於去國哉始勸太后保護太子而國本固繼奉遺詔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而不肯去權字名分正矣又乘閒去丁謂而使呂夷簡魯宗道得以上聞賢才進矣然後議請帝及太后同垂簾聽政曾誠可謂社稷臣哉又嘗謂帝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臣亦深達治體之言

寇公既貶之後不半載丁謂竄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烝羊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報

讀宋鑑論上

六

離亟杜門使縱博俟其行既遠乃罷此寇公遭竄之後學問大進涵養之功深矣可法也以上真宗

王曾以仁宗初即位宜近儒者以孫奭嘗諫天書封祀事命與馮元兼侍講此培養君德之第一著曾可謂知大本矣奭侍講每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因畫書無逸為圖以進亦可謂善輔幼主者

呂氏中曰真宗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為最祥符之後之相王欽若陳堯叟馮拯曹利用丁謂皆小人而欽若之姦邪為最雖有向敏中李迪二賢已不踰時而去矣吁以數君子成之不見其有餘以一小人敗之不見其

不足相道有關於君德之成敗如此

論事須得大體如仁宗初京師大水有旨放朝同列多先歸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臣等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又如太后問輔臣欲立劉氏七廟眾不敢對魯宗道獨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太后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曰夫死從子道也又如大雨雷霆至清昭應宮災詔繫守衛者於獄范雍抗言曰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此皆論事得大體者可為後法又如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王曾執不可此亦得大體帝欲率百官朝皇太后於會甯

讀宋鑑論上

七

殿范仲淹上疏言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願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非所以垂法後世也亦得大體呂夷簡爭舉李宸妃喪亦得大體劉太妃崩遺詔尊太妃楊氏同議國事蔡齊范仲淹執不可以為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豈可使女后相繼稱制耶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亦得大體

呂夷簡於仁宗初親政手疏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亦不得謂無才識者特得失之心重權位之心勝其理義之心故因郭后罷其政而遂主廢后之議以遂一己之忿皆始於貪位一念耳故人不可以不從事於克己之學也

仁宗詔宰相不得進擬臺官以爲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此可爲萬世法

宋初宰相大段以招賢育才爲務無敢公然逐賢士者惟丁謂逐李迪寇準而已呂夷簡爲相乃旣以廢后事逐孔道輔諸諫臣又貶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以戒百官越職言事此宋四朝以來所未有也其後王安石蔡京之以正人爲黨韓侂胄之禁僞學其源皆自夷簡啓之

仲淹論遷都之事以爲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宜居洛陽當漸廣儲畜繕宮室此遠慮也使於仁宗時行之則後來金人之禍或未至若彼之甚也

讀宋鑑論上

三

仁宗初契丹歲饑流民過界河帝曰皆吾赤子也可大賑救之詔轉運司分送唐鄧襄汝州處以閒田所過州縣給食此誠得安邊懷遠之道然非大仁無畛域之心者不能可以爲法

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壞晏殊始興建爲諸州倡且延范仲淹爲師以教士徒凡遭亂之後此其大者當以爲法

仁宗景元元年趙昊稱帝國號夏遣使奉表猶稱臣其詞有云伏望許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愚謂此時當因其稱臣而冊爲夏國之王

許其稱帝於本土而稱臣於天朝又勅邊臣練兵卒實糧餉謹斥埃嚴失地之罪重大將之選內脩外柔無開邊釁不當詔削元昊官爵屬籍是棄之不爲我臣也如此則元昊一寇邊而我直彼曲又有邊備彼亦何能爲乎

宋自眞宗時趙德明臣服契丹盟於澶淵無邊患寇亂數十年朝廷專以天書封祀爲事兵備不復畱意所以元昊入寇兵將多不能支幸而此時有韓范富大才生逢其會而眞仁兩朝仁厚富庶內無失德亂政故能復安不然殆矣所以國家無事之時不可一日忘兵備也凡兵備必先能自守而後能戰攻能戰攻而後能議撫

讀宋鑑論上

三

元昊初反邊備久虛所以多失地也范公知延州大閱州兵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眾寡使更出禦賊又大興營田聽民互市以通有無又修承平永平等砦招還流亡定保砦通斥埃城十二砦於是羌漢相踵歸業韓公進攻策范公以爲當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此皆以守爲重蓋士勇邊實乃能制勝否則一戰而敗反無以自守矣任福好水川之敗亦以所統皆非素練之兵又分出趨利是以甚敗也此所以必先自守而後能戰攻也元昊使人議和於延州范公以書諭之令其去帝號以盡臣節報累朝厚待之恩是時宋兵尚未有大創之舉而遽欲撫之所以啓元昊之

侮韓公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原欲奮揚威武以氣奪之不料任福違公節制貪進致敗自是分陝西為四路而龐藉韓公范公皆一意練兵固守築城要害招懷羌人不趨利不窮追任人無失所向有功於是元昊困弊漸有自愧之意後竟稱臣此所以必能攻戰而後可議撫也後世不修守禦戰攻之具而徒欲議和議撫祇取辱耳

富公以口舌之功能感動契丹和議復成而生民無兵刃之厄真宋室自來所未有也惜仁宗此時過於仁柔而晏殊又不為長久之計竟許納字此即後來稱臣於金之漸也蓋當全盛之時尚且退懦又何怪後世退懦也

讀宋鑑論上

三

富公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故能成兩國之好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公辭又除翰林公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爭故忍死耳敢受爵乎此真大臣之度可為萬世法辭爵不自足一事雖寇公不及矣
宋仁宗仁厚有餘而剛毅不足慶歷初契丹復修好而元昊亦上書請和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杜衍富弼同時登用歐陽修蔡襄余靖王素並為諫官眾正盈朝真千載一時之會也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時

事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陳其所欲為者范公退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傲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天子方信向仲淹悉用之富公見帝曰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又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正傲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韓琦亦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傲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又陳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請

讀宋鑑論上

三

繕甲勵兵營修洛邑密定討伐之計此皆社稷大計也蓋宋之賢相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最多然如呂蒙正李沆王旦諸公皆休養元氣之相而奮發有為皆不足寇準才最大而規模未能宏遠呂夷簡雖有才而心術不正大自宋初以來才之大度之遠未有如范公韓公者也使於此時專任之不為異說所惑規模大定國勢必更一大振即後來神宗之時王安石改易制度之說亦無自而入安石欲改立法度亦前數代之君臣漸積積懦而致然也惜乎仁宗仁厚有餘而剛毅不如神宗旋用而旋廢蔡襄所謂既得良醫必信任不疑則不徒愈病而壽民醫雖良術不能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

難責效誠中仁宗之病也神宗雖剛毅有爲而又不知人信任安石真自古所未有而惜乎安石非濟世之才改易法度致大傷國脈宋以此敗可惜也韓范雖得君而不能專行國政而不久者以所欲爲皆義也安石得君專行政久者以其所爲皆利也利之易以動人如此

仁宗詔天下州縣立學取胡瑗經義治事敦實學法著令以教天下自此以後天下士漸知實用而理學亦由此而興一掃唐以後浮末之弊厥功大矣

宋初大臣無讒害忠良者至丁謂始竄李迪寇準然是時寇公功已成於天下尚無大害至韓范富歐杜五賢

讀宋鑑論上

五

在朝上有聖主以此諸賢爲君子領袖興事立法格君進賢真可開後來無窮之利乃夏竦詭計去之使至治不成失此一好機會其罪甚於丁謂遠矣

石介慶歷聖德詩不當作蓋小人既罷而必作詩指爲大姦則小人復用未有不興黨禍者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書曰無忿疾于頑是不可不戒

史謂范公更張無漸規模闊大亦誠有之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惟能格君心之非觀范公所奏皆是在用人行政上經心而於格心之事未講是又不及明道伊川朱子之規模也杜衍富弼范仲淹龍韓琦上疏以爲近日臣僚多務攻

擊忠良取快私忿非國家之福亦以此事前此尚未有也宋之風氣至此一變矣

富鄭公之救青州災與趙清獻之救越州災皆可爲萬世法有官守者不可不知

宋初賢相不過能薦舉人才耳至范文正獨能成就人才如勸張橫渠讀中庸卒成大儒成就孫明復爲春秋經學勸狄青讀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由是成名將此皆可爲萬世法

行軍第一在賞罰嚴明狄青奉命討儂智高廣西鈴轄陳曙違令敗績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按以敗亡狀斬之諸將股栗無不用命是以成功此

讀宋鑑論上

五

近來對證藥也行軍當攻其不備或賊防之甚密則當外示疏虞以懈其防然後一鼓而進則賊措手不及矣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士休十日賊覘者還以爲軍未即進明日青整軍馳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賊既失險悉出逆戰賈逵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賊至遠擁眾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爲二張玉突出陣前而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出賊後大敗之神速出奇可爲近日將士對證之藥

青破智高按賊屍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甯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此真賢將之用心可爲萬世法青爲人慎密寡言計

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飢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未嘗專賞蔽下故人皆樂為之死此皆可法

貴妃張氏薨仁宗追冊為皇后孫沔數言於禮不可遂求罷此得大體

趙抃為侍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有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誣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此言可為萬世法

范鎮言朝廷待大臣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可為世法

寇準於太宗真宗二朝俱請早定太子范鎮司馬光於仁宗朝亦請早擇宗室之賢者以繫人心皆社稷大計也蓋儲位一定則一旦有變宦官小人皆不能生內亂矣然寇公所處猶易而范公司馬所言更難可謂社稷臣也

讀宋鑑論上

三

趙公言君子不幸誣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凡為宰相御史者不可不知此意唐介之訐文彥博雖可謂直臣然彥博立朝寬厚清正介必以數年前風聞之事訐之設帝聽而罷之豈不去一賢乎此不知大體也若彥博引咎拜謝後又請召介知諫院此真宰相之度亦真宰相之道也

王拱辰借蘇舜欽之伎樂娛賓王益柔之作傲歌諷御

史舉劾其事欲因是以傾杜衍此誠邪心蠹國之人然舜欽等慷慨有大志而不謹小節陷於輕浮之失此種名士積習亦不可不戒士先器識務為明體達用之學則無此弊若徒尚才使氣未有不敗者也

包拯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為政務寬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假辭色以說人平生無私書此皆可為世法以剛毅嫉惡之人而又能寬厚忠恕尤足法也

杜衍遺疏曰無以稍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嗣以安人心此皆社稷大計識時之要務而亦可為後世法也

讀宋鑑論上

三

宋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富弼獨固請終喪以為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此可為萬世法至和元年司天言六月朔日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兩羣臣欲稱賀司馬光言日之所照遠雲之所蔽近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慝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歷官術數不精非所以為賀也此真得大體范文正公規模廣大光明司馬溫公規模亦正大篤實其上殿三劄子一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仁非嫗煦姑息之謂興教化修德政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諛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

人君之明也武非強亢暴戾之謂唯道所在斷之不疑
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三者兼備則國治
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則亡其二論御臣曰
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
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
久則不問賢愚而置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能否而居
重職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
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博選
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當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
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
徙其官無功者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勿加

讀宋鑑論上

天

寬貸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
一曰保業在去驕惰之情二曰惜時日中則昃月盈則
食國家隆盛之時當戒懼彌甚三曰遠謀當及無菑害
之時求賢于隱微修救其政治四曰謹微宴安怠惰肇
荒淫之根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啓傲倖之
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
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之初甚微而日滋遂至深固比
知而革之用力百倍矣五曰務實安國家利百姓仁之
實也保國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主綱紀禮之實
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
詰奸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

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
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求雖文之甚美
無益也帝皆深納之此其規模不亞范公而於君德根
本上似更切實向使范公及溫公得相繼為相數十年
則焉有靖康之禍哉惜乎仁宗未能重用也後來神宗
即位光又以君德御臣之言進曰平生所學惟在是矣
真大臣也

仁宗立宗室為皇子中書詔翰林學士王珪作詔珪曰
此大事非面受旨不可請對進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
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始退而草詔此等從容慎
重真得大體宜乎歐公稱為真學士也

讀宋鑑論上

天

仁宗之傳位於英宗英宗之辭讓篤孝范鎮司馬光韓
琦之直言無忌真可謂君明臣良父慈子孝三代後不
可多見也

仁宗天性至仁大辟疑必獻上所活歲以千計嘗云朕
未嘗嘗人以死況敢濫刑語近臣昨因不寐而饑思食
燒羊曰何不取索曰恐遂為例可不忍一息之饑而啓
無窮之殺或獻蛤蚧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箸二十
八千吾不堪也北使言高麗職貢疎今欲加兵仁宗謂
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且
屠戮百姓卒寢兵京師疫大醫進方內出犀角二一通
天犀也或請留供服御帝曰朕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

蘇轍制策言過直或請黜之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謂何又好學崇儒扶植斯道經筵謂侍臣曰朕盛暑未嘗少倦但恐卿等勞耳詔州縣皆立學以孫復石介胡瑗為國子直講於戴記中表章大學中庸以風勵儒臣嘗賜王堯臣呂臻是已開四書之端矣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開濂洛道學之盛呂氏中曰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真宗培之至仁宗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畜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大夫以至誠待夷狄此蘇文忠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真可為萬

讀宋鑑論上

三

世法矣當時遺制下日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嗚呼此豈三代後可多得哉蓋漢文帝後一人而已

韓公歐陽公呂晦劉敞之調和兩宮在太后前勸以慈在帝前勸以孝卒能感動嫌疑俱釋可為萬世法而歐公韓公辭命亦真得體仁宗韓公既調和兩宮又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琦即稱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鸞儀司撤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大臣舉動卓越從容達機權之

變如此呂氏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一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辨天下之事韓公不動聲色垂紳搢笏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蓋自慶曆嘉祐以來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與

觀英宗帝位已定而內侍任守忠猶交構兩宮覬覦廢立以邀大利可見當時若無范鎮司馬公韓公建儲之請天下豈有不變者乎太后既撤簾韓公一日出空頭勅一道歐陽公已僉趙概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

讀宋鑑論上

三

有說既而韓公坐政事堂召守忠立簾下責斬州取空頭勅填與之即日押行琦以為少緩則生變也中外感快此與王曾之去丁謂同一機智卻更正大韓公於定策口不言功真可為法文彥博亦不受功是皆真君子也

濮議自當以司馬公王珪范鎮呂晦諸人之論為是韓公歐陽皆誤而固執不肯為諸公之說所移是亦二人之過也胡氏謂其始於講學不明終於執以私意可勝惜哉司馬公奏修通鑑後世人君皆不可不讀也真有益治道之書惟以魏為正統是大錯

英宗有疾韓公入請建儲以安社稷帝領之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帝馮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乃書來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言曰必穎王也適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方平退草制此皆處得精密可為後法

英宗以明哲之資應繼統之命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每有裁決出羣臣意表優禮大臣愛民好儒使非以疾不得其壽久居天位吾知王安石未必大用而宋之賢臣必不至盡棄祖宗法度必不至大改斯民之元氣必不至大傷英宗之崩是宋運之一大轉關也可勝歎哉

讀宋鑑論上

至

神宗初立即欲用安石吳奎對曰安石護前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綱紀韓公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足真知人也使神宗信之無疑何至有紛更之禍

韓公為相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其所建請唯顧義之所在無適莫心是萬世法也英宗上

柏堂讀書筆記

桐城方宗誠述

讀宋鑑論中

孔子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蓋孟獻子賢大夫其所用之臣與政必皆有益於國者而擅改之其害必多宋自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培養仁宗之世人才尤多韓范富歐陽俱建大功致太平而司馬公首言君德三事曰仁曰明曰武御臣三事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以為此心術之要治國之要使神宗有大有為之志而一味起用老臣其餘新進之士皆以此數人之言為用舍則豈不盛哉而奈何初立即欲重安石而於此諸老皆不留意也厭故喜新好大喜功所以喪百餘年之元氣者在此一念也

讀宋鑑論中

十一

英宗初立災異至眾神宗元年正月朔日食京師地震蓋即安石亂政之兆矣其後徽宗元年災異尤眾任伯雨以為夷狄竊發之證凡事未發天先示象以警之所以為仁愛也

安石初進即上理財之說此其所以得志於神宗神宗所以任之不疑者此也時南郊執政以旱傷國用不足乞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安石曰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善

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司馬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即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言實中其病神宗雖是光言然用安石之意甚篤利之中於人心也於此

富公自汝州入覲帝訪以治道公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鑿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動所係禍福不細後因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弼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為此必姦人欲進

讀宋鑑論中

二

耶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干言以明其決不然者及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察辨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舍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願深燭其非無使有悔富公此言可謂能格君心之非而洞見小人之癥結惜乎神宗之不能用也

安石首以理財之說進以說君心繼以災異皆天數以安君心繼又以人才難得亦難知當不為異端所惑之說以要結君心人謂安石不姦吾不信也

安石本以學術之誤壞其心術心術之誤壞及治術又以自己學術之誤引壞神宗之心術以心術之誤遂壞數代祖宗仁厚之治術其言曰陛下當法堯舜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說亦美矣然彼所行者莫非至煩至迂至難之事其言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說亦美矣然大學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長國家而務財用蓄害並至之說且不知也其言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急務說亦美矣然古之變風俗者必變澆漓為仁厚乃今欲變仁厚為澆漓古之立法度者必立富民教民之法以固人心今乃專立損下益上之法以剝元氣其以周官為政說亦美矣然周官

讀宋鑑論中

三

所立規模廣大纖悉具舉而彼乃但取修泉府一條以收利權真所謂假經術以文其姦言者也李常謂安石傳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陳襄疏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則稱貸以為利皆深知安石者也安石友劉恕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不應以利為先真切中治道之言而安石遂與之絕飾非拒諫如此孟子言夫苟不好善一節直若親見安石之為人而對鍼為之說者知人原難安石文行甚高又以經術論世務仁宗朝屢召不起名重士林及召見開口以堯舜望君以變風俗為務神宗之不能知無怪也然當時老成賢士在仁宗

一第... 反正句

英宗兩朝建立大功者其言必有閱歷必通時務皆以爲不可用則安石之不可大用亦明矣然而諸大臣之言不得入而安石之言得入者何也神宗之心有輕祖宗之心彼以真宗仁宗所爲皆近柔懦故以兩朝老臣皆不足與立大事而安石適爲法堯舜制法度之言故宜其有合也

宋至神宗時太平既久法度傾頽者固亦有之神宗與安石欲立法度亦非不美但爲政先以用賢納諫爲主以合人情通時務爲歸今乃是已者用非已者逐舉老成君子直言敢諫之正士而一空之是爲治之大本既失何以法度爲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

讀宋鑑論中

四

政息爲政在人人不能知法度何益

安石之罪較丁謂呂夷簡更大丁謂不過害一寇公耳呂夷簡雖嘗出范公旋復用之不憚改過安石引君心於利一罪也立法以剝民二罪也狷狹少容盡逐朝之君子三罪也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爲朝廷養成小人之黨四罪也開刻薄之風開拒諫之風開去賢之風開小人無忌憚之風迄於宋亡其蠹政小人皆由安石始五大罪也呂誨謂其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說其才辨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姦得路羣邪彙進賢者盡去皆由是生臣觀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

務改作立異文言飾非誤蒼生者此人也真可謂知人哉宜司馬公歎其先見不可及也

呂公著言於帝曰唯人君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則不爲邪說所亂矣三語切中神宗之病

程明道先生爲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其善惡使有恥有勸在縣三年民愛如父母此可爲州縣令萬世

讀宋鑑論中

五

之法

神宗時賢相才甚多孫固薦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富弼薦文彥博愚謂德器規模最大者莫如程明道先生而老臣中莫如富韓當時若以此諸人爲相而如范純仁呂晦蘇氏兄弟張子兄弟伊川先生諸人爲講官爲御史或爲太學師天下豈不大治惜乎神宗有大志而不能知人安石有大權而不能進賢使祖宗百餘年培養之人才盡置閒散可歎也

司馬光之諫用呂惠卿帝曰惠卿明辨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皆切中要害後世用人者不可不知富弼嘗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

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此言若洞見後來之禍有國者不可不知

明道先生為御史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才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弗輕天下士此可為萬世人君之法亦可為百世御史之法

范純仁劾安石沮新法帝悉不付外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明道先生言弗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韓公乞罷新法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

讀宋鑑論中

六

不意乃害民如此論執政罷青苗法安石遂稱疾不出以要君司馬光論守法之善與青苗之害帝欲大用光而安石以為光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又稱疾不出以要君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安石謂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足今取財不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帝憂久旱欲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謂水旱常數不足貽聖慮蘇軾謂帝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大銳願鎮以安靜帝竦然曰當孰思之劉摯極言新法安石欲竄之嶺外帝不許詔貶摯嘗因安石有所建白帝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由此觀之當日神宗尚有仁厚之心敬賢愛才之

意而安石固執不移人言其不姦吾不信也范鎮言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誠中要害之旨

韓公論富國之道以為陛下勵精圖治若但躬行節儉以致遠邇之疑司馬公論守法之道以為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又言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又嘗言有治人無治法此言皆可為萬世法司馬公辭樞使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

讀宋鑑論中

七

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忠誠之言千載下猶令人感動
青苗法行呂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辨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深切如此而安石不聽吾故以為姦也
國家之去小人須乘機如王曾之除丁謂是也韓公論

新法不便帝悟命執政罷青苗法安石遂稱疾不出曾公亮陳升之欲即奉詔趙抃君子也當乘此機罷之並疏論安石每移疾以要君扶其心術之姦而勸上因而罷之以用韓公司馬公豈不甚善乃獨以爲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由是連日不決及安石出而持之益堅抃始大悔上疏求罷下之意蓋謂不矣安石出而罷之則安石出必更決裂不知事當乘機此時上奉詔旨乘帝之疑下安人心改法之弊則安石之權漸去矣此機一失安石以爲人皆畏之故既出而持之益堅也明道先生諫安石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此言可爲萬世法也安石雖愧屈而不能用惜哉

讀宋鑑論中

八

明道先生疏曰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況於措置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防正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此不但洞切時務實可爲萬世君人宰輔之法王安石之進也始於曾公亮呂惠卿之進亦始於公亮公亮始欲結黨以排韓琦亦不知二人之禍至此也只一點私心遂釀成大亂公亮可逃其罪耶司馬公嘗言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

肖爲賢人君苟以爲然則邦家之覆也誠不難矣其言雖指呂惠卿實萬世戒也

范鎮謝致仕表有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此雖切神宗而發實萬世君人者之法也蘇軾賀其致仕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歎然曰君子言德計從肖息於未肖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如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此真忠臣之用心可爲後世臣子之法也蘇公之賀所以爲名士與

讀宋鑑論中

九

勇決不如范鎮推賢薦能如此而安石之妬賢嫉能是已非人如彼觀人者即此一事思之賢姦立辨矣君相之道莫大於敬天勤民法祖三者安石以天變爲不足畏祖宗爲不足法人言爲不足恤何其無忌憚至此也君相之道莫大於進賢去不肖安石以司馬光所言爲盡害政之言所與爲盡害政之人以歐陽修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如李定之匿喪不孝而反重用之罷御史陳薦舍人宋敏求李大臨蘇頌諫院胡宗愈其偏執昏昧如此真姦臣也楊繪上疏曰老成人不可不惜今舊臣如范鎮呂晦歐陽修富弼司馬光王陶或求去或致仕或引疾或求散

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此言實得當時切實之病劉摯
上疏言陛下有勸農之志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
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言愛君憂國之言者皆無容於
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
此以彼為亂常此風寢盛漢唐黨禍必起矣又言安石
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儂
辨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愛國者謂之為流俗敗常害民
者謂之為通變此皆切中其本根之病可為君相之戒
安石自以為通經術如秦誓一个臣一節且不能知安
有經術邪

讀宋鑑論中

十

呂晦以疾喻政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不
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順逆診藥有標本治療有後先
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非祇憚蹙盤
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真先見之言也
鮮于侁為利州路轉運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
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
哉東坡稱其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
此可為法
帝謂宰執曰本朝祖宗皆愛天物不肯橫費漢文帝曰
朕為天下守財耳安石曰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
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為過當守財之說
非天下正理此等邪說比公孫宏人主患不廣大之語

其曲學阿世殆尤過之安有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而
猶得為堯舜之政也

文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眾論以
靜重為先陛下勵精圖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
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耳今市易
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有傷國體衣冠之家罔利於市
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為物議
所非者乎此言可為萬世法也

讀宋鑑論中

十一

鄭俠之繪流民圖韓維之因天災極言青苗開邊之害
帝感悟詔罷新法人情大說即日大雨天意人心亦可
知矣而安石上章求去治俠擅發馬遞之罪呂惠卿鄧
綰泣言於上仍復新法人謂安石不姦吾不信也
安石弟安國謂安石知人不明聚斂太急亦中其病
神宗之偏任安石在於以祖宗所為為不足以韓富歐
司馬所為皆不足任大事觀其論漢文帝以為恨其才
不能立法更制意正指真仁英數帝也王安國曰文帝
定變故俄傾呼吸閒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
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
加有才一等矣亦暗指真仁數帝也又曰王猛教符堅
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今世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
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此皆切中之言太后嘗
乘閒語帝安石亂天下帝曰羣臣唯安石為國家當事

此可見其以韓富司馬諸公皆不足有爲也只此一點
念頭橫在胸中所以偏信到底也

遼使來言疆事韓公奏言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
爲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
人之說造爲釁端臣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
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鞭笞四夷
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以文太平故新制日下更改無
常夫欲攘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國困搖眾心離怨
此爲陛下謀者大誤也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
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以釋其疑益養
民力選賢任能疏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說服邊備

讀宋鑑論中

三

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
之夙憤矣此誠內修外攘之善策帝雖善之而不能行
安石乃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割地界遼詔於分水嶺
爲界東西去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其才之無
能爲如此而帝信之真不可解

帝以久旱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此
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
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耳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
怨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安石
曰臣未之聞也其欺上如此有星孛於軫帝避殿減膳
安石疏言星工所傳占書乃世所禁謄寫譌誤尤不可

知望以臣言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
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
怨而亦無邪安石不說退而不出統觀安石本未始也
屢詔不起以致人主之敬繼開財利之說以媚人主之
心繼沮抑羣言斥退君子以專朝廷之政繼言天災不
足畏民怨不足恤以杜人主之疑至於爲子雋圖謀講
官與呂惠卿爭權則平日屢詔不起稱病不出之作偽
作姦敗露盡出矣若安石者真小人而無忌憚也

呂氏中曰神宗之於安石直以眾論爲流俗以舊制爲
弊法以民怨爲常情皆勉強從之而天變常數之論安
石竟不能惑故令州縣不得奏災傷以蔽聰明而旱

讀宋鑑論中

三

又不可掩遂託言交趾以解之雖不明言天命不足畏
而微意可觀矣自紹聖至政宣姦臣誤國之論盡出於
安石而天命不足畏之說流禍尤酷災異不言而祥瑞
輒書甚者臘月之雷指爲瑞雷三月之雪指爲瑞雪其
視天變若童穉之可侮痛哉

陳襄爲仙居縣教其民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富
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
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
讓路耕者讓畔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
矣民多化焉及改河陽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此可

為牧令萬世之法

襄為御史疏請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罷韓絳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遷直學士院帝訪人才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程子張子等三十三人以對所論皆關國計之大者可為諫官侍從之法安石惡而逐之其如賢害能如此

國家生財有大道安石立法取財至鬻祠廟錢雖闕伯微子廟張巡許遠雙廟亦在鬻中瑣瑣如此可歎也豈非衰敗之兆乎

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邵雍門生故舊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

讀宋鑑論中

十四

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此言可為居亂世隨事盡心之法

張橫渠先生為雲巖令以敦本美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誡之意此亦可為牧令之法

安石見帝即曰陛下當法堯舜王安國亦曰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張載見帝亦曰為政不法三代皆苟道也所言同而實異安國所言堯舜三代謂不行刻薄聚斂之政也載所言堯舜者謂敦本善俗知禮成性之政教也安石所言堯舜者則取利之新法也然安石之言易

入而安國與載之言不易入者則義與利之分也利之壞人心也蓋如此

呂公著在翰林與帝言堯舜之道曰堯舜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又曰唐太宗所以成王業以其能屈己從諫也又曰願陛下親正士拒壬人必有忍以濟事功推內恕以及人物於以崇起忠厚保合太和皆能對君之病以立言亦可謂能格君心者惜乎帝能善之而不能利用之也

安石始言為政以變風俗為先而不恤人言遂釀成天下為無忌憚無廉恥之風俗如鄧綰曰笑罵人自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如蔡確累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

讀宋鑑論中

十五

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計是皆不恤人言之害也帝嘗有意于燕薊與大臣定議而白其事於太后太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至重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可見帝未嘗無天性未嘗不受諫無奈大臣之蔽之也即如王珪舉蘇軾檜詩以為誹謗帝曰彼自詠檜耳何預朕事大度如此一聞張方平請罷鬻祠廟錢即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賣非不受諫也直為王安石蔡確呂惠卿所蔽耳

王安禮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此語可為後

世法

孫固諫用李憲曰伐國大事也而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又曰五路進師而實無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此皆可為萬世法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慢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神宗於安石所為亦嘗厭之於新法亦嘗欲罷之於韓富諸公亦知敬禮不衰蒲宗孟曰人才半為司馬光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唯見此人他人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為容又以詩送文彥博其明如此而奈何不能斷而去之斷而用之也

讀宋鑑論中

去

夏人幽其主秉常詔五路以師討之神諤李憲言此千載一時機會也亦似有理但此時朝政紛更海內騷動民心愁苦士氣凋喪內不安欲外攘人才兵力糧餉俱不足而欲竭中國以伐四夷豈非自困之道乎神宗不信孫固王安禮之言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至此而後帝臨朝慟哭為之不食亦何益乎安石改新法而效如此神諤開邊釁而效如此後世好大喜功者可以戒矣

王安禮言徐禧志大才疏必誤國事此可為萬世觀人之法
神宗屢封太祖後為安定郡王此一事高出真仁英三

帝也哲宗初以顏孟配享亦其卓越前古處

宋自太祖以來興學重士尊道崇聖以仁厚禮義化天下故養成人才至神宗時極盛神宗雖誤於安石而重道興學之心未替故當時人才雖不見用而著書立說多為萬世法如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張子之西銘正蒙邵子之皇極經世二程之全書司馬溫公之通鑑歐陽曾子固蘇軾之文章皆於此時發之蓋陽氣剝於上而復於下固天道之自然也自此講學之風不絕義理之說日明歷哲宗以至南宋之終君昏相庸姦臣不絕於世而全賴講義理數君子維持撐柱以留二百年之國脈是亦天之所以報太祖仁宗諸君興學之功也向

讀宋鑑論中

七

使神宗不惑於安石舉諸賢而大用之使道教大明宋之天下豈有涯哉神宗
神宗崩太子立太皇太后臨朝同聽政下詔曰先帝臨御十有七年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宣布實惠其申論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於是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規卒止禁廷工技能導洛司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罷造軍器工匠罷成都府利路買馬罷京東西泗州物貨場罷市易抵當汴河隄河岸司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罷賃地出限罰錢罷免行錢罷提舉保甲錢罷錢糧提舉保甲官罷方

田罷卿延團將罷增置鑄錢十四監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求媚于太后乞復太后從父高遵裕官太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自是驚悸馴至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討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即此可為聖后矣惜乎神宗時不能從其言也

太后問司馬光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此真是救時之才也蓋言路開方知新法之弊方知人才之抑朝廷姦臣方不能欺主草野下情方可以上達此要務也又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改之當如救焚拯溺也此皆可為萬世法

讀宋鑑論中

六

呂公著被召入對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此真可為萬世法也太后以為尚書左丞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公同心輔政凡欲革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歡笑鼓舞稱便矣使得早用之則天下何有亂哉
明道先生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安石此君子自反自咎之詞為君子者不可不存此意孔子所以與上大夫言闇闇如孟子所以惡小丈夫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也然此在君子自反則可而後之論者

乃以此咎諸君子而反使小人有以藉口則又非正論矣

宋世國祚之長以仁厚而委靡不振姦邪得容亦以仁厚太過元祐初王覲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孫覺劉摯蘇轍王巖叟朱光庭亦疏言確罪此根本之計也蓋欲興治法必用治人不除邪人而但除弊法則一旦邪人起而弊法又興矣太皇太后不忍斥之此仁厚之過所以後來太皇太后崩而小人復作禍矣

讀宋鑑論中

十九

切更改此氣質拘滯之蔽也如詳定役法蘇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培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饑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温公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如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府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今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第不當於領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利民何必改法此誠通達世務人情之言也公不從范純仁亦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虛心以延眾論若必謀自己出則諂諛

得乘閒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觀其究竟此亦改革弊政之法也公亦不從此所謂氣質之拘蔽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孟子稱舜曰舍己從人此所謂己者特自己之意見耳舍而從人好問而察邇言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斯所以爲聖人與

凡我出一言行一事而人卽以爲可奉命唯謹無稍違誤此中須細察之而在上位尤爲要務蓋權勢所在趨赴者必眾奉命唯謹者雖或有才而或恐是姦邪媚上之術也以我爲不然者雖或是偏見而或恐是正人君子也如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而蔡京獨

讀宋鑑論中

三

如約光喜之此亦意見未忘故小人得以希上順旨也君子誤用小人往往坐此觀人者不可不知

司馬公呂公薦伊川程子於朝程子入對爲崇政殿說書卽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此誠萬世人君之法也根本之計格心之要無過於此

司馬公奏立十科舉士法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

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俱有官人無官人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曰善治財賦事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俱舉有官人案此可爲萬世常典使神宗不惑於安石而早用之宋室豈不大振乃屏居洛下十五年朝政日非元氣日削及哲宗初始大用而年已老矣雖銳意革弊而歷年未久善澤不能遠及於人元老大臣又相繼奄逝太皇太后崩而小人又進邪說以惑主聽於是光之善政俱廢安石之弊政復行光

讀宋鑑論中

三

所薦之人復去安石所引用之人復起而宋室遂衰危不可振矣然使無司馬公中閒一起則安石之禍不到靖康而始見矣甚矣安石之爲宋罪魁也

司馬公當國時兩宮虛己以聽公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多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太皇太后爲之慟卽日與帝臨其喪京師爲之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視焉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於宛鄉民聞

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當速往也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方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忘自言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淡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剗革殆盡或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聞者則禍作矣公毅然作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之意也此真萬世宰相之法也程子論坐講之禮曰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

讀宋鑑論中

五

崔順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延和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議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講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此言可為後世法也

洛蜀黨之分始禍者蘇軾其後程子門人亦不能為無過方是時天下受安石之禍司馬公呂公上奉太皇太后之命起而大振之羣賢在朝弊政盡革可謂中興之機矣然其時天子幼冲熙豐小人猶在程子在經筵以

成就君德為主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而蘇公為翰林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道覲有所啓悟是皆忠心為國者也惟氣質各有所偏遂意見各有所執程子多用古禮如司馬光之薨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程子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此自是程子偶然拘滯處然東坡當思程子平日格君心之非正身率物之大本為國家不可少即小有拘滯當進規而正言之以盡同僚之道則程子大賢未有不虛受也乃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至詆為姦如不弔司馬公事則曰此枉死鬼叔孫通所制禮也此成何氣象良由平日氣質

讀宋鑑論中

五

喜開放惡檢束但講經濟文章而不知聖賢脩身之大本故不知程子而妄發如此吾故曰始禍者蘇軾也然程子大賢蘇氏固當敬之而蘇氏忠節經濟亦時之偉人雖失之放曠程子未嘗不容之即如枉死鬼叔孫通制禮之言程子亦未嘗因此輕薄之言而深以為意也乃門人賈易朱光庭遂刻軾館職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賈朱等不知為國家愛才何其量之小邪於是胡宗愈孔文仲顧臨又為軾連章力詆程子不宜在經筵矣夫程子蘇氏言論之不合於策問謗訕何與于經筵何與而遷怒至此不為國家長久之計以至於三黨遂成三黨成而兩賢出于君側之輔導無人哲宗後來所

以昏小人所以得乘隙而起吾於此不能不有憾也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吾於是服大程子之德爲不可及也夫

司馬公當國時畢仲游上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等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將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如是則廢置獨去者皆可復行矣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

讀宋鑑論中

五

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粟錢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閒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然後新法永可罷而無敢議復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八九皆安石之徒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役錢等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閒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公得書聳然後竟如其所慮可見除弊當除其病根而爲政當邇言必察也

呂公當國時常安民貽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視疾方安甯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眾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靈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

讀宋鑑論中

五

甚可歎也猛虎負嶠莫之敢撓而卒爲人所勝者人眾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矣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得書默然此書亦當時藥言也並可爲萬世欲中興欲除弊之法呂公自少以治心養性爲本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而才則不能及韓范司馬然使非安石誤國早得大用以培養元氣則宋室其興矣惜乎早爲安石所扼而當國僅三四年遂能與司馬公大轉乾坤而年高棄世不得終其志則吾不能不致恨於安石也

范祖禹為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干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又嘗疏論人主正心脩身之要又言蔡京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執政不宜崇長此皆致治根本之言可為講官法也

蔡確以誹謗執政議寘於法范純仁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言語文字之閒竄誅大臣今舉動為將來法此事慎不可開端也其意厚矣然以誹謗罪大

讀宋鑑論中

三

臣固不可而確實有罪宜明正其從前附安石誤國之罪而竄之以為人臣之戒則名正言順矣乃純仁則一味從寬是又過於仁厚之弊也且其言曰嶺嶠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則未能無私意矣

司馬公呂公既薨孫固亦卒文潞公致仕程子范純仁皆罷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惑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皇太后疑不決蘇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反必將戕

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太后然之調停之說遂已夫君子不合則當調停如當時三黨之分當有大臣調停其閒化諸君之意見以同心輔國若小人與君子何可用調停也此轍之言是也然轍但知不可調停而不知當引用君子不使有一賢之不得志庶乎可以勝之而小人之爭引邪說者又不乘太皇太后之明君子在位者之眾聲其罪而遠竄之即如程子之賢不能薦而反沮其用以范祖禹之言不肯聽則此時雖不用調停將來君子漸孤太皇太后寘駕小人焉有不復用之禮此所謂持其末而不知扶其

讀宋鑑論中

三

本者也即劉摯呂大防之識亦不能及此所以不及司馬公與傅堯俞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此可為學者之法

置廣文館以待四方游士之試京師者此舉最可為萬世法蓋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與外省州縣不同外省州縣各有籍貫不許冒籍以杜輕去其鄉之弊以免士民混雜之弊可也至於京師乃天下士民之公地後世乃不許冒籍豈非同於外省州縣乎當以宋事為法另開一館以試天下游士不許冒籍以與本地相混而亦不禁其來試以招天下之人才乃為上策

太后復以范純仁爲相謂純仁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時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以畏爲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乃止竊謂楊畏蔽賢薦姦呂大防欲用爲諫官乃調停周旋之意是私心也純仁所言公言也正言也然究竟如楊畏來之邵等之橫議將來必爲害而章惇呂惠卿如此章明較著之罪猶敢乞召豈不當明正其罪而連章惇等俱遠竄之以絕後來之患但不報不用而已吾是以嫌宋之

讀宋鑑論中

无

過於忠厚也

呂氏中曰宣仁太后起光公著用之二公未至罷新法十餘事皆從中出非惇確所能沮抑亦無待於光公著之建明非女中堯舜乎二公既至罷青苗復常平禁字說等是變熙豐之法乃神宗末年之悔意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論也然謂太皇以母改子則他日必有以子不改父之說進者又差役一事變之太驟秦晉利差役吳蜀利顧役各有利病不舒究而速變之過矣熙豐小人不可不盡去而熙豐之法則其善者不必盡變青苗均輸可罷而顧役之法去多取之弊而度差役之所宜獨不可乎保馬戶馬可罷而保甲之法因其

已成教閱以省兵費獨不可乎新經字說可廢而罷詩賦取經義獨不可因之以崇經學乎元祐惟不盡去熙豐之小人獨務去熙豐舊法所以激而爲紹聖以後之紛紛也

太皇太后不豫時謂呂大防范純仁曰正欲爲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此亦可謂真識矣然天下事當乘勢乘時方哲宗幼冲太后同聽政正士盈朝此時比勢足以勝小人使司馬公呂公文潞公范純仁輩見微知著防小人之復用則當乘此時勢取小人而盡竄之明其誤國之罪置之於死以爲世戒以防後患即太

讀宋鑑論中

无

后仁慈不肯而諸賢亦必愷惻詳明一矯宋初過於寬仁之弊則善矣惜乎太后與諸君子皆狃於仁厚而不能乘時以大振乾剛也

凡小人之禍當其禍之初起宜有以維持之不可過激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如安石之初使諸君子皆如明道先生氣象正而不阿和而不迫不然即用邵子之法暗地維持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則新法雖行而正人君子不至盡逐或尚可轉移也而諸君子未免有過激之病凡小人之禍已被於四海一旦有轉圜之勢則宜絕去其根不可稍縱所謂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如元祐之初使諸君子憂深慮遠

凡章惇曾布蔡卞呂惠卿之徒其荼毒四海之罪神人共憤皆必明正典刑而其餘者并竄於遐荒永絕根本如此方是大振作所謂威克厥愛允濟也而諸君子未免有過縱之弊在諸君子公直仁厚皆千古之偉人然於聖賢全體大用處未曾見透所以未盡善也

哲宗親政范祖禹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可不畏哉太皇內決大策擁立陛下斥姦邪抑倣倖九年之間德澤深於天下然小人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聽也陛下初

讀宋鑑論中

三

立上書言法不便者萬數太皇因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也有罪當逐亦以眾言逐之皆上負先帝下負天下者也惟陛下清心察理敢以姦言進者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若稍入其言則姦言繼起萬一追報之禮有不至於太皇聖德無損於陛下孝道有虧今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閒伺隙之時不可不謹防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敗壞邪疏入不報此亦防微杜漸之言吾終嫌其說已遲矣使當太后在時以平日神宗所欲止新法而為安石呂惠卿所沮者逐一奏明並以後來之患不可不防請於太后先除此諸人則更妙矣

帝召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蘇軾諫曰陛下親政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軾所言亦時政之要然不知本也本者何君心是也伊川為講官誠足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使蘇公是時敬而扶植之不使罷退則培養數年或不至於此乃玩侮巧詆其後太后欲用蘇轍又沮之輔養君德無人所以哲宗後來若此之昏也至此而諫之何益故人之為學事君皆不可不知本

宣仁太后寢疾召范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太后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此可為萬世處人骨肉之間之法也

讀宋鑑論中

三

人不可有一毫私心私心不克害國不淺如呂大防秦人贖直無黨亦君子之徒也乃楊畏曾薦用章惇安燾呂惠卿其人之無行可知矣大防欲以為諫官純仁不可哲宗立大防密約畏助己超遷為禮部侍郎首叛大防乞紹述先政疏請用章惇呂惠卿鄧温伯李清臣等並乞召惇為相帝深納之於是太皇太后及諸君子數年之苦心付之流水矣諸小人不足責吾獨恨大防之不虛心也彼以楊畏曾參純仁故以楊畏為直而以純仁之不肯用畏為忌克故力用之而抑思純仁果小人乎惇惠卿等果君子乎畏以正為邪以邪為正大防不察但疑純仁不肯用為忌克而且以畏為敢言引而用

之何無識至此也楊畏引用章惇章惇相又引用凶邪於是諸君子之禍烈矣

范祖禹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此可爲萬世講官之法又嘗奏太后乞召程子勸講必有補聖明使當時兩人俱在經筵或有助也

常安民於呂公著當國時勸其招賢進士以勝小人此根本之計也及章惇呂惠卿曾布蔡京入安民抗言攻之時京之姦未著人多不測而安民獨言之可謂知勇兼全矣

讀宋鑑論中

三

哲宗雖昏暗然尚畏正言如常安民攻呂惠卿帝即納之章惇蔡卞請發呂公著司馬光棺暴其尸許將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後惇等又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之許將曰祖宗以來未有也帝深然之惇卞欲廢宣仁爲庶人帝聞皇太后言即感悟焚其奏二人再具狀堅請帝怒而抵其奏於地是尚非亡國之主也使當時非小人進邪說以惑之而諸君子不罷斥斷不至此章惇曾布蔡卞之罪固不容誅吾尤不滿於呂大防也

仁英兩朝仁厚之政作養之賢才至神宗朝爲安石剝喪殆盡幸而祖德深厚一二老臣未死者承太后之召

用得行其志所布仁厚之政及所招用之賢才至哲宗親政又爲章惇蔡卞剝喪殆盡矣究之所行之政仍是安石之政所用之人仍是安石之人使當日無安石而司馬呂公早得大行其志則又何有此事哉然則北宋亂國之罪安石一人居其首矣

田畫先勸鄒浩諫立劉婕妤後又責鄒志完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五日不汗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自滿士所當爲者不止此也此可爲萬世學者之法亦可爲朋友之法

呂氏中曰熙豐紹聖之間無元祐數年之潤澤其禍不待宣靖而後見矣所可惜者一老不憚遺而諸賢無宗

讀宋鑑論中

三

主光薨於今日黨論則兆於明日天禧寇丁之禍以小人攻君子也慶厯呂范之黨以君子攻小人也元祐所謂黨則以君子攻君子矣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有過紹聖之禍吾黨尤有過焉元祐所以轉爲紹聖始於朋黨成於調停始於呂大防之引楊畏成於楊畏之引章惇清臣惇卞京布借紹述之名而用安石之法安石變法之禍止於一時引進小人之禍終於一代嗚呼正人受禍極矣惇卞上誣宣仁下欲誅諸賢誅心而論罪浮於曹節王甫朱全忠之害黨綱朝士矣善人天地之紀而絕之若此國欲不亡得乎

以上哲宗

柏堂讀書筆記

桐城方宗誠述

讀宋鑑論下

徽宗初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以韓忠彥為門下侍郎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知名之士進矣此真撥亂反治要著若使常守此說而行之不為曾布蔡京所誤則徽宗何有失國之事也韓忠彥當國薦陳瓘鄒浩為正言詔復元祐黨人范純仁等官罷編類臣僚章疏局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蔡卞章惇邢恕安惇蹇序辰蔡京林希俱以罪免詔追復元祐宰執文彥博等官詔

讀宋鑑論下

一

禁曲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罷平準務亦中興之才也惜太后退政太早又旋崩上無任用之人同列曾布包藏邪心無其事之人獨立不能成功可恨也范忠宣公卒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數語若灼見後來之禍真格君心之言也亦可為萬世人君之法使哲宗親政用而不疑其後即以韓忠彥繼之宋斷未有亡者也

曰食求言崔鷗上書言方今政令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為本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甚可駭也且

司馬光忠信直諒聞於華裔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如章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名之邪此亦防微杜漸之言致治根本之憂也使常信此言烏有失國之事也

讀宋鑑論下

二

曾布欲調和元祐紹聖之人任伯雨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不可以不戒此真可以為萬世法也伯雨為諫官首勸帝以災異為警戒不可不深思遠慮又論貶章惇於雷州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與前常安民俱為曾布所罷布又去范純禮陳瓘又因與韓忠彥不合謀引蔡京自助遂召京為學士罷韓忠彥而天下事不可為矣故紹聖小人之禍其罪在大防建中小人之禍其罪在曾布曾布既相其弟曾肇謂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數月以來端人正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以慟哭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真有識之言惜乎布不能從也

小人未得志則相附相引既得志則相傾相軋王安石引呂惠卿助己惠卿為相即傾安石曾布附章惇後即

與惇不平曾布引蔡京助已京即傾布代其相位此固天理昭彰所以謂小人枉做了小人也

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徽宗初進用蔡京焚元祐法暴政漸行而置安濟坊於郡縣養民之貧病者置居養院於京師以處鰥寡孤獨者雖曰美政而不知邪人得志良法盡焚此等小惠何益邪追貶元祐賢臣不得與在京差遣詔司馬光等子弟不得官京師詔元祐學術政事俱勿施用竝禁受業者而作辟雍詔天下興學貢士雖曰美政不知正人斥遠正氣沮喪此等具文何益邪雖然此二事究竟是善政蓋猶宋眞仁厚之流風善政之所

讀宋鑑論下

三

存也故尚可以培養國脈至數十年後而後失

石工安民不忍刻元祐姦黨碑可見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而蔡京於毀碑時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毀是豈非荀子所謂性惡者邪

徽宗失國之禍根在用蔡京蔡京誤國之罪第一在追貶元祐正人禁其學術政事勿受業禁元祐法刻姦黨碑將正人君子學問功業剝喪淨盡太祖以來培養之人才仁宗以來培養之學術元祐以來培養之恩德埽地無餘如陳了翁韓忠彥皆治世之才鄒浩任伯雨皆直言之士貶竄不遺餘力程子師友門人之學禁錮不得見用此亂天下之大本也第二在引用朱冲朱勔父

子供奉花石綱又引方士營建土木上耗內帑下剝民膏逢君之欲而喪天下之元氣第三在引用宦者童貫爲制置使開邊釁其後貫進圖燕之議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眞與之相約攻遼以致遼亡而金人之禍更烈矣是皆京之罪也然京之所行實皆本王安石如指正人爲姦貶竄不遺餘力此安石之故事也倡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逢迎花石土木營造即安石言人主若能行堯舜之政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爲過當守財之說非天下正理有以啓之其開邊釁亦本安石至於紛更法制增修財利之政吏員冗濫皆本安石而加甚焉耳吾故曰北宋之禍以安石罪爲第一者

讀宋鑑論下

四

此也

凡小人得志專以去正人引眾邪沮格言路爲第一務如章惇蔡京之紹述者所以引眾邪也追貶元祐者去正人也蔡京之議廢元祐皇后者所以坐諸賢之罪也議復滄州者亦以棄滄州爲諸賢罪也不然諸賢無名色可貶貶之而復竄之至於刻石不遺餘力者惟恐君子一朝復起或有一人得起又復羣引而入故必思所以絕其根姦邪至矣然吾獨恨宋之君子太仁厚也哲宗徽宗兩朝小人得君復起即防君子如此之密君子如司馬公呂公得君乘時即防小人如彼之疏所以然者不肯傷忠厚故也一念過於厚使小人得容身以俟

隙此可為萬世大戒也故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者眾
也不錯諸枉而徒錯一二人則直者終不能勝枉大學
亦曰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
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蓋惡邪不如此之嚴則愛人之法
終不能久恃也後之治小人者以小人防君子之法防
之斯可矣或曰得毋激之過甚曰非也小人之惡未見
於天下則不可激若既負天下之罪則雖大加誅戮天
下莫不心服焉何能為亂邪

京以安石配享孔子而以司馬公為姦黨毀程子之書
范祖禹唐鑑蘇軾黃庭堅文集諸公之忠至今仍如日
月經天而安石仍被逐出所謂小人枉做了小人也

讀宋鑑論下

五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宋太祖太宗真仁二帝培養人才
經王安石呂惠卿剝削而元祐初尚有數百人元符
之中經章惇蔡卞剝削而徽宗止有韓忠彥陳瓘常安
民任伯雨數人而已數人既去朝中盡是凶邪國欲不
亡得乎然是時祖宗積累之厚猶未嘗無人也使以韓
忠彥陳瓘為相以伯雨等為諫官以程子為講官及為
太學師以程門諸子分教天下之學上行元祐之政而
下崇伊洛之學天下有不中興者未之有也乃邪正混
淆以迄於亡其原啓於安石吾故曰罪之首也
沈疇不肯迎合蔡京鞠獄釋無左驗者七百人歎曰為
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苟富貴邪此亦可謂

鐵中錚錚者足為御史之法
方軫請誅蔡京以為京專以紹述之說為自謀之計忠
義之士分為邪等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者日以
花石禽鳥為獻以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此真得蔡
京之心也陳禾請竄童貫黃經臣引帝衣請畢其說曰
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亦先見
之論是皆國家安危之本也使帝誅竄此二人而重賞
軫禾豈有亂亡之事乎

蔡京始免相既而復入後又免相旋又召入小人之難
去如此何也蓋神宗之心急功利安石以功利之說進
故雖眾正之說不能聞之雖暫去而復起徽宗之心好

讀宋鑑論下

六

淫樂蔡京以花石土木侈靡神仙之說進故亦屢免而
屢起由此以推凡自古小人得君止是逢君之欲而已
矣
石公弼張克公之劾蔡京陳朝老之劾何執中皆可謂
鐵中錚錚者惜乎徽宗之不能用也蔡京免而相執中
陳朝老疏言執中雖不敢肆為非法若蔡京然碌碌庸
庸天下敗壞至此如人臟腑受冷已深豈庸醫所能起
乎然余觀其欲置陳瓘於死則非徒庸碌者也蓋鄙夫
之無所不至者與
上召京至都堂議事陳顯因對言蔡京再用士民失望
貶遂歸隱四明此亦鐵中錚錚者乎

徽宗不行元祐之政而行紹述之政不用韓忠彥陳瓘及諸直言之君子而用蔡京何執中童貫不尊崇程門諸賢而尊崇方士不尊聖學而求道教經不內修政事而欲爭邊地顛倒錯亂國欲不亡得乎

信賞必罰軍國之大政遼伐女真女真敗遼遼樞密使蕭奉先奏東征潰軍不肆赦恐聚爲亂自是凡軍敗潰遂止免官而不加罪於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士庶無鬪志遇敵輒散此可爲後世戒也

諺曰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故秦穆公聞鄰國見滅則素服不舉金人日盛遼師日敗遼與宋兄弟之國也自太

讀宋鑑論下

七

宗以來雖有小嫌旋議和好邊境不憂者百有餘年今見蹙於金金與宋鄰必非遼比矣乃宋君臣無一念及此方於此時崇信方士興建土木剝喪民氣內氣日空外患日近國欲不亡得乎

自古誅竄諫臣塞絕言路未有不亡者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旋卽書陳君見弒楚入陳爲萬世戒深矣徽宗初尚有直臣常安民任伯雨其後尚有沈疇方軫陳禾石公弼張克公陳朝老陳顯陳葆光皆以劾京等貶竄國欲不亡得乎

天理只是循環遼初強於宋後金又強於遼遼求和於金不許後金求和於元不許自丁謂以來小人害君子

然如丁謂王欽若蔡確章惇蔡京之類亦終未有不得禍者也讀史者可以悟天道矣

重和元年金人屢破遼師蔡京童貫議遣馬政浮海如金預請燕雲之地上致書於金主稱爲聖人自稱下邑初通書卽自卑如此卽後來稱臣奉朔之漸矣

神宗時雖行新法亂祖制然每遇災異卽求言避正殿減膳徹樂憂形於色對朝嗟歎雖王安石言天災不足慮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脩爾有此一念所以未至於速亡徽宗流連荒亡天災屢降而不省京師龍見大雨水高十餘丈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災

讀宋鑑論下

八

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綱因是得貶上不畏天下不受諫國欲不亡得乎

太祖太宗眞仁英五朝未有沮格人言之事閒有以言事得貶者旋卽擢用且不過一政一事而不害其立政之大常沮絕言路自安石始然安石雖沮絕言路而神宗閒有不然者蓋流風未盡泯也至徽宗時正言已微矣然未有一言而不遭禍者如常安民等固然其後太學生鄧肅以花石綱害民進詩諷諫貶秘書省正字曹輔以諫帝微行竄於彬州御史中丞陳過庭請誅蔡京王黼朱勔貶种師道諫進兵被責宋昭諫伐遼被竄舉朝無正言者國欲不亡得乎然皆王安石啓此弊也

曹輔言君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可畏也此言可為萬世戒

易象陽爻在內為復為泰陰爻在內為否為剝徽宗時宋江寇海州張叔夜敗之江乃降方臘寇秀州統軍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臘還據杭州深據岸屋為窟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賊遂平可見天下無時無才也而諸直言時政如鄧肅陳過庭輩亦復不少然而無救於宋之亡者則以陰在內而陽在外之故也陰長陽消國欲不亡得乎

讀宋鑑論下

九

力陳不可蔡京童貫言之王黼復請遂起師竊謂居中之言雖正究無救於宋之亡也先既約夾攻遼師即不出師而金滅遼之後亦必來責背約蓋金之禍宋自遣馬政如金時始也至此已無救矣且朝中小人日剝元氣即不夾攻遼亦亡是以君子論治當務本也向使神宗守仁宗之政哲宗徽宗守元祐之政用賢去姦以圖遠大三朝以來元氣日盛則遼主無道乘此自取燕雲何不可者金雖滅遼亦無如宋何也乃三朝以來剝喪國脈如此又謀之不臧而約金夾攻至此雖不出師何益耶鄭居中神師道之諫皆非根本之計也然則如之何曰仍須自內治起竄斥姦臣罷諸亂政起用賢人正

士內修國政培養民氣外用老將修整軍旅以防敵人而不為夾攻之約斯猶可也蓋宋不夾攻則遼一時不得亡遼既德宋宋又藉遼為藩籬金之禍不得及於宋即遼後被金滅而宋內治既修軍政既飭又不致有白溝燕山之敗則兵威不損亦必有以待之是猶為救敗之舉也若但曰不夾攻遼而已又何益哉

遼使來言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啓他日之禍高麗王楷諫宋曰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為邊扞女真虎狼也不可交也宜早為備朝散郎宋昭諫曰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

讀宋鑑論下

十

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諸言皆洞悉利弊瞭如指掌惜乎宋不能用也詩刺幽王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徽宗之謂乎傳曰臨禍忘憂憂必及之方臘宋江之亂起金禍漸近而猶日營建艮嶽窮極奢靡國欲不亡得乎凡事始謀不臧則後竟無法可救如宋始不應與金約夾攻遼此舉一錯後來燕山雖破金人背約只許六州不得不曲意許之矣來索糧不與固激禍與之亦生禍所以立國以自治自強為本恃人之力未有不受人制者也

楊時爲邇英殿說書言自熙甯紛更祖法元祐盡復祖宗之舊至紹聖崇寧乃盡焚元祐之政縉紳之禍至今未殄願明詔有司條具祖法著爲綱目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勿論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此皆根本之計也

自太祖創業議取燕雲尚不敢真宗全盛之時亦不肯聽寇準之言取燕雲卽神宗亦不敢而徽宗用蔡京童貫之計居然取之所以自以爲莫大之功也不知太祖以來務實其內實則燕雲雖不得無害徽宗內治空虛而徒欲取燕雲譬如人元氣元神虛耗縱體日加豐

讀宋鑑論下

七

何益耶又譬如人家子弟不能謹守祖宗基業日事燕游朋淫於家而偶然得非義之財以廣田地人或羨其能廣田廬而識者知其敗亡將及矣可不戒哉

徽宗荒於花石沮格言路至金人敗盟始罷浙江諸路花石綱詔臣庶極諫何益然其能使守京城未至遽亡者又在於此也而終不免見擒於金者則又以二十餘年之亂政天理不能容與

金兵日逼帝甚憂懼宇文虛中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說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吳敏諫棄京師李綱勸傳位太子此皆根本之計也蓋棄京師則失地失勢不降詔罪己則人心不固然究

竟徽宗所爲天怒人怨極矣不傳位太子則天下豪傑不爲之用故必如此而後可以收將士心以死捍敵此真通時務之要者也徽宗

欽宗卽位綱上書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以謝天下此皆根本之計也使帝盡行其說內治一清烏有亡國之事哉梁武以好佛亡宋徽以好道教亡其實梁武所好非真佛教也徽宗所好非真道教也道教尚清靜淡泊無爲

讀宋鑑論下

七

而徽宗花石土木極其侈靡紛更制度極其煩擾道教曰佳兵者不祥之器而徽宗貪土地以致金人之禍然則崇尚道教者乃邪妄妖幻之術耳非道教也

宋自安石以前君子道長自安石以後君子道消至欽宗時人才衰微極矣然非無才也只是不得位耳當時惟李綱是經綸忠義之士所建言皆天下大計而種師道亦忠勇有謀之老將楊龜山尹和靖爲負人望之大儒太學生陳東忠直敢言皆關社稷生民大計向使當日用李綱爲相朝政設施盡倚賴之用種師道爲大將軍府調度盡倚賴之以楊龜山尹和靖爲講官或爲諫官陳東用爲御史正言朝政君德倚此數人輔導而小

人盡殺無赦則中興之業成矣惜乎皆不大用用之又學尉而如胡安國胡寅馬紳諸人皆沈於下僚和議紛起坐失機宜而反歸咎李种二人或者天怨神宗以來之敗政而徽宗又加以荒亂故欲使其國中絕而大警之邪

天下事不可以成敗論如李綱之諫帝遷幸以為宗廟社稷百官萬民之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不可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且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來追何以禦之皆洞悉情事之言其後敵雖退而罷种

讀宋鑑論下

三

師道罷李綱罷楊時相與將皆非其人以致誤國豈不可恨邪而後世怯懦者遂以為城不可守多為退避之計誤矣

李邦彥力請割地請和李綱以為擊之便不聽一失也帝求大臣中可使者綱請行帝不許命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稅怯懦誤國事不聽二失也稅果恐怖失言回李綱言金人所索金帛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親王不當往若遣辨士姑與之議所以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雲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必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又不聽三失也李綱馬忠履

敗金師种師道帥兵入撲見帝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者請緩給金幣於金使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又不聽四失也金人復圍京師李綱欲俟其歸半渡擊之上策也姚平仲因爭功欲速戰种師道欲俟弟師中至帝以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以致敗賴李綱率諸將戰卻之此平仲爭功之過也乃因此遂罷李綱以謝金人五失也太學生陳東及都人上書乞復用李綱以為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向時中李邦彥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庸謬忌嫉恐其成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喧呼動地又願見种師道种師道入城彈壓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聞而

讀宋鑑論下

十四

散人心之歸二人如此公論之不予邦彥等若此先是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憤憤綱令能殺敵者厚賞眾皆奮躍金人懼使帝乘此時人心公論之所在盡殺諸小人用綱為相用師道為大將並嘉陳東之忠天下豈不大振哉乃仍是悠悠雖用綱而小人仍掌國政六失也李綱復用金人知宋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告辭北去种師道請乘其半渡擊之不然必為國患帝不許七失也京師解嚴呂好問進言金人得志必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不聽八失也种師道罷中丞許翰諫不納九失也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係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不然將來再舉

必有不救之患宜起師要擊之不聽十失也姚古神師中折彥質等帥師入援而金人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送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將士踴躍而去宰相咎綱以爲不可乃急徵還諸將及金人於邢趙聞命無不扼腕比綱力爭再遣而諸將士解體矣十一失也金人叛盟詔遣姚古神師中往援三鎮師中渡河上言金人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遲朝廷疑不用後許翰又責神師中逗撓師中因戰死諸軍由是奪氣十二失也金兵退後道君皇帝還京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聽十三失也出綱爲宣撫使綱拜辭不許臺諫言綱不可

讀宋鑑論下

五

去朝廷斥之陳公輔諫貶之十四失也既又罷李綱劉班胡安國力救不得皆坐貶當時朝廷止此一人而又罷斥十五失也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然則神師道李綱之言驗矣宜召而復任之矣乃仍遣使講解呂好問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師不省又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貶之十六失也至此機會全失雖有善者不能爲矣凡遇大敵以擇將相爲第一要務得賢將相則一切任之而不掣其肘方可大有爲許翰知主用兵何桌亦然然不知薦賢如當時人才自以李綱爲第一而出爲宣撫使卽能黜之漸也翰不知力薦之而反促之行何桌

擠胡安國當時如安國者亦人望也楊時論列皆切於世道馬澥詆而罷之而翰與呂好問輩俱不能留是皆不知根本之憂也無人則雖議戰議守何益乎凡誅戮罪人須乘時大振方能收人心若誅後其時縱戮之不感人也如欽宗之免李邦彥誅梁師成罷王孝迪李稅竄蔡京蔡攸免張邦昌趙野誅童貫趙良嗣安置朱勛豈非一反徽宗之所爲然皆事勢大壞雖如此已無救矣使卽位之後卽將蔡京蔡攸朱勛梁師成童貫趙良嗣誅之以謝天下籍諸人家以賞六軍而李邦彥王孝迪李稅張邦昌趙野等一間陳東之言卽放竄遠方詔天下薦舉賢才有不中興者乎誅之不得其時

讀宋鑑論下

六

故人心亦不得回也神師道薦尹焞德行召至京師此眞賢將才也焞之來原有志於天下至京見人才政事不足有爲而上亦無大用之志所以不願留也此出處之道也楊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社稷而論其罪者莫知所本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勝述望罷其配享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時居諫

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去乃竟為陳過庭馮澥詆而罷之當時使重用李綱與時與焯胡安國輩為相何至亡國

崔鷗疏請誅蔡京餘黨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故更政柄無人立異害已馮澥近入奏曰士無異論大學之盛也澥竟敢為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端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苛錮多士固已密矣原京與澥欺罔之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

讀宋鑑論下

七

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邪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困矣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矣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遺腹心考定之同己為正異己為邪澥與京同者也京之術破壞天下極矣尚忍使其餘黨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眾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此舉固快人心後來蔡亦遠竄然已無救矣當時欽宗即位即請誅之則或可挽回況此所奏馮澥等仍然

不動焉能中興耶

許翰稱胡安國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安國嘗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皆至論也

宋之不振亦氣運使然如康王初起之時岳飛宗澤皆依之而先即有汪伯彥迎王如相由是受知而執和議之說以誤宋豈非天乎所以然者自神宗以來殘民事多天不欲其大振也

帝復如金師金人逼帝易服侍郎李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擊之不懼與之食不食許以富貴不

讀宋鑑論下

六

受竟能死節金人義之然平日未見出一謀諫一事進一人至此雖死何益乎

孫傅從太子如金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之傅也當死從金人雖不吾索吾出與之俱行此亦小忠而已大忠以平日死職為上平日亂政無一言但至此日從死何益

金人陷洛時宋非無人才也張浚止官太常主簿趙鼎止官開封士曹胡寅止官司門員外郎賢才沮厄如此其後金人立張邦昌諸人逃入太學不書名而大臣如王時率百官還拜之平日用舍顛倒如此國欲不亡得乎所以然者由自神宗後止取柔媚人才而不取抗直

人才所以賢才不得上用也

宋至欽宗時未嘗無才只是朝廷不善用並且置之於死地如劉韜守真定金人圍之大臣在金人軍中遣人持詔諭韜以公私金帛犒虜給曰民在圍城久艱窘極矣金帛何從出乎金人將屠城韜不答又取監司及僚屬十餘人亦不遣以強弩射之金人遂退夫以一孤城能抗金其才大可用矣乃不能用及京師陷金必欲得韜宰相遂與之金人欲以官用之不可自經死節北宋之亡不亦宜乎

康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入援不可

讀宋鑑論下

九

緩會帝議和好持詔屯兵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欲款我師也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師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此上策也乃京中爲馮澥耿南仲所誤帥府又爲汪伯彥等所持豈非天欲亡北宋乎後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趙野范訥曾懋合兵入援皆不答澤遂以孤軍進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眾至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賊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於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卻數

十里澤計敵必悉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澤真名將也使是時李綱爲相必能固守京城而澤又來宋何至亡奈此時朝政壞極帝已入金營中矣獨力難支惜哉

朱子曰靖康排正論者耿南仲馮澥二人之力爲多耶黨尚留耶說尚熾如此是猶已死於鳩毒而尚畜之也金始終以和字愚宋始終以和字自愚哀哉

呂好問在張邦昌時金人立張邦昌爲楚帝好問委蛇其間不能殉節然勸邦昌勿御正殿勸邦昌尊孟后爲元祐皇后勸邦昌迎立康王卽位曰大王不自立恐有

讀宋鑑論下

十

不當立而立者卒成反正之功其與匹夫之諒異矣天下禍福真不可測孟后見重於宣仁太后而哲宗廢之徽宗復立而蔡京又廢之命亦厄矣乃後來金人陷竟以廢而得留並留係人心以成高宗中興之業而劉后之譖之者久已腐朽矣宣仁太后真知人哉

欽宗



志遠齋史話

志遠齋史話一

歸安楊以貞

漢高祖奉太公置酒未央宮唐太宗亦奉高祖置酒未央宮是二君者似乎皆能以天下養矣然分我盃羹之言脅父臣虜之舉後儒不能原其情而寬其責故知事親者以義不以文

與虜和親非美事也然石晉父事契丹而興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或者以為事值萬難之秋不妨權宜而為之不知君子寧全名而殉國不屈節以圖存

石厚附州吁石碯誅之郟超黨桓氏郟愔罵之僕固懷恩叛唐其母捉刀而逐李日月降朱泚其母不哭其死

志遠齋史話一

楊涉奉璽於梁其子凝式曰大人為唐宰相奈千載何李懷光將謀不軌其子璿言於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朱全忠將受唐禪其兄昱呵之曰朱三爾作得否褚淵詣齊宮勸進其弟紹明然曰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名士邪親如父母兄弟宜若可以少諱矣然猶不以私恩廢公義况其在天下後世乎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考亭綱目因之陳壽三國志以魏為正統涑水通鑑因之後儒是是非非聚訟不休千百年來惟蕭山王毅勝論最為平允其言曰朱藝祖以受禪開基通鑑自不得以魏為篡高宗以宗枝再造綱目自不得以蜀為偽蓋臣子立意忠厚在在當

為國君預留地步況成一代鉅製將以昭示來茲乎故歐公作五代史不為韓睦眼立傳蓋使劉原父譏第二等文字今之讀史者須知古人作史之意

蔡中郎自謂惟該郭有道碑無愧色則其他可知矣班生之受金也陳壽之求米也挾其奇縱誕逸之才而為褒貶過情之論有如魏收所云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清夜自思真覺愧慙故當日獄中求成漢書王允謂不可使佞臣執筆或者以為允過矣不知此正王允之深識

洪武三年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楊憲等請獻俘於廟太祖曰元人入主中國朕之祖父亦與享其太平獻

志遠齋史語一

一

俘之事不忍加之乃封元皇孫為崇禮侯案太祖之待亡元庶幾三代盛王之事以視宋弒零陵齊弒汝陰梁弒巴陵陳弒江陰隋弒介公闢其仁暴不大有間乎萬寶常聽太常樂泣然而泣人問其故曰樂聲淫厲以哀天下不久將盡大業之末其言乃驗案齊之將亡作伴侶之曲陳之將亡有玉樹之歌其聲哀惻道路聞之率皆悲泣然則一樂也而治之隆替國之存亡繫焉矣崔實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善人啞啞唐太宗引之以為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劉先主周旋鄭廬間未聞論赦文中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有天下者其毋以赦為寬大乎

東都事略范質字君素初事周世宗太祖即位以為相太宗嘗言近世輔弼循規矩惜名器持廉節無與質比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耳案唐人詩多少興亡事無如死最難以揚雄軼才千秋不免失身新莽以李陵氣蓋一世猶且屈節虜庭獨范質乎

陳執中初諡榮靈後更曰恭沈存中筆談補曰以恭易榮靈乃是用唐許敬宗事適足以為累耳案茲臣當國惟知竊弄威柄豈暇為身後計乎然或至老病垂死憂謚傳難堪如賈公闕者更可歎也後更曰恭

志遠齋史語十

十一

也然唐史稱劉子翼朋友有過常面責之當時李百藥有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之語據此則面數或亦無妨曰是不然效范謝不得猶不失為謹厚之士效劉四不得則陷為天下妄人矣

馬廖云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唐皇甫德參諫太宗曰俗好高髻宮中所化誠以國俗之奢儉無不視朝廷為轉移故漢文惜露臺之費晉武以麻紉易絲紉宋高祖被服布素隋文帝唐文宗並服澣濯之衣宋太祖戒後宮衣錦繡明太祖詔乘輿服御無得飾金欲天下之胥歸於儉也必自一人始

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書人主終三年之喪者晉武魏
孝文周高祖而已而遺詔短喪者乃在恭儉仁明之漢
文帝於是議者紛起以爲此實仁明之累然攷之朱晦
庵集雜著云五峰胡仁仲論短喪失不在文帝而在景
帝胡氏讀史管見亦云遺詔短喪謂吏民非太子嗣君
而景帝冒用此文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爲君父服斬衰
自景帝始也嗚呼孝文盛德之主何至變壞禮法如此
然非二胡之辨則亦安見短喪之失不在文帝而在景
帝哉

英澤之戰衛侯以不去其旗致敗桑落洲之戰何濟之
以坐舫自表致敗精圻之戰殷孝祖以鼓蓋自隨致敗

志遠齋史話一

四

邱山之戰高敖曹以旗蓋臨陣致敗行軍表異兵家所
忌然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狄青每戰必帶銅面具而
晟青皆以勝王伯厚曰兵豈有定法哉岳武穆曰運用
之妙存乎一心

秦二世信任趙高遂成望夷之禍漢成帝信任王氏遂
有新莽之僭蜀後主信任黃皓遂來陰平之寇梁武帝
信任朱异遂取臺城之辱陳後主信任孔範遂召景陽
宮之亂隋煬帝信任虞世基遂致彭城閣之變唐玄宗
信任安祿山遂有蜀道之行宋神宗信任王安石遂釀
靖康之難建文信任齊黃遂啟燕邸之變自古國家敗
亡未有不由於誤用小人故遷卦曰君子以遠小人不

惡而嚴師卦曰王格有家小人勿用

以金錢愧張武而武爲廉吏以絹愧長孫順德而順德
爲循良盛德之君以賞爲罰真化貪之善法也

周亞夫軍中不得馳驅文帝曰真將軍也段之立昏夜
不奉詔太宗曰真將軍也自古有神明不世出之君而
後有剛勇不可撓之將

漢高祖既命酈生說齊矣而淮陰侯復破齊唐太宗既
命唐儉慰撫突厥矣而李衛公復破突厥或者以爲非
信也不知舉大事者不拘小信

魏元忠自端州召還惟安拱默元稹自江陵貶後忽附
宦官由其學養淺也故春秋繁露曰天地之間根本微

志遠齋史話一

五

者不可遭大風疾雨

輿論不可拂爲其至公也然孔子治魯子產治鄭民皆
始毀終譽故魏文侯匿誦書樂羊成中山之功魏襄王
信史起鄴令成鄴水之功人主惟不惑於人乃能用人
劉孝標錦被之疏薛道衡泥燕之詠王胄庭草之句皆
以自露見忌王僧虔以拙筆作書鮑昭以鄙言成文皆
以自晦見容故君子寧下人毋上人

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
人漢光武躬親庶務魏明帝按行文書唐玄宗親預銓
選以人主而好治臣下之事是與驥俱走也

蘇卿衣錦而歸家人榮之以其貴也其初裝敝而返家

人辱之以其賤也不知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不在時之窮達

法已成之法而不能法其所以為法此王莽法井田安石法周禮所以取怨於民也故荀勗曰有治人無治法士有天下人愛之者有一人愛之者用天下人愛之者安開元相九齡所以治也用一人愛之者危此天寶相林甫所以危也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張湯無節不為鄉里所稱然信封侯湯入相少年闊落自喜者可不勉哉

王師且不取張昌齡裴行儉不取王子安士之悅春華而遺秋實者可以猛省

志遠齋史話一

六

紹興南都海內望中興焉然汪藻譽邦昌而汪黃毀宗澤張梟秦檜見周紫芝太倉米移集而徐嘉貶張俊是非倒置

如此宜中原之終淪左衽矣

淮蔡平而用鐔昇潞澤定而感歸真范文子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羊祜對晉武曰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蓋人主中材多而上哲少也

韓魏公與歐公論繫詞終身不合溫公與范景仁論樂律辯駁千言蘇曾為歐公門人論河圖洛書子瞻以為不可誣子固謂非其耳目所習見陸九淵與朱子論無極而有太極則貽書往來辨論不置古人之辨義也甚於今人之爭利

黃霸於獄中受尚書崔瑗於獄中問禮楊溥於獄中讀史趙岐於避難注孟子李泰發於貶謫著易說古人於顛沛患難之中不肯舍其所學如此世之優遊坐廢者盍少奮哉

魏為曹參之後見三國志南齊為蕭何之後見南齊書隋為楊震之後見隋書宋為趙廣漢之後見後錄有功德於天下者子孫必蒙其福

春秋繁露實性曰性有善姿惟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韓退之送文暢序云民之初生若禽獸然今安居暇食與禽獸異者聖人之教賜之也案魯論一書曰教不能曰教之曰教民曰有教無類聖人之於民不忍不教

志遠齋史話一

七

如此無非欲其復於善而別於禽獸耳

帝后濁亂朝綱莫如漢呂氏晉賈氏唐武氏然攷其所以生皆非無因也呂公術士性傲詭賈充姦臣性殘忍武士獲庸吏性貪鄙皆積其背陰沴陽之氣而造國家之禍種特亦有不可解者新莽篡漢一賊也而其女羞志自殺隋文篡周亦一賊也而其女憤惋不平豈事之偶然耶

晉武之於喪宋文之於劭明祖之於允攷皆知其不堪負荷不能即廢卒致骨肉相殘為智士笑故警隅子曰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

楚子常索賄於唐子晉荀寅求貨於蔡侯風俗貪鄙自

一五八... 6 2E5

春秋時已然厥後尉繚子之賂豪臣范雎之散合縱王
翦之間趙王田單之屬郭開皆以重金啗之故六韜曰
香餌之下必有懸魚其術亦屢試屢中

霍博陸驂乘之意過嚴周條侯鞅鞅之態未化卒啟宣
帝之疑而皆不免於禍若孔文舉禰正平當曹瞞得志

之日而樹矯矯之節為激切嫉俗之談雖欲求免得乎
神明逸晚年畏讒常夷甫晚年悔仕見老學庵筆記可為輕出

者戒

韓愈引致後進為求科第時謂之韓門弟子見李氏國史補今
人有為後進求科第鮮不指斥隨之矣豈風俗勝於昔

乎

志遠齋史話

八

李固鼎角班超虎頭王敬則紫袍歐陽修白耳相貴矣
果以貴顯然韓魏公聲雌文潞公步碎而亦以貴顯相
之不足盡信如此

陶威公一生忠勤蘇峻之亂遷延而不進討後儒惜之
李臨淮一代元勳勤王之詔疑懼而不赴援士論貶之

夫事君不顧大義惟擇利害而為之豈非不學之故歟
于禁不死龐德之敗文帝令謂高陵時懸象以愧之甄

濟不受祿山之封肅宗令受賊爵者列拜以愧之卒之
于禁死而列拜者不死唐人之廉恥於是及魏運矣

魏昭為郭泰作粥有爽為李膺御車殿黃穆為范滂
應對漢季尊師重儒之風何其盛也降及後世若游定

夫楊中立之侍立程門門外雪深三尺謝顯道願執弟
子禮至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而謝亦
安之若素明季陳繼儒肩輿答黃黎洲門人徒步相隨
天寒涕出藍田玉以袍袖拭之見黃黎洲思舊錄以視七十子
之侍杏壇其心悅誠服當不過是

國步艱難之會苟有一人首倡忠義則人人無不激發
如燕人伐齊七十二城皆為燕有一王躅義不降燕然

後齊士靡然從之新莽篡漢舉天下和之一程義起兵
討莽然後三輔起兵應之安史犯關二十四郡無一全

者一顏真卿首倡興復然後諸郡聞風響應忠義之在
人心猶日月之常昭宇宙也雖有時蔽於浮雲而其不

志遠齋史話

九

可終蔽者自在耳

凝碧池之宴雷海青不肯奏樂黨人碑之刊安民不肯
識名一樂工一石工乃能自拔於流俗之外

何進詔董卓誅常侍崔胤召朱全忠殲軍容夷小人之
黨而借其力適啟小人之亂唐用回紇以擊祿山宋和

女真以滅契丹消夷狄之患而資其勇反罹夷狄之害
故君子之相與也惟其類也不類則不與圖事

蘇良嗣之怒批僧懷義宋璟之欲斬張昌宗皆稟稟有
大臣風以視孔光之拜董賢何啻芝蘭之於蕭艾然開

蘇宋之先者則申屠嘉之辱鄧通也
呂后結劉章以婚姻武后殺唐子孫殆盡其厚宗室者

非有德於宗室也其屠宗室者非有怨於宗室也呂成公大事記曰高后欲王諸呂故諸劉之望皆見厚則天欲帝武氏故諸李之望皆見屠可謂直抉其隱

漢高昧君臣之義則有新城三老以告之武帝忘父子之恩則有壺關三老以悟之王尊蒙被劾之誣則有湖三老以辨之漢世代有賢臣而關係重大之事均有賴於三老孰謂野人可忽哉

事有成其一必不能保其二者往往功成於彼而禍兆於此如張良請封信越以分地所以助帝滅楚也而殺信越即於此兆之召四皓以輔太子所以護惠帝也而殺戚夫人即於此兆之請封雍齒所以安一時之反側

志遠齋書話一

十

也而啟帝疑心叛者九起致帝卒斃於行者亦即於此兆之詩外傳曰福為禍本利為害先不其然與

李林甫無怨不報王安石狷狹少容國家受其禍狄仁傑不欲知讒人之名呂蒙正不願問讒者之姓國家蒙其福故人君未論相先觀量

趙涉以計說條侯而田伯祿之計適伴於涉唐太宗以策料高麗而對盧之策適合於太宗運籌決勝之士何地無之故君子之對敵也不愚敵愚敵者必為敵所乘漢武帝用公羊九世復讐之說而窮征伐唐太宗用周官唯王不食之說而縱太子王安石用周禮國服取息之說而行新法卒皆取譏史筆豈聖經之不可用邪不

善用之則不如不用

符堅不聽劉后而敗宸濠不聽婁妃而亡三代而下婦人為厲階者眾矣而此獨不然故君子之聽言也未嘗擇人其納言也亦未嘗不審其是

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此齊邱子之言也貧饜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于請以犯義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此季元衡之言也夫儉美德也乃世人好儉率近於吝推原其故非不能儉實不知儉也蓋吝於己不吝於人之謂儉吝於人不吝於己之謂吝吝於己并吝於人之謂愚儉者君子之行吝與愚小人之事毫釐千里好儉者不可

志遠齋書話一

十一

不察

王文正且局量寬厚未嘗見怒容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而已問何以不食曰我偶不喜羹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不喜飯可具粥來其子弟或想於公曰庖肉為羹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食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為羹人所庖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見筆案文正之量亦所謂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者故雖強毅如寇公且為其所包容今之狷狹少容者正可以此作韋絃之佩

王荆公明妃曲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
謂人苟知心雖胡亦樂從也案聞見錄載瀘南有秦吉
了者能人言有夷酋欲以錢五十千買之其人告以貧
苦將賣爾秦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夷中遂勁而死以
此言之荆公之立志尙不如秦吉了

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爲朝官有雅望佶至宅看其姑會
其朝退深歎曰崔昭何人眾口稱美此必行賄者也如
此安得不亂言未竟聞者報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
呵閤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出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
饌又令秣馬餽僕及入內有得色揖佶曰且憩學院中
佶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昭贈官緇千匹見補賄之得

志遠齋史話

十二

力如此故如杜預之賢在鎮時猶數饋遺洛中貴要或
問其故曰吾恐爲禍不求益也馬伏波亦言吾畏長者
家兒顧不能預爲之所一旦搆譏竟解排解然貨財致
譽志士所羞且見忌於小人未必不深契於君子若求
合之則如君子之指斥何得失瞭然無待審量如裴氏
所爲其俄頃之間忽怒忽喜尤小人之鄙陋不堪者也
以其情狀如繪錄之可供一噱

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涸三泉上崇山墳以石柳爲
遊觀魚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鳥雁珍寶之藏
棺槨之麗振古未有一旦項籍兵至發掘殆盡後世於
營葬每援送死可以當大事之說以爲非厚不足盡人

子之心於是董匠鳩工不嫌其煩刻鏤雕文徒形其備
卽有從而告之曰此慢藏誨盜也而彼不悟焉昔孔子
葬母於防稱古者墓而不墳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也不
可不識也乃爲四尺之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
子孔子流涕曰昔者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
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
時服封墳掩坎而已季子號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
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而季子不歸葬
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今人有似季子之所
爲鮮不以爲簡略矣然而孔子以爲合禮蓋禮固靈儉
毋奢也劉子政曰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

志遠齋史話

十三

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壘彌高發掘必速世之營葬者
其毋以劉氏之說爲警乎

宋孝祖墳高祖所居陰室見有土障葛燈籠麻繩拂數
事乃啾然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祖宗有儉德而鄙
薄之誠不可以爲子矣攷元英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
祖遺衣皆練素木棉重加補綴嗟歎良久謂羣臣曰世
祖創業艱難服用節儉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以斯較
彼豈直祥麟腐鼠之別

漢書載交阯太守贓物傳入大司農帝命頒賜羣臣鍾
離意所得珠璣悉委於地獨不拜賜帝恠而問之曰贓
物也不知物在交阯太守爲贓自天子頒之則無所謂

賊也今有貪墨發覺所有沒入庫藏而朝廷給俸即取於庫能辨其為賊錢而不受乎要之不受君賜者必有重於所受也如唐高宗以立后賜無忌金絹宋真宗以天書賜王旦美珠苟以意之不受處無忌旦之時則庶乎可貴矣

志遠齋史話一

十四

志遠齋史話一終

志遠齋史話二

歸安楊以貞鐵山著

權術出於道義是聖賢作用道義出於權術是姦雄作用聖賢無權術不能為聖賢姦雄無道義不能為姦雄如公山弗擾佛肸亂臣賊子也春秋之例在所必誅一且夫子聞召慨然欲往及仲氏據理陳說猶復一則曰吾為東周一則曰磨而不磷涅而不淄他人出之鮮不曰飾非拒諫矣願攷夫子生平亦無仕公山佛肸事則當日欲往之意何其迫告仲氏之詞何其決邪曰此聖人之權也大抵桀驚之徒聞與順之言則喜聞忤逆之言則怒怒則雖赴召不能免禍韋祖思之於夏王勃勃

志遠齋史話二

是也喜則雖不赴召足以保身管幼安之於曹操是也夫子於此蓋籌之熟矣卒之公山佛肸亦不聞禍及尼山豈非權術足以避之乎道義出於權術者王莽謙恭下士曹操讓還三縣此類皆是以揚雄荀彧之通識不免覲顏事之豈非智不及此哉今人論聖賢以為斷無權術論姦雄以為斷無道義不知權術者聖賢以之濟其窮也道義者姦雄以之掩其迹也能辨尋常之所不辨然後可以觀人

張魚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於是羌酋感服威化大行乃王秘之鎮靈武也盛納吐蕃賂遺使成浮橋而朔方之患終不可禦邊城之安危繫於

邊帥之貪廉如此故太公對武王曰將有三曰禮將曰力將曰止欲將止欲者廉而不貪之謂也街亭之敗罪在馬謖而武侯請自貶其秩東關之敗罪在毋丘儉王昶并州之敗罪在陳泰而司馬氏皆引爲已過宜祿之敗罪在渾瑊而郭令公自任其失君子之於已也也不少恕故能立已之勳名其於人也不苛責故能得人之死力

李林甫謂諫官曰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則斥去矣盧杞謂關播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向者奈何發口欲言邪張延賞謂柳渾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致矣姦臣欲愚弄其君必先壅塞其耳目故縱

志遠齋史話二

一一

有岸然自異而欲有所論說者亦惕於勢而不敢不噤其口然則一姦臣得志而舉朝鮮有不爲所制者

唐書王君操報父讐殺李君則州司據法處死太宗特詔原之張瑄張瑒報父讐殺御史楊汪張九齡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據法置之死梁悅報父讐殺秦果憲宗宥之流於循州夫父讐不共戴天禮經之義也知此者爲孝子不知者爲罪人國有孝子國之瑞也不旌其節猶當憫其情奈何以展轉相讐何有限極而竟置之於死乎

展轉相讐何有限極林甫語

隱美名也然不必齊盲泉石偃仰山林始謂之真隱也如唐暢爲江西從事不親公牘人稱仕隱此亦隱也王

瓚之歷官尚書未嘗謁一朝貴人稱朝隱此亦隱也否則爲賣藥之韓伯休織簾之沈麟士自食其力與世無爭亦不得不謂之隱者也後人徒慕其名往往借空山片石傲薄王侯棄家室滅禮教狂放自喜使天下而盡如斯人則名義可捐綱常可廢豈猶復成冠裳之域乎昔人謂儒而不能踐其實卽是異端彼隱而若是殆其尤歟而踵其流者或本無高才碩學足以動世特假此以爲仕宦之捷徑如周彥倫之北山盧藏用之終南山更可笑也晁文光公曰始知真隱不在山林韓偓詩云時人未會嚴陵旨不釣鱸魚只釣名昔桓元使皇甫希之爲高士時人謂之充隱若周盧輩者正可謂之僞隱

志遠齋史話二

一一

郭崇韜以汾陽王爲遠祖狄青不以梁公爲同宗小人自恥微賤冀自附名公之後以掩其恥不知欲掩其恥乃深可恥也君子自貴動名不必藉同姓之榮以益其實究之不欲益其貴乃愈可貴也

轉移風俗不限方隅惟視主持之人何如耳如福州蠻服也被李椅常衮之化其每歲貢士等於內州淮西中土也染李希烈吳少誠之虐其風俗獷悍過於夷貊唐李祐甫多薦親故以親故知之素也論者乃謂必若是而後薦拔無乃太隘不知孔子告仲弓以舉爾所知知固有限也與其廣收而近於濫毋寧隘取而稱其選自昔邴奚薦邴午謝安薦謝元曹彬薦曹瑋呂蒙正薦

呂夷簡皆以內舉不避親傳為盛事不然天下之人材
眾矣何不一一薦之而必出於子姪哉亦曰有知有不
知耳

諸葛亮出師表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祖述江中誓曰
不濟中原有如此江表度請討淮西曰誓不與賊俱生
三子者同一誓也然度成功而亮逃敗亡朱晦庵曰人
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必勳名事業
誠不可僥倖矣然或以成敗論之則豪傑有不如一夫
者

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戰勝以喪禮處之後人不曉其
義徒肆殺戮若白起之坑趙卒李廣之殺降兵曹翰之

志遠齋史語二

四

屠江州其視民命豈直草芥而已然天道好還理無不
復起喪於杜郵廣終身不侯子為虜翰身沒未久子孫
流為乞丐後之為將者鑒此亦可少戒

謝安以奕碁而敗苻堅投鞭斷流之眾寇準以飲博而
折契丹傾國入寇之師或者以矯情鎮物目之然非深
識國勢洞燭敵情亦不能坦然若是明夏原吉有曰處
大事當如小事處有事當如無事若先自張皇事何由
濟謝寇二公蓋得處事之方矣

呂蒙正罷太宗意其目穿望復位劉昌言稱無之劉昌
言罷太宗意其涕泣錄若水稱無之向晦中除僕射真
宗意其甚喜又意其賀客必多李昌武往視皆無之以

此見宋初士大夫多苟賤故取輕人主如此然非宋無
禮義之防也承五代之後而其毀節滅義之風未盡革
也

漢世酷吏如鄧都之流不過為治尙嚴務使盜賊屏息
夷狄畏服未嘗輕戕民命也至宣成趙由稍稍效尤遂
流險刻其後張湯定律令而王溫舒尹齊之徒遂相率
皆務於酷其端自都開之也班氏酷吏傳以都為首豈
無故歟然唐世酷吏若周興來俊臣索元禮諂附賊后
屠戮忠良其深文周內之巧羅織煅煉之工雖老奸巨
猾鮮有得脫較之漢之酷吏猶為彼善於此所以然者
天地轉移之氣既愈趨而愈下而生人心術之壞乃愈

志遠齋史語二

五

出而愈奇殆亦運會使然歟

史記謂武王克商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旂此馬遷輕信
汲冢書故有是說也而司馬通鑑因之論益甚矣方正
學辨之曰武王與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為民去亂耳使
紂悔過武王必不與兵即紂已死武王必不踴而哭以
禮葬之安有如史遷所言哉賈子曰紂死玉門之外觀
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此說近是然就使管
蔡相殷一節觀之武王待其後人猶如此而謂果有懸
旂之事乎則不待證諸後儒之說而其謬亦見矣

程子謂張良進退從容有儒者之風楊龜山是之然董
公仁義正大之說良不能及則非儒者明甚廬陵羅大

經曰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故蚤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數語足以息論者之紛

漢文帝欲誅犯蹕者張釋之諫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唐太宗欲誅詐冒資蔭者戴胄諫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楊龜山邱瓊山皆以開人主妄殺之端責之不知二子之諫特故作已往難追之詞堅其當時可從之意乃一時之隨機善變也當取其智之捷不當求其語之疵

唐太宗以弓示弓工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此以弓諫也與柳公權心正筆正之對同意

桓玄篡立王謐授璽劉裕受禪謝澹持册攷謚為導之

志遠齋史話二

六

孫澹為安之孫嗣守之難如此朱晦庵為武侯作末略載瞻及子尚死節以見武侯之子若孫皆能見危授命固屬嗣守之不易得者乃張南軒不以爲然謂瞻任兼將相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危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是論也確則確矣毋乃刻乎

水旱飢荒其至無時非有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君無兼年之食遇天飢百姓非其有也見汲冢案漢丁喪亂之後不數十年而致成富聞遇天飢可以無患攷之簡策非無自也農者

天下之本一言三見於文帝之詔四見於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於武帝元鼎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邵農明帝永平四年之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年之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耜昭烈入蜀倥偬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世重農如此曾何飢荒之足患哉李文靖語王旦曰人主年少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則留意聲色狗馬而土木禱祠之事作矣又陳晉公不對錢穀之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厥後景德祥符間丁謂上會計錄於前而東封西祀之事起林特上會計錄於後而天書符瑞之說興然後歎陳李二公之爲慮遠矣

志遠齋史話二

七

漢曹參飲酒不治事後世譽其能唐盧懷慎伴食中書省後世皆其無能然以愚攷之懷慎能參無能參相繼體之君當時制度大抵襲秦蕭何佐高祖定天下戰爭甫息未遑革正參繼何爲相海內雍熙此時正當擇其善者守之不善者變之庶幾三代盛王之治晦而復明而參乃日飲醇酒託爲清淨無爲之政非無能而何懷慎與姚崇同時爲相崇機智足以應變而懷慎盛德足以成人休休有容不啻已出崇之能即懷慎之能也且謂之伴食必其依阿無恥懷祿苟安則可懷慎身居相位孜孜國體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儉人乘間之患遺言則薦宋璟諸賢以爲社稷無窮之慮豈

區區材智之士所能擬其一二哉則不謂之能不可也而世之尚論者輒軒曹而輕盧遂使充位者獲美譽讓能者冒惡名豈不悲哉

趙蓋韓楊之死世皆病宣帝善殺賢能然以愚攻之非宣帝殺之也趙廣漢殺男子榮畜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之帝惡之坐腰斬案斯時之丞相為魏弱翁使弱翁釋私怨惜人才為廣漢竭力申救則廣漢可以不死乃不聞出此而坐視廣漢陷於極刑則雖謂弱翁殺可也蓋寬饒奏封事有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之語上以為怨謫下其書執金吾奏寬饒欲求禪大逆不道此執金吾當是寬饒讐人

志遠齋史話二

八

觀鄭昌訟寬饒書有直道而行多仇少與數語可知則寬饒之自到闕下其由執金吾之所致歟韓延壽為左馮翊蕭望之聞在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按之坐棄市則殺延壽者明是望之矣若楊惲之死則又孫會宗致之也會宗遺書規惲惲報書有足下居昆夷舊俗子弟貪鄙豈習俗移人云云此憤極而罵之談意會宗得書必有大不能忍者故有人告惲會即出書以成其獄耳嗚呼宣帝雖果於刑戮而此四人之殺實有殺之者在焉世之病宣帝者盍一求致殺之由乎
傳說之告高宗也念終始典於學陸賈之啟漢高也時稱說詩書自古帝德皇猷未有不從學中來也若吳

張布之排韋曜鄭冲唐李宗閔之沮鄭覃殷侗皆以其主好學為礙事又豈特孟子所謂吾君不能謂之賊哉楊震四知之說徐勉風月之語是猶顯以卻之也若魏公子之退讓而趙王不忍獻其五城尹翁歸之無私而于定國不敢見其邑子陳師道之持正而傅堯俞不敢出其懷金是謂不卻之卻乃為善卻

王坦之有廢莊論程伊川一生不曾看莊別是謂莊子無取也然春秋經世之言胡文定取之舉天運天之說朱晦翁取之蓋莊子一書取其大略不為無益若必句句而求字字而解則迂矣不特讀莊子為然凡有類於莊子者舉莫不然

志遠齋史話三

九

樊崇發漢陵董卓亦發漢陵溫韜發唐陵楊璉真伽發宋陵其卒皆罹慘報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隋煬征高麗而禍生於肘腋符堅窺東晉而變起於腹心故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漢世重選舉士有不得推擇為吏州里薄之於是矯情飾行博取時譽以弋位祿而一二率真之士反無過而問者故論衡曰窮達皆出於有命達者未必賢窮者未必不肖此亦可以觀世變矣

申鑿曰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術追則飛疎則放志志安則循路而入門漢祖入關除秦苛政世祖恢復舊京除莽苛政唐祖入京師除隋苛政其有鑒於疎之

義乎

唐太宗賈士及之附和嘉木朱全忠殺僭佐之附和柳樹佞人以諛順而取戾亦何樂為此諛順哉

中宗之被廢也裴炎主其謀武氏之改國號也傅游藝創其說而皆不獲令終奸人之希圖榮寵而禍人家國者可戒矣

兩漢有五母王陵母陳嬰母趙苞母范滂母姜敘母皆以忠義教子者也若陳幼公位極上公乃以譏諛教子不亦為五母之所羞乎

鉏竄不殺趙宣子張師政不殺于志靈一息之良盜亦偶露

志遠齋史話

十一

東晉之偏安也說者謂元帝非英明之主卒使五胡盤踞於中原衣冠終淪於左衽然以愚政之其積習使然也自王衍何晏輩崇尚虛無久已不知名教禮義為何物加以竹林諸人病狂喪心雖賢如王謝不免染其汚而成其流謂喜通展介安居於是孔孟之學不明而老莊之說不息亦臣子不共戴天之義無能大白於天下即一二發奮為雄如祖士雅劉越石亦不得少伸其志豈非習俗之深有以掣其肘歟故下壺以中朝傾覆罪悖禮之人陶侃以遊逸荒醉儆參佐之漸以及范甯謂王弼何晏罪浮桀紂虞預謂阮籍之裸袒猶伊川之被髮雖心知前人之非各持譏切之論而終無補於偏安

之業亦積之者重則返之者難也是以聖王之開國也崇道德屏虛無當其盛也碩德重望接踵於朝相與啟維新之運及其衰也義士仁人奮跡於野相與維微壞之基以其肇興之時規模異也若非然者其不為東晉也渺矣

唐潞王遣趙德鈞禦契丹德鈞叛唐而求契丹立已於是潞王焚而唐鼎遷晉出帝遣杜重威禦契丹重威叛晉而求契丹立已於是出帝虜而晉社危夫契丹胡虜覬覦之輩反因為固故光武閉關謝使明祖不受異域內附誠以狠奸民之冀幸也若僅僅謂防中國患恐猶是一隅之見

志遠齋史話

十一

六朝相業自王謝而後少繼其軌者江左之翹楚與宋世若劉穆之檀道濟亦一時豪傑然非王佐才柳景元功成身退不與百姓爭利一有守土耳其梁之韋叡可謂特立之儒當武帝崇信釋氏天下從風而獻獨不與時俯仰不過人遠哉外此若馮道根戰勝攻取口不言功亦孟之反焉異之流也許懋力關封禪掃秦漢之陋習發萬古之光明卓卓乎豪傑哉陳世倅章華犯顏敢諫死而不悔可謂骨鯁之臣隋之高頴牛宏梁毗皆賢者也然頴遠事煬帝禍及其身豈智士之所為乎宏或始終無累毗亦庶幾直諫案自宋及隋非無人才之可稱然方諸王謝猶多遜焉所以然者世無英明不世出

之君以禮義下士而士之懷才自重者忍亦聽其湮沒而不肯謀投於用故唐自太宗崛起聘儒者培善類一時房杜協贊於前姚宋戮力於後濟濟登庸稱極盛焉又豈六朝諸人所可同年而語哉

漢元帝不斥恭顯宋文帝不廢子劭唐文宗受制宦官皆以優柔不斷卒召禍亂然或脫然而斷如景帝殺周亞夫桓帝禁錮名士苻堅侵江左梁武納侯景隋文廢太子唐太宗征高麗德宗和吐番之類則又斷非所斷矣夫天下事豈一端而已要當察其是非揆其利害權其重輕然後定以從違否則失之過失之不及鮮有不貽譏後世者

志遠齋史話二

主

唐殺來瑱於前而梁崇義僕固懷恩以為辭殺劉晏於後而田悅李正己以為懼刑罰者所以佐教化之窮也然須與天下共守其法不可以一人獨用其法

留侯辟穀鄴侯亦辟穀一追四方底定重尋黃石一追兩京既復高臥衡山千古視功名如脫屣者鴟夷之後二侯而已

鮑叔薦管仲而齊大蕭何薦韓信而漢興徐庶薦諸葛而蜀霸故曰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一歐冶

一念之仁可格天心如楚莊王吞蛭而愈疾孫叔敖殺蛇而致福唐太宗啖蝗而消災當其起念之初豈嘗有

所希冀而為乎然感應之理已有如是之速天固不負仁者哉

唐太宗好讀書宋太宗亦好讀書夫書中講倫理之事備矣而兩太宗俱廢兄弟之倫則其所讀者何書邪然唐則兄弟負太宗宋則太宗負兄弟

宋太宗之世有種放真宗之世有魏野皆隱者也放後拜中書舍人東封西祀皆預其事野徵召不起僻居陝東同一隱也而真偽判焉矣

梁書稱韋叡臨陣交鋒嘗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其有漢武侯晉羊叔子之風與

何無忌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驢駝數百登山邀射

志遠齋史話一

主

眾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戰死於是勝王導之節遠矣

志遠齋史話一終

歸安楊以貞鐵山著

顏之推之家訓朱伯廬之格言教家之道莫備矣世說載謝公夫人常教兒問謝公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劉孝標注曰案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己以禮而二子不才並贖貨致罪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我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仿效豈嚴訓所能變邪安石之旨蓋同斯意誠以言教不如身教也然劉氏子猶如此教家不誠難哉要之不教而善者上智之不移教而不善者下愚之不移未可概諸中材也范仲淹曰有躬蹈禮義之父兄斯有不敢苟且之子

志遠齋史話三

弟蕭相國曰使後世賢師我儉師之云者志父之志行父之行也苟徒煩訓誡不修躬行彼將退有後言謂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矣亦所謂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也昔申公對漢武曰為政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子謂家政如國政當先求力行不當但恃規誡以賈誼之才而遇文帝之求治以董仲舒之學而遇武帝之重儒鮮不謂千載一時矣乃一終於長沙傅一終於江都相始而遇者終於不遇若唐之陸贄其才似長沙其學擬江都以一人之身兼二賢之美雖猜忌如德宗乃能屏去逆值推心委任軍國巨細一決於贄贄可則行否則雖或違忤亦曲意遷納而贄以受知獨深益

圖獻替論者謂解奉天之圍而復李唐之社稷其功業較郭侯尤懋也寇氛既息變輅還京意必念定難之元功示優崇於朝闕而贊之宏才碩學得以從容展布卽三代盛王之治何難復觀乃貝錦之織既成而緇衣之好頓廢忠州之貶卒以老死嗚呼賢人君子曾何負於家國哉漢唐以來求其身居揆輔始終信任者不數數觀誠以君子之制行也方方則以為固執而戾俗君子之計利也遠遠則以為迂闊而難行故如贊者可以兼長沙江都之才學而不能異長沙江都之際遇君子誦孝標辨命之詞知生人遇合之間不可以常理測矣陳橋推戴陶穀於袖中出禪文太祖輕之終不大用先

志遠齋史話三

主圍成都許靖踰城降以此薄之不用法正曰靖之浮稱播四海今不禮天下將謂公賤賢矣於是靖為司徒然則陶穀獨無虛譽耳君子曰是不然夫色取行違聖人斥焉孝直雖一時權宜舉靖以收眾心然虛譽者居顯位實德者逃徵辟矣古未有國無賢人君子而國可理者也孝直所為知誦而不知正不可以為世法李愬入蔡得李祐使佩刀出入帳中左右請殺皆不聽卒資祐以擒元濟此降將之得力也然漢費禕刺於郭循元蔡罕刺於田豐降將皆可近乎君子曰有智可以畜虎狼無識不可以調鷹犬董宣為雒陽令格殺蒼頭周勃為雒陽令折辱寶篤其

持正守法之概同也然宣荷賜錢之榮朽召繫獄之辱以其所遇之君異也

李固與郎顛同年召對固對第一顛條陳七事然固受祿而顛不受其究也固罹禍而顛全高是以君子貴有相時之識也

史弼不奏鈞黨而黨人多所全活謝弼請黜宦官而直道光於史册漢季二弼皆賢者也

黨錮之興由於張成黃巾之起始於張角然則亡漢者二張也

曹操成事世皆罪荀彧等為之畫策詎知挾天子之謀創自毛玠操為漢賊玠亦罪魁矣

志遠齋史評三

三

魏祚之促說者謂其篡立故也不知乃祖創業略無仁恩惟肆屠戮擊徐州坑殺流民至數十萬之眾如此以殺戮得國不為贏秦幸矣尚何望立國之久哉

三國肇基時孫劉曹皆不足以自立也然其雄才大略卓絕一時故智謀之士羣趨附之於時迎劉備領徐州則有糜竺說孫策取江東則有朱治勸曹操挾天子則有毛玠然後經營土地各堅帝業亦其所夙具者異也荀彧之死溫公以為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其仁復居管仲之上蘇文忠以為才似子房道似伯夷亦嘉其能死漢也楊龜山朱晦翁並疑其欲蓋晚節然以愚考之荀彧始終無為漢之心也其沮九錫之議也特欲

迎合操意耳上年曹操有讓還三縣之事或知操矯名飾節非往昔顯肆僭亂之比故其斥董昭曰君子愛人以德不當如此意操必欣悅其言也詎知奸情莫測適觸其怒空器之饋或知術之不售也故死之不然或與操周旋踰二十年操之無君或知之操之亡漢或佐之至是乃欲以正論忤其旨以自取疎辱其愚恐不至此楊子雲比新莽於伊周溫公以為莽自況伊周則子之況黃虞則不與荀文若比魏武於高光溫公以為此史氏之文豈皆或所言邪凡此委身事賊公皆曲為之辯豈真闇於義者哉誠以愛才之心重不覺律罪之意寬矣以此知溫公畢竟是長者

志遠齋史評三

四

漢之嚴遵京房魏之管輅晉之郭璞皆善易者也然遵輅全高房璞實害故天下有一術也善用之則危可使安不善用之則福可為禍

貪鄙之夫際運移之日恥為避世之冷官而好為黨奸之豪暴故璽綬之上道左之迎或蒲伏以為恭長跪以為敬凡所以降志卑躬者無非為求榮地也然亦有易一術以處此者如司馬昭晉爵為王王祥抗不下拜周郭威擁兵犯漢馮道立受其拜一時傲然不屈若可以振靡而立懦者夫何一為晉太保一為周太師其尊寵較隆於同列以其邀求之巧百倍於人也噫是亦可謂結小人矣

漢武帝不冠不見汲黯魏明帝不法服不見楊阜非憚其人也憚其以禮束我而我先以禮自處也故黃東發曰朝有不犯非禮之臣然後國有不敢無禮之主

蜀信巫而不設備吳信筮而不修德皆爲禁星氣讖緯之主所滅晉泰始二年詔禁星氣讖緯之學然則信理則興信神則亡

孫拯不負陸機費慈幸意乃不負拯桓彝不負國俞縱乃不負彝否則已先有負人之心恐縱有厚恩於人人

亦將坐視顛危而不肯爲之圖効矣如劉元海之於成都王昭然可鑒噫孰謂天下人可負哉

高光非猜忌之君而蕭何守關中遺子孫昆弟悉詣軍所耿弇擊彭寵其父遺弇弟入侍以質取信衰世之風

志遠齋史話三

五

哉然處嫌疑之地不得不爾也後世臣子身居要地手握強兵或來昏暮縱敵之謠或起戎幕受賂之誘以致猜嫌日啟莫保初終者曷可勝道然則蕭耿之所爲亦明者之防於未事乎

無識謂之愚無斷謂之懦愚與懦盡人之所不欲居也若隗囂既斬使絕蜀遺子事漢其於順逆之理似乎有識有斷矣夫何聽馬伏波動如節度數語而嚮漢之志

頓易於是班彪諷之而不喻來欵責之而不悟竇融勸之而不納重以王元九泥封關之說以壯其膽而背漢

益決迨略陽既失心腹已壞然後疾鐵交作悲憤而卒不亦爲愚懦之一夫乎

復租而不敢違期十年作陵而念及迭興之後光武之爲慮遠矣以視呂政二世至於萬世之語豈直愚智之判乎

周孟威見獲於秦秦欲以爲尙書郎孟威辭曰老母見獲故失節於此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其見義似亦審矣

夫何所守不堅卒受其官既受其官又與苻陽謀反是欲忠於晉則叛於秦既叛於秦仍不能忠於晉君子曰

如周虓者殆亦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如此漢蘇子卿在匈奴十八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皆

全節而歸然子卿位不過典屬國什門則既拜治書御史又蒙策告宗廟頒示天下以此言之什門幸而子卿

志遠齋史話三

六

不幸

劉盛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蘇綽戒其子曰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劉獻對齊高帝

曰政在孝經案經之足以佐治益人者豈特孝經而已哉然荷讀孝經則孝經之效見於家國矣

齊高帝之受禪也謝朓以一臥違之齊武帝之見弑也謝朓以一臥避之兄弟詭計皆託於一臥然朓則惜名

淪則畏禍蕭衍既稱帝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齊主寶融居之

沈約爭之以爲慕虛名而受實禍衍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熟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醢膠足矣乃飲

沉醉伯禽就摺殺之使衍不聞沈約之言則伯禽可以不使而寶融可以免禍顧乃豈起片詞殃及故主人第知弑巴陵者蕭衍而不知所以弑巴陵者沈約也然則約亦賈充之流乎

侯景叛東魏而降魏此何異呂布去了而事董後復叛魏而降梁猶布叛董而降曹也惜曹氏有劉備而蕭氏乃有朱異興亡之機決於此矣

梁武帝春祠廟既出宮有司以馮道根計聞帝以吉凶同日問朱異異以術獻公不釋祭服哭柳莊對觀此一事異若明經術識大體者奈何侯景叛附勸帝受降遂基梁室之禍經術之士誤人家國一至於此雖然漢之

志遠齋論三

七

張禹孔光亦經術士也而不免翊戴王氏夫通經將以致用也至誤於所用則其於經必未嘗通也若朱異若張禹孔光得謂之通經乎哉

王仲淹太平十二策不可無議然此後教授河汾屢徵不起則知前日之獻策為天下計非為一身計也設使當時用其策并用其人仲淹亦必有毅然求去者而劉氏屏山胡氏致堂尹氏遂昌皆以枉道自售少之抑何繩其迹而不能原其心邪

李密初起兵數煬帝十罪與李淵手書氣傲蓋世志量兼人誠一命世之英雄也及兵敗歸唐猶不失為識時之俊傑至恥列進食之班誤聽伯當之計假往山東遂

據桃林然後一戰而北傳首京師是直一巨盜耳徐文遠謂密為君子曾為君子反復無常進退失據乎又案甘澤諸載魏生對李密甚詳魏謂密乃亂世之雄傑又云吾望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密不聽終見覆敗既又思魏生之言遂歸於唐夫何復構桃林之反此其大誤耳

漢文帝惜十家之產雖基址已成而一臺不築唐太宗監秦人之敝雖材用已具而一殿不營朱沛國曰擗節於一身若甚小而功力之及於一世者甚大望過一時之欲者甚微而培養數百年之根本者甚鉅案文帝收富庶之效太宗成貞觀之治雖非由一臺不築一殿不營之故然要皆此節儉之心所推而致也

宋神宗相王安石說者謂此神宗之誤然以愚考之文

志遠齋論三

八

潞公縱之也當神宗踐祚之初謂潞公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此言似得時政之要其實以理財為急務即孟子所謂君心之非也為潞公者當對曰王者以務德為先德被於天下則兵革不興財用自足且陛下所謂豐府庫者天地生財祇有此數若竟以豐府庫為務則閭閻困矣閭閻困則寇盜興矣寇盜興則夷狄乘間而入矣故務德可以生財務財適以召亂臣願陛下言德不言財此社稷生靈之福也誠如是神宗必知理財為非務德宜急非心既格雖使王安石才辯過人亦不能售其剝民奉君之術矣惜乎潞公默無一語徒使其君懷求財之鄙見用務財之小人

以致民困國疲不數傳而有南渡之禍當時大臣若韓琦呂誨唐介趙抃等非不沮之効之然而神宗相安石之心不少移亦謂以彥博當代碩望未嘗以理財為非爾輩何紛爭不已也嗚呼由是而言神宗之相安石潞公尙得辭其縱之之咎乎春秋責備賢者故不可不辨漢武元狩中有獲麟之瑞宣帝神爵中有鳳皇數集之瑞他若寶鼎赤雁芝草神馬之類武宣之世史不絕書皆異之以為漢世之瑞何多也及讀歐公五代史王建世家論並考之胡氏讀史管見之說而後知漢之所謂瑞者大都出於僞耳歐公之言曰麟獸之遺人者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春秋之

志遠齋史話三

九

季世果足以為瑞邪鳳皇鳥之遺人者也昔舜治天下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率舞是時鳳鳥適至舜之史因紀以為瑞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鳥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果足以為瑞邪是說也第言麟鳳不足以為瑞而尙未直揭麟鳳之所由來也胡氏致堂曰智巧之徒皆能僞造花草可以培養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雖石脈木理亦能假幻使成文字然則漢世之所謂麟鳳者或亦智巧之徒之所為乎而所謂寶鼎赤雁芝草神馬之類或多半猶夫元狩神爵之麟鳳乎今之侈言祥瑞者盍一讀歐胡二家之言哉

絳侯左袒右袒之語先儒謂設使軍中皆右袒或左右參半事將曷濟愚謂此正見絳侯厚重有餘而智謀不足也然處此者如唐葛福順之言則得之矣案臨淄王勒兵入元武門斬典兵者以徇曰韋后醜殺先帝今夕當共誅之敢有懷兩端以助逆黨者罪三族於是羽林士皆欣然聽命其語言直截使人利害曉然較之左袒右袒設兩歧以聽人自擇者不大相徑庭乎故愚嘗曰未事之意貴密臨事之詞要決

志遠齋史話三

十

之如裴炎創謀廢廬陵王者也不數月而即殺之傅遊藝帥關中百姓勸改國號者也後因事而死之於獄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為太子者也而旋命李昭德杖殺之周興來俊臣煽助為虐者也而興流死俊臣棄市凡其誅戮佞邪略無顧惜而兢兢保護惟恐其遭排擠而陷於憲典者則恆在狄仁傑宋璟姚崇朱敬則之流故胡明仲曰使其生為男子而君臨天下其雄才大略當與漢武等然愚謂見駱賓王之檄而反謂宰相之過使之淪落不偶聞沈全交翹心眯目之謗而笑謂御史曰使卿輩所舉不濫何恤人言蘇安恆請傳位疏有陛下貪其寶位忘母子深恩何顏見唐家宗廟等語而竟不之

罪其度量恢恢足以容人斷非漢武所能及

宋儒謂狄梁公獻忠悃以感悟武氏卒能反周為唐以愚考之武氏始終無復唐之心也其不終於周而仍易為唐者天也非梁公之力也案武氏改國號建廟殺唐子孫殆盡其目中無唐久矣欲立諸武為太子當時雖格於外庭之議然欲立之之心未嘗須臾忘也觀項與武懿宗爭功而后則曰項者朕前猶卑視諸武異日豈可倚邪夫其為異日可倚計非謂異日與項同朝而項不肯相下也謂異日正位青宮恐項如徐敬業之流也或曰誠如是曷為召還廬陵王曰召還廬陵王為夢鸚鵡折兩翼聽梁公起二子則兩翼振之語冀藉此以獲

志道齋史話三

十一

災也且是時在外諸臣念唐者多而帝遠在房州房為淮蜀要衝設有識時務者聚徒起義輔廬陵以正帝位號召天下傳檄四方樹恢復之幟與問罪之師則幾旬震而武氏危矣故其決然召還亦未始非思患而預防也而豈謂有意使之復位乎然此尙懸揣其說則且證之召還廬陵以後之事當五王起兵討亂武氏驚起問曰亂者誰邪羣臣對曰張昌宗易之謀反故奉太子令誅之武氏見太子遽曰乃汝邪小子既誅當還東宮夫欲使其仍還東宮則其本無傳位之心可知矣幸桓彥範劄切直陳力持其間而武氏適當病劇自見大權已去莫可如何遂不得已而從廷臣傳位之請設武氏當

時不病則五王既不敢起兵而廬陵亦安能復位即欲立諸武為太子而在廷諸臣自梁公既卒以後敢犯顏抗議者鮮矣雖異日復能反周為唐或未可知而當在武氏之世則固傳及其族而非復李唐之天下矣特所慮者諸武中惟攸緒淡榮忘勢不受爵祿其餘率皆沉溺聲色無一堪主器者此則天所以遷延至垂老病死而不能一決也苟諸武中有如王巨君之流則固早已正位青宮而置廬陵於放廢矣何待有五王起兵之事哉神龍元年正月徙武氏於上陽不數月即病死論其年則固當就木然亦未始非為諸武無人而神器終歸他人之手增其墳墓恚恨之懷有以速其死也雖然諸

志道齋史話三

十一

武所以無人而終不立為嗣續者天也乘其病劇起兵而天下卒為唐有者亦天也故曰反周為唐者天也非梁公之力也若梁公者亦始終心乎唐室而已開元相業獨推姚宋夫姚崇應變之才誠不可及然日食不驗鼎銘俱合則相率表賀太廟室壞不諫其君修德省愆而反諷其慢遊東都是直達君之惡矣惟說元宗十事有關佛一端革梁陳之頹風啟清明之治運其所學亦甚正瀕死禁追薦冥福永為法戒亦賢矣哉宋璟持正守法得大臣體如不欲重賞郝靈荃抑邊功也禁立遺愛碑斥諂諛也奏史官得隨宰相入侍復良法也凡其相業略舉之已可概見第貞觀初太宗定制內

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武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變幸猥多宦官三品以上止十餘人衣紆者尙寡元宗在藩邸高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又以誅蕭至忠岑羲之功擢爲右監門將軍於是宦官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寔多衣紆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熾實始於此夫有唐三百年社稷惟宦官之禍最烈璟既持正守法當陳祖宗之遺訓絕閹豎之亂階事戒履霜謀深未雨豈非爲久遠艾安之策而免貽子孫數十傳之荼毒乎乃不聞一言及此其爲賢明之累者豈淺鮮哉夫監於先王之成憲永無愆此書之明訓也璟知復史官隨宰相入侍之舊制

志遠齋史話三

十一

而不知遵內侍省不置三品之祖訓是亦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若姚崇者可謂能臣宋璟者可謂良臣而皆難乎其爲大臣者也

志遠齋史話三終

志遠齋史話四

歸安楊以貞鐵山著

圖窮而匕首見荆卿之報燕也一擊而中副車張良之報韓也二子用意同事蹟同而一亡一免則不同論者謂暴秦如虎狼人人欲啖其肉荆卿張良之所爲皆義舉也然以天下公憤而洩之於陰謀秘計直匹夫之勇耳豈豪傑之士之所爲乎雖然天下無有刺秦擊秦者有荆卿之刺張良之擊猶足以褫秦魄耳特其事蹟雖同而是非有各判者荆卿遊俠之徒以身命爭氣節無深謀與略足創宏圖其刺秦也志於是竭力於是盡良世家子也承詩書之澤秉禮義之節如其憫韓之亡憤

志遠齋史話四

十一

秦之暴則當默探時局靜參大計以期異日之一遇乃迫不及待而爲行險僥倖之事萬一大索就獲喋血薄瀆得毋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乎故同一圖秦也荆卿雖亡而所爲是張良雖免而所爲非或者因其亡而以爲拙因其免而以爲巧是但論成敗之跡不察是非之實也又烏足以談往事哉

項羽不殺劉邦晉武不殺劉淵苻堅不殺慕容垂唐元宗不殺安祿山當時雖有范增孔恂王猛張九齡預燭其禍固勸誅戮而卒反受其害論者以爲此殆天意非智力所能強也然以愚考之此自然之理也項羽陰弑義帝擅殺卿子冠軍屠堅城坑降卒其自負可殺之罪

固必有人以誅殺者也晉武平吳之後撤州郡備兵銷天下兵器羊車恣樂務為奢淫其自開大亂之際固必有人以生亂者也苻堅以傾國之師越天塹而窺晉鼎龐然自大方謂投鞭不足斷流其自取滅亡之道固必有人以殄滅者也唐元宗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斥逐忠正保養奸回其自長醜患之階固必有人以為患者也故此四主者雖明知劉邦劉淵慕容垂安祿山必為噬臍之毒或以弱小而易制或以帖服而不虞亦斷乎其不肯殺也然而事每起於無因繫常積於所忽一旦禍作悔莫能追不知者以為天意庸詎知皆自然之理也使當時決然殺之而天下之接踵而起者正不可勝殺

志遠齋史語四

十一

也故有國者必先自立於有道無過之地則寇盜皆腹心矣亦安用殺為哉

政莫重於兵事鉗制之方井畫之議不可不熟籌也唐自貞觀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焉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元宗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於是始久任矣領節度不出關者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於是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於是始兼統矣至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

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必能為朝廷盡死元宗悅其言始用安祿山為節度而諸道節度使亦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皆林甫之謀也考林甫為相韓休所薦為德林甫嘗薦已也而休在相位元宗有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之語則知遇不可謂不隆乃願私恩而忘國計使巨蠹秉鈞致寇倖靡起休之負國不已宏乎雖然國必自敗而後人敗之元宗有吞四夷之志林甫遂以攘四夷之術進之不當專罪林甫也故君人者伐欲之藁望貪之源懸至德以為師收大權而獨攬雖有如林甫之柔佞狡猾亦烏能售其奸哉書曰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孔壬知此可與

志遠齋史語四

三十一

論政本

元宗英明酷似太宗其定章氏之亂斷而敢行與太宗發晉陽之謀如一轍即位以後出宮女焚錦繡耕籍田置侍讀正蕭岑之罪斥姜皎之欺誅賞嚴明中外悅服史稱開元之治比於貞觀豈虛譽哉及侈心一動百蠹環生姦邪張矣宦官熾矣監妃驕而羯奴貴矣由是邊塞告警邊輅蒙塵而昔之所謂英明者至是竟成閭閻故伊尹之告太甲曰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成王之戒蔡仲曰慎厥初終元宗先後判若兩人亦豈非不慎之故與
顏真卿既起兵有清河客李善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

於真卿真卿問其所爲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引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然後率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之變矣案彛此策審虛實知彼此識先後將材也當時既不聞從其策而真卿又聽左右年少輕慮之言舍之使去至於賀蘭進明則咨以軍國之計讓以堂邑之功取舍任彼太阿倒持范祖禹曰真卿忠義奮發而功烈不就者以不與郭李犄角而進明是讓也愚謂若用李勣則不讓進明而與郭李犄角矣

志遠齋書話

四

惜魯公之不知出此也

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言其中人陰險而人不測也然以愚考之大都自熾其欲而墮其術耳如嚴挺之元宗嘗問林甫可用否今安在時挺之爲絳州刺史林甫召之來論以上意甚厚蓋稱疾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元宗曰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便醫藥元宗歎咤久之乃以挺之爲員外詹事又李適之嘗爲林甫所紿曰華山有金礦採之可以益國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元宗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鍾擊之非宜故不敢言元宗以林甫爲愛己而疏適之夫使挺之適之皆能循分自安則雖

以林甫之中人陰險亦無如之何也乃一則欲得美官一則欲求異寵墮其術也固宜夫天下之物虎則猛焉蛇則毒焉當其深谷距躍大澤蜿蜒雖虎戶蛇神不敢逼視也然卒可以馴之於園畜之於笥以其有欲故也故損彖曰窒欲樂記曰制欲人能屏去身世之欲而後常存方寸之明矣

王承業不救常山而顏杲卿丹矣賀蘭進明不救睢陽而張巡縛矣君子曰使承業進明救常山睢陽則承業進明之功顯而顏張之節反晦矣乃本欲害之而適以利之豈顏張之不幸哉後之君子據要地握強兵而遇有常山睢陽之事其母以惡德累己以美節讓入乎

志遠齋書話

五

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此言耳目之易墮也若大將將兵在外與敵對壘一日之間機有數變斷非遠處深宮所能揣其形勢決其進退者乃靈寶之役哥舒翰不欲戰而元宗偏聽楊國忠必欲使翰進兵邙山之役李光弼不欲戰而肅宗偏聽魚朝恩必欲使光弼進兵卒皆一敗塗地大損國威夫將之於士猶臂之於指也士之進退離合惟將之命是聽也然而史稱張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各以其意操之或問其故巡曰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常數步之外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夫將與士同踐疆場

相距不必懸隔而猶不欲牽制使各自為戰況人主去疆場懸絕顧欲掣其肘而使之遠承廟算其得不敗者幾何哉故愚嘗謂將不以法拘士而後士之力盡君不以命致將而後將之功成

窮於所欲者必極於所苦天寶時以姚思義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口腹之恣絕不稍留餘地可謂窮於所欲矣及虜騎犯關自黎明出延秋門抵咸陽日已向中猶未得食於是楊國忠市胡餅民間獻糲飯此境此情較之昔之務為奢侈者不已極於所苦乎

李抱真為潞澤節度使籍民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

志遠齋書語四

六

農隙習射歲暮郡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不費廩給由是天下稱潞澤兵為諸道最又蘇軾乞存恤河北弓箭社疏謂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日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自相推擇家貲武藝眾所服者為社頭帶弓而勦佩劍而樵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比戶相望若走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者其當番人皆有重罰若遇警急擊鼓集眾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云云案抱真選丁免徭農隙習射猶得寓兵於農之意國家多故得賢有司生聚教訓以抱真之法酌而行之有練兵之實而無養兵之名至歲暮備圖公其賞罰民之爭所能而恥於不能者

更切於上之屬望之心其練習既成雖衛兵有不如其精銳者弓箭社即民團兵也四方未靖團練便於防禦然須長官時加撫恤結以恩信使社社樂為我用則即他處有警祇須寸楸一傳諸路畢集所謂緩急可以得力也不然社社各保一隅則收效亦微矣抱真之法蘇氏之說在軍政似最簡易錄之以俟能者

盧懷慎不營資產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避風雨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後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盧張皆位宰相而清節可風如此誠以郡守之贖貨牧令之污職皆自列顯要者啟其寶也騶子曰三公儉則庶官

志遠齋書語四

七

廉開元外補多廉吏盧張二公示之謂也魏崔亮循資格於前唐裴光庭循資格於後欲以平銓衡而適以棄英俊邱瓊山世史曰宋人有言賢才伏於下者資格礙之也職業廢於上者資格害之也上之實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暴政虐令者資格之人眾也萬事之所以做壞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廢頽而不可救者皆資格之失也然則資格者其衰朝之蠹政乎

元宗夢立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於是遣使求之得於盤屋范祖禹曰明皇惑於方士之言自以老子為其祖惑而見之於夢亦其誠之所形也伊尹起

莘野正使求之無有則使者亦必附會而上之也二說皆能曲道其詳然自此以後田同秀奏立元皇帝告以靈符在尹喜故宅安祿山奏夢先朝名臣李靖李勣向其求食元宗自爲怪誕不經之說其臣亦以怪誕不經之說誑之昔漢文一爲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仙之事元宗何相遠之甚邪

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斧聲燭影千載疑焉然攷其說之所自來則本於陳慳之私史慳之說本於李燾長編燾之說本於文瑩湘山野錄案野錄謂太祖太宗對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勝之狀而燾改不勝爲遜避太祖引斧戮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戮雪爲戮地

志遠齋語四

好做爲好爲之又加大聲二字陳慳則以好爲之下增俄而帝崩四字復以宋后母子託命之語繫之遂若太祖不得其死而太宗確有篡弒之事矣不知野錄出於傳聞難爲信史然就其中攷之如云帝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靈又云太宗慟引羣臣環瞻聖體玉色溫瑩如出湯沐則亦初無髮髮可疑之隙且太祖生平之屬意太宗本有鑿然可稽者開寶間太祖還自西都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相之他日可使輔汝又嘗語羣臣曰晉王龍驤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據此太祖早有傳及之意而太宗肯爲替桓之事乎譬如家有一物異日必爲己有而或迫不及待爲擄奪之

事此非至愚者不爲而謂太宗爲之乎前人論辯如林獨未及太祖屬意太宗之事遂使一代令主躬冒不韙之名吾甚惜焉

王安石之奸韓琦知之謂處翰林有餘唐介知之謂好

古狷狹呂誨知之謂外貌樸野吳奎知之謂護非自用

少容而或謂最先知者蘇明允以辨奸論作於諸賢論安石

之先也或又謂最先知者李師中以眼多白似王敦其

說在蘇氏之先也然以愚攷之仁宗朝安石知制誥一

日賞花釣魚宴內侍以金樸盛釣餌置几上安石食之

盡明日帝謂輔臣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

則止矣食之盡非情也由是不樂之後安石著日錄厭

志遠齋語四

九

薄祖宗於仁宗尤甚然則人第知諸賢能指安石之奸而不知明主之深識早辨之於侍從之時矣

葉水心兵論曰諸將如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

岳飛各以強兵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

任數避事無如張俊廢食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

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故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誠

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

南方亦未易定也據此秦檜議和雖無遠慮然亦諸將

之驕橫有以激成之也當時給事中汪藻亦言諸將飛

揚跋扈不循法度所至驅虜甚於夷狄張俊自明引兵

至溫道路一空民皆逃奔山谷韓世忠逗留秀州放軍

四掠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王璞自信入閩所過邀索夫古人仗鉞靖寇成則君之福敗則臣之罪安有握強兵使驕氣而目無王章者哉安有縱虜掠擾閩而不恤小民者哉論者以為秦檜和議檜之罪矣夫檜誠有罪矣然諸將之激成之者容得謝其責乎

裴仙以事下獄元宗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以養廉恥向者臣巡北邊聞姜皎杖於朝堂皎登三品亦有微功願以皂隸待之事往不可追豈宜復蹈前失元宗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大臣可以鞭笞辱及吾輩矣范文正作參知政事富文忠作

志遠齋書四

十一

樞密副使時盜起京西知光化軍鄧均房棄城走奏至二公同對上前富公乞取知軍者行軍法范公曰光化無城郭無甲兵知軍所以棄城乞薄其罪仁宗可之罷朝至政事堂富公怒甚謂范公曰六文要作佛邪范公從容謂曰上春秋方盛豈可教之殺人至手滑吾輩首領皆不保矣二事正相類夫教人主恤刑是也若吾輩云云未免私意太勝

邵氏博云漢高祖方擁戚姬周昌嘗入奏事是周昌得見戚姬也高祖欲廢太子周昌廷諍呂后側耳東廂聽見周昌跪謝云云是周昌得見呂后也文帝至灞陵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願請羣臣是羣臣皆得見

慎夫人也又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云云是袁盎得見皇后慎夫人也漢宮禁之法不嚴如此愚攷宋徽宗靖康初南幸次京口駐蹕郡治時曾容青以江南轉運使攝府事忽傳宣至行宮上引至深遂之所問勞勩命喬貴妃者出焉上回顧語喬曰汝在京師每聞曾三此即是也遂取七寶杯令喬手擎滿酌并以杯賜之空青拜脫而出見揮塵三錄又蔡元長曲燕記玉真軒在保和殿西南廡即安妃妝閣閣之西垣掛妃畫像元長有玉真軒檻暖如春只見丹青未有人之句上因命妃出見元長拜妃答拜上手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元長

志遠齋書四

十一

曰禮無不報不審酬酢可乎於是持瓶注酒授使以進見揮塵餘話夫妃嬪見外臣非禮矣見外臣而至於侑酒且至於酬酢漢代未聞有是也博為徽宗時人而輕詆漢宮禁之法不嚴豈喬妃安妃之事未及聞邪王明清謂岳侯坐死以嘗自言與太祖俱以三十歲為節度使以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握兵之日受庚牌不即出師者凡十三次以為抗拒詔命云云又謂張堯叟來自九江言在匡廬觀岳侯葬母儀衛甚盛觀者填塞後一僧言岳侯葬地雖佳但與王樞密之先塋坐向既同龍虎無異掩壤之後子孫須有非命者後果岳侯當之然則地理之說或亦未可厚非乎

宋明肅太后欲謁太廟詔禮官草儀學士以周官后服進議倭者密請曰陛下垂簾聽大政號兩宮尊稱三呼及儀衛皆王者制入太廟豈當以后服見祖宗邪遂下詔服袞冕諫疏交上俱不之聽賴薛簡肅公以關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談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邪女兒拜邪明肅無答是夕報罷見湘山野錄熙寧中邊吏報北虜入寇朝廷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以爲戰備民大驚擾自宰執以下言不便者牆進時沈括爲記注侍筆立御座側上顧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未知車將何用上曰北虜以多馬取勝惟車可以當之括曰胡之來民父母墳墓田廬皆當棄去何暇恤車

志遠齋史話

三

朝廷姑籍其數而未取何傷上喜曰卿言亦有理何論者之紛然也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霸中國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民間輜車重大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俗謂之太平車或可施於無事之日恐兵間不可用耳上益喜曰無有如此告朕者當更思之明日遂罷籍民車見聞見後錄案薛公之言直而不激沈公之言婉而可聽皆能化有事爲無事可爲居言路者法

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疾非此藥不治疾可憂藥不

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醫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頰面公曰天生黑於子澡豆其如子何見筆談劉貢父過荆公值其方飯吏延入書室見有草藥一幅在硯下取視之則論兵之文也貢父性強記過目輒不忘既讀復置故處頓念以僚庶謁執政徑入其便坐非是因復趨出待於廡下荆公飯畢而出始復邀入坐語久之問貢父近頗爲文乎貢父曰近作兵論一篇草創未就荆公問所論大概如何則以所見草藥爲已意以對荆公默然良久徐取硯下草藥裂之蓋荆公平日議論不欲與人苟同也見卻掃編觀荆公卻人參澡豆此新法所

志遠齋史話

三

以必行裂兵論草藥此孟嘗君論所以絕世論班馬優劣者無慮數十家而其著爲論說者大都不惜煩瑣惟晉張輔之言最爲簡當其言曰馬遷敘三千年事用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用八十萬言不深辨其優劣而優劣自見

宋許懷德爲殿帥有一舉人因懷德乳老求爲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襦拜於庭下懷德據坐受之或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告之曰舉人無設階之禮宜少降接懷德應之曰我打得乳老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今之待關節秀才悉如懷德則奔競之風亦可少息邵公濟云龜司隸謂民有七七豪強大姓蠶食無厭一

也馬援謂大姓侵小民乃太守事耳然以曹操之勇尙云先在濟南除殘去穢卒為豪強所忿遂謝病去今之君子欲區區以禮義裁大姓之暴亦疎矣愚謂潁川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大姓之不可治由來舊矣孟子謂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夫不得罪於巨室正不難中之難事也

志遠齋史話四

中

志遠齋史話四終

志遠齋史話五

歸安楊以貞鐵山著

張九齡居相位三年李林甫十九年而安史之亂作李綱居相位七月秦檜十九年而徽欽之仇忘君子之才以之治天下則有餘以之保一身則不足小人之才以之保一身則有餘以之治天下則不足然而保一身者私也非才也惟君子無私故難進易退不屑婢阿柔媚之態小人則反是然而人主卒親小人遠君子豈小果足以勝君子乎蓋小人之道曲曲則無不可行君子之道直直則有所不行以有所不行者與無不可行較其孰勝孰不勝又奚待深辯哉

志遠齋史話五

下

金主晟於宋為寇讐於金則賢主也其祀孔子北面再拜謂侍臣曰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以外域而知尊聖前世未嘗有焉厥後世宗賢明仁恕為金令主豈非沐聖人之教者深所成就者遠哉
史稱岳飛好賢禮士當飛握兵之日聲震海內士有懷奇負異者莫不望風奔附思有以自見而朱仙鎮之捷金兀朮欲棄汴以去有書生叩馬獻策謂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兀朮因留不去此書生也何為乎來哉其跡甚詭而其言甚毒果何德於兀朮何仇於飛邪以飛之好賢禮士而使士有去我而向敵豈好之心有未誠禮之意有未至歟

漢武帝爲霍去病治第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宋高宗欲爲岳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古人心存君國決無自爲便安之計而推其竭誠圖報之心雖使處於可安之日亦且惕然自恐而有所不快蓋忠盡篤則志願奢故功業之所就有高出尋常萬萬者陳俊卿論湯思退所爲多效蔡檜高宗免思退奉祠辛次膺疏其姦謂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孝宗曰有謂思退可用者雖皆能彰其罪惡究不能使之貶斥惟太學生張觀等上書論之然後有永州之貶太學生之權殆重於朝士歟思退之後有如思退爲太學生上書以去者可以指數至賈似道秉政首結太學生故雖邊警時聞

志遠齋書錄五

一一

而酣歌未已亦無有論及之者有錄名子作詩曰鼙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想見似道之結太學生有不惜賂以金錢者似道不足責而太學生之受似道之賂亦可慨已盧仲賢使金僕散忠義要以囚事懼之以威仲賢恐言歸當稟命范成大欲正受書禮至金指笏出疏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然不動使臣之關乎國家甚重得其人則足以尊朝廷不得其人則足以辱社稷苟不深察其人之可否而漫以使之鮮有不自取侮辱者皇甫坦相李道女當母天下言於高宗聘爲恭王妃而如性妬悍高宗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

相士能相人之貌而不能相人之心高宗聽坦之說是徒以貌求人耳以貌求人安得淑人哉

王淮薦朱熹熹劾唐仲友仲友淮之姻家也熹可謂不負淮矣爲淮者當以熹之不黨不阿益引重庶幾趙宣子姚崇之風可以復睹乃引以爲嫌倡爲道學之禁何淺也史稱淮爲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故力攻道學君子惜之然則淮攻道學於道學無損徒取譏耳淮亦愚矣哉雖然淮不能容熹而後之欲爲熹者足以戒焉大凡太自愛者必不爲天下人所愛蓋天下不皆自愛之人以我之自愛而欲望人之無不自愛立心甚公而用意亦刻矣趙宣子舉韓厥厥戮其僕而宣子不以

志遠齋書錄五

三十一

爲忤姚崇薦魏知古知古劾其子而崇不以爲怨此千古盛德之事不可常得者也以不可常得者而欲得之於與我並世之人何其責人之厚也或謂君子惟求合於義而已而人之諒不諒不問也然至求合於義而譏謗交至幾無以自容則爲義不已苦乎使凡爲義者皆若是之苦又誰肯爲義哉凡君子以道自任貴能達其道於天下不貴守其道以自取辱辱然行義達道夫子歎爲未見蓋若斯之難矣然人不勉爲其難而徒斤斤焉以所不難者自取又果足貴乎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苟欲行我之忠而不先之以恕吾未見其能行者也夫有忠而至不能行豈忠之咎哉功罪毀譽之

見太明而求功求譽之心太急也夫功罪毀譽之間君子辨之甚嚴而處之甚謹一以求功而不防罪必得罪一以求譽而不防毀必得毀故防罪者常無罪常無罪則常有功防毀者常無毀常無毀則常得譽故君子不敢先有求功之心求無罪而已不敢先有求譽之心求無毀而已其求無罪無毀之時無異乎庸庸碌碌者流也而君子不願君子謂將欲成我之功非可以驟而成也將欲集我之譽非可以驟而集也急之而一無所得不如緩之而無所不得也緩之何如熟思審處欲合乎天理之正先求乎人情之所安而已天下惟馳驚於外而有求知於人之心則無所不用其急無所不用其急

志遠齋書五

四

此罪之所由來而毀之所自至也夫以可成功可集譽之人而至不見功而見罪不見譽而見毀或者謂之不幸而豈不幸也哉

秦檜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晚年尤殘忍數興大獄如使趙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獲釋然竟無子以妻兄王喚之子為嗣謂非天斬其後吾不信也 案高宗非晉惠劉禪之比而檜之得君行政有若斯之專且久何也君子曰是有道焉檜告張九成曰立朝須優遊委曲夫以優遊取容而恩寵何由而替以委曲順旨而嫌隙何自而生檜一生得力止此四字故於九成鄭重

及之然則以此立朝宜乎得君專而行政久矣

乾道四年民艱食朱熹請於府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歛獨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原數六百石還府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收不復受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由是一鄉四五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案丁丑

志遠齋書五

五

歲得像奇荒赤地數千里死亡相枕藉東南數省官捐民捐輦金以賑者不啻數十萬雖全活甚眾而轉徙溝壑者已不可勝計然晉豫因東南之賑貸而災黎得延其餘生東南因晉豫之告災而財力亦形其匱乏假行朱熹社倉之法於十年以前則備之有素自賴之無窮何至觀民命之慘亡竭他省之財力哉丁丑以後東南偏災無歲無之誠舉社倉法酌而行之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宋高宗以宗支再造僻處海濱痛二帝之未還念中原之未復則當臥薪嘗膽嚙血尋仇大張撻伐之威以消敵天之憤願乃偷安歲月任用奸回良將忠臣戮辱相

望既無謀於討賊遂觀顏以稱臣而一二草茅之士轉負忠義之氣競爲恢復之圖宿松魏勝起兵則復海州矣高平王友直起兵則復大名矣雖運值中否莫賄成功而大義稍伸人綱稍振然以堂堂中國天子不言戰宰相不言戰而匹夫發憤轉不惜衝鋒陷陣以奮其雪恥復讐之志豈是非順逆之理上者聞而下者明乎君子原情定斷知高宗與秦檜皆有意焉蓋二帝還則高宗不得有其位中原復則秦檜不得有其功君臣各以其意謀議廟堂之上而天理人心有所不服願也彼李綱趙鼎岳飛張浚之徒尙欲以區區之公義奪其固結之私情宜乎斥者斥而死者死矣

志遠齋史話

六

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羅典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夫才枝葉也心本根也取其枝葉而不察其本根豈工師度木之意哉才不逮人而心未嘗不正者雖無大功大效而時時以循分守職爲懷不致蹈姦欺苟簡之習才雖過人而心未嘗或正者雖有大功大效而時時以營私罔上爲念絕無有至誠惻怛之存故論才而不論心必有竊威盜柄而貽國家之憂論才而兼論心必有竭節效忠而造蒼生之福然則用才者不問才之可用先論心之可用心苟可用雖甚無才而可用之心實勝於有才也心苟不可用雖甚多才而不可用之心轉不如無才也

元祐有黨人之目慶元有偽學之名而主皆非昏暗徒以任用非人遂使顛倒是非誣陷良善蓋以黨猶不同器邪正不並存君子在朝廷留一日之名小人在朝廷卽形一日之醜故君子未有去小人之心而小人先有逐君子之勢以爲不使彼得罪而我何以能有功不使彼敗名而我何以能滿耻故譏謗之極不難指伊且爲廉來攻訐之深不惜目夷齊爲躡跖然君子固貶斥而愈見操修之懋小人因誣罔而益深罪戾之叢況主德有清明之日或崇正而黜邪後世有公允之評各流芳而遺臭小人之厚毒君子者乃所以曲成君子乎

志遠齋史話

七

出其門於時屈膝由實則有許及之獻珠冠作犬嗥則有趙師鬻獻美妾則有程松以彼身列士夫豈不知獻諂工媮之可耻而利祿之念迫於其中有不暇顧名義而惜行品者矣然利祿足以榮我之身而不足以益我之性況以苟賤而得利祿不足以爲榮反足以爲辱夫平居學問之日於忠節之士則慕之於貪鄙之夫則耻之固知秉彝之好未嘗稍異於人也乃一登仕版不能不改其素守者則以平日所讀之書率皆弋取科名之具而於持身涉世之道略無心得故是非之理不明而取舍之道多失也然則欲明是非先辨義利一事雖細不敢不嚴一物雖微不敢不謹能戒於眾人所不戒之

地然後能免於眾人所不免之途不然者鮮不為許及之之流矣

林大中上書論韓侂胄之姦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於口侂胄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大中曰禍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夫人一有求免禍之心鮮有不喪其所守而被黨惡之名不知禍自天降無與於人吾其不免於禍也將愈求免而愈不得免至於終不得免而又冒天下之不韙則其巧於自謀者正其拙於自謀也夫禍之免不免不係乎身之屈不屈而惟問乎心之正不正心苟正也雖得禍不失為君子心苟不正也雖免禍不免為小人人不自問其心而惟營營擾擾於其外其

志遠齋史語五

八

不見笑於大中者幾希矣

張方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夫不擾則民安不差則民服既安且服安得不謂之撫字不謂之教化哉而今之治民者不然催科焉而已刑罰焉而已或假催科以嚴其刑罰假刑罰以急其催科遂使催科無不本刑罰而來而刑罰無非為催科而設催科刑罰台而為一何有乎不擾何有乎不差哉然催科擾則民之家室不能全刑罰差則民之手足無所措由是患苦之甚鬱為怨咨怨咨之深浸為叛亂而烏合之眾集於野鴉張之勢聞於朝然後興廟堂征討之師起海宇戰征之禍膏塗原野骨填川谷嗟彼擾動

之子盡銷鋒鏑之中謂黔黎之不仁豈師徒之克義蓋論其迹則死無可遺而原其情則罪有所歸祇牛羊之牧乖方致豺狼之噬頓起藉使政除虎猛德洽雉馴則詠黍苗而懷陰雨惡賤盡解銜恩擁桑麻而課子孫田家自有至樂何至挺而走險盜弄潢池狡焉思逞盡罹法網也哉然則催科雖關國課不擾所以釀天地之和刑罰雖屬王章不差所以造生民之福有牧民之責者其亦曾三復方言否邪

金主使完顏阿虎帶乞糧於宋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彼為謀亦淺元人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必及於宋自然之理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宋不

志遠齋史語五

九

許或問宋之不許是乎非乎曰非也必自審其力可以自保而又足以禦元人之強然後可弗許焉若自審其力不足以禦元人之強而又不足以自保則彼雖無求於我我猶當助之何也彼與我為唇齒之國唇亡則齒寒我固不得不厚保其唇也然則譬可不念乎曰此非念譬之時也念之而幸其亡而我得以獨存幸也念之而幸其亡而我不免與之俱亡不可也與其不免與之俱亡不若聲罪致討正復譬之名則猶愈於抱幸災樂禍之心而不覺災禍之自及也然君子猶非之以為不思社稷宗廟之重而徒博報復之一逞也然則宋許之將無滅亡之患乎曰國之存亡天主之人無得而與焉

人惟盡其力之所得爲而已結金以禦元宋之所得爲也不此之務而曰天實亡我是豈天之亡之哉

真德秀論賞罰謂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不可使有一豪私意於其間人君苟有私心則賞罰不得其平賞罰不得其平則於人心不順由是怨苦憤懣之氣鬱結於朝野上下之間而亂成矣而人君猶不悟以爲是天之不仁也臣之不忠也民之無良也而豈知由於一己之偏私所致乎是故以有心馭天下而天下常亂以無心馭天下而天下常治天地之於萬物也運之以無心而已其培者非有心培之也栽則培之其覆者非有心覆之也傾則覆之故萬

志遠齋史話五

十一

物初不知有所德卽有所德而天地不受也初不知有所怨卽有所怨而天地不任也不受萬物之德不任萬物之怨而萬物有不靖者未之前聞也人君能以天地之待萬物者待臣民雖唐虞三代之盛可復睹也又曰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寬裕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也迫蹙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也其間有難易久速之別人君爲其難而斥其易務其久而舍其速則王道可成矣

沈洪曰畫卜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媿始可以言學妻子夢寐至切近者凡用功必從切近處著力然後有根有基不爲事物所搖奪否則徒事驚外祇自欺耳

一旦臨以利害則眞吾畢露有欲掩而無可掩者故夫子告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儒固有君子小人之判也

陸九淵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利欲之人如在睡夢中喚之使醒猶易也意見之人則如墮入魔障治之良難

朱熹之學專主程頤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用敬之道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而已致知之道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而已一則尊德性一則道問學元儒吳澄謂熹偏於道問學亦未溯熹之淵源耳

志遠齋史話五

十一

朱熹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財力贖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有經欠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不報夫朝廷之祿絲毫皆出於民故不稱其祿者有罰有降有斥有罪重惜此祿所以重惜此民也故人君甯獨數十百萬於無告之窮民決不肯舍半粟於無用之冗員蓋窮民受一分恩猶能償一分力冗員食一分祿則耗一分財也凡冗員眾多之日必小民困苦之日官多則食繁食繁則賦重賦重則民困民困而國未有不貧焉者也熹之疏入理宗豈不與二三大臣廷議之乎願

大臣之宗族親戚或散處於郡國之間苟是其說則將及於宗族親戚矣由是以為朝廷待臣下當過寬毋過刻此易說之辭也且郡國大吏亦不願朝廷有汰冗員之旨汰者怨之階而諂之府也孰當汰孰不當汰縱使秉公畫一而怨者自怨諂者自諂怨諂積而於已且不利又誰肯為是哉然而國家之有冗員則猶人之有附骨之疽也不去則人不安冗員不汰則國不可治小民之待撫也久矣其得盡力於農而輸財於上者侍上之有以護惜之耳自冗員之數日見其盛朝廷之力惠黎元者或不及於民而先及於冗員由是民不聊生有散而之四方者矣有聚而為盜賊者矣務本之民日少就

志遺齋書話五

十一

荒之士日多賦稅之數日減府庫之藏日虛征歛之令日繁騷動之患日亟調度之費日廣財用之源日竭而國遂無以為國皆此冗員之所致也然則人君處此當毅然獨斷不為姑息不參猶豫欲求萬民之所以安必去萬民之所以困困紆則力饒力饒則國足國足而不治者未之有也

許衡謂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誠如是必使生理盡足然後為學則天下之學者亦僅矣且所謂治生者縱使盡出於義而歲積月累以迄於足然後為學則其學道之日亦淺矣故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飯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

憂貧衡之言何以異於孔子耶顏子簞瓢陋巷曾子衣敝履穿皆不以治生為務者而衡何以未之聞邪書云凡厥庶民既富方穀管子曰衣食足而後禮義生此為民言之非為士言之也士則無恆產而有恆心衣食之謀固不足擾其念也蓋為學之道初不在乎治生在乎立志苟其有志於學雖窘如顏曾不郵也苟其無志雖富堦陶朱不能強之使學也故凡有治生之念者皆無學道之志也凡有學道之志者皆無治生之念也其間蓋有本末內外之別矣衡又言商賈雖逐末亦有可為苟處之不失姑濟一時亦無不可夫子貢貨殖夫子謂之不受命商賈果可為乎且以義理為商賈其為商賈

志遺齋書話五

十一

也必無利蓋牟利之道貴巧貴捷而以義理處乎其間則不見巧而見拙不成捷而成迂以迂且拙者與天下之捷者巧者爭則常不勝之勢矣故商賈者商此利賈此利也天下有偶合於義理之利斷無不營營於利之商賈為商賈而言義理猶為盜賊而言廉恥也誰其信之哉然則士而可為商賈必聖人之道即市井之道而後可魯齋為元大儒而立論不純如此

楊太后聞執政及侍從臺諫棄位逃去者數十人乃詔戒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蒙多難爾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今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糾揭二

一第... 丹... 2... 月... 1

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
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如此時為此舉措生何面目對
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負國棄子
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嗚呼宋待士大夫未嘗不厚而
末造危急之秋率皆棄位逃竄各謀自保何其辜恩負
國以至於斯邪然推原其故不可專罪士大夫也蓋高
宗朝有秦檜蜜宗朝有韓侂胄光宗朝有史彌遠理宗
朝有史嵩之賈似道歷朝皆有好臣當國而忠臣義士
或降或斥或死正氣為之不伸人心莫知感奮加以教
澤寢微化源盡窒生斯世者又當此四方擾動物力交
竭之秋朝夕謀其家室衣食之私唯恐不足而又何暇

志遠齋史話五

十

為悼信明義之圖故一旦幸掇青紫叨列士籍則其處
心積慮猶是見利忘義之本懷而邊警告急紛紛逃去
亦固其所無足怪爾夫昇平無事之日既不能導人以
禮義患難相迫之秋安能責人以廉恥後之有天下者
知任用姦臣之禍其終必至於此亦當猛然深省而懷
覆車之戒矣
秦人坑趙卒楚師屠漢卒慘矣然未有運土為壘併人
築之殺民煎膏取油作礮如伯顏之攻常州者史臣以
伯顏比曹彬語其功則略相當而論其性則仁暴判焉
矣
柳岳如元請平伯顏不許曰汝國昔得天下於小兒亦

失於小兒其道如此案太祖得天下雖天與人歸而揆
之於義則有不能略無憾者至末造乃使敵人以為口
實故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

志遠齋史話五

圭

志遠齋史話五終

志遠齋史話六

歸安楊以貞鐵山著

葉夢鼎以似道當國除官不拜或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夫人惟視死生大而廉恥小故或由實屈膝或犬吠雞鳴或以賤名達鈞聽或稱恩主恩父或為腹心爪牙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嗚呼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夫子告子貢以士之道必曰行己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又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不為苟得者誠恥之也人而無恥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更何論功名何論富貴哉

志遠齋史話六

元世祖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刺皇后觀之后一視而反帝問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我又何忍取之明太祖克元都諸將俘寶玉至馬皇后曰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寶乎帝曰后意謂得賢為寶耳后拜謝曰誠如陛下言開創之君其雄才大略既足以馭羣雄而撫方夏而又每得賢后為之贊助於內以翊興王之業至於國勢陵夷則有驕君弱主相屬於代而又必有妬后悍妃憑寵自放以召禍亂甚至亡國敗家者往往而有噫何其興者益興而廢者益廢邪

許衡語其子曰我平生為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

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以衡之賢猶不免為虛名所累不如衡者不待言矣然至垂老病死又或於餘光向盡之中汲汲焉為碑銘為墓誌以為身後之誦述其視衡之誥詔于相去何如哉然則衡自知其累正不足以為衡累也衡固有過人者矣

元世祖詔諸路歲貢儒吏儒必通史事吏必通經史夫儒而不通史事謂之迂儒吏而不通經史謂之俗吏儒之於迂則六經皆無用之文吏之於俗則五教皆虛設之具故通經致用盛世以之勵人才不學無術識者以之諷有位誠使錢穀簿書之庶務服習於執經問道之

志遠齋史話六

年壁中柱下之遺編貫穿於問俗觀風之日則儒皆有

用之儒吏皆善治之吏矣

英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槩圓則水圓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夫人君莫不知納諫之為美也及一聞讜論則以為沽名矣以為訕諤矣以為誣罔矣賞賚不及而刑戮隨之或者陽為尊崇而陰忌之外示恩寵而內疎之求其虛心聽納屈己以從者實不多觀而為之臣者雖抱忠盡之心切糾繩之志第以君威不測刑禍無端則不得不託危行言遜之途而居明哲保身之列由是水旱不以聞盜賊不以聞小民號泣而無所控告者亦不

以開馴至禍亂將作宗社將傾而人主方晏處深宮略無聽睹有如燕雀巢幕不知焚之將及者而頑頓亡節莫訴無恥之徒方且獻諛工媚日以聲色狗馬承奉左右必至鐘虞失守身爲人俘而後已而彼昏不知方謂人之負之者多也而不知已之負人者厚乎然則一人之昏明百僚之直枉係焉一人明則直者固直枉者亦直矣一人昏則枉者固枉直者亦枉矣孟方水方盤圓水圓其亦善譬而喻者矣

英宗被弑拜住被殺首逆雖正典刑而黨與未盡逮治吳澄爲元大儒方且高據經筵進講帝範而逆黨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數語乃出諸張珪之口

志遠齋史話六

三

珪爲洪範子先居武職後更文階其平日無甚學術可知然於是非順逆之理知無不言初不肯如澄之安於緘默者則澄有愧於珪多矣
順帝時有議賊吏遭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成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理治天下豈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夫法者天子所以治天下也而教忠教孝胥寓乎其中賊吏遭喪不許歸葬正以傲未犯者之不可自絕於親也乃選謂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不知彼爲惡之日無人倫久矣遵乃欲使之適有人倫邪又曰豈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夫失罪人則棄法矣棄法則無君矣不可使天下

有無親之吏獨可使天下有無君之吏乎且失一罪人可以不恨在我以爲寬厚而適足以啟人無忌憚之心使貪污成風民生無賴而寔爲叛亂者皆自遵之言肇其端也當時亦無駁詰之者而不許歸葬之議遂寢惜哉

脫脫問治何先揭傒斯曰儲材爲先養之於譽望未隆之時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夫士當譽望未隆則常不見信於世凡有經營室家之謀其勞苦艱難百倍於庸眾故環堵敢宮之子率不能壹意於學而攻其業誠阨於境也至有所謀而輒不遂則有懊喪愧恨或棄其所學而爲改絃易轍之圖苟有以養之使朝夕之所憂思

志遠齋史話六

四

者一旦盡釋而得以從容暇易畢其智力於至德要道之歸則所成就者豈不大乎至於周密庶務之後則其學足以應世之所求而不窮於用蓋所造者深所蓄者厚也然或不得藉手以展其尺寸使落莫困頓老死於深山窮谷之中則棄才甚矣故必有以用之使出其所蓄出水火而登諸衽席矣然則國家之所以厚待人才者人才正未嘗有負國家矣
成祖起兵時內臣多逃入其軍漏朝廷虛實甚以爲忠及卽位大加委任令刺事其後遂有劉瑾王振魏忠賢之徒口含天憲手握王章以貽國家無窮之禍易曰履

霜堅冰至誠不可不慎之於微也

解縉與胡廣王良集吳溥舍縉陳說大義廣亦奮激慷慨良獨流涕不言後良死而縉廣不死廣以賦性縝密始終得保恩寵縉為高煦劾私觀太子逮下錦衣衛帥紀綱使獄卒醉以酒埋積雪中斃之夫同一死也死於成祖即位之日則重於泰山死於積雪中則輕於鴻毛士君子處人家國間值存亡危急之秋誠不可不一權輕重矣

周納請封禪呂震力贊之帝謂曰今天下水旱疾疫難語太平昔唐太宗欲行封禪魏徵力諫而止爾等異於徵之所以愛君者夫篡奪之君何功何德而周納呂震

志遠齋書

五

猶請封禪豈天地鬼神亦可欺乎此不特無羞惡之心并且無是非之心矣成祖引魏徵諫唐太宗事斥之蓋未始不內媿也然則成祖者其猶有人心者矣

楊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楊榮謀而能斷楊溥有雅操時號三楊然榮於燕王入京迎謁馬首曰陛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察其詞氣頗似馮道縱有才能曾何足取史與士奇溥並稱失其倫矣

英宗時中官及言利諸臣爭請開礦乃命戶部侍郎王直經理之定歲課福建銀二萬餘浙江四萬餘而官屬供億所費較課銀尚過之自是民困而盜益眾案開礦有二害未聞之日廣募人役厚給薪糧擾之眾見利

而趨靡幸腐集常數千人多一礦夫少一農民田疇荒棄所在多有徵賦徵糧歲形不足至其性成桀黠方務構煽亡匿山谷劫略道路甚或黨徒日益盜弄潢池此一害也人物所產全資地靈菁英結聚多厯千歲一興礦務攻鑿窮施氣脈大傷地靈全失異人偉士自斯而杳此一害也洪武初王允道請開磁州鐵冶太祖曰朕聞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杖之流海外英宗何不一誦祖訓邪

王振佞佛請帝歲一度僧修大興隆寺役軍民萬人糜帑數十萬既成延僧主之帝親傳法稱弟子夫天子綱常禮樂之主天下臣民所仰以為法範者也顧乃皈依

志遠齋書

六

沙門師事釋徒其奚以立臣民之上邪梁武捨身佛寺千古笑其愚若英宗者欲求後人毋笑得乎景泰二年令軍民納粟者世襲武職給事中曹凱言近輸豆四千石以上得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矣復令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窮也有功者必謂吾以捐軀獲此彼輸豆亦獲此是朝廷以軀命等於菽粟其誰不解體四年夏又令生員納粟為國子生教授黃鑾上言納粟拜官衰世有之然未聞納粟貢士者今以浮薄不教之子納粟進身不數年任以民社是猶驅狼虎以牧羣羊欲其不恣啖噬得乎夫名器國家之大柄故爵以詔德祿以詔功先王之世出之甚慎

至後世有納粟之例而名器始輕然未有世襲武職及國子生亦可以納粟得者至孝宗時尙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納粟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一遇災歉輒行捐例人既以財進身欲其砥廉隅爲循吏豈可得乎於是始命停之恕之言可謂重惜名器而足以興邦者矣

劉吉與萬安劉珣在憲宗朝無所救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尙書之謠案吉使魏璋傾湯餽是小人伎刻者安獻房中術詭事閣寺養子是小人無恥者珣自以官僚舊屬遇事無所回護解杜俊之獄疏李孜之

志遠齋語六

七

罪是雖與小人同列而不害其爲君子者三閣老願可一概而論乎

世宗朝海瑞上言陛下卽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立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捐納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嫌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古者人君有過賴臣下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時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貨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

而諸臣諛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諛之甚也自古聖賢垂訓未有所謂長生之說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誠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諸臣講求天下利病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下一振作問而已帝得疏大怒抵之地令左右趣執之無使遁宦官黃錦在側曰聞此人上疏時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分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爲感動太息夫三代下如汲黯魏徵之抗直亦足稱矣然如薄於父子君臣夫婦等語則汲魏二公尙所不及況汲魏皆大臣而瑞

志遠齋語六

八

一主事耳其言尤不易也至於市棺訣妻子待死關下則尤爲古今之所創見嗚呼有臣若此惜世宗之不知用也

孫承宗以知兵名時東事日急承宗疏言週年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將備邊而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間戰守於朝今當重將權擇沉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如唐任李郭自辟置偏裨以下邊事小勝小敗皆不必問夫國家用兵之弊苟有如承宗所言未有不敗亡者蓋兵事實責成貴一責成專則無所推諉不得

盡其能

魏忠賢以市井無賴資緣保母得備宮監恃寵竊威顛倒朝政乾兒義孫羅列顯要浙江巡撫潘汝楨首請建忠賢生祠自是諸方效尤幾徧天下其頌忠賢有民心依歸即天心向順語更有稱堯天舜德至聖至神者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配孔子其疏曰孔子作春秋厥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厥臣誅東林黨人嗚呼自古天理人心之滅絕無有過於此者夫至變極亂之國其天理人心苟有幾希之存則雖屢瀕於亡猶可以圖振興而延世數至并此而滅絕殆盡則相率而趨於禽獸之路雖欲無吞噬殄滅之禍不可得已自忠賢伏誅歷十

志遠齋史話六

九

七年而明祚告終小人之亡國有如此之速者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不察不畜不欲與民爭利也萬厯以後天下水利碾礮場渡市集無不屬之顯宦而察雞豚畜牛羊又在所不屑為矣

呂維祺勸福王常洵散財餉士不從後官軍引賊陷城殺常洵勻其血雜鹿肉以食曰福祿酒夫使聽維祺言未必有救於敗亡之禍然不失為智者之所為必欲與財俱亡愚矣管子有曰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利字從刀殺機其顯露歟

妓女紅娘子作亂眾至數千擄李信去強委身事之李

信者逆案中尙書李精白子也嘗出粟賑飢民民德之曰李公子以倚門賣笑之人而聚斂木揭竿之眾前世未嘗有焉然民窮思亂無人不可為戎首也豈獨限於女流哉

楊鶴曰自大兵大役加派頻仍小民之元氣傷遼左黔蜀喪師失律封疆之元氣傷縉紳構黨彼此相傾逆奄乘之誅鋤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起道在培養時以為名言然此後畢自嚴請敵加三釐歲增百六十五萬小民之加派如故也陳奇瑜敗於車箱峽盧象昇潰於鉅鹿傅宗龍遁於新蔡汪喬年挫於襄城封疆之喪師如故也溫體仁攻何如寵張至發詆黃道周

志遠齋史話六

十

士大夫之相傾如故也譬負重病不能養而剝傷之雖欲不亡得乎

劉宗周對思宗曰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故有人而無人之用凡宗周所言皆取亡之道而思宗書襟語謂諸臣誤朕不罪己而罪人斯其為亡國之君乎

李自成陷京師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率百官入賀陳演首勸進自成不許悉付賊將劉宗敏營中拷索賕賄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媚賊以求生而適以得死死又為叛臣為降虜人之失算無若此者或謂此輩亦悔不殉國否曰殉國者大丈夫之有福

命者也彼鄙夫小子烏足以語此

志遠齋史話六終

道不可道因文以見道故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
修春秋凡所以載道而通世用也先生此書談數千年
以來是非成敗之故如指諸掌而識斷精嚴竊嘗謂可
引以審事有非經生家所能及者言也而道存焉請得
質請大雅宏達以為何如也始豐張邁書

諸史瑣言

沈寄籀先 生遺書

鄭沅署端
乙編

諸史瑣言卷一

史記一

集解序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按此用論語賢乎已之意索隱注複查不明

五帝紀幼而徇齊索隱云大戴禮作欲齊一本作慧齊錢氏攷異云今大戴禮作慧蓋慧之省 按高安朱氏本大戴禮作慧未知錢氏所據何本

是為青陽集解太史公乃據大戴禮以嫫祖生昌意及元羅杭氏世駿云按戴禮有孝昭冠辭則其後於太史公明矣集解竟以為太史公乃據大戴禮疑有誤 按太史公所據帝繫篇在今大戴禮中故裴注云然大戴禮亦漢初相傳之書戴禮刪為八十五篇遂名大戴實非德所撰述也

養材以任地索隱大戴禮作養財 按朱本大戴禮作養材家語作養財

莫不砥屬集解王肅曰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索隱依王肅音止蜀據大戴禮作砥礪也 按朱本大戴禮作砥礪與小司馬所見不同集解所引王肅曰乃家語注今閣本家語作底屬而小司馬未言異同不知唐時本何若殷本紀遇女鳩女房側讓云按古本尚書商賢臣女鳩女方今誤作女鳩女房 按詩大田箋方房也房方乃古同音段借非誤

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 按弟沃甲當是帝沃甲之譌祖丁乃沃甲兄祖辛之子不得接以弟沃甲上文言弟沃甲立是為帝沃甲下文言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則作帝為是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道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曰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按中丁至陽甲凡九王故言九世大紀所言豈以商世兄終弟及自沃丁之弟太庚始故云然耶然自沃甲至陽甲中閒立弟者止七世太庚 雍己 沃甲 太戊 外壬 卽據世表以小甲為太庚弟亦止八世若以昭穆言之則為七世皆不符九世之數不知大紀何見而云然况太戊稱中宗實能紹成湯之業雖以弟繼兄位豈得云亂以理推之中丁之名不誤益廣沙邱苑臺正義竹書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五十二年今本計二百六十五年更不徙都 按紀言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與正義所引紀年不同今本竹書紀年武丁三年自殷遷于河北轉與史記合蓋非原本矣

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 按前大師少師指比干箕子觀比干曰云云可知後大師少師則周紀所謂大師疵少師疆也王若虛辨惑疑微子何至與樂工謀決去就是混前後為一致滋疑竇不知官名雖同其職分迥殊也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集解譙周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餘年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也 按漢書律歷志謂殷世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而以殷歷四百五十八歲為非傳曰鼎遷於商載祀六百自當以班言為是譙周所說亦與班合

惟本紀自湯至紂凡三十世竹書紀年不數湯故云二十九王世數則與史記同通鑑前編無外丙仲王二世為二十八世六百四十四年與班所言皆不合 按周本紀后稷卒集解皇甫謐曰豕去中國三萬里也 按此言誕

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正義周書作末孫受德受德紂字也 按周書克殷解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孔晁注紂字受德也正義蓋用其說竊謂周書當以受為句德字下屬德迷先成湯之明猶此言殄廢先王明德耳尚書屢言受矣受德則無聞也

麋鹿在牧豷鴻滿野 按此二句猶孟子云圍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也注說皆非

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稜志云王用之與上用事復本作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因衍用字後人遂加又字札記云用之非復衍又字則或誤或衍耳 按王用之數句乃總束語以見周之所以亡用字又字皆非衍文

秦本紀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正義德公母號魯姬子 按此當以母字句絕正義非

十二年齊田常弒簡公官本考證云事在秦悼之十年今作十二年與春秋及年表不合 按二字蓋衍文下文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亦與春秋合

齊魏為王索隱齊威王魏惠王 按是年為秦惠文四年乃魏襄王元年齊宣王九年小司馬似誤然威王於二十六年自稱為王秦考公 惠王稱王見於孟子雖不詳始於何年必生時自稱王故孟子稱之日王魏世家以為追尊

恐未必然

縣義渠志疑云美文是年義渠為臣非為縣也 按此時
義渠不得為縣杭氏世駿有說疑縣乃伐字之譌

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為王韓亦為王正義魏襄王韓宣
惠王也 按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

尊父惠王為王年表亦書其事於秦惠文四年是年又書
魏君為王然前已書齊魏為王此不應復出疑魏字為衍

文秦惠文初稱王故十四年更為元年表亦衍魏志疑已
論之矣韓世家宜惠王為王在十一年為秦惠文後二年

年表同此蓋連及之

始皇紀拔衛迺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官本攷
證云六國年表衛君角以始皇十八年立此是衛元十二
年不名角 按角字衍

十九年王翦羌瘝盡定取趙地徐孚遠曰羌瘝舊本無注
疑是人名王翦之副 按上言羌瘝伐趙是秦之別將與
王翦楊端和各將一軍者非翦之副

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 按秦紀昭襄王
五十二年九鼎入秦正義秦昭取九鼎其一飛入泗水餘

八入于秦中正義所稱未知何本始皇所求蓋九鼎之一
耳水經泗水注稱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

皇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蓋據漢書郊祀志也然赧王
時九鼎入秦則顯王時無論沒泗淵之事

百姓當家則力農工 按文選甘泉賦注引禮記鄭注當
主也當家者謂主一家之事也

妻為逃嫁子不得母成化廉清正義言妻棄夫逃嫁子乃
失母 按正義非此言妻逃嫁者子不得復以為母故下

接云成化廉清與上文夫為奇殺殺之無罪男秉義程文
法一律

今襲號而金石刻爵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
之者不稱成功盛德 正義上稱尺證反下稱無音按上

稱當讀如字下稱讀尺證反帝字句也字句者字句言金
石刻本始皇帝所為今不稱始皇帝久遠之後如後嗣之

所為則不足以稱成功盛德也

近官三郎注索隱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正義漢書百官
表云有議郎中郎散郎又有左右三將謂郎中車郎戶郎

按漢書惠帝紀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
郎滿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然則三郎者中郎郎

中外郎舊注皆非小司馬分外郎散郎為二尤誤正義所
引百官表與今本不符當是傳寫有誤耳據百官表郎

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續志言議郎不在直中則當以中
郎侍郎郎中為三郎與惠紀又不同

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余有丁曰按賈書作是其所
以取之也文意甚明史添守之者異四字似誤禠志云異

上當有無字 按上文言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
其政不改已兼取與守說無此四字文意轉不明不得云

賈書是而此誤也如禠志說文意更明

項羽紀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頸汜水上大司馬
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

梁是以項王信任之 按翳塞王三字衍高紀及漢書紀
傳皆無

高祖紀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 按
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九字疑在周市來攻句上余有丁

曰此一周市也書法如此疑誤

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卮將兵北定楚地 集解

索隱皆以別將為句按此應以陳字句絕

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札記云魏字誤史詮云當作秦漢書

作其 按魏字未必誤也是時楚懷子魏豹數千人復徇

魏地或先與沛公俱為秦所破秦破魏軍故下接云楚軍

出兵擊也如依漢書作其則下楚軍二字贅矣下云與魏

非徒武藩之軍并攻昌邑益

可見魏軍之與沛公俱也

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志疑云方敘沛公入關不應忽

入楚軍漢書無此十字當衍 按集解引表云三年十月

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武南即此事非衍文也曹相

國世家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

攻之杠里大破之與表紀合惟世家破東郡尉在成武南

破王離在成陽南是兩事表統言成武南者其辭略耳沛

公受命於楚懷王故亦稱楚軍

與南陽守龔戰擊東 按水經滻水注稱為呂鞮不知何

所本

十月燕王臧荼反凌稚隆曰十月疑誤高祖用秦正十月

後事當屬次年志疑曰十乃七之訛 按梁說是月表五

年於漢書八月帝自將誅燕於燕書九月反漢虜荼蓋荼

於七月反八月高祖擊之九月虜荼次序甚明反漢虜荼

表并書者史總言之耳

皆屬齊集解漢書音義曰云云正義孟說恐非 按如正

義說則音義當是孟康說

呂后紀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 按

漢書惠帝紀五年九月長安城成則五年六年乃五年九

月之訛

呂平徐廣曰呂后姊子 按呂后姊子何以亦姓呂疑有

誤

文帝紀陰安侯列侯頃王后 蘇林以為二人如清以為

一人按蘇是如如說則當云列侯陰安侯矣 徐孚遠曰

公議廢立事而以婦女二人為冠首非體也或尚有呂后

時遺風耶 按時無太后及皇后宗室中尊屬為楚王時

又不在京師在京師者二人為最親故大臣與議引之

彫文刻鏤云云一段 說苑反質篇李克之對魏文侯曰

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

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為姦邪

者未之有也此段詔文全本於此

己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繼七日釋服注服虔曰

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 按目下師古曰

音義與高紀同高紀注蘇林曰下音下書之下鄭氏曰已

下棺也然則此三十六日之服乃已下之後改服紅繼凡

三十六日其未下之先自崩至葬凡七日必當仍服衰麻

合之為四十二日非止三十六日乃自來相傳以日易月

之說未知何據而云然殊不可解翟方進傳及後母終既

葬三十六日除服是三十六日是既葬後算起漢法實如

是也

復晉陽正義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三里 官本故

上有晉陽二字顧亭林曰此當言中都言晉陽誤是顧所

見本亦有晉陽二字此注已見卷首中都下顧說誠是接

此正義原本蓋標晉陽中都四字下注晉陽云云中都云

云今晉陽下有奪文遂致譌舛十三里卷首注三作二

然上召賁尉化兄弟以德報之 賁王本同毛本測議本
官本作賁按賁是賁字與下意背南越傳召其從昆弟尊
官厚賜寵之與此紀賁字相應除肉刑札記云上文云去
肉刑此不當複出當依漢書作除官刑與下出美人為類
所謂重絕人之世也志疑以其複出疑上去肉刑為去田
租案漢書亦作去肉刑不誤 按十三年索隱引崔浩漢
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注云以淫亂人族序
故不易之也據此則文帝時未除官刑故武帝時尚有司
馬遷下蠶室事漢書亦有誤疑此三字乃衍文

孝景紀為孝文立太宗廟 漢書景紀五月無此事按立
廟之詔見文紀末乃元年十月事此書於五月疑衍文
深者二尺禩志云者字因上句而衍初學記御覽天部引
並無 按電不必皆深二尺有者字為是諸書所引未必

無奪文也

醜進索隱音進漢書作進 按此正文不作進王本官本
無此注

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索隱姚氏按揚雄云官
本考證曰云字宜作傳下乃班固漢書之文非甘泉賦中
語也 按雄傳乃雄自序之文自贊曰以下方是班語班
贊已明著之攷證殊誤注中甘泉本因秦離宮至屈奇瑰
偉見雄傳下文又有高華温德法相會成宮白虎走狗天
梯瑤臺仙人弩法相思觀皆壯麗也二十八字則雄傳所
無疑姚氏本據雄集非采漢書也

有芝生殿防內中張氏照曰按隸辨曰校官碑董竝字公
房按即房字唐公房碑君字公房亦作房隸辨云隸法
房字其戶皆在側故人多不曉或作防或作昉皆誤也據

此則今本史記武帝紀芝生殿防內中漢書溝洫志築宮
其上名曰宣防皆房字傳寫之誤內中二字必有一衍或
曰按爾疋防即今屏風防若是屏風諸儒必有注解今無
之知防為房之譌也 按古段借字多難遽定防為防誤
索隱本作房後漢光武紀元氏防子章懷太子注元氏房
子屬常山郡並今趙州縣也防與房同古字通用

三代世表蟠極生高辛為帝倍札記曰高辛乃國號不可
云生索隱本作蟠極生帝倍是也然表中前後文並作生
高辛姑仍之 按上云昌意生顓頊為高陽氏則此當云
蟠極生帝倍為高辛氏索隱本可從

從禹至桀十七世 按下文從黃帝至桀二十世不數黃
帝為二十從黃帝至湯十七世不數黃帝為十七從湯至
紂二十九世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不數湯與黃帝為二

十九四十六而此文十七獨連禹數疑彼此必有一誤下
文從黃帝至武王十九世則與此同

帝庚丁廩辛弟殷徙河北 按本紀殷徙河北在武乙時
此疑錯簡

十二諸侯年表索隱賤夷狄不數吳 按楚獨非夷狄乎
衛桓公二弟州吁驕桓黜之出奔 按左傳不言出奔雖
事在春秋前左氏未及詳然既出奔何以能弑君恐有誤
宋公馮元年及殺殤公 及王本毛本同官本作又測議
本作乃按似乃字是

晉侯潛元年 按世家春秋俱作緡疑此偏旁傳寫偶誤
鄭昭公忽元年忽母鄧女祭仲取之官本攷證曰文義未
詳按世家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
故祭仲立之則太史公書之見立忽之由此也取當是娶

按取娶古今字札記疑當作立之則與忽母句不貫且上已言祭仲立忽又按此八字當上格祭仲立忽之下錯簡在此

楚文王五息夫人陳女過蔡蔡不禮惡之楚官本攷證曰世家不載春秋左傳在莊十年為楚文六年是當與伐蔡獲哀侯以歸同入六年 按左氏敘事每因後而述前以明一事之原委安知息夫人非前一年過蔡者耶似宜姑仍其舊札記稱此十三年各本誤入前年依志疑移併未免武斷矣

晉獻公二十六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札記曰及卓子三字疑當在立奚齊下 按奚齊卓子之立是兩時事不得云立奚齊及卓子

秦穆公三十圍鄭有奇言即去 北宋本無奇字札記從之按有奇字是奇異也蓋謂燭之武之辭也

秦共公和 按本紀無名索隱曰名報不知何據春秋作稍與和字形近未知孰是

曹宣公廬官本攷證春秋廬作廬 按春秋作廬釋文廬亦作廬

鄭成公三與楚盟官本攷證曰世家楚共王使人來與盟鄭人私與盟據此則春秋鄭成元年馬陵之盟自是兩事

按馬陵與晉盟與楚無涉何必疑左氏傳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不言盟

陳成公二十九倍楚盟楚侵我官本攷證曰世家二十九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春秋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左傳楚子辛為令尹欲侵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楚求成據此則是年陳為請盟非倍盟也且經傳俱無楚

侵陳之文又襄四年左傳春楚師為陳叛故將代陳三月陳成公卒聞喪乃止夏楚彭名侵陳據此則當在陳成三十年 按此條大誤春秋襄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衛盟是陳倍楚服晉經文本自明白又是年左氏傳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亦與表符合乃此條引傳文改侵欲為欲侵改如會求成為如楚求成遂謂陳請盟非倍盟傳明有楚侵陳事而請經傳俱無不知所據何本左傳致乖謬如此至三十年事表與傳亦合是另一事更不得執彼疑此

鄭簡公三子孔作亂子產攻之札記曰毛本攷譎救 按鄭殺子孔在簡十二年不得於此年先誓攻之當以救字

為是世家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嬰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左傳子孔當國大夫諸司門子弟順將誅之子產止之眾而後定所謂救者指此事也又上格誅子嬰三字當在此子孔作亂之上錯簡在前世家及左傳可證

楚康王元年共王太子出奔吳 按世家無此事左傳言共王無冢適則安得有太子世家云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與左氏合世家言康王以長立是也

魯襄公三十一襄公薨昭公年十九有童心札記曰魯昭公元年昭公年十九有童心各本錯在前年今移正疑當衍下昭公二字 按年十九上疑奪立字非昭元年之錯簡也

鄭簡公二十八子產曰三國不會 按左傳昭四年楚子

問子產曰諸侯其來乎對曰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當指此事四國而言三國表無邾也官本攷證據左傳楚王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謂子產曰下疑有奪文其說恐非

燕悼公元惠公歸至卒 按此疑前一年之錯簡

蔡侯廬官本攷證曰世家春秋同左傳作廬 按今本左

傳作廬不作廬惟昭二十年經蔡侯廬卒一本作廬

宋元公十詐殺公子 按官本公子上有諸字與世家合

各本皆奪

蔡平侯九平侯薨靈侯孫東國殺平侯子而自立 按世家殺作攻是也

蔡悼侯東國元年奔楚官本攷證曰春秋昭二十一年蔡

侯朱出奔楚二十三年蔡侯東國卒於楚朱穀梁作東第

攷朱無歸入蔡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汪克實曰東即東

國誤為朱 按左傳朱乃平侯子東國乃平侯弟不得謂

東國誤為朱也東國卒於楚亦許男甯卒于楚之例不得

以朱出奔而附會之也表文奔楚上當有奪文春秋昭二

十年蔡侯廬卒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與表正合

陳湣公二十三楚滅陳殺湣公官本攷證曰世家二十四

年左傳哀十七年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與世

家同 按王本毛本測議本此後一格復書二十四三字

是也楚滅陳殺湣公六本在二十四年錯簡在前一年而

後人以陳既滅不應復有一年遂刪去二十四三字致與

世家及左氏不符楚世家言惠王復國是歲滅陳為惠王

十年是陳湣二十三年然楚白公之亂在秋七月滅陳亦

在秋七月其非一年之事可知自當為惠王十一年事吳

世家夫差十八年曾蔡世家蔡成侯十三年楚滅陳當惠王之十一年

六國表秦厲共公元年翁氏祖庚曰按通鑑在敬王四十

四年則元王元年乃厲共二年也 按表以敬王為四十

三年故厲共元年為元王元年通鑑以敬王為四十四年

故厲共元年為敬王四十四年其同異在周不在秦也

齊宣公五宋景公卒集解徐廣曰案左傳景公死至此九

十九年索隱以徐說為謬 按左傳景公立於魯昭二十

六年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立凡四十八年與史記不同

計魯哀二十六年至此為十九年徐廣注衍一九字致來

小司馬之譏耳

楚聲王王魏韓趙始列為諸侯 按此但書於楚表似無

義疑當在周表九鼎震之上

趙敬侯七伐齊至桑上 按世家無

燕釐王三十敗齊林孤 按世家伐齊敗于林營與此不

合

秦惠文後十二樗里子擊蘭陽虜趙將官本攷證曰本紀

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非蘭陽也 按此條誤本紀

十二年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趙武靈王十三年秦拔我

蘭虜將軍趙莊此一事也表不誤惟蘭作蘭陽耳乃據魏

事以證之宜不符矣

秦昭王十八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官本攷

證曰本紀作十六年又祇稱左更錯取軹及鄧無取城六

十一之文通鑑亦作十八年云秦大良造白起伐魏取六

十一城又似兩事 按本紀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

之魏世家昭王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秦昭十八即

魏昭七似是一事惟十六年已言取軹不應復言至軹表
十六年不書取軹事或統前事言之故言至軹耳

秦楚之際月表楚懷二年一月志疑云實計月數為年隨
時改年易月從古未聞宜更之曰十三月以後月數依次

更 按史遷之作本為創格前無所因此表諸侯皆計月
而不分年而楚懷獨以年紀者以別於諸侯也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高祖四趙初王張耳元年薨 官
本攷證於三年書十一月王耳元年而刪此文按此據漢

書異姓諸侯王表也然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立耳為王在
四年十一月漢書耳傳則言四年夏三處不同此表與月

表合疑漢表乃錯簡耳傳夏字譌耳
呂后七趙十四楚呂產徙梁元年 按南監本官本有幽

死二字無楚呂產徙梁元年七字是也

孝文二初置城陽國二月乙卯景王章元年 按文紀在
三月疑紀誤二為三濟北河間太原梁代同

元狩六燕初王刺王旦 按旦於昭帝時誅此不應書諡
當衍刺王二字

元鼎三節王純 不應書諡後人所增當日今王下同

元鼎四頃王授 不應書諡
是為剛王 按四字乃後人增

頃王平 不應書諡

元鼎六康王昆侈 不應書諡

元封二頃王遺 不應書諡

元封五戴王通平 不應書諡

太初二戴王賀 不應書諡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侯第 按列侯位次高苑東武皆四

十一東茅菌皆四十八肥如高梁皆六十六棘陽新陽皆
八十一磨高陵皆九十二此其重見者也其缺者則二十
一三十一三十八五十四五十六六十八七十六八十七
九十七百二十百二十八百二十九百三十三百三十六
共十有四今據漢表補其闕正其譌不知者仍闕之表次
如左

一 鄴 蕭何 八千戶

二 平陽 曹參 萬六千戶 傳萬六千戶

三 宣平 張敖

四 絳 周勃 八千一百戶 傳八千一百戶

五 舞陽 樊噲 五千戶 傳五千戶

六 曲周 酈商 四千八百戶 傳五百戶

七 魯 疵 奚捐亡子封毋 四千八百戶 功比舞陽

八 汝陰 夏侯嬰 六千九百戶 傳

九 潁陰 灌嬰 五千戶 傳

十 陽陵 傅寬 二千六百戶 傳

十一 信武 靳歙 五千三百戶 傳

十二 安國 王陵 五千戶

十三 棘蒲 陳武

十四 清陽 疑此是 王吸 三千一百戶 漢表二千

十五 廣平 薛歐 四千五百戶

十六 汾陰 周昌 比清陽二千八百戶

十七 陽都 丁復 七千八百戶

十八 曲城 蠡逢 索隱蠡逢 四千戶

十九 博陽 陳瀛

梁鄒 武儒 漢表 功比博陽二千八百戶

一多... 大... 卷一

二十一 關 按東武侯郭蒙第四十一與高苑侯丙情
 同志疑謂東武當二十一然無以證其必是惟高苑功
 比斤丘位次相比無可疑者則志疑說或是
 二十二 剛成 漢表 周繇 三千三百戶 傳同漢表二
千二百戶
 二十三 都昌 朱軫
 二十四 厭次 元頊 漢表
爰類
 二十五 成 董滌 功比厭次二千八百戶
 二十六 故城 漢表 尹恢 功比厭次二千戶
 二十七 阿陵 漢表 郭亭
 二十八 廣 召歐 二千二百戶
 二十九 河陽 陳涓
 三十 蓼 孔慈 漢表
孔聚
 三十一 關漢表費侯陳賀齊氏召南日以本紀證之費
 將軍與孔將軍分居左右功應相類蓼侯第三十則費
 侯第三十一是也 按平侯功比費則位次相比無可
 疑者
 三十二 平 沛嘉 漢表工
師喜 功比費侯千三百戶
 三十三 武彊 莊不識 漢表莊作
嚴避諱也
 三十四 隆慮 周窳
 三十五 臺 戴野
 三十六 貫 呂 徐廣曰一作台索隱
呂博國漢表傳胡害 千六百戶功比臺
 侯 漢表無
千字
 三十七 海陽 搖毋餘 千八百 漢表
七 百戶
 三十八 關 按高梁侯鄴功比平侯嘉或當六此
 三十九 柳丘 戎賜 千戶 漢表八千戶
疑衍八字
 四十 斥丘 唐厲 千戶

四十一 高苑 漢表
高苑 丙情 千六百 漢表下
有五字戶比斥丘
 侯
 東武 郭蒙 二千戶 漢表三
千戶 志疑謂第二十一說
 見前 按依漢表三千戶則位次誠不應居此
 四十二 樂成 丁禮 千戶
 四十三 宣曲 丁義 六百七十戶
 四十四 魏其 周定 漢表
周止 千戶
 四十五 昌武 單寧 漢表
單究 九百八十戶比魏其侯 漢
表
 九百
 四十六 絳陽 漢表
絳陽 華毋害 七百四十戶
 四十七 曲逆 陳平 五千戶
 四十八 東茅 劉釗 漢表
劉到 千戶
 漢表 張平 二千七百戶 志疑曰當六
 十八
 四十九 復陽 陳胥 千戶
 五十 猗氏 陳遯 二千四百戶 漢表千
一百戶
 五十一 祁 綰 千四百戶
 五十二 鄆陵 漢表
雋陵 朱鼻 七百戶 漢表二千
七百戶
 五十三 博陽 周聚 千四百戶 漢表
無
 五十四 關 漢表平定侯齊受 按故市汁加皆比平
 定位次相比則班是也
 五十五 故市 漢表
敬市 閻澤赤 千戶比平定侯
 五十六 關 按襄平侯紀通此表無侯第漢表六十六
 然表云功定平侯漢表云功比平定侯則此表有譌奪
 耳功既比平定則應與平定相次六十六位次懸隔且
 已見肥如高梁二侯不應重複如此疑六十六乃五十

六之譌與故市汁加相比正符合也

五十七 汁方集解汁加索隱 雍齒 二千五百戶功

比平定侯

五十八 柏至 許溫漢表許溫 千戶

五十九 辟陽 審食其

六十 高京徐廣曰一作景漢表景 周成 功比辟陽侯

六十一 安平 譙千秋漢表譙秋 二千戶

六十二 留 張良 萬戶

六十三 南安 宣虎 九百戶

六十四 平棘 執林漢表執林

六十五 北平 張倉漢表張倉 千三百戶漢表三

六十六 肥如 蔡寅 千戶

高梁 鄺疥 九百戶功比平侯嘉 按平侯

漢表

沛嘉位次三十二高梁功既相比不應位次懸隔如此

表中三十八關或六十六乃三十八之譌方不與肥如

同位 又漢表襄平侯紀通亦六十六說已見上

六十七 安丘 張說 三千戶漢表三

六十八 關 菌侯四十八張平志疑以為當六十八

六十九 朝陽 華奇 千戶

七十 彭 秦同 千戶

七十一 清 空中徐廣曰空一作室索隱空中同 比

彭侯千戶

七十二 疆 留勝漢表留勝 比彭侯千戶

七十三 盪陵 呂臣 千戶

七十四 祝阿 高邑漢表高邑 八百戶

七十五 煮棗 赤索隱赤朱 九百戶

七十六 關 漢表梧侯陽 五百戶

七十七 堂陽 孫赤 八百戶

七十八 甯 魏選漢表魏選 千戶

七十九 張 毛澤索隱毛澤之亦作毛 七百戶

八十 紀信 陳倉 七百戶

八十一 棘陽 杜得臣 千戶漢表二 新陽後

八十二 高胡 陳夫乞 千戶

八十三 陽河 齊哀侯索隱齊侯十 五百戶功比高

八十四 龍漢表龍 陳署 千戶

八十五 下相 冷漢表冷 耳 二千戶

八十六 堂邑 陳嬰 千八百戶漢表六

八十七 關 按新陽侯呂清漢表呂清 比堂邑侯千戶

此表稱八十一與棘陽同位漢表作八十七是也功比

堂邑故列堂邑之次與此表義例相符若作八十一是

轉在堂邑之前不得言比矣

八十八 營陵 劉澤 萬二漢表二 千戶

八十九 廣阿 任敖 千八百戶

九十 戚 季必 千戶漢表千

九十一 枸漢表枸 溫疥 千九百戶

九十二 磨漢表磨 程里 千戶

高陵 王周漢表王 九百戶 按程黑與溫

亦均以定城茶功封其位次相比似無可疑王周何以

又與同位武原云功比高陵則高陵位次亦無可議此

所未詳也

九十三 武原 衛肱索隱云漢表肱 二千八百戶

而本作肱

所未詳也

百十四	吳房	楊武	七百戶
百十五	繁	彊	今漢表作張瞻師 比吳房侯
千五百	汾陽	靳彊	
九十七	關		
九十八	深澤	趙將夜	漢表 七百戶
九十九	宋子	許惲	功比磨侯五百四十戶 漢表四
六十	關氏	馮解敢	漢表 千戶
百一	中水	呂馬童	千五百戶
百二	杜衍	王翳	漢表 千七百戶
百三	赤泉	楊喜	千九百戶
百四	涅陽	呂勝	漢表 千五百戶 比杜衍
百五	穀陵	馮谿	
百六	甘泉	徐廣	漢表 王竟 漢表 漢表五百戶
百七	須昌	趙衍	千四百戶
百八	長修	杜恬	集解 功比須昌千九百戶
百九	昌	盧	漢表 千戶
百十	成陽	意	索隱 意與漢表合 六百戶
百十一	平州	昭涉	掉尾 千戶 此見漢表
百十二	壯	徐廣	日一作 許情 漢表 六百戶
百十三	邱	黃極	中 漢表 千戶
百十四	共	盧罷師	漢表 千二百戶
百十五	開封	陶舍	比共二千戶

百十六	臨轅	戚繼	五百戶
百十七	禾成	公孫耳	漢表 千九百戶
百十八	東陽	張相如	千三百戶
百十九	陽義	漢表 美徐廣	豐常 千三百戶
百二十	關	漢表 軼侯朱倉弟百二十汲古關漢書作	
百二十一	平皋	劉宅	功比戴侯彭祖 漢表 比 軼侯 五
百二十二	土軍	宣義	千二百戶
百二十三	汲	漢表 漢表 公上不害	千二百戶
百二十四	橐	陳錯	漢表 六百戶
百二十五	中牟	單父聖	漢表 單父左車 二千三
百二十六	戴	彭祖	漢表 彭祖 千二百戶
百二十七	德	劉廣	漢表 在王子侯表
百二十八	關	漢書 王子侯表 上邳侯郢客位次一百	
百二十九	關	漢書 王子侯表 朱虛侯章位次一百二	
百三十	衍	翟盱	九百戶
百三十一	慎陽	樂	漢表 說 二千戶
百三十二	期思	賁赫	二千戶
百三十三	關	漢表 便侯吳淺以父長沙王功封二千	

百三十四 義陵 吳程漢表 以長沙柱國侯千五百

百三十五 桃 劉襄 千戶

百三十六 關 漢表沅陵侯吳陽以父長沙王功

百三十七 陸梁漢表量 須毋漢表

右表錄次侯第瞭如指掌矣其闕而可以意補者各其說于前其莫可補者則九十七也表中之無侯第者周

呂侯呂澤建成侯呂釋之漢表在以恩澤羹頤侯信合

陽侯仲沛侯濩以宗室陽夏陳淮陰以反誅茫昭任

無侯第者也離侯鄧弱則失所起及所絕者也惟射陽

侯項纏以恩封以它襄例之必有侯第此則史失之也

惠景表有俞侯呂它父嬰功比朝陽侯當亦有侯第亦

不可考矣

陽陵楚漢春秋作陰陵 按陰陵漢志屬九江

舞陽坐呂氏誅族志疑曰族字衍札記曰族字疑當在誅

字上 按志疑說是如族誅則市人不得續矣

汁方功比平定侯攷異曰按平定侯齊受孝惠元年始封

雍齒以高祖六年封不應轉準其例當有誤文或是平侯

沛嘉之謫 按平侯位次三十二相去甚遠且平侯已比

費侯不應汁方又比平侯也此表侯第乃呂后時陳平所

定不必以前後為疑

北平孝文格其四為丞相索隱為計相也 按蒼傳孝文

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是丞相非計相也索

隱誤

五歲罷志疑曰五上脫十字 按傳蒼為丞相十五歲而

免梁說是 相至侯功格集解漢表師古曰 按集解不得引師古語

此注漢表有奪文而師古云云則後人所旁注也

武原史證曰武原封年月本次磨後漢表同今本失其次

按武原以八年十二月封磨以八年七月封漢以十月

為歲首故七月在十二月後武原之次不誤也惟磨之後

為稟為宋子皆以八年十二月封猗氏清彊彭吳房以三

月甯以四月昌共闕氏以六月皆在磨前安上方與磨以

七月癸酉同封磨因與安上相比此為失其次也

清侯功擊項羽代侯札記曰史證云定代侯缺定字下三

侯同案漢表亦無 按定字不必增

平州馬童札記曰首脫呂字 按此謬昭涉掉尾以昭涉

為姓安得橫加呂字

惠景間侯者年表扶柳昌平 各本皆同局本依志疑改

呂平 按志疑之說蓋據本紀然平為呂后姊子何以亦

姓呂氏恐昌字未為誤也

郊高后格高后八年九月產以呂王為漢相謀為不善大

臣誅產遂滅諸呂 志疑以高后二字為衍局本從之刪

去 按此文疑是後人旁注而誤入者產為呂王國除矣

則此語應見漢興表內不應在此軹壺關昌平但言為王

國除此其證也毛本此數語不入高后格另列於下一格

其旁注之痕尚可考見

鍾坐呂氏事 按四字疑衍

楊虛共侯 按共字衍

有罪國除 按有罪二字衍 此侯上奪楊上共侯劉平

說詳札記

山陽程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徐廣程一作擇 按擇各本
誤作澤惟毛本官本不誤與漢表合程量也課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順梁札記曰宋本中統柯凌毛並作

順梁毛本旁注一作輝渠官本游王作輝渠 按衛將軍

傳正義云輝渠表作順梁是張所見本與宋本中統柯凌

毛合而索隱所見本則作輝渠似唐時已有兩本

龍元侯廣德有罪誅志疑曰漢表謂元鼎六年坐耐金免

按誅字衍王毛測議本官本並無此字

高平譜毀韋賢代爲丞相 按漢賢傳相傳皆無此事賢

自以老病免不知褚先生何見而云然

平望索隱表志闕攷異曰按水經注平望在平壽縣故城

西北八十里漢武帝封菑川懿王子劉賞爲侯國 按漢

志平望侯國屬北海索隱言志闕非菑川國後

臨樂敦侯索隱諡法善行不怠曰敦 按周書諡法無敗

不知小司馬所據何書今 會典諡法有善行不怠曰敦

曲禮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漢興呂來將相名臣年表征和元年冬賀坐爲蠱死 按

漢書武紀巫蠱起于元年冬十一月賀于二年春正月下

獄死蓋賀于元年冬得罪二年春正月下獄死也漢書百

官公卿表書四月王中丞相賀下獄死誤也

征和二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封彭城侯

按漢書劉屈氂傳征和二年爲左丞相與此合漢表書五

月丁巳誤也本傳屈氂封澎侯此衍城字

征和三李廣利出朔方 按武紀出五原

商正成出河西 按武紀出西河此倒

後元二二月己巳光祿大夫霍光爲大將軍博陸侯都尉

金日磾爲車騎將軍程侯大僕安陽侯上官桀爲大將軍

按己巳漢表作丁卯是武帝以丁卯崩在己巳前二日

又光封博陸日磾封桀封安陽雖以遺詔封然至始元

年始封不得并書於此光時爲侍中奉車都尉日磾爲

侍中駙馬都尉此譌奪桀以大僕爲左將軍大字亦譌

始元四王莽爲左將軍○漢表左作右時上官桀爲左將

軍則王莽當爲右將軍此譌

本始韓曾爲後將軍 按漢書紀表皆作前此譌

本始三六月乙丑義薨 按乙丑當作己丑漢紀表可證

充國奪將軍印 漢書九國傳無奪印事

本始四月乙卯 據漢紀當作三月

地節四七月壬寅禹腰斬 按漢表作壬辰

神爵二上郊雍五時祓祠出寶璧玉器 按漢紀是年無

此事惟郊祀志是年鳳皇集祓祠於所集處得玉寶亦無

郊雍五時事

五鳳三三月壬申 按漢表作二月是丙吉於正月癸卯

卒也

甘露元三月丁未漢紀二月丁巳漢表三月丁巳

甘露三三月己丑霸薨與宣紀合漢表作二月

七月丁巳御史大夫于定國爲丞相 漢表作五月甲午

初元五許嘉爲左將軍 漢表在三年

中少府貢禹 漢表作長信少府

十二月丁未長信少府薛廣德爲御史大夫 漢表作丁

己按貢禹以丁未薨廣德以丁巳代漢表是

永光元十月戊寅 漢表作十一月

二月廣德薨 按二月誤廣德傳言爲御史大夫光十月

廣德於初元五年十二月代禹至是年九月方得十月之數而韋元成代廣德在七月此表與漢表同不知七月字有譌抑廣德傳中十月字譌也

永光二雲中太守韓次君為建威將軍擊羌後不行元紀無此事

建昭三繁延壽 漢表作李一姓繁按繁是

建始四任千秋為右將軍 漢表右作左是也

陽朔二六月 漢表作四月

鴻嘉元禹卒 按卒當作免

樂書距萬里索隱亦逝札記曰亦下疑奪作字 按亦疑音之譌上奪趾字

其治辨者 辨禮記作辨釋文辨本又作辨

夔始作樂以賞諸侯集解鄭元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

一

一

此樂官本攷證曰今鄭注無此語 按宋撫州本鄭注有

禮樂順天地之誠張氏照曰按樂記作禮樂見天地之情

正義云見胡練反又云見地之情見天之情可知古本亦

作見天地之情也今依樂記改正官本 按據注以校史

其說良是然樂記實作傾天地之情不作見也

樂師辨乎聲詩札記曰宋本中統游毛辨作辨下同 按

禮記亦作辨辨別也

商祝辨乎喪禮集解鄭元曰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以

敬於接神 按今鄭注無此語

致禮以治躬者也 按者也疑衍

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集解王肅同分陝東西而治

按禮記無陝字鄭注言周召分職而治是鄭所據本無

而王肅本有也張守節正義曰舞者至第五奏而東西中

分為左右二部象周太平後周公召公分職為左右二伯之時按其文義似張所據本亦無陝字故不為陝字作解與集解有陝字者異也律書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為丑集解徐廣曰此中闕不說大呂及丑也正義案此下闕文或一本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

札記曰各本此下有丑者紐也云云十九字蓋依正義增入 按毛本集解無及丑也三字正文有丑者紐也云云

十九字似大呂者句下有奪文而丑下無奪文即正義所謂一本也不得據正義而刪此十九字

天官書末太星正妃索隱辰極橫后妃四星端官本考證端一本作從臣照按從即縱對橫而言端即端直也端與

從未審孰是 按諸家本從字在端字上然有是也監本奪一字耳橫以東西言從以南北言端首也言辰極橫而

后妃四星從列其從之端為大妃故云末大星正妃也

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索隱司祿賞功進司命主老幼司災主災咎 按司

命二句王本官本測議本作司命主災咎司中主左理考證云左理一本作大理與此本不同漢志正文四曰司命

五曰司祿六曰司災與史記又不同晉隋二志四曰司祿司中司祿賞功進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

大理佐理實與史漢又不同則索隱之是非未易決也

其斗魁中貴人之宰 按其字上恐有奪文此謂天理四星

權衡 按衡即下文太微三光之廷權即下文軒轅孟康

謂軒轅為權太微為衡是也正義引權四星在軒轅尾其說誤

與鬼鬼祠事 按下鬼字疑有譌

為天街正義土金守官本攷證曰土一木作火 按作火者是

其東有大星曰狼正義金木火守亦如之張氏照曰按星占木為德星守則為休祥木字乃衍文也 按五星入守皆有災祥如壘占五星入皆兵起將軍死是也木字似未必為衍文

見危曰大章 按曰大章見下此疑衍 正旗上出正義言辰星出 按此疑有奪字當作辰星出其上

免過太白正義漢書云辰星過太白間可械劍明廣雅是也官本考證曰此注略無文理定係訛傳今刪札記曰各本間下行太白二字依漢志刪 按此注衍太白二字以

致難解局本刪去甚是張氏蓋據漢書以證廣雅疑漢書上有奪文官本刪去未為是也

去地可六丈大徐廣曰一作六張氏照曰按大下疑有奪字漢書天文志五殘星大而黃下賊星大而赤司危星大而白獄漢星大而赤可證徐廣一作六之說非也攷異曰大當作六六字連下句讀六賊星名也 按正義大賊星

者一名六賊錢說蓋本之漢志晉志並作六賊自當以錢說為是張氏照駁徐廣之說豈未取漢晉志相證耶且其所引漢志作下賊何也 又按以漢志證之六字六字皆

有大小奪而黃二字大而黃句六字屬下句正義謂大賊星一名六賊蓋未知此下有奪文而強為之說也正義大賊官本

其怒青黑集解李奇曰怒當音帑晉灼曰帑雌也或曰怒

則色青 按當音帑毛本音作帑尾也

杓索隱杓劉氏音時酌反說文音丁了反許慎注淮南云杓引也 杓說文大徐甫遙切小徐片么反大徐本乃孫

恂唐韻小徐乃朱翻反切皆無丁了一音上文用昏建者杓索隱引說文匹遙反玉篇甫遙都歷市若三切廣韻四宵甫遙撫招二切二十三錫都歷切皆無丁了之音按此

字應从手作杓玉篇手部丁激廣韻二十三錫都歷切又二十九條都下切皆云引也與叔重淮南注合今本淮南道應訓孔子勁杓國門之闢而不以力闢亦譌从木諸字

書韻書皆引入杓字下矣杓說文大徐都了反小徐得了切集韻則作丁了切與索隱所引說文合金壇段氏說文

杓下注謂杓雲从手今本譌从木其說良然 而澤博密官本密作宀考證曰按宀字不可解蓋密字也

缺其下半傳寫至今 按諸本皆作密北監本誤奪其半

故考證有是語 若霧索隱音如字一音蒙一音亡邁反爾雅云天气下地不應曰霧言蒙昧不明之意也 按爾雅天气下地不應

日霽地气發天不應曰霧釋文霽或作霧字同亡公亡侯二反小司馬所據蓋即或作之本故與今本相乖李善文

選甘泉賦注所引小司馬同是唐時固有此一木矣霧之說說文玉篇諸書多與爾疋乖異形近易譌未可一言

决也 薄山者衰山也 毛本衰作襄何義門曰襄作衰注同从汲古後人得小字宋本校正獨與揚雄河東賦合也 按

正義作衰衰色眉反何說是官本作襄并正義色眉反亦誤為色良反矣 集解末毛本有伯莊曰三字札記以為

衍按此處有奪文他本因此三字無著而刪去之耳
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慎星稜志云奪
辰星當依郊祀志補 按上已言辰恐郊祀志衍也
西亦有數十祠索隱西即隴西之西縣 按西者雍以西
即指湖下邽禮高諸祠也

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何義門曰小字宋
本無重四字 按宋本是局本刪酒字漢志無第二壽宮
字

乘輿斥車馬 官本局本輿作舉毛本作輿 按補紀作
輿輿是

卿有札書何義門曰小字宋本作禮 按札是禮古作札
與札形近而誘

獨見填星 此索隱本也札記曰北宋本與索隱本合各
本填作旗何義門曰旗當從漢書作填星故下云信星昭

見也志疑曰當依補紀作其蓋即指上莠星 按補紀索
隱引漢志為說而此注又云樂產包愷並作旗星旗星即

德星也符瑞圖云旗星之極芒豔如旗本亦作旗何其矛
盾也

泰山卑小志疑曰泰山上缺東字 按疑東字衍

河渠書 按此書贊言水之為利害蓋以河之害為尤甚
而諸渠皆利民者也故曰河渠漢書改為溝洫聊以示異

於史公然溝洫之制自阡陌既開而後久已廢而不可復
當時諸渠之利不過資灌溉而已非有遂人匠人之經緯

也謂之溝洫非其實矣

平準書市井正義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
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也札記曰及井二字疑衍

按孟子以市井與草莽對言則市井不指郊野說且周官
有司市諸職安得云古人未有市後漢書劉寵傳注引風
俗通所載春秋井田記井田之義謂因井為市交易而退
其說較為可信或曰市井者市四達如井也亦可備一解
漢志市井作市肆

天下之經費 按天下漢志作天子索隱注言故不領入
天子之常稅似索隱本正文亦作子

居官者以為位號集解如淳曰倉氏庾氏是也索隱注倉
氏庾氏按出食貨志 按漢志如淳倉上有貨殖傳三字

索隱食貨志乃貨殖傳之誘

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 按漢志重一吏字疑此奪
一國之幣為三等 毛本作二何義門曰小字宋本作三

徐孚遠曰名為三等而止敘其二不及中幣恐三字誤札
記曰吳校改三為二與食貨志合 按此當以毛本為是
他本皆誤

諸史瑣言卷二

史記二

吳太伯世家子熊遂立 按吳越春秋分熊遂為二人曰

章子熊熊子遂 越世家太伯至夫差凡二十五世

餘橋疑吾 吳越春秋橋作喬

柯盧 吳越春秋盧作廬

轉 吳越春秋作專

句卑 吳越春秋卑作畢索隱引古史考作畢軫

大而寬索隱左傳作大而婉寬字宜讀為婉 按寬婉字

異而理並通奚必讀寬為婉寬婉古音同部

魏獻子索隱名鍾舒也 按左傳獻子名舒此衍鍾字測

議本無

晉國其幸於三家乎集解服虔曰言晉國之祚將集於三

家 按左傳杜注同祚作政疑此服虔二字有譌抑征南

之注本襲服氏也

政將在三家集解杜預曰富必厚施政政在三家也 左

傳杜注下句曰故政在家 按左傳文無三字故注亦無

三字此或集解以意增

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昧立 四年王餘昧卒 按二王

之年與春秋乖異說詳索隱吳越春秋則與此同

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 按伍子胥

傳及吳越春秋並同楚世家作小童爭桑與此異

專諸正義吳越春秋云專諸豐邑人 按今本吳越春秋

作堂邑人與刺客傳合豐字譌

雄貌深目侈口熊背 按今本吳越春秋貌作頽侈口作

虎鷹

七年 北伐齊 敗齊師於艾陵 按年表此年無此事

左傳在哀公十一年乃吳之十二年 年表十二年與魯敗

齊與左氏合

十年因伐齊而歸 按年表是年無是事 十一年書與魯

伐齊與左傳合 吳越春秋亦在十一年

十一年復北伐齊 按年表十二年書與魯敗齊與左傳

合 吳越春秋亦作十二年 此紀夫差事多與左傳乖迕

疑史文有錯簡非馬遷之誤也 年表與左氏多符應不明

於彼而闕於此

猶不田無所用集解王肅曰石田不可耕 按與左傳杜

注同疑王肅二字譌

賜子胥屨鏃之劍以死 按年表亦於十一年書誅伍員

與此同左傳則是十二年事 吳越春秋則作十三年似應

以左氏為是 又按左傳使於齊反役王賜之屨鏃以死

徐天祐吳越春秋注曰或者子胥十二年使齊十三年反

役左氏連書之耳

會於橐皋索隱發繇口 按左傳杜注口作亭

齊太公世家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集解皇覽曰呂尚家

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 按太公反葬於周安得冢在

臨菑

成公脫札記曰舊刻說與齊風譜疏引合然如索隱云則

所見本已譌 按毛本說與年表合不當从索隱也

使之間襄公集解王肅曰候公之間隙 按左傳杜注候

作伺

筮讀索隱論語作溝瀆 按論語溝瀆如字解非地名索

隱誤左傳作生寶

於甄 按年表作鄭

丙戎 年表即歐與左傳合

庸職 年表間職與左傳合

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 按據左氏文十一年傳乃襄公二年事

反魯衛之侵地正義左傳云晉師及齊國 按此下有奪

文依左傳當有佐盟于袁 五字

慶舍發甲圍慶封官 按此有譌奪左傳云慶氏以其甲

環公宮

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志疑曰傳十二月朔上文已書十月

何倒言秋 按秋疑冬之譌

是為簡公集解徐廣曰年表云簡公王者景公之子也徐

字遠曰左傳亦作悼公子年表非也且簡公非悼公子則

在魯而闕止有寵其事難通 按今年表云齊鮑子殺悼

公齊人立其子任為簡公與徐廣所言本異豈後人據世

家改耶

魯周公世家代王發之身集解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

天 今孔傳無也不可救四字

索隱鄭元亦曰不讀曰負 按孔疏鄭元曰不讀曰不釋

文鄭音不與小司馬異

成王少 成王之叔父 按周公口中不得稱成之謚此

史駁文

朝服以開金滕書索隱蓋由史遷不見古文尚書故說乖

謬 按孔安國以古文尚書起家司馬遷常從安國問故

史記多古文說乃云遷不見古文疏矣

惟朕小子其迎 按史遷以開金滕為周公卒後事與尚

書乖異索隱以為謬誤是也揚慎曰周公既卒則所謂迎

者何迎也其說誠然乃正義以孔安國遣使者逆之之說

為非而謂成王亦設郊天之禮以迎牽強不可從

武公九年官本考證曰年表武公立十年而卒是為周宣

王之十二年下文云夏武公歸而卒是立九年也與表互

異 按疑九年乃十年之譌

子弗涅立集解徐廣曰表云弗生也索隱年表作弗生

按今年表舊刻本北宋本作弗涅王本柯本凌本毛本作

弗涅蓋皆非唐以前舊本矣左傳正義引世家作弗皇釋

文隱元年作不皇文十六年引世家作弗皇漢書律歷志

曰惠公皇無弗字

長庶子息索隱隱公也系本隱公名息姑志疑曰下奪姑

字魯頌疏文十六年左傳疏及釋文穀梁首篇疏引世家

並作息姑 按梁說是年表正作息姑隱元年左傳疏亦

引世家作息姑

生子允集解徐廣曰一作軌索隱系本亦作軌也 王本

官本索隱一作兀五忽反無系本云云六字按兩本不同

疑各奪其半故互異如此或諸本以一作兀五忽反六字

已見年表而刪之前漢律歷志左傳桓元年疏引世族譜

陸氏釋並名軌

觀漁于棠 年表漁作魚集解引杜注觀漁臺今注疏亦

作魚

圍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 按左傳雩講于梁氏女公

子觀之圍人犖自牆外與之戲杜注女公子子般妹與史

異

立莊公子開是為潛公索隱系本名啟今此作開避漢景

異

帝諱耳 按左傳疏引杜世族譜名啟方謂杜从世本與小司馬異疑此奪方也左傳釋文亦曰名啟方漢書律歷志亦曰啟方

季友母陳女 按左傳杜注季友莊公母弟莊公母文姜則季友母非陳女也

是歲襄公三歲也 按左傳襄元年杜注於是公年四歲

正義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知於是公年四歲此云三歲誤也沙隨之會在成公十六年 年表九年云公年十一

十五年朝晉 按年表書於十六年據左傳則於十五年冬如晉晉人止公故十六年猶在晉至夏始至自晉也

晉留之葬晉昭公 按左傳公於十六年夏至自晉晉昭於秋八月卒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無留公送葬事

自謂主君集解服虔曰大夫稱主比公於大夫故稱主君

按左傳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疏高張以齊侯之命稱公爲主君以晉不受公故輕侮之比公於大夫也此云自謂當有譌字

穆公三十三年卒 按漢律歷志合表止三十二年

共公二十二年卒 按漢律歷志合表爲二十三年疑楚表魯共公元年之文錯簡多一年

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 按秦惠王卒在平公八年

二十二年平公卒 按志疑云下二字衍其說與漢律歷志合然楚表止十九年

是爲文公索隱系本作潛公鄭誼本亦同仍云系家或作文公年表集解徐廣曰一作潛 按漢律歷志曰緡公世家世家卽位二十三年是班所見史記不作文也攷異曰

春秋時已有文公潛又與閔同疑漢志是然謹法無稽疑緡潛古通用漢志所據卽徐廣所云一作潛之本與世本亦相符世家中先後同謹者頗多不以此爲疑

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志疑云元諛七 按楚懷王卒於頃襄三年世家與表均合在文公元年之上一年以表年計之則平公十九年也

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 按表於楚考烈八年書取魯魯君封於莒爲魯頃之十八年與此差一年

燕召公世家與宋衛共伐周惠王集解譙周曰按春秋傳燕與子積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姑姓也世家以爲北燕失之索隱譙周云據左氏燕與衛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姑姓而系家以爲北燕伯故著史考云此燕是姑姓今檢左氏

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

齊伐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

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是南燕伯爲伐周故且燕衛俱是姬姓故有伐周納王之事若是姑燕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衛乎 按北燕僻處北陲春秋之初

不與中國盟會南燕國地理志東郡燕縣與衛近故隱元年傳衛人以燕師伐鄭桓十三年魯與紀鄭及齊宋衛燕

戰是年亦衛師燕師伐周立子積其爲南燕而非北燕無可疑者小司馬仲父而訕譙杜未爲是也至齊伐山戎

事隔十一年各不相蒙詎得取以爲證且春秋莊三十八年齊奉王命以伐衛以其立子積也北燕果與同罪齊何

以不伐之而轉救之哉左傳是役無宋年表亦云燕衛伐

王不及宋此宋字疑衍

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爲吏索隱按以己配益則益己是伯

益而經傳無其文未知所由或曰已語終辭 按此當以益字為句已字屬下讀下兩已字同

管蔡世家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

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

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載 按文王十子次序各

書互異列女傳則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

度曹叔振鐸霍叔武成叔處康叔封聃季載白虎通

引文王十子詩傳則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

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毛詩疏

引皇甫謐則曰伯邑考武王發管叔鮮蔡叔度康叔武

霍叔處周公旦曹叔振鐸康叔封聃季載與史記皆不同

趙岐孟子注以周公為管叔之兄與列女傳白虎通合杜

預左傳注 定四 以蔡叔為周公之兄正義引賈逵說亦同

與皇甫謐合然孟子文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趙氏故

迂其說似不可從左傳疏仲杜而紕司馬謂僖二十四年

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為次然定

四年將長蔡於衛不聞長蔡於魯祝佗私於萇宏宏以蔡

叔康叔之兄為說如蔡叔果周公之兄則祝佗止以何不

先魯一言折之足矣列子 楊朱 有周公誅兄放弟之言賈

杜之說未可遽信毛詩疏言富辰之言曹在衛聃之下不

以長幼為次其說甚確與在傳疏之說則自相矛盾矣諸

家之說既有牴牾則當以史記為是列女傳白虎通所言

惟霍叔武成叔處互易然漢書古今人表杜預左傳注並

言成叔武霍叔處皇甫謐亦同疑二書所言本同列女傳

霍武二字互譌白虎通武處二字互譌致有乖異

蔡景侯少子廬 按左傳昭十三年隱大子之子廬歸于

蔡則廬乃景侯之孫與史異

隱大子友者霸侯之大子平侯立而殺隱大子 按春秋

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曰用隱大

子于岡山有友古同用是隱大子實楚所殺史文誤也且

上文言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使隱大子尙在何

事於求此則自相牴牾者矣

二十六年 楚昭王伐蔡 按表在二十五年是也

後陳滅三十三年 按當作三十二年

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 按春秋隱五年秋衛師入郟十

年齊人鄭人入郟桓三年公會杞侯于郟文十二年郟伯

來奔左傳文十一年郟太子朱儒目安於夫鍾國人弗徇

十二年春郟伯卒郟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郟邾邾來奔公

以諸侯逆之此見于經傳者非無所見郟公羊作盛成郟

盛古通用

聃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按白虎通作南南采邑也丹南

同音古通用毛詩出車篇傳南仲文王之屬常武篇南仲

大祖大師皇父箋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春秋隱

九年南季來聘皆其後也周語富辰言聃之亡由鄭姬而

列于鄧之後息鄧之前鄧之亡在平王時息鄧之亡在釐

王時則聃之亡亦當在桓莊時乎

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 按曹風疏引世家同年表

作戴伯鮮當以形近而譌

其弟武殺之 曹風疏引作攻之

莊公夕姑 曹風疏引作射姑

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 按年表亦敘于十六

年然史文有初字則非十六年之事矣

宣公彊索隱按左傳宣公名廬按年表名廬本亦作廬與左傳合

聲公弟露按春秋同年表作路

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正義至如公孫彊不脩霸道之政而伯陽之子立叔鐸猶尚饗祭祀豈合忽絕之哉按此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祀其如公孫彊妄言霸說而不脩德政致叔鐸之祀忽然而亡左傳云舉陶庭堅不祀忽諸馬遷蓋用其語正義非

陳杞世家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按表宣王元年為釐公五年

公世正義按陳敬仲札記曰各本奪按陳仲三字而敬上行社預曰三字官本不誤按正義曰按陳敬仲八代孫

九

九

田常之子襄子磐也而杜以常為八代者似其文先引杜說而申以按語杜預曰三字非衍其下有奪文耳左傳莊二十二年成子得政杜注成子田常也敬仲八世孫

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按左傳無徵舒自

立事以春秋經傳證之史文誤也春秋宣十年書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十一年書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所

謂陳侯者即成公午也是靈公弑而成公已立也冬十月始書楚人殺陳夏徵舒傳文云陳侯在晉然則楚之討陳

者以陳侯之如晉而假討徵舒為名也徵舒未殺而成公先已立則徵舒無自立之事明矣

乃殺陳使者索隱即司徒招也按春秋楚人執陳行人

于徵師殺之使者乃于徵師非招也公于招楚執而放之于越

使棄疾為陳公按左傳使棄封成為陳公與此異

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

按春秋定八年秋七月戊辰陳侯榘卒九月葬陳懷公杜

注三月而葬速使懷公果卒於吳恐不能如此速也左傳無此事哀元年傳始云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侵陳哀

元年潘公之八年

潘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按年表魯孔子來

于六年吳伐我于八年疑此六字誤而年表孔子來錯簡也

是歲孔子卒官本攷證曰年表陳亡于潘公二十三年孔子亦卒於是年此作二十四年與左傳合與孔子之卒差

一年按此五字疑在上方白公自殺句下方左傳文合東樓公者索隱又州國名杞後改國曰州而稱潘于公故

十

十

春秋桓五年經云州公如曹傳曰潘于公如曹是也按

杞未嘗改國曰州小司馬此說無據春秋隱四年杜注曰推尋事迹桓六年潘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潘于然則

杞滅州而非改國名州也

平公禱索隱一作郁釐按春秋名郁釐

子簡公春立立一年按疑一當作十下云杞後陳亡三

十四年上云潘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潘公弑哀

公立十年卒出公十二年卒得二十四年此一字作十方

得三十四年也

杞後陳亡三十四年按杞亡於楚惠王四十四年上推

衛世家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王若虛辨惑曰酒誥之文曷嘗有用婦人語按楊子雲言

酒誥之詞俄空焉疑今書或有缺文不得遽以警司馬
齊襄公卒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公 按春秋王人
子突救衛無齊襄奉王命事

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
按立三年亡八年為十一年年表則云立三年亡十年為
十三年殊為乖異上文言惠公四年奔齊黔牟立八年惠
公復立與春秋經合此當云立四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
前通年凡十二年

三十一年惠公卒 按與春秋合詩疏引作三十三年誤
九年翟伐衛 按與春秋合表在八年誤

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 按與世家左傳合年表在
二十三年誤

甯喜與孫林父爭寵至執殤公 按此與春秋乖異恐此
誤也

立二十一年卒索隱按出公初立十二年亡在外四年復
入九年卒是立二十一年自即位至卒凡經二十五年而
卒于越 按表則出公復入又得二十一年索隱說與表
不合以左傳考之則出公十三年而亡亡在外三年

年亦可復入七年復出奔宋衛人立悼公出公後卒于越
云四年 不知為何年史文既與左傳抵牾索隱說尤舛錯

敬公十九年卒 按表二十年

昭公六年 按表五年

是為懷公 按表悼公

二十九年成侯卒 按表三十九年此三誤一
懷君三十一年 按表三十年一字疑衍
野王縣索隱十三年 按十三當云十二

二十五年元君卒 按表二十三年據集解則其誤已久
宋世家曰弟集解尚書作圍 按尚書今文作圍 文作
悌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多得古文之說則應作悌惠氏九
經古義曰古書篆字作意與水相近讀者故誤从水

五者來備 困學紀聞引史記作五者是後漢書李雲作五
氏按氏與是古通今本史記仍作五者則元明以來傳刻
之譌也錢警石學博校史記所見宋本凡四種獨此句不
聞有校語何耶

一極亡凶集解謂其不時失敘之謂也 按此句有衍字
注疏本作謂不時失敘

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 按表云丁公弟與此異家語亦
以為丁公子

殤公即位十年耳張氏照曰按既云十年何得編於九年
之下左傳此事本在十年則上文九年九字蓋十字之譌
也 按下文有十年則此九字非譌督見孔父妻事左傳

載于桓元年宣言國中載于桓二年本非一年事史撮敘
一處故有抵牾耳

是歲魯弑其君隱公 按此誤應在八年然上文無八年
事

九年執鄭之祭仲 按表在十年與春秋合

十年夏宋伐魯戰于乘丘 按此事春秋在莊十年乃宋
湣公入年在九年大水之前史誤左傳載南宮萬事于大
水之後者為次年宋萬弑君傳張本也 官本考證以乘丘
事亦

十一年秋杭氏世駿曰按晉公立十年而被弑此云十一
年秋一字蓋衍文 按上書十年夏此不得又書十年秋

疑上文夏乃初字之譌而此十一年三字皆衍表在十年與春秋合

萬弟南宮牛 左傳杜注以牛為萬之子

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 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索隱按春秋戰于泓在僖二十三年重耳過宋及襄公卒在二十四年今此文以重耳過與傷泓共歲故曰是年又重耳過與宋襄公卒共是一歲則不合更云十四年是進退俱不合於左氏蓋太史公之疏耳 按左傳總敘重耳出亡之事於僖二十三年為次年秦納重耳張本非謂皆一年之事重耳居狄十二年留齊五年九十七年當宋襄之十二年自是由齊至曹由曹過宋則在襄之十三年重耳去宋過鄭又去之楚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圍亡秦圍亡秦亦宋襄十三年此其證也然則史文並未誤乃小司

馬之疏耳又春秋戰泓在僖二十二年襄公卒在僖二十三年此誤二為三誤三為四當是傳寫之譌非小司馬之謬也

成公弟禦殺太子 按左傳無殺太子事

昭公四年宋敗長狄於長丘集解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獲緣斯於長丘今云此時未詳索隱春秋文十一年魯敗翟于鹹獲長狄緣斯於長丘齊系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此並取左傳之說載於系家今考其年歲亦頗相協而魯系家云武公此云昭公蓋此昭當為武然前代雖已有武公此并白當亦諡武也若將不然豈下系公子特為君又合諡昭乎 按左氏敘長狄事於文十一年傳蓋因僑如而總敘其始末其事非在一年緣斯事傳文曰初宋武公之世明係補敘前事魯世家與左氏合是

也此誤當先由於表表因僑如而并書緣斯世家亦遂書之而未及刪正乃太史公之疏也小司馬曲徇史文而謂年歲相協昭當為武夫公子特不合諡昭獨并白合諡武乎宜余氏有丁譏其曲說不通也集解引魯世家而曰未詳蓋亦有見於史文之誤矣索隱注敗翟于鹹下文義不明當有奪文

因大夫華元為右師正義公子鮑因華元請得為右師按時華元為右師而鮑因之也正義非左傳則曰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

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為亂按左傳曰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是為亂者武繆而無戴莊桓時戴莊桓之族方為六卿必無助亂之人史文衍

也下文云出武繆之族則此為衍文明矣官本考讀曰左傳為亂者武繆之族與此異

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張氏照曰按杜預注左傳云在宋積九月此云五月不解蓋承公羊傳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之文年表遂云圍宋五月其誤正與此同 按此言楚圍宋至夏五月猶不解也年表當以圍宋絕句五月絕句則不必以九月為疑

共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徐氏字遠曰在左傳向戌之事也此言華元為誤陳氏子龍曰宋共公之元年為魯成公之三年傳無兩盟晉楚之事是時鄭方黨楚晉宋同伐鄭其明年華元始聘魯其譌為魯襄二十七年宋之盟無疑 按此事見左傳成十二年徐陳之說疏矣官本考證采之何也惟魯成十二年為共

之十年志疑謂元年當作十年其說良是

太子肥 按左傳言公子肥非太子

共誅魚石 按左傳言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

諸瓠且不言誅

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官本考證曰左傳三十七年魯哀

公之十七年也 按表在三十八年亦誤也此七字為九

之譌

昭九四十七年卒集解年表云四十九年 按表四十七

年與此合未詳集解何據而云然

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集解年表云偃立四十三年 按齊

滅宋之二年潛王即走莒死則表是也

晉世家穆侯費王索隱鄭誼本作弗生或作潰王 按唐

風疏引世家同表作弗生與鄭誼本合索隱本作弗王

卷二

主

八年曲沃桓叔卒 按表在九年

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 按表在十六年左傳云在惠

之西十五年則十六年是也

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 按此文似小

子為名矣然小子侯猶言孺子王耳恐非名也果是名當

言侯小子不當言小子侯

晉小子之四年 按左傳在桓七年則小子侯立凡五年

表以小子之四即為緡之元則小子止三年矣

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 按此魯桓之十一年事以左

傳而言為緡之五年表則在六年此與左傳及表皆不合

疑四字譌 緡表與潛左傳作緡

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 按表在二十一年以

左傳言為二十年此亦與表傳不合

先晉穆侯曾孫也索隱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張氏照

曰按三代世表及左氏並無兩穆侯以別先後索隱不知

何據而作此論也然則先者何蓋起事之辭猶左傳云初

也 按張說亦未安以文法論之不得為起事之辭先晉

猶言前晉以別曲沃之晉耳

其必有眾集解有眾多之象 今注疏本注無多之二字

使死者復生索隱謂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死不

背生時之命是死者復生也 生者不慙索隱言生者見

荀息不背君命而死不為之羞慙也 按此言死者復生

生者見之而不慙耳索隱說似迂

卻莠正義卻成子即冀芮 按卻成子乃卻缺芮之子也

此注誤

君其祀毋乃絕乎 其字疑衍

卷三

主

恭太子更葬矣索隱言後十四年晉不昌恭按此下有奪

文譌字官本無之當以其語無著而刪之也

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 按國語僖負羈之言曰晉公

子生十七年而亡杜元凱注左傳從之與史蓋差二十六

年疑國語之言是也

咎犯文公舅也 按志疑謂文公舅也四字旁注溷入按

咎犯二字亦係衍文

取新城 按表云圍祁新城與左傳合此疑有誤

虜秦將赤 表曰獲秦謀殺之絳市六日而蘇與左傳合

疑先軫子也 按軫之子且居且居之子克克之見殺在

魯文之九年至是己二十三年恐軫子未必尚存疑史文

有誤也

二十二年伐燕 表二十三年入燕君

知伯乃立昭公會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索隱按趙系家云驕是爲懿公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次哀公忌二年次懿公驕十七年按今表哀公忌凡十九年無懿公驕與小司馬所見不同豈又爲後人妄改抑表有奪文耶然下文哀公四年趙韓魏共殺知伯事又與表合何也

十八年哀公卒 表十九年

十五年魏文侯初立 表十四年按上哀公卒表多一年此少一年或表文有錯簡也

十八年 與表合

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 表在十七年

孝公願索隱系本云孝公頌 表孝公頌

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表十七年按七九最易論史文中蓋不可勝數矣

十七年孝公卒 表十五年

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索隱趙系家烈侯十六年與韓分晉封晉君端氏其後十年肅侯遷晉君於屯留 按此文與年表及趙韓魏世家皆合不知索隱所言何據其所引趙世家今趙世家初無是語豈亦紀年語耶今本紀年已失其舊無以證之

楚世家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 按摯紅既卒則其弟所弒者何人疑弒下或有奪文下文能通勢冒子而代立恐此或亦然也

熊考 表熊鄂索隱熊噩

二十三年衛弒其君桓公 按三是二之論

武王卒師中集解皇覽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銅陽縣葛陂鄉城東北 按武王時楚地未及汝此言恐未可信也

上文正義引世本云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然息之滅亦在文王之世

二十二年伐黃 表在二十三年

晉救宋至於城濮 表在四十年與春秋合

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 按此文恐有譌奪莊王十九年九月圍宋至二十年五月而罷凡九月年表於十九年二十年兩書圍宋其文可通此不書十九年事而并書于二十年致有圍宋五月之文不符九月之數遂滋後人之惑矣

於是晉宋魯衛不往杭氏世駿曰按春秋經魯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中此云宋不往誤 按晉宋疑曹邾之譌表言曹不會楚左傳曰不來其魯衛曹邾乎表無邾故不言也

吳越兵 按左傳時越大夫常壽過作亂非越兵吳方與楚相距於乾谿其無吳兵更明

太子闔之亡奔宋 表在七年

小童爭桑 吳世家女子爭桑

遂滅鍾離居巢 按表在十一年與春秋合下城郢索隱云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豈索隱所見本有十一年字而今本奪耶

辱平王之墓 按表云鞭平王墓而吳世家云鞭平王之尸伍子胥傳云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與表不同吳越春秋云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恐未必若是之甚當以年表爲是左傳無此事也

楚紀云操鞭捶答平王墳其言爲

述理季布傳云鞭荆平王之墓

滅胡 表在二十一年與春秋合

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 按左傳云使處吳境不言巢巢時屬吳與白遠且為巢大夫何以號白公也恐此巢字乃衍文伍子胥傳云使居楚之邊邑郢或巢乃郢之譌

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 按表在十年與左傳合此在八年誤

是歲也滅陳而縣之集解徐廣曰惠王之十年 按上文無十年文故徐廣云然然滅實十一年事是徐廣所見表已誤或有奪文也

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杭氏世駿曰按楚簡王八年三家皆初立尙未列為諸侯也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韓趙魏為諸侯是年於楚為聲王五年蓋後二十二年 按年表不誤世家蓋史公未及刪正也

悼王熊疑 表悼王類

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索隱兩國韓魏也札記曰此自謂齊秦也小司馬說非 按札記說是此事與韓魏不涉何得妄指

還蓋長城 按徐廣以蓋為縣名小司馬謂蓋覆也而以徐說為非然蓋覆之義與射事遠仍以徐說為是

子幽王悍立廖道南曰幽王即李園女弟所生幸於黃歇黃歇進於考烈王者楚紀絕矣故上著秦王趙政立下著秦相呂不韋卒有意哉閻伯詩曰楚為黃者僅幽王悍十年耳悍卒而猶立是為哀王仍考烈所生也 按猶幽王

同母弟列女傳以為考烈王遺腹子猶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列女傳以負芻為考烈王弟與史不同然亦楚裔也楚中絕十年後負芻又

得五年而楚紀始絕與趙政稍異悍表作悼列女傳亦作悼

越世家其先禹之苗裔 按吳語引世本云越羊姓蓋鄭語所謂羊姓夔越者也與禹後之封越者當是同名或夏之時羊姓之越絕祀而少康以封其庶子也

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 按吳越春秋云無余傳世十餘日無王王生無暉暉卒或為夫譚夫譚生元常所謂元常即允常也正義引輿地志亦稱越侯夫譚子曰允常越絕夫譚作夫譚

大夫種正義吳越春秋云 按今吳越春秋未見是注語虞齊高國索隱國惠子高昭子 按左傳言敗高子獲國書與此異也惠子名夏昭子名張前五年已奔魯是時高子名無 隱誤

會于徐州 按吳越春秋注引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其字從人左氏作舒史記正義曰音舒其字從人據此則正文作徐有索隱正義注今奪

句踐卒 吳越春秋二十七年卒通鑑外紀作三十三年未知何據 子王廙與立索隱紀年云於粵子句踐卒是焚執次鹿郢立六年卒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為廙與也 按左傳謂句踐太子名適郢吳越春秋名興夷即位一年卒越絕作與夷

子王不壽 越絕無此一代 子王翳立 吳越春秋越絕並無此一代而稱翳子不揚不揚子無疆 越絕作翳 子王之侯立 吳越春秋無此一代越絕則以為無疆子

北破齊於徐州集解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 按表在三十六年官本致證曰通鑑在周顯王之三十五年 諸族子爭立 按吳越春秋疆卒子玉卒子尊尊卒子親親失琅邪為楚所滅越絕楚威王滅無疆無疆子之侯 竊自立為君長之侯子尊尊子親失眾楚伐之走南山所言各不同

范蠡正義吳越春秋云 按今吳越春秋無此注語越絕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

在陶為朱 按今越絕無此語

彼為彼我為我 今越絕無此六字官本無之豈用今本刪去耶

盡日方去 今越絕無方去二字

以分與知友鄉黨札記曰友御覽引作交疑古本作反形

近謂為友 按友交義通蠡去齊之陶非反鄉黨也反字無義

鄭世家而宣王庶弟也集解徐廣曰年表云宣王母弟鄭氏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本周宣王母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鄭據此為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為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傳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也張氏照曰豈傳聞異辭而兩著於篇耶 按孔疏明桓為母弟其論最確韋昭國語注陸氏釋文並云母弟為異

說者惟皇甫謐耳史公於表稱母弟豈於世家故為乖異恐是未及刪訂或是後來傳寫之誤母變為庶未可知也張氏兩著之說未免騎牆

掘突 譙周作突滑世族譜釋文作滑突

三十三年宋殺孔父 表在三十四年與春秋合

文公踐 按表作捷與春秋及杜預世族譜合說文無踐字古今人表名捷

與翟人伐鄭弗克 左傳云取櫟與此異

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 按三夫人者左傳所謂報鄭子之妃曰陳嬀又娶于江又娶于蘇也

寵子五人者左傳所謂陳嬀生子華子臧娶于江生公子士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也華為太子甯母之盟得罪於

鄭於文公二十九年被殺子臧奔宋好栗鵠冠三十七年

文公使盜殺之公子士則楚人醜之而死俞彌則早卒公

于瑕逐于文之四十四年至穆公元年覆于汪然則文公

之世以罪死者止子華子臧二人瑕以罪死而在穆公之

世士及俞彌則非以罪死者史之與左乖異者殆因總敘

其事而不及析言之歟

公怒既集解徐廣曰一作瑕索隱音既左傳作瑕 按五

帝紀漑執中集解引徐廣曰古既字作水旁此漑字亦應

讀為既既者何盡也怒字句漑字屬下逐羣公子讀言盡

逐羣公子也左傳云公逐羣公子即此事徐廣云一作瑕

索隱云左傳作瑕者左傳云洩駕惡瑕鄭伯亦惡之故公

子瑕出奔楚二家蓋取此事而云然然此文正不得作瑕

也

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 按春秋文二年冬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傳曰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
報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卽此事也官本考證曰左傳秦晉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此
堅汪疑彭衙之誤豈考之未精耶

者靈公庶弟集解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 按今表作
庶弟或後人依世家改也

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 按繆氏乃繆公之族非
子公之族家

七年鄭與晉盟鄆陵官本考證曰左傳作辰陵 按辰陵
乃鄭與楚盟非晉也左傳曰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徵事於

晉鄆陵之盟其此事歟
悼公潰 表作費與春秋合

楚囚輪 左傳云楚人執皇成及子國與此異
立其弟隴是爲成公 春秋同班氏古今人表作綸

相子駟欲自立爲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
子孔又欲自立 按此與左傳異 札記云公子子孔宋

本奪一子字 按此當以宋本爲是
楚共王救鄭敗晉兵 按是年秦救鄭敗晉無楚敗晉事

簡公欲與晉平 按欲字疑衍
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于申 按

春秋申之會鄭伯次陳蔡之後左傳則言三年如楚四年
楚子止之與史異又春秋言會不言盟

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 表在十一年

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 按此事甚爲可疑攷左
傳子產始見於襄之八年其時父子國呼之爲童子則尙

未冠也卒於昭之二十年首尾凡得四十四年計其卒時

年六十餘矣孔子生於魯襄之二十二年至昭之二十年
年方三十耳孔子世家載適鄭事於魯定公卒之後其時
子產早卒矣世家又言孔子年十七南宮敬叔言魯君與
孔子適周自周反魯年三十五而適齊是三十五以前適
周之外無周流列國之事則何自與子產定交乎適周之
事四書釋地辨史記之誤其說極確則年十七并未適周
足跡更何由至鄭哉

共公三年三晉滅知伯 按韓表不載鄭共公以年計之
當在二年

是爲縞公集解年表云鄭立幽公子駟 今表無駟字是
爲鄭君集解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駟又以鄭君陽爲鄭

康公乙 按此注未詳立幽公子駟亦見上注此處宜衍
然世家無鄭君陽豈徐廣所據本乙爲陽耶今表亦無乙

字
趙世家夙生共孟 共孟生趙衰字子餘索隱系本云公
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左傳云衰趙

夙弟而此系家云共孟生衰謙周亦以此爲誤耳徐子遠
曰夙事獻公衰事文公年相當也不應衰爲趙夙孫世本

是也 按國語以衰爲夙弟與杜氏世族譜合韋昭又以
衰爲公明之少子未知何所本也

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卒 按左傳趙盾於晉
晉襄之七年將中軍是秋襄公卽卒則不得云二年

晉景公時而趙盾卒 按春秋宣六年盾見於經八年傳
曰卻缺爲政使趙朔佐下軍則是年盾已卒乃晉成公之

六年非景公也

趙朔晉景公之三年志疑曰毛本二年史誤故徐廣正之

若作三年則複下文而徐說贅矣札記曰案今毛本亦作三按此三年與春秋合既今本皆同恐非誤也或下文之三年字本不作三故徐廣爲是說而注於其下後人依注改爲三致與上文複耳

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集解徐廣曰按年表救鄭及誅滅皆景公三年按今表無誅滅事豈奪歟襄公曾孫周集解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索隱晉系家云襄公少子名周官本考證曰晉世家悼公周者其大父捷襄公少子也與此同與索隱不符年表亦奪曾字與此異按杜氏左傳注亦以悼公爲襄公曾孫與此合疑年表奪曾字致來徐廣之疑索隱少子下當有奪文蓋捷爲襄公少子索隱所言必依世家不應乖異如此

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按左傳趙文子爲政在平之十年疑二字衍

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按表在十四年與春秋合卒歸於趙武子按何義門校曰武作文是也各本皆誤下文云趙武死諡爲文子

秦識於是出矣據此則識緯不始於哀平

七世而亡正義謂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按此據年表也晉世家同惟哀公表名忌世家名驕爲不同趙世家無哀公而有懿公驕晉世家正義引年表有哀公忌又有懿公驕則爲八世矣

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按上簡子疾在定公十一年則二當爲三據左傳則范中之作亂定公十五年非十四年也志疑以范中行作亂然十四年下接明年春恐亦無此文法必有誤也

仇人魏襄按襄下疑奪子字左傳作魏襄杜注魏舒孫曼多也

韓不佞按左傳作不信韓世家索隱引世家亦作不信伎信形聲俱近晉世家亦作不信

魏哆索隱魏簡子系本名取按魏哆卽左傳之魏曼多也謚襄子魏世家作魏侈索隱引世本作襄子多索隱此注誤

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子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按左傳此事在定二十年此年但言伐朝歌

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表在二十二年與左傳合

趙竟有邯鄲柏人表同按左傳則柏人至二十二年始有

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按此文謂簡子於君死而不爲三年之喪降爲期也左傳趙孟降

于喪食乃襄子無恤時有父問子之喪喪食本降襄子又降之故下文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與史異此恐史文誤也降喪食事史又係在

是歲越王句踐滅吳滅當作圍表不誤然以文法而言則此八字當在下文問吳王下下方言越圍吳此不應先言滅然史言簡子事及年數多錯亂

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年表同按以左傳證簡子卒於越圍吳之歲與晉定公同一年

趙襄子元年越圍吳集解從此以下至問是三十年事按左傳襄子元年卽出公元年此與表則爲出公十八年相距蓋十七年

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官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集解徐廣曰各一作確徐子遠曰本文各字蓋言殺代王及其從官各用銅料擊之也徐廣曰各一作確則以確為為宰人名也張氏照曰今按徐廣說是蓋以料擊殺代王者猶賓劍魚中之類代王既死其從官之被殺固不必問其何器矣甯有令庖人盡持料以為戰具之理耶 按史文連言及從官似當以各字為是襄子計誘代王故用銅料而無戰具得以乘代王及從官之不備而殲之也

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驪是為晉懿公 按晉世家此為出公十七年事與此蓋差四年年表則在哀公忌三年與

兩世家並異三處必有一誤范中行之亡至是凡三十七年其地未必得屬晉君至是而始分也

晉陽歲餘 國策言圍晉陽三年 二年敗齊于靈丘 表在九年

伐魏敗涿澤正義涿音濁 按凌本作涿澤是也表作涿澤正義以為解縣之濁水故字音濁涿濁聲近若涿則不應音濁也

取皮牢 據魏表則在十四年 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 表在十年 此衍一字

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正義此時齊伐燕桑丘三晉皆來救之 按此事惟見於韓世家齊魏世家皆不載至齊伐燕三晉來救之事在敬侯七年至是蓋五十

四年矣正義殊誤

三年城郭 表二年

齊破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 表在十二年

十六年秦惠王卒 表在十五年

為敵弱正義曰我為胡服敵人必困窮也 按國策作敵弱者注與弱為敵謂胡翟其說是也與趙為敵者胡翟為

弱故用力少而成功多為去聲正義非

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 按此疑以代字句絕趙字下屬趙與人名也

反至分集解徐廣曰一作王公攷異云王公疑三公之譌

常山郡元氏縣有三公山 國策作三公

先俞 國策作什情

上校 國策作上交說文校交也

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 表在十五年

魏冉來相趙 按穰侯傳無相趙事是年秦表魏冉復為丞相或因是而誤也

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 按廉頗傳在七年與此同表

在六年秦本紀白起傳秦表並在四十七年為趙之六年則此及頗傳誤也志疑以七年為七月之譌白起傳可證

趙括以軍降 按廉頗白起傳並言秦軍射殺趙括則括

非降也疑以字乃死字之譌以死形亦近

虜卿秦樂間 按據燕世家及樂毅傳間當作乘時樂間

奔趙非虜也志疑則謂燕世家與樂毅傳同誤

魏世家魏修索隱修他本亦作哆蓋哆字誤 按趙世家

作哆哆皆從多得聲古通用非誤

秦侵我陰晉索隱按年表作齊侵陰晉 按今表曰秦侵

晉蓋奪我陰二字索隱所據本誤

公子朔為亂 趙世家及趙表均作公子朝

魏君圍 疑當云圍魏君表云圍惠王

儀臺索隱按年表作義臺 今表儀臺

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 按

孟子與惠王稱之為王國策魏惠王死篇惠施稱為先王

似惠王生時已稱王矣非追尊也齊之稱王在威王之世

與惠王同時豈此本惠王事而傳聞少誤耶此後十年而

秦始稱王又後二年而韓燕始稱王惟趙武靈王不肯而

命國人謂己曰追傳位子何而自號主父則其為死後追

尊無疑

陽晉封陵正義表云魏哀王十六年秦拔我杜陽晉陽

按今表作蒲坂不作杜陽

去梁千里集解又云河南梁縣有注城 按此注已見上

敗秦于注下此衍官本無

韓世家十一年厥與卻克將兵八百乘伐齊 按表在十

年與春秋合此疑衍一字然下云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

卿之位又是十一年事

獻子卒子宣子代 按據左傳則獻子卒宣子已佐上軍

矣

宣子徙居州 按左傳昭七年鄭歸州於韓宣子宣子以

易原縣於樂大心則韓氏實未嘗有州也

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

按晉世家與趙簡子伐范中行氏乃韓不信左傳同不信

諡簡子宣子之孫趙世家作韓不佞即一人也宣子卒於

頃公之十二年見左傳至是凡十七年矣蓋史文原奪簡

莊二代故有是誤

子簡子代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札記曰據徐廣說史

云貞子生康子則今本史文簡莊二代後人所增 按班

氏古今人表云韓康子貞子子則亦無簡莊二代人表別

有韓悼子宣子子則不知何人也

十一年君號為王 表在十年

公仲索隱韓相國名侈 戰國策曰公仲明又曰韓朋

司馬庚集解徐廣曰一作唐 國策作康

楚圍雍氏 於是楚解雍氏圍 按此一段乃錯簡也上

文言公子咎公子蟻蝨爭為太子蘇代謂韓咎云云下文

蘇代又謂云云其文勢相接不應中間插入楚圍雍氏之

事其為錯簡甚明第不知當何屬耳 按雍氏之役秦本

紀係於惠文十三年田完世家係於湣王十二年是為蘇

王三年韓宣惠之二十一年也周本紀係於赧王八年當

秦武王之四年韓襄王之五年是年秦武王卒昭王立甘

茂傳言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

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于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

肯救公仲因甘茂為韓言乃下師於郢以救韓楚兵去與

周紀合若韓襄之十二年當秦昭之七年則甘茂亡秦而

出於魏久矣安能復言秦事哉史文言甘茂與昭魚遇於

商則甘茂時尚在秦可知甘茂用於秦則其為襄王五年

事明甚竊疑此段文當係於前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

萬秦武王卒之下秦甘茂拔韓宜陽之後韓使公仲侈入

謝與秦平故楚圍雍氏而公仲侈曰甘茂為韓言救韓甘

茂許公仲以武遂為言秦昭王而歸之韓向壽公孫奭讒

甘茂茂懼亡去其事次第甚明故係于秦武王卒之下則

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事正相應於上文皆合也正義以此為楚後圍雍氏報王之十五年一段事其說固非即集解以為楚前圍雍氏報王之三年事其時甘茂尙未柄用於秦恐亦未為是也又攷報王之三年乃楚懷王之十七年其時秦大敗楚軍丹陽取漢中郡楚襲秦又大敗藍田韓魏問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新當敗挫之後何暇圖韓而圍雍氏五月之久哉恐此役本止一事秦本紀田完世家年數偶舛讀者不察而遽謂有前後兩事耳又徐廣言周報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皆云楚圍雍氏而今周紀楚世家並無其文未知何據而云然

田完世家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 按晏孺子孺子荼復查疑誤齊世家則稱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

鮑牧與齊悼公有郟弒悼公 按左傳悼公立二年殺鮑牧其四年吳代齊齊人弒悼公以說吳然則弒悼公者非鮑牧也齊世家及年表弟言鮑子而不稱其名似為得之齊大夫朝御鞅索隱御官也鞅名也亦田氏之族 按觀索隱似以朝字為句然左傳實作諸御鞅杜注鞅齊大夫則非田氏之族恐朝字亦當下屬也

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何義門曰按前已殺監止此疑衍徐孚遠曰前已誅監止矣此復及者蓋盡其黨類也 按如徐說則監止下有奪字 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齊世家及年表皆在十九年 晉伐我至博陵陳子龍曰此時晉已亡豈三晉同伐齊乎 按晉魏也魏自稱晉

大夫牟辛索隱年表亦作夫人 今表作大 盟而去集解徐廣曰表曰三年與趙會博望伐魏 按今表無博望二字此衍

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 按上文威王二十六年云自稱為王則何待此時相王乎

夫約鈞然與秦為帝張氏照曰按戰國策補注曰言齊秦俱相約如此一本無然字疑鈞字即鈞字之譌而又重出耳去約然二字文義自明 按鈞字句絕然字下屬其義自明舊解以然字上屬故費解耳鈞者伐趙與伐宋也戰國策奪鈞字遂滋疑竇

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索隱二君即悼公簡公僖子廢晏孺子鮑牧以乞故殺悼公而成子又殺簡公故云田氏比犯二君也 按二君乞弒荼常弒王也史以悼公為鮑

子所弒左傳亦不言陳氏弒悼公小司馬曲為之說非也 孔子世家孔防叔索隱家語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 按今本家語同左傳昭七年疏引家語作泯公攷宋世家潛公共卒弟煬公熙立場公即位潛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然則潛公名共煬公名熙今家語言襄公熙生弗父何似煬公即襄公矣攷左傳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杜注弗父何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史文亦云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是弗父何者潛公共子非煬公熙子也漢書古今人表亦云宋煬公熙公弟宋弗父何熙公子今本家語固誤索隱所引亦非當以左傳疏所引為是 考父生孔父嘉 按古今人表宋大金考父子宋孔父大金子較家語多大金一代

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 按左傳疏引家語畢夷作皋夷父畢皋 相亂此奪父字桓元年左傳疏引世本作祁父祁夷音近也古今人表宋方叔嘉子宋伯夏叔子無金父夷父二代與世本家語不合而與杜元凱所云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則相合以事理論則杜說為長

孟釐子病且死索隱昭公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召大夫云云按謂病者不能為病非疾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誤也 按傳言及其將死云則史文病字不必與左傳病字相牽連小司馬規之苛矣惟繫於年十七之下年數未免差耳史以孔子魯襄二十二年生至僖之卒凡三十四年賈逵以為三十五者據公羊為說也

六經二

三

季氏史索隱有本作委吏趙岐曰委氏主委積倉庫之吏 按孟子疏引世家作委氏吏然則季者委之譌而史吏為兩本不同也周官委人之屬有史四人恐史字是司職吏 周官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鄭注職讀為楸楸謂之牝可以繫牛楸人者謂牧人充人與釋文職咸音特或餘式反劉之式反注楸同人朱子曰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 按周官牧人之屬史二人亦人之屬史二人 禮周禮隱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蓋系家亦依其為說而不究其旨遂俱誤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時而在十七耶且孔子見老聃云甚矣道之難行此非十七之人語也乃既仕之後言耳 按史文繫在年十七之後故索隱辨之如此然史文年十七之後又云孔子貧且

賤及長則已非年十七之時矣小司馬其讀之未細耶水經注亦云孔子年十七適周亦誤會世家文也閻伯詩四書釋地則因下文云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遂謂馬遷以適周在是年然其中間尚有自周返魯弟子稍益進未必為一年之事則閻之言亦未為是竊謂馬遷此文亦大略敘去未嘗定指何年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乃文勢至此一小結非謂以上之事必皆在是年也至莊子五十一適周之說則是時孔子方用於魯由中都宰為司空亦未必有適周之事攷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仲尼敬叔言之於魯君而始適周則為昭二十一年之事四書釋地備載諸說而以此為是其言曰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垣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見春秋此即

六經二

三

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他若昭公二十定公九年皆不日食昭公七年雖日食而敬叔尚未從孔子游何由適周其證據可謂精確矣然昭之二十四年王室之亂未定敬王播遷在外干戈擾攘孔子亦何由問禮訪樂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哉則其言仍可疑也然則此事究當在何年乎竊即閻說而推之夫適周由于敬叔則必在昭二十四年後而王室之亂至昭二十六年而始定先一年昭公出奔魯國無君敬叔又無自而請惟定公初年孔子在魯不仕適周當在斯時春秋定五年書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以閻說參之或即是乎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余有丁曰吳伐越事在哀公元年家語云吳子使聘于魯問之孔子今載于定五年此時吳未至會稽安得獲骨之專 按史文

年數固差即家語亦未為是哀公元年孔子時不在魯則又安有來聘而問之事恐是孔子在陳時吳使使往問之耳

為釐姓索隱家語云姓漆蓋誤系本無漆姓 按國語亦言漆姓

匹夫而榮惑諸侯索隱謂經營而惑亂也 按索隱本作營惑故注語如此然其說迂回不必從也莊子人間世篇

而目將榮之注使人眼眩釋文向崔本作營是營榮古通榮惑眩惑也其作營者假借字也又莊子齊物論是黃帝

之所聽榮也釋文向司馬云聽榮疑惑也趙策榮惑眩也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官徐孚遠曰費人襲魯

而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官則三都之不墮其家臣不欲而三子不為異同陳子龍曰身伴為恭順而令其下抗命此

後世藩鎮強臣之習也 按其時叔孫以侯犯故季孫以陽虎故皆畏其家臣強盛故邱費之墮二子不為異同成

宰公斂處父忠於孟氏不肯墮成故孟孫亦陽不知而陰縱之則成之不墮者其事勢與叔季異也徐陳之說皆未

悉當日之情形也

顏濁鄒 孟子作顏譽由讎由濁鄒音相近左傳有顏孫

分異方以遠方職 國語職下有貢字

會晉楚爭疆更伐陳 按哀公時無晉伐陳事疑當云吳

楚

孔子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 按春秋定十四年衛

公叔氏與齊傳曰衛侯逐公叔氏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

來奔無以蒲畔豈戌既奔而蒲人畔耶年表以孔子於十

四年適陳居三歲而去陳則在哀元年矣吳之侵陳亦在

元則史文與傳文正合爾時無公叔之事則此一段年數又差矣攷年表孔子於定十二年去魯十三年至衛十四年至陳此世家則言去魯適衛居十月將適陳適匡去匡過蒲月餘反衛月餘去衛過曹去曹適宋適鄭遂至陳約略計之去匡過蒲之時正公逐公叔之時則此事當在定十四年而非哀元年也

是歲魯哀公三年 按上文衛靈公卒趙鞅內蒯聩蔡遷

州來魯哀公二年事此是歲二字疑衍

楚侵蔡 按哀公四年春秋無楚侵蔡事傳曰楚葉公諸

梁致蔡於負函杜注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為邑致之

或指此事

秋齊景公卒集解徐廣曰哀公五年也 按下文明年二

字疑當在秋字之上

孔子遷於陳三歲吳伐陳楚救陳集解徐廣曰哀公四年

也 按此六年事見春秋及左傳孔子於四年至蔡至是

三年矣

陳蔡大夫至發兵圍孔子朱子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

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 按是時陳服楚蔡

服吳朱子所言尙未分析

戰於郟 按左傳云戰于郊疑此郟字誤杜注郊地名

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索隱前文孔子以定公

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魯系家定公十二年孔子去

魯則首尾計十五年矣 按孔子當以十三年去魯至是

得十四年前文十三年十四年字皆誤年表以為十二年

亦未得也孔子於十二年夏在魯史傳皆有明文是年冬

十月公會齊侯盟于黃見春秋女樂之歸必在此時孔子

之去魯也以郊之不致膳俎也魯之郊在春則孔子之去魯必在十三年之春確有明證春秋十三年夏築蛇淵圃蓋孔子去而魯君臣之志荒矣

車子鉏商集解服虔曰車子微者也 按服虔乃杜預之誤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以子爲姓與杜異見左傳疏索隱亦以服虔爲非

陳涉世家自辯數集解晉灼曰數音朋友數斯疏矣索隱一音疏主反謂自辯說數與涉有故舊事驗也又音朔數謂自辯往數與涉有故此數猶朋友數之數也 按小司馬兩說皆不明晉灼音則是也數頻數也言辯之數乃置之也

外戚世家鉗弋夫人索隱號曰鉗弋夫人 按索隱引漢書文今漢書無此句

故諸爲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 按無男女者無論男女也然褚先生此言失實武帝時以譴死者獨鉗弋耳陳后衛后皆以巫蠱死非因生子而譴死也王夫人李夫人皆有子而蚤卒何嘗譴死耶

楚元王世家戊則殺尙夷吾徐孚遠曰則殺疑賊殺也 按作則亦可通

王純立 至 彭城郡集解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諡節王子廷壽立十九年死索隱按太史公惟記王純爲國人告反國除蓋廷壽後更封至十九年又謀反誅死故不同也正義漢書云王純嗣十六年子廷壽嗣與趙何齊謀反廷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與此不同地節是宣帝年號去天漢四年二十九年仍隔昭帝世言到地節二年以下者蓋褚先生誤也志疑曰王純立以下廿七字後人妄增 按

徐廣注純立云云於下則其所見本尙無王純立以下廿七字索隱以爲太史公記正義以爲褚先生誤皆非也徐廣索隱所言與漢書不合當以正義爲是純之薨當天漢二年廷壽立當天漢三年下至地節二年凡三十一年而漢書紀表皆言廷壽於地節元年謀反誅則止三十年又表傳言三十二年錯互不合恐漢書亦有誤也此文固爲後人妄增然亦不應誤謬至此或地節二年上尙有奪文耳

蕭相國世家常辨之 按辨理也治也具也 何乃給泗水卒史事 按給供也事字句絕 文終侯 按諡法解無終

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節侯 按漢書何子祿薨亡後高后封何夫人同爲節侯小子廷

爲筑陽侯孝文罷同封廷爲節侯廷薨子遺嗣遺薨亡後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後封則弟嘉爲武陽侯薨子勝有罪免武帝後封何曾孫慶爲節侯薨子壽成嗣有罪國除史記以同爲祿弟同有罪而封廷此其異也祿無後初絕而廷續遺無後復絕而則續則免復絕而嘉續勝免復絕而慶續此所謂四世絕而輒續者也

曹相國世家成陽南索隱成地名周武王封弟季載於成正義史記云武王封弟季載於成 按管蔡世家言封叔武於成非季載也索隱正義皆非正義引史記尤不可解取苑虜麟 按高紀言宛降封宛守爲殷侯與此異

留侯世家圯上集解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索隱李奇云下邳人謂橋爲圯音怡文穎曰沂水上橋也應劭曰沂水之上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引今會

稽東湖大橋名爲靈圮圮亦音夷理或然也漢書本傳注
服虔曰圮音頤楚人謂橋曰圮師古曰下邳之水非圮水
也又非沂水服說是矣張昞曰按從水乃詩云沂有圮及
今有圮水縣字音詳里切據許慎說文云東楚謂橋爲圮
在土部本從土傳寫蓋誤從圮合從土作頤音下文直墮
其履圮下並作圮字校定宋祁曰舊本從水必說非也今
胡旦作圮橋贊字亦從水若從土則應從說文謂橋爲圮
之訓李白詩我來圮橋上是謂我來橋橋上矣自宜以應
說爲是說文水部圮一曰圮窮潰也段玉裁注釋曰窮
潰圮郭云水無所通者漢書張良間從容步游下邳圮上
服虔讀爲圮音頤楚人謂橋曰圮此漢人易字之例也應
劭曰圮水之上此不易字謂窮潰無水之上也下文直墮
其履圮下良下取履其爲無水之潰了然 按圮字本亦

作圮漢書則本作圮而張必改作圮其訓解諸說禁如札
記謂段說甚確然應劭云圮水之上必誤以爲成皋之圮
水故師古非之使其訓爲窮潰必當引據說文爾疋其說
方明不應疏略如此也郭云水無所通乃不與他水相通
非竟無水段氏改易舊說又強取應說以就已見未免武
斷况既云窮潰無水又安得云圮水之上耶宋子京有取
于應說亦未察圮水之在成皋不在下邳耳太白之詩未
足以證史漢且恐是太白之疏夫與其穿鑿附會而說終
未安則何如仍舊說之爲得哉是有李奇服虔徐廣之說
在又攷水經沂水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於泗酈道元注
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
一水運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
泗間以爲圮昔張子房遇黃石公於圮上卽此處也然則

文穎之說必有所承師古非之過矣
黃石卽我矣正義孔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白狀杖丹黎
履赤烏張氏照曰按狀字疑衍因下杖字而誤札記曰狀
字疑當在鬚眉上

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集解漢書曰唯當
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從之索隱按荀悅漢紀說此事云
獨可使楚無彊若彊則六國屈撓而從之又韋昭云今無
彊楚者言六國立必復屈撓從楚是二說意同也董氏份
曰言各計欲立六國以撓楚權今縱能使楚無彊而遂撓
楚矣然六國並立則亦將從而撓我也注謬撓字應就沛
公計撓字 按集解之說出於服虔見漢書良傳注彼注
又引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皆撓
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以服說爲是然諸說皆

未得事情當以晉灼爲勝無彊猶言無敵耳
絳侯世家擊章邯車騎殿 按殿字注中凡四解小司馬
以孫檢下功曰殿之說爲是然下功何足書顏師古漢書
注則本服虔略得殿兵爲說然略得殿兵法亦不應如
是宜如瓚說在軍後曰殿也
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 按漢志鴈門郡縣十
四雲中郡縣十一定襄郡縣十二蓋漢析鴈門雲中置定
襄也
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
二十二縣 按漢志上谷縣十五右北平縣十六遼西縣
十四遼東縣十八漁陽十二惟右北平同餘異殆漢時有
所增益歟然漁陽隸省十縣殊可疑也豈衍上二字歟
最從高帝索隱最都凡也 按最應作取說文部取積

也與索隱之義相通段懋堂說文注言之甚詳

十三年為太子太傅 按漢書傳同而百官公卿表元鼎五年平曲侯周建德為太常則非太子太傅也太常掌宗廟禮儀故坐酎金不善免若太傅則何涉耶疑世家及漢書皆誤表五年於建德後復書杜相為太常則建德為太常不及一年

主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集解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大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有顛倒索隱既云坐酎金不善復云元鼎五年國除似重有罪故云顛倒而漢書云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也按表坐免官至元鼎五年坐酎金又失侯所以二史記之各有不同也 按年表平曲侯建德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漢表元鼎五年坐酎金免並非先坐免官後又國

除索隱所言表史漢皆不如是不知其何據而云然徐廣以為顛倒者疑元鼎五年四字當在坐酎金上耳然既言不善復言有罪語意重沓疑史文本止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八字後人注坐酎金不善五字於旁傳寫者竄入正文又誤在元鼎之上遂致倒錯不可解耳 建德於元鼎五年方為太常則其先之未嘗免官可知漢書多一後字則似先免官後國除恐非

守節不遜索隱謂顧尚席取著不對制獄是也 按遜順也言不能遜順以自全也故繼之曰終以窮困悲夫傷之至非責之也索隱說泥乃余有丁曰太史公以守節不遜責之過矣殊未達史公之旨 梁孝王世家方三百餘里正義見烏 按此引西京雜記今本作見諸下文索隱所引亦作見諸

三十餘里索隱連互七十餘里 按此引西京雜記今本作數十里

等土通亂 按士字衍正義曲為之說非也漢書無襄立三十九年卒 按年表疑于三十六來朝為太初四年此言三十九則天漢三年漢書言四十年則天漢四年蓋表終於太初世家則至天漢也中統游本九作餘非為大河郡 漢表無大河郡豈後廢耶

五宗世家剛王基 表作堪漢傳堪表基按此蓋形近而譌然莫能定也 子頃王授代立 表終于十三年漢書立十七年卒當天漢四年然此不著其年而稱其謚恐是後人所增 廟壻垣索隱音人椽反 漢書注人椽反按字應作垣于王端索隱按廣周書謚法 按廣謚法隋志不載載劉

照謚法三卷沈約謚法十卷賀瑒謚法五卷 長沙定王發 立二十七年卒 漢書二十八年 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 表書二十八來朝豈來朝之後遽卒耶漢書康作戴八作七年數與定王發史漢互異未知孰是

黃川惠王 十二年卒 漢書傳十三年表十二年按漢傳誤 子齊立為王索隱漢書齊謚繆王謚法傷人蔽賢曰繆按漢書何古注引謚法曰蔽仁傷善曰繆與小司馬然謚法解並無之年表徐廣稱齊謚曰懿不知何據也 梁東 子慶為王集解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 按表名通平與漢書表等並合此明因下文六安王慶而譌徐廣不以表為證

而第云不得與叔父同名何耶

常山 長男祝索隱許慎說解字林 按此不可通官本

作說文解字疑字林二字不誤說解二字有譌奪耳

泗水 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 按十字衍表哀王安

世元年即王賀元年漢書云嗣一年薨

三王世家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索隱謂諸侯王

子已為列侯而今又家皇子為列侯是尊卑相踰越矣

按下文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所謂

尊卑相踰也

天祚永終黃氏震曰永終者堯戒舜之反辭云四海困窮

則天絕其祿不執中者也今乃用為期望之辭屬之執中

之下誤矣豈亦王早天國絕之先兆耶 按論語堯曰篇

注包曰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祚所以長終

疏曰天之祿籍所以長終汝身尚書大禹謨傳則天之祿

籍長終汝身論語皇疏曰永長也終猶卒竟也若內正中

國外被四海則天祚祿位長卒竟汝身也是古注無作反

辭解者至宋人始訓終為絕然唐以前訓詁無以終為絕

者易歸妹永終知敝亦可謂之長絕耶

北州以綏集解臣瓚曰綏安也 按漢書作妥孟康曰古

綏字臣瓚曰妥安也此作綏而用瓚說故改妥為綏凡集

解所引眾說若此者甚多不可枚舉

王其之集解徐廣曰立三十年自殺國除 漢書立三

十八年而誅國除此注奪八字

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

列其事而傳之歸氏有光曰三王世家本不關讀此贊文

可見太史公亦不及三王後事褚先生淺陋遂請求其世

家不可得也序亦云三子之王文詞可觀可知獨載其文

詞也趙氏恆曰三王世家昔云亡逸在十篇有錄無書之

數今觀太史公贊以封建之義則云弗論著也以燕齊新

立則云無足采也以天子恭讓羣臣守義云云故附世家

則文詞爛然具在語中是未嘗亡逸也竊意分封莫不有

冊漢封非特三王若以制策獨為可觀則漢文爾雅非特

三王之制為然安得一一記錄也而褚先生從長老取其

冊列其事且為疏解殊失有損無益之義是以褚先生所

補者無不可刪也 按據褚先生所言則此篇贊語僅存

而羣臣之議及封策皆一褚先生所補歸以為本不闕者

未為全是太史公喜其文詞故附之世家則封策乃史文

本有而不可補者至於羣臣之議文繁不殺太史公為之

必不如是褚全錄之而未加翦裁此其失也趙氏謂其所

補無不可刪亦未為全是也

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一子為平曲侯一子為南

利侯最愛少子引立以為高密王 按漢書胥傳宣帝卽

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引為高密

王年表有朝陽荒侯聖平曲節侯曾南利侯昌而無寶傳

又言南利侯寶未詳也胥死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

是為孝王褚先生何以不言

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索隱已下竝見荀卿子 張氏

照曰按蓬生麻中二語見荀子勸學篇下文今本荀子所

無 按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見大戴

禮曾子制言上此衍一中字荀子自作而

我安得弟在者索隱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 按

武帝擇愛而立非由權臣貪立幼主且鈞弋譴死即武帝

亦何嘗或於內寵而立童孺哉昭帝英明賢於胥且萬萬
惜享年不永致有後來廢立之事耳

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侯立燕
故太子建爲廣陽王 按漢書旦傳宣帝卽位封旦兩子
慶爲斯昌侯賢爲安定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爲廣陽頃王
是旦三子皆得封而此遺其一者豈以建與賢封於本始
元年慶封於本始四年封不同時故遺之耶

史記

史記

史記瑣言卷二

諸史瑣言卷三

史記三

伯夷傳 茅鹿門日以議論敘事傳之變體也 按列傳
創於太史公伯夷傳又居列傳之首安得云變體耶
孤竹君之二子也正義本前注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
寅札記曰此十四字是合刻者之言下當有奪文 按此
合刻者因正義所引與索隱同而刪去仍記其異於此非
其下有奪文也

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索隱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
之屬 按土言近世則不得舉龍逢比干以爲證

同明相照索隱已下並易繫傳文也 聖人作而萬物親
正義此以上至同明相照是易用乾象辭也 按易文言
傳文非繫傳亦非象辭也今本易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亦異此文同明相照同類相求異

管晏傳貴輕重索隱輕重謂錢今管子有輕重篇 慎權
衡正義輕重謂恥辱也權衡謂得失也有恥辱甚貴重之
有得失甚戒慎之 按管子輕重篇凡十九日臣乘馬乘
馬數問乘馬事語海王國昔山國軌山權數山至數地數
揆度國准輕重甲輕重乙輕重丙輕重丁輕重戊輕重己
輕重庚其所該之事甚廣不止謂錢也又輕重甲篇言五
戰曰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慎權衡者卽所謂戰權戰
衡也索隱說固未諦正義亦非評林謂輕重權衡指下三
事亦誤也

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按管仲卒桓公四十二年當魯
僖公十六年晏子於魯襄之十七年卽見於傳相距凡八
十七年史言百餘年誤

老子韓非傳楚威王聞莊周賢至以快吾志焉 按正義引莊子釣於濮水之上云云而謂與此傳不同按正義所引出莊子秋水篇言楚王此史所言出莊子列御寇篇言或聘而不言楚又無子亟去已下數語此則其不同也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 按知讀去聲乃與下辯字對正義說未明

司馬穰苴傳盧舜治曰穰苴齊之宗人田乞也 按田乞者陳僖子也史下云田乞田豹之徒是也盧言絕無根據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 按為當作至

孫子吳起傳君弟重射索隱重射好射也董氏份曰重射謂以重射即下千金是也注非徐孚遠曰重射再射也注與董說俱煩而不明也顧氏日知錄曰重射謂以千金射也索隱非 按如徐說則重讀平聲然上文已言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則再射之說難通當以董顧之說為是

不搏搯索隱搯以手搯刺人余有丁曰搯義當為擊非矛戟也 按漢書五行志中注師古曰搯謂搯持之也揚雄傳下注師古曰搯搯也詩鴉鴉傳拮据搯搯也釋文搯本亦作戟說文手部搯搯持也段注戟持者手如戟而持之也左傳公載其手杜注抵徒手屈肘如戟形然則搯字本當作戟後人始加手旁其義則作搯持索隱及余說並非批亢擣虛索隱亢音苦浪反亢者敵人相亢拒也顧氏日知錄曰索隱非也此與劉敬傳搯其亢之肱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搯其街路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謂之虛 按漢書劉敬傳作亢師古注亢音岡又音下郎反一切經音義二十引蒼頡篇亢咽也顧說是索隱音義皆非

持虛者乘其虛也即下文所謂衝其方虛也批亢謂搯其要路擣虛謂攻其不備顧合為一事亦未是

左洞庭右彭蠡 按國策左右二字與此互易

伍子胥傳楚誅殺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集解伯州犁之子曰卻宛卻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卻索隱卻宛州犁子伯嚭卻宛子 按左傳昭元年楚殺伯州犁乃靈王非平王也志疑云伯州犁三字衍是也左傳不言嚭為宛子楚世家云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宛之宗姓卻宛之宗姓伯氏子嚭伯氏之子嚭文雖相連各不相涉讀者誤合為一年耳史文初不以伯氏為卻之宗姓也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亦不云嚭為宛子集解索隱不知何所據吳越春秋以卻宛伯州犁為一人尤誤

楚將子常集解子常公孫瓦索隱公孫瓦也 按囊瓦子常之孫不得稱公孫注並誤 敗吳兵於稷集解稷丘地名在郊外 按史文稷而注稱稷丘恐注有奪文楚世家言敗吳于稷左傳定五年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於沂杜注稷沂皆楚地是左氏亦作稷而敗吳之地在沂不在稷也乃索隱云左傳作稷丘杜預云稷丘地名在郊外何耶

遂威鄒魯之君以歸官本威作滅攷證臣照按此與左傳及魯世家俱不符且與下文召魯衛之君會之橐泉句相刺謬疑文有誤 按攷證未以王左毛本相較故有是疑 凌本亦誤作滅 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 按陽生悼公名也此文

有誤爾時齊人立悼公子壬或陽生二字乃王之誤

仲尼弟子傳仲由儒服委質 按質之利切晉語臣委質

于翟之鼓章昭注質贄也蓋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說

文無贄字周官作摯說文質以物相贄委質於人亦引伸

之義臣委質於君弟委質於師其義一也素隱引服虔左

氏注迂迴費解

乃下石乞壺屢攻子路 壺左傳作孟

是時子貢為魯使于齊素隱左傳為魯使齊在哀十五年

蓋此文錯誤也札記曰案此於上下文皆不相涉素隱本

出此九字於子貢傳好廢舉與時轉貨贄條後疑今本錯

簡 按仲由之卒亦是哀十五年在子貢使齊之後下文

宰予死於齊子貢亦卒終于齊故綴此句以聯絡上下文

非竟不相涉素隱以為誤故未必然札記以為錯簡則子

貢傳內亦無從著此句也

惡言不聞於耳集解王肅曰子路為孔子待衛 按今家

語注作子路夫子禦侮之友疑侍衛乃禦侮之譌而下又

奪之友二字前顏回傳引王肅曰顏回為夫子胥附之友

其文法一例

端沐賜 五國各有變素隱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

按左傳無此事

澹臺滅明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宛委餘篇曰夫子云以

兒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兒寢也及觀李龍眠所畫七十

二弟子像其猛毅更甚則所謂失之子羽者以其兒武而

行儒耳 按龍眠之畫以子羽斬政事而附會耳且後人

之繪事何足以證史

高柴 費邠宰 按邠字衍費季氏邑邠叔孫氏邑安得

並言之論語見作費宰

司馬耕官本考證曰家語耕上有黎字 按汲古閣本家

語無黎字素隱引家語不言有異同未知攷證所據何本

伯虔官本考證曰家語作處 按汲古閣作處素隱云家

語作伯處則考證所見本是

公孫龍正義孟子曰趙人 按孟子有奪字此據孟子荀

卿傳文而言孟子七篇無公孫龍也

公祖句茲 今家語作公祖茲

顏高字子驕素隱家語名產 按今家語名刻孔子世家

及班氏古今人表並有顏刻因學紀聞引家語亦作顏刻

漆雕徒父素隱家語字固 按今家語名從而素隱不言

同異今家語字子文而素隱云名固何也

公肩定札記毛本肩與素隱本合它本作堅 按班氏古

今人表有公肩子次公伯寮子石之間蓋即此人今家語

作公賓恐傳寫誤也

顏祖字襄素隱家語無此人 按今家語顏相字子襄祖

相形近而譌素隱前注云公伯遼秦丹鄭單三人家語不

載不言顏祖而此注云家語無此人何也正義亦云公伯

寮秦丹鄭單家語不載

申黨字周素隱家語有申繚字周 按論語正義引史記

作申棠引家語作申續續與繚蓋唐宋本之異也今本家

語作申續誤

原亢籍集解家語曰名亢字籍正義亢作亢仁勇反官本

考證曰亢家語作抗或作挑 按今汲古閣本作抗

樂欬字子聲官本考證欬家語作欣 按素隱云家語同

閣本家語亦作欬不知考證所據何本

顏何字丹索隱家語名稱 按今本家語奪此人故止七
十六人然蘇子古史已云顏何不載于家語則宋時本已
奪

商君傳姓公孫氏 按鞅蓋是衛公孫故稱公孫鞅非姓
也史云諸庶孽子蓋言庶孽之子

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 按比三代者比隆於三代
即下文所謂比德於殷周正義說不明索隱本無代字故
訓比為類而謂類三見孝公然以有代字者為是

行之十年 按十乃七之譌也秦紀衛鞅變法在孝公三
年築冀闕在十二年此下文云居三年築冀闕十二年
去二後去三卻得七年

作為築冀闕董氏份曰既云作為又云築何也恐有衍字
札記曰疑為字一本作築校者旁注後人誤并 按秦紀

孝公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闕或此奪咸陽二字

居五年秦人富彊天下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 按秦紀
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此上言居三年乃十
二年又云四年乃云居五年則為二十一年與紀不合表
與紀則此文有參差紀表並言致伯此言致胙亦誤致胙
乃孝公二年事

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
死與此文不同案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
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耳 按鞅變法始於
孝公三年至二十四年孝公卒凡二十二年國策所言十
八年實誤今國策云行之八年而死者又奪去十字也至
商君相秦之年史無明文可證此言十年豈即咸陽既作
之後耶

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行 按天
資猶言天性謂天性刻薄也漢書陳平傳注資謂天性也

索隱非

蘇秦傳東有關河 按正義言江謂岷江則史文關字應
作江

粟支數年索隱戰國策粟支十年 今策作二年黃金千
溢索隱戰國策作萬溢 今策作千溢

韓氏太原卷索隱又下軹道是河內軹縣言道者亦衍字
徐廣云霸陵有軹道亭非魏之境其疏謬如此我下軹道

南陽集解徐廣曰霸陵有軹道亭 按燕策鮑注道道所
由也其說是徐固非索隱亦未是惟今燕策重一道字乃
衍文攷異亦云道謂取道南陽徐非

張儀傳苴蜀 注中諸說徐字遠以為未知孰是按徐廣
取譙周之言以方音證苴為巴索隱以巴苴草名疑郡因

芭苴得其字遂以苴為巴皆肌度不可信當以正義所引
華陽國志括地志為是

籍兵不傷眾正義籍音厝司館具食也 按一切經音義
引三蒼籍治籍之言善左傳成十六年籍甲兵杜注籍治
也正義非

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田汝成曰按齊字恐衍
當云韓周之與國也 秦策云齊韓周之與國也吳師道
補注曰齊字恐衍按下文言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失三
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上文言伐韓臨周自應
如田吳之說

盡城守矣 李光縉曰盡城守言可盡據其城而守之
按此言扞關驚則從境以東楚皆須城守也城守者修守

備也

進熟殿索隱左氏羊羹不斟是也張照曰按左傳云羊羹

不獨羊斟是華元之御此誤引之公羊傳又無此語按

淮南子穆稱訓羊羹不斟而宋國危此注左氏二字謬耳

陳軫使於秦按魏策陳軫為秦使於齊

田需按魏策李從

卞莊子索隱館莊子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者或作卞莊

子也札記曰困學紀聞引此傳卞莊子戰國策作管莊子

索隱引戰國策作館莊子蓋伯厚未見單本也按戰國

策楚絕齊篇鮑彪注傳管作卞吳師道補注索隱引策作

館其所言與伯厚同是宋本史記如是今所傳單本索隱

云出北宋未必伯厚與鮑吳皆未之見且單本亦未必是

索隱原本安在其無奪誤耶何義門曰論語稱卞莊子之

勇索隱所引或傳寫之誤而又妄為之說翁元圻曰管莊

將刺之管與止之蓋以管與而并誤以卞莊子為管莊子

索隱又誤管為館也

館豎子國策作管與

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

擊之亦無異也徐孚遠曰軫言己之為秦王計不後於楚

王也按上言願子為子主計之餘為寡人計之故言臣

主與王何異仍以索隱說為是

樗里子甘茂傳虜趙將軍莊豹按秦紀言虜趙將莊趙

世家云虜將軍趙莊疑豹字衍

乃以兵圍韓雍氏索隱按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

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

當赧王之三年戰國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按史文云秦

昭王新立則非七年事亦非惠王二十六年事也說詳韓

世家

反宜陽之民正義武遂宜陽本韓邑秦伐取之今欲還韓

令其民得反歸居之徐孚遠曰反宜陽之民者欲秦歸宜

陽俘民於韓非并以宜陽地與韓也後言竟以武遂歸韓

亦不言宜陽也按戰國策反宜陽之民吳師道補注取

其地而還其民也正義說誤

茂懼韓伐魏蒲坂亡去集解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

未拔去按徐據年表而言以樗里子傳證之茂此時與

樗里子同伐蒲茂亡樗里子亦釋蒲而還擊皮氏也然則擊皮

氏者樗里也故下云樗里子與魏講罷兵

范曄索隱戰國策云作蠶今策作環蓋蠶之謬

章義之難索隱案戰國策云納章句之難案今策納句

章昧之難此誤凌本作內句章昧之難是也

向壽策作公孫郝

大項橐索隱尊其道德故云大項橐札記曰索隱本大各

本作夫按此當以夫字為是不必從索隱以示奇

穰侯傳乃使仇液索隱戰國策作仇郝今策作仇赫

其客宋公索隱戰國策作宋交今策作宋突吳師道注

索隱引策云宋交

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

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按穰侯之封在昭王十六年魏入

河東四百里表在十七年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

十一表在十八年不得云四歲也

戰勝暴子集解徐廣曰韓將暴鳶按表是年於韓書暴

鳶救魏為秦所敗走開封徐據此為說秦紀亦在是年而

下文明年走魏將暴鳶何也戰國策作學子鮑彪注地缺
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
暴鳶得魏三以和 按魏世家及表在安釐三年為秦
昭三十三年與此合秦紀及韓世家韓表在昭王三十二
年與此不同暴鳶乃韓將此云魏誤也

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
下斬首十萬 按秦紀趙世家在三十二年與此不同表
及魏韓世家白起傳在三十四年與此合據韓世家乃趙
魏攻韓華陽而秦救之此云攻趙韓魏韓字恐是衍文表
云得三晉將魏世家云秦破我及韓趙白起傳云虜三晉
將恐皆誤也秦紀表皆云斬首十五萬魏世家云殺十五
萬人白起傳云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
人於河中此云十萬當奪一五字也

白起王翦傳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 按秦紀作
左更疑紀誤

是歲穰侯為相 按表紀皆在十二年

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大小六十一 按秦
紀是年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不言取城六十一魏世家
及六國表取城大小六十一事皆在昭王十八年表言客
卿錯非白起

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 按紀言左更錯取軹及
鄧與此異魏世家及六國表皆不載此事

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 秦紀趙世家六國表並不
載此事

拔鄧鄧五城 秦紀同魏世家云秦將白起拔我西陵表
云秦拔鄧西陵與此異

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 秦紀昭王三十年蜀守若
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與此異楚世家及六國表亦
在三十年

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
按說在穰侯傳又按韓世家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
秦救韓敗趙魏於華陽之下秦紀正義括地志云故華城
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國語云史伯對鄭桓公虢郟十
邑華其一也然則華陽者韓地是時秦方救韓未必遽取
韓地紀表及趙世家亦不言拔華陽恐此誤也

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于河中官本
攷證曰秦本紀及六國表皆作十五萬五譌為三或傳寫
之誤穰侯傳又作十萬 按此言十三萬又言二萬合之
為十五萬紀表統言之耳非有譌也穰侯傳則奪五字孟

子荀卿傳撤席索隱張揖三蒼訓詁云撤拂也 按毛本
撤王本凌本官本撤作撤是文選甘泉賦注引張揖三蒼

注作撤此作撤者誤也文選洞簫賦注引說文拏拭也拭
與拂同義四子講德論注拏與撤同則撤者拏之異體刺
容傳之蔽席則撤之段借字也說文玉篇皆無撤字字典
衣部撤下引史撤席蓋未知其誤耳

自駟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駟
駟夷之徒各著書 按漢書藝文志鄒子四十九篇鄒子

終始五十六篇名衍在陰陽家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在法
家蚡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師古曰蚡姓也在道
家蚡淵即環淵甘茂傳范蚡徐廣曰蚡一作環楚策作環
一切經音義三蚡或作蠓是蚡蠓一字蠓環古同聲通用
廣韻二十七刪環下云又姓古有楚賢者環淵接子田完

世家作接予正義引藝文志接予二篇在道家流今藝文志惟有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然古今人表廁捷子於尸子之後鄒衍田駢之前則非武帝時人恐志誤也廣韻二十九葉捷下引藝文志捷子齊人著書豈宋時本異歟田駢駟更詳正義淳于髡之書則無傳焉

田駢正義號天口 按口下奪駢字

故慎到著十二論集解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 按漢志一作二

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 按上言淳于髡終身不仕而此言為列大夫相抵牾

劇子集解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 按漢藝文志處子九篇在法家師古曰史記云趙有處子以應劭之說參之則割當作處

楚有口子集解今按尸子書晉人名佼秦相衛鞅客也

按漢藝文志尸子在裸家魯人秦相商君師之與此注稍異

長盧索隱未詳正義長盧九篇楚人 按漢藝文志長盧子九篇在道家

阿之吁子焉正義藝文志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師古云音弭按是齊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 按漢志作聿子故師古音弭索隱以顏為誤豈以聿實楚姓不得為齊人歟

自如孟子至於吁子董份曰自如孟總前自孟子至吁子也加一如字恐衍 按自如乃文法如此非衍如字

平原君虞卿傳秦之圍邯鄲正義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張照曰按六國表邯鄲之圍在趙孝成王九年秦

昭五十年若趙惠文九年則為秦昭王十七年正義有誤字 按趙惠文九年無圍邯鄲事此注誤孝成為惠文五十字誤倒恐皆傳寫之失也

而未廢也索隱按鄭氏曰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棄之也札記曰索隱本廢各本作發禱志云謂未發於口也廢即發之借字 按此以作發為長恐索隱所據本誤而又曲為之說不當以索隱改諸本也鄭氏疑鄭氏之誤王本官本作鄭元

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日知錄曰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札記日而以國人無勳句有誤疑以字衍上句也字當在此下 按顧說是古人句法往往有此初非有誤衍也

故號為虞卿集解譙周曰食邑于虞徐孚遠曰虞係食邑

則虞卿姓名今皆不傳也 按虞卿所著書曰虞氏春秋恐虞是姓非食邑譙叟之言不足信

尉復死徐廣曰復一作係 按趙策作係鮑彪注係尉名吳師道注姚本係作復史同

告趙郝趙郝同 策作樓緩

樓緩從秦來至王春勿予 策此段在前前後後皆樓緩事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禱志曰危讀為詭古或以危為詭天文志司詭星天官書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作危 按管子大匡篇注危傾險也言樓子之言傾險也則不必以為古段借字國策注言為秦計深而趙勢危亦通

魏公子列傳札記曰宋本中統游毛各本並與索隱本合刻本作信陵君列傳疑本正義 按自序稱作魏公子

列傳合刻本談

魏王及公子患之 按此言患之而下文不具其事恐有奪文

徒豪舉耳索隱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日知錄日謂特兒爲豪傑舉動非真欲求有用之士也札記日謂徒以客眾爲豪耳 按札記說是顧說亦當參舉動也言但有客眾自豪之舉動耳

有以也札記日疑衍也字有以二字錯簡當在朱奉嗣不絕下 按有以也者言公子之不耻下交非若諸公子之徒爲豪舉實欲得岩穴之士爲魏用也三字內含蓄不盡如札記說於文則明白然恐非史公之意此以後人之文法繩古人而轉失其旨者也

春申君傳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妄接地於齊余有

策三

七

丁日策作文王武王之身是此日莊王誤也 按策作先帝文王武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于齊此文王下奪武王二字衍莊字如余說下不得云三世也不妄接地於齊國策鮑彪注不與通也按不妄應從毛陵本作不忘言欲地與齊接三世未嘗忘也

以絕從親之要索隱音腰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腰戰國策鮑彪注要約也 按鮑說是

盛橋 按策作成橋鮑彪注秦人吳師道補注劉伯莊云橋音矯按吳所引劉伯莊疑是此傳之注

桃入邢志疑云策作桃人入字誤 按策無邢字鮑彪注桃人史作桃則宋本已如是

而肥仁義之地 國策高誘注肥猶厚地猶道

易日狐涉水濡其尾正義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

濕比至極因則濡之譬不可力臣之國策鮑注日未濟注小狐不能涉大川雖濟而無餘力將濡其尾不能終也 按下云終之難也鮑注是正義非

檢次之禍正義注水經云檢次縣南洞澗水側有鑿臺 按此注當在鑿臺之下句下

而詳事下吏策注吳師道日詳其事以下於吏慎重之意應士葆利言 按史記伴字多作詳詳詐也說文無伴字吳注非

要約天下 策作要絕鮑注要中也

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 按此與趙世家合楚魏世家及六國表則在六年蓋是時秦圍邯鄲甚久五年圍之六年圍始故表傳世家語有參差

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 按楚世家云楚遣將軍景陽

策三

七

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六國表於楚云六年春申君救趙七年救趙新中於魏云魏韓楚救趙新中秦兵罷是救邯鄲者春申君救新中者景陽兩事也世家失書其一耳或秦釋邯鄲而攻新中春申遣景陽往救救趙乃一時事而地不同

世有母望之福正義無望猶不望而忽至也 索隱周易有無妄卦其義殊也 策作無妄朱子易無妄注史作無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按朱子解與正義合妄望古同聲通用

而君之仇也索隱戰國策作君之舅也謂爲王之舅 按今策作王之舅也

棘門正義壽州城門 按國策鮑注宮門以棘衛之徐孚

遠日棘門疑是宮城門非都城門也

是為楚幽王索隱按楚得有母弟猶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 按猶兄負芻或是捍弟捍生之後始生故前云考烈王無子也昌平君乃項燕所立者見始皇紀是完之子與否不得而詳矣

范睢蔡澤傳三亭之南正義按三亭岡在山部中名也蓋岡字誤為南 按三亭即為岡亦何不可言三亭之南

為其割榮也索隱割榮即上之擅厚謂擅權也何義門曰謂能割去素所尊榮之人索隱之說非也 按索隱固非

何說亦未為得也國策割作凋鮑彪注凋傷也榮草華也此喻厚重彼有擅之則此無有其說較妥割分也 言注

損也 漢書楊雄諸侯擅厚則分主之榮而主之榮損也而不概於王心耶集解徐廣曰一作竅音同索隱按戰國

策概作闕謂闕涉於王心也徐注音同非也 按概概音

同故徐云然索隱非之何也概感動之意莊子至樂篇我獨能無概然釋文引司馬彪注概感兒今策作闕鮑注闕

合同吳師道注史作概索隱引策作闕唐宋本已不同如此

使以傳車集解徐廣曰一云使持車索隱使持車戰國策

之文也 今策作使人持車 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 按匈奴傳曰秦昭

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即此事

施韓盧札記曰索隱本施與策合各本作馳後人所改按策注吳師道言姚本施作馳史同是宋時策有兩木之不同而史亦作馳也

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 策作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按策是此云十五年誤也上文言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則范睢之見王當在是年取齊剛壽之後三十四年已前秦之攻楚攻魏未有寧歲何嘗有閉關十五年之事惟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三十六年伐齊取剛壽此兩年中為未大出師耳疑三十四年破魏華陽之後穰侯欲閉關息民故僅出偏師以擊燕齊而未加兵於韓魏趙楚范睢遂得持以為言燕齊遠而韓魏楚趙近穰侯固予睢以隙也

伐魏拔懷集解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 後二歲拔邢丘 按此與表合秦紀取邢丘懷在四十一年為一年事

崔杼淖齒管齊 按下文淖齒李兌而不及崔杼國策亦不言崔杼則崔杼二字衍也下言射王股崔杼射莊公中

股然莊公不得稱王恐亦淖齒事 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 當是時

秦昭四十一年也 按廢太后者奪其權耳逐穰侯等亦非一年事紀言四十二年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四年葉

陽君埋出之國未至而死此其證也史承策文總敘於此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詳林曰續贖古通用 按

擢髮安能贖罪此續當如字續髮而未足喻其多也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陳子龍曰迹信陵所為欲以實

事勝秦非專尚意氣者固不輕納魏齊也 按信陵此時不任魏政其猶豫者非真畏秦也畏魏王之畏秦而終不

能匿魏齊也信陵志不得行故不輕納魏齊觀後救趙時魏王不納信陵言可見

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傷辱索隱言以比于子胥申生皆以

至忠孝而見誅放故天下言為其君父之所僇而憐其臣子國策鮑注曰戮殺也賤之加刑戮為辱之人 按鮑注是即下文所謂名在僇辱索隱所言不合語意

太史噉 策作大史噉

網成君 策綱作剛水經濕水注于延水又東徑罽城南按史記蔡澤澤燕人也謝病歸相秦號罽成君疑即澤所邑也按國策吳師道注引水經以為證然澤仕秦而地在燕未敢信其必是

樂毅傳望諸君索隱戰國策望作藍 今策亦作望

樂間居燕三十餘年 按自燕惠王元年至燕王喜四年

即栗腹被殺之年凡二十七年恐三乃二之譌也

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 燕世家云栗腹將而攻鄒卿秦攻代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

鄒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間奔趙趙世家云廉頗為趙將破

殺栗腹虜卿秦樂間按三處不同恐皆有譌奪也燕策趙

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鄒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

是樂乘趙將而禦燕師者也趙世家開與之役王問廉頗

樂乘為惠文二十九年孝成十年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

梁軍破之然則樂乘久為趙將雖為樂間之宗而不在燕

疑此傳樂乘下有奪字樂乘為樂間而為趙破燕故樂間

懼而奔趙恐當日情事如此史書樂間之宗也一句以明

奔趙之由也燕世家則當云樂乘破卿秦於代樂乘二字

誤在卿秦之下趙世家則當云虜卿秦樂間奔趙奪奔趙

二字

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 其明年樂

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 按此文複出而未

剛正者也燕世家及廉頗傳燕與趙和止一事趙世家廉頗破燕在孝成十五年十六年廉頗圍燕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假相相國信平君者頗武襄君者乘蓋燕趙搆兵歷三年而始和非有兩事

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 按燕王不用間計與乘何與此襲國策之誤

廉頗藺相如傳設九賓正義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

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

物耳 按秦時久僭稱王安見九賓之設不與天子同乎

其時天下畏秦韓魏幾如關內侯矣關內所封之國如穰

應華陽涇陽等皆為列侯蓋久已帝制自為矣

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 表作三萬

請奏盆缶集解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

鼓之以節歌也索隱缶音缶正義缶音餅 說文缶瓦器

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詭臣錯曰史記澠池之會藺

相如進盆缶曰竊聞秦人善擊缶按小徐引史作缶集解

引風俗通義以解缶而不言缶恐史本作缶而唐時本有

作缶者故索隱正義皆有音詩陳風疏引史記作缶此唐

有兩本之證也廣韻四十四有爾雅釋器疏並引作缶

缶之俗字玉篇有之正義音餅當有誤李斯傳叩缶索隱

本作缶諸本作缶文選作缶

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 趙世家廉頗將攻魏幾取

之在二十三年此云居二年則為二十二年且曰伐齊而

非攻魏與世家異或二十二年趙取齊幾旋又屬魏至二

十三年又取之魏歟

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作房子 世家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之按世家與徐所云一本合惟後三年則爲二十四年疑三乃二之誤下文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乃二十八年事與表合益可證三字爲謬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 按邯鄲圍解在孝成九年破燕栗腹軍在十五年相距七年

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 按上文居六年乃孝成二十一年則此明年爲悼襄元年矣下文亦云元年李牧攻燕而表及世家皆在二年

莫府索隱莫當作幕字之訛耳 按莫幕古今字非訛後七年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城 按後七年當王遷元年世家及表並在二年札記曰各本衍城字索隱本無

按世作武城恐非衍行遂字耳索隱則據誤本而言表作平陽

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 王遷二年世家及表同

居三年秦攻番吾 按世家及表皆在四年當云居一年方合

田單傳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卽墨不下 按樂毅傳云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是毅之破齊七十餘城本非一年之事其始破臨淄爲燕昭二十八年三十三年

而昭王卒前後止六年耳以弱燕而破疆齊五年之中下七十餘城其用兵不可謂不精莒之不下以襄王既立齊

人有君而堅守也卽墨之不下以田單之智勇相敵也論樂毅者多以莒卽墨之未下爲劣固未識當日之情勢美

之者以爲毅欲以德撫之恐亦未然

兵以正合以奇勝集解魏武帝曰索隱注引魏武蓋亦軍令也 按太史公此段語多本孫子集解所引乃曹操孫子注索隱以爲軍令非

適人開戶索隱若我如處女之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爲備也 按索隱注是正義以敵人謂燕軍言燕軍被田單

反間而令齊卒甚怒是敵人爲單開門戶其說牽混魯仲連鄒陽傳今齊湣王已益弱國策鮑彪注曰衍閔王

字今乃襄王耳史亦誤吳師道注曰謂今之齊視閔王已益弱 按邯鄲之圍在齊王建七年鮑注誤閔字自屬衍

文如吳說則齊下有奪字 尊秦昭王爲帝 國策鮑注稱諡非當時語吳注追書之

辭 按此左傳陳桓公之例也 從頌 策作從容頌容古今字

過而爲政於天下索隱謂以過惡而爲政也正義至過字爲絕句言秦得肆志爲帝恐有烹醢納筦徧行天子之禮

過失也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秦未能并滅六國若尊之太過使得稱帝則爲政於天下矣禠志曰高誘注呂氏春

秋知士篇曰過猶甚也國策鮑注曰過猶不幸吳注過卽過甚之義 按五說不同考證采徐說然當以鮑吳二說

爲勝吳與禠志說同本之高誘其義近古 齊湣王將之魯徐孚遠曰前言齊湣王已益弱據此則在出

亡以後恐前誤也 按湣王出亡下距秦圍邯鄲得二十

七年前文之誤無疑 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 按此事以姚暉傳之說

爲當見古文辭類纂魯仲連遺書下諸說皆未諦 以資說士索隱劉氏云讀說士爲銳士意雖亦便不如依

字 按說士者游說之士劉音是

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索隱亡音無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 按亡意猶意者策作者意者索隱非

昔卞和獻寶楚王別之札記曰索隱本卞和作玉人別作誅蓋誤 按索隱本與漢書文選同

垢肝札記曰中統游本垢作折舊刻作析御覽四百七十五引同 漢書文選作析

子罕 文選亦作子

越人蒙 文選亦作子臧

七首索隱案通俗文 文選注亦作通俗文 屈原賈生傳董份曰此傳大槩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原作者也太史公全用其語班固常有論矣凌稚隆曰漢武

帝愛離騷命淮南王安傳為離騷傳太史公作原傳本淮南詞也 按漢書淮南王安傳為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

若毛詩傳王逸離騷後序孝武帝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然則淮南所作乃離騷解非屈原傳董凌二說非也

班孟堅離騷後序曰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觸然泥而不滓

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據此則史公用淮南語其可考見者惟國風好色數句耳

懷瑾握瑜索隱按楚詞此懷瑾握瑜作深思高舉也 按

文選作深思高舉明萬歷王逸楚詞注本作懷瑾握瑜王注獨行忠道似當作懷瑾握瑜

察察集解王逸曰已靜絜 按萬歷本作已清絜文選同

汶汶集解王逸曰蒙垢汚 萬歷本汗作塵文選同

常流 楚詞作湘流

蒙世俗之溫蠖乎索隱楚詞作蒙世之塵埃哉 按楚詞王注引史無俗字塵埃哉作塵埃乎

易初本由兮 楚詞由作迪王逸注迪道也按迪道也釋詁文由字古無訓道者集解引王逸注疑史文本亦作迪

傳寫失去 旁并注文亦改作由耳正義本常也云云亦本王注

前度未改 楚詞度作圖

內直質重 楚詞作內厚質正 巧匠 楚詞匠作倕

孰察其揆正 楚詞揆作撥王逸注察知也撥治也言倕不以斤斲則曲本不治難知其工巧乎以言君子不居爵

位眾亦莫知其賢能也按撥治也詩長發傳廣雅釋詁三公羊哀十四年傳訓皆同揆字誤

矇謂之不章集解王逸曰立黑也 楚詞矇下有睽字注黑作墨

鄙如 楚詞如作固 窮不得余所示 楚詞無余字

誅駁疑桀 楚詞桀作傑 眾不知吾之異采 楚詞吾作余

重仁襲義集解王逸曰襲及也 楚詞注及作仍按襲有仍及二義此以仍義為長

豈知其故也索隱楚詞作莫知其何故 萬歷本楚詞與史同

進路北次兮正義北次將就 按正義疑有誇奪王逸注

路道也次舍也

曾陰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集

解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楚詞無曾陰已下二十一字

按萬曆本楚詞有此二十一字而無王注恐是後人據史

文增也集解所引楚詞在下心不可謂兮句下

人生稟命兮札記曰各本作有命稟志云當从宋本作稟

楚辭作民生稟命 萬曆本亦作人生有命然王注云言

萬民稟受天命是原本作民生稟命後人以史改楚詞也

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按自頃襄元年至負芻被虜凡七

十六年

嚶嚶 漢書文選作默默

嗟苦先生集解應劭曰嗟咨嗟苦勞苦言屈原遇此難也

文選胡氏攷異曰茶陵本校語云苦五臣作若袁本作

苦無校語非何云漢書作若陳云苦當從漢書作若更有

顏延年祭屈原文可以互證云云案所說是也苦字但傳

寫誤蓋誤認注中勞苦屈原以為正文有苦字耳今史記

亦作苦誤與此同 按正文如無苦字則注中勞苦字殊

屬無著此注嗟苦分詮文甚分明選注同而無言字胡說

未必然

鳳漂漂其高造兮 按文選注曰史記音漂匹遙切恐是

集解文也漢書漂作縹縹漢書文選並作逝

請對以意 文選意作臆漢書作意此從索隱本作意諸

本作臆

塊軋無垠 索隱軋作北與漢書文選合然說文無北字

淡漠 漢書文選作恬漠

釋知遺形 索隱知作智與漢書文選同

細故蕙荊兮攷異曰荊不成字荊芥聲相近故漢書作芥

按蕙荊漢書作蕙芥索隱引漢書作介張揖作遵介文

選善注引鶡冠作製荊而曰製荊與蕙芥古字通西京賦

作蕙芥善注蕙與蕙同並丑介切廣韻十七夬作蕙芥孫

氏示兒編八帶芥之帶當讀曰蕙俗曰帝按以刺鯁之義

推之此二字當作蕙介蕙整也 說文蕙之整以尾刺也介

畫也 說文隔也 昭二十年傳介注礙也 漢書畫者分畫既

分畫則必有隔礙有隔礙則如食骨而鯁於喉中也蕙選

帶皆蕙之通借字前玉篇俗蕙字蕙芥之通借字製字說

文所無他書亦罕見

刺客傳曹沫 管子亦載此事曰曹剌

獻遂邑 按春秋齊人滅遂遂國名非魯邑此因與柯盟

同一年牽合為一殊誤

讓 三躍而擊之索隱戰國策曰云云 今策無此語

聶政 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戰國策作無生情 今策與

史同鮑彪注曰謂相可否與索隱所引不同

而與仲子為讎索隱徐注云一作難戰國策譙周亦同

今策與史同

荆軻 跪而蔽席 策作拂席按蔽者撤之假借也徐廣

曰一作撥撥者撤之譌也

李斯傳拜國二十 文選作三十

而跋牂牧其上札記曰跋牂對樓季而言是指人非謂羊

莊子駢拇篇有滅穀同牧羊之論疑牂與滅同聲假借乃

言牧羊之跋豎耳集解非也 按跋牂之喻但言其平墜

易涉耳似不必定指為人

趙高教其女婿咸陽令閻樂 按趙高宦者何以有女

蒙恬傳趙高昆季數人皆生隱官索隱劉氏云蓋其父犯
官刑妻子沒為官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官
之故云兄弟生隱官謂隱官者宦之謂也 按高有女婿
閻樂恐高非真宦者下云除其宦籍則高以父為宦者世
世在宦籍耳高昆季未必野合所生未必並宦之生隱官
者生長於隱官耳劉氏所言恐非其實

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徐子遠
曰更置二字連下言更以李斯舍人典軍奪蒙恬兵也
按更置二字連下讀於文不順仍以更置句絕為是其義
則未詳也

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索隱參謂三卿伍即五大夫 按
參而伍之猶易言參伍以變謂更相考覈也索隱非

張耳陳餘傳亡其夫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 一本是

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索隱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
嫁之張耳也余有丁曰卒為請決乃父客為之注誤○按

此當以請字句絕決判也斷也謂請之女家而判嫁之張
耳也 李光縉曰去抵父客云者婦人謂嫁曰歸則視歸

室為客也下父客客字疑衍必若注所云則方喪其夫遽
去抵父之賓客何說且是女之擇賢夫必與凡女不同卒

為請決云者父為請之張耳如呂公請之沛公願為季箕
帚妾是也張照曰亂世何事不有史明日逃去其夫去抵

父客父客為之請決去其夫而嫁張耳亦何用致疑別生
枝節哉 按張耳宦魏為合其時必未亂史文本有兩本

亦未可定為逃去其夫也李以請決為請之張耳則決字
贅矣恐皆未然

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集解張晏曰言其

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 按杖馬箠猶言躬擐甲胄耳注
未的

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厠集解韋昭曰為供置也索隱文穎
云置人厠壁中以何高祖也張晏同鑿壁空之令人止中

也今按云置厠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置厠厠者隱側之
處因以為言也徐子遠曰要之置者謂強邀高祖至柏人

置頓也張照曰觀索隱語則置下有一厠字漢書亦有厠
字 按諸本無厠字故徐張云然毛本索隱本有厠字陵

本云正本置下有厠字置驛也厠行清也言壁人柏人驛
中之厠以要之也置如解作置人則與壁人複沓矣韋昭

以為供置而不及厠字豈所見本亦無此字耶然供置之
解亦未是

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元王弱
索隱案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 按呂后紀年表並云魯

王不曰魯元王偃中廢而以侯終安得稱元王耶况元者
主之諡魯者其食邑偃因母之食邑而封非以母號也疑

此三元字皆衍文

彭越傳彭越眾萬餘人母所屬陳子龍曰是時楚已裂地
封諸侯天下略定矣而如越者將萬人既無所屬又不能

誅可見楚之疏矣 按諸侯於漢之元年四月罷戲下就
國而田榮即於五月畔項王定三齊然則非楚之疏亦勢

有不及耳

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 按漢五年三字衍文也上
書四年冬下書五年春則此秋乃四年之秋漢用秦正以
冬十月為歲首故冬在前而秋在後疑是讀者不悟因上
文有四年冬而此言秋遂注漢五年三字於旁而誤入正

文也羽走陽夏漢高紀在四年羽紀言解而東歸亦在四
年年表漢四年九月太公呂后歸自楚則羽之走陽夏亦
必在九月正是秋時也

五年項籍已死志疑曰五年衍上已書 按此五年非衍
乃上文衍耳說見前

春立彭越爲梁王 表在五年二月

喋血乘勝日有聞矣索隱喋猶踐也殺敵踐血而行漢書
文帝紀注服虔曰喋音蹠履履之蹠如瀆曰殺人流血滂
沱爲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頰反本字當作蹠蹠謂履涉之
耳 按文紀索隱引廣雅蹠履也今廣雅釋詁蹠履也不
作蹠此字既訓爲履自當從足疑史文本從足故索隱引
廣雅爲訓後訛爲蹠并注文亦改從口耳師古謂本字當
作蹠蓋亦知從口之非矣蹠蹠說文並無依說文字當作

蹠蹠

蹠蹠

蹠蹠部蹠蹠也徐錯曰足蹠蹠然連蹠也今俗作蹠蹠
韻蹠血流兒則承如瀆之說耳文紀作蹠或段借字徐廣
曰蹠一作啞恐當作蹠一作蹠 劉辰翁曰蹠血乘勝日
聞矣不可解意曰字句讀聞字誤 按蹠血乘勝者猶言
血戰成功也日有聞言功名聞於當日也

蹠布傳謂左右曰索隱案謂隨何 按左右泛指左右侍
從之臣不專屬隨何

故曰楚兵不足恃也集解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
足復苦也索隱案漢書作罷音皮 按此言楚兵雖強不
足恃以破其從楚之心徐從一本作罷其注不明

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 高紀在四年
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 高紀
在四年按六年衍項籍之死實五年也漢書無此二字

淮陰侯傳諸母漂李光緒曰或謂漂母非婦人乃秦漢間
之隱君子蓋以其不望報數言有儒者氣象且似教韓信
立功不當責報耳按此則母當作母或云越絕書有漂母
蓋冉字之誤 按千古婦人具隻眼者奚獨漂母安得妄
生異說若以爲冉字之誤則諸冉一再將作何解

以木罌餓渡軍徐廣曰餓一作缶 按作缶是餓俗字

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 表在五
月紀在三年疑皆誤

其八月以信爲左丞相擊魏 信遂虜豹 表在九月紀
在三年疑皆誤

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 按紀在三年表在三年十
月此失書

乃立張耳爲趙王 表在四年十一月下文六月則三年
之六月或三年請之四年始立之耳

齊王

齊王

齊王廣亡去 紀云齊王廣奔彭越與此合田儻傳則云
虜齊王廣表又云擊殺廣並異儻傳又言田橫亡走梁歸

彭越則亡去乃橫非廣此事紀在三年表在四月十一月
表是下文云漢四年遂皆降平齊蓋與表合信之破齊實
在三年之秋至四年冬始皆降平齊耳

漢十年陳豨果反 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札
記曰各本十下衍一字舊刻無 按韓信之誅紀表並在
十一年疑一字非衍文也豨之反雖在十年此因誅信事
而追敘之

韓信盧縮傳子代集解徐廣曰名長君 按子代以下正
文二十一字皆後人所妄非馬遷筆也說子表名長漢書
名與恐史誤史表征和元年子長代有罪絕云云亦後人

所增說於征和二年為衛太子所殺史不及書

說孫曾集解徐廣曰長君之子也 按漢曾乃與弟則是說于非說孫

續說後正義征和二年孫子曾復封為龍頌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曾紹封龍頌侯 按漢表按道侯說

為衛太子所殺征和三年侯與嗣四年坐祝詛上要斬後元年侯曾以與弟紹封據此正義文誤甚恐傳寫之失

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 按一字衍文高紀在十年八月豨傳稱九月皆十年秋也

高祖十年七月董份曰淮陰傳中漢十一年豨反此云七年不知何也張照曰按高紀十年七月太上皇崩八月陳豨反韓信傳亦云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至淮陰

傳則作十一年是時高祖固在邯鄲豨等未舉也馬遷

誤耶抑別有意也田叔傳亦云陳豨反代漢十年高祖往誅之札記曰各本十譌七考證改 按十譌為七故有董

張之說淮陰傳自因信事而追述非與豨傳有異

自立為代王 凌本代譌大故陳子龍曰日本代王譌為大者北音相誤官本亦誤故采陳說札記曰宋本中統舊刻

毛本吳校金板同它本代譌大按南監亦作代

田儋傳盡屠之徐廣曰立故王田假也徐為遠曰田假後立史失載之 按徐廣據表而言下注假走楚楚殺之亦

史表文也傳略之非失載

樊鄴滕權傳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 漢書作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師古曰圍即陳留圍縣 按漢書

圍都尉東郡守尉乃二人若改此圍為圍當增都尉二字否則文不可通矣

捕虜十一人 漢書作十六人

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 漢書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四人

章平索隱章平即章邯子也 按高紀云虜雍王弟章平則非邯子

從斬首百七十六級 按通計實百八十九級內二十四級依漢書作十四級則百七十九級

虜二百八十八人 漢書二百八十七人

將軍十二人 漢書十三人

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 漢書十二人

呂須索隱音須眷二音 按據索隱音須則正文不作須

乃以商他子堅封為膠侯索隱證曰靖侯漢書無證 按漢書傳無表有

蘇駟索隱駟者龍馬也丹鉛總錄曰駟從馬從且音直無龍馬之訓 按駟子朋反楚詞憂苦注駟駿馬也與索隱

訓相近字書不見從且之駟字用修不知何據

乃賜嬰縣北第一 漢書無縣字

張蒼傳千二百戶 表千三百戶

後五歲正義高后之年 按據正義則此五歲承上三歲而死為言當高后元年與高祖功臣侯年表高后元年國除之文合漢書表傳並同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則書

堯抵罪於孝惠六年誤也漢表言堯為御史大夫十歲堯以高祖十年為御史大夫至孝惠七年乃十年國除自當

在高后元年

子類 按漢書表傳並作類索隱引作毅恐是傳寫也此

條案隱錯誤不可通當從王本凌本官本為是史表類作預亦誤

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侯去病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年子與改封靖安侯張

照曰按徐廣所云蓋據年表然漢表作侯共嗣二十二年

薨與徐又異 按史漢二表並無侯去病漢傳云傳子至

孫與有罪國除則徐廣所云一本是也共侯蔑自孝景前

三年至元狩元年實二十三年漢表二十二年恐是傳寫

之謬

子侯與代六歲 年表作五年按元狩二年侯與元年元

鼎元年國除則表是

至弟二子其名元成 按漢書元成為賢少子元成有三

兄也

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元成 按漢書賢長子方山

早終次子弘為太常丞賢病篤弘坐事繫獄罪未決賢門

生矯賢命以元成為後元成陽為病狂不應召丞相御史

劾奏元成不得已受爵

丞相司直繁君 漢書是蕭望之

至九乃中丙科 漢書匡衡傳除為太常掌故

郡不尊敬 漢書云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與

此不同

酈生陸賈傳更食武遂 按史漢兩表並不言更封恐是

以高粱侯而食邑武遂耳

取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朱翌日說者謂賈取死之子

家得此物考上文賈常安車駟馬云云則下文謂其子云

何待死而後與以遷史考之乃徒字謂十日後遷別子或

過他客處則以所携之物與之耳徐孚遠曰所死家有喪

葬費故得所遺物 按徐說是也朱說難通賈十日而更

安得如許寶劍車騎侍從者以與其子耶

數見不鮮索隱數見音朔現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

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 無久恩公為也集解

韋昭曰恩汚辱索隱恩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

厭患公也 按此兩語承上率不過再三過而言數頻數

也見如字鮮好也廣雅釋詁恩亂也廣雅猶汨亂之意范曄傳言

頻數相見則不鮮好無久淹留以汨亂我也舊注似未合

語意漢書作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與此不同楊用修曰

數見不鮮恐其久而厭也注非漢書作數擊鮮尤非劉貢

父說亦如是 日知錄另作一說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歸有光曰其文類褚先生補入者茅

坤曰當入前酈生傳而今乃以復出附平原君傳後蓋太

史公初本世所傳酈生書由高帝距項羽於鞏洛之間而

以衣儒冠見及與平原君子善乃得酈生本由高帝過高

陽時見云云遂草次如此蓋其未定稟也誤見於此耳凌

約言曰此必有兩問故並紀之張照曰史記事兩見而小

異者甚多蓋史家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不臆斷也子曰

吾猶及史之闕文此其遺意歟志疑曰酈生復出猶秦記

也御覽三百六十六引楚漢春秋與此政全 按文出楚

漢春秋則非太史公未定稟亦非褚先生補入也當是後

人以楚漢春秋與史不同附注以見異傳寫者遂誤入正

文耳志疑以為後人附益其說是

傳斬蒯成傳項侯精 表作靖漢表作清

共侯則 表同漢表作明

凡斬首九十級 按上文斬首實八十五級
虜百三十二人 漢書百四十二人按上文捕虜實百三
十八

諡為貞侯正義諡為尊侯一作卓 按漢傳作貞與此傳
合正義作尊與表合漢表作制

季布樂布傳為氣任俠集解俠傳也索隱傳音普丁反其
義難喻札記曰王柯凌本傳作專索隱同 按說文互部
粵或曰粵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為粵人部傳使也繫傳作
俠也廣雅釋詁傳俠也然則傳與粵音義並同又何難喻
之有

顧金錢 漢書鼂錯傳注師古曰顧讎也若今言雇賃也
按讎猶答也後漢桓帝紀注雇猶酬也顧雇同聲得相
假借言數招權而人酬答以金錢也

季布母弟丁公索隱案謂布之舅也 凌本官本無此注

按史文明言母弟索隱云然豈讀為母之弟耶然經傳
稱母弟皆同母弟未有以為舅者索隱非集解引楚漢春
秋以丁公為薛人而季布乃楚人故小顏以為同母異父
之弟

毋何凌稚隆曰毋何言更無餘事也札記曰宋本毛本作
苛王本作奇蓋亦苛之譌 按苛何古通用凌說非漢書
亦作何

杖步行七八里 漢書作屐步行七十里按杖步行者扶
杖而步行也

馮唐傳百金之士十萬 李牧傳作五萬

萬石張叔傳以為九卿徐孚遠曰太子太傅不當九卿言
其位次當為九卿也 按此疑有奪字如徐說或當連下

迫近二字讀言太子太傅迫近九卿也

慶為太僕考證曰漢書百官公卿表慶未嘗為太僕與傳
異 按漢表建元二年內史石慶三年內史石徧是慶為

內史一年也建元二年灌夫為太僕二年為燕相而三年
不書繼夫而為太僕何人六年方書太僕賀不應歷三年
而虛位以待賀此必慶於二年為內史三年為太僕故石
徧即代慶也慶為太僕三年徙為齊相而賀方代慶也表
有奪文致滋讀者之疑

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 漢傳同漢表作四年按漢表是
史表亦四年

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 按漢書百官公卿表景帝前四
年安丘侯張歐為奉常二年而蕭勝代之

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 按漢

表建元元年中尉張歐九年遷元光四年中尉張歐為御
史大夫五年老病免此言元狩誤也

塞侯微巧索隱功微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
景帝封之功微也凌稚隆曰索隱以為將受封為微巧非
是徐孚遠曰為將而封不為微巧 案索隱本作功微故
注語云然凌徐譏之蓋未見索隱本也其文自當作微巧
方與下文相應

田叔傳數歲坐太子事 中山國 按衛太子事在征和
二年疑此五十三字皆後人所增時無左丞相言左尤誤

居是國必聞其政趙恆曰田叔居趙則政聞於趙居魯則
政聞於魯字作名聞之聞與論語解異 按此謂田叔居
趙而趙人舉之得聞國政耳趙說非下文義不忘賢明主
之美以救過則指其居魯時

一書... 丹... 2 反王內

扁鵲倉公傳扁鵲過號號太子索隱然案號後改稱郭春
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 按郭號一聲之轉非號改稱
郭而別有郭國也號滅已久傳元之說為是韓詩外傳亦
作號說苑辨物篇作趙當以趙為是

醴灑 按醴醴酒也灑散也言以酒散其病也

案抗札記曰索隱宋本中統游浚毛竝作抗王柯謗抗浚
引一本作抗字典手部抗下曰與玩通史記案抗今本多
謗抗攷異曰索隱音玩謂按摩而玩弄身體當作抗从手

从元 按荀子王霸篇注抗與玩同則索隱音玩似非肌
說然玩弄身體之說於理頗疑其字當从气从手作抗

或省作抗文選吳都賦注引廣雅抗摩也今本作磨漢書
禮樂志注引孟康曰抗摩也玉篇手部抗柯礙何代二切

摩也廣韻九迄居乙切摩也十九代古代切磨也然則案

挖猶按摩也按摩見韓詩外傳說苑上文橋引索隱謂為
按摩之法橋引者如三國志華佗傳所稱熊頸鴟顧引輓

腰體動諸關節也與按摩不同

搢荒 說文搢按也

齊桓侯 新序作魏桓侯

數者中下熱而湧札記曰據下文疑下奪痲字 按中下
之熱上湧故曰湧痲此句不應有痲字釋名曰心痛曰痲

痲誥也氣誥誥然土而痛也氣誥誥然土者即湧也
齊北官司空命婦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奴 按作奴為

是命疑是司空名然下云因以接內則非女奴
故濟北王阿母正義鄭慈已者考證照曰正義文疑有訛
奪字 按鄭下奪元云二字

毛髮而色澤脈不衰 而字疑在毛髮上

正義肝者幹也於五行為木其體狀有枝幹也 心織也
所識纖微也 脾裨也在助氣主化穀在助氣今本釋

肺字也言其氣字故短也故短也三字 腎引也腎
屬水主引水灌注諸脈也 膽敢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

敢也無此條 胃圍也言圍受食物地地乃也之譌
腸暢也言通暢胃氣牽去穢也蓋津滲為牽又誤倒

勝橫也肌廣也體短而又名胞胞虛空也主以虛承水液
釋名作胞胞也空虛之言也主以虛承水液也或曰勝肌

言其體短而橫廣也按此文恐有錯講水液當從釋名作
常灼反或當在此下也 舌泄也言可舒泄言語也

故云主胃氣也釋名作胃所以咽物也或曰要在喉下
也又謂之嗝氣取法通既要之虞 喉嚨空虛也言其中

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肺之系也 肛缸也言其處似車
缸故曰缸門即廣腸之門又名曠也 按以上諸條與釋

名多同疑皆本之釋名其膾喉嚨肛三條今釋名無或釋
名逸也或謂此皆甲乙經之文今未得甲乙經無以證之

吳王濞傳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 按飲藥自殺四字
衍齊王先畔約後方自殺也

魏其武安傳貌侵集解韋昭曰侵音侵短小也又云醜惡
也刻确也凌雅陸曰按注有刻确也字則本文侵字下當

有刻字 按刻确乃訓侵字凌說非
不好面諛官本諛作腴證曰按面腴蓋面諛也或古字

通或傳寫之訛或謂面腴以喜悅親附意著於顏面非口
諛也若然則諸家必有注解今無之故知非也 按諸本

竝作諛官本承北監本之誤故有是語

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何義門曰根音痕當作根誤作根 按朱子語類漢書引繩排根不附已者今人誤讀根為根增韻吳楚俗謂牽引前却為根格亦本漢書注語是漢書本作根索隱引孟康音根格小顏音痕則史亦本作根也廣雅根引也釋詁廣韻根急引也 索隱注駢謂云云恐是集解語

且帝甯能為石人耶索隱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 按下文言帝在故錄錄設百歲後云云索隱是也正義引小顏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云云其說非

韓長孺列傳到佗宋無日若邳他是人姓名為天下名士何不著見於史漢書作至它是也 按以邳他為不著見於史則臧固亦何嘗著見於史耶

李將軍傳軍曲折正義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

也襍志曰當從漢書作失軍曲折 按軍曲折者軍事之曲折非專指失道失字似不必增正義亦未是

敢從上雍索隱大顏云雍地形高故云上 按從上雍者從上至雍也顏說非

匈奴傳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 按詩六月云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史豈據詩而言耶然詩乃宣王時事豈幽王時事亦同耶詩釋文曰爾疋十藪周有焦穫爾疋郭璞注曰今扶風池陽縣中是也郭所謂瓠中即正義所謂列中也

而山戎越燕而伐齊 左傳作北戎

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代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 按春秋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傳曰以其病燕故也自桓六年北戎伐齊至是四十三年表書於三十一年故

為四十四年與春秋差一年

其後二十有餘年 按春秋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傳曰積叔桃子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干池是也自齊伐山戎山戎至是二十八年

而戎狄至洛邑 左傳僖十一年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杜注揚拒泉皋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與僖二十四年乃兩事且所謂戎狄恐皆是戎狄之在中國非西北之戎也

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于衛 按左傳陸渾之戎乃秦晉所遷在魯僖二十二年至狄之入衛乃魯閔公時至僖公時狄伐衛侵衛皆在是年之前

故詩人歌之 按此乃宣王時詩 周襄王既居外四年 按年表襄王十六年奔汜十七年

晉納王首尾止二年左傳同此云四年誤

圍浴之間正義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 按三十六字有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 按年表晉納襄王至魏絳和戎七十六年

後百有餘年 按年表自魏絳和戎至趙襄子并代百十二年

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 年表在惠王後十一年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 按書此者言秦與

戎界邊也然魏入河西在惠王八年納上郡在十年皆在拔義渠二十五城之前

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考證曰恬以始皇三十四擊胡以二世初即位死首尾實四年 按此承上秦滅六國

來始皇二十六年併天下三十七年二世殺蒙恬二世元年陳涉反諸侯畔秦相距十三年故云十餘年

相封徐廣曰一作將 漢書無封字疑此衍

漢初定故匈奴以驕 按前已言漢初定此疑衍漢書無

漢初定故四字

錦三十四匹 漢書二十四匹

至代郡萬餘人 漢書無至代二字

鄰國之敵 宋本毛本南監本國敵互易與漢書合

後四歲老上單于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徐廣曰

後元三年立 按上言後二年此言後四歲則當後元六

年徐說蓋以軍單于立四歲絕和親當孝文後六年故此

云三年然恐誤也

軍臣單于立四歲 案四歲字疑衍漢書云立歲餘恐亦

未必然此即紀所書後六年冬事下云後歲餘孝文帝崩

可證也

後五年之秋 按此元光六年事秋當作春漢紀可證

其冬 按冬當作秋漢紀可證

所築城列亭郭 城列疑當作列城漢書無此二字

而罔衰忌諱之辭索隱罔者無也謂其無實而衰之是也

忌諱當代故也劉辰翁曰罔衰謂不得不衰則有可諱矣

董份曰罔衰言无可衰而不敢斥言故為忌諱而微也

按三說皆於文不順恐未然也禮記樂記禘記上注衰進

也蓋言忌諱之辭不可進故微其詞也

衛將軍驃騎列傳與侯妾衛媼通索隱外戚傳云薄姬父

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亦魏是媼姓而小顏云衛者舉其

夫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媼似更無別夫也下云同母兄

衛長子及姊子夫皆冒衛姓又似有夫其所冒之姓為父

與母皆未明也 按漢書妾作家僮則非平陽侯之妾矣

衛媼如為平陽侯妾則衛孺等與青不同父者何以皆冒

姓衛疑妾者婢妾之通稱若今人之僕婦循吏傳之所稱

家婦漢書稱家僮蓋家僮之妻也衛是其夫姓衛媼之夫

為侯家僮故青亦得為侯家人也下文云媼長女衛孺次

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疑衛孺

實衛氏子故稱衛孺餘非衛氏子故皆冒姓書法如是理

或然也外戚世家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其家號曰衛氏

則子夫固非衛氏子

益封青三千戶 漢書三千八百戶此奪八百二字

再從大將軍受詔札記曰宋本中統游毛本受上重大將

軍三字 官本有漢書亦有按有者是

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按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

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云漢軍亡失者少而殺獲匈奴數

多故曰過當也 按去病入百騎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

是過於所當也前說是

益封去病二千戶 漢書二千二百戶

師六率減什三索隱案漢書云減什七不同也 案漢書

與史文同其減什七之文在是年春索隱誤也

益封去病五千戶 漢書五千四百戶

校尉僕多索隱案漢百官表 按百官乃功臣之謂他本

無此二字

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禱志日本作先其大軍漢書無

將字上文曰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是其證 按王說是

也然右丞詩云衛青不敗由天幸豈唐時本已有將字右

丞誤讀史文而云然歟

禽黎徐廣曰禽一作鳥索隱案表作鳥黎 案表作鳥黎

漢表同漢傳作禽黎

師率滅什三 漢作什二

會與城 漢書與作與

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 漢書七作八

符離 表同漢表傳作邳離

仁善 漢書仁喜士

左方河大將軍 按王本凌本官本方作右誤也兩者謂

大將軍與驃騎將軍疑大字衍

最大將軍青 按最應作景才句反說詳段氏說文注

武帝立二十二歲 漢書十八年

平津侯主父傳秦乃使尉佗將兵以戍越 按南越傳佗

於陳涉舉兵時為南海龍川令恐先未為秦將兵也

南越傳揭陽令定 漢書作揭陽令史定

朝鮮傳左將軍卒正多 漢書無正字注如淳曰遼東兵

多也按下云率遼東兵先縱散多還走坐法斬則多乃

人名卒正者卒之長猶軍正之正也下云左將軍擊朝鮮

退水西軍未能破是左將軍軍未嘗敗散敗散者卒正多

所率之兵故多坐法斬也

天子誅之 漢書誅作許贊云與遂皆誅則誅字也

右渠子長降徐廣曰表云長路漢書表云長路音各攷異

曰降字當連上長降功臣表作長路 按表作張路漢表

同與徐廣所言不合豈今本史漢兩表傳寫誤歟

西南夷傳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索隱楚莊王弟為盜者

按韓非子楚莊王時莊躡為盜於境內小司馬殆據彼

以為說然此云楚威王時則非為莊躡矣且史文明

曰將軍曰楚莊王苗裔與索隱所言不同小司馬誤也

會秦擊魯楚巴黔中郡 按此楚頃襄王二十二年事上

距威王末年五十二年矣 華陽國志楚頃襄王時遣莊躡

伐夜郎與史言威王不同然其

蜀枸醬索隱又云取葉 按此下疑有奪文

司馬相如傳文君夜亡奔相如索隱郭璞云婿不以禮為

亡也札記曰亡疑當作奔 按禮記奔則為妾弟謂六禮

不備者耳與文君之私奔不同不當引此為訓 又按集

解索隱屢引郭璞璞嘗注相如傳序及游獵詩賦見漢書

敘例

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 文選作王悉發車騎

善曰本或云境內之士備騎之眾非也漢書作齊王悉發

車騎按下文言齊王欲夸車騎之眾恐當以史為是

割鮮染輪集解郭璞曰染濡也濡之於輪鹽而食之索隱

李奇云染濡也切生肉濡鹽而食之 按染輪者言射中

獲多而血染車輪也舊說似迂

射中獲多 按此句與上文獲多乎曰少不免矛盾

名曰雲夢索隱褚詮音亡棟反又音莫風反裴駮云孫叔

敖激沮水作此澤 隋志百賦音一卷宋御史褚詮之撰

疑索隱奪之字或省文也裴駮云云當是集解語而今無

之

礪石 文選作礪石漢書作礪石按作礪是說文礪石次

玉者從石與聲凡更多譌需故漢書及山海誤作礪此作

礪乃礪之異文玉藻作瑠釋文瑠又作瑱則瑠又礪之譌

也山海經中山扶豬之山其上多礪石郭注音與今雁門

山中出礪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者如冰半謂

武夫 山海經南山會稽之山其下多硃石郭注硃武夫

石似玉今長沙臨湘出之赤地白文色龍蔥不分明

芷若射干 漢書文選並無射干師古曰今流俗書本芷

若下有射干字妄增之也善曰芷若下或有射干非也按

干與上文蘭為韻無此二字句法亦參差不齊當以史為

是此賦三射干字義各異不嫌其複也

歲斯素隱作歲析音針斯二音析漢書作斯 今漢書作

析文選作析

薛莎 漢書作薛莎

菰蘆索隱郭璞云菰蔣也蘆葦也 漢書文選並作觚盧

師古曰書不為菰蘆字郭說非也漢注引郭

但不知觚蘆於今為何草耳 按上文已有蒹葭此不得

復言蘆當從漢書文選為是

菴蘭 集解本作奄蘭與漢書合索隱本作菴蘭與文選

合

軒芊 漢書文選作軒干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龜 此兩句為韻鼈从單聲

龜從元聲古音叶瑇瑁漢書作毒冒同

陰林巨樹 漢書同文選巨作其善日本或林下有巨字

樹下有則字非也 以句法而論當以史漢為是

藥離 毛本藥作藥與漢書文選同是也藥乃俗字說文

藥黃木也徐廣音扶反豈以為薛荔之薛歟

檉桐 樹漢書文選作黎

騰遠集解漢書音義曰騰遠鳥名索隱孟康云騰遠鳥名

非司馬彪云騰遠蛇名郭璞云騰蛇龍屬能興雲霧焦

曰服云騰遠獸名夫騰遠既作獸則不應在上或禽名

不可知也莊子騰猿得枳棘南都賦鸞鶴鸚鵡翔其上騰

猿飛徇於其下蜀都賦猿狖騰希而競捷豈騰遠即騰猿

猿遠字相近而誤耶 按漢書文選並用服虔之說焦氏

非之是矣然上文已有赤猿蠃螺則焦以騰遠為騰猿亦

未是索隱取馬郭之說然亦與上下文不類恐當以孟康

之說為勝

輿禮記曰漢書文選玉篇引子虛賦淩作倩 按徐廣

音七見反恐淩字誤耳

微猷受詘淩雅陸日猷與御同 猷索隱作猷漢書作猷

文選作猷皆譌體也按說文人部御微御受屈也御正字

猷借字方言猷倦也御者御之異體也集解引郭璞曰

猷疲極也索隱引司馬彪云猷倦也與方言之訓正同淩

謂與御同者非 說文心部懈者勞也與御音義同

奴傳又漢書趙充國傳之微極與微御音異而義同也

說文猷相踦猷也踦段氏謂當作猗猗偏引也則微遮之

猗之義亦可通然叔重之意固以微猷為微御也

微猷錫 文選注善日列子曰鄭衛之處女衣阿錫錫與

錫古字通五臣本錫作錫儀禮燕禮幕用綌若錫鄭注今

文錫為錫錫易也治其布使滑易也說文錫細布也與張

揖注同然則錫者正字錫者段借字

紉徐委曲 文選有此句漢書無諸家注皆不及

邱何 索隱本作成削漢書文選皆作成師古讀如字善

音血蓋皆成之譌也上林賦成削索隱本作恤削漢書同

文選作恤削恤恤成並同音通用

漢書文選喻作翕

萃蔡 索隱蔡作蔡乃榮之謬體字書不見

縹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 縹乎漢書文選作眇眇漢書

及文選善本無仙字正義引戰國策有仙字漢書注引無

與策合然兩注所引同而與今本國策字多有異同胡氏

文選考異以為史記誤衍

葵珊勃率 索隱作盤珊勃率漢書文選珊作嫵文選勃

作敦

上金隄 文選上下有乎字為是

連駕鵝札記日中統游毛駕作駕與索隱本合 按王本

凌本作駕與正義本合文選善本作駕胡氏文選考異日

駕者鳴之假借左傳榮駕唐石經宋契本下皆從馬古今

人表所載亦然相如此賦用字古矣唯中山經是多駕鳥

郭注未詳也或曰駕宜為駕駕鵝也然則駕字晉代不復

行用之

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 漢書有此二句文選無善日本

或云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者非也何義門亦謂無此為

優

觀乎成山索隱張揖云觀闕也於山上築宮闕郭璞云言

在山下游觀 按郭說是猶孟子云吾欲觀於轉附朝舞

也

秋田乎青丘集解郭璞日青丘山名亦有田出九尾狐在

海外矣索隱郭璞山名出九尾狐也正義服虔云青丘國

在海東三百里郭璞云青丘山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

在海外 南山經又東三百里日青丘之山郭注亦有青

丘國在海外海外東經青丘國在其北君子國其狐四足

九尾 按山海經則集解郭注田應作國正義服注國應

作山漢書文選注並誤上有田三字南山所無當即亦

有國之謬衍索隱所引郭注不同或出九尾狐四字在亦

有國之上青丘山亦出九尾狐也大荒東經亦

听然凌稚隆日听音矧古晒字 說文听笑兒與晒不同

揚慎作亦以听為古晒字皆無據玉篇廣韻听笑兒晒笑

也其義不同說文無晒字即矧字也

溱溱 索隱溱溱與漢書文選同然吳王濞傳索隱溱溱

字也恐是用此賦語同蕭賦長笛賦皆言溱溱

穹隆郭璞日水隴起回窳也 窳文選注引作窳

蜿禮 正義作蜿蟬漢書文選作宛蟬

漸離集解未聞 漢書文選漸作漸選注司馬彪日漸離

魚名也張揖日其形狀未聞按彪注蓋因上下交皆魚屬

而云然也

鱗 漢書文選作鱗

駁睛 漢書文選作交精

鷓鴣 漢書文選作庸渠

鷓鴣 索隱鷓鴣漢書文選箴疵

漢書文選盧

於是乎崇山龍崔嶽嶽嶽 漢書文選山下有轟轟二

字無嶽嶽字是也下言參差嶽嶽則此不應復言嶽嶽

參差 漢書作參差

九變載詳集解載薛山在池陽縣北 漢書注師古日嶽

薛山即今所謂嵯峨山也在三原縣西文選注郭璞嵯峨
高峻兒按何義門取小顏說然終以郭注爲是

崑槐 漢書文選槐作槐

丘虛崑崙隱麟鬱嶠 漢書文選崑崙作崑崙嶠作嶠正

義所引郭注此兩句與漢書文選互易

施靡 陂池 卽子虛賦之陂靡罷池

沈溶 沈漢書允

流夷集解漢書音義曰流夷新夷也 文選注引王逸楚

辭注曰流夷香草其說爲長漢書注亦以爲香草師古曰

非新夷新夷乃樹耳

葳橙 漢書文選橙作持爾雅釋草葳橙郭注今酸漿

草江東呼曰苦葳疏案本草酸漿一名醋漿陶注云處處

人家多有葉亦可食子作房房中有子如梅李大皆黃赤

色葳馬藍郭注今大葉冬藍也疏今爲葳者是也按此賦

葳字小顏以爲寒漿焦竑以爲馬藍皆本爾雅然以小顏

爲是焦竑因葳爲寒將而謂善本誤以將作持其說謬景

純爲爾雅作注而此注云葳未詳何也

曉暖苾勃 漢書曉暖必弗文選曉暖必弗

曉盼軋物 漢書文選續紛軋芬

沈牛塵麋正義麋似水牛 按麋乃鹿屬安得云似水牛

此注有誤文選注引南越志曰潛牛形角似水牛一名沈

牛或正義亦爲沈牛作解而誇奪也

纍臺 纍應依漢書作彙文選作累彙之俗字

婉蟬 漢書文選蟬作俾卽上文之婉蟬

瑣編 漢書文選瑣幽

杙紫莖 杙當漢書文選從才

胥餘 漢書文選餘作邪攷異曰餘邪聲相近按今韻麻

韻之字古韻有在魚虞部者故餘邪得通借

紛容蕭蔘 容蕭漢書作溶前文選作溶前攷工記注作

紛容掣參

旖旎索隱張揖云旖旎阿那也說文木部櫛木旖旎也段

氏注木如旗之旖旎故字從木櫛曹風倚儺卽旖旎旎者

施之俗也柅者又旎之譌也於部旖旎旎旎兒從於奇聲

段氏注旖旎疊韻字在十七部許於旎旎旎旎旎旎旎旎

移皆讀如阿那檜風倚儺其枝傳云倚儺柔順兒楚辭九

辯九歎則皆作旖旎上林賦旖旎從風 史文選作倚儺漢

書作倚柅 毛本漢書作倚柅攷工記注則作倚移與許書

禾部合知以音爲用製字日多廣韻曰旎旎旎旎旎旎旎

亥日檄檄皆其俗體耳本謂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

順之稱倚移與旖旎同許以從於從禾別之 按旖旎之

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

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

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

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

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

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

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

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

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

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

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

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旎

離騷乘雲塊之旖旎兮漢書龍注旖旎雲兒此雲之旖旎也唐同楚封臨風舒賦狀臨風之旖旎此錦之旖旎也寶泉迷晉賦織幔旖旎此書法之旖旎也至若楚辭九辯竊悲上憲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九歎結桂樹之旖旎宋高唐賦猗猗豐沛王粲柳賦紛旖旎以修長成公綏木蘭賦繁旖旎之弱條及此賦所云則花木之旖旎也皆其引伸之義也惟王逸九辯九歎注云旖旎盛兒詩云旖旎其華與叔重說義異東方朔七諫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以旖旎與萎枯對言意與叔師頗同曹風傳柔順兒然柔順義少遠不如用叔師說則三章皆可通也今二義並行辭賦家多用叔師之說考異謂說文無旖旎字當從漢書作猗猗其考之未詳歟

飛鷗 鷗漢書作鷗文選作鷗胡氏考異曰考集韻五音

鷗下重文有六而不載鷗可證其非然則索隱本作鷗非也

騰殊榛正義榛仕斤反 漢書文選注皆仕人反

蒙鷗蘇綉白虎 漢書注上句用郭璞曰蒙其尾為帽也

下句用張揖曰著白虎文綉也按二說是也與下二句方

一例諸說皆非

冒驥裏 冒漢書文選作翳驥漢書作要按冒說文作覆

周禮冥氏注肩絹禽獸段借用絹字後人遂因絹字加剛

為絹後省絹為冒耳

轉白鹿 轉漢書作轉文選作轉說文專車軸也轉專

或從彗無轉轉玉篇廣韻竝無此二文徐廣曰一作惠札

記疑轉之爛文按惠者段借字轉者惠之譌而轉者轉之

譌也

乘騎之所蹀若人民之蹈躅 漢書無乘字民字疑此衍

文選乘作步民作臣

于遮 文選于作干

綸袍 袍索隱作袒與漢書文選合

嬖嬖 漢書作嬖嬖文選作嬖嬖說文嬖好也大徐委員

切小徐以為今之媚字索隱引廣雅嬖嬖容也則史文本

亦作嬖傳寫為嬖并注亦謬

姆姆 索隱作姆姆與漢書文選同然徐廣曰姆乃冉反

則史不作姆也說文姆弱長兒姆姆也二字連文玉篇亦

二字連文

今聞其乃發軍與制索隱張揖曰發三軍之眾也與制謂

起軍法制也漢書注師古曰以發軍之法為與眾之制也

按此猶上言用軍與法張說謬顏亦順文為說

乃拜相如為中郎將索隱張揖曰秩四百石五歲遷補大

縣令 按漢書百官公卿表中郎秩比六百石中郎有五

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張說殊誤且是時相如至蜀

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其非五歲補縣令之

郎可知矣

通邛都 索隱通竿漢書通邛在

漉沈 索隱漢書作漉今漢書作漉

大人賦 多用屈子遠游語

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上浮 遠游賦曰悲時俗之

阨兮願輕舉而遠游

載雲氣而上浮 遠游曰焉託乘而上浮又曰掩青雲而

上征

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 遠游曰建旌虹之采

旄兮五色雜而炫耀

拙葺而為髻 遠游曰孽葺曰為髻兮

低仰天蟠据以驕驚兮詘折隆窮蠖以連卷 遠游曰服

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驚

赴蟻索隱孟康曰赴蟻申頸低頭張揖曰赴蟻牙跳也赴

音居幼反蟻音許救反張揖曰 漢書注引張揖曰赴蟻

申頸低仰也與此異疑此孟康張揖互誘下文又稱張揖

日不得連文而疊稱名也

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 遠游曰吾將過乎鈞芒王注就

少陽於東方也又曰召立武而奔屬王注呼大陰神使承

衛也

與真人乎相求 遠游曰貴真人之休德兮

互折窈窕以右轉兮 遠游曰歷大皓以右轉兮

部乘眾神於瑤光 漢書乘作署遠游曰選署眾神以竝

左元冥而右含靈兮 漢書含作黔遠游曰歷元冥以邪

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接

楚辭則注中黔羸之羸當作羸合黔同聲羸羸聲相近

祝融驚而蹕御兮札記曰當依漢書作警 遠游曰祝融

戒而蹕御兮按警即戒也注中亦云警蹕亦乃傳寫之譌

屯余車其莫乘兮 遠游曰屯余車之萬乘兮

使句芒其將行兮 句芒遠游作鈞芒見前

吾欲往乎南嬉 漢書嬉作娛遠游曰吾將往乎南疑

雜還膠葛以方馳 遠游曰騎膠葛以雜亂兮

衍曼流爛壇以陸離 遠游曰班漫衍而方行又曰叛陸

離其上下兮

徑入靈室之碎礫齶律兮 遠游曰存雷公以為衛

鬼竊 漢書作崑魁

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 遠游曰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

奄息總極汎濫水嬉兮使靈娼鼓瑟而舞馮夷 漢書總

作蕙瑟作琴遠游曰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又曰使湘靈鼓

瑟兮今海若舞馮夷

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 遠游曰風伯為余先驅兮又

曰左雨師使徑侍兮

西望崑崙之軋沕沕兮 沈漢書作荒遠游曰覽方外

之荒忽兮

排閭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 遠游曰排閭闔

而望予又曰集重陽入帝宮兮又曰騰告鸞鳥迎宓妃

呼吸沆瀣餐朝霞兮 漢書兮在瀼下是也遠游曰飡六

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

唯咀芝英而嚼瓊華 遠游曰懷琬琰之華英王注咀嚼

玉英以養神也

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湧沛 遠游曰上至列缺兮

又曰召豐隆使先導兮

舒節北平北垠 軼先驅於寒門 遠游曰舒并節以馳

騫兮遠絕垠乎寒門

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 遠游同

視眩眠而無見兮 漢書眠作泯遠游眩眠作儵忽王注

目瞑眩也

聽愒愒而無聞 遠游同漢書愒作愒

迷聽者 漢書作聽迷

淮南衡山傳王使郎中令斥免正義言屏斥免郎中令官

而令後人不敢效也 按此言令郎中令斥免雷被非斥免郎中令也正義誤被為郎中屬郎中令

六年過淮南 按六年二字疑衍下方云元朔六年中也志疑謂下文元朔六年中五字衍恐未是

循吏傳子產 大官子期索隱子期亦鄭公子也 左傳鄭無子期索隱之言恐亦肌揣

治鄭二十六年 按左傳子產為政在簡公二十二年定公八年卒首尾二十二年與此傳不同年表世家言子產卒於聲公五年則上距簡二十二年四十九年亦與此傳不合益可見年表世家之誤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 韓詩外傳曰王使為理汲鄭傳其先鄭君集解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徐乎遠曰景帝時莊猶年少鄭君非莊父明矣或其祖也 按下文言

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大父殆即指鄭君徐說是儼人集解徐廣曰一作人 漢書作人屬下句

始翟公為廷尉 漢書百官表元光五年廷尉翟公四年而張湯為廷尉不言翟公復為廷尉

儒林傳故子路居衛 漢書無此句 酷吏傳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 漢書無竇太后三字

及竟字是謂匈奴中都以漢法矣 問奉以惡用矣 贊云水衡間奉漢百官表元封元年水

衡都尉閻奉 以牧司空盜賊札記曰牧凌引一本作收與漢書合 南

監作收何義門校作收 故九卿張德 漢百官表九卿無張德

大宛傳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

草旁行以為書記 今西洋諸國頗類此 乃封壽為博望侯案應案張壽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斯義也正義地理志南陽博望縣 按許舜亦封博望侯地理志南陽郡

領縣博望原注侯國即指壽舜所封也小顏此注在張壽傳蓋由冠軍從驃而推然恐是肌測不足信也田敬仲世家朝齊王於博望正義括地志云博望故城在鄧州向城東南四十五里是博望為地名不始於漢今為驃在正義引地志為證最是 其人皆深眼多鬚額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 今西洋諸國頗類此 佞幸傳周文仁索隱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文今兼文仁恐後人加耳案仁字文 按周仁見萬石張叔傳據索隱注是以仁字為後人所加末四字必非索隱語乃後人所加 仁寵最過庸乃不甚篤案應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媽也楊慎曰仁寵最過為句庸不乃甚篤為句不否同案隱句讀已非解又可笑攷異曰予謂不乃者不能也乃能聲相近言周仁寵過于常人猶不能甚篤以見景帝之無寵臣也 按凌本乃不作不乃故楊錢云然考證采楊說然楊說亦甚難通錢說為直捷然以乃為能於古無徵不如從索隱本作乃不為是乃猶而也言寵過庸常而不甚篤舊說未可議也 滑稽傳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史通云優孟在春秋楚莊王時演于冕在戰國齊威王時史謂後百餘年誤矣攷異曰優孟事在前二百餘年此乃踏駭之甚者 按楚莊王

距齊威王二百三十三年齊威距秦始皇百三十二年此傳當先優孟而曰其後二百餘年齊有淳于髡其後百餘年秦有優旃史蓋優孟淳于髡誤倒而兩處言年亦誤謬也
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楚莊王距始皇三百六十五年
連四海之外以爲席 漢書席作帶此蓋由俗書席下爲帶而帶譌爲席
日者傳正襟危坐 索隱作免坐按下云公且安坐則作危者是
不見奪精 說文貶齋財卜問爲貶从貝正聲讀若所按貶之爲精同音段借貶所以讎卜者故云卜有不審不見奪精說文曰精糧也是凡糧皆曰精享神之米其一端耳
或曰祭神米曰精卜者必禮神故其字亦作精然詩云握粟出卜亦以讎卜者也
龜策傳今昔王子素隱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爲今昔楊慎曰此篇凡用昔者皆訓夜也以上文視月視斗言之恐只是夢之夜耳 按昔夜也 楚辭大招注廣莊七年及莊子 今昔猶今夜也索隱謬當以慎修爲是 天運篇釋文 按終昔猶終夜也
內經問術 按術讀爲遂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夫閒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
諛臣有眾 有去聲
貨殖傳陳椽其間索隱陳椽猶經營馳逐也 說文椽緣也段氏注緣者衣純也既夕禮注飾衣領袂口曰椽引申爲凡貨緣邊際之稱椽者緣其邊際而陳椽也陳椽猶經

營也按陳列也周官司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椽者言布列市肆而貨緣爲利也
而民雕悍少慮索隱人雕悍言如雕性之捷悍也黃生義府雕與彫通樸之反也今俗用刁字 黃說蓋與管子所云禁雕俗合 按捍當讀爲勇悍之悍蓋古悍捍通用也雕捍少慮者者言其性如雕之勇捍而無所顧慮燕之俗正如此若訓爲捷則與下少慮之義不洽矣
領南沙北正義謂池漢之北 池字有誤
楚越之地地廣人稀 今楚越則地狹人稠矣古今事變其不同如此
燕代田畜而事蠶 今燕代不知蠶矣
此有知盡能索耳凌稚隆曰索謂索財也 廣雅釋詁索盡也按此對下終不餘力言凌說未是
自序易大傳 漢書遷傳傳下有曰字 不可改矣 漢書矣字作也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 按春秋弑君之見于經者衛桓魯隱宋殤齊襄宋閔魯子般魯閔晉奚齊卓子楚成齊舍宋昭齊懿莒庶其晉靈鄭靈陳靈晉厲齊莊衛殤吳餘祭蔡景莒密州楚靈許悼吳僚薛比蔡昭齊魯魯之般閔惡則春秋諱而不書者其不見於經者晉哀小子鄭昭鄭子魯晉懷其以疾赴者鄭僖楚都敖齊悼合之得三十八也
亡國五十二 按春秋亡國之見於經者極紀宿譚遂鄆陽莖虞温黃項梁邢夔滑江六庸舒蓼根牟蕭路氏甲氏留吁鄆舒庸鄆萊偃陽邾舒鳩賴陳蔡陸渾之戎徐沈許頭胡戎蠻曹凡四十三見於左氏傳者權息鄧耿霍魏虢鄭厲鐸辰焦揚肥鼓唐夷虎又州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

復是州亦亡凡十六滅而復者須句道房鄰其不見於傳而可推而知者則申苜苟賈是也弟此云五十二者與經傳皆不合何也

至于麟止 漢書武紀元狩元年獲白麟太始二年因前獲白麟及渥洼出天馬東山見黃金更黃金為麟趾裏蹠按止趾古通用據此則史文中有太始元二年事非竟止于太初也

衛頃不寧索隱衛頃公也 按頃讀為傾傾覆也謂朔讒殺太子而衛亂也衛無頃公索隱誤

諸史瑣言卷四

漢書一

敘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 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或云傳族既無明文未足取信 按臣瓚劉孝標以為于瓚宋祁引姚察訓纂辨劉說之非而以為傳瓚小司馬史記索隱亦以為傳瓚蓋即本之姚說李善文選注所引臣瓚注四十九條內重見者十七條而於嘯賦洛神賦稱為傳瓚與姚馬之說同是隋唐時多以瓚為傳姓而師古獨不之信何耶鄭元水經注引薛瓚漢書凡十六條洪武正韻從鄭說鄭在姚馬之前又稱博約所言當必有據今則難以臆斷矣 鄭李二注所引瓚說有顏注所未采者今錄於此以備參考水經河水三又逕典農城東注上河在西河富平縣馮參傳注顏注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注秦逐

聖書四

十

匈奴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新秦也食貨志注鮑丘水又南至雍奴縣北注按漁陽有博陸城霍光傳注涪水渠出樊陽北注武強城在陽武縣曹參傳注顏注中牟在春秋之時為鄭之堰也及三卿分晉則魏之邦土趙自漳北不及此也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在濕水之上矣 巨洋水又東北過壽光縣西注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曰衛地理志注接東郡有淮水又北過平昌縣東注博昌有薄姑城地理志注匯水東南過含洹縣注沅在武陵去淮遠又隔湘水不得入沅地理志注凡八條文選西都賦提封五萬注案舊說云提撮凡也言大舉頃畝也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引同撮作最地理志思元賦貼焦原注安臨危曰貼食貨志注按最應作撮

左思詠史詩高跼邈四海注邈綿邈也武紀鮑明遠出

自前北門行徵轉屯廣武注律說勒兵而住曰屯景紀報

任少卿書畫地為牢注以為患吏刻暴雖以木為吏期於

不對此疾苛吏之辭也 報孫會宗書田彼南山

注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于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畝

豆落而為其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楊憚注為袁紹檄

豫州身被梟懸之誅注懸首於木曰梟高紀過秦論執敵

補注以為短日鼓長日朴項籍弔屈原文生之無故注先

生謂屈原賈誼吳都賦歛望注歛謂相歛而怨望也盧縮

袁陽源高闕注山名也武紀注顏鄒陽上書吳王

武力鼎士衽服叢臺之下者注以為鼎士舉鼎之士叢臺

趙王之臺鄒陽傳注顏聖主得賢臣頌純綿注以為純絲

王褒傳顏注凡十五條又西征賦絡甲乙以珠翠注與造

同蓋襲顏注 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漢書注作孟康未知孰是顏引

稱漢書集注李引稱漢書音義其不同者晉灼所集本名

曰漢書集注瓚又總集諸家曰集解音義也顏漢書注用

舊說往往襲其語而掩其名即瓚說可見矣商榷云地理

志末總論一段內雒邑與宗周通封畿甸下顏注一段今

毛詩王風譜疏引之以為臣瓚注孔穎達與師古同時目

睛舊注知其為臣瓚而引之師古攘為已有此類非一近

日長沙王氏亦略及之

高紀隆準 玉篇頤之劣切漢高祖隆頤龍顏按今史

漢並作準不知玉篇所據何本注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

準頤權準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李說文

音是也師古曰頤權頤字豈當借準字為之服音應說皆

失之 按說文頤頭頤頤也則頤字本義亦不訓頤權段

氏曰服但云音拙耳權頤之名又出漢後也廣雅頤頤頤

頤也則鼻莖頤權字並可作頤急就章頭頤頤頤草書眉

目耳准師古本作頤注曰頤兩頤之權也然則頤權準字

亦可作準頤之規應未為通論惟史記秦皇蜂目長準自

當指鼻言當以李說為長服音必漢世相傳之音亦未可

遽非 常縣咸陽師古曰咸陽秦所都 史記索隱引韋昭語同

蓋頤襲之也顏取舊注多有拚其名者茲為別出之

坐上坐注上坐音才卧反次如字下亦同 史記正義上

在果反下在卧反與頤相反

因舖之注舖音必胡反宋祁曰舖當作必故戶 案說文

大徐引唐韵博狐反小徐不吾反玉篇補胡反廣韵博狐

反又音步則頤音不必改

姬因忽不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見如字讀為是

與戰蕭西師古曰蕭縣之西 索隱引稱韋昭

攻下邑師古曰下邑縣名 索隱引稱韋昭

乘城師古曰乘登也 韋昭語見索隱

抵罪師古曰抵至也當也 應邵語見史記集解

臧荼注鄭氏曰荼音荼毒之荼如滄曰音舒師古曰鄭音

是音大胡反 案荼古音讀舒禮玉藻諸侯荼鄭注讀舒

遲之荀子大畧篇諸侯御茶注古舒字史記建元以來年

表荆荼是徵索隱荼音舒左傳哀五年傳子荼音舒又音

徒是舒音甚古師古不知古音故反以鄭音為是古人相

傳之音各從其傳授不得偏主一音也

得劫五諸侯兵 五諸侯共有十二說應邵曰雍翟塞殷

韓此一說也按顏曰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諸

侯之數所駁是則此說非也如濱曰塞翟魏殷河南徐廣說同此一說也洪氏頤煊曰案上文明言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關中謂塞翟三河謂魏殷河南也此所謂五諸侯也雍時在廢丘被圍張耳雖降未得常山之地韓本屬漢不得云劫皆不在數中當以如濱之言為正周壽昌以洪說為是按顏謂塞翟不當在數中全氏亦不以此說為是則此說亦非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此一說也按惠定宇取此說而以顏注推之則此說亦為非也顏注諸家之說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二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在漢東之後

五諸侯

故却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奔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此一說也按史記正義取師古之說惠定宇云觀下文塞王欣翟王騫殷王卬則韋說近之師古數常山非是張耳從韓信何由同伐楚耶遣兵助漢乃陳餘非張耳按張耳從韓信在彭城敗後惠說不足以折師古第張耳但與大臣歸漢安得有兵則此說亦非也史記索隱師古不數三秦謂常山河南韓魏殷願消意畧同乃以陳餘兵為五未知孰是鄙意韓王鄭昌拒漢漢使韓信擊破之則是不下而破散也韓不在數五諸侯塞翟河南魏殷也此一說也按索隱蓋酌取如徐兩家然謂韓不足數而史表明言從漢伐楚且此時漢已立韓太尉信為韓王從漢伐楚者乃韓王信非鄭昌安得云破散耶則此說亦非也以上五說乃漢唐舊說也劉邠

刊誤云河南韓魏殷趙也常山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王益之西漢年紀考異畧同此一說也按劉王用顏說而以趙易常山然河南殷終不當在數中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塞翟魏韓趙也諸侯之歸漢者凡七申陽降即以其國為河南郡鄭昌降即以其國封韓王信而司馬卬破虜其地自為河內郡此三人皆已國除不得與諸侯並張耳與大臣歸漢不言與兵俱惟塞翟魏有國如故而韓王信常將韓兵從並趙相陳餘所遣兵是為五諸侯此一說也是說亦主有塞翟二國者似亦非也以上二說宋人之說也至國朝說者董教增曰顏氏牽引諸王以足五數於義亦非蓋此處五諸侯有河南韓魏殷等而項籍傳贊云遂將五諸侯滅秦又係何人尋其條貫當據故七國以其地言不以其王言也漢定三秦即故秦地項羽

五諸侯

王楚即故楚地其餘韓趙魏齊燕為五諸侯劫五諸侯兵猶後言引天下兵耳故漢伐楚可言五諸侯楚滅秦亦可言五諸侯也此一說也說甚巧王氏非之說見下全祖望經史問答云吳氏以史記雖云元年八月降塞翟二王置二郡而漢書云二年六月雍亡後始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則前此塞翟必如未亡以是為史記之誤塞翟未亡足充五諸侯之列不知史記於元年書二郡者漢滅二國定其疆漢書於二年書置五郡者漢盡定三秦通正其地界故漢書異姓王表亦云元年八月置二郡與史記同且功臣表云棘丘侯以上郡守擊西魏事在二年三月敬市侯閻澤赤以河上守遷殷相擊項籍事在二年四月則翟奉之不得有其國可見矣蓋魏王從軍見其傳韓王從軍見異姓王表陳餘以兵從亦見其傳而合齊擊楚則見

淮陰侯傳蓋齊人亦以兵從合殷爲五諸侯也或謂漢時
置河內殷不在諸侯之列不知此高紀誤也功臣表閻澤
赤遷殷相擊項籍殷尙有相則印尙有國蓋殷已降漢故
漢爲之命相而以兵來從印死始置郡耳合史漢陳平傳
敘殷王事觀之知殷時尙未亡史漢二紀及表並誤又曰
五諸侯當爲燕趙韓魏衡山燕趙不奉楚合恐楚既平齊
而討之故助漢衡山楚之所貶亦怨楚助漢也按此前後
兩說不同是以一人而爲兩說者亦可見此說之不易定
周壽昌曰項羽傳亦云劫史紀作部王益之西漢年紀從
之荀紀止云漢王率諸侯之師凡五十六萬人無五諸侯
三字蓋以其難確指通鑑云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
十六萬人從荀紀不從漢書此一說也以其難定而不定
當是闕疑之意王先謙漢書補注曰董以五諸侯爲卽天

項書四

本

下兵古籍既無是義此與項籍傳五諸侯亦不同雍塞翟
常山河南不在諸侯之列諸說允矣全說前後兩歧厥茶
聽命在韓信破趙之後吳芮在軍並無確證據據理考實前
說爲近此一說也其駁董說及全氏後說甚明了而取全
氏之前說也已上五說今人之說也與漢唐宋之說又各
不同通凡五諸侯爲十二說今按此條歷漢至今迄無定
說紀云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豹本傳漢還定三秦渡
臨晉豹以國屬焉遂擊楚於彭城韓王信傳漢王至河南
信急擊韓王鄭昌昌降漢迺立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月
表於二人並書從漢伐楚陳餘傳漢二年東擊楚餘遣兵
助漢時餘爲趙王相韓信傳亦云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
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是當日彭城之役實有
趙兵此三諸侯者並在五諸侯之列確實無疑者韓信傳

言合齊趙共擊楚惠定宇謂是時項羽方擊走齊田榮榮
弟橫復收散兵反擊羽何暇遣兵助漢當日傳檄天下齊
亦在內特齊方敗北安得有兵助漢全氏謂齊人亦以兵
從在五諸侯之內恐不然也陳平傳漢王還定三秦而東
殷王反楚項羽迺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
殷降而還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事在彭
城之前平傳言擊殷降漢攻下殷皆無王字全氏引平傳
而妄加兩王字以實其印尙有國之說然印之降漢表在
二年二月紀則云二年三月下河南虜殷王印與平傳攻
下之事相合是印降漢後復降楚故漢攻下之至被虜與
河南魏之降不同豈能尙有國哉漢表閻澤赤下遷殷相
史表作假相乃字之譌且由二月至三月爲時甚暫故平
傳云居無何尙有置相之事全氏謂印尙有國恐又不

項書四

七

然也然則全謂齊殷在五諸侯之數而王氏取之其說究
亦未可從也全又謂功臣表棘丘侯襄以上郡守擊西魏
事在二年三月閻澤赤以河上郡遷殷相擊項籍事在二
年四月考之史漢二表二事皆不言年月且襄之擊西魏
當在豹叛之後事在二年八月閻澤赤之擊項籍亦當在
後非必彭城之役全所言不知何據皆未足以證塞翟之
失國惟史記月表於漢元年八月書塞王欣降漢國除爲
渭南河上郡翟王翳降漢國除屬漢爲上郡漢表同此爲
塞翟失國之確證失國之王何兵之有則謂塞翟不在五
諸侯自是定論第合塞翟河南殷常山五國又別無可以
與此數者故周氏有難確指之說而通鑑不言五諸侯蓋
有所見矣或云此當以韓信傳爲據信傳云漢王舉兵東
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

其擊楚彭城蓋漢于元年五月襲雍八月塞翟降關中早
定兵皆屬漢河南於二年冬十月降殷於二月降雖皆置
為郡其兵新降故仍稱為諸侯兵齊兵不至五諸侯者魏
河南韓殷趙也姑記其說於此

漢王跳注史記作逃 史記集解索隱竝作跳正義無注
當亦不殊未知此注所言何本

梟故塞王欣頭師古曰梟縣首於本上 說本臣瓚

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王維楨曰信本王孫楚地其
故有者故曰復得故邑 按故邑猶言故鄉信家在楚意
欲復得其故鄉而王之耳信傳之言王孫猶言公子不過
當時之尊稱非謂信為六王之孫子且非楚裔安得云楚
地其故有耶王說非

縣隔千里 按此言秦地之廣相縣隔千里而遙注似不
分明

蕭何治未央宮 此事史記紀表皆在八年

玉卮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觥
說文卮圓器也一名觥所以節飲食象人月在其下也觥

鄉飲酒觥從角單聲禮口一人洗舉觥受四升觥禮經
解內則鄭注卮酒漿器燕禮鄭注古者觥字或作角旁氏

按許鄭之說卮觥義殊應合為一非也文選三都賦序劉
注卮一名觥誤與應同 卮有大小項羽本紀之斗卮卮

之大者也觥受四升此卮觥之殊不可合為一者也玉篇
卮下云受四升而觥下轉不言亦誤廣韻卮酒觥爵受四

升或作觥尚不誤

通捕師古曰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日在道守禁相
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劉攽曰逮者其人存直追取之

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言逮或但言捕知異物也
一云逮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名召之捕加束縛矣 按
劉說分別細矣然下文言并捕趙王敖敖必不亡是劉之
第一說於史意未必合顏之第二說固不足采其第一說
於字義可通

稀將趙利 趙利先已為王何此時復為稀將疑別一趙
利故加稀將二字以別之

惠紀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 史記已已立太子按已
已丙寅後四日也高帝以丙寅葬太子即位必不能與之
同日當以史記為是

外郎蘇林曰散郎也何義門曰外郎宜對在中者而言非
員外之散郎也後世散郎稱外郎者乃借用舊名 按百
官表郎中令所屬諸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四郎而無

外郎若如何說則外郎亦是諸郎之一何以表竟遺之續
漢書志亦無此名似以蘇說為是外字之義則可從何
或謂續志云議郎不在直中外郎即議郎不在直中故稱

外也然議郎秩六百石郎中秩三百石不應其賜轉薄其
說亦未可從

及內外公孫耳孫注應劭曰耳孫者元孫之子也言去其
高會益遠但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會孫也晉灼曰耳孫
元孫之曾孫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

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元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
奴傳說握衍胸鞞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呂此參之李云
會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會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

言據爾雅會孫之子為元孫元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
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已而數是為八世則與晉說

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 按李晉二家蓋依諸侯王表為說平紀立梁孝王元孫之耳孫音為王表耳孫作會孫也然平紀又云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為列侯王子侯表十一人為宣孫二十五人為宣帝會孫則耳孫統孫以下言之猶詩之稱會孫正義謂自孫以下至於無窮皆得稱會孫也顏之規班似未盡然

高后紀迺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封諸呂六人為列侯語在外戚傳 按諸呂之封史記詳具紀中此云在外戚傳故不詳然外戚傳中亦不詳四王封年及六侯之名攷異姓諸侯王表四王封年月皆具外戚恩澤侯表六侯則東平侯成不其侯種贅其侯勝滕侯更始呂成侯念祝茲侯瑩也史記成作莊瑩作榮

瑣言

十

女紀或曰陳粟師古驚淖糜也淖濁也考證臣照按宋本無濁也二字以濁訓淖理不可通濁字當為泥字之訛 按楚辭七諫怨世王逸注淖濁也則漢人有此訓不必以疑師古惟淖糜而訓為濁則理不可通耳顏注淖糜之訓本於爾雅釋言郭注釋文驚字林云淖糜也淖字林云濡甚也則注濁字或當為濡字之訛凌本毛本濁作弱當又為濁之訛 河決東郡 溝洫志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師古曰金隄河隄名也在東郡白馬界按酸棗屬陳留此言決東郡者殆以金隄潰而入於東郡乎 中大夫令免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名免耳 索隱言是顏游秦之說 目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按三十

六日之制繫於已下之下乃謂既葬之後非就始崩而言文帝七日而葬則為四十三日矣景帝十日而葬武帝十八日而葬昭帝四十九日而葬宣帝二十八日而葬元帝五十五日而葬成帝五十四日而葬哀帝百五日而葬并而計之奚止三十六日哉應劭以日易月之說顏劉已駁之

景紀六月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列侯 史記在此年春名係同史漢兩表及蕭何傳並名嘉封武陽錢氏大昭謂當作嘉

淮陽王宮正殿災 史記天火燔淮陽東宮夫殿城室徐廣曰維一作淮按淮陽王宮殿災不當書於紀以淮陽為是淮陽故都故為災惟王字或是衍文

十月戊午日有蝕之劉攽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終亦誤

瑣言

十

五行志及史記並無 春三月雨雪 五行志同史云雨雪按三月雨雪未足為災作雹是 車朱兩輻 按輻即周官巾車之蔽鄭注蔽車旁御風塵者其字應作藩左傳以藩載樂盈說文車部軒曲輻藩車是也說文無輻字注中應劭以車耳反出之輻釋輻輻輻實兩物師古非之是也師古云許慎李登說輻車之蔽也李登說殆出聲類許慎說則說文所無當有誤王篇廣韻並不以輻為車蔽字續漢書輿服志注車有輻者謂之軒其說與叔重同可知藩輻為古今字 至高闕師古曰山名也 此曰瑣言 首王屬國以處之 元狩 困學紀聞曰注不載五屬國之名 原注考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窳茲

天水治勇士按治勇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
 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
 數間注按日勒止住都尉治不云屬國其西河之美稷乎
 注可見屠繼序集證宋錢文子補漢兵志武帝征伐之餘
 夷狄衰耗於是即其歸義者處之塞外為屬國置屬國都
 尉領之陳元粹注引地理志天水勇士安定三水上郡龜
 茲西河美稷五原蒲澤皆屬國都尉治按與閣說合考宣
 紀五鳳三年始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故王氏
 不數西河之美稷又按匈奴傳元鳳三年張掖屬國都尉
 郭忠發兵擊匈奴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忠
 封成安侯自是匈奴不敢入張掖是張掖已置屬國都尉
 矣翁元圻注按景武昭宣成哀功臣表成安侯郭忠以
 張掖屬國都尉匈奴入寇與戰斬犁汗王侯昭帝元鳳三
 年二月癸丑封與匈奴傳合考證臣召南按杜佑通典曰
 安定上郡天水張掖五原為五屬國以地理志核之安定
 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蒲福五原治蒲澤而張
 掖屬國都尉後書郡國志云武帝置知通典之說甚確但
 安定天水至元鼎三年始置張掖至元鼎六年始分則此
 時豈容先置都尉乎胡三省注通鑑云五郡故塞外以隴
 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當之蓋有由也 按五屬國之說
 以杜王之說為是閻陳取西河而遺張掖蓋未攷西河之
 置在宣帝時也齊氏以安定天水至元鼎三年始置張掖
 至元鼎六年始分為疑然未置未分之先其地必屬於他
 郡如張掖自武威酒泉分則其地本屬於武威酒泉安定
 天水不詳所分亦必有所屬何妨先置都尉且屬國都尉
 與郡尉異郡尉必有郡若都尉屬國乃武帝所創置不因

於郡則與郡之或置或分無與也地理志一郡而數都尉
 者甚多如武威酒泉敦煌北地雁門竝有兩都尉治朔方
 五原代郡遼東有三都尉治蓋邊塞之設都尉與列郡異
 何足疑哉胡氏別為一說轉非其實矣至張掖屬國都尉
 之治日勒亦非無據匈奴傳言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
 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是可
 知都尉治日勒故匈奴甫入而兵即發也地理志日勒下
 奪屬國二字不知是班漏書抑傳為奪去至張掖郡居延
 都尉治乃郡都尉見後書郡國志則日勒之為屬國益無
 可疑
 諸侯王十五人地節按諸侯王表是年諸侯王存者廣
 陵王之外則城陽王順菑川王終古梁王定國清河王年
 河間王慶魯王慶忌平干王元長沙王建德中山王福膠
 東王音六安王祿真定王由泗水王綜廣陽王建也凡十
 四人此云十五人與表不合
 列侯在國者八十七人 按是年列侯王子侯表得七十
 六人功臣表得二十人恩澤侯表得十二人此云八十七
 人與表不合
 今擊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蘇林曰疾病也囚徒病
 律名為瘵如瀉曰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瘵師古曰瘵病是
 也此言囚或以掠管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矣 按
 如說是下文不及飢寒說文無瘵爾雅瘵瘵病也釋文瘵
 本今作瘵瘵爾雅之瘵瘵即毛詩之愈愈小雅正月憂心
 愈愈毛傳愈愈憂懼也然則愈瘵其正字瘵其別體耶
 置金城屬國 地理志不載金城屬國都尉趙充國傳至
 至西部都尉府 金城渡河蓬
 孟康曰在金城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4 版 反內

皆失其中 中如字讀師古音竹仲反非

元紀眾僚久慮師古曰慮古曠字曠空也 按此古段借

字說文慮闕也廣大也曠非其義

盜賊並起吏何不以時禁師古曰時禁謂月令所當禁斷

者也

按此蓋言盜賊並起而吏不能隨時禁止之顏說

成紀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獄死 章以忤王鳳而下獄何

嘗有罪此書法之未當者

先帝劭農蘇林曰劭音翹

潘岳河陽縣詩劭與遼韻蓋

亦讀為翹 酒者地震京師 是年地震五行志不載

哀紀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之讖考證臣召南按讖字始

見於此高祖以斬白蛇旗幟上赤然張蒼謂漢本水德公

孫臣非之至武帝時猶謂以土德王未有言火德者也赤

精子之說亦起于此張平子謂讖起哀平之間信哉 按

趙世家言秦讖於是乎出則讖字非始見於此許叔重說

文所錄皆李斯小篆已有讖字是讖之由來久矣且賀良

之言實受之甘忠可忠可成帝時人則平子謂讖起哀平

何義門謂賀良為漢人內學之祖豈其然乎

單于不說話在匈奴傳 按匈奴傳無是事恐紀誤

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為列侯 按王子侯表是

年封侯者宣帝孫十一人宣帝曾孫二十五人復封者三

人一宣帝孫二宣帝曾孫凡三十九人疑此六字誤信封

嚴鄉侯東平陽王子先免而復封者胡三省通鑑注謂按

表陶鄉侯恢等十五人皆以二月丙辰封不及三十六人

之數又無信名蓋恢等皆宣帝曾孫今按陰平侯子一人

樂平侯子三人栗鄉侯子五人桑丘侯子十二人皆隨其

父嚴鄉侯信等三人皆先免而復封胡氏偶未檢及故有

此疑至陶鄉侯恢等十五人其四人宣帝曾孫其十一人

宣帝孫也胡氏未細核

夏四月立代孝王元孫之子如意為廣宗王至廣德王

王子侯表是年四月丁酉封侯者四人紀未及

書四

注

諸史瑣言卷五

漢書二

異姓諸侯王表考之於天 師古注本草昭

諸十八王月而列之攷異曰長沙王吳芮漢高所封不在十八王之數 按吳芮初為衡山王安得云不在十八王之數漢高時特改封長沙耳此言十八王蓋不數漢漢書自應尊漢不容與十八王同列

田榮擊都降楚考證臣召南按此表書事較史記每移前一月如此事史記在五月此文則在四月 按此事史表亦在四月未嘗移前一月也齊說誤

十月歇以陳餘為代王號成安君 史表在十一月

高后元年初置魯國四月王張偃始 按張耳傳偃之王在高后六年元年時張敖尙在偃未必先為王

諸侯王表

諸侯王表穀泗以往臣瓚曰穀在彭城泗之下流為穀水

按水經泗水篇無穀水之名未知瓚說有所受否地理志沛郡縣穀陽注應劭曰在穀水之陽然則穀在沛不在彭城

城陽共王喜徙淮南四年 傳作五年

元始元年王惲以雲弟紹封 元始乃永始之譌成紀可證

孝王橫考證橫小朱板作烘 傳亦作橫

荆王賈高祖從父弟六年正月丙午立 傳言高祖從父兄此言弟未知孰是

代頃王陽嗣二十五年 傳作二十四年誤

河間頃王緩 緩傳作授與史記世家年表合疑是授譌為授緩又譌為緩也

魯文王峻嗣十九年 傳為十八年按峻以陽朔二年嗣至建平二年為十九年三年王閔紹封於事固合然傳言峻薨無子國除則中間或絕一年亦未可知難遽定為孰是

廣世王宮以易王庶孫盱眙侯子紹封 傳曰立建弟盱眙侯子宮為廣陵王紀曰立江都易王孫盱眙侯子宮為廣川王按廣陵廣川廣世三處不同說詳攷異考王子侯

表盱台侯蒙之江都易王子元鼎五年坐酎金免自元鼎五年至元始二年計百十四年何以其子尙在此可疑也

平干繆王元嗣二十四年 傳作二十五年是此表誤

廣德夷王雲 紹封一年薨 傳作三年誤

廣平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十三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 紀傳皆名廣漢或表奪廣字傳云廣平薨無後平帝

諸侯王表

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廣川王傳云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

子瑜為廣德王奉惠王後按倫即瑜也既為惠王曾孫自應奉惠王後不得奉靖王後此傳文躋駁之甚者瑜即靜

王瑜見後

廣德靜王榆紹封四年 傳作二年誤

泗水戴王賀紹封二十年 傳作二十二年蓋自太初三年至始元六年實二十二年也然元鳳元年紀云泗水戴

王前薨究難定其薨在何年

東平王開明嗣立五年 傳作三年未明孰是開明兄子匡居攝元年為東平王或當以表為是

王子侯表德哀侯廣封十年薨官本作七年八月薨考證日監本作十年薨凡數目字監本多舛今並以宋本是正

按德以高祖十二年立高后二年薨實十年各本不誤
官本改之轉誤矣

上邳侯郢客封七年為楚王 七史表作八是

管侯偃嗣十年 史表十下有一字

營平侯廣嗣十一年 史表一作二是

宛胸侯執師古曰執音菽 據史記索隱此蕭該音

句容考證臣召南按表下注某地指侯國所在也此文可

疑句容縣屬丹陽會稽但有句章無句容也 按此恐是

句容初屬會稽後屬丹陽表就其初封時言耳地理志丹

陽故鄣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陽此侯以元光

六年封其時尚無丹陽郡故句容屬會稽也

龍丘侯代菑川懿王子 史記作江都易王子此云在琅

邪則非江都王子矣

戴侯骨 骨德本官本作骨凌本作貴按作骨為是骨者

胥之別體與骨形近而論猶七發胥母之場之譌為骨母

也胥之作骨當因篆文而省楊慎以為古字未必然

距陽憲侯句封十四年薨元鼎五年侯淩嗣坐耐金免

史表侯劉句止八年元狩五年侯渡元年元鼎五年侯渡

有罪國除與此異

陪繆侯則封十一年薨元鼎二年侯邑嗣 史表繆侯十

二年元鼎三年侯邑元年

胡毋侯楚濟北式王子 按自上五據以下五侯此表為

濟北式王子而史表並為濟北貞王子未知孰是濟北貞

王子成王無式王則式疑成之譌史記索隱謂漢表自安

陽已下是濟北式王子史表陪叢二侯在富之後合之凡

八侯為濟北式王子與今本又不同

濕成後更為端氏侯 端氏屬河東此疑以其近邊塞而

改封也離石蘭臨河土軍千章當亦同時改封代王改封

清河在元鼎三年代既徙故其子孫亦從之徙也惟邵與

利昌未改封

博陽頃侯就封薨 史表十二年

侯終古嗣史表元鼎三年侯終吉元年

被陽穰侯偃二十八薨始元二年頃侯壽嗣 偃史作

隅按元鼎五年至始元二年為二十七年疑始元二年當

為三年

簡侯陽都 史表元鼎三年今侯都陽元年

春陵戴侯熊渠嗣五十六年 六當作五

原洛侯敢封二十六年 二十六當作三十三

挾術侯昆景 昆景史作昆吾攷證臣浩按此侯弟即挾

釐侯霸封又同日不應有兩挾侯疑有一誤按此當從史

作扶滯為是

封十六年 十六當作二十七

甘井侯光封二十五年 二十五當作三十一

襄隄侯聖封五十年 五十年當作五十六年按自麥侯

昌以下二十六侯此表作元鼎元年封史表作元狩元年

封故年數全差惟餅侯不差耳恐是此表誤也

皋虞煬侯建元封元年五月丙午封九年薨 皋虞志屬

琅邪按以下三侯史表元鼎元年封此作元封恐此誤侯

建史表立三年元鼎四年今侯處元年此奪侯處一代侯

建年亦不符

王子侯表下新鄉 按王莽傳作信鄉志信鄉侯國屬清

河 侯佟嗣元始五年上書言王莽宜居攝按莽傳信鄉

侯終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衰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其上書言莽宜居攝乃泉陵侯慶與終為二人二事此表誤

祚陽下注廣平 志無按左傳昭七年與之萊祚注祚山名此祚字疑應作柞其地在柞山之陽也

賁鄉 左傳僖二年注梁國蒙縣西北有賁城當即其地

高陽 史記高紀注文穎曰聚邑名屬陳留圍縣按圍縣志屬淮陽國志琅邪有高陽侯國

嚴鄉侯信居攝二年東郡太守翟義舉兵立信為天子兵敗死 翟義傳義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以都試日朝觀合然則嚴鄉武平皆當在東郡境內又云義與信奔軍庸亡捕得義卒不得信則不當云兵敗死也又信兩子毅鄉侯章德廣侯簡志不錄其居攝時所封歟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堂邑 侯六百戶 史作千八百戶為是封六年薨高后五年共侯祿嗣十八年 二侯之年互論史表可證

曲周 志廣平國曲周縣武帝建元四年置按曲周侯寄以景中二年有罪免國除至武帝時始為縣也

蓼夷侯孔聚 聚德本凌本官本作聚與史記合按索隱姚氏案孔子家語云子武生子魚及子文文生取字子產說文以取為積聚字此作聚不同據此則作聚為是

計防終侯相嗣不得年 史表孝景中六年終侯桓元年何以此言不得年且上言侯野嗣十年薨此侯以耐金免則終非諡猶言未代耳

海陽哀侯昭襄 昭襄史作招壤

柳丘 以三隊將侯八千戶 柳丘索隱云縣名屬勃海今志勃海柳縣無丘字汪遠孫疑志奪三隊將史作二隊將千戶上無八字按侯角免時戶三千不應封時戶數轉多入衍文

臺 縣屬濟南索隱以為臨淄郡之臺鄉縣非也臺鄉屬齊志無臨淄郡

樂成中涓騎從洪邁曰中涓騎從史記不載此官名 按此蓋以中涓而為騎也從字下屬史表同洪說誤

鄒成師古曰鄒音陪又音普音反 史作劇成索隱音苦壞反按說文劇讀若陪右扶風鄒沛城父並有劇鄉則未知縹所封在何處此表云在長沙志無

安平敬侯鄂秋封十二年 簡侯嘉嗣九年 二侯之年互論史表可證

北平文侯張蒼千二百戶 史二作三

高胡 封二十五年 五應作六

厭次侯爰類 爰類史作元頃按東方朔傳平原厭次人則厭次前漢縣屬平原後廢故志不具

復陽康侯拾嗣二十三年官本作二十五年考證臣照按監本別本俱作二十三年非也計孝景六年至元朔元年恰二十五年知宋本是從之 按史表亦作二十三年孝

景六年至元光六年也即并元朔元年數之亦不足二十五年况元朔元年侯疆已嗣乎考證以宋本為是何也

朝陽 侯國屬濟南索隱以為南陽之朝陽縣非也三月壬寅史作丙寅

棘陽 二千戶 史作千戶

宋子 五百三十六戶 史作五百四十戶

猗氏 千一百戶 史作二千四百戶

清簡侯室中同室中同史作空中徐廣曰一作室索隱室中同空一作室室中姓見風俗通按漢韓敕後碑庫室中即寂室為室是室室古人通用廣韻引藝文志室中周著書十篇以室中為漢複姓今藝文志逸此文

平嚴侯張瞻師 史為繁侯彊瞻按平已封工師喜不應復封張瞻師宜從史為是

禾成公孫昔 史昔作耳水經濁漳水注亦作耳

陽平與大樂令中可 史中作無按中可人名為大樂令者

廣阿 夷侯敬 敬史作竟為是其子諡敬侯必不以父名為諡

戴敬侯祕彭祖 左傳隱十年注載國今陳留外黃縣東

南有戴城釋文故國在陳留志梁國留縣故戴國

中牟 二千二百戶 二百史作三百

博陽 史云千四百戶

穀陽共侯熊嗣十八年 孝景二年隱侯卯嗣三年 懿

侯解中嗣十二年 史表共侯十九年孝景三年隱侯卯

嗣二年獻侯解十五年與此異此十二年則明是十五年之譌

高粱 志闕按左傳僖二十四年高粱注高粱在平陽楊

縣西南當是其地

僞陵 二千七百戶 史無二千字

十二月封 當從史表作十二年中為是十二月已見前

不得六月後又稱十二月

十二月封 鹵縣屬安定十二月史作十二年六月

是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建陵哀侯 史哀作敬與建平互

異 建平敬侯 史敬作哀 侯回嗣四年 據史表四年乃

元光四年非侯回嗣四年也

江陽中二年懿侯盧嗣八年 中二年當從史記作中三

年方合八年之數

翁侯 元朔二年擊匈奴官本作三年考證三年訛二年

從宋本改 按三年無擊匈奴事此宋本之譌史表亦作

二年

左王商推曰監板作左右王疑非史記作左賢王是也按

趙安稽從驃騎將軍擊匈奴與左賢王接戰為元狩四年

事匈奴傳兩言左王可證左賢王之稱左王亦如右谷蠡

王之稱右王也各本皆衍右字惟毛本不誤右王見下合

騎軹從平三侯表

從平 以從長平侯功封故曰從平

宜冠 二年五月庚戌封 史表作正月乙亥志疑本作

正月形近而譌殷術正月壬申朔無庚戌而在丙戌後疑

戌戌之譌 按霍去病傳從票宜冠之封在元三年之夏

以武紀攷之元狩二年去病春出隴西夏出北地北地役

返始行賞然則梁氏謂五月本作正月者其說非史亦誤

輝渠 二年二月乙丑封 按此侯與從票宜冠同時所

封則二月為五月之譌然五月既有丙戌不得復有乙丑

必有誤

下摩 六月乙亥封 按此侯乃匈奴禪王從昆邪王來

降者降在是年之秋不得六月已封必有誤

溫陰 三年七月壬午封四月薨 按昆邪王以元狩二年秋來降當時侈張其事必不遲至次年秋始封梁氏志疑以七為十之譌似為近之

開陵侯成婉故匈奴介和王將兵擊車師不得封年 按西域傳在天漢二年然開陵已封東粵建成侯敖侯祿至延和三年要斬國除恐成婉之封當在三年之後

丞父侯孫王四年三月乙酉封 按丞父即前承父也三月當為五月承父侯續相如以延和四年四月癸亥要斬至五月而以其邑封孫王也

弋陽 百官表宣帝地節四年弋陽侯任官為太常四年坐入盜茂陵園中物免而此表不言為太常此表漏也史表亦言為太常及行衛尉事

外戚恩澤侯表漢陽高后元年九月丙寅封 史作五月

志疑云五月九月皆無丙寅按梁氏言五月癸巳朔丙寅在其前二十七日在四月則此九字當作四也侯種以四月乙酉封沛侯產以四月辛卯封校侯平以四月庚寅封扶柳祿既同時所封自當同在一月也丙寅至乙酉二十日至庚寅又五日至辛卯又一日

昌平侯大二月癸未封 二月上史有四年二字此奪以下並四年所封

蓋元光三年頃侯克嗣 史表元狩三年侯偃元年無頃侯克及下侯受按侯信立二十五年兩表同自孝景中五年盡元狩二年其數正合不得元光三年已有頃侯克元

光蓋元狩之譌元狩三年盡元鼎五年為九年史表不數元平故侯偃書八年此有克受兩代未詳孰是發于 志于作干按莽口戢楯則干字是

博陸 北海河間東郡師古曰光初封食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 按河間已別為國何以得為光食邑所未詳也

陽都 陽都縣屬城陽國然城陽別為國未必以其縣封彭祖當是別有陽都

將陵 三月乙未封 按將陵平臺博望樂成博陽並以元康三年封宣紀可證三月上奪元康三年四字故平臺等四侯之年皆不合

封五年神爵四年薨 元康三年盡神爵四年凡六年五四二字必有一誤

褒新莽篡位為信遷公 信遷當作新遷王安先為公後為王莽傳可證

賞都莽篡位為天子 天當作太莽傳可證

殷紹嘉侯孔何齊以殷後孔子世吉適子侯 元紀封孔吉為殷紹嘉侯紀表不同

新甫 罔上下獄 罔上當有坐字

褒魯節侯公子寬 平紀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不言公子寬紀表不同

防鄉 五年閏月丁丑 按防鄉與紅休等凡十二侯皆同時封下表並作丁酉則此丑字誤平紀封在正月此言閏月紀表不同

蒙鄉侯遂普 莽傳作同風侯遂並按同風或莽所改普字本作晉謂為竝

百官公卿表上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 攷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六卿三孤為九卿按詳班語意以三少與六卿為九說與康

卿三孤為九卿按詳班語意以三少與六卿為九說與康

成合商推謂班以三公六卿爲九似未得班意

郎中令秦官注臣瓚曰主郎內諸官故曰郎中令秦策

君篇謂新城今臣處郎中鮑彪注郎郎同漢官表注主郎內諸

官吳師道正曰郎字通作郎不謂郎爲郎衛策至郎門而

反衛使客吳師道補注按韓非子傳郎中自開道於郎門

之內愚恐郎郎按鮑彪以郎中爲主郎內諸官其說固

非而以郎爲郎其說是說文郎字見於新附曰東西序也

是小篆本無郎字後漢申屠剛傳注郎殿下屋也廣韻殿

下外屋也是郎官因居於郎中故郎謂之郎耳續漢志謂

羽林郎宿殿陛殿下室中故號殿郎是可見郎之命名其

本義如此韓非之語尤爲明確董仲舒傳游於殿郎之上

注晉灼曰堂邊廡巖郎謂巖峻之郎也司馬相如傳築郎

臺師古曰郎堂下周廂也後漢韓勅後碑庫室中郎郎作

郎並可見漢人皆用郎

典客秦官掌諸歸義蠻夷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屬官

有行人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爲大行令 按典

客所掌蓋周時司儀象胥之職景帝雖更名大行然與周

官之大行人不同此行入亦與春秋時行人不同春秋時

之行人則周官小行人行夫之職也

少府 屬官有尚書符節太醫太醫湯官導官樂府若盧

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

十二官令丞劉放曰按此凡十官言十二誤也 按尚書

一符節二太醫三太官四湯官五導官六樂府七若盧八

考工室九左弋十居室十一甘泉居室十二左司空十三

右司空十四東織十五西織十六東園匠十七實十七官

此云十二疑有誤劉言十官亦未是也左弋居室是二官

或以爲一官者非觀武帝更名可見

居室爲保宮 續漢志守宮令本注曰主御紙筆墨及尚

書財用諸物及封泥按守宮即保宮也避順帝諱爲守宮

初置尚書員五人考證文獻通考曰其一人爲僕射四人

分爲四曹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又置三公曹是爲

五曹臣召南按後志及宋志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皆

秦官而漢因之此表言初置者謂尚書之分五曹自成帝

始也 按後志尚書令注曰承秦所置尚書成帝初置未

嘗云皆秦官也蓋秦時有尚書令丞漢初因之成帝始置

尚書員五人其一人爲僕射四人分爲四曹然則尚書僕

射尚書皆非秦官矣後志云尚書令武帝更爲中書謁者

令而此表尚書令中書謁者令並列亦不言武帝更名似

與後志稍異然後志又言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

此表言成帝更中書謁者令爲中謁者令則成帝時尚書

令中謁者令並有武帝時有中書謁者令無尚書令表文

未及分析言之

水衡都尉 又衡官水司空都水農倉又甘泉上林都水

七官長丞皆屬焉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劉放曰都水官處

處有之按表少府三輔皆有焉水衡屬官先敘九官令丞

矣後列長丞又云上林計令長不當並置然則甘泉上林

長是一官甘泉都水是一官自衡官已下凡六官言七者

誤也 按如劉所言則顛倒表文恐無是理且既言令長

不當並置何以又云甘泉上林長是一官乎詳表文前已

列上林令丞此必不又稱上林長丞都水亦不應重見竊

謂甘泉上林都水乃專主甘泉上林之水官故用一又字

以別於他處之都水七官者衡官一水司空二都水三農

監倉王甘泉都水六上林都水七也上文言郡國諸倉農
監是農倉為二官劉誤合為一故疑七字誤

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 按周秦官名雖同而職掌
及位之尊卑不同

是為長吏 與下文少吏對言則長讀上聲

百官公卿表下高帝五年太尉盧綰 史年在二年

軍正陽成延為少府 功臣表栢侯陽城延以軍匠從起

城入漢後為少府作長樂未央宮築長安城先就侯史表

城作成然則成乃成之譌軍正亦當作軍匠延以作官築

城侯蓋長於工事者

中地守宣義為廷尉 高二年置中地郡服虔曰中地石

扶風也 孝惠六年絳侯周勃復為太尉 史表在高后四年

七年典客馮敬為御史大夫 史表在九年

十四年內史董赤 史記紀表並云內史樂布而布傳不

言為內史赤成侯謀子

孝景四年御史大夫介 史表介作蚡介蚡未詳孰是然

非田蚡

中二年中尉考證臣照按中尉下脫一字蓋中尉某也古

本亦脫 商摧疑此為衍文按上文邳都為中尉三年免

計都之免正在此年則考證以為奪一字者其說是

後二年中尉廣意 中六年甯成為中尉四年遷建元元

年為內史不得又有中尉廣意此不知何處之文錯簡在

此

建元三年 按元年書灌夫為太僕二年為燕相則此年

應書代夫者而表缺也攷二年石慶為內史此石獨為內

史而不書慶之遷免慶傳言為太僕而表亦不書疑慶為
內史一年即代 為太僕為太僕三年徙為齊相而賀代
之如此則表傳並合矣

元狩四年成侯李信成為太常二年坐縱丞相李蔡侵道

免宋祁曰據功臣表合在五年 信成侯李必會孫功

臣表元狩五年坐為太常縱丞相侵神道為隸臣按信成

為太常二年而以五年免則此表在四年不誤道上當有

神字

元鼎六年少府豹為中尉 武紀是年王温舒尚為中尉

豈温舒往擊東越而豹即代之耶

太初三年牧丘侯石德為太常三年坐廟牲疲入穀贖論

功臣表坐為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為城旦

天漢二年新時侯趙第為太常五年 功臣表新時侯趙

第太始三年坐為太常鞠獄不實入錢百萬贖死按是年

至太始三年為六年不知功臣表誤抑此表簡錯也

太始三年容城侯唯塗光 功臣表光乃容城攜侯徐盧

之孫按據此功臣表攜字當從史記作唯在侯字下徐當

作涂唯涂姓也

四年江都侯斬石為太常四年坐為謁問囚故太僕敬聲

亂尊卑免 功臣表江都侯石汾陽侯斬疆之曾孫也太

始四年坐為太常行幸離宮道橋苦惡太僕敬聲繫以謁

聞赦免與此表異江都自是江都之譌四年恐亦有誤

征和三年侯李壽為衛尉 功臣表壽以征和二年封三

年誅則為衛尉二年

孝昭始元元年執金吾河東馬適建子孟任職六年坐殺

人下獄自殺 昭紀元鳳元年適建尚與韓增田廣明擊

武都氏則云六年誤也

五軍正齊王平子心為廷尉四年昭紀始元二年稱故廷

尉王平是平前已為廷尉而表失書也平以元鳳三年要

斬則四年當云五年

元鳳元年左馮翊賈勝胡二年

勝胡以三年要斬則此

二年當云三年

六 便樂成為少府四年卒 恩澤表樂成以本始元年

封一年薨自是年計之為三年而云四年誤也 便侯表

同杜周傳作史霍光傳作使師古以便為誤然恐是便誤

為使使又誤為史耳廣韻便姓引樂成

地節元年水衡都尉朱輔為右扶風博考證監本風字下

行博字今刪 按博字非衍為字衍也朱輔代于定國博

代朱山拊與上文相應上文于定國為水衡都尉二年遷

不得復有朱輔故知輔代定國者也

孝元初元元年水衡都尉考證曰監本脫馮奉世三字從

本補 按商榷以此為衍文未免武斷考證以為奪馮

奉世三字亦非奉世以元康四年為水衡都尉十四年遷

至黃龍元年已得十四年是年為執金吾矣安得復書奉

世之名此水衡都尉乃代奉世者失其名耳此可見宋

之不足盡信

建昭三 按元年書韋元成為少府二年則此年當有代

元成者不書闕也攷儒林嚴彭祖傳授琅邪王中為元帝

少府此表無王中當即代元成者當據以補之自四年少

府延後元帝之世少府無缺人者故知必是代元成者

永始二年二月丁酉特進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

按二月荀悅漢紀作三月非也下書程方進為御史大

夫言三月丁酉則二月不得又有丁酉矣紀書二月癸未

癸未至丁酉十五日

孝哀建平二中尉趙玄為御史大夫 按中尉乃中少府

之譌上文可證

元壽二五月甲子大司馬衛將軍賢更為大司馬六月乙

未免 按乙未當作己未哀帝以戊午崩賢即以己未免

六月有戊午不得有乙未

孝平元始元年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子心為光祿勳三年

遷 三年似當作二年

古今人表索祖 大戴禮帝繫篇史記五帝紀作嫫祖山

海經作雷祖

昌僕 大戴禮僕作濮

嬌極老童妃生重黎 大戴禮老童娶於竭水氏竭水氏

之子謂之高綱氏產重黎及吳回世本老童娶于根水氏

謂之驕禰並與表異

陳豐帝譽妃生堯師古曰即陳鋒是也 大戴禮帝譽次

妃曰陳豐氏產帝堯詩生氏正義引大戴曰次妃陳鋒氏

之女曰慶都生帝堯檀弓正義引大戴鋒作豐史記曰陳

鋒氏女

女潰 陸終紀生六子 大戴禮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

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索隱引世本作女嬪 按潰隤嬪

同聲相通宋本潰作潰

四曰會乙 按此文悉本楚世家則乙當從史記作人大

戴作節人

女嬃 大戴禮作女偃帝王世紀作女英

朱斯柏譽 書作及斯伯與

東不訾 四八目日或云不識

秦不虛 四八目日或云不空逸士傳作不空 按注虛

或作宇宇疑空之譌

后夔元妻楊慎曰夔后夔也居夔于上中出后夔于上下

是以一人而二之謬甚矣考證臣召南按表中品目乖違

誠可訾議若此文恐是連元妻讀不謂后夔是弟七等人

也 按后夔元妻有仍氏女見左傳昭二十八年

有勃君 左傳作有仍

韓泚 左傳作寒泚

稟 論語作稟左傳作澆

殪 左傳作殪澆弟

柏封叔 左傳作伯封后夔子

楚熊錫 盤子 史記熊勝以弟熊楊為後索隱鄒誕本

作熊錫一作楊 按錫當作錫

共王伊扈 世本同史記作繁扈

陳慎公 史記慎公圍戎富周厲王時

秦贏 非子子 按史記非子號曰秦贏實一人也此以

為二人與史記異

魯厲公 史記名擢世本名程

燕惠公 邵公九世 此據燕世家為言由此推之班多

本馬而與馬差互者傳寫之失

齊武公 厲公子 史記獻公子此厲字譌表前無厲公

宋父 家語名局

秦中伯子 史記公伯子也此云伯子而表無公伯傳寫

奪也

晉獻侯 史記名籍世本及譙周作蘇

晉繆侯 史記名費王鄒誕本作弗生

曹惠伯 史記名兜孫檢曰或云雉或云弟或云第

米大金 考父子 家語無此一代

陳厲公 春秋名躍史記名他而此云桓公弟其襲史記

之說佗桓公弟躍桓公子史記以為太子免之弟

惠王母涼 與世本同史記名閔

衛戴公 史記名申

宋方叔 嘉子 家語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

夷生防叔與此異按此小字則上父宋孔父下奪嘉字矣

方防古通方叔畏華氏之逼奔魯而此以為嘉子與杜氏

左傳注孔父嘉子奔魯之說合防叔已奔魯不得復稱宋

下伯夏同

秦共公 春秋名稻史記年表名和索隱云名報

周定王榆 史記榆作瑜

楚嚴王 春秋名旅史記名侶

蚡子 名淵見藝文志史記作瓊淵

郵無恤王良 左傳杜注以郵無恤王良為一人以傳文

稱子良又稱郵良也此以為二人與杜異

計然黃履翁曰計然為范蠡所著之書也蔡謨之注審矣

而表既書范蠡又書計然何考訂之不精耶 史記貨殖

傳集解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

計彌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

晉國亡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按計然即吳越

春秋越絕之計倪蔡謨之說師古於貨殖傳注中已駁之

黃舉以規班似未見顏注也

貞定王 元王子 史記為定王介按世本教王子貞王

介貞王介子元王赤此表以元王爲敬王子貞定王爲元
王子與史記同而元王之名則與世本同史記集解引皇
甫謚曰元王二十八年崩三子爭立立應爲貞定王索隱
非之然據此表則貞定之稱實有所本非誣杜撰
晉定公昭公孫定公已見前此定字誤也後文晉幽公
懿公子而表無懿公則定當爲懿之謫昭公孫當云哀公
子史記年表有哀公忌懿公驕而世家則稱哀公驕而無
懿公恐是世家之誤

周夷烈王喜 史記無夷字

宋辟公 史記名辟兵按不得以名爲諡索隱云諡桓

衛聲公 史記名訓世本日聖公馳

衛成公 史記名邀世本名不逝前穆侯已名邀則世本
是時衛貶號曰侯當云成侯

周顯聖王扁 史記無聖字

諸史瑣言卷六

漢書三

律應志而五量嘉矣 攷工記樂氏嘉量既成
方尺而圍其外 卓氏文

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 論
語所言乃車衡非權衡

銅爲物之至精劉云當爲銅之爲物至精宋祁曰當去之
字 按如文讀亦通

六物者歲時數日月星辰也攷異云數字衍 按錢說是
此卽左傳士文伯所言者

故漢志曰 此漢志不知何人所撰當在劉歆之前
禮樂志樂官師瞽註諸侯者追繫其地劉歆云顏云追繫
其地是謂周以前未有齊楚秦蔡也不亦謬乎 按齊地

左傳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
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是太公以前不曰齊也太公始

都營邱胡公徙都薄姑獻公後徙都臨菑蓋三徙矣秦自
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始爲附庸邑於秦谷是非子已前

其地乃谷名非國名也周之前蔡亦無聞惟荆楚之名殷
時已有耳劉之規顏豈其然乎

制宗廟樂 按叔孫通所定諸奏猶存古意惟其音不傳
卽傳亦莫能知與古否通因秦樂人制氏當卽秦樂官

既云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則或尙存古音魏文侯
言端冕而聽古樂可見六國時古樂未盡亡也惟房中樂

爲楚聲則不免鄭衛之譏然非通所造

金支秀華注張晏曰金支百二十支 文選顏延年宋郊
祀歌金枝注引此注作應劭金枝下有銅鎰二字

都務遂方官家桂華 以酌水之二句擬倒

青陽三都子樂 此章雖未明西顧元冥三章並有郭子樂之文未詳其義恐是撰者人名此四章蓋分春夏秋冬四時

歷無草 楊用修以歷為樞草為阜曲說不可從不如舊注為得

刑法志於盛德臣等所不及 於歎美辭猶後之言甚盛德也

凡此五疾許應元曰五疾者謂禮教不立隄防凌逼一也死刑過制二也生刑易犯三也民窮斯濫四也豪傑務私

姦有所隱五也 許說非補注云禮教不立一也刑法不明二也民多貧窮三也豪傑務私姦不輒得四也獄紆不平五也按王說是今隄防凌逼以下即申明禮教不立數

語之意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至亦猶此矣乃申明紆獄不平之意而始以凡此五疾結之可見獄紆不平當在五疾之一

食貨志 此志本平準書惟馬以平準為主故言貨而略食此分食貨為二視馬為整贖矣陵夷至於戰國至盡地

力之教數語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至猶未足以澹其欲也一段漢興至歲不過數十萬石一段其後上郡以西早至

固其變也一段秦兼天下至使放鑄一段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至烹私羊天乃雨皆本平準書字句雖有增損

大旨同也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平準書云自

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又云禹貢九州各因其

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契具樂使民不

倦又云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

刀或龜貝按夏后氏之言貨者禹貢所稱厥篚厥貢是也

司馬所言實本禹貢固非靡得而記者逸周書言湯時四方獻命即殷之貨也則其略亦可言也說又見考證

歲有凶穰至百倍其本矣 見管子國蓄篇國蓄輕重篇之六也蓄買蓋如今之國戶

故萬乘國之至千金之賈者 見管子國蓄及輕重甲篇利所有并也至不得豪奪吾民矣 見國蓄篇

古者天降災戾師古曰一日戾至也 此注見國語吏發兵誅之宋祁曰發兵誅之當去兵字 按去兵字則

文難通史記亦有兵字 廢居居邑 師古說本史記集解

夫周禮有賒貸 師古注悉本周官文及注而注中其從官貨物者以共以共二字未詳當有論奪

郊祁志以為宗應劭曰宗大宗也臣瓚曰宗宗伯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宗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也春秋左氏

傳曰虢公使祝應宗區享神也又云祝宗用馬於四墉竝非宗伯及大宗也劉放日子按春秋外傳曰夏父弗綦為

宗自稱曰我為宗伯宗伯非宗何哉何義門曰宗人宗伯之屬周禮春官有都宗人家宗人 胡氏匡衷儀禮釋官

曰案掌禮之官天子有大宗伯小宗伯諸侯以司馬兼之無宗伯唯立宗人而已禮記文王世子云宗人授事雜記

云宗人納賓是諸侯謂之宗人也春秋時諸國皆不見有宗伯而左傳稱魯夏父弗忌為宗伯似魯獨立宗伯之官然魯語止云夏父弗忌為宗又云宗人夏父展哀二十四

年傳云使宗人夏獻其禮定四年傳稱分魯以祝宗卜
史杜氏解宗爲宗人則魯無宗伯可知鄭注大宗伯及禮
器引左傳俱云夏父弗忌爲宗人疑今本作宗伯者誤也
韋注云宗宗伯蓋以諸侯之宗人與周禮宗伯職掌同耳
弗忌云我爲宗伯亦僭稱按胡氏之說可以申頰而抑劉
然尙書顧命授宗人同傳宗人小宗伯是小宗伯稱宗人
則諸侯之宗人卽王官之小宗伯故亦得稱宗伯弗忌之
言當有所承未爲僭也則臣瓚之說未爲誤也雜記云大
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孔疏引皇氏云大小二宗
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是以又謂宗人爲大宗曾子問
云大宰大宗大祝皆禘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
人從孔疏云宗人卽大宗又祭統云大宗執璋瓚亞裸是
也據此則應劭之言大宗卽宗人耳頰以二說皆非亦拘
墟之見

顯齊師古曰齊讀曰齋 楚語作民濱齊盟章昭曰齊同
也按此當依國語爲齊盟詩黃鳥不可與明箋明當作盟
使復舊常亡相侵黷 自民之精爽不貳至此竝國語觀
射父之詞

禮于六宗 注孟康所載四說弟一說爲鄭元弟二說爲
孔光劉歆弟三說爲賈逵皆見於書疏第四說蓋卽歐陽
及大小夏侯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
間助陰陽變化之說而又變之近人多以屬孟康然康稱
或曰則非康語可知劉昭續漢書注稱引十餘家而不及
此未知爲何人之說
後十三世世益衰 考證臣召南按自成王至幽王歷康
昭穆恭懿孝夷厲宣幽凡十一世封禪書作十四世此文

作十三世並訛 按此文十三世蓋承上文後三世來上
三世數至紂此十三世當爲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世
其後十四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考證臣召南按封禪
書作其後十六年以十二諸侯年表核之周平王元年秦
襄公之八年也初立西時及文公十年作鄭時恰十四年
此文是也史記札記曰案襄公十二年卒文公四年至汧
渭之間會則十六年是 按二說不同據此文十四年下
云卜居汧渭乃文公四年事則札記說是下文屢言作某
時若干年而此第言其後若干年是不從作西時之年數
起也

作陳寶祠後七十一年秦德公立考證臣召南按封禪書
云作鄭時後七十八年以年表核之自文公作陳寶祠至
德公元年止七十七一年若自文公作鄭時討之當作八十
年凡此類皆班氏密於史記 按史記年表文公十年作
鄭時此年不算其後文公十一年至五十年爲四十年卒
公十二年出公六年武公二十年卒而德公立寶七十八
年史文未嘗誤也此志上文言作鄭時後九年作祠陳寶
作祠陳寶在文公十九年是亦不數作鄭時之歲也而此
文公七十一年則上并作祠陳寶之年下連德公元年方
合七十一年之數

後四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考證臣召南按封禪書曰
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以年表
核之秦宣公之元年周惠王之二年也宣公四年作密時
此三後四年似亦訂正史記之失 史記攷異志疑並謂
其後六年四譌六然史文其後六年上承七十八年而言
則德公二年宣公四年是爲六年未爲誤也此言後四年

或是承作伏祠而言德公二年初伏

後十三年秦穆公立 封禪書作十四年按此史記之誤

然宣公四年作密時其後八年而宣公卒成公立四年卒

而穆公立為十二年則當云後十二年方合乃云十三年

必上并作密時之年或下并穆公元年方合十三年之數

若斯之類史例多不畫一

後百一十歲周赧王卒 當云百十二歲他本作百二十

歲二十即十二譌倒

幾二十八年秦并天下茅坤曰史記百一十五年而秦并

天下漢書誤 按此承上文周祀絕而言初不誤

春秋六十未見皇孫 按元后以本始三年庚戌生至永

始三年丁未年五十八此云六十舉成數為言耳

天文志辰星殺伐之氣戰鬪之象也 至軍急約戰 按此

段乃述辰星應從天官書在辰星之下為是天官書無首

十一字

辰星 此段文視視諸星為略益知前文當在此

名天宗 史記宗作泉按史記下文曰江池其昌則作泉

是

然用之一決房中道宋祁曰朱子文云房字當作於字蓋

言月之行其道雖多然皆決於日之中道也故其後云至

月行則以晦朔決之又曰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隨

之也如此則一決於中道為允 天官書月行中道索隱

案中道房星之中間也房有四星若人之房三間有四表

然故曰房南為陽間北為陰間則中道房星之中間也故

房是日月五星之行道然黃道亦經房心若月行得中道

故陰陽和平案晉書天文志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

宮也又為四表中間為天衢為天關黃道之所經也七曜

由乎天衢則天下平和則所謂房中道者即中間天衢也

朱改為於失之未考

五行志奪民農時及有姦謀李奇曰姦謀增賦履畝之事

也臣瓚曰姦謂邪謀也師古曰即下所謂作為姦詐以奪

農時李說是按下云妄興繇役以奪民財作為姦詐以傷

民財本文又加一及字則奪農時與姦謀自是兩事不得

如李說

又執公師古曰十六年秋公會晉侯于沙隨晉受喬如之

諸而止公 按春秋成十六年書不見公三傳皆無止公

之事此子政之誤而小顏既引沙隨之會何亦增止公之

文

先是四國共代魯大破之於龍門韋昭曰魯郭門 按春

秋三傳並無此事桓十年郎之戰乃齊衛鄭三國非四國

仲舒學公羊或別有據

事王子猛師古曰猛景王太子 按景王太子名壽先卒

王子猛杜預以為次正非太子

火災應之自然象也 以上皆春秋時事而入漢志失於

限斷

不敬而備霧之所致也 按備霧愚蒙也其字說文人部

佻下作佻務 段注改子部毅下作毅替楚辭九辯作恹恹

玉篇引作恹恹 人部 心部作恹恹 荀子儒效作溝替此

志上文霧恆風若注應劭作設替廣韻五十候作變替又

作替替其音則作寇茂也山海經郭注又作穀替

穀梁公羊經曰世室 按此下所引乃二傳文言經誤二

傳穀梁作太室與左氏同公羊作世室

弗過之矣 師古注用杜預按此句注言不過三歲必滅
亡則上句注當引易三歲不覲句其說方明

莒怨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 按春秋公至
自晉在叔弓敗莒之先此所言與左傳不合師古注亦即
正文為說未以春秋傳文核對

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絕先是發民男女十四
萬六千入城長安是歲城乃成 按漢都長安高帝時未
築城至惠帝三年始城長安城三十日罷歷三年而城乃
成其用民力可謂寬矣不得以為大旱之應紀不書此事

文帝三年秋天下旱 紀不書

景帝中三年秋大旱 紀書夏旱按武帝紀建元四年六
月旱元封四年夏大旱民多鬻死此並不及

元狩三年夏大旱 天漢元年夏大旱其三年夏大旱

征和元年夏大旱 紀皆不書

神爵元年秋大旱 紀不書

成帝永始三年四年夏大旱 紀不書 按成紀建始二
年夏大旱此不及

後三世周致德祚于秦晉灼曰赧王奔秦獻其邑此謂致
德祚也 按此謂顯王九年致胙于秦三世者安王烈王
顯王也祚當作胙說文祚字見新附祚福之祚經傳多作
胙晉說誤

操之急矣師古曰操持也謂執持所虜獲也 按操之急
者言晉之敗秦不念舊恩其事持之過急耳非指虜獲言

劉歆以為螻蟻之有翼者 說文蝻部蠶蟻大蝻也按
說文虫部蝻下左傳言十五年釋文並引劉歆說蝻蟻

子也與此異

董仲舒劉向以為螻蟻始生也一日螟始生 此文重言
螟始生誤也按說文虫部蝻下左傳宣十五年釋文並引
董仲舒說蝻蟻子也則上螟字當作蝗爾疋釋蟲蝻蝻蝻
郭璞注蝗子未有翅者則亦謂蝗始生也

不實澤注寶穴也 國語注寶決也

則區霧無識 區霧即備霧也詳上

董仲舒劉向以為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 按公觀
魚于棠左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是蓋盤于游佃之一
端非貪利之事

有隼集于陳廷師古曰隼鷲鳥即今之鳩也說者以為鳩
失之矣 按爾雅釋鳥鳩鋪枝說文作馱鋪枝也與隼絕
非一類師古之說或唐時方言鶴凌本官本作鶴爾雅釋
鳥鷹隼醜疏引陸璣曰鶴屬也則師古以為失之者正舊

說也國語注隼今之鶚也

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 按是時劉單未嘗專權也若
專權則尹氏亦不能立王子朝矣左傳云葬蔡平公蔡太
子朱失位在卑是懦而非驕也董語與左氏異

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 按此志春
秋日食劉歆所言多差前二月蓋歆自用太初曆以夏正
推之故也

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六侵伐一滅國觀兵周室 上文
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下云楚乘弱橫行八年之
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按此文與此大
同而師古注六侵伐前則舉宣八年以前事此則舉宣十
二年以後事何也竊謂文十四年字入北斗以叔服之言
為允

地理志任土作貢 此下師古注頗用舊說而掩其名
冀州既載師古曰載始也冀州堯所都故禹治水自冀州
始也 按既載當下屬為句舊說皆上屬為句非也載字
當從鄭韋訓事也不當訓始至胡朏明謂載無始義則書
益稷鄭注詩駟鑲皇矣諸詩鄭箋孟子滕文公萬章趙注
爾雅釋天孫注皆訓為始不起於顏也

厥田中中 師古所引二說前乃鄭說後乃王肅說

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商推曰按郡國志注前志
有鼎湖此大字湖字之上脫鼎字小字胡應加水旁建元
之下脫一字更名之下又脫鼎字 史記武紀索隱鼎湖
縣名屬京兆後屬弘農昔黃帝采首陽山銅鑄鼎於湖故
曰鼎湖即今之湖城縣也按小司馬之說可以輔王氏之
說矣然封禪書索隱又云案三輔黃圖鼎湖宮名在藍田

韋昭云地名近宜春案湖本屬京兆後分屬弘農恐非鼎
湖之處與武紀之注自相矛盾武紀集解晉灼曰在湖縣
韋昭曰地名近宜春使漢志本有鼎湖何晉韋二家皆未
見及耶則武紀索隱之語甚可疑也此書武紀太子自殺
于湖武五子傳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宣紀故皇太子在湖
然則武宣之世縣名湖不名鼎湖韋昭之注蓋指前志湖
下小注而今本奪耳鼎湖或是湖名也若湖本名鼎湖司
馬彪不應但曰故屬京兆也 晉志湖故曰胡漢武續志林
慮故隆慮殤帝改固始侯國故寢也光武中興更名臨睢
故芒光武更名竹邑侯國故竹若湖縣前志名鼎湖當云
故鼎湖而司馬彪不言則未嘗更名可知前志凡言有者
並城邑鄉聚山水名則有鼎湖云者亦其比耳
漢澤應劭曰有漢澤在西北汪校曰案御覽州郡部九無

澤字觀應注縣名不當有澤字疑涉注文而衍俟攷 按
續志漢澤侯國晉志漢澤並有澤字恐非衍字縣自以漢
澤得名不必以應注為疑水經沁水注沁水又東逕漢澤
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九年晉
取之武漢澤者也據此則漢澤不當無澤字也

沾大鵬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官本
邑成作阜城考證臣召南按宋本監本及別本俱作至邑
成入大河非也漢無邑成縣名阜城則勃海郡屬縣也尚
書孔疏史記索隱並引此條曰東北至阜城入大河可為
確證今從之商推曰邑成當作昌成後漢改阜成故鄭注
禹貢作阜成詩抑鄘衛譜疏引此志作阜成者非元文又
尚書後案曰據志清漳至邑成入河不言邑成屬何郡鄭
則云至安平阜城入河疏則云至勃海阜城入河攷前志

信都國注引應劭云安帝改曰安平其屬縣有昌成續志
安平國故信都延光元年改其屬縣有阜成故昌城然則
前志上黨沾縣清漳至邑成入河邑字謬當為昌成鄭據
東漢地理故云安平阜城若勃海郡之阜城雖載前志卻
與信都之昌成非一地即與安平之阜城無涉孔穎達因
其名同而誤合之非也 汪校本亦以為當作阜成與考
證說同按詩譜疏周禮職方氏疏引志阜成上有安平字
書疏引志則有勃海字史記索隱引志惟言阜成不言郡
名當是元文也王氏之說與齊相左今以水經注考之漳
水逕鉅鹿南宮堂陽扶柳之後又北逕昌成縣故城西此
昌成屬信都者也自是又逕十縣又東逕阜城縣故城北
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又東逕建成縣故城南又東右會楊
津溝水自枝水東逕阜城南此鄭元以為勃海之阜城也

禹貢錙指阜城故城在今縣東二十二里然則漳水先經
信都之昌成後經勃海之阜城班云至此入河則當以後
經者為是王說甚辨而未可信也信都勃海壤實相接東
漢信都為安平國有阜城志云故昌成而勃海無阜城晉
志則勃海有阜城而安平無之可知阜城實為安平勃海
接壤之地故時而屬安平時而屬勃海則謂其必非一地
恐亦不盡然也志言過郡五王氏以為上黨郡魏郡廣平
國鉅鹿郡信都國也段王裁說文水部注則數勃海而無
廣平今攷水經注清漳水所經涉縣武安而與濁漳會又
經鄴梁期即裴斥丘平恩此魏郡之縣也列人斥漳曲周
南曲曲梁此廣平國之縣也鉅鹿縣新市堂陽此鉅鹿郡
之縣也南宮解陽信都下博扶柳昌成西梁桃樂鄉武邑
東昌此信都國之縣也武陴弓高樂成此河間國之縣也
扶領志作蒲領脩市阜城成平建章武平舒勃海郡之縣也
是所過之郡廣平勃海並有合之上黨為過郡六矣此恐
志之誤耳王氏以阜城為昌成故不數勃海然漳水所過
勃海屬縣凡七不止阜城則不得舍勃海而不言矣 又
按水經注衡水又北逕昌成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信都有
昌城縣漢武帝以封城陽頃王子劉差為侯國關駟曰昌
成本名阜成矣應邵曰堂陽縣北三十里有昌成故縣也
按據關駟之言則武帝未封侯國之時昌成本名阜成疑
昌城本分阜城以為國莽時國絕東漢遂廢其地仍并入
阜城改屬安平耳據應劭之言知東漢之阜城亦非西漢
故昌成之地續志因其屬安平乃曰故昌成也魏書地理志武邑郡阜成前漢屬勃海後漢屬安平
汝南郡莽曰汝汾分為賞都尉考證臣召南按汝汾當是

汝墳之訛分為賞都尉當是賞都郡之訛蓋莽改汝南郡
曰汝墳郡又分置賞都郡耳商推曰按此郡屬縣宜祿縣
莽曰賞都亭則此分為賞都尉者疑即賞都之尉別治者
非以都尉連文也 按如王說則尉者郡尉乎縣尉乎如
為縣尉則其秩甚卑不足言分如為郡尉則郡尉漢改都
尉無單稱尉者則其說非當以齊說為是莽傳有賞都大
尹王欽此其確證
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為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
為臨江中二年復故攷異按高帝元年楚柱國共敖為臨
江王都江陵即南郡故地也本項羽所封史家繫之高帝
耳其五年敖子尉為漢所虜則復為南郡矣 按錢說是
臨江郡當作臨江國恐是傳寫之譌景帝二年立皇子闕
為臨江王四年闕薨七年廢皇太子榮為臨江王中二年
榮自殺是後國復為郡矣然當四年闕薨之後七年榮未
廢之前中間二年必復為郡志不言略也
夷道莽曰江南應劭曰夷水出巫東入江宋祁曰巫字下
當添山字 按應劭謂夷水出巫者即據巫縣下所稱夷
水云云也山字不當添江南水經江水注作江湖
巫夷水東至夷水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 水經江
水注縣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縣以隸南郡按水經夷
水出巴郡魚復縣江東南過佷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
東入於江佷山屬武陵是夷水實過郡三巴武志云二者未得其實汪文盛本二作一者尤誤商推徒見應劭夷水出巫之說謂巫與夷道俱屬南郡二當作一而未考水經水經注言夷水又東逕建平沙渠縣縣有巫城晉承孫氏分南郡立建平郡治巫城然則夷水自魚復至巫自巫自

假山也志原未言夷水出巫應劭強為之說耳

高放流水流所出東入餘餘水南至華容入江過郡二

按水經注流水出高城縣流山東逕其縣下東至房陵

入油水也房陵屬武陵故云過郡二商推欲改二作一非

餘水當即水經之油水酈元以為流水入油油入江說與

志合而段氏說文注則以酈為謬其說甚辨然今不得餘

水所在則是非正難定也

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為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復

故注校曰元年水經淮水注作六年 按淮南王安於元

狩元年謀反自殺則作六年者誤

昌邑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為昌邑國 按昌邑國以昭

帝元平元年復為山陽郡此不言缺也事詳昌邑王傳

濟陰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為濟陰國宣帝甘露二年更

名定陶 按景帝中六年立梁孝王子不識為濟陰王一

年亡于國除是年為景後元年此後無封濟陰者則其地

為郡可知宣帝甘露二年始以其地立皇子躡為定陶王

更為定陶國四年徙楚則其地當復為郡河平四年山陽

王康徙定陶當復為國哀帝建平二年定陶王景徙信都

此後復為濟陰郡故哀紀建平二年稱帝太后葬定陶發

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也志皆不言

東海郡注應劭曰秦郊郡 按水經沂水注秦始皇以為

郊郡漢高帝二年更名

平曲侯國莽曰端平汪校本曰案齊氏召南曰東海一郡

平曲二邑同名殊不可曉以莽所更名推之一顛一倒或

者第二平曲是曲平史記稽疑證以水經注誤引平曲作

西平益信齊說之確 按王子侯表平曲侯曾以本始元

年封即此所謂侯國也周勃子堅亦嘗封平曲侯見功臣

表則平曲似不誤或縣與國不妨同名乎

都平侯國汪校曰案都平疑誤倒史惠景間侯者年表平

都孝侯劉到索隱曰屬東海 按王子侯表都平侯巨以

甘露四年封即此國也則非誤倒上郡有平都劉到所封

當是彼縣

會稽郡 越絕二漢景帝五年五月會稽屬漢

豫章郡志但曰高帝置不言何年晉書地理志漢改九江

曰淮南即封布為淮南王六年分淮南置豫章郡惟布傳

四年秋七月立為淮南王項籍死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

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皆屬焉籍之死在五年衡山本吳

芮國此時方以益布何以六年復分立豫章豈地分而仍

屬布耶水經贛水注贛水又逕南昌縣故城西於春秋屬

楚秦以為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灌嬰以為豫章郡

治此即灌嬰所築也灌嬰官本趙本均改作陳嬰蓋以史

漢表皆云陳嬰定豫章也第元和志洪州南昌漢高帝六

年置廬州南康本漢灌嬰所置南壘縣也袁州宜春縣本

漢舊縣灌嬰定江南所築城寰宇記略同二書皆言灌嬰

是舊說相承如此其言六年置與水經注晉志合豈豫章

之地至六年而始定本是廬江南部故分立為郡以益布

耶

廬江郡文帝十六年封廬江王賜景帝徙衡山則廬江已

復為郡志略

天水郡勇士屬國都尉洽滿福莽曰紀德師古曰即今土

俗呼為健士者也隨室之初避皇太子諱因而遂改汪校

本曰案据顏說志本作滿福避諱改勇士作注者遂綴原

文於此耳水經河水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酈注云地理志曰滿福也屬國都尉治王莽更名之曰紀德然則酈所見志作滿福矣又水經注諸刻作蒲福侯攷按隋文皇太子名勇豈有避諱而反改勇士之理顏注謂改勇爲健耳隨固無太子名滿福者漢沿邊都尉治不必皆在縣城志中言都尉治某地者非一滿福蓋勇士縣地故列于勇士之下酈元之注或有訛奪滿蒲字形近而譌典籍中最多未能定其孰是汪說謬續志勇士屬漢陽郡晉志無此縣蓋省并矣

敦煌郡淵泉宋祁曰一本作拼泉按續志作拼泉晉志作深泉者避淵字

上郡襄洛莽曰上黨亭按上黨郡襄垣莽曰上黨亭似不應二亭同名恐此有誤

六璽

六

淫陶按淫說文汪之本字隸省作汪耳乃孟康曰音汪恐陋不至此音汪景本作音枉當是也段玉裁據集韻三十六養作姬往切謂丁度所據志作音枉其說可從別本注作音注則譌甚

遼東郡襄平遼東郡治見水經大遼水注

沓氏應邵曰沓水也音長答反師古曰凡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汪校曰沓字毛本誤作氏商榷曰觀師古注即解應注宜從毛刻按應音長答反其作沓字甚明王說非

合浦郡合浦莽曰桓亭按趙國莽曰桓亭不應相複合浦郡莽曰桓合則此當曰桓合亭奪合字耳

趙國景帝三年復爲邯鄲郡汪云三當爲四史景紀四年冬以趙國爲邯鄲郡按趙王遂以景三年正月反相距

七月城破自殺卽除爲郡猶未踰年故班云三年不必以馬改班

真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按諸侯王表真定頃王平元鼎三年以常山憲王子紹封此云四年不同也真定蓋本常山之地常山爲郡而真定方別爲國也

中山國高帝郡景帝三年爲國按中山王勝以景三年封至宣帝五鳳三年絕國除當復爲郡此後十二年清河王充徙中山復爲國十五年成帝建始四年又絕國除當復爲郡此後六年陽朔二年信都王與徙中山復爲國班不言略之也

信都國元帝建昭二年立皇子與爲信都王陽朔二年興徙中山信都當復爲郡後十九年哀帝建平二年定陶王景徙信都復爲國此卽略言之亦當云元帝建昭二年

六璽

七

爲信都國志略河間國故趙文帝二年別爲國按河間王辟疆以文二年封十五年絕後十年景二年始封皇子德爲河間王中間九年其地當入漢爲郡志略

留川國後并北海劉敞曰按留川與漢俱不見并北海時至建武年乃省留川入北海耳按留川以文十六年爲國至莽時始絕其并入北海在建武十三年凡後漢所省併前志俱不言後并北海四字非班語

高密國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更爲高密國按膠西于王端元封三年薨亡後國除爲膠西郡見景十三王傳此後三十五年本始元年始封廣陵胥少子引爲高密王

廣陵國武帝元狩二年更名廣陵按江都王建以元

狩二年謀反自殺國除為廣陵郡見景十三王傳元狩六年始封皇子胥為廣陵王此但言元狩二年更名廣陵未備

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商榷曰秦以京師為內史京師之外分三十六郡河東郡太原郡上黨郡三川郡東郡潁川郡南陽郡南郡九江郡泗水郡鉅鹿郡齊郡琅邪郡會稽郡漢中郡蜀郡巴郡隴西郡北地郡上郡九原郡雲中郡雁門郡代郡上谷郡漁陽郡右北平郡遼西郡遼東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邯鄲郡碭郡薛郡長沙郡見班地理志但史記秦始皇本紀云秦初并天下分以三十六郡裴駮注歷舉三十六郡之名雖與班志約略相同而無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卻以內史充數又添入鄣郡黔中是為三十六晉書地理志同愚謂班志裴注各有

璽六

誤何則始皇本紀又云三十三年發諸嘗通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南越尉佗傳亦云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則三郡為秦置無疑然并天下係二十六年事其時已定三十六郡南海等三郡是三十三年所置相去已八年不應入三十六郡之數班志疑誤後書南蠻傳秦併天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下即有領外意亦漢西南夷傳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躡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其眾王滇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願遣吏焉十餘歲秦滅漢與皆弃此國巴郡雖在三十六郡數內而黔中更荒遠略通置吏僅十餘歲而秦已滅則黔中之屬秦已當始皇三十年以後去二十六年初并天

下亦已久矣自不當在三十六郡數內裴注亦誤至兩粵傳云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此一郡則班志裴注皆未之及此置郡亦必在始皇三十年後非初并天下事且秦雖置郡仍為無諸與搖所據秦不得而有之所以漢擊楚二人即率越兵來助故不當在三十六郡數也然則於班去三外應入內史蓋班志郡國一百三連三輔數則秦三十六郡亦應連內史數外尚少二姑闕其疑鄣郡亦似非又曰鄣郡或係楚漢分爭之際暫置復廢按王氏駁班志其說頗確錢竹汀段懋堂並以班為是者殆以三十六郡舍南海桂林象郡難得確數而班數適合遂以為不可易然究難逃王所議也至王所言黔中郡之誤則是王之誤而非裴之誤史記秦紀昭王三十年蜀守若伐

璽六

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續志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水經沅水注晉書地理志說並與范同然則黔中郡之屬秦在未并天下之前其地初非荒遠略通置吏僅十餘歲者也西南夷傳所言自謂西南夷諸國與黔中無涉王氏誤會史文而撰此說殊非段懋堂謂黔中郡志不之數不可為典要則是太史公之文亦不足信矣其言尤武斷無理竊謂黔中在三十六郡之數裴說無可疑者至鄣郡亦見於漢初續志及晉宋二志並以爲秦置雖無他確證然裴說正未可廢也秦郡之置其有可考者漢中惠文後十三年南郡昭王二十九年黔中三十五年南陽三十五年三川莊襄元年太原二年東郡始皇五年潁川十七年會稽二十五年並見於秦紀及始皇紀又如魏納上郡在惠文十年司馬錯滅蜀在後九年盡有韓

上黨在昭王四十八年不知是卽年爲郡抑在後也 秦郡之名亦有因於舊者上郡故魏郡上黨故韓郡巴黔中漢中故楚郡並見史記世家雲中雁門代郡趙置上谷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燕置並見史記匈奴傳此外河東太原上黨南陽琅邪邯鄲雖因舊名是否先已爲郡則不可考 晉志始皇初并天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於是興師踰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其語爲王說所本近人以是說爲唐人所造前此無言之者然諸郡名續志宋志並與晉志說同豈得謂唐人所造耶 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 按合縣邑道侯國計之凡千五百八十七而此志所列實千五百七十九尙少其八 東郡縣數乃二非史之闕文必傳寫訛奪也侯國二百四十一志所言者一百九十四蓋有奪 侯國二字者矣汾陰侯周昌曾孫明爲沃侯國土伍而志無沃國表無沃侯此又志表皆奪者又後文趙地下曰南至浮水浮水不見於志或卽班所遺漏者也 鍾代石北 鍾貨殖傳作種正義在恆州石邑縣北蓋蔚州也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會稽 按會稽之越屬吳與粵地風馬牛不相及此文上云今之蒼梧云云接云其君禹後云云是混吳越南粵爲一 是班之誤而何氏讀書記謂西漢會稽一郡吳共之故前以會稽爲吳分此仍敘封於會稽明百越所始乃曲爲之說也會稽郡與南越九郡壤隔數千里其分星亦異漢時會稽自屬揚州南海諸郡自屬交州何嘗共之哉太史

公分東越南越爲二傳正以其壤地不同種姓亦異不能合爲一耳注中環非班類非瓊劉又非顏其說紛紛而皆不知區東越於南越是猶以東越爲百粵之一而不知東越與百粵不相涉也若凌氏稚隆以句踐之粵爲楊粵尉佗之粵爲荆粵則又失考史記南越傳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是楊越正謂南越而非句踐之越荆粵之名史記所無不可爲典要句踐之後爲閩越王 請東海王搖說文閩東越蛇種也則東越可稱閩越然已非會稽舊壤矣 溝洫志 自井田之法壞溝洫之制已不可復易河渠爲溝洫非其實矣補注云用論語盡力溝洫之文 皇謂河公兮何不仁張晏曰皇武帝也 按武帝作歌不得自稱爲皇史記皇作我爲是 藝文志中庸說二篇 按此則中庸一書西漢時已單行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 按劉歆七略無揚杜此班氏所入 平原君七篇朱建也 按此列於魯仲連子後虞氏春秋之前蓋卽戰國時平原君趙勝非朱建也朱建至文帝時尙在必應列於孝文傳後且史記附建於鄒陸傳後乃辨士非儒家也疑朱建也三字乃後人妄增非班語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 按上文凡五十二家八百四十七篇數不符未詳 而辟者又隨時抑揚師古曰辟讀曰僻 按辟猶偏也 鄭長者一篇 六國時 按六國時人何以列在武帝時人之後 張蒼十六篇 漢人何以廁於容成子鄒奭子之間

五曹官制五篇 漢制似賈誼所條 按漢之尙書五曹始於成帝時而此言賈誼所條似五曹之名肇于漢初矣處子九篇師古曰史記云趙有處子 按今史記孟荀列傳作劇子處劇形近而譌徐廣所引應劭氏姓注亦云處子

尉繚二十九篇鄭樵曰尉繚子兵書也班固以為諸子類實於雜家此之謂見名不見書 按兵形執類別有尉繚三十一篇此二十九篇恐非兵書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劉奉世曰又少十篇 按實千三百九十篇此少數十篇也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 按以下文推之此下當有圖十三卷四字

右著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按上文凡卷四百七十七而易卦八具不在內當有論奪

諸史瑣言卷七

漢書四

項籍傳角弟間故將 史記作故齊將凡馬勝於班者略記於此

夫擊輕銳 史作夫被堅執銳

羽軍漳南 按下文言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軍漳南則此時羽未渡漳疑南字誤

田榮者背梁 史作數負項梁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 按賈生過秦論太史公以贊陳涉班合陳項為一傳並合二贊為一然班書既斷自漢代則論秦者不應若是之繁

張耳陳餘傳燕以為然 史記燕下有將字

魏豹田儋韓信傳 按三人同傳以其皆舊國之後也史記魏豹與彭越同傳皆王梁地也田儋自為傳統諸田也

韓信與盧綰同傳而陳稀附之皆降匈奴者也各有義例竊謂魏豹之於漢旋旆旋虜諸田未臣漢韓信則定天下

之後始入匈奴雖皆舊國之後而在漢則蹤迹不同史記有六國世家則三人皆舊國後可以合傳漢書當以漢為主不必以其為舊國後而強合之

田儋傳嗟乎有以 史以下有也夫二字

韓彭英盧吳傳 淮陰之功豈彭英諸人所可疑與諸人同傳非其倫矣

黥布傳使布先涉河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渡也 按涉

史記作渡涉渡義一也國語吳語銜枚潛涉注涉渡也廣雅釋詁二涉渡也是其證也師古注蓋據爾雅無舟而渡

水曰徒涉及說文楸徒行厲水以為訓然未免拘墟之見

項羽傳言湛船破釜則當日非無舟楫

留項王於齊 劉氏放謂漢王大敗彭城不利出梁地至

虞是則項王已去齊矣安得復言留項王于齊及隨何自

明已功亦云陛下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然則漢王使隨

何在未至彭城之前明矣按劉氏所言與隨何語合而與

本紀不合本紀何之說布在漢敗彭城之後至次年而布

始歸漢恐當以紀為是也傳文於齊字有誤隨何之語或

經刪削而失其真耳如在未至彭城之前則上文不當言

漢王出梁地至虞下文不當言項王留而攻下邑矣劉說

未確 張良傳亦言此事在彭城之後

項王留而攻下邑師古曰縣名也在梁地 地理志下邑

縣屬梁國梁國故秦碭郡按高紀是時周呂侯將兵居下

邑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故項王留而攻之也上文

出梁地至虞虞縣地理志亦屬梁劉氏放謂此時漢與楚

相持碭陽傳云留而攻下邑非事理蓋未攷紀文而妄疑

之

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 按黔布在楚時功最多入漢

後惟舉九江兵會於陔下耳他無奇功可紀安得與信越

為同功一體竊謂漢之立國信之功無可與並越數反梁

地絕楚軍食其功亦偉然其才遠不若信布特梟將耳漢

因其故王而封之非以其功也

楚元王傳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 地理志魯國故

秦薛郡高后元年為魯國按薛郡高帝時既已屬楚而高

后時又別為魯國豈一郡析為二乎地理志魯屬縣六東

海屬縣三十八彭城為楚國屬縣七凡五十一縣與三十

六縣之數不符蓋非漢初之舊矣

劉東海薛郡 按吳王濞傳及史記世家但云創東海郡

楚本有三郡不應遽創其二恐薛字衍

胥靡之劉敞曰胥靡說文作縉靡謂拘縛之也 按說文

及字書無縉字恐有譌

昭帝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 按劉澤事在始元元

年見昭紀

遷大中大夫後復為宗正 百官表元鳳元年大中大夫

劉德為宗正數月免按德先為宗正丞至是方為宗正不

得言復復字疑衍

歲餘復為宗正 百官表往元鳳三年

弒君三十六 按注所引春秋弒君不數晉之哀侯奚齊

故符三十六之數然奚齊已成君不當遺

亡國五十二 按注所引春秋亡國不數極宿鄆陽温甲

氏留吁陳蔡 並見九國及鄭瞞鐸辰夷虎芮賈荀六國而

有須句道房然見於經者惟陳蔡滅而復封餘皆不得遺

也須句則邾滅之而魯復之道房則靈王遷之而平王復

之其滅也經傳無明文皆不必數五十二之數於春秋經

傳考之其說難合顏說亦非定論

人膏為錢燭 史記作人魚膏按此當從史記秦雖虐未

必用人膏

成帝待詔官者署 待上當有時字

城陽景王章傳 惠王武嗣十一年薨朱祁曰越本作十

年 按表武以元封三年嗣天漢三年薨也越本非表言

十二年亦一之譌

成帝復立雲兄俚為城陽王 表作雲弟

賈參傳攻轅戚 史記作爰戚山陽縣左傳晉作爰田國

語作轅田古爰職通

與南陽守勳 水經注三十一以勳為呂姓

陳平傳諸將盡讎 史記索隱云漢書作皆怨

王陵傳十年而堯 十年史記作七年按功臣表陵以高

后七年堯十字譌

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耶劉放曰盜賊數亦

自有主者謂不當問細故也 按盜賊頭數不可得知故

以彊對詰之盜賊非所宜有安得有主者劉說非

周勃傳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

西北劉奉世曰兩陣相向吳奔東南陬則西北在陣後何

由奔之蓋亞夫令備西南陬傳者但欲見能料敵反其所

攻不知遂失實也 按此時亞夫堅壁不出非兩陣相向

蓋既堅壁不出則壁之四面皆可攻吳聲言攻其前而潛

兵襲其後亞夫知之故奔東南而備西北果如所料若東

南與西南皆在前一面救應尚易未為奇也劉說拘

臺詣廷尉廷尉責問 百官表景中六年廷尉瑕更為大

理亞夫下獄在後元年則當稱大理方是瑕者不詳其姓

氏觀責問亞夫之言其人可知

傅寬傳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師

故曰敖地名敖倉蓋取此名也左氏傳曰敖郟之間 按

左傳杜注敖郟二山在楚陽縣西北而灌嬰斬欽二傳言

擊項冠魯下敖當為魯之敖山至韓信之破龍且虜周蘭

其地又在齊

婁敬傳敬脫輓輅師古曰二音同聲也宋祁曰注文當刪

作音同耳 按二音指上蘇孟二音不當刪

見齊人虞將軍 史記此句上有衣其羊裘一句與下不

敢易衣相應

謝通傳 通傳說范陽令事本史記張耳陳餘傳而徐公

之名則班所補說韓信事本史記淮陰傳而未一段則班

所增

劇伍江息夫傳贊宰詔謂胥夫差喪注其明年越滅吳

按子胥死八年而吳滅明年誤

直不疑傳朝廷見人或毀不疑 按此當以朝字句見字

句疑字句言於入朝之時公卿廷見而人於眾中毀之也

而劉氏故曰朝廷見之謂達官也補注取劉說以見人為

顯者然他無可證

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汙君子譏之 史記曰塞侯微

巧而周文處謂君子譏之為其近于佞也 按史記君子

譏之句單承周文處謂說故下申之曰為其近于佞也班

刪塞侯微巧句而增石建之澣衣然建之行不失為孝與

周文之佞不同相提並論過矣

梁平王襄傳有鬮尊師古曰鬮古雷字 按說文木部鬮

籀文鬮然則非古雷字也史記作鬮欄之或體

梁餘尚有八城考證臣召南按史記作削梁八城梁餘尚

有十城以地理志證之梁國統八縣則此文是也 按元

延中削梁王立五縣使此時止餘八城又削五縣僅有三

城與地理志亦不合疑王襄時所削後復稍與之故王立

時既削五縣而志尚有八縣也

賈誼傳已矣國亾人莫我知也 接亾同無或以亾字句

絕者非

般紛紛其離此郵今蘇林曰般音樂孟康曰般音班師古

曰孟音是也字從丹青之丹 按佩觿般音班從丹青之

丹出漢賈誼傳是顏與郭所據本字並丹然說文無般字
惟司馬相如傳般般之獸師古曰般字與班同從丹青之
丹餘無所見字書惟玉篇丹部般古班字賦也而廣韻即
不收疑般乃般之譌體玉篇般字在丹部之末亦必宋人
所增而非顧氏之舊也史記文選並不作般此注蘇林音
樂史記集解孟康曰盤桓不去樂隱樂桓也其作般字甚
明則不得謂今本作般為誤相如傳之般般史記文選亦
不从丹般般文采之兒乃說文辨字之段借亦不當从丹
青之丹

可為流涕者二王氏應麟曰其一謂匈奴有可制之策而
不用也其二論足食勸農班氏不載于傳而載之食貨志
姚氏鼐曰此二字疑本是一字後論匈奴一事而疊出可
為流涕句耳非有二也俗人或迷于起處增一為二按

二說似姚為勝一二為二或是傳寫之誤或又弟二句可
為流涕前賈別有云云班刪去而誤留無以證之

可為長太息者六師古曰道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
此至三而止蓋史直取其切要者耳王氏應麟曰賈書言
庶人上僧班氏取為太息之一秦俗經制二篇不以為太
息而班氏取為太息之二論教太子是為太息之三體兒
大臣是為太息之四又等齊篇論名分不正又銅布篇論
收銅鑄錢此二者皆太息之說班氏削等齊篇不取而載
銅布篇于食貨志故六太息止載三篇按師古謂長太
息至三而止者以傳中可為長太息句止三見也然預教
太子禮治體兒大臣實是三事真西山以夏為天子至此
時務也止為太息之四凡人之智能至以觀之也止為太
息之五其說是也惟六太息尚闕其一西山先生引新書

諸侯官名制度同于天子者補之姚姬傳謂新書者未敢
信以為真賈生之文也若果如此孟堅必不刪削之意謂
此一段為論積儲即載于食貨志者是已按積儲一疏王
伯厚以當流涕之一姚氏又以當太息之一似姚說近之
伯厚取新書以校正傳文然新書非賈子原書其編次不
足深信則其乖異之處未必本傳非而新書是也秦俗經
制實是一事而新書分為二篇其謬可見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
相疑也按疑之言擬也同官司言樹國太大則勢與天
子相擬也

故迺孩提有識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按趙岐
孟子注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較
師古說為長說文孩小兒笑也提挈也王莽傳師古注嬰

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笑也與趙說不
殊

豫讓黥面吞炭鄭氏曰黥漆面以易兒師古曰黥熏也以
毒藥熏之劉奉世曰黥謂以物塗之取以黥鼓故謂之黥
爾訓熏與漆皆非也按戰國策稱漆身為厲滅鬚去眉
則當以鄭說為是顏劉所言並與本事不合殺牲以血塗
之為黥呂覽費以香塗身曰黥齊語故以漆塗身亦得言
黥也

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斃而加也師古曰
中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蘇林曰不戾其頸而
親加刀鋸也姚氏鼐曰弛者解去其職師古說非案左
傳莊二十二年注弛去離自弛自去離其職也姚說是弛
無死義中罪亦不至死也刑法志云中刑用刀鋸故蘇注

云然然此中罪亦不專主刀鋸言

爰益最錯傳最錯晉灼曰音厝置之厝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序云責通請錯匪躬之故曰韻而言音音是也潘岳西征賦乃續為錯雜之錯不可依也 按古音去入同韻近人論之詳矣顏未解去音

張釋之傳其後拜釋之為廷尉 百官公卿表釋之為廷尉在文帝三年按釋之由騎郎為謁者中郎將爰益請之益於文帝即位後始為郎中則其為中郎將而請釋之必在元年以後釋之以騎郎不三年而至九卿文帝用人之不次如此釋之為騎郎益為郎中同在郎署故知其賢也賈山傳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按中當如字讀凡中字顏多讀為竹仲反

枚乘傳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 按景三年漢之郡除內史外則有河東上黨河內河南東郡潁川南陽江夏沛郡魏郡鉅鹿清河涿勃海平原千乘泰山東萊琅邪東海桂陽武陵零陵漢中廣漢蜀郡巴郡隴西北地上郡九原定襄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中山凡三十九郡諸侯王除吳楚趙膠西膠東菑川濟南七國外則有齊濟北淮南廬江衡山燕梁代河間臨江魯汝南廣川長沙凡十五國皆與乘所言不符

韓安國傳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 梁孝王傳無此事史家兩傳各見者多如此惟安國見大長公主鄒陽傳以為在漢捕詭勝之時與此不同

魯恭王餘傳子文王峻嗣十八年薨 十八表作十九按峻以陽朔二年立至哀帝建平二年為十九年峻弟閔以

建元三年立則表作十九與閔之立年相接然峻以子閔除則中絕一年亦未可知傳與表難定其孰是 江都易王非傳為廣陵王 按廣陵當依表作廣世時廣陵厲王胥後國尚未絕不得以封宮也

膠西于王端傳為膠西郡 宣帝本始元年為高密國凡為郡者三十四年

董仲舒傳詩人美之而作 疑作下有奪字

對上應書者 按此言賢良所對無能應詔書之意者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考證臣召南按仲舒對策之年先儒疑而未定漢書武紀載于元光元年與公孫弘並列既失之大後通鑑據史記武帝即位為江都相之文載於建元元年與嚴助並列亦失之太前若以仲舒此文推之則在建元五年計漢元年至建元三年為七十歲而五年始置五經博士即傳所謂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也至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即傳所謂用郡舉茂才孝廉也若在建元元年豈得云七十餘歲乎

按置五經博士但為立學校之官未見所為抑黜百家也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見武紀繫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之後此所謂抑黜百家蓋其說仲舒發之而綰復請之然則仲舒對策之年當從通鑑為是至本傳七十餘歲之文或傳寫有譌耳攷本傳仲舒為江都相久之中廢為中大夫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時建元六年也六年已中廢居家不得五年方對策齊說恐未足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考證臣召南按泄庸師古無注疑即國語所謂舌庸與苦成文種范蠡皋如並

為大夫稱五大夫吳晉之會黃池也舌庸與蠡率師沿海
沂淮以絕吳路泄與舌音相近而字異耳 按左傳哀二
年吳洩庸如蔡納聘是洩庸乃吳臣故杜氏世族譜列泄
庸于吳雜人中仲舒乃以為越大夫殆先事吳後入越歟
黃池之會乃哀十三年事哀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傳並稱
越后庸石經宋本后作舌然則泄舌音近通用齊說是也
不必疑其為二人

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中稟
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攷異按主父偃傳元光元
年西入關而高廟高園殿災乃在建元六年其明年始改
元元光計其年月似不相應 按建元六年仲舒家居推
說災異故主父偃得候仲舒而竊其書次年為元光元年
偃西入關因奏之其年月相接可不必疑

諸書

十

司馬相如傳師古曰徐廣鄒誕生諸詮之陳武之屬 按
隋志百賦音上卷宋御史褚詮之撰史記索隱引作褚詮
此作諸詮之恐誤新舊唐志作褚合之合又詮之譌
相如歸而家貧 按相如以貧為郎則其家本富豈以八
官而耗其資財遂至於家徒四壁立耶

其中則有神龜蛟龍毒冒鼈龜師古曰鼈音徒河反又音
大河反宋祁曰徒河大河二反是一音疑上云徒丹反丹
何近而相亂上林靈龜亦有注 按宋說是上林
正作徒丹可證鼈從單聲徒丹乃其本音故與鼈為韻馬
融廣成頌亦以蛟鼈與鼈龜為韻集韻有唐干反鼈之音
陀乃音之變

的傑江靡師古曰江靡江邊靡也之處史記集解郭璞曰
靡也索隱應劭曰靡邊也張揖曰靡涯也 按小顏依

文為說非是郭應張三說近之而未盡也靡者涓之段借
字爾雅水草交為涓郭注詩曰居河之涓疏李巡曰水中
有草本交會曰涓今詩作靡音義同詩巧言篇居河之靡
傳水草交謂之靡釋文靡本又作涓左傳僖二十八年余
賜女孟諸之麋疏釋水云水草交為涓古字得通用故此
作靡是涓字段借可作靡亦可作靡古音眉聲與米聲非
聲同部此同部段借者禮記少儀疏荀子富國注皆云靡
讀為糜此米聲與非聲相段借亦可證靡之為糜而靡之
為涓又何疑哉

諸書

十

枇杷檉棗張揖曰檉檉支香草郭璞曰檉支木師古曰此
二句總論樹木不得雜以香草也檉郭說得之 按說文
檉酸小棗史記索隱引徐廣曰檉棗也與許說合此文屬
檉於枇杷檉之間當以檉棗之說為是淮南子云代檉棗
以為枲亦以為檉棗香草之說劉向九歎用之然曰檉支
則非檉棗郭以為木名當亦指檉棗

亭柰厚朴張揖曰厚朴藥名 按自盧橘夏孰以下八句
皆是果類不應雜入藥名恐別一物
立萬石之虞師古曰虞獸名也立一百二十萬斤之虞以
縣鐘也 說文虞鐘鼓之柎也飾為猛獸从虎鼎象形其
下足鏤虞或从金虞虞篆文虞段氏玉裁注戴氏攷工記
圖曰虞所以負簋非以羸者羽者為虞下之跗也引西京
賦洪鐘萬鈞猛虞趨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薛
注云當筍下為兩飛獸以背負張揖注上林賦曰虞獸重
百二十萬斤以依鐘旁俠同夾此可見虞制師古改其注
云以縣鐘則昧於古制矣廣韻引埤倉錄樂器以夾鐘削
木為之與張注同今本廣韻云形似夾鐘則非矣按釋名

釋樂器所以縣鐘鼓者橫曰符從曰虞虞舉也在旁舉符也與薛綜之說同然則符以縣鐘鼓虞以負符師古不分符虞之制段氏譏之誠是詩靈臺傳曰植者曰虞橫者曰枸考工記注橫曰莢植曰虞西京賦薛注縣鐘格曰符植曰虞爾雅木謂之虞郭注縣鐘磬之木植者曰虞毛鄭薛郭之說與詳劉同皆不謂虞為獸名師古襲張揖之說與諸儒乖異恐未是本賦棟飛遠張揖曰飛遠天上神獸史記作蜚虞遠虞一文未知孰為天上神獸之本字不必牽合為一段氏云長卿謂虞為神獸與許說不同未見其為然也干石之鐘猶西京言洪鐘萬鈞極言其重耳亦非必果為干石及萬鈞也

匪唯偏我 偏我史記作潘之文選作偏之我按偏我是與下句汜布護之相應史記索隱引胡廣曰言雨澤非偏

於我普偏布散無所不獲之也似史記本亦作偏我故索隱引故廣說也文選考異曰徧當作偏之字不當有讀以四字為一句漢書正如此也史記索隱引胡廣曰言雨澤非偏於我最為明晰是史記亦作偏我與漢書同當據索隱訂正

般般之獸師古曰般字與班同耳從丹青之丹 般史記文選作般說見前

卜式傳 按史記載式事於平準書中具有深意孟堅裁取為傳事頗與食貨志相復殊為失之

張安世傳肅敬不怠十有三年 按安世以元鳳六年封三當作二

杜周傳郡吏大府舉之廷尉注如涓曰郡吏太守也文類曰大府公府也孟康曰舉之廷尉呂章劾付廷尉治之也

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 按上文言詔獄益多是漢時天下之獄不皆之廷尉惟以章劾付廷尉者廷尉得治之當合孟頫二說方明

小卞之作可為寒心考證按今詩作小弁與孟子同蓋卞弁二字古通用故師古音盤與陸氏毛詩音義同 按卞者弁之俗體後人強分為二唐時蓋尙未然故師言異同

合陽侯梁放舉欽考證臣召南按漢代列侯具見於表此合陽侯梁放功臣恩澤二表不見何也師古亦無注 按功臣表合陽侯梁喜元康四年封四十一年薨建始二年侯放嗣然則放之嗣侯正在成帝之世齊偶未檢及張騫李廣利傳 按張李傳乃截取史記大宛傳文然史

記序於大宛傳中事具首尾最為得體班采為傳轉令西域傳文首尾橫決且騫傳自騫卒後千餘言乃西域事與騫無涉何義門謂西域之開自騫導之故於其傳終言漢武以兒戲傲中國以深著其罪未免為班氏左袒史固有因一人而終敘其事以著褒譏者然不過以數語結之未有長篇累幅如此傳者也

立其夫人為王宋祁曰古本夫人下有太子二字考證臣召南按史記作立其太子為王外國固時有女王然以下文推之似史記是 按據宋校是此文本亦作太子古本衍夫人二字後人誤刪太子存夫人遂成今本非班與馬

異又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云夫人為王是史記亦有兩本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 車令即上文所云壯士車令也中郎將朝疑與車令同出使者

贊曰 此仍用史記大宛傳贊文然與張李何涉益可知
采張李事自為傳者大失史公之意

司馬遷傳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按失當讀為佚下同

嚴助傳建元三年閩越舉兵 而上書以聞 此一段見

史記東越傳

時武帝年未二十 是時武帝年十九

主父偃傳見衛將軍 按青以元光六年拜車騎將軍此

時尚未為將軍史追稱之或疑衛將軍不薦士而獨言偃

不知言偃之時青尚為侍中迨後日貴即不肯妄言天下

士矣

東方朔傳今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狎吡牙張晏曰齟音植

師古曰齟音側加反又壯加反塗音丈加反亞音烏加反

按注音非古音也古音且聲涂聲與亞聲牙聲並在魚

虞漢部不在歌麻詩三百篇可證此因亞牙而并改齟塗

之音謬矣

辛慶忌傳成帝初徵為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

吾 按百官表成帝建始二年任千秋為執金吾一年遷

而三年不書何人為執金吾河平元年執金吾輔中間虛

位二年蓋即慶忌初為執金吾左遷酒泉太守表失書也

其後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則在河平三年表書

迺復徵為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

表作四年

復徵為光祿勳 表在陽朔四年

其後拜為右將軍 百官表於陽朔四年書慶忌為光祿

勳四年遷而次年鴻嘉元年即書光祿勳辛慶忌為右將

軍而不書何人代慶忌為光祿勳鴻嘉四年又書右將軍

辛慶忌為光祿勳四年遷光祿勳并將軍疑表有誤

歲餘徙為左將軍 百官表慶忌為右將軍在鴻嘉元年

為左將軍在永始三年相距凡七年歲餘字有誤

少子茂水衡都尉 百官表水衡都尉無辛茂名孝平元

始二年書中郎將辛成子淵為水衡都尉疑辛成乃辛茂

之謬

常惠傳是時烏孫公主上書 自取鹵獲 按此文與西

域傳全同此兩載而未刪正者

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 事見西域傳

鄭吉傳於是中西域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

遠近均也中音竹仲反 按既云處諸國之中何以復音

竹仲反

陳湯傳如得此二國王氏雜志曰二國當為三國三國謂

烏孫大宛康居也漢紀孝元紀作如得此三國是其證

上文言今鄯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

畫計欲降服之按此文是鄯支為康居畫計降服烏孫大

宛也作二國為是是時康居尊敬鄯支欲倚其威以脅諸

國久與鄯支為一矣

時成都侯商新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 按罷

昌陵乃永始元年事商為大司馬在永始二年是湯之得

罪在昌陵既罷之後

段會宗傳歲餘小昆彌為國民所殺 西域傳為降民所

殺

諸史項言卷八

漢書五

韋賢傳勤諛厥生師古曰諛歎聲音許其反楊慎曰方言云楚謂然曰諛說文諛磨也離騷云歛秋冬之緒風說文歛磨也二字音義並同實一字耳皆楚語也 按用修所稱說文方言並誤說文言部諛可惡之詞一曰諛然欠部歛磨也皆不曰磨惟口部喚應也用修蓋以喚之訓屬之誤歛也方言歛警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曰歛或曰警其字作歛不作諛也歛秋冬之緒風乃楚辭惜誦語亦非離騷也明人引用古書好改原文博洽之士不免此病最為誤事諛文選作喚許諛字二訓前說可惡之詞顏注義頗與之相合史記項羽本紀索隱曰喚歎恨發聲之詞楚辭惜誦注歛歎也廣韻十六哈歛歎也其義皆相引伸後一說

漢書八

與方言歛字之義及口部喚磨也之義合然則諛喚歛三字前後二說音義皆同得相通用用修所引誤而其說則未誤惟此句如云勤然厥生頗為費解不如仍用顏說為得

恭儉淨壹 淨文選作靜按說文滯無垢穢也靜審也淨亭安也此詩當為安淨之淨淨靜皆借字

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 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謂與石頌共事而不能有所匡正也文采過之謂前所錄二詩及後毀廟諸議也

夏侯勝傳益千戶劉奉世曰關內侯無國云何言益 按關內無國而有食邑勝益千戶亦食邑也漢時列侯之國戶有極少者如邢侯李壽侯一百五十戶高昌侯董忠坐法削戶定七十九戶是也關內侯食邑有極多如婁敬以

二千戶為關內侯是也勝益千戶亦云優矣 京房傳曰好學得幸梁王 梁王敬王定國

冀奉傳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己酉主之孟康曰金之為物喜以利刃加于萬物故為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 按西方主殺而曰情喜殊不可解孟注亦甚牽強利刃所加安有可喜之事於理難通

李壽傳問者春三月治大獄 季夏舉兵法 秋月行封爵 按哀紀建平元年皆無其事

張敞傳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考證臣召南按地理志山陽郡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與此文大相懸殊蓋元始中戶口一倍於宣帝時矣 按敞之自山陽之膠東在元康二年之後下距元始纔六十餘年不應戶口繁滋一倍之多疑山陽

漢書八

七

屬縣元康之後有從他郡改屬山陽者屬縣增故戶口亦增耳又按定陶共王康初封濟陽後徙山陽又徙定陶康為元帝愛子所封必大國疑山陽屬縣爾時所增迨康徙封而山陽復為郡屬縣仍王國之舊故與元康時不同

蓋寬饒傳時執金吾議 錢大昭曰據公卿表名廣意按寬饒自殺宣紀在神爵二年執金吾南陽太守賢非廣意蕭望之傳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 按初即位當云初親政事

馮奉世傳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考證即公卿表所云繁延壽也此文作李此人有一姓 按公卿表初元三年書丞相司直南郡李延壽子惠為執金吾九年遷建昭二年書執金吾李延壽為衛尉三年書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三年卒一姓繁師古曰繁音蒲元反然則表本曰李延

壽而附書一姓繁三字以存疑耳蕭望之傳作繁延壽

楚孝王昭傳 平陸侯術采祁曰陸一本作陵 按楚元

王子禮會封平陸侯此侯亦楚王子則作平陸為是

史丹傳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見定陶王雅素愛

幸劉奉世曰臣子宜屬下句不當斷之陽夏公謂如顏讀

亦雅明三省曰以下文大意觀之顏注是也考證臣召南

按臣子二字連上連下讀並通 按臣子二字上屬固通

然下句無臣子二字則文義不明自當以劉說為勝

國東海郊之武彊聚戶千一百 表作千三百戶

薛宣傳刑罰惟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按中如字即大

禹謨民協于中之中也不當音竹仲反師古凡中字多讀

竹仲反疑是沿隋時舊讀隋人諱忠同音之字或亦改讀

也

谷永傳誠修後宮之政至息白華之怨師古曰永言此者

譏成帝專寵趙昭儀也劉奉世曰按永後疏云建始河平

許班之事傾動前朝今之後起天所不享則建始四年未

嘗有趙昭儀也 按班婕妤傳云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

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婕妤又云其後趙飛燕

姊弟亦從自微賤興又云鴻嘉二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

班婕妤然則趙昭儀之入宮當在鴻嘉元年永對在建始

三年與趙昭儀無與許后傳云自為妃至即位常寵于上

後宮希得進見永所言乃指許后之事故有賤者咸得秩

進之語

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呂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

權 按蓋指許嘉永附王氏故排許是時嘉雖已策免而

許后之寵未衰

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 按日食地震在三年冬而此云

其夏當是四年夏矣惟上文無四年之文前永所對云乃

十二月朔戊申日而不著其年是必為當年之言又云今

二年之間災異鋒起尤其明證後又云待詔一旬然後得

見日食地震在月朔而永待詔僅一旬則尚在三年可知

然則永對在三年冬而此言其夏不言四年乃史文之疏

也

此欲目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 按丞相父子

匡衡及子昌也事見衡傳建始四年罷中書官見成紀

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至是信是使 師古以為今文周書

泰誓之辭然是收誓之辭

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

泰時汾陰后土曰求繼嗣召雄待詔奉明之庭正月從上

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何義門曰按成帝紀永始二年春

正月王音薨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時汾

陰后土諸祠則雄雖嘗為音門下吏及薦之待詔又別一

人故自序曰客贊誤又曰據文選注此客字指蜀人楊莊

但雄所與劉歆書疑非真耳 按何說是復甘泉泰時河

東后土成帝紀在永始三年冬十月而郊祀志載元始五

年王莽奏言永始元年三月呂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

與紀乖異紀書行幸甘泉河東始於永始四年則莽所言

誤也文選甘泉賦注善日漢書曰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

泉七略同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雄上漢書三年

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按自敘正月奏甘泉賦其三

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溱汾陰既祭還上河東

賦其十二月羽獵雄從故鄆因校獵賦以風是甘泉河東

賦其十二月羽獵雄從故鄆因校獵賦以風是甘泉河東

羽獵三賦乃一年所上而不言何年成紀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而是年紀不言羽獵惟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冬行幸長楊從胡客大校獵三事在一年與自序之文頗合七略以甘泉為永始三年正月所上則爾時甘泉汾陰未復其誤顯然

距魂負診服虔曰診河岸之坻晉灼曰診情也 說文診水不利也段注按坻礫水合水不行故謂之診按診與坻義相引伸與服晉之訓合說文坻小渚也

河靈變陽蘇林曰試郎反服虔石彘反師古曰變陽驚懼之兒陽二音並通 按陽毛本從易他本从易以蘇音推之則其字从易說文有陽無陽陽跌也吳都賦魂穰穰氣懾而自踴跌者劉曰踴跌頓伏也與驚懼之意正合集韻音

尸羊切變陽驚懼見正據此也服虔之音蓋讀為後漢書馬援傳變鏢之鏢變鏢勇兒不知服之義如此否惟讀為石彘反與易聲不相附當是所見本從易作陽也顏謂二音並通似欠分曉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日多禽獸 還上長楊賦文選注善曰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校獵之年也班欲敘作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曰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曰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校獵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元年賦又疑七略誤 按大校獵在元延二年賦云今年獵長楊則亦當為是年所作七略以為綏和元年上者誤

謂之茲耶 謂上奪何字衍之字說詳胡氏文選考異

假言則于天地贊于神明師古曰假至也宋祁曰司馬溫公云李宗吳皆作遐光謂當作假劉敞曰案本書云吾寡見人之好假也則假當從光音遐假即遐也其首章曰吾寡見人之好假也指此矣 按假言與下文絕于適言句相對法言作遐言李軌注遐遠寡見篇吾寡見人之好假

者也適文之視適言之聽假則備焉李軌注歎人皆好視聽諸子近言近說至於聖人遠言遠義則備然而不視聽音義好假音遐本或作遐李訓為遠言正與適言相對顏監溫公之說非矣其字當從法言音義作假說文無遐字

古多以假為之楊統碑文懷假冥又假爾莫不隕涕繁陽令楊君碑假爾僉服武班碑商周假蕤善山碑思登假之道魏孔羨碑洪聲登假皆作假禮樂志假秋合處注假即

遐字假假形近最易相混列子黃帝篇登假汗假當為遐蓋本亦假字也

淵騫第十一宋祁曰李軌注法言本無此序云與重黎去序 按上文訖于漢道句有宋祁曰李軌注法言本訖作迄既言無此序何以又云訖作迄其語相矛盾矣李軌注

法言本音義引柳宗元曰按漢書淵騫自有序文語俗近不類蓋後人增之或班固所作疑是柳本無此序耳今李軌本有此序及注但不知是原本否班此所錄既云自序必無所益於其間恐法言本傳寫脫去

初雄年百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召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宋祁曰通鑑考異云雄自序云上方郊祠甘泉泰時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奏甘泉賦其十二月奏羽獵賦事在元

延元年時王音卒已久蓋王根也 按雄奏甘泉羽獵乃
元延二年事傳言歲餘奏羽獵賦則其待詔當在元延元
年王音以永始二年正月薨何義門有薦雄待詔非王音
之說也至考異以為王根然根為票騎將軍非車騎也又
不盡符周壽昌以古四作三傳寫時誤加一畫三遂誤為
三其說可采雄生于甘露元年使其為王音門下史在永
始元年則相距三十八年而此云年四十餘恐自序不至
有誤也

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 按莽傳大將軍鳳病且死呂
恭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永始元年五月封新都侯遷
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則永始元年五月後莽已不在黃
門而此云奏羽獵賦後始除為郎給事黃門則在永始四
年十二月後何以得與莽並乎據音薦莽並之文則雄之

給事黃門在永始元年之前據奏賦除郎之語則又在永
始四年之後史文抵牾此其甚者

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通鑑輯覽注日上元焦茲曰漢書
揚雄傳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
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莽天
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將近百年
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相抵牾矣又考王莽自平帝元始
間始號安漢公而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
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然則雄之終或在平帝末正年
七十餘也世謂班固早卒曹大家傳失其實豈不然哉茲
之論如此而寧都魏禮亦引證各書謂雄賣文自贖又不
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多為竄益至劇秦美
新則劉棻作也紫陽綱目特書莽大夫揚雄死是舉褚淵

馮道所未嘗加者而加之矣據焦魏二家之說班史所載
幾不足信今考外戚傳元后崩莽詔雄作誄雄傳雄投閣
京師為之語其所載甚詳文選任昉王文憲公集序李善
注引劉歆七略曰子雲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也甘露元
年戊辰至天鳳五年戊寅正得七十一年然則此文未嘗
誤惟上文年四十餘句則有誤耳雄之至京不知的在何
年其所作反騷自嶠山投諸江流在陽朔中王音之代王
鳳在陽朔三年九月則陽朔三年已前雄固未至京師有
文可證乃焦氏欲自建始改元數之至有將近百年之惑
而又云在平帝末正年七十餘不且自相矛盾耶 居攝元
鳳五年止 孟堅之撰漢書始永平中歷二十餘年至建初
中始成此傳末云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則此傳乃永
平中所作 天鳳五年至永平 實孟堅所自撰非曹大家所

附益焦謂班固早卒曹大家傳失其實豈其然哉雄投閣
事在始建國二年雄作元后誄在始建國五年史傳皆有
明文又敘傳稱其父彪幼與從兄嗣共游學父黨揚子雲
曰下莫不造門年二十遭王莽敗夫當莽敗之年彪年僅
二十則天鳳五年亦止十六齡耳雄且造門與之友已云
早慧若在天鳳以前則彪年未十齡豈遂能與父黨相晉
接哉彪之父穉與雄交彪又與雄交則孟堅所言雄年及
雄卒之年必不至舛誤焦氏之言未見其有一是也魏氏
之言未詳本於何書其謂劇秦美新乃劉棻作亦不知有
何的據班固典引曰揚雄美新典而亡實是東漢之時初
不以此為非揚作近人海昌朱子培超之亦謂以法言考
之萃於平帝元始元年稱安漢公法言稱漢公並未及新
莽篡位事然則雄年七十一卒當在孺子嬰居攝時雄仕

歷成平故云三世不徒官若復仕莽則孺子嬰為五世矣可知雄未嘗仕莽元后謀及劇秦美新或亦劉歆輩假託以取媚耳其為雄滿雪如此然自來媚人者自獻之不暇豈肯假託於人則魏謂茶作朱謂歆豐作其說皆非至朱執三世不徒官語為證尤為疏舛考本傳言三世上文明云當成哀平間初不計孺子嬰與莽也下始云及莽篡位呂耆老久次轉為大夫然則雄之為諸吏中散大夫正莽世所徙之官豈得云未嘗仕莽哉法言孝至篇云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莽未即真已貢諛若此則龜鼎既移其歌功頌德又何足怪若王安石謂美新投閣是谷子雲非揚子雲尤為不根之論考漢書谷永傳王根為驃騎將軍薦永為大司農歲餘永病數月卒於家百官表元延四年永為大司農一年免計其卒

九

九

在綏和元年是年十一月莽始代為大司馬及其篡也谷子雲下世十餘年矣又安有美新投閣之事乎

儒林傳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師古曰商瞿姓也 史記索隱商姓瞿名字子木按史記仲尼弟子傳以瞿為名家語亦索隱說是師古非字書以商瞿為複姓實承師古之謬

田何子裝考證臣召南按史記作子莊班氏當以避明帝諱而改曰裝耳 按漢書避明帝諱皆改莊為嚴後漢明帝紀注伏侯古今注曰莊之字曰嚴是以莊為嚴是當時功令班必不改莊為裝此當是傳寫異文

田廣明傳傳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按廣明為淮陽太守而陳留別為郡何以傳至陳留廣

明得發兵捕斬之疑陳下衍留字地理志淮陽國屬縣弟一曰陳也陳縣蓋太守所治故傳止傳舍而欲俟太守謁見收取之耳

至圍師古曰陳留圍縣 按地理志圍屬淮陽不屬陳留且圍屬淮陽故下云上巨廣明連禽大姦也

尹賞傳舉茂材粟邑令 按粟上當有為字

貨殖傳穀羅千鐘 羅史記作羅羅羅二義迥異

泰千大斗考證顧炎武曰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貨耳臣召南按史記但云泰千斗無大字 按索隱引漢書作泰大斗然則唐時漢書本日泰大斗無千字故小顏小司馬皆為大斗作解此千字後人據史記以校漢書遂誤入正文耳此文所言貨貨甚多皆不言大斗而獨於泰言之甚屬可疑恐漢書本同史記傳寫譌干為大而說者

十

十

強為之解也

游俠傳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 按春申非公子

搯擊而游談者師古曰搯捉持也擊古手腕字也 說文擊手擊也从手取聲揚雄曰擊握也段玉裁注握者搯持也揚說別一義凡史漢云搯擊扼腕者皆疊字言持手游

民也按顏注用許弟一義據段說當為弟二義也 陳遵傳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師古曰既關閉又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為館云門之館簞妄穿鑿耳館自主人所執何煩投井也 按轄車軸端鍵也謂以鐵鎖

母軸頭而制之也故可去而投之館蓋即說文之轄字轄穀端鎔也穀孔之外以金表之曰轄此非若轄之可去而投之也儀禮既夕木館注今文館為館似館館為一字然

錯以制軸錯則冒於敵端者其為物實不同至管籥之管
古書無从金者說者欲改轄為鎗而又解為門之鎗籥謬
矣

為裳所輜師古曰裳者呂輒為裳者也或以裳為喪失之
說文裳大盆也發井壁也是裳發義異不得以發訓裳
廣雅裳發也發即鑑字說文鑑大盆也急就篇飯裳賦賦
項嬰盧裳次于飯賦賦項之間其為盆發之屬甚明贊玉
篇大盆也廣韻太盆似盆然則以裳為發未為失也顏于
急就篇注曰裳大盆而此乃為異說何耶

匈奴傳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六月詩
毛詩亦以為宣王詩與此合史記則序於襄王時

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按此出車之詩毛詩亦以為文王
時詩此以為宣王時詩與毛異史記又序於襄王時

厚遇關市饒給之 史記關上有通字

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邀累烏厲温敦皆見
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
温敦為義陽侯通鑑考異曰宣紀呼速累單于帥眾來降
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屠驀單于子左大將率
眾降侯義陽侯温厲敦以匈奴呼速累單于率眾降侯此
即屈與敦也未嘗為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者
誤也 按烏厲屈序於父烏厲温敦之上豈當時降漢時
屈之意耶屈以五鳳二年封温敦以三年既父後于子屈
封千六百戶温敦封千五百戶亦父薄於子惟屈既為温
敦子何以表又云烏桓屠驀單于子此又不可解者呼邀
累師古以為官號匈奴未見有此官號且紀表明曰呼速
累單于師古不引以為證何耶惟呼速累單于與烏桓屠

焉單于既不見于傳故考異疑之然紀中凡匈奴來降者
皆不書惟呼速累以單于而書且形諸詔語恐非降時自
稱及紀表誤也當時五單于之外又有閏振單于伊利自
單于呼速累或即其比或又如烏藉呼揭初稱單于後去
其號未可知也又按爾時呼韓邪單于新破屠耆單于車
犁單于亦降呼韓邪單于何以呼韓邪單于之左大將反
來降漢疑此文呼韓邪或是呼揭之譌呼揭或作烏揭表
文烏桓亦烏揭之譌而屠驀字子字皆衍文也
二世稱藩 按自呼韓邪單于款塞迄元始五年匈奴凡
五易單于而稱二世者雕陶莫皋且麋胥且莫車囊知牙
斯並呼韓邪子兄弟相及故稱二世本或作三世者非
南粵傳長沙兩將軍 按兩將軍降慮侯周竈博陽侯陳

西域傳及山北六國 後書云車師前後部及東且彌卑
陸蒲類移支是為車師六國按據此本傳東且彌西且彌
卑陸卑陸後國蒲類蒲類後國其即山北六國乎後書之
移支此傳所無後書移支國居蒲類地則移支之號乃後
所改其地即二蒲類之一

至疎勒南與蔥嶺屬 至疎勒三字上下疑有奪文
烏貪訾離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 按下文
云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單桓去長安八千八
百七十里西且彌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東且彌去長
安八千二百五十里烏孫去長安八千九百里則四十一
戶之烏貪訾離安得曰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哉恐萬字
為九千二字之譌前文云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
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

百處之其地必與車師相接車師後王國去長安八千九

百五十里則此國相距必不遠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考證臣召南按後漢班勇為西域

長史屯柳中後書西域傳諸國道里俱以去長安所居為

率疑即此柳谷也王氏雜志曰狐胡當依太平御覽所引

作孤胡字之誤也孤胡與車師異地不當云治車師柳谷

師字蓋涉下文車師而衍御覽作治車柳谷無師字 按

如王說則齊說非矣後書云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陶其

北又有柳中皆膏腴又車師前王居交河城去長史所居

柳中八十里然則柳中乃車師前王庭之地在伊吾之北

唐為縣屬西州交河郡初非孤胡國王治也

孝武李夫人傳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詩大雅哲婦

傾城列子周穆王篇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

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

王莽傳釐令邯與大司徒光宋祁曰徒當作馬 按孔光

未嘗為大司馬宋說誤

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廣戚侯顯等

四十八人胡三省曰見在之王五人謂淮陽王續中山王

成都楚王紆信都王景東平王開明也列侯二十八人謂

廣戚侯顯陽侯與侯寄陵陽侯嘉高樂侯修平邑侯閔平纂

侯况合昌侯侯輔伊鄉侯開就鄉侯不害膠鄉侯武宜鄉

侯恢昌城侯豐樂安侯禹陶鄉侯恢釐鄉侯褒昌鄉侯口

新鄉侯鯉鄉侯光新城侯武宜陵侯豐堂鄉侯護成陵

侯由成陽侯歇復昌侯休安陸侯平梧安侯譽朝鄉侯克

扶鄉侯普方城侯宣當陽侯益廣城侯惠春城侯允呂鄉

侯尚李鄉侯殿宛鄉侯隆壽泉侯承杏山侯遵嚴鄉侯信

武平侯璜陵鄉侯會武安侯慢富陽侯萌西陽侯偃桃鄉

侯立栗鄉侯元成金鄉侯不害平通侯且西安侯漢湖鄉

侯開重鄉侯少柏凡五十人而廣戚侯顯孺子之父栗鄉

元成先已免侯止四十八人耳 按廣戚既為宣帝曾孫

安得除之而不數栗鄉先免表亦無明文地理志山陽郡

書栗鄉侯國則國未除可知胡說未確表尚有陰平侯詩

承鄉侯闕外黃侯圍高陽侯竝平陸侯寵皆宣帝曾孫合

之凡五十五人而此云四十八人恐有誤

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為六隊郡劉奉世曰河南

當滎陽莽所分以為六隊之一也下文自有河南大尹更

為保忠信卿 按劉說是莽以河東為兆隊河內為後隊

弘農為右隊潁川為左隊南陽為前隊並見地理志滎陽

為前隊見下文

更始將軍史謙行諸署劉奉世曰或言更始或言寧始未

知孰誤商摧攷莽官本有更始將軍但上文言拜皇后父

史謙為寧始將軍其事已在劉聖公改元為更始之先當

是寧始而此乃作更始并下文更始將軍史謙度渭橋恐

皆寧字之訛也 按前文甄豐託符命文為更始將軍豐

自殺姚恂孔永侯輔戴參廉丹相繼為寧始將軍天鳳六

年莽下書復呂寧始將軍為更始將軍呂順符命是寧始

即更始故廉丹始稱寧始後稱更始也迨丹戰死而史謙

為寧始將軍當是以漢方稱更始元年莽惡之而復改更

始為寧始也王以更為寧之訛其說是

敘傳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師古日子文之子關班亦

為楚令尹胡三省曰左傳莊三十年申公門班殺令尹子

元而門殺於菟為令尹恐班非子文之子何義門讀書記

日按春秋傳作般與班同非殺令尹子元之申公門班也
按左傳宣四年門般爲令尹杜注般子文之子揚何說
是莊三十年之申公門班杜氏世族譜以爲若敖孫乃別
一人上文言楚人謂虎於釋此又云謂虎班豈楚人於虎
有兩稱乎

不知神器有命劉德曰神器靈也李奇曰帝王賞罰之柄
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文選注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
之物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也劉奉
世曰神器者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按諸說不同李善
注爲有根據其義則劉所言者是餘三說非

不齊言八

圭

丁丑八月讀史記畢接讀漢書人事紛拏時讀時輒閱二
十二旬有奇始讀一周每週疑■■申已見錄爲一編以
備他日之參訂云戊寅四月三日家本自識
是書與史記並多古義古字非精通訓詁者不能讀且書
成迄今千八百年傳寫既久魯魚亥豕訛謬難免雖經前
人校訂再三而仍多闕疑之處豈淺陋者所能妄參末議
哉然墜露輕塵未必無裨山海故過而存之家本又識

不齊言

未

諸史瑣言卷九

後漢書一

光武紀更始元年光武為太常偏將軍注東觀記曰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入朝 前書無定武未知是班奪抑東觀記誤也

故趙繆王子林注繆王景帝七代孫名元 按前書諸侯

王侯表平干頃王偃以趙敬肅王子子封元鳳元年繆王

元嗣王鳳二年薨不得代然則繆王元者雖出于趙自封

平干何以稱趙繆王耶且元為景帝二世孫非七代孫也

又王鳳二年下距更始時將八十年恐繆王子未必尚在

王昌傳趙繆王子林注景帝七代孫是又以林為景帝七

代然是元子亦非七代

二年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注東觀記曰王莽分

鉅鹿為和戎郡 按邳彤傳戎作成注引東觀記亦作只

此傳誤水經濁漳水注引作和城城成書多通用也和亦

作木濁漳水注斯浚水又東南逕和城北漢高帝封郎中

公孫耳為侯國史漢侯表並作禾成禾和古亦得通用也

於是北降下曲陽 按邳彤傳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彤

舉城降注引東觀記王莽分鉅鹿為和成居下曲陽然則

下曲陽即和成郡治上文言彤舉降郡而此又言北降下

曲陽者蓋彤降後尋與世祖會信都故下曲陽復反為王

郎也又彤之舉郡降彤傳在王郎未反之前此敘于後恐

此誤也

建武二年周後姬常為周承休公注武帝封周後姬嘉為

周子南君成帝封姬延為周承休公常即延之後 按前

書恩澤侯表延作延年疑此注奪年字常者延年四世孫

也惟表云更為周承休侯又五月庚辰表作戊辰並與此

異

十二年冬十一月戊寅吳漢滅官與公孫述戰于成都大

破之述被創夜死辛巳吳漢屠成都 續天文志十一月

丁丑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胸其夜死明日漢入屠蜀

城 按戊寅至辛巳四日丁丑次日即辛巳志云明日漢

入屠城公孫述傳亦云其夜死明日岑降吳漢亦云旦日

城降則戊寅當從續志作丁丑

十五年春正月丁未有星孛於昴 丁未有星孛於營室

按重書丁未必有一誤續志云正月丁未彗星見昴稍

西北行入營室犯離宮二月乙未至東壁滅然則乃一事

紀誤分為二耳

封皇子輔為右翊公焉為左翊公考證呂召南按左翊公

當作左馮翊公脫馮字以中山簡王焉傳證之可見 按

光武十王傳是年輔封右馮翊公焉封左馮翊公而紀稱

右翊左翊者乃當時之省文非史奪文觀後屢稱右翊左

翊可見齊氏於焉疑其奪字而於輔不言何耶

二十二年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漁陽請和親使中郎

李茂報命 按南匈奴傳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

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則此文薁鞬日逐王

比六字乃衍文中郎下奪將字二十三年匈奴薁鞬日逐

王比率部曲遣使詣西河內附方書比事與傳正合

二十八年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因詔郡縣捕王侯

賓客坐死者數千人注時更始子鯉因沛獻王輔殺劉盆

子兄恭故王侯賓客多坐死 按事見沛獻王傳與沛太

后薨無涉而紀下一因字未詳

論於是改號為太初元年 按太初下當有元將二字事
詳前書

明帝紀中元二年惠於鯨寡注書曰惠於鯨寡 按書無
逸惠鮮鯨寡漢石經及漢書谷永傳引並作惠于舊說以
爲用今文尙書也明帝受尙書於桓榮榮習歐陽尙書者
故此詔亦用今文

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縲二十四右趾至
髡鉗城旦春十匹 按肉刑久除而此言右趾者前書刑
法志云當斬右止者棄市蓋律文尙不沒右止之名與死
罪有別其得贖者亞於死一等此文是也志又言考自昭
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
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此可見右止之刑除而名未除也
章帝紀其以惠爲太傅融爲太尉注武帝初以張子孺領

諸言九

尙書事 按前書張安世以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

在宣帝地節二年此云武帝誤也同時霍山以奉車都尉
領尙書事不知孰先孰後紀傳無明文

章和二年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三 按帝即位時年
十九在位十二年則年三十二此云三十三者誤也

安帝紀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 按上文書正月
甲子下文書二月癸酉甲子與己卯相距十六日似此文
三月乃二月之譌然續志所書日月相同恐二月癸酉日
食爲衍文而此文已卯爲第二己卯與甲子相距七十六
日故得書三月也

三月癸酉日有食之 按是年又書冬十月戊子朔日有
食之不應一年兩食續志無三月癸酉日食之文疑此衍
二年十一月庚申郡國地震 續志云郡國十地震此奪

十字

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乙巳續志作乙亥按下
文書乙卯大赦天下乙巳乙卯相距十一日若乙亥則相
距三十一日不得同在一月此志誤

壬戌武庫災 續志言是十月八日壬戌與此異
建光元年冬十一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坼裂 續
志書九月己丑此紀後文有冬十二月不得重言冬上文
書九月又書戊子戊子與己丑相接然則冬十一月四字
乃衍文也

甲子初置漁陽營兵 按甲子距上文己丑三十六日疑
上奪某月二字

延光元年九月甲戌郡國二十七地震 甲戌志作戊申
高句驪降度人羌反攻殺羅城度遠將軍耿夔討破之

諸言九

按度人羌反云云與年終之文視出應刪其一西羌傳但
云是歲度人種羌與上郡胡云云無月日似此文當在年
終也

二年京師及郡國三地震 續志作三十二地震疑此奪
十二兩字

三年南匈奴左日逐王叛使匈奴中郎將馬翼討破之
按南匈奴傳叛者乃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非左日逐王
順帝紀永建元年辛巳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司徒李郃免
注馮石字次初 按此注已見上卷此重出馮石傳劉熹
作劉喜

永和二年夏四月丙申京師地震 丙申志作庚申按以
上文三月辛亥推之丙申是
五年 丁亥徙西河郡居離石土郡居夏陽朔方居五原

按續志夏陽屬左馮翊五原屬五原郡

漢安二年 擊燒當羌於參縣注參縣屬安定郡 按

續志參縣屬北地故屬安定

桓帝紀諱志注志之字曰意 按志之上當有伏侯古今

注曰六字

建和元年司徒趙戒為太尉注戒字志伯蜀郡人也 按

此注已詳前卷此複出

永壽元年南匈奴左臺且渠伯德等叛寇美稷 按張奐

傳及南匈奴左下奪美稷二字臺下奪耆字

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

於羅亭破之注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在

今鄯州也 三年閏月燒當羌叛寇張掖護羌校尉段熲

追擊於積石大破之 按事詳段熲傳二年已書燒當等

八種羌叛則三年不必復書叛字疑衍文

八年 西南宮嘉德暑黃龍見千秋萬歲殿火 按續志

無見字則黃龍亦殿名也志於是年不書龍見明此見字

為衍文

九年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按續志作辛卯紀文下書

己酉則當從志作辛卯為是

靈紀熹平六年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續志作癸酉

朔按下文書辛丑辛亥癸丑距辛亥五十八日癸酉距辛

亥二十九日皆不合疑是癸巳之誤

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二十

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 按皇甫嵩傳角因遣弟子八

人使于四方曰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眾徒

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

舉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

七千各立渠帥據此則此文師當作帥萬當作方傳寫誤

注引續漢書二十六萬餘人此以大方萬餘人約略計之

也三十六方又見續五行志五義門讀書記已言不知何

時譌寫為方

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共身 續志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

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按此即是年

所書事若注中所引乃光和二事

四年六月洛陽民生男兩頭共身注劉艾紀曰土西門外

劉倉妻生也 按二年洛陽民生兒兩頭四臂及此條皆

續志所無注中所引即元年事疑此本二事紀中複書遂

為四事耳

五年九月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 按南匈奴傳南

匈奴之叛在靈帝崩後則當在七年下文七年書冬白波

賊寇河東或一事而歧出也

獻帝紀靈帝中子也注協之字曰合 按協之上當有伏

侯古今注曰六字

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 前卷兩稱光熹此稱光熹喜

熹未知孰是

建安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續志作十月癸未

朔

十一年濟北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

除 濟北北海攷異所據本作濟北海其說曰通鑑作齊

北海閩本亦是齊字今本作濟轉寫之譌也明帝子濟陰

王長早薨無後安帝廢太子保為濟陰王其後入承大統

即順帝也此後無封濟陰者必濟北之譌 按齊北海濟

北下邳常山平原甘陵七王傳並云建安十一年國除阜陵王傳云建安中無子國除錢說是

十八年復禹貢九州注省兖州并荊州益州 案兖字乃交字之訛續百官志注引獻帝起居注可證

二十五年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此日食志不書

三月改元延康 按紀中凡改元者俱冠於年首此獨不

然未免自亂其例或者以延康乃曹操死後曹丕以新嗣

位而改漢年號非出于漢之意故稍變其例歟宋書禮志

載魏明帝詔曰先帝即位之元則有延康之號受禪之初

亦有黃初之稱可見延康之改元爲魏非爲漢也

皇后紀衷窈窕而不淫其色注衷窈窕 衷別本作哀文

選亦作哀毛詩關雎序哀窈窕鄭箋哀蓋字之誤也當爲

衷衷謂中心怨之釋文哀前儒並如字論語云哀而不傷

是也鄭氏改作衷怨本又作念按尉宗此序未知其果從

何說章懷注惟引毛而不及鄭則其本作哀無疑

官備七國爵列九品 文選官作官九作八按注云始皇

破六國寫放其宮室是章懷所據本實作官然當以作官

爲是李善云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

備置之而爵列八品焉 九品亦當從八品注中所引前

書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實八品也

貴人金印紫綬 按續書輿服志諸侯王赤綬貴人與諸

侯王同疑光武興本紫綬其後增秩而綬亦改也明德馬

皇后紀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

綬可見爾時貴人尙無赤綬者故太后特賜之也又賈貴

人傳及太后崩迺策書加貴人王赤綬又和熹鄧皇后傳

賜馬貴人王赤綬

賈貴人 攷異曰世譏范蔚宗創爲皇后紀非也晉書稱

華嶠作漢書志九十七卷有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嶠

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

改皇后紀次帝紀之下然則皇后之紀乃嶠自出新意蔚

宗特因之不改耳讀書記曰東京皇后實鄧閻梁竇何臨

朝者六其間殤帝北鄉侯冲帝質帝皆未嘗親政鄧后既

立安帝復臨朝者十六年遂終身稱制作皇后紀爲得其

實雖後人所不必效然范氏自合史家之變未可議也

按此紀以紀名實傳體也何說頗爲有見然如賈貴人虞

美人之屬未嘗臨朝稱制而亦附入又豈爲得其實耶外

家郭况閻顯鄧康之類皆附見紀中豈本紀體耶恐于義

終未安也華嶠爲配天作合之說不知其所著皇后紀體

例何如此紀既有賈虞及董后之屬則亦非配天作合之

說所能該也

錢二十萬 陳仁錫本此下有諸史並闕後事故不知所

終十一字

和熹鄧皇后 太后諒闇既終 陳仁錫本此下有久旱

太后比三日幸洛陽錄囚徒理出死罪三十六人耐罪八

十人其餘減罪死右趾已下至司寇三十八字按永初六

年五月事見安帝紀

皇女仲十七年封浚儀公主適軼侯注軼志作軼音伏

按軼當從王霸傳作軼其字從大注中從大從夫並誘音

伏亦當從霸傳作音大其字無伏音也浚儀公主霸傳作

浚義長公主

皇女利九年封臨穎公主 按賈復傳作長公主

諸史瑣言卷十

後漢書二

劉玄傳前鍾武侯劉望起兵 按前書王子侯表鍾武哀侯霸亡後元延二年節侯則曰霸叔父紹封其後闕然則望者則之後也

五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陽王 舞陽李通傳及光武紀作舞陰

與赤眉戰于務鄉注續漢志弘農有務鄉 按續志作務鄉

劉盆子傳祖父憲元帝時封為式侯父萌嗣 按前書王子侯表憲薨哀侯霸嗣亡後萌以霸弟紹封

因擊王莽探陽侯田况大破之殺萬餘人 按前書莽傳翼干連率田况素果敢發民年十八日上四萬餘人授曰

庫兵與刻石為約赤糜聞之不敢入界後况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疑此文大破之奪一况字遂至與前書乖異

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為近屬 按前書王子侯表西安侯漢東平思王孫而城陽近屬無封西安者亦

無名孝者

李憲傳攻殺安風令注安豐縣名屬廬江郡劉攽曰案傳作安風注作安豐安風安豐皆是縣名從傳是考證臣會

汾按郡國志安豐安風皆屬廬江郡安風為侯國而安豐則縣也傳言殺令似當從注作安豐 按考證之說似矣

然據寶融傳曰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封融為安豐侯則融未封之前安風安豐並為縣注作安豐而正文作安

風難定其孰是前志安豐安風皆縣屬六安國 盧芳傳芳復入居高柳注高柳縣名 按續志屬代郡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陳仁錫本此下有注囂音五高反五字此本在前目錄下

亡歸天水復招聚其眾據故地 按前文囂所有者天水安定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九郡此時河西

五郡寶融領之武都屬公孫述下文又言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則安定一郡囂未能全有蓋囂所據者非

復前時之故地矣後志又云于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是當時囂所據者實有四郡除河西五郡外蓋無

武都而有北地與故地殊不同

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注涇陽縣名屬安定郡 按涇陽縣東漢省故續志無

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眾十餘萬皆降 按前志天水郡領縣十六與此數合然後文云於是安定北地天

水隴西復反為囂則當時降者不止天水一郡史文不具耳

囂將妻子奔西城注西城縣名屬漢陽郡 按續志西故屬隴西無城字前志亦無城字此言西城猶云西縣之城

耳西城縣屬漢中郡時漢中屬公孫述非囂所有而田奏李育保上邽 田奏陳本作田弁與上文合是也

上邽續志屬漢陽故屬隴西

於是安定之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 按光武紀言天水隴西復反歸囂來欵傳言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

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似囂所據止二郡然朝那高平鳥氏涇陽西漢並屬安定是囂所據實有

安定屬疑北地或亦然也馮異傳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是囂有北地之證

區區兩郡 按此與上文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郡之語相乖未爲篤論

公孫述傳成將垣副注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爲姓秦始皇有將垣齧 按今史記作桓齧

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間注故基在今夔州復縣南劉放曰案文少一魚字 按魚復縣西魏改人復隋唐因之此奪人字非奪魚字張堪傳注可證

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 按續志河池縣屬武都郡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 按虜上奪威字馮駿時爲威虜將軍軍

江州岑彭傳但云擊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未嘗被虜也述復令刺殺岑彭 令下似應添一字

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壻史興並爲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

臧宮所破戰死 按光武紀吳漢斬史興在正月臧宮斬公孫恢在九月漢斬謝豐之後此總敘於此未得其實

齊武王縯傳臨泚水阻兩川間爲營 泚光武紀作泚是也

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注宜秋聚名在此陽縣 按續志宜秋聚在平氏縣

城陽恭王祉傳春陵康侯敞之子也 按前書王子侯表敞無謚敞於王莽時奪爵故無謚建武時始追謚也

子考侯仁嗣 前書表考作孝後安城孝侯賜傳亦稱孝侯

李通傳詔諸李隨安眾宗室會見注謝承書曰安眾侯劉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

武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壯 按安眾侯崇前書王子

侯表長沙定王六世孫舉兵爲王莽所滅則安有隨光武河北破王郎之事謝承書多失實此其一也

來歙傳父仲哀帝時爲諫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 按後文而陛下之外兄也注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然則仲所娶者非光武祖姑恐祖字譌也歙女弟爲劉嘉妻嘉于光

武爲族兄故得娶歙女弟 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爲征羌國焉 按前志汝南無當鄉縣

朱佺注佺音丑良反 按佺前已音丑羊反此重出而又改羊爲良

鄧禹傳從至廣阿注劉發 發陳本作奉 從光武追賊至滿陽 光武紀作蒲陽注日本或作滿陽

陳俊傳亦作滿陽馬成傳亦有滿陽按蒲滿古書多譌此當以作蒲者爲是

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 按王匡已封比陽王不應尙稱定國上公

樊崇爲驍騎將軍 按樊崇與赤眉賊帥尤來賊帥並同名

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諳廣降 按聖公傳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

卬斬之是爾時已無成丹疑此二字衍 定封禹爲高密侯何義門曰帝王世紀禹字高密仲華之

封邑世祖殆以相啗耶 按禹字仲華未必別號高密皇

甫謚之言未可信也 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反 怨恨宜更有烏桓字

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 按西

羌傳曰章和元年章帝紀亦在元年書護羌校尉劉盱劉盱蓋即張紆之譌也

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

按西羌傳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然則號下衍迷字惟號吾乃迷唐父迷吾弟伯父字恐亦有誤

寇恂傳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冀於冀 按是時圍隗囂於西城非冀也冀字誤

馮異傳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為尚書注竟字子期山陽人也後死於赤眉之難見前書 按前書無曹竟事聖公傳亦無左丞相前書二字必有誤

青山胡率萬餘人降異注青山在北地參巒界劉放曰注參巒案地理志巒當作巒 按前志續志並作參巒巒巒皆非

岑彭傳更始遣立威王張卬 按聖公傳卬封淮陽王而此曰立威者殆先封立威王更封淮陽歟

所下郡輒行太守事注選官屬守州中長史劉放曰注長史案長史是王國官守令皆長吏也此宜作吏 陳本作吏

蓋延傳永將蘇茂佼疆姓名也周大夫原伯佼之後也按此注疑本風俗通氏姓篇今左傳作原伯絞

因率平敵將軍龐萌攻西防注西防縣名春秋時宋之西防城 按春秋隱十年取防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防本屬宋魯取之後以別於臧氏之防故曰西防則

不得曰宋之西防城也平敵光武紀劉永傳並作平狄臧宮傳宮因從擊大破之劉放曰案從擊無理當作縱字

按從讀作縱不必改字古書縱字多作從

耿弇傳曰尤來大形十餘萬歟商推曰尤來大搶皆賊之名號而耿弇傳兩處皆作大形劉植傳伏隆傳亦然未詳

按大形亦賊之名號光武紀與大搶並列非傳文之誤及故大形渠師重異等兵注重姓異名 按光武紀注引東觀記作樊重

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劉放曰案官無車騎都明衍車子考證臣承蒼按是時竇憲為車騎將軍故襲之官轉為車騎都尉其後憲為大將襲之官又轉為大將軍左校尉車字非衍也商推曰愚謂此車騎將軍之都尉劉謂衍文非也 按將軍官屬無都尉恐當以劉說為是

乃封襲栗邑侯注栗邑縣名屬左馮翊 按前志續志並作栗邑

乃以恭為戊己校尉 陳本無己字是也

恭亦終填牢戶 按恭卒于家似不得曰填牢戶

姚期傳攻拔樂陽棄肥曩 按前志棄城縣屬真定國此傳及郭皇后紀並作棄無城字攷異以為省文然縣名似不可省一字

耿純傳奉迎於育注育縣名 按前志續志並不見此縣朱祐傳歸外家復陽劉氏往來春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 按前書王子侯表復陽侯延年長沙頃王子與春陵同宗故祐得往來也

杜茂傳永平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滅死一等劉放曰案王平願忠是楚王同時謀反者多連士大夫故杜元坐之傳寫之誤遂作東平王東平何嘗反也 按劉說是事在永平十三年四字亦誤

馬武傳獨與武登叢臺注在今潞州邯鄲城中 按唐書

地理志邯鄲貞觀元年隸洛州則潞乃洛之譌也

鄧太后紹封武孫震為膠亭侯注膠音胡巧又力彫反

按胡巧下奔反字

定封為揚虛侯攷異曰注不言揚虛所在按漢書齊悼惠

王子將閭封楊虛侯 按揚虛當作楊虛縣名屬平原前

志誤為樓虛據水經深水篇注地理志曰楊虛平原之隸

縣知今本地志譌也

寶融傳下詔曰安豐陽泉安風四縣封融為安豐侯

劉放曰安豐按文多安字此縣名安而巳 按前志四縣

並屬六安國安下無安字續志並屬廬江郡稱安侯國亦

無安字明此安字乃衍文

呂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

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之 按前志六安國屬縣

五六安豐安風陽泉融已食四縣則劉盱所封蓋即六

縣為六安侯國故動欲以女妻之悉據故六安國也

封勳弟嘉為安豐侯 按續志廬江郡安風侯國而安豐

自為縣則嘉所封實安風亦融所食四縣之一而其名則

不同矣此豐字蓋因上文而誤

遂臨私渠比鞞海 比陳本作北論中亦稱北鞞和紀私

作和比作北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 和帝在夏六月按此蓋六月出師

七月克敵故銘與紀異也

理兵於朔方 文選理作治按此蓋章懷遜諱而改後人

因之

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

文選東下有胡字三萬作十萬按是時南單于三萬餘騎

義從羌胡八千騎三萬十萬並非其實

雲轡蔽路 文選雲作雷

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通鑑胡三省注郡國泰山郡有南

武陽侯國憲蓋封此 按憲是時辭封詔許之後又封冠

軍侯然則郡國志之南武陽侯國非憲所封也

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 安豐應作安風按萬全以列

侯而還京師是東漢列侯不皆就國但食其租稅而已

章避難東國家於外黃居貧蓬戶蔬食 按章乃列侯子

何以貧如此疑安風國戶二千後因憲事所削者已多耳

擢章為羽林郎將注續漢志曰羽林郎秩二百石 按續

志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羽林郎比三百石無羽林郎將

注引羽林郎為解然章以貴人故擢用必不為羽林郎疑

郎上奔中字

遷屯騎都尉 按續志有屯騎校尉無屯騎都尉

馬援傳防乃引兵與戰于索西注索西縣名 按前志續

志並無索西縣

嚴少孤注東觀記曰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為梧

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

安乃將兄弟西 按前書王子侯表梧安侯譽元始元年

封八年免建武三年之梧安侯不詳其為何人援于建武

四年冬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此云東征豈即指東海耶

習騎射注東觀記曰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劍劉放曰

注其故門生案門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 按

嚴父余為揚州牧此當是父之門生故曰故門生也

徵拜侍御史中丞 按前志續志並稱御史中丞疑此行

侍字

卓茂傳劉宣字子高安眾侯之從弟 按前書王子侯表安眾侯寵建武二年以崇從父紹封建武十三年侯松嗣今見師古曰作表時見為侯也較此為詳惟宣作寵不同馮勤傳建初八年呂順中子奮襲主爵為平陽侯 按韋彪傳建初七年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為鄼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為平陽侯故不復及焉是曹湛已續封平陽何以馮順亦封平陽所未詳也

韋彪傳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為平陽侯 按前書功臣表平陽十世建武二年侯宏嗣以本始子舉兵佐軍紹封十一世侯曠嗣今見是班固撰漢書始于永平而成于建初其時平陽侯曠見在何以又有曹湛豈建初二年曠已先卒亡後而湛又紹封班氏未及詳耶

趙典傳非功臣不封注史記功臣侯表曰高祖與功臣約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是天下共擊之 按史記功臣侯表無是語漢興以來諸侯王表曰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語亦與此注異

桓譚傳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劉敞曰按傅喜非皇后弟當是嘉讀書記曰董賢求傅氏罪事與前書參差不合高武侯傳喜孔鄉侯晏之從兄弟安得復有后弟名喜為侍中者也大抵范史事未核 按前書傅喜傳董賢傳外戚傳並無此事又別無傅嘉其人劉氏亦凡揣之詞何說得之馮衍傳君長據位兩州加一郡注衍集鮑永行將軍事安集并州擁兵屯太原與太原李仲房同心并力 按鮑

永傳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此言兩州并州與朔方也建武十一年始省朔方則史屬并州一郡則謂河東

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境注聞更始敗故諸國畔也 按河東郡屬未嘗有諸國此云畔國者謂背畔國家耳注說非逮至晚世 按孝武時向不得云晚世

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 廣之於青尚不得云見排

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讀書記曰二十餘年疑有訛否則據位上有脫文也

按二十餘年謂為更始將軍以迄為司隸從事耳衍為將軍在更始二年詔捕王侯賓客在建武二十八年凡二十九九年故得曰二十餘年也後自論亦云歷位食祿二十餘年

夫伏冰之家不利雞豚之家注札記曰畜馬十乘不察於雞豚 按今大學篇乘上無十字本或作百乘或作千乘尤誤

沮先聖之成論兮懇名賢之高風 字典心部懇下引此賦注曰言時人沮敗聖論而懇陵賢風也按此注未詳何氏

鮑昱傳後為泚陽長 按比陽縣屬南陽前志續志並同此作泚乃泚之誤然比泚亦不同也

到暉傳時左隊大夫遂竝 按前書王莽傳作遂竝恩澤侯表作遂普普本作普普竝形近未詳孰是竝為莽大司馬封同風侯後策免就侯位此云左隊大夫殆策免之後復居是官歟

復居是官歟

臣聞聖王闢四門 王陳本主

前七年 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注續漢志曰延熹元

洛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 按續漢志稱延熹九年而此

注引作元年恐元字誤桓紀亦書于九年冬十二月是紀

與志頗合而此稱七年與紀志相乖然稽以九年自家詣

闕上疏則是年十二月之事未必即得入疏中所未詳也

襄楷傳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

數十丈 按續志稱六月壬子而桓紀書於秋七月辛卯

之後此紀誤

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 延嘉七年三月癸亥事見

續天文志

今隕扶風注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鄠鄠屬扶風 按續

天文志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鄠又隕

石二皆有聲如雷是扶風鄠隕石是兩事桓紀惟書隕石

于鄠是遺其一注殆因之而誤合為一事故言鄠屬扶風

孔奮傳或曰為身處脂膏不能曰自潤徒益辛苦耳劉攽

日案文益字當在徒字上 按劉說非

張堪傳拜顯為魚復長注魚復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

人復縣北赤甲城是 按唐書地理志夔州屬縣奉節本

人復貞觀二十三年更名章懷注書在高宗時何以尚襲

貞觀時舊名耶隋書地理志巴東郡人復舊置巴東郡縣

曰魚復西魏改曰人復

廉范傳故事虜人過五千人劉攽日案虜人當作虜 按

虜人疑當作虜人不如劉說

蘇章傳承平中為奉車都尉寶固軍 按軍下有奪字當

是官名

賈琮傳唯瘦陶長濟陰董昭 按此即魏志之董昭也

陸康傳轉守桂陽樂安二郡 續志樂安國高帝西平昌

置為千乘永元七年更名按質帝紀本初元年徙樂安王

為勃海王故康於光和元年得守樂安郡也

樊儵傳經傳大之注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 按

蔡今左傳作蔡依說文當作蔡說詳釋文及孔疏此作蔡

亦蔡之譌與今本不同豈據陸孔改耶

朱浮傳臨人親職 人文選作民此章懷避唐諱改下伯

通與吏人語亦同

捐傳世之慶祚 世文選作葉當亦李善避唐改也凡避

諱之字後來傳寫有改正者有未改正故參差不同

虞延傳二十三年司徒玉况解焉 注引謝承書言况為

陳留太守當永平十五年章和元年為司徒按光武紀建

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玉况為大司徒二十七年堯章紀

章和元年司空袁安為司徒謝承所言大相乖異足見其

謬

梁竦傳感悼子胥屈原曰非辜沈身迺作悼賦 按子

胥死于屬鏤不得以賜夷投江遂謂之沈身也騷屬屈子

亦與子胥無涉

張純傳高祖父安世皇帝時為大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

注臣賢按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宿衛忠謹封

富平侯今此言宣帝封誤也宣帝即位但益封萬戶耳

按安世為大司馬衛將軍實在宣帝時此連言之故不分

晰耳

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注臣賢按平帝元

始五年春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賜爵金帛今

純及司馬彪書並云禘祭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
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名安得通據純言則祫祭乃漢舊
制元始時始為禘祭恐是前書疎耳

鄭興傳將軍據七郡之地注七郡天水隴西武威張掖酒
泉敦煌金城 按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為河西五郡
是時領于資融不得在七郡之數也詳之所據可考者天
水隴西之外惟安定北地見傳見恐此言七郡者誤也詳傳
云區區兩郡與此尤相乖謬

客援闕鄉注閱音聞古字也建安中改作聞 按闕字本
從門從曼說詳前書武五子傳注廣韻闕俗作闕而此注
云古字恐非

桓榮傳迺擢榮弟子豫章何湯 按注引謝承書所言湯
守開陽門侯事與鄧暉事正同此恐本一事而誤傳也謝

書多謬則當以范為信

桓典傳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
中郎將注華嶠書曰遷平津都尉鈞盾令羽林中郎將也
劉放曰案平津非郡何得有都尉蓋是平津今誤準為津
因轉令為都尉也典又為鈞盾令故知其必是中都官也
按靈帝中平元年置八關都尉官其一在小平津見帝

紀及皇甫嵩傳即華嶠書所稱平津都尉劉氏蓋未之考
及也惟都尉比二千石鈞盾令六百石當先為鈞盾令後
為平津都尉注文或誤倒

賓客從者皆祗其志行 陳本祗下有宜字

丁鴻傳朔日辛卯 日當詩作月

張宗傳何遠其必敗乎 陳本遠下有策字

度尚傳烏語之人注烏語謂語聲似烏也書曰夷夷卉服

按島夷應作烏夷此引書以證烏語之人如作島則與
此文何涉尚書島夷鄭元王肅本作烏夷正義曰孔讀烏
為島知孔傳本亦作烏後人因傳而并改正文耳據羣經
音辨北宋時孔傳尚作烏

劉平傳楚郡彭城人也考證臣會汾按彭城屬楚國至後
漢章帝改楚國為彭城國則兩漢豈無楚郡之名疑此一
字後人妄增也 按下文云楚國劉曠則郡字訛耳非後
人所增

承官鄭恂考證鄭字一本作苟 按黃憲傳作苟
劉般傳同產弟原鄉侯平 按前書王子侯平封安陸侯
非原鄉也楚思王子侯者十八人無封原鄉者

趙咨傳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 祗官本作祗
朱祗蕭建送喪到家劉放曰朱祗案一傳中祗祗不同當

從一 祗官本作祗按祗者祗之俗寫非有二也惟官本
作祗從示毛本陳本作祗從衣難定其孰是

班彪傳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注廣平郡今洛州永平
縣也隋室諱廣改焉 按前書敘傳稚為廣平相是時廣
平為國非郡也此言太守誤廣平隋開皇初為縣仁壽元
年改為永年見隋書地理志唐書地理志洛州屬縣永年
則此注平字誤也

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注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衛
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 衛官本衡按據史通則衛衡乃
人姓名二字並有

下迄獲麟注武帝泰始二年登隴首獲白麟 按前書武
紀太始二年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

隴首獲白麟呂饋宗廟文言往者是追述前事獲麟在元

符元年此剛去住者云云遂以為太始二年事殊失其實
使僕中允 允續志作盾

帶以洪河涇渭之川 文選下有眾流之隈汧涌其西句

上反字呂蓋戴注爾雅曰蓋戴覆也 按爾字乃小之訛

蓋爾寫作爾遂誤為小也小雅即小爾雅文選注中多稱

小雅此所引乃廣詰今本文選注亦誤為爾雅矣

采罔連絃注絃罔之網 網當作綱

於是乘鑿與 按鑿字衍文說祥文選攷異劉氏刊誤亦

云然

鶴鵠鵠注鵠似鴈而大音保 按鵠文選作鵠說文作

鵠從鳥阜聲重文作鵠包聲若從凡聲則與阜聲包聲皆

不合矣廣韻有鵠無鵠玉篇則有鵠無鵠蓋鵠即鵠之譌

體此及玉篇恐皆傳寫之謬非其舊矣

招白閒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注招猶舉也弩有黃閒之

名此言白閒蓋弓弩之屬本或作白鵠謂鳥也 按文選

作白鵠然以揄文竿二句例之當以注中前說為是

至乎三五華夏注三五未詳 又選李善注曰參五謂參

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于

鎬毫也

是以鳳皇來儀集羽族於觀魏 文選無鳳皇二字以下

文例之無者是

鍾離意傳不勝愚意征營考證征當作怔 按說文無怔

字古止作征前書王莽傳作正

何敞傳故鸛鶴來巢注文武之世 武當作成

徐防傳其年日災異寇賊策免 按防之免在永初元年

秋此傳上言延平元年又言安帝即位而不著永初元年

則其年云者似即延平元年未免稍疎

袁安傳 湯長子成左中郎 魏志袁紹傳注引華嶠漢

書成爲湯次子左中郎下有將字此書紹傳云父成五官

中郎將並相乖異

董卓忿紹背已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紹

傳注引獻帝春秋曰卓使司隸宣璠盡口收之母及姊妹

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獻紀注引亦同此傳云二十

餘人恐二字誤也

周榮傳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 按下文榮自言

蒙先帝大恩日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是榮舉明經之

後嘗爲令長史文不具

陳寵傳永初元年日雨水被稼策免 按張禹傳以寇賊

雨水策免防勤勤即尹勤也此僅言雨水被稼文不具

班勇傳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

勇往河西四郡金城敦煌張掖酒 按武帝取匈奴昆邪

休屠地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是爲河西四郡金城郡則

昭帝時分天水隴西張掖二縣置東漢初稱河西五郡則

并數金城此稱四郡不當去武威而言金城也

楊終傳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注廖子防及光俱爲黃門

郎 按光防乃廖弟非廖子註謬此傳上文言廖不訓諸

子下文言廖不納子豫後坐縣書誹謗廖日就國則終所

稱黃門郎即指廖子豫廖傳不言豫爲黃門郎史文不具

耳下文視成任性注引馬防傳云云亦誤

王符傳石山隱飾 石山依注當作山石

仲長統傳撓擾百姓注撓音火高反 火陳本作大前書

晁錯傳注亦作火高反

陳敬王羨傳遺詔徙封為陳王食淮陽郡考證食淮南郡
臣會汾按諸本或作淮南或作淮陽皆非前後書志兩漢
並無淮南淮陽郡名前漢之淮陽國即後漢之陳國也陳
與淮陽既為一所則徙封陳王之下不須更言食淮陽郡
以上下文義參之明是汝南郡無疑也前云徙為西平王
分汝南八縣為國至此雖徙封陳王而所食租稅仍兼汝
南正所以優異之陳與汝南並隸豫州刺史部也下云坐
削西華項新陽三縣又坐削圍宜祿扶溝三縣據郡國志
西華項新陽宜祿並屬汝南則監本僅誤一淮字別本作
淮陽尤為謬矣考異淮南當作淮陽和帝紀改淮陽為陳
國遺詔徙封西平王羨為陳王是其證也淮陽王昞以章
和元年薨未為立嗣故以其地改封羨參攷紀傳左驗明
白或疑淮當為汝者非也後見嘉靖閩本果作淮陽私喜

子言之不妄

按毛本

作淮陽與嘉靖閩本同此當以錢
說為是考證所言謬也考淮陽高帝置郡宣帝時始為國
東漢之初當復為郡建初四年中山王昞徙封淮陽王章
和元年薨未立嗣故羨得徙封考證謂兩漢無淮陽郡者
弟據兩志而言而未思漢時實有淮陽郡汲黯為淮陽太
守即其證也和帝紀改淮陽為陳國下云西平并汝南郡
是羨既徙封西平即屬汝南而謂其兼食汝南其信然耶
至謂陳國屬縣西華項新陽宜祿並屬汝南為兼食汝南
之證不知淮陽王昞傳言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
則新安西華先隸汝南後改屬淮陽耳汝南無新安當即
新陽之誤然則新陽西華項宜祿四縣中屬陳國後坐削
復屬汝南非陳國兼食汝南也淮陽本不名陳至是始改
故此傳於徙封陳王之下復云食淮陽郡初無可疑必欲

謂淮南為汝南之誤轉滋疑耳
封約六弟為列侯注千秋為新平侯 按郡國志凡縣為
侯國即屬他郡不屬本國而新平志仍屬陳者當是千秋
國絕其縣仍來屬也

後漢書三

橋玄傳七世祖仁成帝時為大鴻臚讀書記曰前書百官
公卿表無仁名 按前書百官表平帝元始二年大鴻臚
橋仁則此傳成乃平之譌何氏但檢百官表成帝時故曰
無仁名耳

從同郡戴德學 按前書儒林傳云小戴授梁人橋仁季
卿此傳戴德當是戴聖之譌聖亦梁人故曰同郡

崔駰傳勒景襄之鍾注國語曰晉魏顛以其身退秦師於
輔氏其勳銘於景鍾此兼言襄也 按左傳成十年鄭子
罕賂以襄鍾杜注襄鍾鄭襄公之廟鍾襄鍾或用此事然
左傳不言銘勳與魏顛事難合為一也

周穆有闕甫侯正刑注為周穆王訓暢夏禹用刑之法

按此注本孔傳訓暢本或作訓正非也

黃憲傳林宗曰奉高之器注奉高閔字也 按袁閔字奉
高見王龔傳袁閔字夏甫見袁安傳並汝南人又同時此
文既稱奉高則上文袁閔自應如劉攽所說作閔為是注
文當亦本為閔傳寫誤也

楊秉傳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注左傳曰邾庶其以濞
閔邾來奔於是魯多盜臣賢按黎比莒國之君恐別有所
據也考證臣會份按左傳文公十八年莒僕以寶玉來奔
納諸宣公季文子曰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奸兆也但杜
氏注不言莒僕名黎比又與此文不相當 按傳文言魯
多盜自是用邾庶其事庶其黎比疑是古人通假考證引
莒僕事文不相當本不待言其說贅矣
楊賜傳故春秋兩蛇關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 按兩蛇

關於鄭門乃子儀時事注所引洪範五行傳誤屬之昭公
賜為此語蓋承五行傳之文也班固五行志用左傳說蓋
已正舊說之謬

楊彪傳光武官洛陽於今亦十世矣 魏志董卓傳注十
世作十一世是也此奪一字

種鬻傳延熹四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為稱
職相考證監本無相字臣份會按橋玄於光和元年一為
太尉皇甫規歷職邊郡官止度遠將軍未嘗為相也相字
舛誤無疑若從監本則語勢又似不完疑為字亦誤今姑
仍從宋本 按此言鬻為稱職之相耳非指玄與規也相
字初非舛誤讀者自誤會耳

張衡傳枉尺直尋注如何君子不待其招而妄見也 待
字毛本奪誤作大字在下文於心有猜之下陳本官本作

得以孟子注證之當作待也

我不忍以歛肩注孟子曰阿意事實脅肩所尊俗之情也
考證臣會份按章懷所引孟子每與今本大同小異此注
二語尤不相合或別有所本 按此疑是孟子注家語或
孟子逸文也

志團團以應懸兮注團團垂貌 按團團文選作搏搏舊
注垂貌善引毛詩曰勞心團團憂勞也今毛詩作搏搏此
傳文陳毛本作團團非也

執雕虎而試象兮 注引尸子文有訛奪有力者則又願
為牛與象文選注作有力者則又願為牛欲與象鬪以自
試跡賤作疏賤

龍魚案文伯下當有一字未詳或云是主字 按為河伯

言馮夷為河伯也龍魚下屬龍魚河圖緯書名也

含嘉禾以為敷 禾陳本官本作秀與文選合然此注引

說以解禾字則章懷所據本實作禾不作秀

嘉會氏之歸耕兮注歸耕來日 日當從選注作兮

馬融傳揚金髮而地玉瓊注蔡邕獨斷曰金髮者馬冠也

高廣各四寸在馬鬣前髮音無犯反一音子公友 按髮

當作髮字之誤也說文髮蓋也讀若范大徐亡范切續

書與服志乘輿金髮劉昭注引獨斷四寸作五寸下云上

如五華形在馬鬣前薛綜注東京賦同段懋堂謂在馬鬣

前則正在馬之鬣蓋其字本作金髮或加金旁耳髮或誤

作髮或誤作錢玉篇又誤作金駿皆音子公反非也說

文髮歛足也誰難醜其飛也髮从文兕聲與髮截然兩字

注中之無犯反即大徐之亡范切其音是矣而又云一音

子公反蓋唐時已有誤作髮者故注家遂有此音而不知

其非耳

蔡邕傳不寢寐者七旬官本七作十考證宋本作七旬

按陳毛本竝作七旬

邕乃自書冊於碑考證冊字何焯校本改丹 按玉海四

十三引邕傳冊作丹鄺元水經注十六注亦云邕乃自書

丹於碑

立於太學門外注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劉攽曰注論語

二碑毀案文當是一碑毀若二碑毀者當云皆毀而已

按舊本論語三碑誤為二碑故劉氏云然觀注云本碑四

十六枚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凡四十三碑是論語實有

三碑毛本此注不誤陳本官本並誤矣

荀淑傳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 上也

字衍

荀昱附祖淑傳 案淑傳云淑兄子昱則祖字訕

陳蕃傳營惑聖聽考證何焯校本營改熒 按熒惑字書

傳亦有作營者似不必改

黨錮傳土曰三君次日八俊次日八顧次日八及次日八

厨猶古之八元八愷也 世說五注引英雄記曰彈中人

相調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父猶古之八元八愷也八父

之名此所無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

八俊 世說注引薛瑩漢書列八俊名有荀緄杜楷而無

荀昱杜密朱寓作朱寓

羊陟傳司隸校尉許永考證永毛本作冰監本作水今從

宋本 按毛本作永不作冰不知考證何以云然陳本亦

作永

范康字仲真渤海重舍人也再遷潁陰令 按荀淑傳云

潁陰令渤海苑康似范字應作苑此傳及前敘文並作范

與淑傳乖異竇武傳又稱尚書郎苑康而此傳不言其為

尚書郎何也魏志荀彧傳注引漢紀劉表傳注引漢末名

士錄並作苑康

郭太傳魏之名賢注親禽顏庚 按左傳作顏庚庚形

近而訛

所在能治 治官本化

何進傳光和二年貴人立為皇后 案靈紀皇后紀並稱

三年此二字譌

孔融傳拜中軍候劉攽曰案漢官無中軍候唯有北軍中

候耳明字有脫誤也刊誤補遺曰郭仲奇碑額云北軍中

候祝陸碑云北軍軍中候然仲奇碑中但云拜軍中候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言北軍與額不同郭究碑亦但以軍中稱之者蓋當時官稱所尚如此北海傳當云軍中候其文倒耳無脫字也中候自中興以來始有北軍軍中候之稱其辭或省則云北軍中候軍中候云 按續志北軍中候一人六石石本注云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但置中候曰監五營然則北軍中候不得省北字亦不得增軍字碑文所言或當時流俗沿用非其實也 魏志崔琰傳注引續漢書稱融為北軍中候

左丞祖者稱有意謀 案左丞祖人姓名也又見魏志崔琰傳注中所引續漢書本或於祖上增黃字非也毛本蓋先有而後剝去其痕跡尚可尋今金陵局本反據誤本增黃字失之矣

譬如寄物瓶中注說文曰瓶缶也 按說文餅饅也瓶餅或從瓦此注言缶也疑傳寫奪爛其半耳瓶字本或作甌者誤說文無甌字也

皇甫嵩傳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 按尚書大傳略說篇太師天公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張角等蓋襲取以為號也

收功於末冬 案靈紀嵩破黃巾訖於十一月非末冬也封尸刻石 案封尸即上文所云築京觀於城南也尸本或作凡魏志賈詡傳作尸並誤

因亡去注梁州賊 統三十六郡 魏志注梁作涼郡作部此誤

朱雋傳左髭丈八 按魏志袁紹傳注髭作髮丈八陳本官本作文八袁紹傳亦作文八魏志注作文八 董卓傳殺護羌校尉洽徵 靈紀洽作洽

又漢陽王國自號合眾將軍皆與韓遂合 按此事在中平四年與靈紀合前注引獻帝春秋謂梁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劫質邊章韓遂殺金城太守陳懿其事則在元年與此傳乖異

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注下數百萬膏腹美田皆屬讓等 按下字不可解當依魏志卓傳注作京畿諸郡四字 封母為池陽君置丞令 劉放曰案漢書內皆言令丞此不合倒之 案魏志作置家令丞

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瑛注英雄記瑛作誌 按魏志作誌 穎川張咨注獻帝春秋咨作資 按魏志作資 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注三輔決錄曰瑞字君榮何焯校本榮改策 按魏志引三輔決錄注亦作榮此注錄字下

疑脫注字又封子萌津亭候魏志注作澹津亭候 有人書呂字於布上云云 御覽八百二十引華嶠後漢書作書回字

主簿田儀注九州春秋儀字作景 按魏志作景 斬輔送首長安注獻帝紀曰輔帳下支胡赤兒等素待之過急 按魏志稱獨與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與此注

云待之過急相反未詳孰是支字難解似當從魏志作友 李催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注袁山松書曰允謂催等云云 按子師數語魏志注引張璠漢紀作獻帝語

右中郎將劉範 獻紀劉焉傳及魏志卓傳蜀志焉傳並作左中郎將此右字誤 催乃自為大司馬注歌謳擊鼓下神祭 魏志祭土有祠字此奪 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 按魏志注作李固

與郭祀相攻連月死者目萬數 按魏志此下有催將楊
率與催軍吏宋果等謀殺催事世遂將兵叛催催眾叛稍
衰弱一段

車駕即日發適注是天子非 非魏志注邪

夜乃潛議過河注舊故河師猶時有傾危 按舊故河師

當有脫字魏志注作有師猶有傾覆

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注太僕端之子也 端陳本官本

作瑞考證曰舊本毛本作端按魏志楊阜傳及劉劭傳注

引文章敘傳並作端當以舊本毛本為是

劉虞傳右北平田疇注令疇將眾止徐無出盧龍歷平則

案止當作上則當作剛魏志可證今魏志剛作剛

公孫瓚傳太守奇其才曰女妻之注魏志云侯太守妻之

以女 按魏志云故太守奇之以女妻焉與此注不同

瓚字

瓚吳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讀書記瓚遼西人安得先

墓在北芒 按此疑於北芒設位進祭其先耳下文便當

長辭墳塋魏志與先人辭於此此陳勝於范也 趙一清

謂遼西亦有北芒未知所據但瓚此時隨劉守請廷尉不

得在遼西也

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 魏志此下云鮮卑懲艾不敢

復入塞遷為涿令

中平中曰瓚督烏桓突 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 按

此中平二年事突騎下疑有奪字或是從字或是屬字魏

志云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

將之 靈紀中平五年九月遣中郎將孟益率騎都尉公

孫瓚討漁陽賊張純等十一月公孫瓚與張純戰於石門

大破之

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 魏志云遷中郎將封都亭
侯 按疑瓚先拜校尉後遷中郎將二史各舉其一耳
拜北平將軍封安國亭侯 案魏志張燕傳拜平北將軍
此蓋誤倒

陶謙傳仕州郡注嘗舞屬謙 按嘗下奪以字當據魏志

注補

四遷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 魏志云舉茂才除盧令遷

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與此不同

下邳閻宣自稱天子劉放曰紀作閻宣仍云閻黨童子之

後此作閻誤 按魏志亦作閻宣

袁紹傳以紹為佐軍校尉 注引山陽公載記作中軍獻

紀注引亦同魏志亦作中軍案時有上軍下軍則作中軍

是也何進傳亦作中軍又云淳于瓊為佐軍校尉與載記

瓚字

亦不同

執金吾胡母班注漢末名士錄曰胡母班字季友 友魏

志注作皮案皮字是漢敘傳楚人謂虎班名班字季皮猶

春秋時鄭罕虎字季皮也

又亡人二女 魏志注作亡人子二人案下文云匡抱班

二子哭則作二女者非也

此誠將軍之羞而瓚之願也 魏志紹傳注羞作眷

進擊諸賊左髡文八等 魏志注作左髮丈八

魏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眾 獻紀與

平二年袁紹遣將魏義與公孫瓚戰于鮑丘瓚軍大敗瓚

傳同按據此則紹之殺義當在二年之後此敘于二年之

前誤也

沮授說紹曰 按沮授說紹蓋用獻帝傳 見魏志 魏志以

屬郭圖而此傳則郭圖實阻斯議正相乖異

乃先宣檄曰 按檄文與魏志注所引魏氏春秋及文選所載多有同異

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 案魏志武紀操破譚尚在三月

無忌游於二壘注左傳作無極 魏志注引魏氏春秋作無極

况我疾類而不痛心耶 疾字疑誤

今仁君見憎於天人 魏志注天人作夫人是也

又與尚書諫之注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 魏志注尤上有為字傷下有義字

以平先公之恨 魏志注平作卒

以斃管蔡之獄 魏志注斃作蔽是也

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 郭圖魏志注引漢晉春秋作逢紀按紀與配皆與尚比故紀為譚所殺郭圖與譚比則

妄畫蛇足者當是郭圖然彼在所引原文下有將軍奮赫然之怒一段范氏刪之而改逢紀為郭圖刪潤不同故其辭遂異

審配將馮札為內應 札魏志作禮按此蓋禮書作札遂謬為札也

司空曹操表為奮威將軍 魏志公孫度傳奮作武

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誅議號為八顧 日知錄曰黨綱傳表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後不同 按黨綱傳儉鄉

人朱立上書告儉儉列八俊而表列八顧八顧姓名與魏志注中所引張璠漢紀正同蓋當時稱號本有兩說非前後不同也魏志云號八俊則與此書二說皆異其注中漢

紀亦曰八交漢末名士錄曰八友交友疑皆及字之訛

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 何焯校本坐改生按魏志注作陳生

從事中郎南陽韓嵩 案從事中郎六百石將軍屬官見續志時劉表為鎮南將軍故得有此官屬魏志呂布傳有

曹操從事中郎許汜王楷操時行奮武將軍也

劉光尚書令 光上文作先謂亦亦作先

侍中從事鄧義 侍中從事魏志作治中案侍乃治之誤諸州皆有從事員職略與司隸同其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見續志 義魏志作義

劉焉傳龍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 魏志撫上無龍字則撫納離叛云云謂焉也疑此行龍字

殺中州豪彊十餘人注蜀志曰殺王威李權等 按蜀志

威作威

袁術傳天下提挈 下魏志注子

呂布傳二將軍親扶大駕 何焯校本扶改按魏志注作拔

王渙傳每食輒弦歌而薦之注古樂府歌曰 按此注所載歌辭不全全篇宋書樂志載之 本自益州廣漢蜀人

宋志作本自益州廣漢民蓋章懷避民作人衍蜀字 少行官學官宋志作宦是 化行致賢宋志下有擁護百姓

子養萬民二句內懷慈仁宋志下有文武備具料民富貧二句 五篇著里端宋志下有傷殺人比伍同舉對門禁

璋寬宋志下有敕吏正獄不得苛煩財用錢三十買繩禮竿賢哉賢哉我縣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曹主簿皆

得其人臨部居職不敢行恩十句

宦者傳其能者則勃貂管蘇讀書記云勃貂當作勃鞞因齊寺人貂而譌 按章懷注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鞞字伯楚是蔚宗原文自作貂非傳寫之誤文選李善注云

史記以勃鞞為履貂報任少卿書注亦引史記履貂而今史記作履鞞是史記亦有兩本也

孫程傳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于西鐘下 按下封十八侯而此云十八人未詳其故

儒林衛宏傳光武以為議郎 按許沖進說文解字書稱給事中議郎衛宏此不言給事中者畧也續志云凡郎官

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則宏之稱給事中乃加官也

前書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曰授同郡

后蒼 按前書瑕丘蕭奮曰禮至淮陽太守孟卿事蕭奮以授后蒼是奮授卿卿授蒼此云奮授蒼誤

蒼授梁人戴德注德字近君 按前書作延君釋文敘錄同此作近者以形近而譌

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 按前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篇出于魯淹中蘇林

注中里名釋文序錄引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並不言

是安國所獻未知范氏何所據也隋書藝文志禮類亦云又有古經出自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

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 傳論猶鞠躬昏主之下注昏主謂獻帝也 按昏主當指

靈帝張溫皇甫嵩皆於靈帝時立功也獻帝幼冲即位初

無夫憲安得謂之昏主

禮術傳臺牧者之所食注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融集作掌牧 注掌牧汪文盛本作堂牧按文選作掌技掌堂技牧字形相近而譌

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注後至八月朝普天閱試鼓節 世說注 引文士傳普天作會大此誤也

獨行誰立傳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立為繡衣使者持節與太僕任暉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

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立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窺歸家因曰隱遁 前書平紀元始四年一

月遣太僕王暉等八人置副假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五年太僕王暉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

為列侯冬十二月帝崩恩澤侯表常鄉侯王暉望鄉侯闕

遷南鄉侯陳崇邑鄉侯李翁亭鄉侯郝黨章鄉侯謝蒙鄉侯遂普盧鄉侯陳鳳八人並以五年閏月丁酉封按當

時班化風俗八人於平帝未崩之先封侯且八人未嘗少一人似不得更有誰立事未終而隱遁之事或立乃王暉

等八人之副暉等先歸受封其所置副留治未竣之軍事未終而莽即居攝乎王暉作任暉亦傳寫之譌

李充傳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讀書記按魯平傳平以永元三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期但不傳不云為博士或

是並為侍中也平刻作平誤 按下文云延平中特徵充為博士時魯平亦為博士魯平傳則云永元十三年遷為

侍中免永初二年鄧騭舉不再遷復為侍中是延平中不在朝安得與李充同為博士恐此傳魯平別是一人也

方術傳北海王叔平 按此段全本典論典論前有光初

中三字

東夷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目伐宗周西至河上 按檀弓云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豈即此事乎

穆王後得驥騶之乘乃使造父御目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考證臣會汾按魯莊公四年楚武王卒子熊賁立是為文王時周莊王四年也莊王為穆王十世孫相去二百餘年安得有滅偃王事此范氏沿襲異聞之誤 按史記秦本紀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趙世家亦載之博物志則云穆王命楚伐之是楚伐偃王之事非盡無稽但非文王時耳當穆王時楚君應是熊勝熊揚其時亦未稱王也

秦本紀正義引古史考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不知譙周所據何書楚文王在春秋之初使其同時有徐偃王不應左傳無一語及之恐周言亦未可信

高句驪傳古鄒大加 魏志鄒作離無大字而曰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離加與注所言不同觀後大加小加之稱則無大字者是

優台使者帛衣 魏志作優台丞使者早衣 南蠻傳和帝永元四年冬漢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略吏民郡兵擊破降之 和紀郡兵破蠻在五年其冬漢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 按此永和元年事帝紀永和元年十二月象林蠻夷叛而書此事於二年春

冬 延熹三年 武陵蠻六千餘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 於是目右校令度尚為荆州刺史討長沙賊平之又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

並皆降散軍還賊復寇桂陽太守廖祈奔走武陵蠻亦更攻其郡太守陳奉率吏人擊破之 按桓紀延熹二年冬武陵蠻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皆降散荆州刺史度尚討長沙蠻平之與此傳相合而五年又書冬十月武陵蠻叛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坐奔北棄市辛丑以太常馮緄為車騎將軍討之十一月馮緄大破叛蠻於武陵緄傳亦云延熹五年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間荆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萬餘人荆州平定度尚傳亦稱延熹五年謁者馬睦督荆州刺史劉度擊長沙賊軍敗睦度奔走向自右校令擢為荆州刺史進擊大破之則是延熹五年事緄傳既不言兩討武陵蠻紀書五年事

又與二傳吻合疑此傳三年乃五年之譌而桓紀三年事乃史駁文而未及刪正者也陳奉事紀書於六年與此傳事亦相接

雕題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 按同川而浴尚未見交趾之義王制雕題交趾鄭氏注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卧則僻孔穎達疏卧則僻者言首在外而是相鄉內釋文僻昌戀反周禮典瑞疏僻而同邸者案王制注卧則僻彼僻謂兩足相向此兩圭亦兩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此交趾之舊解也

雞羽三十緃注儀禮矢鏃一乘 按此引儀禮既夕篇今本作鏃矢一乘

板楯蠻夷傳桓帝之世板楯數反 紀不書

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復叛 紀在二年

西南夷傳遣將莊豪 莊豪史漢作莊躄

桓帝時郡人尹珍自目生于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考異按許慎與應奉不同時奉仕桓帝朝而慎之卒蓋在安帝之世不得到桓帝也華陽國志作明章之世則與許慎時代相及矣但珍既受業許慎豈能更與應奉同朝傳聞異辭要皆不足信 按許冲于安帝建光元年九月上書云今慎已病是慎尚在也應奉于桓帝永興元年已為武陵太守距建光元年凡三十年雖隔三朝尚不甚相遠或珍耄而好學故先從慎受業後更從奉游未可遽斥其誤也

滇王傳追至不韋注徒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資之劉攽曰資當作實 按郡國志注作居則資乃居之譌不當作實

哀牢夷傳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 詣越嶲太守鄭鴻降求內屬 光武紀建武二十七年益州郡徼外蠻夷率種人內屬即此事也按建武時哀牢既內屬何以永平時又稱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大約賢栗乃哀牢之別種故其種人若柳貌時戶止二十分之一口止三分之一且賢栗內屬但封為君長柳貌則置為縣其事亦不同也

邛都夷傳郡守枚根調邛人長貴 光武紀作任貴前書亦作任貴

姑復夷復叛 按姑復縣名屬越嶲郡

蘇祈與二百餘人注續漢書志曰蘇祈縣屬越嶲郡 按續志作蘇示前志同

茫都夷傳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綺 和帝樓

作獲

齋黃金旄牛旄 按旄從耳與旄異各本並誤

攻零關 紀志作靈關

靈帝時以蜀郡屬國都尉為漢嘉郡 紀志皆不及此晉志云漢嘉郡蜀置宋志漢嘉令劉氏立為漢嘉郡

冉駹夷傳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云 紀志亦不及宋志云劉氏又立

西羌傳遂伐西落鬼戎注周王季 按周王季當作周公季歷

更伐始呼駢徒之戎注捷其三大夫 按捷當作獲

秦伐義渠虜其王注即厲公二十三年伐也 按當作二十三年

義渠侵秦至涇陰 史記表作涇陽紀作渭南

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於洛 史記不載此事

後四年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 按史記年表乃惠王七年事自義渠侵秦至涇陽至此首尾百年

義渠遂臣于秦 惠王十一年事 後八年秦伐義渠取郿郿後二年義渠敗秦師于李伯

史記無此二事 明年秦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 按此上文云後八年

又云後二年此又云明年凡十一年而史記自義渠臣秦至此為十四年

滇良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 按上文云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與此語相矛盾

非帝者之功注將軍趙括與六十萬人請降 按括死而軍始降此誤

秋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 紀在冬十月

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掩擊零昌別部牢羌於安定

紀在秋

而遭元元無妄之災眾羌內潰 按元元當作元二謂永

初元年二年也

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戀北界 按戀當作戀注同

領護羌校尉衛瑤追擊立等 按上文言馬立遂疑此立

下有奪字是時趙冲為護羌校尉而又有領護羌校尉未

詳其故

復以段熲為校尉 按桓紀延熹七年冬十月護羌校尉

段熲擊當煎羌破之八年春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羌破

之六月段熲擊當煎羌於湟中大破之三事此傳皆失載

又靈紀建寧元年春使護羌校尉段熲討先零羌熲大破

先零羌於逢義山秋七月破羌將軍段熲復破先零羌於

涇陽二年秋七月破羌將軍段熲大破先零羌於射虎塞

外谷東羌悉平此傳不書蓋下有事已具熲傳語故不詳

然敘於永康元年之下年月亦不符

當煎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滅之餘悉降散事已

具熲傳 按此事在永康元年其時熲為護羌校尉非破

羌將軍也且所破者西羌非東羌也建寧元年熲破先零

羌始拜破羌將軍至二年而東羌始平此處殊欠分晰

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

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按事已見前此重出

西域傳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 按耆字衍說詳王氏漢

書雜志

拘彌國居寧彌城注續漢書曰寧彌國王本名拘彌 按

前書扞彌國王治扞城今名寧彌扞拘形近不知孰誤魏

志注引魏略作扞彌

德若國 前書無 自皮山西南經烏耗 按耗當依前書作耗

安息國居和積城 前書作番兜城

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獅子符拔 章紀云月氏國遣使

獻扶拔師子與此不同

大秦國一名犁鞞 犁鞞前書作犁鞞魏志注引魏略作

犁鞞

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 二百餘日漢書作可百

餘日魏志注引魏略作二百餘日

天竺國一名身毒 前書作捐毒

東離國 按此國及下文栗戈國殿國漢書無魏志注引

魏略東離作車離嚴作嚴

疏勒國疏勒王與漢大都尉于獵中 按上文拜臣誓為

漢大都尉而此言疏勒王與漢大都尉其文相抵牾

焉耆國居南河城 前書治員渠城按南河漢書考證引

此作南柯未知所據何本

南匈奴傳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注屬國胡數千畔在

參蠻 按蠻當作緜下同 又遣母樓且王求人五原

按盧芳傳母作無此作母乃母之譌且下奪渠字王下行

求字

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 按前書匈奴傳更始

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

是劉颯是更始所遣非建武六年事此傳誤也陳遵傳亦

云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

俱使匈奴

對使者辭語悖慢一按注引更始二年事在韓統報命之前此范氏序次失序不必謂是章懷之誤

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 光武紀十四年匈奴遣使奉獻使中郎將報命注中郎將劉襄也按此事失書

單于畏漢乘其傲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 光武紀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莫離曰逐王比

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與此傳異乃紀之誤

遂歛所主南邊入郡眾四五萬人一按入郡當八部下文云八部大人是其證也

元初元年注安帝永初六年改爲元初元年 按六年當作八年

秋吾斯與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掠并部注莫鞬或作莫鞬前書兩字通今依前書不改也 按紀作莫鞬

五年右部醯落與休著各胡 休著各胡作休屠如內暴滋深注世祖二年令中郎將韓統報命云云 按韓

統報命乃六年事云二年誤 烏桓傳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入 魏志注

魏書旦作且九百二十二入作九千餘人 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 魏書使居塞內布列遼東屬

國 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鴈門太原朔方諸郡界

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注甯城縣名 續志上谷屬縣甯無城字

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 按明紀永平元年遼東太

守奈彤使鮮卑擊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渠帥魏志引魏書永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貢帥種人叛鮮卑還爲寇

害遼東太守奈彤募殺志貢遂破其眾即元年事也 秋鴈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倫等 按南

匈奴傳永元七年封鮮卑大都護蘇拔廆爲率眾王鮮卑傳永甯元年封鮮卑大人烏倫爲率眾王是率眾王是鮮

卑非烏桓然烏桓自有率眾王第不知何時所封 戎朱廆 魏書朱作末

鮮卑傳時漁陽赤山烏桓欽志貢等 魏書欽作欽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 按趙稠紀作王稠匈奴上奪使字

諸史瑣言卷十二

續漢書志

律歷志上音不可書呂時 按宋書作音不可以書曉疑此呂字誤倒在書字下曉誤為時

律歷志中為歷用甲寅為元而用庚申 宋書作歷當以甲寅為元不用庚申按此志當以二字誤為用字故遂難通

術術無常是呂承秦歷用顛項 宋書作術無常是句漢與承秦歷用顛項按宋書是

黃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 按黃帝二字當依宋書作昔字下文言漢事此不當云黃帝也

而光見歷呂考靈曜 宋書下有為本二字律歷志下中星日所在為正注遂開治亂 開宋志作

關禮儀志上絳領袖緣中衣絳綺絲 說文絲純赤也玉篇同按絲乃純赤之色非服飾之名疑絲下有奪字

禮儀志中舞僮二佾住周禮曰聖舞帥而舞早曠之事鄭立日聖赤草染羽為之也早曠注陽也 按聖舞上當有奪字今本周禮聖作皇注玄謂皇析五采羽為之與此所

引絕異早曠注陽也五字疑亦有奪誤 拜諸侯王公之儀注丁孚漢儀有夏勤策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為司徒 按安紀永初三年夏四月丙寅大鴻臚九江夏勤為司徒與此年月迥殊

恐漢儀所載有誤元初六年時司徒乃劉愷非夏勤勤曰元初二年十二月己酉罷拜罷皆書月日紀當無誤

注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 紀作癸丑 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律間竿或撞黃鍾之鍾

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間九尺二十五弦宮處于左右為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正義曰按易緯通卦驗云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往從八能之士謂選於天下人眾之中取其習曉者而使之調黃鍾者縣黃鍾於子其目大小之差展其聲調六律者六律管陽也又有六呂為之合管有長短吹之以調樂器之聲調五音者金為鍾革為鼓石為磬竹為管絲為弦皆有聲變舒疾也匏也木也土也不言調者聲少變故不調調五聲者宮商角徵羽聲弘殺緩急凡黃鍾六律之聲五音之動與神靈之氣通人君聽之可以察已之得失而知羣臣賢否調五行者五行謂五英調律歷者律歷謂六莖也調陰陽者謂雲門咸池調正德所行者謂之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此鄭云五英謂顛項樂名云六莖者帝嚳樂名按八能之說此志所注所引樂叶圖徵皆不明晰故引禮記以證之然此乃讖緯家言東京崇信圖讖故有八能言事故事未必有所受之也

甲作食粥 粥玉篇廣韻並云古文凶說文無 祭祀志下迎春 三時不迎讀書記曰三時不迎自漢始 按上文言自永平中自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其服飾歌舞甚具注引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是四時之迎至建安中尚行之禮

儀志亦云先立秋十八日迎氣於黃郊立秋之日迎氣於白郊五行志四有靈帝立冬之日迎氣於黑郊惟立夏之日不言迎氣於赤郊當是闕文耳然則漢時未嘗廢三時之迎而此三時不迎明與前文乖異

天文志上軒轅始受河圖關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困學紀聞曰關苞似是人 氏全謝山云河圖苞恐是緯書名目故曰受深寧疑為姓名者非萬氏集證按劉恕通鑑外紀帝既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命鬼叟蒞占星關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於是有星官之書命羲和占日尙儀占月車區占風關苞與鬼叟蒞等並稱五官其為人名氏可知或曰關苞受河圖篇名見文選石正容與孫皓書注志蓋誤闔為關也 按或說是授亦當作受句絕規字屬下句文義方明通鑑外紀及羅泌路史引此文日月上並有正字然深寧所引亦與此同恐劉羅皆旨意增也

所曰除穢而布新也注晏子春秋曰齊景公睹彗星便伯常驚禳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 今本晏子無此段 又一日景公彗星出而泣 按景公有奪字晏子其文甚繁

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胸 按范書吳漢傳稱護軍高午疑此術將軍二字

是時西北討公孫述北征盧芳考證臣永祚按公孫述在西南北字疑誤 按北字恐是涉下文而行 天文志中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百三十五日去 明紀注引伏侯古今注曰彗長三尺所見三十五日乃去與

此異 後廣陵王荆與沈涼 荆傳不言沈涼事

司徒虞延與楚王英黨與黃初公孫弘等交通 公孫弘見范書虞延傳黃初名姓延英二傳皆未見

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反攻蕞唐城 按范書西南夷傳作哀牢王類牢蕉唐作蕞唐縣名屬永昌蓋此志奪誤也

其六年正月司徒丁鴻薨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五穀許侯馬光有罪自殺 按范書和帝紀永元六年春正月己卯司徒丁鴻薨二月許侯馬光自殺秋七月京師旱與此志異

八年四月樂成王黨七月樂成王宗皆薨 范書樂成王傳宗作崇范紀失書宗薨

司空周章意不平與王遵叔元茂等 范書章傳不言王遵叔元茂

五月丁酉沛王牙薨 牙范書紀傳並作正

三年九月丁酉廢太子為濟陰王曰北鄉侯懿代 按安帝紀北鄉之立安帝既崩之後非廢太子而以北鄉侯為太子也疑此誤

使匈奴中郎張國 郎下當有將字

又定遠侯班始向陰城公主堅得 范紀注引東觀記名賢得

後一年會稽海賊會於等千餘人燒句章 會於一本作會于按范書順紀作會旌於于恐皆誤

揚州六郡逆賊章何等 章何范書作章河

天文志下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節 殺蕃武等 范書

帝紀作辛亥作丁亥

明年冬揚州刺史臧夏丹陽太守陳寅功盜賊苴康 范書紀作陳寅

已已車騎將軍何苗為進部曲將吳匡所殺 范書紀已作庚午

五行志一光和三三年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間 范書靈紀引此作四十餘間

五行志二十月壬子德陽前殿西閣及黃門北寺火殺人 范書桓紀在十一月

五年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永樂太后宮署火 范書紀注引此火作災

庚戌樂城門災延及北闕道 范書紀注引此樂城門作樂成殿北闕下有度字

更外迎濟北王子續立之 范書作北鄉侯懿安紀注云東觀記及續漢書並曰北鄉侯續今懿蓋二名按天文志中亦稱北鄉侯懿何義門以為懿是改名不曰畜牲之意是也

時直臣何敞目為羽孽似鳳翔殿屋不察也 目范書敞傳證之不察上當有不可二字

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近赤祥也 范書紀注或大如手無近赤祥也四字有五行傳云棄法律逐功臣時則有羊禍時則有赤書赤祥數語

五行志三二年大水注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水周嘉傳是夏旱嘉收葬客死骸骨應時澍雨歲乃豐稔則水不為災也 五行志一和帝永元六年注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郡國八旱案本紀二年五月旱皇太后幸

注曰永初元年郡國八旱案本紀二年五月旱皇太后幸

雒陽寺錄因徒即日降雨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大水雖去旱得水無救為災按兩處注相矛盾

延光三年大水 紀云是歲京師及諸郡國三十六雨水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 紀注引此文有云時出大魚二枚各長八九丈高二丈餘此志別在後

三年秋雒水出 出上當有溢字

四年夏郡國三水 紀云郡國七大水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注臣昭案袁山松書曰山陽梁沛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則是七郡 按紀云郡國七大水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 紀云是歲郡國二十八大雨雨雹二年雨雹 紀云六月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大風雨雹三年雨雹 紀云是歲京師及郡國三十六雨水疾風雨雹

和帝永元四年蝗注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稱往歲水旱蝗蟲為災 按本紀是 夏蝗注失引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 紀云夏四月六州蝗六年三月去蝗處復蝗子生 紀云三月十州蝗按注引古今注曰郡國四十八蝗三處互異

七年夏蝗 紀云八月丙寅京師大風蝗蟲飛過落陽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 紀云京師及郡國十二蝗

五行志四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紀永初七年不言正月壬寅地震

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國十六地震 紀在十一月疑此奪一字

永和二年四月庚申京都地震 庚申當以紀作丙申為是

是

建康元年正月涼州都郡六地震 都字疑衍或是都字之訛
 嘉平二年六月地震 紀云北海地震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紀云京師地震
 光祿元年二月辛未地震 紀作己未按紀文上書二月
 辛亥朔則不有辛未辛乃己之譌也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紀云戊寅又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會稽南山崩 紀不書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東恆山崩 紀作河東垣山
 崩注垣縣今絳州縣也按紀是也恆山在上曲陽縣西北
 西漢屬常山郡東京屬中山國距河東甚遠也
 延光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巂山崩 紀不言蜀郡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左馮翊雲陽地裂 乙巳紀作己巳
 按紀文上書五月甲戌晦又書六月戊寅戊寅為六月四
 日下距乙巳二十八日如六月大建則乙巳為七月朔此
 不言朔乃二日也下紀文又書甲子甲子七月二十一日
 也後五日方為己巳紀書己巳於甲子之前明是乙巳之
 誤
 三年五月戊申漢中山崩 戊申紀作甲戌
 八年六月丙辰緱氏地裂 紀不書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陽大風拔樹木 按大風拔
 樹紀皆不書惟書大風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師大風拔樹 紀作三月癸亥京
 師大風此二字謄
 五行志五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 弓箭射北闕注
 引風俗通言劭時為太尉議曹掾白公鄧盛按鄧盛於中
 平元年為太尉則夜龍事當在是年

五行志六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蝕之史官不見郡以聞
 注本紀都尉翊以聞 范書本紀無此語當是司馬本紀
 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本紀乙未作乙亥
 十三年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 紀作壬辰
 元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元和當作章利方與
 紀合上文注引古今注元和元年九月乙未日有蝕之所
 以補司馬之缺此不作元和明甚
 四年二月乙亥朔日有蝕之紀乙亥作乙巳按紀文下書
 乙卯壬戌則作乙巳為是
 鄧太后崩注去年二月京師地震今月戊午日蝕 按
 文云今一歲之中大異兩見則去年二字有誤考本紀地
 震日蝕同在六年 建光二年鄧太后崩 按和熹崩
 在建光元年且建光止一年即改延光
 延光三年九月庚寅晦日有蝕之 紀作庚申晦按紀文
 上書丁酉乙巳則作庚申者是
 六年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 按紀作癸丑朔下文又書
 辛丑辛亥癸酉朔癸丑朔是月並不得有辛亥未詳孰誤
 六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紀作三月丁卯朔按此疑
 是涉下文而誤
 日拖 日赤無光 日黃珥 日中黑 虹貫日 月蝕
 非其月 按諸災異紀皆不書惟初平元年白虹貫日書
 郡國志一河南尹 梁注曰陽人地 按此文不完據秦
 本紀地下當有賜周君奉其祭祀七字 考證齊氏
 榮陽注楚潘黨逐魏錡及榮 榮下奪澤字
 鞏有滹水注左傳昭二十三年王子猛居于滹 按左傳
 作皇

新城有郟聚古郟氏今名蠻中注左傳昭十六年楚殺郟子杜預曰縣東南有蠻城按左傳作蠻氏

河內郡朝歌注有鹿腹山袁紹傳腹作腸注引續志亦作腸則腹字誤魏志注作場

左馮翊池陽注郭璞曰縣瓠中是也按爾雅注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此注刪去五字以縣字起則文不完

右司隸校尉部郡七縣邑侯國百六按司隸部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并者河南一故市河東四左邑長修狐譚

冀京兆四船司空下邳南陵奉明馮翊九櫟陽翟道谷口鄜武城沈陽襄德徵雲陵扶風六渭城蓋屋郁夷好時號

然下邳桓帝時復在永和後故司馬不載好時侯國耿倉所封倉卒子忠嗣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延光中位

至侍中良卒子協嗣豈良協皆不永年協又無後至永和中國已除耶

郡國志二潁川郡襄攷異曰前志無此縣按襄疑邾之訛前志邾縣此志未見晉武帝分潁川立襄城郡統縣七

邾其一也見晉書地理志是晉時尚有邾縣水經汝水篇注魏齊有邾縣之證其為承漢魏之舊為復置雖並無明文而光

武紀十七年有五鳳凰見於潁川之邾縣在六年省并省四百餘縣之後可見邾縣在東漢時未經省并志不應不

載又襄下云有養陰里攷水經注汝水篇云又東逕沙亭南故養陰里也司馬彪郡國志曰襄城有養陰里京相

璠曰在襄城邾縣西南是養陰里實在邾縣尤為確證而邾氏引稱襄城者恐是涉下文而訛襄縣為前志所無

晉以後志亦未見此縣名恐涉下襄城而訛耳馮翊傳遷馮西征魏郡潁川盜賊韋延邾賊延襄

等三縣人按邾縣舍是建武八年

輪氏建初四年置考證臣召南按前志潁川郡有輪氏疑縣不自建初置也但前志作輪此志作輪按本書陳寔傳亦作輪按疑置字為復字之訛

汝南郡北宜春前志無北字思善侯國按前志城父莽日思善此侯或襲其名

陳國扶樂前志無按光武封劉隆為扶樂鄉侯在建武十七年是扶樂本鄉名也隆於十九年被交阯還改封長

平侯阜陵王延初為淮陽建武三十年呂汝南之扶樂縣益淮陽國今傳誤則不知何時為縣先屬汝南後屬陳國也

右豫州刺史部郡國六縣邑侯國九十九按豫州部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并者潁川四郡疑誤為說

周承休汝南六陽城歸德安昌博陽成陽定陵沛十軌與建成栗扶陽高高柴漂陽東鄉臨都祈鄉前漢無而後漢

增立者汝南五征羌思善褒信原鹿定潁梁一穀熟陳二扶樂武平又潁川之襄疑為邾之誤說已見前

鉅鹿郡南蠻前志作南緣此本誤也陳本不誤常山樂城前志無按前志真定國有臺城縣建武十

三年以真定屬常山而志無此縣疑樂城乃臺城之誤魏書地形志鉅鹿郡領縣臺城前漢屬真定後漢屬晉罷太

和十二年復此其確證也前志趙郡統縣並列樂城臺城唐以後因之

安平國阜城故昌城攷異按前志昌城縣屬信都郡而勃海郡都有阜城縣按魏書地形志武邑郡阜城前漢屬

勃海後漢屬安平是早城即前志勃海郡屬縣而司馬氏曰故昌成者蓋西漢昌城本分勃海阜城之地以為侯國

而別屬信都東漢廢昌成入阜城而仍屬信都故司馬氏云然也說互詳漢書地理志內

觀津商榷司馬氏無注按當注云改屬清河建初四年已清河之觀津益樂成 按前漢觀津本屬信都不知何時改屬清河至建初中又來屬故司馬氏略之而不言

經攷異曰前志無安平孝王得子理封經侯 按前志鉅鹿郡堂下注曰嘗分為涇縣涇經聲同形近則亦承前漢之舊也

右冀州刺史部郡國九縣邑侯國百 按冀州部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并者魏四即裴武始郡會郡溝鉅鹿二十一廣阿象氏宋子臨平貫新市安定敬武歷鄉樂信武陶柏鄉安鄉及故廣平國之張朝平南曲曲梁廣鄉平利陽臺城鄉常山九石邑桑中封斯樂陽平臺臺城肥縣縣莫

中山三深澤新處陸成安平 按信八歷辟陽經高隄樂鄉平隄西梁東昌河間一侯井清河八清陽信成懋題東陽信鄉繚棗疆復陽勃海十三童定中邑高樂參戶柳臨樂重平修市景成建成章鄉蒲領

郡國志三陳留郡已吾有大棘鄉有首鄉注左傳宣二年鄭被宋師大棘杜預曰在襄邑縣南左傳桓八年齊侯師于首止杜預曰在襄邑縣東南有首止城考證臣召南按此一鄉注皆應在上文襄邑有承匡城之下大棘首鄉皆襄邑地非已吾地也不知何以脫入於此又首鄉注左傳桓八年齊侯師于首止應作僖五年齊侯會于首止杜預曰有首止城應作有首鄉 按劉昭注例凡引杜預注在本縣下者皆曰在縣云云此二鄉不在本縣之下故曰在襄邑縣云云初非奪誤下文考城故舊注引杜預曰載在

外黃東南即其例也齊說非至桓八年云云乃桓下奪十字亦不應如齊說首止城應作首鄉據桓十八年僖五年兩注自當以齊說為是

圍注前書今高陽 按今字難通當是過字前書高紀云沛公西過高陽

東平國壽張故聚屬東郡 按聚字衍

泰山郡鉅平侯國有亭禪山注即古所謂禪亭亭者也 按有亭禪山當作亭亭山前志云有亭亭山祠禪字蓋法注而訛

羸有鐵山在侯國攷異曰山字當是連下句山在縣名也 按晉宋魏三志並作山在魏志太原郡領縣山在二漢晉屬泰山後屬此可證錢說今前書亦無山字各家皆無說

右兖州刺史部郡國八縣邑公侯國八十 按兖州部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陳留二成安長羅東郡四畔觀黎利苗樂昌泰山十肥城柴東平陽蒙陰華乘丘富陽桃山桃鄉式山陽十三薄都關城都黃爰戚郛成中鄉平樂鄭留鄉栗鄉曲陽西陽濟陰三呂都葭密栝前漢無而後漢增者陳留一已吾東郡一穀城泰山二金鄉防東濟北一成 商推云案前淮陽國屬兖州今續志無其縣有入陳留者 按淮陽國後漢改為陳國屬豫州其入陳留者止圍扶溝二縣

東海郡合城攷異前志有合鄉無合城晉書地理志東海亦功有合鄉縣此城字必鄉之譌 按魏志蘭陵郡領縣合鄉二漢晉屬東海後屬此足以證錢說之確

右徐州刺史部郡國五縣邑侯國六十二 按徐州部屬

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東海十五平曲蘭祺山鄉建鄉容
正東安建陽于鄉平曲都陽郡鄉武陽新陽建陵都平瓊
那三十九梧成靈門虛水臨原板柜餅那零段雲計斤烟
阜虞橫魏其昌茲鄉箕棹高廣高鄉柔即來麗武鄉
新山高陽昆山參封折泉博石房山慎鄉望安丘高陵
臨安石山故城陽一慮故泗水二泗陽于下邳故臨淮十
三凸猶開陽贅其富陵西平高平開陵昌陽廣平蘭陽襄
平海陵樂陵至東海之合城為合鄉之誤說已見上西海
為海曲何氏錢氏之說並同自可從也

郡國志四樂安國注高帝西平昌置為千乘攷異按交當
云高帝置不應有西平昌其為衍字無疑後讀宦香傳彭
愷為西平昌侯注云西平昌縣屬平原郡乃悟此三字當
屬上文平原郡而平原郡九城當為十城因此三字錯入

樂安注中校書者遂改十為九以合見存之數耳 按宋
志平原太守領縣平昌合漢舊縣後漢晉太康地志曰西
平昌亦其證也

北海國地注地道記曰養澤在西幽州藪有萊山萊王祠
按前志琅邪郡長廣下原注有萊山萊王祠奚養澤在
西幽州藪此不注於長廣而注于此何耶養上奪奚字
右青州刺史部郡國六縣六十五 按青州部屬縣前漢
有西役漢省者濟南三陽丘獠宜成平原九重丘羽瑗阿
陽初合陽樓虛龍維安樂安九東鄒涇沃平安建信
琅槐被陽高昌繁安延鄉北海十八劇魁軻平望平的柳
泉樂望饒斟桑積平城密鄉羊石樂都石鄉上鄉新成成
鄉膠陽故高密一石泉成鄉故膠東三昌武都秩鄒盧故
淄川二劇樓鄉東萊九腫平度臨胸育犁不夜當利陽樂

陽石徐鄉齊六鉅定廣饒昭南北鄉平廣臺鄉前漢無而
後漢增者東萊一葛盧

右荊州刺史部郡七縣邑侯國百一十七 按荊州部屬
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南陽四杜衍新都紅陽樂成南郡
二郢高成江夏二襄此志疑鍾武桂陽一陰山武陵二無
陽義陵前漢無而後漢增者南陽三成都前志山陽襄鄉
南鄉江夏二平春南新市零陵二湘鄉昭陽桂陽一漢寧
武陵二沅南作唐長沙一體陵

會稽郡章安故治 治當作洽按前志作治宋志州郡一
臨海太守下引續志作治而州郡二建安太守下則云本
閩越秦王立為閩中郡漢武立為治縣張勃吳錄云閩越
王治鑄地故曰安日安二字難曉疑是閩王治此不應偏
呂受名蓋越句踐治鑄之所故謂之治乎據此則字當作

洽作治者誤也

東部侯國攷異按宋書州郡志侯官前漢無後漢曰東侯
官屬會稽此東部侯國當是東侯官之譌漢時未見有封
東部侯者也又鄭巨君傳注引太康地志云漢武帝名為
東治後改為東侯官是章安為回浦東侯官為治各不相
涉太康志本自瞭然志以章安為故治疑未可信 按東
部侯國乃東部侯官之譌侯譌為侯而不知者并改官為
國耳張掖屬國龜茲屬皆有侯官侯軍侯官官舍也續志
軍侯六百石此軍侯之官舍故曰侯官志中左騎千人官
武威 千人司馬官千人官張掖凡稱官者其義同也此乃
會稽東部都尉之侯官鄭宏傳注引謝承書鄭吉之弟為
東部侯吉當宣帝時已有東部侯特未立為縣後因舊名
為縣故曰東部侯官亦稱東侯官吳志孫亮黜為侯官侯

見孫休傳又虞翻傳有到東部侯官侯官長閉城不受是其證也通鑑注引隸釋云當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東侯官故治閩越地武帝更名于文乃足此郡之末有東部侯國四字卻是衍文侯與候相近而南部所治故文有錯亂是宋人已見此惟以為衍文恐未必然此疑是錯簡字又傳寫誤耳然章安下之文宋志所引已然則其誤久矣晉志建安郡下云故秦閩中郡漢武帝滅之徙其人名曰東治後改為東城後漢改為侯官都尉侯官當為侯官之譌隋志建安郡下云閩舊曰東侯官唐志福州侯官此東侯官之名歷見諸志不可泯也史記東越傳都東治索隱曰韋昭以為在侯官今本亦是韋昭亦以侯官為故治其說又在太康地記之前不應司馬氏反未見及此恐是蕭梁以前其傳寫錯誤耳舊唐書志地理三臨海漢回浦縣屬會稽後漢改為章安吳分章安置臨海縣閩漢治縣後漢改為侯官都尉其說與太康記相合惟侯官作侯誤與晉志同

右揚州刺史部郡六縣邑侯國九十二 按揚州部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九江四橐泉東城博鄉建陽丹陽一宣城廬江三縱陽湖陵邑松茲會稽一錢唐前漢無而後漢增者會稽一永寧豫章三石陽臨汝建昌至會稽之東部侯官即前漢之治章安即前漢之回浦說已見前郡國志五漢中郡錫有錫春秋時曰錫穴注左傳文十一年楚伐麇至于錫穴 按前志錫注應劭曰音陽師古曰卽春秋所謂錫穴左傳作錫釋文錫音羊或作錫星厯反是前後志既不同左傳又有二本未詳孰是惟此有錫之文必有所據則似錫字為長

房陵注巴漢志曰建安十三年別蜀新城郡商榷蜀當作置 按蜀乃屬之制文不當為置

巴郡充國永元二年分閩中置 按前志巴郡有充國縣而志云云者當是永元之前充國已廢入閩中和帝復置耳

蜀郡汶江道注孝安延光三年復立之以為郡 按本紀無立郡事史記西南夷傳曰馳為汶山郡集解應劭曰今蜀郡汶江後漢書西南夷傳曰馳夷者武帝元鼎六年以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考董卓於桓帝末為蜀郡北部都尉是爾時尚未立郡之證恐華陽國志誤也

八陵 前志作蠶陵按安帝元初元年蜀郡夷寇蠶陵殺縣令注蠶陵縣屬蜀郡是八陵乃蠶陵之譌

越雋郡 前志作關宋書作蘭云漢舊縣作關段懋堂曰華陽國志作關蓋字作關而音關今集韻類篇失此音按關之為關恐直是傳寫之誤

廣漢屬國都尉注故北部都尉屬蜀郡 考證臣召南按屬蜀郡應是屬廣漢之訛陰平甸氏剛氏三道舊屬廣漢陰平道即廣漢北部都尉治也前書可證 案安帝紀永初二年分廣漢北部為屬國都尉即此注所謂安帝時以為屬國都尉別領三城也齊說是都尉二字攷異以為衍文蓋志中屬國下並無都尉字也

蜀郡屬國 後漢西南夷傳靈帝時以為漢嘉郡

右益州刺史部郡國十二縣道一百一十八 按益州部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漢中三旬陽武陵長利 二 耶耶堂頂牂牁一都夢越雋一瀋街益州一來唯前漢無

而後漢增者巴三平都宣漢漢昌廣漢一德陽雋爲一漢安永昌二哀牢博南至荷節疑即符之譌八陵疑即靈陵之譌也

張掖屬國住安帝時別領五城考證臣召南按下列候官左騎千人司馬官千人官皆名非城名也前志張掖領十縣後志領入城其居延別爲居延屬國顯美改屬武威郡未知張掖所領之五城爲何名也按候官以下雖是官名而各居一城城卽以此爲名如武威之左騎千人官居十四城之一上郡之候官居十城之一可見其各居一城至五城而僅列其四者其一卽屬國城合之爲五城上郡之龜茲屬國與候官各爲一城同在十城之數此其證也吳志虞翻傳太守王朗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其所言候官卽會稽東部都尉之候

書上

七

官自有城自有長而卽以候官爲名亦城無別名之證

右涼州刺史部郡國十二縣道候官九十八按涼州部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隴西一予道漢陽水天六街泉戎邑道罕开縣諸道清水奉捷武都三平樂平樂道嘉陵道循成道安定一復累安俾撫夷涇陽臨涇陰密安定爰得胸卷月氏道北地十三馬領直路靈武胸行方渠除道五街歸德回獲略畔道郁都義渠道大燧酒泉一天

五原郡河陰 前志作河陰

右并州刺史部郡九縣邑侯國九十八按并州部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土黨一余吾太原二獲人汾陽上郡十四濁樂陽周木禾平都淺水京室洛都襄洛原都推邪

高望雁陰道望松宜都西河二十二富昌鴨虞鵠澤徒經廣田鴻門宣武千章增山武車虎猛毅羅儀方利關成臨水土軍西都陰山觥是博陵鹽官五原六固陵蒲澤南興稱陽莫聖河目雲中四陶林楨陵續和陽壽定襄大都武襄陰武阜定陶武要復陸雁門一沃陽朔方六脩都臨河呼遵窳渾渠搜臨戎前漢無而後漢增者上郡一候官雲中一箕陵

右北平郡上垠 前志作土垠

右幽州刺史部郡國十一縣邑侯國九十按幽州部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涿十五穀丘容城廣望州鄉樊輿成利鄉臨鄉益昌陽鄉西鄉阿陵阿武高郭新昌廣陽一陰鄉代五延陵且如陽原參合靈三上谷四泉上夷與日居茹女祁漁陽三要陽白檀滑鹽右北平十二平剛石

書上

六

廷陵賚字白狼夕陽昌城驪城廣城聚陽平明遠西六且慮新安平柳城狐蘇文成奈遼東三遼隊武次西安平樂浪八吞列東曉不而蠶台華麗邪頭昧前莫夫租前漢無而後漢增者樂浪一樂都

右交州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按交州部屬縣前漢有

而後漢省者鬱林一雍雞九眞二都龐餘發前漢無而漢增者南海一增城蒼梧一都平交趾二封谿望海縣邑道侯國四百餘所按最前漢縣爲後漢省并者四百五十七建武後復置者二十馮翊三殺羽郃陽粟邑扶風三武功杜陽潁川一輪氏汝南二富波宜祿清河一靈勃海一陽信東海一贛榆北海六淳于朱虛昌安夷安壯武下密南郡一郡代一北平邑上谷一潘此省并之大數也

又所省縣漸復分置 按已省而復置者凡二十而舊無
增立者凡五十二
縣邑道侯國千一百八十 按以前所標每部總數合計
之實千一百八十一此奪一字

百官志一唯有三公皆將軍始自秦晉 皆字疑誤
百官志二太史令注漢官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 按下
文所列人數得四十六疑此有誤

明堂及靈臺丞注漢官曰靈臺待詔四十二人 按下文
所列人數止四十一上下文必有一誤

太祝令 前志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為祠祀武帝太初
元年更曰廟祀按武帝既更曰廟祀而此仍稱太祝者蓋
東京復其舊名

太子樂令注員二十五人 按下文所列人數止二十四
必有一誤

右屬太常本注曰有祠祝令一人後轉屬少府 按祠祝
令前志屬詹事不知何時屬太常又轉屬少府也

中興以來省前凡十官注案前書十官者太宰均官都水
雍太祝五時各一尉也 按太宰見有不得云省以前書

攷之所省者太醫太卜均官都水雍太宰太祝雍縣名五
特置五時各一尉凡十一官而志云十官恐有奪誤

光祿勳注員吏四十四人 按下文所列人數凡四十五
必有誤

左中郎將注蔡質漢儀曰中郎解其府次五官 按下府
字乃衍文

虎賁中郎將注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王莽以古
有勇士孟賁故名焉孔安國曰若虎賁獸言其甚猛 按

虎賁氏周官莽好做古襲其名乃謂以孟賁故名近於郢
書燕說矣孔安國說乃禮記注亦見樂記釋文如虎之奔
小顏注漢書亦云然蓋亦舊說然周官有虎賁氏有旅賁
氏漢亦旅賁令丞虎賁可言如虎賁獸旅賁可言如旅賁
獸乎虎賁可言如虎之奔旅賁可言如旅之奔乎是二說
皆未是惟樂記正義曰虎賁言奔走有力如虎之在軍前
志旅賁令丞小顏曰旅衆也賁與奔同言為奔走之任也
如此說方兩通也

中散大夫 前志無

諫議大夫注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為中大夫武帝元狩五
年置諫大夫為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 按

此文與前志不合恐有錯誤依前志當云光祿大夫本為
中大夫武帝太初元年更為光祿大夫元狩五年置諫議

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

有請室令 前志無請室令

衛尉注員吏四十一人 按下文人數凡四十二必有誤
右屬衛尉本注曰中興省旅賁令衛士一人丞 按當云

省旅賁令丞衛士一丞
考工令 前志屬少府

右屬太僕本注曰舊有六廄皆六百石令注前書曰有大
廄未央家馬二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府路輪騎馬駿馬四

令丞晉灼曰六廄名也 按前書二令作三令與此所引
異亦無晉灼注

右屬大鴻臚本注曰中興省驛官別火二令丞 驛當作
譯

百官志三右屬宗正本注曰中興省都司空令丞 按前

志尙有內官長丞諸公主門尉

本注又有虞璣令 按此與雒陽市長焚陽教倉官前志所無

給事黃門侍郎 按給事二字誤在前一行之末宋志云漢東京日給事黃門侍郎此其證也隋煬帝時始去給事之名見隋志

祠祀令 前志屬詹事

濯龍監直里監 前志有上林中十池監即此職也建都既異故官制亦殊

尙書令一人干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 按前志有尙書令又有中書謁者令是二官據此注乃一官也未詳

右屬少府 按本注列所省之官前志尙有若盧左右司

空東園匠四令丞均官長丞此皆未及前志武改永巷曰掖廷而此永巷令掖廷令分職又中藏府令前志所無

百官志四中宮僕 按蓋即前志之中太僕前志云不常置

中宮謁者令 前志無按疑即前志之中長秋令

中宮尙書 前志無石顯弘恭爲中尙書未知即此官否

中宮黃門冗從僕射 中宮署令 中宮藥長 按前志無此三官

右屬大長秋 按前志有中長秋倉廩食官令丞皆不見當是中興省也

太子庶子 按下文之中庶子乃前書之庶子此庶子前書無

太子倉令 前書無

太子食官令 即前書之厨長

太子門大夫本注舊有左右戶將別主左右戶直即建武以來省之 按前書無太子左右戶將太子既無郎將恐不得有左右戶將門大夫職比郎將則左右將當即門大夫所行之職

右屬將作大匠注前書曰屬官又有左右中候右庫東園主章左右前後中校士令丞成帝省 按右當作石土當

作七傳寫誤也以前書核之成帝陽朔三年省中候及左右前後中校五丞是石庫東園主章令丞及左右前後中五校今非成帝所省此見有左右校令則中興省者石庫東園主章令丞前後中校三令又主章長丞注欠核

城門校尉其正南一門曰平城門注李尤銘曰平城司午厥位處中御覽一百八引作平門督司午位處中

津門注銘曰津名自定位季月未 玉海引同初學記引作名有定位惟月在未

小苑門 按李尤十二城門銘注所引缺其一當是此門御覽玉海皆不全無以補之玉海於此下注一午字然平

城實居正南午位此玉海之誤也

耗門 玉海同御覽作旄門按門不當以耗名則作旄者是也

中東門注銘曰中東處仲月位當卯 御覽引作東處仲月厥位當卯

穀門注銘曰穀門北中位當于子 初學記引與此同下二句曰太陰主刑殺伐爲始玉海子下注曰一作丑御覽引作丑下二句始字作首按穀門既爲北中則子字是

百官志五成帝更爲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

按秩二千石下當云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

年復為牧沿革始備
太傅但曰傳注全國之難誠固財物之富術之益亦既

得之於前矣 固字疑當作因
輿服志上書曰明試曰功車服曰庸 按注引孔安國曰

云云今書傳未見又一通以下則與今書傳同豈梁

時孔傳有兩本乎
金銀 按銀當作鍍即說文之交字下同

耕車 置轉 按轉字說文玉篇廣韻並無蓋班之譌也
說文班車答間皮篋也古者使奉玉所曰威之从車班讀

與服同班本曰威奉使之玉耕車置班曰威來耜戎車置
班曰威胃胃弩凡卷內轉字皆當作班
輕車 洞朱輪輿 張安世傳注引彫朱輪輿此洞字乃

洞字之譌
轉輒弩箠注徐廣曰置弩於軾上駕兩馬也 按轉輒弩

漢書張安世傳注引作班弩此班譌為轉又衍輒字遂不
可解小顏曰班皮篋威弩也音服文選東京賦班弩重旃

李善注置弩於班曰班弩徐廣謂置弩於軾上非也
輿服志下續其顏却擦之 玉篇廣韻並無擦理也

皆曰白珠鮫為劍口之飾注通俗文曰刀鋒曰劍 按劍

者鏢之俗體然說文鏢刀削末銅也削者刀鞞也刀室之
末以銅飾之曰鏢鞞用革故其末飾銅以上段 與通俗文

所言不同高誘淮南天文訓注鏢讀刀末之鏢與通俗文
之說略近然刀鋒而飾以珠鮫恐不堪用矣其說未可從
也說文鏢下引唐韻撫招反
鏢各如其印 鏢集韻胡故切類篇佩印系按類篇之

訓出即用此志竊疑鏢即鞞之訛或書奪於左旁遂成此
字玉篇以鞞為古文綯綯糾絞繩索也鞞者謂以繩糾
絞之也

諸史瑣言卷十三

三國志一

三國志目錄 隋志有敘錄一卷當即指目錄

武帝紀光初未黃巾起 按後漢書靈紀及皇甫嵩傳並云中平元年黃巾起與此異

逆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沈欽韓曰續漢志濟南國領十縣此餘字衍 案續志濟南郡十城不曰國濟南安王康

以建武中封至桓帝永興元年國除至靈帝熹平二年復封河間安王利子康為濟南王此曹操為相之濟南國也

考濟南安王康傳云以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陽陰重邱六縣益濟南國而志所載十城此六縣之中止右朝

陽一縣祝阿陽陰安德西平昌仍屬平原重邱志不載當已省併可見國除為郡之後屬縣亦割隸不同迨郡復為

國屬縣必有更變故得十餘縣恐餘字非衍文也 徵太祖為典軍校尉 按後漢書靈紀注引山陽公載記

曰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據注中引魏書蓋操拜東郡太守不就拜議郎告歸故此時尚稱議郎也

河內太守王匡注謝承後漢書曰班親屬不勝憤怒與太祖并勢共殺匡考證臣清植按後文所列諸人屯兵處獨

缺王匡鮑信信名位微又其傳協規太祖其統屬於操無疑匡所以缺如必是見并於操如謝承之說 按此說非

也後文紹屯河內句後河紹傳作紹與王匡屯河內董卓傳云時河內太守王匡屯兵河陽津河湯縣屬河內是王

匡與紹同屯河內傳有明文陳壽偶遺之耳至匡之見殺事在為卓所敗之後謝承紀其後事非謂此時即見并于

操且操此時雖行奮武將軍然未據有州郡故兵甚少鮑

信方為齊北相無由統屬於操觀後信諫劉岱或其時信兵少而統屬於岱乎時信為齊北相相與太守同為二十石不得謂之名位微岱為兖州刺史齊北屬兖州故信得屬於岱至傳言其協規太祖乃指信迎操為兖州牧事非謂起兵時事

是時紹屯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佃屯潁川馥在鄴後漢紹傳云紹與王匡屯河內佃屯潁川馥屯鄴與此詳略不同

術使將劉詳屯匡亭 按續漢書郡國志匡亭在陳留郡平邱縣

術退保封丘 按前志封丘縣屬陳留郡後志無當已省併而此退保者或縣廢而城猶在也下文襄邑孟陵前志竝屬陳留後志孟陵改屬梁國

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 按太壽有城當為縣名續漢志無

謙守城不敢出 謙傳云退守鄴

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為陶謙所害 按注中引世語吳書兩說當以吳書為是

太祖陣亂馳突火出 按陣中何自有火此語未明注引袁暉言太祖入城燒其東門軍敗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足補傳文之缺

建安十一年 省昌慮郡 郡國志注云并東海

鑿渠自呼沱入泲水名平虜渠又從河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董昭傳云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水

經泲水篇又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東入於海清河者泲河尾也注清湛漳洹滎易涑濡沽序池同歸於海故經

曰派河尾也說文派水起雁門後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段注戍夫山即秦戲之山也北山經曰秦戲之山庫沱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濃郭云今庫沱水出雁門鹵城縣南武夫山李吉甫曰秦戲山一名武夫山在繁峙縣東南庫沱水出焉通典庫沱水出繁峙縣東南派阜山明統志謂之小派山大派山然則戍夫即武夫即秦戲也派水即庫沱水之源也按據段氏之說則派即呼沱而此云自呼沱入派則派與呼沱又似二水矣俟考水經之派河尾鄭元注亦不能詳派水之原委 水經鮑邱水篇注又東與洵河合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白楊谷西北流逕平谷縣屈西南流獨樂水入焉又東左合盤山水又東南逕平谷縣故城東南與洵河會又南逕映城東而南合五百溝水又東南逕臨河城北屈而歷其城東側城南又南入鮑巨水

又東合泉州渠口故瀆上承宰池水於泉州縣故以泉州為名北逕泉州縣東又北逕雍奴縣東西去雍奴故城一百二十里自庫池北入其下歷水澤一百八十里入鮑巨河謂之泉州口陳壽魏志曰曹太祖以賜頓擾邊公將征之從洵口鑿渠逕雍奴泉州以通河海者也今無水按鄭注所言洵河源委綦詳而不言入路河蓋其時渠已淤廢故不能詳至其所引此書與今不同者或鄭已刪潤非原文矣泉州縣屬漁陽兩漢志並同

百城八郡 按郡國志荊州刺史部郡七縣邑侯國百一十七此云百城舉成數而言至所稱八郡與續志不合後漢書劉表傳荊州八郡注引漢官儀曰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夏武陵南郡章陵等則七郡之外有章陵然章陵之名晉宋志皆不見不知何時立又何時省也劉表

傳注引傅子言蒯越為章陵太守此有章陵郡之祖子射為章陵太守見補衡傳趙儼為章陵太守見本傳又武紀建安二年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為繡又續百官志注引獻帝起居注曰省交州以其郡屬荊州荊州得交州之蒼梧南海九真交趾日南與其舊所部南陽章陵南郡江夏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凡十三郡

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為魏公 按是年并十四州為九州故冀州屬郡與續漢志不同然續漢書百官志注所引漢儀冀州得郡三十二獨無中山豈彼注有譌奪歟

十九年 南安趙衡漢陽尹奉等討超 楊阜傳同案南安續志不載晉志云靈帝置龐德傳云南安桓道人桓道本漢陽郡屬縣然則南安蓋分漢陽置也何承天以為南安郡魏分天水立 宋志 然建安中已有南安則晉志之說可據何志非也獻帝起居注雍州領郡有東南安蓋衍一東字徐邈為南安太守在建安中見本傳

文帝紀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元年二月 後漢書獻帝紀建安二十五年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三月改元延康 案三月始改元而書元年二月追書也操以正月卒則二月以後之事當繫于丕延康雖漢號而不所改也

庚午王升壇即阼 注引獻帝傳稱辛未受禪辛未月二十九日也與前注合庚午月二十八日也差一日宋書禮志亦言庚午登壇受禪碑則言辛未受禪

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案楊俊傳注引魏略曰王象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秘書監象

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祕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據所稱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與紀言千餘篇相合象時領祕書監故屬之象非象一人手撰也劉劭傳云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隋書經籍志皇覽一百二十卷繆卜等撰史記五帝紀索隱云皇覽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省覽故曰皇覽是魏人王象繆襲等撰曹爽傳注桓範延康中以有文與王象等典集皇覽御覽六百三國典略曰祖珽言昔魏文帝命誕諸人撰著皇覽包括羣言區分義別是王象之外可考者有劉劭繆卜繆襲桓範章誕諸人即紀所謂諸儒也李善文選注引皇覽聖賢冢墓誌當是皇覽之一篇非別一書索隱所引亦即是書但云記先代冢墓似皇覽專記此一事其說非也

書三

五

明帝紀太和元年 初營宗廟 按後文三年十一月廟始成迎神主於鄴是文帝之世未嘗立廟矣而文紀黃初四年夏五月注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太皇帝廟大長秋特進侯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為魏太祖萬載不毀也是黃初時已立廟與此紀不符將無黃初時造廟于鄴此時始立於洛陽耶觀此紀云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此鄴有廟之證黃初四年六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舍宋書五行傳云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帝初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常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黃初不復還鄴而員丘方澤南北郊社稷等神位未有定所此其罰也此又洛陽未有宗廟之證也顧操死於洛陽而神主在鄴者蓋操於建安十八年為魏公即立

魏宗廟于鄴故死而神主亦送至鄴魏略言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可見文帝之世尚未定都故時而幸許時而幸洛終歲無常所既立廟于鄴自不必于洛陽別起宗廟至明帝定都洛陽自不得不別營宗廟宋書謂文帝不起宗廟者似未得其實惟廟在鄴而身未嘗至鄴則其簡宗廟廢祭祀誠難免議矣

三少帝紀正始五年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廷趙一清曰三年所詔定從祀廟廷者自曹真以下至典韋二十人後即繼以荀攸其中並無程昱且終魏之世程昱並未升配而裴注以為升程昱而遺郭嘉未詳厥趣 案明帝紀青龍元年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是程昱之配饗最先趙氏偶未檢及遂有此疑

書三

六

嘉平六年以避皇位注武衛將軍安壽亭侯臣演 潘眉曰此曹演也曹仁傳仁弟純封高陵亭侯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 案曹演襲爵高陵亭侯官至領軍將軍並與此不同恐非曹演也鍾繇弟演文帝封為列侯但不詳侯名官號此當存疑 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 攷異云當是甄溫 趙一清曰又昭甄皇后傳云父逸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干追封適孫像襲爵像薨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釋蓋為列侯裴注引晉諸公讚曰成熙初封溫本國侯領射義校尉以此時暢既失爵溫附司馬氏故得還封本國侯以支庶而奪太宗又文德郭后云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后父承後封安陽亭侯進爵鄉侯又進爵觀津侯甄本始封於安城不應言郭氏安陽之號抑或表既進封觀津而以安陽鄉

封温乎然云本國侯則固是安城而非安陽也疑陽字是城字之誤 案甄后傳暢以嘉平三年薨子紹嗣是暢初未失侯嘉平五年紹尚在也惟郭表以青龍三年進封觀津侯温封侯亦在是年其為表改封而更封温事正相接初非甄氏冒郭氏之號陽字不悞趙說非

正元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何焯曰案乙丑癸未之中不應有戊戌當是戊辰之訛 案儉欽以乙丑起兵自淮至許必數日方得反問又必粗為部署方能出師乙丑至戊辰纔四日恐不能如是之速何說非也晉書景紀作戊午是月有乙丑不得有戊午則晉紀亦誤當是戊寅之訛戊寅在癸未前距乙丑十四日十四日而師出已云神速且晉紀下文云倍道兼行甲申次於灤橋甲申在戊寅後七日若戊辰則相距十七日又何倍道兼行之有

景元二年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案諸紀日蝕漏書者多今以宋書五行志晉書天文志校之明帝太和六年正月戊辰朔注云見吳歷齊王正始元年七月戊申朔宋志注云紀無三年四月戊戌朔同六年四月壬子朔十月戊申朔九年正月乙未朔嘉平元年二月己未高貴鄉公甘露四年七月戊子朔陳留王景元三年十一月己亥朔宋志作九月食九紀皆不書

景元三年 破維干侯和 明史地理志洮州有侯和城四年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師諸軍趣甘松齊中元和志甘松嶺在松州嘉誠縣西南明史地理志洮州西南有古沓中戌

諸史瑣言卷十四

三國志二

后妃傳文昭甄皇后及東鄉公主注諱等自隨夫人 諱字蓋明帝諱獻字魏書乃魏王沈所作故以諱字代之 董卓傳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 案廣武縣名續漢志屬雁門郡蜀郡北部都尉後漢書西南夷傳云冉駝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云卓遷此官在桓帝末故尚為北部都尉也 以贈卓注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 按後漢本傳言為州兵馬掾

韓遂等起涼州後為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碇北為羌胡數萬人所圍 潘眉曰西拒遂句絕時張温別使卓討先

善於望垣碇北為羌胡所圍韓遂自在榆中非拒遂於望垣碇北也榆中屬金城郡望垣屬漢陽郡 案潘說誠是然范書云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温為車騎將軍拜卓破虜將軍與邊章將軍周慎並統於温屯美陽章遂亦進兵美陽温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目為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此西拒遂之事此傳略而不言遽接云於望垣碇北為羌胡所圍語太簡則不明也 又封卓母為池陽君置家合丞 案續漢志公主每立家令一人丞一人此豈比其母干公主乎范書作置丞令劉放以為當作令丞

戰關長安中注記妻懼與范婢妾而奪已愛考證袁宏
漢紀婢妾下多私字 案漢紀云范妻懼與范婢妾私而
奪已愛文意與此不同此注妾下不當有私字

以暹爲征東才爲征西樂征北將軍 范書拜胡才爲征
東將軍韓暹爲大將軍與此異

袁紹傳由是勢傾天下注湯四子長子平平弟成 案范
書袁安傳以成爲湯長子注引風俗通云湯有子十二人
並與此異

以大將軍掾爲侍御史注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
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 范書云叔父太傅
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與此注不同

諷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觀 范書同時諫觀
者無李歷有沮授

卓遺執金吾胡母班至王匡殺之 范書獻紀袁術王匡
殺胡母班等在初平元年六月而紹得冀州在二年七月

此敘殺班等于得冀州之後與范書不同

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 時紹方得冀
州地在大河之北而偃關東者對關中言也范書本傳卓

之誅隗等在紹起山東之時此敘於紹得冀州之後先後
不同獻紀書此事於初平元年三月戊午日月皆備似范

書爲是然卓傳注引英雄記卓既死諸袁門生故吏改殯
諸袁死于郿者范書紹傳注引卓別傳悉埋青城門外東

都門內而加書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郿藏之青城
門東都門並長安城門見黃圖又似諸袁之死實在卓既

入關之後者或者卓先驅之入關後又殺之乎袁術傳注
引吳書紹與術議立劉虞爲帝事紹術書中有室家見戮

門戶滅絕之語是隗等之死在紹等議立劉虞之先武紀
兩書袁紹韓馥謀立劉虞爲帝一在初平元年一在二年
春並在紹得冀州之先然則隗等之死范書所載年月不
誤

備奔紹注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 文選檄首有左將
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案司馬相如喻巴蜀檄文首曰

告巴蜀太守荀彧檄吳將校部曲文首曰尚書令或告江
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此檄首之體也此文左
將軍云云如爲所告之人則其時徧檄州郡不應獨舉豫
州如爲立言之人則檄乃紹之辭不應稱左將軍云云也
未詳其義

袁術傳歷職內外 復爲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 范書
云累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

劉表傳長沙太守張羨叛表 羨之叛表用桓階之說見
階傳

呂布傳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 范書云袁術待之甚厚
與此異

此詣表紹 范書布去術從張楊方投紹與此異

張邈字孟卓 案呂布張邈事首尾相連故合傳范書附
邈于布此句上云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

厚臨別把臂言誓方接邈字孟卓云云文法頗密此以張
邈另提而敘布過邈于後與范不同錢大昭以此爲校者
之誤

靈等聞布至皆歛兵至術欲結布爲援乃索布女 案上
文言術拒布不受而此云靈等聞布至歛兵又云術爲子
索布女情事不相接范書於劉備拒術之下採英雄記補

敘術報布書一事方為完密

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 案注中典略言宮有妻子不獨女也宮言不絕人之祀則有子明甚恐此傳有誤范書從典略

臧洪傳舉孝廉為郎 范書云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舉孝廉補郎長

公孫瓚傳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 范書詔拜瓚降虜都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與此异

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 范書云虜自此之後遂遠鼠塞外與此不同以范書劉虞傳證之此傳為是

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 下文皆稱劉虞此獨稱字不免參差

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贛侯 范書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巨侯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贛侯與此异

瓚奮武將軍封薊侯 范書瓚拜奮武將軍封薊侯在初平二年瓚破青州黃巾之後靈紀瓚破黃巾在二年十一月而卓劫帝西遷在元年二月此敘封侯于西遷之先與范書乖异當以范為是瓚破黃巾而封侯於情事為得

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末救於黑山賊 至瓚遂止不出 瓚遣子末救于黑山賊以下一段范敘于三年與此不同者此承祚力求簡嚴不復分敘也

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為應注使陳琳更其書 讀書記曰注採獻帝春秋云云按更其書者所以請瓚在昔

衰周二十四字後漢書即作瓚與續書發端者近之非琳所更也 旁證陳琳更下當有脫文在昔衰周以下二十

四字疑闕要害非琳所更也後言紹侯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瑣以為救兵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則琳所更書必使續緩進之計以遲其期也 案范傳載瓚書較注中典略所載為詳章懷注曰獻帝春秋侯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辭即此書然則此書已非瓚之原文蓋瓚書不傳所傳琳所更書此注陳琳更下未必有奪文也且瓚與子刻期書中必有刻期日月而此書無之則非瓚之原書尤為顯然

陶謙傳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 范書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

西討韓遂注吳書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後邊章韓遂為亂司空張溫命征討 案范書靈紀中平元年湟州

義從胡北宮伯玉與先零叛呂金城人邊章韓遂為帥二年北宮伯玉寇三輔遣佐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剋秋七月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免八月呂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討北宮伯玉嵩傳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明年春詔嵩

回鎮長安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討之然則嵩溫所討者並是章遂等非二時二事吳書分為二疑誤又嵩時為左車騎將軍非征西也嵩為征西將軍在董卓被誅之後此亦誤

廣陵太守琅邪趙昱 范書云字元達

張楊傳為武猛從事 案州從事無武猛之名此蓋漢末臨時所置如張燕傳之將兵從事也

太祖及袁紹等皆為校尉屬之注趙融馮芳為助軍校尉

夏牟溫于瓚為左右校尉 范書帝紀注引山陽公載記

曰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馬方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
牟為左校尉馮于瓊為右校尉視此為詳惟馮芳作馬方
必傳寫有誤未詳孰是

卓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太守 錢大昭曰英雄記云楊
及部曲諸將皆受催汜購募共圖布圖布者為董卓既誅
故催汜等欲殺呂布為卓報仇也是時催汜等用事以楊
為將軍太守必非董卓明矣 案呂布傳布殺卓後先詣
袁術次詣袁紹次走河內與張楊合范書則從術後即從
張楊楊下諸將欲圖布後投袁紹是呂布出關之初楊已
在河內非至催汜等購布始為河內太守也卓字未必誤
公孫度傳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 明紀太和四年春
二月遼東太守公孫淵為車騎將軍此缺 吳志注稱淵為
平樂侯此傳亦

置百官有司 明紀云稱紹漢元年此缺見注引漢晉春
秋

屯遼隧 案前漢志作遼隊縣屬遼東續漢志無
張燕傳燕剽悍趙氏一清曰或疑剽悍當作剽悍非也潘
氏眉曰悍與悍訓勇者異義史記貨殖傳雖悍少慮注云
如離性之捷悍即此悍字 案悍字之訓衛也 左氏文六
禦也 國策西蔽也 左氏成十距也 漢書董仲 突也 同上文
張也 淮南原 扞格不入也 禮記學 扞格堅不可入之見禮
記 釋器挽也 山海經大 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
禮記內 堅兒管子地 引也 塞注 伎也 說見於諸書者如
此無訓為掠者攷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屬國捍
索隱亦作悍楚世家豐悍春申君傳索隱作捍然則悍悍
古書通用貨殖之離捍亦當訓作勇悍之悍此傳剽悍亦

當作剽悍解且下文方言捷速過人如捍已訓為捷無乃
重沓乎趙潘二說未是

張魯傳祖父陵客蜀 范史張魯附劉焉傳傳云順帝時
客於蜀

夏侯惇傳林歷位侍中尙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趙一清
曰兩漢志皆無河陰顧祖禹謂平陰魏文帝改河陰杜陽
為令時不應有河陰之名蓋史家追改之 案前志五原
郡河陰續志作河除疑除為陰之譌杜陽為令者五原之
河陰乎若河南郡之河陰始見于晉志宋志以為魏立
曹仁傳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 錢大昭曰勾陽
當即句陽然屬濟陰郡在今曹州府城北二十里布在下
邳未必有別將在句陽疑為曲陽之誤曲陽在今淮安府
安東縣西北 案此傳敘征呂布於迎天子都許之前乃

張邈陳宮迎呂布為兖州牧時事濟陰郡屬兖州也武紀
興平二年襲定陶定陶為濟陰太守治則仁攻句陽當亦
在是年

夏侯尙傳尙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
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
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 案以蜀志劉封徐證之
上庸三郡之入魏乃孟達降魏使達與夏侯尙徐見共襲
封非由尙建策與此傳異
荀彧傳叔父爽司空注皇甫謐逸士傳 案後漢書荀淑
傳注及御覽並引作高士傳而御覽八百及世說五注引
作逸士傳未詳孰是
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 何焯曰此書即陳琳所作
檄也 案范史亦以為琳所作檄書然琳書乃檄州郡非

與操者恐別有與操書今不傳也且下文云眾皆謂失利于張繡故是此書在興平二年操敗於張繡之時而陳琳檄文則作於四年紹并公孫瓚之後其時實不同也

改封愷南頓子注干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顛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顛還稱太子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遺荀顛其餘語時同臣松之案和嶠為侍中荀顛亡沒久矣荀顛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為非也考其時位愷實當之 案荀顛卒於

泰始十年而和嶠為侍中在太康元年吳平之後其時顛沒已七年裴氏所駁誠是至荀顛為中書監嶠為中書令晉書至太康中顛為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而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時嶠亦為侍中是助嶠同在中書同為侍中未嘗不同班助之稱侍中亦未為非也荀愷雖曾為侍

中而武帝時不聞信任諸書亦無及愷者裴氏揣測之詞轉失其實世說劉孝標注亦引干寶晉紀及晉陽秋之言而以孫盛為得其說卻是至晉書和嶠傳采二家之說並舉顛助則大誤矣

張範傳祖父歆為漢司徒父延為太尉 范史帝紀桓帝建和三年冬十月大司農河內張歆為司徒注歆字敬讓靈帝中平二年太僕河內張延為太尉注延字公威歆之子

涼茂傳卒官注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 案劉表傳注引漢末名士錄八友之名無茂

王修傳百姓稱之注及聞袁軍師 案聞袁軍師蓋謂袁

張華傳 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元以溢涌激波奮

揚寶石負圖 錢氏大昭曰宋書符瑞志四年作三年案明帝青龍三年注引魏氏春秋亦言是三年事與宋志合至搜神記則云始見於建安形成于黃初文備于太和其說為不同也

崔琰傳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 案續漢志冀州領郡國九共戶九十萬八千有五口四百一萬三千三十三此永和五年戶口數也此云三十萬眾則不及十之一也

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 荀攸傳云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而此云百萬者彼舉帶甲者而言此言其民眾之數上文言冀州得三十萬則四州之眾不過如此

又太祖為東郡太守表信為濟北相 案初平元年山東義兵起鮑信已稱濟北相袁紹表曹操為東郡太守在初平二年此恐魏書之誤

司馬芝傳管子區言以積穀為急 潘眉曰區字當為匡管子有大匡中匡小匡而無區言 沈飲韓曰管子自任法第四十五至內業第四十九為區言 案大匡諸篇不得得區言潘說誤區言四治國篇言富民積粟事即其所以本也

鍾繇傳楷茲度矩注近見南陽宗惠叔 錢大昭曰疑即宗承見荀攸傳注 案宗承字世林事詳世說三注引楚國先賢傳恐惠叔別是一人

因荀仲茂轉言鄙意 李善文選注荀氏家傳曰荀宏字仲茂太子文學

王肅傳改封恂為承子注虔子康隆 旁證晉書王雅傳云雅王肅曾孫也祖隆然則隆亦肅子疑虔子之子字本

是弟子 案上文先曰度後曰弟愷則不得復云度弟某
某矣梁說未諦惟與晉書乖異未詳

亦歷注經傳頗傳于世注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 潘眉

曰漢武帝置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更名漢陽郡晉復

為天水郡此郡前漢為天水後漢為漢陽魏亦為漢陽晉

復為天水也薛夏漢末人當備漢陽人魏略以為天水人

據晉時郡名追改之然述太祖言則曰漢陽兒輩述其勅

于則曰無還天水彼此歧說則判若兩地矣 案晉書地

理志魏書地形志並云晉復為天水郡此潘說所本然考

明紀太和二年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應亮曹眞張郃傳

諸葛亮傳並同衛臻傳諸葛亮寇天水閻溫傳天水西城

人楊阜姜維傳並云天水冀人鄧艾傳有天水太守王頌

景元四年姜維傳亦有天水太守 魏略云 是魏時已復名天水

不名漢陽矣裴潛傳注引魏略嚴幹傳馬超破為漢陽太

守事在建安十六年武紀建安十九年南安趙衢漢陽尹

奉等討超其時向備漢陽也張既傳其後與曹洪破吳蘭

於下辯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

動又云令既之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破

破吳蘭在二十三年徙民當在此時郡名之改亦當在此

時故張既傳疊見魏略述操語向備漢陽在郡名未改之

時其勅子備天水在郡名已復之後非彼此歧異潘未深

考耳

程昱傳封安國亭侯 案張燕封安國亭侯傳子方孫融

在昱之先同時侯者而亭名相同未詳其故

郭嘉傳表為司空軍祭酒注公有十勝 案此注所傳十

勝其度勝謀勝德勝武勝與荀彧傳彧所言四勝大略相

同豈一事而傳之者異邪賈翊傳亦言四勝曰明勝

勝用人勝決機勝其語雖不詳而其大意與或所言亦同

三人之言何以若合符契邪

蔣濟傳加散騎常侍注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

乘海渡 旁證景初二年滅公孫淵始以遼東昌黎帶方

元菟樂浪五郡為平州後合為幽州不應太和六年已有

平州刺史且豫是時為烏丸校尉持節屯平亦不為平州

刺史也 案田豫傳轉豫為汝南太守加珍夷將軍太和

末公孫淵以遼東叛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

討之會吳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眾多又以渡海詔豫

使罷軍即此事也時豫固非平州刺史亦非護烏丸校尉

此注平當作并豫後為并州刺史此追書之耳

今雖有十二州 案十二州以杜恕傳考之乃兗豫司冀

荆揚青徐幽并雍涼也此疏在景初二年公孫淵未滅之

先故不及平州而晉志謂魏文帝即位分隴右為秦州中

間暫廢而此云十二州是亦不數秦州也豈太和中秦州

已廢邪

劉瓛傳注吾統荆州十郡 錢大昭曰郡國志荆州七郡

此多二郡疑為魏興新城上庸耳 案此西晉之荆州與

後漢及魏不同錢說未是攷晉志武帝時荆州統郡二十

二至惠帝時桂陽武昌安城三郡屬江州新城魏興上庸

三郡屬梁州懷帝時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屬湘州當

西晉之末荆州所屬郡則有江夏南郡襄陽南陽順陽義

陽建平宜都南平武陵天門及惠帝分立之隨新野竟陵

凡十四郡而此云十郡未詳 又案晉書敘宏此事在惠

帝幸長安之前則其時湘州未立隨新野竟陵三郡未分

并長沙等五郡計之為十六郡與十郡之說亦不符
賈逵傳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諸郡長吏
二千石以下 潘眉曰御史當為刺史此傳寫誤也秦置
監御史掌監郡秦之御史即漢之刺史賈逵言六條詔書
察諸郡長吏是言漢制不應以漢世之法屬諸先秦之官
知今本作御史者非也 案潘說未是本文云以御史出
監諸郡實指監御史而言如改御史為刺史則不得云出
監矣刺史之制本于監御史故達統而言之耳
杜畿傳河東有三萬戶 案續漢志河東郡九萬二千五
百四十三此云三萬大較存三之一也下文云河東最先
定少耗滅而戶口之存者已如是則他郡之耗滅可知矣
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 案此與下文十州擁兵語皆稱
十州而下文又詳十二州之名何邪

史書十四

十三

極蘇而放四凶 趙一清曰以蘇不在四凶之列與先儒
說異 案四凶見左傳渾敦窮奇檮杌杜預以驩兜共工
蘇當之而務伯之言如此出是父子異說也

徙章武郡 章武漢縣屬勃海
卒于徙所 案晉書杜預傳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
幽死此傳不言諱之也

鄭渾傳渾見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 何焯曰注採張璠
漢紀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案後漢書作與何顛荀攸共
謀誅卓為得其實 案此傳與注异而與范同以王允董
卓諸傳考之誅卓時無鄭泰名則何說誠是

以子崇為郎中 趙一清曰宋書鄭鮮之傳高祖渾魏將
作大匠會祖襲大司農南史同豈崇有二名耶 案襲或
是渾之少子崇之弟也

倉慈 咸為良二千石注常為雍州十郡最錢大昭曰雍
州獻帝時置即司隸所部七郡後雖有分置顏斐時當仍
舊制十疑當作七 案後漢書百官志注引獻帝起居注
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之九州雍州部郡得宏農京兆左馮
翊左扶風上郡安定隴西漢陽北地武都武威金城西平
西郡張掖張掖屬國酒泉敦煌西海漢興永陽東安南凡
二十二郡則錢云即司隸所部七郡者非也其時涼州省
入雍州迨魏文帝即王位又置涼州 既傳則武威金城西
平西郡張掖張掖屬國酒泉敦煌西海九郡已不隸雍州
永陽建安十九年省見武紀漢興郡劉昭續志注曰曹公
分關中置以游楚為太守事亦見張既傳迨魏氏受禪宏
農改屬司州 見晉 漢興為漢之嘉名魏時必省雍州僅得
京兆馮翊扶風上郡安定隴西漢陽北地武都南安十郡

史書十四

十三

顏斐為京兆太守在黃初初其時雍州尚十郡故魏略云
然迨後又分隴西為秦州以三輔屬司隸則雍州屬郡不
得而詳矣錢氏以後漢制擬魏制故往往多訛

張遼傳文帝即王位孫權復叛遼還屯合肥黃初二年孫
權復傳潘濂還屯雍丘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
海陵臨江 趙一清曰權無再服再叛之事前後疊出史
家贖詞承祚亦刊落不盡耳 案吳志孫權傳建安二十

二年春權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
薨太子丕代為丞相魏王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
南陽陰鄴筑陽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黃初二年

自魏文帝踐阼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遣黃武元年魏
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
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云云傳文先書

請降後書稱藩是當日實有再服再叛之事曹仁傳文帝
卽王位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
邵遂入襄陽權傳注魏略載魏三公奏曰先帝委裘下席
權不盡心誠在惻怛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
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又載權
與魏王牋曰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
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篤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
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爲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
此魏吳有之責事也其又稱藩者有西顧之憂耳

千禁傳吾知禁三十年 案上文太祖領兖州禁爲都伯
操領兖州在初平三年至建安二十四年爲二十八年言
三十者舉成數也

徐晃傳今假臣精兵注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應假臣傳

寫者誤也 案漢時下之於上輒稱臣晃特沿舊習耳

李通傳江夏平春人 晉書李重傳作江夏鍾武人重通
曾孫

封建功侯 錢大昭曰陳氏景雲疑建功下脫亭字予謂

建功侯卽魏武所置名號侯之一也 案魏氏列侯多由

亭侯進封鄉侯不應通獨由亭侯改都亭侯錢說固是惟

魏武置名號侯在建安二十年而通之封在三年未必卽

爲名號之一且通子基襲侯恐名號侯不能襲也

龐洽傳初洽外祖父趙安云云 御覽引漢魏春秋語與

此全同

閻溫傳注孫賓碩家素食 案賓碩有車騎有別田舍非

是貧者

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 衡弟名玆見後漢書

不修敬於京兆尹 時京兆尹延篤

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 後漢書稱

趙岐劉表共上爲青州刺史與此異

南極赤岸 趙一清曰赤岸赤壁也赤壁亦作赤圻圻或

圻之誤 案文選注七發曰凌赤岸山謙之南徐州記曰

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溝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案此

則南極赤岸指操征孫權時事不必定是赤壁之役

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注引魯連書言曹

沫事案文選注引史記爲其本事所出不知裴氏何以遺

彼而引此

武文世王公傳彭城王據 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

千六百戶 旁證按前鄧哀王冲傳云命宛侯據子琮奉

冲後又後鄆戴公整傳云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則據

必非無子者本傳不言薨於何時子某嗣恐有脫文

此傳諸王薨于魏世者皆書謚其不書謚者據及燕王宇

趙王幹楚王彪樂陵王茂也楚王彪以罪自殺故無謚其

餘不書謚者皆逮及晉世故本傳無薨年及子某嗣之文

非有奪也惟趙王幹薨於景元二年見三少帝紀而傳不

書薨年子嗣則眞缺文也

燕王宇 常道鄉公與宇之子入繼大宗 旁證與旣入

繼大宇而本傳亦不言薨於何時子某嗣此與彭城王傳

同一疏脫 按說已見前且宇爲常道鄉公之父故三少

帝紀於燕王表賀稱臣詳載有司平議苟薨于魏世不應

不書也梁氏於趙王傳之疏漏未曾糾及而此傳及彭城

王傳又議之何也

邯鄲懷王邕 案邯鄲及下清河廣平二王紀不書薨

評曰注魏氏春秋載宗室曹罔上書曰 何氏焯曰段成式語資篇載元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案元首不以文章名世安得宏偉至此意者陳王感憤孤立常著論欲上以身屬親藩嫌為已地至身沒而元首以貽曹爽歟 案此論有云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則當在齊王芳正始四年上也陳思薨於太和六年下距正始四年凡十二年而謂預作此論恐未然且陳王於陳審舉之義疏中曾言廣建藩王幾二百言亦何嘗以身屬親藩為嫌哉

王粲傳粲恆典之注摯虞注疑要注 案決疑要注一卷摯虞撰隋志在儀注篇此注所引粲玉佩事是記物之書非紀事之文也旁證云疑要為決錄之誤非 繁欽注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率意皆巧麗考證記下疑

有脫文 旁證文選繁休伯與魏文帝牋注引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誰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笏同音

牋送與余而盛歎之雖言過其實而其文甚麗按即是薛訪車子事而訛脫其字也 案注文云皆巧麗則非指一事而言疑此注當以書字句絕率字句絕喉轉即薛訪車子事而意率別一事故曰皆其書不傳無可考矣

劉廙傳奔揚州注考躬過蒙分遇榮授之顯 考躬之愛已衰 潘眉曰此兩云考躬當是廙之父名躬 案廙與表牋似不得自稱其父名此當闕疑

盧毓傳廷泰山太守注卒於胡胡中子孫過江 旁證兩胡字衍一字 案卒于胡句絕胡中下屬非衍 和洽傳官至廷尉吏部尚書注愍懷太子初立以嶠為少保加散騎卒于官贈光祿大夫 晉書和嶠傳云惠帝即

位拜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與此異 常林傳注魏略時苗傳乘薄輦 音車 釋名牽藩也藩蔽水雨也 崔林傳寇竊寢息注今涿郡領戶三千 案續漢志涿郡戶十萬二千二百一十八此永和五年戶數經亂之後存者不及三十分之一

司隸校尉屬郡 晉書地理志魏氏受禪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弘農并冀州之平合五郡置司州潘肩以續漢志之三輔三河弘農七郡當之非也惟既置司州而不置刺史仍以司隸校尉治之耳 辛毗傳帝方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 明紀太和六年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毗上疏乃是年事故尚有諸葛

亮講武治兵語 高堂隆傳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書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入於此趙一清曰鯀九載禹十三載乃同合父子共得二十二載孟子史記及馬融諸儒之說不同 案此極言其災甚役久故合鯀禹治水之年言之文用前後二字其長顯然史記夏本紀言禹居外十三年河渠書言禹抑洪水十三年蓋據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以為言然則此合鯀九載而云二十二載未嘗與史記不同也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馬融以為禹治水三年八州平見禹貢正義其說與史記異然羅莘路史注云八年于外特記過門不入之年則孟子所言原非謂治水止此八年馬融之說不知何本夫以九州之大且又鯀治之九載之久而未能平乃

亮講武治兵語 高堂隆傳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書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入於此趙一清曰鯀九載禹十三載乃同合父子共得二十二載孟子史記及馬融諸儒之說不同 案此極言其災甚役久故合鯀禹治水之年言之文用前後二字其長顯然史記夏本紀言禹居外十三年河渠書言禹抑洪水十三年蓋據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以為言然則此合鯀九載而云二十二載未嘗與史記不同也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馬融以為禹治水三年八州平見禹貢正義其說與史記異然羅莘路史注云八年于外特記過門不入之年則孟子所言原非謂治水止此八年馬融之說不知何本夫以九州之大且又鯀治之九載之久而未能平乃

謂三年而畢其役恐未必若是之速終當以史記為是
奉招傳比能復大合駟來到故平州塞北 陳景雲曰塞
北無平州招時守雁門控御北荒以上文故平城故馬邑
二事觀之則平當為武武州亦雁門屬縣也史記單于入
武州塞崔浩云在平城西百里 案此西河郡之平周周
州古字通陳說未必然

王凌 仍徙為揚豫州刺史 趙一清曰此揚字似誤衍
是年諸葛誕為揚州刺史誕傳云出為揚州刺史王凌之
陰謀也司馬宣王東伐以誕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
事以是知凌不兼領二州也蓋都督或兼二州如王和都
督荆豫諸軍事王基都督諸軍是也若刺史則無兼領二
州之例 案傳云仍徙是既徙揚州又徙豫州非謂兼二
州也下句云咸得軍民之歡心曰咸得正與仍徙相應非

指一州也揚字似非衍至諸葛誕之為揚州刺史在正始
初時凌已為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乃趙云是
歲諸葛誕為揚州刺史誤矣

鄧艾傳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
萬人且田且守 四萬南監北監毛同官改四千考證四
千監本訛作四萬臣龍官案淮北二萬淮南三萬共五萬
人以十二分休計之止應有四千有奇不得云四萬也今
改正 案李說非也十二分休者以五萬人十分之二
分休其八田守故得四萬人其分休之萬人乃四萬人之
衛也且下文云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使出者止四千
人是一人之所田歲完一千二百五十斛即曰士下田良
亦安所得此毛官及御覽八百二 通典通鑑所引並同
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 案魏時屯田輸穀之制於今

無考以四萬人計之是一人之田歲完一百二十五斛通
典言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則一百二十五斛當四十一
斛有奇此但以所完之數而言未及眾費也嵇康養生論
曰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康以魏人言事則艾
之所籌當亦如是計歲完之數加之以眾費每人所田大
約不能過二十畝今日江南水田一人之力能種十畝而
已即有兼人之力亦未有過二十畝者與魏時情事尚不
甚殊也晉書傳元傳云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至數十斛
而今日收穫之最多江湘不過畝六石即以一為三亦不
過十八石安得有數十斛之多哉

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 潘眉曰魏朝爵士無封二萬
戶者宗室諸王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曾封萬戶正始中
曹爽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羣臣惟張魯以客禮封閭中

侯邑萬戶滿寵封昌邑侯前後增邑至九千六百戶艾同
時鍾會破蜀進封侯增邑萬戶亦不過萬戶艾獨增邑二
萬戶若非傳寫之誤則特典也 案艾先封鄧侯邑六年
六百戶會封亭侯邑三百戶破蜀之功艾多于會會由亭
侯超封縣侯邑萬戶艾不過增邑稍多耳未嘗厚於會不
得以此為疑

鍾會傳注正始八年會為尚書郎 案會以黃初六年生
至是年二十三矣
與山陽王彌 世說注三引別傳山陽高平人
管輅 清河令徐季龍 住引輅別傳季龍字開明則季
龍是雙名此東漢時罕見者
烏丸傳自稱汗魯王注引英雄記作汗盧魯盧聲相近蓋
塞外譯音本無正字也

紹矯制賜賜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為單于注紹遣使即拜烏丸三王為單于 案烏丸三王下文所稱遼東率眾王頌下遼西率眾王蹋頓右北平率眾王汗魯也遼東率眾王未書名即峭王也惟正文尚有上谷烏谷大人難樓英雄記未之及似傳文難為衍文且難樓亦不得但併難也後文亦但併三郡烏丸其不及上谷明矣

天餘傳出名馬赤玉貂狢美珠 狢毛同官狢說文無狢狢二文多部狢鼠屬善旋从豸穴聲段桂並云从穴散之穴从宀者誤也爾雅釋獸雌叩鼻而長尾郭注雌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獼尾末有岐鼻露向上兩即自縣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健許書無雌段云狢者狢之俗省雌狢古今字王云字林狢俗作狢此以狢狢為一字而狢者狢之譌也玉篇狢黑猿

狢後屬淮南覽冥訓高注狢後屬吳都賦劉注引異物志狢類玉篇區狢狢為二字而後屬之訓則與淮南注異物志同廣韻十九者狢獸名似狢狢同上又以狢狢為一字而皆無狢字此穴旁譌為宀而狢字遂不見于篇韻二書也集韻狢或作狢狢雖未辨正从穴之譌而狢字猶存焉此僅見者也范書夫餘傳作狢章懷注狢似豹無前足音奴八反鮮卑傳注音女滑反猴屬也案爾雅釋獸狢無前足郭云晉太康七年召陵扶夷縣檻得一獸似狗豹文有角兩脚即此種也或說狢似虎而黑無前兩足釋文狢本又作狢說文狢獸無前足从豸出聲漢律能捕狢狢購錢百廣韻狢作狢據此則狢與狢非一物尋釋此傳狢與狢並言土文亦言大人加狐狸狢白黑貂之裘若狢屬之狢未聞有以其皮為衣者甚明廣雅狢也王氏疏證爾

雅釋文引字林云狢謂之狢狢經音義卷二十一引倉頡篇云狢似貓搏鼠出河西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西都賦注茲引倉頡篇云狢似狸據此則狢狸屬非狢狢之狢也狢狢之狢自似獼猴不似狸故廣雅狢狢也狢狢也二條相連狢與狢皆狸屬也其似獼猴之狢則于下文始釋之訓則此為狢狢為雌字則此从豸彼从犬所以為別也據王氏此說則狢狢字又異而廣韻因以狢狢為一字惟廣韻狢下云似狸蒼黑無前足善捕鼠與蒼頡之說正合爾雅改證引異物志云狢出朝鮮似猩猩蒼黑色無前兩足能捕鼠其說亦同且朝鮮與夫餘相鄰故因有此物矣然則此傳當為似狸之狢亦名狢狸屬故其毛可作裘范書鮮卑傳所謂貂狢子其毛柔輭也其注云猴屬與夫餘傳注自相乖異或猴屬乃狸屬之譌歟

東沃沮傳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為縣 案漢書地理志無沃沮縣或元始時已省并也不耐志作不耐而東部都尉治其下五縣曰靉台善麗那頭昧前莫夫租疑此五縣及不耐沃沮即所謂領東七縣也 倭人傳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 范云白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史評類 卷一百一十五 七 版三下

諸史瑣言卷十五

三國志三

劉焉傳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 案西漢王子侯王莽時俱已失國東漢初續封者寥寥安得有徙封竟陵之事范云肅宗時徙竟陵焉為得其寶 又案范史城陽恭王祉建武十一年薨十三年封祉嫡子平為蔡陽侯永平五年顯宗更封平為竟陵侯平後傳四世然則徙封竟陵者乃城陽恭王之後裔或此傳有譌字歟

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 范云進攻雒縣殺都儉案東漢益州刺史治雒縣見續漢志然雒縣益州非二地此文既曰破又曰攻語意重沓 淨者也

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 案是時騰與範等謀 李推非反也此承祚承舊文之誤范已刊正

兄瑁平寇將軍 旁證按焉傳言焉子範為左中郎將誣治書御史璋為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則瑁乃璋弟稱兄瑁誤 案焉四子而璋字季玉則璋乃焉季子似不得遂謂瑁為璋弟也范史亦稱兄瑁其稱小子者或是庶孽之子

先主傳因家焉注典略口備本臨邑侯枝屬也 案漢表無臨邑而中山靖王子有臨樂敦侯光典略所言或即指此然與傳文異矣范史北海靖王與傳子復為臨邑侯注臨邑縣屬東海然則臨邑侯乃齊武王之裔非中山枝屬惟臨邑國在東海不聞遷涿典略之說非也 解殺繫其頸著馬柳 說文柳馬柱玉篇廣韻並云繫馬柱

彼州殷富戶口百萬 續志徐州部戶四十七萬六千五百十四口二百七十九萬一千六百八十三此稱百萬已耗其十之六七矣夫徐州經曹操屠戮之餘而遺黎尚有是數則先時之殷富可知若冀州則操克譚尙之後僅得三十萬其屠戮更何如哉

先主轉軍海西楊奉韓暹寇徐揚聞先主邀擊盡斬之通鑑考異曰暹奉後與呂布同破袁術於時未死也

案范史董卓傳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并州道為人所殺注引九州春秋曰為張宣所殺是奉為先主所斬而暹則非也魏志董卓傳亦云暹奉為劉備所殺而注引英雄記所言與范史同恐此傳及魏志卓傳特約略之詞耳范史所稱明年指建安二年而證之魏志呂布傳

先主屯小沛之後布尙與暹奉共破袁術則暹奉之死又在其後此敘于屯小沛之先誠為顛倒不免如考異之所譏至魏志卓傳敘此事於建安元年則終言之詞又不必議也

故議郎陽泉侯劉豹 旁證宋書州郡志云廣漢太守領縣有陽泉蜀分綿竹立 案續志廬江郡有陽泉侯國未詳所封何人疑豹即是其後蓋以王子封侯而傳國者至廣漢之陽泉蜀時所分非此侯國邑先主未稱尊之時惟張飛封新亭侯黃忠封關內侯至如漢壽之封出于孝愍

馬超為都亭侯亦因其舊他未聞承制封拜此陽泉侯必非蜀所封其國邑不必定在蜀續志既有陽泉侯國豹是其後可無疑也下青衣侯向舉當亦東漢末所封其始終不可得而詳矣

偏將軍張裔 裔傳不言為偏將軍

後主傳子孫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沈氏欽韓曰三都尉謂奉車駙馬騎都尉也並漢武帝置 案二主妃子傳承及輯並拜奉車都尉封侯餘無可考

諸葛亮傳侍中侍郎郭攸之 案攸之本書無傳附見於董允傳中

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注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 案前注引郭冲五事云十二更下在者八萬冲言雖不可信而後主降魏之時帶甲將士十萬二千乃蜀兵實數也此稱五萬蓋非其實至建興五年詔中稱統領步騎二十萬眾乃是虛數

關羽傳曹公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 漢壽乃亭名也王氏鳴盛趙氏翼並謂續漢書志武陵屬縣有漢壽關所封即其地熊方後漢書年表異姓侯內有壽亭關羽其下格

注云武陵壽上少一漢字當是傳寫脫去是熊方亦謂漢壽在武陵也然武陵之漢壽乃縣名非亭名亭侯之號不得襲用縣名恐別有漢壽亭不可考耳

馬超傳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盼之 盼胡計切說文怒視也

趙雲傳瓚遣先主為田楷拒袁紹 旁證為字誤同先主傳 案為讀去聲詩鳧鷖箋為猶助也此言助楷拒紹非誤字也

雁統傳後郡命為功曹 案此傳統為功曹在周瑜領南郡之先不言何人所命當在劉表之世而世說注引蜀志云周瑜領南郡士元為功曹與今文不同下文注引江表傳亦云統為公瑾功曹疑統先為功曹至瑜領郡時始任事故瑜卒而統得送喪也御覽二百六引荆州先德傳

云周瑜領南郡以雁士元名重州里所信乃逼為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是統為功曹由瑜所逼恐未可信有似汝南樊子昭注然觀其舌齒牙樹頰肢吐骨吻 三語本東方朔傳

竝為軍師中郎將注今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 案郡國志益州部戶一百五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七口七百二十四萬二千二十八此云百萬未分別是戶是口後主降魏時惟有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恐此所言百萬者是口而非戶也

時年三十六 唐庚曰雁德公以孔明為臥龍以士元為鳳雛則士元之齒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二年則士元物故尚未三十也 案卧龍鳳雛祇是當日品題如此非以年之長少分也傳明言統卒年三十六安得云尚未三十乎

許靖傳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 旁證引典論汝南許劭與族兄靖俱避地江東保吳郡爭論於太守許貢至於手足相加 案范史許劭傳稱劭南到廣陵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吳志劉繇傳注引漢紀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不如豫章繇從之是劭渡江後始終在劉繇所繇先以揚州刺史駐曲阿不在吳郡則劭亦未嘗保吳郡何緣於吳郡太守前與靖爭論哉典論之言恐非其實又考靖與曹公書言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迫於袁術津塗四塞欲行靡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是劉繇與孫策相持之時靖已在會稽不在吳其不得與劭相逼明矣

七五六

秦必傳仲尼嚴平會聚眾書 嚴平不慎 案嚴君平而

曰嚴平史中罕見

今之汶山郡是也 案汶山郡武帝置宣帝省靈帝復置

見范史冉驪夷傳故三國時有汶山郡也據陳震傳則非

靈帝時復置說見下

陳震傳 蜀既定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為汶山太

守 案宋書州郡志亦云汶山郡劉氏立而范史西南夷

傳則稱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未詳孰是攷異

曰或漢末仍復省并至先主定蜀後復為郡也

董允傳允既與父和同傳自當并於和傳之後中間不應

隔以劉巴等三人如謂允位望重於一時應立專傳似不

便與父和同在一卷此似可議裴氏回互之辭未必是也

何義門以為允事關蜀存亡故與和傳別出其說誠為有

見惟既別出即不當同卷也

呂父傳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

王連請父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為典曹都尉

大昭曰典曹疑典農之誤 案此鹽府校尉所請則非典

農事者曹字未必誤王連傳云遷司鹽校尉於是簡取良

材以為官屬若呂父杜祺劉幹等此典曹都尉官屬也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 趙一清曰羅侯地名水經渭

水西過長沙羅縣西又注羅子自枝江徙此世猶謂之羅

侯城也又傳言繼統羅國豈寇恂之後有封於羅者乎

案范史寇恂傳恂封雍奴侯子損徙封扶柳侯損卒子釐

徙封商鄉侯釐卒子襲嗣損庶兄壽封校侯襲及壽之後

史並不具或其後有徙封者莫可考矣下文言繼嗣羅侯

又言繼統羅國則羅為國名實有明證續漢郡國志長沙

郡國縣羅不言是侯國則羅國之封在永和五年後也

廖立傳如向朗文恭 案文恭即杜微傳之文仲寶也華

陽國志有丞相參軍文恭字仲寶梓潼人

楊儀傳處世寧當落度如此耶 案落度常與落魄落薄

落託義同漢書酈食其傳注落魄失業無次也史記酈生

傳集解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

霍峻傳寵侍有加注拜憲凌江將軍封萬年亭侯 晉書

羅憲傳不言先封萬年亭侯

秦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 晉書言卒後追封西鄂侯與

此不同

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高陽呂雅許

軫乃縣竹令杜雄之子見晉書軾疑高翔之後雅父子見

父傳國疑許慈之後恭禕子見禕傳京亮孫見亮傳裕疑

陳到之後

王連傳遷司鹽校尉 呂父傳作鹽府校尉案司鹽校尉

領鹽府故亦稱鹽府校尉

楊洪傳况吾但委噫于元儉元儉蓋岑述字

孟光傳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 案此文稱長於漢

家舊典則所謂三史者皆屬漢史惟後漢書並魏晉以後

人所作必不在三史之數豈馬班之外兼數東觀漢記歟

來敏傳來欽之後也父豔 案范史欽傳豔為欽之來孫

則敏乃欽之舅孫

文王果崩注蜀并子魏梁州建首為別蜀譙周至八月而

從事舉秀才晉泰始二年拜濟陰 案晉志泰始三年分

益州江梁州於漢中若據此注則梁州之立在泰始之前

矣李恢傳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 趙一清曰此交州是
遙領願祖禹謂蜀分益州置交州非也 案下文云建興
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蓋是年與吳
盟交分天下見後主及陳震傳交州屬吳故遙領之職亦
因之而改也晉書地理志云蜀以李恢為建寧太守遙領
交州刺史此趙稱遙領之證據顧說誠誤

馬忠傳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
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 續漢志平夷屬牂柯郡
味縣屬益州郡建興二年改益州郡為建寧郡治味縣見
水經溫水注晉因之

王平傳若賊分向黃金 潘眉曰黃金者谷名元和郡縣
志黃金谷去黃金縣九里其谷水陸艱險語曰山水艱阻
黃金子干南齊書高帝紀云黃金山張魯舊戍南接漢川

北枕驛道險固之極 案晉書地理志漢中郡有黃金縣
疑此縣是蜀置而晉因之

張嶷傳巴西郡南充國人也 案續漢志充國永元二年
分閬中置注巴記曰初平四年復分南充國縣是此縣由
充國而分故加南字以別之迨後至梁代改曰南部而南
充國之名遂廢至隋志巴西郡之南充縣乃安漢縣改名
與漢時之南充國異地旁證疑國字為衍文者非也

輒有籌畫戰克之功注至他里邑 潘眉曰他里汶山縣
名 案晉宋二志汶山郡屬縣皆無他里縣名未詳潘氏
所據

費禕傳值前軍師魏延 趙一清曰文長未嘗為軍師或
是帥字之誤 案延傳建興八年遷為前軍師征西大將
軍假節則此傳未嘗誤趙氏豈未見及耶

故維遜與母相失注但繫保官以延之 旁證官當作官
漢書蘇武傳老母繫保官少府官屬有保官令丞主領工
徒役作按彼時刑獄繁多郡邸官寺皆別置獄故保官有
獄也 案魏書明紀太和元年注保官空虛初無資任何
義門曰魏制凡鎮守部曲將及外官長吏並納質任有家
口應從坐者收繫保官此資當作質然則保官乃收質任
之所未必為保官之誤

楊戲傳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謚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
在乎篇者也 攷異追謚猶言追美也蔣公琰費文偉鄧
伯苗宗德豔馬德信王子均張伯 之屬皆卒于延熙四
年以後故不著於贊 案白虎通謚之為言引也則此云
追謚猶言追引耳訓謚為美書傳未見

諸史瑣言卷十六

三國志四

孫堅傳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注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王也 范史靈紀熹平元年十一月會稽許生自稱越王寇郡縣注引東觀記曰會稽許昭聚眾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為越王攻破郡縣滅洪傳文與東觀記略同案此文傳注不同與范史尤乖異恐當以范史為是范史蓋本東觀記東觀記乃當時官撰之書以視傳聞之詞為有據也

汝楨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眾乃蟻附遂大破之 范史朱傳傳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人即此事也范史不及堅者統於雋耳

上拜堅別部司馬注察孝廉舉進士 旁證朱傳察孝廉進士此與後人由科甲出身者相仿史傳言舉進士者此為始見矣 案兩漢無進士之名而此云舉進士未詳其義至梁氏欲以今制擬之殊非其實

章遂聞大兵向至黨眾離散皆乞降軍遣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 案范史靈紀中平二年張温破北宮伯玉於美陽因遣邊寇將周慎追擊之圍榆中又遣中郎將董卓討先零羌慎卓並不克董卓傳三年冬徵温還京師然則温以被徵而還非軍勝而還當時之不斷功賞自以前出無功非以軍未臨敵且其時温破賊於美陽不得謂軍未臨敵章遂敗走榆中亦無黨眾離散皆乞降之事此傳與范史全不符合恐是承祚之謬

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 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於零桂與星相應 案范史靈紀中平四年零陵人觀鶴自稱平天將軍寇桂陽長沙太守孫堅擊斬之而無區星及周朝郭石事

堅移屯梁東大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 范史卓傳卓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于梁與戰破堅生禽頴川太守李旻亨之即此事時初平元年也 堅復相收兵合戰于陽人大破卓軍 范史獻紀卓傳此事在二年

孫策傳堅薨還葬曲阿 讀書記此云還葬曲阿而吳主傳大元元年秋八月大風吳高陵松柏斯拔參之謝詢請置守冢之表則文臺定葬於吳也 案一傳不應矛盾或堅先葬曲阿後徙吳也

乃攻破虎等注許昭 旁證於上文會稽妖賊許昌之子詔下引此以證詔當作昭案妖賊許昭於熹平元年起句章三年賊旻破平之獲昭父子是昭久已破滅策之破虎在興平元年土距昭破之時已二十一年則是時之許昭當別一人非許生之子注云許昭有義於舊君舊君謂盛憲憲為吳郡太守則此許昭乃吳郡人妖賊許昭則會稽人明非一人梁說非

策以書責而絕之 注引策與袁術書與范史術傳文頗異蓋彼乃新宗刪潤之 自歸曹公注領桂陽太守征虜中郎將呂範 行武鋒校尉黃蓋 範傳不言領桂陽太守蓋傳不言行武鋒校尉

又命揚州刺史嚴象 旁證按魏志荀彧傳注亦有嚴象

而太平御覽卷一百十八引吳志作嚴眾眾即眾字蓋宋本作嚴眾今本或說眾為象耳 案或傳注引三輔決錄象字文則是其名當作象不應作众鮑本御覽作象未知旁證所據何本

孫權傳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楊章廬陵 案孫策時已得廬江而此不及者豈以李術不肯事權耶 案建安十九年權征皖城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是權雖破李術未能得其地也

八年使呂範平鄱陽 案範傳平鄱陽在策征江夏之時與此傳不同

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 案是時韓當為樂安長周泰為宜春長呂蒙為廣德長然恐是總敘之詞未必皆一年之事

黃武元年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 御覽一百十八引欲作乃案辛毗桓階二傳並無使吳事蓋以權辭讓不受欲遣而未行也欲字不當作乃旁證以乃字為是者非也下文文帝報書云遣尚書侍中踐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是毗階未至吳之證

有如大江注朱橫海 朱橫海不知何名朱靈為後將軍附徐晃傳不言為橫海也

太元二年 二月大赦改元為神鳳 案是年既改元為神鳳則此文二年當改書神鳳元年乃仍承太元稱二年似於史例不合

孫亮五鳳元年吳侯英 英孫登子見登傳 二年兵進于橐皋 春秋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杜注

在淮南遂道縣東南

太平元年獲呂據於新州 據傳云據自殺與此異

鳳皇元年注江表傳初皓游善里或與丁奉留平密謀云 案下文云皓聞知後因會以毒酒飲或傳酒人私滅

之及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或自殺平憂慙月餘亦死而獨不及奉蓋奉已先卒故也奉傳建衡三年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傳不言所毀何語殆即善里之謀歟

劉繇傳齊孝王子封牟平侯 案漢表牟平共侯謀齊孝王子

士燮傳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 侯康曰晉書地理志建安八年張津為交州刺史士燮為交趾太守共表立為州

乃拜津為交州牧藝文類聚卷六引苗恭交廣記曰建安二年南陽張津為交趾太守士燮表言伏見十二州皆稱

曰州而交獨為交趾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若普天之下可為十二州者獨不可為十三州乎詔報聽許拜津為交州

牧加以九錫彤弓彤矢禮樂征伐威震南夏與中州方伯

齊同自津始也按二書所載事同而一以為建安八年亦以為一以為二年攷孫討逆傳注引王範交廣春秋建

安六年張津已為交州牧則云八年者非也又此傳上文稱交州刺史朱符此是史臣追稱符為刺史時實未名州

也揚雄有交州賦此乃文 案晉宋二志並以交州之名改自建安八年然以兩漢志攷之班氏於南海鬱林蒼梧

交趾合浦日南六郡並注云屬交州獨九真郡不言屬交

州蓋奪文也班所據乃元始二年版籍是元始時已名交州矣揚子雲十二州箴有交州姚姬傳以為漢武帝元封

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晉書地志以冀幽并兗徐青揚
荆豫益涼及朔方交趾是爲十三部至平帝元始五年始
更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其州名史亦不詳獨賴子雲
是箴而知之爾蓋設雍州以易涼州而朔方所部歸於并
州而交趾謂之交州王莽奏改州名云漢家十三州州名
及界多不應經此箴首必引禹貢所謂應經也平帝元始
二年黃支國獻犀牛其交州箴內亦述及焉然則其文必
平帝時作當時王莽既改州名願張其事蓋使人定爲地
理之書今漢書地志所本者是也故地理志書戶口獨舉
元始二年知其與州箴同時有也由是言之則侯氏以子
雲之箴爲非實錄未免孟浪而交州之名實起西漢之末
固信而有徵也司馬氏續志據順帝永和五年版籍稱交
州刺史部疑東漢之初已承用元始之制矣是兩漢志與

晉宋志頗相抵牾或順帝以後交州之名曾經改易故復
有建安之事乎

步騭傳注秦漢之際有爲將軍者以功封淮陰侯 案漢
功臣表無姓步者

延康元年 范書獻紀書建安二十五年而不冠延康於
歲首觀此補延康元年則當時海內實遵用之

張紘傳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 何焯曰漢地理志會稽
但有西部南部都尉趙明誠金石錄有永平八年所造會
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在未分吳郡之前蓋班書略之也
其居是官者惟紘見于史焉 案續志會稽郡屬縣有東
部侯官宋志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孫亮太平二年
立建安太守本閩越後立爲治縣屬會稽後分治地爲會
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此並會

稽有東部之證也惟分治爲東南二部不知始於何時班
志不書疑西漢尙無東部東京始分立耳非班氏之略
周瑜傳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爲漢太尉 范史附見景祖
父榮傳後

領南郡太守以下傳漢昌劉陽州陵 案兩漢志下雋屬
長沙州陵屬南郡而無漢昌劉陽宋志長沙郡吳昌侯國
後漢立曰漢昌吳更名錢晦之曰周憬碑陰有長沙漢昌
寒祇字宣節碑立於靈帝熹平時此縣必桓靈時置也晉
志長沙郡屬縣有劉陽以此傳證之疑亦漢末所立孫氏
以後承其舊耳

乞與奮威俱進取蜀 奮威孫瑜

黃蓋傳遷丹陽都尉 孫策傳注載策表稱行武鋒校尉
黃蓋是時策討黃祖於沙羨縣蓋從行乃建安四年也本

傳不敘爲武鋒校尉及討黃祖事攷策表同列名者周瑜
呂範程普孫權韓當各傳皆敘征劉勳討黃祖事而蓋傳
獨未之及乃史文之疏也

蔣欽傳注引江表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
慕祁奚耶 案此與呂蒙傳權謂蒙語相同恐一事而傳
之者不同耳

丁奉傳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
軍事徒奉家於臨川 孫皓傳鳳皇元年右丞相萬或破
譙憂死注引江表傳初皓游華里或與丁奉留平密謀曰
此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還此語頗
泄皓聞知以或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銜之後因會以毒
酒飲或傳酒人私滅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
不死或自殺平憂慙月餘亦死案或平與奉同謀而奉先

卒改結之毒酒獨不及飲奉然奉家之徒當以此或之毀蓋其密語也宋書五行志亦載其事言皓追討穀陽事殺其子温家屬皆遠徙此傳不言殺子温事恐陳氏之疏也又奉與陸凱丁固謀廢皓不果事見凱傳

朱然傳亦烏五年征祖中 魏志明紀景初元年孫權遣將朱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荆川刺史胡質等擊之然退走案景初元年吳之嘉禾六年也在赤烏之前此傳及吳主傳並不書

九年復征祖中 吳主傳有魏志少帝紀正始七年注引漢晉春秋載此事

虞翻傳到東部侯官 侯康曰部字衍東侯官者會稽縣名與東部無涉或據下文注引會稽典錄朱育之言曰漢元鼎五年除東越以其地為治而立東部都尉御覽一百

七

七

七十引郡國志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立都尉居侯官以禦兩越是侯官即治實東部舊治安知此時不仍治此不知後漢東部治章安亦是治縣故地至東侯官則南部都尉所治非東部都尉所治也 案班志會稽郡屬縣錢唐西東部揚雄傳東南一尉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也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宋書州郡志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都尉治郵後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續漢志章安注引太康記曰本郵縣南之回浦鄉章帝章和中立是西漢之回浦縣東漢廢而為鄉至章和中復立為縣而更名章安為東部都尉之所治由此言之班志之南部乃東部之誤西漢固有東部而無南部范書鄭宏傳注引謝承書會祖父三子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

諱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侯鄭吉當宣帝時而其弟為東部侯此又西漢有東部之明證都尉治章安而其侯之官舍在治故曰東部侯官後立縣時承其名而不改耳侯氏以部字為衍文者未必然也宋志又云建安太守本閩越漢立為治縣後分治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東南二部之分史不言在何時南部都尉所治亦不詳何所而南部實由東部而分則其地本東部之地故縣名仍之而不改正不必以侯官屬南部而疑之也

妻子得還注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為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郵或有寇害復徙句章 案東越以元封元年滅元鼎五年尚不得云除也御覽職官部二十九引臨海記曰漢元鼎五年立都

八

八

尉府於侯官以鎮撫二越所謂東南一尉者也州郡部引郡國志則云元鼎六年立都尉居侯官以禦兩越五年與六年雖不同而曰鎮撫曰禦則都尉為兩越未滅時所立朱育之言固不足信矣且兩越未滅侯官既為治地則閩越王所都漢安得即其都立都尉哉則臨海記及郡國志之言恐亦未足信也東部之立諸書既並言在元鼎中其言或有所據弟都尉所治未必在侯官漢志東部都尉治回浦疑都尉初立即在其地至東漢時更曰章安始終未嘗徙也

賀齊傳注齊伯父純儒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 案范史黃瓊傳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楊厚傳云永建二年順帝特徵純既與瓊厚同徵

白當在順帝時非安帝時也

陸凱傳願階下留意注攘災以德 考證攘疑當作禳

案古攘禳通用左傳昭十七年注欲以禳火釋文禳本亦作攘禮記月令九門磔攘周禮占夢注作九門磔禳周禮女祝注禳攘也是禳本取攘除之義故得相通用此注不必改字

胡綜 將恢大繇 考證繇疑作猷下同 案繇猷通詩

巧言秩秩大猷漢書敘傳注作秩秩大繇文選幽通賦謨先聖之大猷兮注猷或作繇爾疋釋詁云繇道也釋宮云猷道也此繇猷相通之證也